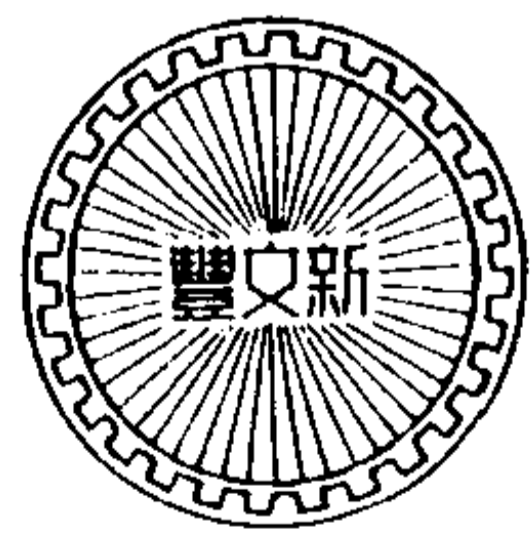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八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清

| | | | | |
|-------------------------|---|-------|-----|-----|
| 鐵橋漫稿八卷 | 清 | 嚴可均撰 | 心矩齋 | 一 |
| 冬青館甲集六卷乙集八卷 | 清 | 張鑑撰 | 吳興 | 一〇七 |
| 涇西書屋詩稿四卷文稿二卷 | 清 | 汪元爵撰 | 清頌堂 | 三一三 |
| 初月樓四種二五卷 | 清 | 吳德旋撰 | 花雨樓 | 三七七 |
| 初月樓文鈔十卷 | | | | 三八一 |
| 初月樓續鈔八卷 | | | | 四九四 |
| 初月樓詩鈔四卷 | | | | 五八七 |
| 初月樓古文續論一卷（見叢書集成新編第八十冊） | 清 | 吳德旋述 | | |
| 程子香文鈔二卷 | 清 | 呂璜錄 | | |
| 瀟月軒詩集二卷續集二卷文集一卷續集一卷詩餘一卷 | 清 | 程德賚撰 | | 六二三 |
| 嘉蔭窻集二卷 | 清 | 趙棻撰 | 荔牆 | 六三九 |
| | 民 | 劉喜海撰述 | 咫園 | 七三一 |
| | | 陳乃乾輯錄 | | |

鐵

橋

曼

藁

八

卷

光緒乙酉長
洲蔣氏重刊

鐵橋漫稿卷第一

烏程 嚴可均 景文

獨漉篇

獨漉獨漉泥濘陷轂陷轂猶可翻車汗我春華大好畏
及早秋相面不侯慎莫竊鉤廉吏苦貧不耐貪泉直木
見伐不願曲全狐貉雖濫當炎不御蘭蕙雖馨當門則
去白日杲杲黃沙浩浩晝短夜長憂多樂少勢利之交
隙于一言彌天之敵戢于一棺彎弓射虎虎啞而怒我
命在天匪虎之懼小信賊信小忠賊忠登高四望伊誰
適從

白頭吟

鬱鬱江邊松哀哀雲際雁與君期白頭不謂中途變昔
者鳳與皇鳳意或求皇今者鳳與皇鳳皇不成雙溝水
東西流偕行各自涉琴心亦何常新舊不相及新人媿
亦妍舊人妍亦媿欲得新人笑莫如舊人啼過時愛情
割既望圓儀闕暑來常棄裘寒來亦棄葛魚尾何筵筵
釣竿何珊珊頽景下西嶺際曉復東還

車遙遙

荒鷄長號夜過半童僕挑燈取臥薦登程廿里星煥爛
昏騰殘夢兩目眩馬蹏蹏跋車載戰前行後行聲相喚
扶桑挂鏡天下旦
車遙遙遙遙望車塵但見車塵起不見車中人

篋笈引

河之水兮風揚波公竟渡河兮柰公何

河水濺濺浪大風傾中流失船公不復還兮望斷河干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紫天生兩馬皆四蹄那得令人不道死僮

頭弗輕棄憐是故鄉人衣敝弗輕棄猶帶故鄉塵

折楊柳歌

下馬折楊柳上馬吹胡笳主將功未遂戰士敢思家

三洲歌

三山斷江口送郎淚沾衣征帆遙不見知度巴陵西

企喻歌

憤子被文繡那得不為犧健兒苦寒餓那得不為非

西曲歌

盈盈大小姑隔卻湖口縣生憐百里閒相望不相見

子夜歌

儂上紅錦機兩絲織為一歡來就儂機有何不成匹

歡愛白蓮花盪舟向前浦剖開蓮子心似儂心中苦

歡聞變歌

贈歡碧玉簫中貫兩頭空歡心祇方寸不冝交付儂

采蓮曲

江南可采蓮女兒白雙足打槳石城西齊唱采蓮曲

采蓮復采蓮盪舟蓮葉閒蓮葉綠如許蓮花紅可憐

鐵橋漫稿 卷一 三十九

鐵橋漫稿 卷一 三十九

歡采蓮幾枝儂采蓮幾枝歡儂各自采喚儂欲底爲
可憐雙鴛央交頸戢其羽可憐雙鴛央雙雙奈何許
蓮花出水立白白復紅紅兩般好顏色兩心同未同
道是兩心同莫教顏色改顏色有時改與歡及時采
采采蓮多枝息息莖中絲絲絲斷未斷相連能幾時
蓮花結蓮子蓮子在蓮房齊唱采蓮曲延年壽千觴

江南樂

紅亭綠楊柳遮徧龍尾灣郎但不惜費一作不與儂樂

千年

佛粉行

惡生不如美死疆笑不如痛哭歲比不登遑果我腹行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三九八

就食而徂東盡室家而度江江東十戶九戶空比年大
水復蝗蟲今年大旱千里赤湖底鑿井井底圻貧家鬻
女富勳宅無糜舖爾永朝夕躑躅荒墟遇見老嫗曰若
谷上天仁愛爾民賜爾佛粉療爾飢泥首膜拜荷大生
德遵彼西山披荊除棘窟地五尺強粲然逢白土剉之
擷之嗟嗟苦苦朝掘粉餐風露暮掘粉宿岫幽木皮草
根和作乾餼既澀我吻又窒我喉相看顏面如鴉如鳩
霜林夜半鬼哭啾啾居室何必高堂餽口何必稻梁願
得好生人惠我糶與糠黃鬚縣緜攔街坐口給米升錢
卅五遣之出疆急星火流民同是帝堯民去去江東非
樂土

郭公謠

郭公來胥吏瘠百姓肥吁嗟郭公來何遲
郭公去胥吏歌百姓哭吁嗟郭公去何速
織練謠

南荒北孰家家食肉南孰北荒家家食糠

葵扇歌

蒲葵扇搖搖復拂拂到及秋風生與爾相離別
蒲葵扇附熱曾無意到及秋風生如何便棄置

古諺

江湖雖大不容鯤魚駿馬如龍不如安車
知命者不富大勇者不鬪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三九六三

善下者人上之善得者鬼喪之

我視人之明而自視則昧雖有離婁不克顧其背
多藝不死多錢役鬼

匹夫多藏盜睨其笥

鳳皇不觸網義士不受賞

剛易折圓易缺白易汗巧易拙

善戰者能乘其閒也善治者先防其亂也

諛言伺其色讒言投其隙良言祛其惑善醫疏其塞善
政去其賊

高士不懷刺淑女不工媚寶器不充肆太平不獻瑞
感興

秋蘭生礪曲泥露舒華滋含香自珍惜榮頌亦任時一
胡紉為佩使我枝葉離雖近君子身芬芳日以非岳阿
有本性依人非所宜

雜詩

富貴非吾樂貧賤非吾憂憂樂與俗殊耿耿在千秋斥
鷄笑黃鵠杳冥何所求貪夫務苟得志士務潛修彼我
不同道安能相為謀

南鄰有貧女粉黛風無施夫君隔天末遠道胡不歸空
房顧形影中夜獨裴回阻飢盜無儲禦寒桁無衣賤妾
安足悲所悲黃口兒辛勤事織作聊用供舖糜詎無吉
士誘終焉禮自持芳蓮出池底中心不受泥昊天監知

鐵橋漫稿

五

心瓶齋校本
八十七

之君歸亮有期

豫章千尺木乃在大江西皇天雨露恩挺此廟堂姿雒
陽要梁棟使者尺一馳郡縣被中旨搜揚敢後期百夫
擁上道道苟咸嘆咨詎不戀舊土懷材難久遺此身既
許國翦伐所未辭根斷枝作薪一作根朽并沈胡不齊
腐儒喜談古古事芒昧閒目遇猶難恃豈況共和前崑
尤相黃帝見管子涿鹿啟兵端羽淵既方命郊配四百
年湯武同時起中分天下難武庚成亦賢少康敗亦頑
人事或翻覆予奪天無權萬古同此天今爾將何言

江浙田賦重東南民力殫尤重者四邑江震與程安野
人納倉米歸來各悲歎終歲常勤動合家常飢寒如聞

八省漕輕重絕相懸王道無黨偏四邑民獨艱我云否
不然昔在宋明年有官田籍沒租額若天淵官田籍沒
額起科每畝四五斗減之再三減四則以相權承流率
七八斗至一石以上依租浮濫什一二之間官家但什一何異殷周前
吳江等四
濱太湖稀逢旱潦豐年收米畝三石四年石徒以承平
中年二石準古什一稅以一斗八分零入官
久百為費漸繁量入以為出上下俱安便

黃河天上落如龍性難馴自從開闢來為害中國頻徙
之行塞外中外長不貧漢武時齊人延年上書天子壯
喇木倫河鑿溝吳喇武至毛明安出喀爾喀右部放河
東下我千左翼前旗之東為四五堰不使消滴南流則
漠南數千里漸成膏腴中上永無河崇伯無遠略功辜
患豈非萬年至計而惜乎不能也
集一身堯或誤用人舜乃誅不仁顧非盜息壤神禹難

鐵橋漫稿

六

心瓶齋校本
五十四

為神修鯀之功史遷云水載之高地謂隄也後世治

河者猶夏道是循蘆灰能遏水下哨隨河新既免妨漕
運復不病居民決日至明年退灘填歲糜萬億緡隄塞
陳陳因因害以為利汎工問河臣
凌苕鮮冬榮木薜不宿槁嚴霜被高林松柏獨美好男
兒可憐蟲憂多樂事少役役妻孥閒營營何日了羽人
海上來招我游蓬島沐髮瀛海波振裘及木杪回頭顧
塵寰籟鏗先我天夢醒嗒焉悲有生皆腐草卓卓桓君
山新論無仙道

擬古

慘差原上蒿遠近道旁黍人云百載前此地徧朱戶閭

古斯成今閱今斯成古策馬登崇岡蒼然望平楚寒煙
鬱荒疇墟墓紛難數悲風野蕭條樵牧自歌舞盈虛隨
大化貴賤俱黃土爲樂及芳時過時將安補

灼灼夫容花託生蘭澤畔與君新結褵錦衾光爛爛盛
愛難久持何言中道變恩重枯木春寵移和璧賤願得
鳳皇琴彈作相思散終日不成曲絃腸忽俱斷陽澤潤
華滋萬象咸周徧君意亮終回寄言加餐飯

篋中有端綺繡作碧梧枝上棲雙鳳皇翁離伯欲飛梧
葉猶未落所思猶未歸含情獨脈脈持此將詒誰

娉婉天孫女當機不停梭院院望牽牛七夕相經過一
別動經歲佳期能幾何迢迢阻銀漢娟娟揚素波誰言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卷一
七
三九

天上好天上別離多

遲遲白日暮唧唧寒蛩啼遠道多悲風良人行不歸空
房顧形影膏沐爲誰施歲華坐婉婉含淚理征衣金翦
裁妙匹縫呂素色絲征衣千縷絲賤妾千里思著帶減
疇昔瘦損亮有差繁杵激清響夜久風淒其淒其徒緬
邈歸期安可知繫呂同心結庶近君光儀

客從京洛至遺我一綈袍窮途易感恩物輕詎則高繁
霜皓已結朔風起蕭條故人此嘉惠被服遂由敖僂勉
圖報稱愧乏英瓊瑤

擬雜體詩

魏太子丕公譙

青天一片月照我芙蓉池兄弟旣和愷嘉客復鱗差長
筵倚綠波紛葩媚瓊蕤絃誦競雅奏華鐙一何輝清光
滿西園繁星落酒卮翩翩此良會不醉將何爲羣公惠
好我吐握安敢辭展詩鳴心意幸甚樂昌期

陶徵君潛田居

屏處稀塵鞅作息儕農家鄰翁欣莫逆攜手話桑麻鷄
犬各自適童穉嬉無詐裴回度墟曲炊煙互交加微雨
昨夜過豆苗亦已花挈壺期一醉樂事良未賒
謝僕射混游覽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卷一
八
四十九

天有階涉礪花無縫飄飄度石樓岌岌駕虹棟寒香冷
袷衣清唄警塵葛凌厲眺崇京氣勢鬱龍鳳曾無補袞
能怒焉臺省奉聿想山中人撫躬用自訟
顏特進延之侍宴

燭龍曜恆極鵬翮煽炎椒西馭沙河隔東觀若木遙廣
輪邈漢宇襟帶仰熙朝皇猷厲精治時巡蓄軫勞青陽
麗嶠路黃常卓江臯望幸徧五州懽怍齊四郊列騎扶
瑤轂轉軸翼龍梭天儀山祇警神輝水若迷回瞻衛龍
虎藐盼流金焦故里停璇蓋春方沛瓊膏荆豔誦遏雲
趙姬舞回颿長筵寵行殿廣座錯金貂恩由魚水洽道
以精一超嶽濱效瑞應鼎羹感和調

謝臨川靈運游山

曰余軼塵街順命樂清適遠彼樊籠期振此青冥翻緬
幽愜舊踪尋異理輕策境為動息周形以崇淡役踐嵐
升九虛度谷下千尺仰聆松韻繁俛矚澗流激白岸憩
遙亭石門坐奧宅餘霞半入窗積翠寒欲滴層櫺出丹
崖修蘿復鮮壁延暎憺忘登游精歷未識水木媚清輝
靈蘊頓翕闢妙善媿元蹤冥契赴岑寂吏隱徵在今一
往羨飛鳥

十三夜月

匡居寡塵悰眷茲階前月矧當盛節臨清輝滿庭懋紆
徐步簷楹幽思動超忽人靜蜚語繁風細花影活時有
玉露零兼之纖雲沒映池激若空幾望輪猶闕無嫌質
靡盈所貴光不竭何因期結璘冲虛卽蟾窟

十四夜月

經秋戀明月不夜先憑欄光輝踰前夕已見升東垣眾
星亦稍吐絳河揚微瀾灑氛一以澈懸曜誰不觀萬象
飛天衢十九已團欒持滿詎恆居若虛可久安素娥迎
佳節環佩來珊珊金鳧麗瑤軫皓彩流冰紈仰視渺難
卽含愁孰能刪淹客亦已久續醪安得錢無由答金素
空吟窈窕篇

十七夜月

幽棲愛良夜薄斟趣亦佳展席坐方除好友心所諧須

鐵橋漫稿

九

心矩齋校本
三百七十一

庚月初上清光入我懷流輝何冉冉忽已滿西階眾籟
各動寂一輪淨于指圓儀雖稍虧素彩猶無涯人生代
新故誰能長不乖處滿易招損過時遂積差感此盈虛
理使我心為摧

送周十一北上

戒馬顧同槽馴魚戀故池有生匪木石孰無懷與思與
子久相要徜徉震湖溜男兒四方志如身辭舊枝藹藹
軒蓋路才捷競先時鷄鳴子當發淹留但今茲子我非
一身焉得不分離惟應分離後莫負心相知相知各努
力永言播令儀

送王孝廉歸浙

晨鷄應候鳴行子各嚴裝子今既放黜我亦游沅湘親
交義在敦何為天一方燕山八九月朔風起悲涼清笳
亦斷續萬馬鳴秋霜柰何客游子揮手共倉皇征車各
邁邁邁邁遙相望後會亮有因願言崇令芳

寄潘大

中夜百端集披衣步前楹零零露華白唧唧寒蟬鳴感
此時物換重以別緒縈微風度虛牖熠燿時復明仰視
天宇閒銀河東北傾元運亦多阻迢遙閒雙星況我素
心友焉能長合并援琴寫幽操感感多離聲詎無蘭蕙
花為君掇其英中願渺難遂伫立徒屏營

楊周二子墓下作寄懷王山八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三百七十八

侵晨攜斗酒流眺城南隅碧波帶長麓寒光清有餘羣
鴉一以噪纍纍多丘墟念彼地下人生前良我徒楊子
雕龍手周生野鶴如飄飄兩詞客長伴孫太初流行隨
大化一去無賢愚寥寥四五子後死爾與余感此一相
酌沈吟立斯須

早起懷費七

續

野人先鳥起推窗星煥爛殘月在西垣屋影印溪面花
梢宿露滋林隙曉霞燦翻帙受清光焚香弄柔翰之子
我同聲新詩需點竄望望南徐家桑柘蔽遙岸
宿萬峯齋翫月懷柴大

源

弭駕憩山閣待月出高城開簾延素彩照我孤客清遙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三百八十六

林屯夕輝激湖漾空明迢迢銀漢瀉耿耿玉繩橫圓儀
亦稍闕盛節方漸更美人獨不見沈吟空復情
贈劉舍人

弱冠振芳聲志已戀丘壑黑頭賦遂初卽事欣所託仲
春氣微和開軒面林薄天表眾峯圍花外一泉躍離離
人影疎關關鴛聲樂表回池上亭客來相對酌幽抱開
古今新詩或間作能持齊物心飛沈共灑落

荅張五

遙夜忽不懌被衣起劬皇寒月隱庭柯肅肅凝微霜念
我同袍者三載游朔方川涂修且阻能不紆中腸仰盼
雲中路流焱激金商噉噉羣飛雁哀鳴一何長智士觀

物變達人守故常春華競朝秀秋蘭待晚芳明義亮不
渝蹉跎庸詎傷感爾明珠贈永言矢報章
過金陵

峭帆下蕪湖鍾山當我前連岡百起伏奔走相後先昔
人此割據虎踞而龍蟠上流控荊益負固睨中原秦金
厭不得六代以偏安畫疆自守易統馭四方難前明雖
定鼎再世遷幽燕王氣隨銷歇撤局于福藩牛首詎天
闕鳳臺莽秋煙時平曠一覽迹往悲千年惟有長干寺
塔鈴語雲端

五平五仄體題旅店壁

秋原何蕭條落日照馬首黃河多悲風撼撼斷古柳前
行將奚之躑躅大渡口飢鷹與人前駭獸逸我右遙遙
望墟煙託宿但恐後還家猶無期道路亦已久中宵長
悲吟拔劍看北斗
暫歸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三百八十五

久客暫歸家似枯枝作花衣冠殊楚楚面目帶風沙今
日卸行李明日復天涯病妻下機立活火烹新茶匆匆
具酒肉親友相經過舉杯問存歿近事勞如麻坦途生
荆棘單家驟豪華我幸長卑賤不哭亦不歌羣狙各競
芋匭鼠亦飲河翕翕夸毗子好官爲錢多人便其私
焉能顧及他天下常無事有事當如何
溪曲納涼

齋閣苦鬱蒸晚食汗流背揮扇出園門消搖解我帶遙
望樹石閒踳踞已數輩我來共笑言坦率胥堪愛微風
溪上生爽然暑力退魚行錦藻動日落綵雲碎煙際帆
有無野田如組績俛仰怡心神冥與詩思會

大佛寺

跨驢經段橋沿隄轉北岸巉巉寶粟山山脚敞僧院層
階陟杳冥古木蔚葱蒨兩兩披緇徒招招凌紺殿空色
閃莊嚴天儀煌震旦輪回七世功廓徹五尋面若使涌
全身高于山有半維時秋氣清湖光搖白練風柳老逾
姿衰荷香落瓣回看彼岸遙幻影目空眩布地盡黃金
我心無繫戀

鐵橋漫稿

三

心矩齋校本
三九八

壑舟園

名園閤化治逶迤東山岑雲岫互回薄重嵐窅沈稽
遲獲選勝得朋遂招尋逕紆入花霧馨濃結午陰修蘿
覆苔砌嘉木鳴時禽沄沄流泉駛淙淙夏玉音飛樓指
縹緲柯亭積瓊琳解衣一盤礴流緬思何任高文壽金
石令望揚古今俛仰識陳迹躊躇拂初心感彼蒙莊語
倚柱成清吟

登莫釐峯循西麓而下遂憩三茅僧舍

疲袴困炎夏曠服忽清秋乍愉鞢鞢脫遂展平生游重
嶺石齒齒雙腋風颼颼履藉始獲夷積勞中稍休蒼虬
偃蘿徑綠篠媚丹丘境往迹轉緬厓絕興逾適威遲度

天半飄忽墜岳幽陰林翳蘭若微雲滄山樓道用習靜
悟勝以入險投已往遂吾有未來誰能謀悠哉達者達
喟焉浮生浮

嚴先生釣臺

范書載嚴先生釣處有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齊國即臨淄無故迹又載耕于富春山後
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則唐以來所稱釣臺者近是
也章懷注引顧野王輿地志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
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
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文選
謝靈運七里瀨詩注引甘字誤州記桐廬縣有七里瀨

鐵橋漫稿

西

心矩齋校本
四九二

瀨下數里至嚴陵瀨按志言相接記言數里知七里
瀨在今空相附近後世稱謂改移從身石入隘行七
十餘里下漏江總名七里瀨矣建德壽昌界水經注
有十二瀨入桐廬界又十六瀨七里瀨第一故注云
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有石室嚴子陵所居故
山及瀨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回十數丈交
枕潭際蓋陵所游也如注所言則志之釣壇是臨潭
石可坐而釣者江底高瀨漸漸平石室及磐石埋
沒沙土下後世嚮慕高風惜釣壇無故迹遂指山半
雙峯聳峙百仞者謂之釣臺蓋又千二百年矣釣臺
東百許步為嚴先生祠祠東有嚴姓四家即先生後

齋守祠者也唐文粹有補闕梁肅撰碑及羅隱刻石
石皆不存范仲淹記亦非原石然而瀨可平祠可遷
碑可泐釣臺因山爲體與天地無終極矣先生蹤跡
殆無常處世祖物色得之臨淄前書臨淄嚴安有傳
或先生亦臨淄人范書以爲餘姚人耕于富春年八
十終于家云家者蓋富春或餘姚而尉氏縣城東二
十里有嚴光墓見河南通志卷四十九詎老復特徵
而道斃乎史闕有間恐未必然嘉慶中金陵培土得
先生銅章其文曰莊光信印亾友萊陽趙曾北嵐權
宜興令購得之寄贈余後八年余除建德校官欲不
就顧念得先生名印是有宿因遂到官道經瀨中謁

鐵橋漫稿

卷一

先生祠登釣臺用謝客七里瀨詩韵成五古一首書
之祠壁若乃推求本事先生就徵會遭星變決意歸
耕余嚮爲七絕發明之茲不復及

雙巒拄太虛曠世展幽眺江波洗俗心山石貌孤峭野
雲相與閒漢日常懸曜潭清見鱗潛谷淡無虎嘯遐哉
老宗人投札語言妙狂奴終不臣天子亦善誚揮手臨
高臺長竿獨下釣任公儻寓言巢父堪同調

乞巧行

華月滿空河宛轉靈鳥接翅夜相見長安女兒體態柔
含情怯倚洗妝樓銀鐙熒熒照綺縠篆香一炷望空祝
細語拈針人不問願妾侶花郎侶玉貧家有女巧莫當

單衫百綴無完裳脈脈停針願乞拙游雲蔽空靈彩沒
澗屋行

火雲纍纍壓澗屋泐石鎔金暑太酷蒼龍不吟阿香伏
南村老公昨卽世俾我愁疾已滿腹縱有美酒誰共傾
白晝閉門鼈頭縮袒眠赤腳搖大扇俗客不來萬事足
世情磬折貌爲恭賤子生平懶徵逐同門姚生差愛我
可憐出門向誰適親故紛紛電光速不分君等電光速
又值騎陽焦殺木

白日行

白日升天吁可樂黑頭歸田復不惡勸君逢花飽看來

鐵橋漫稿

卷一

勸君有酒且淡杯若言造化無顛倒盜跖壽終顏子天
若言王道不競絀竊鈎者誅竊國侯今人慨慕義農上
生植義農亦惆悵

紅毛刀歌送費員外錫章之秦軍

彎彎新月四尺刀來自西極西紅毛紅毛鬼子大洋裏
隔卻地球九萬里鴻鈞熾炭兌爲金百練歐羅巴之陰
鍊成此刀飲以血拔刀四顧心腸熱神物之神在殺人
以殺止殺刀甚仁旄頭忽現機槍埽夜半有聲躍出鞘
屋梁燿燿金電馳電中一條青蛇飛飛到中原百金直
得此如得萬人敵使者舜
朝西入秦佩刀銜

命出都門鼓而進之賊皆敗舉刀一揮賊皆拜捷書飛
奏天霽顏軍中齊唱大刀鐮

寄李秀才

朦朧天際月挂我谿邊松舉頭東北望不見莫釐峯平
生四海論交道誰能背面相傾倒一日相知君獨淡一
日相思令人老范蠡湖頭鷗身羣別來長隔半湖雲野
人臥病誰相慰浮玉山中空憶君

相逢行贈張孝廉

自我不見今八年解后相逢張敬軒春寒野曠東山麓
獨客間行惡衣服鬚髮蒼蒼神嶽嶽道旁把臂語刺促
仰視高天白日速憶昨論交在林屋萬事翻覆數更僕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南風飄忽動林泉魚龍百變狐兔驕丈人請歌靈寶謠
賤子亦解揚雄嘲松楸野徑招提院講壇雨花片片日
此時佳客紛紛來席生置酒臨高臺胥湖返景光照曜
但見浮雲慘澹東方來虛無織女倚巖隈猿啼狄吟萬
壑哀山鬼窈窕頷其頰今夕不醉各無歸不見昔年豪
健者翁許而今安在哉

無錫訪張

君家太湖北我家太湖南數年一會面會面旬日談絲
花淡巷舊時路聞說遠游歸期誤今我尋君不見君他
年尋我知何處曲阿城外拊橋關九龍山高霽雪寒
古泉山館行瞿理問

席上作

瞿二別來十五年楚天解后盡非天春寒積雨羊風角
眼前突兀古泉山貧官誰道無長物侶此豪富吁可憐

山高二寸互四寸當中挺特三封巒澗岳空洞各窈曲

懸厓複道相鉤聯濃青大綠新雨溼疑有草木生春煙
細看面皆五銖篆背有好郭輪無邊非公式錢乃女錢
鑄自蕭梁天監間倏忽陳隋唐宋元土花繡結山一拳
膠牢不散形蜿蜒妮女欲數數大難棄擲吳門荒貨灘

瞿二購得真奇緣築館收貯胥江千繪圖索句爭流傳

求郡求丞北走燕天風吹度湘山巔昔館仍隔曰古泉
長沙城裏東北偏門前稀少車馬喧蟬翼紙窗朱漆闌
繞闌百卉風珊珊圖書萬卷碑版千周列彝鼎中間山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承以歐羅巴紫檀粉牆照耀星斑爛烏几恍惚煙雲纏
館中佳客惟古懼我亦古人堪周旋青春白日張芳筵
面山把酒恣流連離坐拂拭興悲歎我散今錢聚古錢
癖與瞿二聊駉然同時同好十餘輩倪周孫趙劉張潘
云何沈陳業不傳又弱一个翁安泉人生修短皆定數
惟有三立天無權藏窖多金非俊物著書滿篋是登仙
不爾鑄山何足言南唐硯山屬米顛錢山亦須主者賢
無錢看山且快意且讀且耕山下田

邯鄲行

干役太行東茫茫弔全趙柳外波濤漳水聲雲中車馬
邯鄲道邯鄲俠客少年場疇昔豪華不可當關雞走馬

香塵下執戟鳴珂玉殿劾趙王宮闕青冥裏平原第宅
連雲起雕闌十百倚華妝上客三千躡珠履鳴鐘擗瑟
夜沈沈倒海移山意氣淡一笑還酬雙白壁日言立取
萬黃金龍蛇交戰風塵黑合從分符馳九國華屋談兵
虎豹韜清霜放馬金銀積已聞大將叩關中更起長城
橫代北一朝事去等飛埃富貴雄豪不再來春風苔繡
廉頗甲夜月樵歌主父臺倉客游魂鳥獸散銳卒千羣
鬼火戰朽札虛稱天帝觴耕夫屢拾長平箭沈吟往事
總堪嗟戰地風沙落日斜照眉池竭臘脂水講武壇開
白骨花花開花落漳河口邯鄲女兒勸客酒醉歌一曲
邯鄲行道上人盡回首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四〇〇七

易水行

白衣祖道易水旁荆卿入秦刺秦王誰其副者秦舞陽
督亢之圖持上殿圖窺突然匕首見環柱逐之王負劍
曷不徑前堪其胸迺欲生劫齊桓公事成亦與商於同
天意欲緩秦王死不刺秦王刺銅柱博浪沙椎亦如此
秦鹿行

闔高指鹿秦鹿逃關東羣盜如蝟毛泗上亭長捉生手
重瞳沐猴信越狗敵國破滅功臣烹西山日落雉鳴
酒盃不喋朱虛皿神器早爲祿產奪雌呂老去文母來
長楊苑裏萃花開秦鹿未馴漢鹿走孺子拱手新莽受
鄴都行

驅車故鄴都空涌車邊塵三分草勘今安在文采風流
洵可人憶當漢末羣雄起老瞞睨鼎意未已帳前甲仗
萬貌貅輦下詞章七才子安希天命周文王三馬同槽
祚不長廢瓦僅留銅爵字墓田誰給望陵香夫容臺榭
愁行客遺識當塗非宿昔生能漢祚卅年延死竭魏廷
五世澤史家功舉問千秋石趙高齊事不作惟有祇今
疑冢畔漳河清濁向東流

蝶磯靈澤夫人祠行

平明發幫射蛟浦半日潯陽江上風蝶磯居然到我眼
倚江片石青昔昔明珠步障入想像村巫社鼓聲丁冬
靈旂恍惚宰木古神鴉銜過山花濃猗昔炎精蓮喪亂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四〇〇八

乃兄虎據江之東掎角劉宗燒赤鼻欲仗歸妹馴蛟龍
家國大事兩決裂夸陵營火通天紅獅子裘來蜀錦碎
非巾幗手能彌縫夫人具挾丈夫氣慷慨一死明其衷
江神踏浪佩環溼英娥窈窕心相從淚落淒其甘露寺
魂歸帳望永安宮白帝江聲五千里愁雲苦霧何終窮
董香光畫青弁山水障子引

我家蒼弁下乃在水晶宮怪底六千餘丈青夫容一夜
飛向邗江東鞭石移山理有無逼視分明是畫圖借問
畫者誰華亭董尚書尚書行草能入妙游戲臨摹多逼
肖卽論繪事亦欲仙畫水眞水山眞山偶爾泛舟清茗
閒寫出青弁高巉岼此幅流傳二百年紙墨默古精神

全挂向客舍壁壁開空翠如欲滴窮幽絕險處皆我舊
登歷珠簾水邊一徑風風裏傳來資福鐘重山複嶺脈
絡通就中一山勢獨雄若非碧巖定雲峯峯腰亟瀑布
忽伏而忽見其下百泉匯恐是項王走馬湖叢樹雜石
各幽致揮灑寫意亦神似不信四尺幅具有千丈勢圖
成繫以詩自署字宰字紀年甲辰秋印記太史氏即今
元氣尚淋漓想見縱橫落墨時行子思歸歸未得較量
縮地渾無策坐對此畫淚霽臆畫裏還山不當真蕭然
挾兩陟風塵故鄉好景須珍重況是東西南北人

讀史記伍員傳

棠君讒死子胥亾吹簫吳市干吳王昭關未索囊中載

卷

鐵橋漫稿

三

心經齋校本

楚國邊臣殊憤憤以臣雉君蘆中人為我覆楚者我君
楚國未覆吳國亂專諸進刃闔閭篡恨不生斷平王頭
王僚與爾乃何仇闔閭佳兵自不祥夫差復諫自速亾
為大夫君亦難矣賜之屬饑怒潮起

讀五代史

崇政使敬翔

二十餘年任軍國惟于馬上得休息知無不言言必從
心腹逆濫作唐賊天方厭梁子弒父夾河敗軍血漂鹵
納繩靴中諫何補身呼爾亦亂世之能臣與亂同事殉
以身李振謬為丈夫矣何面目入建國門

明宗李嗣源

解鞍厲鍔渾身血色不為變立如鐵天下當與若共之
總管不行梁不滅功高無復堪容身與賊合軍反狀聞
天子倉皇絳霄殿假手伶官作內變斬衰大臨易冕旒
同光舊將盡公侯十年儉德正南面到頭嘔得肉數片
焚香默禱聖人生宮禁沈沈阿誰見

郭招討崇翰

騎虎之勢不得下憚人側目免者寡思立大功以自安
蜀道青天上不難劉皇后最心腸薄聞豎視師禍乃作
鐵槌一擊鐵券收有子五人三斷頭當時若斥延嗣謀
橫衝詎無西顧憂不爾莊宗廊下死魏王權作蜀天子
檄召諸鎮共勤王未知當誰勝負耳奈何殺招討僊魏

卷

鐵橋漫稿

三

心經齋校本

王中原竟付邈信烈全蜀又歸孟知祥身呼山鬼夜拜
寒煙戌月黑鵲啼錦江樹功大由來不保身為君更慟
汾陽墓

姚指揮洪

守土之臣死効忠我論蜀事悲姚洪于時董璋始唱亂
得其書則投廁中閬州城即日橫掃戍卒千人色枯槁
力窮城破壯士擒嗣嚴色厲天日皎割而食之肉且盡
鼎鑊之中香縹緲身呼洪也指揮耳不惜碎身報天子
高官大祿者何人覲顏四姓事十君

三樞密劉廷朗房嵩韓昭胤

羣陰共挾路王起軍國大事問之鬼鬼言竟驗事竟成

連名盡作樞密使當日便教無石郎若輩賊易罔不亡
奈何先事趣之叛君臣失措徒倉皇南山巍巍列騎走
三十萬錢竟誰有與亂終始以自戕太白神人尙在否
桑樞密維翰

桑維翰一尺面不成進士鑄鐵硯慨然自許宰相才那
得不教石郎篡莫言石郎心膽寒石郎何恃恃契丹割
十六州燕雲地契丹冊立兒皇帝以屈爲伸經國計孫
皇帝不兒而孫罪歸宰相復何云白橐駝走大桑焚祖
孫操戈事敗矣爲大臣當爲國死死亦何顏見潞王不
死安能謝德光與亂共事者速亡

景留守延廣

鐵橋漫稿

心地高校本
三十八九

見皇帝冊下父皇帝表上誰敗乃事景延廣孫皇帝嗣
告哀文不合稱兒合稱孫孫有橫磨劍十萬退可以守
進可戰帝犯赫斯怒兒家有此倔強漢烏呼神堯起義
臣突厥有李衛公宿恥雪惜哉延廣徒乞乞一箭入鐵
出帝出大年莊前波聲咽

長樂老馮道

無才無德癡老子易代元臣犬馬齒國亡城破敢不來
有率百官勸進爾新朝大錫胡戴功汝其相予位三公
三公天上好顏色惟有恥字苦難識石家易李郭易劉
長樂無極白了頭編紀纂朝恩遇厚一姓興亡一杯酒
吳王楊行密

盜亦有道資羣策掃除畢師鐸孫儒阜衣蒙甲黑雲都
奄有江淮遂王吳江淮誰說人輕弱戰勝之氣一當百
清口旣斷師古頭渾河又奪從周魄若使乘梁新敗時
與晉倚角共踏之函朱三首告唐廟桓文之業未逾斯
不成亦吐囊儲氣退保江淮良不遲奈何鼠鬪南鄰好
再世徒然竊大號鑪灰畫策宋齊正吳地竟歸徐知誥

鐵橋漫稿

心地高校本
一百八十八

鐵橋漫稿卷第一終

鐵橋漫稿卷第二

烏程 嚴可均 景文

對酒

對酒歌太平燕市一迂生閉戶窮經術與人不世情有聲
聲黃輦載無刺謁公卿落落千秋志悠悠古道行

送張二之西寧

問道西寧路遙遙天盡頭祁連橫塞外湟浩夾城流憐
爾長貧者依人作遠游得歸早自計莫遣倚門憂

送蔣立綱之耒陽

聚首不知樂臨岐每愴神遲回吳苑夕寂莫洞庭春遠
道三千里相思十二辰汨羅江上過為我弔靈均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送沈五之河西

憐君久都下薄宦赴涼州邊月臨關冷河源入塞流客
囊孤劍在鄉夢萬山秋稍騁驂驢足歸來放釣舟

蔡氏山齋寄懷徐五

自泛鴟夷宅山齋日夕過新詩留粉壁舊夢隔煙蘿大
澤浪無際一春陰太多離心逐歸雁直北度漳河

由天津將之德州葉侍御

紹桂

招集巡漕寓館有詩送

行口占留別

積葉滿庭院津門秋已淡故人憐小別把酒一長吟古
意足同調高雲流素襟登車復回首天末孰知音

未必儒冠誤誰教汗漫游天空一雁下風急九河流岐

路斷鄉信暮煙紫客愁前行安所託敝刺怯輕投

挂席

挂席三山外遙空水氣寒魚龍時隱躍風日絢波瀾問
我將何往毛公舊石壇便從餐火棗遂此煉金丹

湖上

茫茫震湖水隱隱包山岑天末孤舟客中流鼓柁吟積
雲吳苑夕寒日大荒陰不見龍威丈煙波空我心

由消夏灣渡湖之東山訪程師洛司李

積水與天合飛帆插翅輕焚風摩劍槩山霧感陰晴善
病愁成陣開顏酒作兵伊人渺何處極浦市橋橫

楓涇舟夜

小小楓涇市遙遙賣酒家卸帆潮正落對岸月初斜柝
急無全夢鐙昏有落花因悲耆舊少重憶邵平瓜謝金

郎病

峴山值雨

清晨登峴首片雨過城隅忽訝半山樹回看漸欲無解
衣尋逸老把酒與樵蘇等是漂搖者相逢亦我徒

雪中楊三鳳苞潘大壽賞七璜范四音枉顧

索處苦岑寂好懷誰向開滿天風雪裏忽地故人來鴟
首乍煨熟茅柴新發醅無嫌蓬屋冷不醉莫教回

過祁村王氏宅

故人具斗酒遲我過山家一路聽流水前村多落花爨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煙穿樹直蘚壁絡藤斜便合酩酊醉無須感物華
湖望

荒亭一以望無際浪花平高鳥沒何處遠帆侶不行秋
聲在落葉天意作新晴坐愛垂綸者投閒空復情
尋上方寺

偶逢樵客語引我入山溪一杖拄寒翠遙聞疎磬音路
隨秋瀑轉身立石幢吟坐識西來意閒雲不繫心
過雨花禪院

近寺諸峯合紆途眾木深樵聲落天半流水轉花陰簾
外一雙鶴牀頭七尺琴無因遂棲託孤負白雲心
佛峪

鐵橋漫稿

三 心知齋校本

曲折蛇盤谷行行花徑通回廊轉天半清磬出雲中壁
有隋朝字人兼晉客風朗吟飛瀑下宛在水晶宮

早春同朱二張大集劉氏園亭時余將北行

客子病初起韶華粵嶠新虛窓三面水老樹半邊春鳥
語滑清耳梅開香襲人我行君且未斟酒莫辭頻

舟行連江

轉帆清遠峽江水路迢迢岸虎餓窺客林鷓啼徹宵荒
陬三戶賦負藥八排嵯寂寂楚南地詩魂未可招

含滙七百里處處雜夷歌近浦村煙少溪山瘴霧多江

源來故楚天遠入諸羅在昔平南越誰祠路伏波

漢武平南越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下滙水卽滙水今連州江也土人以馬伏波當之非

舟行贛江半月度彭蠡望見匡廬作

激激洲漢水我行多滯滯忽見廬山面遐思洞壑溪斷
虹收宿雨飛瀑界秋林擊節自高詠匡君知此心
由大姑塘泝潯陽江

水身高低舞汀花遠近開峭帆追日去驚浪蹴山回楚
客天休問江東書未裁殷勤惟五老相對我銜杯
城陵磯舟夜憶西吳舊侶各散天末

江合暝煙流山空猿夜愁天風吹客夢飛度白蘋洲零
落諸兄弟飢驅各遠游故園多好景孤負菊花秋
嚴先生釣臺

兩漢一高士千秋幾釣竿誰言天子貴祇作故人看裘

鐵橋漫稿

四 心知齋校本

敝是初服臺高非舊壇碑文梁肅在久泐孰重刊

舟行浙江

揚舲下羅刹擊節一悲歌吳越臨江斷乾坤入海多林
爲夸父杖天厭魯陽戈剩有傷心史茫茫付大波

澤國

澤國三州戎高樓萬里情雲霄開霽色風葉戰秋聲節
候殊舒慘天心在化成何因小蟲豸競作不平鳴

伍子胥廟

伍相千年廟猶令過客傷潮生滄海白日落大江黃覆
楚嗟何甚強吳不救亡靈旂歸縹緲愁對越山蒼

淮陰侯釣臺

市中出胯下事項亦通臣英雄昔未遇不異尋常人奮
跡風雲會成功菹醢身何如淮水上老作釣游民

朱四和松圖卷子

老松蔽雲壑松下橫鳴琴之子孰同調古人知此心風
徐候雁落天闊暮江淡掩卷一回顧猶聞空外音

湯雨生參軍畫孟襄陽騎驢像為史錫琳題

雨生吾舊雨詩思澹而沈畫亦及高格超然物外尋鹿
門小大隱驢背短長吟欲竟重來者開元直到今

題費侍御 孝昌村舍

遠山卅里抱孤村御史幽棲地望尊白恰微風時鼓楫
鐵橋漫稿 卷二 五 心矩齋校本

黃花細雨漫開樽文章到老恒秋氣江海投閒亦

聖恩好謝故年車馬客門前近已長苔痕

壬子上已翁氏山樓寄友人

綠陰依約半遮樓樓外平山鏡裏浮茅屋幾家連野戍
桃花三月湧春流人間勦業餘詩艸吾黨乾坤有釣舟

振觸故年修禊事鷗波不見小封侯去歲上已集同人于鷗波小閣皆賦

詩雪簷擢場雪簷者揚鳳擊自號也人夏即抱病不起
余為作哀鳳探其序曰哀鳳探為友人揚鳳擊作也鳳
擊才而天嚴子哀之援琴而歌曰鳳之飛今翻其儀兮
番然上擊惜不知所歸兮官官冥冥易之棲兮已矣而
不可追兮

憶金陵舊游有懷張 光彝 錫山御寄

六朝城闕鎖寒煙仙客良游憶往年曉日紅亭京口樹

秋風黃葉秣陵船舊京士女空相識驛路雲山祇自憐
問訊洮湖張仲子別來幾醉九龍泉

大梁餞夕

梁孝臺邊落葉繁汴州城上朔風翻相看楚客兼齊客
此別南轅或北轅天象七星懸斗柄河流一帶束中原

誰堪捫管飛觴後滿路哀鴻又斷猿

都門病夜

孤燈黯黯柝聲頻板榻奄奄臥病身夢入鄭隍無覆鹿
貧來滄海有枯鱗青袍十九年中淚白髮三千里外親

縱使蹇人天可上難將祿卷乞鴻鈞

豐山書院題壁

飛蓬蹤跡語優亞歲歲年年客是家但覺海天元曠蕩
不知人世有攄拏一潭清水美于酒滿院碧苔籠似紗

欲買老奴髯皓蠅伴余燒燭誦南華

余于壬戌歲度嶺有羅浮之約以兵事不果游星紀再

周閱黃才伯山志有感而作

鐵橋未登鐵橋峯鐵橋何為來粵東仙人雲端笑拍手
我輩地上可憐蟲萬里崎嶇涉瘴癘一編豁達開心胸

會須傳語大蝴蝶明月揚帆度石龍明月見左傳游羅浮者皆取道博羅而土人言石龍鎮有小河可逕達山麓

入都

碣石宮邊舊伯牙重來遺韻滿天涯一鞭走馬盧溝月

百轉流鶯

上苑花前度交游紛散散新聲絲管入雲霞自應拂拭
風塵色先訪城東賣酒家

出都

黃金突兀小游仙無數瑤華鞞若煙夢醒方知仍我在
貧來轉畏受人憐月圓月闕同為夜雲散雲屯不礙天
萬卷圖書一茅屋莫將鐘鼎換林泉
到家

水村一望午煙平桑柘陰中布穀鳴曳杖遙知慈父健
下機亦感病妻情手栽花藥荒如許塵積圖書蠹未生
鷄犬繞籬遮出路從今莫放主人行

鐵橋漫稿

七

心矩齋校本
三〇五

至竟

黑貂素布同輕煥鐘鼎山林各性存顏歎不前焉可侮
淮南到从自言尊小魚亦有江湖樂大樹能遮雨露恩
至竟浮雲成底事九天誅蕩又開門

秋懷八首九日通州同繼觀察作

城樓一望海雲開水落山高雁叫哀萬戶寒砧催客去
滿天風葉寫秋來鄉關迢遞雙魚隔薄暮登臨我馬饋
徒有黃花向人笑年時異地且淡杯

先皇授受禮成歲賤子初過碣石宮以扇奉人齊道士
若金在礪晉司空龍媒伏櫪三秋後脈望游仙萬卷中
同輩飛騰各年少別來多半亦成翁

前年干役盧龍寒重八驅車夜有霜孤竹城邊沙浩浩
密雲山外月蒼蒼黃圖竝海今幾輔白骨開花古戰場
見說清時無庠埃不消將帥問馮唐

五羊城郭舊由敖萬里天南見二毛劉龔小朝雙闕在
趙佗大長一臺高炎洲草木皆殊狀漲海烽煙太繹騷
賴得故人同著述感恩不是為綈袍

年來玉粲尚依劉主客平津氣味投小吏東南飛孔雀
美人西北有高樓河聲夜撼還家夢岱色秋懸獨客愁
今日燕陲凝望眼蒼煙九點隱齊州

本朝轉餉重河臣河性如龍不易馴到處謝王徒有廟
豈應賈讓竟無人厝薪故故難溫席納粟源源未療貧

聞道三江賢大府每談時務淚沾巾

羽書飛積漕船窗萬手鳴金拔櫛椿後隊坐銜銀鑿落
前行時緩碧油幢風搖病柳將隕岸淮挾強河漸入江
供賦三吳民力絀諸君何策裕南邦

清茗東下白蘋洲十七年前舊釣游坡老愛山臺未圮
憤王走馬澗空流喘牛自戀吳天月仙吏還同潞水舟
一樣重陽好風景滿灘紅蓼灼人愁

過九江方太守招集庾樓是夜彗星見
庾公樓子湧高城城上張筵列炬明未必客星千氣象
漫勞太守有逢迎如屏廬阜尊前色九派湓江檻外聲
閱盡蟲沙成底事莫教官職誤虛名

鐵橋漫稿

八

心矩齋校本
三〇六

衛尊師山房小集

仙家池館菊花杯方外清齋味在回衡岳三峯當檻出
湘江九曲繞城來思鄉信少賓鴻便疥壁詩多倚馬才

汗漫相逢樂相樂天南山水畫屏開

睦州大水湯游擊語汾馳書存問為詩寄答

敢言建德非吾土無那千峯寄一身薄宦豈堪多病後

省灾重荷尺書頻將軍禮數寬依舊菩薩輪回劫簇新

賴得二三賢大府此閒實有再生人

西湖

勝賞西湖迹未湮詩人從古得天憐通仙亭外梅千樹

坡老堤邊酒一船白鷺于飛秋在水青山欲雨草如煙

鐵橋漫稿

九

心相齋校本
三乃又

可堪舊日句留地寥落騷壇七百年

越中

擢戟歸來霸氣收一編越紐問滄洲徒嘗石室三年膽

豈與梧宮別樣秋傾國尚憐西子面游仙不返大夫舟

采蓮采葛都消歇天半稽山青未休

文信國廟

正氣歌成龍馭遙聖宮耐廟草蕭蕭臨江鼓角徒悲壯

航海旌旂竟寂寥縞素繫臣柴市血冬青義士富春潮

吾宗亦抱匡山恨張陸忠魂小大招余先人諱用以節
度判官同陸秀夫

岳忠武王墓

西冷橋畔岳墳在颯颯南枝大樹寒二聖還朝何地置

用秦槍語如王不殺議和難龍庭痛飲終無日驢背灰心復

挂冠從此稱臣增歲幣汴京歌舞滿臨安

于忠肅廟

于公遺廟做朱扉下馬焚香淚欲揮四壁雲雷金簡在

萬年宗社翠華歸餽甥上貳紆籌策寇準臨邊有是非

悵望鷺鷥冰上走西陵松柏冷斜暉

劉小夢憶書圖冊

君家疎雨吾好友積書之癖與吾同別來江子亭邊樹

終古山陽笛裏風人有微名都折福世閒豪舉總成空

祇今說著眠琴館卅六年前一夢中

鐵橋漫稿

十

心相齋校本
三乃又

訪潘大不值

野水臥平橋清景滌塵慮門鎖一園春幽人渺何處

望亭送別一作將
進酒

將進望亭酒為君起舞頻莫辭今日醉明日異鄉人

金灣

落帆金灣口遙遙問釣安爾知湖上村誰家有美酒

沙河夜發

午夜征車發沙河月似銀故鄉千里外定有未眠人

東友

置酒薛家園天晴花亂吐安知明日花不有今宵雨

毛公陽

瀾曲泉逾響雲低路欲迷毛公飛去後留得棗花谿
虎山橋

三十年前我虎山橋補梅梅開三十度人換白頭來
王明妃

多少漢宮女明妃豔到今臨行賜顏色也是受恩淡
天子言無戲畫師筆亦神紅顏能報國萬里去和親
顧影自矜惜長行出漢宮一坏青冢草千載獨春風

魏武帝
隻手埽羣雄卅年延漢祚如何罪拚功老被伏完誤

落拓
落拓京華百結裘破書中與古人游看君忙殺千秋外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幸不車前擁八駟

鷓宅

小時貧鷓東村宅轉徙西村又范村苦憶先人勤手植
百盆花卉一無存

小時貧鷓東村宅五十年來六徙家我卻在家仍侶客
暫歸三宿即天涯

擬涼州詞

莽莽平沙見戍樓大旗風卷塞雲愁玉關頭白還何日
羨殺黃河人漢流

擬征婦怨

中庭漏盡夜淒清簾卷秋河漢月明卜得郎歸收涕淚

合黎山外又移營

擬西宮怨

繡簾斜壓倚新妝翠輦遙飛滿路香想得御筵花侶錦
西風吹不向昭陽

擬長信秋詞

賦成紈扇淚闌干簾卷空階露欲溥非是君王恩澤少
西宮月色不勝寒

擬長門怨送友人譴戎
憶昔承恩雨露新幾回回首可憐春愁心寄與長門月

照取官家輦路塵
送蕭子愚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剪燭高樓意萬重天涯何處復相逢平明便折金閨柳
愁殺寒山寺裏鐘

送元敬

薄寒江閣對清虛愛爾征途畫不如十幅布帆輕侶鳥
臥看山色過桐廬

震湖新亭子送別

金風漸歷到疎櫺客散湖亭酒半醒君去石城對秋色
三山猶侶六朝青

寄柴源

經年爲客越江波把酒西風聽雁過今日旗亭寥落盡
不知誰解唱黃河

寄張光彝

憶昨山橋花氣薰
摻衣同灑淚紛紛
相思又隔章江月
愁聽疎鐘扣白雲

寄星嶠

蜀道青天萬里行
棧花峽草聽猿聲
鄉心寄與峨眉雪
應作春流過石城

李昌陽云初之歸也措詞淡婉

瓜步江邊憶西吳
諸子卻寄

板橋揮手柳初含
一路開帆破蔚藍
今夜柁樓聞玉笛
斷腸春雨夢江南

寄范玉濤珏

渺渺平川青一痕
故家能有幾家存
如聞范叔清貧甚

鐵橋漫稿卷二

心矩齋校本三九七九

冷月梅花獨閉門
玉濤詩有冷月梅花之句

舟泊楊村寄懷韓芸舫房師東甌

曾經九踴通州月
今日重來花滿天
卻憶單車梅雨後
刀魚風味又三年

江樓贈琵琶女

荻花哀雁滿江頭
商女琵琶翡翠樓
今夕座中齊撥觸
秋風吹落小伊州

贈楚瞻上人

上人學佛居高座
摧破禪和障百重
除是談詩無別好
看雲盡日倚孤松

營湖雜詩

身榜搖煙下荻塘
荻花蕭瑟水風涼
生憐鹿野聯吟者
寂莫人間王載揚

平波彌望濶容與
柳岸人家並水居
正是江鄉風味好
竹絲籃子賣銀魚

溪南一徑黃花雨
醉裏吟香興不孤
買得榔頭船侶葉
載將秋色過營湖

新月高高玉笛哀
畫眉橋外雁飛回
行人今夜腸堪斷
況聽吳娘水調來

甲乙叢書定不磨
布衣名姓滿江河
而今欲弔天隨子
放鴨灘頭紅葉多

泊青浦訪陳大樽故宅不得

鐵橋漫稿卷二

心矩齋校本三九七九

孤城兩面水花渾
大雅斯文百一存
滿路斜陽春草外
不知何處弔黃門

簞洲

扁舟盡日對清虛
行過簞洲畫不如
江水西流月東出
照人殘夢搭嘉魚

巴陵絕句

楚山鬱鬱樹蒼蒼
磯轉城陵見岳陽
北折江流吞漢沔
南飛帆影極瀟湘

夾岸微風拂榜過
洞庭寒色夜生波
美人遙在湘雲外
欲贈芙蓉奈晚何

平明拔檝湖塘子
瞬息船行杳靄間
四萬頃波青一抹

回看帆脚曳君山

青谿

桃葉飄零玉樹凋滄桑半壁話漁樵多情最是青谿柳
搖曳風枝送六朝

金陵雜詩

一笑秦金厭不成幾多興廢攪吾情黃塵阜茨須與事

連臂仍聞唱石城

石城寥寂治城蹏徒有朝天宮殿高誰使金川門再啟

鼓樓大道滿黃蒿

雞鳴十廟茶棚裏到眼臺城灌莽淡四百年前觴詠地

穹堂何處是葵心

先司空賜第在崇禮街有建文元年葵心堂分韻詩册

半載荒荒醉夢還長生苑鹿出人閒桃花畫扇琵琶引

也是江南庾子山

釣臺

天子牀中天象成羊裘脫卻又歸耕客星不是蜚熊兆

渭水桐江一樣清

張紫欄云此題絕唱先生就徵會遭星變使意歸耕前人都作兀鼻語非事實也客星有五見皆不詳况犯帝座觀開元占經乾象通鑑自明

慧苔嫌疑矍鑠翁舊恩難恃或凶終釣徒無改狂奴態

高出雲臺第一功

讀史記

不是夷門顧問頻邯鄲已入虎狼秦囊中脫穎成何事

莫漫輕他十九人

鞭石蓬萊萬騎還祖龍暴氣盡驪山扶蘇為帝蒙恬將

未必諸侯便入關

赤手能將草昧開故鄉歌舞共登臺重瞳竟踐分羹約

誰向新豐擁篲來

釣徒亦復奮功名博得他年走狗烹兩度漢皇馳入壁

漫言韓信最知兵

籌國何須痛哭陳賦成鵬鳥竟亡身漢文不是恩偏薄

為老其材卻誤人

讀漢書

四海窮兵老及之輪臺下詔悔何遲無端又發長生願

斷送驕兒到望思

鐵橋漫稿

百戰生降涕泗橫河梁萬古擅詩名若非班馬成良史

五尺羞稱李少卿

讀三國志

三分有二漢將軍老去依然服事殷莫怪封王加九錫

奸雄無事不周文

周文受錫命專征伐以虞芮質成之年稱王

蛟龍要戲蜀江春白水浩闊血洗塵一個生降嚴太守

到今說是斷頭人

徐昭法山水冊題詞

風雨高歌有鬼神自將翰墨寫天真支硎亦是桃源洞

不許尚書一問津

昭法名枋吳縣人崇禎壬午舉人隱靈巖山湯荊規尚書撫吳屏嶠從訪

不見

伍君璽像冊

從俗從空荷

國恩春風古道口碑存放他仕女知多少安穩肩輿過

白門江寧舊有輔稅女子道經城門每為搜稅者所苦聖祖南巡納君璽言除橋稅

董若雨漏霜苔帚遺像是呂海山所畫

風景河山劫後灰小庵豐草破書堆祇應淨掃興亡恨

安穩蒲團入定來若雨名說後為僧名南潛有豐草庵詩集

湘江歸權圖卷為石舟題

吳天渺渺楚天長杜宇聲聲叫夕陽湘水入江江入海

教君爭得不思鄉

補遺

鐵橋漫稿

七

心知齊校木
三乃七二

雜詩

翩何大隄女熒熒鬱華姿十二嫺鍼帶十三妙歌辭明

妝理絲竹觀者咸歎咨十五奉君子白首將同歸如何

妾薄命入門與願違夫人不逮下君子亦寵移小心伺

巾櫛顰笑生嫌疑常恐嚴霜降蒲柳不自支寄言生女

者但嫁田舍兒

鐵橋漫稿卷第二終

荀子當從祀議

烏程 嚴可均 景文

孔子之道在六經自七十子後紹明聖學振揚儒風者無逾孟子荀子而孟子配食于孔子廟堂荀子有性惡一篇為宋儒所詢病前明黜其從祀此非萬世之公議也臣謹按漢儒劉向為孫卿書錄屢數諸子云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為能尊仲尼又云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又按先臣謝墉為荀子序云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

鐵橋漫稿

心經校本

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其觀也觀於義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揆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

譏之以為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嫉人之為惡而為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

鐵橋漫稿

心經校本

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又按先臣錢大昕為荀子跋云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為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嘗議者唯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

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
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
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
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
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
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
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
爲之證也臣竊惟劉向漢世通人謝墉錢大昕乾嘉間
善讀書者其敘錄與跋足祛宋儒積疑荀子自是孟子
後第一人又按荀子非但傳禮傳樂也又傳詩傳春秋
申公受詩于浮丘伯浮丘伯荀子弟子見劉向孫卿書
錄亦見漢書楚元王傳中公傳是魯詩荀子所傳也韓
詩外傳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餘事是韓嬰亦荀子私
淑弟子也子夏五傳至荀子荀子傳大毛公見陸德明
經典敘錄是毛詩亦荀子所傳也荀子大略篇言春秋
賢穆公善胥命是爲公羊春秋之學取江公受穀梁
春秋及詩于申公是穀梁春秋荀子所傳也左丘明作
傳以授曾申曾申五傳至荀子荀子傳張蒼張蒼傳賈
誼是左氏春秋荀子所傳也劉向孫卿書錄稱孫卿善
爲詩禮易春秋今觀非相大略二篇是善爲易古籍闕
亾其受授不得盡知也孔子之道在六經自尙書外皆
由荀子得傳臣學淺位卑不合上議敬具草置之篋中

鐵橋漫稿

卷三
心矩齋校本
又初七二

謂荀子當從祀實萬世之公議也謹議

甲癸議

唐逸小說有身傷疑案吏不能決希有老人爲甲癸議
曰甲在外二十八年擁高貲歸而其妻先死其子乙年
二十六既舉秀才儀表出羣丙與乙素有隙丁睨甲貲
黨丙而擠乙僞乙姦生子甲恥之逐乙而事聞令長令
長以律無文不能決上之大吏大吏入奏下百官博議
戊議曰甲在外二十八年而歸而其子乙年二十六殆
非甲種謂之姦生子不誣也宜投諸荒外以維風教已
議曰投諸荒外荒外詎無父之國哉宜加賜惡姓不與
良民伍庚議曰乙無辜舉在母母先死而乙以姦生聞
何以爲人爲宜陰令自裁從母地下幸議曰律設大法
禮順人情情核則法窮泥禮之禮不情愷法之法破律
是謂蔽政宜寢其事勿決壬議曰乙事未發斯已發而
寢其事勿決安用吏爲吏決事以律律無文則比律律
無可比則參稽經史諸子所謂儒術飾吏治也古有無
父而生者華胥履大迹生包羲見帝王世紀姜原履帝
武生稷簡狄吞乙卵生契見詩命星貫昂脩紀葛接生
禹見孝經鈞命決禹母吞珠孕禹見蜀王本紀亦見尙
書帝命驗而遁甲開山圖則云吞月精珠卽月精繫古
神聖類皆靈奇忽荒故史記三代世表引詩傳契后稷
皆無父而生詩生民正義引韓詩說聖人皆無父感天

鐵橋漫稿

卷三
心矩齋校本
又初八

而生等而下之田氏夢太白臨已而生東方朔見洞冥
記荷氏夢感蛟龍而生荷堅見車頻秦書列子言思士
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天下之大何所不有丙丁鄉
愚少見多怪宜返坐癸議曰戊己庚失入辛故出皆濫
坐乙以姦生所議非也乙凡民傳紀非常擬不以倫難
可懸之今甲壬議亦非也竊謂乙事尋常耳可曰言昭
雪人妊十月九月而生者常也妊七月而生者壽考
者世間多有俗說妊八月而生難育蓋不確闕澤在母
胞八月叱聲震外見會稽先賢傳其不及七月者黃牛
羌種孕六月生見魏略其逾十月者荷氏孕十二月生
荷堅呼延氏十三月生劉淵張夫人十五月生劉聰見
晉書載記慶都孕十四月生堯見帝王世紀鈎弋夫人
懷昭帝十四月乃生見漢書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
見搜神記論衡或作二十月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
乃生子見嵩高山記太康溫磐母懷身三年然後生見
異苑長人國妊六年乃生生而白首見外國圖大人國
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見括地圖老子託于李母胞中
七十二年見瀨鄉記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而白
首見神仙傳載籍極博妊逾十月者悉數難終甲在外
二十八年而歸而乙年二十六蓋在妊二年無足為異
宜片言昭雪丙丁宜不論大吏曰癸議以謂妊二年允
哉據以覆奏于是甲乙復為父子如常

城橋漫稿

卷三 五 又自六六

社議

睦州治建德宋初社稷二壇在城西南二里今所稱南
壇者也後移于城西北一里前明遷城合社稷為一壇
亦在城西北今所稱西壇者也嘉慶廿五年始望祀于
元壇廟其年大旱道光三年大水六年始望祀于雙峯
書院八年大水已而大旱歲比不登有華顛二老抗言
于執政主人曰祀典莫大于社稷禮云國主社示本也
今之郡縣當古之侯國禮云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
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又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
也亳社北偏使陰明也竊見建德祀社稷不干壇而于
屋神所弗飲水旱頻仍餓殍載路職此之由主人備員
茲土曾不諱言于守令毋乃憇與主人逡巡而謝曰若
吾子之言敢忘大惠不佞閒曹也安能與參末議南壇
久廢且隔一江值大風盛漲不便往來西壇舊有齋宿
所歲久傾圮承祀官或遇雨霑衣失儀故就近望祀于
城內廟院禮云禮從宜謂權宜也吾子據屋社之文太
不擇言何以為守令地他日政和年豐將百廢具舉今
茲未能不佞安能建議二老曰主人禮官也坐視非禮
而結舌不言是謂曠官詩云不素餐兮蒙竊慙焉主人
踟躕不應久而曰吁談何容易舊壇廢矣擇地而新之
城內乎城外乎方位規制宜準禮文力不能營齋房將
依傍廟院擇地尤難處比不登鳩工飭材需費不貲輕

城橋漫稿

卷三 六 又自五三

發者後必悔且問吾子章程若何姑言其略二老曰五
經通義云質家左社稷文家右社稷質家夏殷文家周
也周官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匠人營國左祖右
社云右者在經涂之右古侯國邑或城或不城不必論
城內外漢制與周小異郊祀志云莽奏兆后土時于長
安城之未地蔡邕獨斷云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
俱在未位未爲南方偏右後世遵之或合爲一壇亦無
害義周書云其壝南赤土續漢禮儀志云方壇無屋有
牆門而已逸書云南社惟梓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
云半者壇方二丈五尺周以漢之八寸爲尺漢以今步
弓之八寸爲尺二丈五尺得今步弓一丈六尺禮云社

鐵橋漫稿

七

心經齋校本
又四十五

主用石孝經緯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
二寸諸侯長一尺蓋說宗廟主也社主將毋同主植土
中而出土者尺凡諸節目具有明文太公金匱祝社云
歲告以水旱與其風雨澤流悉行除民所苦白虎通云
求福報功得陰陽和氣主人間其故而覩其事矣建德
南廢壇未位也今難修復略準方位假齋房謂可就火
德廟南或寶賢書院南或建昌廟東擇地畝許如禮爲
壇需費數十金可以竣事主人曰唯唯遂往見縣令而
建議如二老言縣令曰唯唯復往見郡太守建議如初
太守口唯唯議卒寢不行
代法孝直與諸葛孔明書

前將軍羽攻曹仁于禁於樊會漢水汎溢禽于禁遂進
圍樊此天倖也間徐晃救至矣曹公雖軍還洛陽必且
自將南征非前將軍敵也主公今還成都去荊州遼遠
前將軍軍無後繼攻樊未必克吳人且乘其虛敗亡無
日矣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算無遺策知無不言宜
啟主公亟率大眾趨漢中出秦川以壅劄曹公分遣張
飛趙雲各率萬人一趨上庸爲樊聲援一順流出峽下
公安以固江陵則前將軍可進可退正羈旅臣也主公
嘗言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得君逾于正言若不入則
正繼之博者出孤注得棗敗不復振奈何以前將軍爲
孤注

鐵橋漫稿

八

心經齋校本
又四十七

荅陳抱之書
去年四月辱賜書附金石圖四表古印章印本一紙屬
爲攷跋不佞適有金陵之行久未報命幸知己者之恕
之罪也不佞學殖荒蕪曩年所見史傳不能記憶百一
承問古印章十餘顆不能盡對其僅可攷者一曰劉宣
見後漢書卓茂傳襲封安眾侯又見晉書劉元海載記
武帝時右部都尉又見唐書孝友傳河間人又見宋史
忠義傳秦鳳路兵馬都監又見元史一百八十六至元
時御史中丞今此印篆刻勁整當屬後漢也一日李諡
見唐書韓王元嘉傳元嘉五子訓諡諶譔訥又見碧落
碑又舒王李諡初名謨見德宗順宗諸子傳一日趙備

不能識疑伏又疑伊明史有趙伊見劉世揚傳其餘莫
可攷老友楊秋室博通十倍于不佞倘能徧攷幸教之
以廣見聞

寄高郵夏 味堂書

可均頓首澹人先生足下曠代通人近在數百里未吟
塵教實恨緣慳頃訪老友沈冕邨于朝天宮獲觀大著
竭兩日之力流覽一終揆學海之尾闈傾藝林之瑰寶
游精振古大慰平生益自爾雅方言廣雅小爾雅而外
凡經史諸子字書故訓之言皆理而董之擇其尤雅者
爲拾雅次爲拾廣又次爲拾遺摭羅賅備別白謹嚴洵
小學之淵海不列之偉觀也或言芸臺督部既爲經籍

鐵橋漫稿

九

心知齋校本

纂詰足下據其成業踵事者易爲功此大不然纂詰藉
手衆力建草創之勳大著卓爾體裁兼述作之美兩書
相輔而行闕一不可聞大著箋注垂成願先覩爲快昔
劉子駿與子雲書從取方言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錄
不佞藏書未富願大著先能插架足以自豪當用片言
爲校讎之助如自敘嘉慶乙卯當作己卯卷一之一策
底至也底當作底底音致至也底無至義四策認憂也
當移入釋訓篇文選洞簫賦注引倉頡篇認憂貌云貌
例附疊字類後六策詔佞也詔當作詔二十策西至汎
國本說文卽爾雅西至於邠國之異文敘言古體字不
復出此自亂其例卷二之十二策懿懿香也楚詞離世

芳懿懿而終敗今注懿懿芳貌不作香芳亦訓香敘言
詞取舊注不敢剛易亦自亂其例卷三之二十九策傳
訓詰也傳當作傳本公羊傳定元年注略舉數事唯大
雅裁之可均頓首

與姚秋農侍郎書 癸未水災

七月十四日可均頓首問秋農大人閣下無恙自己卯
冬江陰一別倏忽四年馳溯之忱與時俱積伏惟閣下
視躬元吉著作日新

恩眷逾隆身名普泰艸茅舊雨與有光榮可均別後屏
跡荒邨去年九月選授嚴州建德縣教諭臥病支離至
今年四月到任上天降災從四月三日雨至七月不止

鐵橋漫稿

十

心知齋校本

我湖州竟爲江浙九災郡之最大江灌而南海潮溢而
西郡治以東數百里閒平地水渙一二尺三四尺不等
浩浩滔天無注瀉處死者已矣生者巢居桑無子遺田
不下種凶問頻仍熏憂曷極可均隻身任所擁書萬卷
獨坐窮山謂送老矣人苦老不死而日間故鄉之枕斃
于洪濤駭浪之中此心亦何以自處也書不盡言不知
所云可均頓首

荅姚秋農總憲書論夏殷麻 丙戌

二月十七日可均頓首荅問秋農大人閣下無恙去夏
張竹坪觀察南來惠寄手書具見閣下位業日崇益抱
已溺已飢之至意兼賜達雅堂學古錄其易學討原二

十年前曾見之至春秋經傳閏朔表據左傳僖五年昭
二十年兩日南至為本中間補置一閏前後推算二百
五十五年閏朔無杜氏長麻遷就之失可均曩在金陵
曾校刊程公悅春秋分記以資置輟工其麻志用僧一
行大衍麻逐年布算二十四節氣明白精當殊勝長麻
大箸復駕而上之以三正異建而回原先造顛項麻術
為古麻定準通人鉅製可懸國門不佞非貢諛也古者
推日蝕法疎于今人閏下以今人而造古麻宜全推經
傳三十六日蝕入蝕限不入蝕限則閏朔更無差失復
有奉商者史記年表起共和而夏殷周初為疑年今可
略攷者左氏宣三年傳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卷三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左氏去商未遠而舉成數或當不
誤漢律麻志夏四百三十二歲殷六百二十九歲史記
殷本紀集解引譙周曰殷六百餘年皆與左傳相等而
大箸夏殷麻章部合表據竹書紀年為本參攷史記頗
增減之斷定夏四百三十年殷五百八年竊所未安紀
年為後人刪改非汲冢之舊晉書束皙傳引夏年多殷
今本乃殷年多夏云夏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殷用歲四
百九十六年夏本紀集解殷本紀集解引與今本同是
裴駟所據已非束皙所見之本至真誥十五引殷三十
九年今本殷十六年夏年似曾減短殷本紀正義引自
盤庚徒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今本無此又恐殷

年太多要而言之紀年難信夏年難定殷年略見左傳
不容違異大箸夏殷麻祇宜總揭大綱不宜畫方布格
斷定夏殷某某帝王之即位在某部某章某年而大箸
乃斷定武王即天子位歲在乙亥上推湯元年在丁未
禹元年在丁酉禹無論已殷于左傳短百許年縱使丁
未果確安知非百二十年之前之丁未加百二十年于五
百八年僅短漢志一年與左傳尚無違異然且牽一髮
而全身皆動部章年皆遷改又難加殷某某王年數以
實之而況丁未僅凭算法推得非經傳古說并非竹書
無徵不信即閏下亦未必自信左傳云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冒陳愚管知所樂從倘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卷三

撤去此卷酌存精要則春秋經傳閏朔表與顛項麻術
兩相比附聖經月日瞭如指掌豈不快哉其當刊改者
卷五上杜氏作長麻自謂用乾象竝古今十麻按乾象
當為乾度咸寧中李修夏顯造乾度麻見杜氏長麻夏
顯亦作卜顯見晉律麻志乾象麻乃漢延熹中劉洪造
見續漢志注補引袁山松書孫吳用之在長麻所用古
今十麻中其餘誤字俟覆勘不佞在建德眠食如常唯
是無學租歲得俸銀四十兩弱不穀儼屋輪班之用又
奉新例無束脩冊費無棧可戀逝將餽口四方今乘嚴
府學新選拔吳汝霖字沛三入都之便寓書答候吳寒
士能畫松一枝之長或堪謀食倘蒙接見則不佞近狀

彼略知之可均頓首

荅湯雨生將軍書 戊子睦州水災

六月十四日可均頓首三月杪承惠書名流翰藻灑脫非常令閱者自嫌形穢可均抱幽憂之疾賤荅稽遲頃遇水災復承存問且感且謝史稱大水灌城不浸者三版蓋沿川晉陽事今睦州大水江船救生從女牆頂飛空放入直是陸沈詎留三版哉官舍在山禁水不到而偏僻無樓多鼠竊前任皆不居可均令老妾挈義兒輩居之而自僦民廬與老僕寄居其址亦高前後樓下水深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圖書萬卷擊搶上樓幸免遭厄而城內外各街坊水深一二三丈通郡田廬人畜穀

鐵橋漫稿 卷二

五

心知齋校本 八州九

麥墳墓漂失無算身非地方官休戚同之誰能遣此為詩有云地接天都非禹跡人棲鳥穴是堯年又云試院支鐙神雀瓦女牆拔檝義鳥船又云海外有天行日月墓中無地不蛟龍又云萬卷圖書天護惜一身骭髀鬼疑吟皆道其實今誦手書于枕上為詩報謝云敢言建德非吾土無邗千峯寄一身薄宦豈堪多病後省災重荷尺書頻將軍禮數寬依舊苦薛輪回劫簇新賴得二二賢大府此間實有再生人勞者歌其事亦以告哀氣塞調卑不足當大雅一晒附上楹榜輯淮南子漢書聊為贈處之言暑氣恢台幸善珍攝可均頓首
上閱撫韓芸舫房師書

十二月五日嚴可均頓首撫部老夫子大人閣下可均久離函丈廿餘年來僅金陵及七里瀧片時親炙依戀之忱常縈寤寐恭惟老夫子福躬康健勳德昭章

恩眷逾隆身名俱泰門牆附錄與有寵光可均破書襪被寄迹荒江髮白齒搖曾無善狀即平生撰輯積稿再等身終歸覆甑辜負師恩慚惶無地十一月卅日有委員以義身疑案解送督部者道出嚴州言此案嚮因縣府及省垣大吏知此子無辜欲為超度萬難措詞致成欽案且言此子今悲憤病狂將溘死道路可均竊思雍正元年定例攷貢有判一條至乾隆十四年裁去則逢案擬斷舊時功令肄業及之不必以出位謀政為嫌今

鐵橋漫稿 卷三

五

心知齋校本 八州九

此義身事古來罕有措詞實難不揣固陋改判語體裁仿魏時四孤論假甲乙為姓名兼仿晉書宋書通典所載博議為甲癸議一篇言雜而麗而歸縮于妊二年不審有當與否伏求誨正可否轉呈督部觀之以資一晒可均頓首

上提學陳碩士同年書

六月十日嚴可均頓首碩士大人執事建德災荒之後繼以疫厲幸執事按臨吉星照耀時疾漸稀加以場規嚴肅積弊不行實荷憐無事為福復分清俸助寫書筆札之貲卻之不恭謝難言罄陳石堂先生宋末醇儒而集罕傳執事竟訪得其遺書廿二卷有心哉勉學詩

卽從遺書錄出乎抑集外詩乎講學家爲詩都沿擊壤
派而石堂不然彌復可愛本注漢高不帝疑衍不字武
帝樓船將軍疑脫遣字衍武帝字彭文勤姚姬傳兩先
生數十年前曾親色笑乾嘉間老輩竟成古人承示方
輿紀要摘鈔及惜抱軒書錄皆曩年所未覩者前有俞
理初正燮李甲耆兆洛敘文理初申耆與可均舊好申
耆好學深思不亞張皋聞理初于書無所不覽嘗在孫
淵翁德州司漕署爲古天文說廿卷文勤新五代史補
注亦理初艸初可均稍有撰述除已梓借梓外尙數十
種積稿等身又半皆從蒐羅殘賸得來就中有上古三
代秦漢三國六朝全文七百卅六卷三千四百九十五

鐵橋漫稿

卷三

心雅齋校本

家凡百四冊非有大力者斷難付梓來日苦短亟宜謝
病去官就省垣寫手衆多處繕錄清本明知覆食姑聽
後人可均與古爲徒不干涉公事而縣學文廟將傾分
難謝責三四月閒既購買磚石大小木材十之七八柰
興工需費不貲尙札致劉太守酌題縣學事則一言
重于九鼎矣卽不輕發札請卽以可均稟帖封寄劉太
守觀之亦盡在不言中目敢布腹心唯執事裁之可均
頓首

荅徐星伯同年書

星伯足下一別廿三年天涯地角何日忘諸癸酉得塞
外惠書具知西疆陟歷丁丑入都奉書求年伯轉寄後

知

賜環丁亥平叔制軍閱兵到睦詢知近況兼知曾到江
南去冬及今夏屢見俞理初許印林今冬十月朔見提
學史君竝詢知近況十一月八日學轅巡捕吳君發到
惠書情淡語至我兩人文字之交憂患之交洵非泛泛
同年比也可均偃蹇終身足下亦一蹶未振同病相憐
旣不能致

君澤民祇應與古爲徒皇皇馬上觀千載網羅放失舊
聞以羽儀經業導揚儒風不爾天生我材亦何所用夫
立德立功難立言亦大不易載籍極博千僅一存補闕
拾遺毋俾失墜匪異人任也願與足下共勉之嘉慶中

鐵橋漫稿

卷三

心雅齋校本

足下在全唐文館從永樂大典寫出宋會要此天壤閒
絕無僅有者及今閑暇依玉海所載宋會要體例理而
董之存宋四百年典章肆力葢年柄可竣事而來書言
苦無助我爲力者助得附名非有議敘廢時懸望難必
其人異日或蒙

恩大用無暇及此矣時哉不可失益早圖之至來書言
邇日見梁永陽王前墓誌高麗隋碑薛河東所書信行
禪師碑間所未聞安得手錄其文以補鄙著金石三錄
及全梁全隋文哉然而關係無多虛想亦快不如宋會
要之尤要也可均四十餘年來所撰輯再等身大率皆
千數百年前之古人之心血寄存者蒐拾叢殘而聯比

之整齊之為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除已刻借刻外
欲繕寫清本留覆嚮歸而去日苦多來日苦少言之索
索氣盡二十年前校輯經佚注佚子書等數十種就中
鄭注孝經最完善曾敘其源委今夏將刻板復為後敘
欲削繁就簡而未能足見心力已衰語許印林云老矣
後此兩年太歲在中月建在辰其大限乎術家之說或
驗或不驗印林以語足下乃云限在明年殆非也十一
月望可均為繕寫清本地引疾去官明年幸或惠書尙
當再三往復以博軒渠承索鄙著書目附呈如左可均
頓首時甲午歲臘月八日也

京氏易八卷

王保訓輯可均校補 敘錄傳述論證三
篇列于卷首 易章句一 易傳二 易

占上三 易占下四 易妖占易飛候五 別對災
異易說五星占風角要占六 外傳七 災異後序
叢書林易逆刺律術人 附魯詩
叢書木三卷見存不錄

韓詩二十一卷

齊詩漢人詩說 附魯詩

儀禮古今文異同說一卷

可均撰

三禮圖三卷

孫星衍與可均同輯

盜法三卷

孫星衍與可均同輯

鄭氏注孝經一卷

可均輯 已刻

郭璞爾雅圖贊一卷

可均輯

爾雅一切注音十卷

可均輯

唐石經校文十卷

可均撰 已刻

說文長編七十卷

可均撰 凡四十七冊亦名類考
天文算術類二卷 地理類六卷

艸木鳥獸蟲魚類十卷 聲類二卷 說文引羣書
類六卷 羣書引說文類二十九卷 鐘鼎古籀文
素象類十五卷

說文聲類二卷

可均撰 卽長編第四種 已刻

說文翼十五卷

可均撰 卽長編第七種

說文校議三十卷

可均撰 先是為說文長編以撰疏
遂為校議三十篇半年而竣姚氏文
田之說亦在其中而疏義至今未成 已刻

段氏說文訂訂一卷

可均撰

毛氏四書改錯改四卷

可均撰 已上經類
十五種 一百八十卷

嵇康聖賢高士傳一卷

可均撰

周處風土記一卷

可均撰

郭璞山海經圖贊二卷

可均校輯

沈充吳興山墟名一卷

可均撰

山謙之吳興記一卷

可均撰

沈懷遠南越志二卷

可均撰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佚文一卷

可均撰 已上
史類七種 九卷

孔子集語十七卷

孫星衍與可均同撰 已刻
入平津館叢書

王孫子一卷

可均撰

陸賈新語二卷

可均撰

桓譚新論三卷

可均撰

魏文帝典論一卷

可均撰

杜恕體論一卷

可均撰

陸景典語一卷

可均撰

表準正論一卷正書一卷可均輯

鬻子一卷可均輯

鍾會等注老子一卷可均輯

老子唐本攷異一卷可均輯
古本明皇注本與釋文互校

抱朴子內篇校勘記一卷均同輯
繼昌與可

抱朴子內篇佚文一卷均同輯
繼昌與可

持子一卷可均輯

蘇子一卷可均輯

商子五卷可均校

慎子一卷可均校

申子一卷可均輯

崔寔正論二卷可均輯

桓範世要論一卷可均輯

劉廙政論一卷可均校

闕子一卷可均輯

仲長統昌言二卷可均輯

蔣濟萬機論一卷可均輯

傅子四卷可均輯

抱朴子外篇校勘記一卷均同輯
繼昌與可

抱朴子外篇佚文一卷均同輯
繼昌與可

馬總意林校勘記一卷可均輯

明初寫本北堂書鈔五十五卷可均校
卷一至卷二十一又校卷百三十一至

卷百六
十已刻

初學記三十卷可均據宋刻本校

惠松崖筆記三卷九曜齋筆記二卷可均校

崔寔四民月令一卷可均輯

黃帝占三卷可均輯

歐陽棐集古錄目十卷可均輯

古今錢圖三十卷可均輯

錢龍手鑑二卷可均輯

訪碑續錄一卷可均輯

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四卷續編四卷再續二卷三續一卷可均輯
新收拓本未編定

鐵橋金石跋四卷均同輯
已上子類四卷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可均輯
百四冊 全上古三代文十六卷 全秦文一卷 全漢文六十三卷 全後漢文一百六十七卷 全宋文六十四卷 全齊文二十八卷 全後魏文六十卷 全梁文七十四卷 全陳文十八卷 全後周文二十四卷 全隋文三十六卷 先唐文一卷 韻編 全文姓氏五卷

司馬長卿集二卷可均校編

揚子雲集四卷可均校編

蔡中郎集十四卷錄一卷可均校編

陳思王集十卷可均校編

海珊外集八卷可均編

鸞坡先生集三卷 可均恭校

孫淵如外集五卷 可均編

鐵橋詩稿十四卷文稿十六卷 可均撰 少作不足存

鐵橋漫稿八卷 可均撰 已上集類十種八種 已刻

右四錄堂類集總目七十三種千二百五

十一卷

荅庾仲卿書

可均頓首荅問仲卿無恙辱賜書將之以金幣惠滋多
也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仲卿曾不為僕地邪謹辭
謝書中過相推許且惜僕偃蹇終身竊所未安僕于天
文地里名物象數聖賢道法古今治亂興衰雖略究心

鐵橋漫稿

卷三 心矩齋校本

顧第望見樊籬未翦奧突學然後知不足而盛承獎借

祇益慙惶然頽仰平生又私竊自幸假令弱冠後早登

魏科入翰苑躋卿貳度未必有勳業照人不過朝華暮

落日幸長卑賤敝衣蔬食擁萬卷書居八品官著述再

等身虛名溢海內優游太平之世七十七年以視往古

通人摯虞劉炫餓殍填溝壑者福命過之因思董仲舒

司馬遷有士不遇賦未免褊心僕誠不遇差堪自慰且

告慰仲卿也承示芸窗日札一編通貫羣經折衷雅訓

匪由穿鑿得來甚善至疑問若干條僕未能具對略獻

其愚繫辭下微顯闡幽開而即開天也而古天字雜卦

謙輕而豫怠也虞翻作怡也偏旁移動 異原非兩

字秦之罟刻石怠旗疑尤治罟協韵祭 悝拜稽首曰

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曰者叙之誤以者曰之誤曰者乃

之誤以尙書及鐘鼎詞例校之當是悝拜稽首敢對揚

乃辟之勤大命孟母仇姓仇者爪之誤爪從反爪讀若

掌軍營文案有卡子卡者丰之誤害從丰聲丰子謂要

害處設駐防瞽說可能有當唯大雅裁之可均頓首

鐵橋

卷三

心矩齋校本

百五十二

鐵橋漫稿卷第三終

鐵橋漫稿卷第四

鳥程 嚴可均 景文

對丁氏問

丁氏問曰萬季野通人也著述甚多鄞人得寫本遺書有羣書疑辨十二卷余借觀之開卷為易說云易非道陰陽之書也易以道陰陽此莊周之言儒者所不道也溶有感焉對曰羣書疑辨鄞人續編耳易說非季野作也季野讀禮通考有徐刻本五禮通考有秦刻本明史稿有王刻本歷代史表廟制考昆侖河源考儒林宗派人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四庫書別有聲韻源流考石鼓文考紀元會考宋季忠義錄南宋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及文集未見專行本不知何人掇拾為羣書疑辨以易說冠於卷端經義乖違與季野文不類按乾坤易之門戶而彖象文言以陰陽為說泰否亦言陰陽繫詞言陰陽者八九見說卦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分陰分陽豈莊周之言乎而云易非道陰陽之書倍孔子矣杜解春秋傳後序稱汲冢古書有周易上下篇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詞是十翼未行之時周人說易亦主陰陽自漢至唐孟焦京馬鄭荀虞蜀才干寶李鼎祚之徒皆從十翼以陰陽為說我信孔子信季野知易說非季野作也

又問曰毛詩有大序小序范書衛宏傳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是毛詩序

衛宏作也而詩芣苢釋文引有衛氏傳豈傳即序乎抑

作序復作傳乎對曰以范書與釋文合訂之蓋毛詩序

即在衛氏傳中衛氏傳梁七錄隋志及釋文敘錄無之

芣苢一條殆從他書采獲范在劉宋時猶及見衛氏傳

與其敘故云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也然而宏作

毛詩序別為之序目非即大序小序猶之孟喜序卦

仲引一行易纂孟喜敘卦云陰陽養萬物鄭氏序易

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世見

說文學非即十翼之序卦馬融書序見書泰非即百篇

序也劉宋後衛氏傳亡而序亦亡說詩者誤會范意始

指大序小序為衛宏作必非其實然且毛詩本無序其

釋篇名者皆故訓傳之各篇發端語鄭箋六亡詩稱毛

義不稱毛序是其明證後人見易有序卦尚書逸周書

有書序周禮有序官因指故訓傳之釋篇名者謂之序

復因論語有商也可與言詩託子夏以取重尋又分為

大序小序尋又廢序言詩尋又彙大序小序為一篇繫

三百篇後眾說紛紜人私已是實則毛詩僅有故訓傳

無序衛宏嘗作序范稱善得風雅之旨者隻字無存亦

可惜也

又問曰范書儒林傳序光武立十四博士詩齊魯韓毛

是東漢初毛詩得立而儒林傳卷下云未得立何也對

是東漢初毛詩得立而儒林傳卷下云未得立何也對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曰序衍毛字十四者易四書三詩三春秋二禮二徐防傳注引漢官儀十四博士詩但有申公轅固韓嬰可互證也毛詩終兩漢未得立唯釋文敘錄有平帝世毛詩始立一語按王莽傳莽為宰衡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通毛詩者詣公車蓋釋文所據也平帝紀僅稱校學置經師一人序序置孝經師一人藝文志云毛詩未得立又問曰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傳記言彭祖八百歲信乎對曰此道家寓言也淮南子說林訓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矣高誘注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葛洪神仙傳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按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此皆荒誕聖經無神仙之說論語竊比於我老彭包咸注老彭殷賢大夫釋文引鄭注老老聃彭彭祖皇侃疏老彭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位皇習見神仙家言故以八百歲釋老非經意也鄭語史伯曰祝融後八姓大彭豕韋為商伯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商滅之韋昭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錢為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又解彭祖大彭也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一曰昆吾三曰彭祖集解引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索隱引世本三曰錢鏗是為彭祖周書嘗麥解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帝啟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合而

斷之知彭祖國名即大彭夏商為方伯古五霸之一唐虞封國傳數十世八百歲而滅于商此其實事也彭祖八百歲猶言夏四百歲商六百歲周八百歲也論語之老彭未知何人即如鄭說或是彭祖國之支族人仕商因以國名名之方士惑人乃謂彭祖以房中術壽八百歲此荒誕之尤者也

又問曰後漢文苑傳劉珍撰釋名三十篇今所見釋名八卷二十八篇題漢北海劉熙成國撰舊本或題徵士或題安南太守隋唐志但題劉熙撰不書官位請問劉熙何許人其書即劉珍撰乎抑各自一書乎對曰劉珍書隋唐志不載蓋久亡或珍初始而熙踵成之不可攷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也世說言語篇注引伏滔論青楚人物稱劉成國為青士有才德者北海屬青州則今本云北海云成國是也其云徵士不可攷其云安南太守者隋志大戴禮梁有諡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撰則舊本有據然不確唐調露元年始改交州總管府為安南都護府前此交趾無安南之稱近人或云當作南安按南安本漢天水東漢改為漢陽續漢郡國志漢陽郡注補引秦州記中平二年分置南安郡魏為廣魏晉為略陽其地屬涼州部而劉熙久居交州陳壽載有三條蜀志許慈傳師事劉熙建安中自交州入蜀吳志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傳少避地交州從劉

熙學計熙在交州值獻帝初年或者靈帝末嘗為南安太守後改官交州先士變為太守去官寓居皆不可考而其會官太守則隋志可據也後漢光武十五王傳別有劉熙建安十一年嗣琅邪王姓名偶同與撰釋名者無涉後數十年又有劉熙魏志劉馥傳馥孫熙嘉平六年嗣建成鄉侯尤與釋名無涉

對孫氏問

孫氏問曰羈者余讀說文知許氏所引周禮謂周時典禮非謂周官吾子堅執不從何也對曰君讀說文僅據開卷四條以槩全書月詠篆下周禮有郊宗石室禘篆下周禮曰五歲一禘禘篆下周禮曰三歲一禘皆禮緯

鐵橋漫稿

五

心矩齋校本

文周字校者妄加禘篆下周禮曰禘於所征之地王制文許氏時王制別行然亦禮類劉向別錄王制屬制度說文例稱禮周字亦校者妄加此四條無足據也從禘篆下周禮曰禘之祝號至算篆下周禮六尊引天地春夏秋五官及考工記凡八十九條皆稱周禮何得云非謂周官乎其塋篆下周官謂之窆獨為變例旣篆下周家博埴之工也尤為變例其引周禮而轉寫脫周字者璋篆下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其引周禮而轉寫誤作禮記者監篆下禮記有監醢其引禮而轉寫誤為周禮者耗篆下周禮曰四秉曰筥四百秉為一耗其引周書而轉寫誤為周禮者殘篆下周禮侍臣執殘立于東垂

其非周禮而轉寫誤為周禮者鮑篆下周浴謂之鮑作

周禮謂之鮑此七條又在八十九條之外說文大例稱周官為周禮其引儀禮禮記禮緯則單謂之禮敘篇又稱儀禮為禮記以儀禮篇末往往有記也不佞治說文亦可謂盡心耳矣君據信篇首安改之四條以末敘五百四十部堅執者誰乎孫氏曰說文引周禮既問命矣敘篇稱儀禮為禮記何以明之對曰芾篆下鉏毛牛犇羊芾豕菽乃儀禮公會大夫記也宋本及韻會七慶作禮記足以明之孫氏曰請問敘篇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是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即史籀大篆九千字吾子堅執不從何也對曰敘篇籀字羨

鐵橋漫稿

六

心矩齋校本

文漢藝文志言能諷書九千字封氏間見記五經文字敘同竝無籀字諷書益諷尉律等書也書非一種九千字蓋復字太半古者字少假借用之不勝用也漢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其書李斯趙高胡毋敬三人作書師未辨劃一故多復字并復字計之凡三千三百字其文字多取史籀而篆體用秦篆漢藝文志言之明白史籀繁重秦篆簡易其體異其實同史籀正字疑盡在倉頡一篇中漢志言急就篇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元尚久亾今所見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凡二千十六字玉海多末二章亦僅二千一百四十二字嚮使籀書有

九千字倉頡卽無增加不應短減史游著書豈其刪棄
篆籀九分之七撮取其二以成急就必不然矣非特此
也漢志言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
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
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順續揚雄作十三
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略備矣按順續倉頡
續揚雄知訓纂在昔太甲亦皆斷六十字爲章八十九
章爲五千三百四十字一百二章爲六千一百二十字
如果籀書有九千字子雲孟堅胡不就史籀十五篇悉
正其讀以順續倉頡乎縱使古字難識又轉寫滋訛亦
不過什一柰何廢三四千字乎卽曰建武時亡六篇孟

鐵橋漫稿

心經漢校本

堅僅見九篇當西漢末全籀尙存胡能爲子雲解平實
則倉頡除復字爲急就所漏落者無多卽急就知倉頡
卽倉頡知籀書籀書必無九千字敘篇諷籀書當從漢
志刪籀字無疑孫氏翹然曰余固知吾子之堅執也明
日又問曰倉頡造字先有文而後有字象形指事爲文
會意諧聲爲字轉注假借文字兼之諧聲卽象聲亦曰
形聲居說文十之七八有形兼事又兼聲有省聲轉聲
社從土聲杏從可省聲之屬皆轉聲也吾子爲說文校
議三千四百四十條又爲說文聲類一書引證最備而
獨于文字區別聲轉多方無所發明何也對曰不然依
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象物之本字者

鐵橋漫稿

心經漢校本

孳乳而生故惟象形爲文其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
皆字也指事上下是也上從一、其上下從一、其下
從一爲據形、其上下爲相益其字也而屬之文顯與
說文背違凡字必兩合或三合而成卽君所謂文字兼
也指事會意諧聲皆然而專屬之轉注假借亦與說文
背違社祭土小徐從土聲卽君所謂形兼事又兼聲也
舉世讀社近土惟毘陵人讀若柴上聲君爲鄉音所誤
耳不必轉也杏從可省聲可非聲轉亦不近亾友張皋
間疑從向省聲可卽向之爛文不佞荅張云六書大例
省不省止是一字吾子武進人說文進從爾省聲汗簡
有適或當有不省之適許氏不謾言也杏從向省得之
矣或當有不省之杏惜未見之鄙著聲類上篇歌類第
四云可疑是向之爛文仍張說也君好古而不治古音
無以知之至于校議專正大徐之誤象形指事不誤何
俟發明孫氏翹然曰余固知吾子之堅執也有閒復問
曰鄭君注禮云聲相近又云聲之轉相近有𠵼限轉則
方音改變卽如吾子姓嚴陝甘人呼嚴爲陽有何𠵼限
而疑杏從可省之轉聲此疑非所疑也對曰不佞亦不
敢謂可之轉聲必不近杏惟嫌孤出至嚴陽爲轉聲則
明證多矣說文彭從彡聲諷俗作誌蓋取忘聲香從黍
從甘六書故引徐鍇云甘非聲知小徐原本香從甘聲
皆可比類其呼嚴爲陽者詩殷武監嚴濫遑韵楚詞天

問以嚴響長韵漢避孝明諱而莊改為嚴是皆明證君未治古音不能知也孫氏默然人之語余曰吾子言然余昔以社從土為轉聲及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即史籀大篆九千字此說不確近為仿宋本說文序仍用此說散布四方無從追改凡脫稟徑付梓者後必悔之願與吾子交相警也

對陳氏沈氏問

陳氏問曰攷工記畫績之事後素功何謂也對曰即論語逸詩素以為絢孔子所謂繪事後素者也鄭注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其閒以成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也陳氏未達又問曰

鐵橋漫稿

九

心經齋校本

若然集注云何對曰集注利祿所需夫何閒然如其說當引禮器白受采有沈氏者聞所問對求得何晏集解讀之而喜又讀攷工記而疑也問曰鄭注攷工記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汗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績事後素敢問鄭于論語外特先補一義何也對曰論語注凡畫繪先布眾色後以素分其閒以成文是孔子意也攷工記亦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白即素則其閒不待分而成文矣兩采並布何以後素為其易漬汗是鄭下己意亦即孔子意也記注與論語注互相發明義更周密又問曰畫績之工但掌畫績耳鄭何必云不言繡繡以絲也對曰鄭因上文有五采

備謂之繡特消釋之

對王氏問

王氏問曰雅雨堂刊尚書大傳其序稱得之吳中藏書家盧抱經以為出於掇拾信乎對曰惠松崖輯錄也其底本尚在吳中

又問曰論語子引詩以美子路云何用不臧又云是道也何足以臧前後抵牾何也對曰俗說自抵牾耳是道也承上兩節何足以臧承終身誦之子意謂是也道固如是也而以為足何足乎蓋美子路復勉以進境也

又問曰論語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近說人亦不甚怨之皇侃義疏已不怨錄之已即夷齊怨屬已不

鐵橋漫稿

十

心經齋校本

屬人殊勝近說君據求仁得仁又何怨謂怨之希不希定屬夷齊則更勝皇侃矣前聞大教治經當就本經字義先為釋例敢問此條可為論語怨字例乎余不置可否頃之對曰可也起例從眾不從寡論語怨字始見者放於利而行多怨孔安國注取怨之道也蓋謂取人怨實則多怨當屬已取怨亦得屬已放於利而行所欲不遂必怨天尤人矣徒自苦耳誰實使然自取之也是多怨取怨皆屬已也未篇勞而不怨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據上下文不費不貪不驕不猛屬已知不怨亦屬已子張問從政為家臣耳從事焉耳于兵刑錢穀擇其能任勞者而任勞焉自無竭蹶矣誰彊已以所未能何怨

之有北山之詩勞而怨者也勞而得養父母不怨也皇
侃義疏使民勞苦而民無怨講師相承至今謂勞而不
怨者勞民而民不怨若然事父母幾諫勞而不怨孟子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可得云勞父母而父母不怨乎必
不達矣就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以己視邦家大臣謂之人邦家大臣自謂則己也是怨
無怨屬邦家大臣之己也此外匿怨怨乎又何怨克伐
怨欲無怨言貧而無怨以德報怨以直報怨不怨天可
以怨諸怨字皆屬己不屬人起例可也設有未安亦得
兩從不堅執也吾子譏論語後案尚未告成益據我言
而推廣之就論語字義仁義禮智信忠孝道德人品名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字褒貶書法典禮治亂物類雜字以及方言語助詞之

屬臚例條件別類分門先為釋例得古人所未得必多
矣王氏曰善哉請言其略對曰人品如聖賢善人君子
小人之類書法如富於周公雜字繁百怨其一也方言

語助詞如也已何有斯可矣乎哉之類

又問曰宋均范書有傳君輯全後漢文作宗均何也對

曰本傳寫刻誤南蠻傳作宗均靈帝紀建寧四年太常

宗俱為司空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注引謝承書宗

資祖父均自有傳黨錮傳有宗慈元和姓纂稱周官宗

伯之後以官為氏臚列宗均及均族曾孫俱均玄孫慈

又豆盧誥譔宗義仲碑作晉伯宗之後以王父字為氏

義仲遠祖均東漢為九江太守宗伯伯宗互異其為宗
氏則同別有宋均注緯校范書者誤據之改宗為宋實
則宗均在東漢初宋均魏博士相距二百年
伏生大傳服章攷

虞書五服五章伏生大傳言之甚詳所謂今文說也伏

生故秦博士親見焚書以前四代典章語有依據是以

漢儒承用三百餘年罔或違異前漢孝武時孔安國為

所據用者也古文終占文說即史記及說文自晉到今學者習聞鄭氏虞十二

章之說而大傳竟奪矣余淺學誠不敢違鄭竊意伏生

亦漢學正宗也故為大傳服章攷漢未鄭氏定日月至

司馬彪作續漢輿服志據用之相沿至今大傳云天

隆中嘉定王氏作尚書後案始誤大傳六大傳云天

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

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

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天

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鄭氏說

五服之列云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

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宗彝而下卿大夫自璪

而下如大傳說則山龍自天子達乎士而華蟲唯天子

服之實事求是具有明徵大戴禮五帝德帝嚳帝堯黃

黼黻衣黃即華蟲是華蟲惟天子服之也其諸古制書

闕有閒不能不以周制逆推周禮節服氏衮冕六人衮

即山龍節服氏下士而服山龍是山龍自天子達乎士

也云山龍青者東方春位木行木色青青龍東宮宿故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繡龍章以青凡五色配合皆然也下黃黑白此于五服赤不悉云

為周之玄冕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即大傳之

士山龍一章而天子亦服之也五服皆至于繡大傳粉米繡不入章數故

云一章鄭注司服玄冕云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與大傳義異祭有大小故服有等

差而天子至士位五等即以是為差士位卑而與祭必

服衮禮器士玄衣纁裳玄衣蒙上以文為貴亦蒙上龍

衮謂玄衮也詩采芣韓奕有玄衮云華蟲黃者爾雅釋

言華皇也釋鳥皇黃鳥皇黃聲近義近王制有虞氏皇

而祭是也此于五服為周之衮冕王享先王則衮冕享

先公饗射則鷩冕衮謂山龍鷩謂華蟲華蟲繡為鷩雉

爾雅釋鳥鷩雉郭注背毛黃即大傳之天子服華蟲作

繪宗彝璪火山龍五章也云作繪黑者說文贈沃黑色

繪女黑色繪從會得有黑義據璪火繡為火知作繪繡

為水考工記畫繪之事水以龍水色黑也此于五服為

周之玄端端讀如字鄭破讀為冕則與周禮司服之玄冕相混論語端章甫鄭注不破讀玉藻

天子玄端而朝日聽朔諸侯玄端以祭即大傳之諸侯

服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四章而天子亦服之也大傳五章皆繡

故作繪入章數史記夏本紀約經文云作文繡服色說文引書山龍華蟲作繪云會五采繡也是古文亦皆繡

但不為黑耳鄭以作繪與繡對言不入章數云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用繪與繡與今古文並異其

禮親禮云孤紕而紕入五服則注禮注書其說屢異云

宗彝白者宗尊也周禮司尊彝有虎彝白虎西宮宿故

繡宗彝以白此于五服為周之毳冕王祀四望山川則

毳冕即大傳之子男服宗彝璪火山龍三章而天子亦

服之也說文丸部引歐陽高說高猛獸李善注西都賦引歐陽尚書說猶猛獸猶俗高字亦虎類大

傳歐陽說定也歐陽云璪火赤者謂繡為火而色赤與

喬釋文敘錄作高云璪火赤者謂繡為火而色赤與

樂同儀禮聘禮觀禮今文繡為璪周禮典瑞繡藉五采

三采二采鄭注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是赤在其中

此于五服為周之希冕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即大傳

之大夫服璪火山龍二章而天子亦服之也左氏桓二

繡即希冕服也謂璪火山龍以至繡大傳次第與

左傳合而粉米繡不入章數故云二章說文引書璪

火粉米云玉飾如水藻之文藻色青非火行禮記玉藻

擇文本又作璪鄭注雜采日藻亦不取古文水藻之說

大傳五章不及日月星辰者三辰為旗章非衣章假使

旗章即衣章則亦當繡朱鳥黑當繡玄武與左青龍右

白虎相配而大傳不然者考工記火以圓圓非朱鳥是

旗章非即衣章知古而然也況經文但云五章詎得溢

于五章之數故古文說馬融說鄭說皆不如大傳之與

經文合也史記夏本紀約經文云日月星辰作文繡服

畫日月星辰量知篇云繡之未刺恒絲庸帛加五采之

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華蟲山龍日月亦疑兼

衣與旗言之晚出孔傳非但兼衣與旗又兼宗彝祭器

書正義謂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是馬融說與

古文說又異也鄭氏以三辰為舜時衣章雖屬意定亦

有所本御覽七十六引春秋合誠圖云大帝冠五采衣

青衣黑下裳抱日月為衣章秦漢以前有此說然溢于

名曰五先是日月為衣章秦漢以前有此說然溢于

章數編求古說唯孝經釋文及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
實則法服類引鄭注有服粉米一語蓋言上服粉米也
也專繡粉米則為近今之紗縠俗謂之空金縠唐未開
尚無又不及黼黻者五服皆至于黼黻而無專繡黼黻
之服故黼黻不入章數經典專言黼黻者禮器諸侯黼
大夫戴禮五帝德黃帝黼
夫自燥火至于蔽黃帝亦猶是也
非猶後世說經憑虛穿鑿況伏生最為老師語皆典要
自孝文時說書者奉為鼻祖至漢末而鄭氏別定服章
不過于大傳外更廣一義耳今若拘墟鄭說而追議大
傳短長必非鄭意鄭以大傳四十一篇詮次為八十三
篇謹為之注復為之敘其尊奉伏生視詩之毛公有過
之無不及余故為大傳服章攷謂伏生漢學正宗亦鄭
意也

織橋漫稿 卷四

心矩齋校本 五〇九

孝經鄭注攷

南齊陸澄疑孝經非鄭注與王儉書云觀其用詞不與
注書相類玄自序亦無孝經嚴可均曰陸澄善讀書者
語非無因然猶未攷鄭所注書其時有先後執後定之
說以校初定之說其疑為不相類宜也陸疑為不相類
者非謂朝聘巡狩郊祀明堂喪服并非五刑也何以知
之宋齊注本五刑未必如釋文所據本之凌亂即未必
不相類也不相類者蓋法服耳法服何以不相類鄭先
事第五元又事張恭祖又事馬融從質諸疑義蓋法服
用馬融說兼下己意也知者今之孔傳所言五服五章

織橋漫稿 卷四

心矩齋校本 七〇九

實即馬融書注正義謂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
足以明之馬融兼衣與旗為四章加祭器而五章三辰
在旗亦在衣宗彝在祭器不在衣故數三辰不數宗彝
馬融又逆數黼黻粉米藻火大夫不得服黼黻士不得
服粉米今攷孝經注天子諸侯服用馬融說不數宗彝
亦用馬融說大夫士服鄭意以馬融說未安故順經為
次鄭意又以天子至士服皆至于黼黻今注黼黻上有
闕文此用馬融說兼下己意也注孝經在先是初定之
說異日注禮注書是後定之說陸澄執後定之說以校
初定之說其疑為不相類宜也竊見鄭學積漸而成由
淺而漸深由疏而漸密注三禮成而學乃大成三禮唯
禮記至賾故鄭注禮記用力尤勤參互推求以定畫一
小有不類便出之為虞夏為夏殷為魯為晉霸制與周
制區分為五故無不類然而初定之說猶橫積於胸中
改之不盡也即如禮器有放而文有放而不致汎言耳
于虞制何涉縱欲以服章況譬在周言周可矣而注云
謂若天子之服服日月以至黼黻諸侯自山龍以下此
即初定之說孝經注所謂百王同之不改易者也其餘
逐漸更移如注王制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
虞謂虞書夏者文便故注下文有虞氏皇而祭云有虞
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又注郊特牲王被袞以象
天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袞用天玄即是象

天不必日月星辰魯未王不必如公羊黜周王魯鄭云然者欲自實其三辰在衣之說又避周制郊天大裘而冕也鄭以意彌縫其間大概如斯復因明堂位有殷火周龍章周禮司常有日月為常左氏桓二年傳有火龍黼黻故注周禮司服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說逾揆密故注儀禮覲禮云天子有降龍有升龍又云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於是乎侯伯不服龍衮士不廟五服之班矣復因周禮節服氏衮冕六人為士服龍衮顯證故特以從王服一語消釋之尋檢禮文稀少觸礙異日遂以之注

虞書云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下下

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宗彝而下卿大夫自藻火而下王肅作聖證論以難之而鄭學之徒堅持不絀皆後

定之說也嚮使注孝經在注禮注書後必不仍用初定之說何者孔子為曾子語孝道舜大孝武王周公亦達孝在周言周當服周之法服不必服舜之法服而注孝經不然者彼時去事馬融未久故承用其說兼下己意也然而鄭不追改何也鄭注禮以意彌縫其間而欲然者亦復不少即如節服氏衮冕為從王服何以侯伯子男大夫不得從王服何以士從王服不得廟五服之班欲消釋之仍難消釋若斯之類內不自安故孝經注雖

虞書云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下下

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宗彝而下卿大夫自藻火而下王肅作聖證論以難之而鄭學之徒堅持不絀皆後

不類義得兩通不復追改學然後知不足後說未必皆是前說未必皆非鄭意如此固非陸澄之所能攷也陸澄又謂玄自序亦無孝經嚴可均曰孝經為鄭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自序全篇以孝經正義引其略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表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據知注易在臨卒之年自序注易時作稍牽晚年所注書詩論語前乎此者概不登載未可據為孝經非鄭注之證也唐會要七十七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載鄭自序逃難下有注禮二字無至字餘與正義引同余攷鄭氏著書三十餘年論天文七政注乾象歷緯候蓋最先何以知之鄭初事第五元

通三統歷九章算術又戒子益恩書言游學時觀祕書

緯術之奧故知最先孝經逃難時注以黨事逮捕故逃

難孝經序言僕避難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而注孝經是也樂史以黃巾寇青部當之非尋聞禁錮之令歸而杜門注禮檀弓正義引鄭志答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為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緯皆謂之說是注禮在禁錮時也其魯禮禘祫義三禮目錄注尚書大傳答臨碩周禮難駁五經異義皆注禮時作注春秋左氏傳未成亦在禁錮時知者本傳列箴膏肓發墨守起瘵疾在黨禁解之前六藝論亦禁錮時作知者論孝經云玄又為之注論春秋亦云玄又為

虞書云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下下

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宗彝而下卿大夫自藻火而下王肅作聖證論以難之而鄭學之徒堅持不絀皆後

通三統歷九章算術又戒子益恩書言游學時觀祕書

緯術之奧故知最先孝經逃難時注以黨事逮捕故逃

之注而春秋注卒未成故公羊序疏以為鄭君先作六
藝論訖然後注書也若然自序無者甚多豈得易書詩
禮論語外皆疑依託余故曰孝經為鄭注不必問自序
有無也

太初元年甲寅丙子說

甲子紀年馬班互異史記歷書今上詔曰其更以七年
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
半朔旦冬至此以太初元年為甲寅也漢書律曆志元
封七年議造漢曆直曰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
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閏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巳得上元本

卷四

心經齋校本

星度志又言太初元年歲在困頓此以太初元年為丙
子也歷法以冬至起算故為甲寅為丙子以立春言則
甲寅即乙卯丙子即丁丑計甲寅丙子差二十二年注
釋家莫能通其說唐一行大衍歷議引洪範傳曰歷記
起於顛頊上元太始閉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
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顛頊元起乙卯漢
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
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閉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
甲寅余以為一行蓋未曉太初術者孝武詔即難推算
甲寅不容有誤以語姚氏文田姚氏主一行說以為從
丙子上推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得上元

本星度以甲寅起元非以甲寅為太初元年年名余謂
不然十九年為一章章不無盈餘積二百四十三章而
章差未可以推太初術也孝武於甲寅年下詔稱年名
焉逢攝提格何得云非年名當太初造歷時鄧平落下
閏等亦精推算何至非甲寅而稱甲寅況歷書有褚少
孫歷術甲子篇起太初元年甲寅迄孝成建始四年已
已凡七十六年彼在建始時稱建始年名不容有誤猶
今嘉慶四年歲在己未無端而改稱丁酉豈不失心病
狂哉司馬貞素隱言此甲寅之年而漢志以為其年在
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歷不同故與太史公說
有異小司馬雖未曉太初術其言不誤蓋太初自為甲

卷四

心經齋校本

寅三統自為丙子漢志依三統追改甲寅為丙子而不
明言追改猶史漢追改太初己前建亥之春正月為冬
十月不明言追改也按太初元年起冬十月迄十二月
凡十五月史漢無其事以實之亦
不明然而甲寅與丙子得成兩是余未能遽通其說蓄
疑旬日葉氏紹本從姑蘇入都語余曰錢氏大昕嘗推
得之古者以太陰紀年淮南子太歲常在太陰後二次
余始恍然知甲寅丙子之異而同也太陰從寅起太歲
從子起左行於地歲星從丑起右行於天太陰在寅則
太歲在子歲星在丑太陰在卯則太歲在丑歲星在子
太陰在辰則太歲在寅歲星在亥其餘如法推算乃作
太陰太歲表攷古者可一覽而明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攝提格單閏 執徐 大荒濬救 泮 協洽 涓灘 作噩 閭茂 大淵獻 困 頊 赤奮若

太陰起太陰二太陰三太陰四太陰五太陰六太陰七太陰八太陰九太陰十太陰十一太陰十二

太歲三太歲四太歲五太歲六太歲七太歲八太歲九太歲十太歲十一太歲十二太歲起太歲二

歲星十歲星十一歲星十二歲星十三歲星十四歲星十五歲星十六歲星十七歲星十八歲星十九歲星二十歲星起

右表如法推算得甲寅丙子之異而同千八百餘年始發此覆惜一行等不得聞之錢氏之說曰太陰即歲陰

古人用以紀歲與歲星相應之太歲迴乎有別鄭氏謂

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謂如歲

星在丑則太歲在子在子則太歲在丑在亥則太歲在寅在戌則太歲在卯推之十二辰皆然也而天官書以

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矣而稱攝提格豈非以歲陰紀年之證乎

漢志載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又別有太歲也然自

太初以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及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亦無推太陰術即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

當太歲相承已久然不可謂古無分別也淮南紀歲星出月在漢書前兩月是淮南亦以太陰紀歲與史記同

鐵橋漫稿 卷四

心矩齋校本 五百〇二

太陰在寅則太歲在子歲星舍斗牽牛與史記似異而

實非異也若知歲陰太歲之有辨則相說以解矣余因

錢氏說復得數證離騷攝提值楚何王何年難可推算

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涓灘涓灘申也呂不

韋傳秦王年少云云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然後云始

皇帝益壯然後云七年九年知不韋著書在始皇初即

位時八蓋災之誤始皇四年歲在戊午太陰在申則太

歲在午此一證也服鳥賦單閏之歲單閏卯也賈誼傳

文帝初立召以為博士又云以誼為長沙王太傅又云

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按誼以孝文二年適

長沙居三年為孝文四年歲在乙丑太陰在卯則太歲

在丑此又一證也按異姓諸侯王表孝文二年長沙端

鐵橋漫稿 卷四

心矩齋校本 五百〇三

服鳥賦曰文帝之世王長沙者惟吳芮之子孫黃帝占

耳史不載其諡號難得而詳李蓋未檢史表也

六國時依託而有太陰乘寅乘卯乘辰等占而又別有

太歲占說在開元占經一百一十一知黃帝調歷本以太

陰紀年此亦一證也夫太陰太歲皆與歲星相應有名

無形非可目驗可目驗者歲星亦無甲寅丙子之題勒款識任歷算家之稱謂焉耳是故以太陰紀年為甲寅以太歲紀年為丙子丙子以冬至起算丁丑以立春起算歷本同條共貫自從翼奉以太陰當太歲劉歆因之廢太陰而甲寅遂為丙子復不以冬至起算以立春起算而丙子遂為丁丑以迄于今沿用丁丑亦頗簡捷

使三統明著沿革之由則甲寅丙子之異而同人人共喻矣所以不明著者歆阿莽意也莽移漢祚于寡婦孤兒手事多闇昧歷用三統仍假太初為名十餘年漢兵誅莽又六十三年是為元和二年始改用四分前此皆用太初實皆三統孟堅撰志以三統當太初于是東漢議歷者承用班說皆言漢初承秦歷用顓頊元用乙卯孝武始改正朔歷用太初元用丁丑晉司馬彪續漢志亦言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與一行所言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者如出一口大率移後蒙前顯與孝武詔甲子篇違背而太陰竟長夜矣余故通其說俾後之讀史漢者知甲寅乙卯丙子丁丑之異而同焉姚氏難曰如吾子說從甲寅上推下推仍不值甲寅對曰續漢志注補引樂叶圖徵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紀甲寅窮宋均注紀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為甲寅之終又引韓子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四分元法亦四千五百六十太初將毋同則上推下推皆值甲寅三統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加災歲於經歲外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于是上推下推皆不值甲寅孟堅不曉歷算徑以三統追改太初故有前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之語後人誤據漢志從丙子如數推之遂不值甲寅實則太初元法未必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如孟堅所云也于是姚氏語塞無以復難也按史記大
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剛歲歲陰在
卯星居子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戌太荒駱歲歲陰在
巳星居戌執徐歲歲陰在午星居酉太荒駱歲歲陰在
星居申涖歲歲陰在申星居巳大淵獻歲歲陰在酉星
居午閼歲歲陰在戌星居卯赤奮若歲歲陰在亥星
居辰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
居寅全謝山經史問答卷五引敦非歲歲陰在午星居
酉而釋之曰歲陰者太歲也語甚誤倘釋翼奉以後之
太陰則可耳又案史記貨殖白圭傳有太陰在卯至午
至酉至子等占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後當為
前轉寫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鐵橋漫稿卷第四終

鐵橋漫稿卷第五

易程 嚴可均 景文

京氏易敘

京氏易八卷無錫王氏保訓輯本也漢魏叢書有京氏易傳三卷王氏於三卷外采錄遺文得四萬許言尋以病卒於都下其同年友嚴可均理而董之正其訛補其闕仍分八卷繕寫而為之敘曰易以道陰陽有陰陽即有五行孟喜受易家陰陽立十二月辟卦其說本於氣以準天時明人事授之焦贛焦贛又得隱士之說五行消復授之京房京房兼而用之長於災變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卦直六日七分迭更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各有占驗獨成一家孝元立博士迄東漢末費直行而京氏衰晉代猶有傳習者至隋志亡段嘉十二篇唐志又亡災異六十六篇之四十三篇歷宋入明而漢志之八十九篇僅存三卷蓋京氏學久廢絕矣此由士夫隨俗好言禱祥諱言災變占候非利祿所需故古書日亡即存亦置不省覽積漸使然也然而洪範演五行周官設眡祲馮相保章左氏載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之言禴祥禍福著乎天而應乎人人主因之恐懼脩省占候廢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矣易道至大無所不該王弼以道家言解易楊簡以佛家言解易尙得名家況京氏為漢易之宗聽其廢絕不可惜哉今輯易

傳易占飛候五星風角等篇雖京氏占候不盡此亦大

端具矣其世應飛伏建積互游魂歸魂之說鬼說之能

言之據叢書本三卷亦略可尋求至六日七分之法見

漢書本傳孟康注僧一行大衍歷議則雖謂京氏易不

而不亾可也然余又為之淡惜者許叔重稱易孟氏為

古文京氏將毋同按漢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可包京也下文著錄孟京房十一篇災異孟京房

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不先言孟氏說若于篇者

漢時孟氏易說無專行本僅京氏易中有之故劉向以

為焦延壽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也其語未確然非無

因至梁陳而孟喜章句京房章句各著于錄不知何京

氏章句十卷錄一卷梁釋文引或作十二卷或作十卷

隋唐亾于唐末假令遺文散見尙多異義異字亦古文

矣今輯章句僅寥寥五十五事會不如占候之大端具

也余生也晚所為望古而悵然者也嘉慶十二年秋九

月嚴可均敘于歷下寓齋

孝經鄭氏注敘

漢儒有功聖經莫如鄭氏鄭氏詩箋三禮注今在學官

而易書論語注亾近人輯本殘闕不全獨孝經注亾而

復存可與詩禮比竝謹述其原委而為之敘曰孝經鄭

氏注始見晉中經簿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

士一人齊梁代鄭氏注與古文孔安國傳竝立而孔傳

本亾于梁亂陳及周齊唯立鄭氏隋王劭訪得孔傳本

劉炫為作述義復與鄭竝立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舊本後百卅年唐明皇為御注而鄭氏注與孔傳本漸
微宋元明不著錄乾隆中歙鮑氏廷博始得日本國所
刊孔傳本于海舶編入知不足齋叢書嘉慶初我鄉鄭
氏復于海舶得日本所刊魏徵羣書治要其中有孝經
十七章則鄭氏注也兼得彼國所刊鄭氏注專行本與
治要同治要于經注有刪節又無喪親章非全本余觀
陸德明經典釋文孝經用鄭氏注本明皇御注亦用鄭
氏注甚多元行冲等正義逐條舉出云此依鄭注又編
觀孔穎達詩禮記正義賈公彥儀禮周禮疏失名公羊
疏裴駟史記集解劉昭續漢志注補沈約宋書蕭子顯
齊書劉肅大唐新語王溥唐會要甄鸞五經算術虞世
南原本北堂書鈔李善文選注徐堅初學記釋慧苑華
嚴音義白孔六帖李昉太平御覽樂史太平寰宇記王
應麟玉海都引孝經鄭氏注彙而錄之以補治要之闕
注明出處以備覆查攷覈異同酌加按語不敢臆定尙
闕數十百字無從據補蓋至是而孝經鄭氏注亾而復
存九百年來晦極終顯非劉炫古文所可同日而道矣
宜登之

祕府頒學官刊行以傳百世或問曰陸澄與王儉書云
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詞不與注書相類玄自序所
注衆書亦無孝經陸德明經典序錄亦云檢孝經注與
注五經不同如二陸說注或可疑答曰不然鄭氏著書

鐵橋漫稿

三

心矩齋校本

百餘萬言非旦夕可就先後不類非所致疑即如五經
注亦或不類坊記正義引鄭志答吳模云為記注時就
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
已行不復改之禮器正義亦引鄭志云後得毛詩傳故
與記不同若然詞不相類詩禮亦有之何止孝經至謂
自序所注衆書無孝經尤為偏據劉炫述義引鄭六藝
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
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
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為之注此二事竝見孝經正義明
是自序遺漏鄭氏又別為孝經序禮記緇衣正義大唐
新語太平寰宇記玉海各引一事余既采列本經注篇
端茲故不載就余所聞鄭志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
松等書載鄭氏所注無孝經范書有孝經無周禮皆是
遺漏正義云晉中經簿稱鄭氏解經典序錄云中經簿
無則所據本異也或又問曰近人疑孝經鄭小同注何
據乎答曰此說始于太平寰宇記謂今孝經序蓋康成
徹孫所作蓋者疑詞徹孫必誤近刻改為眉孫近伯矣
小同漢魏閒通人注本幸存亦宜寶貴然而舊無此說
經典序錄云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為鄭玄引晉穆帝集
講孝經云以鄭玄為主陸澄所見宋齊本題鄭玄注舊
唐志新唐志稱鄭玄注未有題鄭小同者也嘉慶乙亥
歲夏六月既望烏程嚴可均謹敘

鐵橋漫稿

四

心矩齋校本

爾雅圖贊敘

郭璞爾雅注五卷音二卷圖十卷圖贊二卷今本注三卷又有宋板圖六卷不著名氏疑即郭璞誤而音見經典釋文略備或引作音義止是一書惟圖贊久已余蕭客古經解鈎沈邵晉涵爾雅正義僅徵數事張溥百家集蒐獲稍多與山海經圖贊雜廁絕不區分今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抄出四十八首皆注明出處依爾雅正文先後編次之凡釋器四首釋天二首釋地四首釋山一首釋水一首釋草八首釋木四首釋蟲六首釋魚五首釋鳥三首釋獸八首釋畜二首定著一卷郭璞博洽工文覃精術數以不附王敦謀逆殺身成仁其為贊也窮物之形盡物之性羽儀經業粹然儒者之言原本雖亾披羅殘剩十得二三績學之徒當有取焉嘉慶丙子歲秋八月嚴可均謹敘

唐石經校文敘

余年十六始治經得明國子監及毛氏汲古閣注疏本三家村中沾沾自喜逮弱冠後與通人游獲見宋板十行等本始知今本不足多既又思若漢若魏若唐若孟蜀若宋嘉祐紹興各立石經今僅嘉祐四石紹興八十七石皆殘本而唐大和石壁二百廿八石巍然獨存此天地間經本之最完最舊者志欲通校一再過購得裝冊本有補字可疑屢校屢輟業乾隆乙卯春入都往來

鐵橋漫稿 卷五

五 心經齋校本

諸藏書家所見益廣其明年嘉慶改元知葉編修紹桂得舊拓本散日又明年二月假櫛葉所取今本與石經對校凡八閱月十二經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校皆再過乃益審知今本遜宋板本宋板本遜石經而石經又非善之善者人為之亦時為之也夫唐代四部之富莫如開元經學之盛莫如貞觀假使石經立于貞觀或開元有陸德明孔穎達顏師古及元行沖之徒據晉宋古本刊正積非歸于至當必視大和有加矣然欲方駕熹

鐵橋漫稿 卷五

六 心經齋校本

平亦斷斷不能後更祿山之亂兩都覆沒舊籍散亡文宗搜訪遺書稀少古本鄭覃唐元度即篤于經學下陸孔一等所據不過隋唐行本非能軼晉宋而返之古劉昫言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以為蕪累皆不窺之唐末無名儒皆窺皆不窺等聞目而石經不滿人意亦因此可知余故謂非善之善者人為之亦時為之也然而後唐雕板實依石經句度鈔寫歷宋元明轉刻轉誤而石經幸存以之復古則不足以正今誤則有餘世間無古本石經即古本矣柰何八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誤信史臣有蕪累之譏棄置之甚或過問者閒有一二好古之士亦與冢碣寺碑同類而竝道之康熙初顧氏炎武始略校焉觀其所作九經誤字金石文字記刺取寥寥是非寡當又誤據王堯惠之補字以誣石經顧氏善讀書者猶尚如此況其他乎夫石經者古本之終今本之祖

治經不及見古本而并荒石經匪直荒之又交口誣之
詎經之幸乎余校石經欲為今本正其誤為鄭覃唐元
度釋其非為顧氏等祛其惑凡石經之與今本互異者
磨改者旁增者錄出三千二百廿六條理而董之據注
疏釋文旁稽史傳及漢唐人所徵引者為之左證而石
臺孝經附其後焉分為十卷題曰唐石經校文刻板嶺
南後乎余而治經者當有取乎此癸亥歲冬十月嚴可
均敘本書有敘一篇是嘉慶丁巳九月所作詞不
達意故改作之而本書先刻成不復抽換

說文翼敘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曰書契而文字興焉繇
倉頡史皇沮誦曰迄夏殷文字殊體莫可殫究周官保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氏教國子曰六書懿癘曰降政衰教廢宣王太史籀乃
作大篆十五篇是為籀文因曰前此者為古文古籀竝
行數百年至春秋之季文字大數故孔子曰必也正名
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
錯手足無如列國各阻風教言語異音偏旁俗作積習
因仍人私已是雖欲正名奚其正及秦并天下李斯乃
奏同之使下杜人程邈作小篆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
乃隸書踵行人趨消便漢革秦命變用艸書隸伯篆去
其繁重如秦權秦斤秦量是漢器銘之伯篆非篆者皆
隸也東京中葉後始有隸
首微尾之體艸伯篆亦伯隸體勢迅疾不求工整如古
而隸又變說文漢興有艸書即藝文志蕭
何艸律是也其實先秦有此體
器銘之聯絲糾結者是

漢初行用始定名為艸書巨艸書者稟書也阮錄有乙
亥鼎其文即薛帖之晉姜鼎是古籀有艸書之證東京
章艸則艸隸也張芝等乃變而又變者隸艸皆出于古籀後乃譌曰傳譌

迷失本根求能明倉頡讀者僅矣通人揚雄采爰禮等
說順續倉頡作訓纂篇八十九章班固復順續訓纂作
十三章凡百二章六千一百廿字羣書正字尙未備也
汝南許君乃集眾家大成博問通人作說文解字十四
篇五百卅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網羅故籍窮究萬原
淘汰衰詞折衷古訓其先秦已來疑文惑體稍乖六書
之誼者皆覈實之改定之發除之甄豐等體不復采異
倉史再生日月長耀孔子未竟之志至此苗頰無餘憾
洵文字之宗聖之亞者也後此若呂忱字林楊承慶字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統顧野王玉篇凡十餘家皆席許君成業遠討埒益亦
足資攷鏡而其學不選其流而昧其原徒煩敵目有
唐而下略闕說文僅一李善其李陽冰顏師古傳經唐元度
徐鉉徐鍇張有戴侗李文仲等非武斷即固陋豈能跂
許君樊衛者
國朝崇尚經術鴻儒碩彥先後挺生家譚漢學戶蓄許
書晦冥千年豁然昭服然求其淹貫故訓僅或一二人
餘皆沾漶膠固狃於成說未能觀其會通雖各有所得
難可謂之通才也夫說文者經典之總龜也孔子寫六
經河間得先秦古書皆古文經師不盡識故屬讀不同
誤釋亦不少諸儒漸次是正其緒論具見于說文而非

觀其會通不得也何者說文皆本字經典多假借且已
隸寫古籀而古籀相沿又多疑文惑體軼出說文外十
常一二三淺儒昧于形聲未極古籀之變泥守本字失其
假借曰此治經扞格牴牾在所不免然此軼出說文外
十常一二三者曰形聲求之說文無不有非遺漏也即所
假借亦不離本字遠也唯不知形聲故不知假借也夫
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轉注厥誼明了形聲者據形爲誼
依聲爲讀左形右聲右形左聲上形下聲下形上聲隨
勢逐易正反向背唯變所適或聲兼誼或但取其聲或
省或不省或取同類爲形或取聲近爲聲往往一字而
十數異體說文僅收其一可包十數也假借者或取

鐵橋漫稿

九

心知齋校本
七百七十九

形近或取聲近或取偏旁半字望文改讀聲隨誼轉說
文列字十數十數可貫于一也故會而通之然後能治
經然後能極古籀之變而見說文之所辨者精所賅者
廣也然而古籀廢絕二千年于茲又孰從而極其變也
說文所載重文後人或增加真偽參半郭忠恕汗簡
六篇所輯皆漢魏六朝唐人手筆點畫失真詮釋寡當
夏竦四聲韻尤譌謬于二書中求所爲商周遺迹未有
也有亦未審信也說文言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
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信知許君記字參稽金刻
爲多自宋曰來三代瀆物日出而不窮其文字喬皇淳
茂凋傀離奇說文不盡有曰形聲求之都可識也古時

字少曰假借通之不勝用也今公泉刀布幣鐘鼎鑿
戈戟等銘皆手拓本有不足則取諸攷古圖博古圖嘯
堂集古錄薛氏鐘鼎款識灋帖阮氏積古齋編錄及壇
山石鼓等石刻而曰秦篆終焉不收漢篆唯魏三體石
經之古文或原出竹簡亦坳采入輒依說文部居始一
終亥曰類相從有條不紊援據出處信而有徵消說其
文詳解其字抉索幽眇剖析疑信函蓋萬有闡諸衆蔽
語許君所未盡語通經典所不易通度幾羽翼說文俾
後之君子知形聲假借之方焉自春退冬而稟初竟望
漏失誤儻所難辭許君可作將許我乎

鐵橋漫稿

十

心知齋校本
七百〇三

說文翼後敘
此十四篇五百卅部千五百六十九文重二千一百六
十一解說凡五萬二百八十九字其隳輯者皆金石文
尙稽殷周下逮嬴秦古大小篆錯落具陳形聲緯類
聚羣分貫穿異互聯屬棼緝通曰假借數物一名變化
出入營覈討論疑曰傳疑信曰傳信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于時

大清行乾體坤

聖

聖繼述久道化成風教覃被文質份份學集外內言歸
雅馴粵在嘉慶單闕之年斗建于丑朔日戊辰繫余小
子系出熊坐赫赫王孫因謚爲氏彭祖春秋植之執禮

不朽有三世學罔替竊印說文經之統會續衍遐規具契鴻誼收集古籀甄綜次第分別偏旁解蔽具體疏濬重願榮翼許氏識周心小醜不掩疵後有作者余則蒿矢

山海經圖贊敘

郭璞山海經圖贊二卷隋唐宋志竝同玉海引中興書目云山海經十八卷郭璞傳凡二十三篇每篇有贊今世所見惟道藏本卷一至卷十三有贊與經文次第不盡合其卷十四大荒經已下贊亡據羅殘剩僅得北堂書鈔之東海外大壑贊初學記御覽之焦僥人贊藝文類聚之弱水炎火山若木都廣之野封豕贊七首而

鐵橋漫稿

十一

心矩齋校本

已餘當有八九十首莫可考見其見存者亦疑非原本何以言之御覽引鬼草贊當在中山經藏本無藏本中山經有太室山騰蛇二贊武進王小仲謂是爾雅贊錯入覆審良然又郭注中有銘多與藏本贊同蓋銘即贊而藏本東山經蜚贊與注中銘及廣韻八末所引之贊絕異又中山經跂踵贊與注中銘亦絕異明是道藏所收本曾經改補晉張駿亦有圖贊見御覽九百三十九或藏本雜以張贊實未可知今輯羣書所引除太室山騰蛇二贊移入爾雅外得六十七首益以藏本共得二百六十六首凡南山經二十四首西山經五十三首北山經三十首東山經十八首中山經四十九首海外南

經十六首海外西經十六首海外北經十五首海外東經八首海內南經六首海內西經十一首海內北經九首海內東經四首大荒東經二首大荒西經二首大荒北經一首海內經二首仍依史志分爲二卷就中尙多舛誤無從考定也嘉慶丙子歲秋八月嚴可均謹敘

風土記敘

隋志風土記三卷晉平西將軍周處撰舊新唐志作十卷以史能之咸淳毗陵志攷之知石晉後有續補本或舊志誤據而新志沿之故卷數增多且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元康七年征齊萬年戰沒諡曰孝著默語二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見晉書本傳今默語吳書隻

鐵橋漫稿

十一

心矩齋校本

字不傳而風土記引見各書者尙多采得二百三十餘事省并複重定著一卷其正文協韻如古賦而故實皆載于注注卽子隱自撰徵用者多取注而略正文故今所輯注居十之九或議其書以震澤作雷澤爲舜漁處以上虞有厯山爲舜耕處未免失實余謂方志與史同科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博徵舊說足廣異聞其言陽羨本名荆溪者漢書功臣侯表高帝十二年十月以荆令尹靈常封陽羨侯荆卽荆溪蓋秦縣可補地理志所未備其言武進爲陽羨之邑者武進晉太康初置縣吳時但有毗陵曲阿二縣也宋書州郡志義興郡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陽羨丹陽之永世立子隱死後八年

改元永興則子隱吳興陽羨人而本傳作義興陽羨人者以後蒙前也晉地理志無陽羨縣亦無義興郡殊屬脫漏其書撰于吳時故稱大吳或名孫權徵用者變其詞也惜其久亾所得見者僅十之二三然而亭邑古跡山水節候風俗舟車器服物產果實草木鳥獸蟲魚品類略備原次無可攷卽以此區分取便檢閱別有冀州風土記湖南風土記等書易與相混故徵用者多標周處名以別之亦有不標名者審按故實果本書所宜有卽不必致疑當疑者附錄卷末其咸淳毗陵志所載可據用者十四事又七事爲續補本亦附錄卷末子隱斬蛟射虎卒以身殉國烈士遠節踔述古今寓齋有石本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畫像忠勇之氣凜凜如生余輯此本凡四易稿古地說

自山海經水經外此爲最舊三輔黃圖華陽國志竝出其後嘉慶乙亥歲立冬日烏程嚴可均謹敘

吳興山墟名敘

吳興山墟名晉車騎將軍沈充撰隋唐志不著錄卷數莫攷御覽所載吳興記引有一事寰宇記所載有二十五事皆作沈充之或作沈玄之蓋誤樂府有前溪歌充所作也充字士居武康人晉書附王敦傳充子勁字世堅在忠義傳其書北宋未必有傳本蓋從地里書抄得之吳興舊志莫舊于此嘉慶乙亥歲秋八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吳興記敘

余家吳興垂六百年其宋景德閒左文質吳興統記十卷嘉泰閒談鑰吳興志二十卷皆不傳僅傳明知府勞鉞所修本而板已毀康熙閒鄭元慶湖錄蒐羅頗廣知府胡李新志采用僅十之二三其元慶底稿郡人分藏久將湮滅余旣輯晉沈充吳興山墟名復見隋志有山謙之吳興記三卷舊新唐志不著錄因徧檢各書寫出六十餘事省并復重得四十四事定著一卷山謙之宋書無傳禮志三太祖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隋志別集類梁有宋棘陽令山謙之集十二卷亡官闕可攷僅此孫皓寶鼎元年分吳丹陽二郡置吳興郡歷晉宋齊梁皆領十縣故謙之記兼十縣事宋書州郡志吳興領縣烏程東遷武康長城原鄉故鄣安吉餘杭臨安於潛今編輯依其次第異日倘重刻勞志并刻湖錄宜以山墟名吳興記列于卷首至所載餘杭臨安於潛三縣事其地雖割入杭州當仍古書面目勿輕刪棄嘉慶乙亥歲秋九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南越志敘

隋志雜史類南越記八卷沈氏撰舊新唐志地里類南越志五卷沈懷遠撰崇文總目道齋書錄解題皆七卷後此不著錄各書徵引稱南越志亦或稱南越記南越書則隋志之記卽志沈氏卽懷遠然何以入雜史類所

未詳也懷遠吳興武康人宋書沈懷文傳弟懷遠坐納
王鸚鵡為妾世祖徙之廣州前廢帝世流徙者竝聽歸
本官至武康合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傳于世按懷文
文集隋志十二卷梁有十六卷唐志十三卷懷遠亦有
集隋志梁有十九卷今南越志及兩集皆不傳各書引
志向多章孝廉宗源嘗從水經注等書寫出二百許事
余為覆檢遺漏又從齊民要術等書寫出數十事省并
復重得百五十八事定著二卷以懷遠宋人即依宋書
州郡志次第編錄宋書據太康志王隱何徐志及永初
郡國志以作州郡志今此郡縣名復多宋志所遺漏則
參攷各史及樂史寰宇記為次第諸引草木鳥獸蟲魚

鐵橋漫稿
卷五

心矩齋校本
五

有不著郡縣名者分類別繫于後吳興史學傳于今世
者沈約宋書姚思廉梁書陳書而沈充山墟名及懷遠
此志在沈約前為地學者裂錦碎璧足供攷證之資則
余所編輯固非徒為吳興文獻計也別有鄧德明南越
記五代人續南越志附載于後免與懷遠志混嘉慶乙
亥歲秋九月身程嚴可均謹敘

孫氏孔子集語敘

孔子集語者陽湖孫觀察星衍字伯淵所撰也孔子修
百王之道以詔來者六經而外傳記百家所載微言大
義足以羽儀經業導揚儒風者往往而有其纂輯成書
者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皆不存

見存楊簡先聖大訓十卷薛據孔子集語二卷潘士達
論語外篇二十卷而薛書最顯不免望漏近人曹廷棟
孔子逸語十卷援稽失實不足論嘉慶辛未歲觀察引
疾歸田惜儒書之闕失乃博蒐羣籍綜覈異同增多薛
書六七倍而仍名之為孔子集語者識所緣起也其纂
輯大例易十翼禮小戴記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孟子
舉世誦習不載家語孔叢子有成書專行不載史記孔
子世家弟子傳易檢亦不載其餘羣經傳注祕緯諸史
諸子以及唐宋人類書鉅篇隻句畢登無所去取皆明
言出處篇卷或疑文脫句酌加按語或一事而彼此互
見且五六見得失短長可互證得之逾年初稟成又二

鐵橋漫稿
卷五

心矩齋校本
十六

年屬其友人身程嚴可均略仿說苑體裁理而董之覆
檢羣書是正譌字更移次第增益闕遺為十四篇勸學
第一孝本第二五性第三六藝第四主德第五臣術第
六交道第七論人第八論政第九博物第十事誼第十
一雜事第十二遺識第十三寓言第十四篇各為卷六
藝事誼寓言卷大分為上下凡十七篇為十七卷勸學
等篇與正經相表裏遺識不醇寓言蓋依託乃彫版於
金陵公諸後世而嚴可均為之敘

王孫子敘

漢志儒家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隋志一卷意林亦一
卷僅有目錄而所載王孫子文爛脫校意林者乃割莊

子雜篇以充之實非王孫子也唐志不著錄今從北堂書鈔等書采出二十四事省并復重僅得五事愛是先秦古書繕寫而爲之敘曰王孫姓也不知其名巧心亦未詳釋其言蓋七十子之後言治道者漢志儒五十三家今略存十家而子思曾子公孫尼子魯仲連子賈山五家尙未全亡王孫子得見者僅三百九十九字耳然而君人者可懸諸座隅夫爲國而不受諫不節財而暴民如國何嘉慶乙亥歲夏六月身程嚴可均謹敘

子敘

漢志道家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已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又小說家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隋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志道家子一卷舊唐志改入小說家案隋唐人所見皆道家殘本其小說家本梁時已佚失劉向移道家本當之非也新唐志仍歸道家今世流傳僅唐永徽中華州鄭縣尉逢行珪注本凡十四篇爲一卷道藏作二卷在顛字號注甚疏蔓又分篇瑣碎所題甲乙故作傾倒靡敵以稽惑後人宋又有陸佃校本分行珪十四篇爲十五篇瑣碎尤甚又焚其次第不足存案羣書治要所載起迄如行珪而第二篇至第十三篇聯爲一篇則行珪十四篇僅當三篇意林稱今一卷六篇末後所載多出昔文王見子一條則行珪十四篇未足六篇行珪姓名不他見其人爲唐人與否其本爲唐本與否未敢

知之子年九十見文王而其書有成王問及康叔封衛事蓋子非熊一人之語案史記楚世家曰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仍俱事成王又曰熊通怒曰吾先子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云早卒早終者謂熊未及受封而卒而終非不壽之謂也蓋文王師爲熊熊成王問爲熊繹中間隔熊麗熊狂兩世子非專記熊熊之語故其書于文王周公康叔皆曰昔者昔者後乎子言之也古書不必手著子蓋康王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昭王後周史臣所錄或子孫記述先世嘉言爲楚國之令典卽史記序傳所謂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熊熊燧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者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是楚之始封爲熊繹非熊熊與楚世家正同劉向博極羣書周本紀集解引別錄乃言子名熊封于楚與左傳史記違異不若漢志周封爲楚祖之無語病也諸子以子爲最早神農黃帝大禹伊尹等書疑皆依託今亦不傳傳者本草有後世地名六韜言騎戰皆不在子前劉勰曰子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戰始莫先於斯誠哉是言惜世無善本乃蒐輯羣書重加編錄增益闕遺

改正譌誤定著一卷先采列子次采賈誼書後載今本
補以唐宋人類書其行珪注及篇題任其別行所不取
焉嘉慶乙亥歲秋八月身程嚴可均謹敘

慎子敘

漢志法家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隋志
舊新唐志皆十卷滕輔注崇文總目三十七篇書錄解
題稱麻沙刻本纔五篇余所見明刻本亦皆五篇今從
羣書治要寫出七篇有注即滕輔注其多出之篇曰知
忠曰君臣其威德篇又多出二百五十三字雖亦節本
視陳振孫所見本為勝因刺取各書引見之文校補譌
脫其遺文短段不能成篇者凡四十四事附于後滕輔

鐵橋漫稿

心正齋校本

卷五

東漢人藝文類聚六十有漢滕輔祭牙文亦作滕撫又
作騰撫後漢書滕撫字叔輔有傳元和姓纂騰本滕氏
因避難改為騰氏後漢相騰撫蓋滕騰一姓輔撫一聲
故二文隨作矣東晉亦有滕輔隋志梁有晉太學博士
滕輔集五卷錄一卷亾舊新唐志皆五卷慎子注為漢
為晉未敢定之嘉慶乙亥歲秋七月身程嚴可均謹敘

申子敘

淮南要略云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
險而介於大國之閒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
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
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泰族訓云今商

鞅之開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注申不害治韓有
三符驗之術也案三符當是申子篇名不害京人相韓
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
云三卷隋志不著錄舊新唐志意林皆三卷宋不著錄
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三卷今復不著錄余從羣書治
要寫出一篇刺取各書引見之文依意林次第之其篇
名可攷者曰君臣曰大體及三符也餘三篇不知也嘉
慶乙亥歲秋七月身程嚴可均謹敘

鄧析子敘

漢志名家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竝時隋志舊新唐志
皆一卷意林一卷二篇崇文總目言劉歆校為二篇今

鐵橋漫稿

心正齋校本

卷五

本二篇即歆所分而前有劉向奏傳除復重為一篇者
蓋歆書冠以向奏唐本相承如此也或言此奏當為歆
作知不然者意林及楊倞注荀子皆云向不云歆也先
秦古書佚失者多鄧析幸而塵存即言不盡醇要各有
所見自成一家左氏好惡合于聖人而于鄧析比之靜
女形管召伯甘棠或非過譽流傳久遠轉寫多訛因據
各書引見改補五十餘事疑者闕之舊三十二章今合
并為三十一章節次或不相屬而詞指完具各書徵用
鈔出此外唯御覽八十符子引鄧析言曰古詩云堯舜
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肌膚二尺今本無之當是佚
脫或如呂氏春秋淮南所載元不在二篇中亦未可知

也嘉慶乙亥歲秋七月身程嚴可均謹敘

闕子敘

漢志縱橫家闕子一篇隋志注梁有補闕子十卷元帝撰亾金樓子著書篇補闕子一帙十卷金樓爲序付鮑泉東里撰舊新唐志著于錄今散見于各書者凡十九事自併復重僅得五事諸引皆稱闕子不稱補闕子劉逵注吳都賦酈元注水經睢水竝采用之當是先秦古書非梁補也嘉慶乙亥歲夏六月嚴可均謹敘

黃帝占敘

黃帝占世無傳本開元占經徵引甚多始寫出以乾象通鑑校補疑者闕之凡二萬一千一百一十字分

鐵橋漫稿

卷五

心矩齋校本

爲三卷而爲之敘錄曰古者以太陰紀年至王莽用三統歷始以太歲紀年余嚮爲太初元年甲寅丙子說既攷之詳矣此書占八穀有太陰乘寅乘卯乘辰等占而又別有太歲多非後世語其占少微有聞如孔子巧如魯般二語知撰書人在孔子後蓋六國時依託也近代無私習天文之禁推步精于古人而占候之術古人亦或驗或不驗今不甚信行故古書多不傳傳亦置不省覽按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稜象則三代有此守官機祥禍福著乎天而應乎人王者以之恐懼脩省不可廢也漢志有黃帝雜

子氣三十三篇隋唐志有黃帝五星占一卷如謂此書

卽一卷本則卷太大疑隋唐時有別本合雜子氣彙錄之者今故不題五星占依占經題黃帝占焉道光庚寅歲六月朔身程嚴可均謹敘

黃帝占卷上

日月 五星總 歲星 營惑 填星 太白

黃帝占卷中

辰星 二十八宿 衆星

黃帝占卷下

流星 客星 妖星 風 雨 虹 霧 濛 八

穀 飛鳥

鐵橋漫稿

卷五

心矩齋校本

新語敘

史記本傳陸賈者楚人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迺粗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漢書本傳同藝文志作二十三篇疑兼他所論撰計之史記正義引梁七錄新語二卷陸賈撰隋志舊新唐志同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皆不著錄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證云今存道基雜事輔政無爲資質至德懷慮七篇蓋宋時此書佚而復出出亦不全至明宏治間莆陽李廷梧字仲陽得十二篇足本刻版于桐鄉縣治後此有姜思復本胡維新本

子彙本程榮何鏗叢書本皆祖李廷梧或疑明本十二篇反多于王伯厚所見恐是後人因不全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篇數今知不然者羣書治要載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誠思務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見而與明本相同文選張載雜詩注引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古詩行行重行行注引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從軍詩注引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載衆口毀譽浮石沈水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今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已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至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

鐵橋漫稿

心知校本

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十二篇無此文論衡但云陸賈不云新語或當在漢志之二十三篇中又穀梁傳孝武始立學非陸賈所預見今此道基篇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乃是穀梁舊傳故今傳無此文因知瑕丘江公所受于魯申公者其本復經改造非穀梁赤之舊也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目爲辨士未足以盡之其詞皆協韻流傳久遠轉寫多訛今據明各本以羣書治要之八篇及文選注意林等書改正刪補疑者闕之間有管見一二輒附案語不敢臆定後之覽者

或有取乎此嘉慶乙亥歲夏六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桓子新論敘

隋志儒家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譔舊新唐志同本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成帝時爲郎哀平間位不過郎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卽位徵待詔極言讖之非經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章懷注言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竝有上下注

鐵橋漫稿

心知校本

又引東觀記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案二十九篇而十七卷者上下篇仍合卷疑復有錄一卷故十七卷其書亡于唐末故宋時不著錄全謝山外集卷四十稱常熟錢尙書謂新論在明季尙有完書恐非其實今從羣書治要得十五事審是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四篇從意林得三十六事審是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啟寤祛蔽正經識通離事道賦辨惑琴道十三篇又從各書得三百許事合并復重聯系斷散爲百六十六事依治要意林次第理而董之諸引僅琴道有篇名餘則望文歸類取便檢尋其篇名黑質白文以別之定十六篇爲三卷君

山博學多通同時劉子駿七略徵引其琴道篇揚子雲難窮立毀所作蓋天圖其後班孟堅漢書據用甚多王仲任論衡超奇佚文定賢案書對作篇皆極推崇至謂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爲甲則其書漢時早有定論惜久佚失所得見者僅此然其尊王賤霸非圖識無仙道綜覈古今備復失得以及儀象典章人文樂律精華略具則雖謂此書未嘗佚失也可嘉慶乙亥夏六月烏程嚴可均謹第錄

崔氏政論敘

隋志法家正論五卷漢大尙書崔實撰舊唐志政論五卷意林亦五卷新唐志作六卷各書引見或作政論或

鐵橋漫稿

三五

心經校本

作正論又作本論止是一書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人高祖篆祖駟父瑗范史皆有傳實好典籍桓帝初爲郎後拜議郎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雜定五經拜遼東太守母卒歸葬服竟召拜尙書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免歸建寧中卒實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指切時要言辨而確范史論曰實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其書成于守遼東後故有僕前爲五原大守及今遼東耕犁等語本傳繫于桓帝初除爲郎時蓋就始初稿言之其本北宋時已佚失故崇文總目不著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無

之通志略載有六卷虛列書名不足據余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本傳及通典各寫出一篇凡九篇略依意林次第之刺取各書引見校補譌脫定著二卷其遺文墜句不能成篇者附于末治要專取精實其映語美詞芟除淨盡然于當時積敝亦臚列無遺治亂興亡古今一軌本傳引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誠哉是言也嘉慶乙亥歲秋九月烏程嚴可均謹敘

崔氏四民月令敘

隋志農家四民月令一卷後漢大尙書崔實撰舊唐志同新唐志作崔湜誤宋不著錄近人任兆麟王謨皆有輯本編次不倫且多望漏王本又誤以齊人月令謂卽

鐵橋漫稿

三五

心經校本

四民月令而所采齊民要術有今本所無者六事其文不類未知何據余旣輯崔實政論二卷因兼及此書蒐錄遺佚得二百許事省并復重逐月分章爲十二章定著一卷有注疑卽崔實撰徵用者都以注爲正文今加注字間隔之而王本所采齊民要術六事附後俟攷又齊人月令一卷唐孫思邈撰宋志在時令類本今亡竝附于後免與崔實書混夫農爲邦本食爲民天洪範八政一曰食孔子論政先足食自古及今未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而能有國有家者也惜古書流傳日少漢志農九家見于隋志者僅汜勝之一家見于新唐志者僅尹都尉汜勝之二家而多出漢志范子計然一家至宋時

著錄乃起齊民要術前此數家絕無傳本顧乃增收晚
出空疏不適用之書濫及茶蟹花石不急之務殊非農
家本意同硯生洪頤煊始輯范子計然一卷汜勝之書
二卷及余所輯此書雖皆殘缺然而網羅散失舊間竊
有力焉數十年後未知能廣為傳布否也嘉慶乙亥歲
秋九月身程嚴可均謹敘

昌言敘

隋志雜家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漢尚書郎仲長
統撰舊唐志作十卷新唐志移人儒家亦十卷崇文總
目稱今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餘皆亡郡齋讀書志直
齋書錄解題不著錄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二卷疑卽

鐵橋漫稿

三

心矩齋校本

十五篇本今所見刻本僅明胡維新兩京遺編有理亂
損益法誠三篇歸有光諸子彙函有理亂損益二篇皆
出本傳無所增多余從羣書治要寫出九篇益以本傳
三篇以意林次第之刺取各書引見補正脫譌定著二
卷其遺文墜句于原次無攷依各書先後附于末本傳
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著論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此
收輯纔萬餘言亡者蓋十八九而治要所載又頗刪節
斷續瓜離殆所不免然其闡陳善道指柯時做剴切之
忱踔厲震盪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賈劉
揚非過譽也神僊家言儒者所弗道而昌言有其一篇
故是雜家續漢祭祀志下注補有答鄧義社主難一篇

劉昭不云昌言亦附于末嘉慶乙亥歲秋九月身程嚴
可均謹敘

鐵橋漫稿

三

心矩齋校本

鐵橋漫稿卷第五終

鐵橋漫稿卷第六

鳥程 嚴可均 景文

典論敘

隋志儒家典論五卷魏文帝撰舊新唐志同本紀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所勒成垂百篇五卷未必有百篇疑兼文集所論說計之明帝時刊石詳按神記又齊王芳紀注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見典論石在大學者尚存御覽五百八十九引戴延之西征記典論六碑今四存二敗隋志小學類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唐時石本亡至宋而寫本亦亡世所習見僅本紀注之帝自敘及文選之論文而已亡友瀋陽孫馮翼字鳳卿嘗有輯本

鐵橋漫稿 卷六

心知齋校本

望漏甚多又如宋北堂書鈔十五之洽和萬國以典略為典論若斯之類概宜覈正今蒐輯羣書寫出數十百事合併復重補改闕誤定著一卷其次第依意林而遺文散句無所繫屬者列于後繕寫而為之敘錄曰帝席父成業十三讓而受禪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于是晉宋齊梁陳北齊周隋唐宋一千年中易代革命莫不踵舜禹故事繇帝之作俑也顧其為人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自敘允為定評其姦讒內誠酒誨終制及辨神仙黃白之惑足為有國有家者炯戒宋人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典論曰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儒家之異乎道學家

以此聖人復起必不以人廢言嘉慶乙亥歲秋九月鳥程嚴可均謹敘

蔣子萬機論敘

隋志雜家蔣子萬機論八卷蔣濟撰舊唐志同新唐志作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稱館閣書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恐非完書也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竑國史經籍志以八卷入儒家以二卷入雜家虛列書名又誤分為兩種不足信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三篇益以各書所徵引定著一卷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正始中為太尉魏志有傳嘉慶乙亥秋九月

劉氏政論敘

隋志法家梁有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亡舊新唐志著于錄至宋復亡廙字恭嗣南陽安眾人魏志有傳稱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于世今世所見僅羣書治要載有八篇題為劉廙別傳而目錄作政論據裴松之所引別傳似與政論各為一書則目錄作政論者是也各書都未徵引治要有此彌復可貴因錄出以廣其傳嘉慶乙亥秋九月

桓氏世要論敘

隋志法家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梁有二十卷亡新唐志與隋同舊唐志作代要論十卷各書徵引或稱政要論或稱桓範新書或稱桓範世論或稱桓公

鐵橋漫稿 卷六

心知齋校本

世論或稱桓子或稱魏桓範或稱桓範論或稱桓範要集互證之止是一書宋時不著錄羣書治要載有政要論十四篇據各書徵引補改闕誤凡十六篇定著一卷而遺文散段附于後範字士則魏志附曹爽傳一作字元則以不附司馬氏夷三族被收時自稱義士其後王凌田巨儉諸葛誕相繼死難而魏祚移矣魏略言範以此書示蔣濟濟不肖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距今千六百年佚書復出與濟之萬機論比竝有過之無不及嘉慶乙亥歲秋九月身程嚴可均謹敘

杜氏體論敘

隋志儒家杜氏體論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舊新唐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志同恕字務伯杜征南之父也仕至御史中丞出刺幽州以斬鮮卑小子一人為程喜所幼免為庶人徙章武阮武謂恕曰今向閑暇可潛思成一家言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嘉平四年卒于戍所詳見魏志杜畿附傳八篇者一曰君二臣三言四行五政六法七聽察八用兵而以自敘終焉四卷者卷蓋二篇其書宋不著錄羣書治要載有六千餘言其餘散見本傳及意林六帖御覽等書所論皆剴切通明能持大體粹然儒者之言今寫出校定為上下二卷恕又有篤論四卷各自為書興性論不傳嘉慶乙亥歲秋九月身程嚴可均謹敘

杜氏篤論敘

隋志雜家注梁有篤論四卷杜恕撰亡舊新唐志著于錄至宋復亡魏志杜畿附傳稱恕所著有體論無篤論據意林及御覽證知裴松之所引杜氏新書即篤論也其書前數卷為論駁雜說故為雜家後述敘家世歷官引及魏書并引王隱晉書知是東晉後編定初謂之新書後乃定名謂之篤論故梁七錄唐志有篤論無新書意林引陛下謂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一段證知本傳三疏皆當在篤論中余既校定體論因并錄出篤論依意林次第定著一卷其論駁雜說塵得五條奏議甚美惜明帝不能盡用之嘉慶乙亥歲秋九月身程嚴可均謹敘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均謹敘

隋志儒家注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竝吳中夏督陸景撰亡舊唐志有典語無典語別新唐志作典訓皆十卷吳志陸抗子五晏景玄機雲景字士仁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王濟東下景及兄晏俱遇害其書宋不著錄二年前有孫觀察星衍之族子枉的者言紹興人王理堂游幕山左攜有宋寫殘本二卷其言信否無以知之今僅從羣書治要寫出七段益以各書所載定著一卷倘王理堂果得殘本他日與余書合訂之以廣其傳豈非美事古書佚而復出如大唐郊祀錄之類十餘種非州

年前人所得見而余尤希冀者閻百詩校困學紀聞引傅山子云謝承後漢書永樂中有刻本傅不謾言也楊用修王元美集屢引修文殿御覽錢受之書目亦載之邢佺山語余云漢中府張姓有藏本邢不謾言也附紀于此以告同志嘉慶乙亥歲秋九月身程嚴可均謹敘傅子敘

隋志雜家傅子百二十卷晉司隸校尉傅玄撰舊新唐志同晉書本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少時避難于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

鐵橋漫稿

五

心矩齋校本

行于世宋初文集亡而傅子尚有殘本崇文總目五卷二十三篇陳詩庭言今本十二篇後不著錄乾隆中始從永樂大典寫出二十三篇俱有篇名并無篇名者六條及文選注御覽諸子瓊林三十六條合爲一卷卽今世所行聚珍本也嘉慶庚午歲余從羣書治要校補大典本二千五百許字益以藝文類聚之釋法北堂書鈔之大本得二十八篇又從三國志裴松之注寫出六千餘字廣爲二卷至乙亥歲余校意林以各書互證知意林甚屢越凡所載傅子皆楊泉物理論也所載徐幹中論僅前二條又半條是中論其第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也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其第

五條至第九十七條皆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條至末乃中論也余既作意林攷正一卷手寫數過頗得傅子端緒遂徧蒐各書所引見得數百條依意林九十五事次第類附而排比之爲補遺二卷與前所定二卷合爲四卷繕寫插架與聚珍本相輔而行或問補遺與前一卷小有重複竊恐未安曰補遺就意林欲見傅子原次耳合而編之請俟來哲又問傅子爲內外中篇有四部六錄云何區別曰內篇撰論經國九流外篇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篇魏書底本而以自敘傳終焉四部六錄莫攷崇文總目作四篇無錄蓋誤丙子歲正月三日身程嚴可均謹敘

鐵橋漫稿

六

心矩齋校本

表子正論正書敘
隋志儒家表子正論十九卷表準撰梁又有表子正書二十五卷表準撰亡舊唐志儒家政論二十卷正書二十五卷表準撰新唐志作正論作表準卷數與舊同各書或稱表准或稱表准或稱表准蓋隸俗變準爲准因譌爲淮止是一人正論政論亦止一書準字孝尼漢司徒滂孫郎中令渙第四子渙卒于建安中魏志渙傳注引表氏世紀有準自序蓋仕魏不甚顯其正論乃魏時所作齊王芳紀青龍七年注引習鑿齒漢晉春秋有表准言于曹爽云云益不黨司馬懿者晉受禪拜給事中見表渙傳注引荀綽兗州記亦引見北堂書鈔五十八

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一晉書
附表環傳瓌生在準後瓌子喬喬子山松名甚顯著故
準附瓌傳唐初人似未知表准即表准故羣書治要載
正書題名曰表准而晉書于準所著但言注喪服經不
言正論正書蓋分表准表准爲二人也喪服經注隋志
作喪服經傳舊唐志作喪服紀新唐志作儀禮注皆一
卷今但通典九十引喪服傳一事梁唐有集二卷今但
書鈔一百四十二引招公子三事藝文類聚八十五八
十七引觀殊俗二事二十一引才性論一首餘皆亡其
自序所稱論治世之務即正書也所稱論五經滯義聖
人之微言即正論也今輯各書所引正論三十三事省

鐵橋漫稿
卷六

七

心矩齋校本

併復重得二十六事羣書治要載正書十七篇皆有篇
名各書引正書無篇名者二十事省併復重得二十事
又但引表子審是正書文者省併復重得五事依隋唐
志先正論次正書各編爲一卷備子類儒家二種準所
著有易詩周官傳見自序隻字不傳嘉慶乙亥歲冬十
月既望嚴可均謹敘

代繼蓮龕爲抱朴子敘

隋志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音一卷雜家抱朴子
外篇三十卷梁有五十一卷

舊唐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新唐志內篇十卷外篇二十卷

意林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

崇文總目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內篇二十卷外篇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內篇二十卷無外篇引館閣書目有外

篇五十卷

天一閣書目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刊本

世善堂書目內篇二十卷外篇十卷

今世見存抱朴子以道藏本爲差善起疲字號六訖志

字號七內篇十四冊凡二十篇爲二十卷外篇十九冊

凡五十二篇爲五十卷徧問收藏家都無宋刊本孫觀

察星衍收得舊人校本係照天一閣所藏刊本用硃筆

鐵橋漫稿
卷六

八

心矩齋校本

塗改者驗與道藏本大同嘉慶十七年余以江安轉漕
駐江寧顧秀才廣圻與孫觀察適校定內篇而方督部
維甸以丁憂旋里復校再過余爲之付梓而外篇未曾
校也明年余擢陝西按察使又四年余以雲南布政使
調任江寧公餘之暇復取是書讀之內篇神仙家言應
驗與否所未敢知外篇駁難通釋稽古正今于持身接
物之宏言富而理濟又頗通達治體爲政者當置座右
刻內篇而不刻外篇猶登山者未陟其巔也乃以九月
二十七日始據盧舜治本以道藏本及照校天一閣藏
本顧秀才所藏舊寫本并意林羣書治要手自改正剛
補千餘字又據北堂書鈔補足酒誡篇三十四字浹旬

猶畢發工寫樣越翌日自嫌校此殊草草也更取外篇并往年所刻之內篇重校之廣按羣書所引見攷覈異同擇其精善別爲校勘記一卷凡內篇二百二十五條外篇三十一條尚多不可通者闕疑未敢臆定是書久殘缺以隋志視梁七錄則外篇少二十一卷以新唐志視隋志則內篇少十一卷外篇少十卷以郡齋讀書志視新唐志則外篇復少十卷今本僅內篇之十五六外篇之十三四耳晉書本傳載洪自敘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今本內外七十二篇往往有短篇僅二三百字或百數十字亦篇各爲卷又于洪自敘刪去內外一百一十六篇之語以泯其迹蓋由官爲購募一卷一二縑

鐵橋漫稿 卷六

九 心矩齋校本

遂虛張卷第以取賞耳卽以外篇驗之意林從刺驕以後重言以前連引三十二事今本皆無則視馬總所據明少一二十篇無論梁隋本矣古書亡者極多抱朴僅存而殘缺如此甚可惋惜乃刺取羣書引見而今本所無者省并復重得百四十五條爲內篇佚文外篇佚文各一卷略存隋唐本梗概焉道藏臨字號有抱朴子養生論一篇前半卽地真篇也後半與極言篇相輔似字號有稚川真人校證術一卷是後人所演斯字號有抱朴子神仙金鈞經三卷其中下二卷卽金丹篇也往年刻內篇未曾取校松字號有大丹問答一篇原注云石壁古文未審信否又有金木萬靈論一篇乃刪改金丹篇爲之不足據守字號有抱朴子別旨一篇言導引行氣與釋滯篇相輔今除校證術金木萬靈論外皆附刻于後惜方督部先二年去世不及見是書之全刻也嘉慶丁丑歲十一月三日

鐵橋漫稿 卷六

十 心矩齋校本

代繼蓮龕敘抱朴子校勘記

曩余刻抱朴子內篇是孫觀察星衍方督部維甸校定實則顧秀才廣圻之力居多其攷覈精詳援稽賅洽所不待言數年之間諸君子聚散存歿風景略殊今當續刻外篇無從借力不得已手握丹鉛凡十日校畢便發工寫刻既又念所據僅道藏等四本所引證僅意林及羣書治要所載之五篇而于他書未及徧檢心闕然也因復取外篇并曩所刻內篇統校之以道藏本及藏本官本意林舊寫本北堂書鈔眾本藝文類聚宋本初學記明本白孔六帖眾本太平御覽兼史傳志注文選注事類賦注所引見者檢出比竝凡下內篇四百許籤下外篇數十籤而內篇久已梓行外篇亦既寫樣未易更動乃擇其尤要者爲校勘記一卷附刻于後計是役也檢書二千許卷逐條審正至再至三不二十日而事竣非故速也自念身任旬宣非可在破書堆中曠日持久作不急之務者既從事焉宜甚勤勤故速成而望漏或不能無尚望海內同志指余所未逮也嘉慶丁丑歲十月二十六日

代繼蓮龕敘抱朴子佚文

余手校抱朴子因緝檢羣書所引見往往有今本所無者隨見隨錄省并複重得百四十五事輒依本書大例以其言神仙黃白事者為內篇佚文其餘駁難通釋為外篇佚文各一卷

符子敘

道家祖黃老蓋三皇之道也變而為列禦寇莊周則楊朱之為我也又變而房中術而金丹而符籙而齋醮每降逾下于是秦漢已來未有著書象鬻子笈子老子文子者其象列子莊子僅有符朗符朗者秦符堅之從兄子也隋唐志符子三十卷宋不著錄路史徵引皆取諸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類書非有舊本流傳余從類書寫出八十一事省并復重得五十事定著一卷就中有云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又云為道者日損而月章為名者日章而月損又云木生蠹蠹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三復其言具有名理本傳稱老莊之流非過許也嘉慶丁丑歲秋九月九日嚴可均謹敘

蘇子敘

隋志道家梁有蘇子七卷晉北中郎參軍蘇彥撰亡舊新唐志著于錄至宋復亡羣書徵引十餘條釋其詞譽商韓而詆孟子未免躋駁然亦各言其志也漢志從橫家別有蘇子三十一篇蘇秦撰王伯厚謂即鬼谷子未

審信否近有為鬼谷子篇目考者據御覽等書所引蘇子三條謂其文與鬼谷子不類蓋不知道家之蘇子乃蘇彥非蘇秦也嘉慶丁丑歲冬十月嚴可均敘

馬總意林闕目敘

唐馬總因梁庾仲容子鈔作意林其列名及戴叔倫序稱總字元會唐書本傳作會元誤也總歷任方鎮終戶部尚書贈右僕射見本傳成書時官大理評事見戴序陳振孫以為總後仕至大理評事誤也戴序作于貞元二年云裁成三軸明年柳伯存序云六卷又云其本且日編錄所取先務于經濟次存作者之意蓋初稿甚略旋增廣之唐志作一卷一蓋六之誤宋時著錄作三卷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其初稿本乎抑合并之乎今世流傳以道藏五卷本為稍舊惜殘闕不完以目錄校之卷二莊子後有鷓冠子王孫子今本鷓冠子全闕而所載王孫子皆莊子雜篇也卷三說苑後有新序今本新序全闕卷五次序與目錄偵到不符又中論傅子物理論三家文皆屢越以物理論為傅子以傅子為中論以傅子中論為物理論有數十條皆錯者有半句在此半句在彼者蓋由所據本破爛零落隨手黏聯勻分五卷實則原書六卷今本不足四卷也以高似孫子略校之王逸正部後當有牟子一家末卷當有蔣濟萬機論至筆墨法三十七家今僅存原書十分之六耳總所見諸子亡者大半斷圭殘璧

足供攷訂之資因據家本莊子中論及各書所引物理論傅子移歸原所并補目錄之闕別為一卷附道藏本後其餘論脫尚多讀者自能互證得之嘉慶乙亥歲季冬月身程嚴可均

意林闕目

卷之二

鶡冠子三卷

在莊子後有錄無書

王孫子一卷

在鶡冠子後有錄無書其所載皆莊子雜篇非王孫子也

卷之三

新序三十卷

在說苑後有錄無書

卷之四

鐵橋漫稿

牟子一卷

牟融錄闕書闕高似孫子略有之在王逸正部十卷後

卷之五

傅子一百二十卷

秦子二卷

物理論十六卷

化清經十卷

成敗志三卷

中論六卷

已上十一家有錄有書而書與錄次第不一

犀越今皆校正別為一卷附道藏本後

卷之六

蔣濟萬機論八卷

譙周法訓八卷

譙周五教志五卷

顧譚新語二卷

按附志二卷舊新

唐志五卷此當有誤

陸景典語十卷

鍾會芻蕘論五卷

裴玄新言五卷

張嚴默記三卷

裴準正論二十卷

表準正書二十五卷

桓範世要論十卷

蘇子八卷

夏侯湛新論十卷

張顯析言十卷

虞喜志林二十四卷

顧子十卷

諸葛子一卷

諸葛恪按隋志五卷

陳子要言十四卷

符子十一卷

神農本草經六卷

吳普本草經六卷

鐵橋漫稿

相牛經一卷

相馬經二卷

相鶴經一卷

周髀三卷

司馬兵法三卷

孫子兵法三卷

黃石公記三卷

上下

汜勝之書二卷

夢書十五卷

貝書十卷

淮南萬畢術一卷

九章算術三卷

張華博物志十卷

戴凱之竹譜一卷

筆墨法六卷

已上三十七家高似孫子略有之在中論非高似孫所得見蓋向見意林完書耳子略一家

九家知意林亦然今從子略于卷四補牟子一家

于卷六補三十七家而意林目錄始全

歐陽棗集古錄目錄

集古錄月十卷歐陽棐撰棐字叔弼永叔第三子官至太常少卿直龍圖閣其書成于熙寧二年時爲禮部郎官也棐自敘言著爲一十卷附于跋尾之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二十卷係謙益丁朝佐等重編集古錄敘亦言今錄目自爲一書乃二十卷又後敘言集古跋既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錄二十卷則南宋本似經分析改編且甚難得及元譔朱藝文志與明代藏書家皆不著于錄惟錢曾讀書敏求記有三卷本實卽永叔跋尾非棐書蓋五百年來絕無傳本矣余從洪适隸釋及王象之輿地碑目陳思寶刻叢編等書所載棐書錄出一編去其重複得跋六百六首就中永叔未跋者三百六十四首永叔有跋而此缺者百二十九首永叔自言有集古錄一千卷今輯棐書并取永叔之有跋者附爲缺目總得七百三十六首雖非完書視陳振孫所見本僅三百五十餘跋者數且倍之棐書原次不盡可考今依時代爲先後取便檢閱仍分十卷亦不失舊觀焉嘉慶庚午歲正月十二日烏程嚴可均敘

洗桐樓集古印章敘

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至秦有八體五曰摹印莽定六書五曰繆篆繆篆卽摹印文趨省便於六書之道變而不失其正桂未谷氏嘗輯漢晉印章益以諸家舊誼韻編其文爲繆篆五卷有功小學非徒資鑄工仿倣也

鐵橋漫稿

五

心矩齋校本

余好收漢章隨聚隨散而孫伯淵氏得百餘紐阮芸臺氏得二百餘紐葉東卿氏得七八百紐歙汪氏吳橋某氏各得二千餘紐余與東卿約欲滙諸家所藏爲印集一書因循未卒業今倪小迂昆弟同有斯好以所得秦漢六朝印爲洗桐樓集古印章一卷就中申徒嘉劉向趙憲王羊甘卓陶潛等顯名正史申徒卽申屠同聲隨作王羊卽王祥古通又有銀印文曰疆恃信餘餘卽疆字從金尔聲疆有土者之印也古者諸侯亦用璽不獨天子左傳璽書追而與之是也疆恃未詳金陵故都會名印曰出不窮小迂昆季篤好且有力異日蒐羅浸廣余之印集將因藉焉小迂尤多藏三代鼎彝其最者有古兵器卽周書冕執瞿之瞿余旣書諸願命後矣殷周遺器皆關經學秦漢六朝印章小學史學也俗人視爲骨董噫

鐵橋漫稿

其

心矩齋校本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總敘

嘉慶十三年開全唐文館不才越在艸茅無能爲役慨然曰唐之文盛矣哉唐已前要當有總集斯事體大是不才之責也其秋始艸勑之廣益三分書與夫收藏家祕笈金石文字遠而九譯旁及釋道鬼神起上古迄隋鴻裁鉅製片語單詞罔弗綜錄省併複疊聯類畸零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五人分代編次爲十五集合七百四十六卷肆力九年艸勑粗定又肆力十八年拾遺補闕

抽換之整齊之畫一之已于事而竣擊五尼之亡散揚萬古之天聲唐已前文咸萃于此可繕寫身程嚴可均

總目

全上古三代文十六卷二册二百五十八人 全秦文一卷一册十人

全漢文六十三卷三册三百三十四人 全後漢文一百六卷二册一百六十八人

全三國文七十五卷十二册二百九十四人 全晉文一百六十七卷二十四册八百三十八人

全齊文二十六卷四册一百一十八人 全梁文七十四卷十二册二百八十八人

全陳文十八卷二册六十八人 全後魏文六十卷八册三百二十八人

全北齊文十卷一册八十八人 全後周文二十四卷二册六十八人

全隋文三十六卷四册一百六十八人 先

唐文一卷一册五十四人 韻編全文姓氏五卷一册

總例

一是編從羣書纂錄字體正俗略依本書凡

廟諱

御名謹遵四庫書聚珍本定例敬闕末筆

一是編初始于嘉慶十三年時初開全唐文館館臣以

唐碑或有王侍郎昶金石萃編所未載者屬為廣輯既

錄本呈館遂并錄唐已前文逾七八年積稿等身者再

省并復重得厚寸許者百餘册一手校讎不假衆力無

因襲無重出各篇之末注明見某書某卷或再見數十

見亦皆注明以待覆檢

一是編大例遵全唐文全唐文不載詩以有全唐詩而

唐已前詩有馮惟訥古詩紀望漏無多故是編亦不載

詩然如班固兩都賦未有明堂辟雍等五詩理無割棄

不能不破例

一分代編次曰上古三代曰秦曰漢曰後漢曰三國曰

晉曰宋曰齊曰梁曰陳曰後魏曰北齊曰後周曰隋每

代姓名次第曰帝曰后曰宗室諸王曰國初羣雄曰諸

臣曰宦官曰列女曰闕名曰外國曰釋氏曰僊道曰鬼

神

一開創之君如魏武造魏長沙桓王造吳晉宣文景造

晉齊神武造齊周文造周依各史列當代諸帝之首其

諸臣以始仕之年分別先後而子弟孫曾聯屬其下其

仕前代又仕後代者歸後代如漢臣臣魏列魏初魏臣

臣晉列晉初其系仕數代者歸最後之代如陽休之崔

猷表聿修系仕後魏北齊周隋王元規江總系仕梁陳

隋列隋初其前代遺老卒于後代者歸前代如譙玄列

漢末陶潛列晉末其後代佐命功成卒于前代者以卒

年為斷歸前代如荀彧列漢末劉穆之列晉末而關壯

繆周瑜魯肅等亦從此例史家限斷無定今皆畫一

一唐以前舊集見存今世者僅阮籍嵇康陸雲陶潛鮑

照江淹六家蔡邕集宋時得殘本重加編次謝朓集宋

時尚存僅刻其詩不刻其文見行董仲舒司馬相如東

方朔揚雄孔融曹植劉楨王粲陳琳阮瑀徐幹潘岳陸
機支遁謝靈運顏延之謝惠連梁武帝簡文帝元帝蕭
統沈約任昉陶宏景何遜徐陵庾信等集二十七家皆
近代輯本墨漏屨越絕無罕見之篇今此纂錄得三千
四百九十五家家一二篇至十餘卷不等其文分類編
次曰賦曰騷曰制曰誥曰詔曰勅曰璽書曰下書曰賜
書曰冊曰策命曰策問曰令曰教曰誓曰盟文曰對策
曰對詔曰章曰表曰封事曰疏曰上書曰上言曰奏曰
議曰駁曰檄曰移曰符曰牒曰判曰啟曰牋曰奏記曰
書曰答曰對問曰設論曰論曰難曰釋難曰考曰辨曰
說曰七日記曰序曰頌曰贊曰連珠曰箴曰銘曰誡曰
傳曰敘傳曰別傳曰誄曰哀冊曰哀辭曰墓誌銘曰碑

鐵橋漫稿

卷六

心矩齋校本

疏後詔令變例以別之
一是編于四部爲總集亦爲別集與經史子三部必分
界限然界限有定而無定詔令書檄天文地理五行食
貨刑灋之文出于書騷賦韻語出于詩禮議出于禮紀
傳出于春秋百家九流皆六經餘潤故四部別派而同
源故文選爲總集而收尚書序毛詩序春秋左氏傳序
史論史述贊典論論文苑英華唐文粹亦如此是經
史子三部闕入集部在所不嫌全唐文不載晉梁陳北

鐵橋漫稿

卷六

心矩齋校本

齊周隋史論贊又不載帝範元子仲蒙續孟素履兼明
化書等子書以諸史子見存今遵其例而推廣之以定
界限凡經傳不錄錄經傳中所載之誓告箴銘等文錄
佚經而佚詩屬詩不錄石鼓亦屬詩不錄錄金石刻辭
而响嶼碑字難識不錄史記兩漢三國宋齊後魏及漢
紀後漢紀華陽國志之論贊全本見存不錄錄其總序
及撰進表錄佚史之論贊評述而佚史之紀傳不錄方
志不錄子書見存者不錄錄佚子書及佚文屈騷見存
不錄錄宋玉賈誼等之擬騷又而救面對未登簡牘者
不錄然史家語例頗未盡一如魏志張旣王基千里陳
事不云書啟漢書莽詔半作莽曰史記文景武詔作上
日若此之類皆入錄

一文有煩簡完闕雅俗或寫刻承訛或唐宋已前依託
畢登無所去取
一詔令書疏奏議碑版等文皆按年月日爲先後年月
未詳列于各類之末賦頌箴銘等文依唐人類書分門
爲先後
一詔令書檄有可考具草人者編入撰人集中
一詔令表疏奏議等題目皆望文追題或舊有題便仍
其舊至文苑英華等題或繁冗偶亦刪改
一唐已前舊集體例不與今同如揚雄上書諫勿許單
于朝御覽八百十一引雄集曰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

問公卿公卿以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
雄上書諫云云所以識其緣起也未又引雄集曰書奏
天子召還匈奴使者復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黃金十
斤所以竟其事也諸引舊集此類甚多今皆纂錄

一宋齊梁陳隋文多完篇後漢三國晉文散見羣書者
各自刪節往往有文同此篇從數處采獲合而訂之得
成完篇亦有終不成完篇者張溥百三家集所載魏晉
諸賦亦如此而賦彙遂據爲定本今遵此例刺取引見
之文以補闕校訛至乃義不貫通則爲散條附當篇之
末一語兩語亦無棄遺

鐵橋漫稿

心齋校本

一 是編三千四百餘家皆爲之小傳里系察舉遷除封
拜贈諡著述略具始末或其人不見于史傳則參攷羣
書略著爵里如又不得則云爵里未詳或併不知當何
帝之時則列每代之末至胡安道等不得朝代但知在
唐已前耳昔河間獻王得古文先秦舊書先秦猶言秦
先謂未焚書之前今仿先秦之目別爲先唐文一卷列
全書之末

司馬長卿集敘

司馬長卿集隋志唐志皆二卷今世所見有明汪士賢
呂兆禧二本蓋從史記漢書文選古文苑新輯者又有
張溥本增多答盛擊問報卓文君書餘同汪呂按長卿
集魏晉時早有散亡隋唐之二卷當是六朝重輯其多

出於今本者僅僅耳何以明之漢志長卿賦二十九篇
今存子虛上林哀秦二世大人長門美人六賦徧索羣
書惟得魏都賦張載注引黎賦一句北堂書鈔引魚菹
賦有題無文餘二十一賦莫攷其諸體軼篇遺句絕無
引見者足證隋唐本非魏晉以前舊集如謂不然二十

九賦加雜文并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中木書不
當四五卷乎今彙聚羣書所載重加編次仍爲二卷凡
將篇專行久亡僅存五事亦附集末校讎猶定而爲之
敘錄曰三百篇後屈原爲詞賦之宗宋玉亞之長卿之
與宋玉在伯仲之間揚子雲云如孔氏之門用賦也相
如入室此爲定論集雖殘剩二千年內逸焉真儔然而

鐵橋漫稿

心齋校本

長卿不徒以詞賦見後世鮮有知之者蜀志秦宓與王
商書云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
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
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如宓此言蜀地經師長卿爲
鼻祖而史漢敘儒林授受不一及之以詞賦揜其名耳
古之振奇人文章必從經出故援蜀志以發其端嘉慶
戊辰歲除夕前三日嚴可均謹敘

重編揚子雲集敘

揚子雲集隋志唐志皆五卷亡于唐末宋譚愈輯得四
十餘篇爲三卷或作五卷余未見之明萬厯中鄭璞補
輯爲六卷卽四庫所收也余又重編爲四卷凡六十一

篇卷視隋唐差少篇視鄭璞增多拾遺訂誤皆注明出處以便覆查疑者闕之漢志著錄賦十二篇今得蜀都甘泉河東羽獵長楊殿靈太玄逐貧酒反騷十篇其廣騷畔牢愁僅見篇名似卽反騷之子目據許氏說文引解嘲響若氏噴謂之賦則視漢志亡其一篇後漢胡廣傳稱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篇亡闕今除初學記之潤州箴御覽之河南尹箴誤入不錄外得整篇二十八如後漢原數又五篇有闕文四篇亡知所謂亡闕者有亡有闕非九篇俱亡之謂蜀都賦爲集中鉅製校讎再四從順良難連珠及琴清英皆不全殿靈賦與桓譚書爲益州刺史作節度章段疇零狗存崖略將欲復隋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唐本之舊斷斷不能視鄭璞本則後來者居上矣繕寫而爲之敘錄曰自古言儒術者曰孟荀曰荀揚而桓譚陸續推揚爲聖人未免過當要是荀子後第一人宋儒以劇秦美新爲訥病大書莽大夫春秋責備賢者於世教有功固非鮮淺然而革除之際實難言之漢承秦賈生過秦千古名論新承漢子雲不劇漢而劇秦有微詞焉亦非苟作後儒學問文章曾不及子雲千一其於仕莽悲其遇焉可也嘉慶戊辰歲除夕前一日嚴可均謹敘

重編蔡中郎集敘

漢魏六朝文集傳于今世者多近代新輯其舊本僅嵇

康阮藉陸雲陶潛鮑照江淹六家蔡邕集則舊本殘闕北宋增補前明又屢增補者也按隋志十二卷梁有二十卷錄一卷舊新唐志通志略二十卷崇文總目五卷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十卷郡齋讀書志亦十卷云九十篇已上本皆不存天聖中歐靜序本十卷六十四篇其中有王肅宗廟頌魏武帝祠橋太尉文失名劉鎮南碑皆誤入明初小板九行本十卷外傳一卷及錫山活字本蘭雪堂活字別本卽歐靜本也剛宗廟頌祠橋太尉文增補六篇凡六十九篇俞汝成增補獨斷復據藝文類聚初學記增補爲九十二篇其中有班固東巡頌傅毅琴賦皆誤入汪士賢刪獨斷餘同俞本張溥復刪補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爲百二十四篇按羅尙未貶備又失落楊賜第一碑而劉鎮南碑各本皆未刪按後漢本傳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大訓疑作女訓疑作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是晉宋古本獨斷在集中隋志無獨斷人集故不載續漢禮儀志上注有車駕上原陵記隸釋有陳球碑劉寬後碑皆鉅篇北堂書鈔文選注御覽徵引短篇章段爲張溥所望漏者甚多今統鈔六朝唐宋各書所載以校勘明刻本正其譌誤補其闕遺得百四十六篇重加編次爲十四卷錄一卷卷數少于梁唐篇數溢于本傳皆注明出處以便覆覈其注稱本集者明初小板本也本集有而各書未引見者二十

五篇或當是舊本其中或雜以他人之文既無顯據宜仍其舊張溥本有琴贊俟攷出處說郭載月令問荅明堂月令月令篇名皆月令章句之文其書久亡明刻本入集今亦附集末東漢學問文章首推班張崔蔡實則蔡在崔上蔡之月令章句靈紀十意四十二列傳不存集雖存而殘闕不全收聚散亡尙見古本崖略蔡文不盡此而盡於此道光庚寅歲六月十日嚴可均謹第錄周鐵瓢詩彙敘

嘉慶癸酉歲初夏凌樸齋員外同年邀游何山南麓之雲巢至則周山人在焉明日同謁孫太初墓小集歸雲庵後六年余復謁太初墓而山人先四年死葬庵之南

鐵橋漫稿

卷六

三

偏葬後二年余友楊秋室死葬庵之東偏皆距太初墓數百步秋室名鳳苞交余四十年通經博學詩似竹垞其七言歌行沈鬱頓挫髣髴空同而山人亦能詩于是太初爲不孤矣山人名農藏鐵瓢二人稱周鐵瓢死時以其一殉葬一歸其友王二樵二樵名獻吳興之藏古磚最富者也亦能詩謀刻山人彙屬余審定余讀之再過用丹筆圈出百五十許首皆格致清空如斷磳流泉疎花獨笑其尤朴老者五言如落葉云野徑無人跡長天一雁鳴紅橋夜泛云天下三分月揚州第幾橋七言如訓於松坪云游絲忽墮壞闌曲柳絮亂堆枯硯池絕句如得老母書云書中屬付無他語兒早歸來勝得官

看牡丹云闌于閑煞無人倚誰肯來看未放時後世有目者當知之矣已卯夏六月嚴可均敘於驥林里之僦廬

楊秋室詩錄敘

嘉慶廿四年身程嚴可均錄其亡友楊傳九之遺詩而敘之曰吳興之作者衆矣沈休文宋書姚思廉陳書十七史中有其二焉由唐而宋而元則徐元固初學記孟東野沈下賢釋皎然牟巖趙子昂詩文全集具存而沈作詰寓簡葉少蘊富下放言胡元任漁隱叢話亦略資攷證明則宋文憲史概董遐周廣博物志鄭侯升詩集其尤也

鐵橋漫稿

卷六

三

國初已來爲經史諸子之學者數十家詩文千餘家而胡朏明禹貢錐指鄭芷畦行水金鑑沈東甫新舊唐書合鈔及徐方虎沈操堂我家石樵海珊等詩集爲最著要而言之足爲休文繼起者曾不數數見大率淺陋空疎守兔園新冊拾宋人殘唾以自附作者之林仿架局以爲文調弄秋雨秋風微雲澹月涼露晚烟寒鴉疎柳數十字以爲詩于是乎家家有集人人著書書易成而必不傳而亦往往幸而傳就中有人焉沈酣四部罄畢生精力而書未必成成又未必傳然而不佞之意在此不在彼夫立言所以明道道非空譚性命之謂其謂倫常之教古今政治得失成敗安危之大其精蹟而散布

在兵農禮樂刑法天文地理名物象數艸木鳥獸蟲魚
故必讀書數萬卷網羅散失參攷異同以求真是然尚
猶得一二而遺十百業逾進心逾虛自愧無當于古之
作者也甚矣學問之道難言之也不佞有志而未逮四
四十年矣足跡半天下同時樸學之士識而多矣其同
鄉同志者丁小雅為大戴禮之學姚秋農為說文之學
施非熊為金史之學楊傳九為明史之學戴望敬案小
雅先生著有
大戴禮記釋非熊先生著有金史詳校
傳九先生著有南臺佚史跋十二篇四子者于學無
所不窺而各有專業用力久且勤而小雅傳九書未成
先死為可惜也小雅有子能讀父書傳九無子死後書
散亡尤可惜也傳九之高弟子陳抱之收拾遺藁僅得

鐵橋漫稿
卷六

三
心矩齋校本

詩百數十首屬為審定夫傳九之可傳者不必詩詩藁
舊有千二百餘首而僅得此又可惜也傳九之詩初敦
義山後服膺竹垞晚年略仿樊榭大較多隸事尚詞華
其光黝然未絢朝采獨七言歌行沈雄激盪大放厥詞
如范忠宣公祠貫休羅漢梁將軍畫蘭諸作實兼空同
竹垞之長即詩而傳九亦可傳矣不佞為傳九惜而又
為之慰也迺釐正譌字及十三首增八十首定五言古
詩五十五首七言古詩三十二首五言律詩三十二首
長律三首七言律詩五首五言絕句三首七言絕句百
七首凡二百三十七首分為三卷題曰秋室詩錄付抱
之寫刻焉戴望按向見周禮翁先生處所編秋室詩錄九名
室先生集凡二十卷蓋其手定本也

鳳苞秋室其自號也歸安廩生居烏程之南潯許周生
為作小傳

鐵橋漫稿
卷六

三
心矩齋校本

鐵橋漫稿卷第六終

鐵橋漫稿卷第七

陳燦若傳

身程 嚴可均 景文

陳肇英字燦若初名煥烏程之舊館人父繁字敬心有
隱德燦若弱冠為歸安學生萬歷戊午舉人崇禎辛未
進士除應天教授遷國子博士歷兵部主事南職方郎
中出知撫州府搏擊豪強無所避擢按察使僉事備兵
九江當左帥失機游兵莫制燦若申嚴禁令無敢譁于
境上者流賊內偪明社將墟泣然日事竟至此乃自號
止宜甲申正月乞終養歸未幾國變而左帥移駐九江
矣江右祀名宦著有治府披實南樞奏議膏治堂集俱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未鏤版今亡

嚴可均曰余家距舊館五里公之孫女余外王母也幼
時屢從往齋治堂見破書堆有李長吉集是余族巖幹
子手批者乞得之後卅年子姓播遷零落而第宅屬他
人矣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為之太息

嚴廣輿傳

嚴御風字廣輿號冷然初名有容歸安人祖軒貢生延
慶衛教授父自省萬歷壬午舉人中書舍人廣輿博涉
羣書通達時務崇禎初舉賢良除溧陽丞以卓異第一
遷池州判歷福州同知汀州漳州知府所至百廢具舉
擢按察使僉事備兵江右丁憂歸鼎革後徵不出順治

六年卒年六十五廣輿世居雙林雙林之嚴與石冢同

源石冢我鳳林分派也廣輿明季循吏其舉主即石冢

琢如副使琢如與廣輿故兄弟行內舉不避親亦猶行

古之道焉琢如子三求稱廣輿古文雄高自恣今隻字

不傳亡兄穉臺得眉眉而有東塔寺朱買臣墓詩二首

二千載長眠秀水隈嚴有容蓋弱冠時作詩曰翁子

仍宰瑣傾上大陪紛紛游治女爭上漢臣臺又云嚴助

同佳傳縉流守家人猶憐禾地轉會帶會稽春石冷行

吟夢花殷去婦塵自從成雁塔不復臥騏驎詩有風致

可入湖州詩錄再

續故附記于此

朱致一傳

朱用純字致一號柏廬崑山人居通閬橋東父集璜字

以發崇禎貢生鼎革時助王佐才守城城潰投東禪寺

後河外乾隆丙申入忠義祠用純性端方不苟言笑崇

禎末蘇州府學生痛父外國難隱居教授以養母弟子

著錄者數百人康熙己未舉詞科不就賦朱布衣詩以

見志卒年七十二私諡孝定著有困衡錄萬七千言儒

家者流異乎道學家語錄其最傳者治家格言江淮以

南皆縣之壁稱朱子家訓益尊之若考亭焉

全紹衣傳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小字阿補鄞人年十四補諸生

始謁學宮至名宦鄉賢祠見謝太僕三賓張提督杰木

主曰此反覆賣主賊捶之不碎投頰池雍正七年充選

貢入都上書禮部侍郎方苞論喪禮或問侍郎異之由

是嘗稱藉甚十年舉進士不第工部侍郎李紱見其行
卷曰淡寧東發後一人也十二年

詔開鴻博大科薦者二百餘人集都下祖望譽最高
徐相國屢招致之不往遂淡嫉之乾隆元年成進士改
庶吉士十月大科

朝試相習以祖望故特奏凡經保薦而已成進士入詞
林者不必再與鴻博之試祖望負氣爲五六天地之中
合賦擬進卷二首技漢志唐志之微出與試諸人右當
事者益嫉之明年散館列下等外補祖望性伉直不能
容物先嘗患齒痛妻張因事相規笑曰此雌黃人物之
報也卒不改至於放黜既南歸丁外內艱服除不復謁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選性好聚書弱冠時登范氏天一閣謝氏天賜閣陳氏
雲在樓遇希有之本輒借鈔入都鈔書不輟坐是困乏
以行篋書二萬卷質於黃監倉然猶就永樂大典取所
欲見而不可得者分例爲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
五文集簽鈔之及放歸重登天一閣借鈔不輟家益貧
饔飧或不給冬衣裕衣唯韓江馬氏稍賙濟之主講莪
山書院不數月與紹守不協固辭歸後主講端溪書院
年餘以病歸乾隆二十年卒年五十一子昭德年十三
先五月卒議立後而本支無其人乃立疏族孫孫桐爲
孫盡瑞所藏書萬餘卷於虛姓得白金二百爲喪葬費
孫桐纔七歲後亦不達祖望經學史學詩文雅擅眾長

生平服膺黃宗義宗義著述甚多其最傳者南雷文定
于殘明碧血刻意表章祖望踵南雷之後亦刻意表章
詳盡而核實可當續史其七校水經注半在趙一清本
中困學紀聞三箋嘉慶初屠繼序得本梓于廣再梓于
浙學政阮芸臺得經史問答史夢蛟得手定本鮎埼亭
集竝梓于浙外集詩集亦漸次梓行余觀古今宿學有
文章者未必本經術通經術者未必具史裁服鄭之與
遷固各自溝澮步趨其一足千古矣祖望殆兼之致難
得也當事者不善護持至使終身放廢人既阨之天亦
阨之然而不朽著述久必發揚仕不公卿何關輕重自
祖望歿後至今五十餘年其遺書出而盛行知不知皆
奉爲浙學之冠故爲之傳俟史臣之述文苑者采焉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沈吧望傳

沈祖惠字吧望號虹舟身程之馬要人明工部侍郎節
甫來孫父在莪贅吳江平望李氏祖惠生浹月而母李
卒育于外王父母仍爲外氏贅婿外氏無嗣因冒李姓
年十九爲嘉興縣學生尋會饒雍正己酉拔貢乾隆壬
申春領解第一其秋會試第二歸班改復沈姓除江西
高安縣知縣充己卯同考官卒年六十八祖惠殫精帙
括弱冠有聲屢困場屋年卅四游陝甘學政幕中始銳
意詞章爲西征賦兩年乃成其序曰函夏都會十有七
而秦地半天下漢唐建鼎全盛文學充於有位誇宅京

之藻麗競人神之瓌富揚光飛文鏗鏘百代矣折以夏
周文字至簡要而雍州所轄山則西傾朱圉鳥鼠太華
終南惇物三危合勃熊耳岷嶓岍岐荆而鎮吳嶽水則
漆沮澧沔涇渭河洛江漢黑弱而澤藪弦蒲所謂包地
絡陰陽挈神州綱領窳其被六合成帝畿天下有變長
驅荊豫天下無事鞭策戎羌秦并六國制東面之權也
周逐獫狁漢擊匈奴隋唐致呼韓突厥後病吐蕃回紇
憂在三邊也呂余所見詎待天山瀚海即階文臨鞏榆
關之間雜虜出入好人而怒獸蜂屯蟻聚至不可爬梳
則欲毛舉大概曰揚摧漢京鋪陳邊塞情繁理富靡所
置喙僕東鄙人也所見不過婁淞茗雪煙蓑雨笠時相
往還嘗一驅馳涿鹿仰睇

鐵橋漫稿 卷七

五 心矩齋校本

神京歸鞍敦迫金臺燕市之旁詞詠僅矣頃隨使節周
歷全秦時交河王侍郎蘭生帥兩年呂來東盡商洛南
達漢中北抵上郡西薄燉煌縱橫萬有餘里所至得攷
其圖籍山經地志神書怪牒起邃皇幽昧逮歷代將相
侯王人物網羅印證頗廣見聞頗鋪敘則事涉於鈔胥
剖析亦技窮於隸首惟是東西郡邑交會之往來跋山
踰河鞍馬行理之委頓與所歷邊方險塞基置星羅蠻
女羌童形詭音別及夫艸木芬落風雲變態春秋兩易
牽於情思實多昔張左十年作賦屏人事而塵得之故
逸覽賅聞洪纖畢舉僕才謝雕蟲構思促急略仿潘岳

西征竊倣詩人誌行役之義非所親覲不以披羅其陳
蹟鬱湮而滄桑寥廓感今古之茫茫為臨風而凭弔也
其辭曰粵維癸丑孟春正月初吉營室纏辰太簇中律
土脈始和寒風餘粟乍椒檠日頌花促斑衣之雜膝師
命有程浩焉西征將前井鬼之分野控雒梁日帶縈起
東海而略虞淵薄蜀庸而窮朔漠暘味幽明所歷孔博
際

鐵橋漫稿 卷七

六 心矩齋校本

對峙拱宇內之金湯凌中流兮發櫂汎大江兮揚舲雲
日沃盥天水空青參差山郭隱約津亭迺隋危城登峭
閣登江浦銀濤指鐵甕呂瀉奔采石望江陵而昨嶂艦
鷁齊飛檣身遠掠竦森鸞馳短轅言邁東葛過東葛城凌厲
中原漸莽蒼而異色澹蕭颯之墟邨輕陰犍犢落日鷄
豚則有豐山清媚淙水潺湲夕陽好身兮賓客闌小閣
幽梅兮風流暎醉翁亭有老梅相傳猛將鈴甲於東門
守祧具禮於天慶天慶觀宋藏清流嶄截首扼雄關關
山頂三面壁削宋祖一夫當險萬夫莫扳緬殿前之點
檢此咤嗜而拔山繁纓藻飾袍袖朱殷渡珠龍橋攀磨
盤山層岡疊嶂剗削巉岼已跨鳳而路闢尙環滁呂勢

攢相先民於殷夏赫高皇之龍翔朱旗起淮右羣雄殄

八方致治齊乎唐宋發迹並乎高光何燕王之靖難志

剝喪乎元良彼末葉之黨錮職論謀之不臧南都淫樂

終始興亡積皇覺之古寺迫豐沛於疇曩明祖受命日

風淮水湯湯隰原無無憑賦西蒙結紉城父義門

秋時楚太桐毫交衢吳楚錯語弭鹿邑縣入中州黃輿

豁其膠鬲八極回乎寸眸自陳至許四望太皞始居此

地闕父封於有周秣馬乎魏都稅駕乎許濠武安雄烈

義動紆操古橋透迤遺像飄蕭絢藻庶壁飛舞旌旄許

八里橋有闕壯歷新鄭觀郊鄔遠帶嵩邨近回瀍穀跨

伊洛曰迎陽前滄海而宅卜既溥既長連蜷結束無平

不頗突兀軒蓋宜陽川原阨於號節綠戾通乎韓

趙絕岸欽崎而剝缺隆山敦宰而縣杳析城太行縈青

未了朝發軔於永寧縣夕余駕乎澠池縣偉英藹之進

缶不東瑟之偏噴頰血欲灑白刃靡辭威夷峻阪崢嶸

古道輦轂駝接人馬饑疲磁鍾地即次曲設是轅近高

天曰穴處外屋翼而鉏芸如益辨其羽侶蟻滿其軍磁

窰房最著每依高陵為之街衢循曲阿呂鬱磐紛軫轉

其偏窄衰軫墨經而授戈催汜塵兵而流赤陟陝鄂州

當塞阨周召所分東西是劃指懷義地之荒屯慨曲沃

之兆逆禍衍椒聊君如碁奕知天道之好還開三晉曰

分磔靈寶縣之墟桃林之驛國繫亡虞城顏通號二字

門貪賂而賣厥鄰不臘而既已迫姬欲昌乎武胙疆大

啟曰戎索閩鄉縣重險函谷阻漢天路壁削地道晝陰

封一丸之泥斷六國之襟踣踞低仰曰赴軌寵從窄峇

目噤音傍迫路之長驅終白日日無見元鼎故關宏農

古縣漢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戾園則湖地塵存今

鱸堂則高陵已變楊震書堂俄焉粉堞霄霄戍樓迎覘

潼關城堞皆皆峯偃蹇曰支棹濤喧歷其奔箭在淡峽中

早問河之山峯雪然中斷乾旋坤轉壯百二之宏圖關潼關之

四扇其關也建瓶韓魏括囊齊魯提舉兩戒鎖鑰三輔

十二連城禁溝門戶守潼關者禁溝最為要地古設十

山麓每三里一城絡呼應疾若風雨自哥舒慟哭組練生虜羽騎填塹

橫尸膏土黃巢龔曰偏師闖逆登於再鼓俱從禁

由然明鑿具古載遵廣路始蹈秦郊芩實扶疏艸木漸

苞沃野千里都會四交爾其華陰紛翠鉅嶽舒蓮抗仙

掌曰高擢東峯下仙掌形自眇玉女之孤騫東峯左襟

峯削成四面直上五千其帝少皞其祀金天伊姚紫望

僊祀禋虔遵飾崇麗流蘇華旃青龍蚺舞鳳嬈娟纏

屬輦道宛委楯軒斧辰設虞業縣鯨鐘鼙鼓軒旬殷闐

穹碑漢代蚪樹周年西嶽廟在華山右壯麗如岱廟北

明尚存今僅見舊拓本若六朝碑三其延熹八年碑前

手雨師警蹕風伯施鞭揚蜺旌而曳雲旗駕玉蚪而駢

紫軒殿壁畫嶽神出游鳳輦飽癢興於終古悼山河之

幾遷疇瓜剖而豆裂疇虎掉而豕傾當鎬池驗山鬼之

璧正蓬萊斷徐市之船傷夫貴賤一丘賢愚同敝神醫

之幽冢長昏清河之英風久逝華陀王猛二古廟紀公

紀忠高裂毗爽長樂之酬助無帶礪呂錫誓若夫騰謝

瓊鋪籬荒艸薙挹白雲之霽霽面翠岑而起第柳子鎮

故第蘭綺鑾儀笙歌女侍當垣井之摧積尚池塘之精

麗縵紛汾陽流連百世彼樊重與王根誰顧瞻而雪涕

更有希夷橋畔先生墜子美谿西杜誦華州司功斜陽

芳樹春風馬蹏亭埃修救金碧招提距華而南遵渭之

涘澧涇來同漆沮爰止眇觀天吳嘘縮八水爾其麥隴

鋪茶東皋唯雉鄭白渠交流山川通美望雨泐春渠成

雲破騰相淵華玉澈揚沸靈湫溫泉在驪山下屬臨排

霜吐旭去毒吞肱浴之療樂動朝元之閣遺址在花明

羯鼓之樓荊原貨幣荊原卽三原因流泉積巨遂簷清

宇豐貂煖裘亦西都之近縣分五陵之貴游弔喪國之

遺社觀九原於咸陽咸陽郊外皆苔纏碧獸風慘白楊

盜珠襦及玉匣任樵蘇與牧羊悲侯王而將相竟螻蟻

之同藏青燐衰艸深春野棠撫松楸之豐蔚獨蒼姬世

德之縣長文武咸康諸經降王之軛道心懷古呂恍惚

秦兵銷呂六王楚火緜呂三月未冷焚書之坑已災阿

房之闕繡嶺明珠芳塵亦歇爾其驪山左峙終南右開

千道新平縣逢馬嵬驛當夫霓裳舞散鼙鼓聲催延

秋夜出親犯塵灰奮六軍之咆勳近傾城日自裁含白

傅之長恨竭西崑之豔才若乃孟堅良史伏波宏傑雄

旨腐而自豪聽笳鼓日中熱墟墓過而哀生素心仰而

神結班固墓在武功縣西三十里覽彼朝陽高岡岐野

岐山縣西上瞻太白日入雲在鄠觀遺亭於作者鳳翔

東北有鳳鳴岡瞻太白日入雲觀遺亭於作者鳳翔

之埽灑邈然開元誰歟傾厦駭肩北征憂傷變雅憑威

鳳兮荒臺城外有鳳問橐泉兮故瓦兆後嗣之坑儒殉

三良於地下弔遺墓而果然淚潸潸其盈把良公墓三

試院遡奉天於建中唐德宗危鑿輿之逼寇奸隸

擊臣亂本誰究雖奮太尉之忠已辱天王之狩不籲眾

目矢言知國是之益謬古翰坊陸宣梁山州城西礪礪

勢薄蒼穹建石城呂文錦豔離宮於祖龍始皇建織飛

閣神行莫我能蹤望見李斯爾其金鳧女主銀鴈唐宗

乾陵述聖德之照耀武后御製象紫極之巍崇不朱

脣而日角革大命而熾豐爾迺自投相官縣日斜分徑

彭衙今白呂遠跨穿茅絕則噎噎其陰造幽險則濛濛

欲雨崇岡嶽嶻翠壁環轡劍厓人絕急澗流潺聽哭泉

嶺名下而盤夫丞涕上金鎖關名四面奇巖插天而壯

士摧顏躡跡半天而目眩思鄉一夜而頭頌橋山大觀

黃帝橋陵在焉精靈會聚繼皇之三首帝之五惟子姓

之繩繩歷姚妣子姬更姓改物而同祖劇解竹日蘇聲

擒蚩尤而膏斧衣裳既巫陰陽攸序攀龍馭於鼎湖極

高有碑刻黃帝葬衣冠處希闐風於漢武陵前為漢武帝仙臺桂館飛廉金莖

玄圃攢立叢駢合抱千樹芝房蠶菌揚其梢玉膏流根

成其琥朝枝忽生蓮其痕猶在半舛半生熊僵兕怒若

夫絕壑深日走霆織徑起而逞詭心戒別營日禁彗矢

各魚貫而牽在聊銜足日安趾倏輕身而突過暫寬心

日發喜時轟轟兮地之底又班班兮雲之際突觸石日

輪摧如涉川而尾曳由中郛達洛川路尤幽險亦復奔瀉界漲暴水

膩湖浮川靡楫佩菁奚瓠鳩淵客日濡首旱方几而成

桴馳波跳沫亂點輕冕時郛河暴漲岸人日桌僅得渡摩圭山眺上郡

今延安府袁包山右而為鄰中隔黃流日相問去聲延安郡晉省僅隔大

河則有夙昆之巖城外清涼之岡洞天福地露井銀牀

窮諸天之殊相各尊嚴而寶瑗夙昆巖洞中鑿竦朱峯石佛不計其數

日冠日颯巖突日迎霜極修路之眇矚紛懷古而慨慷

自從五季凌遲餘氛未盪經莚皇之歸除終武功之不

暢吳越來同燕雲淪喪契丹策馬南馳西夏拔營東向

金縉竭於賂夸財賦糜於括餉身延兵氣林巒瀾漲徒

勞韓范於戎行久辱大臣於虎韞感東山與采薇賦相

思亭名而惻愴司馬光感征成復有九龍韓母載育斬王

韓世忠故里在綏州城戲梨年少臥虎簷廊世忠微時嘗戲梨二

外其母墓在九龍山下戲梨年少臥虎簷廊世忠微時嘗戲梨二

夫人梁氏知是祥徵乃許嫁焉冠中興之各將終西湖

日放浪當秦吳之異域悲故國之滄桑世忠謝兵柄自號清涼居士清

涼延安山名蓋傷故鄉之淪於異域也若夫扶蘇大冢蒙恬古塋在綏州城

互白虹之隱見吐忠孝之光精二冢對峙白虹貫水之湍沙

飄忽即無雕陰六國時為魏西河地之戍馬嘶鳴四城東

里古屯照天邊寒月之骨動山東思婦之情過狩狼之

故穴由綏而北痛勝國之蝕虵銀川驛奮臂赤縣池維

如朽索之馭馬竟分崩而爽師李自成一馬夫因裁驛

亡明因憶明祖罪訓自今驛卒必日糧富丁履榆塞跨

多者充之有司務加存恤蓋有日知亂本矣

雄陞控弦鐵騎積粟精粢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相

德重兵鎮於此自是綏乃安枕闔逆之亂闔城殉節

本朝休養生息榆棗貨充肆溢達昔有名臣是度

鎮復雄近已改府輦費輸貨充肆溢達昔有名臣是度

是吞畫沙聚米式固籬籬則有太虛閣外在府城凱鼓

樓頭在城北門西巡登此樓沙因驚而自響塞不風而已

秋望邊埃之隱隱橫地脈之悠悠原夫河流灑瀚滌蕩

戎華徑橫城而出塞絕大漠日入葭錯落郡縣控制犬

牙復折而南由黃浦川入葭州界為入套折而東

里漢朔方郡縣錯其中自昔策衛套中直跨河朔東

套漢朔方郡縣錯其中自昔策衛套中直跨河朔東

勝有城受降是築登陣一望平沙極目我失險而撤籬

彼渡河而南牧鏡得失之所由攬前事如發覆唐明初即

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日衛套中我登城一望則平

沙莽莽無林阻百十里而遙匹馬一人不能隱彼輒望

城引去遠居漠北河限之而套為內地彼候河冰乃乘

開入犯我防秋冬而春夏得而力田套中修城守雖遼東

清總制三邊始復申搜套復返坡陀之廓時遵巖谷之

東勝議與會銑議俱梗不行

圻塤廢利荒殘貞觀黜堊蚪髡動戶牖毛髮森爽鄂

山下太宗會次兵馬若其澗流淺滴石被寒葩日月會

寺壁猶繪有畫像

斷瓜祀舉迎貓節近於貉洵慶壤早寒而民俗可樂陽

僻處萬山中不尋古郛武今長之隘巷陟幽國州今汾之巘

巒冰黎冬孰裝葉霜丹飛帛灑雪細眼流涓推皇過之

徑度極瑣細曰疏觀煙霄拱極昭陵九畎山名在醴泉

胎會雅踞而交趾龍煤刻琢曰方瞳陵上刻番酋形珠

凌煙佐命兆域陪從功臣密威各闕五雲於松柏想文

皇之劍弓京兆今西脂車青門長安東門整纒金墉顯敞重

鐵橋漫稿

三

心相齋校本

關閣遠列隧分循循方按位諠譁則呢聒宇宙躡塵則

埃埏天地故帝京絢駱篇西都美班思凝碧太液昆明

曲江建章清籟神明璧璫鑄鉅麗於金石綴簾幙曰琳

琅他如杜韋之曲鄭韓之莊譬百丈之喬木表千年之

故邦況復由來天府自古帝閭銅駝金狄氣象鬱蒼壯

柱下之遺文觀石刻於歷代碑俗稱上掩岫嶠有羅駒岱

其梯險而絕溪乃森列乎壁水雖宮之內明皇御注孝

石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其諸寶刻編璘貞珉瓌麗

與秦繹山刻石等俱在碑洞其諸寶刻編璘貞珉瓌麗

營迦寺曰凋殘好者曰充觀覽不可乃止修灞

橋而捆載時韓鎮督工急民詎游藝之精英來造物之

妬害玉漿仙甘悟真曲岳栖曰玄都之神登曰青精之

肩輞峪環流雙厓堞薛里藍田縣南八乍掩映曰虛無錯

天光之明滅豁然開腹芳艸紛纈過此別開林壑雞

犬蕃滋桑麻修絜漁樵耕牧生理饒溢何厓日曰知年

驗榮枯之更迭其中良田果園男女衣裳往來種作不

也飛雲山鹿苑寺右丞故廬欽湖孟城之勝木蘭文杏

之株虵蟠門棋枰沒荒除忽猿啼而虎嘯亦吵吵其愁

余若夫人上七盤坡名上此則八馬疲百曲放眼秦川

塵界自踟躕渭注豐不盈一掬判陽逸駭於其阿積皚

紛凝於其麓搏壁立之翠屏湧濃蛾曰黛綠珠瀑冰涼

琮瑋絲竹藍橋山在藍神境雲英嫁時倚瓊崖曰微睇託

碧波曰通辭則有洞留丹竈碧天湖韓湘修真岫長雲

芝膏分玄液葉挺華滋靈谿一濯疏淪心脾發鸞鶴之

鐵橋漫稿

三

心相齋校本

清歎陋塵寰之喧卑秦嶺層巒昌黎廟昨自牧護鎮而

昌黎廟在馬虎狼接跡有碑刻示姪孫湘詩蓋貶潮陽時經此階門磨語庭羅狐兔木

魅山鬼昏見晨赴候風雨曰嘯噪亂雲山之韶濩爾其

蕭蕭寒木下葉空枝落落長松干霄蔽嶺潛蚪咽聲幽

巖豁境隼起猿啼風日清警悄空谷曰無人列茅簷之

獨冷朱實眾眾因凋瘵梗果核富饒糧霜柿繁紅杏大

原一路山溪林密果核不論錢燕編燕子壁簷麻碯澗潭溪近商州城

石色奇絕漢初四皓隱處拔地屣屣入天蔚藍則有當年綺皓不屑

華簪恥漢之罵避秦之魁入龍樓而婉婉終鴻翼之高

參餐紫芝兮髓綠落松子於手談王越有四爾其金鳳

皓圍棋歌

山丹流木龍峯山娥壁穴藏三品之金商州產金及

中曰所產鐵賦飛五色之翟綠熊玄豹焚林乃逸攷茲

士茫茫縣遂皇古厓倉頡蟲書陽虛山石刻二十八

幸玄胤契所巖關通赤帝之軍東關六百墮秦之術

於地分界江河長流不竭秦嶺西水入河東水入江

東水入河江東溪太白之居南塘處士之室詩渾溫庭

靡不結猿鹿為羣烟霞成疾迺有熊耳山縮尖雞冠

山戢翎簣嶢凝素商洛滅陞時商山道踐層久於滑

石振短策而吟躡吟肩聳矚奇賞通靈侶羣仙之驂鶴

張玉笏於天庭瘦馬長嘶藍關尚擁百折嶺名蟠坳亂石

名臃腫撲危磴與飛梁絕懸厓而身攬極夫彤雲殺氣

積日不開銀花亂撒玉屑霏來我馬瘠而警策我僕痛

已詆唉紅衫青笠木末山隈爾其藪澤清華淥波澹遠

阜葭茨與川禽獻髓蜃及鱗鱓實惟上林漢家故苑在

外南當夫離宮別館羅乎丹淵翠葉紫莖揚乎碧巖拖

燒爐飛玉噫格貌狝控大宛關拒絕臆投刃觸圈發犯

殪兕利獸蹶跪受禽較獲樂已忘返吞雲芻不替芥頰

孟諸若蜺蠆至於香山詩交祇贖殘碑渭城東十里樗

里秦墳尤傷荒劫楊里疾墓在上林苑盱平疇之廣衍屈少華山

之岌業惟周室之咸林母弟封而開業今華州爰有行

宮試館陰陽所洽迹戒崇侈制從卑狹我

皇祖西幸平華封實作師而韎韐則有集賢相里裴晉

公第

鄭縣古亭見杜詩今仙娥駕降郭子儀未遇時王子丹

成抵家已數世今太仙廟是織鱗持於龍戶長安有象

華州刺史李誦曰為妄驗之則二小瓶貯二小魚其人

鑿穴尺許注水亦暴漲穴取魚尺許收之紺塔瘞其鳳腥

在鳳居山開元中鳳逐二龍至此龍化清泉二道鳳

憤而妖僧曰石甬其骨瘞之山蟬壘石為塔呂覆之

將斬蛟於赤水義興周處嘗斬蛟於此其水遂赤秦

官豐祀於般阮般阮君即王翦莊留王宿州東北二十

相傳太子宜口城告武平王鄭西武平城武爾乃渡渭濱

洛斥鹵揚沙即沙苑水流沃呂瀆壤艸含凍而豐芽種繁

汗血地稱渥洼王有虎臣攻駒簡花分馳角北顧影驕

誇權奇綠縹則天閑騏驎連錢夾鏡則邊鄙騶驎碾碾

聳突地阜裕御嘆乘黃之一去空犇逸夫麋麋土峽磊

崎長城廢址自洛水抵同州見長城故址距虎穴而我

虞喪七百其焉恃延銀綬之地武靈胡服呂闕邊早睥

睨而揮指陋亡秦之築怨亦作俑其有始長城之築始

燕之襄平魏之濱若夫臨晉今朝晨渡罌缶夜鏜自夏

關平曠百里大河易渡漢祖往來關中經此周文造舟

而自洽今句武皇東狩呂橫汾山夏陽長春柳暗宇

護策隋文置殿白樓句芬令狐楚有白樓賦元稹石室

鍾西河之澤三石室今人於河龍門雄司馬之文維

昔二儀蹂躪元烝昆侖山河磔裂鐵盪未安帝乃命巨

靈持鼉之極執紘之端蹠掌翼爨天地呂官猶復沈淤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壅閼未批導夫髀骸絲九載而弗績禹隨山已鑿刊遂

乃轟雷飛霹屑雨奔湍直下九幽破激空具闕寒山龍門

韓城大禹所鑿斧迹猶存河流自山直積久夜合而平

陡春雷微動呂波瀾禹門久橋每歲大開爾乃尋漢南之

樂國出古道之陳倉今寶五原五丈隊仗備谿玉璜石

鼓岐陽之狩鳴雞霸氣之張益門始名自此天險離雍

割梁棧雲紛白練雞岫溢羊腸橫當隴漢旁距氏羌陰

陰溼霧冥冥紫梯象虹霓之回帶鳴春江之流漸經九

折巨蹤滅繞千峯而意迷中原盡邸閣一線通蜀圻清

風關長橋草涼驛隨峯旋轉徑若螺紋架木與鳳嶺

上車馬行空竟日至即閣峯益陞為秦蜀咽喉鳳嶺

城屹峭稠疑結構徑駭駭兮無鉤援絕磴路兮如縣淵

雷車雲隱馬寸人豆過廢丘發南星俱棧翠蹊淡窈碧

礪清冷鐘籠篠簳布濩娉婷柴關嶺直上猛石蹲踞水

隔淡林而怒號徑穿怪木已危度騰清依於遠梢嘍子

規而迷處雨趁留壩呂留侯濤急身龍江名在虎頭磔

豎怪石臨江狀似虎頭鐵牙銅臨崖飲礪人出沒乎其

中馬峯崑崙如馬鞍者三十四俱臨萬仞之谿纖路龍

鍾若鼓若鼎非熊非龍大鵬天半兮亟矧翼桂江春水

今露鱗鱗尙僂佗倏倏疆碣嶮挹驚瀑披翠昔絕幽壑

摩高穹礪石衝齧而險怪如葦之大小錯列而聲磬伊

昔漢王南下淮陰北馳寒谿夜漲相國輕追幸樊橋之

未立葢炎劉其已危武關五十里至馬道驛其河發西

韓信亡漢至此水漲不得渡故蕭何礪號閻王今改名

勢威掣電揚巨斧呂層層削高峯於面面鬱開闢之航

髀蹴龍象已搏戰劈石湫開焮犀靈見大筆蟠蛟螭神

功經鍛鍊茲險息其猶然疊嶂矧其未鏡偏極奇險壁

千丈幾無著足賈中丞殿石關路崖刻鷄關磧礪身道

宋荔裳接道平歌而經之猶覺魂悸鷄關磧礪身道

道芒味蠶叢捫參井已膺息闕閭而踴躍絕頂開豁

袞斜遂窮積日聳噴始覩太空袞斜道至爾其周原行

沃禾黍油芄引鄖襄之大鵬跨秦蜀之咄隴當夫秦鹿

其逐楚猴最雄都彭城日分裂王諸將如沙蟲隆準見

偏燒棧莫通奮三秦之一戰即殺函而是宮踰古窳城

縣八南鄭縣士馬精嫺財力雄盛赤符故垣久不一姓

想鴻門之舞劍危刀俎之待命雖鬱鬱其居此正蒼銳

呂蓄勁磊落王氣蒼茫將壇淮陰所登壇蹲獅狻於魏

闕漢宮大石同鐵馬而不汗平爾乃芳郊繡錯漢水波

瀾雕峯始卸畫槩徐飛自漢中至正惠風而春禊近

上巳已澄暉煌煌扈扈紅焮碧漪繡綺翼汀洲振衣

結佩思要乎游女凌波微步乎必如躡蹠容與焉知是

非若夫亂石江心鉅釘錯置過隘驚灘穿峽成字洋縣

江峽八平流則澹澹溶溶當壘則澎湃突巖俄頃靜觀

風波頓異環珠八險渭門是次峽下黃金奔龍愕眙環

廟至渭門三四十里為黃金委鯨浪已數揚騎仄壁已

峽萬嶂插清船從半天而下

鐵橋漫稿 卷七 心矩齋校本

鐵橋漫稿 卷七 心矩齋校本

率緝倏焉飛索中摧輕篙遠刺齊鉤弩日發機眇浮波

而騰駟爾其長林挂壁已拂舟怪樹橫江而接翠瀾夏

畦與冬積富名材而如積取麋鹿而何嫌淫芻蕘日不

忌遠壁青淡近峯紫至欹艦側楫不帆而駛自漢抵興

順流下數十灘興安之州舊穴城狐明末遭寇殺戮盡

鷄狗餘生半嬰孤休養百載元氣始蘇臨楚天之雄秀

軍民錯列日靖桂蒲引襄樊之利則黃白通於夏口販

川蜀之粟則粳稻溢於東吳蔽江流日鵝鵲森軍容於

火茶興安武備甚肅川觀既鋪岳趣在陸沿漢江日上下徑罔

巒之重複時則細艸成茵青藤結屋舒葉解苞含英飛

馥羅生陵阜不辨何族峭溪林絲邃谷聳萬綠日參雲

露天光之踈踟右壁左江出其腰腹經馬嶺之高塘劈

長空日橫幅馬嶺塘在山半腰極高險界屬石泉乍弦直日伶仃竟紆徐

而往復孤根走瓊崖千章翳綺旭悉索山城茅檐五六

可耕將百畝引泉毓半菽游鯁鮪於寸波亦涵淹而卵

育石泉城不滿數十戶在萬山中得田方廣數百畝則餘皆頑石不可耕也其山泉紆道經流僅資灌溉則

有奇巖超越望極天霽關曰饒風嶺摩絕頂關在萬山

移暑景吳玠拒南指滇黔之道北瞻子午之頸七日長

安厥路猶迴其口則仙楹天造雲氣金銀其中則危索

通崖風雷窈冥恐山靈之我訶聊目送而心騁子午谷有峯

陸出如盤猿猴莫上頂有人仙廟若憑虛構造者遠望

若錦也若夫晨敷夕秀吐葩含房蔚荔蕙若薇蕪蓀萋

靈藥盧跗所料異艸神農是嘗遙村卷訪路入金洋

雨肥翠麥蛙閣方塘祈蠶則嬰娈蠟壩俗春游壩

者日絲項占穀則量測沙倉石泉縣臨江有石窟其沙

縣倉猶有望雲待月霜筠露香亭開菡萏谷滿貧富容

刺史之搗灑妙玉局之琳琅蘇軾有詩我瞻城固

而黃沙驛經孤雲山與兩角山女郎山木風颯颯日展

旗臨羌有張魯城女丙穴嘉魚沫喁喁而受稍靈羌州

至為出沒洞設習器人中者取之洞下鑿長渠躍人

者捕奕奕定軍山其道有倬山在河縣東關外武侯墓

檜柏祠堂雨風榱桷石琴絃指元音古邈彈梁甫之吟

鐫章武之朔琴堂藏石琴上峯律佳城豐碑古柱鬱鬱

冬青哀哀杜宇嘔血而事猶辛籌筆而豪欲腐英雄灑

淚於山隅遺民私祭於河澗河人遇寒食羣八陣雄奇

神明擁扈水急壯波濤月黑聞軍鼓陣圖在山下每陰

峽出金牛山聯嶠冢漢水所出洞峪嶺畢日噉噉瀑泉歎薄

而漢涌攢崖涉淡巖險齊總橫鬻馬邨而石高達迎舉

隸而雲滄關路無先自我鑿空上聲自入略陽界石路

嶺介夔道與崕峨江走嘉陵而巴蜀略陽城西關截江

峽為嘉陵江牽修纜日嬾蜒逆奔流日淫瀾天迴雲昏

征峯戒夙陰翳豁開林巒淨浴長條葑鬱於孤峯豐稍

幽請於礪隄列嶂眉齊危礪竦獨繚水郭與山家各鈎

連呂蠶簇照耀華爛呈幽發伏白馬之關陰平之道階

路即古陰平鄧 鐔河冥漲鐔家河在 狂瀾欲倒登韋壩

呂高晚上五郎名坪而幽討石壁欲呂飲河峽角騰而刺

吳黃緣眇路呂熹微起伏秋豪而旋繞危輿髮繫犇蹏

石擣凌太石山瞰犀牛江縣車東馬窮險觀幽前趾受

呂後頂目力周於四游連山破碎纂組雲浮斷厓杵白

曲徑鉤轉山精颯沓銛利戈矛距入壑呂弱棧界危道

目勁流坂抵錯繆谿谷紛糾變化寒暑乖隔華酋原夫

茲邦用武舊餘戰血典午則鄧艾師潛鄧艾同子

建炎則吳璘力竭米倉山吳璘屯壘殘荒艸之煙橋載

古車之轍其貢花木文厥產紫泥封壘書用之散關

霄躋在階城東二百里一玉壘雲齊蜀要路爾其羌髻

殊種息喙亂穴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山外為狗西

雜色故衣裂而文身被髮呂自鉗鑿齒雕題而相悅僻

野階文山乘櫟榭秦鞏南界乃安我輻秦川界始出險

汗涓來巖岫縮則有祁山遺堵山前原隰開廣街亭敗

鏃故壘滅景於驕陽武侯軍壘每六月悲風銜恨於馬

謾鹽官鎮涌井天產是煎鎮最饒溢有鹽井方廣沾漑

六縣一井為六衣食百廬彼孳貨其有幾已煙雲之相

連天水故郡今秦嬴氏開先囂述據呂騰躍符姚尋呂

戈鋌爾其鐵堂古峽姜維所居雲下良田隴西有耕天村雷

峯酒孰至今有古槐精出類酒山松花果鮮佳者玉

鐘匪琢玉鐘峽有石韞玉成鐘形峽寶佛何玄寺有癩僧

攜黑犬來赴齋眾僧惡之一日僧當夫開兩大筆三綱

龍圖授義綵石煉皇伏義卦臺在城外苞符早洩於成

紀乃光被平虞唐地臨下辨烽接邊牆馬思戰鬥士盡

慨慷猿臂將軍鬱青霞之意氣李廣墓在城外山上墓

蛾眉少婦晦高臺之流黃晉寶洞里若乃指隴山兮大

小坂望吳嶽兮十七峯山即隴川落魚龍而動彩隴山有

五色月經晦朔呂恆融無缺雖晦朔亦然驕行人呂魂

動聽流水之聲淙載脂爾轄言瞻我旗山寒麥短微風

扇虛伏羌隴洵美其樂只且圃草繁乎林藪穀土滿於

新畚凭高頰瞰負郭對閭何室家維億應牧人多魚若

夫蔡琰無家舊廬宛在在伏羌西入胡既穹帳衾寒歸漢亦

烏雲鬢改傷青冢之長靈此九狄其猶未悔窮岷嶓於

上邽會嘉陵二灣指鞏屬岷州岷州在秦州所入水為西漢至

禮名長道至成名鞏屬岷州岷州在秦州所入水為西漢至

合嘉陵嘉陵江源出岷州岷州在秦州所入水為西漢至

縣而略陽合西漢水又滙望江入岷江為四瀆第一親

朱圉山之華蓋名丹青赭堊燦若編貝日清渭之始流

甫濫觴而未汰渭經朱圉之爾其接汗隴界岷洮雪山

壓頂江源洩尻印水經與括地細繭絲而牛毛鞏為江

之經如牢落首陽之峻首陽山在渭源縣東渭有三源台

歷邦山之陰至社樹坪出石門經風雅寶雞中開會
納眾流東西九百里乃會漚涇過漆沮呂入河
巽身鼠之高鼠在內各名自生有鼠名不侵害故名鼠鼠在外
穴乃有崆峒山引節西傾山入望熙河則王韶發難抱
孚州今河則充國屯糧翁仲巨人所彈歷始皇日暴秦蒙
氏所披猖也秦築長城起自臨洮地通佛藏俗事胡僧三觀九寺
充奉祇林洮中佛寺甚多持髻兒戲馬番女剪鐙接霜垣
之舊署多勝國之越吟試館為明察院署題詠甚多亦復拊髀壯猛
憂響哀沈噴絕塞干戈之氣寫孤臣危苦之心嶽麓山
清峙超然書院名嶽山先生峻嶒會遠勢於眼底試朱
關之一凭忠愍敢諫鄒張代興紀王法段堅配為洮陽
四先同龍場之遠竄高門風於李膺爾其惡藏堡名與

鐵橋漫稿

心矩齊校本

西窮洮流北抱日白沙黃天荒地老甘雨流根萬物回
稿摩雲嶺鬱葱風土光藻屹矣泉蘭山富雄京鎬山環
城延袤二十餘里其下可昔嫖姚之破虜此喋血而濡
耕可守遂成蘭州巨鎮昔嫖姚之破虜此喋血而濡
帥霍去病廕戰遂乃梯航直接幽荒迅掃來渠按之織
皮賤淮徐之織編刀布質劑通泉溢寶崇甯濬濬襟帶
山河城門洞窟門自天洩波河下東北達靈夏其
知幾千里元世祖造都實窮之云源在上番聚甘思西
鄯泉百餘里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泥濘不
勝人跡近觀弗克履高山下視燦若日星日故名浮梁
大墩腦兒譯言星宿海也學士潘昂青為之記
架曰跌宕繩索紛其錯摩州城外巨艦數十聯布水
臥成蟬螻銜若龍壘洪湯數里安流澹沲星槎容與扣
舷朗歌觀周垣之鱗次關紫漠呂窈窕披豁沓而北迤

車隱隱其塞杪逾河即接長城至沙井沙山連而背白
羌笛哀日天官見黃河之散漫傷獨立而魂悄沙井之
墟雲漠漠火燄之山日杲杲望山縣互數百里四生意無
權輿百卉就誅藪俄焉焦土盡銀流傾圍餘嘉陰野富
穠杭近紅城堡三四里接莊浪引清湍而蓋瓦激水磴
日飛泓臨渠結屋中置萬物所悅庶艸滋榮則有番
童牯高駝象躡凍番人牧放雪山中睽目延頸怒肉
突筋詭狀蹒跚呂蹙蹙豐毛絳繚呂續紛王會呂至百
獸逸奔宵貌篋管呂如意雪厓馴畜呂為豚番男婦俱
指搗牧放爾其豈花苗今秋雲高菜陌黃分盛夏末月
厥狀雖昨始放霜又旋至惟玄冥呂司命疑夏官之常缺馬牙山霞

鐵橋漫稿

心矩齊校本

零鳥梢嶺風刮義馭無溫窮陰信鍛踰古浪縣入武威
懸渾邪右地居延北扉涼州本匈奴渾邪王右地漢元
擊敗之天梯山前列沙河後隨驢河梁之蘇李蘇武牧
降其眾州匈奴允姓淪湮州春秋傳
允姓之姦居於瓜州州繫大荒之攸奠仍疆錯之維昉故
周衰淪陷漢武始開金城武威張掖酒泉胡鹵清
夫三危即敘流沙入臣戎兵弗詰犬羊肆信一自犁庭
掃穴疆廓咸申五郡天末金城武威張掖酒泉胡鹵清
塵雖輪臺之詒悔亦萬世而一辰爾其連山對出華譯
分吟混沙礫呂躡駁給牛種呂遙當崑崙蹠躡鞞嶙
响亂水液汨而尋壑平沙蕩濶而為津自武威呂西田
落古木散布遙天又隔塞垣呂橫脊列胡騎之雲屯與

山為限者祇一垣牛陰風怒咭遙山畫氛恣凭眺乎五

涼接流軫於鸞鳥今承縣涂容九軌門建高旒則有邊艸

茫茫墟煙絕少長天仰已不舒明月懸而空皎悲一將

之成功經原野之幾飽張勇及其部將王進寶平定諸

羌駭地輪之激轉睇陰峯之虧蔽怪石齟齬牢關險噎

乃甘肅通衢之最險者塞堞竊而無所置壯厥趾於

山之陡過峽始寬墮地乃走塞垣接其直如弦至此

日大道已如弦落剛丹今山於馬首黑河涌前在甘肅

諸流交滙弱水經石即山丹河有碑刻爾其祁連壁

絕天山鬱巖三伏之炎蒸不到太古之封雪未消在祁連

肅州南緣互干斯則張掖之為郡也今為月氏故國元

魏分微入燕支山之翠黛如貢于闐之玉瑤國接鳥

孫功窳陽關過土番界在遠招伊曲流營於樂府今伊吾

密花門通回射月於秋颯朱柰夏實瓜瓜野饒出美瓜

其大者如斛小酒泉燕樂肅州故酒泉郡也泉鹽池煎

熬在鎮從蓉茂葉枸杞豐助珊瑚瑪瑙安榴蒲萄玉門

生入之客西門關在肅州燉煌今瓜遠戍之鑣莫不望

牙旗而神戰臨瀚海日魂銷肅土維嶠山泉灌漚築壩

引流民川得倉赤斤罕東界連萬國亦斤蒙古衛嘉寧

東左衛即沙州哈密衛又在罕東左衛之西凡西域諸

夷入貢者皆取道哈密衛密實控制西域與肅州地

如平東衛曲先衛安定衛阿端衛并西番十二族雜種

附近西衛衛納茶馬若干匹皆番夷之內屬者雜種

蔓生不可殫効關隘固孤紅山在肅州北烽埃傳察

黑嶺名亦爾乃辭合黎之聳翠合黎山在駕仙隄勝地

之彩衢崑嶽竅窳取徑特迂隸河西而南列入湟中已

境殊里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大塹尙窳闕闕尺天

寸地釐疆析圖涼州二郡南北相對而通厥土赤埴

川澤孔訐由萬山入百遂通古郡後魏為至於樂都

伯嶺凌連雲之巉石俛駭峽之驚渦峽口下流西

橫戈今怪嶺屹距人立誰何叱飆驅風日風之婆小石

大風今怪嶺之則息遂乃抵西平即西之鉅麗凭龍居名

詰屈懸介中華三邊腥羯神爵困弊夫先零趙充國屯

永嘉淪陷於禿髮禿髮伺間不常蹈瑕日發海寇番猓

畫居碁列爾其覆袁山峇峇隋煬執醜虜之不庭征吐

時所積石山峩峩唐將觀河源之所出李靖侯君集師

星宿觀河源焉紅崖在府城東翕施日嶸嶸青海九百

餘里一名卑未在淳泓而蕩漑日月出沒乎昆侖湟水

逸水朝宗於河伯東南嚙嶮西北游濤自河曰西東南

按流峙於方位與扶輿而反易固絕微之俶詭嗟難得

而縷緝若其三駕莊浪北荒遠步山平番出真宰乖割

雲山錯迳惟義帳之馬牛無羈勒而來去寸蔬半菽近

縣徵調凍鼓殘旂空營屯戍塞外無居民敦堡中戍卒

外夜參半已斗橫馬悲鳴而達曙觸霜晨之慘裂仰松

山之龍葱徂徠分秀挺持隆冬一洗不毛之恥獨奮後

洞之容塞外山皆不毛雜木翠迥有豺狼驚竄狐鼠

縱橫土藏淡味日射霜晶三眼非一帶水同鹽汗而得

圍無芻而柑秣隸乏水已空冰水同鹽汗而得

驀地滄溟過沙山紫飄風疾至迎沙蹙紋忽黃流之滾

滾破幽荒之沌渾繞入中衛境遂乃網魴鯉飛鵠

理篙楫浮陵衡河決塞垣而東注人歸紫漠日煙暝觀

中華之氣色若蓄眼而未會人中衛門頓彼夫河之

為瀆也害鍾豫徐利溥靈夏府千渠所興百穀用播自

唐漢日規營代經綸而貼妥迨荒治於我

朝暘農功而極夥舉插則銀漲齊來決口則洪波夜墮

旱澇匪天蓄縮自我蓋夏郡引河為利史記河渠書已

鐵橋漫稿

交滙其最人者為唐來漢延大清惠農等故夫川禽薦

鯿鯿水蟲滋蛤贏游鯨戲泳於菰蒲土澤揚華於蔬蔬

既佃且漁充而頤朶浮金波之彩橋泛澄江之畫舸水

殿翠恩華楹青瑣唐漢兩渠始自元董文用郭守敬架

壯麗綠楊紅柏經秋阿娜綺繡陌刻鏤逾麗於江南

珠履影纓衣冠欲步平江左蓋夏有塞北江南之名

實之而吳越居多豔豐鎬與鄴杜曾何足已侈侈地

故文物彬彬盛矣豔豐鎬與鄴杜曾何足已侈侈地

士斥實產名鹽紅柳池身白池厥號微纖因風而割有

日曰炎非煮海而井出故味佳而值廉府南瀾河為鹽

一而身白池最著又有花馬紅柳鍋底三池州城南

三而身白池最著又有花馬紅柳鍋底三池州城南

力四風自生殆天產呂貧我邊需者屏賀蘭西北六十

聖之險削擁朔方之羣風朔方地思昔曩霄拒命英物

超凡改文於漢易民而黔敢以百萬祗革觸銛元昊小

李繼遷之裔世據朔方日宋實元元年稱皇帝其同屈

奉表於宋有日制小番之文字收大漢之衣冠同屈

子之武烈年借號于朔方武烈皇帝十四作西宿之

白魁祚十二而始替已炎宋之將燿慨夫明葉之中衰

也邊事孔棘虜塵易揚久堅而陸河洋日航套中甌脫

臥榻棄旁嘉靖間北虜據河套每鼓流浮河西降虜無

自而食力坐甲始困於裹糧兵增費益調遣頻繁遂乃

蹂躪朝那今平涼縣延慶環慶陽府設險而與其明者呂

為患爾其投石越距良家技擊旌旗掩日天子上單于

之臺漢武至朔方臨北河成旅提戈少帝受齋宮之

鐵橋漫稿

冊肅宗即位彼雪恥於百王允神武而無敵太宗絕

陀既而其厥俱請降置吏上大喜納之所曰家善

日雪恥酬百王降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穿楊人思決拾厲霜剽已斬堅聽豐原日鳴鏑跨青驄

騎黃裙積甲蔽青銅峽之隈張幟奪蠶山之色翠如

材官致朱輪劍客夸白晷猛士傳觀日六鈞漁陽受辱

於巾幗則有蘆花卷白霜鴈驚翰濱渠口之總滙遇大

波之漩濺萬馬齊下銜波不喧侶神龍之繞塞揚尾類

而屈蟠截流而亂休樹解鞍自渠口渡河而南河流甚

下流即入接身氏之故墟按義渠之舊壤自有城為昆

夷臣任好而來享秦昭拓肆其北封遂邊胡而旣防南

為古義渠身戎秦穆霸時涇上身氏知先王之馭戎不

皆朝秦即此昭王滅之而何奴典

究武而用攘逐太原今固原而城方洵籌邊之最上蕭

關北郡塞界漢驪白登進嗣安定今為退完警朔颯之

獵獵薄虜馬之嗥嗥跳踉鮮卑蹂躪吐番塵沙晝掩燙

燄夜燔息百年之征戰仍生齒之凋殘始皇盡河立河

白登被圍與匈奴和乃徙塞安定而平涼遂邊匈奴右

方孝武葉朔方始籍蒙恬故跡然歷代陷復不長套內

數百里開荒之雄鎮峻城隍而言言數紛綸

於塊壤照曩古呂若炬密侵阮日徂其秦臨湫而詛楚

涇州商周阮其之地靈臺古密過安西之行都元所置

見開城今為之巨礎空同山問道之宮在平涼府西二

宮王母山留觴之渚即儀山也山下有大池即穆天望

華尖山其有亭其下為盼都盧山而延竝金佛峽回峯

彈箏峽拂雨為川二十而有羸厥泉數百而可舉會筭

頭山之始波待屬納於神禹金佛彈箏二峽在瓦亭山

水出平涼府城西南七十里其水皆入涇涇

南源出華亭縣城東三里有二源北源出小隴山馬峽

繞涇州過回山仙姑嶺東浩蕩其王之娛游漫潤西涼之

畚插搏鬻難渠涇陽渠利最廣涇州則距源烝徒堪楫

高山山名為涇觀其發源豪彘海經山紀於荒牒爾其

割安國耀武之鎮後唐曰二鎮騰臨涇行渭之囂漢為

唐為可藍山小隴山左絡右包引邠岐之繡野即芮鞠

之神皋於鎬京為賓服距東洛則荒要覽大戎之故版

即今平涼西山後諸縣也王居鎬京歎姬室之腥臊去

在千五百里內故穆王曰賓享責之陰密所伐其伊邇何我陵之不勞慨涇原之空署遠鄭

滑而仰漕唐置涇州節度使原州蓋兵馬芻牧之繁會

兼雍涼朔并之蕭駭山高地冷霜嚴雪脩在其板屋同

我土窯密同羊麥經寒而平補島頭不熱於府焦總兩載

之行役遍秦疆之遼迢攻自車鄰駟鐵厥風騰趨勢招

八州雄吞邊徼其民忠信而質實其俗強武而桀驁善

導則起化鼓鐘猛驅則同仇慰勞耕牧致富疆山林供

聚嘯獷野偪居攘竊劫剽閒廣谷與大川更土風之殊

調御輪或雜乎凶裝秦俗嫁娶往來勞面自同平夷獠

近邊諸郡從幼自務其非栢非聾載吹載咲竝撲獲曰

面三花五花呂相誇耀取酷各截筒而為醕燕會則曰糟麵團入甕用湯水漬

取飲曰嬉竹馬於高簷混雞犬曰競叫土房板房不一

次而編其臨風月之佳辰轉悲思而痛悼邊郡凡天中及中秋

當起自征戍之家因山別煥寒視水為肥磽倉懼鮮躄

後遂相沿為俗耳因山別煥寒視水為肥磽倉懼鮮躄

戒先貪冒外懲疆事之驛騷內折姦民之橫暴

聖朝安呂兼攘富而後教陸海溢花馬之鹽屯田廢丹

水之漕商州丹水奚止都都相屬邑邑相眺國藉十世

之基家承百年之造農服乎田疇士弁乎序校袍禪堅

小戎之心閭閻諷

天子之詔走萬里不持糧剪不軌無遺噍懷乳有哇哇

之童扶杖集番番之髦簏齋橐負則商旅讓於涂乘堅

驅良則男女避其導言傳號渙所至捷風雷色授意喻

三軍咸舞蹈兼之天心申其景命五穀豐於雨暘窮陰

沍寒雪蛆久井之結凝扇之目和氣天山之雪生蛆童
山涸澤乾溝火谷之焦灼流之目醴漿及夫喬嶽拱礪
河宗瀉漢百靈攸奠罔不降穰有感必應厥類維彰神
人既曰和民物既曰昌

聖心猶復保之若赤視目如傷帑金充溢蜀爾輸將何

生弗遂奚利不汪實灌注乎里閨監勞頓夫斧折是時策妄

尙未用命大軍供億發帑若臣者寓目於玄灞素澹之

境馳驟於炎風朔雪之鄉聽奇鐘之雌雄肅州城西西北

鐘樓傳此鐘乃沙州所鑄有雌有雄肅州爲雌沙州沙

壑者爲雄野外軍戎常聞此鐘上半月有聲去沙州下

半月有聲掠神鳥之鸛鶴觀雲海之曇絮觀雲海處字

測葱嶺之混茫出入戎落轉側冉駹親見夫

拱手者闖八荒而無閔曆德者涕橫流而滿眶已縱游

三五之至治非徒牽思古之回腸敢筮簧平六籍盜先

民之秕糠長侍坐於君子願雅化之宜賜賦既脫稿并

自注合一萬五千六百四十許字賅洽闕淡上揜潘岳

交河王侍郎蘭生曰千餘年來鉅製也祖惠意猶欲然

再三更正不輕示人其詩亦各體穩稱五律尤高渾峭

拔逼真唐音年四十一而倂游呂帖括授徒鄉里潛心

理學厭薄詞章先時稿本棄之敝篋與並世名流絕不

通聞問並世名流亦鮮或偁道之或曰意有所懲淡自

韜晦也登第後爲四書講義自負理學正宗復不爲時

論所重曰故祖惠畢生無詞章名亦無理學名及卒平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望賈人子有獲其賦艸者先君子借觀而善之鈔存一

卷其高弟子王元文蒐輯遺詩獲三秦游艸四卷洞庭

游艸一卷拾存艸二卷經進艸一卷謀付梓不果越六

十餘年落破書灘余獲之合編爲虹舟集九卷世閒無

第二本終亦必亡欲付梓非力所及姑舍詩爲之立傳

而載其賦傳者傳也余文未必傳卽祖惠之賦仍未必

傳枉費紙墨耳於虜天之生才不易人之憐才亦不易

自古而然詎唯祖惠也哉

臧和賢別傳

臧和賢名禮堂以字行江南武進人高祖琳治經精兩

漢學卽世所稱玉林先生者也父繼宏有隱德和賢爲

人肫摯不苟言笑事親孝臨財廉非其義一介不取居

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笑不見齒母病割股肉瘳

之兄庸博學有聲師事盧學士文昭學士稱庸校書天

下第一和賢師事庸庸之楚和賢師事錢宮詹大昕業

益進所與游皆東南知名士時段大令玉裁丁廣文杰

孫觀察星衍皆宿學負重望不輕許可願交口善和賢

名亞庸謂之二臧云阮撫部元爲經籍纂訪聘庸總校

和賢與焉後撫部校勘十三經再延和賢以母老辭逾

年邢大令澍復以校經聘留三月遇疾歸疾且革語季

弟肥曰柰母何遂舛時嘉慶乙丑歲也年三十無子庸

在京師聞而哭之哀私諡之曰孝節先生和賢善著書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慕古孝子孝女孝婦事作孝傳百三十卷又纂尚書集
解案六卷三禮注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補嚴
氏蔚左傳賈服注三卷說文解字經考十三卷南宋石
經考二卷增訂孫氏星衍倉頡篇三卷重編說文繫傳
十五卷通俗文一卷輯臧榮緒晉書二卷鄭氏義門傳
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拜經堂書目四卷愛日居筆記
六卷

嚴可均日以和貴之孝行卓卓矣而未永其年惜哉然
著述等身聲施藝苑亦吾黨之榮也彼歿世而名不稱
者可勝慨哉

後漢秦嘉妻徐淑傳

鐵橋漫稿 卷七

心齋校本

孫淵翁爲續古文苑有寡婦淑誓書一首不得時代列
入晉文余攷寡婦淑者秦嘉妻徐淑也嘉字士會後漢
桓帝時人官黃門郎續苑旣刊行不煩改正故作秦嘉
妻傳其文字多拾成言可補范書列女傳之闕

隴西秦嘉妻者同郡徐氏女也名淑有才章適嘉嘉仕
郡淑居下縣有疾嘉舉上計掾將行以車迎淑爲別而
與淑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儻俛當去知
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
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
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
力淑答書曰知屈珪璋應奉藏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

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

心願東還迫疾惟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

嚴莊已辨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

勞如何澗谷透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

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久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

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

艸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

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

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邪嘉重報淑書曰車還空反甚

失所望兼敘遠別恨恨之情願有悵然閒得此鏡旣明

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以上嘉

鐵橋漫稿 卷七

心齋校本

淑答嘉書嘉重報淑書並見藝文類聚三十二以下據羣書引見彙錄之并致龍虎組緹履

一編寶釵一雙價值千金好香四種各一斤素琴一張

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好香可以

去穢麝香可以辟惡氣素琴可以娛目藝文類聚三十

百三十六引兩條御覽六百九十七七百淑又報嘉書

曰旣惠音令兼賜諸物厚願殷勤出於非望鏡有文彩

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旣珍素琴益好文選嵇康贈

注作惠異物於鄙陋制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有

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勅以芳

香馥身喻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

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藝文類聚今君征未

旋鏡將何施明鏡鑿形當待君至御覽七未奉光儀則

寶釵不列也未侍幃帳則芳香不發也文類聚三十

八九百今奉越布手中二枚細布鞵一量嚴器中物幾

具旄牛尾拂一枚可以拂塵斯金錯盤一枚可以盛書

水琉璃盤一枚可以服藥酒蘇文類聚七十三北堂書

九十七七百三七百十嘉遂行入洛尋除黃門郎居數

年病卒于津鄉亭初淑生一女無子及嘉奉使淑乞子

而養之尋守寡時猶豐少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為書

與兄弟曰益問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列士有

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

歿而後已夙遊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

以僂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承祖宗之嗣下繼祖禰

之禮然後觀于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

節於弱志發明明於闇味許我他人逼我干上乃命官

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惡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歿

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詞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

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不能匡我以道

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御覽四百四十淑竟

毀形不嫁哀慟傷生劉知幾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

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通典六十九晉

侍郎賀僑妻于氏上表可均按于氏表云還繼秦氏淑

所著詩文有集一卷徐淑集一卷亡唐志不著錄嘉

字士會見北堂書鈔原

黃節婦謝氏戴氏傳

建德黃勝友與余善于其病篤也遺命其猶子鶴詩及

子鶴秀曰我母戴我祖母謝皆守節撫孤今我諸黃羣

從不墜家聲兩孺人力也校官嚴君能古文宜請為家

傳以附邑乘越歲二子以事狀來請不敢以不文辭節

婦謝建德之南鄉人歸同里黃君延生子禹錫而君延

歿謝年十九節婦戴山陰縣之安邑人歸禹錫為繼室

生子金友義友勝友而禹錫歿戴年二十九當謝之初

寡也上奉寡姑下撫孤兒家赤貧不保旦夕其鄰王文

昌者君延友也初文昌妻與謝同時娠指腹約婚及禹

錫生三歲文昌女亦三歲而謝寡文昌抱其女付謝為

謝屏當外事謝勤苦善持家漸小康寡姑歿居喪如禮

禹錫長合婚如禮生孫在中年二十一與其母王相繼

歿謝為之續娶即節婦戴也戴之歸禹錫也謝年六十

四喪孫憂不祀戴聯舉三男門庭喜慶而禹錫病不起

戴寡居勤苦善持家似其姑事姑能先意承志催耕課

讀益大其家謝年八十三而卒戴年七十六而卒三男

皆成立有聲鄉校嘉慶十八年校官錢秉鈞以兩節婦

事申詳題旌奉

旨建坊今其後裔無白丁恂恂孝友而王文昌子姓與

黃嫺好歷數世百餘年如舊焉

嚴可均曰劉向作列女傳史家因之代有撰錄皆取才
章名世奇節非常或乃薄命化離亂亡播越則雖文姬
重嫁亦立佳傳蓋列女不必皆烈女也余以謂女子賢
行貞孝節烈四德同科而節爲大未亡人性命鴻毛耳
以是藐茲孤宜延殘喘然而哀門難振撫孤能成立者
百不二三嚮使程嬰杵臼與趙孤同斃或趙孤先斃後
世誰復知之幸而成立是有福命焉於尊難矣節婦謝
節婦戴苦行相繼七十年其後寢昌亦其福命有以回
天也彼無孤可撫撫孤不成立者可勝慨哉

重建湖州永福寺碑

永福寺在湖州城青銅門外之西偏舊名永欣寺宋大

鐵橋漫稿

卷七

心經齋校本

觀中樂安薛嗣昌爲鐵門限跋尾云智永禪師寫真草
千文南諸寺各施一本住吳興永欣寺求書者如市
所居戶限用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據此則永欣寺
隋以前初建至宋未改名其以欣爲福不知始何時明
季以來爲比丘尼所居破瓦頽垣香火歇絕乾隆五十
三年邑子潘加慶等迎浮屠智行住持數載重建大墜
璫佛像發願恢闔中涂圓寂其徒鎮興能闢三寶締萬
緣遂建大悲閣地藏鑿及禪堂方丈外爲山門左右爲
樓房南爲萬骨塔院北爲涼亭東爲迎禧橋經營者廿
餘載次第落成寺舊多文石邑子陳豐爲召巧工重加
黏鑿嵌空玲瓏種柏蒔花可游觀懸坐今鎮興年將老

矣而其徒皆守清規傳戒律蔚然爲叢林焉余因思湖
郡名僧智永後首數皎然居城南之妙喜寺刺史顏魯
公于此修韵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其書不傳而皎然詩
集具存然問所謂妙喜寺者但見荒煙蔓艸焉百而永
福寺去智永一千餘年煥焉復新規模闕敞視妙喜不
侔矣微智行與鎮興繼世功行詎能及此彼法有人宜
乎興且盛也夫興廢若循環盛衰相倚伏新新不已存
乎其人願其徒終勉之益擴而大之也

金培英表墓銘

嘉慶癸亥歲余主講廣東香山縣書院而金君以廣西

鐵橋漫稿

卷七

心經齋校本

墓君第四子德恩故余在廣東時學徒也泫然請曰我
師知我父稔乞爲墓表不敢以不文辭君名毓奇字培
英號問艇又號問庭江蘇上元人祖維柱國子監生父
又聲貢生君年十八爲縣學生旋食餼乾隆己酉歲拔
貢
廷試第一以知縣試用分發廣西到省七日權知河池
州所屬南丹土州多積案君一日決獄三十老吏驚爲
神又權宜山平南等縣又權陸川縣兼知鬱林州丁母
憂奔喪過長沙值苗民亂大將軍福公康安留佐軍務
服闋權湖南清泉縣苗平保舉直隸州知州格于部議
仍還廣西權興安縣修築埧河閘門又權知賓州題補

臨桂縣知縣縣民廖祖恩叔毆其父幾斃祖恩救之誤傷叔前知縣擬以大辟君引救父情切例得從輕百總曾勝邦外委王錫從軍湖北病亟告歸鎮將欲治以逃兵律君雪其冤得免尋調知廣東香山縣縣瀕海巨盜充斥君募壯丁增巡船偵其巢穴多所捕獲楊朦九者盜魁也生擒之及其黨百餘人百總羅明亮素通盜白大吏誅之縣境獲安會廣西武緣案重平反承審者按察使及君等五人皆譴戍伊犁伊犁將軍今大學士松公筠夙知君能奏辦塔爾巴哈台漢文事件又以塔台倉廩未修奏請監之戍滿釋還籍而松公遷督江南請掌書記尋移督兩廣君偕行逾嶺不三月病卒時嘉慶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辛未歲六月十九日也春秋六十有一明年歸葬江寧太平門外祖塋之東偏娶王氏續娶蔣氏吳氏子五德忻廣東新會縣丞德桂德森德恩縣學生德盛尙幼孫六之豫之泰之升之晉之恆之履君面紫黑體肥善爲駢儷文書法在顏趙間薄以自奉厚以及物視從子如已子宗族親戚交游待以舉火者甚多居恆無厲色無惰容嘗誡其子德忻曰居一日官盡一日心勿以官卑而弛其心勿以盡心而矜其功於處君之居官可知矣

銘曰

君才之豐何遇之窮名萬里而綰綬半通或其會報也于其子孫不于其躬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鐵橋漫稿卷第七終

鐵橋漫稿卷第八

烏程 嚴可均 景文

書尚書顧命後

嘉慶戊寅金陵倪秀才灝字小迂得古兵器似戈而重大倍之無胡有穿孔下上通所以入柄穿外有文曰四轉面曰皆象形目字小迂問此兵器何名余不能對沈思之曉然悟曰兩目合文為眊此顧命下篇所云一人冕執瞿者也瞿即眊之假借正義引鄭注云蓋今三鋒矛蓋者疑詞非由目驗瞿戈屬非矛屬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瞿平頭而孔傳以為戟屬亦非也

書公羊疏後

鐵橋漫稿 卷八

心齋校本

公羊疏無讓人名宗文總目或云徐彥郡齋讀書志引李獻民說同不知何據即徐彥亦不知何代人東晉有徐彥與徐眾同時見通典九十五又九十九有武昌太守徐彥與征西桓溫牋而疏中引及劉宋庾蔚之則非東晉人今世皆云唐徐彥尤無所據蓋涉徐彥伯而訛耳疏先設問答與蔡邕月令章句相似唐疏無此體例所引書百三十許種最晚者郭璞庾蔚之餘皆先秦漢魏開卷疏司空掾云若今三府掾是也齊梁陳隋唐無此官制惟北齊有之則此疏北齊人撰也隋志有失名疏十二卷唐不著錄北宋復出以卷太大分為三十卷又分為二十八卷即今本也

書爾雅新義後

爾雅新義二十卷宋陸佃農師撰農師有陶山集詩文及格鵬冠子注亦簡貴唯引字解二而小者示也可嗤俾雅駁雜尙堪節取獨爾雅新義率本字說再加穿鑿幻境重重至不可思議陳振孫詆為翫物喪志余謂五行志有詩妖新義蓋經妖也其書玉海引中興書目元修宋藝文志明焦竑葉盛皆著錄後乃若存若亡乾隆五十年吾鄉丁小山得影宋本于京師是時四庫館告竣不復收錄然亦不當收錄孫詒穀攜歸武林落吳山書肆嘉慶十三年陸香圃刻板于蕭山至道光九年以印本見詒搖筆書後香圃見之將怒我矣

鐵橋漫稿 卷八

心齋校本

書史記伯夷列傳後

許由事見莊子讓王篇史遷以夷齊讓國故追述之而虞夏書無文在疑信閒迂齋說申呂齊許皆四岳後堯讓許由即其一也汝能庸命是讓許由之實其說甚精可補今文古文家所未及采薇歌怨歌也而孔子云求仁得仁又何怨又云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者史遷以為各從其志是也希之言少每念及此不無餘怨怨亦幾希孔子推見至隱為此微言近釋乃云人亦不甚怨之人孰怨夷齊哉

書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後

孔子弟子七十七人冉氏居其五冉耕字伯牛冉雍字

仲弓家語以仲弓爲伯牛之宗族史遷爲弟子傳于父子宗族不著明如曾蒧不云曾參父其例也按論衡自紀篇蘇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如仲任說則伯牛仲弓父子也論衡非短書嚮未舉出

書漢書律歷志後

孟堅因父業爲漢書而八表及天文志未就孝和詔其女弟班昭踵成之見列女傳孝順時馬續又續修見袁宏紀經數賢撰定遂爲史學之宗其十志自天文外皆孟堅作也地理精駭振古罕儔禮樂刑法亞焉五行用劉向洪範傳藝文用劉歆七略而食貨郊祀溝洫順續

鐵橋漫稿

王

心矩齋校本

史記史記律書卽兵書兼及于歷故次之以歷書孟堅爲律歷志舍兵而專言鍾律猶之可也專用劉歆之三統歷譜以當太初殆非實錄漢興承秦建亥用秦顛項歷百有二年孝武改朔建寅鄧平司馬遷唐都落下閔等造太初歷煌煌鉅典順孔聖承天之文爲萬世則而行僅百餘年莽移漢祚改用三統十許年而莽誅史法于秦顛項故術略宜編次至鄧平術臚列周詳未及三統庶爲信史而孟堅末殺顛項術并未殺鄧平術專取三統以充篇是直莽歷志豈漢歷志哉然且刪節孝武改元詔追改太初歲名與元法復不明著沿革之由以疑誤後世致令通人如蔡邕亦言太初元用丁丑司馬

彪爲續漢志亦言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移後蒙前而史記歷書歷術甲子篇到今嘉慶四年而長夜始旦也此身得不追咎孟堅哉夫孟堅良史才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而歷志殆非實錄所宜愛而知其惡也若夫古以太陰紀年莽用三統始以太歲紀年余旣爲太初元年甲寅丙子說詳哉乎其言之矣茲不復贅

書廖刻華陽國志後

前明張佳胤等刻華陽國志皆十卷余所見僅季滄葦照寫宋李至本多出第十之上中兩卷本今歸孫淵如嘉慶甲戌歲廖都轉刻之于金陵字畫精好宛然宋雕其上卷蜀郡士女讚第一後闕巴郡士女讚第二凡五

鐵橋漫稿

四

心矩齋校本

十四人尙非完書其北宋呂大防本未得見之闕否不可知北堂書鈔原本卷百三十九車總載篇引常璩志云郝伯都閬中人爲郡史太守每見之垂泣伯都請白其故太守曰亡男爲人所殺汝身似之故悲感伯都問其讎所在太守曰臺閣不可得也伯都乃交游與甘春卿爲友共伺讎殺之於車府而亡命春卿爲吏所得伯都乃還首二人爭死會赦得免按此卽五十四人之一士女目錄有烈士郝伯都閬中人也九字以爲後漢人嚴可均書于冶城山館

書左思別傳後

世說文學篇注載左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

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侍御史思蚤喪母雍
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
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
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
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
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羽而云披鬼彈飛丸以礮礲火井
騰光以赫曦今无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无吏
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齊人不重也思造張載
問嶠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
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竝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
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鐵橋漫稿

五

心矩齋校本

可均按別傳失實當以晉書爲正思先造齊都賦成復
欲賦三都泰始八年妹芳爲修儀因移家京師求爲祕
書郎歷咸寧至太康初三都賦成晉書所謂構思十年
者也皇甫謐卒於太康三年而爲賦敘是賦成必在三
年已前其後三十餘年屢經刪改至死乃已張載于太
康三年始爲著作佐郎思訪嶠蜀事遂刪鬼彈飛丸之
語可因別傳推得之然必在賦成後也張華仕魏入晉
至惠帝元康六年拜司空思爲司空祭酒容或有之然
空云遷云除何以云辟賈謐本姓韓太康三年爲賈充
世孫至惠帝時用事思先爲祕書郎久矣何以云舉且
不應十七八年未調蓋先嘗去官亦可因別傳推得之

餘則別傳殊失實永康元年賈謐誅思蓋坐謐黨復去
官至太安永興間張方亂京師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
終思實避亂客死而云謐誅歸鄉里非也皇甫謐高名
得其敘聲價十倍摯虞師事皇甫與思同在賈謐二十
四友中何得非思倫匹劉逵元康中尙書郎累遷至侍
中衛權衛貴妃兄子元康初尙書郎兩人卽蚤終何不
可爲思賦敘注况劉衛後進名出皇甫下遠甚何必假
其名姓今皇甫敘劉注蜀吳與張載注魏都俱在文選
劉敘衛敘在晉書都非苟作魏志衛臻傳注云權作思
賦敘及注敘粗有文詞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
穢紙墨不合傳寫如裴此說權貴游好名敘不嫌空疏

鐵橋漫稿

六

心矩齋校本

蹟於爲注使思自爲何至塵穢紙墨別傳道聽塗說無
足爲憑晉書彙十八家舊書兼取小說獨棄思別傳不
采斯史識也

書宋本後周書後

右周書蓋宋監本大板厚紙有漫漶損缺處非余所愛
重者偶檢賀蘭祥傳其篇末多出今本六十餘字杜杲
傳遷溫州下缺八字今本僅刺史賜三字史賜中間蓋
有加銜以難臆補輒擠接之全部余未通檢僅檢兩傳
而勝處已如此書貴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閱之爽
心豁目也卽使爛壞不全魯魚彌望亦仍有絕佳處略
讀始能知之道光戊子歲秋八月嚴可均書于武林儼

屋

書管子後

七略管子在法家引見史記管晏傳正義隋唐志已下著錄皆同惟漢志在道家余觀內業篇蓋參同契所自出實是道家餘篇則儒家陰陽家法家名家農家兵家無所不賅今若改入雜家尚為允當不然寧從漢志其書八十六篇至梁隋時亡謀失正言封禪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十篇宋時又亡王言篇文選陸機猛虎行注引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是江邃在劉宋時尚見亡篇今不但無完書并無舊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刻聞收藏家有宋蔡潛道殘本未得見之更可惜者明刻道藏原出宋藏往往有與道家無涉而收入道藏因之得存舊本管子可入道家道藏失收遂無藏本前于漢志豈未寓目者何乃漏落至近人編書目者謂此書多言管子後事益後人附益者多余不謂然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著嘉慶辛酉歲季冬之月嚴可均書于烏程之驥林僦廬

書說苑後

漢志說苑二十篇隋志新唐志皆二十卷舊唐志作三十卷誤崇文總目五卷宋志已來皆二十卷盧抱經羣書拾補所載宋本有劉向敘一首余得元本楚藩本程

榮本何良俊本無之向敘言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

今本君道三十八章臣術二十二章建本二十七章立

節二十一章貴德二十八章復恩二十四章政理四十

一章尊賢三十四章正諫二十五章敬慎三十章善說

二十四章奉使十九章權謀四十四章至公二十一章

指武二十五章叢談七十二章雜言五十二章辨物三

十一章修文三十八章反質二十三章凡六百三十九

章羣書拾補有佚文二十四事當是二十四章都計六

百六十三章視向敘少一百二十一章非完書也向所

類事與左傳及諸子間或時代牴牾或一事而兩說三

說兼存韓非子亦如此良由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

鐵橋漫稿

心矩齋校本

聞異詞不必同李斯之法別黑白而定一尊淺學之徒少所見多所怪謂某事與某書違異某人與某人不相值生二千載後而欲畫一二千載以前之人事甚非多聞闕疑之意善讀書者豈宜然乎此本楊滄校刻楊澹明季人而有方孝孺王世貞印記書賈作偽宜利棄之道光戊子歲秋九月嚴可均書于富春之雙桂坊館舍

書劉子後

劉子五十五篇北齊劉晝撰余嚮得程榮孫鑛等本聞有宋中箱本未之見也今得此于吳山書肆是明初崇德書院所刊行墨疎古閱之豁目爽心可稱善本前有

序簡而覈惜不題名劉子言治國修身之道有大醇無小疵晁公武乃云詞頗俗薄毋乃輕詆近人編書目者又云九流一篇全襲隋書經籍志之文隋書非僻書益覆檢之豈其然乎道光戊子歲八月朔嚴可均書于錢塘寓館

書陳禹謨刻本北堂書鈔後

世咸謂明中葉後刻書無善本是固然矣然未有肆行竄亂若陳刻書鈔之甚者也書鈔北宋時得本已難明代偶存胥鈔本訛謬脫落篇鈔完章章鈔完句然而甚誤之中往往有絕佳處所鈔之書皆三代漢魏迄于宋齊其最晚者沈約宋書蕭方等二十國春秋崔鴻十六

鐵橋漫稿

九

心苑書校本

國春秋魏收後魏書其詩賦頌則顏謝鮑為最晚陳隋隻字不鈔鈔者今世亡其本十益八九其存者亦流俗寫變殘缺誤譌不為典要故刻書鈔可略校不能統校陳乃何人臆改之臆剛之以他書易之甚且以貞觀後事及五代十國之書補之是惑易之疾亟當沐以蘭湯者也又有甚不可解者卷百三十九車總載類原本二百四十條陳僅用十七條卷百五十八穴類原本二百三十條陳僅用四十二條卷百六十六石類原本百二十九條陳僅用三十三條竊擬陳所據原本視余所據原本闕訛尤甚不然陳雖失心病狂當不至此今陳刻亦漸稀罕收藏家率購以多金備四大類書之數余嘗任

校刊之役未獲竣功恐原本終將斷種可惜也陳名禹謨字錫立號抱中嘗熱人嘉慶乙亥歲冬十月嚴可均書于治城山館

書北堂書鈔原本後

右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明初寫本未經陳禹謨改竄道光五年三月錢塘朱竹庵世杰以重價購得之至九年七月三日竹庵以余嘗留意于此書也者遣書估持贈余與竹庵非素交不可徒受也償以原值類書大種自修文殿御覽新佚後以書鈔為最古其得本最難王伯厚云二館舊闕書鈔惟趙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手詔褒美是北宋已極罕觀明中葉時常熟陳莊

鐵橋漫稿

十

心苑書校本

靖瓚得胥鈔本其裔禹謨改補梓行明人習氣好作聰明變亂舊章是謂刻書而書亡康熙中錢遵王得本有跋謂繕寫精妙見讀書敏求記朱錫鬯得大唐類要有跋見曝書亭集季滄葦得古唐類範見延令書目嘉慶初古唐類範為吳縣黃蕘圃所得散片兩包未曾裝冊余屢借觀卷首有季振宜印首尾有秀水朱氏潛采堂印每卷古唐類範四字俱挖補葢類範即類要類要即書鈔書估作偽實是書鈔原本也今蕘圃藏書半歸汪厚齋汪即益美布商類範歸汪與否余未知之陽湖孫淵如得書鈔卷首有雲章閣及初佩齋收藏印不知何許人也淵如作跋尾別紙夾置卷首其書中用丹筆改

字者王石華也卷首用墨筆錄錫鬯類要跋者亦石華也周星論案所淵如先生傳錄錫鬯今在論所以兼金百八十購之王氏石華類要跋已失去書中

校語用墨筆者余與洪筠軒也已已春吳山尊去官南下見是書求得副本余時寓淵如所倩二十人竭二十

日力照寫付之聊且竣事錯誤增多道光乙酉春常熟張月霄得本甲乙至王癸十鉅冊余未見之錢塘汪小

米得本余亦未見今余得竹庵藏本其卷七有丹筆采余校語一條余校語在淵如藏本竹庵何因得見淵如

棄世金陵祠屋藏書聞頗散失蓋其本展轉入錢唐矣欲訪竹庵問之然亦何必問之淵如嘗語余云物聚必

散得古書畫不過加收藏名印耳此達觀之言也統計

千年來書鈔在若存若亡之際就余聞見江浙間實有五本蕤圃一淵如一月霄一小米一余一後之有心人

據余言而蒐訪之不至斷種周星論案月霄本今在常熟歸周禮堂禮堂殉湖州之難不知存亡書鈔撰于隋時故隋志已著錄作

一百七十四卷唐志作一百七十三卷晁公武讀書志同中興書目及宋志竝一百六十卷與今本同蓋殘闕

矣今本起帝王部帝王總裁類迄地部石類凡十九部八百五十二類而公武云八十部八百一類又云家本

百二十卷抵牾如此因知宋世絕無善本故未能刻板以至前明偶存寫本刪割屢遞脫譌傾倒篇鈔完章草

鈔完句世間難校之書此為第一嘉慶中淵如約王伯

鐵橋漫稿 卷八 心矩齋校本

申略校伯申約錢既勤同校僅二十許策而輟業胡硯農助刻貲二百金云將續寄四百金淵如屬余校刻余

竭八九月之力校刻卷百三十二起至卷百六十止硯農刻貲不續寄余遂輟業是時漢魏晉佚書輯本及

章鳳枝佚書輯本彙聚淵如所者不下七八百種假余兩年之力庶可藏事而限于齋斧未獲竣功今余老且

病諸輯本皆不在手雖復為力雖得竹庵藏本徒度高閣飽蠹魚耳沈思往事為之太息鐵橋散人嚴可均書

于武林之廣潤寺時得此本之三日也

此本目錄前有宋湘芷灣名號兩印卷百六十尾有宋湘印芷灣嘉慶州人嘉慶己未進士卒官郡守癸亥春

與余遇于廣州不知何處何時得此本而復失之展轉至常熟落書估顧榮昌手而售于竹庵以歸于余二三

十年間三易主矣余書屢聚屢散每冊鈐余名印後之視余猶余之視芷灣也可均又書

是年九月余在睦州有武林書估以書鈔新寫本來求售者閱之字畫端正誤處皆空白是慣家鈔本也其卷

七亦采余校語益知淵如藏本必在錢唐因問云此新寫本出誰家也書估答甚支梧越五年余復寓廣潤寺

書估始吐其實淵如藏本早為何夢華元錫得來夢華棄世其子貧困去冬以售于秀水令陳振之振之聞人

僅據書估之言故音同而字誤罷官本今入閩其新寫

鐵橋漫稿 卷八 心矩齋校本

本亦葛華家鈔也先售去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可均又書

書汪小米所藏北堂書鈔原本後

余聞小米得原本書鈔八九年矣今夏六月十三日始索觀之紙潔字工有朱竹垞印蓋曝書亭藏本後爲錢遵王所得者也讀書敏求記云聞嘉禾收藏家有原書蒐訪十餘年而始得繕寫精妙繙閱之心目朗然所謂嘉禾收藏家者卽曝書亭也江浙有書鈔原本五余見其四繕寫精妙獨此本耳故知卽遵王所得也曝書亭集有大唐類要跋其本收藏未久落書賈手改爲古唐類範售于季滄葦嘉慶初黃蕘圃得之余屢借觀每卷古唐類範四字俱挖補因疑先爲大唐類要亦是挖補其本胥鈔不及此精善道光甲午歲季夏可均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書初學記校宋本後

新唐志初學記三十卷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季銳孫季良等分撰今世行本僅明安國民泰所校刊者爲稍舊安國得宋版大字本多闕策倩館客郭禾采他書補足而通部亦改竄刪補非宋舊也其陳大科徐守銘等本皆祖安國復加改竄別有古香齋巾箱本未知所祖乾隆末有書賈以黑口小字本求售者蓋元板也嫌稍漫漶索值過多還之旣而悔之不能復得嘉慶初王蘭泉少寇得宋版大字本

丙寅春孫淵翁借得之以示余余案頭有徐本取與對

勘開卷見劉序刑名度數宋本刑作形名猶言名物改便失之因竭四十日力得互異字彙萬用丹筆悉注于徐本之旁宋有而徐無者注于上方宋無而徐有者乃乙之卷十七宋闕第二十策驗行數字數知安國所據本不闕卷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二十二策宋與徐絕異皆安國所據本之闕策而郭禾補足者也不能對勘別寫之夾置之各卷中審知此書自唐開元而北宋展轉胥鈔到紹興四年始鐫板勝處固多誤亦無算然往往卽誤處可得勝處故宋本可寶也且安國前乎余三百餘年僅見殘本余得見完本尤快事也淵翁勸余審定乃取校本常置案頭漸加決擇十得二三至乙亥夏始以淨徐本錄取其長仍其疑似若譌謬灼然者置不復載宋本之善不盡此而盡於此嘉慶二十年七月五日嚴可均書於治城山館

鐵橋漫稿

心經齋校本

書明刻本太平御覽後

御覽一千卷今世通行僅明黃正色刊本脫誤傾倒據用甚難明活字本亦如此余偶至丁秋水京寓語次以所引御覽數十事商定誤字慨然歎曰吳門朱丈文游藏宋刻本三百六十六卷久欲就校蹉跎到今遠隔三千里此未了事也同寓有張上舍者張天如先生曾孫也語余曰先高祖有宋刻本御覽千卷先曾祖分授二

女作嫁喪各得五百卷今但問陸願吾可以就校願吾
卽先祖姑之孫余狂喜請問願吾里居上舍手書片紙
云願吾者陸時化字潤之號聽松之子住太倉州西門
內大橋東石皮街口路北余間所未聞歸寓而書之御
覽後時嘉慶己未歲十月二日也

書經典集林後

經典集林三十二卷臨海洪頤煊校輯末卷爲總目云
臨海記史志俱不著錄未詳撰人名氏余按北堂書鈔
一百五十八引孫詵臨海記南史巨源傳孫詵字休
羣太原中都人別有沈瑩臨海水土物志見隋唐志史
通非卽此又總目白澤圖引抱樸子內篇登涉余按吳

鐵橋漫稿

心苑齋校本

志諸葛恪云此事在白澤圖出抱樸子前聞此書既刻
版于廣州未及寄語也頤煊號筠軒浙士之善讀書者
書顏魯公文集後

顏魯公集原本四種各十卷久佚館閣書目云嘉祐中
宋敏求輯其刻於金石者爲十五卷劉原父序云吳興
沈侯輯爲十五卷東嘉守留元剛序云原父所序卽敏
求輯其刻於金石者如留此說宋沈止是一本然留刻
本僅十二卷缺三卷無和政公主碑至顏夫人碑十首
而有補遺及年謚行狀則又宋沈所無者此北宋兩本
之不同也舊皆以詩居首至南宋復有東嘉守某兼據
宋沈本留本改編重刻先奏議次表次碑銘次書序與

記之類以詩終焉補遺散入各類卷仍十五而年謚碑
狀列傳附於後此南宋本又與北宋不同也後皆不傳
明嘉靖中錫山安國民泰得舊寫本刻之萬曆中顏肩
祚又以家藏舊寫本刻之其後顏崇榘復據安國本重
刻之其源皆出於留本無和政公主等十碑而展十二
卷爲十五卷以奏議居首以詩終蓋就南宋本改編而
書帖居末又與南宋不同永樂大典所載蓋宋沈或南
宋本也諸缺碑在焉旣編入全唐文又四庫書簡明目
錄云據石刻增尉遲迥等八碑據說部增和政公主等
三碑諸文余未鈔得而碑石之見存者余收精拓本最
備又從唐人說部鈔出奏停千秋節章涉謚忠孝駁議

鐵橋漫稿

心苑齋校本

等篇異日重編庶更完善魯公節義如日星河嶽爲唐
代第一流所不待言言文集之源委異同焉道光八年
中秋後一日得顏肩祚本於吳山寓賞樓搖筆書後
書今中鐘後

右今中鐘嘉慶乙亥歲江甯城外新出土售之銅作坊
秤之重五十六斤八兩斤直銀一錢六分先槌落鐘縣
重四斤鎔得銅二斤八兩將短其直勃谿聲徹鄰右余
友倪秀才灑聞之亟滿其直得之後三日余走訪倪索
觀之手拓其銘凡二十七字其十八字在鉦間九字在
樂右文曰今中乍大林鏹其用追孝于皇考已白用侃
喜前文人子孫永寶用言其篆體是春秋前物今中卽

羲仲已白卽紀伯春秋有紀伯季則此鐘紀國所傳傳
記無紀羲仲余所見今中簋文曰今中乍寶設其萬年
孫孫永寶用卽其人也先是京師有號叔大林鉢鐘索
直過多積年無售主後歸阮雲臺撫部而陳受笙孝廉
亦得號叔鐘于秦中後歸伊墨卿太守又吳山尊學士
亦得號叔鐘後歸孫洲如大參三鐘銘皆八十七字唯
伊太守所藏形制略小字畫亦略細今此今中鐘輕重
大小與伊太守所藏相等孫大參據號叔三鐘皆作大
林鉢鐘因釋此銘鑿字爲和鐘二字合文余不爲然鐘
從童聲童從辛重省聲重從壬東聲今此鑿字偏旁上
從啻卽辛字下從重不省說文童籀文作童或卽此也

鐵橋漫稿

卷八

心經書校本

籀文從廿與此卅相當中間千形乃壬木二字之上體
與和無涉余又見宗周鐘文曰乍宗周寶鐘直從東聲
古籀偏旁唯變所適讀說文而會通之可識六書之義
矣質之孫大參以余言爲然遂書之於銘文後乙亥九
月十八日

書秦泰山刻石殘碑後

秦泰山刻石前明塵存廿九字在玉女池旁宏治中按
察使僉事灤河許莊移置池上公所雍乾間公所傾圮
石亡嘉慶廿一年泰安縣知縣蔣因培字伯生潛池得
殘石二枚凡十字嵌之石壁與唐紀太山銘附近且築
亭于旁搨二紙寄余視舊搨少十九字至寶失而復得

快甚先八年余在江甯得家侍讀長明字道甫所藏舊
搨衰爲一軸懸之寓舍署曰斯翁墨寶齋今又得殘石
本爲浮一大白舊說皆云萬曆中從玉女池移置碧霞
元君廟乾隆五年廟災石燬于火若然池去廟遠不應
殘石出池中舊說非其實也世間秦篆若釋山會稽皆
展轉臨摩唯項雅臺及此十字爲真蹟伯生之功爲何
如邪是年秋七月十日書于孫氏之治城山館

書伍詒堂所藏西嶽華山廟碑後

鐵橋漫稿

卷八

心經書校本

范氏今歸錢竹汀宮詹又歸阮雲臺撫部已上二本余
皆有跋尾編入鐵橋金石跋中其三趙子嶠所見東肇
商本後歸華陰王無異今歸朱竹君學士其本余未見
之間凍拓有墨暈就三本中長垣本最先拓最瘦無泐
缺而鄆縣本稍肥前六七行泐缺百餘字愛是整紙未
經割裱額左右唐宋人題名全備余在撫部京寓借觀
此二本坐臥相對皆七八日各雙鉤一再過其模糊泐
缺處余皆能記憶之其重摹者有姜任修本已慰祖本
曲阜孔氏本大興翁氏本琉璃廠本阮撫部本孫大參
本余皆收得之當前明嘉隆前碑石尙存安知舊拓無
數十百本今流傳日少而其沈埋故紙堆中者往往有

之特難得耳而收藏家堅執成見必謂舊拓僅存三本是不許嘉隆以前拓第四本也余未敢傅和也去冬余在姑蘇曾見靈按察藏本云得于秦中墨色稍淡其模糊泐缺處如輕雲籠月神骨具存斷屬舊拓本今江寧友人伍詒堂又得馬氏玲瓏山館本于揚州較鄞縣本所缺百餘字此皆不缺惟裱工庸下割紙挺刷視長垣本稍肥而紙墨極舊其模糊泐缺處亦如輕雲籠月神骨具存斷屬舊拓本惜失去仲宗之世云云一策及遂荒華陽云云一策其九十六字又唐宋人題名盡皆割棄爲非全壁要無害乎其爲至寶也又原碑隱隱有棋局界畫重摹本皆無而此本有之亦舊拓之徵嘉慶甲戌冬借詒堂本審觀乙亥冬又借觀搖筆書後

鐵橋漫稿

心知齋校本

書王尙書殿試卷後
餘姚王海日尙書華新建伯守仁之父也成化辛丑對策第一其卷貯內閣大庫明鼎革後散落人間展轉歸陳待軒近歸陸香圃香圃索爲題識因得敬讀再三所言政治之名實體用漢唐宋之得失瞭如指掌知新建學問事功其來有自尙書事蹟明史在新建傳卷式視今策廣一寸弱高一寸強通卷字數多今策三之一得宋策之半弱每行卅字其提行高寫頂格者行卅二字脫落字得添注祖宗高二格我朝之我大有爲之君之大大對之大俱高一格前明功令難爲典要亦足備掌

故于時道光九年龍集己丑六月朔後學嚴可均敬書

書葛香士林屋藏書圖後
葛香士居林屋之山盤壁爲架以藏古書我鄉張氏鑑爲作圖且爲文以記之余未識香士面而神交有年張氏則余舊交也林屋有靈寶石函神禹所發故其民風往往能聚書前明如葛氏一龍族孫能承先志益張大之書目不傳香士爲葛氏一龍族孫能承先志益張大之可謂賢矣既編有書目余未之見見其圖爲神往者久之余稍有撰述而家貧不能多聚書願自周秦漢以逮北宋苟爲撰述之所必需亦略皆有之南宋以下寥寥焉非不欲也力不足也四十年來南游嶺海北出塞垣

鐵橋漫稿

心知齋校本

遇希有之本必倩精寫或月售卽典衣不吝今插架僅二萬許卷不全不備以檢近代諸家書目如世善堂天一閣萬卷樓世學樓傳是樓曝書亭及同時同好如魯孔氏閩張氏漢陽葉氏陽湖孫氏績溪方氏以至石刻之本異國之本道釋之藏彼有而余無者多矣彼無而余有者亦不少也然彼所有皆余曾略觀者也惟陽曲傅氏言謝承後漢書永樂中有刻本見因學記聞閻氏注邢氏澍爲余言漢中張姓有修文殿御覽傅氏邢氏非謾言者余將老矣不無想望黃氏丕烈聚書多宋本余與久交不敢效之書非骨董未得宋本得校宋本足供余之撰述可耳乾隆中舊版書易購余隨得隨散存

者僅千餘卷嘉慶中士大夫漸次
進呈

皇上不峻拒僅數年海內翕然視舊版書爲奇貨余寒
士也詎有餘力居此奇貨哉顧嘗持論幸生

右文之世道一風同之會挾數囊金購書蘇杭市不半
年可致帛萬卷此有力者常事亦何足以自豪當視
四庫所未著錄阮氏所未續

進幸而得之廣爲流布區區此願霸然大公耳今檢架
上得天聖閒李季所編乾象通鑑百卷等大小八種皆
寫本世上絕無僅有者香士好事倘亦得古書與余所
藏有錙兩相稱者請走使來告互相借鈔則藝林勝事

也鐵橋漫稿不然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將恐龍威笑人

鐵橋漫稿卷第八終

冬冬青館中
鐘卯齋
集八齋

| | |
|---|---|
| 嘉 | 吳 |
| 業 | 興 |
| 堂 | 劉 |
| 刊 | 氏 |

冬青館甲集目錄

詩一

勞薪集二十首

湖樓集七首

檣谿拾橡集四首

過江集七首

望雲集五首

冬青廂集五十三首

詩二

蕪城集六十二首

後冬青廂集二十三首

冬甲目錄

北征集十首

南遊集六首

寄阮集二十七首

詩三

疆桐館集二十八首

淮南集十九首

臨頓里集十首

林屋洞天集十九首

桑苧園丁集七首

痺風集二十七首

井叔集十首

文四

釋二首

議一首

記七首

序四首

文五

序三首

書五首

跋八首

文六

跋二十二首

冬甲目錄

二

鑑少媿師資長荒學宦窮日故紙差無狗馬之好
年紀滋多已編善七十餘卷雜著不與也不得已
先梓十之一二餘當俟更錄焉至於裏麵覆瓿任
人位置而已道光己亥八月二十七日烏程張鑑
自識

詩一

勞薪集

古意

息夢攀銅輦勞心炙羽笙長門秋雨夜不住草蟲鳴

仇英五百羅漢歌

古畫羅漢誰弟一前推貫休後楞伽晚出實父號能品
筆力獨祖龍眠家活禽生卉學黃趙粉本時亦臨蟬紗
尤工白描細莫比吳衣曹帶寧能加何年灑落月中水
貌茲五百青蓮花靈山會中苦尙少旃檀林下宜無差

冬中一

嘉業堂校刊

襪襪欲作水田鶴瑟縮渾似枯木槎毘羅蘇都微妙諦
具諸眾相為中車或露月而照光采或堆螺髻飄鬢髻
或張電目刮鏡子或伸鳥爪揮松極或耳輪垂巨成市
或眉光放升如椽或現修羅臂百尺或變瞿波頭三了
師子坐或睡兀兀糊猴藤或行衙衙山腰或倒跨香象
波面或半蹋金蟆毒龍或咒攝調御彫虎或繫頻摻過
煮石乳或充瓶盞拈松鍼或縫袈裟或薈荀過鼻還縮
或米汁到口先哆或臥花窟繙貝葉或挈寶盒藏佛牙
或捕鬼母破蒲孔雨刀風馬吹天斜或度鹿王拈花朵
魔兵醜女羣咨嗟或咒率宮或祇寺竭來遊戲天雨葩
摩挲肉眼看不定有若難數恆河沙此卷流傳出誰氏

款識不許人矜夸天籟閣中應不入銷夏錄裏徒成賒
盡掃題句更跋語神物亦豈能瑜瑕嗟余蟄處一老衲
十笏之室如盤蝸軸簾頓覺飽寒餓日光旋轉花陰遮
恐汗寒具復卷好逃禪心痒難抓爬我聞達磨昔南渡
開山衣鉢來中華曹谿一去又千載十有三部空呀啞
心空及第那易得爭干佛名經紛拏渡海無筏鷁驚顛
幾人誦經凌晨霞薦以艾蒔更頂禮髻鬢丈六黃金塗
願皮作紙血作墨請寫萬卷交侯芭

過寶雲和尚豐草菴

瓶盞無端付劫塵重來門巷及蕭辰白衣自合稱開士
青史何從傳逸民禪室樹深仍度鳥釣潭秋淨不生鱗

冬中一

二

西風吹墜昭陽夢誰為招魂問後身

西湖秋柳和楊秋室八首

萬樹千條冒暮煙亂鴉唳過暗門前玉津園裏西風冷
瘦損腰支又一年

一痕涼月水西東搖落依然映渚鴻見說清波門外種
銷魂誰似鮑郎中

湖園春半鬪纖腰十二簾前翠簾描一夜珠郎偷擷笛
澹煙疏雨段家橋

低遮花影泥新涼清露無聲溼畫廊比似桃根今老大
秋來誰懺水仙王

紅船斜繫記春曾占斷年光苦未勝重到水天閒話處

絲絲涼覆柏花燈

嫋嫋鵝黃一兩枝亂拋風絮在春時而今司馬朱顏改
借得秋波照鬢絲

芙蓉閣迴露初寒拂面柔條染未乾髣髴羅衣天水碧
夜深還倚玉闌干

愁唱黃鸝日又低數枝狼籍跨虹西衣香鈿轂恩恩散
無那哀蟬抱葉嗁

同施北研楊秋室李白樓楊拙園集報國寺拓

前明李楨書妙法蓮花經碑和拙園韻二首

勝引借蘭友沿谿步履深詞源窮汲綆禪悅妙吞鍼石
墨成幽契醜稚試遠尋竹閒清磬出一爲叩珠林

冬甲一

三

閒房風日美洞洞復亭亭花燭諸天宴龜趺古殿經香
宜熏篤壽紙勝寫磁青拓罷傳觀處長謠繞蘇庭

登寶石山天然圖畫閣用樊榭韻

佛閣梯桃取次登四山涼翠記來曾白蓮社肯孤良友
壞色衣須借定僧拾果野猿窺石澗聽經仙鼠拱秋藤
他時再結宗雷約莫道攢眉我未能

無門洞

虛牝鑿五丁窅然自太古蕤蕤石斛花靈苗曉還吐我
來禮金粟塵劫浩難數傳是古龍宮宿雲莽無主遺蛻
不可尋時作修羅雨

白沙泉

跌坐青松根寒泉寂來響何年枯木禪挂瓢此孤往茶
毀不可爭水晶尙能賞曾攜三昧手結構置虛棧寄語
桑苧翁便當脫塵鞅

紫雲洞

修坂被苗松窈窕入晴壑丹梯三兩盤崖骨一疏鑿時
有白豪光片片衣裳落石髓不可期塵海本無著未免
驚谷神晞髮罔心諾

蝙蝠洞

山行雖忘疲墜甌畏秋暑石屋何年開蒸嵐迷處所誰
然牛渚犀取徑色先沮女蘿時一攀騷屑山鬼語夕陰
起遙峰一一見仙鼠

冬甲一

四

威乙巷求應潛齋故居不得

太息潛齋去重來有所思牛全明處士老作漢經師逸
事猶能纂遺編不可知寒泉如可薦敢獻大招詞

周埽文姬歸漢圖

周郎畫筆爭鬢絲粉本不數荃與熙流傳此幅尤絕奇
中有美女爲文姬黃龍堆前秋風吹雪花亂卷乾紅旗
貂幘戎削鬢蛾眉行將東歸辭龜茲一馬前導一馬隨
一馬斃草不可馳豬韉蠻部攜兩兒攔道涕泗交其頤
雖非王媪如息媪欲去不去何遲遲阿瞞昔日裂網維
千金贖人同殺皮腹痛豈與中郎私故態乃似分香爲
蔚宗史筆雄一時列女傳作諛墓詞胡笳之拍良可悲

寧足比以曹娥碑

湖樓集

劉松年畫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朝幌搖漾紅檠枝校書館中春遲遲閒來讀書展縑素
丹青剝蝕神明虧君臣南渡苦牛角江山半壁猶撐拄
南薰殿迴少顏色何人下筆親威儀一將兀立似平叔
兩目豎直交於眉條侯貴倨習綺靡五花官誥封雙姨
一將老大慘不樂面目深皺微生髭清涼居士晚驢背
燕山射虎今無時一將高準復廣穎老為巨猾鬚連頤
鳶肩火色自有相以之詔檜奚足疑後有一將大小眼
銳上豐下如雷垂鄂王精忠古少比至今絹上同憂危

冬甲一

五

憶昔臨安起宮殿君王愛此成愆期汴州風物豈堪夢
冰天龍骨何由知金縉列款歲不繼中朝相眼同嬰兒
紛紛畫院更何有劉侯發憤神飛馳殿前待詔類謫諫
馬遠郭恕誰敢嗤每見陣雲憶轉戰還聽鼓角憐塞旗
中原父老自有淚南天臣子難為詞寫成一幅寄深慨
袞冕斧鉞良不欺繪雖藝事有忠孝古人往往存其思
運糧圖成足風雪勤王妙論無乃奇把侯圖畫憶侯住
闔門東去波漣漪還將史事論南北愁殺當年老畫師
題華司馬秋槎北山旅館圖二首
藏鴉門外水泓泓蒲葉菱花兩岸通吟盡秋來孤鴈影
詩名不讓鮑清風

閒卻籌時卅載身著書魚鳥日相親何妨姓氏流傳偏
不是蘭陵賣藥人

周五戈歌

琅嬛仙館春溶溶吉金貞石相過從有周五戈出何許
手為抉剔開苔封平頭奴子擊不得寒芒四射青芙蓉
一戈有孔埒援胡公孫造之銘厥庸一戈于永之所作
活翠剝落生沙濃復有一戈執宜左高陽當日珍如琮
其外二戈失款識摩挲法物心彌恭橫刀立旆要有體
雞鳴磬折難為容初疑閉置學買價旋加滿濯傳奇蹤
吾聞攷工有治氏儷以桃劍同鳧鐘四分其金錫居一
赤莖破出煩熬鎔後世妄作易以鐵乃與制度相筵縱

冬甲一

六

程氏及書益晚陶公劍錄徒噉喙雀弁上刃夾兩尻
東朋西癸周所宗校書幸免鉗在口哦詩那得星羅胸
本事雕蟲矜小技轉拓金戟離歡悰舊年突豕犯蜀道
黃雲戍苦傳狼烽書生自具燕領相斯戈寧復殊笙鏞
安得紅襦重兩勒為師負此臨雲衝朱斤魯削亦何有
庶幾矢黑還弓彤

奉華堂研歌

先輩匣中一片雲云是紹興末年宮裏物我聞光堯閣
中之經且難保汝研何由得前祇肯刻三字奉華堂輦
下傳聞口先吃得非閉關頌酒之子孫霧鬢雲鬢憶仿
佛大劉妃本臨安人德壽以此供晨昏圖成宮繡妙粉

墨比諸畫院還入神萬壽橋邊竹堂裏當年色藝矜絕
倫方響誰葛元德摘阮誰曹彥國彈箏誰朱邦直許柔
柔舞瓊瓊歌汝獨抱此一研將如何阮譜三十曲困朱
點墨親研磨圍碁能賭寫風竹綠華瑤玉顰雙蛾大河
以北事已矣靳王雖存岳侯死手詔勤寢心則那爾研
之頑乃無比斯時批書繞御牀研乎研乎得弗相表裏
書生舌端炙轂同此論無憑吾不喜風鐙過眼幾百年
忍使明珠誘意以裹以鵝紋魚口之素錦熏以龍涎鳳
腦之濃香旁鑿不瀝滑而腥修史寧數柯維駢與王維
儉新編細寫崇福院舊事還參金陀坊一掃五難兼三
長日餐蛾綠坐研北一勺沙泉淨指拭誰言宣和脂盃
不可尋儷此美石宜良金

卷一

七

西湖僧舍晤徐雪廬

昔作武康別重來隔歲餘孟郊詩轉瘦吳質病方除花
影團禪室春陰散翹車西冷吟賞地一為感離居

移花和王春畚胡書農兩同年時共纂修鹽法
志同寓昭慶寺

雲堂旦過雨廉纖移得情根傍畫檐種處不求天女散
開時自覺定香巖十年杜牧塵緣斷三逕陶泉別夢兼
安得對花長住此鬢絲禪榻笑同拈

楷谿拾椽集

雨中陪劉信芳師遊蘭亭

東風吹雨溼輕裾還上山陰薄笨車彭戴恩難忘款款
羊劉詩豈厭徐徐古來修禊人何在雪後明流酒不如
欲向羽觴徵舊事清談自勝暮春初

自樊江至吼山

曉雨停鵲牀拳音出野水時見垂楊椿春風綠方始石
扇忽中開洞壁蘚痕紫何年驅六丁蹠此巨靈趾其中
正谿訝其外得做詭佛胛理庚庚鬼面露齒齒嬾雲閱
乖龍活水媚仙鯉買山雖未能讀書故心喜山為陶石
貧讀書處
危闌一以眺煙霞不可理飯罷復登艫沿流拾芳芷

過上虞縣

縣冷稀塵市谿禽信往還幾家住修竹亂水繞青山鄉

卷一

八

妾劉桑少農人緯未閒望中春正及雉子遠斑斑

紫陽宮

仙觀幽谿上春風鶴逕寒蟻衣生玉座松翠溼苔壇有
碣書遺蛻無顏駐大丹祇應明月夜笙吹降驂鸞

過江集

將赴都門留別詰經精舍同人

一試不稱意翻然成遠遊江山從此始花月為誰留柳
冕原難第唐衢本善愁傳經舊同學且漫作悲秋
無錫道中

別驛無多地離家已各天谿流舍宿雨山骨露秋煙運
臂沿江店催租橫岸船不須驚歲暮遊子意茫然

高家堰

高郵城下水盡日向東流清口淤誰刷淮南事可憂民
居寒仗荻官驛夜登樓漕運
神倉重須知更遠謀

南池謁杜少陵祠

祠宇南池上殘年俎豆荒詩存唐日月貌苦蜀風霜蛤
老空潭碧鴉歸晚葉黃彭衙今夕感吟眺意蒼茫是日聞警

分水大禹廟

南來禹廟此河濱想象雙圭日月新輓粟至今嚴貳負
董工終古役庚辰飛沙夜濯靈旂雨帶水朝回玉座春
聞道桑乾秋汛惡綠章誰與

冬甲一

九

至尊陳

錢刀行

孝子姓馬氏自幼知父沒遑左欲往迎骨歸
葬請於母以幼不許乃日積所得錢刀為行
計母知其志遂鑿珥釧成之果負骨歸既而
孝子卒事乃暴諸城劉石菴相國屬為詩作
錢刀行九解

啞啞烏尾畢通孤兒夜泣雙眼枯一解有父成遑左十

年不歸來可憐新白骨日夕委蒼苔二解兒欲往迎阿

母不許兒年十五號咷不已三解朝亦積錢刀暮亦積

錢刀問兒何所積問兒何所勞四解阿耶骨不歸兒心

焉得憐仰天出門豺狼為辟易五解吾僕既凋瘵吾馬

還虺隤精誠一以通金石為之開六解果然收骨背海

頭千里負之路阻修七解吁噉乎惟孝無老惟孝無小

積此錢刀順彼長道君不見萊子之衣陸郎橋人生有

孝不以日八解我歌此詩神所聽著之

國史明丹青以比蓼莪繼葩經九解

紫藤花歌呈劉師

薊門三月春風斜家家屋角開藤花豪吟猛憶海波寺
手植不數吏部衙竭來半載蝸負殼豐臺舊約行尚賒
映階賴有兩株樹長身交結同修蛇昨朝小雨一披拂
急撥塵土塘窗紗初疑龍鬚噴紫沫漸看佛脚含丹沙

冬甲一

十

齊奴步鄧曳落索季龍斗帳垂鬢鬢千枝萬枝壓幌曲

三朵兩朵飛檐牙客居百事不快意花時轉側思歸家

家中老屋在花下茸茸紫雪春抽芽小年上樹腳百匝

清晨弄蕊手入又已嫌照眼異疇昔那能插帽羣咨嗟

吾師居官食冰雪門多問字無翅車兼旬况值鎖闥去

令子閉置如宮娃頗傳

國初盛好事古藤書屋朋箋誘竹垞不作山薑老一撚

長條感歲華

望雲集

董仲舒祠

董相祠堂在冠峩異代新驕王尊識緯高弟繆天人雲

樹靈鴉語風花羽帳塵玉杯書不改下馬一愴神

贈吳梅梁同年

之子揚州秀才華自妙年南金求不易東箭價誰先風貌阮何並詩名庾鮑前青雲終羨汝矯翼鳳池邊

中秋與同舟諸君小酌是夕月食

明月成高會秋江晚正波臨觴忽不御同調意如何地上還全蝨天涯尚魯戈美人千里思一夕感蹉跎

白洋河弔史閣部

開府重來國竟亡恩恩鉤黨劇披猖生前霜雪同文陸死後衣冠勝左楊怪鳥自嘯營壘盡梅花無主墓門荒唯餘一片淮南月曾照鞞刀誓戰場

冬月一

雨中過露筋祠

叢祠依灌木古殿闕秋蟲碧瓦衝涼雨靈旂卷朔風幽花明渚曲秋鳥下晴空回首秦郵路煙波落晚楓

冬青庫集

節署得湖石阮師以字字之曰雲臺峰詩以紀

事同人和之

晴雲一朵壓羣峰珠浦重來又碧空魯直題銘輸肘後南宮結契入圖中雨餘闕苑仙脾重花亞朱陵地肺通誰數錢塘龔主事宣和舊物玉玲瓏

雲臺師置漢陶陵鼎于焦山同人分賦

瓊嬛館中定陶鼎澗綠直壓焦山巔焦山之鼎古莫攷

神物黯淡愁雲煙詩人詠歌共光價造為詭倣吾不然

吾師好鼎如好士不令墜地遭屯遭宣德彝器列譜系

雲雷饜飴相新鮮唯茲繡澀類寒餓知與人海殊腥羶一朝刮垢露光怪耳根碌碌金環圓頂高一寸腹四寸

漢律黍尺通刀錢鑿款隸字得六七鈎勒勁直星辰躔

金牀不歸怨春韭寶衣已化羞寒泉喻麋汙共記地志黃圖三輔斜陽連珊瑚鐵網豈易邁得之乃復遺其筌

朱門擬擋厭梁肉雲肩妥帖隨懼禪以鼎致鼎古無例

髣髴合浦珠牽纏不為已有得常有衣蓋要與傳鐙傳大江寒潮卷秋雪載此亦有沙棠船精靈月黑聞爾汝過閱人物同千年飛廉魂苦列缺怒兩兩虹氣相騰旋

冬月一

華陽石墨令威歎摩挲不異金銅仙枯木堂空搖海影

松明夜炷清無眠東西離立比夷惠銅花銅葉璫瓊筵仰天一笑石鼎句寒濤落落長松前

分題瓊嬛仙館畫扇十首

蔣廷錫佛手柑

花前退直罷朝餐貌出兜羅墨未乾莫笑唐羌曾置驛

越裳消息近珠官

周臣柳塘洗馬圖

細柳團營散紫駟角觴弓外見河流將軍昨夜潼關入

閒殺西風收勒秋

徐邦棠上白頭翁寫意

開時西府亞珠胎練誰濠梁不數崔一曲笙詩誰補得
油油春意滿南陔

錢穀攜筇觀瀑

縣磬先生每晏如朝朝忍餓寫寒檮一枝九節仙人杖
拄到匡廬讀道書

藍瑛仿梅道人仙居樓閣

阿龍戰苦蒜山前九友飄零感暮年自是蓬萊清淺後
秦淮高閣小遊仙

黃文立隔水問樵人詩意

延瀨薪歌少和聲誰吟招隱愛閒行長松絕壑清於水
六月披裘不世情

冬
一

張源瀟湘夜雨圖

秋風木落鴈成雙曾上潯陽萬里江髣髴懷人清夢斷
暗潮打枕臥蓬窗

吳山濤雨餘山色

九嶷寒影繞函關雨後空思匹馬還想像塞翁官舍冷
放衙初過寫秋山

王化成煮茶對奕

紗帽圍棊調水符王郎人物妙規模松風吹入長安夢
賭得宣城太守無

趙文俶花蝶

家世紅欄里舊稱女孫才調擅休承荀香花底泥金蝶

知是滕昌祐未能

澹寧精舍卽事和阮師韻

天涯積雪滿寒沙昨夜嚴香藉樹花九陌光陰愁竹素
千秋心蹟倦鉛華園抽蘭葉春風薄池裂冰紋旭日斜
敢負官齋閒歲月起披金石寫蟬紗

西漢黃龍元年建甄

漢人都咸陽工築每稠沓至今未央瓦常被馬蹶蹋因
瓦遂得甄銘字爭響擗斯甄紀黃龍注與小顏合宣帝
二十五其年竟不臘史書上年冬火及宣室閣距崩未
央時歲星適周匝始知熟埶年無用苦批拉審定修未
央風霜幾蕭颯幸非鑿曰科庶免砌甄塔四角暨中央

冬
甲

十四

完好少齧踰何年出鄴杜何年渡泚漂中有地理書錦
吐復禮飲吾師誌金石往往卜簪蓋商卣辨立位魏鐘
識鞶韞一字必鉤貫不肯受譌雜門才楊南仲朱同年為弼
意亦互酬答漢甄有未央此義非諱諳用以配研山永
勿近酒榼火速寫成詩尙可及官蠟

東晉興寧二年俞氏所作甄

晉甄記興寧太歲得甲子攷成及工名所作爲俞氏其
廣才扶句其修或過思粉蛙兼蟲涎字字如蠶尾何年
摸金尉掘土發鶴鶩初疑入故宮又若出邊壘旣無保
母文復少建康史攷古墮微茫舌橋不可止憶昔搏土
人晨星試僂指元和謝君誰永初景師是叔文曹系國

伯寧汝系水結體皆隸書洪适釋所紀惟此姓不名或
是旌人耳我聞琅邪王居位僅三祀雒陽不果遷甄植
豈暇理晉書十八家寧復涉譽毀吾師契金石有讀文
必起匣定用髹漆錯弗加厲砥香姜羽陽閒羅列烏皮
几于梁紹泰過于吳寶鼎比嗟哉永嘉餘銅駝沒荆杞
誰將婁機箋一發陸機旨

漢金釭歌

阮師得古銅環自定以爲飛燕女弟昭陽舍
中物

長安二月東風早昭陽舊苑生春草今人耕作漢人宮
拾得金釭色枯槁換來不惜金叵羅尊前爲作金釭歌

李甲

法

摩挲故物看銅狄檢點殘書話影娥憶昔徵歌初第一
趙家姊妹承顏色底須雲氣畫成楣不要椒花塗作室
雲楣椒室總鉤連宮樣新翻號列錢光銜白玉釵頭燕
采發紅葩井上蓮此時芳苴鐙難燼此日綠熊席交映
團樂舞後水晶盤彎環照罷菱花鏡夜深蛤帳光生寒
何止珊瑚閒木難浴回豆蔻誰同拂鬢罷櫻桃只獨看
台歡殿冷披香歇此釭鐫後煩珍惜只宜長對掌中杯
只道長如天上月一朝訣別溝水流銀鵝金鳳又成愁
珠簾別院應難惜翠羽紅牆誰見收秋風滿地宮槐落
七寶臺空籠魚鑰拋殘鈿笛井牀閒銷沈銀甲苔花薄
銅人辭漢淚如絲海肺鐙邊不自持太清樓上徒相憶

博古圖成那得知教吟外傳花間聽斑斑認得膳支印
西京雜記憶吳均祕辛遺事愁楊慎一規髣髴温柔嚮
較量尺度仙人璫摩蠟自宜儕粉碓熏香切莫洗桃漿
倉琅根斷漢宮閉樊懣無言還擁髻黃金不成仙不來
釭乎愁說繁華逝畫堂甲帳盡前期金棗銀蠶又一時
莫問曝衣樓上飾涎涎唯存燕交飛

楊忠愍公石印歌

蚶蛇膽何輪困石中有名明孤臣天池釣叟昏不知袁
州盜柄親假之十罪一疏冤未雪觸手青燐散紅屑余
舊弄公書欲以鈐終始西市銀鐺一片心碧血爛爛照
丹史

冬甲一

六

題阮師秋江載菊圖三首

勝牀低壓傳延年橫漲橋西破暝煙津吏到來應一笑
官齋幾度載花船
一琴一鶴共相隨簪社鄉心見兩枝除卻白蘇無此格
晚參放後和陶詩
瘦影蕭疏一例寒秋容香節入冰紉最憐鼎鼎多梁肉
不是唐花不與看

商父乙解

解銘五字日子冊冊父乙瓊嬾仙館藏商周
尊彝共十三事癸亥二月湘圍封公生日中
丞招客稱壽集同人分賦得此解

鼎名有父乙尊名有父乙彝名有父乙爵名有父乙商
人銘器銘詞取高陽質斯解三千年字異科斗黍土花
沙牀斑何年剔黜出殷名例用干帝繫苦推測或云報
丙父報乙禮所秩或云夏甲子祖乙典勿失或云武丁
父小乙列嘉粟或云庚丁子武乙用蠲吉天乙復帝乙
六者安所職子冊父何法母辛祖戊律婦庚孫己名通
下視茲刻吾思簡狄女厥祥徵卯胤惜少汲豕書徒勞
想芬苾其口三寸徑其腹四升實上爲雲雷蟠下有饗
軫勒典重灑湯盤升降儼修飭俗儒經學荒古文尙難
識無逸記祖甲後人釋以胤申鄭先難王異端悉可黜
吾師治民暇治經準古式況當介壽期春酒極柔色酌

冬甲一

七

解思韓嬰詩說妙是則非直妖婦文兼有夕桀術多聞
觚何妨寡聞賦斯惡餘事繪作圖一解趙商惑庶幾乙
與鴻望古非耳食

宋文信國瑤琴歌

琴長五尺上題云松風一榻雨瀟瀟萬里封
置不寂寥獨坐瑤琴遣世慮君恩猶恐壯懷
消時景炎元年蒙恩遣問召入夜宿青原寺
感懷之作譜於琴中識之文山共五十六字
共鈐二印曰仁至義盡曰天祥宋瑞之章按
宋史端宗於德祐二年五月卽位福州改元
景炎公自温州入爲右丞相則所云蒙召殆

五月後事七月公復開府南劍州自此至十
月帥汀州興化軍恐無緣再召矣見拓本因
爲之歌

竹垞昔見玉帶生手拓銘字成裝池冬青樹冷說遺事
爲生辛苦吟新詩吾不見生見生友古桐五尺生光儀
朝起挂在壁對之神飛馳始知丞相初識汝乃在青原
寺中夜雨時是時木波已祝髮景炎改元始五月公方
勤王留温州端宗召之乃入粵提攜遠得梅花衲碧血
先從十指發生之所交汝應交中甫炎午與謝翺黃冠
汪水雲想汝更知已可惜已經北去難招邀殺聲久分
入柴市變徵一奏霜天高玉帶生雖有功不及汝能寫

冬甲一

九

公之胸中知公祇一王伯厚千載復有焦尾桐夜深以
筆畫汝腹古誼忠肝汝能覺詩成廿八牟尼珠急管么
弦不堪讀想當顧影索再彈奇氣青霞鬱河岳從前何
處匿光采至今始得露圭角縱有素女絲知汝結轡難
爲詞縱有黃金徽知汝寂莫不可揮唯有釣壇竹如意
可以擊石裂石相攀迫囊以古錦薰以蘅零丁海外秋
霜晴寒潮夜落琴中聲我詩遠媿竹垞叟伴汝終須玉
帶生

送春詞和方鐵珊三首

海棠雪厭醮醮早苦棟風欺楊柳遲黃四孃家落花日
賀梅子句斷腸時

今歲聽鶯官閣雨去年騎馬禁城寒轉思薊北東風晚
似勝江南春事闌
春泥坊底芹初長朱雀桁南燕又忙此別誰為酬白墮
再來我亦惜紅裝

節署月臺落成呈阮師

平臺高出碧梧端官舍閒時一倚欄山郭雨回晴翠抱
海門秋入暮濤寒鶯花有約思王粲絲竹無緣感謝安
彷彿中宵吟水調薊城煙月路漫漫時師將入覲

題西湖權歌後四首

雨後初乘搖碧舟冶遊多愛牡丹秋千年石帚詞名在
西月東風水磨頭

冬甲一

五

苦學新腔勝管弦蘇家簡簡妙流年藏鴉門外依稀見
裙襟朝來瘦可憐
擗擋歌旗更酒卮鹿頭船小出花遲趙斜陽與張春水
都似楊家妹子詩
甯泥時節水羅羅紅舫銷金半蹋歌一夜漁師譜漁笛
青山愁畫馬清波

飛霜鏡引

鏡徑今尺五寸七分體圓作八瓣背白如銀
左圖四竹三筍一人坐披置琴膝前几置短
劍二鑑一右方一鳳立于石二樹圓如帚下
方為池中一蓮葉一龜龜值鏡心虛其足以

為鼻上方有山有雲銜半月月有顧兔下作
田格格中四正字曰眞子飛霜阮師以書畫
審定之以爲此晉人作曾在內府見唐摹顧
愷之洛神樹形太陽陽烏可證則眞子疑卽
戴逵逵傳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
畢綜師事術士范宣又宋書戴仲若傳漢始
有佛像逵特善其事據二史則逵實以一身
兼之江南錢博士玷以贈中丞鑑爲之引

冬甲一

三

奔電入窗隔背上何所見中央四角復周徧有蟲有鳥
有草木左圖一人如禮殿冰夷白浪數番淬列缺紅爐
幾回鍊寧求漢殿葡萄枝應過唐苑芙蓉面花前指點
心煩憂鳴鳳在樹何所遊放龜在沼何所傳顧兔在腹
何所求飛霜在御何所尤搔首問之風颼颼此鏡流傳
凡幾時江南錢氏偶得之徧攷史冊不敢知閭中摸捉
無妍媸吾師審定疑戴逵逵能范金兼彈絲起雷造冰
靡不爲字蹟況合西晉勢畫法不守南宋欺以字以畫
非支離命弟子鑑記以詞鑑也撫鑑有所思吁嗟乎會
稽山中一高士有鏡團團搖海水鑄來已自數千年照
去寧須二百里楓根幸免伴漆燈閣裏尙羞事眉史翻

然忽作千秋思，閣盡山林閣朝市。漂以西巖之涼颼，濯以寒泉之清泚。侵晨持謝負局翁，簌簌嚴霜拂人指。

澹寧精舍銷寒會分賦

畫鏡

簪風攪空林，官燭難初夜。斜綳半幅紗，直扶一尺架。膩
繖磬新調，鬢帖蠟重研。綺櫺雲英輸，山屏石粉借。結習
翰墨多傳看，丹青乍揚昌緒。既馬遠流周賁，亦邊鸞亞
異曲或勅敵，同工自方駕。雲氣白蓬蓬，花枝紅姹姹。香
濃胡蝶忙，態淑仙靈暇。畫勢淡更疏，題句密無罅。回颿
護升降，吹火巧脫卸。舊事記武林，其品每高價。忠惠春
雨堂左右列，可怕蘇真始。甚奇福製晚，益下萬眼名。希

冬四

五

傳無骨式驚詫，但要官長歡。不願路人罵武林舊事錄
品至多蘇福
為冠新安晚出，尤妙無骨鏡者。法用絹囊貯粟燒，綴混
然玻璃，又或為細眼紅白號。萬眼羅趙忠惠守吳製，春
雨堂五間左汴京，海樓右武。吾師去雕琢，即事似茅舍。
林銓市歌舞，雜藝凡用工。干
雖遜西漆煎，頗類南油瀉。虛堂絕絲弦，幽幌遠香麝。自
宜照琴書，豈可對漿炙。古懽昔所敦，繁華久相謝。一任
麥蛾飛寒光，透花樹。

讀阮師浴杭州清波門流福溝成放水入城紀

事詩書後

杭州城下波拍浮，杭州城西水不流。錢塘江遠湖口塞，
人家低下愁春秋。天旱苦汲雨淫潦，即有水利誰講求。
縣官昨夜下府帖，清波門外開水溝。此溝彎彎十幾里，

水門東西通兩頭，不知何年竟拋置。斷港遂斷中河舟，
一朝開治浸五版。半萬肯惜金錢酬，湧金為源候潮委。
春流一曲不可留，白開此溝難具陳。豈獨官舍歡羣騶，
去年大雨水入戶。使我沈寵生蜃鱗，前年小旱水涸井。
使我茅屋愁鬱攸，從來民事爭緩急。此溝不開憂不休，
運司衙前壤新鑿。滿州城裏工親鳩，餘杭水利憶唐世。
後有白傅前鄴侯，築隄捍湖雉。六井流傳好事為，歌謳
爾來九百八十歲。石函南窺同懸疣，前年西湖大濬治。
對田十斛魚苗收，撈草已除役夫役。武原鄉下成良疇，
池陽谷口美古史。一掃穰覈追前猷，功成作詩示吾黨。
猶復謙讓云人謀，春陵行好記聲。叟秦中吟苦思江州

冬四

五

詩關風教賴此種，一奏金石非嘲嘲。願寫此詩一萬本，
散給俗吏為其球。臨平湖邊一回首，德澤與之誰阻修。

山塘感舊

水樹停秋舫，山花接石橋。故人應不作，酒侶莫相邀。舊
事齊紈扇，新愁碧玉簫。闔城下路惆悵倚輕橈。

夜泊潯墅關夢與疏雨話舊因寄白舫

不見劉文學，銷魂又一年。夢來詩卷冷，別後酒杯殘。
月吟蜚夜西風落，木天范滂有同調。儻亦淚潸然。

江陰官舍喜晤包覆亭芬 吳欣齋榮 童望軒瑣

胡書農敬 四同門

京國兩年別江城，四日留寸心無可道。杯酒即離憂初

日寒濤落西風桂樹秋前期易分手又上郭門丹

五雜俎十一首

五雜俎刺繡絲往復還星輪馳不得已染白髭

五雜俎楓樹林往復還寒蛸吟不得已烈士心

五雜俎山雞羽往復還平江勝不得已甲子雨

五雜俎宮錦袍往復還白鷺濤不得已兒夜號

五雜俎紫遊繯往復還炙笙簧不得已捕飛蝗

五雜俎蜀女布往復還秋江渡不得已典破袴

五雜俎鬪鬣髮往復還盤中字不得已温墨義

五雜俎夜叉額往復還唱捉搦不得已逢穉穢

五雜俎銅花齒往復還機上結不得已南箕口

冬甲一

三

五雜俎摩喉羅往復還飛麥蛾不得已殺癩歌

五雜俎九霞裙往復還秋雁羣不得已諛墓文

送查梅史屠琴陽兩同年北上

老梅作香北風大黑雲壓城如盤磨主人瑟縮號寒蟲

簾外客來日幾箇武康徐生熊飛尚縕袍蕭山汪九繼

才驚濤沉有查子與屠子千篇鬱繁人中豪驅車直

過東蒙曲雪花不飛杏花足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

之玉胡盞近來南鄰朱孝廉為獨詩與端木國珙爭清

巖鴻都門外逢伯玉陳文述七子一笑春雲淹以詩取

士自唐始大歷之後不足齒斯行若遇韓昌黎吾鄉述

古止於此

皋亭看桃花用前探梅韻

朱朱白白滿天涯三度花開一看花甘遜邨邊春正永

臨平湖上路寧差種當山寺香車集紅近江橋酒旆斜

傳語東風好流轉再來我自認仙家

皋亭看桃花歌

驚蟄已過寒食來良山門外桃花開官齋曉鶯急曉起

早有畫舫沙頭催一春喜無月額雨鰲牀漠漠吹塵埃

臨平湖遠蕩苗暖眼中蓄蓓明珠胎倚門兩枝映淺水

當街萬片飄蒼苔已看園客暈白頰頓覺越女羞紅頰

清宵何許駐鸞鳳白日自足迷樓臺攬身直入探雲海

驕紅倒瀉流霞杯瓊田不許肉馬蹋青蚪一控眞蓬萊

冬甲一

三

山回地抱一犇放遊絲嫋嫋波洄洄天水南渡急刁斗

馬蹶半夜鳴春雷僉名道清事降表雖有絳雪同寒灰

時平千里但娟好夕陽半落青山頽獨孤側帽一懷古

番風亂卷乾紅堆吾來三載得良覲敢言時節遲官梅

舊年榜花落押尾天教眼福歸駑駘不爾驟車走燕市

今晨拂面多煤炷遼鶴即使乘軒屏海鳥何苦聽鼓吹

呼龍咩煙乞瑤草歸來自向春風栽攀花一笑亦有數

遊仙久已忘天台

曉起

春風昨夜寒官齋獨朝起忽聞鷓鴣鳴蹋落冬青子

題秋窗夜讀圖

梧桐欲辭林蟋蟀已居壁高齋夜未眠所志在羣籍古
人不可期秋風動遙夕

西湖種柳曲爲阮師賦

藏雅門前柳絲短流鶯恰恰春風緩水仙廟外柳絲長
落花菽菽湖水香長條短條不知數海上春來供軍戶
滿隄種取三千株要與東風作賓主今年種柳低藏舟
明年種柳高拂樓山桃未破一痕綠水蕪半落千絲柔
柳花飛飛滿前渡居人指點沙隄路依稀記得白與蘇
曾種西湖幾千樹一枝罌殼搖晴煙兩枝婀娜當春天
千枝萬枝嬌白日總在慶厓元和年七百年來歲月久
官不知民豈知柳一任煙苗摧作薪不管風梢縛爲帚

卷一

五

行宮東面雨初寒

御舫西頭露未乾停船繫馬一回首墮枝零葉難爲歡
使君爲政如春日天與湖山管風月寒食移來放鴨船
六橋分付司花卒縣近臨平二月時年年還到一千枝
老鹽倉冷寒潮色水磨頭新月子詞昔人愛柳如愛民
使君愛民如古人含風鳴綠搖沙背弄月鵝黃映水脣
古人種柳已拋擲今人種柳重愛惜古人種柳苦寂寥
今人種柳還招要古人今人好官職留取長條有人識
風花變變水羅羅曉起湖南望湖北

冬青館甲集卷一

冬青館甲集卷二

烏程張鑑秋水

詩二

蕪城集

同周樸齋過蕃釐觀

山禽一雙鳴孤桐步履暮入青羊宮
鐵花撞破辟邪倒高臺未傾斜
陽紅瓊蕊無胎媪神死慘澹何人譜
花史秋草微黃銅輦空階下銀牀臥
井水良朋導我行天街茅龍牢閉青
豆齋三層樓閣不可到寒風決決搖
松釵舊時石墨在何處坐覺涼生衣
上絮無雙亭外暮煙生清磬數聲出
門去

冬甲二

重九日江文叔招飲對山樓

善和坊畔菊花天勝引招攜一惘然
漫以登高一杯酒更尋羈客四條茲
琴書畫永庚辛檻竹樹寒低金屑泉
欲向蕪城徵舊事梯青雙屐且流連

紅橋晴汎四首

霜風吹水晚蕭條初過紅闌第幾橋
不見鵲華山下客垂楊如雨下秋潮

兩朝

宸賞此盤桓金碧園空感萬端

玉輦不來秋草台寒禽鳴咽過雕闌

蕭管無聲碧水流草湖秋冷木蘭舟
倚虹園裏青松樹

閒與詩人弔白頭

查查寒鵲語卑枝鬢影衣香總不知
今日平山堂下過更無人唱冶春詞

題揚州江氏別墅十八首

康山草堂

武功舊遊處茅堂倚平楚涼風眾綠
零古懷浩如許衰柳咽寒蛩髮髯
琵琶語

養苔逕

門巷綠陰初春雨歸遙夕落痕上
番多落英紛以積亭午不逢人但見
鶴行蹟

樞館

冬甲二

愛此一泓碧秋來瑩心神策策魚數
頭引我濠梁情日夕多古懼聊結沙
鷗盟

連理玉樹堂

生香交芳柯東風拂其外君家兩瓊
枝態度春雲藹不見城南韋月作花
樹會

學圃

為學既日益為道又日損不厭畊耨
勞所惜歲月晚灌之以沃之君子乃
務本

秋聲館

小錄記鑽牛選勝心忡忡一雨廣陵
城涼葉辭高桐歲暮衣裳單銚下鳴
草蟲

穆陀軒

一束磁青箋寫經手不斲松風入瓶笙宛向耀僧乞綠
雪味有餘不數雞蘇佛

臥松原

髯翁疲津梁西風一瀟灑寒濤晚來深松子落其下誰
與讀素書時有負苓者

辟萊堂

幽人耽林居十笏團香茅灌莽一以薙豈殊海棠巢但
留菖蒲茸映彼長頸匏

紫玲瓏閣

春風語流鶯早解丁香結遠道何所思日晏不堪折卻

卷水精簾露寒望香雪

數帆臺

天風吹浪浪決背海門闊瓜步寒潮空峭帆渡超越高
館濃花時佳人渺天末

裂帛澗

秋霖活礪戶一宵水淄淄長謠滄浪詩寒流清可枕時
逢鹿兩頭青蜺不敢飲

對山樓

明詩衍中葉古學起河李康公磊落人秦聲亦偶爾疑
獄中山狼誰共空同理

鶴樊

八尺麕眼籬老樹半癩疥養得青田雛不遣羽翮鍛試
入輞川圖亦足配鹿柴

結綠泉

山溜何清冷一剗古玉色樵青洗研回晴瀾漾餘墨渥
之而不緇其冽亦可食

踐約亭

碧雲日暮合三益望已久菌閣秋禊殘折柬翦菘韭駕
言償詩通怕罰羊劉酒

引蘿梁

華頂昔曾來石梁極修整何時種花瀨照此秋雪冷試
刷萬年藤石上弄清影

隨月讀書樓

手持冰雪文來對白玉盤圓輝竟戶在無以瑤琴彈古
人不可期翹首青林端

雪中過雷塘

朝秀秃尾驢雷塘北風勁誰能脫烏兜甘與雪花競寒
鴉鳴不飛枯葉落復映節物有消息時代倏變更此地

古十宮大業多秕政樓臺項昇畫歌管絳仙進安問河

北兵楊花入圖讖羅綺成墓田颺颺出蘭逕嗟余吳阿
蒙感爲洛生詠藥黥給吹簫來遲日色暝時中丞淚把

浩莫收山肩益瘁噤遠憶西谿西梅花一枝橫

宿揚州鈔關

歲暮遠于役歸思方浩然寒雞瓜步雨獨客廣陵船秋
草非前度梅花又去年白沙洲上權終夕歎華顛

雨中渡江

妙高臺上曉鐘初振舵寒潮雨脚疏六代風花迷建業
三吳煙水自南徐江河已覺棲遲後策略翻從感激餘
安得良田徵負郭冰餐雪茹狎樵漁

石船行

黃河夜決祥符牒會通河水泥一尺大官治河百餘里
朝奏開工伐山石石帆山高入青雲匠人日琢枯泉根
大船連卷一百尺小船拉沓千餘斤權郎運船怒如虎
估客吞聲不敢語忽然長篙插波心三百青蚨回一罇

冬甲二

五

得錢夜就倡樓眠歸來掠食仍開船於戲斬輔李衛不
可作縱有罪言誰敢言

山塘感舊三首

屏曲題詩小扇秋盜池水冷柳條柔雲郎已老珠孃別
休問長春舊酒樓

宛盡征衣驛路塵五年重過不成春東風西月鐙船散
愁殺空江字相人

寒山鐘杵五更遲夢裏相逢醉後思誰倩當初華秋岳
蓬窗重寫穆門詩華有周穆門
山塘秋汎圖

題焦理堂

北湖畫冊八首

渡中望甘泉山

西風吹缺瓜秋山自然綠蕩槩過芳洲長謠紫芝曲

柴門

灣環牡蠣牆門外藥苗吐幽人蹋蒼苔靜日如太古

半九書塾

焦光瓜牛廬長年抱竹素一卷九九書辛苦甄鸞注

斗姥閣瞰湖

菌閣高不窮蒼然白雲盡闌干落晴波下見渴虹飲

汎舟歸湖莊

采得菱蘆花歸舟憺將暮何處聞殘鐘依依廣陵樹

北觀音寺

臞僧茶色褐揖客棲松雲誰造釋迦象言尋蔬食文

冬甲二

六

北湖

良辰不可留檀槩南軒別日夕陵陽湖葦條作秋雪

歸市

山店五加皮百觚不辭買手鈔笠澤書卯市有糖蟹

題楊忠愍手蹟卷

丙寅夏阮師葺忠愍祠於焦山以家藏舊鈔

宋元兩鎮江志及此置祠中紀之以詩

哦詩昔陵陶陵銅滿堂之客神遊雅邇來三載不見面
往往夢與秋濤通此書此卷鼎之亞清晨又別歸山中
乃知中丞有深意峴首之石心無窮書是京口書卷是
椒山卷天池釣叟遺珠囊日夜青詞畫丹篆袁州大雞

昂然來由竇尚書攔路犬忠愍一疏交風霆蚌膽輪困
豈求免至今紙上露光怪碧血稜稜見剛警惜哉西市
日俺答未滅貴谿死勝引曾約唐荆川青雀輕捧渡江
水華表千秋老令威白日蒼涼照青史秋屏師兄王隱
君邀客題詩自茲始松寥閣前秋草白半夜寒潮走沙
石何當訪伊枯木槎瘦筇拄到金仙宅花龕茶版坐可
聽竹院藤牀臥還借攤書海氣搖蛟宮把卷星芒照瑤
席書也卷也應識余余亦琅嬛館中舊時客三者鼎足
兩贈詩惟欠地志無一詞況書與余薰習久不忍脫手
攢雙眉他年買山得長物定鈔副墨回茅茨長謠未畢
晚風急小雨淒淒紙窗溼

湖莊雜詠八首阮師素賦

珠湖草堂

沙上半圭田春苗綠如髮雨過開牛宮眾芳殊未歇中
有讀書廬夜涼拾海月

三十六陂亭

何處大雷宮陂陂足煙水小屋低於船泊宅自茲始吾
家笠澤南惆悵鴟夷子

漁梁

漁梁不可尋沓沓白淙雨日暮拾魚人吹鐙隔秋浦安
得結圓茅沿流采芳杜

湖光山色樓

晴湖淨難唾春山遠如浴譜入韶濩音小樓雨初足牽
率曲闌凭衣裳滴寒綠

黃鳥工

山農種平仲上見黃栗留持此絛蠻聲感彼春風道工
中有素琴歲暮役車休

龜蓮沼

盎盎一池水春來沒車轂半稜紫荷田苔衣上茆屋時
有六眸龜天寒出巢曝

菱麋

采菱湖之涓寒流見斜領時值白蘋花夕陽澹無影遠
道不可期秋心一相警

射鴨船

南鄰采芡船船尾挂圓笠買得竹枝弓菱蘆山雨溼射
鴨晚歸來西風打頭急

尋廿四橋遺址

春風去芳林一雨袷衣暖幽吟憶書記出城不辭遠剡
剡麥苗秀滑滑鳥聲緩齒疏寒流明闌空落花晚言念
尋春人公暇此遊衍兵策盤胸中平安東虛誕怨李與
黨牛青史後來辨不待玉簫吹柔腸已堪斷

上方寺

舍舟陟崇岡曳屣竹西路梵磬寒不成平蕪少狐兔入
門宿葉脫嘒鴉在高樹未便借繩牀梵放候已暮佛家

鸞粟湯揖客且小住涼風松廊回古蘇石檀汗疑疑甘
泉山蕭蕭玉鉤墓遺鈿耕夫留殘碑衲衣護吾欲理詩
版惆悵不能句回首楓林宮斜陽下箇籬

答王柳邨見懷

見說沙田上幽居似石窗交同顧金粟詩比冷秋江暖
翠晴浮閣飛花夜入艫何時雙不借言訪鹿門龐

山光寺

阿廢行宮墓近與禪智鄰破曉盪兩漿沿緣清淮脣遂
扣青豆房風華妮殘春鼠姑已零落鶯粟相鮮新松粒
高於樓竹箭低似麋查查乳鴉鬧膊膊春雉馴弔古得
舊事看畫迷宿因不知賁火古今復幾由旬坡公許書

冬甲二

九

榻大墨何嶙峋是日阮師許僧書山光寺舊額縣之山門他日儻重來誰爲
持風輪太息出萸灣白鷗飛背人行當狎釣竿安事野
馬塵

題楊芸墅同年修竹吾廬圖二首

纔過穀雨一番寒垞北垞南見數竿想像關西好兄弟
謂書巢廣文健齋明經詩成曾刻碧琅玕

淮南櫻筍雨初晴藥花開布穀鳴吾亦鄉園歸思切
春雷一夜籜龍生

場帝墓

波咽雷塘激浪麤重來水調認江都秋風已失彭城閣
春草偏生皇子湖白骨那愁金鏡好黃腸終與玉鉤俱

可憐禪智山門路如霰楊花慘夜烏

谷林堂爲阮師賦

髯蘇谷林堂乃在蜀岡頂歲久僧不知如夢未曾醒夫
子讀禮閒來此啜山茗搜古石墨羅證墜竹素診感此
平生心千秋幾松菌一斗隴麋研大字擘窠等遂還慶
歷觀不使隳幽迴秋雲客同招王柳邨季廉夫城曲買煙艇
樛穿高柯窅窅陟虛牝寒花一鳩鳴淺草眾磨挺誰能
守樊籠尙未脫鞵靴西日一爲低涼風淒以緊作詩笑
蚶竅敢與長帽並去屣紆長廊歸遲度修吟逃禪固未
能習靜此宜準儻蒙贊公邀重來宿心肯

曲江亭落成簡柳村

冬甲二

十

白沙洲畔綠楊邨上有危亭鬻浪痕萬里風濤生海國
千秋詞客憶梁園故人好在牆東住往事終思酒後論
安得遠方數兄弟卻從赤岸望朝墩

訪聲隅子墓

楊子橋邊寺秋花一路迷墓田松樹盡寒雨子規嘯蜀公
人史已歔歔失碑從宗莫題瑣微十篇論幸未委蒿藜

積古齋展王文簡公小像

綠楊郭外舊來時司李才華故老知畫裏鄉心歷城水
坐中人物洽春詞雷陂暮雨鐙船散蠶尾秋風冢樹悲
師育學山左曾修文簡之墓一代詩名誰與並小長蘆外釣魚師

題李金瀾同年壽篋圖二首

好花簪鬢日初遲夜韭辰瓜似舊時又向灌園圖裏見
竹竿記取上番移用竹垞題灌園圖詞意
同君憔悴滯江湖索米無多計總麤只恐鄉園成鶴望
不如歸去代萱蘇

後冬青廬集

天香菴圖爲李金闕同年賦四首

屋南花樹十三枝虐雪饕風似舊時數徧君家能畫手
前唯石谷後蘭坻
昔人曾此苦經營修竹千竿入暮青賴有諸孫好才調
蕭蕭風雨抱遺經
故人淮海近相依回首蘆溝往事非莫笑碧雞狂道士

冬甲二

十二

梅花時節幾回歸

寒泉一掬歲方閒詩老南鄰記往還吾亦逢人似朱十
卜居須傍漾葭灣

重樵天一閣北宋石鼓歌爲阮師作

古之史籀不可作六書十義曠微茫杜林甄豐各新制
誰復屈詰師凡將周時石鼓既晚出響拓往往傳岐陽
維唐有愈宋有軾手版口沫何碩碩奇觚急就失古意
要與叔重攻偏旁宣王中興煥羣雅從臣劍佩趨明堂
麋豕豈徒吉甫燕弓矢曾與方叔張堯典唐傳惜不復
泥金檢玉誰爲償持刀立旆書在石法古直欲追先王
先王蒐岐亦有證據經考史非荒唐九鼎已自淪泗水

十乘寧復求宵光雨淋日炙閭千載剝剔苔蘚留陳倉
元和已後益珍重一紙肯使碑礫量劫火不假木樛護
由唐歷宋誠難詳填以鉤金詎免剔鑿爲科日奚能防
細推點畫陋李蔡窮辨跟肘知星霜嘉禾缺月互隱蔽
鳳毛虬甲相低昂前除神物廢考擊拂拭至寶還朝廊
偶從太學識眞面摩挲不異琮與璜時在嘉慶歲丁巳
吾師弭節來錢唐哦詩每每宗二雅書字一一窮三蒼
蓬萊漢隸久湮沒光堯御筆誰收藏刊書空記睦親里
閱古猶驗蓮花莊天一閣中賴有此樵以油素歸上庠
宛陵都官好詩句效韓誰得疑癡狂保氏小學味點勘
斷港何可航銀潢嶧山之刻義益晦皇象有作文失行

冬甲二

三

深檐大廈諒爾爾一與世俗揚秕糠嗟予讀書少識字
百看不敢生雌黃脫出濡紙一束筍研覃朝夕充巾箱
丁巳秋師曾儒生事業貴師古奚獨下筆求前章致君
分余一本堯舜要由此邵陽酸棗殊賡颺咎繇歌虞奚頌魯斯事
雖細留其綱湯盤孔鼎吾何敢對此發憤成憤懣美人
天遠借遲暮日共塗抹徒搶攘豈唯才薄羞李杜側身
西望霑衣裳

佳哈船行

高郵孫無燁妻以舅冤獄刺舌血書金經五

卷此康熙二十二年事也丙寅見於廣陵

佳哈船六月雪千歲字耿不滅一解淮水湯湯摧人肝

腸三年之久中心无益二解 撓大計罪當死佛力雖大
不得止願血作墨皮作紙三解 彼蒼者天身煩冤誰能
雪汝舅佳哈船四解 淮水可涸百身不能贖佳哈船血
漉漉五解

曹娥廟

鳳皇山色剡谿東花草千年記殯宮文鯉乘潮來北渚
靈旂帶雨卷西風迎神曲在清商改幼婦碑荒古殿空
欲向秋原薦香芷一江寒浪晚濛濛

壯烈伯李忠毅公

長庚

輓詩四首

五島狼煙激海陳大星前已賈侵晨虛傳麻葉能通款
翻使盧鏗竟致身齒髮中年鱷背老弓刀廿載鸞涎親

冬甲二

三

男兒死國尋常事何以昇平答

紫宸

無復連檣事折衝當時橫海意從容生曾百戰愁刀筆
死有孤忠溢鼎鐘赤馬船低魚浪闊紅衣礮急陣雲濃
金塘漁汛春來近想見靈旗日暮逢

轅門肅肅暮濤寒甬上曾經大將壇風怒洗燂趨料
月沈折箠轉營盤海籌竟阻揜裘甫
廟算如冤殺曲端三鼓不歸歸便得頻煩

褒詔下金鑾

丹心從古羽毛輕聞道軍符督進兵俞戚將才原不忝
孫盧遺恨可能平同化男館尊政略陳司馬大舊活沙

民望素旌廟貌千秋應好在看傳青史著公評

四月十日阮師招同顧星橋陳桂堂兩太守石
琢堂廉訪暨蔣秋吟編修朱某堂部曹華秋查
大令項秋子待詔王柳邨茂才何夢華上舍自
望湖樓至靈隱觀書藏紀事

白傅長慶集昔置香山寺平生四五寫具見無窮思至
宋李公擇亦復祖其意少讀匡廬峰九千卷在笥藏之
白石菴東坡爲作記寥寥千載心不可得思議吾師領
湖山望古有深契維時知足齋詩文始行世無慮讀者
乖或恐守之替會逢法與翁謂時帆草哦詩具妙諦千
里寄書來謂宜遵古例初刻印一編禪林有法嗣花竹

冬甲二

西

滿諸天要與佛相媚持書告同人僉謀實不異山寺南
屏深府帖急送遞十笏既閒敞架構妙初地球林一以
開蟬聯復雁綴一書立一券有券必鈐識相與臞僧約
兼共山靈誓是日天氣新練影晴雲曳勝引爲落之平
湖汎蘭柁龜齡看經樓風光轉崇蕙米汁罷午餐篤言
款松桂幽鳥嘯澗花清磬落巖翠共入枯木堂卷軸洵
排次一掃蟬蛙空不知幾千歲簿錄準西齋收貯用立
櫃勿令嘲夜援而以歎秋蒂昔人思儒藏徒作不了義
孰知名山緣乃遜智者智豈惟演三車恆河沙可計調
御仗天人自茲脫垢膩譬之火宅涼各出大善慧眾心
生歡喜頂禮而釋偈遂辭青豆房山椒日已墜歸去扶

荀輿風篁出寒吹

訪書圖歌為何夢華索賦

何君新作訪書圖索吾題詩走相示平生此圖見者三
展卷從頭為君記其一黃姓堯翁名兵部得書十二圖
誰與畫者陳曼生鴻壽新書刊偏明道本換得不啻金
滿籛其二我鄉劉孝綽子里劉疏雨藏書三十乃是布
衣奚岡作竹汀宮詹許為記豈意綠苔遽生閣疏雨訪
鐵生作錢許作藏書兩家書畫美且都元鈔宋槧無時
託疏雨下世不果堯翁藏宋槧本願闕眠琴館裏雨
無臨頓里中一百部堯翁藏宋槧本願闕眠琴館裏雨
藏書三十廚此外袁廷璣大與嚴元照九更不作畫亦
時有何如斯圖照千古一洗丹青絕前後夫君好古耽

冬甲二

五

冥搜南探禹穴東之罍手拓金石不知數口吟詞翰無
與傳絳雲樓中焚未失化鹿寺邊竊還出一千金購吳
都文入萬卷充長水宅日思誤字相串穿手定黃墨窮
鑽研涼州太守車幾兩織簾居士手一編笑吾銜薑亦
好事縱不能訪頗為累夜讌偷鈔述古堂朝遊市閱慈
恩寺憶昔渡江至揚州吾師雲臺先生招住文選樓連牀照
軫那可說手厭口沫無時依此時何君日來往臨淄嚴
安厚民亦同賞廣集寧論翡翠裘搜尋不讓珊瑚網是
冬吾師朝京師書函手捧陳丹輝白虎觀中起書藏讀
罷屢頷
天子頤明年電旌復南下覓得重添寫官寫宋朝苗發

漢陳農誰復如君素嫻雅書目重鈔天一藏祕簡還從

東哲商沙棠之舟木蘭楫就鈔懷餅何俛俛余亦年來
增眼福許吾官齋日披讀多是華林未錄書往往焚膏
苦難足回谿史韻宋錢撰昔所珍龍爪釋文誰敢噴宋史
鑑釋文胡三省華父經義魏鶴山禮仲良史楊氏皇宋
詆之未可信本要鼓芳風扇遊塵君今將行且小住定有珍珠滿船
遇日本古文儻購成汲冢師春慎收護況君警校過任
劉到眼眞贗窮源流錙炫連山自堪晒豐坊魯詩奚足
酬歸來豈但飮寒餓上充
祕府下學舍百城南面副本多他日從君遠相借吾歌
長言苦未工卷畫還君心忡忡不知舊日黃劉本誰入

冬甲二

六

琳琅

七閣中

陳進士詩庭畫山水歌為楊補帆作

金閭門內陳老遲平生作畫兼作詩詩好乃和張句曲
彥會畫多亦贈楊補之定香之亭昔遊在如鳥影過鏡
風吹句曲已死補之懶便呼進士無人知曉來玉叉看
此畫令我側側生幽思憶年在亥月在酉官舍重逢一
把酒為言歲久詩畫無小學新來辨跟肘經旬別去但
相思豈意谿藤省良友當窗花影日未中傳看忍汗寒
具手當年酒伴散如雲陸采山繆朗夫天涯兩不聞鏡
中白髮悲鷗侶畫裏青山冷鹿羣屬我拈豪那能好吟

成傾盡愁懷抱卷畫還君太息多補之補之爾亦老

同人皋亭山看桃花四首

五載重遊第一回妒人風雨莫相催看花君子知何處
又向元都觀裏來

平生心事在正樊籠鳥池魚未許言說與南陽劉子驥
有桃花處即仙源

一片紅雲出水濱南朝風景認難真花雖不語花爭笑
曾見僉名謝道清

釧動花飛日暮時分明得氣草衣詩有人閒泥臨平水
手撚垂楊照鬢絲

輓校官凌次仲

冬甲二

七

朝來凶問到精廬猶記明州見面初賸有一旌題進士
並無弱女奉遺書秋銚論史寒潮永短權擣家夜雨疏
時方挈家還歎聞道小紅還好在白楊蕭瑟復何如

千墨盦圖歌為貝簡香作袁綬階壻也

五硯先生得快壻漢魏金石羅千通撥蠟失眞棗木換
精審奚論趙與洪千墨盦空百花亞秦權漢碣明煙松
亭林不作竹汀老紛紛耳食誇元功經史足徵吾所愛
惜遠未見單翁郭香之察近再讀動魄豈後陶陵銅
頭環仙館近以二十萬錢得西嶽華山碑不翦本平生疑竇那可數誰抉塵障
開心胸清江主人異嗜好甞惟遠出搜鴻蒙他時訪君
求異本壻鄉直指楓橋東

過休園弔鄭元勳二首

詩社飄零感萬端影園人盡北風寒黎郎去作沈湘客
無復春陰黃牡丹

流雲暗壑閣苔青重見司勳舊日經一自高家兵馬後
惟留老樹在空庭

聞道

聞道清強濁更強須知

宵旰在宣房已教理水煩王景特

敷疏淤起許商射瀆沙痕留屋瓦汜光秋汛失魚梁東

行若見河隄使三策當求第一長

北征集

冬甲二

六

牛車曲

常州人家多以牛轉桔槔因作此

秋田不雨穀不熟家家養牛轉水轂前蹶欲起後蹶縮
竹竿孃孃日鞭扑雙角高低背血漉屋角飢鳥暮相啄
槐風灑地不敢伏吁嗟乎登場願得稷斗斛糠飢亦足
飽汝腹牛宮朝來報生犢爾且食芻人食粥汝力雖勞
亦汝福不爾人飢食汝肉

二十六日王家營曉發

遠行不安枕轉側清宵長白鳥號中夜無睡眠單牀僕
夫脂我轄未明先治裝幽蛩咽西壁乾鵲鳴東廂門前
驟車鐸郎當聲難詳展輪取修甸頽波何湯湯還眺黃

河南一線明江鄉今朝風日美未覺單衣裳
中隱直麻水曲夾垂楊茶煙出土銜豆莢黏葭
牆鳧翁戲淺渚犬子蹲寒岡悲來故無端不飲
心傍惶浮雲滿四野落日交昏黃朝發黃河滑
暮宿桃源莊

曹家林至紅花鋪

昨午柅征車義輪尙未晏暖湯濯我足稍稍事
筆研澹坐山雨生墨雲墮片片繩繩衝涼波變
變集寒濺澤農既歡呼旅人亦清燕籤郵轉生
愁翦燭意忘倦荻簞屢夙興屋山北斗見宿人
秣其馬氣候倏遷變行行五花橋清夢落谿澗
逕滑董稂田沙軟積薯堰水禽飛鷓鴣野花明
蒿菽不知何處山馬首忽迎面巨浸匯灘流殘

冬甲二

九

碣未暇勘回憶去家時流光急奔電

謁羊鉅平侯祠

獨訪羊侯廟停車拜夕曛探環存古木墜馬想
荒墳壤壁銜秋蘚寒潭生暮雲殘碑如峴首讀罷
淚紛紜

題驛壁二首

兩輪歷碌到慈陽初試縣衣覺晚涼一夜徂徠山
底任西風吹葉下垂楊破窗風葉作離聲七載東
華又曉行何似櫻桃園裏竹結根冉冉得孤生

岱廟六漢柏歌

昔聞岱廟有古樹六柏種自西京時千里來看苦
未識

凡木糾結難爲知繞廊攀楮一尋覓始覺奇氣生
須眉一株直幹一株折一株高立青雲垂更有兩
株葉全脫頑立最眞神孤危其西一株若振翮
鸞漂鳳泊相撐持皮乾剝蝕如古鐵骨瘦突兀
兀同蟠螭秦松偃蓋或同輩唐槐撐幢疑小兒
婆娑日暮益心肅長風遠扇洪濤吹海鶴欲下
蒼兕出山橫水蹙神奔馳夜叉轉臂勢屈曲毒
龍遠吼鱗之而我聞新甫昔種此到今祇益牛
山悲何如此柏結根早若與青帝通靈祇大塊
栽培少戕賊皇天長養寧偏私武皇東巡旣不
復我來瞻拜還三思昌黎已去少陵死欲歌且
住神爲疲

重至京師呈劉信芳師

冬甲二

十

青衫四十尙無成忍向歐門數舊行春雪曉遊方
廣寺秋潮夜聽暨陽城百年浪跡浮雲改九載
光陰逝水輕此日東華重奉袂不禁白髮一宵
并

貞觀金塗造象阿彌陀銅碑爲阮師賦

銅碑四寸寸有咫唐貞觀年造像作金花半露
沙牀斑楷法交飛水蚊腳臨風易惹篤耨熏映
日難摹貝多薄上言神天入調御下祝家門集
綰綽維時太宗御極久海宇昇平勤遠略三藏
白馬西域歸至此剛踰二年弱碑載貞觀廿一
年造按舊唐書元奘於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
太宗大悅中國佛教浸盛六百五十部有奇梵
字橫行各糾錯翻經院裏大官忙慈恩寺中眾
僧學公主爭嫌祝髮遲山妻但解施錢樂豐碑
已滅

不可求墜此真如一風箴吾師好古羅吉金扶剔落痕
自前濯雙碑泰岱間館開傳看何妨羣手拓偶然賞鑑
來蘇齋先生從此哦詩滿臺閣眾云字體近褚歐此論
雖公亦忖度度人經少失波磔開元泉多見輪廓恐似
經生鍾紹京寫罷彌陀借深託鯁生右手如縣槌瞽說
從人笑捫籥方今崇文當

盛朝祕閣裁書集英博此碑發蹟固有時呵護寧非法
輪覺時文類館采此竭來兩至春明門歲暮長吟苦神
索自笑真金不鍍金懺悔徒勞十指膜日斜擁鼻地鑪
紅窗外寒風叫乾誰

送屠琴鳴以詞館出宰儀徵

冬百二

五

翩然仙吏動鳴騶聞道分符近石頭錄別花看崇效寺
到官鱗買白沙洲塞翁詩畫初無敵吳山壽杭人宰麟
度循廉孰與儔時師時安人宰總是同鄉且鄉語任渠
亭井號柯劉

南遊集

謁孟廟

喬木千年在虛堂見雅弦論功蓋五霸卜宅記三遷畫
殿嘒幽鳥苔壇繞細泉宣和遺碣在道統至今傳

過滕縣

孤駘山近群城邊小國緇衣舊好賢往日雄心留試劍
至今井地想分田青帘荒坵斜陽市細馬平皋落木天

誰見銀花如舊白乾紅衫冷遞吟鞭

自梅心驛至桃沖

曉星未落北風勁繁霜刮面肌粟生筍輿結束催僕役
準礪山石行不平深塗老藤活千歲高巖仙藥生一莖
雲繁不聞谷鳥響日暖尚有寒蟬鳴丁丁樵斧斬陽木
戛戛枷板敲春耕嶺迴勢抱叵犇放逕仄句棧相搪撐
居然幽靜畫不得留此清境償閒行計程已失羹頡墓
弔古誰問龍舒城人生萬事固有定我胡局促同飢蟲
茲行亦足快鼃飽一笑富貴浮雲輕

桐城道中

龍眠主人不復生山莊未莫豈可畫一峰嫵嬌佛髻撐

冬甲二

五

眾木鬚鬚鬼臉齟初洗宿霧登天光略見寒流破沙界
澗戶如聞扁蝠飛石洞遙看瘦蘿挂山家種樹采伏苓
隔陽蒼官列葱雉我來卻值霜信濃紅相干山日初曬
豈唯下巽田好畊是處奇壘石堪拜儻賃盧鴻舊草堂
儘足牀繩與壁疥松花朝飯不自愁赭粉宵磨亦稱快
世人嗜好殊酸鹹誰喚公麟與清話

壽山

皖公山色清且曠傳是仙人煉丹地棧雲遙洩石樓峰
天柱如聞嶽南紫吾來西北出薊門忽邇南遊不自意
嵐蒸氣候寒暑遷霏卷晴光朝暮異千條飛瀑地腹通
一角斜陽雲背墜茅茨時間練誰喧槍籬卻少銀麋睡

衣袂颯颯飄飄香屐齒蕭蕭落松翠餅餽巖竇滂雲煙
嘗恐精靈自珍祕吾生山嶽成攢譏後日松蘿任高議
一兩蠟屐償阮孚足爾還來叩雲寺

舟中望廬山

客行有程飯夜半今晨稍遲日色薄涼風披披吹舳舻
五老迎人向裾落南遊竟到潯陽江失喜狂歌躡飛躡
荻花瑟瑟明江洲柳樹搖搖帶山郭故人不枉溢浦書
招隱難辭廬阜約十年已恨同雞筴百歲何能再豚縛
初陽隔江嶺勢孤宿霧連天巖影削浮家汎宅且漫期
雨裏煙包正行脚讀書縱後公擇年來遊差比香山樂
雲泉有約不可忘遠夢終宵落谿壑

冬明二

五

奇阮集

雨中過祥符觀

石棧紅泉噴花宮碧草春仙燈孤照雨羽蓋暗生塵閣
世悲殘碣羈懷愜隱淪茅軒如可卜歸臥五湖濱

東軒即事

鳳皇山下雨絲斜小駐東軒薄菜車霽色蒼涼催布穀
寒風料峭勒山茶已無隔草追塵跡賸有桐柯記歲華
辛苦畫圖翁學士獨傾懷抱向煙霞

覃谿宮詹有東軒
記嘗繪圖作詩

雨中望螺山弔文信國

丞相孤墳春雨中白沙江遠樹冥濛死歸齒髮馮干載
生祭文章笑鼎翁豕木重來付朱鳥兵機自昔等秋蟲

他年經過青原寺重薦寒泉白鴈風

夏日懷人四首

計上舍秋琴

深

孟夏何陶陶吾思谿南友恂恂計然子直諒亦難偶閒
曝納楹書靜滌煮茶日十年共筆研有無各奔走海城
聽濤聲古廟榻碑首爾來不相見忽已兩年久遙知苒
香庠有母獻春酒今春得芳訊隱居如陶潛何時返三
逕藥玉樹航船

孔比部曉坡

慶鸞

孟夏何陶陶吾思燕臺人嶽嶽孔北海通雅無與倫禮
器抱東漢素簡尊先秦一年任京雒推解彌飲醇看花

冬明二

五

西苑暮閱古東華晨爾來不相見忽已一年新遙知太

僕街有朋如雷陳

馮才
承清

前月得朝報補官如王播何

時過薊門梅花索酬和

楊明經元鼎

知新

孟夏何陶陶吾思蕪城賢醇醇楊南仲博洽誰能先盈
篋千卷書負郭五雙田十年同帖括筌典窮鑽研春訪
窪尊亭秋尋虎跑泉爾來不相見忽已踰兩年遙知夙
好齋有子傳青甕去年赴賢書棲遲如柳冕何時汎月
湖經義共詳讞

阮司馬小雲

常生

孟夏何陶陶吾思廣陵客矯矯阮仲容曠度不可擇奇

字探蒼籙詩篇過郊籍九年聽官鼓研究費昕夕皋亭
盪春橈蜀岡蠟秋屐爾來不相見忽已兩年隔遙知文
選樓有叔分講席昨歲枉尺素好句如陰鏗何時渡京
口論詩崇令名

昇山寺

粥魚茶板靜相依破寺空山對翠微巖溜直衝崖腹渡
晴雲低入樹根飛伽陵鳥語清禪榻澤瀉花田界衲衣
到此媿無三宿住何年重與款松扉

橘枝詞四首

渡口山家屋似舟沿沙種橘飲谿流壺公巖畔千頭樹
抵得人間萬戶侯

冬甲二

五

好券耕牛賃鴈租天陰鷗鷺繞門呼水田澤瀉沙田蔗
沙水中間種木奴

篋裝簞裹早寒天客裏單衣未貯絲忽念家山光福寺
洞庭紅滿楸頭船

烘晴帶雨出霜痕屋密曾輪可細論南豐產蜜橘行到石龍
最深處人煙燼點忽成邨

白石鎮

侵晨發琴臺山川漸深窈秋來泉眼枯磻戶聲正小涉
者揭其衣高下出林表山鄉歲月遲瓜架猶未掃高雄
號繁柯驕紅發衰草茲行沿盱江遠近互環繞盤岡踞
厚地孤峰插晴昊顧問旁人名楚言不能了何爲終歲

遊徒使顏色老霜枝旣榮孳蠹葉任敲倒古樟大十圍
石枅互連抱古人名豫章取義足稽攷

寧都試署望翠微峰有懷易堂十子寄阮師

勺庭池館翠微東山入金精有路通四海文章三子在
一堂遺佚十人同方塘水冷芙蓉月烏谷霜凋薜荔風
縱使歐公高史席辭逢自以采薇終

上十八灘謠

灘聲長灘色黑水力鬪曲不鬪直上灘角下灘龍舟行
趁水不趁風竿長一搖入灘水寒煙漉漉石齒齒仙人
之寶在何許唯見嶙峋怪石波心如山鬼鬻涎蜃屑吹
飛濺出出如聞昆吾噪已過瑞林岩還上長沙潭楓根

冬甲二

五

倒挂石腳出波紋瑟縮如眠蠶水漸低聲漸歇長年攤
錢山水窟回頭一笑三門灘宛若呂梁縣溜一落毛髮
生微寒

灘師引

一人操舵如操弓一人使竿如使虹竿搖輒與舵相應
決落千丈排長空崩崖巨石健於虎磨牙攫臂追豐隆
山根益束水益怒其氣直欲吞鱗鱗須臾撇竿入釜底
中有一綫盤蒼穹山迴水抱木葉倒日腳下射龍所宮
欬然竿落舵亦側長年屏息心忡忡竿低舵轉浪花靜
灘師唱曲洪濤中舵師持舵如轉轂竿師持竿如飛蓬
吉祥鉤腳不可識唯覺萬古青濛濛

瑞林若見周雨亭同年話舊

不見周生烈棲遲又十年才華流輩少章貢一江連惠
我煩文綺思君若醴泉媿無瓊玖報三復木瓜篇

三門灘歎

行路之難蓋紀實也

三門灘前水勢寬估客釀酒相交歡三門灘前天色夜
估客吹燈益可怕山程水程君且聽一生九死何零丁
巖深月黑鬼車叫寒風水面吹秋螢君不見信豐江邊
日脚斜老板殺人如驅瓜

下十八灘謠

上灘已自雲都止下灘復自頓石始上灘怒而健下灘

冬甲二

毛

舒而闊舟行十落如脫箬上灘窄以適下灘疏以豪航
迴一撇如牛毛上灘嚴且阻下灘狂且簸榜腰一撇如
旋磨人生得失誰能知如灰顏色馮篙師章江貢江一
派流鬱孤臺下風颼颼上水遲下水速水洄洄石碌碌
往者歌來者哭

重寓百花洲弔蘇隱君與同人設奠而去三首

竹牀板屋寄湖東南渡旌旗在眼中畢竟避人成底事
岳飛冤與曲端同
谿雲淅淅繞祠堂零落空隄柳數行若向西湖北和靖
也應配食水仙王

北盟往事散秋塵虞馬諸公論未真輸與深寧閒點筆

獨將瑣屑傳高人

樟樹鎮觀河燈歌

寒星最負野水立樟樹鎮邊雲海溼驚濤睽睽吹漆燈
老魚跳波觸體泣十五五明相花河流四散沙尾斜
榜牀騷屑作鴈語千年血轉風輪車老鼻當初卽山鑄
裂帛一呼有餘怒陽明洞主來賴南約束蛟鱷如井魘
至今水面鬼火青天陰月黑同繁星法王自唱無愁曲
笑倒乖龍睡未醒

虔州懷古四首

東閩西粵各紛爭地軸崆嶒險勢成珠海自來煩北計
樓船何事廢南征金鐘水急傳蕭武瓦研苔深記灌嬰

冬甲二

天

千載尉陀勞桂蠹已輸章貢十分清

秋老黃茅瘴雨吹空城羽檄憶僮芝徒煩楊僕籌邊策
誰折盧循下海師平固鎮荒魚鮪草杵華坊冷日南枝
紛紛蠻觸功名盡入境臺高畫角悲

自南翠浪玉虹來蛾子場空木客哀平賦漫開龜尾角
勒勳誰到鬱孤臺百蠻驛迴愁丹荔三泐碑存拂野梅
轉憶文成籌筆地亂雲殘雨一裴裛

去馬來牛總禍機佛桑花底重獻欲楊張兵甲山河在
金李沙盡歲月非事盡轅門榕樹冷客歸殘壘鷓鴣飛
七松亭外青燐屑閒與臬陽弔落暉

冬青館甲集卷二

冬青館甲集卷三

詩三

烏程張鑑秋水

疆桐館集

樂化道中

兩年章江涓往來欵三渡遙辨西山霏漸熟新州樹茲
來二月杪將枉柴桑步雨歇嵐氣重風緊雲條返渺瀾
春波生爛漫杏花吐但有長松枝偃蹇不改素久客萬
慮盈嘗畏巖棲暮三復淵明詩慚歎遠相赴

瞻雲寺

繞谷穿雲入翠微金輪峰下啟禪扉墨皇已去書空在

冬甲三

一 嘉業堂校刊

寺有養象教重開劫總非雙樹鳥號搏黍嬾曲房花發
之墨池寶珠肥暫時憩息由旬久難乞山僧掃塔衣

從德安望廬山作歌

憶昔北來九江曲匡家兄弟豁雙目回車默向山靈言
誓買芒屨踴重麓風前彈指經一年夢裏看山逐麋鹿
裏頭破曉巾柴車五老鬚眉露清淑雲光絮絮翠色濃
彷彿飛龍出蒼玉安得華嶽九節節支到白鶴觀前之
峰中金鵝有蕊飢可食但道仙人名韓終又思香山飛
雲履著向青牛寺邊之巖裏碧苔有漿渴可飲亦見隱
士號用里人生苦被浮名牽山中一日成千年丹沙無
功石髓竭只合遊戲隨塵緣前年從潯陽香鑪窈窕當

其背今年由柴桑漢陽戍削出其外謝公遊屐尙有待
周華不注咄可怪我來大笑非寒盟負此息壤無人情
但祝天公與我十日晴不辭高高下下入巖腹迢然驚
歎長松謾謾洪濤傾

經柴桑有懷陶公用移居詩韻二首

茲來鹿子坂緬懷高士宅白雲無始終流泉自昕夕百
年會有期三載憚遠役晨出催打包日入未暖席靈鳳
不啄羶驅車感疇昔嗜好苟未同無爲苦分析
南邨故自遠惆悵移居詩我遊玉京下遑遑復安之山
家勤新苗荷鋤良可思何爲逐車轍負此春風時行當
屏塵慮山水懷方茲亦無沮溺心力田非我欺

冬甲三

二

青玉峽

精銅一萬丈中有兩龍穴龍嬾不肯飛噴作太古雪洪
濤散春陰天柱夜崩折玉盤萬珠跳秋宵百蟲咽泠泠
穎師弦可彈不可說傳聞布水臺遠在雙峰缺苦無濟
勝資肝腸一朝熱長公漱玉亭歲晏苔痕齧下視南宮
書深刻半明滅衰裳不可從蹒跚笑跛躄

十笏堂同潘芝軒師看朱西陂所留唐人畫地

獄變相歌

看山曉入頭陀家滿堂枯木號寒鴉一僧告我畫卷好
筆蹟疑是盧梭伽闍浮老子自古有大力調御紛天葩
神官列坐十與五前導文豹後長蛇吞刀吐火在頃刻

作使觸體如蓬麻土伯約首縮菌蠶夜又豎臂張槎杈
輪困孕象垂其鼻趨怒虎磨以牙前生誦觚匿不可
照之古鏡寧纖差畫尾寫作經小品華嚴妙諦思無邪
誰其跋者翁學士方綱銀鈎小字行敲斜此畫留傳失
人代神物完整無微瑕昔年

天戈靖南服耿吳餘逆同蝦蟆縣津山人來江石主持
風教除籍諱開鑿五嶺去密網揮斥三荆通排衙有時
卻現宰官說開先古寺談三車詩成往往寄深意要與
玉帶同矜誇棲賢昔藏西風燈過眼又百載摩挲兩手
悲蟲沙無量無等一平視菩提有樹空紛拏努目倔強
落鷹虎低眉婉轉羞麝麝卷圖還僧齋飯日脚已上

冬甲三

三

山茶花

萬杉寺

一綫招提逕高杉列四圍晴嵐搖佛面寒碧在僧衣院
宇昭陵改壇場祖席非空聞散珠水流繞出禪扉

三峽橋用蘇公韻

折磴尋玉淵冷響山溜名泉九十九水石互爭鬪中
嶢迷始終支脈交左右春雪濺松壇溼銀湧雲竇頽響
號寒鱷哀音嘯豈猶誰人挽天潢洗剔此皺瘦澗底青
琅玕餘籟笙筑奏回看菖蒲茸激若箭脫殼杉柳變雨
雪雷霆失昏畫胸中萬斗塵借此一盃漱

棲賢寺

春雲散陰晦和風扇修竹穹谷半玦環中有高士屋曲
房失笙典回廊蔽寒木想見玉谿子焚香對寒瀑澹坐
山雲生小酌茗花熟至今風雨中往往過麋鹿吾家茗
水陽有書未能讀三年遊不歸負此菱荷服安得止中
琴抱向空堂宿夜半老鶴鳴無以歎幽獨

玉淵二首

山尊回復瑣荒煙洗滌聞根得靜便此後相思成渴疾
問誰能寄九江船
不嫌清味遜中冷折足風鑪缺口瓶吾亦茗谿老桑苧
幾時來此注茶經

大雨自湖口曉發

冬甲三

四

敲枕鳴春雷至曉雨未歇荒雞不住號雲水互蓬勃出
城面蒼崖危樓倚超忽上嶺嵐氣濃下嶺石頭滑有若
萬弩機臨敵一齊發驟水既奔注涼風益唐突我溼尙
在衣人溼已到髮我寒尙在肌人寒已到骨奈何孟夏
交凜烈若冬月僕夫足蹣跚旅客心脆脆遠遊亦何爲
不如老薇蕨急淚等秋泉迸落滿林樾

河口鎮

邨碓多春紙僧寮半買茶羣山方釜覆一水復戈斜節
物黃梅熟光陰苦楝花南中風土異知已近仙霞

重過臨川有懷玉茗二首

酸風蕭緘撼南柯往事繁華一夢過惟有牡丹亭院本

尊前重聽小紅歌小紅玉
茗侍兒

少日詞場每自誇朱雲一疏竟歸家千秋史事留詩案
零落空堂玉茗花

乘月至分宜口謠二首

兩頭纖纖月當戶大雞小雞奈何許至今雲黑鈐山岡
夜半薛蘿語山鬼

病骨初蘇怕遠行三年難得此宵晴行人惆悵西江月
曾照袁山萬古清

將歸

豫章城下水歸思忽然增一夕辭籠鳥三年戴髮僧倦
遊原少著重到更無馮慚媿滕王閣峇曉欠一登

冬甲三

釣臺

祠堂千載此江濱壇石依然舊釣綸隱不用文辭鼎鼎
狂偏有象感星辰畫眉叫日荒林晚縮項吹潮野水春
莫向雲臺誇姓氏州名何處著諸臣

西臺二首

寒風蕭颯雨沈冥短檝重來未許停記有人持竹如意
不如意處哭冬青

六陵風雨古今愁想象干戈下睦州畢竟遺民同一喟
不為晞髮即披裘

蘭谿打槳曲五首

打槳復打槳曉風吹鬢影團團雞子黃日上黃姑嶺

二
三
四
五

朝發桐谿棧何以致扣扣歡持玉東西滿食金華酒
春潮下富春送客六柱舟底須菱花鏡照儂朝梳頭
今年龍花少五千買一碩鏡下索羅衣但染天水碧
晴得遼東豕堆盤琥珀新夜來豚酒膽不比猩猩脣

富陽候潮雪後作歌

癸酉月正心刁騷富陽縣前候晚潮舟子不發期五日
坐使愁腸百千結忽然蓬背吹北風一宵玉戲勞天公
掀簾戴笠一長嘯江濤漠漠山悄悄轉教興發憶盃簪
無那羈遲失同調老蛟起舞長鱷嗥風力益高日脚低
攬衣指直不得結人影瑟縮如寒雞此生窮達自有時
羊羔酒酌金屈卮不爾短衣挽兩石射殺白額南山陲

冬甲三

六

何為落拓千里間坐使兩頰生白髭酒酣聊為獨速舞
仰視雪花墮交午會當著屐凌高寒富春山迴雲漫漫

淮南集

歸家一月將赴淮安

整頓殘書倍惘然故園一別輒三年到門已落春風後
鼓櫂仍期穀雨前拙計但看嬌女瘦持家端仗老妻賢
蓼莪忍向癡兒說檢點青袍涕泗連

題秋琴聽雨圖四首

杏樹初花曉未晴小樓深巷夢難成無端觸撥江湖思
愁與春潮一夜生

膠膠嗷嗷響花陰今雨蕭條舊雨沈總是相思不相見

故人消息在晨禽

十年塵海悵分攜孤負鄉園草樹齊我亦鷓鴣谿上任
綠陰門巷日鳩呢

西窗翦燭語難償送我平明黯自傷何日東鄰結茅屋
臥聽新釀注糟牀

劉大司馬師以近集見示即次阮漕帥師韻

又向京華省舊顏喜依壇坫奉南山章平事業三霄上
燕許文章四海聞曾侍遊仙知夢淺重來問字可緣慳
預愁潞水秋風滿悵望龍門引權還

重九後自潞河南下聞警

九月霜花重單衣下潞河秋風方瑁璫遠道忽兵戈彈

冬甲三

七

缺愁先絕開尊鬢已皤從軍雖有志此事久蹉跎

題阮師江鄉籌運圖

癸酉正月吉儲胥將北發舳艫蔽江介軍符馳吳越維
時儀徵師實秉漕帥鉞舊年荷

帝命遠猷寸心竭調劑官與民裁量丁與卒會當立懦
頑必先明賞罰粒粒天庾珠不使雜糠莩吾

朝沿明政貢道通溟渤奉春策燕京要以便朝謁何圖
數載來黃流奪耕垵憶昔工文莊蓄畫不可沒譬諸人
一身運道乃盪咽籌之有過當直欲杭滄渤

廟算仁如天海運議久闕專力事會通不憚勤輓輓師
體

聖之心中夜長悄悄朝發孟城隈暮宿瓜步塢粟米五
百萬量尺竿豪髮計地及八州限時止六月一百廿一
綱網網費牽梓牽夫十萬人振力免餓殍今年山東旱
沙壅待疏掘糜費在淺阻丁力極顛蹶試看圖中顏勞
悴何時歇歡聲騰錦繡憂思損肌骨會當涉河汶報政

秋朝

闕所籌在

國計思對

命書笏

秋筋書懷十首

西北樓槍入羣凶犯薊門東郊回

冬甲三

八

翠幟南苑駐金根矢石交雲閣烽煙徹掖垣中涓方豕
突華省失鴛鴦齊斧蒼黃出元戈次第屯妖塵昏日月
天露洗乾坤祇覺

皇靈遠從知國步尊小臣蟻蝨細聞信淚潛吞

小醜生成外揮戈逆太陽紅羊爭左道黑蟻儼分場刁
斗傳河曲軍書入建章天心方佑順民命恐摧藏謬效

連雞智徒傳鋌鹿僵謀窺三輔密烽繞六州長攻穴腸
抽鼠揜渠臂折螳似聞

哀痛詔

聖德邁虞唐

聞道魚臺縣踰梁有賊巢七年方卵育九月忽雄虓首

惡推裘甫殘黎問趙苞戒嚴連夾谷亡命及敖鄆東土
天時歉居毗地力磽哀鴻集中夜驚鹿竄西郊命促魂
遊釜憂深濁止膠尙煩諸將帥督戰急征輶

近縣團方急中州勢少危滑臺真虎負淇水歛狼窺遇
害傳諸尹期援集遠師已愁阮瑀及兼報卞盱隨癡突
趨天井狂奔絕大任飲刀猶倔強吐火定昏迷酋命殘
螻螻

天威懾虎貔有征無用戰殲不待交綬

天上傳星使師中卜丈人韋平有弓治衰鄂得臣鄰七

萃繁霜羽三單集電輪囊沙圍自合卷甲令同申袁尙

宜傳首陳稀已縛身出車楓葉冷歸馬柳條春古者凶

冬甲三

九

無赦

天平勇自仁紅衣曾鑄礮留取受降辰

道口圍曾潰兼趨冉肇城

臨軒紆

廟算授鉞降朝卿潑喜今何怒橫衝舊有名李波方俘

妹張角尙通兄寬大蠲新稅艱虞失早畊梟巢同日覆

獲穴幾回平據若地飛樞占濠渡木罌浚儀城路遠父

老挈漿迎

尙守彈丸地相持作蠶蜂營應添七覆命已盡三冬竊

號傳唐史遺骸辨宋儼捕亡安鹿角抵死折梯衝楊素

軍偏振高昂賊自供風旗寒破壘火箭發高嘯都尉駭

眉走將軍狃臂從安良在除莠銷甲及春農

堯民飢不少

禹甸水仍多青犢羣凶在黃流故道枯王尊祠莫及賈

讓策殊科金堰魚生甌孟城馬沒渦直愁并四瀆奚止

塞三河國仗雲梯議人憐瓠子歌尙煩拯墊溺稍待靖

干戈對此肝腸熱憂時鬢欲皤

九重方側席臣下敢偷安紫禁論思切青蒲密勿難救

荒蘇餓殍執法去貪殘漢室衰循吏唐朝右諫官

大猷雲日麗薄伐雪霜寒杜牧言無罪劉蕡策已殫涓

埃何足補耕鑿此爲歡無病呻吟者聊酬宇宙寬

粟漕神倉遠秋風下舳艫來時憂旱魃去日動妖狐習

冬甲三

十

鬪彎宙鏃徵兵急虎符計應先曲突防敢後衣裯滴博

方通戍長蘆正轉精繁雲更火密溼霧曉檣孤已拔鐘

吾驛猶淤微子湖從軍應負羽操翰一長吁

題小雲園雲書屋圖

相從十載別三年重對淮南亦偶然畫裏雲山疑輞水

篋中詩卷比斜川薰鑪祇合隨琴薦花地何當接酒天

他日北湖尋舊侶耦畊須趁汜光船

臨頓里集

答徐雪廬廣陵見寄之作

再向吳門見相違判十年卑棲雙鬢改禪習一心堅小

雨蘭陵酒高風瓜步船過江紅藥晚明月正重圓

王海邨 有薊門之行率賦奉別

黯黯春陰長綠蕪送人蹤跡感菰蘆兩年吳市新詩信
七載燕郊舊酒徒此去鶯花連社日記來風雪判丁沽
十行宵後潛夫札看取蜚聲滿

帝都

題海邨受詩圖書船山張侍御遺像二首

一麾剛罷海雲東客子光陰石火中他日西江數流派
瓣香只合拜涪翁

海棠未破柳垂絲曾憶看碑覆酒厄吾亦有詩須論定
相從已恨十年遲庚午在都雲臺師招飲揚州旅館看
光祿秋藥未太守正灣居吉士
琴鳴陳茂才受笙及侍御與鑑

冬甲三

十一

謝小雲惠解

阮郎秋艇及湖棧造送霜螯抵百朋解道共嘗學遽瓊
祗緣分惠媿朱登畦薑知熟鳴齏日籬菊愁張照字證
安得連牀語農圃剖匡同酌酒如澠君時秋
賦報罷

題温也癡丈擔糞圖三首

巢居閣迴墨谿斜聊共棊枰一笑誇聞道更無封禪稿
且鉅明月種梅花

漁具還輸農具宜甯泥耒板趁春期一畦紫莧千頭橘
吾亦新師汜勝之

蘆雪菰煙歲月寬頻年浪跡夢無端名場畢竟同牛後
何苦皋牢學轉丸

春日得諸城劉師見懷詩即次原韻二首

菰蘆廿載尚依人夢記華胥往事眞衰鬢已教侵曉鏡
短衣可更犯緇塵香鑪東閣花前酒畫榜西興雪後春
回首之罍輸柏馬不禁清淚點裾頻

能拔單寒得幾人況兼清越見天真揚雄門巷車無麴
寇準樓臺甌有塵顏色削瓜驚改歲詩篇剖鯉喜隨春
方輪縱遣稀膏轉欲往從之道里頻

林屋洞天集

修竹圖爲葛香士賦

葛仙井在包山麓繞屋流泉映修竹中有堆牀萬卷書
鎮日攤書遠塵俗春雷一夜迸竹竿十五五翔青鸞

冬甲三

三

讀書看竹無不可科頭六月長風寒吾來靈威訪祕書
山前碧玉鳴通渠知君曠度如抱朴臞然鶴骨中心虛
卜居祇合住林屋洞口耕煙洞中讀拋書一嘯湖水寬
七十二峰青矗矗

蔡笠山惠石公白枇杷賦謝

石公山插太湖濶中有枇杷味最珍霜後試花濃比雪
雨前摘實爛如銀楚萍未必輸先典秦樹何緣誤後人
多謝筠籃近相餉異時應結耦耕鄰

哭諸城宮保劉文恭師四首

忽證龍蛇識春光慘莫回豈惟壞梁木直欲拆星臺三
歲心喪重千秋國士哀何年攜鏡具桐樹識重來

惟昔趨

丹陛經年侍講帷素風臣節厲直道

聖心知家世傳遺笏行藏付口碑汗私吾豈敢大鳥有

同悲

天道誠難測師如不永年濟時刪諫草愛士託詩篇真

覺山如畫從茲硯作田師語詩有洞庭山古宜摹畫鄧尉花繁莫負春句今來西山如

長河空有淚北望轉悽然

四海論知己何人更賞音削瓜留面目披月見胸襟竟

阻章平業難酬魏鄭心歐陽門下士頭白感遺琴

阮師自嶺南寄到文選樓詩存及恩平阮桐葉

吟蟬硯賦謝二首

卷三

三

治國籌邊兩不妨會昌一品氣清蒼賞奇遠寄勞千里

請益遲趨待十霜漢殿勳名銅馬式唐羌疏草荔支筐

重憐舊日編年在華髮蕭騷弟子行師戊辰以前學經室集及雷塘菴主

弟子記皆鑑為編年

巧琢雲根活翠鮮先秋一葉墜書筵傳觀肯羨連城壁

生計從輪下漢田吳中大水為百年僅見春田十餘畝悉為陽侯所奪茗醞筆牀

新位置龜腸蟬腹久隨緣自知無復金貂夢正要同吟

落木天

王雲舫種蕉肄書圖

少時曾結墨皇緣繞屋隨人號綠天夜雨滴窗心自警

秋風折檻意相牽養成肯讓芙蓉粉種處仍求苜蓿田

不信右軍三十七黃庭真跡古今傳

羅漢寺看梅

入陽千花涌山門倚樹巖澗流初夜兩人立夕陽天春

暖先除酒香嚴未破禪風前數童冠三復舞雩篇

毛公壇

餐風漸停苦雨歇擬訪仙壇款靈窟一枝扶老兩不借

迎面青山起超忽毛朗廟後路蛇盤前度來遊識碑碣

朱朱白白入草花彎彎環轉林樾鎮地符失丹竈空

但有芻童出耕垞劉公一去二千年留取雙池鑿毛髮

一瓶寄上大諫議皮陸終嫌欠仙骨我生欲抱三足鑪

劉斧親攜煮薇蕨不辭去路動暝煙隔岸莫釐上新月

冬甲三

古

西山懷古四首

犀渠歌扇總紛紛往事夫椒付夕曛花草晴分脂粉色

管弦朝怨鹿麋羣春歸范蠡牀前樹天老西施舞後雲

賸有君高書越紐霸圖銷歇復何云

芙蓉花發露珠團明月灣西涌翠瀾大業鱸魚曾作貢

元和橘樹又名官徒聞刺史三宵住未抵浮家片業寬

焉得煙波船一隻綠蓑青笠臥江干

六代銷沈水一漚自磨折戟認寒流燕榮師已臨前渡

蕭蕭營能據上游馬稅城空兵氣入登高壇迴陣雲收

景靈觀裏梧桐樹長作吳宮一段秋

銀簡投龍信有無氛祲吳越靖仙都鞭投豪帥臨干騎

甲授沙民及五湖恐有白腰生肘腋不難赤腳到荏苒
黃池小醜尋常事無病呻吟亦遠圖

求古精舍圖為陳抱之作

駱駝橋下水潺潺十載渾忘舊往還
鬚鬢清容軒底坐

舉頭先見隔城山地為楊秋室寓
齋曾再過之

魚計亭開花鳥新尚留小谷口前塵
縱然金石遺文在

後世誰知鄭子真

漢甌秦瓦日登登到處榛芳索總能
除卻兩尚書不識

鎮洋去後有儀徵秋帆雲臺
兩先生

翠墨銷沈幾擊撞竹汀竹垞已難雙
他年相訪無他事

再拓天寧寺石幢幢為蒞畦先生
拓後朱檢討
錢宮詹皆有跋及君而三

冬三

桑苧園丁集

題潘星齋詩卷

蘇臺盛風雅激揚始青正沈石田
文衡山踵其後高步

凌九州之子拔千載六義窮雕搜投
余星齋詩格調錢

與劉為學固有本華實宜兼收勿以
一牛毛而抱鱗角

羞

冬日答董竹坡見懷

凍雲吹空色如墨駕鶴滿天松柏直
美人遺我雙鯉魚

想見胸懷難自得髯乎幸值太平年
菰蒲安得無遺賢

眼空四海未快意益亦舍此營刀錢
君不見古來才人

極巖嶺灌嬰販繒岐賣楚種瓜步隲
藝漆宏織簾麟士

貨番猛為君細數君莫嗤便肯易轍
行已遲撈腸賴有租牛券中字與君
且和雪車冰柱詩

漢承安宮鼎歌温鐵花索賦

鼎口刻承安宮銅鼎容一升重十四
斤甘露

二年安丞長福掾祿守令史宣夕世
造第五

三十一字

羨君好古世無匹商卣周鐘列甲乙
鼎復傳自甘露年

斤重十四升容一一腹彭亨石鈿圓
兩耳連卷象簡植

活翠橫分帶露茄生沙肯假負霜橋
口鑿小字卅有奇

隸楷分明郭香識承安之名宮史疏
黃圖不收禁扁佚

維時宣帝起下杜天子氣從獄邸出
蓮勺鹵中困魚服

冬三

仇不能卽鼎有寶丞既曰福掾曰祿
令史曰宣例取吉

拜名青瑣號夕郎造此者世世不泐
漢百官表注入對
青瑣門拜名曰夕

是官號昭陽宮中故劍亡金馬碧雞
祀奚及今年冬

向屬玉來明年春自甘泉入池陽貧
陽皆離宮便問張

華等蠹測史載甘露二年十二月上幸
貧陽宮屬玉館
離宮馬則貧陽亦當不異鑑舊見承
樂大典所載漢

南北兩宮圖無承安名則三者皆當
屬離宮無疑改

元神爵又黃龍九鼎重光萬牛力儒
生稽古渺前聞濁

酒不澆此胸臆拾香草堂花竹繁佳
友時來不速集語

妙環生贊餐貪腹儉枵羞簞簞飭憶
昔校書誠本堂畫

肚鉗脣費文墨今日重看一猛省過
眼風鐙那堪述鼎

銘載積古齋鐘鼎款識中記舊與同
年焦理堂朱某堂
昕夕一處賞奇析疑閱以謹語然竟
不識夕字之為夕

郎詩成且告楊南仲與劉原父謂盛梅更爲精擘窮綆

緜

題王臺叔寒山感舊圖悼亡二首

說詩箋字幾經營伴侶眞靈感未平不見當時陸卿子

墓門風雨十年盟

鷗鷺沿谿一櫂重疏泉架壑苦無悰底須再到經行處

腸斷秋原夜半鐘

題紅蕙聯吟卷

史局隨身事已陳又拈小草問前因名花特地留孤種

詞客相看半故人卷中除素交壽階同人曼生雲伯外

贊皆從前灼灼煙迷吳苑雨娟娟香動楚江春還君畫

冬甲三

卷須珍重卽此嵇含狀最眞

題潘紱庭秋林琴旨圖

鯉庭有才子習聞

薰風琴翩翩若鳴鳳集彼桐樹林作詩揜羣雅載德何

惜惜試鼓朱絲弦中涵

清廟音

痺風集

題沈柳橋復古桃源圖三首

桃源洞宋王先生蘋講學地在震澤鎮屢易

主最後入於柳橋之祖今碑刻尙存柳橋過

之不勝今昔之思爰繪此圖

喬木蒼涼往事非故園曾此置雙扉尊經閣圯寶徒散

惆悵重來丁令威

著作清修久不聞程門風月記平分忽忽二百年彈指

手剔殘碑倚夕曛

幾間老屋尙荒煙酒坐琴言半惘然展卷應同劉子驥

桃花紅過義熙年

送洪生小同就婚江陰

北江先生孫時從余遊

公子才華錦不如忽傳仙櫂發秋渠催妝定卜芙蓉鏡

避客當成博議書扇底香濃分韻後屏閒山學畫眉餘

卽教州號連洋近雙鯉無憑感索居

斷釵吟爲參戎湯雨生太淑人賦

冬甲三

篋中玉釵白於雪六詔來歸長綰結自哭崩城不忍看

豈意燈前一朝折昔有少原婦刈著亡著晉韓嬰傳詩

爲表微三歎譜入朱絲琴故物難忘人事變墜屣終傷

不重見千載顧凱之還畫劉家仁智傳

題張廣文未未延濟清儀閣圖

富貴從來等一漚堆牀金石自冥搜著書定過楊南仲

愛竹何妨王子猷醉李靈根階下樹孝廉舊物水邊舟

始知翁學籛北錢宮信南外留得由拳百尺樓大疑有

圖書溫稼生訪未未廣文於新篁里因於竹田深處

煮筍餉之歸作竹田煮筍圖紀遊爲書三首

春江漲綠痕懷人恐遲暮何許曳鱗牀竹田最深處人
門望風筱巾烏溼寒霧少選出中廚肴簞兩無數誰言
不速來喜有雌雷助樹雞於此兼櫻魚莫輕妒遊土長
貓頭折項笑蒸瓠

吾儒文字緣一一占蒼筤作紙充卷籍爲器成匪筐籜
龍汝何負曾莫赦斧斨兩君會稽美如楷羞明堂吾衰
一蠹魚成仙眞渺茫邇復史與經同鼠銜生薑卽事歎
畫餅雷聲出飢腸

昔有饒太守日坐箕筥谷解參玉版禪殊不令人俗偶
讀東坡詩噴飯欲滿屋何如二妙并相對捫其腹飯罷
吐雄談入紙盡蒼玉吾詩媿此君詹詹豈足錄慎勿將

玉簪刻彼篁里竹

冬甲三

九

湯雨生參戎畫鴻案聯吟圖爲張春水賦時春
水久遊不歸

將軍妙畫本通靈紙閣蘆簾舊典型如此流光忍拋擲
祝君先懺破鞵星

遞到郵書亦索詩春秋歸權慣遲遲憐他京兆生花筆
祇解聯吟不畫眉

孽賤分韻幾曾聞風雨蓬門盡日關應讓東吳陸卿子
花時偕隱似寒山

空林詩思圖爲月樵上人作

脫葉滿空山人海夢誰覺我本有髮僧終歲苦妮擲從

師問句法可說不可學始知無字禪如挂羚羊角

題知稼草堂文遊圖爲奚榆樓索賦

知稼本橋名

詩本窮人具名流每見招癸辛元有里丁卯且因橋負
郭山分帶開門魚上苗逕思從桂權十日未辭遙

孫愈愚招同柳橋子敦子香古彝暨詰嗣永言
看海棠花於怡顏堂翌日用東坡定惠院韻作
詩索和次韻奉酬

長年靜坐如枯木無地尋花娛孤獨忽傳折簡招髯翁
萬卷讀書能遠俗卻言手種海棠樹卅載不花委寒谷
春來怒茁珊瑚枝蓓蕾搖空紅滿屋入門一笑狎良友
密坐談詩勝甘肉觴行不苛禮益恭日脚西馳未云足

冬甲三

三

還家知欠浣花工那有新裁答清淑今朝摩壘直致師
萬斛流泉涌坡腹此才卽不置玉堂有詠能無汗淇竹
愈愚時刊詩文集正恐閬苑散瑤華麤俗翻嗤桃李目連宵急
雨欺枕函遠想紅妝變隴蜀重遊嬾比號寒蟲索逋愁
值冲霄鶴但得花枝歲歲同願奉珠槃追款曲祝翁珍
重苦吟身孔雀定無牛抵觸

奇題有斐四首

園有水竹首藏眞西山書研故名壬辰四月
祝譽廷別駕以尊甫東巖太守所輯留香墨
林索題率成

綠漪修竹兩相鄰寶墨流傳迴絕塵五百年來方論定

小人君子究誰真真西山先生在宋與魏鶴山同蒙偽君子真小人之謗

春雷一夜報平安蠟展能扶到亦難怪道清聲如老鳳

森森長徧碧琅玕

著書應過何喬遠立藏還同曹石倉更有清江劉氏例

墨莊原為子孫藏

尚書祖德今誰述祖肅齋先生余辛酉朝考座師已祝釐過杭其述祖德詩敘係余為

阮制府太史詩篇昔共論陳恭甫編修係同門庚午在都甚洽自其奉諱旋聞遂不相問餘卷中人如伊墨卿太守向在維揚亦荷知己之譽

海內故人還有幾開緘不獨悵名園

冬日謝錢松坡海蛤野鳧之惠

故人深惜擁寒氈分惠珍羞及暮筵習隱宜租舴鴨艇

瘵飢難買種蚶田安排詩料來花底領略冬心到酒邊

冬甲三

三

舊業全拋無以報短檠空誦木瓜篇

古詩答董鑄范

草蟲鳴東廂

草蟲鳴東廂蟲躍空谷同氣苟相求不殊輪與轂里

中盛冠蓋膠西多著錄余之曾王母自出非遠族亦締

朱陳歡女蘿附喬木余曾大母係裘夏公女而叔祖母亦出建屏先生自此屢締姻亞

吾子曠世姿驚才溢眾目百氏同消搖一編陋拘束訥

翁昔持柄每抗竹谿蠲竹谿倡和集以稱詩號二南

南再駕屈楚服謂散木海珊樹子興繼自今回翔隘坤

軸肯徇萬牛毛舍此獨角鹿君抗節讀書蹇余偶屬素

長虞一軍覆

種竹歌為王研農賦

子猷近在湖之濱煙苞雨籜常相親屋前屋後不知數

時亦以墨傳其神詩畫從來有妙悟文湖州派豈足慕

日把鴉頭鴨觜鉏看長龍孫破清露年來薪桂米復珠

祇有筍價蓬不殊筍價今歲特賤撐腸干畝賴有此詩可噴飯

休嫌麤君縱有田欠官廩逋賦豪吟笑拾潘不如去作

陶朱公兼養池魚得高枕

宋文信國公鐵如意歌

銘曰聖瑞文天祥製凡六字

天之祥宋之瑞宋理宗語六州鐵錯鑄此器救月矢救日弓

賈似道傲見變名劉洙歸海東錢唐江湖三日歇指麾

冬甲三

三

六軍不得發金甌已缺珠囊輕臣妾簽名謝道清一部

十七史多少不如意使公如意國不棄零丁洋裏七字

詩乃是生平如意事想當鼓鑿鑄此時鐵雖能言人不

知姚萇未識張惡子如意雖同難同持忠肝如鐵石石

也祇有玉帶生與鐵成雙不成雙王炎午文且漫催冬

青引已傳西臺安得攜此同上釣壇盡一哭金石淵淵

殊勝皋羽竹

懷素草書千字文墨跡歌為滄浪亭僧六舟賦

受師近在金閭聞寄我束紙求詩篇似言喜得懷素墨

其本則絹其字千蘇液舊藏載書史芾也無語無能顛

後來散出復無數大小兩本相比肩大者晚人靈巖館

小紅欄里文居先年深豈免百字闕補巧嘗恐形媿妍
綠天菴成昔種紙實與魯公同師傳屋漏痕勝古釵腳
老賊得之言非儼長史以肥素師瘦別具妙旨留松煙
世人酸鹹異嗜好得小棄大師尤賢此卷紀年乃大厯
貞元較早卅二年停雲本乃貞元十五年須知歲強身手
捷輒縣勁鐵眞神全律公聖母出其下游絲宛轉紛鈎
連聞師年來好金石累千百種堆經筵疏放時以草暢
志黍盤方板行將穿上聖卽未造顛旭高閒智永爭精
擘鳳皇翻身日幾本洗硯欲涅滄浪淵勿輕飲人缸面
酒恐有賺者窺其椽榆樓菘城吾友固同癖以此詩去
煩言宣新拓脫或肯分似藏弄不異珍珠船

冬甲三

讀聽雪齋易說贈黃北山石書

先生麻谿來放言窮天根研朱滴秋露夢有三爻吞平
生十言教往往失終始嘗苦漳浦書洞璣祕厥旨斯言
如砥平理數通其郵申漢必難宋求劍仍刻舟千載得
二黃彼奇此則法精微絜靜中易道靡不治

楓涇程氏藏書甚富長夏蘭川主人遣僕以瓶
籠讀書圖索題二首

鈿軸牙籤萬卷餘并眉大好讀書廬異時苗發從相訪
長水朱長塘鮑或不如

此生結習每流連觸熱披圖亦墨緣安得借鈔親撥櫂
一株平仲指山前瓶山因積酒器而成上
植根杏一本見縣志

十月十七日硯農攜思陸龕圖來索題因得重
展放翁西蜀原刻石像且邀同作生辰不果往
成此自懺

一人那得萬首詩飽飯捫腹常自嗤早起客到畫重展
宿諾逋久顏忸怩入蜀萬里初不惜還往松陵直咫尺
蓮花博士酒百壺泥雪飛鴻一爪蹟十月十七當生辰
除楊誠齋難爲鄰浙東江西兩遺愛邀人歲薦谿之蹟
嗟予衰蹇畏霜曉且待堰花插晴昊萬樹梅花花一詩
不遺花同放翁惱

項易菴忍飢看梅圖歌爲吳江俞少甫岳賦

天籟閣孫多象賢以詩畫結翰墨緣詩瘦不必同和靖

冬甲三

話

畫好直欲追逃禪霜繁入寺花未凍飢腸雷鳴主客共
僧非辨才亦道潛驅染松煤作清供夫君抱畫來草堂
初過大雪野日黃忽然清氣出素紙一屋浮動梅花香
詩家嗜痴例成癖慣吸煙霞飽肝鬲題此合倩姜堯章
費盡齒牙齧白石

井叔集

贈奚虛白疑

碧闌堂畔奚夫子年過六十鬚眉蒼耽游直是謝康樂
工詩不讓姜堯章籛藤作杖一枝瘦海樓縛鞵雙足強
安得從之展兩翮倡子和汝歌清商六十時友朋作策
杖行吟圖以爲君

吳愚甫復社老屋第二圖其身前所屬題者比
至則墓草已宿爲書一絕

蘆荻蕭蕭屋幾椽有人曾此擁青甍黃墟一隔成干載
真籍誰還作補編

篝燈教讀圖歌爲海昌蔣茂才生沐索題

長檠棄短檠黑空齋夜靜聞太息啞啞烏尾畢逋有母
憐子心血枯孤兒抱書朝出閨阿母敲指色慘悽孤兒
抱書日暮散攤卷吹燈夜過半孤兒夜誦聲琅琅丸熊
市餅多樂方孤兒夜誦音不接槌牀大怒淚棲睫先人
像設堂中央跪而讀之無愆忘何堪負此星星光心上
益卽長明炷干鈞之重懸一縷每月日必四十五孤兒

各書

畫

成立母終天瞬閱此火又幾年聖賢事業燈影裏短檠
牖角任所使長檠畢竟顯親始瀧岡之碑龍下視

試建谿茶

有客東歸過信州武彝茶好爲兼收香踰綠雪豪全白
品較團龍味自優冬得晴憐有明火門因谿近足寒流
頭銜桑苧年年慣石鏡風鑑外不求

題沈質翁寫湖春汎圖二首

早梅初白水生煙記上燕脂匯畔船不是良朋成勝踐
舊游忘却十年前

近來風病似秋鷺每到春游悵未成安得都盤攜酒榼
同呼張丈與殷兄

榆樓劉士謝
賦詩子鶴識

謝温鐵花送梅花折枝

八叉吟手折來親半白還朱色斬新遠恨似懷庾嶺別
近愁尙帶隴頭春燈前影亂橫陳鬢髮裏香生淺笑唇
不待巢居閣重訪終朝擁鼻與傷神

題上海趙澗村水邨圖三首

幾閒草閣柳相扶射鴨又魚興不孤儘有才名追七子
未妨小隱澱山湖
書詩承旨舊家鷺魚鳥江鄉早著盟知與蓮花莊不異
鷗波一路向人明

依然三泖半樵漁水木秋來見舊廬我卻懷人因小阮
蕭疏如讀大雷書

謂令伯子啟先生君時
方從姑讀書吾湖汪氏

畫

冬青館甲集卷二

文一

釋

釋三辰

昔者聖王慮民之或失其時也於是就縣象之著明者而命之曰辰辰也者時也時有十二故日月之會亦謂之辰今但以其仰而可見者命之曰三辰三辰者使民促時也一曰北斗爾正北極謂之北辰公羊北辰亦為大辰禮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居天之中以正四時今人夜出迷失南北仰觀斗極冥行不失此其一也此垂

冬甲四

一嘉業堂校刊

著於經度者也二曰東方蒼龍七宿爾正壽星角亢也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國語辰角見而雨畢注辰角大辰倉龍之角以其可見故亦曰辰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九月內火爾正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詩七月流火春秋公羊大火為大辰左傳凡土功火見而致用火中寒暑乃退火出而畢賦火出於夏為三月火伏而後蟄者畢火猶西流國語火朝覲矣火見而清風戒寒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以角房心尾以為之時也又其一也三日西方白虎七宿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三月參則伏五月參則見八月參中則旦詩曰維參與昴傳參

伐也公羊伐為大辰此以參伐以為之時也又其一也心參以春秋為象最著農祥辰正莫顯於此此出人於緯度者也由是以言則三辰北斗也角心房尾也參伐也皆人目所易見故大之而著於旂旗曰三辰旂旗元凱襲服注而以日月辰當之不知日月與五星皆經緯於天觀象者必推步而知非保章馮相太史不能測豈有堯童牧豎隴畝之夫可以仰觀即得然則畫於旂旗者必不同於功勳之常可知是二星則角也三星則心也伐也四星則參也房也七星則北斗也故曰昭其明也且伐本象旂旗何得以太常之常亂之按文彙農則皆从壘制文之不苟如此而日月之辰必為督農字从

冬甲四

二

辰亦正見農不可以失時以此見古聖王之意遠矣

釋士

經言男有分女有歸夫婦之義人道之始是故冠禮之次即著以昏禮禮綦嚴矣昔者周官媒氏以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注讀若司會然則司會者其必載諸於冊如後世戶口保甲之謂歟吾於是而知聖人命名之義焉男子二十冠而娶女子十五笄而字書其年月日名而加之曰男女者統詞也自是而通媒妁之辭既定吉矣於是時也女謂之婦不可也男而謂之夫可乎謂之良遠矣謂之壻是尙未成禮也是則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男自二十以至三十宜何如書吾於諸經蓋得其所書

之道焉曰士按說文婿夫也从士胥聲又曰士者夫也
讀與婿同音如婿而字則從士此古聖王於女子既字
人而未昏禮之微義也先徵於詩曰求我庶士標梅之
言也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野有死麕之言也曰士如
歸妻匏有苦葉之言也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氓之言
也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曰雞鳴之言也曰士與女
方秉蘭兮澗洧之言也曰以穀我士女甫田之言也曰
彼都人士彼君子女都人士之言也曰釐爾女士既醉
之言也曰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載芟之言也雖其閒所
託興不同容有以既昏而追述之者然以意逆志大約
於待聘愆期之日居多是亦可謂深切著明者矣由是

冬百四

三

引而上之則夏小正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
也古文尙書綏厥士女孟子引此物此志也故易曰老夫
得其女妻妻而曰女未歸家之詞也又曰老婦得其士
夫夫而曰士男未受室之詞也其詞不可謂不審矣他
若荀子非相篇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此已嫁之詞
也又曰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此未婦之詞也此一定
而不可易者也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苟之
行注士有同志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貞女專一亦無
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醮是故有愆期而不從令者曰
奔奔則其夫家也曰妾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
耽兮不可說也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議

禫月議

謹案禫月之辨議禮家人執一說由今思之非禫月之
異蓋以喪服之數無定故并禫月之禮而異之何則魏
晉之間多用王子雍議以二十五月爲主永初以還始
用鄭康成議以二十七月爲主是禫禮有一月三月之
別要其在正服二十四月外則固無不同也今攷王議
據三年問問傳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而證以檀弓
祥而禫是月禫徒月樂以爲再期者於此而畢於是以
禫止一月其說不必盡非而亦有未盡處今若以疑子
雍者而并疑小戴則固無是理也鄭議亦據服問中月

冬百四

四

而禫以爲二十七月後儒以士虞禮推之以中月爲閒
月蓋明文本大戴喪服變除篇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
月而禫今喪服變除篇不傳而禮經又無專說以是有
疑鄭而轉信王說者其實亦非也試以兩家之言而通
其郵似經文本不異特後儒之自生抵牾爾曷言之按
白虎殿通德論曰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曰二十
七月而禫漢去古未遠且與二戴同時則二十五月與
二十七月並存必非偏據可知且何休公羊注亦嘗引
士虞禮記二十七月矣則二十七月之數在禮經當日
自有明文而今偶佚之必欲輕鄭以從三年問之言此
甚無謂也然則三年問之說非歟曰否三年問言二十

五月蓋正服既終禫於是始故曰是月禫非謂禫止於是月也使止於是月又何以解於古人喪祭先遠日之儀且卜日必非一月內之禫可行夫人而知其妄矣然則二十五月者特始言之而二十七月者特終言之此可以義起況閒月而禫禫處其中在大祥之後又何至有出入四年與再期之說相刺謬乎此則知古人卽事有漸自十三月而小祥一期也二十五月而大祥再期也而情尙有所不忍於是制爲禫祭之禮而縞服焉所謂是月禫是也由是二十六月而祭二十七月而終以卽於吉此行禮之次也而又何疑於過禮而重情輕情而反制乎大抵禮爲學者而言故小戴特詳二十五

卷甲四

五

月以還再期之數變除篇如後世律例爲眾人而設故大戴特詳二十七月以明終制之期後儒紛紛煩擾必泥於一是恐皆無當禮經之意鑑學植淺陋不能有所發明略就所見詮次其說惟吾師爲當代禮宗必有以持擇而折衷焉則幸甚謹議

記

文徵明畫平倭圖記

明文徵明畫胡梅林平倭圖卷乃揚州阮氏文選樓所藏雲臺師云此卷筆蹟不類衡山且此時衡山年已八十有七其自署門下文徵明或卽兵部主事楊芷倩衡山生徒所爲以應梅林之索者乎子其爲我攷之鑑按

此卷高尺有咫長二丈一尺卷首書靖海奇功四字畫尾書紀事一篇皆御史張寰所作中有長興顧晉谿書海寇篇攷詩及紀事所載年月殆記丙辰乍浦梁莊之捷也按明史世宗本紀嘉靖三十五年七月辛巳胡宗憲破倭於乍浦八月辛亥又襲破海賊徐海於梁莊而日本傳所謂宗憲設計聞之海遂禽東葉以降盡殲其餘眾於乍浦未幾復躡海於梁莊海亦授首餘黨盡滅江南浙西諸寇略平此卽其事而當日文士誇張以爲大捷是也又按宗憲傳海解桐鄉圍復巢乍浦宗憲令俞大猷潛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來質宗憲因厚遇洪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

卷甲四

六

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於海海怒以計縛東來獻帥其眾五百人去乍浦別營梁莊官軍焚乍浦巢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稱是海遂刻日請降宗憲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屯其眾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爲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禽若屬矣東黨懼乘夜將攻海海挾兩妾走間道中稍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會盧鏗亦禽辛五郎至遂俘洪東葉辛及海首獻京師帝大悅行告廟禮加宗憲右都御史此圖之中所以爲梁沈兩莊也今攷圖中一人貝冑組甲豐頤而短鬚按轡乘紫騮馬一武士執大纛前導稍次兩武士一執終葵一執鉞者卽總督胡

宗憲也按茅副使坤紀勦徐海本末明日官兵四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當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卻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海窘甚遂沈河而死所紀擐甲事與張納言記相合是以知爲績谿也績谿之右一官朱衣紗帽頤雷上微銳彎眉蠡曰乘青驄並驅而前者其尙書趙文華乎按文華傳帝以文華爲賢命鑄督察軍務關防卽軍中賜之自是出總督上又宗憲傳海既刻日請降先期猝至率酋長百餘胄而人文華等懼欲勿許則當日文華固在軍中且自文華既傾張經李天寵宗憲又其所薦代事之惟恐不謹並行而先焉宜也又其後高冠圓領朱袍服繡豐下而

冬甲四

七

須以其次論之則巡撫阮鶚也浙江倭變紀海先期而至入見胡趙阮三公胡者梅林趙者甬江則以次當爲鶚也且獻徵錄載鶚桐鄉被圍之後賊奔據沈莊憑險自固鶚曰不滅海尙留根蔓乎則滅海之時鶚得在軍中也又其後一官方面左顧年稍輕者巡按趙孔昭也倭變紀曰海入見胡趙阮三公及巡按趙公孔昭於平湖城中出日鑿諸軍門之貌吾禍終不免則趙又其次也其餘文臣四人皆朱衣烏帽或郎中郭仁副使劉燾徐汝參政汪柏參議王詢皆見於餘姚諸大圭乍浦紀捷不盡可詳也此圖中之文職可攷者也其武臣可攷者一將面豐無須胄而組甲前擁二旗旁豎大旗一上

畫虎而翼在胡趙二人後者疑總兵徐珏亦見於乍浦紀捷者也又一將居前側身乘紫騮馬胄首朱甲執長旗督戰前五兵手弓矢彎注又八兵執長鎗前驅轉關則都指揮戴冲霄也按倭變紀是時賊壁甚堅諸將畏矢石不敢近胡公怒命都指揮戴冲霄攻之兵大進擣巢於半日之間實冲霄之功則爲戴無疑也又一將右視坐船中前一卒執旗立將以右手指船頭首級纍纍然者疑遊擊尹秉衡等按宗憲傳以海首獻京師而諸大圭捷紀稱公先令副使劉燾引遊擊尹秉衡夜伏乍浦城中或其人也尹之左一船稍後中坐一將弁而朱袍緩帶來獻俘者通眉豐下按膝凝視船頭反接而囚

冬甲四

八

者四此總兵盧鏜也按宗憲傳會盧鏜亦禽辛五郎至辛五郎者大隅島主弟也則所俘於舟者辛五郎也又二船橫陣於倭艇之中十餘人與倭鏖戰一船首置一佛郎機一兵俯身然藥繩就放後一將方面廣額要縣弓箠左執旗以右手指麾督戰此總兵俞大猷也倭變記所謂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是也一船稍先出與此船並後一將微髭怒目執黃旗督戰此或參將丁惟壁乍浦城以爲內援者不盡可攷也此圖中之武職可攷者也其面縛步行身纏徽纆而俘者三人曰徐洪海之弟也曰陳東海之書記也曰麻葉海之黨也又一小鹿頭船船首兩人持篙一椎

髻小童立於蓬背而覘其後其艇烏篷櫺窗窗中一女
子紅袖擁髻注目外視一女子青衫紅裳相凭而立不
類民人逃竄者疑妓女翠翹綠妹也按紀勦本末海皇
急令酋竊兩侍女出及死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
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妹故歌伎也兩
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沈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首級
以歸則此其人也其餘兵士有河朔有永保有保靖有
容美土兵故不一律也吁畫之能事至此纖悉與當日
情事相合非苟焉而已昔唐時浙東劇盜屢起而張伯
儀之平袁晁不若王式之平裘甫胡三省注通鑑以爲
此蓋由唐中世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成功之後紀事

冬四

九

者不無張大今觀梅林所就亦何獨不然然王江涇之
捷實出張經其功爲文華所攘明史及武備志可覆視
而箝谿詩直云去年嘉興敗殆有微詞乎是爲記

包山葛氏激波皓月樓藏書記

余自知有書癖而所歷之地天亦嘗不靳其求計三十
歲以前我鄉錙氏疏雨積書八九萬卷大半出余所評
置及薄游京維往來吳越如諸城之錙揚州之阮收貯
亦不少又嘗東渡曹江登鄞縣范氏之天一閣撥寒灰
窮蠹穴搜求放失幾二十年吾黨之士若嚴氏久能袁
氏壽階何氏夢華江氏鄭堂未嘗不握手訂交宛轉商
榷蓋一時崇尚宋槧證鑿簡之零星采逸韻於千載自

謂所得不後於諸君子矣既而在琅嬛仙館校進四庫
未見之書發西湖文瀾閣所藏胥吏持印帖往取輒數
十百匣堆積滿案得書至一百六七十種

天子築苑委之藏於大內則所見之多竊以自豪焉去
春病起始來西山葛君香士坐余於激波顯月樓中其
樓據消夏一灣之勝前盪洪流卻負崇巘纓帶阜雲
謠波詭因鑿樓之兩壁以居書書不下數萬卷每當秋
桐負日桂筍尋波游觀既倦難燭繼晷其書經史駢羅
部秩峻整集舊者辨其薰蕕版新者慎其魚虎自甲而
乙而丙而丁依四部例悉著於目舉凡鳳館之新章兔
園之祕冊不與焉香士聞叩余所見遂不覺縱言及之

冬四

十

亦所以幸余之遭也而香士輒固遜曰吾所藏文史之
麤耳視子言不儻乎遠歎余曰否謂所貯遂足以供蘭
臺石室之求則誠未之有若以此爲子姓之所誦習則
奚翹過之今夫人日用所需亦願得魚豚之茹耳多買
龍內何爲昔亡友疏雨嘗持宋本以誇示余余笑而磨
之曰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疏雨竟嘿然則君延
余課其誥嗣而教以屠龍之技可乎不可乎香士曰是
則然也亦盍爲余序以附者家之後乎余曰可哉余時
甫輯十五經叢說深幸有以自助因書兩通一置書目
之首一跋林屋藏書圖之後異日者續藏益富歷時益
久亦必有足爲農求向校之資者當更爲之著錄焉道

光二年六月朔日記

秀水計氏澤存樓藏書記

文獻皆所以載道宋自長興墨版盛東南承貯家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非獨史所不廢卽著述若馬貴與輩率取裁焉吾朝始開四庫之館詔中外訪求遺書所在若浙鮑氏范氏汪氏揚馬氏進至六七百種首蒙圖書集成之

賜洵難邁之榮也明中葉以後遠則天一閣范天籟閣項汲古閣毛近則倦圃曹曝書亭朱小山堂趙瓶花齋吳知不足齋鮑不可枚舉傳之久以甬上爲首積之富以禾中爲先蓋文獻之所萃也今年夏秀水計氏二田

冬甲四

十二

介王徵士研農以所受尊甫慕雲先生藏書來請爲記二田承餘緒非一世築澤存樓縮衣節食引而弗替凡得自書賈書船以及長塘鮑氏借鈔者總經史子集爲卷六萬二千有奇非後敝之秀歟雖然有足爲二田述者余自束髮至南北舟車所接皆藉書卷爲淹滯而旋聚旋散不勝飄風好鳥之歎就所見瓶花齋之散吾友眠琴山館得其茗谿集德清許部曹得其隸釋隸續皆舊鈔本小山堂之散於友人處見蜀石經毛詩殘帙急勸嚮之後爲士禮居家奪去今入刊者是也天籟閣之散則字畫多於卷籍神仙起居注其一也曝書亭之散於吳門書肆買得北盟會編前有竹垞著錄之一之印

方是時渠家贖新塍張簡菴遺書未散而所著瀛洲道古錄稿本尚在也余於琅嬛進四庫未收之籍時時識其崖略餘如汲古後人與潘稼堂書帳不與也此無他經始之不以其道收敝之不以其節電光石火有由然也又嘗因海上之役兩登天一閣其一僅閱宋拓石鼓文恩恩卽返翌日歛凌仲子至邀重登檢閱唐宋人集十餘種胡身之注通鑑卽近江西本所自出歸途相與太息其閣之久遠而已閣一直七架左一稍殺置枕以登卽所謂天一生水也閣非至戚密友不易至至者先告於其家主閤者至期啟閣則有人焉登枕則有人焉啟櫃則有人焉成約閱書客至必子若孫之分番值閣

冬甲四

三

者齊集乃啟子若孫無故入閣及私與人入閣擅借書與人因而鬻賣皆有罰其規條密矣故歷三百餘年靈光歸然

天子命官圖其閤以爲式則後此之奉爲圭臬當何如也嘉禾一郡其先於計氏者墨林倦圃曝書亭知不足齋誠非他郡可比謂無益於後裔則甬上之范科名不絕卽鮑緣飲余習熟以垂白之年得身

賜舉人豈非藝林盛事夫士徵時不能具竹素母昭裔欲借文選而不能揚士奇之母至爲鬻牝雞以易史略釋文十書直音其得之難如是若既聚之可不思所以永其傳今二田能詩善交少孤無昆弟撫於其母太夫

人閉門力學有劉氏墨莊之風既長承世父壽喬廣文之名鵲起於時方取族祖甫草先生遺書並萊邨遺集刊藏樓下其持擇之慎校定之詳雖未克副農求向校如天一閣之美其繼前此諸家之名以起以裨益文獻舍二田氏安歸黎洲世世如護目睛之言具在余故沿其例述散聚之由卒歸之甬上以爲頌禱之辭云爾道光甲午中秋

谿陽展墓圖記

聞谿計君二田將梓其族祖萊邨遺書追念舊德因於道光辛卯偕同人展其族曾祖父甫草先生之墓於爛谿之北各賦詩紀事善畫者復爲圖以張之謁文於余

卷甲四

三

余展卷良久不勝頻顛而言曰君之志洵盛矣雖然敬宗之誼昔人所同章孟諷諫首及彭城靈運述德始言賢相是不足爲君重也今天爛谿當松之西南上承頓塘下沿長水曾不百里而近而此纍然者墓田長林豐草黍火神鴉謂僅足資憑弔乎蓋其地爲小東林諸君子之所回翔而其事尙有俟於後賢之表襮者無已試爲揚榘而陳之當社事肇興縣延十餘省綜覈數千人忠孝者接踵於其間人知吳江人助之不知吳江人實首之者也首之者誰吳扶九計青麟沈聖符張將子張九臨也扶九家頓塘與青麟輩交乃破產輸粟俾同邑畸士孫孟樸聯絡之青麟者甫草父也而扶九者甫草

之妻父也甫草承庭誥往來於壻鄉壻水以成茲宅相非一日矣自是谿之前後左右若潘仲和孫久貞父子吳日干沈君晦昆弟則又爲之羽翼者也已而明許潛移社業復振吳梅邨以國子祭酒起持其柄吳根越角之人方彈冠拭目以俟及爲復社紀略一篇略不一挂齒頰此甚不得其平者也當是時甫草以率性堂一貢生遺書爭之謂祭酒侍西銘講席久熟聞東南往事不應文中僅以吳江大姓四字沒其頭尾此則百五十年之沈冤孰能爲之昭雪者昔長水朱錫鬯以扶九子南齡爲壻習聞上世緒論故其載社事綦詳苟非靜志居詩話凱切言之則滔滔江河舉後世千萬人之目不且

卷甲四

四

以一手鄣之歟甫草中年嘗梓其天尺樓紀年詩扶九之弟羽三爲之序舉青麟易簣之言以助之則當日兩家之拳拳於此何如哉然則今墓中人飲恨正不在區區文字之末余故曰諸君子之所回翔俟後人之表襮者此也若夫世事之推遷人代之變易宗譜之遵守固詩家所當慎重陶彭澤千古高士其世系明誌於晉宋兩書及南史昭明之傳矣而贈長沙族祖之詩人旣疑非士行卽孟府君傳長沙桓公之名又嫌爲孟氏所添畧然則此一役也在二田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固可以爲世法至於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豈非吾黨之士所當共爲扼腕急宜詳誌於邑乘者不

徒爲讀是圖之興感也爰爲之記以詒之

魏忠節父子畫象記

明至六君子之難清流之禍極矣雖以漢之北寺宋之同文未有過於此者然要典裁定而逆案旋翻周忠介之子子佩首刺血書詣闕訟冤於是同難之子弟和之至許崔對簿之日黃忠端之子太冲袖長錐錐顯純流血蔽體并拔應元之鬚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徹于殿陛思宗爲之太息曰忠臣孤子甚惻朕心則亦可謂無平不破無往不復矣且六君子之中忠節死尤慘酷雖以孝子之奔走而更有義士鹿正孫奇逢爲之調護終無所補姦人之毒之甚矣然觀倪文貞制誥之詞

卷四

五

曰累百知一鶚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又曰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此輩安容假使銅鞮伯華而不死天下其定又曰膺滂碎首於黃門喬固暴尸於城北震雷一夕已踏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褒卹之典至斯已極豈所謂惟君子能知君子耶以視崔呈秀劉志選魏廣微等身列逆案當日宰臣爲之序曰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搆青蠅貝錦之譏意慘莫邪釀白馬清流之禍卽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其載在勅中志遺及五十輔臣傳者又未嘗不歎斧鉞華袞之嚴判若涇渭則亦何益之有哉忠節氣象清剛當日彈事猶請貌腫心險色取行違益歎小

人之害君子何所不至至孝烈貌尤肫篤允不媿其父可以想見當年南都防亂揭中故家子弟之遺風因史事人所熟見茲不具著著其一二逸事俾讀是畫者得有所興焉遂系以詩曰

明綱解紐虎豹九閭城狐社鼠宮鄰相援惟彼六君懿哉廓園白簡一動危行危言大洪旣逮忠介以婚黃芝夕長緹騎朝奔含冤獄戶抱痛園門亦有公子忠孝兩存孟博受戮爲善難論千載而下並節武蕃貞松冬厲嚴霜夏繁父德焯焯子貌温温心耿不滅面有曉痕文貞之文以慰貞魂

金氏畫像記

卷四

六

吁此金文學鳳周暨其配方之影鄣也金爲湖郡著族文學諱邦禮幼聰慧能文聘諸生方郁女有孝行將納幣文學以試事勤悴得年十八卒氏矢摩笄之節期終老於金父母不忍奪也父益憐之具匱篋歸諸金之家至則事舅姑如父母布荆蔬食遇下以慈文學之祖春濤先生前德安府同知在家亦哀憐之主立文學兩兄之子午奎午峰爲之嗣以慰其心三載年二十有三竟以苦節歿畫中藍服者承其志也午峰同生之兄午漳方從余游持其畫進堂上命請書願末於上方攷女子已聘未嫁而婿死守志前明歸熙甫議之近寶應劉端臨江都汪容夫議之其證經也堅而確余無以易之也

雖然有說焉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疏曰女於壻服齊衰故知服斬衰近儒申之曰漢制婦人不貳斬既服之以弔嫁而為後夫服是二斬貞女不敢出也然則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示不敢自專而女服斬衰以弔聖人亦知其有此特不强之使遂者不以是為夫婦之道苦之也且經不曰壻死亦如之而曰夫死亦如之則名分亦昭然矣今夫齊襄復九世之讎賢也古之議復讎者例不為之旌經不為之非也弘演納肝禽息碎首忠也後之議割股以療親者例不為之旌律不

冬四

七

為之禁也然則三家之武斷則有之知禮義則未也若方者稟嚴霜之操守寒松之性在鄉則一鄉敬之在國則一國敬之在天下則天下敬之天理之至人心之同不可廢也若專以禮許人則余豈敢爰書以為記壬辰十一月

思陸龕圖記

震澤王研農以詩取友於所居古梅華堰得朱陸放翁暨楊誠齋過游詩地築思陸龕以延四方之士每歲十月十七為放翁作生日祀則以誠齋配余前得放翁摹像許為作詩今年冬復以圖來徵文夫以兩公之詩日光玉潔蟠天際地為古今所誦習不待說而知矣抑知

南園記得官後楊固有詩以寄之其詞曰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宋詩至劍南擬以李杜則誠李杜也以平原擬夔龍其如夔龍何哉且以不如李杜比萬戶萬戶尚可輕也矧以李杜而比詭得之從官其如劍南何哉故羅氏鶴林玉露曰蓋切磋之也詩有頌而無規非詩也友有面從而無切磋非友也此非齷齪劍南南園記不過勗以忠獻之功業與佞諛不同則亦日月之食蓋有誠齋之官可棄而記必不可得而後能諷作記之放翁非千古不為記之誠齋亦未足以議千古

冬四

七

作記之放翁也適兩公之同祀一堂又值讀書誦詩尚友之會非是不足以見詩教之嚴詩史之貴傳有之藝朋則逆其師襲譬則廢其學此物此志也既償夙諾復書此以質於以詩以友愛曾取舍之諸君子丙申十月序

墨妙亭碑目攷序

古人一事輒為無窮之慮恐竹素之易盡也則假金石以縣之及金石之微又轉而取償於竹素然則雲煙世變吾又奚能測其所止耶宋時高郵孫公之刺吳興也聚郡內石刻積於墨妙亭中意非不善迄今僅七百載而石與搨本存者絕少鑑以聞見所及疏而出之有鄭

氏芷畦所未見者然亦十纔得其六七爾異日者苟有能發府治之沮洳而復樹之則斯錄之佚者存缺者補邑之幸非卽此書之幸歟庚辰二月識於吳門旅次

左傳規過比辭序

古今注左氏傳者代不乏人自杜元凱集解出而漢以後賈逵服虔之解詁廢自孔冲遠正義出而隋以前沈文阿蘇寬之義疏又廢嘗讀北史儒林傳載劉炫學通南北而唐書藝文志亦載炫著述有春秋規過三卷蓋光伯北產習服氏之學杜解非其所好故往往襲古說以規之今其書已佚儒者之習焉不察久矣孔氏正義序稱得百有五十餘事其存於疏者不無裁割之痕然

冬甲四

九

大旨具在方今漢學日興征南所解不免嚮壁虛造者天下之士咸思正而補之鑑嘗引申其義件係而條列之得若干事都爲三卷劉氏之規雖有未盡發其覆者而宣德之致難要不失爲後來者之先鳴孰謂古今耳目能以隻手鄣蔽之耶鑑自三十歲後有志是役南北驅馳雖麓以自隨未遑卒業然已三易其槩今年課誦吳門不忍棄去復手臚一通其中疏舛良不可掩用就正有道君子補其闕焉丁丑三月

眠琴山館藏書目序

書之聚散古人以比雲煙過眼本無足異然聚之速散之尤速未有過我友疏雨者此可慨也疏雨長余十歲

與余同游魚計先生之門晨夕共筆硯分題角韻靡有寧晷疏雨雄于贊而多家累年未三十卽棄舉業遠遊楚余後雖課誦其家積十餘載之久然疏雨歸與游嘗以五年爲率歸則吟詠必多且工詩格既適上造詣益深或與談杭州谷林堂趙氏暨揚州玲瓏山館馬氏諸昆之耽書好客也未嘗不神往焉乾隆壬子癸丑閒疏雨旣以藏書自任吾湖固多賈客織里一鄉居者皆以傭書爲業出則扁舟孤櫂舉凡平江遠近數百里之間簡籍不脛而走蓋自元時至今幾四百載上至都門下迨海舶苟得一善本輒蛛絲馬蹟緣沿而購取之故吳門萃古齋旣名聞

冬甲四

十

當六而下此如竹垞經義攷所云坊朋賈友亦不可枚數疏雨旣好書而余又適館其家其家堂構閒曠每秋夏之交設長筵廣坐名花異卉駢列左右主人命門者延若屬呼嘯嘯侶至卽十餘輩余課經之暇亦相與商榷是非書旣山積眞贗參半鑒別不易其時同人之與疏雨洽縞紵者如楊秋室范白舫計秋琴蔣嗜山閒亦過從或有所得傳觀以爲賞析自此疏雨之書固已不啻數萬卷矣如是者有年余以召試附公車北上疏雨尙以購書爲屬明年余被放南還知所藏益不止至之次日走謁其庭則錢宮詹竹汀方挈其婿瞿木夫來訪蓋宮詹耳其名因修志長興而過閱其藏是日徧檢羣

籍余亦與之同飯備問宮詹論舊槩陶淵明集及吳氏吹幽錄皆娓娓可聽及暮宮詹歸權復假中興禦侮錄及皇元聖武親征錄等書以去由是東南貯藏之家與汲古之士如錢塘何夢華嘉興鮑綠飲接踵而至所得之書益精且美其時又適值盧氏抱經堂吳氏瓶花齋警校精本散出四方於是疏雨所收之富又越從前數倍余時因衣食奔走既允儀徵阮中丞之招頗不能久留盡發其藏而讀之出門之日疏雨復申前屬至今目錄中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即余轉託夢華鈔自進呈副墨者也余至武林節院

天子方右文稽古凡浙撫所進文瀾閣未見之本於大

冬甲四

三

內築宛委之庫以度諸其所經進余悉預編校之役方謂從此可以飫疏雨之嗜好而滿其求必有足以裨益貯藏何圖癸亥之秋一病長臥遽得著明凶問耶疏雨既歸道山其家不能收拾子幼爲人熒惑舉十餘萬卷之書一旦畀之它人秋室題其身前訪書圖云自古圖書厄多經劫火亡未聞豪賈奪舉作債家償洵實事也猶記阮中丞搜羅時因夢華之請將置寫官於其家余恐其以孀母孤兒或竟投諸水火方謀兩全之策不謂其飄風好鳥變幻若此之甚斯可歎矣昔曹秋岳爲絳雲樓藏書目序歷數虞山賞鑒之精至割裂名人文集以供伯嗜修史之助黃梨洲作天一閣藏書記歷序吳

孟舉黃葉山莊買書之事自失衛湜禮記集說至與夫已氏終身相詬病然則收貯之富在當日人或未必盡知及其散亡人轉得按圖以索其駿大抵然歟今年余病肺倦游將求數武之園築室讀書以肆我志過白舫齋頭則所藏舊目與佔估帳籍宛如昨日痛盛游之難再悼勝賞之莫償失今不治并有與此目同歸漸滅者因破十日之功與白舫秋琴嗜山訪其大略編爲一目無濫無欺知其中實有足以備金匱石室之講求啟陳農苗發之夢想者豈第王涇大唐郊祀一錄同於煙銷灰燼屈指其間不過二十餘載世故之難問已如此之速可勝悼哉此書之失不特吾人同社眼福之薄即謂

冬甲四

三

吳興山水精英不能蘊此奇觀以供後來之抉摘奚不可也疏雨姓劉氏名桐援例授州司馬眠琴山館其所居東廂藏書之地

重編辛酉拔貢齒錄序

今

天子龍飛六年鑑忝拔萃之科隨舉主今大司馬諸城劉師就試都下同人將有齒錄之刻主其事者爲朱太傅文正公從孫澍及紀相國文達孫樹喬朱以原籍出紹興浙人主之鑑舊爲太傅所取入弟子員故澍與鑑尤密邇凡浙之同譜至京師鑑輒爲道款旣而再試建極殿鑑卷以落字被黜放還踉蹌南歸索其書不可

得也壬申與同年吳廣文傑相遇於西江學使者之幕
視其行篋則此錄存焉亟假之溽暑揮汗手寫其副以
省府縣爲綱凡重複者汰之既畢掩卷而歎自有宋以
科目著而錄之傳於今者唯朱徽國文文山兩榜而已
蓋書之以人存也此錄不下二千人焉知百世後不有
卓然自立如考亭之理學信國之忠節并是籍而愛惜
之鑑雖不足爲役則此舉不爲無益矣爰識其歲月於
首時嘉慶十有七年歲次壬申前選拔貢生烏程張鑑
書於盱江試院之西偏

文二

烏程張鑑秋水

序

復社姓氏傳略序

震澤吳君愚甫既刊復社姓氏傳略將竣移書王硯農徵序於鑑余辭則又抱其全橐踵門固請不獲已乃言曰古今陰陽消長初由君子之過激而其後禍遂中於國家不獨漢唐宋為然勝國復社可見矣社學之興幾徧海內論世者不推原本末而徒河漢其說不惟梅邨妄引黨禍為非即改亭辨為無關國社之屋未為深得

冬青五

嘉業堂校刊

也閒綜頭訖約有三端國表之選東鄉婁江之分合實不出文章聲氣一途魚山創之於前扶九先生繼之於後孟樸之舟車南北也傾費出粟以西銘金沙為主持不謂江浙提學遽承風指時相子弟欲入社而不可因兩越貴胄之奔競演為綠牡丹傳奇詆孟樸為鋪司於是學臣黎媿菴按試之日禁書毀板楛時相家人刊時相子弟干謁之牘縣之長安市中時相始怒喉同社推官周之夔作復社或問以發難重以王徐飛章四配十哲罪幾不測賴當路庇之同族同社之寶忠解之始免此婁江烏程開隙之漸可攷一也其稱東林為開山小人伎而入之君子樂而安之皆轉境也夫時相之忌刻

有之矣陰鷲有之矣蔽賢有之矣誤國有之矣以思陵之嚴且明而謂瞞闖以殘黨此不覈之言也至崇禎十一年而有留都防亂揭之事揭之作沈眉生同禮部主事周鏞讀書茅山共持清議大鍼以逆奄假子方挾聲伎輦金寶披猖國門貴池吳次尾宜興陳定生手訂爰書逐之初難其首長洲顧子芳後至曰此吾祖罪人也揭首舍我其誰乃輔以梨洲子一子佩皆社中巨擘而七君子之後春燈謎燕子箋酒後花前動相咀嚼此其牽率東林可攷二也自是逆案中人始與復社為切齒不獨大鍼即楊維垣張孫振皆是也無何都門失守五馬南渡先是史道鄰開府皖江痛其師左忠毅死於瑤

冬青五

二

為建忠烈之祠碑文出周仲馭手指斥大鍼尤甚大鍼蓄之久無以發也適張芑山奉旨錄四書大全辨係姜燕及所奏遂榜偽學張自烈於通衢刊章四出將一網盡之會識大悲之獄乃祖朋黨點將同志盜夥故智作蝗蝻錄為十八羅漢五十三參善財童子七十二聖賢菩薩作蠅蚋錄為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應真徧社籍中人人之發緹騎逮御史黃澍澍時監寧南軍而社中之被禍如次尾崑銅朝宗匿其幕中日愆患晉陽之甲逮至而三十六總兵之師東下傳檄遠近勢遂不支此東林復社相出入可攷三也然則以姓氏始以姓氏終結二百七十六年之局者此三端也夫

論史亦貴持平爾不知事之曲折而能持平者未之有也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又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兩言盡之矣今東林列傳已收入四庫諸閣史局初開

即允詞臣之請一洗韓通無傳之陋而又於三檠殉節臣工特賜專謚通謚卹典發潛闡幽迄今守土者以祠廟告所在多有吳江吳氏一錄原與貴池異地同揆夫祖宗有美而弗著不仁也愚甫雪鈔露纂成傳略若干卷用力勤矣尙歉不自滿以爲此未成之彙將復取貴池所異者別爲補錄余因事略有未盡別書一通以塞其意并以爲讀此錄之助焉壬辰六月

冬印五

三

魚計軒詩鈔序

吾師魚計先生沒六年仲子朝隱始克編輯其詩得如千卷復於正集之外得補遺若干卷都爲一集以鑑侍先生久使書其緣起因念古人編文例得以門弟子供其掌錄則鑑雖不敏其何敢辭先生性不喜遊杖屨所及不出荒江老屋之閒然哦詩未嘗去口當其有所得往往篝燈匡坐申旦不寐故所作雖不爲急微噍殺而幽峭刻苦無一字闕入臺閣體製知者比之郊島不爲過也弱冠時嘗從富平施明府雲亭茅孝廉渠眉及同郡閔孝廉文山凌進士樹屏游四君者俱雅重先生以爲穎賢若秀未可以量而先生卒不遇以瀕於老當是

時試有司者經藝外例無贖帖詩教未與挾副墨取朱紫輒俯首帖耳於制藝一道而其間能爲速化者視先生所作尤攢眉蹙額以爲無益於用然先生吟益刻摯詞益朗麗縱日高春炊煙數斷一不足以介意孰謂先生竟以是終其志耶晚年以季弟官江右一再過之因徧覽滁泗風土升清流之關以望江淮門戶門弟子私相告語以爲模山範水古人所以乞靈於清淑者先生直以煙墨發揮之何圖歸而病病踰年而殆而負手曳杖之歌且與尋諷之聲相續也雖然不得於身必得於子孫今朝隱方篤學好古宜必有能張其墜緒以慰先生於地下者以鑑之無成又愧焉自失矣

冬印五

四

學經室文集序

癸酉夏四月鑑謁僕徵師於淮安自鑑去京師游豫章違經室者三載於茲矣吾師不斥其學殖之落以學經室文初集十八卷編刻初成命誌緣起伏思古人著書苟非作者自序或門弟子輯其師說則後學於目錄之次詳校其義例自世人以名位相高而於昔賢傳述之旨荒矣鑑侍經席最久而聆清誨也至詳則緝校而說之宜莫鑑若也師嘗誨鑑曰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此漢人樸實之學也難者勿避易者勿從此魯儒精博之學也蓋師綜覈九流神識超邁溯文字之原探名物之始以希達於道德成一家之說故其要言精義疏通經證

則有若賈公彥孔穎達遺詞紀事必資後人考證者始著於篇雅不欲以空疏無据者貌擬古人是以集中說經之文爲多說經之道以平實求其是言昔人所難言而不言所易言至於詠世德誦清芬造士拯民修政靖寇亦于此略可攷見焉曰掣經室者何文選樓別室劉文清公所書扁也曰掣經者何蚤年慕錢辛楣先生潛掣堂之名而名之者也鑑舊校書於師揚州隋文選樓下今復展讀卒業聊誦所聞諗同學之治經者焉

書

答阮侍郎師書

鑑頓首七月上游於撫州試院接誦鈞誨知道履清和

冬甲五

五

蒙示史館顧陳諸列傳伏讀再四具見審擇之精裁斷之妙以顧作傳首而附吳梁以下此千古不刊定論益知史有三長不徒在字句之細班范之外唯陳承祚庶足以當此至今讀其書高古質直雖歐公五代史尙非儕偶餘子碌碌不足數矣至來稿陳傳敘事處略有未明晰者附簽上方未知當否鑑謂近時如錢宮詹等作經學諸儒私傳往往取其生平著述之書表章之杭堇浦之傳梅定九戴東原之傳江慎修其著也其實漢書儒林中趙賓說易以箕子作荖茲鞅固治詩以湯武爲受命卽是此意吾朝學者踵頂相及若辭青州梅勿菴之天算顧景范胡拙明之地理惠松崖萬季野之經

學其他橫厲一時凌鏢百代者所在多有吾師表章絕學自必取其原書沈潛反覆一一披其大旨勿塵拾取提要一二庶幾爲後學者得以有所考見尤深於企鑑日來諸務紛沓心緒如麻學殖荒落以斯爲極所謂去住由人同水母者良可浩歎現在頭顱半白功名一無成就擬求數畝之田於茗水之上聊爲歸讀之計而已佩循師雖升任大司馬聞官境較昔轉窘去秋所措不識作何歸宿西城上岡兒新寓想卽姚學士秋農所擬別開一門之地舍後樹石園亭稱爲吾師修史所居欣喜無量張簞山學士夏之翰徵君事實緣行篋無從搜檢俟小春還權南昌再爲報命王實齋近狀亦無從相聞寧都三魏當歸文苑敬聞命矣但魏禮諸人事蹟可無礙否草草具覆敬問起居鑑頓首

再答阮侍郎師書

鑑頓首十一月中浣自虔州再奉誨言知前函已塵左右具承慰諭肝鬲銘深惟吾師

聖心簡在不日乘節東南爲霖下土翹足俟之鑑現已歷試十郡無從卸擔歸計仍虛蒙前見付采訪儒林諸人事實緣重陽省署偶遭六丁之劫書籍地志一槩化爲灰燼卽鑑頻年手錄之件均已失去其中所可惜者如桐版天下輿地圖黃河故道圖萬里海防圖故鄉董高士若雨手寫吳江張雋易象兩卷頗爲難得加以世

冬甲五

六

途險巖暑外不敢妄窺一步即以鑑之拘謹性成亦深
惴惴誠恐一涉嫌疑百喙不足復贖故採訪一事無可
措手徒負盛心而已簞山等事記陳公廷敬文集及漁
洋居易錄紀之頗詳 本朝理學一道來論最為精審
竊謂吾師既辦儒林文苑兩傳綴輯自必繁富今當刺
取原稿仿黎洲明儒學案之例編為

皇清四朝學案自順治以至乾隆其間學者離合之故
或以義理著或以訓詁聞下而至於天步地理算術以
暨蟲魚草木均可言學奚必拘牽於心性兩字致歧道
學與儒林為二若果此舉亦必傳之絕業視明人授經
圖萬氏儒林宗派宜必有過之者江右文風蒙拳拳垂

冬甲五

七

問無地不以人才為念大約古學承少宰師諉鑑皆寓
目少宰懋守瑟菴先生成法亦見能服善處惟經生絕
少合作則上無以倡下無以應積重則難返多士取功
名則有餘言傳世或不足也試寧都時少宰從守土者
假得魏叔子看竹圖一卷其像豐上銳下奕奕出生氣
如稱其不永年之意所作自記即載在三魏集中者係
遺民金孝章手寫字畫迢勁有祝京兆之風此外又有
孝章畫松梅一幅長洲歸元恭畫竹一本憚壽平補金
精山圖一幅其餘遺佚之士如王維屏輩復數十人均
有題句皆清操絕俗即所作題句亦半集毛詩可想見
其遺世之遠藏身之密矣鑑因取三魏文讀之大約伯

子出而應世不幸蹈韓大任之變叔季二子則全是逸
民且魏氏一門忠孝節義俱有關世道不僅以文采見
稱於時因思吾師取入文苑傳中雖見博愛之仁若夫
草澤私議自當完其昔日之初心因作試院望翠微峰
詩一首其詩曰勺庭池館翠微東山入金精有路通四
海文章三子在一堂遺逸十人同方塘水冷芙蓉月烏
谷霜凋蒨蒨風縱使歐公高史席辭逢自以采薇終就
貢函文非敢故持異論亦欲使後世知詒經學術雖密
邇如鑑尚不為苟同如此狂簡之言惟裁抑之然翠微
之游亦竟以事見阻可惜也至叔子文名之盛鑑初疑
全係伯子幕府所致蓋叔子文亦嘗自言之及觀贛州

冬甲五

八

志知由宋縣津為贛南道時推重之而縣津所推重又
因湯睢陽送行一文可見大儒學問斷斷致意無不留
心人才不知睢陽薦士事能略見於叔子本傳否省署
重九之扈詩文兩橐幸未全失然雜著焚去亦不少寄
阮集約得百首俟暇繕寫再寄息思不盡伏惟以道自
愛鑑頓首

上潘大農師書

鑑謹言昨呈禪月議一篇蒙吾師賜以獎飾唯增惶汗
至於尊論尙有應商者經言期而小祥是十二月之始
一日也再期而大祥是二十五日之始一日也二十七
月而禫是二十七日之始一日也現行律例持服二十

七月則二十七月之終也至檀弓是月禫徙月樂蓋謂禫之次月即吉耳並非謂禫之月即禫也大約禫在二十七之始可無疑義鑑伏讀再四不敢不再貢其辭於左右竊攷正服二十四月王肅因三年問二十五而畢之言截一月為禫既而用康成本士虞禮中月而禫復改為二十七月以是截三月為禫則正服本三四月也康成既以間月為主故解檀弓禫而禫是月禫徙月樂以為是月即二十五月則中月當在二十五二十七之中是二十六月也徙月者又間一月間此二十七月中月在上下兩間月之中大抵古人文義簡質若將中月祭三字插在是月禫之下徙月樂之上

冬甲五

九

語意便明然三代之經不爾也如以二十七月之始一日為禫則前間二十五月而後不間二十七與中字意似乎不協且古人祭必卜筮既於二十五為禫之始卜二十六三旬中之吉而祭矣喪事先遠日必先卜下旬十日下旬不吉再卜中旬十日中旬不吉再卜上旬十日又內事以柔若下旬卜吉而日在癸又適當月晦則二十六之終矣譬如二十六之終而禫祭二十七之始而即吉未免近魯人朝祥而暮歌之誚况孔子明言踰月則其善也踰月者踰此二十七月與檀弓徙月樂之徙字正可互證所可怪者朱子大儒不應獨尊信王肅之說竊意朱子見經無明文不冒從變

除白虎通等書立議蓋其謹也今自劉宋以後既遵鄭氏而歷朝會典律例亦因而不革原不必加重如唐人補官率過二十八月之數然降禫一月似乎未安吾師於終制大事不厭詳慎素冠一詩蓋將以為四方所矜式者故不嫌其瀆而復以是說進唯裁擇焉鑑謹言

致同年李薊沚書

鑑白春間奉謁講席值校讐晁氏郡齋讀書志方竟蒙以新唐書藝文志裴廷裕東觀奏記注作裴廷裕下問當時恩恩未能決也昨閱通鑑唐宣宗紀六十四攷異既引廷裕東觀奏記矣而斷語又作廷裕胡身之注云按裴廷裕後作廷必有一誤鑑直以為此本不誤兩書之者蓋其慎也然則一人二名在北宋已然范祖禹所不能定者宜兩書之為是秋暑甚酷偶憶及之附塵座右伏冀裁擇

答震澤吳愚甫書

昨奉手函逾涯獎飾感媿交縈即稔愚甫先生孝履清和名山之業虛谷之懷傾仰靡既蒙示所言貴池本家有舊藏惠紅豆齋傳鈔前後兩卷正二千三百餘人但此祇係次尾先生子孟堅訂刻者其實孫復古尚有補錄六百餘人序言從竹垞所鈔吳江本錄出蓋扶九先生子南齡為竹垞女夫其言可信然則昔以吳江本資貴池今可以貴池本轉校吳江間有不同或朱氏有所

竊改未敢決也竊謂社事之興本由吳江其初來之郎中因魚山熊公出宰貴邑乃連絡太倉虞山恢張其蹟旋有辟國觀之獄身罹重典家計紛如其嗣佩聲寄籍嘉善固有不得已於中者貴池本兩載之宜也今直抹去本籍而但存嘉善未免失真此僕前所疑後人有出入之者此也由是而思扶九先生之同行如振六之隸秀水羽三之隸湖州未必無故蓋由社籍究異官冊一時友朋添注蘇與嘉湖地勢犬牙遂至互易原無可詫若崔青蚓原籍萊陽既隸北直祇可一載今貴池本一載前錄一載續錄承用吳江本處已屬可疑今新刊本又彙在一處此又僕前所疑後人有出入者此也鄙見

冬甲五

七

竊以凡貴池所有吳江所無者亦當仿照續錄另作一卷附刊於後以免挂漏之譏則所云不同七百餘人與原書不混而所多之一百十四人亦在其中共計得三千有奇亦足厭天下之觀矣且復社曲折不獨後世難攷計甫草乃扶九先生館甥也上梅村書以青麟故并爭吳江大姓四字之疏則今茲之發潛闡幽洵天地間不可少之舉但僕所疑者非特姓氏一錄即公揭亦似可憑而不可憑今刊本一百四十人校貴池本實少二人中最著而不錄者莫如陳人中攷人中係崇禎十年進士已先達自不合入十一年之揭此正吳江本之可貴然則貴池本亦祇多一人耳但其中尚有難解者吳

江本有周鍾葉履春胡士瑾貴池本有劉湘巢鳴盛顧應生戴重貴池本或因金沙有從賊之恥毅然去之則亦後起者追敘非當日原本不及吳江本矣然則吳江本之去劉湘客亦安知不以永歷五虎之橫彼此互更又孰能是正此又僕前所疑後人不宜有出入者此也一經變換便同蛇足千秋齒冷矣至補輯傳略洵有功此錄直可仰答勝國殉節諸臣

賜諡盛典僕初亦有此志荏苒不果今遲矣能以此盛年博洽何難舉先澤大白於藝林唯就尊族一門已多疑竇如此再攷貴邑張媿菴係扶九先生同志又茲受所延以課漢槎輩者其爲復社巨擘阮大鍼之所欲殺

冬甲五

七

者古今殆無異辭也而姓氏錄中無之公揭中又無之則其中之湮沒又不知凡幾若欲以諸家文集所書徧傳此錄亦浩同煙海無從置喙弟以多病餘生記憶多盡非特柳州一傳未終已忘姓氏近復上逆淡閱不敢出門研農前寄尊刊亦祇開首一卷毫無起訖故但就所見論之若得猥屈過舍面談或稍有微塵足嶽之處不敢自閔日來緣別駕祝公有商刻留香墨林草草布復并祈教所不逮實深翹足即承輿居不莊不備鑑頓首

跋

宋板輿地紀勝跋

宋板輿地紀勝二百卷存者一百六十有八內有缺卷
缺葉宋東陽王象之撰於各府州軍監分十一類曰府
州沿革曰縣沿革曰風俗形勝曰景物曰古蹟曰官吏
曰人物曰仙釋曰碑記曰詩曰四六而別列行在於首
稱引該洽於時事足補史志所未備蓋此書近出故
四庫所貯亦祇有明金石家所取碑記一門而全書未
及編錄且宋人志地理如記纂淵海之類往往取以成
書則當時已共推重後世佚而不傳良可深惜今按浙
江通志象之字儀父金華人慶元元年中鄒應龍榜進
士志行高潔隱居不仕而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其曾
知江寧縣且別有輿地圖十六卷其西蜀諸郡爲其兄

冬甲五

三

觀之漕夔門時所得或疑自敘所云仲兄行父西至錦
城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者觀之卽在仲叔之
內因檢本書江南西路江州下載濂谿書院注云象之
季兄觀之爲德化宰則不在此數矣且通志又載金華
有淳熙十一年進士王謙之十四年進士王益之益之
終大理司直近錢宮詹以爲益之卽行甫則謙之當亦
象之弟兄書前有寶慶三年眉山李壘敘而書錄解題
則云眉山李說齊李允爲之敘似陳氏有誤又按宋史
列傳王霆東陽人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爲沿江制置
副使李壘辟幕下不知霆與象之又何屬霆嘗撰沿江
等邊誌一編貽書時相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則

東陽王氏一家之學確有淵原今幸際休明之會得上
塵
乙夜之觀俾紀勝一書幽而復光不特王氏幸甚學者
幸甚

輿地紀勝跋二

直齋以象之嘗知江寧而通志又僅載於隱逸不能無
疑卽錢宮詹以其父名無從攷證亦未可信及檢本書
袁州官吏下載王師古二字皆缺筆且注曰郡志云袁
州月椿歲額八萬八千餘紹興末年先君子爲宜春簿
嘗作文誌月椿之苦今減二萬五千餘貫自先君子啟
之則其父名師古且江州濂谿書院下注云象之先君

冬甲五

四

子守九江爲建拙堂及愛蓮堂於祠之側則又爲九江
守矣今通志載金華王師古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終
廣東提點刑獄殆卽其人同時尚有重和元年進士王
師心終顯謨閣直學士紹興十八年進士王師愈終浙
江提點刑獄二十一年進士王師尹終迪功郎皆金華
人似亦象之之世叔父而宋史王柏傳載大父師愈從
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兄弟
皆及熹祖謙之門故象之此書亦往往於徽國東萊諸
子之出處行事拳拳致意且再檢本書得江南西路隆
興府官吏下載陳敏識詳誌其宰分寧時禦敵一事而
末云象之出宰分寧相望百年而陳公之英風遺烈今

猶未泯揭爲廟貌祠於邑庠由是觀之則直齋所云嘗知江寧縣者當爲江南西路之分寧縣後人不知而妄改爲江南東路建康府之江寧縣則謬矣他若通志所云隱居不仕則并江寧不知其妄爲尤可笑至象之於紹熙辛亥遊廬山親見晦翁所作西原菴記又寶慶乙酉從長寧太守孫若蒙修長寧續志紹定丁亥過重慶與憲使黎伯巽辨塗山之謬至樂碯觀威烈侯碑則所云靡國不到者其事蹟實得之親涉而直齋以其圖爲觀之所得不知何据李稟者宋史亦無傳僅附於其兄壁傳末稱其文學時人比之眉山二蘇故書中頗采稟所著有固陵集今亦不傳

卷五

華嚴經音義跋

憶余於辛酉春同纂脩兩浙鹽法志時開局於西湖之昭慶寺寺故有藏經因向往持借閱得華嚴經音義一書愛之竭四日之力錄其副以歸亡友劉疏雨見之欲假鈔余時將就徵北上遂舉以畀之次年八月南歸疏雨尙未鈔成又劫劫出門不及索還再一年而疏雨奄逝書不及見矣余不忍向其家索也乙丑夏在琅嬛仙館復觀是本因狂喜不能割愛復竭四晝夜之力而錄之吁一華嚴音義爾至手錄兩過余亦還自笑其多事矣是書講小學處非其所長然所引之書如服虔通俗文張揖埤蒼李登聲類楊承慶字統葛洪字苑李彤字

指阮孝緒文字集略世所不經見而況說經之家如孝經鄭注左氏服子慎解誼孟子劉成國注國語賈景伯解詁月令蔡伯喈章句周易劉子珪義疏尙書王子雍傳詩韓博士傳莊子司馬紹統注尤足寶貴則此書出其爲當世見重宜何如耶夫豈得以援儒入墨以哂余之不憚煩也書此俾後人知其辛苦云爾

陳氏求古齋圖跋

吾鄉鄭芷畦先生有著書之亭在郡城曰魚計歸陳氏久矣友人抱之因其舊築以爲求古精舍而日萃金石焉舉凡一池一石愛惜而護持之芷畦雖不遇而歿得此可無憾矣憶嘉慶己巳同今制府阮公入都值方有

卷五

事

國史公建議謂儒林文苑兩傳不當專取諸史宍所藏當移文直省求草澤遺佚以廣未備竊謂如芷畦者庶幾附以傳焉旣而余游豫章公特寄顧氏棟高陳氏祖范諸傳俾相商權明年公持節淮甸余至幕府復出示儒林傳彙本因得增入應潛齋張簡菴諸人是秋再至薊門吾友林太史茗齋同年告余公前議已改易然則若芷畦者入不入未可知其不遇於生前者且將不遇於身後歟自今觀之未嘗不釋然也昔孫守莘老葺墨妙亭聚境內碑刻以實之去今僅七百餘歲其遺文無一存者而當日所漏如天寧寺經幢武康封

山靈王廟碑之類往往流傳人口則士遇不遇未可以
臆測也今先生舊居得後人增飾之遺書如湖錄小谷
口舊梓行水金鑑得後人投拾之又繪以爲圖形諸歌
詠好古如抱之金石之文朝夕填委與天下名流日攷
索於求古精舍者視芷畦石柱一箋有過之無不及而
余亦方爲墨妙亭碑目攷思補鄭氏之闕芷畦之學於
是爲不孤矣其尙奚憾哉圖旣成題詩并識其事於上
而歸之冀有以張其說焉癸未三月

書鄭高密年譜後

按鄭君卒於建安五年據別傳上距永建二年七月戊
寅生正得七十四歲因攷順帝紀永建二年秋七月甲

冬甲五

七

戌朔日有食之謂鄭君爲七月五日生夫七月甲戌朔
不獨順帝紀云然卽五行志亦載此似無可疑惟紀旣
是七月朔在甲戌則上文六月不得有乙酉若依袁宏
漢紀作丙戌朔非特本月無戊寅天文志中是年劉昭
注引古今注曰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長十餘丈是
九月亦不應有戊寅上下相推俱不甚合總之七月前
後當有一閏鑑舊有年譜一冊亦以此事未遑推算存
此以俟吾友凌仲子談階平兩廣文決之

按范史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始用四分術終
漢世未嘗改法算康成生日宜以四分爲準四分以上
元庚辰下距後漢順帝永建二年丁卯積九千四百

零八算上以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之餘二百八十
入以部法七十六除之得三不盡六十八天紀辛酉
部六十年減一年餘五十九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
乘之得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五滿章法十九得七百
二十九爲積月不滿十四爲閏餘是年有閏滿十二
上知以部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二千
有閏零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一十一零滿部月九百四十得
二萬一千五百二十七爲積日不滿九百三十一爲
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四十七日補前二月十一
大四八小四四一十二月又九百四十分日之
戊寅朔小大十七小無又九百四十分日之
九百三十一命辛酉算外得年前十一月戊申朔遞

冬甲五

六

加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續志脫
補得各月朔九字今

| | | |
|---------|-----|----|
| 正月戊申朔小 | 大四十 | 小九 |
| 二月丁丑朔大 | 大十六 | 小五 |
| 三月丁未朔小 | 大四十 | 小一 |
| 四月丙子朔大 | 大十五 | 小六 |
| 五月丙午朔小 | 大四十 | 小一 |
| 六月乙亥朔大 | 大十四 | 小六 |
| 閏六月乙巳朔小 | 大四十 | 小二 |
| 七月甲戌朔大 | 大十 | 小二 |
| 八月甲辰朔小 | 大三十 | 小八 |

| | | | |
|-----------|---|----|----|
| 九月癸酉朔大 | 大十二 | 小七 | 八 |
| 十月癸卯朔小 | 大二十四 | 小三 | 三 |
| 十一月壬申朔大 | 大十一 | 小九 | 三 |
| 十二月壬寅朔小 | 大十四 | 小三 | 九 |
| 置年數五十九以日 | <small>續志作餘一百六十八乘之得九千九百十二滿中法三四者誤作十二得大餘三百零九小餘二十四大餘滿六十去之餘九日三十二分日之二十四命辛酉算外得年前天正冬至庚午日為十一月二十三也遞加十五日又三十二分日之七得各氣</small> | | |
| 正月初九日丙辰立春 | 大五 | 小 | 十三 |
| 廿四日辛未雨水 | 大 | 小 | 二十 |
| 二月初十日丙戌驚蟄 | 大五 | 小 | 二十 |
| 廿六日壬寅春分 | 大 | 小 | 二十 |
| 三月十一日丁巳清明 | 大 | 小 | 九 |
| 廿六日壬申穀雨 | 大 | 小 | 十六 |
| 四月十二日丁亥立夏 | 大 | 小 | 二十 |
| 廿七日壬寅小滿 | 大 | 小 | 三十 |
| 五月十三日戊午芒種 | 大 | 小 | 五 |
| 廿八日癸酉夏至 | 大 | 小 | 十二 |
| 六月十四日戊子小暑 | 大 | 小 | 十九 |
| 廿九日癸卯大暑 | 大 | 小 | 二十 |

| | | | |
|------------|---|---|----|
| 閏六月十五日己未立秋 | 大 | 小 | 一 |
| 七月初一日甲戌處暑 | 大 | 小 | 八 |
| 十六日己丑白露 | 大 | 小 | 十五 |
| 八月初一日甲辰秋分 | 大 | 小 | 二十 |
| 十六日己未寒露 | 大 | 小 | 二十 |
| 九月初三日乙亥霜降 | 大 | 小 | 四 |
| 十八日庚寅立冬 | 大 | 小 | 十一 |
| 十月初三日乙巳小雪 | 大 | 小 | 十八 |
| 十八日庚申大雪 | 大 | 小 | 二十 |
| 十一月初四日乙亥冬至 | 大 | 小 | 無 |
| 二十日辛卯小寒 | 大 | 小 | 七 |
| 十二月初五日丙午大寒 | 大 | 小 | 十四 |
| 二十日辛酉立春 | 大 | 小 | 二十 |

今依本法細推更以史證之順帝紀書春正戊申疑脫一朔字丁卯為月之二十日二月甲辰為月之二十八日夏六月乙酉為月之十一日秋七月甲戌朔正合五行壬午為月之九日庚子為月之二十八日辛丑為二十九日天文志二月癸未為月之七日閏月乙酉恐有舛誤紀書六月乙酉則閏六月必無乙酉當作六月為近八月乙巳為月之二日注引古今注云丁巳未詳何月三月十一日五月十二日閏六月十三日皆丁巳也又云七月丁酉為月之二十四

日又云九月戊寅爲月之八日紀志二篇多與四分同通鑑目錄載二月丁丑朔四月丙子朔七月甲戌朔九月癸酉朔十一月壬申朔亦俱與四分同唯稱五月乙亥朔則是五月丙午朔六月乙亥朔殆誤先一月也又稱閏五月則是年閏六月亦誤先一月也況校是年六月廿九日大暑中氣近晦七月初一日處暑中氣在朔目錄亦云七月初一日處暑而中間一月十五日立秋只一節氣其爲閏六月最確若閏五月則月內有乙酉而六月反無乙酉先與紀背矣至袁宏後漢紀作七月丙戌朔則月內無壬午與紀不合且紀志同書甲戌袁又何所據乎或傳寫之失今得甲戌朔合

冬附五

五

於四分則七月五日戊寅爲康成生日無疑矣嘉慶己巳三月與上元談廣文階平決定如此時孫觀察淵如方與余同年洪筠軒尙刻年譜阮師并屬補其所未盡遂以此寄之

翠微南征集跋

宋南渡後志節之士如辛稼軒陳同甫劉改之敖器之以及唐玉蚪謝皋羽輩不可勝數皆以詩文鳴世而翠微之遇尤酷故其詩亦急微噍殺比他人爲甚余嘗讀其北征錄措置兵機不可謂空疏無術之士然往往雜以太乙奇門之說使其見用恐亦未能得當此十一卷爲康熙初池州重刻嘉慶戊寅冬購於吳門市肆篝燈

細讀其抑塞磊落之氣亦不可但以羸豪目之如不向關中尋事業卻來江上弄扁舟此曲將軍之所以誚張魏公者也而子西一則曰不向關中效蕭相便於江左作夷吾再則曰不向北山求刺虎便從南海學屠龍心摹手追其志趣亦可想矣

書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札後

據明史嘉靖三十二年日食在四月辛巳朔不在正月朔以爲正月朔者當日疇人之譌故札中云聞內靈臺郎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卽趨出蓋大統法自正德十九年日食不驗每多違戾麻志於是年不詳其委者或亦由此然則忠愍此書正可以補史文之闕且忠愍十大

冬甲五

五

罪一疏始由臘月自家趨朝見有日食歲首之變忠愍卽引以爲說既聞其誤遂退自改竄不能以天變立論故至數月後乃克復上亦情事所宜有今讀史傳所載疏議其刪削之痕蛛絲馬蹟尙可尋繹獨怪錢竹汀宮詹跋中猶以正月戊寅爲辭不知何據不但麻法不應頻食卽日干亦與本紀不合據本紀四月朔辛巳則正月朔不是壬子卽癸丑不應史文一錯至此若以當日君臣諱災忠愍復何所諱後世史家又何所諱此非好爲立異亦實事求是之一端至於忠愍事君端簡取友明史具在無事贅述也

錢氏似單據忠愍年譜否則誤讀史彙至吳免牀一

跋全屬臆論矣

書黃忠烈公妻蔡夫人書孝經後

攷行朝錄漳海黃公道周於隆武元年十月從廣信抵
衢州至明堂里爲我兵所執不屈而死賜諡忠烈此
則爲其夫人乙酉以後所書也夫人名玉卿其楷法端
勁間作隸體非羲之俗書所可擬史稱石齋在獄猶日
書孝經不輟觀此益以知脩身齊家之本是卷爲亡友
劉疏雨所藏憶癸亥歲疏雨屬題留行篋者六閱月是
冬疏雨撤瑟不及跋而歸其家今年其從子鴻漸復請
書後因得重讀識此俾其子孫永保勿爲豪者所奪時
丁卯八月題於揚州阮氏之隋文選樓下

冬甲五

三

冬青館甲集卷五

烏程張鑑秋水

文三

跋尾

東坡麥嶺題名跋

東坡官杭日西湖題名甚多存者此麥嶺題名蘇軾王
瑜楊傑張璠同遊天竺過麥嶺十五字左行不著年月
攷南山路麥嶺有二此在大麥嶺者同遊之人與龍華
寺後正同蓋承龍華所題元祐五年三月二日而略之
也說者以軾諸題名黨禁時都剗去此係原刻故精采
倍常然據咸淳臨安志是時諸人同游尚有二月二日

冬甲六

烏程張鑑秋水

韜元二月晦日龍井兩題緣已剗不可復見龍井所刻
以辨才年八十軾與洛陽王瑜中玉安樂張璠全翁來
餽薌茗因是知王瑜字中玉視前諸題稍詳也按蘇詩
施注是年楊傑提點兩浙刑獄張璠轉運判官軾與僚
友故得同游唯王瑜不詳出處據詩題有連日與王忠
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忠玉有詩云云則
忠玉之卽瑜爲無可疑豈譌中爲忠注家遂茫無依據
耶不然前此尙有次韻王忠玉游虎丘何以亦不注忠
玉事唯詩中自注有太守王規父忠玉伯父也因檢蘇
州府志職官表王誨字規父朝散大夫尙書司勳郎中
熙寧六年在任七年引嫌去忠玉正是其猶子至其書

法決出東坡手不知何以誤中爲忠豈摩崖時但趨簡
易若後世當以石刻爲正苟非潛氏說友龍井一題及
此麥嶺一拓則中玉之名漸滅久矣石刻之裨於世何
如哉癸巳重九前一日盛澤張春水以吳門陸氏梅葉
閣拓本見示與溫鐵花同觀鐵花以西湖志攷余得書
其大略如此

祝京兆書良惠堂銘跋

按姑蘇志沈元字以潛宣德中以院判蔣用文薦擢御
醫爲人平易質重工詩先世由汴徙吳宋高宗親書良
惠二字賜之祖伯親父日章皆有醫名志與敘合由是
知南渡士大夫之來臨安者醫官尤夥不獨杭州府志

冬甲六

二

之有陳沂兩浙名賢錄之有嵇清所謂三朝御裏陳忠
翊四世儒醫陸大丞如老學菴筆記所書殆指不勝屈
乃沈氏後裔獨能乞京兆書文俾眞蹟至今流轉忠孝
之聲無替於時此則彌可重也金壇王虛舟以京兆書
紙各異態推爲有明第一然往往縱逸處多肅括處少
此語正可爲是冊切證明時吳中如希哲徵仲履吉道
復號四名家余嘗於楓橋袁氏五研齋見京兆所書誥
命及衡山題詩兩家固皆精楷然以文視祝則文瞠乎
後矣近日流傳京兆石刻如秋興八首千字文多作行
草或不足貴此則全以質捷黃庭行之形體差扁用筆
古雅唯隸分溢出閭失拖沓正如與閭門少年傅粉墨

作優伶劇時露其本色耳

書朱文肅自書行略後

明季潯上諸鄉先生人品以平涵朱文肅公爲居首文肅既刻湧幢小品其序張差事云坐以風顛而止浙人皆以爲別調矣同鄉御史李蕃因參論之遂引疾去此天啟四年十一月事也魏璫語人曰此老頭兒也是邪人然卻不作惡事故較諸去相恩禮獨優貴池吳次尾曾書其事於剝復錄中由是宵小害之其爲盜柄東林夥云南司業朱某先之歸德江夏託足後著湧幢小品伏挺擊紅丸二案得大拜而東林同志錄首列政府六人亦附於葉向高劉一燝韓爌吳道南孫承宗五人之間

卷六

三

末至點將錄則直指爲地伏星金眼彪施恩伏之一字卽用盜柄東林夥語亦可笑也其實文肅立朝不久今自序直閣僅九月建白固少其居心純白要不可與僉壬同日語視同時沈文定兄弟遠矣文定既結客光先以通奉聖弟初與兄忤乃翻刻三朝要典復借兄以媚奄而得司寇爲人發覺璫亦惡之始罷然則與文肅相較其薰蕕奚待智者決哉庚寅九月

書王子吳劍鼎銘拓本後

辛卯秋陳袞之攜吳門虎丘山寺所藏王子吳鼎銘拓本見過鼎大尺有咫銘已載薛氏款識因取家藏臨江楊鉤增廣鍾鼎篆韻枝之銘共三十有二字目錄作子

吳鼎而散注或作子吳鼎或作王子吳鼎匯而證之得廿三字除重文五所不錄者僅正王作之四字而已想見信文矜惜此銘之心至矣但兩書魯魚帝虎多不與銘協大氏辭摹原拓字縮而小楊取分韻字展而大不可以書之譌而訾鼎之眞明矣謀當卽期詩所云萬壽無期同也楊強爲分別李登撫古之訓余有取焉廣川釋飲爲飲以無謀爲無彊豈別一本歟駢見三蒼當是一字今書已亡莫能是正并書以諭世之原父南仲其人

包山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幢跋

卷六

四

勝陀羅尼經石幢二其一已泐其一字大可讀蓋經之偈後有題款係唐僧契元會昌二年書秀水朱檢討題名以爲契元名不著於書史記成都雍博士陶有送契上人南游詩卽其人鑑按白氏長慶集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有院僧法宏惠滿契元惠雅等咸事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則契元在蘇與樂天同時無疑又樂天蘇州重元寺法華院石壁碑文有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二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口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則契元既在南禪又在重元捨藝而書則其爲能書也必矣且樂天重元碑文

又云壤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大抵唐人尊重陀羅尼經自高宗淳化二年此經入中國即頒立天下皆係闍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翻譯詳見歸震川先生文集中載邢州開元寺石幢跋正與此幢題款相合然則寺前其一泐者經文三千二十言字小故已剝蝕且西山華山寺亦有重元寺僧契元請省符準制移於洞庭之言亦在開成三年詳余洞書中得此可以釋然矣鑑於道光元年春同葛生味根來游摩挲石幢之下因歸而書此

王曉閣先生遺書跋

此曉菴遺書三冊三十年前於溪南施氏北硯齋曾一

冬四六

五

見之其句股法數暨七政立成殆即閣中所采新法六卷又雜文一冊內麻策日月左右旋問答及麻說第二篇近日吳江俞氏已經刊行而五星行度解推步交朔序測日小記則仍遺漏也自明季利氏入中土一時驚怖其術莫敢與抗迨先生出以空前絕後之學起而抵其隙由是人覺中法自在要其所譏西人二分二正用定氣之疏三百六十尚非弦弧捷徑一月有兩中氣即常有兩閏月命日命時不可通於刻法天正日躔非起丑初皆鑿鑿有據松陵獻集所云坐臥嘗若有一渾天在前日月五星錯行其上者學洵在僻青州梅勿菴之上非豪傑之士歟然以稼堂序攷之其句股法數當即

圓解尙有三辰晷志及大統西厯啟蒙失傳至末附辛丑厯辨亦當在力田家與赤溟耘野文通諸人分譏明史時所作當日尙有顧英白偉者亦邃於天學所著有麻法會要句股同文算指世皆不可見惜老矣不能持籌握觚復校其立成諸法以冀稍有進益對此茫茫徒增深喟焉庚寅立冬前二日

漳浦黃忠端公眞蹟跋

此石齋書唐人白頭翁樂府也攷公奏疏始終以論熊廷弼鄭鄞事忤權貴謫戍廣西至宜興再相方覩公議以一言動思陵遂得賜環公之沈滯不可謂偶然矣白頭之歎或於復官時則宜然若壬戌之夏則天啟二年

冬甲六

六

時公初釋褐泊舟夏鎮或給假南歸何至遽以落花華髮傷其遲暮豈烈士壯心固非世俗菴枯所能測歟迨南都失守監國畫江公攘袂出關終爲鄭氏所扼誥身官敕口夕填委公親揮翰墨徒以忠義相感動人有得其片詞隻字者至此榮於華袞然匾擔一軍無賢不肖知其不可而公猶拮据不怠蓋不待門下之給早決其有明堂里之禍矣公被獲致身錢唐陸麗京得傳聞於其同族孝廉某某亦公門人其事較有據此卷爲洞庭西山葛氏珍藏筆蹟放逸有天馬行空之意雖未知與獄中所書孝經何如要使子姓世寶之其於忠孝兩無媿也道光元年三月既望來館於消夏灣之澄波皓月

樓香士司馬出以素題爲敬識其後

濯足菴文鈔書後

此三卷爲盧學士抱經主鍾山書院時所得校本望谿
爲白雲傳甚略今以晒園逸史攷之白雲初名鹿徵後
名怡亦作遺父可大登萊總兵毛文龍部曲反殉節海
上怡以諸生授錦衣衛正千戶甲申三月獨衰服送葬
天壽山遇賊不屈得逸南歸留都建國升指揮使周鏞
雷縉祚之獄餘子如定生次尾之不辱鎮撫司者怡實
與有力焉國亡徜徉於繖山雨花臺之間處士余公佩
方仲舒知其論議甚多將歿請寫其副弗許曰吾已市
二甕下棺則并藏焉然則此得之馮氏者其後人輯之
耶抑原本如是也不知古鏡菴集又何如也辛卯十月
拾香草堂主人出以示余書以還之

卷四六

七

張芑山文集跋

爾公於明季如南山北斗而行事不盡見辛卯冬於柳
橋處得芑山集廿四卷急假而讀之蓋爾公與同里楚
督袁臨侯爲總角交十試不遇臨侯引之見南雍祭酒
姜燕及遂以所著四書大全辨上於朝因見知吳鹿友
史道鄰此留都防亂揭所爲首列也已而道鄰撫淮爲
其師左忠毅作祠堂碑文出周仲馭手極詆斥懷寧復
首刻爾公名由是懷寧銜之次骨逆案復起乃揭自烈
僞學於通衢緹騎四出幾與仲馭眉生定生輩同填詔

獄國亡始解今其集大抵亦由利祿入手所作制執諸
序政擊艾天傭不異陳人中非梨洲亭林比也其阻姜
史之請太子監國亦蹈李明睿光時亨覆轍唯勸鹿友
於南渡後無決於辭陛見有決於辭就職謀人頗臧夫
以宜興再相天如爲之彌縫始合終離馴致賜玉賜繩
之誚鹿友既償回於先朝又倭遲於新國荷戈不前登
山吟眺洩洩沓沓無以逾之所謂以谿塘爲大窖膳薪
爲甌雪冠履爲漢節徒欺人爾爾公或早窺見至隱歟
書詩兼逸集稿本後

卷四六

八

壬辰正月從拾香草堂看梅花歸借得詩兼逸集兩冊
所選共二十有二人各係小傳絕無頭訖唯題明詩
兼逸集而已按遠廬爲吾湖明狀元韓求仲少子乙酉
後以兄茂貽之旣避迹棲賢山中杜門謝客撰詩兼時
年幾八十矣後嚴大令海珊懷人詩注言詩兼乃其嗣
怡園續成之則遠廬存日固未有完書卽怡園之續亦
未見刊播吾友楊秋室脩校吳興詩錄曾就沈翰翁湖
州詩撫及是冊采掇今書內有塗乙處是也然其題曰
逸集疑又刊落之餘不入正續兩集故開卷卽爲嚴石
塾魏白衣其不錄可知矣遠廬嘗以近刻寄李秋錦秋
錦報詩云家仍吏部文章裔手續冬郎甲子編必非此
書也選中諸什傳世絕少且中有續添者疑亦遠廬親
筆余恐後之讀者不察必致墜於蝸涎鼠穴爰書此以

詒鐵花主人使附於後焉三月下浣

黃石齋三近堂記跋

石齋於崇禎十五年宜興再相始從戎所賜環復官明年遣祭南海歸還家不出則此記十七年在家與同鄉講學所作無疑也記言董是堂者為謝爾刻宸楫張勛之瑞鐘皆石齋同郡爾刻龍谿人勛之平和人見貴池吳次尾所輯復社姓氏後錄錄以宸作家刻作郊鐘作鍾乃傳寫之譌當以記為正若吳江吳扶九本則併姓氏佚之矣堂本為講學地故記銘備言性理然石齋之學精微具在三易洞璣其神驗固不易測至言山水月皆有三近幾與天地人配伏羲文王孔子無異不止流

冬甲六

九

於術數字體非隸非篆六朝人往往有此余向見其夫人蔡玉卿書孝經亦正相同銘尾重印下有玉卿一章疑亦蔡筆蓋從天發神識碑出石齋他書不爾也卷為震澤沈君退甫所藏其族兄柳橋舉以見示書以還之

明季甲乙彙略跋

甲乙彙略三卷自甲申正月庚寅朔起至乙酉五月辛亥晦止排日纂注事迹比他史綦詳舊題東邨八十一老人隨筆按溫氏逸史所采野乘有許重熙甲乙彙紀殆即此編重熙字子洽常熟人名注復社蘇州府志子洽初北游太學一時鉅公推其有良史才既刻五陵注略觸錙孔昭怒因發難牽連參閱七十五人幾及於阨

今五陵注略不傳而此書於甲申十二月丙子禁書坊

不許行五陵注略下引楊仕聰玉堂舊記曰五陵注略者許生重熙之所撰也持論頗異如葉福清之謚忠為謬方德清之謚正似醜朝論臆之錙伯溫非渡江勳舊襲封出鄉人之推戴前人已言之錙孔昭一見大怒適溫相惡倪元璐恐其入閣孔昭遂以倪錙妻事與許竝股作疏意重在許欲開大獄上不允親票旨放歸許之書遂行播所記正與志合然楊所言皆崇禎閒事豈子洽既自隱其名故託臆岫之評以見議論歟志又載子洽著述甚多年七十八鏡下猶細書輿地分合指掌圖未竟卒而獨不詳此編今云八十一老人恐志亦有

冬甲六

十

未盡確者癸巳正月因借友人新鈔本久書以還之

星查紀事跋

有明嘉萬之際吾鄉董氏科甲鼎盛嘗讀趙氏寄園寄所寄載是時以祖孫父子相見成進士者海內祇有二家侯官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為建昌太守子應諒嘉靖壬辰進士為戶部侍郎孫知楚嘉靖乙丑進士為廣東提學副使其外惟吾鄉之董為之匹此冊正嘉靖辛丑進士宗伯潯陽公之孫青芝祠部以萬厯庚辰進士授職後因皇子生預詔畢由家赴京紀行之作當祠部始釋褐父龍山尚未登科報至宗伯扶杖往視子舍龍山夫人以夫不獲第方按几大慟宗伯慰之曰汝子幸

已貴何哭爲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泗交集次科
癸未龍山亦成進士亦見笑史以此見宗伯之激厲後
人蓋有素也斯紀乃在龍山已授部曹後故有侍父起
居語迨後祠部以諫立青宮奪職一時文士如屠赤水
輩皆有文寵歸其時宗伯尙在亦有聞嗣成孫被放後
往游泰山喜而作詩問之有爾從被放過東蒙計日還
登泰岱峰句今以紀中所言家人見月思我歸正是道
上思家時證之則至性相通彼此一轍人倫大節尤足
多矣且紀中一路處已接物周旋曲當有不媿不作氣
象又子與氏所謂一樂不已繼以二樂迨後雖有田產
處分罹范屏麓之變家運使然不以此損風節也迄今

冬甲六

十一

君子之澤延幾十世科第相仍纓簪弗替吾溥稱世家
喬木者卒以董氏爲首有以也茲因祠部家孫鑄范出
以索跋爲誌其盛豈徒家乘之光已哉丙申除夕前二
日

書堵忠肅公年譜後

閣部義興堵公牧遊年譜不分卷帙亦不著作者姓氏
舊有南岳張夏一譜疑卽此書崇禎庚辰以前大半取
之自記故序述綦詳至服官以後至於行軍臨陣轉不
若青門籠稿南岳逸史之精覈則總敘與編年異耳曩
見海昌吳槎客竊爲經澤書序言古來名臣將帥類多
經術如關壯繆岳忠武能通春秋大義矧公以名進士

負回天倒日之志豈反無所表見而獨不見收於經義
存亡攷爲可惜然今之載於秀水著錄者若李雨然之
易易編恐未必勝田閒易學則公之傳信於後不係此
可知也公著述尙有禮經澤書史綱皆未仕時所撰惟
春秋說義成於戎馬之間世俱罕見此譜爲吾友陳貳
尹褒之自吳門寄貽乙未長夏暴餘書以示後之讀者

幸存錄跋

幸存正續錄共五卷亡友王雪浦所遺余以其手澤就
其館甥還之旣而退甫復以副本來歸因檢李映碧先
生所批鈔白本俾附載其上復校一過則篇次字句幾
於方柄圓鑿知李所見尙是原本此乃爲人所刪潤矣

冬甲六

三

如門戶雜誌內有士英本無意於誤社稷句批曰回護
不得今是本無之蓋雲間諸君素與士英無隙且臥子
爲黃門時深得龍友之助故文字閒尙爲之地此興化
所見本是也後公論益不能容後人或并此句削之未
可知也其餘如要其真僞總非臣下所能測又銓政濁
亂無章至樞部爲尤甚皆有批注而今本均改去至批
本或補注名或補注姓者今皆添入正文則此本爲後
人因李批而竄改者益無可疑不知映碧在三垣事多
目擊議論較爲有據如鄭鄴通父婢而杖母石齋至武
進隱其母於別室以老嫗見黃極言鄴無此事又袁崇
煥之殺毛文龍因陳眉公爲毛母壽文千金之報乾沒

於中使陳乃因閣臣錢龍錫入相授意使袁殺之事雖瑣屑亦不得謂之盡誣非特批涿州宜興之出處足資史概也安得更尋考功父子原本而一校之至續錄李批亦言曾刪其譌謬則此書世間所流傳大半非原錄讀者又不可不攷也

書綠牡丹傳奇後

此吾鄉溫氏啟釁於復社之原近日讀而知其故者鮮矣書中以管色爲烏有亡是之辭其實柳五柳車尙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媿菴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風箏誤

冬甲六

三

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嬉笑怒罵之致宜媿菴當日按試械時相聞人究及書肆賈友而毀版厲禁之但今觀其編簡已經蠹缺無頭訖可檢不知是原刊抑系後來重雕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子弟育仁暨二子儼僂僂人爲之謝英顧粲直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歟如以爲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雜糅少之壬辰八月

大統麻法啟蒙跋

此曉菴遺書與向所藏董氏者略等而特多大統麻法啟蒙一種所以著其測候之細使知西法尙有未盡也

蓋麻自太初以後雖遞有改憲不過增損於積年日法之間至元郭守敬去積年誠超前絕後之詣由是西人不用日而用度其實紀法用六十萬與日周用一萬皆取準數以其便於入算而已殊不知置閏則須兼論距緯斷非平氣之可統攝此先生所爲斷斷於換度換宿者也然則融西人之材質歸大統之型範其苦心至矣豈第金水二星行度有不同心爲足以挾高卑盈縮之理哉此書出而先生之遺書約略盡顯可見學問到至極處自有不可磨滅非世道所能爲升降也震澤沈退甫舉以見示并錄渾天圖歌兩跋以還之

漏霜和尚茗帚圖跋

冬甲六

西

高士董若雨先生名說爲鑑曾祖母之大父以明季諸生隱於禪曰南潛曰漏霜曰寶雲皆鼎革後所取以自號者也先生於學無所不窺易象天步皆造深邃當順治初載南嶽和尚退翁法嗣徧天下而其中之賢且著者莫如正志大瓠兩首坐正志居華山卽前大學士熊嘉魚開元而大瓠者乃宣城故監司沈壽嶽之子名麟生其後居姚江者也一時志節之士有託而逃率以興化退翁爲依皈辛卯之難寺中星散先生獨負篋杖策入山以從由是東南名宿益高其行遂繼熊沈兩公鼎立而三蓋自甲申乙酉之後大江以南世家子弟如崑山顧咸正兄弟長洲文震亨父子與姚孫頌膚烏程溫

寶忠其大節昭著炳若日星外此則無錫張雲巖有譽桐城方無可以智亦皆染衣處晦抱節山薇抽身火宅之中匿影金沙之側然則先生之於宗伯亦可謂不墜烏衣馬糞故家喬木者矣此圖殆作於雙樹拂衣之始去堯峰退院時尙遠觀其題句有抑塞無聊不可思議之槩而精采炯碎眉稜黝墨此非得其神髓者不能也憶鑑於十二三歲時先生曾孫有金銘氏者與鑑之大父爲中表弟兄每當歲首元辰率董氏羣從慶拜於高暉堂之後閣見所懸海山呂氏畫漏霜聽雨圖面目略似金銘而實與是圖無異唯兩顙以下微殺蓋又後於是圖數歲古人言一族之中三四傳後子孫必一人酷

冬甲六

去

肖其祖宗之容貌者觀於此而益信矣今聽雨圖已別屬余曾跋其尾而惋惜之是卷幸仍歸董氏此皆吾海遺文墜簡不獨增光志乘已也名華妙寶其什襲又當何如耶嘉慶庚辰十月病起將躋遊廣陵恩恩書此

崇禎五十輔臣傳跋

此五十輔臣傳不分卷秩無作者姓氏首冠年表一通相傳爲禾曹秋岳浴所著其敘事詳略互見如宜興烏程皆其所身與交際者故纖曲畢具幾於然犀鑄鏡肝鬲皆見矣至於高陽嘉善等篇疑各有藍本或取諸行實或借錄他書故煙墨不同瑕瑜相掩要其事蹟均可取信不特袁崇煥反閒一事爲足訂千古之史案也是

冊借之計氏并眉精舍爲先魚計師手鈔因錄其副以藏諸笥夫思陵居位不爲不久當客魏敗壞之餘威柄自持操切日急斧鉞行於宰職桁楊徧及朝紳蹟其政治幾遠蹈孫皓苻生之覆轍雖欲不亡焉得而不亡論世者不過以殉社稷時有無殺我民一語遂稍寬其慘酷之施春秋譏郭亡以爲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豈空言哉己卯大雪日書

天元一釋跋

天元一釋二卷我友江都焦孝廉循所撰理堂精數學此蓋因赤水遺珠借根之意而推明之以立天元一術爲我中國之所自有學者自數典而忘其祖爾余嘗尋

冬甲六

去

釋其旨雖兩邊加減與直除稍異至其原本九章疊借互徵諸法實殊途同歸吾黨中能通中西兩家之郵者近時如孝廉與元和李尙之銳皆其選也卷末攷欒城與邢臺世次之先後尤具隻眼然謂欒城作測圓海鏡時卽本傳所云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眾者此似有別蓋仁卿作書時所言老大以來其實亦祇中歲欒城至至元收元以後始卒故河朔訪古記載元氏縣封龍山龍首峰下有宋丞相李昉讀書臺其吟臺在東北隅逮國朝至元三年李文正公治自翰林學士辭歸山中因其故基以築大成殿講堂齋舍招延學者王文忠嘗爲撰書院記據此當不止八十八歲所謂甲辰

召對後卽歸元氏山下亦未必盡然庚辰立秋前二日書

書嚴永思先生題松圓老人畫卷後

嘉定程松圓詩畫在明季爲紅豆山莊推重故至今膾炙人口若永思嚴先生行其人品學問於諸逸民中幾莫能詳其姓氏往在琅嬛仙館芸臺夫子得其所爲通鑑補注數百表鑑曾檢閱一過恩恩未暇卒業旣而阮師取其書狀於史館得列名儒林傳中後又讀潛學堂文集見所爲傳其略曰先生嘉定人明萬厯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龔方中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

冬甲六

七

溫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乃援引正史及它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爲迂唯黃漳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攷訂遺漏先生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爲之序且適通鑑違失若干事皆確乎不可易宮詹之言如此其表章亦勤矣至於能詩善書無一語言及將識大者不牽細故抑遺民之行世莫得而詳歟鑑於誦習餘閒掇拾殘缺見虞山王東澍氏柳南隨筆載先生逸事數則言先生爲唐叔達之壻嘗取涑

水通鑑廣之窮年斲斲一事而徧采諸書卷表多至四倍時人目爲漲勝通鑑按吳俗以水浸物曰漲勝漲勝者俚語也又輯補注共數百卷日營手鈔雖溽暑祁寒不少輟薄暮稍倦則與鄰人江孝廉季梁出杖頭錢七文以四文市濁醪以三文市菽乳相與上下古今較論得失逮丙夜始罷鑑按唐叔達與婁子柔李長蘅程孟陽爲嘉定四先生先生旣與長蘅善而又爲叔達之壻則其爲孟陽之題此畫固其宜也況字蹟詩句皆高簡嘉定縣志載衍博學好奇隱居教授善書法作學窠大字更奇偉而世竟莫之知是可歎矣蓋宮詹但知其爲長蘅之友而不知其爲叔達之壻王氏知其爲叔達之壻而不知其與松圓亦有關涉且商榷史事談氏之外復有江君其學亦不孤矣己卯春鑑自吳門還君上於友人處見是幀急以它物易之重爲裝池因念先生逸事有宮詹傳中所未備者爲補誌卷尾以寄儀徵師於羊城俾此卷與補注同入仙館余又聞前此驚是書者言先生老而貧雖著此書無貲以雇鈔胥稿本尙係親寫今得此卷益足與書互證而尊卿贅筆又言康熙初朝廷購求異書輦上一鉅公欲得之其子徧謁士大夫祈錄一副本然則雪泥鴻爪神物之顯晦亦必有呵護之者矣他日刻此編或附錄於補注之後世有能讀通鑑補注者或藉以攷焉

冬甲六

七

朝廷購求異書輦上一鉅公欲得之其子徧謁士大夫祈錄一副本然則雪泥鴻爪神物之顯晦亦必有呵護之者矣他日刻此編或附錄於補注之後世有能讀通鑑補注者或藉以攷焉

書復社姓氏錄後

余藏復社姓氏錄一冊繫友人計秋琴所貽凡正續補三卷爲人二千四百有奇不可謂不夥矣然是社實成於嘉興府學生孫君淳淳字孟樸居吾溇之梅縮齋按靜志居詩話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有一人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孟樸也是日應社當其始取友尙隘而吳來之昌時錢彥林旃謀推大之訖於四海於是廣應社時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當是時孟樸里居結諸子肇舉復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大夫士必審擇而定矜契然後進之於社故天如之言曰

冬甲六

九

三年之閒若無孟樸則其道幾廢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功居多然而斂怨深矣如蘇州推官周之夔喉檄所云行舟太保者殆指孟樸言之竹垞之言如此今攷杜登春復社姓氏始末既不載孟樸之名亦無有應社之號卽浙西閭社中人除凌忠介而外寥寥無幾意杜氏僅詳雲間一派且廣張顯達之流孟樸諸生宜其不見取也使朱氏非妄言者則孟樸之功爲不可泯矣書印格外舊有紅豆齋鈔藏一行不知是錢是惠據竹垞又言是錄實出自吳翻扶九蓋翻子南齡爲竹垞女夫故得見也扶九居吳江之荻塘籍祖父之賞會文結客與孟樸最厚奔走社事扶九實出白金

二十鎰家穀二百斛以資孟樸之行閱歲羣彥胥會於吳郡舉凡應社匡社幾社閭社南社則社席社盡合於復社論其文爲國表雖太倉二張主之實引次尾扶九相助當是時溫相國員嶠有子求入社扶九不可於是存徐懷丹之檄陸文聲之疏繼以周之夔之彈事王實鼎之飛章大抵荻塘與南溇爲一水孟樸與扶九所處又甚密而員嶠之子又與孫同里開遂成此巨案竹垞之言正與補錄吳銘道序言悉合杜氏略之不已疏乎爰詳識其事以爲吾鄉文獻之徵且以箴社事本末之

關

書復社姓氏錄後二

冬甲六

二十

攷明季社事始末雖盛合於婁東二張要其萌芽實在明之中禩殆其後風氣所趨至二張有不得不合之勢則明之國脈使然雖人事亦天意當社之初起東南壇坫不一蘇州松江金沙皖江浙西江右無不立社而東鄉艾氏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四方翕然歸之其來婁東之七錄齋也名流無不在坐千子與西銘論朱陸學問不合時陳臥子才氣鋒銳粹以手批千子頰於是千子恨甚諸人亦多有不直臥子者而松江與江右兩社散矣於此可以見兩張之未必能強使之同也至後受先宰臨川首結陳大士以稍釋東鄉之怒而西銘至京亦始交西泠巖子岸渡於

是登樓諸子始大合兩浙之社於吳門時適有西銘妻金之喪會弔者不下萬人乃觸同年推官周之夔之怒奮身作難遽以變上告以天如爲名號比天以張王趙蔡四友爲四配以門人吳偉業孫以敬許煥穆雲桂周肇吳國杰金達盛及其昆弟張源張濬張治爲十哲以復社爲欲傾覆宗社而禍幾不可問矣事雖旋已而諸君子始終不肯認過反與朝政相難固結不可解在廷宰輔往往畏忌社中之人唯恐得罪清議甚至京師坐次有復社相公竟席不敢言天下事其後南都立國妖獄潛興而張孫振阮大鍼借以爲題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迄於亡國尙有小東林蝗蝻錄諸名

冬四六

主

紛紛告訐此非社中之人能使之如是實欲害復社者之巧於附會使然讀者不察翻以爲諸儒氣燄太盛未免癡人前難以說夢矣余嘗讀溫氏逸史見其紀吳江張九臨事蹟始不出夔州唐萬甄所撰一傳其言弘光改元阮大鍼恨復社諸人首嗾朱統鏹疏參黃石齋劉念臺及復社之爲黨魁者而九臨與焉夫所謂復社黨魁者不過如顧杲吳應箕陳貞慧侯方域沈壽民張自烈方文已爾而九臨之名既不載於南都防亂揭中又不次於復社三錄之內且不第九臨一人尙有金陵白夢鼎夢鼎皆身繫北寺此何爲者吾於是知當日在社諸公原不必有陳雷膠漆之陋而落落難合中君子之

氣節未嘗不存迨後檢計改亭上吳祭酒一書而後知社事之合離固有與前日陳艾之事各分畛域者也按九臨爲諸生嘗游長洲楊維斗金壇周仲馭之門三吳名士既結應社幾社已而復大合於復社而同邑吳翮計名沈應瑞張孝起輩率推九臨爲之弁冕當是時會魚山熊開元宰吳江最喜社事於是邑之名士如扶九石香益思擴而大之俾孟樸多方聯絡以通其聲氣而頗爲楊維斗所不快嘗懷刺再謁維斗於吳門不得見門者呵之曰我社中未嘗見此人也夫而後恍然於九臨之爲楊門高足弟子名雖盛於當時而攷其實社錄中無其人防亂揭中無其人也然而大鍼之憾自在也

冬四六

主

觀於此而後知復社之局原非局中人所得自主不過局外之人必欲使其如是之震撼藝林如是之動搖國柄而後陷以奇慘之旤以爲快吾故曰人也亦天意也然則如錄中者後人以爲存其名足以興我以爲存其名適足以爲炯鑒耳可不畏哉中天節後六日病中又書

冬青館甲集卷六

冬青館乙集目錄

賦一首

詩一

掃花山館集六首

勞薪集七首

湖樓集十六首

檣谿拾椽集十五首

過江集七首

望雲集四首

冬青廬集十四首

蕪城集四首

冬青館目錄

後冬青廬集十二首

詩二

北征集二十首

南游集七首

寄阮集十七首

疆桐館集十一首

淮南集三首

臨頓里集十二首

林屋洞天集十六首

桑苧園丁集十首

痺風集二十六首

井叔集二十四首

文三

釋一首

論二首

策三首

解一首

辨一首

攷四首

文四

記二十五首

文五

冬青館目錄

序十七首

文六

書一首

跋書後十九首

文七

跋書後二十八首

文八

傳十三首

碑五首

銘一首

贊三首

墓志銘表五首

祭文一首

余既自刻甲集同儕咸見爲少於是王硯農臺叔
昆季雜取叢稿以去將先爲清本聞川計君二田
遂先刊詩二卷硯農又奔走四方凡有文事諸家
遞相惠懇咸有依借越五載梓尙未竟今春得沈
君升甫相助升甫余故人柳橋哲嗣卽前爲余襄
校甲集者也從知事必有緣而凡事先後一轍終
克集成然朋友之貺不敢忘也至於其中妍譎人
知之余自知之棄取亦不復自主用不敢問序於
人時方將司教武成愬愬不遑多述聊誌其艱苦

冬乙目錄

三

云爾丙午七月烏程張鑑識是年七十有九

賦一

第一樓賦 并序

蓋聞景怡治學然糠見慕於及門麟士講經織簾不辭
乎別舍蠡斯鳴則草蟲躍雕虎歎而清風生物類相召
古今一致何況文翁治蜀郡人不仰其風猷辟漢明韓
博士羣遵其章句也哉吾師僕徵夫子莅浙之明年慮
古訓之式微懼俗學之不殖爰於西湖築謁經精舍置
生徒其中遵甲乙之科擬金爵之賞將以紹徐謁卿改
做就善之謀矯錙子駿樂成慮始之誠上則儲蓄作以

冬乙一

嘉業堂校刊

備

嚴更之選下則立頑懦以資石室之藏昔東萊纂述甄
拔者何多安定名齋設科者不一有唐有涂先正之堂
爰立為塾為序退息之室式昭其南有樓名傳在昔集
多士宣講說春風和化雨治紳奧義於藝林繇訓故于
不墜頓入荒以遠攬紹千載之冥搜非政之以文治者
乎鑑得參末坐幸推下流兼陸澄尊席之譽有何憲抽
簞之恥不揆構味謹獻賦曰

伊古訓之將涇賴扶植於明良仿先民之講說立精舍
之式臧得爽塏於遠清遵秋水之一方既鉏茅以築室
復薙草而開堂邃曉曉以修弄疏洞達以啟窗允軒敞

而皓肝用瀏灑而傍徨貯美日以遠睇亦登樓而遙望
其樓也不廣不狹非麗何侈高瑩崔巍飛宇爰啟藻稅
波譎芝栴雲詭陰虬上負陽馬下止機檻相承樂棋交
綺浮柱昭帶以星縣文梁偃蹇以虹指扶欄翼張以鳥
革天窗轍舉以遠峙循梯枕以徑度羌徘徊而上升既
登降而周覽目愕眙而經營拖虹霓於欄楯列瑤光於
綺櫺挹流霞之朝爽吸翠氣之清冷東則文瀾海流翰
墨之富金繩束笱騰囊錯繡向校農求鮒臧聃守名記
師春書垂史籀仲寶別其流孝緒糾其繆南則敷文時
焉黨庠州序莘莘俎豆雍雍荀虞儷白抽黃禮洽儀具
藉藉士子命儔歡侶青衿懷其好音樂諧奏其振羽於

冬乙一

二

是背冬涉春感物念時歸雁載軒新魚戲遲長楊檻臥
落華窗窺柅柅拂幕蓑蓑映帷簾雨晦卷棟雲陽飛綠
淩穎擢紅蓮房披禽鳴上下嵐光霏微風定翠恬不可
殫知爾其朱屏曲折紅欄補綴方疏斜函交幌對結紫
貝龕灰明螺鄣榻琴薦薰鑪沙版紅壁龍鱗之瓦齊排
蝦鬚之簾幾尺帳則坐鶴曾安牀則搗龜既設嵇叔夜
之鍛竈不妨陸魯望之茶鑪並列其中陳以牙籤羅以
藤筥笙典珠囊琅函金櫃漢柏秦灰宗經慈緯厄說稗
官譎言奇字玉杯之書金鑿之志琴號食墨珠名記事
切綫割圖開山括地廣為鈎沈窮極證墜多張華所莫
知率束哲所不計異諸舉而彌奇非虞初而足祕爰有

敦誨之彥山澤之臞始則土窟終焉石渠賣餅東海箱
桶上都氣窮數馬迹迂券驢家或等於握瑾智寧類於
盜珠非使然於利祿良有心以惠孚用私恥于盡夏終
見謂于濫竽於是爭妍鬪險角韻分題尖叉互作競病
相齊壁牋刻燭落眉撚髭兀如木槁豁若冰漸脣吻鐘
調胸肌律吹分析肌理研覈是非莫不飛靡以弄巧吐
豔以炫奇亦有推十合一競今擯古法言幽求天規地
槩抗心千載任其所取澡身元淵宅德藝圃案六經而
校功眇古昔之緒餘甯越之勤不能過董生之篤不足
數指歲月而程效登斯樓以綏處若乃巒光乍霽湖氣
初晴酒旗歌板象管鸚笙珠喉轉澀銀甲彈輕游入空

冬乙一

三

國士女傾城鹿頭畫舫油壁香輪鶯花如海魚鳥爲鄰
盟鷗狎鷺戴月披星玫瑰滴露猩猩煮脣南都北里之
曲千秋萬歲之觥斯王孫之極樂非吾人之所寧而況
崔駟不樂吳質長愁繁欽之苔不埽馮衍之薑乍收望
美人於天末獨舍睇於芳洲或於月於西陸仰零露於
素秋恫長繩之不繫悟時敘之盡道率操觚而染翰懼
名實之不修願矢志於金石聊宣意乎斯樓

詩一

掃花山館集

余自幼耽吟詠散佚頗多然皆無足錄者茲鈔以著雍
涪灘之歲爲始屈步尋條烏知千里存之亦聊以自恕

云爾張鑑識

古詩五首

琢玉損其圭削竹毀其節我懷烈士心千載耿不滅
蕤發空山秋風吹菱絕自非歲寒姿誰能厲冰雪
岩岩嶧山陽上有梧桐樹幽人斲爲琴虛懷抱冰素俗
耳尙淫哇正聲失韶護中有太古音獨向空山晤
茗蘭生幽谷微風散芬芳佳人惜頰波甘心守空房秋
江攀芙蓉夕對明月光豈不懷陽春勉旃行露妨
世路趨繁華往往事微逐讀書非瘵貧厥言足三復朝
起坐晴窗一編媚幽獨長卿題柱人至今嗟齷齪
昔人重交游寶劍帶玉墓後世須黃金貧賤不相顧習

冬乙一

四

習谷風吹棄寘等行路千載贈綈袍橫涕有餘慕

猛虎行

猛虎猛虎大於兕前行山鬼後木客白晝公然入城市
西邨駝我胡髯羊北舍齧我白蹠豕少年縮手不敢視
嗟嗟猛虎我語汝黃豎白兔滿深山汝獨何爲至於此
汝獨不畏焦銅射石石飲羽楚有熊渠漢有李

勞薪集

予六歲失恃先府君年踰四十祇不肖一人愛之甚至
於讀書未嘗督過至二十受知於學使者朱文正公始
學爲詩明年館谿南劉氏暝琴山館遂得徧觀古今人
著作之緒頗識學問之方所得篇什亦略次第可攷故

編年之詩以勞薪為始焉張鑑識

時大彬酒斗歌為劉文珉作

髯也昨置木瓜酒招我來觀古磁斗花陰捧過踰紀甌
云出前朝大彬手此斗胚胎極光怪非赭非紺非深黝
膩如桃皮削金錯堅若水蒼脫艾綬花棧船至失鮮妍
蕉葉缸開見老醜說陶前事不勝書尙憶厄言得八九
宣和以來貴磁器龍泉一出不脛走定州白與汝州紅
建安之窯挂人口有明祕製矜成化蟲魚花草無不有
世珍永樂薄如紙玉環嫌肥習相狃其外官哥汝閩豫
頗多窯變難矯揉銅胎鐵足亦苦心一種流傳定非偶
或言壺系出仙家辭太荒唐吾不取金沙寺僧無人知

冬之二

五

龔春去後唯此叟指羸紋印雜款識小字娟娟篆科斗
趙莊山下石黃泥一具居然抵瓊玖銀槎碧山竹濮謙
能事由來有墨守不獨倂般合妙用剔紅填漆足垂後
風鐙過眼條千年祇有人匪石金壽胡須粉麝壓香匳
那有刀圭誤藥曰三春典盡肅霜表對此狂呼欲濡首
提梁卣倒百分空歸去車茵不辭歐

銅鼓歌

植植乳鵲鳴花尖主人睡起鉤疏簾竹籟聲小打門急
如牛喘月來長髯沿階昇至一銅鼓苔斑未洗蝸涎黏
雲雷交互光黓黓荇藻剝落波濺濺耳蟬科斗手敢摸
年謔馬鼠臂先筭豈有生沙與活翠雨淋日炙知相兼

粵有谿崗有都老珍踰珠玉難窺覘覘觥觥千頭換未易

高會臚列中心快畫衣蠻女髻一尺扣以釵脚開香匳

木縣花紅酒初熟馬肝羊胃羣喁喁有時鼓聲澀不起

鷹眼四射鼻音詰白馬祠前霧昏黑綠郎廟外雲蒼黔

刀橫箭直力如虎三摻不竭師寧燿此鼓浮沈浩劫劫

誰扛千里歸茅檐昔日將軍建銅柱交趾充貢咸嬉恬

魯班門邊式金馬曾銷萬面寧敢譖古人一事寓經濟

小儒不識舌互稽太元三年下丹詔膏肓大吏加鍼砭

輦錢入獠充鼓鑄行若駟僧奚能廉於今害銅與江左

鵝眼盈篋憂心悵算除金器更匳鏡刻泥濫用宜髡鉗

矧復擊時亂雅樂詩筒寧便矜郵籤昨聞

冬之二

六

朝報禁赤仄會碎此鼓投炎炎

李白樓招集湖舫分賦

平波漾鞞紋艣枝曳搖碧白也折簡招舊雨紛如鯽是
時候秋中湖日尙堪摘遙峰露娉婷髡柳傲蕭撼淡陰
漸解駁日脚漏艣格微雨忽過來煩襟此焉釋輟權復
容裔亭館弔陳迹偶然探三車終令皮雙屐矧領漁隱
銜夙心託汎宅回船出葑田結飯蘋洲夕關搗與藏鉤
蟬聯語無擇小戶羞歐茵洪飲方一石暝色赴漁燈梵
韻催歸客羊劉罰不任索句免頭責勝引忘朝昏妙侶
感今昔燕朋吾敢搜澄懷在三益

桂蕊

秋風策策雨絲絲一縷香生桂樹枝飛燕欵橫金粟裊
水蒼佩冷玉犀垂卽教小住寧無意欲寄長謠定未遲
不待月圓花滿後畫欄先已立多時

姚笙華以水仙花見貽賦謝

點染春風欲化煙玉羅窗下畫簾前山礬開後應休妒
總與梅花有舊緣

夢來無處說生涯小字猶爭萼綠華長恨試燈風裏看
璵璣錯認馬陸家

簾衣風起漾情瀾也抱冬心凍不乾髣髴青谿雙鬢影
細腰初試息肌丸

湖樓集

冬之一

七

庚辛之交予以試事往來於西子湖頭者不下二十餘
月往往借僧樓爲行窩鬪韻語於花龕寫羈懷於秋艇
芥壁留題遺失不少彙而錄之并爲一集張鑑漫書

汪氏雙節詩

鬱鬱青松樹上纏雙兔絲霜風一以吹折此孤生枝同
居兩貞女種槩北堂垂沒爲長不歸門戶安可持堂上
白髮姑屋下烏兒兒織縑日盈匹辛苦當告誰鬻我身
上衣爲姑作夕糜脫我耳邊珠爲兒起晨炊兒飢學且
廢姑飢孝還虧二者一不得羞與黃泉期食蓼二十載
神明無所欺古井自不波訓狐焉能爲奚必磨笄人方
可光門楣吉金與貞石要使綱常維送姑歸泉臺促兒

向京師歐血日一斗苦節難爲辭小婦報地下大婦力
亦衰惟有桓山鳥至今猶烏私別鵠羽翮鍛孤鸞鳴聲
悲誰將寡女絲彈入清商詞

夕陽八首

林梢渲染有無閒髣髴烏衣巷口還看盡鶯花三月樹
愁生金粉六朝山碧雲作意遲來友暝色催人上別顏
記得紅衫高骨馬九峻寒影繞潼關

拋殘宮綫泥商量添得分陰上蠅牆遠道似傷垂老別
清歌重借少年場鞞紋水冑明霞亂卵色天烘積翠涼
曾向茴香花畔坐玉貓眠地晝初長

瞳矐猶認照高臺難繫長繩一任頽滿地落花春畢靜

冬之二

八

半天涼葉鳥飛回秋千架冷迷行板苜蓿盤空罷舉杯
便到采桑南陌上使君五馬總心灰

搖曳簾波一桁低纖雲四卷又平西霜欺柿葉明高閣
柳壓棲鴉閃大隄蓮漏聲沈香院靜繡幃影偃石壇齊
不須較量花甄裏爲有葵心不自迷

半規晚影照花枝步履林垌有所思壞道殘碑烘石墨
四圍濃翠亂鞭絲誰家鬪草歸偏晚幾度尋詩去較遲
欲向碧翁重搔首年華銀箭水同移

平沙一抹淡無言照入駝峰帶繚垣荒磧馬歸弓影直
軍門旗卓繡紋翻抱來牧犢迷莎草移上征袍見淚痕
莫道傷春兼中酒閒愁無限近黃昏

銅鉦低挂遠山橫散作樓頭玉笛聲鸚鵡書長閒話少
鷓鴣天迴暮雲平歌停北里人將別火入荒陵雨又晴
幾處蒼然眺平楚也應腸斷沈初明
望中雲葉半模黏閱盡繁華是素烏曝袴不嫌聊復爾
揮戈那得住須臾綺羅易散哀蟬鳴花草無情夢蛭孤
豈有鸞坡描日筆獨將金匱畫平蕪

題張晴崖畫扇

紅蕩花香水不波絲絲楊柳覆晴莎多情誰似張三影
又載兜娘水上歌

合歡蘭圖

重簾香度午森森接葉交柯態不任對影已教成巧笑

冬乙一

九

多情無奈是同心藥名獨活長年訣桐號孤生太始音
持較此花渾不似祇宜添上美人簪

題方湛崖春郊試馬圖

珊瑚鞦拂綠楊絲花底連錢小試時但得功名式銅馬
歸來款段不妨遲

十年騎向

鳳城西不遇孫陽首重低今日春郊還洗刷知伊深惜
錦鄣泥

謁南鎮四十韻

越部留名鎮周官記職方秩宗尊異代典禮肅今
王山澤靈應效風雷費必償幽崖通瀚渤絕壁入青蒼

雨勢驚磅礴雲陰接混茫氣還蒸大澤景欲蔽南荒玉
帛塗山遠春秋禹澤長百靈羣拱揖千帝儼迴翔報本
由來重祈年自昔彰深巖藏玉冊古洞冷金牀相古流
方割惟斯物乃康地名聞會計封爵數開皇嶽瀆尊應
視金絲樂未央永興存福胙昭德叶休祥苔蘚穹碑在
丹青闕殿涼繡旂紛窈窕畫壁補荒唐鸞御來朝夕
驟下雨暘陰廊窺鳥鼠寶座列冠裳歷世欽猶舊祠官
祝每莊檜枝垂寢幄芝草長齋房鐙火應還展几筵洵
屢將麗牲嚴醮栗醜酒酌椒漿蠻管隨時得神弦未可
詳羣情歡士女祈望信烝嘗國計時無沴民依歲不穰
金獸調水旱玉燭順陰陽瞻拜心彌肅周觀志或偃堯

冬乙二

十

年方皞皞夏旬自芒芒

帝語垂綸綽謨言協贊襄平成看

聖代變理本明堂惡浪支祈鎖開山木彪襪雙圭分日
月九鼎象文章作貢南金美徵材竹箭良觀期分輯瑞
禮數肅鳴鑄執事嚴升贊迎神記太常入門昭儼恪弔
古轉傍俚甘露零南土朱英滿帝鄉妥靈陳黼帳肅祀
共瑤光宛委晴雲白蒼梧暮日黃六陵何處是明德在
馨香

後奉華堂研歌

古今研說不自同羽陽已去香姜空澄泥之研出何處
令我一歌猶未終憶昔天水南渡日鳳皇山下樓臺出

紅霞帳屬大劉妃妙選織腰初第一調鉛殺粉無日無
繪事流傳補袞圖桐華煙墨磁藍紙研也想亦隨歡娛
芙蓉岡西射廳北弦索高張簾影黑此時承詔拂絹素
玉奴翠奴少顏色我聞德壽日寫經一百九研同繁星
采來寧向洮河綠琢出渾似端谿青御史文成那得賜
當時爲進婉容位君王留此不肯歸此語何關妃子事
玉函零落冬青前百年纔過漂鈿蟬石湖靈壁不足數
海嶽蟾蜍豈足傳髣髴崖山陣雲苦玉帶生亡事何補
獨有黃冠汪水雲手把斧柯淚如雨摩挲未畢心煩紆
重之不踰紅珊瑚眉紋乍想土花蝕屋點還疑螺黛汗
紅雲杳杳秋風裏名姓空勞鈔畫史匣邊漫展玉鴉叉

冬二

十二

一樣銷魂楊妹子

文瀾閣閱書記事四十韻

東壁圖書聚西湖節物和然糠仍不足懷餅許相過地
比鴻都近人非虎豹多入門繁竹樹繞徑雜藤蘿青瑣
窺神女文槐植素荷陰蚪還負槐陽馬總承阿著錄窮
千古搜羅準四科琅函詒典籍藜火費編摩王儉讐非
略劉歆校不謫琅嬛何窈窕宛委正陂陀憶昔遷明社
中原值倒戈曲中歌白雁水上起蒼鵝金策操誰是珠
囊理則那縹緗淪突豕帷蓋亂飛蛾一自沈榛杞奚能
返馭娑王風從此缺大義不無頗

聖德同三代平成邁九歌武功傳息馬文治浹靈龜遂

降求書詔從回日下河陳農方奉使苗發更奔波別錄
牙籤富中經鈿軸羅東西曹抗抗大小西峨峨載自盈
幹轂裝寧數駱駝五車時檢閱七閣日摩挲蓮炬分同
院花飄認舊坡殿頭傳珥筆柳外聽鳴珂曾鞏書曾讀
洪昇刻共哦文林歸

帝鏡義海得龍梭典制

熙朝美津梁後代職自應徵鳳翮那不育菁莪伊我懷
丹粟終年住澗瀝倉憐曹汗漫園等兔么麼繡虎才奚
似雕蟲技若何時真憐惋晚意每惜蹉跎脈望神徒竦
金根謬屢訶何緣藥寒餓遂得發沈疴酌海難爲蠶尋
條可得柯撫心殊落拓此事恐媿嬰竹屋鐙空擁茅櫓

冬三

十三

凍又呵他時能縱目桑硯與重磨

檣谿拾椽集

辛酉春正月子膺志局之薦至武林雪後舉主諸城劉
信芳師招入使院時將按試台州遂偕予爲石梁之游
感知己之難逢喜良游之未晏竹兜烏榜卽事成詩歸
途錄於山陰會稽之紅船二月下旬張鑑識

風雪渡錢塘

聽罷秋潮又一年鳳山門外水黏天無端虐雪饗風裏
遣上西興驛口船
敲棘輕車簸兩輪半從煙水上江濬臨流且莫矜天塹
牛角山河久劫塵

漏舟一曲竟如何南渡行朝本不多莫以沙蟲憐四鎮
魯陽曾向此揮戈偶感魯監國及張蒼水諸公
事前明黃梨洲有行朝錄

斑竹

疏煙破晚晴參覃見寒木何年負苓人此中結茅屋仙
侶不可逢復向山中宿歸雲沒遙岑春星帶蒼麓僕夫
知我煩酌我一杯麴陶陶臥繩牀短夢落空谷擁被寒
松颯敲枕響巖瀑隔籬號晨雞喬林亂飛鵬草草理行
裝罷啜防風粥取徑望前岡濃嵐墮深竹

會墅嶺

春岫如美人林梢露斜領窈窕雙眉痕娉婷雨鬢影莽
莽走西南煙巒越修整籃輿喜初晴四圍軸軒屏丹梯

冬之二

三

一兩盤側足不敢騁巖空春雪寒雲暖海日永天風激
激吹彌覺衣裳冷山人掘朮回門前落紅杏始知春雨
深竹桁曬笮簪安得囊羣書此中悅清靜

楊柳河

巍巍天姥峰遙隔楊柳河山勢始一束積鐵蒼穹摩或
如魚出汕或若蜂黏窠或點似絳跼或堆同青螺仰視
迫恍惕下走行陂陀三復垂堂言失脚理則那幾折乃
出谷歷亂明沙坡涓涓春泉響好鳥鳴高柯夙聞丹沙
井欲訪愁嬾嬰逸想風中琴泠泠出巖阿

清涼寺

蒼然楞伽山乃有清涼寺頭陀爲開林閒房敞空翠入

門禮金仙沿巖讀梵字花燭滿諸天禪誦悅清闕窗前
柿葉堆屋後竹光媚食柏靡羣鳴銜花雀深墜始覺風
幡空妙諦參不二鶴影怖大千何時徇猛鷲山僧禪味
美伊蒲更羅致石壇不可留遙遙入松吹

石梁觀瀑

山山佛頭青水水僧眼碧今朝天台游果造梵王宅禪
關兩衲子引我拜奇石春瀑不可駐飛流破幽壁晴雷
激眾響秋濤卷孤白天笠銀潢傾地軸龍門折始信陽
冰凝夏蟲苦頭責平生山水懷能著幾兩屐歸來腰腳
疲若啜臥瑤席時有碧桃花繽紛落仙液

中方廣藏經樓觀梵書遂宿樓下

冬之一

四

夙願喜內典有若嗜瘡痂龍藏苦未窺雲笈空紛拏茲
來山水窟每到佛子家熊熊遠公龕金繩弢三車古樹
蔭貝多幽禽嘯頻伽蓮鐙一以吹照見恒河沙觀畢復
作禮面壁相吁嗟須臾兩荷葉遠近喧寒鴉開軒睇煙
岫歷歷明晨霞惟有金粟影無言雙趺脚

望華頂不得上

高人拜經臺乃在華頂上中有列仙都遠接蓬萊仗白
鹿飯松花青鸞隱蘿幃定知洪崖子雲氣通雁宕吾行
阻程期登高每惆悵振策鳴天風決背入崩浪始覺象
緯空轉缺平楚曠欲劉猛虎吟敵彼小海唱雖乏濟勝
資躡足一神王東嶺復回車長謠信瞻望

高明寺

五日行深麓四度逢精廬高明枕澗戶三面圍籜筵清
磬考隔雲涼風盪華裾感此水田初香積烹春蔬羸羸
亦足飽淡食復何如佛子前致辭上客且安居單引阻
場寵飛輓艱柴車青銅百錢強熬波一斗餘乃識府海
處亦有窮鹽魚和南謝山僧吾將告簿書

真覺寺

今朝風日清煙散晴杲杲崩崖竹無垠山脚正迴抱盤
盤千巖中精藍恣幽討顏垣半補蘿細徑盡埋草老僧
茶色褐淡食面枯稿石龜伽藍敲瓦鼎旃檀少佛幢記
阿婆妙義讀難了髮髯智者居禪寂此悟道應歎百年

中未辦青精稻含睇雙浮圖雲端白娟好

天台縣

垂楊作微黃赤土積芳甸一掩復一重峰迴接仙縣雲
孤低不飛谿清轉如綫敢矜兩股輕暫息雙目詢卯市
山店深狼籍畫眉見紫筍抽山腰濁酒滿缸面為感年
華流春風坐將變吹鐙解煩襟濯足臥深院遠憶洞中
人驚紅集輕霞豈無句漏砂驟鸞學脩煉

雨縵帖

巨嶂若銜壘亂石紛鉤連鸛鶴忽飛起漾入梨花煙暖
雲緩溶溶香雪明娟娟山家苦心計畊作無桑田抱犢
逐鮮草籠鵝隨新泉峨峨茶園嶺松生橫其巔我本學

秦餘種樹西塞前結網罟為理插斲葦新編今寄台州
城曲尺還安眠桃花足春水夢落漁榔船

八疊嶺

到海僅百里陟巘仍千章滴瀝嵐翠溼彎環谿流長我
來八疊嶺曲折屏風張居人編竹篔簹篋包餽糧撐拄
亂眾水邪許回穹蒼感今語局促懷古心微茫緬昔鄭
廣文偃蹇歸遐方鸞翮一以鍛驥足難為償詎無埋照
晦徒留濁醪傷貯情望木末晴雲白豪光

過江集

辛酉秋余以選科將赴

朝考舉主劉信芳師挈以計偕時瘡疾始愈青袍違養

襪被登程高堂促行瘦骨欲絕余生平未曾過江過江
此其始因都為一集曰過江張鑑識

游甘露寺

阻風京口江緬昔甘露寺取徑伐荻人殘陽落寒翠鐵
塔撼濤頭丹梯隱松吹浩浩地軸寬颺颺耳根異樹黑
老鶻鳴潭深毒龍睡頗聞稗官言苦少石墨記云是海
嶽庵鉏茅此開維一朝換研山至今仰高致所願洽隱
淪對此不能置安得玉蟾蜍重來換斯地

張秋鎮

轉粟東南遠儲胥自此供市樓明雜堞荒驛冷霜鐘時
務驚秋汛流亡慘病容登來纔一月蕭城似嚴冬

通州對月

通州城下月遙夜滿寒林為客多鄉思離居識此心廊
空聞馬語戍古入笳吟尚有垂楊樹攀條不可任

為石庵先生題趙孟頫松谿覓句圖二首

讀畫哦詩歲月遒東華門外又句留何緣展向清明日
忽憶蒼茫印渚遊

錦囊到處有新詩謾謾松風拂面吹卻笑當初陳正字
擁衾研墨閉門時

讀吳梅邨集和石庵相國韻

江左降旗逝水流遺聞零落倩誰收阿龍殘客平生感
閣部彈文異代愁舊苑笙歌銅狄淚故宮煙樹掖門秋

冬之二

蘭成腸斷江南賦垂死吟魂更一留

捕蝗謠

去年桑乾沒頭水九十九沽船入市今年春收幾分熟
蝗蝻飛來齧田菽東家西家捕蝗道旁流民尸半僵
彎彎環環向前拾雙眼將枯不成泣明春雖發海陵倉
羸老何由轉鄉邑溝中捐瘠誠可憐斛米夜報輸軍前

望雲集

壬戌秋七月就試都下予初名在二等既而復試於
保和殿于卷落二字被黜放還舉主諸城師留予住太
學鑑以親老辭遂決意南旋迨歸里門而倚闥之望已
久題曰望雲以此志也張鑑識

清海縣

浮雲連朔漠急雨灑燕天荒縣留何代哀鴻集舊年棗
林圍稅促驢券客愁牽予亦東游倦南歸意渺然

交河縣

昔日交河驛清時斷戍煙黃流爭海甸秋草徧原田地
閣晴盤馬天低暮急蟬薊門猶未遠側首亂雲前

宿蔡莊

缺月帶棗林舟子望蔣渚倦鳥趨喬柯蹇驢入門里燕
地苦早寒已有抱瓜女舍船升崇正幾折會通水輓粟
勞古人疏鑿此開始方曠蔽空江撐挂亂清泚海運肇
伯顏千斛或可止北毳與南金徒然飽姦宄三復竹垞

冬之三

詩頽陽騎遙紫沙路上暝煙谿禽一飛起

東阿道中

齊道東南遠乘流破曉煙人歸芳草後水落暮秋前飢
鳥窺園果畔牛臥蔣田此間曾牧馬經濟邈先賢

冬青廬集

壬戌冬十月予自京師還里吳興太守許公祖武承撫
軍儀徵阮芸臺師命促予入署家園定省裁及浹旬不
得已為飢飭所迫遂至武林節院寓榻前有女貞一本
結實叢茂花時香雪如茵卽南宋宮中所稱萬年枝一
名冬青樹因以扁子廬焉十一月下泮張鑑識

漢王禁銅印歌

漢書元后父名禁字稚君

月精五鹿漢祚徂張永銅壁紛貞符陰為陽雄水火殊
六百四十期不渝爰誕聖女姪從姑禁乃莽祖豨生羆
刑名學成吏羣趨腰纏私印用自娛生沙剝落活翠枯
中蟠兩字深可摹持刀立旆形相扶參錯史籀糾珊瑚
阿誰漉井搜離朱易之豈惜千青蚨稚君舊事班史俱
摩沙十指心煩紆五侯同日耀通塗煌煌歆歆金印籠
未央宮中鳴笙等老姦置醜稱歡愉投璽詬天羞區區
欲與俱葬何其愚君印臣印徒嗟吁爬剔跟肘忘飢飢
想窮法律操謫觚廷尉姓名播兩都有時掉棄如索逋
好酒及色無時無甘露五鳳同隙駒一跌赤族輸菰蘆

冬之二

尤

吉金閩人朝復晡圭角完美兼廉隅漢書侑竚例髯蘇
對之直足傾百壺吟成交付平頭奴檐角冬青嘯鴉鴟

題德清徐孝婦封股圖

北風吹女貞啞啞嗥寒禽孝婦起中夜感此勞寸心尊
舅忽不樂緩和為沈吟既乏九節菖兼少千歲棧唯有
臂上肉一七踰南金薄俗貴苟免伐性如勿欽宏演古
義士納肝遺好音忠孝本一致況乃匪纓簪蒼弁自言
高清書自言深誰將履霜操譜入朱絲琴

題歲暮歸省圖為林小桐賦

霜花獵獵歲將暮有客治裝指歸路手持素紙冰雪紋
邀我為圖賦長句我詩我畫非所宜感君鄭重不忍辭

一朝殺雞客曾見千里鬻指人誰知登堂入室春醲熟
萬樹梅花香繞屋獻壽梁鴻對舉盤開筵潘岳親扶轂
秋來我返長安居老父七十頗有餘春暉草心那可道
飢來驅去辭蓬廬還君此圖三歎息屋角慈鴉語昏黑
莫笑浮雲總莫歸鏡前淚漬萊衣溼

常山太守印歌

苔花不蝕常山字慘澹如披天寶記潼關已開河北亡
青驪西行替戾岡羽書夜鈴金印裂舌血一噴名不滅
龜鈕省識興元年漢銅司馬徒鑿鑄濃綠著手手生澀
精靈入箱鬼母立秋風夜戰忠魂泣

真州眺冶山書感

冬之一

子

曉入長蘆寺高眺真州山云有大小銅升鑿西漢開瓦
梁既窈窕迎鑿復彎環老漣卽山鑄往往藏其姦遠與
權郎埒亂彼九府圖一朝及狃糠厥罰非干緩害銅害
豈弭辱金辱可患乃知富者溢不若貧者慳浩歌淚盈
把夕日茱萸灣唯有瓜步水終古流潺湲

送許楚生歸揚州

舊年我自燕臺歸廣陵城邊秋滿衣今年君復渡江去
迎鑿鎮前落花暮流鶯恰恰嬌春風到門正及櫻桃紅
讀書未要功名早萬事不如歸去好天涯何苦愁芳草
日暖淮南四月初枚臬里畔昔時廬年來同作蘇門客
且著秦觀一卷書

題查士標畫

雨洗秋山高濃華夜來歇獨有紫芝翁巖居飽薇蕨一
詠滄浪詩寒流入超忽

吳江道中

楓葉吳江道孤篷細雨通人家苦春水魚鱗足秋風卵
塔窺波白藤花倚堞紅近來歸太僕何以利吳中

江陰縣

八月江陰縣天寒越葛輕民生菰米熟冬計木棉成霜
隼晴欺塔秋潮夜偏城君山渾咫尺想像海雲明

歲暮歸舟

北風棱棱霜氣清獨客曉發餘杭城梅花未開作珠蚌

冬之二

三

青山笑倒船頭橫奔波南北已十載春來冬去何所成
宵長沙雁作爾汝白髮盡向愁邊生盤中苦酒玉練白
匣裏短劍蒼龍聲賈生射策志不就馬周籌世心難平
曉星滅沒急早起柴門知有兒童迎弓張帆腹頗快意
不獨雲散開朝晴短衣射虎獨漉歎煖湯濯足彭衙行
幾時卻種水田秫不愁歲月空崢嶸

勸書後偶城

校書日亭午一雨春風別游蜂作潮聲滿地冬青雪

吳烈婦詩

鬱鬱澗底松青青原上草并木有本性陵谷不自保嫁
女作門楣雞狗亦得將良人一以萎此命焉得長清晨

拜牀垂上堂別親串嚴霜既夏零何用涉憂患著我來
時襦脫我頭上經君舅勿復言死則為同穴破鏡亦不
磨古井亦不深南山白石爛不滅烈女心

關山行旅圖為工部蘭索賦

老倦班生筆徒驚歲月沈雲山遲發興雨雪記登臨萬
里乘查願千秋破浪心看君策高足中夜動長吟

東藏寺楸子樹歌為竺峰上人賦

禪堂楸樹誰所植翰困欲過海西域雲棲老納昔手栽
行脚攜來年月失心空百斛青茸茸兩榦決起凌霜風
白蝙蝠飛秋月黑黃鸝鷓叫春雨濃根到九泉無曲處
壽與金仙相爾汝珠胎一結一佛號拾贖僧雜付烏鼠

冬之一

三

此衲本是儒家流織簾之苗耽清修三年苦行影入壁
有姓翻為官人羞萬歷中浙諸紳士為沈蓮池請封禪
師內決鄭妃批曰姓尚未除何得云
見耳譚青牛西引別關吏枝葉猶留後世記幾時來
傍贊公房盡掃名根息塵累攤經煮藥樹陰開祁孔賓
且歸去來梓桐栴栝柏松桂下視凡木同蒿萊

蕪城集

予素無一壠之植而家逾入口硯田之入偶有不繼輒
嗃嗃終歲乙丑秋仲之至廣陵也仲宣依人曼倩索米
有不得已於中者而平山堂下之清明已漫一年矣丙
寅三月張鑑識於揚州舊城牛象巷阮氏之文選樓下

梅花嶺詞史閣部祠

閩部祠堂在秋原落日黃全家留愛將殘局覆屣王朱
鳥采恩下青蒿最負荒南天有逸史憑眺淚沾裳

華頂觀雲圖歌爲李白懷索賦

白也昨向樵谿歸手提障子剛四尺自言身挂絳玉杖
鳥道盤空過桐柏臞僧煮飯雲生時晴天莽莽風絲絲
清涼寺邊止一縷山腹已似鱗之而一朵墜地一朵起
前者崩濤後驚兇雨人風母根柢空倒卷瓊田入海水
石梁脊冷吹天風下視一氣龍所宮餽餽急出破甑底
騏驎亂蹋鹽池東天胎一萬八千丈呼吸遠接仙人掌
須臾一掃雲母空萬里山光入疏宕昔年看瀑上赤城
咫尺不向華頂行仙娃笑人眼福薄安得騎鶴吹鵝笙

卷之二

三

安得騎鶴吹鵝笙卷圖素壁還送君山童黃梁且漫熟
被絮蒙頭夢白雲

過明顧侯墓

白楊蕭蕭入秋雨墓門老鴉作鬼語廣陵城南燐火青
翁仲無言別寒楚行人能說故侯家故侯當日鳴金笳
會寒姑蔑青龍罕親奪單于白鼻騮羣雄割據眞蛾子
破敵歸來九重美須眉已畫南薰壁功業還歸柱下史
紛紛甲第起連雲鐵券丹書事總聞新昌里接鸞簫隊
履道坊成鶴蓋羣可憐一旦輜車杳漆火熒熒秋夜曉
銀蠶朝閉芻靈空粉字春寒丹旆小小侯五姓朱輪馳
萬歷年間尙足思一垂故國銅仙淚此墓淒涼不可知

誰知十萬防河卒欲輓軍儲利吳越朝掘墳頭未到棺
暮捐墳根已摧骨子孫雖存那可收黃金摸盡作寒湫
祇將題湊分同穴獨抱殘碑哭九秋吾師家居惜文字
步履秋原客同至開平舊是灌蔬丁邵陵誰識種瓜地
柴門無人秋草紅七十老翁前鞠躬疥壁隱文瘞輒出
殘礎留碣龜趺空以帚來埽字明滅鈐山堂文一披閱
苔文不蝕蕩寇動蝸涎欲沒征南伐清門爲庶凡幾年
秋蟀春鷓傍豕眠清明麥飯枯骸泣社日蘭盆木客憐
旂常舊業今已矣七葉金貂西逝水有子徒歸廝養家
生男半入屠沽市同人問訊重淒迷漏火尋羊理亦齊
君不見雨花巖畔瓦官閣松柏摧殘石馬嘶

卷之二

四

中秋後一日宿曲江亭待月不得

一宿江亭有所思驚濤聲上海門遲徒傳居士能爲賦
始識錢唐誤入詩風葉半天涼似雨露蝨八月細於絲
今宵欲共秋蟾約弦管無憑未解吹

後冬青席集

雲臺中丞之再撫兩浙也實於戊辰三月鑑時持默齋
府君之服未幾明年正月屆禫乃始訂其有韻之語先
後雜次未敢忘啁嘲之痛也張鑑識

西湖話別第二圖爲朱職方同年某堂作

五年湖上負嬉春錄別花前恨轉新芳草似知遊子嬾
東風偏與故人親千秋事業成須早一卷丹鉛誤已頻

此去相思重搔首金臺曉日隔黃塵

題揚州江氏兄弟怡怡圖

卅年姜被讀書雞尺布聲高意轉迷誰向江南尋一陸
白頭風雨屋東西

廣陵耆舊久淒涼把卷花陰日正長想見惠連殘夢破
一池春草在西堂

韋家花樹謝家詩除卻眉山總不知偏有卯君佳子弟
百年重訂脊令詞

題友人更生圖

鴨頭欲綠春雨乾封雲千尺回晴瀾藏鴉門外喚搖碧
槩牙呀啞窮追攀搗來詩翁一蹉跌有若峻阪流銅丸

冬之二

五

水府之官敢邀致犇波怪物飛驚湍須臾卻立出水底
寒蛟脫骨鴻漸磐眼花落井豈其例蘇潭月上方團圓
吟成束筍肯送似披圖彷彿零丁看他時校書署七略
一笑臣向何寒酸

題奚鐵生雪泉圖

積素耿孤岑澗戶瀑初凍何許薛蘿人開軒獨尋諷初
疑藍田莊蕉樹或不種歲寒同此期并作梁谿夢一詠
青苔篇雲繁鶴聲重

為陳桂堂太守畫五十學書圖并題五絕

頻年東抹又西塗自笑縣槌十指羸偏有中條山下筆
為公重譜學書圖

那能學畫更同書斂盡薑芽兩不如舉似先生渾一笑
未消分與百車渠

六草三真總軼羣閒來揮翰落煙雲有誰解與松紋紙
絕似羊欣白練裙

董張家法擅當時可要文清作本師彷彿東華門外住
巖風斜日見臨池

予辛酉至京主石庵相國家每五六日相國輒置酒邀予視書須臾數十紙揮灑略盡

五年相見鬢成星曾寫山陰道士經若得分將三兩卷
此圖聊當賺蘭亭

題楊小亭蕉窗讀畫圖

關西風調世應孤暇日能為翰墨娛種得蕉如懷素宅
藏來畫滿長康廚晴天瀑後看嫌少雨夜聽殘論亦殊
徑欲破除塵網盡相從勝作列仙臞

冬之二

五

冬青館乙集卷一

為程張鑑秋水

詩二

北征集

已巳秋鑑隨芸臺師星輶北上車中擁被微吟暮宿荒
坵於土炕上索老瓦盆磨墨汁記之語無倫次棄去久
矣明年春日稍和尋檢舊篋輒過而存之亦做帚之意
云爾因附以京師所得共若干首都為一集庚午正月
十九日張鑑記於京師宣武門內太僕寺街之行聖公
舊邸

飢鶴歎

冬之二

嘉業堂校刊

舟次毘陵鄰舟有籠雙鶴將以貢 上方者

感而賦此

仙人騎驥生青田養成丹頂將千年山中歲晏芝草爛
網羅隕折繁霜天羽毛翦綴樊籠閉搖翮終日思凌煙
那無蝦魚足晚食何有杉檜供晨眠舊侶半失沃洲寺
靈匹豈約黃樞泉我生感此再三歎舟人肯為停酒船
借問買此何所用將貢天府值萬錢回頭語鶴莫惆悵
此行乘軒非無緣鶴聞轉目對以臆感君情義相周旋
石壇自樂松壘美

禁禦豈慕官庖君不見千年華表令威歎有銘寧勒
焦山巔

過揚州見江郭堂

飛觥握槩氣如虹卅載吳門作寓公金石滿牀長手拓
圖書萬卷應身通九師說易讐王弼四座留賓學孔融
我媿盧仝君馬異結交聊見古人風

訪姚殿撰秋農先生

久思虞祕監相見竹西亭才自高春榜名先在
御屏奇文辨蒼雅新著富圖經應有石渠論當求永夜
聽

過邵伯有懷焦理堂

經年不見劉文學著作荒江閉講堂說禮定超鉤命訣
割圖從演借根方宦游鄭穆寒氈在謂汪廣病目張湛

冬之二

宿草荒謂凌進何日樊梁湖上權煮魚剝鱗共徜徉

高郵

秦郵才百里已失露筋祠暮雨葵花瘦秋雲鷺鳥窺城
空孟勢見隄遠綫形支欲問防河使頻年幾費思

二十三日自寶應坐肩輿至淮安

已巳斗插酉束裝將北游清淮決白馬洪濤絕邗溝箕
風揚其沙乃舍汜光舟衝將涉修阪晴日明雙眸烏健
出遠甸白鷺鳴芳洲高粱穗搖曳喬麥花紛稠瑟然草
木落正作淮南秋隄高見鳥背浪急濺屋頭淮強河愈
強誰辨洪澤憂薄暝投逆旅拊擋連更籌仰看天軸側
西沒低女牛風色屈授衣役車安可休不眠先鳥起涼

蛩聲啾啾寄語同袍人努力勸前修

自淮安至清江渡河

寒裳登大隄高眺桐柏水一石三斗泥誰云足清泚巨浪急鼉奔回湍颯驚止屏息出長年動色若灰死飯畢上籃輿沿波探水理南埭北乃漲實與海豐似眉埭將東箱柴盤必西峙我聞滾塗法其妙實一揆子輿善觀瀾無事智之始落日風塵昏遂達清江渙隄仄勢建瓴為魚懼屢徙洪濤鑿呂梁未識中流砥片帆亂黃流浩浩波益詭悲哉神禹功敢告防河士

崔鎮

茆店行益早結束未辨色麤糲飽吾腸出門看北極天船已西傾參旗漸東側荒雞鳴膠膠沙樹徑轉黑殘夢續車輪團團照初日穉犢出廣場高雄下叢棘曲沼瀆寒湫磽畦穫新秫果蓏告有年甘苦齊結實小市足來牟原民識黎粟林垌曠以遠人物古而質誰為下相人復此鍾吾國仁憶吹簫儔寒原氣蕭瑟濡軌濟淺流馬行初及膝時逢枳殼林知是淮南橘

泰安府

竭來羊流站徂徠控其左亢父在何許蒼蒼但岷峨激馬凌晨霞卓午再炙輶瓜架尙斑斕棗葉漸頽墮居毗爭種梨山婦習騎馬遙望太岱巔巖巖出平野封石漢代留天書宋時假七十二禪君神茅說儒者作宗自古

初分嶽載典雅嵐氣徧羣神靈爽颯中夏盤盤三門高決決五汶瀉我思日觀峰行程不我可回駕謝山靈黃塵沒兩蹠繩牀聊復安疲牡亦當房

謁岱廟

靈威仰帝颯高寒到此真成眼界寬上古春巡曾瑞輯千秋東禪幾封乾石壇古柏來風雨畫壁羣神奉敦盤安得飛輪凌日觀看回曦馭不辭難

自官橋至三家站

清曉發雄關北風吹馬耳木葉浩然脫荒雞鳴不已芝屢越白溝洪波流瀾瀾憶昔慶歷初金遼實唇齒釀孽海上盟爭桑從此始燕雲十六州如礪奚足喜拓地本難耕割城亦廢壘徒增歲幣輸不掩南渡恥至今土炕邊只堪牧雞豕茅苜生蹶泔啄木下園柿金笳當晨吹蘆管遠戍起晚秋已早寒結衣僵十指何處聞和戎攬轡石湖氏遙遙天水年如讀靖康史

題石亭遺照為吳梅梁同年賦

柯亭風月本清嚴誰復聲名比吏廉看取門前數株柳臨谿拂水似陶潛

鑑湖春日曉蒼蒼無數清陰覆石牀想見諸孫讀書處蕭疏留得舊青楊

為馮茂才

永清

題蝴蝶畫障

謝家詩句我曾知祇在梨花柳絮時應是香濃飛不出

素衣從此化爲緇

殘香緊抱恣春游不問花街與酒樓說與蜻蜓渾未解
任渠飛上玉搔頭

東風吹處舞成團莫道京華客裏看一夜鄉心隨夢去
碧澗堂外杏花殘

題趙忠毅公手書詩卷後

熹廟同文獄誰憐高已心書名魁點將講學繼東林一
疏神羊伏千秋味嚼吟阜驩方眾正委鬼復僉王甘露
奇謀洩紅丸禍木深左楊五虎盡周繆六芝沈感激留
詩卷流離成隴陰寸丹孤太白殘素匹南金舊史宮鄰
失龍蛇墨瀋尋蒼涼如意舞霜氣入華簪

卷之三

信芳師以扇索畫即呈

游仙曾記到楮谿躑躅花開草未齊十載光陰同一映
春風吹夢石梁西

花宮桐柏雨冥冥到處仙巖佛髻青安得洪厓除玉詔
重騎白鳳叩雲扃

歐門恩誼重依依來本無心去亦非畢竟畫成還自笑
釣師何日著紅衣

南游集

庚午秋九月吳縣潘芝軒師奉

命視學西江鑑隨侍至豫章寒原蕭瑟雲木參覃偶有
所觸抒其抑塞工拙都不計也時十一月十有二日張

鑑春治甫書於南昌學署之多識前言往行之齋

雄關曉發

海上爭盟十六州燕雲西望颯深秋金縉空笑稱臣議
鼓角難銷割地羞易水波寒帆腹飽瓦橋霜滑馬蹏道
木波去後遺殘壘衰柳棲鴉賸白溝

杜平道中

舊年九月江南來今年十月江西去人生飄瞥如寒蓬
世事浮沈若曉露但知擁鼻吟四愁誰爲張髯說五蠹
凍雲潑墨壓征裘宿霧散絲溼沙路疲驢遠企東阿城
陽鳥先下高唐樹風饕老木吹竟空暖勒霜禽起還住
千莖白髮愁中生歲晏山空日遲暮無花莫問魯連村

卷之二

有酒誰澆馬周墓青氈只恐誤儒冠悔不從前織漁具
十年詞賦歎病梨空鑄頑金六州錯

徐州渡黃河

河溜趨東仄沙樁接北低屋山如釜沒塔級共帆齊髯
柳經秋盡哀鴻入夜唳幾家藏水帶好爲築金隄

渡溇陽

南歸仍復不還家兩度春明感歲華贏得青衫清淚溼
江聲嗚咽似琵琶

一聲征雁夜初霜書札鄉園正渺茫爲報故人憔悴甚

荻花楓葉滿溇陽

雪纜添一夜寒北來車馬路偏難風神應笑才情減

不比當時王子安

自九江登岸至東林寺

九江郭門辭松舟城隅一徑盤秋蛇梯青無屐陟危磴
遠眺已覺香鑪餘乾風蕭滅刷僵木歸雲窈窕曳女蘿
側峰橫嶺不知處眼中突兀明青羸孟冬天氣特妍暖
交枝接葉開山茶田盤竹箐疑過虎天池沙冷聞飛鵝
仙鹿不可見兩首靈藥只恐生三椹東林咫尺亦難到
香山詩好誰能那忽聞流泉響竿筑虎谿已過金仙家
隱居只合在栗里攢眉吾意其蹉跎

寄阮集

辛未殘冬鑑去京師辭儀徵阮師已期年矣先生移

卷之三

七

之書曰昔人以詩寄漁洋名其集為寄阮今人不當如
是耶鑑因輯其辛未一歲之作都為一冊慨前塵之易
謝思後會之無因郵寄東華聊為請益壬申三之日張
鑑書於西江學舍

鐵樹谿

寒雲撥墨濃谿水亂深黑雨後竹箭流怒與石相直輿
夫褰其裳一步十偈側天低樹影沈道遠日輪昇荒塗
披榛芳窳步躡黍稷誰令聞雞興及暮尚喘息一歌行
路難從者面槁色天衢不可攀奮飛少兩翼吾家蒼雪
開婦子習耕織何不歸去來時窮食我力

土岡

樹杪開新霽羣峰入望明槍籬日及落暖水活東生時
候增鄉緒登高念遠行袁江楊柳徧攀折不勝情

牛鼻山至分宜縣

重巒曲且長蒼然見平野何許讀書臺遠倚鈴岡下記
昔嘉靖中盜柄鈞叟假危言抗忠愍一疏蹶飄瓦至今
冰山錄徒費寫官寫可憐山水英不能洗醜醜羣巒頗
崦岫雜木盡姚冶松苗新粉抽石罅哀湍瀉朗吟舛州
詩春田淚盈把

昌山峽

春山蒼蒼馬銜尾巨靈蹠處開一門哀湍萬壑互奔注
盤渦虎眼搖松根吾來屏軒值猛雨樓欄酣戰風雷吞

卷之三

八

鐵索連船水深黑岸北卷墨朝雲昏洄洄巒翠未易出
衣棱宛鬻春濤痕須臾過峽雨亦緩水裡拂拂垂孤邨
平皋鵝鶴飛可下頽岸躑躅枝堪捫山家圓篷續背臥
估客三板沙尾喧依然遠岫落煙海山頂亂插雲光繁
饋餽一氣滄遙樹高眺已失袁山尊涼波衝寒止復作
森森銀竹愁翻盆松巢自怖老鴿影茅屋欲斷桃花魂
半峰窈窕轟天外眾流瀉瀉爭一源長謠敵彼小海唱
摩崖安得凌朝暉

袁州見兒子滄

見汝袁州市依人計可憐離家過千里別我正三年歸
思浮雲外生澗濤鏡邊相看雨不語揮手一潸然

昌山道中口占

電光石火且淹留
瞥眼眞成不繫舟
十日宜春臺下住
滿天梅雨似深秋

豪風猛雨動清晨
一望山嵐鼠尾皴
來向雨來去雨去
櫻欄花底過宜春

小路口

一峰如喙夔一峰如渴驥
高下十百峰眼纔不能記出
谷又入谷四面環溼翠
何處桃花源可望亦可至
山田圍十雙茅屋架三四
開門春瀑飛隔陽竹雞睡
豌豆蔓交午蒼松粒最
頂老農罷春耕飯牛無
一事餘生何辜牢感慨
輒心醉安用絆塵鞵
還家事荷蕢仙鄉難淹留

卷之二

九

筍輿向鹿柴尚有棠梨華
風急衣裳墜

灘行口號六首

顛石磬磬水勢回
灘聲終古下晴雷
誰教蜚雨蠻風裏
廿日虔州兩度來

一聲戩楫日方中
纔過黃公第二洪
箬密曉吹山鬼雨

湫深夜上鱷魚風

篙師併力與灘爭
數到銅盤尙幾程
石似江豚排浪出
人同秋雁帖波行

高榕無際綠陰圓
望裏梅關但曉煙
庄薄功曹鳥名多

不語數峰青入鷓鴣天

浪傳射虎過寒林
並少父魚渡曲潯
漁艇雨昏烏鬼集

叢祠月黑竹郎吟

青山鎮日急奔波
下瀨船來一葉過
不信南安在天上
全憑張李兩哥哥

雨中過攸鎮

細雨溼寒翠濃雲四面飛
巖風吹席帽凍色上秋衣
賭酒憑山市餐魚問釣磯
人家半水閣盡日掩雙扉

小谿

已過南康縣天寒雁未飛
水清漁戶少沙軟蔗田肥
歲暮憐羈客他鄉尙薄衣
何年買陽羨早息漢陰機

官舍疆桐館集

辛未冬西江學使者院火子雜文自己已後者悉被焚

卷之三

十

去詩集以行篋自隨得存十之六七既而少宰師新其官舍子屋背倚修桐一本初爲火氣所鑠焦萃其半慨爨下之猶存託孤生之餘緒名其館宜名其集尤宜也因輯壬申一歲之作名之曰疆桐館集張鑑識

二月二十二日渡章江

作客逢寒日臨流念遠行
鷺拳春水活花發午峰晴
畫蝶雄藩去鳴鷺幕府輕
愁同芳草綠隨意出江城

清明日見桃花

爛漫眞憐汝相逢楚水濱
難邀劉子驥空對息夫人
何日逃塵鞅還家買釣輪
春江高浪靜愁絕一枝新

星子縣曉發辭匡廬

星落宿鳥啼巾車遠將發無復款松門依然徑林窟晴嵐做九奇日午尙未沒盤盤石子山枳花殊已歇委鸞不可逢遲回別瑤闕安得雲母碓使吾綠毛髮再與山靈期秋巖采薇蕨

都昌縣

都昌三月雨濛濛路繞鄱陽湖水東寒澗百環鳴筑裏煙嵐四面畫屏中嶺深茸鹿眠濃翠谷斷飢禽蹴碎紅但有草堂牢結構不須料理乞盧鴻

弋陽

遙峰三十二幾折入清暉水急沈雲碓農閒掩竹扉四圍樅檜密兩岸鷺鷥飛應歎勞生者漁樵無是非

冬之二

途中見雁

一片瀟湘影相逢客路聞舊愁丁字沾新緒落星灣萬里寒雲白千峰夕照殷南來仍是寄春暮好飛還

北蘭寺

三年住章江將歸忽不樂已辭北蘭寺悵望秋屏閣微波碧於菴露葉歇復作春風解留人時向華裾落

過瑞洪

短檣劃彭蠡今朝果到家谿明時見石波折忽生沙密樹疑成雨深山未著花不愁歧路失此去少三叉

貴谿道中

買得安仁三板船篷際終日滯沿緣半篙活水生春雨

數點梅花破夕煙歸路已知嚴瀨近舊游曾過弋陽前谷陵不改谿禽語女堞低迷露遠天

烏石灘

辭舟已登陸遵渚復舍輿窈窕烏篷船行行至桐廬青山夾兩岸一水明空虛山家解種竹居人爭采魚豈謂桃花源乃在義熙餘我欲買薄田此間雜樵漁辟穀固未能誅茅尙可居縱無麋鹿侶邈想羲農初試過香乳巖鈔入桐君書

鷓鴣步

東漢羊裘翁乃娶梅福女世事有夙根麒麟不生兕當其來吳市意已輕黃綺埒鄉日月間高節殆無比富貴

冬之三

三

如浮雲妻子脫敝屣萬乘枉自屈堅臥不肯起無謂巢許微事竟關天紀加腹晒狂奴伸足奏太史飄然還山中山水清且美薄暮度釣壇寒風颯衣履想見千載前投綸向谿水古人不可期長嘯動潛鯉

淮南集

予歸自西江未經兩月而雲師已以漕帥駐節淮陰書來敦促遂買權過之留滯二年都爲一集雪泥鴻爪不足喻其飄忽也時癸酉至甲戌凡十五月張鑑識

題阮梅叔先生珠湖漁隱圖

一領蓑衣踢浪遲記曾堆向晚晴時誰能璧社湖邊住領略楊家七字詩

鏡面平指淨不流老魚吹雪一湖秋明朝走馬蘭臺去
恐要珊瑚作釣鉤
吾家舊住茗谿曲荷葉當門不可芟叢話近來無一卷
可能同署隱君銜

臨頓里集

甲戌秋再自豫章還里將授徒鄉園不復作遠游之計
矣無如家無長物甌有餘塵分鄭虔之甌割華歆之席
不得已也因館潘師第卽其地以名之曰臨頓里集張
鑑春治甫識

鳳池園仿青丘次皮陸倡和韻十首同潘功甫

星齋絃庭昆季賦

冬之三

三

臨頓橋邊宅高人舊卜居室縣留宿榻架插待鈔書喬
木來馴鳥空潭上種魚看君振夕秀排纂定盈車
四壁泥新粉三重結舊茅階分蘆草席徑轉海棠巢樹
蕙扶長鍾浮醴列苦匏蒿萊渾不薙二仲近相交
菌閣開春晝花光映麈牀繪圖參字母鑄像禮詩王癖
潔鶴同瘦淫書蜂比忙詞壇牛耳在滕辭莫爭彊
柏久虬能舞梅芳蝶不知樓高鵲戶直人淡菊糧資丸
藥煩松子張琴喚雪兒巢居無一事日日有新詩
謾謾雙松閣葦葦六枳扉晚煙迷竹粉春雨長苔衣掠
檻流鶯過衝簾乳燕歸到來塵慮滌所得在元微
岸仄宜垂釣門閒少過車移廚看曝畫貯甕學澆花句

漏仙人井襄陽漫士家若教分片席列筦種菅麻
每集分牋侶巖花信未殘夏涼風一簟春暖日三竿洗
硯搗荷袖投壺整籜冠日斜人散去屐齒滿苔壇
倚杏沾紅雨團蕉展綠天高柯招宿鷺低刺礙飛蟬窗
下宜評帖燈前愜注立籠頭有紗帽親煮弟三泉
閒閒剛十畝長日自關門讓月疏簾額防池護樹根藤
颺窺鏡局瓦雀浴山盆一獻如鸞鳳新桐又引孫
交呂吾何有攀嵇亦未能升沈魚鳥異朝野墨茶憎酒
郡桐圭錫香材鶴餉徵斜川游息地疏放得橫肱

題釣月圖二首

揭來吳市五年餘泊宅邨邊負網車只要一舟如舴艋

冬之三

古

不妨震澤釣鱸魚

經時無雨驗秋星任祝萍號更不靈縱有志和新樂府

那堪吹篴教樵青時亢旱六月
不雨至八月

林屋洞天集

浪蹟卅載頗似游仙淡悶稍瘳欣然鼓櫂子來包山主
人坐我於消夏灣之南樓每值古岸過雨高蘿蔭流偶
有所作合爲一集壬午十月小羅浮山人張鑑識

蔣南沙相國畫雞冠花幅爲葛香士索賦

尊鱸誰復計鄉思秋老江南尙未知惆悵東華門外見
五更霜月早朝時

山亭景物九秋寒七尺珊瑚亞石欄不信平泉閒草木

西風總向畫圖看

題倪鴻寶山水香土索賦

歌舞豪華事已陳
衣雲閣迴黯傷神
豈知白馬清流禍
落落中朝有幾人

樹石蕭森氣味閒
不須刻意貌荆關
故應碧血千秋在
染作江南雨後山

題計秋琴種瓜圖

十載名場擺脫遲
孫生蘆蕪芥添兒
秋琴與子近皆有孫紫茄白
莧閒收拾自此同師記勝之

鹿眼芭籬牡蠣牆
一牛鳴地近東岡
邇來步隲無如我
虎掌狸頭好細量

卷之二

五

舊屋谿南一徑穿
依然蘆雪并菰煙
無端觸撥東陵計
擬賃冬瓜堰外田

山薑葉老韭花初
南畝霜膾手自鋤
一笑今年秋思好
頭銜新署卜田居

茅齋長日肯留賓
說劍譚詩到每頻
折項爛蒸無不可
從今莫笑庾郎貧

寒山借隱舊家風
可奈秋來雨腳空
祇恐朝朝行汝嬾
四婆裙後且相從

今年秋旱故用楊杜語以謂之

葛母吳太孺人節孝詩

石公山頭千尺松
一枝慘裂冰霜容
良人遠去湘水曲
誰復佐餒兼尸喪
秋宵鬼母驅兩豎
阿婆牀上氣一縷

北辰難禱醫扁逃
持匕向空淚濺雨
一片剗落心上豈
相花燈暗天低昂
還丹入喉痼疾起
滿房散作旃檀香
烏頭之節一萬日
到此方能入貞石
澗中白石山頭松
血淚斑斑化成碧

為陳抱之作學書圖成並題三絕

辰州太守舊相從
老去臨池筆未慵
今日薑芽仍斂手
媿他湖海兩元龍

予在武林曾為陳桂堂太守廷慶作五十學書圖忽忽十餘載矣

墨妙亭荒失舊聞
晴窗重與展谿紋
肥環瘦燕誰爭得
都上羊家白練裙

立旆持刀古意存
每將金石破朝昏
俗書自是羲之體
不用靈脾驗漬痕

君金石皆有成書

卷之三

六

徐若若息舫園圖

南州高士宿生緣
記款園扉又隔年
築室竟能連福地
隱居初未負花天
銘心粉墨香為積
列坐琴樽屋似船
那不相期看玉茗
到來須趁暮春前

和徐香圃山齋種菊之作

言有幽棲處山深
似綺園交人成水
淡種菊破霜痕笑
語春温洽琴書古
道存何時借勝侶
花外款衡門

桑苧園丁集

予每擬十畝一椽
長作農人以沒齒
而荏苒年光久而
未遂自癸未冬初
旋里則一廛風雨
不隔市闔雖水母
目蝦此境少舒而
塵俗如故皮陸前
志何日忘之茗上

張鑑識

題邵菊人鉏月種花圖

茅檐散谿雲月色忽到地
高人有花期中夜耿無睡
荷鉏破蒼苔鶴去人始至
轉覺香海嚴得此聞根治
吾亦山中人言念山中事
鄧尉春風時夢向重湖墜

黃小山畫鍾馗按樂圖為吳月樓索賦

圖作一童吹洞簫淮士執鼓板和之

開元科第盛燕許終南之葵色
先沮承明一試即歸來
送窮無車通鬼語作使山精卜
歸妹土伯方良豈其侶
三郎避瘧臺不成大鬼小鬼相
縱橫花奴羯鼓玉環笛
殿前偷按同雷鳴為梟為蜮為
貫魚掖庭將作修羅城

李之

七

先輩聞之齧兩齒百結欄衫尙
利市手扶木怪追花妖
世上功名一夢耳糞除帝闕完
宮縣節拍紅牙歌綠水
膏肓有豎眉如蛾環佩不歸金
粟坡賚粥無人蜀岡幸
掀髯一笑還山阿試聽先輩鈞
天唱較勝霓裳舊序多

僧幻圃秋山問道圖

打包行腳苦搏沙塵苑秋山路
不賒誠重勞輕人莫笑
幾經進影撥煙霞

清涼高處翠紆盤落落長松八月
寒知爾一鐙傳自昔
金沙脫屣本無難

貞松慈竹圖為唐子珊作

江鄉門巷日悒悒松蓋凌霄竹
翠深自是少年同百藥

秋風長抱歲寒心

畫眉橋下水通流鴛脰湖滑記繫舟
他日北堂還拜母
勸栽諉草足忘憂

約友人訪菊

半年扶病罷閒行香滿東籬恰有情
此再除花真歲晚
忍教爽約負秋晴午蜂趁日先魂斷
寒蝶經霜但目成
安得宮方開酒禁陶然浮白足餘生

題沈退甫九熊圖

獵後天山一七鮮桐雷妙訣昔曾傳
誰知顛顛盤中藥
心血丸成十五年

長年佐讀淚先枯看抱遺經入畫圖
報答此心原有術

李之

六

卻教書卷勝萱蘇

老去無成兩鬢寒感人明發涕洟瀾
舊時經史渾忘卻
尙欲從君給一丸

痺風集

鑑於丙戌春自包山歸時年已五十有九
不意復嬰風疾幾至不起後漸能運轉
不勝孿蹙攷古人如習鑿齒
皇甫謐周續之諸儒均患是病甚至武人
如哥舒翰晚年亦深以為累稽前賢之遺蹟
歎我生之不辰遂綜其詩曰痺風集貞疾居士鑑書

水災紀事冊為王硯農索賦

道光三年吳中大水硯農以勸分倡於鄉因

屬蔣子延繪其事成十二冊已丑春過草堂
索詩因同其意

縣雨

水沒頭雨沒尾盲風兼旬吹不已苦竹叢深日鳩語逐
婦聲高人轉哭老魚橫飛上鄰屋

蹋車

上留田水沒狗下溪田水漂日三男五女蹋水車犂犂
确确蛻骨蛇把頭菌出鎌衣長今年水腳過兩丈

築壩

蟻穴漏金隄大小理則齊屯皮木椿須應手鳴鑼集夫
防決口白版雙扉復何有

冬乙二

補種

夏至未至鵲旦叫勤者翻被惰者笑刺水綠鍼日夜黃
舩艫重買來山鄉補未完雨不止早秧遲秧一例死

風暴

五旬雨七月風黑雲如磐龍挂空石飛沙走作風暴老
鼉入市瘦蛟導帝遣天吳爲海嘯

報荒

駕鵝飛飛滿四野此災百年僅見者扶老挈弱號縣門
縣官何日行鄉邨不是風潮小損稼搗鼓攀轅府帖下

流徙

邨邨移家具爭權楸頭艇何許可藏身梯空羨松頂蛙

產龍魚入門跳珠急雨還翻盆

撈棺

白楊樹根浪頭大破冢漆燈無一箇兩和已齧題字稀
撈來撈去滿釣磯陽侯虐過摸金尉忍此萬千若敖之
鬼無所歸

勘災

溼旗吹船鳴菰蒲魚頭小吏左右趨宮來勘災行不紆
里正諾諾復喑喑青黃無期患煎迫茫茫殆徧魚鱗冊

大振

梵鐘初動寺門啟
皇仁給帑復給米朝起望晨光車輪歷碌摧肝腸道長

冬乙二

腹餒走且僵蘆蕨暮卷上北邨蘆蕨見南史劉歆傳

助振

常平倉空當勸分指困納粟沸若雲春陵宰固美子敬
心亦勤論升論合論鎔黍魚行蟻戴未滿筥挖肉補瘡
不如稻

春熟

一年無禾猶可十年無蠶則那桑空閒斧柯鉤絲不上
鄰女梭良苗懷新幸春熟交午漲痕在頽屋牆角枯桑
長苔綠

輓計秋琴

谿南辛愿久知交卅載人琴竟永拋邨酒可沾常劇醉

異書能借許傳鈔半窗殘墨留餘瀋三徑秋花拆舊苞
記得少年同讀處不堪簾戶網蠅蛸

題張春水載酒盟鷗圖

湖上香林記結鄰舊游漂泊等游塵重來搖碧齋中坐
多恐閒鷗亦避人

題王臺叔石公攬勝圖

四年住林屋疾被煙霞痼既習崦裏行復縱瞳中步芝
髓固難期園綺有時遇別來六七稔夢繞曲巖樹之子
墨佐君乃擅濟勝具籬條入尺風一鳥衝煙渡山根證
石板靈修導先路上梯摩蒼穹下肺墜寒霧仙鳴鬱盤
礴精藍莽回互此時拜東野雲龍願比附吾昔成洞書

冬之二

五

子在包山成洞書得十六篇聚米若計數譬之孤竹馬索塗免迷誤
好處無境刪好境無處住二句襲美明西峰復東灣太
息松陵句名利何不捐魚鳥且無妒相約在耦耕登高
尙能賦

春水以癸未水屋圖屬題率成一絕

水利三吳本可商十年往事欲沾裳眼中老屋依然在
人說雲龍傳草堂

汪半簾一繫別三十載今年以略似人形圖索

題爲書五絕

嗒然稿木且忘形中有天全特自銘說與二豪渾不識
螺贏終日祝螟蛉

紛紛牛馬任人呼漢柏秦灰志未孤幸不似他陶學士
免教依樣畫葫蘆

媿妍都在水中央夢醒華胥枉主張得骨得皮皆自取
與君竿木且登場

百年過眼閱風鏗作畫評詩苦沸騰聞道東坡有交割
窮人具又付尊承

琅嬛館裏逢君後難倩長繩駐日馳三十年來一彈指
聳眉同不似前時

輓金山甫

視席開窮巷天教一月留才原難活命貧竟不堪憂家
計朋儕賴遺編弟子收兌庵新寓齋名花草在身世比蜉蝣

冬之三

五

長夏有懷鐵花抱之

火雲蒸得肉山頽長日拋書望落暉誰似谿西入义手
圖經十道晚涼開

一麾江左氣如雲金石時時聽策勳三載相思不相見
故山猿鶴悵移文

許海樵以其徒種竹圖索詩因書

田園雖轉蕪經史豈云熟抱此歲寒心苦未離塵俗吾
友不速來示我紙一束言得王子猷繞池植修竹能詩
交賢豪礪何多節目時持冰雪文步出西堂讀秋深巾
烏涼日薄須眉綠我欲往從之相期海隅麓何以致勿
讓願借垞南屋

硯農以蔣子延令子仲離畫見示題句奉懷
不見蔣君久艱難藉子扶浪傳支酒票笑比論癡符攘
攘人情熟區區吾道孤何時憑短權重過尉菰蘆

井叔集

子既編正集意謂此後當十年成一編今自戊子至丁
酉忽忽浹旬中秋前溽暑啟門命孫徒輩秋蛇春蚓錄
爲一表而四方友朋猶追索不已將更發軔無以名集
余左手舊有文作井字初不自揆取以題之易曰井養
不窮七十之年復何可冀幸無代庖之累當免臣媵之
羞丁酉中秋日張鑑識

計二田 光祈 冷音閣校詩圖



畫

二田得其族祖萊邨遺詩將校而刊之乃譜
此圖萊邨甫草子也祖青麟先生復社巨擘
高閣疏林外攤書日掩門淵源文苑舊家世黨人尊葉
婦秋燈永鉛研春露繁百年聊晤對風雨正忘言

采藥引贈醫者陸蘭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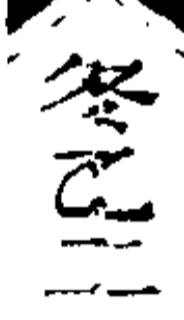
世無桐君與雷公靈苗天闕深山中先生好古具妙用
遠接陶葛追游蹤手持綠玉杖力求上藥還神農華佗
弟子吳普注不得散出四海誇元功吾少圃不朽咽氣
服食亦時有失足輒紅塵六十歸來不長走三極人稜
愁刀圭九節菖蒲虛杵日蕙苴無功芎藭荒長年咄咄
望山數知君濟世肯招邀欲往從之不憚遙垂雲笠長

生瓢衫子四尺須紅蕉木瓜酒注魏惠壺青菁飯鈔不
拄杓縱無長耳號雪精且買兩角名郭椒花前相見一
笑驪誰其畫者入丹粉先生自是古接輿子非張果亦
張蘊五童橋栗朮葛樛日副長鏡試松菌爛柯山下迴
巾車金華洞中滯修軫長卿花簡子藤取之以證本草
經金匱玉版始可讀圖之說之皆真形有唐蘇恭掌禹
錫所不能續李時珍書宜羞稱朱文墨蓋一一分別斯
足徵

王少呂以所采話雨樓碑帖錄目寄論因索爲

秋夜校碑圖成題長歌報之

近人金石談覃谿於北竹汀南金石證經史竹垞亭林



畫

亦如此職官地誌厯與書一一穿穴爲佃漁探源火整
腦自宋彼夾際鄭猶拘虛鼎足之三洪趙歐劉球 雙機
楊詢 辭尙 功同 一正 到今儀徵之阮鎮洋畢哀然巨表
追前修青浦萃編隘千載陽湖碑錄凌九州其外瓦當
及錢品於此分派爲支流我坐同餓隸換少碑礫覓無
計半世奔波眼力窮轉手煙雲徒雪涕岐陽獵碣天
拓陶陵銅積古齋舊藏此器 王子縣鼎藏虎正 泰山礪
本拓 陶陵銅今拾遺焦山寺 揚州 氏所得 散盤工此器舊藏
拓本 華嶽碑全天一閣不藏本 散盤工州洪氏額
使貢 入見 必摩挲日校諦歸來一掃四壁空秋宵耿耿
夢必通君才毋乃楊南仲 劉原甫 亞有此奇特寄我使
我至老而相逢舊傳既充箱新獲亦照軫世皆汎濫已

獨峻整著其手錄芟彼篳并滿堂賓侶眉共揚舉宙豪
貴目敢晒夜闌高燭思慮清洗滌塵根開百城劉杏肉
譜各貫串宋綬掌固非支撐繭絲牛毛皆入據直與二
十四史相縱橫因君博物肝肺熟落月停雲思轉切干
墨庵昔聞壻鄉舊友袁綬階壻貝氏昔清愛堂今官鞏
昌諸城劉燕庭嘗從子游去年官汀州守時曾一人半
爾朱右甫為婿老以風病滯侍郎愛而不見路阻長欲
往從之河無梁祇有兩鐵嚴鐵橋可均居今稽古日在
旁噫噫乎願君密寶弗炫曜世間巧偷豪奪皆自召獨
不見趙宋向公明按圖索駿半由長城劉瑄成又不見
李唐釋辨才賣蠶種來朝夕唯宿醒縱使重梁復檻藏

卷之二

五

之尙不可世豈少此蕭翼一輩能賺之狂生

聞川十二詠爲二田作

花街

春曉先鳥起出門風吹衣豈知桃李花開近枯禪扉

楊柳灣

鶻牀微雨停閒鷺下禿柳無處無漁莊得魚亦酤酒

東禪寺

修竹何堪戔十笏延涼風無以答此君慚彼長帽翁

合谿別業

故宮亂紅兜瞥眼一風葉金粟今不來雲堂遺梵笈

蓮花墩

淨綠唾不可游魚逐成隊名曰小滄浪切弗語穠穢

水月林庵

浮萍冒朱華四壁無纖塵會買缺瓜艇結此香月鄰

一宿庵

那無桑下戀劫塵浩莫數屋山有平仲崢嶸歲月古

雪龕

瓶拂寒山來誅茅習清聽詩侶苦難招獨敲初夜磬

冠龍亭

長虹偃平波秋來皓如鏡月午絕無人水天相於永

劍嘯臺

何年築高臺夜氣終不歇不知千載下誰復張雷掘

菊隱祠

誰種東籬花祠堂緬修甸至今南村人長共寒泉薦

蘆涇

蘆花白露初湛湛一方水何處覓伊人伊人正在此

題二田看茶吸墨圖

試茶取其白貯墨取其黑欲黑漆不如欲白雪亦失人

心未會事物論豈終極夫君大雅倫嗜好異耳食一甌

龍團妍百挺烏玳瓊蔡藝長畏勞勝癖又苦溼兩捨固

爲難兼收意甚得活火發奇香緩磨出妙汁脣沾同制

酒目成如達色眾言任哲黔高風領操德終日硯鑪旁

白黑兩不惑揚雄且草玄老聃但虛室

白黑兩不惑揚雄且草玄老聃但虛室

題陸贄鄉 鬱林山館圖

吳趨諸陸朱兩幡族均顧氏源平原鬱林太守尤廉潔
歸裝載石為高門佳人南國首二妙屋東西住兩弟昆
眼中兀突見此館士龍名復眾口喧書藏千卷視北富
詩吟萬首鑑曲尊交讓樹邊逸牀竈海棠巢底羅琴樽
萬步計畝恒苦水一欄養鴨還解言人患才少子患多
新語成當貢

萬柳堂為阮師補作

冬三

毛

丙寅在揚雲師屬賦湖莊雜詠八首其二為
三十六陂亭及已亥師懸車改為是堂書來
告易為補一首寄呈

舊游黑窯廠景物略相似深柳與新荷驟雨叶宮徵異
日抱經來師真廉孟子

南陽邨圖歌

楓涇鎮市尾曰南陽邨有舊廣宅三面環水
蒼藤老樹百年物也蘭川得之將移居遣人
徵詩畫因成此寄之

君家老屋涇水濱近復卜築來南邨水三面環隔咫尺
舊時喬木今猶新長廊曲檻極天趣疏簾淨几無纖塵

百年蒼松作蛟吼十圍古檜疑夔蹲山薑倚牆放疏蕊
珠藤壓架交長根家具雖少有雞犬洪崖婦子顏温存
汗牛經史萬卷富充箱金石千番屯日長無事坐花下
歐趙洪辭殊斷斷細入蛛絲大鵬翼妙悟直欲追先秦
昨朝遣人要詩畫錢郎結習羞王孫水邨圖趙松
雪為錢氏作或云
鶴書旋赴隴玉堂失卻茅檐真蛾眉班缺且促駕轉眼
釋褐離隱淪君聞鼓掌忽騰笑孔移無乃後烏曠昌黎
盤谷豈妄語吾非惡此逃其身嗟余老大分桑苧出處
遲敢多求人盍不抽帆指涇水披抹風月來打門空齋
登登脫以紙圈公石坐子尾樽前禾訪碑况羅致攜歸
攷索忘朝昏硬黃響揚必工緻求古尋論尤精醇須知

冬三

吳

飲啄亦有數致此正壑寧無神自非水木兩明瑟平生
夙好何由敦柴桑舊宅倘許到淵明集有
南邨詩松齡及野皆
鄉親

陰雨謠題客窗哭友圖

陰雨復陰雨嗚鳩深樹裏五倫無古今七情無朝市唐
衢縱善悲陸機不長喜先笑後號咷旅人良有以吾黨
王詠之久交陶雲史夢魂常往還賓主互彼此憶昨辛
丑秋風信動魚鯉南邨不自意直至梨花里里門多荆
高十五相以齒盤核羅炙聚戶外滿綦履時時響秋潮
詼笑雜倚徒阿誰荻塘來經過楔湖溪從人問王昌一
病竟至死坐客聞此言低頭及交耳雲史聞此言淚落

如鉛水須與注長河漣漣不自止舉座爲不歡向隅胡
乃爾或疑好酒悲朱翟莫浪比晨興促歸航行行望桑
梓火速啟藤筍煙墨出深旨故人有難兄水驛急遞似
今朝款柴扉硯農用舉視詩作孝節徐畫過指揮紀展
罷且前席一一通其指斯人直古人待物少渣滓烏有
闕堂飲歡笑方倍蓰一聞來者言淚落如鉛水須與注
長河漣漣不自止予能無一辭薄敦懦夫起再拜受其
冊氣結口徒哆嗟嗟君弟昆交余亦有在前年我刻書
淨本復誰待何圖手腕脫奄奄日以殆劖劖縱無期轉
盼失光采亦既序其詩叢殘實董理地下苟有知老眼
溼清泚吾聞哭有二此道得之禮有畏固交頤有愛每

卷三

无

雪涕畏愛兩不關是豈涉譽毀齊衰孟嘗悲漢替許慶
恥友朋次君父仁義動君子懷哉聊遣歸兩日久枯矣

柳如是青田石書鎮石長二寸有半廣二之一

翁筆小篆類工級而精崇禎辛巳

寫罷烏絲笑破錢謂錢山動爲姬足筆牀硯匣日周旋

歸家園裏傷心樹轉手滄桑二百年

山莊紅豆正花開花底齊牢酒一杯展向春風重大息
絳雲書卷久成灰

漏澤引

硯農索爲震澤左邑侯賦

宋時吳縣化人亭地在城外通濟寺風雪夜倒僧求復

富路不許禁轉厲縣尉者誰實黃震痛切作文戒後世
邇來又閱幾百年變爲漏澤差強意由斯以降官弗知
各聽其鄉自爲計釀錢略仿漢醕飲買豕北邙掩枯骷
濫觴無殊效有殊不在初難貴終易余家三世預茲役
縱之贏金每攘臂不才奔走在衙署嘗經苦口告大吏
梅堰集雖彈丸不少賢豪傾筐筥吾友王君性氣巖
遇發亦時見古義汲深綆短或不續黃金擲牝那可繼
有時囊底無一錢棄置兩難輒驚悸必諧羣力方克濟
焉得青蚨歲常至左侯一身湖海豪耳目頓新民物氣
花日茅檐詢疾回清俸親頒掖兩袂前黃後左轍不同
一財滌惡一扶墜譬如山壑藏巨舟大力負之釋其累

卷二

无

書來邀我作長句秦中吟亦樂天志朝朝枯樹叫鶴鶴
夜夜青燐出薜荔但使民間利孔多蚩蚩儘自愛同類
急義千秋有替人野史鄉碑永相誌

題鴛湖餞別圖用潘稼堂太史平波臺韻送王

冶亭少尹

道州詩裏尋循吏縱使遄歸去復來訪友每停花外觴
催耕時上水心臺柳濃共筆端分袂波白還徵後會杯
滿眼雲霞想揮手畫眉橋畔暮帆開

冬青館乙集卷二

文三

釋

釋璧

同里有得古璧一其大徑九寸質本作蒼色因入土久黃如蒸栗赤若雞冠漢以前物也已而圖之冊巧爲之說按經璧有二一見爾疋此常璧也一見周禮典瑞及攷工此璧羨也二者不相侷後儒合而一之過矣爾疋璧大六寸謂之宣下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注肉邊好孔也此就宣以起例也如

冬乙三

嘉慶堂校

宣六寸則好必一寸二分上下肉各二寸四分以是爲瑗則好必三寸上下肉各一寸半以是爲環則好必二寸上下肉各二寸此凡璧瑗環皆然宋邢疏不能鑿言其義不知此不易之數也今此璧以古尺約得九寸則好當一寸八分屈其肉與好準之數正相倍蓋古諸侯享天子與后琮同用者卽此此無可疑者也自後儒牽率於典瑞玉人而其義滋晦或且疑此璧肉好與周禮不合有戾於古是未取兩經之文一深釋之也夫典瑞明言璧羨以起度則非如爾疋之專釋璧者可知故玉人職亦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先鄭引爾疋文者不過見好是璧之孔非言此璧卽肉倍好之璧也自賈

疏有兩畔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之言先與爾雅環相戾此其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夫九寸之璧好必一寸八分上下卽兩肉各三寸六分合之得九寸所謂倍其好者如此由是推之九寸之瑗好必四寸五分上下肉各二寸二分半合之得九寸此則倍其肉矣由是推之九寸之環好必三寸上下肉亦各三寸合之得九寸此之謂肉好若一矣由是推之五寸之穀蒲璧好必一寸上下肉各二寸合之得五寸蓋爾雅說其正度斷不能與周禮合一如典瑞玉人所說直是起度所用別爲一璧羨似乎璧而非璧故璧羨名焉此以見古聖制作之精也今更以賈氏說推之如九寸之璧依疏言

冬乙三

二

兩畔各三寸則肉好已若一與爾疋背一也再準是而爲瑗則好必六寸兩畔各一寸五分則好已四倍於肉與爾雅背二也三準是而爲環則好必四寸五分兩畔必二寸二分半則好直倍於肉何得云肉好若一與爾疋背三也三者無一不相反而欲強引其說以通之亦多見其惑矣然則周官之言非歟不知此各有當也如典瑞玉人所言直是爲起度所用別爲一璧羨故曰九寸之璧好三寸以爲度者特以三寸爲起度之準猶易參天之數起於三三者句也脩其兩旁以一寸益上下則中八寸折之爲四四者股也中徑得十折之爲五五者弦也句三股四而弦五此商高之所以奇耦萬數者

也故曰以起度也琮以爲權璧以爲度陰陽之義先鄭後鄭義本相輔而豈同於好倍肉肉倍好肉好若一之數哉余舊有是說今得是璧證之益相說以解矣至於璧有穀有蒲而此獨素者穀璧蒲璧子男所執僅五寸與此不侔攷鄭氏三禮圖及崔靈恩三禮義宗均有璧大尺二寸亦不言文此璧逕九寸或以禮天或以享君固難臆斷大圭不琢記有明言又何得以子男之瑞而謬繩以養人安人之義乎唯余以漢慮虎尺及晉尺較之皆九寸強以近日工部營造尺準古八寸爲一尺度之亦九寸有咫時代相沿尺有贏羨此不足以爲璧病也得是璧者將以備特達之選豈可使其蒙賈疏之僻

卷之三

三

說晦而不彰作釋璧論之以諗世之熟洽經傳者

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周易大衍一條漢魏以後說者何止數家兼綜焉而求其一是舍康成其奚歸哉干寶曰衍合也康成曰衍演也王虞蜀才曰衍廣也此以見數之不可不推廣布演而後有以見其合也今試臚列而詳覈之如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卽易之太極者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此全以清談說經不可者一也京房之言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

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此專以象緯說經不可者二也馬融之言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此牽率麻數支離而無所主不可者三也荀爽之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焉此穿鑿全書邱落而無所紀不可者四也姚信董遇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此單辭孤證旁舉焉而不及其全不可者五也崔憬之言曰案說卦著數則是大衍之

卷之三

四

數也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也此因天地致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著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蓋圓而神象天卦方而知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

亦爲一數而守其位也李鼎祚駁之曰聖人之言連環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此耽思旁訊曲慮焉而不及其數不可者六也其餘如顧歡之說則同於王注而失之愚孔疏之說則推行弼詞而失之亂善乎其惟鄭氏之言乎鄭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又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先耦陰先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

李三

五

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蓋其明於數故約言之而不傷於煩推言之而不病於雜確有見於天人合一之原而非弔詭博會之所能知其所謂長於經者此也

南宋中興四將論

蓋聞天下治注意相巖廊尙坐論之資天下亂注意將帷帳美折衝之寄誠以處龍鳳之署則儒雅之道興受熊虎之任則勇略之功奮道有由隆惠以並立其致一揆不能相強何況拮据陰雨之晨經綸雲雷之日效精衛之填海類愚公之移山誠之所通侯其禕而宋之中興五馬南渡山河牛角人情鹿駭衣冠則運盡洛陽文

武則道消江左此正傳變之悲身世無所容生袁安之念王室自然流涕者也而乃強弱由天昏明存介或激烈而徇名或驕恣而倖免或知幾而遜世或陰險而害謀得四將焉可得述矣延安忠勇比烈耿鄧魚臺平寇以前背嵬置軍以後雖流陽之潰不無少損而建炎之助於斯爲烈都長安則策建奉春疏誤國則忠蹈折檻古之名將何以加諸泊乎裝陶侃之船揮顧榮之扇義激兵欄勇騰甲庫邀兀兀則再上螺磯擊苗劉而遂下牛渚折中涓之指觸長腳之邪披草萊立軍府金焦之捷西人犇竄軍中號孺子之稱猛士有同袍之樂說者謂中興之功斯爲第一豈無見哉無何飛遞林泉移情

冬三

六

風月鐘鳴漏盡無復往時折葦燔枯于焉自足鳥未盡而良弓藏風朔起而代馬仰傷中朝之冤獄署清涼之隱君蹇驢索莫不煩醉尉之呵大樹飄零徒有射雕之慨英雄末路烈士暮年國事如此可以怨矣爾乃鳳翔發跡起於羣盜非疏勒之流官原敦煌之降將初則乘二帝之播遷遽圖勦進繼而問中原之板蕩卽欲南還衛青爲人奴之餘樂布似狗盜之最攷其議和調檜本無足觀惟此一旅誅苗差強人意温太真慷慨誓師傅修期悲涼論世弩挽錢塘旗竿姑蔑卒能烹朱萬於軍中縛陳豨於帳後愾而知善有不沒焉旣而釁起三桃謗生一篋謬託連雞釀成金虎甘心蒼蠅之讒樂踐貝

錦之禪此有識所悼心而大雅爲歎息也至於勳著赫連臺北功垂禿髮城南韜鈴玉帳之書羽檄豹囊之略亦不過夷甫風流深源故智奚足比劉琨於并土擬竇憲於陰山哉況待卿甚厚宮中自有成言歲款仍輸後世不無公論蓋得罪於天下尙小得罪於社稷爲多方之韓岳不亦遠與至於保安世胄執袴餘習類條侯之貴倨作老嫗之驕恣脈張憤興腸肥腦滿徒以三河舊族四姓良家加以優容許之假借飲軍則秩序儀同假節則位尊左僕終非塞外之文鴛實異軍中之禽虎爾其賞既酬勞功難掩過楚州圍而勤王不行江州逐而置酒高宴此其較著也然而侯景虞梁代之臣王彌忌

卷之三

七

晉朝之士礪礪塞上偏多納級之功殺禰濠邊亦效執戈之義灌夫無術而不遜田蚡恃貴而好權謝國寶有披猖之態祖士少鮮跋扈之心列之名將從議貴焉若夫相州忠壯好謀能深戰法三篇兵書七卷杜元凱則姿制慷慨羊叔子之標期儒雅不特讀左史而竊比雲長表出師而媲美諸葛已也兼以孝本天成生爲世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賈生洛陽之才終童山東之俊屢建奇勳頻頌手敕君臣之遇不爲少矣蓋由宗澤拔之於前而李綱薦之於繼故能成其榮名俾克展其素志牛頭之役電掃妖氛將見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還烏號於冰天收金甌於河朔關洛動南

望之懷樵夷遠北歸之念千載一時不可失也何圖昊天不弔螽賊內訌十二金牌三千鐵甲壯士聞而推胸父老因之流涕人生到此天道寧論而且遽請灰釘加之昏秣李廣對中軍之簿斯其時也鄒陽上獄裏之書徒虛語耳卒之履影弔心酸鼻刺骨園門抱痛狴戶含憤南雷既并日西曹盱眙亦同歸北寺知蓋次公之枉死將訟汝於天問甘延壽之冤生有容而無地迨至關河蕩析淮汴崩離五國煙迷三江潮歇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蓋食子都無下意既本廟算之成規而太阿未免倒持復有僉王之盜枋於姦佞則進之於忠良則黜之於驕蹇則容之於正直則抑之忠武較斬王爲烈而禍等屬鏤伯英比平安尤凶而狡同湯竈於子儀則戒於寇恂則戒非惡惡而不知於精忠則衰於忠勇則衰非善善而不察而乃不別淄澠無分蕭艾任其傾倒莫測榮枯徒使金鳧夜出石馬朝嘶故陵則雲樹連天舊闕則斜陽匝地君子論其君而知其臣論四將者能無撫白簡而增寒望丹心而神旺哉

策

籌運策上

海運之說元明用法不一原其大要有二有行之而效者此全用海道者也元是也有行之而不效者此兼用膠萊河道者也明是也其全用海道者元自巴延元史作伯

卷之三

八

平江南命羅璧等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是時枻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自孟古岱元史作忙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頗事海運至元二十二年二月詔運江淮米由海道至京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二十五年四月增立直沽海運米倉十月又詔明年海道漕運江南米百萬石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始以嘉松淮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至是益博至至正中以方國珍張士誠之亂海運始不通其道里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今大倉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

卷之三

九

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山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復以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區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嶼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人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終元之世以爲利此其全用海道者也其兼用膠

萊河道者初巴延開膠萊河道通海王積翁復議廣開新河皆無效至明嘉靖中王獻又濬膠萊故道由是巡按御史商爲正議之給事中賀涇平度州崔旦伯順天撫臣劉應節給事中李貴和皆議之然終不可行其道里須燒鑿馬家濠十五里達於麻灣令江南之糧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口至海倉口逕直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行者止從海套膠州近淮人呼爲南海萊州近天津衛北人呼爲北海自南海至淮僅五百里蓋由海之岸而非大洋也自北海而達天津僅六百里蓋由海之夾渠而實非海也然終以馬家濠分水嶺開鑿爲難訖明之世無有成效此其兼用膠

卷之三

十

萊河道者也今使由元之制其要有三一曰船自元世祖時始造平底船六十艘其後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艘爲一綱今作幫大都船九百餘艘漕米三百餘萬石分爲三十綱大率有一千料者有四百料者又名爲鑽風船蓋南洋利用廣福船一名蜈蚣船北洋利用沙船卽平底船海中使船不畏重而畏輕不畏深而畏淺蘇州近洋多暗沙伏途易於膠淺沙船底平而輕能調舵使鬪風不畏滾塗浪不若北洋可拋鐵貓故利用沙船也一日官自巴延命上海總管運糧至京師後二十年立萬戶府中萬戶千戶萬戶府達魯花赤二十四年因立行泉府司增萬戶府二總爲四府二十五年內外分

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其屬有千戶等官分爲各翼大德七年十一月併海道運糧萬戶府爲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給印二八年五月中書省言吳松江實海口故道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浚治其餘如海道運糧鎮撫司以及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爲之此官制之不可不講者也一日人自朱清張瑄以沙民故備知海道曲折且清嘗殺人亡命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十五六次後就招懷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受金符千戶遂言海漕事其後如羅璧賈魯

卷之三

十二

皆能勝其任而又嘗以左丞沙布鼎言其弟和必斯及瑪哈穆特丹達澈浦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其行船者又雇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此任人之不可不講也由明之議其要亦有三一曰淤沙南海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沽河流沙與土沙互壅自麻灣以下則全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處欲由把浪廟北古路溝另開二渠至鴨綠港而地脈相似安知無沙欲築隄約水障沙而海口之隄用土則勢不能當用石則費不可計海倉口龍王廟之沙已刷復壅而分水嶺節次勘測皆高海面五丈

以上上接白河流沙則覆轍之不可不鑿也一日導清水人徒惜馬家濠十五里爲梗而不知東郡諸清水雖微而可引大沽河淤壩漢唐以來古蹟尙存卷埽打壩橫遏沽水南下引清水以厚分水嶺以南水勢引膠河水入張魯河河通高密縣五龍河連絡諸城諸水以厚分水嶺以北水勢又引大壩河小壩河相通入九穴鑿渠五丈引水入昌許渠濰河水勢極大打壩遏水東行自媒河以達膠河蓄淺洶泉以厚玉皇廟東水勢則地局雖下而可引而濰河雖相去一百二十餘里中間多高嶺勢自足達而況沙河都泊之清水尙多斯往事之不可不可師也一日置牐壩若沽水已遏其南下則水大時可開牐以防其橫流春夏水縮可閉牐以達其清脈使由小牐口入桃河十五里入吳家口而分水嶺之白沙年久積沙所滲陶取甚易置牐障之以隔淤沙又窩鋪有都泊環水百里築置長隄作減水牐以約水北下且河身北之泊身頗高若將河身濬五六尺眾水就下取河身土以爲隄以成月河減水開水有牐以時蓄洩則水有歸向而淤塞之患免矣則成法之不可不守者也斯二者元明已然之跡也得其人皆可以行然河雖安而費鉅海雖危而費省夫會通一河苟失其時未嘗無漂溺之患則海運亦視其所行何如耳

卷之三

十三

籌運策中

會通河既有所壅塞而膠來故道又難猝復則莫如海運今試以其費與河運較之按元至元二十一年定運糧腳價每石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六兩五錢武宗至大三年以福建浙東船戶至平江載糧者道遠費廣通增爲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四年又增爲二兩香糯二兩八錢稻穀一兩四錢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復增其價福建船運糙粳米每石一十三兩溫台慶元船運糙粳香糯每石一十兩五錢紹興浙西船每石一十一兩白粳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白糧例給焉又成宗元貞元年減海運腳價鈔一貫計每石六貫五百文著爲令依當時至元鈔法算之

卷之三

三

每花銀一兩計出庫二貫五錢則六貫五百文當今銀三兩二錢五分有零矣故止濬進大學衍義補以爲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運費省什七雖有漂溺之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如以明末漕運正米四百萬石計之河運公私費米八百萬如以海運止給耗米月糧一百六十萬歲省六百四十萬矣其便利較然也然而明人猶依違不決其策若必出於膠萊故道而後可者不過以漕運費財海運費人之說介於其中殊不知費財過甚其受害何獨不在人費人有法其受利亦何獨不在民使海運行之而效以其餘力寬

東南之財賦其得益豈專在國哉柰何不揣其本而徒齊其末也且元時一代運數具在自至元二十年始四萬六千五百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升四合零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一合二十二年一十萬石所失細分每石九升二合零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三斗四升九合零二十四年三十萬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合零二十五萬五千石所失細分每石九合零二十六九年九十三萬五千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六合零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零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一斗六

卷之三

四

升零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三合零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所失細分每石二升二合零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所失細分每石二升一合零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如數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零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五合零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升九合零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至如數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合零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三合零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所失

細分每石三升九合零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八合零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合零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五合零十年一百八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零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二合零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零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一合三年二百九十六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細分每石七升一合零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所失細分每

冬乙三

五

石三升四合零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所失細分每石七合零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所失細分每石六升八合零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九合零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合零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合零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勺零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合零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百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九合零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合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六合零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天祿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一

冬乙三

六

合零通計上下四十七年中每石所失除三斗四升九合者一年一斗六升者一年其餘至九升二合而止則其明效亦可觀矣所以明末之人亦漸覺膠萊河道之不可開墾其永樂初年之故舉如山東撫臣梁夢龍遣指揮王惟精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米一千五百石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上議以爲海運可用而科臣宋良佐山東左布政王宗沐繼之旋以小蹶輒罷良可惜也然則行之柰何如籌海圖編載太倉生員毛希業論似亦可采先召募沿海漁人僱丁鹽徒番客尋認海洪以聞運道如廣東船能至漳州漳州

船能至寧波寧波船能至崇明崇明船能至通泰海州自此以北豈無認識之人則任人宜先務也繼則宜兼漳船蜈蚣船制度而酌其中有風則帆無風則楫打造有法處置得宜何憂費人之說嘗觀沙船載蘆山船載竹如浮篾然故鮮漂溺議做剝木爲舟之制上留一竅出納米糧悉以油灰黏縫附於海舟兩旁以備不虞則舟楫宜詳究也至於行之之法或先詔江南有能尋復元人海運故道者賞有能自備人船海運者每運米萬石給與耗米月糧四千仍許私貨回鹽永不抽稅仍嚴私自下海之禁毋得侵其利誰不願運但當自募番客竈丁鹽徒及傍海大戶慣習海濤者聽其所欲不可強

李之三

七

定腹裏則政令宜專一也由是講料淺占風之法究定盤望星之規詳放洋泊舟之處行之而便捷做元之春夏二運固可行之而遲回做明之三歲兩運亦可誠有如所謂沙民富而海之鹽盜息解綱省而農之田耗減運卒休而衛之行伍實者則東南民力所係其切於國計也豈不甚鉅哉

籌運策下

海道如果可行則浙江之糧當從何處起運或疑卽由杭嘉寧台諸府入海而不知非也按此事元明兩史雖未明言然以事蹟覈之似皆運至太倉劉家港上海船政行攷史至元二十二年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

利津達京師又二十五年以前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插七然後入海則其時尚未全用劉家港海道迨武宗至大四年以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領海船從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眞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充運則此時似已有改用劉家港入海之局自後海運之船或泊於此故至正十四年十一月詔江浙等處糧盡數赴倉候海運則劉家港當自有倉浙江斷無別自赴海起運之理且元末方張之亂史特書詔遣兵部尙書巴延特穆爾元史作伯顏帖木兒戶部

李之三

六

尙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先由海道至慶元抵杭率海舟候於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則前此之不由澉浦可知故平江之粟反運而至杭若本自嘉杭入海此語不已贅乎雖其後戶部尙書貢師泰以闕鹽易糧由海道運京師或仍由澉浦然皆多事之秋其實非本意也至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命征南大將軍湯和造舟明州運糧輸直沽海多颶風輸鎮江而還又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三十萬石以備海運供給遼東五年命靖海侯吳楨督海運總舟師數萬由登州餉遼陽二十五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米六十

萬石給遼東官軍此皆兵戈中權宜之制故入海處不一然大局亦祇由太倉故萬厯會計錄云永樂元年令江南民糧悉運太倉州於平江劉家港用海船繞出登萊大洋以達直沽歲六十萬一千二百餘石則改崑山州爲太倉衛當亦爲此自是海陸兼運至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然後命太倉舊納糧悉改納淮安倉不復海運蓋淮安亦可入海而辭陳之梗前入已經論及故海道起運斷以太倉爲至計至於交卸至直沽一路元史所云至京師者統詞耳浙江通志之云至通州亦以專指米石而言其質尙有許多曲折按至元二十四年內外分置漕運二司其在外者於河西務領接運海道糧

卷三

九

事而萬厯會計錄云永樂二年命總兵官統領官軍海運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水路閣淺遲誤海船回還令於小直沽收糧一十萬四千石河西務收糧一十四萬五千石轉運北京則舟重不能全至通州又可知大約南以太倉起程北於天津交卸海船之用如是而已惟史云淮海二道用軍運則與兌運無異當仍設小船以撥運入海耳

國初青州僻鳳許著兩河清彙內言海運數事其海道不著浙江者亦知浙江無可以起運也然起運不自太倉而在淮安似與元明兩史不合豈以儀甫之精覈而顧疏於攷證耶或沙水有今昔之異亦未可定此則又

在料角之一法矣要其言自微實非影響者可比其書云程限有二一自淮安一自福建其自淮安者分爲十三程第一程淮安府開船至八套口計三百餘里係河道第二程自八套口至鶯遊山約二百四十里用東南風一日爲一大程第三程鶯遊山起東北遠望瑯琊山前投齋堂島灣泊約四百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第四程自齋堂島等處開船正東由膠州靈山島東北遠望勞山前投福嶼灣泊共約二百餘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第五程自福嶼開船東二里迴避老君石遠望田橫島約一百五十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第六程自田橫島由青黃島遠望槎山前投元眞島灣泊約四百餘里用西南順風一日可到第七程自元眞島開船稍放洋行東轉杵島嘴北過城山頭西北望威海山頭投劉家島灣泊一百四十餘里用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第八程自劉公島開船西北十餘里迴避王家嘴又西十餘里迴避靖子嘴又西十餘里迴避小杵島遶遶嘴西南遠望芝果島灣共約二百餘里用東風東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第九程自芝果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西遠望長山島西投沙門島灣泊共約一百八十里用東南風一日可到第十程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用東風爲順風半日可到第十一程自三山島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大清河口灣泊

卷三

十

共約四百餘里用東風與東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第十二程自大清河開船投大溝河約一百六十餘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第十三程自大溝河開船投大沽河灣泊約二百餘里自淮安至張家灣止共計三千四百五十里其中復有堪泊者四十處迴避者四十五處其自福建者從水波門由神仙壁碧水屋山島開洋至三岔河口一二日至古山寺一日至長樂港口一日至民遠鎮一日至總埠頭港一日至福左等衛一日至五虎廟一日至五虎門開洋一日至王家峪一日至高山一日至福寧縣一日至金鄉衛一日至松門衛一日至溫州平陽縣一日至盤石衛過利洋雞籠山自是至松門

冬乙三

三

港至台州海門衛至大佛頭山至健跳千戶所至羅漢堂山至定海衛至青門山至前倉千戶所至大松千戶所至避口山至茶山至松江府上海縣海套至太倉寶塔望東北行凡用船護送者三水手護送者六其慮之周算之密似亦無甚難者則水道之可尋大略不外於此矣至於占視風信之法工滑引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時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則便易棹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然此亦一隅之見耳如海道鍼經載欲至某地者須先定某鍼然後以二晝夜分爲十更以焚香枝數爲度以木片投

海中人從船面行驗風迅緩定更多寡可知船至某山洋界如此則易棹回舟之說恐亦臆斷總之行海道自有道未便以一例拘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甚矣得人之宜先務也夫以海運告人人莫不以其言爲河漢也然使運河而善此事誠爲過舉如其不然則海運亦豈得已哉故大學衍義補亦云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海之人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起取賈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既至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爲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踴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蓋船起運可則行不可則止斯事也斯言也未始非千慮之一得也故曰可以樂成難以慮始

解

笙東鏞西解

詩笙磬同音自來皆沿俗解卽講學之家以爲毛鄭異說者亦沿孔穎達正義之譌今細釋之毛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此正漢儒經師之說大射樂

人宿縣昨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鈔皆南陳磬
卽此笙磬也並非笙是竹磬是石鄭箋同音者謂堂上
堂下入音克諧原康成之說堂上指瑟琴二物堂下指
笙磬一物本與毛公不異自穎達作正義誤會入音克
諧入音中有竹有石因強爲之說笙與磬俱在堂下且
武斷以謂鍾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
竹木亦和同可知以爲鄭氏入音之證不知古人以經
注經無一字臆說康成入音克諧句原本之古文尙書
堯典偽古文堯典入音克諧之下繼之以夔曰於予擊
石拊石益入音之中磬聲最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
可知此以見笙磬同音之難故夔當日亦斷斷然一言

冬之三

三

再言如擊石拊石數語既見之於堯典又見之於皋陶
謨偽古文作益稷按此數句重疊引之史記尙然蔡傳以爲錯卷者誤則笙磬之爲一石
概可證矣所以康成注尙書笙鏞以閒亦以笙爲笙磬
鏞爲鏞磬按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笙鏞以閒說曰東
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
鏞者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
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則此
句正與詩笙磬同音一理鄭氏專指是石以見入音之
克諧至妙至當蓋唐人之所以分笙與磬爲二物者正
由惑於偽孔傳謂鏞是大鍾因爲吹笙擊鍾復造爲
堂上堂下毛鄭異解之言以通其所不通此不可也若

朱子則謹之又謹集傳下祇注磬樂器以石爲之不注
笙是竹則未嘗不以笙磬爲一物若熊朋來諸人之嚮
壁虛造又不足辨矣

辨

嵇叔夜未嘗助毘工儉辨

嵇康於魏景元三年因呂安之事刑於東市通鑑載其
事曰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異誣安不孝康爲證其
不然鍾會因譖康嘗欲助毘工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
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寥
寥數語不然之證語既不了毘工之助不應全屬茫昧
既而讀晉書康本傳亦祇云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

冬之三

西

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
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鍾會素憾之及是言於文帝
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爲慮耳因
譖康欲助毘工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
卯誠以害時亂政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
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凜風俗本末亦
未甚該洽蓋呂安家事既不甚明晰會雖善譖亦豈能
驟殺無辜則甚矣十八家晉書之佚爲可惜也嗣後檢
國志文選世說等注見所引各史始能通其說案干寶
晉書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
康有潛遜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

俊才妻美異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異病之告安
謗已異於鍾會有寵遂徙安遠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
秦及關而歎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又魏
氏春秋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及弟安親善會異淫安妻
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
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
安及康据此則呂安特以兄異淫亂之事鳥獸之行遂
波及叔夜晉書既醜其為而不書異名通鑑雖具列異
名而亦諱言其事後之學者將何自而取微乎且以上
諸史但言安引康為證嘗疑閨閣之內帷簿不修亦豈
友朋所可援手再攻晉陽秋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

卷之三

五

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
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搃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自理
辭引康由是豁然於引康之故蓋安以舊事曾訴於康
為康所抑以此為證否則康雖與安善亦何由而及於
難哉且文士傳又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
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
無異議之口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
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
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潔清王
道於是錄康閉獄會之譖亦止於此初不聞有助丑止
儉之言也然則康自以平昔有不堪流俗非薄湯武之

書觸文王之怒會特巧於迎其機而發之不然則雖蒙
浸潤亦何至遽加以大辟故裴松之三國志注云案本
傳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
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
云康欲舉兵應毌丕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
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
按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
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
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
呂安兄異善於鍾會此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毌
丕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裴氏之

卷之三

五

言如此可謂助我張瞻然則助儉云云即或有此讒亦
斷斷無其事因唐時修史諸君皆篤於世說致有此謬
不謂以涑水通鑑之攷覈亦依違不決第不書此事於
正元二年耳而猶循用舉兵應儉之言於七八年之先
仍襲世說無稽之覆轍殊不可解且世說言儉反康有
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果如此言全與
絕交書中所稱刺謬濤又安能舉以自代不特誣康并
以誣濤矣至於李叟入關一書昭明雖俱存趙呂兩家
似是干寶因康有絕交書而誤故李善注即引嵇紹集
曰趙景直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
仲悌呂安字也此言亦足破干氏之惑矣蓋史家所以

致此疑竇者具見司馬氏有先入之言若鍾會所列不
過適逢其會新語從而實之俱矣總之十八家之書先
亡後人縱欲倒表索領未易明其頭訖也

攷

菑川金鼎攷

鼎高今官尺四寸六分容官倉升一升有奇三足兩耳
蓋上作三環蓋款十三字曰菑川金鼎蓋并重十斤
第十五十當是二十鼎款十五字曰菑川金鼎容一
斗并蓋重十六斤第六一下一字磨滅似是斗字曩見
陶陵鼎作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僅得一升八合正
與此同蓋輕而并云二十則蓋之原鼎必重鼎重而并

冬之三

卷

云十六則鼎之原蓋必輕鼎蓋本不一故蓋鼎恆不相
應蓋第十五鼎第六是其次也按周禮職方氏幽州其
浸菑時康成注菑出萊蕪漢書地理志萊蕪原山菑水
所出至郡國志北海國東安平故屬菑川菑川始見於
此菑與淄實一水廣韻菑淄通用是也至菑川爲國水
經巨洋水又北過劇縣注引漢文帝十八年別爲菑川
國後并北海此立國之始漢書高帝子悼惠王肥諸孫
唯安都侯志武成侯賢皆封菑川及賢反誅國除元朔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母朝師古注淮南王安
菑川王志武帝諸父列也其實菑川王非志蓋志已前
三年薨也此疑世子之先襲封者否則按諸侯王表又

有菑川當是元光六年所封靖王建顏氏蓋失照耳通
鑑求其說而不得反因其注之謬而刪之俱矣今以諸
王子侯表證之菑川懿王志子十三人皆於元朔三年
五月乙巳建始之國一龍工侯代二劇原侯錯三懷昌
夷侯高遂四平望夷侯賞五臨眾敬侯始昌六葛魁節
侯寬七益都敬侯胡八平的戴侯強九劇魁夷侯黑十
壽梁侯守十一平度康侯行行字水經注十二宣城康
侯偃十三臨胸夷侯奴同日以菑川襲封此外孝武之
世有陸元侯何廣饒康侯國瓶敬侯成俞閭湯侯母害
爲菑川靖王子孝元之世有北鄉侯譚廣釐侯便平節
侯服孝成之世有臺鄉侯吟爲菑川孝王子實皆從悼

冬之三

卷

惠王肥分支特不知此鼎於諸國何屬爾唯款菑川下
有金字攷水經巨洋水出朱虛過臨胸縣東道元注入
臨胸縣熏冶泉水注之麓之側有一祠目之爲冶泉祠
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蓋古治官所在故水取稱焉
水色徵明清冷特異中有古壇參差相對今攷廣雅釋
天異祥與此正同而法苑珠林六道篇引作金精謂之
清明神與精無甚異臨胸實菑川懿王子劉奴分國或
者劉奴鑄此鼎以供祠歟然再貢厥貢惟金三品安國
注金銀銅也古兵器皆用銅故曰金革之事樂器用銅
亦曰金奏作於下則銅鼎亦可言金鼎道光辛丑風涇
程君蘭川得此鼎走人持鼎來問略書其見於史者質

之至鼎之完好生沙活翠其爲漢器殆無可疑者又舊字作雷攷武班碑齊國臨菑正作雷而景君碑淄亦作雷筆跡雖小異漢隸書雷字皆如此亦一證也

永安計氏甄攷

甄九字曰永安六年七月計氏造以漢慮鹿尺度之長尺有六寸半縱五分之二甄出湖州武康縣之計籌山卽古禺山海寧僧六舟得之以贈計君二田以爲是計氏之所作也攷永安有六年則非晉惠爲孫吳之景帝必矣國語越大夫計然范蠡之師也故張元之山墟名曰計峴山計然居此峴研然同音又山謙之吳興記曰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籌計於此蓋山之以人得名者

冬之三

无

也自漢歷吳及晉姓計者率聚居是山今攷湖志孫吳有車騎將軍計昭又有烏程令計荆鹽官令計企皆永安人孫吳時永安縣地正今之武康則爲然之裔無疑自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武康故晉餘杭令計疑安吉令計豪上虞令計果爲武康人六人皆見董遐周吳興備攷此聚居之驗也夾漈通志略言漢有司空掾計訓後漢有計子勳此引應劭風俗通而譌風俗通舊有姓氏篇今雖佚然元和姓纂所引具在曰漢子勳爲司空掾則是以官名兩分之不知此卽范蔚宗方技傳之計子勳亦卽蒯子訓一人之譌而分之爲四也故皆不詳爲何地之人唯太平廣記引神仙傳蒯子訓齊人然則

在齊者人不得其實故譌爲蒯在越者仍不改其舊故曰計此可以義起也且子訓亦焉知非永安人大抵子訓之先爲然其同時爲昭爲荆爲企其後爲疑爲豪爲果當不甚懸遠而林寶姓纂計蒯兩存者疑以傳疑亦慎也至徐氏爲吳興掌故言計籌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下有計邨爲計然所居則疑宋明時尚如此今此甄旣出於計籌山而又值永安六年正當車騎將軍棄官之時得不以昭實之然有可疑者湖志言昭黃武中爲車騎將軍吳主亮寵任孫綝刑政日紊昭歎曰尙可苟祿乎哉遂棄官歸隱禺山司馬懿累召不赴殊不知綝廢會稽王在吳太平二年於魏爲甘露三年司馬懿卒

冬之三

无

於魏嘉平三年於吳爲太元二年則昭之棄官在懿死七年之後無論越境不能召人其爲疏謬概可知矣萬姓通譜又云昭字叔明見皓荒暴乃棄官隱居禺山後晉宣帝累詔徵之不起則昭直至天璽天紀國亡之時歸家去懿之死更遠隔二十餘年以後晉字益倒置不通非燕書郢說乎唯此甄爲計氏所作則信而有徵取其可信去其妄竄二田其珍惜之二千年世守母輕擲於瓦礫而又爲醫史之所惑庶可矣余湖人詳著之是所樂也

王伯蓋拓本攷

硯農藏其先遺王伯蓋久矣庚子以粵吳中丞輯筠清

館金石志拓其銘寄之既而攜其題款本來丐跋按器
高七寸半兩耳寸許銘五字曰王白作寶齋粹氏款識
及楊氏增廣篆韻均有之辭甚拘讀齋作鼎尤謬王字
楊作缶三畫均下畫兩頭上仰爲王無疑白字亦同作
伯廣川說周人二十加字五十轉尊直舍字以伯仲別
之殷人無字見者長卽稱伯次卽稱仲此非殷器爲生
時所用飲食故不著名猶仲作父丁寶尊彝仲作辛鼎
上二字例也周沿殷制豈必盡異左傳襄十年王叔陳
生與伯與爭政而楚有王叔學鄭有王叔明唯王伯不
聞命氏避大宗也至生時或不同此又何事著姓舉國
稱謚紛紛自亂其例且唐世系表周靈王子晉以直諫

冬之三

三

廢人號王家因氏焉此姓纂所同又京兆王氏爲文王
少子畢公高後有此二族亦不爲孤證至盥字說文玉
篇均有之唯唐韻不收故今韻亦刪篆韻錄目於盥盥
下題曰盥王伯盥與趙盥同列雖無有說似也蒼籀制
字建類爲首曰母因義諧聲曰子盥以皿諧齊皿或作
鼎隨建引類不足異猶齊从草齋从鹿齋从虫臍从月
不聞讀齋齋臍爲什鹿虫肉也唯說文玉篇盥字入
皿部然非皿聲禮經盥字多作齊亦作棗周禮盥字六
朝人無讀近皿者若謂改皿爲鼎則古人隨所造字金
玉木石因意而寓李登撫古遺文亦作盥與棗棗盥並
四字同列若母子既素失制字之原矣

攷說文齊部有
一盥字但凡建

類而字不多其字必左右聲皆相近如員部取華部轉
青部靜之類豈所謂獨天不生故盥字不以入焉然齋
字从鼎音如以有足尤非據傳雖有方鼎亦豈以足也
義而窮易鼎象也初爻似足故曰趾然大象以木巽火巽爲木
非以股也故制字上从目假象以離下鼎乃木字析其
中豎以从巽義以爲足傾矣至許氏以爲黍稷在器因
以鼎推之則生前所用自不得不與皿異但審圖足
既非四而三與尙功所見別是一器毋強爲同也

再書王伯盥拓本後

此器所見異辭眞贋各半因思五經無齋字其見於說
文周禮者亦作齊棗解非似辟楊以器當之然則是合
字猶音姜鼎西夏之豐王子吳鼎劍鼎之賁乃命鼎二

冬之三

三

字後閱復齋之言先得我心是知後人欲勝前人亦未
易也

瞿少師臨桂郡侯行軍章攷

攷留守自給事中以錢温爭枚卜家居南渡後代方震
孺巡撫廣西得偕何中湘擁戴永明監國肇慶進吏部
侍郎東閣大學士復以桂林文昌門之捷晉少師封臨
桂伯諫西幸賜精忠貫日之章嚴關旣陷乃端坐府中
同總督張文烈殉節流離困厄直與文山同傳此青田
石印益在軍中佩用一時小朝廷不及鑄鐫草草如此
然讀浩氣吟知有小東舉之策未嘗不好整以暇也至
跋署澤國遺民於丙午爲康熙五年距勝國未遠法網

綦密此不過平江百里間人以當日在灘者證之不爲
金澹歸吳稽田必是吳江楊碩父碩父名菽留守幕士
也以功授禮部郎性戇言人休咎殊中人目爲癡留守
致身衰絰挂紙錢滿背卒然哭於軍門四日得屍與
文烈同葬於風洞山印或得自轉手假漁人而匿姓名
大抵忠義之士每多隱借似此者亦眾矣以余所聞如
堵牧游之十癡魯釗洞庭山人癡於哭而卒歸堵櫬黃
石齋之門人陸自巖藏忠端身首植黃石爲記或曰無
錫侯鼎鉉也彭觀民之故吏杜鳳揚大器殮屍石函瘞
章貢臺下墮鐘記之復潛藏百家邨中金正希江文若
之閔遵古蕭倫僧海明洪瀾見魏叔子文王篤庵之甬

冬之三

三

上六狂生張鯢淵之聞性道及汝應元謁帥府乞葬故
主帥怒則曰山僧本戴頭來葬而就戮可也卒亦火葬
蓋不一而足也其他輿臺方外更難枚計則碩父似可
信石高寸許廣二寸上不爲鈕鑿四孔便以佩帶旁鐫
跋四十餘字楓涇程蘭川貽硯農得攷之如此

烏程張鑑秋水

文四

記

明錦衣千戶謝庭循畫杏園雅集圖記

杏園雅集圖者明楊東里等所作於時為正統二年乙巳當明世極盛之會而諸君子事業多有可觀盈廷眾正德如羔羊讀書者尙可想見也嘉慶乙丑七月中丞師既以梅林平倭圖命攷客有以卷求售者並舉以見示圖凡九人其爵里後序不甚詳因各撮大略至其事蹟載於明史者不著也按杏園不見於日下舊聞則當

冬之四

一

日不以園著可知明史宰輔表自宣德六年金幼孜卒閣中惟有三楊柄國者幾十年此其所以為盛也今以圖中所列之詩次第攷之三楊者文貞以居第日東楊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泰和人初薦入翰林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以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晉少傅圖中烏帽青袍面方下微銳須不多亦不白中坐凝思者是也是年七十四歲年最高而爵最尊故以為首文敏曰西楊名榮字勉仁建安人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以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加工部尙書蓋明制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尙書為尊至宣德五年晉少傅職官志少傅正一品與原志一品緋袍服

繡仙鶴圖中團面濃眉微髭左顧朱衣鶴繡者是也是年六十七歲文定曰南楊以自署郡望是南郡遂號為南名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洪熙元年七月以太常卿兼學士同治內閣事宣德九年八月晉禮部尙書仍兼學士圖中朱衣服繡右顧鬚多而白娑娑然出老態者是也是年六十六歲次錢文肅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九年進士授翰林宣德元年進侍讀學士職官志侍讀學士從五品今圖中青袍據几執筆構思者是也是年六十四歲次陳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宣德中進侍講學士正統元年兼經筵官圖中後至者紗帽青衣長面少

冬之四

二

須者是也其年紀不可攷次文毅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授翰林宣德五年遷侍讀學士圖中後至與陳德遵左顧而談骨立鬚植藍袍服繡稱其剛鯁之容是年六十四歲次王文安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宣德中以右春坊大學士遷少詹賜麒麟帶圖中青袍持畫斜睨者是也是年六十二歲王文端直字仁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宣宗時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圖中藍袍側坐方面修髯史稱其儀觀甚偉有以也是年五十九歲二王亦以地居日直曰東王英曰西王蓋諸君子同在一時其歸沐相於者有素也其

末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宣宗時由諭德進左庶子圖中後至獨行而先青袍少髯者是也其年亦不可攷史但稱正統初年卒不知其在二年後也九人者其七皆江西又多同年而三楊者二楊又以同年爲同官雅集誠非汎然者他如畫手謝庭循史不載其名姓惟畫苑載宣廟喜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庭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戴文進入京眾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大紅是朝廷品官服色卻穿此去

卷之四

三

釣魚甚失大體宣廟領之遂揮去其餘幅不復視疑卽其人惟廷與庭爲傳寫小異而當日待詔仁智殿者率皆授錦衣百戶等官見於稗史則款署錦衣千戶亦卽待詔之流也時七夕後八日曉起記於武林節院

若雨先生畫象記

此有明遺老若雨董先生聽雨小象先生爲吾鄉故家子弟丁明之季世卽棄舉業爲緇流以老州郡屢就聘之不獲見其志節可憫矣鑑曾祖母出董姓爲先生長子裘夏公女與吾張氏世有潘楊之睦憶童時值上元節至高暉堂卽見先生此象未嘗不肅焉加敬今董氏出先生後者家勢日頽而先世舊物益爲灰燼是圖爲

海山呂學所作上有自跋爲其弟子紀官馳寄舟居綠聽不勝浮沈身世之感圖今藏計氏秋琴館鑑嘗揖主人而告之曰此里中高上也盍善弄之翌日秋琴主人復於故紙堆中得餘素齋稟以示鑑蓋卽紀官大韶所撰內有丙寅五月六日寶雲和尚示寂十三日往哭龕下詩鑑益喜其卒事之有攷也并屬秋琴錄其詩於後先生棄世故後事多不見稱於人唯全謝山南嶽和尚退翁弟二碑著其大略其著錄之書甚多茲不具述退翁姓李氏名宏緒揚之興化人乙丑八月

西山葛孝婦剗股記

卷之四

四

水木明瑟古人於此銷夏有以也道光元年余來游主於葛氏詢其地廣輪七八十里耕墾未及十分之一貧者仰資果蔬而稗稻所入不過支數月之糧富室多游楚粵縱極山水清娛無有安居一室者此則地氣有以限之也會吾友葛香士以先墓石請表因知其世有潛德若孝婦者不可以弗誌也孝婦姓吳父劍雲居明月灣爲著族孝婦生而婉順年十九歸於葛爲息凡先生配舅奉直君先客於楚以有勞瘵俾其子繼志焉故自孝婦之來喪殮并日悉以一身操之久之舅未瘥姑痢復作孝婦晨夕奉湯藥維謹雖浣滌幫踰靡不身任匝月姑疾益進醫以爲死不治孝婦悲哀失措念世有以

割股療親者遂隔戶默壽手利刃割臂肉扶服淪而進之姑口噤則勉飲之當是時婢女侍側者但聞異香滿室相顧以爲神佑不敢叩所進爲何劑也自是疾漸愈孝婦乃益束其臂卽潰爛不使人知事後踰三十年其子婦見癍痕從容問之乃始言世於此知婦之賢孝有不可及也他若持家修整動以禮法嫺黨莫不知昔仲由之孝以貧自傷若葛君之遠游而卒以虧體累伉儷非西山土瘠民穉亦曷由至此哉今其子香士不勝銜恤欲請之於朝終格成例夫聖人中庸之教以毀不滅性者爲守身事親之本君親初無二致沈河蒯蚤古之人何獨不然許止不守嘗藥之文春秋比之逆惡然則

冬之四

五

禽息碎首弘演納肝君子宜有取焉誌土俗所以告後之采風者

木瀆葛節母陸宜人綽楔記

西山葛氏有孝婦嘗割臂以療姑疾余旣文以傳之矣其宗有遷於木瀆者則婦之庶姑也道光元年過其嗣樂琴書屋將伐石爲坊遂以禮請誌其事母姓陸氏蘇城人其歸葛爲月波贈君之遺也纔十五歲時贈君年且逾六十元配韓宜人前歿母事贈君加謹五載生子煥悌命名之日親朋來賀者贈君指母及子曰吾衰且病恐未及見其成立他日以養以教能以一身兼之者非母是賴與蓋贈君有嫡出子二皆遠游於楚未嘗一

日居其家故以此爲憂旣而謂母曰死節易撫孤難爾蓋爲其難乎母則泣應之曰諾及疾革母哀毀幾絕然恍於初命凡所以教其子暨襄家婦理家政靡不勤瘁交至每攜紡織就篝火課煥悌讀爲講方名與數日必午夜乃罷見有惰容則流涕曰吾所以不卽死者誠冀汝成立以答前人於地下耳汝今廢學其以予爲忘前語乎久之爲娶婦并嫁女皆士族具有法度煥悌嘗游湘潭歸爲母五十稱觥母不懌曰此無益費也曷節之以贖親黨蓋母歲時以錢粟濟人者至不可枚數云嘉慶十九年八月丙戌以疾卒年五十有二先是以煥悌援例布政司理問

冬之四

六

敕封太安人明年請於 朝給帑旌表若葛氏者閨門之內仰事俯育皆可謂盡善者矣在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解者曰以稚分老則枯者榮鼎初六鼎顛趾解者曰處鼎之初將在納新至於坤之六三其文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終解者曰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婦得終夫業然則彝倫攸敘其通變宜有道焉三善備而母處貞字弱之義益以善孰謂易象幽深不可以測常理哉旣作兆壘食爰以某年月日綽楔於某某之原用撮大略刻於兩植亦古人橋旁表柱之遺意也

蔡孝婦陳氏封股記

孝婦姓陳爲浙江撫標中軍丹徒蔡廷樑之子長清婦

廷樑以武進士改侍衛為參將遂得今官嘉慶九年冬廷樑病孝婦視湯藥惟謹既而廷樑卒孝婦亦病人以為勞瘁所致然終無所言迨疾益篤女侍疑牀第間多腥惡之氣乘其怠薄而觀之始知其刲股以療其舅并匿不使人知以至於斯也未幾孝婦竟於嘉慶十年某月日卒噫異矣夫刲股療親例不旌卹此王者體先聖毀不滅性之旨特不以是為勸耳不聞以此為懲也且人不難以死事其親而士大夫立身行義至臨大節不能自主豈趨避熟而忠孝衰歟抑亮明白之節固不若匹夫匹婦之發憤有如斯歟昔弘演納肝見稱呂覽子推刲股不絕韓詩豈於孝婦而獨有斬焉爰綜而述之

卷之四

七

孝婦年二十歲江南江寧府上元縣人父魯瞻士族也亦使後之人不至歎世典之咸漏焉

重修南潯東藏寺記

環鎮五六里竈煙數萬家其中香林梵刹不下四五十區求其規模宏遠讚頌精嚴率以東藏禪寺為稱首寺在烏程縣東七十二里不知所昉相傳明嘉靖閒里大家董氏為之綜覈賴以不替殿前楹珠一本猶蓮池手植自文字散亡碑碣漸滅莫能是正也

國朝康熙中眾紳士敦善樂誠興作之餘兼行施樁則吾先伯祖悔修先生實司厥舉至今佛座勒名可攷余年十五六時值薪公自遠卓錫暨徒禹公戮力支梧俾

毘盧後閣燬而更新尚憶歲首瞻禮薪公必設果餌雪頂龐眉儼然尊宿其後遞相遵守不增不減僅遺香燈田九畝及薪公之徒東公續置田一畝零充淨供而已泊乎嘉慶改元今竹峰達公拂衣雙樹仔肩大法祖禹公僧臘既高西首之際嘗詔之日薪禪師一生功德而貞珉不曜此未了之業爾其誌之則應曰唯既而達公戒行苦嚴日益精進遠近向風慕道雲行水至舍粟布金委輸恐後由是改山門於舊址南數十步庶東新屋十餘楹徑術矩立繚牆完固筆作於嘉慶某年月日落成於道光某年月日崇像設做法筵繫齋福通井堰斷木塗金百廢具舉計用人若干工用貨若干兩爾乃龍

卷之四

八

象琳宮化現涌出緇素之侶鑿其精誠既立方丈遂興道場每歲棲流挂單禮足者以萬計達公心懲往闕追念前塵介温君稼生踵門乞言以書諸碣余以不文辭兩年於茲復申前請夫周禮遺人廬有飲食路室候館準是以求則吾儒經濟淪在叢林豈可數典而忘其祖譬諸泰西天算華嚴字母聖門六藝散於四裔苟緣達公之用心推而放諸蠻序將烏程義學有五其一在潯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昭往蹟以厲方來殊塗同歸不為無補允宜濡豪牽連舊事以傳久遠十年正月

重修梅堰顯忠寺記

梅堰與雙楊接壤富饒澤縣頓塘之衝首受浮玉山水

迴汀複渚處處皆琳宮紺宇昔柳待制貫爲雙楊永樂寺記歎葭菼間水鳥樹林各具勝概有以也顯忠寺在梅堰十九都蕭字圩地間曠相傳宋初爲王樞密祠基先是祠基西北不三里有唐清涼寺僧徒眾宇陜隘元大德中道勝禪師遷於此立今名已而顯忠戒行益修明洪武時更并其旁戒定禪院自此院落崇深雖經修建碑碣不存嘉靖丙午吳孟剛等重修參議史公臣爲之記亦僅誌歲月所可證者寺北院舊有歸雲樓樓前柏樹一大數抱高廣五六丈蒼皮黛色拔地參天父老言元祐中僧智仁初種巨石盆歲月滋深一夕大風雨根條悉溢盆外面北尙露盆一角不知其爲祠基之舊

李西

九

歟抑自清涼遷來歟清涼故有塔而圯此柏從元至今題者比諸鄧尉之柏因社其有呵護作顯忠之喬木歟寺既閱數朝康熙壬辰僧定卓修後百卅年榱角崩壞風雨不蔽佛象露處過者嗟歎里人王君之佐偕檀越倡修羣情歡洽出粟布金鳩工恐後法王兩殿山門甬道既悉從修舉更於寮房後闢藏經精舍以貯明僧文察一水舌血書楞嚴經全裘經多人題識余亦曾書其後焉當版築之初遷陽馬發陰虬洗視正梁之脊則系天順辛巳重建是雖不必信此而訾彼然亦不必信兩志而棄日驗矣始道光己亥冬訖辛丑秋落成糜白金二千餘兩丹雘不侈水木加茂法輪慧炬庶永永勿

替云且古來精監記前傳在人閒以有文字爲之壽也待制所云今猶昔者於是眾介王君乞墨於石用采舊聞俾後之誌煙水百城者得有所稽證其慮事及出錢者姓氏亦備書焉

湖濱崇善堂仰止祠記

吳越之藪有具區書以爲震澤禮以爲五湖李唐乃合而名之曰震湖今則入江南者爲震澤縣入浙江者爲湖州府蓋去古彌遠也崇善堂之設當溲港之中迤東屬震澤得其九迤西屬湖州得七十有二凌波冒隄回湍雪轉風水一逆舟楫爲虞行旅苦之長老相勸救生之要畧有六桅經費不貲猝難措手雖有忠信之行湮

李西

十

鬱而不宣也久矣嘉慶道光以還海宇昇平沐浴醲化土著諸聞族聯袂以升或屏藩大省或飛步瀛洲以暨兩省富室之彥追念前言咸來薦力競出金錢以襄厥事既詳書於崇善條規夫始之無貲今有其時將昔人一言之留千里之間均沾愷澤不亦禱歟於是就崇善之旁雉草開林首營呂祖殿以昭靈貺殿前爲棲雲堂殿後爲枕湖樓堂之右度地三楹湖以文樞限以環堵鳩工庀材無侈無偏門序庖福隨地而足聖腹麤完集職司者而議之曰古之存遺愛者思其人至其鄉敬其樹故曰生有益於人沒可祭於社茲今之舉非前哲之詒曷克臻此僉曰然飲水思源烏可忘也遂相率

首奉諸粟主安於其中續伏之家咸依次耐焉顏曰仰止禮也昔在有宋敷文閣學士蕭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乃造大舟備工以濟人感其德名為蕭家渡此前事之資也不第於此又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開古五塘及徙泉又梁萬安渡昭昭史冊者如此然則諸家子姓能持之以誠輔之以信區區一隅不足限其所到夫儒者事業蘊之則為道德發之則為經濟苟沿而不知止異日者馳驅國事施及四方不基此歟彼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乃古今通義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論衡曰祭祀之義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比物

卷之四

十一

此志也若夫良辰吉日羞其谿毛蠶俎莘莘禮儀秩秩願瞻棖桷升眺清遠右則蒼弁干仞高霞翼峰左則激湖一碧萍牀如簀秋風起而北消颺開雁路正長春事作而南陌冰融雜花生樹非皆祠之勝概也哉由是四序推遷晦明遞變八窗洞啟涵青澂練茗醅香鑪間中迭薦殆圖牒所不遺亦棲游所不厭足垂久遠矣矧在晉楊泉賦有言頭首無錫足躡松江負鳥程於背上懷太湖於當胸宛恂瘳之在躬舉羅而登諸衽席故曰可以樂成難以慮始先哲有焉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後之人可無勉旃落成之日當刊樂石謂余桑梓故里應矧置域乃來徵文辭不獲已且松楸在彼夢寐勿緩

他日過之鏘洋遺烈用敘願末以諗來者

青來草堂記

去鷺脰湖之西水與頤塘相接有小聚曰梅堰桑麻鋪菜水木明瑟蓋地近太湖望洞庭兩山不甘里而遙有隱君子曰虹橋王君者同年瑩齋孝廉之兄自幼遠榮利愛山水與名流結黃花社日夕觴詠其間嘗至支硎識先世所交寒石上人與之游余識吳門黃主政蕘園錢塘倪茂才米樓數數稱之中年於所居東偏拓地數弓樹花帖石築一堂以為子姓讀書之所顏之曰青來其東南有小石坡上植松一本時登其椒以戒後人曰此處置一閣以眺遠亦未為不得也然竟未果已而其

卷之四

十二

長嗣硯農徵士與余交告余曰此先君子之所偃息自謂頗幽勝而無有記之者誠得一書其事則幸甚然非身至其境恐不能得也因邀余過游至於再至於三余以風痺率謝之今年秋復申前約肘生柳又不獲命駕然其請益堅無已即吾鄉吳穀人祭酒所述君之行事以反復推明之夫君子之澤延及後裔此常理也而於詩教尤深是堂之名非第兩山排闥之謂蓋有微旨焉今羣從子弟如硯農臺叔輩雍雍愷悌皆有能詩聲以鵲起於時育堂肯構復振其墜緒增治升眺之閣陸布衣鐵簫名之以清遠繪為圖以徵詩於名宿非陶淑於興觀羣怨之訓仰承其前烈者哉然則即不涉其地其

教可知也詩桑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此來之說也
鳧鷖之首章曰來燕來寧則福祿來成其次章曰來燕
來宜則福祿來爲其三曰來燕來處則福祿來下其四
曰來燕來宗則福祿來崇其卒章曰來止熏熏則無有
後艱福祿至此殆無所不來矣是故易曰往者屈也來
者信也在泰小往大來吉亨來之時用大矣哉若夫陰
雲解駁遠岫列窗往者如彼來者如此譬之去驕秦則
莊敬來去澆漓則醇樸來去燕僻則直諒來盈天地皆
比物此志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舉目前之景
色無非興起其咨嗟詠歎之思躋斯堂也其亦可知教
之所存矣君諱盛烈字大猷以例謁選官有日矣舍之

冬之四

十三

去嘗過東林山樂其正室有詩刻入山志識之心他日
當盡求讀之必有以證吾夫子正牆面而立之說者則
此其一端也用書以爲記己亥十一月

栽雲仙館記

湖邊有隱君子曰王杏園翁年八秩自少敖遊四方已
攬止足之分歸家於雪埠築室一區顏曰栽雲仙館地
不百弓屋後有平仲一本輪囷奇古旁植杏樹春風乍
至一色如雲翁挈嗣君娉娉於綠陰花影之間人固有
不能不擬以爲仙者道光癸巳秋介其客屬爲之圖而
記之余延客而叩之曰如翁者殆卽以栽雲寓其教育
之思歟翁兩文度皆英彥克白樹立長雪巢方承架獲

食舊德譬諸卜歲者杏多實不蟲則來年秋禾必善次
霞卿韶年奮跡菽圃唐進士初冥聞喜以年少一人爲
探花使集必於杏林深處翁雖隱者其誘掖固有在耶
客曰是固然也然而翁意與哲嗣之心尙有進於是者
余於是俯而思仰而有得余聞翁之處家也和而甚仁
自與其難弟醒菴稱友愛每遇歉歲輒爭先捐粟雖千
百斛不止昔有仙人董君異居廬山爲人治病病愈令
種杏數株鬱然成林杏熟又令以一器穀易一器杏因
復以穀振救貧窮然則翁之治生猶以醫得杏以杏易
穀而以之濟人翁之寓意豈異於是抑又聞之仁者必
壽今翁年七十有九矣兩君之肫肫膝下豈無有以答

冬之四

十四

堂上之意者嘗讀方書左慈訣有杏金丹卽杏樹下取
實炙而爲霜服之壽二千二百歲古奚仲呂望彭祖皆
煉之彭祖曰寧可用此藥不用封侯寧可見此方不用
封王今兩嗣君得無以此爲介雅之資歟夫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當春秋佳日時行花底而左右撰杖有人稱
意之枝千金之藥相映於難老泉邊延年菊畔卽指以
爲洪厓浮丘無足怪也客曰是皆然也遂書以爲記

見山樓記

瀕具區三十六澗港其九在蘇之吳江其二十七在湖
之烏程程大昌修湖澗記言之詳矣自西迤東以吳澗
爲入蘇之首震澤王子雲舫從雪步來居於此先是嘉

慶八九年閒其尊甫醒庵君築樓其澗曰見山其時籬落稀簡規模近狹久之茨室鱗接樓爲鄰屋垣墉虧蔽山色轉匿雲舫承前志恐樓不與名稱伐石鳩工經營三載始拓而大之於舊阡後增高若干尺由是前所見者見前所不見者亦見實道光之十有三年也欄檻軒爽檐構崇煥以謂是不可無記將識其歲月就余謁文碣而樹其下余惟生人之學貴能因其基而居室之善尤宜延其緒斯肯堂肯構之見徹於書也吳淩余舊經行地願習熟焉初樓之廣度不過十笏其高稱之湖中與樓相望者包山互其西莫釐繞其東三山萍浮黛合遠不越大小雷而止今則不然吾聞東南名巒之著於

冬乙四

五

古籍者天目實跨有數郡山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茗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說者以酈道元之說證之謂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山陰谿水入焉山陰西四十里有二谿蓋所謂茗水也匯雪水自西而東故太湖南岸之流皆浮玉谿水之所演漾也是則攬全湖之勝挹萬仞之高千里奔赴若在几席非斯樓不足以阨其要矣雲舫籍成業凡圖書之富金石之多琴薦香鑪之美日夕薰染暇則做明齋之格啟文杏之窗煙水際天雲帆上下四時變幻莫可端倪名流過從談藝不已學益粹聞見益博非成斯樓之助歟吾聞孝子之爲親度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知然後已者

卒莫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也使其視世爲不足居而忘之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達有大小忘有輕重則於斯樓也直吹劍首一映而已其復能爲之加意也哉然則是舉也豈第式觀瞻亦將有以厲風教不徒頌三槐於世澤矣癸巳八月

種蕉盦記

晉唐人學書甚摯洗墨成池瘞筆作冢於纖波濃點之際獨無籍於紙素者得二事焉鄭廣文聞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日往取肄書歲久殆徧僧懷素貧無紙可書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號所居曰綠天庵是

冬乙四

六

二者世莫不知也王子雲舫幼喜臨池既壯用力不懈月異而歲不同乃葺所居之室顏曰種蕉盦而屬爲之記或問於余曰以前所言則柿與蕉皆可樹也王子席豐裕何慕於草木之細又必取易敗之物則豈得無一說以處於此以解世之惑乎余應之曰有今夫用智不紛乃凝於神人之取償於世者多則才或不固物之待用於俗者眾則質必加疏子獨不見夫柿乎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所資廣則取貨愈繁必有與吾爭給者而吾之學由是而不專昌黎之論旭以去外慕而樂終身者此也今夫蕉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

八尺廣餘二尺許花如杯不爲人所常食根似芋魁開入藥而已而紡績之用不甚著不能與苧葛爭價則見棄於俗可知唯於世無用乃藉以爲子筆札之資其於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而後於道大適彼外慕徙業者非旭之心亦非吾雲舫之志也雲舫居湖濱去城市遠而齋又在所居之側花藥紛羅琴書閒靜時步湖上遙山如騰禽魚沙鳥俯仰皆足不特書法日益道上人品之簡適將自此而進四方游道之士有不爭趨而還企哉或人之意既釋余亦樂爲之記而附以傳焉

錢氏敬儀堂記

冬乙酉

七

五代吳越世家其表忠世裔之繁散居大江南北者殆不可以千億計自宋迄今科名勳業甲於寰區就吾潯以論亦代有聞人也怡齋司馬與其弟省齋理問以篤厚啟家儉勤不怠于若孫恂恂誦讀世共知其德澤矣茲仲子薌苓別駕復以宗庶出嗣理問勤肯堂構克承先緒因舊居褊隘推友愛之道抱沖約之風於宅旁得地甚閒敞闢而治之去其朽蠹加梓材焉凡若干楹丹雘輪奐不侈不陋經始於道光癸巳至辛丑秋落成前抗通衢後阻流水圖史紛列花竹駢羅爰顏其堂曰敬儀介友人乞爲之記夫燕語庭誥牆擇以書則不可悉舉容有近於無稽不若就余所聞於簡冊者可以見世

美傳芳後來表式厥有由然且靈芝簪被丹青式煥可勿重言至若宣惠巖夫之公道直學士醇老之淵篤忠肅處和之正論文惠友魏之通儒檢閱子是之宏偉忠靖伯同之惠政博士遂初之遺榮愚谿大年之謹行此風裁之存於宋世者也元世如鄉貢舜舉提舉思復風流文采亦有可觀洎及前明守先則學論允一通經則南塘允如質醇則廣文孟書遺愛則修撰仲益潔志則文肅習禮辭老則紀善靜能清廉則參政景寅廉介則偃師孝常輕財則竹深理平內行則工部士宏事師則刑部洪甫老成則參議君望敏達則善化季和納諫則太常懋垣此卓行之存於明世者也凡二十餘人其他天

冬乙酉

六

崇以來又不可勝述嘉言懿行洵可儀矣抑又聞之儀者法也則也萬物之程式也禮鄉有三物知仁聖義中相此儀之徵於德也孝友睦婣任恤此儀之徵於行也禮樂射御書數此儀之徵於藝也先正能越其範圍哉誦清芬而詠駿烈與服先疇而食舊德其致一也抑之詩云敬慎威儀又云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衛武於耄耋之年勤修自微故浸昌浸熾延齡滋大今別駕取此以爲監則其縣基衍緒其奚可量昔子瞻銘三槐而知福之未艾不以此歟別駕曰是固然也敢不敬承之以答良規我將鐫諸壁俾後世毋忘諗是歲冬至後

夢好樓記

周公太卜寧三夢而列子六候與經不異三曰思五日喜其爲氣淫於蔽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者一也里中有沈默之士曰董子鑄范讀書志古不慕榮祿於書靡不窺而猶病其藏家之少閱市之淺顏其所居之樓曰夢好棊几竹榻百城南面以寄其深愛篤嗜之思俾同志者爲之歌詠焉而屬余記之鑑因而告之曰如此者非所謂有餘於內不足於外者邪吾觀世之樂狗馬聲色者非僅僭夫狗馬聲色已也必將有取於韓盧宋雉追風躡影羞花沈魚雖不得亦形諸夢以爲快則子於書亦豈啻塾兔園冊之所能綱又豈七錄四部之所能餽其求則吾將由子之夢以窺子心矣今夫經至蹟矣

卷之四

九

自宋歐陽氏信齋然日本古文之說而後之託安國孝經以暨毛漸三墳豐坊魯詩不一也以子之夢其必撥灰縮粕神游域外必將有遠駕乎皇侃論語義疏七經孟子攷文之足貴不大快歟史至消矣自曾鞏劉恕校祕閣諸史之闕而後之補逸漢書廣搜十八家晉史以暨重編季漢更修西魏不一也以子之夢其必推幽鑿險心越恆蹊必將有親獲乎謝承後漢書路振九國志之完美不大快歟于與集又至紛矣自庾仲容子史鈔沈約袖中記之書失傳而後之破佛髻掘晉井以暨補綴北堂書鈔摭拾晏元獻類要不一也以子之夢其必摹翠集腋察盡豪未必將有徧及乎文思博要韻海鏡

源修文殿御覽之間見側出不大快歟昔鄭人之言夢一以爲真一以爲假今吾且以子之夢未必假而余昔之遇未必非夢也曩在琅嬛仙館曾夢見失鹿矣校文瀾閣未收之書得百有數十種中如魏了翁禮記要義張洽春秋集傳楊仲良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史炤通鑑釋文蕭吉五行大義王象之輿地紀勝錢渢回谿史韻楊鈞增補鍾鼎篆韻皆非世所經見爲

皇清五閣所未掌錄心欲鈔其副而苦無力然則余之校不過一夢而子今之夢又焉知不爲得鄭人之鹿者邪長水朱氏之撰經義攷也仿開元釋教錄之例分存闕佚未見四目而近日之溢未見而散出者已不可枚

卷之四

十

數又焉知後之不足餽子之夢特恐專心致志忘寢與食至乃夢與鬼爭義如崔伯深者余且爲鼓掌而笑於其旁矣鑄范名蠡舟烏程人爲余同年雲帆先生子世家舊姓近見其藏書目所得蓋不少矣遂書之以爲記

金山錢氏守山閣藏書記

去金山縣十八里曰秦山山石柔脆道光丁酉官以築海塘議伐石別駕錢雪枝尊甫持論爲無益開則民廬墓千計徒被毀掘命雪枝倍其輸以告當事得已由是閭里相與慶於路乃構宗祠於麓復爲閣以貯藏書顏曰守山蓋自其祖羽章先生來居此垂二百載莫與此相守於無窮也吁美矣夫古今藏書能讀與爲子孫計

百都有藏者不傳而能讀者傳藏而能讀不盡傳而身
爲善者傳自然之理也能讀而傳者二家江右晁氏得
井度憲孟五十篋合舊藏二萬成郡齋讀書志吳興陳
氏因仕莆田傳錄鄭夾漈及方林吳三家五萬餘卷成
直齋書錄是二者以有錄也近則棗竹堂傳是樓澹生
堂千頃堂絳雲樓但有目不過爲夾漈之續惟虞山事
稍著然蹈不躋絳雲之燬殘帙皆歸同族因有述古堂
敏求記人笑其指遺燼給世曰是謝承後漢書故藏書
不可不好善也漢河間王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
而留其真此必先有爲善最樂如東平者此所謂被服
儒術也不然六朝沈隱侯藏卷及十二萬且多祕本張

卷之四

三

昶龍山史記注世所未見史言其間一善輒如萬箭攢
心他可知矣宜其爲子孫計短也藏而身爲善者其惟
新喻墨莊平宋工部郎劉式之卒家無餘貲惟圖書數
千卷或勸置產陳夫人指以語諸子曰此汝父所謂墨
莊也藏此足矣安事隴畝因教五子成名鄉里稱爲五
君母爲墨莊夫人載國史及胡安定賢惠錄蓋其所以
爲善之實不勝書而其因以得爲善之報歷宋元明如
一日至今豔之子孫之官四方者皆節衣縮食必還墨
莊之舊在揚則豐國監滌請徐兢吳說各作篆楷書羅
鄂州作豐國行錄徐子清之與朱子交作墨莊記在豫
章則公是敞公非放尤著元吳草廬承朱子爲後記虞

道園爲墨莊世譜跋揚鐵崖爲墨莊五詠余至豫章得
三劉遺書其故址猶可攷也惟岳武穆言爲駙馬劉景
驥書攷史祇有劉文彥年代不甚合然書無可疑者此
則真能爲善及子孫矣公孫文子有言爲善無不報耶
吉陰德夏侯勝知其當及子孫若別駕之克完冢墓宜
食報無窮他行事卽不盡聞固眉山所謂天定而可必
者也夫史記李氏書樓吳氏西齋不應一無好善求如
墨莊之源遠流長則延及數朝筆難綴述我於是獨以
此爲雪枝頌也至於山林之清淑榱桷之爽塏卷軸之
修整校訂之精審姑置勿論第卽閣中所鈔計亦不下
千卷就提要三千部七萬卷通覈除世間常習不算外

卷之四

三

悉付梨棗約有幾誠得如別駕者百人則古書之流傳
於世當何如而蒙
九重之賞資又當何如然則今之爲陽城求集賢院吏
以讀書者焉知異日不如皇甫謐何無忌之各給賜書
就前事言之亦當不在鮑氏知不足齋二汪氏開萬樓
振綺堂諸儒紳之下德旣發揚於外澤足被於後世遠
企墨莊近同天一閣有以卜之矣辛丑八月

二田齋記

聞谿計氏曦伯旣以詩鳴於時而又多積書籍以培其
基閒好畫以陶鑄其性靈舊藏多沈石田惲南田眞跡
因以二田自號并名其所居之齋記之者眾矣庚子秋

介視農彙諸記丐文以識之余因思沈以高世之資辭榮處默雖當塗者役之不悔世亦熟聞之矣若惲子習知其家遜菴道生緒論嘗周旋於寧都魏叔子昆弟之間丁改革託畫終老兩人蹟不同志無不同也畫雖清微抑其次矣然則曠伯亦弟取其品而已不然近善畫者不勝述山水如石谷花鳥如忘菴豈盡出兩宋畫院非儒者所宜措手客聞之而笑曰甚矣子之迂也夫畫盤礴暢意不拘繩墨興趣所到無適而非妙子獨不見夫古之好畫者歟趙彝齋周公謹固所稱愛畫者也一日同游西湖各囊書畫以相評賞酒酣耳熱彝齋脫帽以酒晞髮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

卷之四

三

舟茂樹下指林麓最幽處瞪目叫絕曰此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又東坡喜作竹石愛畫甚至其出守錢唐日適晁以道爲宿州教授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鍾隱雪雁欲爲題字而挂特高不能及因累二卓以上忽失脚墜地大笑三人亦古所謂好事者夫荆浩董源畫境非孤山一曲所能肖而子瞻至失腳於鍾隱絳雲在書卷舒自得子乃欲以常情測之耶余既無以奪其說俯首領之遂書以爲記至於琴書之潤花竹之繁旣未階其堂不能懸爲之說姑俟他日可也秋分後八日

墨谿俞氏皋園記

皋園者同里俞氏雲樓承先志之所築也俞之先自諸暨三遷至墨谿之北小兜近二百載雍乾中翰飛可堂兩先生以名諸生用儒學起家與吾張氏有潘楊之睦憶幼時數至其書種堂迨倦游歸則問渠君與余皆垂白暇復過從堂之東有樓與先壟近日佳望旁蒔花竹以爲娛至則必登樓遠眺相與道桑麻故舊之樂移晷不倦因述上世曾推舊宅與族遂來此營祖墓今併卜生擴焉志欲拓此圃慮不貲也已而捐館舍哲嗣雲樓乃次第修舉旣築服延余過之仍從東偏取徑過藕花仙館其北爲舊佳望樓樓前日聽香閣循廊而北轉東有堂焉南向前俯清池荷藻紛植日誦我詩廬者誌罔

卷之四

四

極也池之西南有亭東向由詩廬而過醉月亭曰承志堂南與山相直以妥栗主迤東而南爲盥廊廊與山卽近山有臺面西曰白雲在望取狄公語啟戶則趨壘甚邇山之北嘉木修列栽花帖石極爲幽迥山有洞二拾級而上有亭翼然曰陟望取詩人屺岵之意也引領東向則前兩世之塋與新阡歷歷在目不過一牛鳴地環植槭櫨中老梅二高數丈花時望之如雪蓋承祖父之志而成之者此也嘗讀韓詩外傳皋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曾子曰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何其言之如一轍也夫曾子孝高聖門而孟子但稱曰養志由是知祭義思其居處思其

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養志卽羊棗飲食
及請與諸事古人實事求是初無有小大雖此肖堂肖
構將立德立功能外是歟至於林泉之勝十百於此者
有之可勿深論或曰三世風木昕夕展覲非其賢歟是
又不然漢重廬墓至晉不衰及北史爲孝行列傳幾於
無墓不廬亦奚足爲雲樓重以余所聞問渠君晚歲尤
樂於爲善見窶人稚子靡不得其意以去然則充其志
有進於是者在園之名初但以姓曰俞由韓詩之言事
與之類謂之皋也亦可遂書以爲記壬寅五月

北湖畫冊記

甲子秋歛汪秀才萊訪江都焦里堂孝廉於半九書塾

卷之四

五

因爲北湖之游陶弘景性耽山水非澗谷不居謝康樂
力造幽峻豈紱簪能累濟勝有劉敞之具臥遊作宗炳
之觀固亦有焉若乃尹班綢繆於永夕裴王款曲於幽
棲迅風凌雨而晨禽不謬中林空谷則芳蘭自永攜勝
引以盟心指良辰而旌性友朋之際宏義有歸維時北
風向晨湖水欲落蝸蟻樹蜻蛚在堂桐引露而先凋
草經霜而後素客乃挈長鬚之僕券秃尾之驢過北湖
主人之廬而款焉主人於是掃苔壇廠竹屋拭烏几安
麤牀琴緒旣終書味未畢種薑有奴織簾無婢碾喙疇
以開場散縹緲而扃牖延有工中之琴案多濠上之帙
張融乃牽船岸上方勺則泊宅邨邊蝸牛十笏之居酸

棗一畝之館紅蓮之箔初春綠蟻之酒旣酌副寒瓜以
自療折疏麻以相慰致亦足樂也旣而露鶴警宵乾誰
戒旦松檜不飾主賓載游白茅蕭穆於芳洲冷鷺連拳
於沙渚王摩詰藍田之莊未厭茲游陸魯望松陵之舟
以永此樂於是訪艾陵於水經弔玉鉤於甌帝松林楓
林之宮上雷下雷之岸秋山如眉而笑人荻花將飛而
作雪雖仲御之浮舟季鷹之命駕方斯蔑矣爰乃憩息
金沙虛求龍樹款青羊之宮叩白馬之寺前朝之木干
尋古壁之畫萬里參三十七品樽俎之師祛九十六種
藩籬之固而況弔東郭之墓田望北隴之丙舍殘碑別
蘇則古藻染衣土窟尋沽則寒花墜帽對白楊之蕭蕭

卷之四

五

仰洪流而脈脈卯市散以方歸炊煙生而來止金張未
足擬其芳嵇呂未能喻其樂也夫磁石失度於曲鍼琥
珀忘情於腐芥梟鸞別卵莫能同羣薰蕕殊根豈足一
器品物異區厥有恆性此又仁祖乘流先知彥伯張馮
植綽正值劉惔能髣髴也至於組織仁義琢磨道德
商推均次妙解高卑論九執之會通酌三統之流衍顧
應祥未足通其郵爵鳳祚無以合其軌此又兩家之絕
學非復世人之所窺矣休寧汪榮襄旣爲之圖孝廉復
屬其友烏程張鑑記之嘉慶丙寅三月

茗川歸耨圖記

粵在梅蒙赤奮若之歲太僕寺卿龍塘戴先生以年近

七十深鑿苦縣止足之義循誦疏傳不辱之言稽乎典禮則老而懸車攷之史冊非習爲蜚遜吹笙樓上陶弘景以藥裹隨身織簾山中沈麟士之著書適志樂餘閒也遂初服也於是脂輪言歸抽簪告別放盧溝一葉之舫券博士三紙之驢江東季鷹先純鱸而心瘁吳中魯望思杞菊以神棲高風逸軌遐哉渺矣若乃松竹未荒煙霞無恙少周瑜道南之宅有管寧郡北之廬鱗斲魚牀日焉不足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止水無波商陰峻餐芝之氣介圭不飾穎陽振飲河之談有可述焉爾乃肩苔逕拂芝塵拓三弓量十笏花號長卿藤名簡子杏實六出柿兼八稜摘長頸之寒匏采連珠之細菌譜農桑

卷之四

七

於汜勝尋種藝於秦餘傲岸泉石咀嚼文義不亦遠歟而况雪谿作館嬰蘭名堂家種水田戶收秫稻午趁包荷之飯朝停焙竈之茶魏喬卿則耕耒交營李孟元乃紡績自給蓋古之賢達事有同於今者先生於是戴夫須之笠曳常春之裾跨獨角之牛乘兩頭之鹿攜鶴頭鴨背之鋪挈缺臂折腳之嬰王褒之僮可種薑陳壽之婢或丸藥或賦藍而遠比臺卿亦沒蒿而尙疑仲蔚雖託興於老農彌怡情於石隱豈直羅含宅外自有幽蘭數叢陶潛屋邊兼植垂楊五樹斯先生茗川歸耨圖之所爲作也若乃少涉詞場長雄文苑顏高之弓六鈞養由之矢七徹蕭比部則魁梧秉哲顏御史乃慷慨鳴騶

樹東國之人倫屬南臺之風節此又銀管所昭職之柱史汗青有自羅及口碑清識難尙宏義攸歸至於櫻情紱纒宅心脂膏迨氣阻於菌松乃神傷於槿舜違知命之訓無自得之樂知者所譏達人弗違以此例彼要可覩矣爰承先生之屬而爲之記

繫艇訪碑圖記

金石之學至今時而極盛要其歸不過祖宋歐趙洪三家之緒踵事而增華爾若青浦王氏則總千古而列之其失也雜陽湖孫氏則包海濱而舉之其失也疏曩在武林值蘭泉司寇主講敷文走謁之得識姜怡亭陶鳧香錢同人諸君皆司寇引以修萃編者其後交同人得

卷之四

八

纂修崖略則非一手所成故中有祇悟處莫可掩也已而分纂鹽法志與同年邵子華同局子華係二雲學士子能世其家學爲余言學士在四庫館時曾續修三通禮部檄取天下金石文搨以繼夾漈十略之後其檔案具在當日文苑不能盡讀也因鈔其錄目以歸卽今淵如觀察訪碑錄之藍本余每篋以歷所游之地其呈漏多矣然則後之成書者宜有以自處矣道光庚子楓涇程子蘭川遣介持書幣丐畫繫艇訪碑圖并索爲記王微善病以紆其好古之懷辭不獲命則又起而喟曰如程子者亦庶幾免於二者之弊歟夫訪碑而親履其地則疏於何有且能手摹其文則雜亦無自以入昔明之

季陝有郭嗣伯者著金石史其標致精矣又有盤屋趙子函尤善搜剔著石墨鐫華其訪古游記載親入中南九嶷及城南諸勝皆羸糧束馬披榛芳躡荒僻不憚椎鑿而得之故能駕舟州南濠而上卽嗣伯醴泉銘涼國公主碑率引以爲證知其言之不妄也今南方旣與關中殊越彼便於輪蹏者以陸也若秀州環境無一山則假舟楫必侈或曰用舟楫其視陸宜易乎予曰是又不然西北土燥故碑材不泐昭陵石馬陪葬衣冠冢布星羅一企卽獲稽趙氏所記不踰月而漏中古刻十得八九如東南列郡土溽民稠破冢神林藏匿甚固非鉤深致遠往往放失難以網羅此則舟楫之爲用實利濟焉

冬之四

五

或孤蓬獨往或結艤徐行野廟花邨江城水郭甌隄易狎紙墨可商露纂雪鈔煙餐波宿過時不害嘗讀王復齋鍾鼎款識其摹拓洵不失銖黍然不若劉原甫之記先秦古器并其形象而圖之也洪氏隸續貌漢碣之穿額畫武梁之物像美矣又何如牛運震金石圖每得一碑截歸尺幅必具小石如鐙影蘭亭縮入玉枕是故沙蝕苔斑龜趺螭首靡不肖此又石墨之別例竹素之新規余畫不足存惜孱老不克襍被都監作浮家汎宅相從於百城煙水以圖寫其萬一聞稽峻之風不禁神往又奚疏雜之足虞乎

小滄浪銷夏圖記

白唐人倡何以消煩暑後之相沿襲者至不可枚數其實執柯伐柯非詩不足銷夏也聞谿計子二田因朋友雅集就居近古刹結小滄浪詩社繪圖徵四方文翰冀張其說余方賦蘆涇雜事得識小滄浪之名兩見之於畫大約僧寮幽迥水木清華無甚靈區奧宅足資憑眺雖然有詩焉卽古人無以加矣夫宇宙何地不可銷夏今古何人不宜雅集宋西園以王晉卿豪華李伯時煙墨一時如蘇黃秦米皆魁碩偉人而無詩宜見稱之屈也上而蘭亭有詩矣又得墨皇法書照耀千古然蕭選弗及後人素斑吹垢不知世說言右軍得人以禊序方金谷園集甚爲喜色由是引而金谷季倫之文黃門之

冬之四

五

詩其時送大將軍王詡還長安不過三十人後世史家至豔之爲傾國出餞非詩文之極致歟雖有南皮河朔歎觀止矣是則小滄浪於世雖太倉一稊米用以自豪可也且晉卿西園不著其地蘭亭余嘗游焉曲水在僧廬後釋子平其坡鑿石爲渠引流環繞給爲晉人列坐之次令人齒冷若梓澤唐世已正墟今人於水經注髣髴其一二非詩何以昭一時之勝踐與題襟之清適哉又聞二田不特豪於詩卽收藏甚夥國初孫退谷爲消夏記高澹人爲消夏錄乃不以彼而以此其高出前人遠矣夫滄浪一孺子歌爾夫子取之屈子酈道元遂競相稱引人豈可自限雖滄浪何以小爲待諸君子分韻

之詩出爲文苑添一嘉話跋余望之庚子九月

竹深讀書圖記

爛谿之濱有能讀祖父書者曰俞子桐伯辛丑秋介其師張君容甫以竹深讀書圖求畫與記因思古蔣詡陶潛皆有三逕而篤志好修又若藉求仲羊仲周續之劉遺民爲之助書言當不誣也爰模範山水以肖其靜適之趣翌日復以其先執所作書舍兩記來一卽容甫尊甫鱸江先生一則張解元鐵甫皆舊館其家者也畫不必盡同竹樹榮悴有定也實無定不足虞也畫所不能到師友周旋無定也實有定有可述也余家去爛谿裁卅里然未嘗經其地躋其堂也曩聞谿有周氏好客康

卷四

三

熙初戴耘野寓其家王曉闇鈕玉樵潘稼堂過之酒次戴舉令以席閒物爲問不及者飲因拈蠶豆問鈕名以形邪名以時邪又指雞卵問王雞先卵乎卵先雞乎對各治理趣已問潘去年今日是何物潘系力田弟曉闇高足應曰已酉廿一日乃醋也相與大笑然則師固賢得民直諒多聞非友助與俞之先能乘曉闇遺書鄉聞必熟矣今容甫不爲記俾不佞繼之余滋媿焉雖然異日者儻從諸友詣容甫設問譚言得附他山未可知也桐伯歸坐水石開展烏皮几拓蠶殼窗鸞尾交前空翠欲滴出此圖誦前後記或憬然悟適然思古人不難到則余言當亦不誣也

秋宵跨鶴圖記

前身之說記載多矣唯春渚紀聞東坡與山谷見清老清請山谷前身是一女子自後親刻石書其事因記晉興寧中羣仙降金壇楊羲家如青娥萼綠華何不聞一人淪謫明人指眞詰卽今扶鸞是說也嘗信而疑之吾邑蔡氏從德清分派者雙林其著也公子康伯年少秀眉豐頰朗朗如玉山照人一日游棲靈之館恍與仙遇仙日子前身蕊珠宮一香案史也頗憶之否康伯愕然自是當長松白石皓月清風輒思控胎禽作冲舉想壬寅秋以事寓潯偕余友王澹霞過冬青館述其事余曰遠者不必徵無已就君家言之昔至東華見生甫閣學

卷四

三

頽然老嫗也前身爲同里某姥其舊居門闥梯枕皆可辨索夜則服職冥府或言其初入官諸同年會一廣坐有相狎且相謗者歸謂人曰某墓碣他日尙須某作何爭爲已而果然後余館吳門閣學過吳輒謁其同年今相國潘公相國退告余生甫來必問子余因欲以身世詢之然不果也此非君家已事歟翌日介澹霞以圖來索文夫以康伯之才山谷生甫不敢意擬憶唐曹堯賓句不知今夕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欲不爲心醉不可得矣如日汝姑妄言吾姑妄聽則亦不必強同也遂書爲記以詒之

澤存樓藏書後記

余作秀水計氏藏書記踰十年曦伯奉其母沈太孺人諱郵行略及所購誌銘石刻來乞文固辭不獲命伏讀再四按略惟訓以屏浮華慎交游購書籍延師儒爲督課諸孫計則固有與吾前墨莊之言相印合焉夫今之操彤瑄以紀內則者不過曰治家能相夫子操內政能逮下卽失所天繼述前人輔幼弱能不急事以紓其積如是止爾有進於是者未之聞也今曦伯自十餘齡失怙家事一稟承於太孺人而太孺人持躬處物其操作則有若鮑母桓之勤也其資生則有若陶母湛之能也其秉正則有若蘇母程之清也卽知誼折筭亦不過如古所稱豈更能度越前載而爲庸中之佼佼鐵中之錚錚

卷之四

三

錚者吾蓋自茲而益憬然於其庭誥矣今夫賢淑之資仁智之術世或不乏唯狃於米鹽凌雜則雖傾筐倒篋以濟鄉黨之窮截髮剝薦以佐井臼之缺人爭頌之至於慈被後昆澤昭來裔不必明有所不逮而局於耳目所濡則亦就耳目所習而已此不可以古誼繩之也太孺人則異是自余前十年所記閱時既久其部表之精且富宜過於舊茲且不論嘗稽古昔姆教有能以詩書勸子孫者如云自吾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各宜修勤不替未爲不篤也然未有如新喻磨勘司劉式之妻陳之節衣縮食俾治墨莊以流徽千載者也墨莊之傳子嘗作攷以詳其事今撮大略於此式之

沒家無餘貲有書數千卷或勸罄所蓄置產爲久遠計陳指書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勤此足矣安事隴畝爲諸子習學一有所怠卽不食由是五子皆樹立爲卿監郎官羅鄂州爲作行錄而胡安定誌其賢惠余故每爲人作藏書記未嘗不斷斷其家世而於此輒深致意也迨後朱子與其裔澄交又作後記一時如吳草廬虞道園楊廉夫相續操觚斯亦榮矣然則過此以往必謂能以遺經教授生徒而後足光前烈詎後嗣宇宙寧復有偶卽以此數萬卷俾子若孫爲忠爲孝古今入聖賢之域有不自經籍始哉且余六十歲以前游蹟徧東南而託足之區高明之家率多網羅放失汗牛充

卷之四

三

棟固無足異卽往來羈旅一二朋舊備經講學多有若斯者迨其後風燈石火撇焉灰燼其故何也必先有不能爲之主持定識定力如計氏於是益欽太孺人之坦坦施排擯眾論直超出尋常萬萬斯克成此偉觀今於其終也尤願曦伯懋益加懋以縣厥緒故不敢蹈常襲故徒侈闡門之談而獨以藏書爲遠到且諸孫六人蜚聲庠序者已見其二自此聯步以升爲劉氏不遠矣用竊附朱子諸賢之末爲後記以補前文所未備云爾

徐侯齋先生畫像記

道光乙巳冬吳郡諸君子修澗上祠堂吾友王硯農與斯役歸過余言近訪得先生舊象將刻而陷諸壁願爲

之記因念祠創自潘氏徐山民趙靜菴重修皆有授受淵源今硯農於趙爲舅氏而潘徐亦世交是則諸君子奔走恐後直皆先生異世之交友也天下之達道五君父外友居其一先生清操亮節追逢辭而侶夷齊嗚嗚乎尙矣唯先生友後世者無窮而生前之友或未盡知也茲配食祠中者一吳佩遠爲文靖女夫出奇計脫徐閣公於海上一戴南枝則鼓山弟子賈分書營馬鬣封於青芝全謝山嘗言之不知不僅此也尊而師門則葉聖野朱節孝鄭桐庵而方外退翁輩不與焉親而交游則鄭三山葛瑞五楊震伯張蒼眉萬年少姜如須張大圓李灌谿而

冬之四

美

昭代潛庵輩不與焉皆見余史補悉數之不能終也夫下交者道廣如此則上交者友天下爲未足而尙論古人諸君子之自待亦不薄矣炙言論於硯山與仰音暉於澗上無二致也東坡有言有形之物尤不可長金石之堅俄而變壞則茲刻將祠賴象歎抑象託祠歎皆不可知亦聽後之在朝在野者相與其式瞻之而已矣丙午二月

楓谿程君補葬墓記

楓谿擁巖程君卒十載季子文榮將於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壬辰合祔其考妣於嘉興縣之南城浜祖塋遵治命也且以存日嘗詔之曰祖塋地隘吾兩妾不克容

無耐可也誌之勿敢失文榮治金石學有年有所得將刊其所撰帖攷帖釋伏念佩過庭之訓既不獲立身行道以顯揚其萬一日月不居失今不言則罪戾滋大當著其所自俾昭示來裔屬有疾介友王硯農持行略來謁文時乙巳冬也今年三月復遣使至請益堅重違其志按略君諱廷獻字書城擁巖其號也父仁齋贈公潛德不曜上世自周宣王時伯休甫以諸侯入爲司馬遂氏以邑昔宋司馬溫公自謂與程同宗有以也世居長安迨東晉新安太守名元譚者徙黃墩是爲南遷始祖五世至化修始由休寧方谿里遷嘉善楓涇鎮爲今籍君弱不好弄見者目爲偉器以贈公春秋高不能終舉

冬之四

美

業亦不喜詞章以樸學輯古佚書帝王世紀三輔決錄凡十餘種舊居瓶麓藏書甚富得舊鈔北堂書鈔與明世所行海虞陳氏校補者大異復感發輯子部六書較蒼頡字林搜羅尤備視近孫任兩家不啻有積薪之歎焉性純篤以孝友聞頗尙節概六親以事告者必盡委曲任勞怨無所辭道光十五年正月辛丑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六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加二級配王宜人選賀孺人方安人子五長文柏邑庠生出嗣次文杞嘉慶己卯舉人次文樂次文棟布政司理問今文樂文棟亦卒季卽文榮候選府通判余曰君達於禮者也高曾祖兩世葬事皆一身獨任之復以兩從曾祖叔祖妣祔則追

遠之道講之素矣妾不合葬小戴以爲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同例故雜記妾附於妾祖姑無則從其昭穆之妾喪服小記申之曰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曰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今墓大夫族葬不可攷大小宗法失則昭穆亦非古妾祔以昭穆古禮有明證則別葬何疑君又嘗築丙舍合族人以祀其春秋故處身井井如此吁遠矣茲特記其可書者而文榮之學所自來亦可見矣丙午三月

冬青館乙集卷四

冬之四

七

文五

序

禮書綱目序

禮經於六籍尤繁難治朱子在經筵曾有乞修三禮之劄未果行晚年乃親定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大旨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禮記及羣經子史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於其下草創雖定未遑刪改故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黃氏為之勉齋續編一準朱子遺說然尚有未定復以其書授信齋楊氏而後纔有端緒三禮之難成也如

冬七五

嘉業堂校刊

是至於品節度數尙待後人之補掇復數百年於茲矣婺源老儒江慎修先生有憂之乃取紫陽遺書別立門目更為凡例補其缺者固多彌其違者亦不少增損槩括成此一編此編向已錄入四庫全書其卷帙煩重人間轉鈔希少顧世所傳先生著作如羣經補義鄉黨圖攷譬諸九鼎一鬻非其絕詣先生生平著作略見於戴庶常東原所撰家傳而此編又舉世所願讀而不可得者是可慨也先生沒後高第弟子如金修撰輔之程孝廉易田屢謀剞劂而中輟最後得婺源俞君荆玉獨任其事遂鳩工開雕將卒事其孫錦波以易田孝廉為介來丐序余因思此學既為絕學而其書又為古今不可

少之書非特嘉惠後來亦以卒朱子未竟之緒其業可不謂偉歟夫儀禮難讀古今通論昔嘉興馮氏嘗刻秀水盛君庸三儀禮集編余既序而行之矣今復得是編益歎我

國家運際昌明經術之盛莫之比並明人如此經無一字者而鴻編鉅製若斯之夥儒者苟因兩家之說沿而上之漸至於三代之制度不難矣

七緯輯序

七緯之興始於哀平終於大業泊乎宋鄭兩家為之作注而緯與經乃相雜而不越然異學爭鳴七緯之外復有候有圖最下而及於讖而經訓愈漓不知緯自為緯

冬七五

二

讖自為讖不得以讖病緯也自賈公彥周官疏造為漢時禁緯之說後儒遂并為一談以為古人緯讖同諱此繆論也今以隋書經籍志證之志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及者遂事之詞也觀下文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則讖者特緯之流弊也緯讖之別此一證也志云七緯三十六篇並孔子所作并前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學級五行傳詩推度災記秬樞含神霧孝經鉤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郊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鄒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元並為讖律之注然其文詞淺俗顛倒舛繆

不類聖人之旨其重言漢代者見前書之非出於漢也則後人所疑者或偽注之讖爾未嘗疑及於緯也此又一證也志云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則當日所謂古學者亦弟不及圖讖爾未嘗詆訐及於緯也此又一證也志云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始者言乎其前之未有也然則隋以前圖讖且不禁何自而及於緯乎此又一證也唯志云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曰涉曰皆者病及於緯也賈氏不察

冬之五

三

因謂漢時禁緯眞無稽之言矣否則朱氏彝尊所引謝書及漢人碑碣稱姚浚則尤明圖緯祕奧姜肱則兼明星緯郭泰則探綜圖緯李休則又精羣緯袁良則親執經緯楊震則明河洛緯度祝睦則七典並立該洞七典唐扶則綜緯河雒劉熊則敦五經之緯楊著則窮七道之奧曹全則甄極志緯蔡湛則少耽七典武梁則兼通河雒張表則該覽羣緯丁魴則兼究祕緯李翊則通經綜緯不曰讖而曰緯則緯之醇固異於讖之駁也使其有禁奚習者之多乎此又不待智者而決矣候官趙君在翰以長沙射策之年兼江夏無雙之目慨大道之就湮悼流俗之失据於是因

武英殿易緯八書之外復博綜羣書輟輯成秩而六緯之遺文賴以不墜書成其兄在田太史郵寄屬敘余讀而嘉其裁斷之卓排纂之勤也因歎明孫氏古微書采其詞而佚其書不可謂典

國朝余氏古經解鈎沈詳其書而昧其斷不可謂敏殆不可以同日語也趙君又以書告儀徵師謂闕無開元占經故所采多未備儀徵師因命鑑采錄寄之并新得日本隋五行大義亦與焉太史見之當亦有以樂乎此也

儀禮集編序

儀禮一書於諸經中通習者固少而流傳者尤不多自

冬之五

四

漢書志之外隋書經籍志著錄得三十餘家今存者唯鄭氏一注而已新舊唐書藝文志著錄得二十餘家今存者唯賈氏一疏而已宋史藝文志著錄得二十餘家今存者唯陸氏釋文李如圭釋宮朱子經傳通解張潭識誤黃幹續經傳通解楊復儀禮圖魏了翁要義而已其他如七錄中興館閣書目崇文總目通典通攷玉海之所歧出者更無有也元史不列志今所存者亦止有敖繼公集說吳澂逸經及傳汪克寬禮經補逸三者明人於經訓尤鹵莽故今傳者無一人則甚已讀而難而傳者之不易也我

朝經學昌明從事於此者頂踵相望然開榛蕪草之功

實以張氏稷若爲首秀水盛君庸三繼張氏發難之後
鉤要纂元耽思旁訊聚古今說禮之人一百九十家而
折其衷積秩且千餘翻其意將欲與李氏周易集解衛
氏小戴記集說爭爲雄長而不自憚其艱也然未及葉
行而卒辛酉春其子婦之舅弟馮君鸞庭哀其志取藁
本於其家謀諸同志以付剞劂越一年甲子夏落成以
印本來乞敘余嘗究心此經知其難而不敢輕掉之也
不敢以不知辭乃受而讀之然後知其斷制之精決擇
之慎如士昏禮摯不用死則辨敖氏議記者之疏鄉射
禮射於州序則辨郝氏據孟子之過士冠禮筮於廟門
則辨賈氏不筮月之謬大射禮笙磬西面則辨陳氏應

冬之五

五

笙磬之妄特牲饋食禮乃食舉則辨姜氏分屬上下
文之非蓋其不敢輕以同者正其不敢輕以立異也
昔朱子嘗病賈疏不甚分明後之儒者又欲取其原本
而刪削之今余之言雖不足以張大此書得其說而存
之卽以爲賈疏之諍臣非過也讀是書其亦知通習之
難與

泉布錄序

世傳金幣之書以宋洪景嚴泉志爲最古然遵之先於
唐有封演錢譜張台錢錄於梁有顧烜錢譜俱載於史
志可攷顧封張兩家之說世傳述不過寥寥數語而洪
氏泉志獨采顧烜之論爲多則烜書疑宋時尚在不惟

是也唐司馬貞爲史記索隱亦頗引顧書而有可疑者
平準書曰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索隱曰顧
氏案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十二分重十二銖莢錢重
三銖錢譜云文爲漢興也平準書又曰故白金三品其
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
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
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爲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
作雲霞之象謂以八兩差爲三品此重六兩下小楮重
四兩也云以重差小者謂半兩爲重故差小重六兩而
其形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
也楮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

冬之五

八

龜甲文夫曰錢譜曰顧氏案錢譜則顧氏之先當更有
譜之者其來亦久遠矣且貨布爲一代度支所出自太
公行九府圓法如單穆公之斷斷於子母之權則其輕
重大小肉好輪廓均論者所宜考鏡不徒與宋明金石
諸編謂足以佐耳目之資已也吾朝

純皇帝萬幾之暇頗收錄其文以入西清古鑑於是朝
野之士亦多所撰著如北平翁東粵潘俱收羅繁富不
遺餘力此卽爲廣陵江侍御秋水尊甫蔗畦先生手拓
并得童君二樹所藏而成之者其攷證簡覈埽去支蔓
取三代以上之幣尤精且夥不妄下雌黃亦甚謹嚴矣
夫以黃帝少昊之金班氏食貨志所稱其詳靡記者羅

列若此之富後苟有能志洪荒以來之史其取以補蘇
轍古史羅泌路史金履祥通鑑前編之闕者又奚難駕
封張顧三家之舊而上之乎書此以俾江氏之子姓善
守之侍御別有所錄不在此數而過庭之淵源亦可得
其大略矣

小學餘論序

古今音韻之指有二齊梁以前從說文偏旁字原五百
四十部入者以目治者也隋唐以後從切韻華嚴三十
六字母入者以耳治者也目治之學有子母子之用極
於吳氏陳氏之古音攷顧氏江氏之十部十三部而止
耳治之學有經緯緯之用極於邵子之皇極經世鄭氏

冬乙五

七

之七音略韓氏之五音集韻熊氏之古今韻會劉氏之
切韻指南李氏之直橫圖呂氏之日月鏡而止而其尋
條引枝先河後海以斷至於古之元音則一也江左韻
學初興學者茫昧上既失攷於叔重下亦無驗於佛書
史稱王元謨問謝莊曰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
元護爲雙聲礲稿爲疊韻而文心雕龍亦有雙聲隔字
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之語則其濫觴之初也解者
日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卽字母而韻則有輕重清濁
之別然北海劉熙撰釋名其時字母未入中國全書以
聲義相取其釋天字有舌腹言舌頭言之異釋風字有
合唇呼噉口呼之別按其義例與廣韻正紐到紐之旨

一轍統輻由是引而上之至於經爾雅一書矢口卽得
而易之咨齋涕洟詩之感發烈栗皆是則不特詩賦家
有積韻之病矣玉篇載五首九弄之圖於是以切歸本
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
之類隔變始覺耳目一新其實翻音始於孫炎而炎爲
康成弟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鄭說有鄉同言異字同
音異及或失在浮清或滯於重濁則已啟正雙聲傍雙
聲正疊韻傍疊韻之鑰特未確鑿言之耳海寧周君松
鶴纂音略一書余旣敘之復自摘其說爲小學餘論三
卷大旨宗字母而探原於六書之諧聲槲髮續絲無微
不貫亦精且博矣尤喜其駁何氏叢說曰旣悟之後則

冬乙五

八

字母可刪然則字母者亦學音者之筌蹄而已苟能觀
其會通則古雖不傳音韻之書卽以字學通之奚而不
可或難之曰梵人別音華人別字梵音有妙義而字無
文采華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故梵人有目根功德少
耳根功德多之說必不可強合余謂不然字母雖晚出
要不過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古音雖微茫而先聖因旋
宮七均以通神明之故者曾謂舞獸儀鳳而顧不若通
音小悟之精有是理乎區區漢羅門之書云乎哉

杜詩叢評序

昔蔡夢弼集宋以前評杜者號千家注其鉤玄纂要抉
剔略盡故敖器之亦謂杜詩如周公制作不可復議至

矣盡矣靡得而加矣無已姑亦舍其鉅而一言其細者可乎余嘗謂讀杜之旨有二其一存乎律六朝聲病之學最盛婆羅門竊之以爲三十六字母所謂雙聲隔字而每外疊韻雜句而必睽殆謂此也而杜之切律也彌精如已上人茅齋云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則枕簟爲雙聲茶瓜爲疊韻也正月三日歸谿上有作簡院內諸公云藥許鄰人劇書從稚子擊則鄰人爲疊韻稚子爲疊韻兼雙聲也得不得謂之吹律胸肌調鍾脣吻乎其存乎韻漢魏用韻已異詩易迫唐官韻出而許敬宗改二百六部之舊所謂吳楚則時傷輕清燕趙則多傷重濁亦謂此也而杜之用韻也必嚴如義鵠行以巖

冬之五

九

餐酸存煙宣天拳挺穿年前然賢傳冠閒爲韻則知今時守才老古韻而以二十四鹽二十五添通用者爲妄矣如新安吏以兵丁行城傳聲橫情平營京輕明兄爲韻則知今時守才老古韻以十六蒸十七登通用者爲又妄矣得不謂之剖析毫釐分別黍累乎若此之類悉數之不能終其物竹垞先生嘗述關中李天生之言少陵晚年詩律益細凡律詩一三五七仄句末字上去入三聲必隔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能也因相與互誦鄭駙馬宅宴洞中及江邨秋興諸作而歎天生爲獨見吁若先生者豈欺余哉海鹽劉君濬篤嗜杜詩暇日取國初諸老評杜者凡十五家彙而列之都爲十六卷名

曰叢評其用心亦勤矣書成來問序余因取予之所得者書以告之殆竹垞所謂無關輕重者歟亦不賢者識其小者云爾若其以日光玉潔之筆發周情孔思之旨則諸先生之評盡之矣無待余之嘵嘵贅說也

洞庭游草序

余住林屋四載山水之樂不踰門闔東山則舟楫經過而已然自謂於朝霏夕嵐亦麤領其要嘗病地志之疏自震澤編外如具區志太湖備攷均不免舛漏因發激波皓月樓藏書四萬卷成洞書十六篇業將開雕以事中輟豈山靈不欲以示天下耶今硯農徵君昆季偕凌覽園明經著爲遊草文約旨遠名句如林且先我行世視點竄蘇雲卿逸事以爲故實者相去奚啻千里人之度量相越不又可見歟不能自己書數語歸之庚寅三月

冬之五

十

岳廟志略序

給事中元和馮君於崇文主講之暇纂西湖岳廟志成屬某敘之余受書讀之既遂言曰修史之事昔賢所難岳王忠節已昭如星日而史猶或失之按史王傳多取正於章穎經進之本今合兩書勘之有極紕繆者如穎傳王攻虢州下之上聞之以語張浚曰飛措畫正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此可見高廟知王之深正史乃剛上聞之以語五字直作魏公語

豈以上文有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之言而誤會之與不知高宗六年手敕有練兵襄陽以窺中原乃卿素志則後語實高宗語章穎所纂上下文已涉疑竇正史又從而實之其誣甚矣又朱仙鎮班師之前穎傳自七月一日至十八日六戰皆捷聞故高廟賜札一曰賢卿奏八日之戰再曰得卿十八日奏君臣之際可謂密矣今史既略而不書徒委其獄於賊相後之人隨而摘摭之不知賜札所云得卿奏言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利處報則詞氣之閒迥非疇昔不待一日奉金字牌十二始知其溺志矣其上亦銳意恢復者特宋臣曲

冬乙五

十二

筆乃史官如虞道園馬石田輩亦不加詳察僅知刪繁就簡不亦慎乎至宋史取裁於章而章又取裁於王孫珂所纂金陀粹續兩編宋史既漏略進本復冗雜如杜充福胙之捷吳玠姬妾之餽皆非昭忠錄所載本意至李心傳建炎繫年錄載紹興九年九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某來朝而兩史無驗徐夢莘北盟會編載紹興十年五月上遣李若虛至軍中計事王已至德州穎傳則但云請入覲未嘗有進師之言總之傳聞異詞莫可究詰始則因鄭時中丁妻明之失誣繼則由熊克劉時舉之失實欲其明白頭訖品勳事例難矣茲志兩載其詞不獨有功忠武亦深得闕疑之旨不矜奇不爭博其得

力於史例者甚深余故舉其一二以爲讀史者告若夫王之英爽及侍御纂錄之勤則凡例備書之矣

曹江孝女廟志序

嘉慶十有三年僕徵阮大中丞承

命重撫浙江是秋督兵海上約鑑同行渡曹江謁孝女祠仰見棟宇式煥稱神所居旣而鄉之紳士沈某等以廟志久遠缺略請於中丞先是撫部清公安泰於十二年因會稽士民之言乞封號於朝得

敕旨爲福應夫人蓋神自東漢以來二千餘載累膺崇典靈爽罔替誠不可以弗詳也中丞因命仁和優貢生

冬乙五

十二

金廷棟重輯之得若干卷按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又曰生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蔚宗爲後漢書特創列女一傳而神獨以奇孝著聞其間不可謂非體大而思精也夫劉向作贊徒傳仁智之圖腐史編書僅載懷清之婦范氏所述不過三代直道之遺而今之巍然配食於廟中者一爲上虞朱娥以救祖媪死載於宋史列女傳一爲山陰諸娥以雪父冤死載於明史列女傳後之秉史筆者確守其例一成而不敢變可見此心此理之同非孝道之大曷克異世而同揆哉褒榮光大列祀春秋宜茲鄉之不敢忘神貺而長願有以褒啟之也中丞顧屬鑑序遂書此以弁其端

太倉州志序

古者九能之士凡登高能賦山川能說者皆可以為大夫則地理之書允有官守者所宜究心矣迨誌乘繁興於是形勢之沿革典故之淹貫利病之通滯皆有裨於國是則甚矣修志者之又不可無其人也余之來江南也太倉守汪君以州志刊成書來屬敘余讀而嘉之凡分類一十有八體例詳明首尾該洽誠有關於政體非僅與澉川歷城諸志爭長於筆墨者可比且余聞古人之義始於辨名故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則謂之罔矧今之履其地者哉太倉之名宋宣和間已有則吳越東倉之說似非無因然海運肇自宋季至元時而大利明

冬乙五

三

永樂因之始改州為衛蓋東南之粟必輓輸至州然後入海起運其詳載於元史食貨志及巴延傳元史作者伯顏班班可考也如武宗至大四年以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領海船从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充運此全用本州劉家河入海之始自是以後至至元十四年十一月詔江浙等處糧盡數赴海倉候運則太倉之名大致由海運而著而或者疑曰如此則海陵之為吳太倉豈亦由後世邪不知海運之說自漢已興太倉以前或由

利津達燕或由淮安易牘紛紛不一最後以太倉稱極便故其名獨顯此則無可疑者方今

聖天子睿思默運河流順軌海道一說力闢瓊山諸人之繆無待復理舊說矣他如籌海圖編內附太倉生員毛希秉之言或攷古者所不廢試取其說而深究之然後知

王言之大而此志之所以載其崖略者不得謂之簡況三吳水利吳淞婁江尤為震澤咽喉今夏雨水汎濫得歸震川諸君子之書而疏濬之其受利宜何如者則甚矣修志之不可無其人也志自明張氏排纂之後續修蓋算自乾隆末年知州鼇君草創其議迨汪君曉山來

冬乙五

四

守是州復踵而成之於是稱善本焉余既嘉其詳贈而尤望後之君子讀之而有裨於民生國計者又不僅在於一州一邑之間也則斯言或不視為河漢也夫

寶綸堂詩鈔序

作詩之旨謂有妙悟則可謂不關學問則不可司空圖流鶯比鄰之品嚴滄浪羚羊挂角之論其實不過妙悟而已如云詩有別腸則枵腹操觚鉸釘補鍋者皆可從事豈足以上擬雅頌之遺乎天台齊侍郎息園先生少日以拔萃科中副車因入天台山讀書十年遂膺博學鴻詞之薦出入著作之廷備

顧問數歷有年故其發而為詩皆沈博絕麗宏偉秀彥

非山澤之耀可比蓋所積者厚故其流者光其取資於深造自得者不可謂不多矣夫侍郎之學其大者在經史迄今武英殿儲藏版本如十三經廿四史侍郎均有攷證天下學者因是以知稽古之方又文集若干卷無錫秦侍郎憲已選擇其要者刻之他如水道提綱一書尤生平殫心之作亦既風行海內矣惟詩集人所罕覩非靳之也在侍郎固於詩爲餘技則人亦以其所後者後之爾然同時掉鞅詞壇若胡雲持之天才煥發厲太鴻之精神孤迥杭大宗之筆墨橫飛巖崧占之史籍淹貫皆足有以表見於時獨於侍郎之詩闕焉不傳誠非所以取歌讀者之心也今浙東某君取其全彙別爲

冬之五

五

寶綸堂詩六卷刊既成因來丐序夫作詩之道不可不本諸學問侍郎之詩不必能盡發其底蘊而論學問者或可於侍郎之詩見之則徒恃妙悟者奚益焉即如其中若憐忠詞二首相傳侍郎入京時忠肅以易儲奏疏檔案見託所謂因感異夢者即指此昔大興朱文正公督學兩浙時爲作詩勒諸西湖廟壁自是以後若阮中丞元孫侍御志祖皆有題跋非作詩者學問精能之至焉能使鬼神來告耶此可以箋侍郎之詩而爲天下之善學問者告矣

靈芬館詞序

昔楓江漁父爲詞苑叢談一書余覽之而感焉夫流品

別則文教衰摘句圖而詩學蔽花閨淫縵爭價一字之奇草堂嘯殺矜惜片言之巧乖道繆典鮮能通圓是以耆卿鴛鴦於津門邦彥厲響於照碧詞至北宋而一變石帚玉田理定而摘藻梅谿竹山情密而引辭詞至南宋而又一變若夫吹律風騷調鍾韶濩寫纏綿於香草寄哀豔於紅牙則又遙源濬波酌而不竭婁斤般墨高下在心吳江郭子頌仰少習倚聲長嫺詩教走馬礮礪塞上沽酒烏丸城邊回腸盪氣搖曳情靈既而端憂多暇雜於變徵蓋蓄隱而意愉實懷愁而慕思也頻伽本吳產年來僑寓魏塘魏塘爲昔賢所歌觴之地醋坊橋畔腸斷東山水磨頭前情緣白石近乃取所爲浮眉蘅

冬之五

六

夢兩集詞刊而行之余讀之既作而靳之曰東澤綺語家世番陽草窗漁笛淵源歷下鳩以翦而語慧杏必嫁而實繁豈薄虹亭而心折小長蘆釣師耶頻伽笑而不答遂書之以弁其首

新齋遺詩序

吾友許海樵客授海虞丁酉夏攜黃新齋詩歸屬爲去取而引其首發函讀之則先經吳門朱酉生所訂余無以易也無已更增三之一既而郵事略至新齋名榮上字建中吳之木瀆人少孤性木訥事母以孝待友以誠人有加以不情者怡然不校館洞庭東山樂其水木明瑟遂奉版輿歌白華以居焉自少居木瀆時已盡聞其

鄉先正葉橫山黃野鴻張永夫之學生平尤服膺沈尙書歸愚謂得詩教正宗不媿嬰而及漢魏斷斷於處已接物以端其本可不謂學者歟夫尙書稱詩近所豔說者莫若七子雖後造詣不同錢宮詹王光祿遠矣習菴竹嶼璞函未免以辭藻勝視新齋不似也然此不過尙書提倡苦心尙書游橫山之門其始爲北郭七子則有若沈方舟陳雪竇其三十以前結城南之社則有若張永夫顧嗣宗徐龍友諸沈默之士其所與交則有若冷秋江先遷夫方望子李容山皆前朝遺逸樹骨選言不爲浮華所沒與新齋合宜矣新齋之詩樸而腴不入纖側拙而不俚不爲麤獷不敢謂此卽可上嗣四始六義

冬之五

七

若因以溯唐魏起尙書質之使馳逐於李耘圃徐竹所之間未審其孰先後也海樵又言新齋習青烏不輕與人言中年學宋四子而悟禪有古文若干篇藏於家余未之見俟後之論定可也所游如顧劍屏鈕匪石皆方間綴學之士海樵與之交甚摯其徒又多新齋舊侶哀其失傳先刊此編亦無媿於師友者是年立秋前一日

上海唐氏支譜序

自余束髮知里有篤厚長者曰太學唐君樸齋貌誠實而性和雅無捷言遠色自非內行醇備不克深造自得如此者迨余奔走四方歸情與其剛皆不永年其家孫夢松太學已成立少孤不獲卒治舉業出佐人會計有

聞於時且好古喜金石及書畫之學有所得必過余相賞析余亦樂以爲餘生送日之助今年冬始出其家譜俾書其首攷唐自劉累叔虞得姓或國於魯縣或地於方城元和姓纂宰相世系表無異辭也唯林書殘佚歐表以有唐休璟故特詳六朝以下大約可稽者自丹陽太守瑁三子爲三祖以上然譜不屬不可以臆決也夫南北割據譜學滋荒後世士大夫言氏族者率以有宋爲斷蓋其慎也乃此譜僅溯自洪武可不謂慎之又慎歟要之尊祖敬宗收族之誼自在也按譜自太學君以上凡歷十四世十三世椿十二世宏勛皆自靈石來居眞茹鎮十一世士鳳舉人康熙中常寧知縣十世汝枚

冬之五

六

衡州知府九世國宣八世懋義七世變歸安縣丞六世錚浙江布政司都事五世琛以子貴贈刑部清吏司郎中四世昭以子貴封贊治尹衢州知府三世俊二世福始祖英以山西靈石籍舉賢良方正授上海烏泥涇稅課大使任滿歸而子福因墾於上海主簿李氏遂著籍上海此上海支譜所自出也今自太學君服賈來湖居烏程之南潯鎮又三世其前若中丞瑜五子督學錦三子中丞繼祿一子其散在寰區者又焉得而悉數之哉宜夢松之拳拳不置而遠企古人之殺食繫姓欲盡復其水源本本也夫以余所聞太學君之植基甚厚又得夢松之守先不怠必克大其門閭將持此牒與四方共

訂其郡望不唯明以來之條分縷析無不歸於統貫卽五代以前之珠聯璧合亦可得其原委吾嘗謂王僧儒百家譜買希鏡十八州士族譜及氏族要狀必有留於今者不以此歟如徒矜氏望廣張門閥爲有識所齒冷不特余不敢書夢松亦無此心也因攬其略以著於篇

蕉雪菴詩鈔序

余自丙戌倦游歸而里門交友僅存一二踰年風痺大作異鄉來者復不任延接漠然無所向而已已而得震澤王君硯農相過從未嘗言其弟臺叔也有頃吳門蔣子延以詩畫游吾鄉始以臺叔悼亡卷屬題由是知硯農弟工詩而不自言不衒以冀其深造也夫古今兄弟

冬乙丑

九

媿美聯珠花萼爲集何限唯西堂病起之句與眉山夜雨之作後世競相稱引硯農得此於一門是可羨矣久之有頽然長身貌豐碩而言温厚叩吾門而來者則臺叔也其論詩一如硯農而交游之廣相先後焉余旣蹇足復不習爲贈答之辭故臺叔以詩見投不數數見卽見亦未罄其底蘊前四年余自念平生不少所作雖不足存然老矣一轉瞬輒化爲荒煙野蔓走憐飛螢竊竊悲之因友朋懇與取十之一爲冬青甲集二年刊始成硯農見而少之出氣力奔走於交游中將爲之續刻無如篇秩叢亂粹難整理刪削者苦之臺叔乃肯任鈔寫作一淨本何圖書纔二卷而疾作又踰年而殆殆且歿

又踰月硯農乃克收拾其遺詩屬爲之詮次嗟乎余得此於君之昆弟不爲少顧忍卻而不爲之盡心可乎遂破旬日之工得蕉雪菴詩鈔八卷臺叔之詩略盡是矣其詩清真簡妙實而不滯無奮末廣憤之態祧三唐而禍二宋歐蘇梅陸兼而有之昔歐公交頽魁碩而獨於曼卿取其汎愛廓然有大志又惜其化而爲朽壤而長松靈芝有時而不足恃也今余集未能遽成而臺叔已若此其幾何不爲荒煙野蔓走憐飛螢而同盡也夫臺叔之友余不盡知知而識者子延外又嘗爲浮屠交則笑谿月樵其人笑谿遺詩甚少子延沒已二年其詩尙在若存若沒閒使月樵於臺叔之沒同於惟儼祕演則

冬乙丑

十

必漠然無所向將以自謀其終者謀臺叔其爲長松靈芝雖九沈一浮亦姑且爲是想象焉不然則荒煙野蔓走憐飛螢亦聽之斯世而已矣旣悲臺叔兼以自悼所謂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泗之橫集矣臺叔名棠詠之其字不屑舉子業而力學於詩平生喜交友重氣誼年僅四十有四硯農行狀詳言之不復書壬寅九月

辟疆園倡和詩序

東吳顧氏門村園圃之盛至二千年不替復乎尙矣嘗讀其家劉宋時譜知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乃園於吳則辟疆人名也非園名也人因名以名之也終唐之世入詠甚多李白云竹暗辟疆園陸羽云辟疆

舊園林不獨願况辟置東晉日一詩為足攷其遺址矣
壬寅冬硯農自吳歸攜吳名賢小像贊集寓意錄來述
願氏湘舟言巧為辟置園款冬會詩集序憶幼時於親
故赤珠殷氏得秀野堂會文姓氏錄幾千百十人居首
有文南雲再索其籍不可得自是讀元詩三選知書成
夢羣賢衣冠來謝孟子所謂友天下未足而尚論非其
證歟又讀璞棗玉山名勝集見賜詠之勝園館之美鼎
鼎圖書之富非金粟道人孰能與於此此又一證也中
年南北奔馳居揚居吳皆七八載而懶拙牽率不克編
交賢豪每有所觸未嘗不想見竹垞匠門之於秀野鐵
厓雲林丹正伯雨之於玉山有以繼之則辟置當自此

冬乙丑

五

遠矣且吳倡和之盛莫如皮陸更葺園中景應為願辟
置非襲美句歟吳之辟置園在昔勝概敵非魯望句歟
雖然詠歌可懷也酬應亦可畏也主人且勿喧賤子為
陳辟置園可乎曩在臨頓里值拙政園將易姓同人議
所適或曰是不難異日卻當路借寓斯難爾因悟維揚
舊有鄭氏影園前世豔稱黃牡丹吟社逮余過之則已
易微鮑氏改名休園問其取義正坐此也然則數典而
可忘祖耶辟置當東晉盛時其煊赫莫若王子猷子敬
昆弟子猷既看竹失主人歡子敬又聞辟置之勝不相
識徑詣之值辟置方集賓客酣燕子敬指麾好惡旁若
無人主人勃然令驛左右出門子敬獨在與上回轉願

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外非前轍歟湘舟賢
者宜有以處此第以懶拙者思之不無瞻徇既以為頌
且禱焉若夫題襟刻燭古今人何必不相及遂書以寓
之以為韋弦之贊也可讀之而噴飯滿案亦可

飛英培同人倡和詩圖序

吳興為山水之區士大夫以燕游而發為詠歌形諸繪
畫者無代無人宋慶厓而還南園六老胡安定為之序
陳直齋為之跋摹圖刻石負乎尚矣有明湖南崇雅實
為峴社權輿由嘉靖癸卯訖丁未為峴山之終戊申為
逸老之始厓萬歷甲寅尚時廢時舉余嘗就郡志所載
前十七人續四十人攷之而吳西園徐東濱暨有序之

冬乙丑

五

錢德洪均不在此數知遺佚多矣因稽羣公詩文畫卷
則歲月爵位姓氏益不相讐序有清惠石川箬谿詩有
我齋西園南茗棟塘畫則一係嗜山蔣氏所藏十五人
皆立象蓋仿洛社普明宿舍之例一係鐵花温氏所藏
亦十五人山水中有艇有酒核侍從象側各署名姓余
嘗兩假攷焉聞郡城魚計亭陳氏尚有一卷不及見蓋
當日集或有畫畫或家置一卷故文采風流三百年如
一日然參差不齊成之難失之易宜小谷口之斷斷不
置也夫士君子出則眾正盈廷德如羔羊不特周衛武
公樊仲山甫仍叔尹吉甫有詩即明世吾湖閔莊懿十
同年象余亦兩見之至於處則茗南雙谿錢金谷之行

修蘭亭之禊各以類從而已道光甲辰春潯上蔣君海
珊維城有事郡垣於花朝招同崔丹崖德瑛凌耦山庚
奚榆樓疑張同莊珍臬李菊潭彬王少伯我駒吳半峰
汝箋莫晉齋盞戴銅士銘金許星田林椿丁蕃園棠陳
嗜梅綱鈕介庭福景姚篤齋培之楊毅亭炳謙汪珊洲
春鐫江鶴汀颿凡三十有一人醮集於飛英僧舍之棲
雲室期而不至者十三人楊蕉雨炳莖舫西炳咸費見
山南輝王又帆傑潘西邨啟賢鈕蘭汀升元趙怡庭光
祚西園光鏞許憲波激陳風樵薰徐淑泉寶森潘菊田
襄閔小山受演約情於人己之間勸力於老壯之際海
珊洵斯集之一菴矣是日也促席飛觥流連永日酒後

冬之五

三

羣登浮圖之巔視石川文回廊迤邐撫景凭高靡遠弗
矚卽無有朋壽臺清遠閣之勝風趣要自不遠於是用
趙文敏詩韻各賦長律一首箬谿詩紀所云類族辨物
與道偕行者非歐詩成適費曉樓於六厓兩君在近卽
以繪事屬之當亦不在王應文黃彪下海珊旣歸潯書
來徵序昔東坡偕同儕繞城三十里觀荷花晚入飛英
寺分韻君子所至草木嘉聲古今人何必不同余甚媿
元晏而自訟病非不克附簡未得則作者有榮幸焉因
就所習聞事著其臆滿後有作與志者得余言以紬繹
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越四月旣望爲之序者同
郡張鑑秋水也

帶湖樓遺集序

詩貴多乎吳興自柳惲以亭皋木葉一聯馳譽千古天
下後世若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緣不過五七字
迄於今流播人口詩果不在多也喬漉之宋出學士後
由浦江來與吾張氏共里閨者越二百載今年春有介
余族孫繼槐來見者則子頤文學也攜其高祖梅菴先
生以下五世所業皆工書畫習篆刻彬彬一堂互相師
友而其詩纏綿悱惻不倚傍門徑貌爲大家此帶湖樓
遺集所爲擇其中至精者將以行世也世有書棚陳解
元其人必引爲同調矣夫詩至唐宋夥矣最後如誠齋
放翁非不多矣嫌其俚厭其煩轉不若江湖名賢小集

冬之五

三

猶得使人興感而珍惜之又奚必充箱盈笥侈萬首以
爲賣菜求益也余瓠落無所成舊居文獻有茫乎不知
其自近聞瀕湖諸友將續爲漉上詩選因書以復子頤
且以爲勸無或似余之頽廢能自振刷以不墜前人典
型則善矣

鍾新甫詩鈔序

詩必本乎其人之學謂詩不關學罪與清談注易者等
夫子一生學周公周以前學者不敢知大約箕子其一
漢儒以五行傳洪範詩人先習之小豎之五章其證也
皇極爲四言濫觴信矣周公作詩作詩訓詁夫子斷斷
教人學詩暴虎馮河不敢卽不與徒搏徒涉釋訓存焉

淇奧首六言一存其釋訓於爾雅一存其釋訓於大學
自學修內外暨盛德至善其深切著明如此則司空圖
嚴羽罪卽不深於桀紂當從王輔嗣末減矣近來詩家
承明屢變之餘舍竟陵公安前後七子學人踵頂相接
駸駸乎日上焉震澤鍾君新甫以曠代之才早負神童
之譽閉戶購書肆志古學遂博通天官地志河渠兵農
皆有用之學一見之於詩可不謂知所本歟二十年前
予風痺歸家曾見過草堂往來於胸且稔知其游鐵夫
張解元之門交盛梅庵張淵甫昕夕議論均予舊識故
學有淵源唯性孤潔人憚而遠之於是未敢決然挹亦
未敢忽然忘也明年將五十輯其所爲精華凡若干篇

冬乙五

五

先付剗剗郵以徵芻蕘之言讀之兼句中如塞垣讀史
諸題宏偉巨麗從卷軸中剗鋤而成非空恃妙悟所能
望項背也惜老不及見其大成雖然撻墮索塗孤竹老
馬或不自忖唐人繼元暉變音之後駕六代攀屈宋以
躋於三百篇作者之林工部海涵地負實開一朝詩運
此外自韓柳以逮盧仝任華靡不椎幽鑿險波詭雲譎
卽近情如樂天子不謂其不學最下及於許渾則去學
漸遠矣今新甫能以軼倫絕羣之識扶其墜緒將見詩
教日尊踵鄉近先正亭林稼堂竹垞西河有日可不謂
禕哉夫詩與春秋相表裏詩亡春秋作然大廷之議非
草澤直言言足以興默亦足以容昌黎文起八代身撰

順宗實錄其答張籍書猶不官任作史之責司馬溫公
修通鑑至本朝不敢措手詩人惴惴故自有說呂侯作
甫那詳伯夷而不及皋陶不得爲漏苟殖學不落則積
之深發之益厚由訓詁以至一貫不難也諍友之附不
敢自遠丙午四月

冬青館乙集卷五

冬乙五

五

烏程張鑑秋水

文六

書

答阮相國師書

鑑頓首四月下旬接讀鈞誨并奉到冬青館集書面岳印卷引首當即札催王徵士之佐來取同深感佩又荷頌到續編華經室全集一匣得更讀未見詩文仰見化雨均沾有加無已以古今第一流人著古今第一流書恐樂天君實未足擬其深湛也至蒙示現在日用浩繁愚以為儘可置之度外豈有如師之德業聞望而尚虞

冬乙六

一 嘉業堂藏

不足乎節署同人愈久愈少誠如來論鑑跼伏蓬茅至近如嚴陳尙不能一晤蠟散可知且鑑身值昌黎眉山在上不克與盧仝李薦輩同安自適之天即自悔亦復奚益憶自乙酉年自林屋還家遠嬰風痺兼以肝氣時動已踰一紀已而中饋失人一切衣食均屬辛劬株守寒甌卽省郡兩垣未嘗一過珠桂不給則繼以傭經傭經人不足則佐以賣文鬻畫而三子五孫雖兩子一孫忝入膠庠豪無足倚是以拮据甚賴朋友時相過從筆墨尙不致落莫然跋前疐後一得十忘竊念吾師被三朝特達之知數歷中外鍾鼎旂常炳照天壤四海之內已無閉言卽文章報國如補五閣未見之冊輯全唐

文以配詩集之單行煉石補天皆千秋絕業然尙有非師莫能爲者明史修於雍乾之世於福唐桂三策僅附懷宗之紀紀載寥寥在當日武功初定或艱於采訪故季野萬氏亦嘗言必當續修迨

純皇帝四庫館開得紅本所見益多彌深遺缺後御纂通鑑輯覽再三致意一時廷臣唯恐歲月滋久避難就易必欲如張若淮之奏各地咨查誠爲紛擾然賜謚賜卹聖心有在今幸際師怡志林泉豈非千載一時矧近有濫託溫氏逸史者若不急爲刊正何以昭高廟信史彰瘴之論昔高允期頤國記斯就溫公居洛通鑑用成不特明年祝

冬乙六

二

釐可資拜獻將後此足疾全瘳神明愈固文潞公舍師安歸區區王官谷未敢爲師頌也狂狷之言未審當否鄉僻僻郵寄書頗難日後儻得吳門一安便較爲徑捷矣伏惟以道珍攝鑑頓首

跋

道德真經解義跋

道德真經解義十卷宋徽宗御注登仕郎章安撰義按道藏有徽宗道德真經解六卷書錄解題作二卷者因此多解義故分卷不同也章安姓氏無可考此從范氏天一閣借鈔每卷首行下記頁字四號然於今道藏本實無此書其書先列御注下乃以臣義別之本文分上

經五卷爲道下經五卷爲德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下篇
誤載德經頗合晁說之譏以爲非古亦未能遽定也攷
玉海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奉詔編次徽宗實錄有道
德經解八卷政和八年八月十一日曾頒刻石則當日
藝林固奉爲圭臬今讀御注文義平正解義悉遵御說
故亦無甚偏駁趙希弁讀書附注以爲道者人之所共
由德者人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
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
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凡此之類其辭簡其旨遠學者
當默識而深造之似非溢美至其經文字句閒與各家
出入如乘乘兮若無所歸或載或隳與河上公本同王

冬之六

三

弼則乘乘作僂僂載作挫又夷道若類廉而不剡與王
弼本同河上公則類作類剡作割又故致數譽無譽譽
字與各本皆異河上公作車王弼作輿又僂僂爲天下
渾心僂僂與釋文本同今王弼本作歛歛河上公作恍
恍此經字之不同者也可託天下天下莫柔於水與
王弼本同河上公作乃可以託於天下天下柔弱莫過
於水又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與河上公本
同王弼則缺罪莫大於可欲一句此經文之不同者也
其餘不同者尙多均足以補焦氏六十四家考異之未
備唯九卷末六十九章頗佚僅存故抗兵相加則哀者
勝矣十字又併入六十八章無從較補姑存其舊焉

通元真經注跋

唐徐靈府號默希子錢唐人爲元宗時徵士隱修衡嶽
注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元真人其書爲通元真經
見杜道堅通元真經讚義及全唐詩傳又西天目志載
靈府由天目趨天台憩雲二十餘年作言志詩辭武宗
之徵著元鑑五卷及三洞要略則靈府又嘗作天台道
士矣案唐書藝文志有注文子十二卷徐靈府著而崇
文總目又云文子十一卷徐靈府注闕則徐注在宋時
傳習已少茲從明道藏本過錄題曰默希子注者據晁
氏讀書志王氏玉海皆云墨希子即徐靈府自號墨與
默通也今觀此注清靈婉約而文子正文亦尙屬舊本

冬之六

四

其自序云默希以元和四載投蹟衡嶽之表考室華蓋
之前迨經八稔夙敦朴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則是書
當成於居衡嶽之時據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子彙云吳
中舊刻僅十餘葉近得默希子本始觀其全不知何故
不照原書翻刻又盡削靈府之注殊所不解此是太原
祝氏依宋版摹寫亦希有之本也是明時尙有仿宋刊
本今則捨此無從攷核矣

陳顯微注闕尹子跋

闕尹子言外經旨九卷宋陳顯微撰按顯微有周易參
同契解四庫書已著錄蓋道家者流抱一子其道號也
此本爲其弟子希微子王希所傳受有寶祐二年序攷

關尹子九篇與玉海及直齋書錄所載合今崑山徐氏傳是樓書目載有關尹子文始真經三卷陳顯微注注廷訥校當是此本唯改名爲文始真經小異疑亦出校訂家之手据陳氏振孫言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葺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今五鑑篇第一章注曰爲鬼所攝者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是書矣觀此言則注者亦未嘗不知關尹喜在周時不得預識佛教而故

冬乙六

五

爲是解者所謂欲益之而彌彰也唯其注釋筆意清微序云因言悉旨轉語明經設喻彰元反詞顯奧句下隱義言外漏機指意言前顯微意外此數語可謂曲盡言外之旨故雖如慈谿黃氏所譏其言道皆歸於無者茲亦就道家之本詣想而存之

蜀石經毛詩殘本跋

蜀石經毛詩殘本自鵲巢首章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起至邶風二子乘舟章止癸亥冬余還湖州見於王雪浦處未及假閱既而雪浦寄吳門裝潢爲友人持去以影摹本還之雪浦乃以影摹本見寄余因取監本校之經序傳箋頗多異文經如標有梅迨其今兮其作及江有

汜三章之子歸皆作之子于歸何彼禮矣序肅雝之德也經曷不肅雝雝皆作雍騶虞壹發五豝壹發五豝皆作一柏舟序仁人不遇人作而以教以遊敖作遊日月序以至困窮之詩也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擊鼓踊躍用兵踊作踴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軌作軌又雝雝鳴雁作雍雍鳴鴈谷風宴爾新昏宴皆作燕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毋皆作無不我能惰作不以我能惰昔育恐育鞠作昔育恐鞠簡兮序仕於伶官伶作冷內日月序與晁公武郡齋志所言合而晁於餘文多不著豈晁當日所見之本盡如此與至傳箋異說尤眾采繫箋早夜在公作早夜在於公事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作

冬乙六

六

祁祁舒遲貌也言事有儀草蟲序下多箋云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也十四字又傳趨趨躍也作趨趨跳躍也箋猶男女嘉時作猶男女嫁時采蘋首章傳多沈曰蘋浮曰藻潦流潦也十字箋積之言賓也賓作實又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作主婦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甘棠傳芟草舍也乃箋文不重煩勞百姓無不字行露夙早也作夙夜早暮也傳獄塙也作獄訟也又不以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疆委之作不以媒妁之言不知六禮之來疆委之也羔羊箋故可自得也作故可自得公食也傳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作言縫殺之大之與小得其殺也小星傳昴留也留作留箋同江有

汜傳決復入為汜作江水決而復入為汜傳水歧成渚
 作水歧成日渚箋江水流而渚留作江水流而渚水留
 野有死麕傳舒遲也作舒貌也箋奔走失節動其佩飾
 作奔走節則動其佩飾也又此下誤入悅音稅也四字
 何彼穠矣傳禮猶戎戎也猶皆作由此古通下多作由
 駟虞箋豕生三日縱作豕生三歲日縱柏舟箋舟載渡
 物者作舟濟渡物又傳悄悄憂貌乃箋文作悄悄憂也
 又箋君道常明如月而月有盈虧作君道常明如月而
 有虧盈燕燕箋多于往也三字又箋頡頏與戴媽將歸
 出入前卻作頡之與戴媽將歸出入前卻也又實勞我
 心下有傳云寔是也三字終風笑侮之也作笑侮慢也

卷之六

七

箋既竟日風矣竟作競下皆同又箋然而已不能得而
 止之脫去不能得而止之六字又惠然肯來下多箋惠
 順也三字箋軍士棄其約作軍士弃其伍約傳信極也
 作亟也凱風傳棘薪其成就者作棘薪言其盛就雄雉
 箋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作而君子或有所留
 或有所遣女怨之故問此匏有苦葉傳謂由帶以上也
 作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又揭褰衣也作揭者
 揭衣也又旭日始出作旭日白始出又舟子舟人主濟
 渡者作舟人之子主濟渡者又我獨待之作我猶待之
 谷風序箋新昏者新所與為昏禮作新昏新為昏禮又
 箋然而其棧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兩

根字下皆多莖字又箋而君子於已之苦毒作而君子
 遇於已薄之苦毒又違恤我後箋皇暇也與違異又何
 暇憂我後後字下有廿字唐人以避諱故定本缺之又
 箋欲困窮我作欲用窮我也式微傳泥中衛邑也作衛
 下邑也旄止箋女非有戎車乎作女非無戎車乎北門
 箋詩人事君無二志詩作謂又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
 作則減彼而一以益我二子乘舟傳迅疾而不礙也礙
 下有危字又傳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然作愁皆與今監
 本異其譌繆亦不少而語助之損益字體之假借不與
 焉至於世字作廿淵字作淵民字作氏則避唐諱也昔
 人謂蜀石經毛詩為廣政七年將仕郎試祕書省鈔書

卷之六

八

郎張紹文書而蜀相母昭裔取唐大和本是正者則其
 與今本多不同無足為怪聞錢唐趙氏小山堂舊有蜀
 石經毛詩自周南至衛風疑即此冊而又佚其半余故
 仿陸氏釋文之例備著之俾治經訓者廣異聞且擇其
 所長如後漢書寶融傳注引谷風作不以我為德反以
 我為讐與此略同則其實貴宜何如乎甲子立冬日書
 於冬青閣館

宋大詔令跋

書共二百四十卷無撰人名氏據玉海此集由建隆至
 宣和紹興中出於宋綬之家而直齋書錄解題及趙希
 弁讀書後志皆云寶謨閣直學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

於建寧云紹興間宋宣獻家子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國初迄於宣政分門別類凡目至爲詳也今所存卷數悉與三書相合則爲原編無疑且檢四庫書所錄唐大詔令亦出宋綬家爲綬求所編則此云出綬家者似爲可信孫公談圃言宣獻家藏書過祕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得之蓋綬收藏甚富故敏求能纂唐朝一代詔令旣而積儲益多則又出敏求之後故不能舉其何人要其同出宋氏無可疑也明葉盛棗竹堂書目經濟類有宋詔令二十四冊殆卽此本今其書內缺宰相類卷七十一至九十三武臣類卷一百五至一百十五典禮類卷一百六十七至

卷之六

九

一百七十七凡缺四十五卷與唐大詔令同一殘佚至於一代典章所存實多如元祐三年呂公著制出蘇軾手見避暑錄話四年太皇太后元日不御殿詔出蘇頌手見石林燕語皇祐六年温成皇后哀冊出胡宿手見青箱雜記慶厯四年晏殊罷相制出宋祁手見東軒筆錄此其尤彰彰者也其他典禮之繁可以參核本史者如神宗紀熙寧二年四月癸丑命曾公亮爲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禮儀使讀詔令則知皇太后太皇太后皆有冊文又紀十月丙申曾公亮陳升之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讀詔令則知公亮進昭文升之拜集賢又紀三年十二月丁卯以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

讀詔令則知絳進昭文安石則僅曰相而無殿閣之名蓋史於是年十月書陳升之以母憂去任而詔令於下四年正月載升之方有起復集賢之制則安石之不書集賢事固相統貫矣又眞宗紀咸平六年以呂蒙正爲太子太師萊國公讀詔令則知蒙正因罷相除太子太師故曰入旣賴於嘉猷退亦全其素志若刪去罷相一節全與本事不符始知修宋史時通削詔令駢儷以爲溺於辭藻不知仍有曲折一經指斥自蹈覆轍矣

翠微北征錄跋

卷之六

十

詩集此全是經略中原之策故黃氏千頃堂亦入於兵家類按宋史岳字子西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冑當國將開邊釁岳上書書奏侂冑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迂守李大異復寘獄侂冑誅放還後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今觀書中所言雖指畫山川措置軍旅意度極爲開展至所云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次於幽冀黑殺黃道正按於

燕趙攷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未免過信三式近於術數使其應敵恐亦未能盡當此不得以成敗論也大抵岳是志節之士喜功名惡異類是其所長而才具則似密而實疏以致身罹慘毒後世稱冤而宋之國脈亦因此不振惜哉

慶元條法事類跋

慶元條法事類八十卷卷首缺佚莫詳撰人姓氏據直齋書錄解題有嘉泰條法事類八十卷宰相天台謝深甫子肅等嘉泰二年表上則此爲謝深甫監修之書無可疑者直齋又云初吏部七司有條法總類潭熙新書

冬六

十一

既成孝宗詔做七司體分門修纂別爲一書以事類爲名至是以慶元新書修定頒降使得便於檢閱蓋舉其奉詔之時則曰慶元而據其成書之日則曰嘉泰攷宋史寧宗本紀慶元四年九月丁未頒慶元重修敕令格式又嘉泰二年八月甲午謝深甫等上慶元條法事類三年七月辛未頒慶元條法事類據史文正當名爲慶元故玉海載慶元修敕令格式下附條法事類云嘉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海元條法事類四百三十七卷書目云八十卷其所云書目者館閣書目也然則八十卷者亦非原修之書直齋改爲嘉泰其中似不能無故至其爲一書則固無可疑矣其闕卷卷第一至三及三

卷首葉卷十八至廿七卷三十三至三十五卷三十八至四十六卷五十三至七十二凡四十二卷然一代典制賴以可考者尙多如玉海載建隆考課令有四善四最而四最僅有其三據事類則仍有民籍增益進丁八老爲生齒之最其餘如十科薦舉之令則本紹興三年三省樞密院請復舉行元祐司馬光所請之法見宋史選舉志武臣薦舉之格則本之隆興元年正月一日三省樞密院所奏見於玉海銓選類蓋雖沿革損益時有差池而宏綱細目正復脈絡可尋存之自足以裨史志之缺至其卷尾附錄開禧重修尙書吏部侍郎右選格二卷雖似不倫然攷葉盛棻竹堂書目政事類有開禧

冬六

三

吏部七司法二十冊慶元條法事類三十冊則兩書原自統行故寧宗本紀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重修吏部七司法開禧元年六月己巳陳自強等上新修潭熙以後吏部七司法開禧二年三月甲午頒開禧重修七司法如紀所言則此二卷又爲陳自強所上吏部七司法直齋書錄亦名嘉定吏部條法總類兩書在當時本自並行未可知也因仿四庫書收乾道臨安志之例著之以見其書之厓略云

遙華姓氏韻集跋

新編古今姓氏遙華韻集宋臨川布衣洪景修進可編自序言凡得姓千一百八十九姓無其人者無信不徵

因分十餘共九十九卷合姓目一卷通爲一百自來著錄家俱不見載唯千頃堂有之而卷數不符疑非足本此本從吾浙鄞縣范氏天一閣鈔出內缺乙集第五卷至丙集十一卷止後又得吳門黃氏士禮居所藏項墨林家舊寫本補足其行款已不能畫一且原書卷次本極淆亂兼之一寫再寫魯魚帝虎滿幅皆然幾於不可究詰茲略依首卷姓目所列爲之詮次俾不失洪氏之舊至其中所采宋時名臣事蹟既多而於死節之士尤斷斷不置如臨川先賢傳摺紳舊聞朱子名臣言行錄以暨名家墓銘行實之類不下數十百家卽所錄史傳本文亦具有起訖不特有益藝林亦可以昭世姓之炯

冬乙六

三

戒允當與藏書家共寶之

書復社姓氏錄後三

余舊鈔酌中志餘一冊內有曰東林朋黨錄曰東林點將錄曰東林同志錄曰東林籍貫曰盜柄東林夥曰夥壞封疆錄曰天鑿錄凡七種皆紀啟禎兩朝君子小人籍貫與復社三錄遙遙相對迨思陵末造尙有諸家子弟姓氏闢入復社者如歸安茅氏是也然此乃小人蛾眉謠詠之爲若復社三錄則君子自誌之又非僉王之所得與矣究其後因蘇州推官周之夔之操戈始爲吳江潘凱作復社或問繼則有四配十哲之號旣雖不成然南渡剽立卒釀爲大變阮大鍼謂人曰彼阻逆案我

立順案以復之順案者假鬪賊國號順而以周鑣周鍾從賊故也由是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海內清流一網幾盡此非復社錄中之巨擘乎嘗讀夏氏幸存錄載門戶雜志頗略如徐石麟徐汧陳子龍郝彪佳楊廷樞夏允彝外槩無從攷識後檢諸野乘始知甲申九月因北來大悲和尚之案河南道張孫振主筆坐大悲妖言律乙酉三月論斬當大悲繫獄大鍼等造飛書赫蹏更立諸號十八羅漢爲內閣高宏圖大宗伯顧錫疇都憲易應昌司寇解學龍冢宰徐石麟中丞袁繼咸等五十三參爲翰林徐汧吳偉業科道姚思孝喬可聘等後又增五百應眞并孝廉諸生之有文望氣節者悉

冬乙六

四

加羅織大鍼密遣人齎其冊入獄說大悲妄引大悲不肯索火燒之乃已則又不待蝗蝻錄之紛紛爲諸君子屏息重足矣然且流毒後裔及

聖朝龍興杭人陸鑿尙欲爲兩社告密於是始設爲厲

禁有以也丙戌仲冬呵凍書

書復社姓氏錄後四

或曰復社姓氏夥矣然其中容有不盡不實且後世子孫有欲推崇其祖父而竄入其中能一一攷核其故歟余應之曰此亦難保其必無然以意度之亦可無虞也按此錄原本出於秋浦吳氏次尾蓋其時大江以南主持社事者幾於人握靈珠家抱荆玉矣而江北寥寥唯

貴池劉伯宗城與次尾二人爲巨擘顧伯宗爲人豐頤
廣頰頎然如玉鬚髯若神仙胸羅載籍謙讓未遑故嘗
飲人以和次尾則不然貌瀟黑鬚似蝟毛磔每當稠人
之會則竟據高座議論風生旁若無人者故其所著述
如兩朝剝復錄與此籍不過皆少年盛氣之所爲耳雖
其後兩先生皆致命遂志錙則以參史忠正公軍事歸
終於袁閔之士室而吳先生不死於南都之難起師江
上卒效銜鬚此非千古之義烈也哉然盡此錄中觀之
則尚有未盡同者今就耳目所熟大節之留於天壤者
北都則有馬君常世奇練川則有黃蘊生漳耀龔智淵
用圓松江則有李存我待問吳門則有楊維斗廷樞沙

卷之六

五

山則有顧子芳杲江陰則有黃介子毓祺贛江則有錢
尊生謙亨稽亭則有麻孟璇三衡青浦則有陳臥子子
龍夏彝仲允彝錢彥林海講好不屈則有左蘿石懋第
江右則有楊伯祥廷麟錫晉卿同升楊節侯以任鉛山
則有揭萬年重熙萬安則有梁飲光于涘泖澱則有吳
日生易沈君晦白炳孫君昌兆奎徽州則有江文若天
一太倉則有呂石香雲孚揚城則有鄭超宗元勳海上
則有錢希聲肅樂寧波則有陸周明字熨嘉興則有屠
幼繩象美監國之使則有陸嗣白清源廣州則有陳令
斌邦彥此固彰彰著在錄中者也亦有昭然在人口碑
以爲復社中抱節之士而錄不著者又不知凡幾卽如

吾鄉董宗伯之孫遐周先生婁東門人也與孟朴同里
聞周旋甚密據其子若孫自述於社事亦嘗致力而三
錄中於我湖董氏無一人焉則吾見其有失出而不盡
者亦未見有失入而不實者也外此則瑕瑜互掩有不
能盡爲復社諱者如周鍾介生社之魁傑也不自檢束
從逆後輒具公疏投賊文諭使顧君恩請葬先帝君恩
碎其牘曰諸公亦是好名當俟牛丞相來自奏頃之金
星來見曰此卽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見危致命論贊不
絕口亦自詡知遇此雖出自裝點然南都定案後不可
爲非深點於錄矣究之錄中尙有如陳名夏楊枝起龔
鼎孳吳偉業吾朝

卷之六

六

純皇帝親訂爰書列諸貳臣甲編者萬世不刊之典又
將何以處之乎又如吳昌時來之亦社之表率也任意
披猖當延儒柄國時與禮部郎中周鏞兵部職方司員
外周仲璉大理寺寺正錢位坤遊揚鼓煽出入傳語號
爲周門四君子而昌時爲之冠昌時之招權納賄旣爲
思陵所知至癸未昌時已調文選司郎中矣御史蔣拱
宸劾多賦款第一爲通太監王裕民思陵於是親御中
左門鞫之至論立決身膏斧鑕橫屍西市不可謂非深
點於錄矣究之錄中尙有周肖儒爲狀元包告狀之介
弟人但云周五周六占盡江南田宅地方激變至焚延
儒豪奴而揚其灰此非錄中人乎又周之夔後雖起兵

殉節而始與東林爲難於考選臺中中後具疏特糾叟東爲欲傾宗社者非錄中人乎又將何以處之乎總之斯錄人數既多薰蕕雜陳梟鸞互集死節者固多而僉王之閒廁亦所不免此特秋浦一時興到所書乃欲據以爲典要未免扣盤捫燭之習矣而子疑之不亦過歟客曰唯因並書之以誌後之讀是錄者

白玉蟾集跋

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續集二卷內分武夷玉隆上清三種前有端平丙申潘枋及正統壬戌南極老人羅仙兩序文嘉熙鶴林彭耜事實一篇文雖多道家之言詩亦清逸不知後世何以舉人與詩俱佚之按神仙通

冬六

七

鑑玉蟾號海瓊子得翠虛陳泥丸先生之道喜飲酒不及醉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善篆隸尤妙梅竹受上清錄行諸階法所用雷印常佩肘間祈禳輒有異應嘗游西湖至暮墮水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在水上猶醺然也續文獻通攷亦云嘉定中命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在封紫清明道真人然據李氏紫桃軒又綴及厲氏宋詩紀事皆言本姓葛名長庚字白叟又號白玉蟾閩清人父亡隨母改適雷之白氏因改姓名後遂家瓊州入道武夷山中此似得其實杭編修世駿補千頃堂書目載海瓊摘彙十卷嘉靖時吉邑西洲居士唐胄序又有建安余氏所刊瓊瑄白玉蟾

上清集八卷玉隆集六卷武夷集八卷俱與此卷數不同蓋屢修刊非復初定之舊論其所得亦庶幾葛稚川陶貞白之流不可以異端盡沒之也若讀書敏求載尙有道德寶章一卷此則恐是羽人之說矣

黃梨洲先生待訪錄跋

姚江黃先生以佐命之才丁明之季世逆案初定卽手搥讐人之胸拔其鬚以祭其父可不謂壯歟迨南都一揭名列黨魁張儉無家流離數載而卒無補於國社之屋入我

朝康熙己未庚申之秋以史館事屢徵不屈自傷舊族卒就逢僻之風至於天命旣固亦遂回心內嚮使子入

冬六

七

太學肄業而自託於明夷故同時雖有太公夢夷齊乞粟之誚然其蒙難居貞隱身著作良可喟矣茲錄於甲寅年從友人借鈔得之其體大思精舉二千餘年治天下之成算如畫沙聚米待其人而行所謂百王之敝可以復起三代之盛可以徐還者洵無愧也壬戌秋鑑自京師放還踰伏里門檢閱敗麓因輒校其魚魯而手錄之其中如理財治賦數大事我國家承平已歷有年所或革或因不待重爲推行而或有一二尚可少補苴罅漏者用貯諸篋將以獻之當世若時事之與否則在上者之職非草澤之所得而議也

唐才子傳跋

元辛文房撰辛文房事實無可攷謹按 四庫全書已著錄八卷云原本凡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楊士奇東里集有是書跋是明初尚有完帙故永樂大典目錄于傳字韻內載其全書今傳字一韻通佚世間遂無傳本然幸其各韻之內尙雜引其文今隨條摭拾哀輯編次共得二百三十四人又附傳者四十四人共二百七十八人謹依次訂正釐爲八卷今是本適得三百九十七人則爲原本無疑然其中如李季蘭下附注閨秀二十三人靈一下附注方外四十五人及其餘各人附注者又十餘人皆本無事實不過就本傳內及論中之名以附列之其實只缺賀蘭進明杜甫鄭虔李嘉祐鮑防于

冬乙未

九

良史盧綸苗發馬異令狐楚馬逢劉禹錫呂溫姚合章孝標袁不約朱慶餘李敬方伍喬陳上美喻臯顧非熊劉滄于漬公乘億章碣林嵩喻坦之徐寅殷文圭等三十人茲就三十人中與史事比勘如杜甫則備著嚴武集吏於門冠挂於簾之事初不見於劉昫之史於鄭虔則沒其求攝市令之言直以爲託疾不奪與歐陽之書亦異至劉禹錫之改連州則直以爲裴度所請而不知其自出憲宗傳中且全沒其文學之功均與新舊兩書不合誠有如提要所稱鈔撮繁富或未暇檢詳者唯持論處尙有根據於白居易詩則云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於杜牧詩則云獨久走阪駿馬注坡於李商

隱詩則云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瓊妍要非適用全用教陶孫詩評非勝其肌說者可比所謂足以津逮藝林者此也此本敘事處亦較定本爲多蓋尙未經明初人刪削者或云此本近出日本未知所據恐近出舊本特以之作偽爾

蒲菴集跋

蒲菴集十卷法住幻住詩一卷見明史藝文志釋來復暨其徒所撰史稱洪武中與宗泐同被召爲右覺義而秀水朱彝尊爲明詩綜亦云來復字見心自號竺曇叟豐城人元季航海至鄞止定水寺洪武初召至京太祖覽其詩褒美賜金襴袈裟授僧錄司左覺義詔住鳳陽

冬乙未

二

圓通院又攷洪武十四年六月開設僧錄司掌天下釋教事日善世日闡教日講經日覺義左右各一員府設僧綱司都綱有副州設僧正司僧正縣設僧會司僧會明年四月以戒資爲左善世宗泐爲右善世智輝爲左闡教仲義爲右闡教玘太朴爲左講經守仁爲右講經來復爲左覺義宗泐爲右覺義蓋卽其時故詩中多與藩府周旋如所稱蜀王者獻王朱椿太祖第十一子也稱潭王者朱梓太祖第八子也稱湘王者獻王朱柏太祖第十二子也此皆在被召以後應教之什至詩中復有簡顧玉山避兵從釋於白雲寺寄簡翰林歐陽圭齋先生諸題則當在洪武未得國以前故圭齋一序亦尙

在皇元之世且歐序盛推其學隱然以趙孟頫袁桷之許其師笑隱者許蒲菴則其學宜有淵原靜志居詩話以爲蒲菴與全室齊名而不及全室遠甚者似非公論至來復入滅一事傳聞各異今蒲室全室兩集已載入四庫而此書以沈滯見遺較其詩品亦石門鐔津之亞也

清涼傳跋

古清涼傳二卷唐沙門慧祥撰又廣清涼傳三卷宋沙門延一撰又續清涼傳二卷宋張商英朱弁撰五臺山清涼寺在今山西代州五臺縣釋家相傳以爲文殊師利所居之地其書雖名爲傳實則地志之體首記方域

冬乙六

三

名勝而後及於高僧靈跡物產其中往往兼涉儒家之書且所采六朝人文如支道林殷晉安祿濟川文殊讚皆世所不經見他如王勃釋迦如來成道記釋迦佛賦及附錄內觀音大士讚今文苑英華四靈集俱無之蓋此書爲歷來著錄家所失載惟古清涼傳曾載入宋史藝文志中已失去廣續二集則當日或以象教而忽之未可知宜後人之益無從津逮也此本或以爲金大定時寺中藏板後乃益以明人補脫故剝蝕彌甚然其中有足以裨益史事者按魏書釋老志言興光元年敕有司於五段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象五各長一丈六尺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象高四十三

尺釋教之崇實北魏爲最盛故其中所載如信誠公主公主寺之建孝文皇帝臺山避暑之事所謂石窟故象者當日風氣使然然則太會谷之銅鍾可受三十斛又何足怪至於唐宋以後則尤多采史乘如舊唐史舊史稽古略國朝會要統紀鄭景望家集之類取材尙屬謹嚴雖未足以企及楊銜之之洛陽伽藍記當不在唐玄奘西域傳之下徒以僻居西北遂無從搜輯良可惜也後附補陀傳峨嵋讚此則元人所撰明人又從而補綴之似其板本同在寺中遂附以行耳

增補鍾鼎篆韻跋

增補鍾鼎篆韻七卷宋臨江楊鉤信父集前有延祐甲

冬乙六

三

寅馮子振海粟及同時豫章熊朋來兩序按郡齋讀書志曰辭尙功鍾鼎篆韻七卷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吁多矣此本乃吳中故家所藏殆從虞山錢遵王氏傳鈔而出丙子春余館金閶臨頓理潘大農師宅儀徵阮制府師以萬壽貢書見託友人何夢華持以示余其書前列辭呂王諸家所得每字有所增補則作一方格朱書以別之首卷則列所采金石名目末卷則別出古文象形自非史籀所遺三倉墜簡洵莫備於是編因假歸若上屬吾友計秋琴暨同人及余子曼壽分鈔存之攷讀書敏求

記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薛尙功重廣之臨江楊鉤
信父博采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党氏韻補所未備
係篆文於唐韻下而以象形奇字等篇終焉馮子振云
漢有古文尙書唐明皇以隸楷易之儒者不識古文自
開元始宋景文公筆記故人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
之驚喜自爾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當時咸不之識遂有
怪人之目信父得無亦作怪人耶此書序後有洪熙侯
書籍印章摹寫精妙蓋內府所傳本也錢氏之言如此
惜乎索還方急失摹印文然遵王所云洪熙侯者侯字
實是殿字而錢宮詹補元史藝文志作五卷者恐亦未
見匡廬真面目也

南江札記跋

余不識邵二雲先生而先生哲嗣秉華與余爲同年且
修鹽法志時同局最久今先生所著南江札記刊成讀
而善之遂言曰先生情誦詰長於經爾疋正義一書固
沾句後學矣然世徒驚其殫洽不知其根柢深茂此記
一二字皆可引而伸也如左氏傳王使伯服先生引鄭
世家作備按備古服字說文備字注費氏易曰備牛乘
馬故後漢書皇甫嵩傳義真補未乎注曰今河朔人有
此言此其義也又左氏傳茅胙先生引潛夫論曰作茆
祚閔元年天若祚太子先生祚當作胙按祚字說文所
無唯徐氏新附本有之攷成十二年傳無克胙國作胙

則古字祚當作胙此其義也又孟子畜君者先生引呂
覽適威篇曰民善之則畜也高誘注畜好也按坊記先
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畜孝也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
以孝於寡人疏引鄭志答吳模云爲記時執就盧君先
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既注已行不
復改之竊謂孝好一聲之轉正古人師說相承故曾子
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此其義也又此於孟子一書箋釋
尤備余嘗讀偽孫疏病其舛陋如有求全之毀趙注求
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按
劉向九歎曰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而赴圍王逸
注曰陳不占齊臣有義而怯聞其君戰將赴之飯則失

冬乙六

匕上車失軾既至聞鍾鼓之聲因怖而死此正其事而
疏並不能詳且其他如壽若邵伯見王充論衡亦不引
逸如西子至吳市各輸錢一文大半無稽安得如先生者
一舉而盡釋之耶此記爲先生未竟之緒故其說尙未
艾韓子曰讀書須識字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舍
先生其誰與歸昔閻潛正病革時以劄記戒其子曰當
刪而梓之後其子弗忍也故今所流傳者率冗雜先生
此刻則遠勝矣其曰南江者取禹貢三江之旨以所居
在姚江而然矣

冬青館乙集卷六

文七

跋

通鑑補跋

通鑑補共四百五十一卷明嚴衍撰衍字永思嘉定人
事跡無所表見唯同里黃忠烈潭耀為永思壽序在崇
禎甲申之歲是年永思即下世其書前編以司馬光資
治通鑑為藍本後編以薛應旂續資治通鑑為藍本亦
見稱于忠烈則其行義可知前編有補其事補其文補
其所未載有附錄有備攷有補注如禿髮儁檀為乞伏

冬七

嘉業堂校刊

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為后其後熾磐后
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
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為
文昌右相本在聖曆二年八月而通鑑於神功元年八
月聖曆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為太子賓客本在久視
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曆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
書之又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死
之而通鑑謂冲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為攷異以申
之謂崔模仕魏為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
模為抗節誠誤至尹冲之死則宋魏有同辭奈何因模
而併証冲乎其誤胡注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

既少通鑑譌醒為治注即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知
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潛稱守國天王通
鑑譌守為宋注即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當是齊
國是不攷北齊書也其續編有補事有補注有辨誤蓋
辭書除道學一門以外皆冗穢無可觀故所補稍多如
通鑑以劉光義劉廷讓謙謹並進爵秩則以為詳攷宋
史無劉光義傳唯劉廷讓傳云廷讓字光義乾德二年
冬興師伐蜀為四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率禁兵
步騎萬人諸州兵萬人由歸州進討則光義乃廷讓之
字本一人也又通鑑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因黜為汀州
司馬則備舉琳一身行事及履歷無貶汀州司馬事以

冬七

二

辨薛氏之妄又孔文仲之彈程頤則以文仲本傳及頤
傳皆不載其事以為未知通鑑所據又通鑑青神民王
小波作亂則以地志青城屬永康軍青神屬眉州本紀
云永康軍青城縣民因作亂遂攻青神則知青神當為
青城之譌其餘如提要所糾開寶五年永寧公主衣貼
繡鋪翠襦入宮中為藝祖所戒不應於開寶八年復譌
為永康公主之類亦俱已削正並能義據宏深徵引該
洽洵為明人所僅見之書當日搜羅遺佚或以其篇
秩繁重遂不及進呈良可喟息茲值右文之世得上備
石室之藏豈非嚴氏之厚幸歟

宋板夷堅志跋

夷堅志宋洪邁撰宋史藝文志載有甲乙丙志六十卷
丁戊己庚志八十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夷堅志甲
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
四甲四乙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趙與時賓退錄亦云
夷堅志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不相重復疑此書在宋
時已無全書故與志不甚相應今 四庫書已著錄支
甲至支戊五十卷而此八十卷乃其正集自甲至丁四
種每集冠以自序楮墨完善尙是宋人原刻知賓退錄
之言不謬且丙集正作景集序中自言其家諱所由而
與時錄乃謂支丙作支景則與時豈亦未嘗見其正集
歟史稱邁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眾體攷閱典故漁

卷七

三

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蓋亦指此書而言直齋又云
世傳徐鉉喜言怪竇客之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斥絕
者皆詭言以求合今邁亦然晚歲急於成書妄人多取
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爲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
亦不復刪潤徑以入錄今觀自序其欲速之志良如陳
氏所譏然文人愛奇古今通蔽正不必若勤有堂隨錄
湧幢小品之故爲此書作詞說而瑕瑜自見其事或不
足存而地里官爵姓氏均足以資考索昔干寶爲搜神
記後世爲史者不嫌采爲故實則此八十卷之存亦庶
幾爲讀史一助云

金匱祕典跋

金匱祕典十卷鈔本不知何人所撰後有何義門跋以
爲前朝內府所藏散落人間者亦莫能是正書一卷載
帝系及后妃諸王生葬日月二卷載異姓五等之封及
三公三孤諸姓氏而易名之典附焉第三第四全載遺
聞佚事開國之匪頒中朝之選舉所誌尤多至於景帝
復英廟三書戶部復邊費一疏率史所未詳五卷載內
閣大臣年表中書省年表御史臺年表大都督府年表
六卷載九卿年表七卷載四殿二閣十有一學士及六
部九卿以下諸官姓名八卷載武衛并宮中女官之制
第九第十載文武封爵及官制科舉諸盛典悉隸焉自
洪武以迄嘉靖四十二年止其稱今上者世宗也後復

卷七

四

有紅筆添注者似外間人塗乙非其原本攷明世諸帝
實錄後必有實訓祕典疑實錄外別是一種此則似內
監劉若愚輩所爲中載成祖與李景隆戰書則稱燕王
景帝與也先書稱太師處輒空一字亦尙是藁本且史
言景泰之立于忠肅實左右之而三書中其與英宗書
則云大兄到京之日君位誠如所言另再籌畫兄弟之
閒無有不可何分彼此但恐降尊爲卑有違天道其與
也先書云得指揮岳謙梁貴今明史回京口傳大兄皇
帝聖旨命朕位以典宗廟之祀朕不得已勉遵大命敬
慎天道人心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詔告天下卽皇帝位
尊大兄爲太上皇帝尊居朕上太師果能送兄回京朕

有大事必當稟而行若大兄仍居皇帝位則降尊就卑是罔天矣罔天之事朕豈敢爲詞義拙率事理幽隱疑出景泰親筆當日岳謙梁貴所傳口語今不可得攷然觀先後兩書則雖以此絕敵人之望而英宗復辟之念自其素定故將迎英宗時景帝不懌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其言可想景泰才地不及宋高宗而忠厚稍勝故不免流露如此可知當時忠肅回天之難後雖欲自免其可得乎其餘足以裨益史事處不可枚舉洵足寶貴乙丑三月在琅嬛仙館得閱是書因書其後

書東林同志錄後

茅止生掌記云逆瑾榜朝堂姦黨劉健謝遷等五十二

卷之七

五

人而其中功業理學有王守仁文章有李夢陽近日逆賢時同心錄所稱姦黨二百五十八人天鑒錄又八十人不知異日有如二公者否余曾忝附其中竊爲之懼矣按同心當卽同志之異今同志錄共三百十八人而茅元儀之名正在貲郎武弁山人之下然人數不合卽天鑒錄亦多二十三人總之此等紀載後人互有損益亦非當下原本故點將錄或謂出於王紹徽或謂出於鄒衣白而志略乃附在酌中志之後則其經劉若愚所竄改必矣憶漁洋先生池北書庫中有單行本未知與此本異同若何當記之以俟更攷

書崇禎輔臣黃立極諸人傳後

天啟七年十一月國子監生胡煥猷之劾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楫其事似乎可駭其實亦一時風氣使然要不過如錢嘉徵之劾忠賢汪錡之劾劉健李東陽一流不脫占風望氣之面目較之宋賢陳東歐陽徹則相去遠矣立極旣免施張不旋踵削職惟國楫至次年五月始乞罷其時我鄉茅止生元儀在都移書於國楫曰元儀方謂蕩平之業有君有相而議論忽紛中外失望然用人之大已啟其端則進退之際綽然名世猶謂宣諭再出而忽聞行色已戒決機之早更出人頭地矣深荷不世之知愧無涓滴之助竊有一事欲以面聞而爲閩人槩謝敢此具白狂生胡煥猷其言實躁

卷之七

六

然當士氣久喪之餘而佳舉書生敢齒及宰輔亦休明之徵也往者眾論兩於大僻而黃扉持論獨寬得以微罪去在此生豈復它望然師相於舉措刑賞之間俱布至公於天下而開罪左右者未蒙一言度仁人之所遺恨也頃平湖相公卽鳳來瀕行及直言魏忠賢之錢生嘉徵而不及煥猷識者以爲缺事或亦師相至公格於天地欲留此以成師相休休之度耳且其言旣行其人終不廢卽微師相言亦豈永錮師相末後復了此一案似於盛德益光元儀往常以張文忠卹典翼鄒南皋先生力請兩言之而南皋先生卽引爲己任其手札具在今不能無望於師相元儀昔不求媚於先正之文忠今豈

市德於酸狹之煥猷卽上書宰輔沾名後世亦非元儀之意特以受不世之知應有格外之報而泰山無藉於助唯度此一事可補萬一而又爲閭人所謝不得面陳故敢奏記左右然度亦師相意中事矣愚不勝惓惓耳國槽於是請收復優敘得旨允行然則煥猷當日非惟不問罪更得優敘矣在止生於國槽或別有感恩而作史者以國槽之強顏併沒其跡用特拈出以供讀此之助

書萬厯十二年春官冊子後

官冊子三卷萬厯十二年春刊首冊載宰輔七卿各省總督巡撫巡按御史二三冊載各省布按經歷照磨府

冬乙七

七

州縣官而獨缺十三省布按參政參議副使僉事太僕苑馬都轉及南京等官此未全冊也首輔爲建極殿大學士申時行次武英殿大學士余有丁文淵閣大學士許國按史彙時行傳時行奉命視大峪山陵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又居正卒四維時行相繼柄國四維尋以憂歸時行爲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蓋卽是年也又宰輔表是年時行九月晉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有丁九月晉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國十月晉少保武英殿故春月所載止與十一月同而錫爵家屏皆於十二月命錫爵又以憂家居冊自無緣及此又七卿表是年吏部尚書魏戶部

尚書選禮部尚書經邦兵部尚書學顏刑部尚書季馴工部尚書兆都御史錦皆與冊合惟表注兆於前十一年九月加太子太保而冊云工部太子少保尙書則太字乃誤否則與下十三年六月晉太子太保礙矣又表注學顏二月加太子少保九月晉太子太保注季馴十一年正月任是年七月爲民而冊於學顏止云兵部尙書無太子少保於季馴則云刑部太子少保尙書與表互異今按學顏傳與表合而季馴傳載十一年正月由南京兵部尙書召改刑部嗣以御史李植江東之輩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季馴力右時行魏痛詆言者言者交怒植遂劾季馴黨庇居正落職爲民而河渠志載

冬乙七

八

八年春進季馴太子太保工部尙書八年以後十七年以前事蹟不詳今表自是年以前季馴未嘗居七卿則工部尙書亦當在南京矣但是年冊有太子少保不應誤書殊不可解他如溫純傳載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而冊注太常寺卿王家屏傳載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踰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而冊注翰林院掌院事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則此冊總係春月之事不必以此致疑而吳中行之爲右中允趙用賢之爲右贊善李成梁以伯爵守遼東戚繼光以少保改廣東皆與史合於是歎當日史館中先命喬萊汪楫輩爲長編一書其功實不可泯也往於友人處見周

延儒榜題名錄又見吳江徐電發鞠莊書目中載弘光時官冊子前歲在京師諸城相國家又見紀曉嵐宗伯所藏順治十八年官冊子皆足與史事相攷覈則此雖斷爛朝報其足寶為何如也冊今藏琅嬛仙館師舉以示鑑得記其後癸亥十二月朔

書史閣部秦藩左長史章君傳後

此傳出自章氏子姓按閣部遺集閣部於二十七歲成進士授西安推官與長史同事少年初仕其奉教於長史宜也既而長史殉秦難家屬南歸值閣部以漕運巡撫鳳陽駐節江滸丁國變五月戊子朔報王至留都閣部入晉樞輔又據甲乙彙紀長史猶子正宸亦於庚子

冬乙七

九

自謫籍起用科道遂有慰忠一疏其實閣部在朝不滿匝月於丁未庚子至丁未二十日即爲士英所擠出鎮維揚則捉筆朝房即在初至閣部於是年實四十二歲與傳言更十餘寒暑者正合然余攷金陵拾遺是年十月壬午有子陝西秦府長史章尙糾祭葬建祠之旨其時同被卹者共三十一人楚府長史徐學顏武昌通判李毓英長沙推官蔡道憲嘉魚知縣王良鑑鍾祥知縣蕭漢蒲圻知縣曾拭均州知州胡承熙衛陽知縣張鵬翼興都留守沈壽崇經歷任文熙商維道監軍副使喬遷高前保定巡撫兵部右侍郎徐標給事中顧鉉彭瑄御史俞志虞郎中徐有聲副使朱廷燠瀘州知州蘇瓊妻舒氏吏

目趙階升南陽知府邱懋素左鎮監軍兵部主事余爵在籍簡討馬剛中山西糧道蘭剛中主事劉大年前南京給事中張焜芳河間兵備道趙班又北京殉難成德父桂德妻蕭氏童氏妹季白而吳從義等不與焉然則前正宸所奏當已贈官予蔭故閣部得而書之至部覆準後復有祭葬建祠其不係一時明甚而子若孫特因閣部初時有此傳遂將後旨牽連書之殊不知閣部出鎮維揚後並無復入臺城之事焉得捉筆於朝房況閣部進退出入乃係南渡一大關目諸野史具在不可誣也則傳中又準部覆以下二十一字爲其家屨入無疑且東村甲乙彙紀當路惡正宸言事於九月癸卯遷大

冬乙七

十

理丞下雖不明著其去位日月而逸史本傳則固有改官後見國事日非即乞假歸則此部覆竊恐張捷阮大鉞輩有意塗人耳目而特於正宸放絀後作此狡獪總之濁亂之朝紀綱倒置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一部覆泥至百餘日之久然則不得閣部捉筆朝房四字亦不足以發其覆也又憶北都殉難二十四人中御史王公章被害尤烈南都雖謚卹有加而其孤之械一官斬而不與徒以義旅拮据江上遷轉福閩幾及兩載至金道隱言於隆武始授一職得殉節以沒先後如出一轍故一時有翻板弘光之號見道隱奏疏然此猶事之纖微者也李清爲一時清望其所建白不過潤飾太平之具

史家尙以不急誚之當日經國之務其洩洩沓沓有甚於是者可勝扼腕哉至殿閣之名據閣部初拜以禮部兼東閣繼以兵部兼武英殿然聖安紀及逸史均於是年七月壬子有改正閣銜以尙書兼大學士之命故稗官於初時祇稱東閣大學士今此傳題下結銜用太傅兼建極殿攷顧氏聖安紀太傅是是年十一月斬徐州土賊程繼孔所加建極殿是明年正月初次殿工成所進均與閣部初授時不合亦足證其爲後人之所添矣壬辰展重陽後二日友人孫柳君寄示遂書其後其兩人大節已著余可以不言矣

書玉堂舊記後

卷之七

十一

玉堂舊記二卷明末濟寧州人楊仕聰撰仕聰字朝徹號鳧岫崇禎四年進士改翰林簡討按吳梅邨文集士聰官簡討後戊寅皇太子出閣講學充較書官以職事糾中書黃應恩失當事意尋以經筵講官召對面論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尙書田唯嘉及其鄉人太僕史堃所爲諸不法上用其語唯嘉黜免堃逮問壬午擢右春坊中允癸未升諭德甲申得旨宣慰襄藩齋手敕諭左鎮入援會大學士吳牲出治軍請以士聰收山東義勇未及行京師陷士聰投愛女於井促妻孔氏妾陽氏祝氏縊已則仰藥自殺爲防守者覺灌之大吐復活孔縣絕蘇二妾與女死焉得聞棄家南奔督輔請爲監軍護諸

鎮帥不果過江避兵武塘旣而轉徙於丹陽金沙鬱鬱不得志避地於常州之方坐邨以死著有靜遠堂稿戊寅紀事甲申核真略數十卷據此雖不能仗節赴義亦自異於輸誠送款之徒今鈔是記者約略言其歸命吾朝當在貳臣甲乙之列則駿公之言爲不實矣攷烈皇小識一時逼脇從賊卽陳子壯傅鼎銓吳爾壘均所不免於士聰乎何尤且飲醜沫血得聞南奔要非漫無稽攷閒嘗讀東邨老人甲乙彙紀而得其崖略焉甲申四月闖賊旣西遜士聰因與張鳳翔家眷同舟出京城時士聰門生薊州監紀吾鄉方大猷已降大軍爲通州守送之遇南京頒詔官卽同南行借臨清

卷之七

十二

兵自衛會凌駟在東方暗通南北預戒兵丁言有北朝兵無送人往南之理到濟寧卽返由是不疑得棄家以達金陵然則士聰在弘光時縱不見授職要仍守諭德無疑已而南中復陷過江至武塘轉徙於丹陽金沙閒亦事所必有使其時果出事

天朝正與駿公同轍駿公爲士聰作文又何爲而諱匿以避地常州結之耶梅邨紀事固有不足信如吳繼善之類然此傳當書以俟更訂

書逸史吳貞毓傳後

吾鄉溫孝廉作南疆逸史搜括繁富然疏漏處亦不少如永麻在安龍孫可望以恣睢殺十八人其名姓不應

叢睦至此憶丙寅在揚州同門有武威張壽穀大令樹
來游雲臺先生屬余與陳雲伯同壽穀三人飲於平山
堂下極水天論古之雅大令還寓卽以續黔書一冊見
貽既而讀之如所載十八人事蹟姓氏甚洽蓋其令貴
州時所輯也其言曰十八先生墓者當明之季永明王
由榔自廣西走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新改興義府無人
臣禮從臣與內侍等咸憤甚飲泣計與李定國共圖可
望謀泄可望遣人拷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死時人哀之
收遺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興義府城南纍纍
者是也從臣則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
李元開李頌朱議棗鄭允元趙廣禹蔡績易士佳胡士

卷之七

三

瑞朱東旦任斗墟也內侍則張福祿全爲國也於此可
謂覈矣蓋誌地志者得之日驗與所聞者異詞所傳聞
者又異詞也若逸史所紀有紕謬者二無可攷者一不
知溫氏何所據而云然者余嘗參之諸書如黎洲行朝
錄不詳列其人但云十八人中有武臣一人內侍一人
此不能審而混融之蓋其慎也至楊陸榮三藩紀事則
不列林青陽而以楊鍾易楊忠此不過鍾忠聲音之異
耳而李頌則仍作李頌無所謂林鍾也若逸史則直不
知林青陽之泛海而還鑑議新之初則監候旣而釋之
不在死者之列而內侍二人一以陳麟瑞易之一以劉
議新易之豈以其刑餘之人不足以辱國而乃假子虛

烏有之鬼以實之歟此尤爲無謂者也大約此事以殉
明紀事爲得其實永祿七年癸巳安西李定國旣定桂
林與可望離貳各官始計通安西乃遣主事林青陽孔
目周官由閒道達柳州致命後林周二人畏可望卽由
連州泛海而去此林青陽之不得預於十八人之數也
無何可望遣偽總兵朱養恩廉得其實隨命偽指揮鄭
國至南寧押解馬吉翔同十八人質對於是諸臣俱不
屈而是時有兵科劉議新者因恨吉翔亦隨鄭國至南
寧便同貞毓等指參吉翔此劉議新之所由於羸入也
旣而賊黨雖已議新終以久離行在不知情暫責一百
棍監候後得可望令乃放釋則以劉議新之無預於十

卷之七

四

八人之數也由是鄭國雜治之張鐫曰敕稿是我撰周
允吉曰是我改正張福祿曰我管印綬兼尙寶卿璽是
我盜用鄭國又問曰畢竟何人主使張鐫曰無他人是
流賊孫可望耳於是眾口皆大罵鄭國亦怒先加慘掠
乃定讞越日得可望令除輔臣吳貞毓全軀處絞張福
祿全爲國張鐫三人凌遲餘俱斬決眾臣臨刑顏色不
變如吳貞毓李元開蔣乾昌胡士瑞朱議棗皆有絕命
詞時甲午三月二十日天寒微雪觀者爲之流涕今詳
定十八人者內閣吳貞毓南直人大理寺署寺事寺丞
楊鍾湖廣人吏科徐極江右人翰林院簡討蔣乾昌福
建人李元開長沙人江西道御史周允吉浙江人逸史作江

西浙江道御史李頤南直人廣西道御史宗室朱議孱
江右人武安侯鄭允元徽州人太僕寺少卿趙廣禹袁
州人逸史作吉人職方司郎中張鐫南直人營膳司郎中蔡
縝車駕司郎中朱東旦四川人中書易士佳江右人任
斗墟浙江人太常寺博士胡士瑞江右人印綬太監張
福祿北直人御前營事隨堂太監全為國衡州人此十
八人者皆確然無可疑而何有於既去之林青陽已釋
之劉議新乎且逸史既云明年六月以上以青陽久不還
命貞毓續遣使往矣此又何時得還而預於十八人之
凡且主事劉議新自行營還途遇吉翔謂必預謀而吉
翔得以啟可望則議新於此事本屬影響又焉得預其

卷之七

五

列此事理之易測者也至於簡討貴陽陳麟瑞未知所
據總之誌地里者以目驗無已石刻次之若作書而任
意出入曾地誌之不如而欲免後人之訾議不可得矣
五月梅雨病後晨起書

書永明諸臣畫幅後

立軸高五尺闊尺餘綾本上題安籠夜雨四字下鈐小
印朱文四字曰有慎不苟不醫年月姓氏各攜示挂壁
竟日喟然曰此非永明孤臣之遺墨也哉據地志貴州
安隆所之隆本作隆自明季永明於我

朝順治九年壬辰入黔時孫可望盤踞川東西知帝播
遷至廣南乃遣總兵王愛秀張勝迎帝至安隆將規董

卓侯景之亂雖升安隆所為安龍府外示尊崇內極迫
脇日支糧五升肉菜少許餉司上日計簿曰皇帝一員
皇后一口其悖謬如此諸臣咸為不平曰既迎上而曰
安籠意龍字之首欲加竹乎此載於殘明紀事者也然
以逸史攷之則九年乙未可望怒王寶又改為安籠獻
孽狠心何所不可以畫證之則温氏為有據矣今圖中
孤嶂插天四山環拱煙雲虧蔽松栝參草一人疲馬空
山盤桓不進一夫手炬負戴前導復一人以葛籠鐙引
騎想見當日從難諸臣絕域鞅掌蕭條夜雨宜必有大
不得已於中者計永明處滇七年雖小朝廷綱紀不張
然三年已丑以史館之員王親試取劉藻錢秉鐙楊在

卷之七

六

等八人授庶吉士八年甲午在安隆二月開科拔四十
人以四川熊渭為第一授庶吉士餘亦授職有差文教
始終不衰則殘山賸水而斷墨零紉宜其至今有流傳
者矣迨其後平東內面安西再甦楚雄西去遂入啞哇
以至咒水緬甸一網遂盡斯時之君臣尚可問乎讀鄧
凱也是錄未嘗不為之太息也然則是畫也中有丹心
一片碧血千點庶幾天南殘史之證慎無以為尋常繪
事忽之哉丙戌五月

書温忠烈公手蹟後

明高傑之駐揚州也揚州鄭進士元勳實蒙其難南都
既不為請諡而明史又不次於為虹傳後迨杭堇浦先

生應其裔孫開基之請爲之立傳事始大白然攷其本末當鄭公之赴傑軍也免死牌誅揚城之譎固足以動聽至於露刃圖之則馬鳴騶不止下石直推刃矣閣部之効猶未滅也今得忠烈此札知忠義之氣同聲相應不特鄭公可以無憾忠烈之節於是爲不孤矣揚州府志內載李清鄭職方傳尙未詳唯魯可藻在永祿末年於黔中曾一請議卹然牛角山河已無及矣又安得取其說以告近日之修地志者

書朱文恪公冊立儀注卷後

右冊立儀注一卷明太傅朱文恪公所刪定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冊立光宗爲皇太子事儀注史稱公爭國

冬乙二

七

本至數十疏儲位卒定而竹垞老人書先太傅奏疏尺牘卷後亦云先公萬厯中以禮部左侍郎掌本部尙書事清德著聞是時朋黨紛爭先公中立不倚惟力持讜議抗疏建儲迨冊立旨下出儀注於袖信宿而大興行蓋此卷卽其所手訂之藁今以明史禮志證之大致不異唯志云皇帝御奉天殿而卷云文華殿則三殿旣災故也其於慈聖太后止云宣文明肅而無貞壽瑞獻則加徽號雖同在是年知尙在十月以後又儀注原本皇太子下有四王卽所云同日封貴妃子爲福王皇五子爲瑞王皇六子爲惠王皇七子爲桂王是也恭妃者光宗生母也皇貴妃者鄭貴妃也端妃者皇五子之母周

端妃也而皇六子常潤皇七子常瀛之母李貴妃不與焉者寵不敵也攷當日朝議有三王同立之意故禮官具注如此公毅然奮筆削之使十餘年不決之典一朝而成觀此益歎公大節之不汙而竹垞老人之能不誣其祖也其裔孫諸生墨林持此索題因書所可知俾其家世世永寶焉

東皋先生集跋

海陵馬玉麟著前有至正王宗堯周伯琦兩序竹汀錢氏撰元史補藝文志載東皋先生詩集五卷玉麟字伯祥高郵人爲元長洲尹有政聲括蒼鄭明德先生有碑卒於僞吳或以爲明人言誤也載廬山甫聽雨樓諸賢

冬乙二

六

記秀水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嘗見其真蹟蓋與張雨倪瓚王蒙釋道衍高啟輩同時相去不遠其聽雨樓詩云江雨飛來夜氣澄小樓高處冷於冰聲留蕉葉頻敲枕影亂檐花獨對鏡遠客異鄉生白髮故人今夕擁青綾致君堯舜漸無術思入湖天睡未明其風致亦可想見也

名賢四六叢珠跋

宋名賢四六叢珠一百卷建安葉蕢著按江西贛州府志載蕢字仲實建安人元祐中爲贛縣尉不能事上官罷去起爲宣城丞調奉新令不赴嘗著易傳推明大衍之數時稱其確且注云萬姓統譜采補嚴汝賢傳今凌

迪知萬姓統譜所言正同而不云出自嚴傳疑顧志別有所本且志與譜俱云字仲實而書云子實亦當以書爲正其書著錄家多不載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其名僅四十卷此本辨別部居大率爲四六酬應所需前有慶元丙辰錦谿吳與然序言編輯之時曾開設書局廣引書籍非如後世莽鄙罔利之習故前列所采之書若謝承華嶠後漢書以泉兩晉十八家若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晉書何法盛中興書孫盛晉陽秋荀綽晉後略胡廣注漢官解詁應劭漢官儀蔡質漢官典儀衛敬仲漢舊儀均非近世所見而有宋一代名賢文集幾二百餘種亦可見其搜羅之富矣其分門一表牋二啟

卷之七

九

三諸式四內簡五劄子六畫一稟七長書八婚啟九青詞十釋疏十一祝文十二樂語十三勸農十四上梁十五輓詩十六祭文每卷子目尤多大段詳於官制如一資政殿也玉海載景德二年王欽若事而康定二年右正言梁適定員數之奏夫書一龍圖閣也玉海載藏太宗御書及咸平景德祥符諸事而孔道輔論廢后拜學士之事復缺一天章閣也玉海載慶曆七年置學士直學士事而欽惟聖考潛發宸文之詔又不傳至翰林所載錢若水草詔上親改數字陳彭年入閣上作歌一首玉堂嘉話自洪氏有羣書之輯一動一言皆足垂爲典則矧此外若竇儀李昉王旦等事復不勝枚舉洵程俱

麟臺故事所不詳著之亦足見一時掌故也

西嶽華山碑書後

華山碑翻刻甚多其原拓宇宙間祇三本余均見之洵眼福也其一爲陳望之家本陳爲宗人府丞時得千金買於成邸成邸作詩紀之其二乃朱笥河所藏余在京笥河嗣方遠宦攜去其留者得翁學士覃谿手摹覃谿與朱氏有連因借雙鉤得之油素廓填墨光如漆不但隸妙卽此已驚心動魄矣其三則雲臺先生撫浙時以二百金購於錢宮詹之子東塾者相傳是天一閣本謝山結埼亭集有跋可驗中丞戊午年祝嘏京師余實同行中丞旋以劉金門事呈礙降編修留都碑攜在輦下

卷之七

十

蓋不翦本視前兩拓尤完善眞罕世之寶因屬余爲攷余爲彙錄前人題跋已數十家知此碑爲王蘭泉司寇金石萃編所無可以補其缺也次年春阮師治酒揚州會館邀友人同看碑題款時同集者爲馬學士秋葉蔡閣學生甫張侍御船山屠吉士琴鳴陳茂才受笙及鑑尙有人不能記也生甫閱學署款握筆書之愚初意欲每字雙鉤爲之引證然後入攷如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之例而雲師急於成書卽以余所鈔綴寄程中丞鶴巢於廣東板刻之今所行者題跋悉入錄而體例不同矣所可惜者其拓本既係全碑不經翦裂故碑額兩側尙有唐人李德裕題名字蹟了了可辨在額右者其書

自右左行在額左者其書自左右行取便以書丹也余以宋元鎮江兩志攷德裕以兩浙觀察使入覲年月麻麻不爽蓋唐時外官入朝皆例題名嶽廟得鏡名嶽碑者爵之最顯者也因余善集時不曾連綴入卷故程公入刊既不見原拓全無腰領未經纂入此缺陷也至碑下截因提行多頗餘隙地雲師既命吳國寶摹勒一石置諸雷塘墓廬其時適貢書中有歐陽文忠集古錄手稿數卷內跋嶽碑一則具在即所辨集靈臺名者亦附入石其實據梁學士山舟言歐書亦未必真也至德裕題名字畫彌細國寶無從鉤取失之宜矣當是時陽湖孫觀察淵如官山左聞之特致書中丞乞彙借三碑響

冬乙七

三

拓乃命吾鄉舊好嚴孝廉鐵橋入都親理董其事時余與雲師俱在太僕街衍聖公賜第遂相敘十餘日看渠手鉤三碑以歸今忽忽三十載矣秋宵無寐回憶前塵遇與事殆不可多得因備識之俾讀是碑者得有稽焉

防風碑攷跋

風山靈德王廟碑不載於王象之輿地碑日記而輿地紀勝古跡下注云防風氏廟一在武康縣二里一在封禺二山之間錢氏封號有石刻存則今之碑乃在封禺之間而非去縣二里之廟也豈二廟各自有碑而陵谷變遷其一固不可問與吾友雪廬徐子嘗手拓其文以贈同好且詳加箋釋句疏而字淪之不特備前谿之掌

故深有裨於史事此碑不入墨妙亭使數百歲之下猶得辨跟肘而訂馬豕不可謂非幸矣嘉慶甲子十一月

太公呂望表跋

攷杜元凱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三月予自江陵還襄陽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則發冢當在太康以前全謝山跋此碑以爲時汲冢竹書方出無忌信而書之於策殊失攷訂按此碑立於太康十年而云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口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阮儒之年八十六歲正與東晉傳所云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之

冬乙七

三

言相合其所引周志又別出一冢非魏安釐王冢中物隋唐藝文志以爲逸周書出太康中汲郡魏安釐冢者謬也故今碑所引周志亦不見於紀年及逸周書中蓋杜氏所見乃咸寧五年所得之竹簡此碑所引則東晉所見之竹簡也後人槩以竹簡爲出汲冢而不知其有二得此可以解王深寧之惑矣

閣帖殘本跋

官法帖僅大令書第九一卷向入井眉精舍爲余薰習頗久秋琴主人逝後散落四方購而得之其裂處有補以木條者係銀錠未撥以前之本若後此則木條上補刻字畫者矣故知爲當日進登二府所賜無疑不第諸

舍帖後三行十八字較泉肅兩本爲多也惜裝潢者紊亂其次因以劉次莊釋文校正之陶九成云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黍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此卷無不相合昔竹垞爲夾雪本及江都王氏藏本跋言退谷孫氏祇存二卷則此十分之一又奚必白石之校保母甄獨取此卷於予亦不爲少矣可寶也

岳忠武王玉印跋

讀金陀粹續編知王薨後江州申田產屋宇及前後手詔悉被拘沒然則今所摹勒高宗手敕其爲左藏南庫架閣給還者未可知物之顯晦能思議邪以王之忠勇據同話錄其獄案莆陽陳魯公家尙寶弄之矧茲手澤

冬之七

三

所存硯農徵士之珍逾球璧宜也嘗謂王兼工詞翰不獨登池州翠微亭詩爲清涼居士歎賞卽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十字不足千古歟苟有好事者網羅遺句彙爲一編鈐此印納諸西湖棲霞嶺下祠中視漢壽亭侯一鈕流傳當更遠矣

周恭肅畫田家二十四景跋

此名賢之筆不當以尺度繩之卽未到幽風無逸亦不媿南宋人耕織圖遺意大田楚茨之詩如在目前矣恭肅居官大節已炳若丹青觀物堂潘氏爲松陵文獻豈只尺鄉里而敢盜詞焉唯藝事世閒流轉殊少致舛州四部稿網羅三吳文翰有國朝名賢遺墨一百人分五

冊冊各二十人第四冊第十八人卽恭肅書一紙在翰林待詔文先生徵明之下王氏收藏之富鑒賞之精橫厲一世同時如姚洪謨許成名兩侍郎不得預選而獨取恭肅則恭肅之書必有過人處豈以畫掩哉硯農善弃之近姜紹書爲無聲詩史至不能舉其姓氏書此以爲讀是冊者告

明陳涉江畫卷跋

上元陳涉江先生與友人追熱河渚因爲此相伴恣肆之筆前激衝波後盪洪流一人乘螺舟一人乘磬石一人乘葦一人乘羽扇吹洞簫一人乘鞵爲舟而飲復一鞵盛酒饗一人乘查一人乘蛤讀書畫旣奇古讚語復

冬之七

西

飄忽無歲月不載七人姓氏攷涉江以諸生注名復社成崇禎十三年進士擢河南道御史南渡周鍾雷演祚之獄爲致書幣於馬阮羅者得之因出爲長沙守募苗兵於黔粵甫出境而國又變託黃冠以老所著有蔗查集探源離騷亦取徑長吉善繪事此祖其招魂遠遊賦意而輔以崑崙流沙駟虬駕鸞之旨不知與秋柏二百篇何若卽有王叔師洪慶善豈能注其巔末也哉尾又署八月四日雲客搜去計當日同官同郡同志年九十三與涉江相伯仲者曰張怡鼎革後入攝山白雲觀自號白雲道者時來往於城南之松風閣以望宮闕疑卽其人然不敢決也道光戊戌友人自吳門寄到索題恐

世人河漢其說爲書崖略俾珍弄焉以爲遠游之文魚也可以爲山鬼之女蘿無不可也大暑驟熱展卷輒習習風生兩腋

書石崇金谷園送別詩序後

世說言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甚有喜色此意唐時猶矜言之至今世但知以楷法爲墨皇重若石敘並其歲月而失之矣余讀水經酈注見穀水東會金谷水下引崇文作元康七年七年者字誤作六年者是也按崇自言從太僕卿出爲征虜將軍將赴青徐時值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於是傾朝出餞蓋當時之人旣以送王兼以別石故潘岳詩首云王生

冬七七

五

和鼎實石子鎮海圻而下卽承以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此詩事之可述者也但崇出鎮東旣無別文時日可證而王季允行事亦不詳著於史檢自永熙以後元康元年九月徵征西大將軍梁王彤爲衛將軍錄尙書事此以見前征西大將軍之爲彤也自是至六年夏徵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爲車騎將軍仍以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此以見前征西大將軍之爲倫也自此以終元康之世征西大將軍皆梁王彤爲之使中間有王詡之命史何能不委卽安仁奉詔爲關中詩敘事至七年七月雍秦大旱之後又何能不委然則詡之爲征西也疑是舊銜故下復日祭酒而當還

亦非至鎮時情事則當日不必實有上命也然則是行也當以元康六年爲正不特錙孝標世說李善文選兩注所引可驗攷劉越石傳琨爲司隸從事正值石崇作征虜將軍遂與金谷之餞時年二十六而琨爲段匹磾所害在元帝大興元年時年四十八以此上數距生年蓋在泰始七年由泰始七年下數至元康六年正得二十六歲若在元康七年則琨當生泰始八年下數至大興之元祇得四十七非四十八矣得此一證可以決水經酈注之誤矣至兩人祖帳當在背秋徂冬之候故崇文敘茂林而雜眾果而潘詩又復舉沙棠烏稗若榴芳梨以實之卒歸之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終以白首同歸側重石友此又詩時之可述者也所憾者送別三十人無從是證其第一人卽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崇之姊夫且崇妻又紹之兄女也年五十最長故居首有詩在金谷集其次則滎陽潘岳有詩在文選又其一此二十四友之巨擘也二十四友則中山劉琨年二十六最少當居末又其一然則所云傾城出餞者如太原郭彭清河崔基渤海歐陽建蘭陵繆徵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安平牽秀潁川陳眇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吳國陸機陸雲汝南和郁周恢京兆杜斌摯虞若而人皆一時之秀又孰不當預此集也哉唯崇至

冬七七

五

鎮曾不多時卽罹高誕爭酒之覺爲軍司所奏免然其屯下邳時東莞太守曹嘉嘗詒以詩云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崇復云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蓋指同官國子博士時也全詩見魏志楚王彪傳裴注未知其人得預斯列否恐亦當在祭酒之次也不出四載而綠珠賈既梓澤爲墟石火電光煙雲變幻人且得以觴詠之清談轉歎夫高粱之醜毒也噫

明釋文察一水血書楞經跋

聞之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立像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豁虛非像非真達人元會墨固有之儒亦宜然當

冬乙七

毛

思陵初造刺舌血上疏以訟父冤者則有長洲周子佩九重爲之震動對簿日尸崔許於朝教忠之典可謂極矣此冊爲明僧文察同一水以舌血和墨書楞嚴十卷笑公文峰得自他所其一時跋尾如落木菴之清修停雲館之世澤尙矣此外若伯屏倪氏之息影緇衣忠文楊公之捐軀故國以及章拙生姚文初皆卓爾有聞於世他若通門澹翁行如藥菴亦方外之表率樞機之發皆是物也奚獨蒼雪能以詩鳴哉然則紺髮紅爪顯功絕代靈齒瑞骨昭福殊方名實真像四端具矣其墨池之龍象歟道光庚子重修顯忠寺落成余誌樂石得窺斯表因憇思諸君貯之精舍永鎮祇園

張聞鶴畫蘭跋

湖志載聞鶴性簡曠嗜飲少進輒醉醉輒畫蘭勃勃出生氣友人陸子黃嘗得所畫懸之素壁忽發香滿室因額其居曰蘭室所記與墨香居畫識不殊惟瑣作黃蘭堂作蘭室異爾然志有聞鶴詩鈔不曰夕佳樓詩鈔余嘗爲同里吳氏作所藏法若眞等畫秋江圖跋一時遺老題詠如董若雨倪伯屏黃九煙呂石山張爾就閔雪蓑不能悉數至聞鶴則云辛亥三月七十二峰樵張道岸時年已四百二十甲子矣尋上夕佳樓奉贈秋江道兄楊子凌雲氣超然不可疏清風融物累眞宰入黃初木落山容見波平帆影徐坦懷歌爾汝靜對若憑虛夕

冬乙七

毛

佳樓吾尋旣莫知其處而詩鈔世亦渺見至辛亥爲康熙十年上推甲子聞鶴生萬厯三十年詩錄言其曾爲諸生蓋已七十歲矣詩似夏古丹魏雪竇畫亦神似宛山樵洵足寶也道光壬寅秋尋上張鑑識時年亦四百五十甲子矣

藝圃圖跋

古之習隱者入山深入林密其清常畏人知故漢韓康賣藥自悔爲女子所稱蓋隱有若是之難也潯有沈默之士桂君芝房少不慕榮祿居鷓鴣谿之南得隙地名曰藝圃不多不陋琴書清潤暇則偕朋好觴詠其中名花珍藥洗滌塵慮知其避俗也深矣已而慕柴桑之風

編離落植菊子嘗於暮秋邀友人過之條然移晷幾不知身之到雲林堂清閑閑翌日以是圖來屬題復自歎薰習之暫不過一長安賣藥人僅識其名而欲心知其意益亦難矣

冬青館乙集卷七

冬乙七

三

烏程張鑑秋水

文八
傳

擬南宋姜夔傳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饒州番陽人蚤孤露氣貌若不勝衣服家貧無立錐然好客未嘗一日倦少時即奔走四方一時如辛棄疾楊萬里樓鑰王炎周文璞皆愛其才為之延譽既而客遊湘江以詩謁干巖蕭氏蕭以為能因以其兄之子妻之初夔率意為長短句既成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於是喜音律善吹簫多自製曲慶元三年

冬乙八

嘉業堂校刊

時議以享國長久而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因詔天下求知音之士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夔進大樂議於朝欲以正廟樂其略曰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鈔鍾量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壘有大小簫篪遂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溼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眾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不樂曲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

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不諧協夔之言樂大致以權衡度量先正為主其議詳樂志中又嘗作琴瑟攷古圖一卷及聖宋饒歌鼓吹曲十四首曰上帝命曰河之表曰淮海清曰沅之上曰皇威暢曰蜀山遂曰時雨霈曰望鍾山曰大哉仁曰謳歌歸曰伐功繼曰帝臨墉曰維四葉曰炎精復上尚書省作表曰臣聞饒歌者漢樂也殿前謂之鼓吹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有朱鷺等二十二篇由漢逮隋承用不替雖名數不同而樂紀罔墜各以詠歌祖宗功業唐亡饒部有柳宗元作十二篇亦棄弗錄神宋受命帝績皇烈光耀震動而逸典未舉迺政和七年臣工以請上詔製用中更否擲聲文

冬乙八

二

罔傳中興文儒薦有擬述不麗於樂厥誼不昭臣今製曲辭十四首昧死以獻臣若稽前代饒歌咸敘威武紐人之軍屠人之國以得土疆乃矜厥能惟我太祖太宗真仁高宗或取或守罔匪仁術討者弗戮執者弗劉仁融義安厯數彌永故臣斯文特倡盛德其詞舒和與前作異臣又惟宋因唐度古曲墜逸鼓吹所錄惟存三篇譜文乖譌因事製詞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歌頭皆用羽調音節悲促而登封岱宗郊祀天地見廟耕藉帝后冊寶發引升附五祀殊情樂不異曲義理未究乞詔有司取臣之詩協其清濁被之簫管俾聲暢辭達感藏人心永念宋德無有紀極海內稱幸書奏詔付奉常有司

收掌令太常寺與議當世嫉其能不獲盡其所議僅免
解而已同時惟待制朱熹嘗歎夔以爲深於禮樂夔既
不遇益自放於詩酒友人竊哀憐之欲輸貲爲之拜爵
輒謝不許順陽范成大之請老也夔詣之范有青衣曰
小紅色藝雙絕一日范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疏影兩
曲以進范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迥夔歸吳興范以
小紅贈焉其夕大雪過垂虹亭因賦詩使小紅歌而自
吹洞簫以和之聞者莫不淒絕夔生平學尤粹於長短
句說者以爲南宋詞家大宗其於自製諸曲皆注節拍
於旁殆似西域旁行之字然終以無所遇而卒所著白
石詩詞集及絳帖平續書譜禳帖偏旁攷行於世其後

卷之六

三

宋人善學詞者如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

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之徒皆以姜夔爲宗

輯字宗瑞號東澤番陽人受詩詞法於夔有長短句二
卷名東澤綺語債

祖皋字申之永嘉人樓鑰之甥登慶元中進士嘉定時
爲軍器少監白號蒲江居士有蒲江詞一卷

達祖字邦卿汴人有梅谿詞二卷

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有夢窗甲乙丙丁橐四卷
捷字勝欲義興人德祐進士入元不仕學者稱竹山先
生有竹山詞一卷

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有碧山樂府二

卷一名花外集

炎字叔夏循王俊之孫西秦人僑居臨安自號樂笑翁
有樂府指迷及玉田詞山中白雲共十二卷

密字公謹濟南人僑居吳興號弁陽歎翁又號蕭齋四
水潛夫嘗輯南渡以後諸名家樂府爲草窗詞選自著
有草窗詞二卷一名贅洲漁笛橐

允平字君衡號西麓明州人有日湖漁唱二卷

論曰自制氏去而古義亡四始衰而雅音溺樂勝則流
詩降爲曲雖燥溼所感生民大情而政序相推品物恆
性文辭繁詭則靡而非典才情異區斯麗而以則有唐
中葉創始倚聲俎豆青蓮宗祧羅噴温飛卿助教之年

卷之六

四

杜紫薇制詰之日易梵唄爲豔曲雜紘那於鏡吹雙聲
單調綱領之要可指側犯換頭情變之數易監迨至五
代風流彌劭孟蜀花間南唐蘭畹或沿波於初造或尋
條於後時小樓吹徹水殿風來君臣閒作互相嘈闋以
至深宮剗鞞之詞祕監欵梳之作莫不流播旗亭傳歌
酒肆然而綺縵爲多柔靡不少豐藻克瞻而風骨不飛
振采失鮮則負聲無力斯言諒矣泊乎天水徵祥斯學
不墜元祐慶厯代不乏人晏元獻之詞致婉約蘇長公
之風情爽朗豫章淮海掉鞅於詞壇子野美成聯鑣於
藝苑幽渺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固已同祖風騷力求正
始君子正其文瞽師調其器厥功所存良可嘉歎然而

畛域猶存涯度未遠爭價一句之奇儷采百字之偶大成之集遺以來詰若夫學士微雲郎中三影尙書紅杏之篇處士春草之什柳屯田曉風殘月文潔而體清李易安落日莫雲慮周而藻密綜述性靈敷寫器象蓋駸駸乎大雅之林矣南宋以還元風益著雖周柳之纖麗辛劉之雄放風氣所競不可相強而求紅牙之哲匠問綺袖之專門幾於家習偷聲戶精協律有房中之妙奏非風雅之罪人賀方回陽斷於東山康伯可風柔於應制花菴既光價於東南東浦亦騰輝於河朔詞流之變於斯極焉既而白石歸吳移情絲竹經正者緯成理定者詞暢清真濫觴於其前夢窗推波於其後學者宗尙

冬六

五

要非溢美其後竹屋玉田梅谿碧山之儔遞相祖習轉益多師洗草堂之纖穠演黃初之眇論後有作者可以止矣夫搓酥滴粉麗密居多微碧鬧紅佻巧不少自三唐創雕瓊鏤玉之文而五季沿月露風雲之舊求其辭致蕭閒情采標舉則竹坡橋舌審齋掣肘何況志感絲篁韻諧笙板探王化之本原昭歌永之符契也豈良由學慎始習功在初化頓八絃之遐觀搜千載之餘韻遊盛麗者用登金張之堂咏妖冶者必隨施嬌之祛爰依沈約宋書詩人謝靈運傳贊之例綜厥涇渭略具條貫俾言選聲者得以攷焉至於菊莊門下猶漸清溪楚女閩中誓徇淮海則剛詩者未嘗泥其體而聞聲者自足

通乎情必謂妙達此旨妄加繩墨則又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知音之俟亦無取爾

循吏時塘張君別傳

君姓張氏名吉安字迪民時塘其號其在官號二十四洞天吏隱歸家後又號石牛居士蘇之吳縣人也五歲母范歿哀慟如成人自少承其祖楚門先生之學祖母朱太儒人督課甚嚴稍長耽吟詠其賦橄欖詩云擣沈春茗綠喚賣夜燈紅爲同時所贈多年十九舉乾隆四十二年順天鄉試六十年大挑知縣籤發浙江試用嘉慶改元署杭州通判二年署寧安秋改象山四年攝新城五年莅永康六年調麗水七年移浦江八年始補授

冬七

六

餘杭縣事凡七年十四年秋以親老引疾歸先後在浙共十五年所至多惠政道光九年以疾卒年七十有一又二年永康士民始條君治行言已故永康縣知縣張吉安吏治循廉仁風廣播準之遺愛無沫前徽名宦有祠允孚輿論撫部富公上其事於

朝明年冬十一月戊午奉

旨依議部咨檄金華府行縣欽遵入祠先是二月間餘杭縣士民以君向游洞霄宮一菴以南湖水利爲浙西列郡攸關議開立窯廠泥燒甃以刷淤塞旋謝事去議雖不行時論躋之至是羣奉君像配祀蘇文忠公之像又九月麗水縣士民以君雩禁奇驗三十年去思如

一日亦奉粟主人祠遺愛堂蓋時際饑饉人懷舊德鍾應谷響無以喻諸由是吳越之間咸知君官績之懋都有歌詠其盛者而前此落落諸大政在朝在野既已各爲論次夫尸祝肇漢西京立堯公之社建石相之祠苟非殊猷曷克臻此昔班史創循吏一傳緣飾經術遂開百世載筆之例然則君施之政事與見於羣公之文者當著之史成又何事更爲表襮而一時彈議若尙有未嫌者則以零星佚事散在人口也君明於聽治於永康時值營官齎餉經縣遇山水驟至人銀漂失上官責令賠補君以事出天災力爭於大吏得上聞免償弁役邀

卷之六

七

郵著爲成例又浦江郵民娶婦七月得子族訟之官引梁東昏宮吳淑媛事君呵曰汝讀史亦知邑誌有宋文憲耶檢學士傳示之亦姓七月而生訟遂息此稽古之效也在餘杭郡有人乘舟過縣達岸失銀詣縣鞠之無有端倪檢僕身失腰繫乃親至所失銀水泔遣善泅者出之羣以爲神維縉有稽甫刑垂誠可不慎與他如象山之設法弭匪也時壯烈伯李忠毅公西巖方總兵海上嗟歎久之曰使牧令盡張象山盜不足平也君因條不便如石浦增兵南田設卡寶壽海之要務至其在餘杭頻歲薦饑今節相儀徵阮公於嘉慶乙丑大振之役通杭嘉湖三郡設三十二廠杭屬得其十君以監員首

莅城隍廟廠廠既麗省最近大吏晨夕稽察策騎所先一有不慎白簡隨之君時勞勩爲諸廠表率者非砥節勵行未易及也鄉先正梁學士山舟素不輕以言許人其贈君楹帖有胸填冰雪面改風塵之句親詣其省邸致之至今爲美談焉其通於世務又如此者君所至必以古人爲程至羣安則首謁海忠介祠至永康則刻陳龍川像至麗水則葺秦淮海祠至餘杭九鎖山則葺陳歸楊三賢祠并繪東坡像於石祀之今之以君像配蘇公者即昔之君所繪者也一時上官如秦少寇小峴阮協揆雲臺潘相國芝軒諸先生靡不服膺其政至於平生吟詠所到必諮其詩人與之游如何徵君春渚洪太

卷之六

八

史樾存張太守船山皆是而方外則小顛徵谷其尤也取士抑次矣既入祠名宦其嗣光熊等將梓其所著大滌山房彙介余友人仁和汪半聳郵示屬爲詮次伏讀再四其架獲先民冲遠類韋蘇州則故園名宦也豪宕類眉山坦白類香山則所官浙之名宦也然與長公時既不侔遇亦縣絕唯勤民事言疾苦甚似樂天殆皆以其所不似學其所似也竊意樂天少日家居奉母貧薄不堪嘗從禁林乞兼京兆戶曹參軍以資甘旨及爵祿稍充不免爲聲色所累已不逮其養而賞花新井一篇始終爲母受惡一斤司馬再遷分司竦誚攢譏至倚擔以爲浮華無實君則捧輿撰杖委蛇官齋菜綵承歡温

清無閒處室有吹笙之潔退食少封酢之羞雖畢眾敬之聽政不衰而荀慈明之行酒無懈迨兩親後先違養卽躬守蓬廬不降其志其與樂天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是則以詩格論之又當在姚武功晁具茨之間矣居暇恆與同籍諸耆舊如潘農部裕皋韓尙書桂舫石廉訪琢堂黃主政蕘圃倡和結消寒之會作問梅之社胸有所積一發之於詩晚耽禪悅徇同志之請出主景賢虞山諸書院士論翕然歸之子三光熊光照光疇皆能世其業余旣徇吾友之請就崑山王典簿椒畦所訂存詩都爲八卷因著其逸事取東漢鄭康成邴根矩荀文若諸傳之例別爲一通其大事已見墓表家傳者不

冬之六

九

雜廁也用俾其家附諸詩集之後余何能傳君亦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

論曰世之傳循吏者不過曰明日平不知神者知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旣明且平吏豈有餘事哉雖然已以此施者人亦以此償也公孫文子曰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今於君信之矣

溫也癡先生家傳

先生名一貞字又賢號也癡湖州烏程人七世祖玉洲翁明季由輯里遷南潯再移墨谿曾祖某庠生祖某太學生父某增生輯里爲郡大姓蟬連甲第而先生家守

青箱館穀自給子姓肄業者彬彬也生而穎秀父鍾愛之昆弟三人先生其季也年二十四受知於學使者韓城王文端公文端以詩文迪後進通古者皆出其門已丁外艱二十七始婚於馬要沈氏屢試不遇慕大父瑤城翁以名諸生擅繪事篤好之是時有沈芥舟茂才先生姑之夫也以書畫雄於時從之游由是工六法好金石收藏甚夥傳播者如松雪老子說常清淨經金丹四百字及衡山辭金兩橋記石其尤也又得思翁兼葭堂帖五卷手搨晉唐小楷十餘種裝池精絕加以跋語珍若球璧明族祖寶忠公之殉節新安也歸葬道場山麓歲久榛莽莫辨先生搜訪得之則吳夢暘先生碑尙在

冬之六

十

知有圭田十餘畝爲薯廠侵占因率同族鳴於官得還其舊子姓祭埽今賴焉先生素循謹過道義敢發多此類旣以忠烈故欲勒十忠手札如高忠憲楊忠愍等已集其九意同郡忠節莫過茗柯思購足之緣是終以不就往來具區之瀆見詩人吳晚青之孫貧而瞽家有淺土十五棺其二在雪步歲久傾圮慨然傷之遂捐貲借其門人施北研會葬之隱讀邨中一時能詩者歌詠之比宋之石徂徠焉著也癡題跋若干卷愛東坡山谷爲合刻之又手鈔宋諸家題跋未及梓晚得文石一方因之作畫百幅易錢築室顏曰綺石小池文魚花竹掩冉客至薰鑪茗椀塵慮消滌而皮書之櫃隱几之屏靡不

鐫列古人名跡著綺石居雜志書畫管見錄臥癡樓詩
鑑家與溫氏爲世講先默齋府君嘗從游於先生從父
禮言太夫子而余從弟南華又出先生之門故鑑每游
歸輒造其廬說所獲而先生束修精力亦半耗於是其
所與游如崔文問波暨邢書城楊秋室施北硯嚴鐵橋
久能皆鑑素交而外至者董茂才竹坡高廣文蘋洲吳
明經鑄生禾張叔未震澤張鐵甫兩解元又半相習六
十後仲兄歿撫其生如己出然無嗣以伯兄子爲後老
益勤學神明不衰詩不多作有求畫輒應之道光十年
閏四月得風疾越八日己亥不起年八十有二子一梅
庠生孫二文禾進士工部主事文銓庠生曾孫一先是

卷之六

十二

營生曠於本邑琅邨之靈山極山水之趣友人方擬爲
徐元歎之游而先生逝矣

論曰人言善書畫者必壽石田衡山其選也然使先生
處有餘雖顧玉山項墨林未必逾此而能不廢我歎歌
是殆子輿氏所謂窮則獨善其身者非歟

國學生王君家傳

君諱國閻字際輝號醒夫先世自徽州遷廣德再遷湖
州爲今烏程人幼明敏父建初翁篤愛之甫成童就試
遭父艱毀瘠逾禮貧不克卒學與兄松舟賈於浙之南
潯友愛甚摯有贏餘輒寄家奉母以爲繼祖母旨甘乾
隆四十五年母沈太孺人卒君以窀穸不可緩急擇地

與其父之殯合葬於建平城東之朱邨旣而繼祖母疾
遄歸視湯藥累月喪禮畢乃旋浙君客久始占籍烏程
已獨慨然以先塋在桐泖不獲春秋祭埽乃復往迎父
母之匱至浙葬蜀山麓之康山千里長途不辭勞悴是
役也躬自引紼昇以人徒陸行若干里水行若干里凌
高降深物力交絀君子以爲難繼又安其繼生兩世大
父母之葬於廣德君雖貧遇事必舉尤能濟物南潯師
善堂掩骸長生會施樁及卹孤寡議捐振賙人之急靡
不曲至嘉慶二十三年宗祠圯與兄倡首得千金祠宇
復完道光九年輯家乘如修祠凡造莊置產立碣無不
身任桐水王氏之緒得復振者君力居多也十三年八

卷之八

三

月以疾卒君國學生善醫明青烏家言配濮陽孺人沈
孺人子四懋息國學生文增縣學生懋昭懋序皆國學
生孫十一人女夫廩生溫文炳與鑑有通家之誼持行
實句句不得辭撫大略爲之傳

贊曰古葬地不擇遠近季札適齊有贏博之葬故父母
旣虞祭而或在他國遷其已葬之匱以從所居古未之
聞禮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
禮不忘其本仁也賈疏曰旣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歸
周君子善其反葬近吳江顧氏非之以齊去周二千餘
里使其已朽之骨自東徂西於死者爲不仁若是則古
人去國或無兄弟居守先墓必至爲若敖之鬼而後可

也棄經傳以從其說其敢以爲信歟王君積善甚著吾獨表章此事非敢以禮許人存此以爲後之治禮者發其凡焉

太學王君家傳

君諱大圻字懷邦訥夫其號也先世自漢扶風王俊避居攝亂來江左子孫遂家吳興再遷崇德白馬邨三遷吳江六都之大陽圩則信也又九世爲今震澤縣人父炳文祖枝茂曾祖光祖世有隱德而祖尤積善鄉里人信愛之君起太學性潭朴遇人無畦町藉祖父業始與妻黨同業離於郡城齋業多微人皆得其賞以去君所處如故乃退居雜蒔花竹習書畫自娛家故枕具區前

卷之六

三

後皆水漁歌沙鳥不廢歡傲會頻歲災祲出粟濟人甲子尤甚遠近全活無算家以益貧道光三年某月卒壽八十有九先是以

睿皇帝覃恩給粟帛授入品銜妻董孺人筵王孺人子三晉庠生以鑲以鑑女四伯仲季適張復雷施豫貞唐敦元皆太學生叔適董攀桂郡廩生孫四觀海觀瀾觀濤觀潮

贊曰宋書顧頌之言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生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命弟子愿者定命論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夫士以孝友爲先而論列者適完其庸行言似

無甚奇特豈可不爲之表著此近儒戴庶常所爲深慨也古曰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中必有俊士吾蓋於太學君而益信

滕綺嚴君家傳

昔東原戴氏震爲武進毛養浩傳曰士之行以孝友先然爲之論列生平則又適完其庸德之行言之固無甚奇特於是往往罕見表著吁使聖門尙瑰異則四科不首德行矣吾邑驥邨有潛德不曜之士滕綺嚴君爲明工部西塞尙書十三世孫生而篤孝至老弗衰生養祭祭必盡誠如見嗜好待兩弟極友愛凡親黨中孤寡榮獨周卹甚至婚嫁弗克舉者亦助之不解此非所謂

卷之六

四

孝友任卹者歟道光三年夏吳中大水冬復大饑有司勸分君承父積堂贈公志助振爲諸富室先應勸者廩集大吏將上其事固辭不得因讓其優敘於從兄及從子焉驥邨地當衝繁鹽私充斥鄰里延累者數十家君持之力其臬憾之將中以蜚語不爲動已而大吏謂得之以素公正從無一字入公府特出之君夷然曰以一身全數十口死不恨况公論有在事白而名益高嚴氏族滋大修譜踰三稔眾推爲主持兼司祠職君直任曰不欺心不欺祖可無事也則知仁忠和其庶幾焉君早歲著述自謂無大異不肯收拾夫不知其人視其友君少游費孝廉循陔之門費爲過亭侍御從子學有本原

因以獎率及門列詞垣歌鹿鳴者比比弟兆元猶子昌福尤砥礪相繼登賢書以去其顯著也二十四年春患風疾右足失舉六月乙卯卒年六十有八君諱登字仍芑勝綺其號也祖穀似贈儒林郎父師善贈修職郎弱冠就縣試爲鄭大令裕國所知當

仁宗初造鄭以循廉爲天下最目之曰大器見晚矣遂冠其曹是歲補博士弟子員越二十年得食餼屢困場屋今

上十五年覃恩充貢需次教諭例授修職郎配張孺人子二章福晉福皆諸生章福以優行爲羅學使取入詒經精舍肄業孫二以常以芳嚴之族有畸士鐵橋廣文

卷六

五

君族子也博學能文於世少許可獨愛重章福俾課其子因更相與上下其議論鐵橋之歿遺書滿家如手校秦漢六朝全文七百卷影宋寫北堂書鈔秦漢金石文拓本皆世所罕有子幼不能收藏賴章福任勞郭惜焉非庭訓奚以及此亦足覘其通藝矣

張鑑曰周禮大司徒以德行藝三物教萬民若君者可當之矣藝雖不著而取友教人及課子弟與身傳者何異焉章福卒哭持狀踵吾門徵文辭不獲命延與談并讀所著雜文手摹秦篆泰山刻石二百廿有三字皆不苟益以傷我友鐵橋遺書賴章福不墜後有徵文攷獻者或有以涉乎此也

國學生嚴君家傳

湖郡嚴氏其族之萃處於驥村者子姓尤繁衍甲科而外奇特之操常常有之然周官之法書其敬卹任卹與孝弟睦婣有學者必以庸德之行爲首此又何說也道光乙巳四月有孝子錫疇介余戚陳君篠塘持所生行略來求文固辭則錫疇祖母陳節孝余所傳也是不得以不文辭按略君諱希涑字鑑甫號樸齋國學生世居烏程爲明工部尙書十四世孫曾祖日星祖球父維鶴皆國學生初母陳太君以揚州知府詩女孫自東林山而來歸也悉曾祖斗瞻翁主之二世一身形單影隻奉重慈以撫弱息詳余所撰節孝傳君幼孤露兩月父卽

卷六

六

見背泊長性淳篤肫肫以孝以家累不克俯首制業年十八母爲娶同邑張氏女賢淑奉姑教惟謹凡所以成君之善行亦內助多也嘉慶十七年太君節孝合例請於朝得給帑建坊又旬四方聞人詩文以表著之其摯發於性情有如此者道光三年吳中大水薦饑大府諭勸分巨室君踴躍趨事居閭閻先由是邑之出粟者皆視君以興焉而親串之有爨火不繼者必周給之此君孝友任卹能實諸踐履者也十四年五月壬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五越十載配張孺人於二十四年九月癸未卒張系出句容以士族來佐內治侍尊嫜未嘗見眚域少怒多怡至二十三年人無聞言吾見世之詭隨以

爲人所詬諱者比比也吁遠矣子二長桂芳殤次錫疇國學生是皆合周官之法足以傳者也

贊曰余始爲節母傳詢諸鐵橋廣文知節母素整肅不事媿媿深歎地道無成而得終夫業君之食舊德而詠清芬非太君之明奚以致此夫詩言無非無儀不過中饋之常昔倉聖造書契於威字訓姑許叔重引漢律威姑今學者申之曰卽有威可畏以此見婦至夫家必視君姑威儀以爲法守有作之先而君肯堂之聰刑于之化孺人婉順之貞胥於此見之矣至子孫之久而不忘亦非藉其親以爲身重也情所不能申有不能已諸其懷者也口耳所及宗族閭黨可傳不能傳之邦國託之

冬之二

七

文章列之郡邑之乘邦國可傳不能必其傳於天下後世欲傳天下後世而無疑則不獨以文而已所傳者有以信於傳之者之心傳之者有以信於天下後世則文傳而人亦傳此歛王不庵煒之言惜繼非其人也然鑑得十數年後復傳君以補太君節孝之闕不可謂非造物之有意以顯之也

宮烈婦傳

烈婦姓于江都人於乾隆五十年歸泰州宮承佑佑家貧紡以佐讀無憂色至嘉慶十年夏佑得羸疾烈婦晝夜侍湯藥不懈每飲泣願以身代冬十二月佑卒烈婦擗踊盡哀既葬卽再拜於尊姑訣曰婦失所天何生爲

幸孫輅稍長當爲父奉堂上歡婦將從亡者驅螻蟻於地下姑持之泣曰婦在如吾兒在命婢環守之數幾殆烈婦之黨憫之輿以歸諭止百端烈婦不爲答中夜忽起繞牀疾呼若狂者眾撫之徐曰予歸矣乃還距佑死裁百日烈婦從容奠羹飯一盂於殯所復哭入房盟遂雉經年四十有二子二輅輔

張鑑曰若氏者可以不死而終死者烈也昔歐陽文忠爲馮道傳序備載虢州司戶參軍王凝妻李氏引斧自斷其臂嗟乎人能充夫自愛其身之心而先遠恥辱以引訣者若烈婦亦可無媿矣

節孝翁孺人傳

冬之三

六

翁孺人姓楊氏其始生青浦之井亭港年二十一父曰曾基以字同縣朱家角翁定周已知定周有羸疾請期父尼之孺人請於父曰是命也弗敢怨遂往入門將同牢定周暈絕孺人驚惋亦如之良久始同蘇踰八十日定周卒孺人痛不欲生防慰百端久之父迎以歸孺人朝夕藉十指爲衣食事父母以孝聞積苦五十有五年宗黨稱之曰賢有震澤族人以其大宗不可以無後也乃議立族子世璋爲之嗣迺孺人至震澤養焉又九載道光十三年五月以疾卒論曰余嘗習公羊家之學矣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間者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

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閒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凡災異萌芽天出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然則孺人卽濡滯不行未必卽勝於是而得壽考壽考矣未必有令聞也既有令聞復求壽考古人所難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君子大受命

卷之六

九

徐節母蔡孺人傳

孺人姓蔡氏西洞庭山人也父處士在三爲著族孺人年十九歸本山徐巷爲徐君采夔妻采夔賈於淮以家事與孺人孺人處之裕如也周旋親黨輯和內外靡有閒言故采夔之遠游得無內顧憂者孺人之佐爲多未幾采夔抱沈疴狼狽歸里孺人親湯藥忘朝暮唯語其同室者曰疾革矣可奈何既而卒不起孺人號痛絕粒將引決族之尊者諭慰之至再乃僉議立夫兄迪先第三子爲采夔後久之孺人始復食然旦夕飲泣曰若此子無成不克見前人於地下矣由是教其子習禮就傳循至成立者二十年不稍懈於嘉慶某年月日卒距生

於乾隆某年月日享年幾十幾歲道光二年烏程凌君水芷持其略以告其同邑張鑑曰文藻嘗課孺人之孫矣獲與迪先交幾二十載孺人之苦節懿行耳爲之熟焉迪先嘗乞作孺人傳久而未有以應今年山中諸君子有重輯節烈祠志之舉孺人之子大復復申前說旣以歎迪先墓草之宿又恐不文願得一言以遺之余重違水芷之意綜其守節教子之章章人耳目者其他瑣屑不與濫也若夫旌典之逾成格唯當路者能主之以待異日也可子一大復國子生孫四城坤堂堅曾孫一福

卷之六

十

論曰昔沈尙書歸愚作西洞庭風士記深歎俗之淳朴

近古未嘗不爲之神往及來林屋見其閨門肅穆洵足以昭我管彤若孺人者其一也漢王符有言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豈不益信余在山中值山中人方有事於柏舟祠堂乃愚憇司事者廣爲采訪俾不致漏缺蓋以此也

嚴節母陳孺人家傳

節母陳孺人其先自湖東林山來居郡城父丙國學生相詩雍正癸丑進士官揚州府知府孺人生而端淑父母絕愛之聞同郡驥郵嚴翁斗瞻有孫維鶴才且前明尙書震直之裔遂字之年十八來歸待姑及祖姑以孝居八載生一女一子維鶴以疾卒孺人不欲生父母交

諭以仰事俯育不得已乃復食初父病嘗割肱以進得愈人弗能知也父母憐其貧而孀欲分產與之堅卻不納且曰吾父雖老無嗣然有庶母在異日有弟何以資生吾自能織紵以贍養育也守節三十三年如一日宗族請於

朝得旌例授孺人年七十有六乃卒子希棟孫錫疇皆國學生能守其教云

張鑑曰昔劉向父子為列女傳具載魯季敬姜此節母之不可以無傳也韓嬰為詩外傳亦一再稱孟子之母曰宜爾子孫繩繩兮日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則節母尤不可以無詩也今孺人以賢且明而彤瑋無昭歌詠不

冬之氣

三

事宜子若孫之有不忍於心者因介我友沈柳橋來句詩文柳橋并言明洪武時有陳愍聘倪氏女而成遼陽至正統中歸歷四十餘載倪已年六十一與愍白首成花燭系正出東林然則陳氏貞節固世有母儀歟夫街彈之言不足為傳列其事略以入譜牒用諗世之能詩文者慰子若孫之孝思可也

張烈婦傳

張烈婦震澤縣之雙塔橋人姓王氏父庠生晉以同邑國學生張耀為其家孫福元之請繼室也福元始娶於施死無所出筮之吉遂允焉結縭周歲深得重親之歡內外交稱道其賢已福元客外病還烈婦侍湯藥惟謹

少愈復感時疾竟卒烈婦呼號不欲生舅姑百端勸諭烈婦泣曰堂上之養有叔在無孤而留此未亡之身適以詒老人憂不如死乃曲為周護烈婦陽飲食似平時防稍弛遽登樓左右奔視則烈婦自經死矣距福元殯止七日道光十五年八月丁丑也年二十有六

論曰女子適人不幸喪所天不守節而從死亦天下之大義也世每病輿志次列女之濫名節蕩然彼徒見為輕耳五代史於長樂老人之傳序具載王凝妻引斧斷臂一事以三公之尊至不足與匹婦比數蓋天地忠孝之氣惟至性一往足以扶植綱紀而濡滯者不能也必謂從容守節難慷慨捐軀易尚麻木不仁即歐陽氏所言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之漸其不為烈婦之所吐棄鮮矣晉之師友董竹坡王雲舫與鑑善函事略來句文用采次其語為之傳以俟夫有司者之旌焉

冬之氣

三

吳縣毛氏顧孺人晚芳傳

孺人姓顧氏名蕙宇晚芳又號墨莊蘇之吳縣人也父湘筠縣丞以畫稱孺人性聰慧六歲讀書即成誦受六法能通知大意二十五歸同縣毛君叔美舅榕坪先生年已七十嘉其婉順盡出所弄名人真蹟以資之由是畫學益進撫嫡嗣以慈待孀媼以禮舅捐養窶多之事出險篋以佐之凡叔美之所交多一時文士時相過從酒食果餌靡不曲盡雖脫銀珥不吝平居自奉率甚淡

泊久無子爲叔美置一妾既知其爲舊姓復集貲還其家母翟太孺人吳著族也外大父雲屏素善畫湘筠之卒孺人哀之迎來家中尤盡孝養病劇至刲臂肉以進於其喪過時而毀由是致病然畫之得翟氏家法亦以此故雲屏與子琴峰亦歎曰數百年無此矣毛氏所居在郡城相傳爲綠水園舊阨元陳惟寅高青丘嘗鴈詠其中明末爲張孝節泌園蓋靈秀之區也叔美與孺人既同志得王忘菴所畫東禪寺紅豆折枝卷遂顏其屋曰紅豆書樓樓五楹貯畫處曰讀畫軒孺人作畫處曰釀花盦明窗淨几生香活色日馳譽四方亦嘗以詩與名媛白門陳友菊同郡陳靈簫西泠汪小韞蒙城張雲

卷之六

三

章相往復或願爲弟子則婉謝之有故人女請執贄亦得指授以去其通而介如此晚稍事佛持齋戒殺喜周貧乏一歸之於孝間讀正續通鑑於唐宋兩朝尤貫串餘事乃誦唐人詩蓋讀書善畫有天性亦所助者眾也年五十有一以疾卒所著有釀花盦小草畫冊題詠勸孝編格言類纂若干卷子文炳孺人既卒叔美益無聊其姨之子屠伯洪湖籍也與余友介之丐爲之傳贊曰昔蔚宗志列女云才行高秀不必專在一操是故扶風作史踵成大家右軍能隸兼傳道蘊人各有能誰能掩之至於春秋粉墨丹青瑄彤吳郡三百載略數三人曰文椒有寒山草木昆蟲狀設色本草湘君搗素惜

花美人諸圖曰張學典楊易亭高士室也善繪事日與高士手經史著花樵集曰葉小鸞幼能詩寫落花飛蝶未嫁而天此外無聞焉蓋其難也今孺人長卷巨幅稱心而施山水花鳥照耀一世譬之製墨東坡雪堂之作見者既妙鄭谷龍小華但循常法而已不知王量能取各家斷碎再和膠漆成之遂爲勝絕還珠采玉正畫史之集眾師以爲師也若夫內稟庭誥外益以親串再得叔美好事飾地儲材輔所不逮爲三百年來所僅見不亦宜乎余見畫不多而名公記載多舊友言豈欺哉用特著其畫俾後之職地志者得攷焉

碑

卷之六

三

昭忠祠碑代

維嘉慶十有三年青龍在旃蒙杭州會城東北忠清之里鄉官湖南岳常禮道孫景曾暨從九品銜錢文瀚以唐右僕射褚公祠宇毀敗盡然心傷爰斷松柏以妥几筵惟神光蹟唐世勳載旂常千有餘年靈爽罔替昔在前明成化中禋郡人周璟扶服道路請列於朝得伸祀典式煥榱桷亦越於茲風雨不除丹青攸斲因於裔孫江西候補按察司知事前薦舉孝廉方正世襲恩騎尉宗灝監生錦章同出金錢以完廟貌余時重撫斯土相率請文夫夷門在望過客傾心孫叔不祀見夢致歎良可嘉尙昭茲來者用銘樂石垂示無極其詞曰

繫公挺生漸水之陽恢恢宰輔嶽嶽堅剛維唐永徽宮
鄰昭否直詞邁德犯顏貞軌再竄愛州大節不墜摘其
光耀媿彼諧媚公之弼亮宜有後人九世其昌沒而爲
神昇平舊里祀事不忒

皇清報功奕世載德神之飲食既飭既齊春秋用享福
祿來爲

古雲濤觀碑

古者祭法禋于六宗升雲降雨各視功德是禳是禳春
秋崇奉所以經國序民輯寧上下也雲濤觀者始自紹
興蘊隆蟲蟲禱而輒應甘雨時至錫名順濟嘉定之間
崇號屢申爰及永樂犇潮洊至迺徙於茲經營伊始成

冬乙六

五

化以來靈爽罔替

聖清龍典雷風通饗茂在乾隆飛蝗爲害神界炎火稼
穡不痒官司震動請列於朝乃開靈宮飭治壇場施獲
陽馬薙草中唐赭山互前漸江在望嘉慶建元增修致
祥燔炙普淖民不敢忘年穀時孰賴神之明惟神名號
歲久滋晦或言姓干以祈甘澤致此異瑞莫可致詰稽
古之士懼其若斯用率耆老請還舊物乃按經傳原本
所由銘茲貞珉昭於永久其詞曰

於鑠明神下土是怙祁祁靈雨祐我田祖四氣通正災
忒不生滋液漉漉品物咸亨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
偏之又汜布濩之元圖靈像祀事告虔蘭藉既飭泉酒

是蠲農桑之外驚濤永息捍我闔閭鬻我黍稷春無伏
陰秋無蠶陽夏無淫雨冬無孤霜禾易長畝百卉時茂
千倉萬箱民以藏富神歆願德民悅無疆秩宗刊石降
福穰穰

杭州北新關重修清惠金公祠碑

公諱九陞字樊桐江南全椒人也明崇禎戊辰進士授
棗陽縣令遷戶部郎中權杭州北新關稅務時楚蜀麩
沸行旅梗塞國帑滋絀憂心如惓會歲方暮櫬槍少戢
估客遠來方艚兼兩正供充裕公乃散其贏餘惠民通
商市無折閱利用益饒公講學不倦楚粵之間交著聲
政終湖南兵巡道布政使司參議升南贛巡撫未及赴

冬乙六

五

卒惟商與民永戴公德相與醴金卜地共立祠宇以彰

遺愛歷世滋久堂廡朽蠹

聖清嘉慶十有三年歲在戊辰巡撫揚州阮公重莅浙
江仰瞻廟宇俎豆鞅落松柏摧隕恐遂廢置夷於荒蕪
乃捐奉錢整釐土木俾還舊觀落成之日伐石誌事以
覲來世銘曰

噉噉清惠來白滌陽算緡水衡人力用康孔威佐賦劉
晏轉運損下益上是謂利蘊藏富於人繫公是思如春
之仁度支無虧生財有道無取東溼朝夕求盈用轉不
給不壑有源毋塞而開行之期歲近悅遠來繫公之名
史既逸之繫公之政志又失之崇祠不毀遺澤在人春

山巖巖秋水鄰鄰江漲之橋武林之驛津吏儻來式此
貞石

吳山呂祖師殿碑

吳山在武林會城之南左江右湖各極勝概嘉慶九年
郡人於金龍舊址築真人殿殿之上層祀文昌神循廊
而升爲清慎閣由閣而入爲呂祖師殿再上爲斗姥樓
因折而西有屋東向其下爲濟仁堂其下爲大悲閣皆
經營麤具既而金錢日施凡斷斷之未就者丹漆之朽
墁之未治者塗墍之廟貌煥然而新明年適

朝命崇祀神號民益趨事數年之間不戒而集規條周
備期於可久而司事者方出餘力俾寒爲之衣暑爲之

冬乙八

天

茶疾爲之藥冬爲之湯以暨施構捐葬掩骼放生惜字
諸事靡不畢舉誠盛心也既成乞書歲月而誌其姓名
於碑之陰以垂久遠乃爲銘曰

於昭明神於山之陽禦菑捍患佑我一方神之居處夔
魑竄逐神之照臨扁盧效速昔也土茨丹青不施今也
采椽風雨攸除石榴之皮神或有語丹竈藥鑪吹蓬飲
醕推神之功百度有倫愛人利物其仁如春瞻傷察創
埋齒掩骼綱之紀之是謂漏澤人既媚神神亦顧民勒
茲貞石奕世常新

龍游縣通駟橋碑

龍游爲東南孔道其自京師而趨江閩者水道則自嚴

州而至陸行則自金華而至而皆以通駟橋爲之衝通
駟橋者在永安門外長八十丈有奇當靈谿自遂昌入
穀之會自宋紹興以迄前明凡重修者九自木而石而
石墩而捲石者三嘉慶五年郡中紳士余殿鼇葉禮承
葉世璇及徐應棠等以其歲久傾圮倡爲捐修之舉集
郡內若干人得貳萬餘金至九年某月某日落成比舊
之廣增三之一焉就試用訓導余習來乞文因思周語
夏令有之曰十月成梁說者以爲便民使不涉也然則
輿梁之修三代之令典而邑之人士能及時修舉俾不
至於廢墜不可謂非慕義者也遂書以爲記而系以銘
銘曰

冬乙八

天

兼兩陸資方膺水濟車楫所窮伐石以砥靈山崔崔靈
谿裔裔式彼通津利而弗滯烏榜銜鱸星軺擊鞞苦壺
不歌負戴踵繼虹腰橫互雁齒分綴既固且平民安其
惠

銘

隋文選樓銘

嘉慶十年歲在旃蒙赤奮若涂月吾師儀徵夫子既持
喪服遄歸揚州以所居舊在文選樓巷側爰築室於家
廟之右名曰隋文選樓者蓋成其先大夫相圃太夫子
之志也師自始學卽稟家訓熟習文選又奉過庭之言
以揚州爲曹憲教授之地因謹其堂構庀材鳩工不侈

而素風雨是蔽落成之日奉曹氏以下七粟主於樓上
攷隋唐之際學者競尚浮靡而曹氏獨述兩漢鴻文貫
通六代然後江都李善繼之開有唐一代詞學之先不
可謂不盛也夫習其說而不知所始與有其美而弗爲
之彰皆非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允宜經營恐後以答先
人之思以牖後學之志時鑑適來斯土居是樓之上遂
謹爲之銘銘曰

粵在有梁大文孕作延英博望藻思騰躍笙匏六藝權
衡七略詞林旣攀筆海是酌錫名文選咸用資度爰逮
大業曹氏繼之廣雅彈治珠叢奧奇紹述先軌訓迪來
茲宣講不倦爲世宗師施於唐代斯學益治維唐伊何

卷之六

元

善豈居首父子殫思其注不苟聿開風力海涵山負調
吹鍾律毀棄瓦缶迺洗淫哇歸於敦厚我我儀徵世之
通儒少親庭訓實遂鯉趨尊其所聞懷瑾握瑜長益通
方橐筆

直廬長楊賦奏

天子曰都旣侯四方多士允式來旬來宣舊學彌植乙
丑之秋斬焉衰墨首丑用仁以返江國德音孔彰是用
太息維彼選學萌芽蕪城今我爰處斯城之闔土風是
操往哲以親矧此架燹墨守先臣如何堂構而肯弗親
爰繩爰準經營伊始蠟蠟蜀岡濂濂淮水前枕通衢右
控修市惟廟之側百弓而已公曰肇祀毋泰而侈迺構

崇樓離明辨方蘭栢無飾藻井不芳寒燠審勢疏密合
章外延流景內照晨光匪雕匪刻燕息斯堂亦有圖書
古籍是翫長興麻沙同條異貫網羅放逸鉤稽離散蟬
斷泉朽冥求幽贊墜緒茫茫斯焉汗漫中唐旣壁前植
修林靈草如積石菌成陰鏡鮮活水鳴有珍禽壁樹貞
石坐列吉金綺繡不被絲竹不淫松栢有成爰設粟主
惟曹正中左右夾輔有魏有李昭穆子父江陽公孫句
容之許報以明禮儷二於五退息有室庖福有房亦號
家塾亦名書倉子弟之式父兄之綱作系前烈以俾寢
昌君子有澤其流必長我求文選古人所美工部有言
精熟選理凌顏錄謝沾丐靡止其次劍南詩壇雄視秀

卷之六

三

才之半亦爛選爾至於子京掌錄日勤以筆代舌用志
不紛惟此三賢先典攸聞以治其學以昌其文彼豈欺
我駿烈清芬選學旣衰詁訓中輟班馬字類虛造滅裂
杜林黍簡賈逵師說如火銷膏如湯沃雪孰謂詞章經
術區別斯樓之築此邦之榮入則有稽出則有聲魯廟
之頌王庭之賡發言必度有缶斯盈豈惟阮氏實賴成
名樓旣觀止書亦隨正亥豕備忘紂紅審定五臣兼采
眾本互證綜繁鈎要耽思傍訊以對先人以詔後進惟
公暇日登樓載觀口講手畫考古問難弟子飫聞退而
卽安伸卷就誦琅琅夜寒亦知先德心瘁力殫鑑本浙
產夙奉明德三年禮堂遺言是憶周覽廣輪肅瞻歧翼

有倫有要，不借不忒。先民之程，以爲典則。陋儒屬辭，實繁且蕪。銘無足觀，言則非誣。敢告斯邦，是究是圖。非汗所好，弗笑爲迂。有其舉之，式敬不渝。

贊

伊林雲侍御像贊

爵顯於朝，澤及乎物。未老懸車，心空簪被。教子作官，儻然虛室。蒲團倚倚，竹竿瑟瑟。靈運講經，樂天持律。有託而逃，取神遺質。生不解禪，語難佞佛。滌筆三危，心通詞室。

硯農王徵士小像贊

梅堰之上，荻塘之東。爰有徵士，執志開冲。筆耕學耨，品

冬乙八

三

潔詞雄文，藻外贍德。符內充聞，義則徙擇。善而從困，指魯肅容。滿孔融温，乎其質。晬然其容，鳴闌甫里。鈞舫吳淞，遺榮軒冕。結契雲松，江湖散人。儷此高風。

秋水小像自贊

昔嘗注左氏之經，今復修西夏之史記。亦曾過泰岱，窺匡阜。謁禹陵，渡揚子。宦既不成，學又止。此謂當求萬步之田，以終餘齒。而買山無費，一廛近市。數米而炊，臣飢欲死。是猶得強顏校錄，華林答策。金卮已而已，而吾長與我相周旋而已矣。

墓誌銘

儒學訓導汪君墓誌銘

皇帝御極之始

詔天下郡縣舉孝廉方正。於是震澤署訓導味經汪君，以學弟子王之佐，應羣稱克副。厥選未幾，君謝事去。越八載，以疾終於家。將槨，服孤亨江，走三百里，抵梅堰時歲荒，多盜。抹月衝波，不憚險阻。就之佐，攜所爲行略，造鑑之廬，而丐銘焉。固辭，則重以吾友之佐之請，不獲命。乃撫大略書之。君生羸弱，多病，稍長，性孝愛，同氣就外。傳沈教授湖吳進士懋政，學均以大器期之。迨冠補博士弟子員，出學使者彭文勤公門，旋以高等食餼。既屢試不售，援例入成，均得注籍訓導。在都如趙鴻臚秉冲，戴太常璐咸捧手訂交，而姻戚不與焉。試復不利，以母

冬乙六

三

病歸中道，聞訃幾不欲生。時父涵原先生逾七表爲之節，已丁外艱，哀毀彌至。其攝新陽訓導也，廉境內無祠節孝申大府，爲崇設剋日，蔽事邑迎粟主入者，始盛再莅震澤吳縣，培風俗振文教。如一日去，則士皆詠歌思慕不已。居鄉修邑中新舊兩處文廟，復以育嬰堂在郡遠歲捐外，別創一局，爲轉送全活尤多。餘如開濬張涇運鹽等河，及恤貧施衣，掩骼費常不貲。訓子弟以司徒六行，又曰積而不散，奢而不儉，非所以承先裕後也。小子識之，君嗜學積書，手自鈔纂，晚承先志，以宗祠偏闕，闢改谿之東，前爲谿南書塾，列十景而舉族展祭讀書者益虔。又於祠左闢園地，築亦園，雜蒔花木，有橋有亭。

環流阻宅與朋好觴詠其中詩成每不自惜著亦園草
李杜存真若干卷通琴旨善攝生非立師道躬行實踐
奚能臻此然則及門之篤信師說與後嗣之懋遵家訓
皆宜見於余文昔昌黎傳太學生何蕃曰居下則施於
人者不流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余於君亦云君諱
逢堯字同吉號味經先世唐越國公自徽至浙三遷爲
金山縣張堰鎮人曾祖伏龍祖錫祊父志毅國子生君
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己丑生於道光十年七月己卯
卒娶王孺人歸君五十年事上慈下雍睦著於親黨前
君六月卒子一君無子父命以弟庠生雲上子爲嗣即
亭江國子生女二一嫁桐鄉廩生金熙泰一嫁華亭庠

卷乙六

墓

生徐承貞孫二長培庠生次增孫女二於十三年三月
某日暨孺人合葬於本邑三十五圖浦東之日字圩銘
曰
金山之原勃澥之裔爰生秀偉忠信愷悌園橋觀聽游
道日深藍染學館績美泮林惟君之存澡身浴德其利
後昆安茲繭室刑于化洽夙草同春言必可信永被貞
珉

包山蔡君改葬墓志銘

包山蔡徵士心葵偕其兄將改葬其曾祖璞齋君而命
其仲子來巧文鑑固辭則曰吾蔡氏與德清爲一族今
改葬於湖用敢以爲請固辭不獲命則揖而進之曰君

沒五十年矣至於今而改葬何也則曰吾高祖沒吾曾
祖葬諸姑蘇齊門外之古巷里并築壽藏於側歲時祭
埽必挈吾祖暨諸父以從訖事必訓之曰聞之堪輿家
僉云是兆溼墊如吾死啟穴而信則吾兩世其改葬也
必矣爾等謹識之已而果然擇土綦慎故遲之久而又
久也鑑聞之愀然曰嗟乎順孫孝子之心有若是之懸
遠而不釋者乎夫改葬之禮詳於喪服書諸公穀卽載
籍所傳如南北史之劉苞吳悉達舊唐書之溫大雅悉
數之不能終也前明呂叔簡有言遷葬非得已也濱於
水則遷櫬於客土則遷必爲城郭道路則遷先貧後富
貴合而窆之也則遷凡以爲死者也然則子孫之改葬

卷乙八

墓

其先也固大有不得已於其心也君諱序讓字謙益號
璞齋先世由汴南渡至臨安以遷吳興有繼孟者始築
別業於洞庭山之東蔡里迨九世祖良瑞爲明太倉衛
鎮撫乃占吳籍焉曾祖猶龍祖廷柱父觀周嗣父之翰
世有隱德君性儉樸而謹厚衣浣素至儉不易承父命
以後其仲父君周旋於兩父母之間不分同異而賙卹
親黨恆不吝重貲乾隆二十一年歲大祲明年薦饑君
兩次出粟雖當道勸分不令知其名尤爲人所難能至
於葺宗祠修譜系哀鯨寡贍義田靡善不舉家築春草
堂花木駢羅圖書紛列暇則杜門獨坐焚香埽地翛然
終日而又通方書辨藥性手量刀圭和丹劑以濟人之

厄鄉之人無不以慈祥善士目之於乾隆二十六年八月癸酉卒距生於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癸丑年七十有六配徐孺人前卒子璘國子生議敘州吏目孫鵬九國子生曾孫融昌國子生融和融昭融明融晴國子生薦舉孝廉方正將於道光某年月日由厝地以葬於湖州弁陽檀山之麓徐孺人暨子璘附禮也昔太公五世而返葬於周君子以爲得正首之仁余湖人也樂觀其成焉爰系以銘曰

浮玉之陰匪爲其區中峙靈岫亦曰仙都爰誕秀彥內行純備明發思仁踐修慕義惟蘇與湖一葦之間水源木本終始往還遺澤縣長佳城官默利其後人名不可

泐

卷之六

五

鄉飲賓蔡君墓表

君卒後三十有四年子融昌等營葬有日矣以余知其兩世事跡稍詳復來徵文誼不得辭君生而醇粹讀書強記多識前言往行既以家累棄舉子業就賈於長沙之湘潭凡鄉人之共處其地者稱爲長者置火備掩道殮率先爲之倡其歸於家也築祠堂以尊祖置祭產以敬宗捐義田以收族而又爲之塾以率通族之子姓俾秀髦者寒畯者得有所資以趨學而問業焉塾有講堂有學舍有文星閣春秋誦讀靡不畢萃其用意可不謂勤歟生平行義甚著鄉之人莫不奉以爲圭臬而其不

設城府外內如一尤鑿鑿可見者如錢唐袁大令所傳還金一事蓋君有友嘗寄千金於君而友死實不立券君招其子還之子以無券爲疑而難其取君笑曰而翁信我有日矣子勿疑大令之言曰周官載質劑而君乃宅心於黃農虞夏之先其傾挹者亦至矣雖然古之人有行之者焉後漢王恽嘗遇一人疾甚德遽以金十斤與之恽既營其殯而以餘金置棺下後訪得其父遂悉舉還之又北史崔光伯死邢子才以嘗所貸光伯錢還其弟光韶光韶焚其券曰僕不知也竟不納人兩高之以今準古三人者事不同而心則一也然則若君亦行古之道焉耳君諱璘字佩青號勉旃太學生乾隆五十

卷之六

五

年捐振議敘州吏目屢舉鄉飲賓其先自南渡由臨安以遷吳興九世及明詰封武毅將軍諱良瑞其始遷洞庭祖也諱廷柱其曾祖諱之翰其祖鄉飲賓諱序讓其父也卒於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庚寅壽八十有三配蔣葛蔣三孺人子孫名爵已詳璞齋君墓銘中於道光某年葬於湖州檀山親塋之旁三孺人附夫有隱德者其後必大以君之處已接物於此雖欲不昌熾其來裔得乎表其事足以風矣

包山蔡君虛白墓表

道光四年余既爲蔡氏改葬記其嗣融晴等復以其祖塋道之文未就乞爲之表辭不獲命乃按行略君諱鵬

九字子萬吳之洞庭山人也先自趙宋南渡始來消夏灣之東蔡里明初有名良瑞者爲太倉衛鎮撫司遂家焉曾祖之翰祖序讓鄉飲賓父璘太學生議敘州吏目皆潛德不曜君生而凝靜不屑屑外鶩貌古而神閒暇則端居一室出入必具冠帶有來謁者不修容不接也侍其父暨大父重親致歡居常念及生母必飲泣而事後母以孝聞於時又嘗以其餘貲假父命俾其子融昌續捐崑山縣義田若干畝以贍族之貧乏性好文墨聚書至數萬卷而志氣不衰四方賓客來游林屋者造其廬靡不曲盡款洽然素喜禪習熱香一鑪茶茗一甌長齋繡佛日以戒殺放生爲事故其終也彭進士紹升爲

李氏

三

之傳詳言其所學而備載一時所與游息者皆聞人名宿是不可誣也余不解三乘內典而尺木氏之文亦不盡見然不見其人視其友進士非妄語者昔昌黎爲太學博士頓首李于墓銘既詳言其鍊丹服食之事而又歷敘當世名人共識者至六七公爲炯戒宜若後世操觚之士所必不取卽取亦爲人所吐棄不知自此義不明而世之爲金石文字者多不可信然則余於君雖欲不書又安得而不書且博又言君病革時異香滿室則西方氏之教亦非盡出無據而君事親孝與人忠贍族周是豈果於遺俗者余故取而表之君卒於乾隆四十五年八月癸丑享年五十歲於某年某月某日安葬於

湖州壞谿龍池山之麓配鄭孺人暨筵陳孺人嗣子五孫十一詳君祖墓銘中其伐石樹阡則爲道光某年某月某日也

例贈孺林郎太學生葛君墓表

包山葛君旣葬之明年其嗣祚增延鑑課其子於澂波顙月之樓時將除墓道因愀然來請曰先人沒三十有二年矣而幽曠之銘闕焉歲月不居恐就湮沒敢乞文其石以示來者鑑辭則固請曰祚增旣少孤先人客外甚久行略未具遺聞僅得十之一二今幸同處一室之閒或尙可以質言之者於是爲之表君諱煥斗字南臨號息凡世居洞庭西山之銷夏灣其先出於抱朴曾祖

李氏

三

以藩祖汝鈞父樹屏兩世皆例贈奉直大夫君天資敏達人塾爲師所稱稍長從疏林張先生遊學大進會父奉直君咯血不能遠出家中落遂棄舉業遊於楚由是省其親率三四載一往返出則備歷名勝登衡嶽渡武夷取道章水所至賢士大夫如羅學士典王永州宸張太史九鉞許明經兆桂皆交契而於蓬心太守尤篤焉族兄某亦賈於楚積進踰二千金事將不測君傾貲償之乾隆五十三年奉直君年高期君於五月中還家至四月而疾作竟撤瑟君入室搶擲不食親串曲解不能止常取一苦伏匳側日夜號泣因是傷肺而瘖至十一月戊辰遂以哀毀卒年四十有八訃至楚爲位而哭於

旅館者百餘人有失聲者至今值義舉人必曰葛君在事辦矣其見思如此以太學生例贈儒林郎配吳安人性端淑年十九來歸治家以勤率下以儉值姑痢疾醫咸曰不治安人潛割臂肉瀉之以進竟愈之於是爲能佐其孝養也方君之未卒祚增才十一齡君以孤屬安人安人誨養之及三十年今祚增之賢善吟詠工八法藏書且數萬卷傳曰死者復生生者無媿安人有焉於嘉慶二十二年十一月辛未卒年七十有七越三年冬十一月乙丑合葬於葛家塢之原副室戴安人補子一祚增例選直隸州州同戴出也孫六經鉏慶鍾壽銘毓銓寶鏗敘欽自周官師氏廢而士之飾行者多矣貞石

冬六

元

之文於是乎不可信昔漢趙岐陸續自志其墓不過十餘言耳辭尚多乎哉茲就所可書者書之不能詳者不書懼失實也

祭文

祭沈柳橋文

維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二月某日友人張鑑等謹以蔬食清酌致祭於亡友柳橋大兄之靈嗚呼人固靡不有死何君壽之未中病亦非盡不治何君患之僅以風古習齒齧周之續而皆是何至今而遽終悲浮生之若夢信天道之難窮嗚呼哀哉去殯後之三朝同人集於余室渺音徽之漸遙咸相向而如失矧殺禮於凶荒宛復

皋之將及慨日月之甚邁可無辭以處默謂敢拒以衰朽恐無當於眾心既欲已而不可乃噉然而矢音嗚呼哀哉君自幼而岐疑亦蜚聲於膠序奉義方以周旋固靡事而不舉會歲歉而發棠屬勸分於大府羌攘袂而指囷直比隆於往古無何名場不偶迄於秋賦告疲肯翫敞於帖括益奮厲於文辭謂載籍之極博必經史之先資證九流於東觀仿四庫於北池亦奇文之共賞輒誤字之獨思緊望古而情殷知平居之篤信屬春秋之始和倡肇祀於先正采谿毛以肆筵叩琳宮而得徑仰景行於兩朝肅儀容於後進復感舊於先疇有經扉之可認緬石城於匪遙得桃源之高詠爰傾貲以飾崇撫

冬乙八

罕

殘碑而加慎式刻像於修廊儼春秋之展觀既尙論以取友更伐木以訂交謹簡擇於學侶恆結託於文豪自忘年之老輩泊青眼之時髦資章弦於夙夜誓金石於久要或敦好於鉛槧或幽贊於雁羔子敦之親黃髮眉菴之孤垂髻常奔走以佐養亦乞貸以任勞指道南以推宅捐運麥以贈艘忘金甫後之孤露感紀度先之焄蒿性彌旌於松柏義已薄於雲霄迨徇物以忘私時散財以種德恐三族之多虞差六行之不飭完摩笄之高操全推產之穉弱嗚飢則施饔飧號寒則分衣著舉凡親串之艱靡不綢繆於臆公庭補助之闕闐興廢之償方外募疏之伙逆旅委積之商失之君則集枯得之

君則集菴君有言則物伸君不言則物絀當涉冬之疾
作乍聞信而狐疑謂不仁而脚輒已扶筇而過歸此江
南所常有不足甚乎偏痲昔余病而幾殆年十六以至
茲卒倚君於劔劒藉左右之扶持縱鉏鋸於鳩毒終蹈
槩而應規念殘稟於沒齒更捨君而付誰何人事之難
料竟往苒而不支誠以余之拘孿兼氣逆而上指恐一
息之不延將違君而逝耳何壯歿而老存任和緩之失
旨儻稜朮之不神服中醫亦可止念君心之鬱結長辟
標而不宣既委懷而任運今亦可以無言稽君身之作
述渺韻語而多文詰古人之失實笑輿牒之亂真故余
每有疑義率就君而根源屬敬禮之共定得披覽於晨

冬乙八

望

昏今數君之執友尙多聚於里門均力足爲收拾宜有
慰於精魂且備聞夫前論能行道者昌後視豐下之多
才必食報於永久門阻谿而源長堂面陽而疏牖回馬
策於羊曇雖過時而疾首謬承舉而抒詞終腹痛而稱
負魂恍惚以來思聊式馨於卮酒嗚呼哀哉尙饗

冬青館文彙跋

冬青館甲集六卷乙集八卷張鑑秋水撰秋水字春冶
烏程人嘉慶甲子副貢官武義教諭爲阮文達公所識
拔肄業詒經精舍預修經籍叢詒後久客文達公幕雷
塘盒主弟子記亦秋水所編少館劉氏眠琴山館徧讀
所藏書學益博自經史暨地理水利樂律步算六書音
韻篆隸金石莫不周悉詩文步伐精嚴引據典確亦與
悔菴學文鐵橋漫藁秋室集相上下所著刻西夏紀事
本末烏臺詩案始末墨妙亭碑目考證於蘇州書局餘
書見南潯鎮志者尙多他日如有所得卽爲傳之先以
此編爲嚆矢歲在旃蒙單閼四月吳興劉承幹跋

涇西書屋詩文稿

汪氏自休寧遷婁至少司空持齋先生始顯名於時靜崖官庶繼之父子並以第三人及第海內以爲榮竺君部郎耐山司馬之子文軒太守之猶子而官庶之孫也累世鼎貴一門有集鬻鬻時卽出其家授之學角逐詞壇刻燭擊鉢千言立就余交心齋六七輩君年最少所爲文特沈博絕麗而尤愜慨負意氣嘗與余自京口駕小舟乘風破浪登金山絕頂沽酒取醉而還蓋豪放如此後君舉乙科官中書舍人橐筆樞垣益歛才養氣素豪於飲

汪詩 錢序一

至絕杯酌詩亦不多作集中如登岱及武昌寓舍寄同直諸詩精深華妙心長語重超然拔俗於筆墨之表矣旋由刑部郎得

京察保舉

命未下而君已歿孝章不永其年同甫未竟其志爲可惜也已君詩若干余已刻入心齋合集中比部黃右原因君嗣子幼稚恐全集之久而散佚出謀爲開梓問序於余昔劉貢父卒將葬司馬文正作文集序卽付其家勒之碑陰以爲言盡於此余

於君無似而斗酒隻雞之語山陽聞笛之感展卷凄然有不能自己者遂次其出處梗概與之於學問之源質諸當代以爲序其詩也可卽以其墓也可伯瑜錢寶琛

汪詩 錢序二

鎮洋汪元魯伯孚

澹凝精舍盆梅 戊辰

玉妃笑閬岫逸態何輕盈
纖纖約素腰列坐青黎
屏松寮映寒色竹帳吹餘清
東君賜顏色豈屑羣芳爭
孤鍊冰雪骨幽契煙月情
世人愛桃李走馬滿春城

春日游西湖和顧星橋先生韻

不買東風藥玉壺不吟夜月選詩圖
隨身柳栗一

汪詩一

枝健賀監白頭早乞湖

題石三生記夙因雪篷肯負月
粼粼較量不減神

仙福眼底青山盡故人

燕子磯守風小憩永濟院作

萬里江山一攬誇鬚翁詩句尙籠紗
松杉太古飛晴色鐘磬無聲澹夕霞
歌板客心秋斷續酒帘人影竹橫斜
坐來轉覺蕭閑甚一任魚龍盡日譁

答陸子愉 麟書

友聲慎和平士節慕清勇猶嫌叔夜憤
肯希郗詵

龍結納區涇文章曜珪琪麟乃不羈姿
渥洼騏

驥種譚天璣貝咳才地琉璃涌長貧事
遠涉弱歲

弃鄉隴風雲擺魂魄寒暑濶葶氈五鼎
歎未列百

城喜獨擁機賦北洛傳賈才南粵重今
年辭章江

松柏埽先壟朝餐匡廬秀暮宿蠡濤洶
霜花葛姥

城露草要離豕征夫憚憚瘡游子息蹀
踵恂言狀

鞫錄隘處薙荒茸伊余恨見晚睭言神
骨竦客話

款款激朋懽怡怡奉鸞瑟不隻彈兕爵
終雙捧崑

岡袖攬英白門轡連駛縵雲排閭闔珍
奇川嶽聳

汪詩一

同時霞采鷲逐隊霓裳踊世乃般輸者
所悅職應

臚瑋瓊老巖壑未識械平拱君詩珍璘
彬鬱抱滌

冤壅上言務滋德省身日三棟廉隅樹
坊型存養

保栲拳中言交道偷風詩戒微燠沖懷
希薛仇雅

望飭寶鞏下言著作家時論方曉詢元
聲止淫哇

細響屏寒蜚子言如蒲牢震我夢猶恂
勉哉金石

交儒冠洗瑜珥

持螯得持字

瀟瀟拜蛙村野老吟雉時江鄉九十月
豐美廣魚

龍吟... 千厄紫貝雪... 日倍蓰珍逾... 計從鴟夷... 高堂間笑... 耳百年權... 夕攻窮鞠... 動食指曷... 禮謹庖職... 惟右鰭郭... 雅箋細瑣... 誤食嘲蟊... 蚺

汪詩一

三

好古吾飲... 元雲游激... 拜爵侍中... 頭禁曲防... 祇柱從來... 三限默祝... 有孟威書... 喜誇飛雪... 都名將掃... 盡鯨波近... 晏如

讀史二首

余以病瘥忌蟹座中楊叔溫師亦不食故云

春草和畢恬山 熙會

青絲根觸一番新... 蕩子綈袍瘦影... 脂塞北春慘綠... 雙頭牡丹為劉... 綠陰鎖日靜簾... 一品拜它九月... 蓉未識愁壁樣... 元符祕書硯歌 并序

汪詩一

四

石卵以菱... 印篆祕書... 日製八字... 正月己卯... 元建中靖... 號也嘉慶... 於濟南後... 記余賦長... 咸陽玉紐... 受天賜文昌... 七曜如瓜... 墜靈光... 翔鶴冊

石篆雲圖啟中秘祕書有研法玩珍製成

婦鵝尾次是時徽廟聽政初較下紫宸撰注記九

丹甲子新錄修六朝寶訓安琬球家法遺史付祕

以此研毋乃司校讐後來馳馬倉皇渡國寶中興

重天庫宋高宗有中興祕書一卷文石閱滄桑太清樓閣

儲煙雲石壽已無庚古銘草元祗有黎逢賦侍郎

刻古嗜奇者文字之祥濟南野尺五雲頭東觀文

一千年後南瀛瓦會攜此研入麟臺潤色承明贊

虞夏丹室新裁曰玉螭朱閑獨拜青絲馬嘉慶丁卯侍郎

五

以承纂 純廟真錄成蒙 恩賜 內府鞍馬加秩宮保鄭公之研例傳堦愧

說玉堂繼風雅瑤精奕奕配井文欲策龍賓歎才

算先大父所藏石函井文 研亦得自石倉外家

漢注水區歌

匪背銘二十二字曰律斤衡蘭注水區容

一升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純聲紫色新室誣假竊文字萌奸諛茂陵石書銅

價出修功錄德夸唐虞是匪制自正月朔聿上嘉

瑞邀優殊二十二字銘厥郭年月悉合蘭臺書疇

若獻者竄姓氏詔猾類厥哀章徒貂裘薙衣美且

郭匪寇婚媾從其姑以天下養養弗愉奉區盟濯

古禮需宜春踰進安臨雛虔山萬百神仙醮泣軍

四月威斗厭驚夢五夜銅人呼皇天不祚紫閣圖

鉤盾六十失藏帑一日共爾典寶俘楮桃禡魂紫

漫滅繡薛蝕血紅模糊汲書忽自斷芻坼隗盃驚

向平邱鋤長辭漆穴輦金屋區為畢秋帆尚書撫陝時所得嗥狐

走神擲揄一器雖小藏羣汗曷不棄置投黃壚

池上借室人及兩弟分韻得小字

汪詩一

六

古藤曳紫煙蔓苔破蒼曉浦窄貼海凌磯淺濺石

雲益一鏡涼春翦雙鬢小風來何徐徐月出彌

皦刺多手妨觸花稀眸怯瞭上有連理枝下有

同心鳥

夏日集慧文書屋賦呈楊叔溫師

谷風積行潦陰鳴鳴綠疇中田采瓜實離離薦嘉

蕤武陵有詩者結夏興復幽篔簹翠羣從蘆藩徹

故鄆門前隔塵幕日涉供清游櫛櫛間竹石扶疏

覆梧楸室人甚交謫童蒙雜呶嘍我來叩奇字執

經傲薛仇名山商副墨字句窮鏤鏤先生齒齟齬
信屈苦未休平原喜同心謂子 翽衿惠芸幃伏生
云老矣勗哉張與歐今日文酒讌几筵羅觥觥監
厨召婢媪腥羶瘡全瘳主人若鯨吸賓魚噉點漚
醉言寘罰殺曲技喧送闔清歡良足陶飽德安所

酬

贈彭甘亭丈 兆蓀

鰕生未弱冠耳食謨觴詩阿翁最欽欽欣言得汝
師小兒自矜大文辭我饒為著作承明庭鼓袖列

七

丹墀駑馬躍十駕終為騏驥嗤棄置勿復云三閭
鼯與孳誓欲崇茂實準臬庶在茲如木固根柢不
愁花實遲

元節事劉搗 謂金門外舅 官舍盈貌執數聞公雅遊殷

勤道周悉頗恨相見晚所畏牽脂尼不見西安君
煩憂未可失終毋遐金玉契分期愈密他日倒屣

迎僕請職典謁

昌黎崛強人恨不從白甫子雲薄詞章馬賈亦心
拊下士通一經排抄樹門戶虬蟄不自量志徒嚇

腐鼠昔賢豈不偉循牆若僂俯君名轢李郭君才
跨徐庾柰何視歆然邱園抱塊處僕本非奇士結
交慕儔侶勉君毋獨善來者勿可拒滄江風雅源
誦絃薄鄒魯

石門舟中

瓜漲初闌暑桑原密度風傍涼燈蝠閃暗月網魚
空菰菜秋詩棹荷根露酒筒玉溪釣船思分半為
江東

林豐杭母酒莢小沈郎錢密字緘珠絡繁愁促管

注

八

葳芙蓉空采采萍梗自年年何事吟莊舄江湖總
落然

壽劉金門外舅五十寄懷瀋陽

夢麟名終在憐才道固窮不辭君子過猶見大臣
風古柏諸霜性叢葵向日表文章植鴻洞椽筆益
清雄

旌節臨吳會文堂列丙茵手能制天馬眼欲識騏
驎謗蕙情難測彈蕉事豈真潮陽與黃海天意屬
斯人

盼我成名早何時夙願償自憐昭諫困漫負少游
狂遠思將松嶺長生慰菊房元菟幾九月
環賜卜瑤閭

北上別楊叔溫師

蕭齋十笏水雲寬老卻征蒲臥考槃

嘉慶丙辰當
事以孝廉方

正微辟先
生亟辭之

龕唄閒因叅玉版籌書親爲課金鑿衝

煙東海驚鷗散話雨西園憶鶴團聞說新芽報慈
竹春風歲歲祝平安

草元載酒舊書堂身列橫經弟子行幾輩八义捫

汪詩一

九

腹笥多年一瓣蒸心香曹騰人海才須戢縹緲仙
瀛願幾償語重情長結紳佩臨歧難制淚浪浪

辛未閏三月廿四日贈內

鬢絲二十攬年華秋葛春藍兩意賒詞賦士衡虛
入洛縞綦桓女累持家生涯齏粥貧原慣隱計珠
蘿願太奢別後寄書無一事但言努力飯餐加
別時雨雪滿河梁揮手登途赴

帝鄉問絹未須勞織錦典釵只爲潤行囊正平鸚
鵡才名累太白鷓鴣醉態狂兩語丁寧頻制淚畏

人客子敢輕忘

春閨夢省小銀缸親課金鑿傍夜窗筆陣學孃工
紫石詩梁費我覓紅氈已盡書人鏡替懺癡
因繡佛幢九月九圓腸九轉安搗瓜果祝星雙

古詩答錢鶴山同年之鼎

雅鄭雜登奏正聲漸淪亡道林與臺閣體裁豈相
妨青青悅輦士著作侈明光陳義務典誥摛詞薄
齊梁上者以載道光燄垂琳琅下者以載心浩歌
激楚商古人不可作勉矣持文章

汪詩一

十

文章通國政置身重卿相我年甫逾弱汝齒亦方
壯聞聲附羣彥抱璞叩哲匠春林有好禽關關引
新吭白雲蕩晴空綠水滋滉漾處處苟任天境窄
意彌廣行藏慎用舍安貞泯得喪作歌詠友生相
與敦所向

朔冬淒以厲驅車邁京洛佳氣瞻鬱蔥金碧煥城
郭伊人空谷姿性本結邱壑春風吹我襟明月薦
華酌狂歌燕市中酒酣氣磅礴秦淮六朝山勝遊
倏如昨與君相見時盤敦肆歌嘏吳姬揚雙謳越

及獻六博楊柳春復青江南有餘樂

穆蘭被九畹芳香不盈束天寒雙翅袖殊色不媚

帝座余抱孤耿還企古賢獨鸞鷲不世見千里志

黃鵠東眺大瀛水扶桑挂初旭美人何以貽方寸

崑山玉鬻聲別和卞溫其再三勗

沈春湖同年巢生獻賦五臺詩以送之

蓮嶽崔峩曙色開山靈排笏

六飛來甘泉定賞揚雄賦宣室方求賈誼才辛苦

十年鑽蠹冊歡呼一日動麟鬣羨君侍輦瞻

汪詩一

天近攜得爐香袖裏回

輓大庾戴文端公

立相方陪祀梵宮驀驚箕尾返珠穹榮裏一字追

鐫哲賜諡與遂美報千秋念國功子祀志獨賢良祠

先憂忘後樂才兼武達顯文通

至尊慟灑龍顏淚半為蒼生半為公

騰雲當日奏仙聞一賦梅花鐵石腸姓氏韓琦稱

孺子文章蘇軾荷

先皇春風延攬瞳如水陰雨綢繆鬢有霜默默十

年温室樹蓋棺人始識匡襄上有知無不言

禮數哀榮冠列卿煌煌言無不盡之論

天語表丹誠東南財賦培元氣西北鉅贖贊太平

當軸無慚良宰相傳家好繼舊科名公子恩無賜舉人

端大樹蟬聲撼猶向泉臺受寵驚

棗堂燕話濕沉沉吐握餘閒下士深亟抱痾瘦莖

亦採細論文字蓋頻斟虛傳中禁稱元體負華

年薦禰心風義不惟私飲泣孤寒八百盡沾襟

送錢同人侗吳梅梁傑兩字廉南誌

汪詩一

吳越多奇士斯人才更雄世方雙壁譽身豈一經

窮客路頻攀柳吾生任轉蓬寄書五湖畔夢逐水

流東

李虎觀丈邦發招同黃費三大令柳章吳編

山司城友篋陸子鐵及令嗣曉潭宗植游

萬柳堂和韻

鸞騰人海裏挈蓋此經過語靜風前鐸涼喧雨後

荷勝游忘書永薄宦得秋多綠野成荒壁臨流感

一遠波室為馮翁

壬申長至後二日雨夕公讌望山亭

委雲佈滲漉嘉生被醲醇彤幡乍蒞止霖澍隨轂
輪我侯第上考治平邁等倫一麾表海甸五馬來
江闔理劇頌神父政閒召嘉賓蘭博咨度苜桂
羅錯珍惟時元英節厲發方蕭辰密雨潤枯瀆黍
谷回陽春以茲悟治理慘温眠轉鈞吾婁瀕澤國
瘠土兼疲氓雉膏戒屯澤鮒井勞甦湮循良在臥
治政緩誠悅民和甘彰瑞應至馨格神人不才辱
知愛追陪列華茵敢冒非禮謁所貴以道糾竊愧

汪詩一

三

郭林宗墊此一角巾

癸酉九日侍遊太微觀看菊

精藍十笏拓陰岑晝靜天寒竹色深冒雨花枝迎
笑口撩煙茶夢證禪心九秋空杼悲中澤幾輩初
衣返故林早晚僧房隨意宿相從杖履愜幽尋
聞道高歌抗穎箕當年遯跡採山芝陳確菴先生讀書處杜
陵秋興傷天寶彭澤新詩署義熙雙眼追鵬懷古
極一聲下雁送書遲得劉簷林都中書西風無限蒼茫意
不覺鐘殘夕照移

荒寒榆社罷秋祈寂寞東籬送酒稀風葉一林鴉
冑老雪花幾稜稻孫肥狂休落帽傲傲舞健卻扶
筇緩緩歸豈是蕭公太高簡茲游差擬謝烏衣

湧雪齋賞菊醉成長句寄劉簷林都門

西風吹老鴉雲色萬斛清愁那拋得東鄰忽喜新
釀香鱗鱗酒肺生寒芒高燒絳燭照瓊竿眼底花
光羣榮者深黃淺紫百千叢比似春葩更嬌姹柴
桑徑冷憐餓人茱萸酒熱娛嘉賓清名豪興兩寂
寞對花不飲花應嗔主人狂飲若鯨吸儒雅風流

汪詩一

西

一門集松間啼鳥引板輿竹外彈棋對團笠君家
有叔殊不癡十年交好情無違在山汲泉靜涵妙
出岫看雲孤自怡一從寄食京華窟清光七見蟾
盈缺竹林此日續舊招榆塞何年溯遙別人生出
處固有數慎勿皇皇逐時譽兩鬢風霜客子嗟萬
錢風月醉人怨酒闌意盡獨歸遲蓁蓁街鼓頻相
催側聽鴻雁聲嘹唳疑是關山入夢時

示陸寶書表弟長庚

平原號才藪詞賦美競爽彬也信老成竹江文麟

好俶儻

謂子敏子愉

三珠生海東沐浴景彰朗譬如解

管鳴雌雄叶交象譬如文昌垂一一耀羣仰汝時

甫垂髫听夕資蒙養里中盛文會詞壇各掉鞅尊

鼎激款深韋絃佩誠讜星霜易幾稔忽忽遂成曩

我年行三十早衰益淒惘仕宦笑邱公談論愧樂

廣身與才俱拙時譽實我廷親汝卓犖委宛如日

初上文禽振修翰雛鶴引清吭胸藏萬卷書下筆

恣排盪實大聲斯宏春霆發元響勿以獨角麟淨

名狗尺枉鼻山舊敦槃豈徒嗣吾黨終期肝膽豁

汪詩一

五

追惜齒牙獎

甲戌消夏第一集錢伯瑜

寶琛

徐秋士

元潤

葛鐵生

其仁

周雨蕉

廣盛

趙小孟

功煥

同

集曇陽恬愴觀分得愴字

巖壑愜素襟游心宅冲愴俯仰苟自如跬步得真

覽城西古蘭若靜綠一屏掩晴發松幢明陰穿苔

壁間聾僧默恒笑

謂企上人

兀對味醅醅慨然撫往躅

元造幾舒慘悠悠王子喬靈光若曜暎神仙寓詭

祕貞孝契精感焉知鸞鶴蹤不量蚍蜉撼高名諒

難居多口甚矣憚吾儕豫簪盍大路慎社

眷新喬矻矻勤古槩動潛驗飛躍通塞信流坎遙

聞白玉京峩峩復黓黓昌黎乏仙骨欲度未之敢

消夏第二集同人集香雪齋分詠里中古蹟

得萬卷樓

朝樓眺海日暮樓披江暉江流日以下海勢無東

迴三舛昔靈藪槃槃蓋世才盪胸炳辰緯走腕騰

雲雷生而睨羣英沒世風不夷小儒奄夜燭夸士

沈秋埃茲樓齊公名千載崔以魏江海有時盡公

汪詩一

六

名無已時不才辱後死抗志振衰頹公靈默呵護

追惜遭擠摧匡居樂絃歌遙日營垓垓萬間有廣

厦千金有高臺三復山樞篇戚戚徒增哀

答徐秋士

聞闔自西來吹我堂前枝榮枯不在境色養全怡

怡十二好讀書十五通文辭二十察孝廉知君非

常兒胸中有靈氣蟠蟠吐龍噓愚者驚為妖智者

識為釐儒冠抱經濟慨慕諫諍姿前年潢池兵長

纓願驅馳仰天忽太息親在敢履危幸逢

天子聖祚氛盪疆陲吾儕飽耕鑿拜手歌黃義安
知轅壤吟不為封禪基身窮寤適軸道亨儀磐達
貴賤交不偷綱常賴以維載歌瓊玖篇式好無差
池

贈趙小孟

我年未逾弱四海願交遍如何同閑人相思不相
見昔我遊京華今子旅鄉縣寤寐憬文采微君諒
誰眷錢生吾兄事 伯瑜 文壇推弁冕汲汲徇古權
夷然鄙時彥時常道爾名拊掌各稱善蘭猶不雜

汪詩一

七

馨藻火豈辭絢冶姿嫫母讐至寶隋侯炫美才洵
難靚矧復軼萃選譬彼壙中金披沙經百鍊十光
燭通衢三品貢侯甸士也何不然幸勿掩貧賤身
名雖蠖屈文章會虎變桐焦遇蔡郎璧削邑楚十
慚無尺寸柯慰汝青雲薦惠風冷然來裁詩釋縉

縉

壽石竹堂丈 韞玉 六十

今代齊文福三吳望歸然沂公名手筆洛社舊耆
賢後樂先憂志流行坎止緣如何雲北臥直作斗

南懸丹穴初鳴鶯儒林瑞紀鱸蕊宮魁榜冠朶殿
御毫鮮帆近蓬萊島花明芍藥磚任揚登禁籞蕭
沈接華璇 公由修撰充講官入直 擁傳踰炎徼司
衡出宿躔霞關梯撒掖沙嶼漱潺湲閩嶠纒回旆
巴峽又鼓舫 壬子典試閩中 七盤衡麓霧一幅洞
庭煙炯炯方瞳洗悃悃鬩尾憐枚鄒工躡步袁薛
幸隨肩世羨和凝鉢時需祖述鞭濟艱騏驥控送
喜孔鸞遷

當宁隆監牧巖疆矢惕虔剖符岑郭右叱阪竿邛

汪詩一

六

邊 公以京察外 荆蠶塵兵日相如喻蜀年嶠函森
壁壘鄂渚震戈鋌虺蜮潛蠻濮猿貍嘯左縣公能
開武庫勳克贊戎旃鯨挾虹蜺劍雕搏靈霹絃幢
牙熒錯落盾鼻血飛濺碑版追韓愈鏡歌邁子淵
妖鋒銷白馬農器鑄蒼隄

帝簡延英對卿才統馭權葵忱輸噉噉

袞語寵轉轉簞節持齊魯稜威表屬連 公報最入

潼商道游 擢山左廉使 駟閭彰素蓄豸府竦孤鶩衆目朝陽

鳳臣心擊惡鷁無端猜蕙苴豈分中蓀荃京秩優

騷助

寓衷鑒李先

丁卯三月入翰林命史館

傳其清切地鈞夢大

羅天虎觀論資久鱸鄉北興偏鑑湖惜賢達檀水

咏漪漣

公乞假旋里時作越游

想結冲霄鶴嘲辭美蔭蟬道

遙新退谷耿潔古廉泉元亮閒情賦稽康選勝眠

野杵菘韭翦老屋桂蘿牽訪逸支鉏笠懷人曲瀨

船平生甘說士幾輩早歸田激賞龍門峻規模鹿

洞延解頤匡妙釋奧旨鄭微研盧植摩科斗侯芭

受太元槃槃宏著述汲汲廣陶甄薄植噓菅蒯凡

汪詩一

十九

材愧梓梗踈騰呼鶚翥偃伏奈蝸跬葛嶺斑筇撰

胥濤綺袂寒九天飛咳唾末座奉周旋光霽風和

月精神岳與川底須調汞鼎默爾契微絃中外羣

推轂升沈肯繫筌晚香珍重意歲歲滿霜顛

送錢伯玉北上即題風雪送行圖

湖海豪襟不可攀出門西笑隘塵寰寒裝雪虐風

鬢路鄉夢青溪白社間後日題橋誇父老先聲擊

楫壯江關梅花倘有勾留興不為康山為鶴山

山同年館維揚丁氏約兄往晤

十年風雨話騷壇天未相思幾羽翰夢得詩篇諧

俗少

上衡詞賦療貧難

子虛名早悔成徐庾良

會終期台孟韓此夕河梁瑣別感滄江間煞一漁

竿

橐筆曾游買駿臺公然聲價竊龍跡馬周豈分歸

徒步鮑叔終能識霸才淒語心脾頻翦燭深披肝

膽盡餘杯匡時畢竟資儒術慷慨期君答鉉台

僧鞋菊次韻 乙亥

依然籬落見寒蕪布地分明印給孤幾兩生涯慣

汪詩一

二十

霜露一枝秋影學跣跌偶尋謝屐蹤偏逸相倚陶

筇骨自癯漫賦閒情綃錦豔 用段成式嘲蕉團淡

對欲言無

丙子元夕

梅花一笑鬢初簪春破詩人鐵石心佳節匆匆憎

病態素交落落喜 余病瘧累月叔溫師緘書

遠道情懷密 得伯 絲竹中年感喟深昨夜青禽

簿好語上元寶 子才生

病中得 書兼以詩可見懷次

調正等

一千年後拜詩翁手障果鍾嶺桂蘿

得主下李笑迎公主揚州孝廉堂講席鶯花

三月吟身更珠斗中朝士望崇尚

紫筠珍重白家筒

坎止流行各信天肯移絲系與方圓看瓊早愧眉

軒玠捫筇深慚腹負邊衰草微雲縈舊夢碾茶丸

藥味初禪杜陵雄句桓康畫快意今番合並傳

送吳石帆廣文金潤之官五河

汪詩一

三

風流儒雅藉當時三絕才名鬢未絲塔影橋邊帆

影上蝴蝶上堦遲

不羨冷官上掖扶梁肉紛紛殊

春上寄子鐵揚州伯瑜

天呈落落猶斗參昔雨今雨深復深勇兒出處貴

自立豈與碧燭千年沉大江南北富才士意氣相

逢論交始燕市哀歌對酒杯秣陵豔曲翻羅綺自

逢論交始燕市哀歌對酒杯秣陵豔曲翻羅綺自

逢論交始燕市哀歌對酒杯秣陵豔曲翻羅綺自

古文人天所厄倉卒山陽起鄰笛舒鐵雲李海峯

下世浪迹幾愁鷓鴣籠酸嘶復歎騏驎錢同人錢藍

燕天一方飛夢欲躡無梯航入生哀樂集急

景嵩空撒飛雪帝鄉富貴虛仰窮愁計殊

拙北邙露草河蕭蕭魂幾聲燭九霄賢愚窮達

一詩史得生矣似于牛毛劇憐憔悴雙吟鬢隴上

王研雲詩見存言及南園花事將闌

惜未能借訪作此奉答並索鐵生同和

汪詩一

三

繁愁宛轉似冰蠶萬事何如一枕酣慣惱紅情春

八九待湔碧怨水重三泥人社後鶯兒酒留客山

中燕子龕嬌小惜梅愁惜杏東風無計療吟貧

清明後病起偕同人城南觀桃晚集隆福禪

院分得風字在德

三三三里在德食暮不放酒杯

空瓶水荒詩在德度客消瘦向

京風

秋開五在德酬

十年湖海浪題襟漸覺霜華欲上簪
人屠團團似聚散
秋怨音詩意甚了
感逝輕榮念非為悲
冬夜贈內

隔窗暉廿五年一燈話
昔情淒然相依拙性甘
後未了癡因懺佛前秋水為神寒倚玉朔風吹
凍細衰棉貧中等級君知否畧勝黔婁遜樂天
詩貧中有等級
猶勝嫁黔婁

歲暮感興

汪詩一

天寒風雪皮門居盡說逃名謝幼輿堂背新栽蠲
念草山中長養不材樗更無雅癖耽醇酒尚有奇
懷寶異書齋粥也關憂樂意閒看雲岫意躊躇
祖庭受研憶髫齡壯不如人淚暗傾國士早羞投
繡刺盛時空慕請終纓千秋文字元妨命十載江
關始悔名贏得樊劉是仙眷玉臺譜出總雙聲
已分儒冠即鳩媒耽書風漢任人哈江湖陳起新
收集幕府劉輿競錄才自惜貞香盟晚菊獨存野
格傲寒梅哀絲豪竹尋常事迸入柔腸撥不開

五言錢起名逾噪伯三策劉蕢恨欲燔林蒼芳草綠
波人送別瀟風晦雨我思存文章年少傾鄉國貧
賤天涯仗弟昆何日遠遊冠好卸比鄰饋歲飽雞
豚

嘉平十九日家君為蘇文忠公作生日

公年二十九
堂我生歲月已可哀
空大息
十年侍成國
叩門亦復無
朋儔歎公四海有子由
先兄慧而殤
公平尚厄磨

汪詩一

竭宮我輩自合文章窮賈生陸贄用已矣當時况
遇韓富歐陽公荒荒玉糝羹爛爛金蓮燭烏臺龍
閣一夢場嘉祐元豐幾朝局吁嗟後公七百年奎
丘仰止峩峩巔峩峩高高不可上公之精靈等千
萬鬱蟠雲氣隨所之草堂臘盡開瓊卮華旛春健
喜今日
是日縞袖香寒證昔期東風迢遞板輿出
關春將隨
題詩好繼
身名百不如一
門風雅猶堪說

送題

江湖渾忘客爲家從事翩翩說孟嘉屢客東南節幕無數

青山迎馬首詩情濃比拒霜花

去臘得子愉江右四詩未有以報長夏苦熱

集杜八首代柬 戊寅

竟非吾土倦登樓想見歸懷尙百憂歲暮窮陰耿

未已長歌短詠迭相酬別裁僞體親風雅不惜奇

毛恣遠游欲向何門跋珠履一辭故國十經秋

香爐峯色隱晴湖傍此煙霞茅可誅數問舟航留

著作敢論松竹久荒蕪九江日落醒何處三伏炎

汪詩一

三五

自無跨馬出郊時極目啼猿僻在楚山隅

不覺久章世已驚投壺散帙有餘清秋風欬吸吹

南國漢遙應接鳳城永夜角聲悲自語凌雲健

筆意縱橫天門日射黃金榜肯使騏驎地上行今

恩榜

鄉里衣冠不乏賢醉中往往愛逃禪叔溫師夙通

近入鳳巢山矣此時對雪遙相憶老去新詩誰與傳鳳臆

龍髻未易識濁醪麤飯任吾年傷心不忍問耆舊

日短江湖白髮前

陸機二十作文賦弟勸兄酬何怨嗟謂子一去紫

臺連朔漠每依北斗望京華重陽獨酌杯中酒子

重九登陶然亭詩傳誦都下來歲還舒滿眼花子鐵留京待禮部試同學

少年多不賤此身那得更無家

徐卿二子生絕奇謂秋士桓生借問苦心愛者誰人事

經年憶君面風流儒雅亦吾師揚雄尙有河東賦

曉邨久畢曜仍傳舊小詩子筠近訂少作已分俸伶十年

事碧雲棲老鳳凰枝

公衣袞登臺省劉向傳經心事違蒼林久病因需次旗學教

汪詩一

三五

習官未歸多病獨愁常聞絕故鄉猶恐未同歸細推物

理須行樂回首風塵且息機欲向城南望城是輕

輕叩門無人衣

求友歸斷腸分手各風烟密酒酒諧

終宴別白門對飲竟日花媚遠天子愉奉

亦隨上綵筆詩言干氣象與與淚潺湲此心

獨煖君應識童看菊詩見示亦次

一首

端居點瑟與顏瓢愛聽吟聲度碧寮半畝舊廬聊
負郭百年清蔭尙留喬籬英冒雨香堪摘野服臨
煙澹可開湖海勞薪殊草草連牀一夕味猶饒

見子泉弟和楊茂才 廷棟 八音詩亦次一首

金紙迷離乍洗雲石交鄭重烝氤氳絲緣縹手知
工巧竹以虛心得氣熏匏繫憐余孤嘯席土甘祝
爾力耕耘革言炳蔚文星聚木海枚濤待錄勳

己卯平陸令摯齋陸公輓詩 并序

公諱植濶之山陰人寄籍天津嘉慶壬戌

注詩一

三

進士授山西平陸知縣在官六載多惠政

乙亥秋冬間蒲解等郡地震及平陸公撫

卹其民具牒城隍祠請以身禳地震如故

遂自經邑士民巷哭日數十百羣大吏入

告 天子憫其勤事敕部議卹贈同知廕

一子祭葬如例吏部郎洪君 煒 爲文紀其

事余爲之詞曰

天怒不可蔡民命不可欺我罪不可禱忍此靡子

我爲百里宰神爲城隍司陰陽反厥常民生任

顛危危顛不扶持吁嗟疇職尸手中三尺練潔白
吳江絲生輕責猶重悠悠彼蒼知峩峩砥柱峯竟
內宰所治 砥柱在縣境南公書 生嘗心仰止死乃

魂魄依

九重軫死事煌煌飭典儀強公 克捷 與李公 毓昌

千載名同垂不愧舉進士匪曰建節奇 公與強李皆嘉慶年

進士讀書重成人勉旃授命時

和張丹邨郡守 作補 釋菜紀事詩卽次原韻

魯相會拔葵漢尹但茹菜賢哲視殊途良循意同

注詩一

三

齋饑穢自天畀寬猛必人代袁風美且仁趙日畏

而愛矧當久疲涸尤恃亟拊徠境瘠偏海壖流溢

乏闐闐悴士顏發頽貧女眉辭黛焉得辟穀方吐

納散霞鬢焉得無縫衣逍遙躡雲岱強者去鄉隴

吟盼苦攤配弱者填溝壑嗷嗷失耨耒側聞來暮

歌庶幾一爲溉公曰寶惟穀贖者族玳瑁公曰貴

惟賢珍若拱瓊珠治平是使獨訓辭亦無對宏綱

握心旌餘事聯距鍤上德表絨純雄師靡旃旃所

學能持原並世覲難再直枉凜尺尋隨逐恥行隊

幼惜勤槩鉛弱不好博養嚶春與卜鄰雖寒助牽
隸清流狎齊盟師說守高誨鹿田揖嶙峒龍峯接
唵暖三佛拜辯誣五笑祠請廢詳北麓詩課小言雜恢
譎大賦儷俗擬諭俗奇良深知音感希逮守白修
名榮慘綠華年慨牆東竹療俗堂北草忘痲洞仙
謁虛無山鬼瞰暖睫縷鑿窮幽奇心精甚矣殫猶
嫌叔夜憤肯効杜喬効孳孳鄙跣徒耿耿動穹絳
崢嶸擢肝膽騷屑滌腸肺倦言鍾山移力拒監河
貸十年不字貞一鼓作氣愾大名益觥觥疾憂已

汪詩

三五

拙拙弗騁強臺強惟師退之退處當關賢關出可
主窮塞枯州古永嘉嘉色霽兮對梅移身聊棲蘭
咳手自刈蓮花郭外山櫟木水邊確蠻畬敦觀摩
妖蟾罷祈賽私淑九先生合食兩楹內仍我芝桂
堂度閣待治葦汚彼東西溪障水取謀裁詳梅籜隨筆
家法橫渠銘詩材鄭虔柿特達信圭璋大受異桷
椽不分雍門琴終登天廟鼎如淵矢貞履因風想
廣効有守先六廉無垢曷三類仁猷澈
御屏崇階越郡倅實騰乃聲蜚譽馥由道夢兒

竹馬迎父老觥兕爵志持氣弗暴遇顯養愈晦白
水鑿鄰鄰黃髮寤昧昧決曹已電掃命倌每星戴
蟋蟀恒思唐葑菲罔遺邨哇音斥彈箏劬業獎織
籜擊蒙懲芘支賤貨抑貝毒俾皆還樸淳非徒靖
凶悖殖之且誨之疇歎望項背毀校夫何爲庀材
自今載精禋格儒宿良知保嬰晬遠紹韓李賢韓文
公孔子廟稱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新廟成
行釋菜禮嘉慶癸酉公爲鄴郡教授探屠君本仁釋
茶說加近數宋于悲婁東書院前知州宋公楚望
以論斷所創于公龍圖復建希賢堂
祀宋五子暨法舉貽後觀昌學息羣吠詹詹者蘭
婁東四先生

汪詩

三五

絲役役真襍穢至理不尙煩實踐非耽憤金心鞠
鰥嫠木舌奮聾聵纒壁豈塗飾煙霞漫痼廢鳴鶴
應中孚割羊誚歸妹一息區僞誠千里測向背峩
峩貢禹冠汲汲呂公袋吁嗟六尺軀面目覩依回
進銳誠壯角退存葆咸膺方寸戰惠逆水火慎凌
嶽哉貌闕然內省甚投北調言偶傾輸晚節重
歷茲共事勳華朝漸摩盪邪穢師資近切磋黨綱
夙懲忒姬篋三吐啜晏晷百襍碎君子勵固窮下
聖期大耐韋弦叶剛柔甘白受和采仰高賦景行

涇西書屋詩稿卷二

清頌堂叢書

鎮洋汪元爵伯孚

贈盛子履廣文 大士

莫笑先生屋打頭春江水可拍糟邱一門風雅人
難企十上才名老不休解舍魚莊摩詰趣青鞋布
襪杜陵遊淮南舊有留人處金粟香中萬斛秋

贈錢伯瑜編修 寶琛

飛騰少日借吾友慷慨平生近古人厦有萬間能
庶士家徒四壁愛留賓高文豈止摩丹鷲迂願還

期活赤鱗瀛海優游儲素望天將緯器屬儒珍

穎子泉弟吟 甲申

大謝平生愛阿連新詩灑口萬人驚離蟲少作儂
會悔鄭重瓊瑤第一篇

授研猶思卯角時此才生憾廿年遲一門羣雅慚
燠唱十指而今已似 作

錫山道中寄懷子泉弟

春雨森森黯客程惠連芳草最關情常修清福毋
忘祖早得虛名漫似兄立脚共期真樸實養心亦

忌太聰明中年憐我飢驅甚至樂何如擁百城

重陽後十日柬子泉弟

雄師文陣氣無前霹靂聲空未應弦豐翮養將摩
碧海初梳難似上青天轉因肘後驚瓊壁不信掄
終弃梓櫬西十頭顱怪一第短葉戀我尚依然

題錢遠泉 博 叔鉢圖

靈光閃閃青烟裏一鬼倒懸萬鬼喜酸風吹魂到
轉輪宛轉嬌啼向鉢底嬌啼者誰賓伽羅母兮殘
忍諸天魔恣噬血肉尸氣積腥紅流徧恒沙河我

佛慈悲運神力手覆雛兒置空鉢鬼 以 到頭伎倆
窮上下九幽招不得頑雲如塊迷心魂須臾緩死
白世尊誓持殺戒願赦辜愛所愛兮洪慈恩錢郎
畫鬼眼如炬我亦拈毫效鬼語窮年道路多棄孩
啼泣啾啾知幾許願持此紙告士夫借作鄭俠流
民圖人鬼殊道不殊趣鬼則有母人豈無嗚呼釜
底赤子何為乎

王雲門舅氏自秦中歸治葬陽山相見於楓

橋李氏母姨宅翌日又將別去賦詩志感

即以送行

潤絕音容十五年
添衣執手漸如泉
近傾乾蔭憐兒苦
漫詡清才似舅賢
行色一陵帶雨好
官二世不名錢
歸來笑指家何在
迹具雲意灑然
東下拏舟訪鶴梅
江湖日短不堪回
知交多半成中散
情話惟餘對大雷
時局細論棋屢覆
鄉人且訝鳥重來
春前小住如鴻印
燕雀啁啾未許猜
盈盈南浦最傷神
况復悠悠渭樹春
惜別頻教燒燭謀
生未易撤勞薪
再逢鬢髮皓大道龍

蛇有屈伸越更陸風
杜望中新

哭錢鶴山同年

一別已千古
蒼蒼不可知
河干有獨立
江水寄相思
春樹徐君劍
秋墳鮑照詩
幽明如與語
後死竟何之

荅陸方山

南州孺子稱君早
謂秋瓊想瑤思忽十年
海內長篇誰敵手
雲閒俊侶怡隨肩
謂子倫當前舊雨聯

新雨似爾詩禪亦畫禪
以聽雨踪迹近來吹易墮
相逢一倍惜華顛

子鐵自晉歸將游粵東有詩見贈次韻奉酬
北轅復南舵一別軌經時少小能相窮愁豈為
詩夢魂常覓汝肝膽定傾誰其有柄遲計寒山證
素期

春日買舟申江謁陳蓮塘師敬題大集四首
悒悒如理玉琴徽雲牖星窗拓四圍老欲逃禪師
賈島名真高世仰靈威聽松笙閣賓何簡種草黃

庭鶴亦肥記得元禪親授秘春風隅座未勝衣
余

善堂深柳手遺編
太夫子春柳堂詩集已刊行世敦厚和平識舊

傳許掾一門濃道氣泉明三逕少塵緣人誇奇福
瑯嬛地翁愛前因兜率天笑與荷花共生日
先生

六紅雲飛殘壽年年

每依斗北指長安為誦先芬憶古歡
佛句曾招淨社游仙詩
主吟乾隆辛亥年
先生主余極夥並有和詩
風掛心千古
燭圍爐指一彈

東國靈光歸無恙喜深轉覺涕汎瀾

師門愧少束修羊卅載重游通德鄉絃外索音論

雅鄭牀頭置易叩行藏芝雲覆砌徵聯璧先生晚而得子

三世兄尤英慧竹雨盈岑共瓣香謂同門莫霞壇茂才韓筆千秋是

餘事已聞聲價振琳琅

錢伯瑜太史同游虎邱時伯瑜將北上

停撓把盞惜餘春多恐輕衫犯陌塵海內正資擊

柱手山中難老著書身全家賃廡憐儂拙百計媒

難與兩真伯瑜贈益樹數十本佐歡愛聽滄江風月美禊池留

五

伯瑜詩集卷之六

消暑雜詠

性不因人熱吾師梁伯鸞志流寓中歲識艱

難蟬沸妨晨睡蔬香足晚餐洞然好胸次只少竹

千竿

老屋西涇上松風一榻於葛巖龍化杖晏室鼠銜

書蕪穢治非易逍遙適有餘烏鳥真愧若日繞丈

人盧

有弟年方卅謂子泉吾家千里駒耽書殊卓犖畏事

且糊塗詭勿隨流俗真當作士夫風濶日淪瀉滄海有元珠

南州徐孺子謂秋士一月一相過不解騷人怎能為

勞者歌友聲清聞野佛性皺觀河為語或濤輩清

閒味已多

游憶園和錢伯瑜韻

大呼鄉友款當關小隱還居大隱間竹笑言歲

無恙勝情不羨遊山

喬木蒼然結壽新憐它走俗抗風塵乞君釣具和

二

長向江湖署散人

趙小孟以丙子桃花詩冊索補書拙作繫一

絕句歸之

花落花開一刹那十年春夢醒黎婆吳興才子風

流甚徧寫蘭亭記永和

題石竹堂丈七十小像

飄然一笠一輕衫大度潭潭故不凡林下水邊長

却杖潮平風正早抽帆閒情彭澤投三徑奇福娜

嬾對百函除是韋經盡長物平生頗異俗酸鹹

省事何如會省心
疎篔簹陰岑飄風過耳都
成籟舊雨關懷幾作霖
百本蒔花春活潑一卷品
石骨奇欹層層笙閣賓容入不礙
哦松浩蕩襟
嬰鑠知翁百不求胸中眼底足
千秋軒眉幾輩歸
鑪鑄絕口元戎借箸籌真率
比聞高洛社孤寒長
願事荊州祝融觀日峨眉月
猶記題詩最上頭
默數行藏儘告天
新繪焚香
思過圖旁人錯訝欲逃禪
蒼生未必忘安石
晚歲真堪署樂全
治譜口碑欣後
繼謂哲嗣惇
甫大令丹臺手訣孰先傳
阿蒙畫虎翁應笑

汪詩二

七

孤蕪心香已廿年

七夕後三日妹婿徐丰珊對餞予虎阜之留

仙瀉次韻却酬

不覺中年易損歡
停辛佇苦日艱難
偏違陽鳥投沙磧
畧似鮎魚上竹竿
踪迹搏沙多感喟
文章諧俗少芒寒
書生尺寸誠何補
自笑浮沉寄一官
五湖風月適清歡
八口浮家久計難
勝地訪秋留爪印
今宵聽水負魚竿
桃花一度尋香杳
星斗三更中酒寒
何事年來甘賃廡
滄浪亭子愛都官

寓屋

距亭數武

春暉羨汝暇承歡
漫道吹壩伯氏難
澗泖勝情宵對榻
岱嵩聯步日程竿
南州自有高齋禮
東里休嗟葛帳寒
金馬門開問家世
未應屈宋作衙官

得丞尉尚
未謁選

殷勤杯酒接餘歡
捧袂偏遲別大難
老我識途疲十駕
文君解筆下竿胡
風祝雁書頻達烟
水盟鴟不寒歸老
生先說與只須菜
把足園官

尋甫東書喜范湘雲上組將至

八

醉客年年商節劇
懷人干將不合長
埋壙章甫何妨去
抗塵莫道書生無
寸補天公要使起
窮鱗湘雲

哭劉蒼林

一慟真成百念慵
恨無奇術柳移癰
君久病瀕危
近歲大健粹
以患尊生空覓三年艾
急景偏彫百尺松
楹有遺書齊晏子碑
無愧色郭林宗心喪
幾輩持私服豈獨比
鄰輟相春

小寒前一夕方悔軒舍人

銘

同省諸

小飲寓齋園爐聯句中消寒曾之約詩以

堅之

養虐休嫌草草年一觴一詠足流連
父權盡忘他鄉客宦冷渾宜小
雪天不薄世情嘗管酒餘豪吟
興學吳箋疏揚未慣淡滿味一箸毋勞
勞萬錢贏得詩人誚素餐春牛此腹不
荒寒山裏笑口添叢藁廚妾關心問
食單長憶煮鹽道嚼短燒紅燭莫留
殘幽風朋酒昇平樂且喜吾儕褐尚完

汪詩十

九

娛清暉館第一集馮晉漁

啟

屬題所藏張

君度太湖八景分得銷夏灣

銷寒會裏題銷夏儘與清涼一味宜
八百湖光飛人盞鷺拳鷗語幾多時

荷花爲扇箬爲船愛把鄉風說四筵
饒煞長年飢曼倩藕絲冰椀不論錢

官符昨歲下江村畚鍤如雲萬萬屯
舊繪新題指

醉眼錯疑一本鄭監門

癸未吳中興後水利值歲大葭

忍凍鴉叉手拓頻圖中歲月鏡中春
扁舟果否借

東下

晉魚有卜居白門意屢見於詩

人王千秋有替人

圖款爲寫贈人玉者

花思白詠春寶研齋第二集食冬筍分韻得

會字

鄉心一夕吳山外筍味南來富陽最
四筵歡噓老饕餐幾束生涯寒措大修
陵蒨藕適見譏踰淮化橋殊無煎二年
抱甕學灌園頓頓盤食共麤糲如河不
運走天運日費餐錢忘歲會誤他玉版
清虛入主臺真率會我欲變化咒筍方
破凍籜龍

汪詩二

十一

渴司寇韓桂船先生邸第出示蘭闕大集賦

呈四首

槃槃河嶽德彌冲雨露雷霆任化工誰
與論心惟止水驚然過耳等飄風明珠
惹苒千秋有大樹虬

浮一竿中金雄琳琳出餘事猶將隻手
障瀾東直抵烏臺筆一篇性原忠愛識
坡仙勁如松柏經

霜後

恩許乃環近日邊

公被議遠成特

薦士昌黎神

所勞還明魏國節逾

仍拜

一塘一載沙

鷗夢特為溪山十萬箋 詳蘭蘭集 自註中

未妨對客日吟詩滿腹春何不合宜占磨更鐘捫

舊迹 蘭蘭真武廟中 舊物公有題詠 蘭言竹笑獲新知杖屨每飯

恩難忘 武廟延舞肯獻私祝德崇年並劭 會裏拜龍圖

駟門今不異龍門 事業文章眾口為早許 許誰判輕

萬戶即論下筆高 一言奇篇雌雲愁難讀 句帳淒

風誼倍敦慚愧寸莛何以答 吳味信蘭蓀

王春綬 庭蘭 寄鴻軒第三集分詠仕女圖得

汪詩上 十二

班 團扇

舊素新織 名何 容易幾蹉跎微聞薄怨淒

風俗曾被 羅秦女艷從機畔寂湘妃淚

向篋中多 人枉費生花筆不抵閒庭玉樹柯

吳 今離舍人 看花館同賦迎春詞為第

四集

不識春歸 滿頭緩掃 錫鼎奉金換得唐

化色只少 紅 出

羯鼓 不盡時催花火 更催詩忙 話

筆先報秦嘉 河婦知 合浦眷 屬在南

夢中青鳥髮鬚勸鑷愁髭鏡暗憎翦綵誰家出

新意詩成寫遍上元燈

丙戌 為第五集分體得七古是集遲朱頴 招飲深柳

雙丸跳 不肯停春光 歡場相逢藉

歡伯竟 吸盡湘江醴 人生會合難預料醉鄉廣

大能忘形賢豪窮達諒有數達觀視之一海萍齋

注詩上 十二

期未為吾輩設 是日太常齋期 五品官始與 閒招近局升君庭

燭輝有爛夜破暝短短籬竹疎疎儒玉梅爭妍七

九候金罍勸進三千齡天街燈火照連夕眉月亦

逞新娉婷有口不吟且不醉華旛雙鬢添星星調

言自古醉人怨為樂苦短君其聽

浣園即事有作

橐筆晨趨閣道南 芳原麗景恣游探 春融綠轉方

圓沼雪霽青迎遠 近嵐此地去天真尺五 今年得

月是重三承平曹事多清暇桑苧他時作勝談

上元夕朱穎履舍人 達吉 樊桐山館分賦冰

嬉為第六集

風鬢裏喧呼有健兒宵聲亂鵝鴨寒色上旌
旌垂手交翻勢關心迨泮時書生真膽落不信履
如霜

同人小飲涇西書屋為第七集分韻得事字

春寒芒未已兀兀戀晨睡驕愁若霰集清冷不成
寐折東續舊歡退食簡曹事願效寒蛩呻勿為聚
蚊醉作詩不求工飲酒有真意浮生知幾何遇物

注詩

十三

情與寄掃徑屐重來海棠報鄰寺 寓距法源寺數武同人申看花

約之

陸春霆舍人 以潤 招飲靜无咎齋為第八集

合浦以移居未與同賦詩柬之

此會瓊爐少一人忙渠祠竈享比鄰望衡近擬東

西廨 與余寓前 變色兼羅水陸珍改歲鬢毛看種

種生春肝肺覺鱗鱗搏沙蹤跡須牢記醉裏詩篇

筆有神

初夏口占

細雨天街絕點塵藥欄藤架一番新落花無數春
歸去不管天涯離恨人

子鐵罷舉南歸即和其留別詩韻奉贈

轉於客裏倍情親聽雨西窗惜別新三月鶯花渾
昨夢一囊風月未全貧祇憐潭水慙慙意願羨松
陵放浪身歸及爛黃梅子候穩眠菲屋日沾春

送楊余田侍御 九晚 出守慶陽次錢伯瑜太

史韻

愛人原學道氓俗況淳恬邊徼狂榛啟長才撫馭

正詩二

十四

兼朝陽升 與嚴 翹白水矢雞廉勿視一麾小承明徐

徐秋士作宰秦中詩以贈行

燈前訝見鬢毛蒼鄭重臨歧酒一觴諍友我如嘗

諫果才人天許憇甘棠亟從劍井回枯槁早合龍

衢與頰頰待報政成商隱計十年江水夢差長

晉魚說為論招同人小飲分體得五古一首

置酒高堂 置酒高堂 主人厭喧攬聒勞笄

荆流善 荆流善 樓海堆雪膚等不須下鹽鼓亦可雜

機澄淡然含至腴此味東南傾君家位南海頗擅
金齏名吳儂有同嗜日日思莼羹愁苦索米敢
求滋味滿天風昨日嚴冷氣雙臚迎側黃流溢
勢欲淮水并舉盞告河伯東釣期鱸與君倘共
飽庶幾報玖瓊

和陸銘軒宗麟登高詩韻

際天菽麥徧郊塍得飽殘年喜歲登秋水更明瞳
一洗霜花新點鬢雙憎壯懷誰說囊中無寒語
親座右燭知汝望雲增遠思賓鴻南去尺書憑

元詩二

十五

佳日無多儘放豪當歌對酒屬吾曹菊逢笑口羈
愁減蠓索團臍市價高年少羨君工作賦秋來笑
我怯題糕和陶欲展東坡會手洗泉香薦沚毛

仲冬四日張茶農深爲鐵生其仁袁穀廉翼

葉端齋自莊陸錦軒晉王蘭圃舅氏小飲

世齋劇談竟夕錄生有詩見示次韻一首

鄰笛淒涼悵自燕臺酒畔幾同儔風

辭敗葉圍殘火雪釀微花攬敝裘鄉思附書投下
澤壯懷憑楫擊中流遙思鐵騎冰山外日照紅旗

正獻囚甫得西
師捷信

十四日鐵生端齋復來借銘軒夜話再用前

韻

何妨秉燭續清游踪跡搏沙況舊儔暇日阮公雙
蠟屐殘年齊國一狐裘難逢開口霜英健易見當
頭月彩流掃盡大千愁種子要將奇語破詩囚原

有人無奇氣不風
流句同人爭誦之

唯飛燕玉印歌龔定菴舍人自珍屬賦

定菴於丙戌春得鳳紐白玉印文曰倅仔

十六

妾趙作說一篇證爲飛燕舊物見文集中

復賦詩邀和爰成是篇

趙氏倅仔漢三見此則流傳說飛燕鳳紐寶同掌

上珍鳥書篆作盤中旋淑房刻玉前所無陽阿主

家寵絕殊倉琅根謀驟飛咏宜賜在鴻嘉初綠

衣俄易黃裳位冊寶蘭臺製更異摩抄故物記定

情妾意何堪中道棄美人如玉玉刻人不共珠襦

妾切塵迴文一片拚飛勢絕似當年歌舞身綠綈
方度重重押小妹傾城替歡狎恐吟向跡蹠書

江淚雙垂盈幾篋流星如瓜貫紫躔成陽侯印不
再傳纍纍者看倏剗盡不祥璽乃投琤然同時回
首安成舍紈扇秋風知代謝若鐫女史並女圖視
此奚當什伯價二千年物入手驚十四等辨姪娥
名龔生好古勝好色莫認才人惜玉情

題壺園詩鈔

官職聲名俱冠時天公特意要昌詩玉山風月黃
山雪琢出生春筆一枝

龔定菴舍人招同吳蘭雪嵩梁湯茗孫儲璠

江詩二

十七

兩舍人姚碩甫大令瑩徐辛菴士芬廉峰
寶善兩編修周雪橋檢討仲輝作消寒會

憶江鄉食品分得糟鱖魚

穿將幾尾柳條青脫網翻然入酒瓶七十二沽求
未得江風江雨帶潮腥

小糝吳糟藪藪紅香真柔膩肉真豐年來歸夢忘
漁父夜半春情泥社公

消寒第二集廉峰出其先世健菴司寇遂園

耆年修禊圖屬題敬賦長律四首

散雪籠衣歲暮時烟蘿展卷動欽遲特開生面千
秋筆忽繫鄉心一壑思事憶蘭亭新歲月人看洛
社古鬚眉畫圖不共亭臺圯天意昌詩與護持
肯將玉鉉換珊瑚賀監逢時早挂冠書局隨身文
獻在門才鼎足弟兄難大裘廣厦非虛願月地花
天此勝觀八百紀年人十二堅留壽骨石巔岘
玉山佳處徑三三綠野初開傍翠嵐笙閣賓何分
上下會稽美已盡東南常團鶴蓋真閒福偶印鴻
泥亦艷談石上三生如識我右橐左弭恐難堪

十八

青山藁紙與招魂日短江湖感唱生此後清尊空
北海當時雅集過西園草堂雨聽沈沈瀉流水春
尋采采痕壇坫盛衰百年事代興今喜見文孫

韓桂舫先生得告南旋用陶淵明出園詩韻

留別奉次祖行

朝雲遍膏澤暮雲還溪山高情諒隨化美意斯延
年從散昔在梁魚泳今潛淵得乞鑑湖水遑問陽
羨正遺彼外榮境爭此獨覺間九老躡其後二疏
等處前心猶戀捧日名早垂凌烟涉川恬駭浪登

山度危巖進退非詭激俯仰彌宵閒何以喻公懷
霜菊對巖然

清時奚補袞衰年富息鞅如何美蔭蟬風露忽遐
想曹騰人海中憧憧日來往動履聞通塞靜觀悟
消長鯤鯨縱巨壑所居一何廣景行有夷途疇言
委榛莽

去年蘭闥吟白雪殊和稀舊時小林屋青山空懷
歸

九重苔明詔一割遂初衣沙鷗眼欲穿占夢庶弗

九

違見公所著詩
關集詩註

啾啾卑衆喧寂寂甘自娛脫塵棲恬漠急流破拘
墟葑溪十畝宅謔言君子居稚竹護新芽寒梅發
舊株嗜好本殊俗飄空意晏如高風對孟光晚境
師樂餘贈公旭亭先生
晚號樂餘東老旨哉歐陽言足知榮寵虛
率真有鄉法斯樂時恐無

結交青松枝招隱紫芝曲石堂竹吳玉
松二二老蹇然

喜駒足秋蕪亦既肥春酒聊相屬長健焉扶筇清
歡且秉燭草堂星未昏遙挂海東旭

假檝越長川總轡辭廣陌馳暉不可攀公去我安
適仰羨雕陵鳥南飛共遙夕三世託崇情十年展
過隙探懷徒慙慙勞牛和役役廣厦尚戴仁穹崖
必銘績仙蹤謝佳春天壽姬阜益

登樓和穎翁兼柬槐卿

山意湖光向晚舒蓬萊咫尺倚欄餘殷雷聲送流
雲駛驟雨腥含返照虛百尺置身清景占八义賭
手悶懷據底須逃暑尋方法岸夾垂楊水出渠

汪詩二

二十

鎮洋汪元爵伯孚

雨後散步慈佑寺同鄭春溪水部喬林許玉

叔吏部球作丁亥

紅闌干曲傍精藍攬勝尋芳一一探細雨斜風過

上巳小橋流水話江南友聲和似間關鳥詩境清

于縹緲嵐白嶽黃山聽君說鄉心棖觸到三弁余

距王弁山園
故趾數里

鄭春溪以移居詩見示次韻奉賀

買鄰喜賃郭西偏月俸新支少府泉紫燕定巢春

後社綠陰移榻雨餘天才名谷口知誰敵韻事山

薑視孰賢國初諸老和田山
薑移居詩甚夥最是南街朱十近謂

雙舍
人日攜尊榼上陶然

張詩船農部祥河以尊人遠春先生將抵都

門迎至黃村賦詩志喜即次原韻奉賀

羨捧潘輿度洛濱沙隄緩轡穩于輪乞將澣澣兼

旬假畱得清和一室春杖卻過眉誇老健盃銜焚

尾話交親鯉庭陰待新桃李早晚郎星出鳳闈農

方與
試差

座有冰壺澈底清儒林循吏事分明閉門未老松

鱗色夾道應喧竹馬聲先生以無為校官
秩滿當遷大令聞說家

家爭畫扇願祈歲歲與稱觥餘能否賓魚及鄉

味垂涎到筍櫻農部家厨極
美故及之

疊前韻賀龍子嘉先生汝言移居

扶疏繞屋境非偏花護層欄竹引泉

西苑近光欣得地東方辨色待朝天新居豐潤衙
術禁城趨

直暨赴淀園視
城外近十數里門才豔說江東貴內助微聞絡秀

賢懸榻南州有高誼寄書雁足兩懽然徐桓生太
史與先生

有舊明春北上
欲割生居之

爲萱女題畫扇

不意黃埃裏蕭然似水鄉涼蟬吸風露深柳藹書

堂才壻誇梅福高情慕孟光而翁癡不減隱趣在

滄浪

雨中登樓望玉泉諸山遲春溪不至

忽忽當炎序幽懷不易售萬花香正午一雨氣如

秋涼簟攤書便疎簾罷奕下春溪濃
興對局西山初饋沐

新爽已盈眸

靜宜園曉直

地抱縈迴勢人從犖確行疏星垂馬色深柳逗蟬
聲樓閣雲中迴松篁澗底清簪毫曹事簡歌詠答
昇平

再疊前韻賀玉叔移居

晨鵲椽椽老屋偏左攜鳳味右龍泉樹萱月慰循

孩地尊人子壁先生時客楚南太夫人就養京邸連騎相誇下直天居新

距菊言丈春溪架上安排圖史富橋中遊戲婦姑兄寓僅數武

汪詩三

三

賢享鄰祠竈東坡例食指連番動果然

三疊前韻自簡

心遠由來地自偏何分朝市與林泉門無剝啄清

于水庭有蕭穆碧上天托足未妨平仲隘口頭願

學宛邱賢祗憐病榻多勞問欲做襄陽孟浩然做寓

與同直諸君子即第最遠時承命駕

題李湘芷壘詩稿

之子青雲士飄然思不羣卑官慕光逸下第惜劄

黃門第烏衣巷才名白練裘龍鍾同四十翦燭且

論文

黃友蓮景濂秋賦枉訪並貽新刊詩集即用

集中抵都四詩原韻奉柬

元氣淋漓接混茫競春未減少年狂輕囊每欲辭

波路君附漕艘北上綵筆星辰動

帝鄉乍見故嫌書契濶深談相與袖低昂謨鶴袖

去岑華死輸爾東南翰墨場

鳳翽朝陽鶴聞天眼看騏驥着先鞭江毫五石花

爭發剛弁三秋月正圓不信儒冠多謬誤要知神

汪詩三

四

劔必騰遷鬱輪袍已羞傳唱鄭重東萊采玉篇

動地饒歌澈玉關時西陲底定承平彌覺宦情閒哀絲

豪竹成中歲怨鶴驚猿戀故山入口桂珠生計左

十年江水幾人還得君不惜傾肝鬲香瓣同心蒸

馬班

名山異日可同刊且向青燈續古歡酒戶較量蘇

玉局詩家冒竊鄭都官交餘落落停雲想鬢有星

星隔歲看不料曹騰人海裏喁喁鄉語到更闌

燕九節後一日楊侯誠村過七峰別墅夜話

並示所著詩文數種賦贈長歌一首

楊家二將真英雄去年識髯謂時齋制府今識公公之

鬚眉照麟閣紫光閣四十功臣畫像公列威勇公之次直與鐵蓋摩

高穹丁亥除夕公生擒張逆於鐵蓋山上著詩勒石公乎豈惟萬人敵

武達文通經緯密班馬空垂筆一枝李郭徒憑劍

三尺釋中兼釋形氣篇三教一貫儒釋元集中說中形氣

說邃于名理融會道釋家言小儒開口闢異說聘書竺典心茫

然萬馬無聲停畫角想見一編坐秉燭姓氏能教

賊膽寒風儀為賦人如玉春殿從容謔

汪詩三

五

至尊屏除儻從過西園情懷似水班荆雅談笑生

春挾纈温卽以詩人論餘事語險驚天奇斫地身

經百戰句百鍊平淡彌多得真意赤松何事慕煙

霞集中大將行有赤松世外任遨遊之句每飯

君恩努力加願賡懿戒淇園竹更祝延年甘谷花

御製墨菊詩扇題曰甘谷延年以賜長公相今秋為公六十覽揆賜壽竊用申祝

送玉硯農師之任伊犁將軍

魏公勞秉節君實佇還朝秋色旌旄迴

天心鼎鼐調

帝仍虛席待時孰運籌超中外丹忱一龍堆路豈

遙

百年計樹人久契

主知真赫濯申師律從容秉國鈞九邊臻靜謐

一德自精純海內擎天柱天西作鎮新

紫光瞻奕奕黃髮美皤皤簡士先敦說安邊游媯

苛漢屯儲粟計周雅采薇歌甌脫常無警蒼生受

福多

蘭陔徵燕喜次威公子新成婚禮恩命隨任蓮幕屬鴻才戊君侍節

汪詩三

六

西行小草憐根弱頻年荷手栽馳心依萬里翹首矚

三台密飭裝知近

君恩早卜枚

徐晴圃中丞惠石華魚賦謝

長安秋炎苦未已投我園瓜雪沁齒殘年索米愁

長飢遺我河鯉冰鏤肌珍重辛盤喧亥市一箸千

金價倍蕙厥包忽致寵及賓長缺休歌知愛士公

乎豈惟愛士真民康物阜家溱溱唐風蟋蟀禮化

儉想見公堂觥介春春雷未動澤凝腹網罟爭就

河津曲黃河頻歲報安流飽食東南有餘福阿儂
家憶婁淞邊夢漑鬻金饒流涎寒菹凍膠烏增色
俊味真壓鱸新鮮高情嘉貺逾瓊珎魚星威歲明
方嶽公移旌節鎮吳頭我拂珊瑚歸海魚

團河行帳和蔡槐卿比部勳韻

欄鼓威棱控八荒蒐田暇日

慮深長期門七萃馳驅整苑戶千家汎掃服

駕上閑追赤兔

塔爾巴哈臺大臣進馬甚馴

賜名祥星座

捧黃塵

上親射二性宜賜極臣

承平肆武非誇武詠葭蓬

汪詩三

七

扈詠桑

首夏五日槐卿前輩偕遊龍象山小憩雪峰

禪院茗話率成二律

僧房通逕曲遠岫納窗虛俗慮不能到澄懷得所
於櫻桃紅欲綻楊柳綠如梳風日倍清美五生樂
有餘

與君諧意趣頗愛在山泉古井無波汲新茶有味
煎清閒宜拙宦瀟灑得初禪鴻爪他年省舊題筆

一篇

翌日偕玉叔選君早直

清漪園說

文正墓

墓在園右門旁要以前朝文正墓享室乾隆十五年奉敕建

昨遊雪峰院驅馬食山陰山中有好原

翠華時駐臨從臣敬橐筆良朋欣盍簪直廬棹

內戶曠氣陰岑旁有耶律墓祠宇肅以森

純廟賜貞碣春秋俾薦歆匪獨禁樵牧風雨

侵

曠恩及異代彰善垂意深功德有難泯術數奚所

任史稱晉卿旁通術數之學汪文端

晉卿古語者

汪詩三

八

美髯吐宏音三科首設校十策大勸忱廩籍

寶角端喻天心旨哉治弓言庶幾承 日箴憂國腐

槽鐵傳家折紵琴覆視無長物疇疑道摸金

見碑文

高風五百年畢然願躡尋

春溪槐卿用杜集韻酬和喜而效之

春風何昌昌吹綠庭前柳池水亦盎然濃碧

酒春氣日以新先為詩人有萬慮不憂胸一

在手千秋三絕名此事君家久

謂春

余上百餘此

示衰志業朽卑卑鷄雀處役役馬牛世

或何舍亦何取未能齊榮辱且復真可否不見燕
北馬一朝絡在首不見海南禽萬古石銜口中書
今所稀視日影移西拙宦任邱公長生慕商叟安
得丹駐顏奚事印懸肘天心互消長人意各妍醜
中夜思耿耿起坐看星斗

壽周穉圭先生五十

先帝儒臣

帝重臣清風何處著纖塵到官但飲泠泠水與物
同登皞皞春用世共知經術貴愛才何止激揚真

汪詩三

九

卿雲布澤周天下不僅龍門士氣伸

風儀嶽嶽與觥觥秉節彌看晚節榮清自畏人逾
曩哲甘於說士及鯁生文章蘇軾非由薦婦孺温
公盡識名樂事天倫尤豔事板輿處處健扶行

曹太傅儼笙先生重題先宮庶遺集次韻呈

謝四首

黃閣丹樞式誨頻淵源溯舊鑄陶新純儒楛業光
三代絕域戎功贊七旬每侍判花詢曩事劇憐捧
硯愧傳人如椽大筆千秋定交道文章信有神

同調當時並不羈黃山滄海兩情移公今管領金
閨彥翁昔皈依玉版師千古論才推詠史

嘉慶丁丑冬吟筒元白著

詩史兩番懷舊感題詞

年見奴橋山中慣說知

私誦清芬輒黯然幸從文字識因緣一經勉百勤

宵課八口粗借給夕饘先澤尋源欣有託匠門度

木豈求全斗山海內爭翹首身獨親披樂廣天

南街雅集擬西園雪詠寒齋菊詠軒

第甚五十年看餘幾健廿三科喜歸然存康強身

倍松難老培護心勤竹有孫願頌作朋同上壽

南石曾賓杏花重插豔慈恩

桂船先生寄示種梅書屋落成詩依韻懷答

鴉背摩挲踐夙期平生梅癖鶴應知放翁爭向花

前畫白傅新傳會裏詩晚節高操身更健大名上

壽福兼奇

樂餘樂事樂相仍多少鸚鵡羨幾曾廣厦萬間真

芘杜名香一瓣早皈依會蒼霖忍忍雲霞想綠野間

危

看歲月增三世幸游通德里稚材叨被匠門稱

張芥航河帥寄示開山紀事詩次韻奉呈

治河溯賈潘靳黎克追配躋哉砥柱功其利數世
賴海為河所歸潮汐恣鼓汰宣洩眠尾閘迺為沙
石減河決今亟籌海壅昔頻誠水衡萬萬緡填尾
若虛債河身日以高束手千百輩汎濫議茨防重
細舍其大為政道不因智愚盡齟齬愚者竭腴賦
智且逞吻喙誰能導自然柔中叶剛夫我公濟川
才卓犖負奇概祖鞭休著先植表求試外謳歌溢

江詩三

十一

廉襦談笑緩羊帶治行在河東疇與歧肩背磐蔭
漸為儀溟渤濟所屆商室版築巖周京璜鈞瀨蒼
生久望霖崇朝動碎泮賢臣遇

聖主千載慶嘉會節幕開東南不分疆與界公先

河陳請赴清江浦會勘投大而遺艱用良行詎悖節案

全河形勢博諮芻蕘餘周度封境內陵谷屢變遷善渠化新

閩東清難敵黃轉漕輒阻閩前年潰堰堤淮城勢

倒挂塞流必疏源日月驚迅邁上下水盡量出入

星每戴岸矮畚若雲波立舟如芥丁男苦哀嗷工

婦愁墊隘微禹我其魚百堵欣一快公乃燃靈犀

水族燭瑣碎公乃刑白馬河伯斂譎猶憂先饑溺

懷樂無矜伐態田廬安衽席關津通貨貝側聽淮

揚間額手喜三載如何惴惴心臨流發清籟鯨浪

祝勿掀蟻穴戒毋潰白石淨渦沙黃蘆間野稗隻

手挽狂瀾敬慎筮不敗今春述職來

前席佇嘉話雪澤正優渥雲氣何漭鬱人爭異寇

賊

帝特付李晦眇彼宣房成感茲延英對自公仰委

江詩三

十一

蛇說士喜瓌怪不才辱後進追陪荷知愛餘事即

論詩膏馥願沾丐開山紀事篇浩瀚斯游最昌黎

與眉山妙境得三昧如披闔闔雲廓然洗塵靄微

吟要會心此心知有在河雖先四瀆海實滙萬派

淮黃久合流疏塞幾成壞秋風瓠子歌皓肝毋已

太濬海納羣流水乃去災害

宵汗紆焦勞閭閻止顛狼人定自勝天天祐神哉

沛上陳康樂書暉諸易噍殺中紀麾畫功鐘鼓會

幢蓋下垂停折方漉澹息凋瘵論述河平碑五日

光齋

得陸子鐵函託詩以哭之

鄭老居貧日維摩示疾時感君聞道早惜我欲歸

遲未減三年字空萬首詩親衰諸弟弱氣下尚

運而

為室人題畫扇己丑

高蟬深柳助新涼八海普騰辟暑方趨夜篝燈好

吟侶秋聲可傲讀書堂

秋芳更比春韶豔晚節貞香葆歲寒阿弟一枝珍

注詩三

三

重筆揚州明月大於丸

時子召官兩淮分轉

才謝江郎五色花烏金作屑任塗鴉輪君慧業如

卿子借隱寒山願最奢

庚寅新正園直即事

銀幡綵燕入新年澹沲雲光雪後天三度上元官

裏過

戊子迄今三於

一時佳句

禁中聯

去歲同直諸君

嬌花出窰初酣午弱柳垂

隱示曳煙好鳥鞦韆如和我

上林氣本得春先

御製新正園直詩有應識上林氣句

天公玉殿一番新琪樹瑤花望裏真已偏郊原滋

宿夢全銷鋒鏑靖邊塵

揚威將軍於封篆前抵阿克蘇籌辦善後事宜

仁開湯網成良俗

當日恭仁減刑諭旨歌溢

堯衢盡壽人

朝鮮琉球暹羅遺使朝正祝嘏

莫惜微官催老大

年年橐筆健吟身

和徐韞齋水部

琪早赴園直之作兼柬許玉

叔選君

曉漏東華聽幾回車聲又向大隄催興來排日添

吟卷病後經年卻酒盃同省文章慚沈宋他山氣

注詩三

西

誼托陳雷黃峰白嶽誅茅約懷抱因君一甃開

齋

玉叔俱家歛西余祖籍在焉有卜鄰之約

讀史有感

又看旄節出汾陽黃髮元戎犯雪霜參佐一時多

自辟小侯四姓儼成行側聞烏幕師先遁重勒燕

然願始償不分書生太迂濶籌邊第一識耕桑

冰梯憶昨疾銜枚六校親從北道來曩日犬牙原

錯壤秋風馬骨已成堆賀蘭擁眾正律趙括承

家倚將才麟閣差我切雲上少年意氣亦雄哉

捷捷翩翩意若何含沙鬼魅射人多日禪事漢終
無負回紇歸唐詎有他座上微聞曾借箸室中誰
料竟操戈廟堂九鼎形能鑄狡鷗終妨觸網羅
燕領何曾歎數奇身經百戰照旌旗徒薪久矣綱
繆計橫槩依然矍鑠姿豈獨威名鎮邊徼要將元
氣補瘡痍北門管鑰時增重躍馬天山有健兒

燕九後三日復雪用東坡聚星堂韻亦禁體

物語東鄭春溪徐韞齋兩水部

郵章急遞逾金葉臘尾韶初都報雪西域烽清兵

汪詩三

五

氣銷東郊土潤螟根絕嬉春百計趁閒暇不惜衝
泥屐齒折買書買燈更買花念念貪癡迭生滅四
十已過心尙童太息年光如電掣連朝陰晦泮復
合急攬茸裘添細纈春寒砭骨甚於冬煨盡紅爐
口木屑隨風上下勢不停舉似紙鳶一飄瞥新詩
不成故遣催快與徐陵鄭虔說聚星舊例號令嚴
看我指揮如意鐵

雪霽韞齋前韻見示走筆和之

新詩噲蕊吹葉葉自嚙清虛湯沃雪羅浮風雨忽

望前秀削天成斧斤絕盤空落語境不淡舌橋不
下心人折要知一字一鍊錘冥坐超超萬想滅流
雲競曉吐日華可堪亭舞袖掣東風送暖來何
鄉吹散大... 堅牢三萬六千場一瞥高歌
不與... 可逢人說欲偷靈腕拾慧牙
三弄... 齊後疊韻見示再和一篇

春溪... 食葉銳走雷霆淨冰雪詩人水部自

汪詩三

六

俗... 詩已證解脫禪一笑拈花破寂滅我
詩未... 氣大海迴風紫浪掣南朱... 北王...
本... 新裝照眼纈豪吟更數城北公... 韞清
... 錫屑亟畱鴻爪來可尋休悵鶯花去如
... 整旗鼓登壇要借生公說如何頑石
... 似六州聚鑄鐵... 玉叔堅持不作
... 詩之戒戲詞之
春... 過依綠園和杜集何將軍山林十首詩

真

扇子湖堤曲沙平石壘橋新陰成一壑清景傍三
霄大樹彰馮績遠遊續楚招似曾聞燕語未覺歲
華遙

十年嘉樹計結蔭一何清和有鳴陰鶴聲都出谷
驚桃花紅煮粥梅實翠調羹行馬崢嶸向遊人畏
近行

官職公貴餐錢少府支謝公棋賭墅草聖墨臨
心下竟驚三絕時能凜四知門庭忽羅雀肝膽惜
行

汪詩三

七

萬古元菟月炎天照雪花笳聲空躍馬孟影尙驚
此丹竈袖心寂觚稜望眼睎南飛歌欲獻丁令已
無家

空處問主池館晝重開煙色春歸柳晴香雪遜
小蝶看堆淚盡酒是策勛來展齒須防折瑤階露
濕苔

致此非私沼疏渠引玉泉綠勻蘋蕩葉黃嫩柳堆
綿絳雪還尋訣清風不用錢頗聞營廣廈記室愛
樊川

玉鞭歸院早簾押向畱香掃雪饒清興調冰得晚
涼深閨慵鏡卜絕域喜弓藏可奈邊愁入臨風思
鬱蒼

采薇方罷詠巨父弄潢池宛馬青絲絡花門白接
羅三辰勢二將意氣重男兒一卷平泉記行囊鎮

浪三門戎幕遙天漠漠雲屯邊充國計論蜀馬卿
又二笑有三疊刀環月二分征衣如寄遠殘雪尙

汪詩三

六

人境其如春日何驚心新火改偷眼豔陽
心小幽人意翻憐勞者歌鵲烏方送喜聯袂許
行

人樹菴海棠二株盛開詩以賞之
春逾半春懷百倍饒薄游攜勝侶麗景訝初
地丹承絡漫天絳展綃當晨看始發坼露試

滿城谷容華閉傾城眼福驕問誰還逞媚相對
若爲挑邂逅眉通語輕勻頰暈潮比肩疑小睇避
如如王消燕玉奚堪喻川紅本最妖一雙花戚里

三五 急欲圓鈴護遲因猛燭燒萎蕤茵作

腰淨域何由植仙姿詎待招慙懃托

汗飄綺語應遭喝閑情且任撩東風

下棲條

霽春溪用蘇集清虛堂韻相示亦和

稀龍沙曹事喜簡南北衙連鑣下直日

各圖意蕊矜心花黃埃十丈不可到夢迴縹

家曠觀要齊枯苑境誰者鸞鳳誰烏鴉冬

汪詩三

十九

心 抱待春腳條葉一一揚蕤葩苦吟轉恐墮鹿

泉但喫參寥茶催詩火速急軍令西鄰驚聽

過誓欲閉壘避三舍技癢那禁頻搔爬式歌

庶報瓊玖不平豈有噉噉嗟海棠垂垂為君發

破凌晨霞

細芸出宰長甯詩以送之

漸推獎傾心慕昔賢十年論舊雨一第望登

天宦轍今睽迹勞薪各任緣聲名與官職努力事

雙全

祝融南極峙百里古提封俗儉才難恃時清政易

從詩書閒課子鋤耒務休農勸盡盃中酒搏沙話

再逢

送王石農 修允 作宰大庾

欲起涸中鱗萬樹梅花不厭貧循吏自來經

賈通衢差喜口碑真欲移風俗宜寬猛默玩天

心悟 仰范叔一時紆墨綬 謂細 南來鴻雁寄書

題湯海秋儀部 浮邱閣詩稿

汪詩三

二十

高行 以俗奇才貴遇時誰言接輿狂恒守老氏

我 為名我今誦爾詩聲名一何盛詩歌一

何悲 黎氏文起八代衰上書于宰相曷拯

與 魚孚忠信身乃禦魅魍身窮道益昌光

燄千載垂君見當頭月昔盈今不虧聲名日以盛

詩歌日以悲不願名太盛但願詩勿悲上有白髮

親下有黃口兒更有椎髻賢風雅為倡隨二十遂

蜚騰容臺議厥儀三十入清要溫室慎厥辭卿相

觀顏色何况下等夷胸有九陽炭鎔傾冰雪詞清

氣彌乾坤寒威逼膚肌世人不之察爲妖或爲魃
爲妖言固誣爲魃語亦欺人徒震爾才生才會其
時二十遂蜚騰議厥容臺儀三十入清要慎厥溫
室白髮上有親黃口下有兒稚髻更有賢風雅
爲道可以保爾盛可以止爾悲昌黎如可作如
爾庶幾君家楚江畔我家吳江湄江水日以下
障舌爾誰

起蔡翁羣動圖

是兩日斯語聞坡仙浮生悲役役坐損太古

汪詩三

三

圖開靈境曠然而悄然置身在何許黃山白
疑蒲氏居怪木森牖前畫者云蔡侯天機
淵八十尙矍鑠精心託豪箋羣動歸至靜從

六首和春溪韻並柬同直諸君子

犯曉寒負他煨芋懶殘殘景隨元鬢彫

生飽大難旅思催蛩宵斷續鄉書附

雙瀕海昨遇風看雲何限蒼茫意不

尋詩徧倚闌

中年絲竹悔情癡屏骨難將藥裏支稷契致身慚

杜甫圃農請學願樊遲烏知弱翮雲霄遠樹近陽

和雨露私浩蕩十行春澤早頻呵凍管向天窺

典笈悔研笠與聃也非學黠也非憇忘機自適魚

潛躍觀化何因雁北南酒肺頗思茶味苦蔬腸難

致筍香甘平生未點西山屐且近尋幽積水潭

薪積看人袞袞來了無恩怨漫驚猜宵聲急柝舍

香入午影移磚橐筆迴老我心情鮎上竹諸公位

業鼎和梅西風多少孤寒淚早竊虛名玷駿臺

汪詩三

三

默默天機守拙愚悠悠世事愛模糊熊魚畢竟誰

華嗜牛馬由來俗任呼菊耐凌寒如宿土詩貪鬪

尙狂奴花前覓句邀花笑此外閒情一事無

眼定驩驩世著鞭何當江水洗塵緣霏花快睹先

雪灑中占大稔年他日巢痕捫禁地同時旌

鎮大齊兩太守會昌有例酬元白合把新吟

題張詩船大春草堂圖四首

桃李當孫枝瀛嶠歸裝萬首詩持節黑頭堂

下拜堂前翁媪案齊眉

忍寒半臂燭如銀紅袖烏欄醉墨新勝似鷗波詩
眷屬妝臺但伴管夫人

掌上雙珠豔左嬌牽衣弟妹課深宵袖中新草天

山檄說與江東大小喬

滄嵐駿健接橫雲百里樵風一鑑分江水鑿盟圖

主客莫教塵土漬羊裙

七夕園寓卽事簡同直諸君子

素月弦將直明河夜未暝匆匆成七夕脈脈鑿雙

汪詩三

三

星官裏酬佳節秋來愛野坳荷香紅在渚柳色綠

新爽歸湘簟澄暉入畫屏羣公清切任中歲

直黃金絡當筵碧玉瓶鄉音兼謔笑密

真憐駢情親擬頌鴿惟應追八顧

齡良會風前燭浮蹤海上萍懷人新舊

王菽原儀部典試滇南初待金門

蓋飲

阻

迅如霆送喜喧鏡吹彰勳

賜醪醺元臣重出塞萬里議盈廷江驛章俄至河

隄畚不停淮渦聞鬼嘯楚澤沸蛟腥浩浩何由又

嗷嗷未忍聽竈蛙晨出沒尸雁夕伶仃持節千鍾

粟浮家一葉舸遙看箕舌簸孰繫雪牙鈴機杼空

催蟀房樞暗度螢思鄉不成寐起乞七襄靈

和梓庭中丞江北踏災紀事詩四首

元冥搏水沴炎離迴斡天功仗鼎司楚尾吳頭瀕

洞世岳咨

帝做盛明時月糧餉口

汪詩三

三

宜麻早

江省災區 恩旨 先給一月口糧

秋種關心下麥遲慰語

南諸父老使君悱惻布

並攀叢巨浸江淮東復東一色長天孤

一分明月綠楊中 江揚一帶 被災尤重 那堪爭渡人如

哀嗷澤有鴻履畝亟籌移粟計三吳杼軸

江南四府一州尚稔惟癸未 大水後元氣未復殊少積儲

未蘇河形坳坎若甌與掀天白浪愁

地畫金願給孤 馬棚灣與築漫口估計百 萬兩江截留藩關課銀二

百餘萬以西北籌邊勞將帥揚威伊犁兩將軍於

備賑濟定善後事立東南通漕恃淮湖現屆軍船回空議

則軍船不心走湖新詩無限憂時意豈獨流民鄭俠圖

濫觴太息自荆湘本年兩湖水患最先下萬派奔

騰若沸湯地勢東趨迴既倒

天心南顧隱如傷綢繆計在三年蓄疏導功資百

谷王我愛公同冬日愛歡雷傾耳溢吳閫

汪詩三

五

鎮洋汪元爵伯孚

德州行館與張觀察詩舫前輩夜話並以秋

闡新什見示次韻奉酬

年仙藥喜同舟餞臘梅花唱入騶君於去臘由戶部郎督儲

鳴鹿喻君思野草征鴻先我遡江秋河聲嶽色

資如銀玉粟珠襦慰小休今夏苦旱秋後甫得甘霽民田尚獲薄收

當一巫隆監牧任一時旌旆出螭頭錢古槎喬見齋馬厚菴傳

秋諸前輩先後外擢

汪詩四

初時會合證何年宦海蓬萍聚偶然握手歡逾同

告日論心高比在山泉河渠偶溢勞司牧拓園民

廿二起山斗當前見大賢時隨穆宮保星輶南下一笑清風

空袖底未容刪盡木瓜篇

和荅

荒杞菊三食豈不懷歸一命驂幾點齊煙迤

為首斜風細雨別江南

鍾吾驛楊子泉來晤感贈一律時客宿遷李

大令幕中

河聲嶽色去匆匆失喜燈前笑語同地下幾人悲

宿草謂陸竹江子鐵昆仲天涯與爾感飄蓬談深易露嶽崑

意別久難紆繾綣衷同學當時憐兩小鬚眉相對

漸成翁

李瑤圃大令萬倉惠貽藥餌前韻答謝

纔欣會合別匆匆話到微蘭夢竟同君方盼嗣安余亦子然

得宦成言采藥不教聞怨唱飛蓬當前澤雁紆長

策此後魚書證曲衷妬煞平臺年最少未將四十

欲稱翁椒圃為君同歲生戲及之

汪詩四

蒙陰大雪

踏破瓊瑤未有聲連朝嶽氣孕彭亨恰占小雪先

二日得飽豐年此一城青鳥何期成邂逅適得京書銀

花遙憶別分明東華鐘曉頻驚夢屈指征車第幾

桂

雨霽早發泰安借史椒圃比部致蕃瞻謁岱

廟

帝司羣化巍巍自古今神光彌宇宙雲氣定晴

陰暫斂為霖手先攄向日心蝨蟻臣下土瞻拜意

河深

江南役竣北還和王騎尉斯年韻奉呈穆宮

保鶴舫先生

五辭五聽偽須防明媿燃犀慎識章投大遺艱川

用楫導源沂委海能航議浚黃淤以暢海天將瓠

一鈞繫人似黃花九日香懸鏡虛堂澄萬類要

秀郎安良

北澈淮南誼度周原吐握三直以溺飢為

官將風月對人談望雲子舍心彌戀出都五旬遣紀

汪詩四

起得雪庚郵澤早覃私幸後車叨命載廉

口分甘按部日嚴卻有司供張出廉緝授餐且及臺僕

事早親更一片丹心答

海尚思虛集益參天猶致曲能誠別裁偽

翰元功作

珠琅現出餘技正聲雅頌繪昇平以新刻澄懷書

早

傾陽自海陬不才冀向匠門收

履依親切柱下同車得侶儔謂史瞻仰

古愛艱難一第愧弓裘吳歛竊比巴人唱付

口謳

齊河隨節折回南下口占御寄

尚依依此去征途雨雪霏寄語同心諸

水減舊腰圍

六日向晡抵泰安驛積雨甫霽徐樹人

宗幹邀同史椒園北部陪穆宮保登

一夜宿岱頂五鼓憩迎旭亭觀日出乃下

紀長歌呈宮保兼簡史徐兩君

詩四

小東登岱上躋日觀峯河聲嶽色雨

詩歐陽公是時嚴冬月指亥生氣盡

巖初步歷層磴三里一澗泉飛淙雉

落神斤鬼斧愁人工豁然一境履如

期誰磨礱蒼官屹雲太古色非唐非漢

衣石壁益竦削十八盤盡門三重三天

上健兒作輿童作筇神靈有無歛來往

多變蹤三更星月亂燈火俯瞰齊魯青

光如水霜華浴中宵耿耿明雙瞳鋪吐

五萬千狀一輪湧現扶桑紅人生百年展幾兩醯

難處養禽棲籠鯁生策蹇屢經過仰止未覩心沖

沖公名與山峙負絕公業與日升方中精誠帝座

默呼吸匪侈壯觀誇奇逢今年名王祈雨至京師夏旱

上遣定隨車甘霽崇朝崇憶公轉漕禱河伯星

親王代禱靈飛送靈旗風公嶽侯瀆效扶翊幽明治異班爵

同公之精誠呼吸通登陟甫畢過乘馳是日下山仍按程馳

亟拯飢溺慰

了盱天人訴合平成功磨崖之側儻鏤紀徐侯史

汪詩四

五

予汪生從

曉程再雪

一望天無際溟濛接混茫雲容全片白水氣二分

黃老樹槎枒失遙峯杳靄藏休嗟行役苦麥隴卜

豐穰

重抵清江漫成四首

往來如織路透迤豈不懷歸歲暮時長日儘銷髀

上肉新霜漸惹鬢邊絲村人遮轂爭投牒驛吏挑

燈解乞詩自笑淮西舊從事蒼生何術補瘡痍

隊隊琅鐃對簿頻可無肺石達窮民粗研秋律難

為士薄履春冰易畏人鄭欲鑄書期濟猛湯終開

網祝施仁要知蕙稗原殊莠因類芟夷慘此辰

澤國鴻聲總可哀西風落日禹王臺鯨濤方幸循

常軌蟻穴無端致異災此際盈廷誰賈鄧他時改

道或膠萊淮陰久矣成懸釜白浪高於屋幾堆

役役風塵未息幾陰偏窄重獻歛有田自古歸

難必無子平小儘非稱霸尙羞齊敬仲耽吟不

減謝元暉遙小長安寄老囊冰菹齧正肥

汪

六

題誤尋舊約圖

急難追成棣萼詩圖成成讖遇尤奇君家一種纏

絲性不信人間泣豆萁

吾家二老連牀約江水蒼茫悵十年家君官畿輔日送世父出

守青州有江水踐十年之句儂更荆花早推謝余

旋即相繼棄養曷勝泣然一兄兩弟披圖振觸淚如泉早感天逝

舟行寒甚

聽水聽風浙瀝篷不知日影上三春山如擁髻人

微倦眉嫵慵修過一冬

小憩桃花泉

在揚州舊
使署中

時國手范西屏攻要鈞深劫不停古井無瀾花
自落心兵盡盡著棋經

小醉翁亭

在滁州城內
龍興寺旁

歐公守滁日築亭日譙觴此風今已無此意古亦
荒及公領揚郡不聞關蜀岡邦人誦遺愛尸祝於
其鄉滁揚治非二前後乃弛張滁俗尚編裔洗腆
循心臧揚俗喜繁縟好樂毋太康一張而一弛治
滁猶治揚師古失真意名在實斯亡徒令千載後

汪詩四

七

太息四并堂

贈顧簡塘同年

翰
時攝宰定遠

下車揖訝故人逢語略寒暄話歉豐悃幅自殊能
吏績清貧猶是舊家風饑穰金木天行駛襟帶淮
徐地勢雄一路口碑誦來暮早年心力悔離蟲

輿中偶占

淮徐一帶連濠泗萬壑千巒笑太頑我與閒雲隨
去住無心又度皖公山

桐城追悼龍子嘉前輩

淒然曠世伯牙琴生死空餘廿載心交憶緜袍身
未貴辛未春與
君訂交官同簪筆病初深一時雅倡追元
日五嶽奇遊負向禽月白風清如入夢招魂定在
碧山潯

蕪水道中

暗和風日豁陰霾楚楚江山亦大佳眉黛風流傾
竹葉腰鎌雪亮刷松柴高低雉堞村環郭斜整罷
梁木束簿映水蘭花尋不見勞勞空復悵羈懷

武昌寓館攄懷奉寄許玉叔選君即和其江

汪詩四

八

右秋闈即事韻並簡同直諸君子

涓節淮城又楚城船唇驢背曉霜清村陵讀律慚
無術王粲登樓浪得名節序暗驚梅柳渡江流不
斷雁鴻聲每依北斗勞中夜剔盡寒缸夢未成
尚書擁傳為旬宣李郭隨行望若仙白日青天瞻
大度風饗雪虐逼殘年漫愁改歲銀添鬢得飽看
山翠壓肩遙憶東華雙隻直五更踏凍玉驄聯
羸豔暱處未相離燕雁遙飛會合遲不覺夢魂頻
汝覓要知肝膽向誰披藥籠辛苦菁華損繡段殷

功遠道遺

寄示

章嶺瀾高憑隻手八千攤卷吮毫

時

本科君一人主試搜閱八千餘卷得四遺珠仰荷大語褒嘉時稱名榜

瀛洲指眼轉光風朶殿宣

綸筆札工

制草十行春浩蕩

年內例當擬進新正恩旨

飛花六出曉朦

京師暨直省

歌騰饒吹聞連捷

湖南兩廣徭匪以次殲平近聞

普得冬雪

會訂氈爐賦自公聽筵黃樓太孤寂當

頭明月照應同

古香益益發新枝鐵石端歸大雅才

宮保以益梅二本分賜椒

汪詩四

九

圍及特愛此花冰雪骨自超凡格水雲媒萍蓬羈

滯三千里蕭葛思深十二回春信長安知日近七

峯點屐徑重開

約計歸期已在開春園直之後

臘八粥二十韻

客裏流陰駛朝來小歡佳何心萬鍾粟有味八關

齋淨鉢分蘭若寒灰蒸豆蕪雪翻洩玉粒冰脆摘

瓊芡泉水三升潔羹材百和皆香逾焦饔麥滑勝

冷淘槐不藉鹽雕虎無需醢置廬殘年欣果腹異

地悵羈懷峯遠鄰迴雁林荒值祭豺此邦瀕澤國

積歲苦昏羸蛙聒聲沈竈蛟騰勢劈厓黔敖謝

蹴鄭依繪擠排管井資翦鞠浮家寄竹簞雙弓奚

事諱八蜡幾時諧月令行糜重風詩穫稻借穰饑

由所倚憂樂輒相乖疇昔饁銘鼎鄉園茶賦鮭斷

壘研蝨冊啜菽典鸞釵餐素慙方寸膏施徧爾僭

春江化酥酪醉飽眼重揩

穆宮保出示登岱詩依韻賦呈

特許山靈乞一聯隨風珠玉落毫巔捧來瀛海初

升日灑作齊州九點煙泥檢何心尋泰時

詩中有漢唐封

汪詩四

十

禪今何琅瑛傾耳奏鈞天平生仰止巖巖象喜說

從遊負笈年

輟車人望歲星臨誰會優游泮渙心題向最高干

綵筆誦眞肆好挹蘭襟空潭印月慙千尺修幹參

天仰百尋蘇頌應儀何足詡

蘇頌有東封頌應儀有封禪儀記

薇歸答五雲深

鶴舫先生賜題近草依韻奉呈

空閣山林體軼倫中涵元氣太和春卿雲紉纒重

烹會河嶽英靈間出人東觀西清模楷久風琴雅

管絃新和平詩教由身教益信丹青化有神

郊寒鳥瘦擬非倫金薤琳琅照萬春風始力追緣

淑世雷同語避必驚人捧來百斛龍文貴引出雙

聲鳳翅新咳吐霏霏盡珠玉山輝川媚見精神

龍門月旦鑒羣倫光霽親依杖履春雌霓王筠驚

虫歲宮保髫齡卽工吟詠哀然盈帙雄風宋玉薄詞人

璇題處處廣都徧玉筍年年茁又新六藝共欣聞

可得誰窺精理妙通神

青蓮七字寵汪倫噓朽真迴黍谷春鬢髮疎疎憐

汪詩四

十二

弃物齒牙汲汲說逢人嶽藏衆壑觀山小漢納羣

流汚水新頑鐵也含飛躍意洪爐本具化工神

和穆宮保畱別訥近堂制府韻卽以誌別

良會茱萸白

帝鄉一堂佩徽拜言昌九月初宮保奉使出都適制府入覲魯齊載

道聞輿誦制府撫東最久吳楚連江僦客裝星節自淮移楚離合

蹤奇原有定淵源道重最難忘制府出宮保之門陽春白

雪傾凡耳仰止山高汚水長

公眞澹泊意無營難別心交轉悵行鳴鶴在陰清

許和蘊公子和詩先成候蟲似我暗相驚雲霄千仞偏欣

接雨雪連番不計程自笑東堂閒草木東君攀拂

感分明

宮保疊前韻賜示再和呈答

不覺身猶滯客鄉春風吹萬悅昌昌寸陰尺璧陶

公篋一字千縑陸賈裝隨節半載所賜瑤篇寶墨甚夥才遜構櫺

憐尙及衰逾華袞感難忘歸家教把新詩繡添線

時光日漸長

得意何須慘愴營天然機趣發歌行心花湧現能

汪詩四

十二

無喜手轡安舒了不驚有願妄思偷格律無聞亟

海墮修程幸從聽說生公法每一鍼鉞耳暫明

劉孝長孝廉淳為房師海樹先生從弟以先

生遺稿并所著雲中集賜示

當年絲竹未升堂丙子南闈先生力薦未售平生以末由修調為憾乘傳

今來通德鄉萬丈琳瑯竝金薤一門阿大復中郎

微言尙幸畱模範散木何堪厠梅菜黃鶴樓高不

可上恐聞仙籟倍淒涼

癸巳元旦試筆和穆宮保韻

淑氣連江靄祥雲隔歲是日春歸英蕩節晴入蕙蘭
風梅報和美早椒馨得同鏡歌聞送喜雲
現海天紅

橘盞

莫笑狂奴腹能將斗石容飲中仙最樂劫外叟初
逢江信霜前冷村香臘後濃無蕉葉量欲頌興
偏慵

新正六日訥近堂制府吳淪齋學使飲餞黃

鶴樓之畱棗閣卽事成詠

汪詩四

十三

虛四眺極峩雉堞看如掌上螺雪與波光同
皎潔春隨人意得暄和北翔鴻雁催歸思南望旌
旗奏凱歌聞臺灣連獲勝仗所清讌追陪愜幽思
良辰美景賞心多

元夕接京書知玉叔於除夕得子口占寄賀

盈門桃李茁芝蘭壬辰春闈分校榜探俱出門下
飲到屠蘇大喜歡一尺饒涎湯餅客當頭清景負

四

十六夜鄆城觀燈

自古中原此戰爭英雄青史幾畱名孫劉竟定三
分局齊楚曾成九合盟沃土詩書須有教城鄉多
盛時鼙鼓絕無聲新年快觀豐盈象士女喧闐不
夜城

抵汴梁日作

鴻南雁北逐星槎潑眼新韶換物華風緊落燈燕
九節春烘出塞洛陽花塵緣漸澹思丹竈綺思都
銷愧碧紗百歲蹉跎行過半游梁詞賦更誰誇

汪詩四

十四

鎮洋汪元爵伯孚

侯方域論

士有與世遇不遇而士之自謂與世之所以謂士者未嘗不幸其遇惜其不遇卽後世尙論者當亦無不然而吾獨以爲遇未必非士之惜不遇未始非士之幸觀於明季之侯方域而益自堅其說爲不誣也夫君子之所以大有爲於天下者必其窮能獨善而後可以達隱居求志而後可以行易曰

汪文十

履霜堅冰至謹其幾之始也又曰括囊无咎无譽成其節之終也當明崇禎宏光間中原喪亂南都士大夫猶日事結納狎燕游恬不爲怪而迄於亡方域好大言頗以經濟自詡天下亦翕然稱之而幸其一遇然迹方域所爲如晉之王謝一流則其中固隱然恃一江左偏安而初無宏毅之量大有爲於天下也方馬阮枋用興黨人獄必置方域於族而後快入

國朝後河南某撫軍又欲治其豪橫僅而得免方

域誠有取死之道焉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大鍼實小人其先未必不畏清議而有悔心方域絕其交可也奈何激而速其禍哉夫人有幾幾乎身之不克自保而能存人家國者三尺之童未之或信矣方域於明崇禎己卯逮

本朝順治辛卯數舉鄉試卒爲忌者所斥鬱鬱死年僅三十有七而天下後世之謂方域者咸太息咨嗟於其不遇嗚呼方域終不遇矣一時遇者如錢宗伯謙益吳祭酒偉業之徒自今日論之其於

汪文十

方域果孰得乎其贈彭子序反覆於士之遇不遇而重以彭之不早達爲幸則方域之於生死大義未嘗不明且欲以不遇爲自文也方域之不遇方域之幸也客曰子之言誠然則方域一浮夸子耳曷足以爲論余瞿然作色曰客何言之妄而未知方域之甚也方域蓋當世之直諒多聞而取友者庶幾旦暮一見之者也觀其與賈開宗書以爲古人所爲相知者非貴知其美貴知其病而其與它人論說及爲開宗立傳則又傾倒之者無弗至

亦異乎心輸背笑阿悅相容者焉其爲司徒致書南甯而左軍不敢窺江南依鎮帥高傑而獲免與陳貞慧同捕非平日有以獲信乎友而雄帥如左與高者隱懾其氣而服其心曾能若是歟若夫屯田議於朝勦撫議於幕府雖其說未或行行之且未必盡效而先朝規制及一時利弊瞭如指掌然則如方域者謂爲直諫多聞之士庶幾無愧焉者夫豈世俗之著白袷衣以門第相矜耀所可同日語哉然則方域之不遇方域之幸也得如方域者

汪文一

三

而友之斯又取友者之幸也傳曰其自爲謀也疏爲人謀則忠忠社稷之利也是則吾不能不重爲方域惜矣

楊叔溫先生壽序

士之力學猶農之力田也農一歲不耕則入口饑士一日不學則百年之志隳農不耕謂之惰氓士不學謂之惰士然人之士與農之貴勤而賤惰也亦就乎其人之所當爲與夫理之常者論之而已若夫成敗利鈍則有天焉而非勤者惰者之所及

矣吾婁州縣分治州之農率勤於耕耨設轆車水輪之屬以禦旱增堤高壟以捍水炊菘飯黍以饁主伯亞旅遺秉穗以利寡婦春有所秋有報出酒食以相勞苦故農之子恒爲農家有積薪之儲人具俟荒之蓄其於農也亦勤而弗惰矣縣之所謂農者則不然今歲值大旱州之農壯者荷鋤鍤陳畚掘掘地去淤引河水以達港老者羸者率其婦若孺蓬首垢面轉水車以溉田啞啞之聲自宵徹旦起而視田之所執青青者俄而爲黃矣再視之

汪文十

四

黃者槁且死矣縣之農乃曰歲之豐歉天也人力何有焉其壯者且利州農之有酒肉以相勞也有錢粟以相貸也舍己田而率爲之助老者羸者率其婦若孺蓬首垢面奔告官府呼籲之聲日不絕於道壯之黠者或攫食於州農而魚肉之然則天之不雨誠惡夫縣之農之惰歟胡州之農不以其勤而薄其罰也今之爲學者吾且知之矣以括帖爲正學以奔走津要爲勤惰以科第仕宦爲成敗利鈍其求速化也庸愈於攫食者而負奇嗜古之

士勤勤終身不一食報舉世或訕笑之天則懜懜
 農與士一而已人亦務所當為論乎理之常遑恤
 乎他哉吾師明經楊先生以古人之學為學婁之
 士所矜式也九試不一第晚而孜孜未嘗一日廢
 書其誨人也循循然有法今秋門弟子將為舉六
 十觴先生固止之且以歲歉故蓋有悒悒乎中而
 弗能自釋也爵侍先生最先且辱知愛又最深竊
 引伸其說以質先生其哂而進一卮乎

李桂巖遺集序

汪文一

五

嚶城距婁百里風土之所尚士夫之所習不殊焉
 其鄉先生錢竹汀詹事王西莊光祿倡導樸學後
 進之士類能修明其緒朝益莫習薄辭章重經術
 勤勤乎家鄭孔而戶賈服矣予所識者練江七生
 而外如錢君同人嚴君淦塘程君霞壇皆邑名宿
 忘年齒折節訂交最後識李君桂巖君詹事之高
 弟而吾師楊叔溫先生密友也憶辛未秋君攜子
 思忠執贄楊先生門先生具酒食屬予侍飲酒半
 先生謂予曰古人三十年為一世余與桂巖交一

世矣今賢子已見頭角幾於成立而桂巖掉鞅文
 壇老方益壯余老矣不能量其所至子與李氏父
 子為紀羣之游它日定憶吾言予心識之嗣自君
 至婁必相酬酢踪跡益親今春思忠應州試君偕
 之來試之前一夕得暴疾沒於旅舍四邑能文之
 士咸會其喪予亦不自知涕之交頤也思忠既舉
 君柩歸殯於家以行傳乞楊先生先生為哀其遺
 集敘而傳之命予一言予讀潘安仁誄夏侯常侍
 曰唯爾之存非爵而貴又曰臨終遺誓永錫爾類

汪文一

六

君以高文生聞於鄉里而名不登賢書年不及中
 壽嗚呼天之厄君何若斯之酷耶雖然天靳其年
 必不能靳其文天錮其身必不能錮其子孫思忠
 將昌大其學以光前人令聞竟未竟之志君雖死
 猶生也楊先生之言不於是乎益信哉君所著有
 桂巖遺集若干卷雜著若干種皆守錢氏學升堂
 視奧無戾作者予辱先生命不敢為悠謬諛詞重
 誣亡友於九原質言之以勗思忠且以告嚶城諸
 君子之立言者嘉慶甲戌三月三日

盛丈蘭雪南歸送行序

嘉慶己卯閏四月盛丈蘭雪將南歸士大夫居京師賦詩祖行者半天下丈年五十工詩古文及籀篆金石之學旁涉六法爲流輩所推服猶俯首作舉子業屢試禮部輒被斥撒棘之日主者動色嗟嘆以爲獨失此人而丈固未嘗幾微見於色嗚呼難矣月之七日將由陸南下車在門行李在塗送者在道丈仰天而嘆若有不豫色不知者謂遇之速遭也老之馴至也言之彌傷懷之愈鬱鬱也丈

汪文一

七

曰否否劉君蒼林病三年屢躓無歸志余不歸日往視若今余歸矣語至是泣數行下行李之在塗者復反諸室也車在門者脫驂而遣其僕夫也送者咸愕然徑揖而謝之去逡巡入室視篋中資不足以所衣付質庫又不足然後謀吾邑之與劉交善者兼其糗糧備其藥餌倍其從人買舟潞河挾劉而行時丈例得校官或以部檄下恐後期丈笑而頷之丈行矣余交劉君十年畜余猶弟能不愧丈之高義哉丈之行余未有詩丈願謂余必有言

余非工於文者丈之事實可傳傳不傳在其人不在言之工不工也丈行矣余言之以見欣慕且誌愧爾

送外舅劉金門先生還南昌序

昌黎氏以爲出處去就何常惟義之歸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唐之世已慨乎言之求其明進退之義以道自信而無私便其身者可謂之賢達乎萍鄉劉公幼負盛名以能文受先朝特達知三十登上第

汪文一

八

純廟擢爲學士

睿廟親政益倚重四十拜少宰晉太子少保視瀨學日以事論成邊放斥之餘

九重時惓惓詢左右不置尋復以翰林

召用而公年垂六十矣

今上御極公益奮思所以自効患日疾猶扈從詣昌陵公嘗謂門下士及所親曰某受

國厚恩精力未甚憊區區文字之役曷云報稱然賢資且病不獲已陳情乞歸

上俞其請蓋道光元年六月也公起家寒素性耿介祿精所入又不善家人生產九月始成行余爲公壻辱知愛嘉慶己卯庚辰應禮部試主公家親炙言論行事者凡三載公無他嗜燕居無惰容與人交胸不設城府亦不數數詣人客有作齷齪狀與滄訛態者輒生恚若有物橫於肝鬲間或以酒澆之故時之毀譽公者半臧否人物不以私意亦未嘗發人陰私故毀公者卒不至銜次骨公子爲江南宰上廉錢爲養廉之曰陶母封鮒千古美談

汪文一

九

吾其在婦人下哉其歸也聞將教授鄉里而東南士之仰望公者咸願公之至公誨人視其材質高下多所成就

朝廷掌故先輩嘉言懿行不習聞見者尤疊疊稱道人都樂聞時日公爲魯靈光夫人生俯仰間無所愧怍又得英才教育三樂之中公具二焉謂非古賢達者流而能之歟都人士獻詩文祖行余述耳目所悉著之篇不敢作悠謬溢美之詞重違公意他日相見益乎損乎公亦有以教之

胡席珍傳

吾友胡君孟香有愛子曰席珍名廷松字植卿誕夕母氏夢肆筵中廷珍錯惟備遂名之孟香家固窶佐東諸侯幕席珍生八年始識父孟香再遊燕趙挈與俱授四子書及經傳能成誦尤嗜歐陽醴泉帖書朝夕臨摹得其意性醇慤隨父入客未嘗與人忤有贈遺輒緘寄母孟香爲入資需次當得縣尉今年歸授室顧氏遭時疾二日而卒屬纊時異香滿室年僅十有九孟香哭之哀乞余爲傳余

汪文一

十

不忍重違其意俾抒其哀懣焉

汪子曰余弱冠貢成均北上過山東遇孟香於泰安翩然年少知爲鄉人及官京師先府君以公至都數交游之善及孟香焉謂其氣誼肫篤竊心志之道光癸未冬復遇孟香於吳江鬚鬢蒼白執手道故蓋余奉諱甫還南而孟香之哭愛子亦才匝月兩人不知涕之縱橫也中孚之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意孟香之爲人天旣予以令子乃天折其子之年不獲孚在陰之和豈數之或然而理有

不可盡憑歟然去來之際彼氏所謂得解脫成正
覺亦庶乎吾儒聞道之早者孟香母戚戚於西河
之過矣

西郊詩存序

錢塘族叔虛中先生輯西郊詩存以授予未卒業
作而歎曰虛中其傳矣哉夫人固有爲其事而善
焉而以是爲必傳繼且以爲或未必傳其有稍稍
爲之與夫爲之而未盡乎善則爲之之始念固不
及乎傳不傳也有人焉乃欲傳之傳之而推欲其

汪文一

十二

廣垂欲其人則以一人而傳數人且數十人則數
人數十人之傳於廣且久者而一人之傳必矣西
郊詩凡若干家首載吾六世祖芝田先生及布衣
二王先生世所稱隱君子而後之抱才失志者流
亦於是見焉其音冲澹而幽邈蒼涼而激越類非
庸耳俗目之所能好虛中家於吾婁東西郊者殆
百年其先世習鹽筴饒於財顧好賓客樂與文士
遊家以中落虛中有雋才困於諸生而好學深思
常偃仰一室俗士罕接其面比來尤能振起絕業

於師若友之遺書必爲探討收拾而不任其散亡
嗚呼虛中能傳人之傳或人之未必傳而恃有虛
中以傳者則虛中傳矣西郊詩特其見端也予賃
吳一日訪徐子秋士於南濠館塾同塾陸子以其
先人懷荔圖屬題上有蕭風衣詩一首蒼秀深穩
不似吳人士所能作而未識其人蕭固吾婁東之
宿隱於吳門三十年以是言之錢塘人之或未必
能識吾虛中也古有晦其名而顯其實者且晦之
久而後無不卒顯者讀西郊詩而知已嗚呼噫嘻

汪文一

十三

虛中自此傳矣

徐秋士詩序

人當死生聚散升沉顯晦之際必有以道故爲樂
者非其時不知也其於詩亦然吾自童稚習聞大
父與府君兄弟論詩家庭以爲詩貴能變變而卒
軌於正不失源流乃其至者比長與畢喬劉應二
陸元文麟書之徒唱和里中少年盛氣興會颺發輒盡
數百言若不必求合古人而無不可與古人角勝
也者徐子出稍晚才力能兼數子而議論與予諱

合其時鄉老輩如彭丈甘亭畢丈靜山吾師楊叔
溫先生與吾家二老起而相謂曰婁東詩自宋元
明及今其間不無盛衰而未之或盡今其盡矣余
方侍側愕然府君歎曰天下事必無泛然苟然而
爲之爲之而且欲盡之者非徒文辭也今諸君詩
格欲其雄調欲其高體裁欲其博大而古人含蓄
不盡之致若猶有憾焉者小子乎它日與諸君之
必憶吾言也十年來劉子死余與畢子二陸子或
宦或客於燕越粵楚之間徐子居都下四年歸獨

汪文一

十三

早前年余奉府君諱南還繼邁世父喪彭與楊後
先奄化歸然者一靜山翁而已頽廢謝客風流雲
散無復曩時余與數子者并少作而悔之漫然不
復收拾嗚呼今人之卒未有以勝乎古者死生聚
散升沉顯晦爲之耶抑少年盛氣有不足恃以久
其議論而永其興會耶一日徐子過余論詩且以
近著相質格調體裁一不失古人尺寸而能以含
蓄出之乃知其非復曩之泛然苟然爲者矣徐子
之才不可及而余尤善其能變窮流沂源其至未

可量然則婁東詩之幾幾乎盡而未盡者徐子之
力歟子與氏言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詩
主性情苟求古作者之故而坐致焉是又在徐子
之自命爲何如而吾亟樂與畢與二陸相見一道
之者也

陸子鐵詩序

道光甲申小除夕陸子自晉陽返將復遊粵東以
所著詩若干首示汪子而謂之曰吾與子平生之
友劉蒼林死矣吾以飢走四方恐相見日少吾憶

汪文一

十四

童稚情親垂三十年相知莫子若而吾意中可與
言詩者亦莫子若余深愧童而習之於詩猶茫然
以云相知則固舍我其誰請言一二舊事以復可
乎趣圓者吾大父歸隱時所築有老桂數十樹花
時婆娑其下余與陸子侍側年俱十四五陸子和
大父詩記其一聯云扶疏桂之樹花滿謝公廬大
父賞爲雋逸異日必成家余伯姑君之母氏也府
君與世父數奇君每燕集必召以誇座客而君議
論輒左世父笑謂府君曰人言似舅卽賢陸甥於

若我其以不似爲似而實有過人之賢者乎余外
舅劉金門先生與君外舅石琢堂先生爲海內宿
望又交善一日論壻才謂陸子負奇好大言似劉
而許余之放曠庶幾乎石焉癸酉戊寅先後舉於
鄉而君與余性不喜爲舉子業酒酣耳熱慷慨論
當世交游卒卒鮮當君之意者劉蒼林在座恒默
不語則又未嘗不心折而下之也相別五年吾家
二老及劉蒼林已皆歸道山石劉二先生且老病
謝客而吾二人者亦不復如曩之朝夕聚論以爲

汪文一

十五

樂宜陸子之愀乎恤恤乎而亟欲汪子之言也夫
境不歷變則不能知其哀樂文章不歷變則不能
喻其甘苦陸子之境變而窮者也而詩亦變而後
工則固昔者韓氏歐陽氏之所言而世之能讀陸
子詩者必有進求夫陸子之境以願見其人焉夫
陸子亦甚不得已於境而以詩鳴者哉

子泉弟詩序

詩必有本昔人論詩謂當以古人爲祖父而世之
恃質敏以求速化者若子孫而與祖父背古人去

今遠尺寸方法或稍稍異其用意處非卒然可以
尋索積數年或數十年由漸生悟悟而悔悔之不
已翻然以古爲程速化爲不足恃彭甘亭丈貽予
詩曰迷途屢迴互軌迹今稍悉以彭之質之敏而
五十後乃爲是言耶予歸時習見大父與吾父世
父爲詩一門之內唱和無虛日稍長知吾家詩源
六世祖芝田先生肇之至大父而始著從叔祖祇
園先生子泉大父也吾師楊叔溫先生數稱其工
制義粹然儒者予恨未及見昨從吾叔處讀祇園

汪文一

十六

遺藁暨簡園從叔祖詩武之所布無一不合古人
益恍然本之說本之實者其枝葉鬱茂而條達固
有是也子泉未弱冠所錄已哀然顧好與時流徵
逐予喜其質之敏而復懼其或狃乎今人速化之
習因舉本之說告之子泉所至未可量亦亟思夫
本而毋自撥焉可也

樹護居文藁序

予幼時見先大父案上有馮孝廉古文讀而善之
敬塾必胝沫再周稍長習帖括復沈溺於詩心雖

好是而未嘗併力以爲之嗟乎予於古文且茫如也何敢評騭人之文而與抗論哉雖然舉世不爲之際得一二同志友各出才力高下朝夕切劘庶幾卓然竝立於古人往歲見劉君蒼林散體文憾其有齊梁氣蒼林然予言而數稱王君西文工謂出自馮孝廉能得其傳蒼林死予亦走四方予心重西文而每失之交臂今秋予將北行予弟元浩以西文所著樹蕩居文彙相示且曰西文知兄欲得兄一言挑燈盡讀大驚服而又感蒼林之死不

汪文一

十七

得相與揚摧其勝蒼林謂西文於骨月生死之間言之悱惻最擅勝場誠知言哉予向欲爲蒼林作傳下筆盡然傷卒未竟今觀西文其能爲文以傳蒼林決然無疑予它日死亦當命弟元浩以碑碣求西文西文家甚貧事親孝又虛懷善下人類古篤行君子故所爲文一抒其真性情而無拘牽摹擬之病予信其可與馮氏之學竝傳於世也吾鄉蕭君風衣隱於吳門三十年予近見其一詩始知治古文哀然有集匆匆行亦恨未一見以告西文

爲道予之傾倒嗟乎世之以此事稱述相推重者蓋多乎哉道光乙酉中秋

誥封中憲大夫許子璧先生暨德配項恭人

五十壽序

古之君子善必歸親而世於並世賢人君子見其文章德業炳然燦然亦必推其所自以明積善之由來夫所謂善者無他忘己利人而已非徒有其事也又貴有其心心之所設謂之誠誠所至則延嘉祥致純嘏捷於影響而其誠之尤至則發之益

汪文一

十六

光天之厚其報非僅酬厥勞也俾庶凝於無疆而澤流於無垠以大快其善與人同之心也惟子璧先生系出太岳爲歙鼎門幼穎嶷博聞強識慨然有利濟心游庠序文譽翕然省試再報罷自恐身之蹇而虛所願也適執友有宦陝右者邀與之官凡政之有裨於民生利病風俗醇漓思之無弗周言之無弗盡先生留而其人著循聲者二十年項恭人克體先生之心食貧茹苦安之若素戚黨奉以爲教道光壬午癸未哲嗣玉叔選君連捷成進

士官京師乃迎養二老於邸第先生所以教其子者一如佐治陝右時玉叔與余同直樞禁供職之勤治事之敏非獨余所弗及先後輩咸推之無異言而欲然自視絕不少矜伐實有大過人者分校禮闈典試江右盡心求真才其分校也有薦而限於額者至手錄其文誦於人不啻口出其典試也卷八千有奇手胝口沫去取悉當一歲中得鼎甲三人藝林爭羨而不知其浸淫於庭訓之積誠者固有然也今歲玉叔三十初度同人將有撰述玉

汪文一

十九

叔固讓而以二老五十雙壽侑觴之言爲索余惟古者四十強仕五十始爲大夫唐宋以來科第進士不爲年限然入珥筆出持節而尤能愜於時望宿齒且或未遑今玉叔之年甫如此其文章德業乃如彼先生與恭人優游祿養黑頭舉案采服承歡人謂前此佐治之勞已足當他人數十年數歷之勤勤故天特休之以祿養而厚其報余謂此特其端倪也夫以先生之誠心爲善苟利於人至自忘其科名於不顧方是時嘗有祿養之榮在其意

中哉微特祿養之榮不足當意也又嘗徒以其子之目前文章德業謂足以滿先生志哉余休澣日數數侍杖履親顏笑先生聞余一言一事偶善輒拊掌稱許而有不善者又未嘗不矜而教之出於至誠俾余知感知愧以是推之先生之以善貽玉叔而玉叔之能善承先生者其量甚宏而其澤無有艾玉叔他日登台輔佐

汪文一

二十

天子治人理物醞釀太和宇內跋動喙息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先生與恭人期頤矍鑠日覩其成以大快其善與人同之心也區區目前云乎哉玉叔曰吾不敢當也願言吾父之志則信因書之而登堂以獻

鎮洋汪元爵伯孚

祭汪師母唐夫人文

嗚呼通德門峻四十年克相鴻莊兜率天高六七
日遽昇鶴馭煒管溯宜家之範懿架猶存摳衣修
拜母之儀芳徽竟杳夫人生秉令姿幼彰禮法習
母氏之教佩女史之箴內則具嫺高門作配琴瑟
在御雞黍逮存媿媿季女之齋愉愉戚姑之志簪
珥卻耀盞粥共甘吾師既領仙班夫人獨操家政

汪文二

奉輿北上長笞春暉索米東方勉儲冬蓄拜歸遺
之肉上佐餞餐皮問字之樽待御賓友澣勤葛帔
熨戀綈袍補綴看紫鳳之紋稠疊聽寒雞之唱貧
常作苦貴而能勤用成素絨之清廉不視翟衿爲
煊赫吳楚暨夫於越篤節頻移子女及乎童孫魚
軒借葢初心相勗壺助爲多思儒生稽古之榮守
內言不出之義持躬愈約宅心惟寬漑潤調夫姻
親撫卹推諸媪婢葛藟引庇樛木流仁固宜和以
延年儉能養福乃末疾偶撰當暑詎慈雲遂覆長

空草短含辛花彫週甲嗚呼猶憶紅纏遠涉無愆
少女歸期正逢

黃詔恩宣得見郎君官貴孫枝繞膝家慶開顏何
小極之邁凶失長離之儷采某等忝列師門叨隨
賓舍追緬大家之訓曷慰長者之悲總帳空懸椒
醕虛設歎一夕峰傾天姥難駐七蕤玉籥之方願
百齡蔭健仙椿請展四卷楞嚴之偈

馮母李太宜人六十壽序

道光丙戌陽月馮舍人晉魚先生省秩報滿入

汪文二

對勤政殿得

旨擢外任踰月爲其生慈年伯母李太宜人六十
誕辰德宜不爽爲賦龍光之章祉錫既多爰賡燕
喜之什舍人推原聖善遂致顯揚張樂肆筵祝延
介壽蓋距尊甫年伯炳堂先生暨尊慈年伯母宋
太宜人齊年偕慶八稔閱時美矣哉益彰家室之
賢可進岡陵之頌矣太宜人謙尊彌下豐盈弗居
謂地道无成天彝有秩雖幸克家之筮敢冒並嫡
之嫌元爵與舍人忝同歲生執後進禮竊惟春秋

母以子貴故繼室君氏可稱禮經善則歸親故諸
母嫡子亦拜濡毫而進揚解而言曰太宜人榮被
翟珈儀垂閨壺仙李溯蟠根之系女蘿應大樹之
祥三心五噶上協乎星躔左悅右箴夙循乎姆教
炳堂先生世承名德時號通儒盛絲竹於後堂育
藻芹於泮水賓客三千珠履田園八百桑株太宜
人躬相良人肩隨大婦警聞且枕肅賦宵禱既兆
與蘭之奇猶守織蒲之素授寒衣於風節巧試裁
縫展雪縠於炎辰勞親澣濯焦麥兩甕旨酒一盛

汪文二

三

助君子之由敖妙室人之交謫又且讓能不妒居
寵弗驕楊柳舞筵之席桃根接渡之春其心塞淵
其身淑慎雖際齊眉並侍不使半臂生寒德容言
功四者備矣宜乎進安東之饌生周子伯仁慕泉
邱之帷誕南宮敬叔尤可異者蘭芽特秀玉樹倍
馨不自炫夫石麟能均愛乎銀鹿舍人早登郟策
時重袞書馳南粵英聲推西掖俊望太宜人始爲
顏霽猶切耳提長蘇公之志業大汝南之門戶有
文在手允符女子之祥集福厥躬斯爲仁人之壽

善心曰竊在福則冲其太宜人之謂與茲逢周占
花甲懸紀悅辰子舍歡多孫枝瑞繞簪裾咸集拜
母登堂藻詠迭興召賓開閭爲太宜人壽卽爲二
老壽序當北陸報五紋添線之長唱出南飛叶三
壽作朋之慶嘉祥必至福應自然太宜人不得而
辭也

代揚威將軍大學士公長

齡

凱旋筵宴

賞賜綬正銀兩謝摺

仰秉

汪文二

四

宸謨永綏邊徽荷

殊榮之屢逮叨

曠典之均膺茲復與宴

園廷

特頒銀幣捧玉卮之

親賜醕合歡騰依

丹蘂以齊趨筐承

寵渥笙簧酒醴獲聆鈞樂於

九天黼璪絺華兼耀精鏐之二品何幸拜前拜後

賞延世而並沐

鴻慈俾借如虎如彪

錫近光而同賡燕譽

舜陛覩兩階之舞從茲薄海銷兵

堯衢廬萬國之歡共效華封祝

聖

傅映宸先生暨德配朱太恭人七十壽序

粵維重光單閔之歲

壽寓延禧泰符衍筭沛

汪文二

五

珠綸而錫羨

握金鏡以陟明工部郎秋屏傅君曹司課最

御屏注名行

擢外臺

宣對便殿退而具綵服張華筵藻詠迭徵簪裾咸

集推原盛美備致顯揚為尊甫映宸先生尊慈朱

太恭人舉七十觴德宜不爽為賦龍光之章祉錫

既多載賡燕喜之什元爵與工部君倬直樞垣追

陪後進耆德內行耳熱心儀迺酌筭以祈濡毫而

頌曰事莫光於迪前業莫隆於裕後清河望族山

左世家

龍飛溯夫首科鳳翹彰茲翼聽潭潭相府奕奕鼎

門信名德之必昌卜公侯之復始先生誕徵夙慧

特挺嶷姿經孔抱釋送而來具璵玉渾金之美辨

玉筠之雌霓譽溢神童披宋玉之雄風才傾碩彥

載隨宦轍永言循陔娛興只東閣梅花論交盡南

州竹箭探奇禹穴攬勝天台意氣薄夫雲霄聰明

淨於冰雪固宜視青紫如拾芥應黔赤而作霖渥

汪文二

六

注汗血聲蜚早軼其羣翠柏蒼松才大偏難為用

感傾乾蔭誼篤孔懷哺亟慈烏供惟孝鯉為貧而

仕不辭捧檄馳驅見義必為肯負傳家清白蒲鞭

罕試市無晨飲之羊塵甑不炊庭有朝饑之鶴治

襄赤縣力障黃流觀菜色而如傷矢冰心以彌潔

左館右粥立馬傳餐西舍東村聞雞履畝鄭監門

之圖畫情狀顛連元道州之詩歌文詞悱惻口碑

一路頂禮萬家斯時也人謂捷足登先自覺折腰

已倦望雲邁返聽雨追懽奉輿愛潘令之篇對榻

踐謝塘之夢指先人之嘉樹毋忘角弓稀舊侶之
晨星慣招近局門題通德尊鄭公之鄉會景耆英
傲香山之社龐德公自濃道氣修德萃於一門孔
父嘉親製鼎銘傳恭著於三命工部君誨懷式穀
型秉觀喬策射巍科唱臚上第翔華冰署衆中誇
最少之英分職冬曹
禁內兼隻雙之值十年橐筆大展升猷五夜馳書
尤驚速藻艷新陰幾番桃李秀比孫枝願
恩暉長蔭椿萱祥承

汪文二

七

國慶更喜壘吹簾和推製錦於廉能且看桂馥蘭
馨添充閭之色笑太恭人淑嫻內則嘉儷名檣和
叶瑟琴劬操井臼孝諳姑性調洗手之羹湯貴習
女紅屏入時之妝飾陶士行廉成封鮒應識閨賢
蘇長公榮紀撤蓮早通史傳愛均銀鹿樂晚境之
安恬
寵拜

丹螭彰坤儀之聖善儷高風於梁孟齊麋對笑眼
一雙積遐筭於偃佺稱兕開平頭七十大富貴亦

壽考恰符八千歲爲春身康強逢子孫爰啟五百
年名世

碧香秋影賦

湘芷仙史繪鏡光小
噴屬題因成是賦

梧桐滴瀝銀簾長梯身玉宇衣多霜鴻雁關山明
瑟瑟悟將圓缺證菱光六曲翠湄流陰暗移蟹啼
蛩訴樂子無知約宓妃之皓腕束樊素之腰支鎮
有靈犀但怯陰岑之館傳無青鳥空呈激灑之陂
暮暮朝朝花花葉葉珠傾斛以量身鬢膩斂而齊
曆寒非現雪之消艷若晨華之暉縷弱勝拈翠新

汪文二

八

慵帖綵襟雙雙香緘疊疊迴薄怒兮佯嘖羌無言
兮挂頰香君小字碧玉兒家蟠根仙植同畹靈芽
憎明霞之易散愛璧月之何瑕長生千年之杵浩
瀚八月之槎遂乃秋士長愁秋風倚樓抱秋心而
未化度秋影以凝眸妾居汜上君滯幽燕加餐努
力封淚潺湲叩叩微通雞聲夢裏珊瑚故卻鶯語
花前聽鏡則燈花夜夜對鏡則綵勝年年祝芙蓉
之上第喜人鏡之同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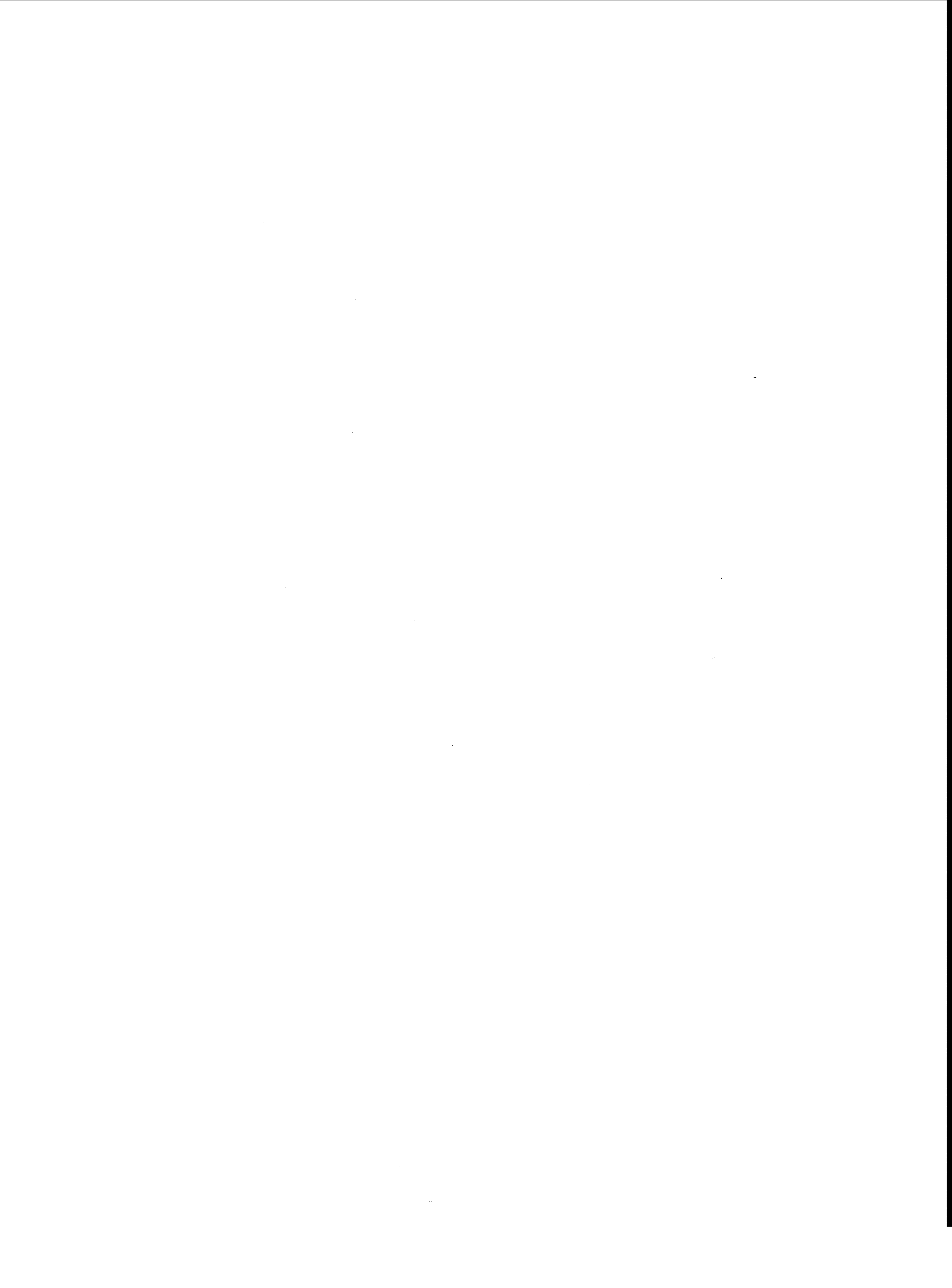
古稱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信哉然吾謂得一知己而憾轉深矣全童時以文字受知於外舅汪竺君先生比長遊京師甥館追隨飲食教誨獲聆先生之緒論者凡七年先生入直樞垣自中翰歷官郎署退食之暇吟詠不輟爲詩援筆立就若不假思索者然蓋其秉質過人少承家學而於徐庾鮑謝李杜韓蘇與夫唐宋元明諸詩家靡不擷其精英窮其奧窔當世士大夫稱風雅者類皆推焉先生嘗謂全曰詩本性情該物理伊古以來不獨勞人

汪詩 夏跋一

思婦孤臣孽子有所不得者胥託之於詩彼三百篇中其自宴享會朝以及郊廟之祀所以褒揚盛德潤色鴻業者莫不由之故夫子嘗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士當雍容揄揚抒下情宣上德可不講歟而全方孜孜於帖括未暇肆力焉將以俟諸異日孰意天不假年先生遽赴修文之召自茲以往欲聞先生之訓不可得矣雖悔其何及哉先生少作皆彪炳陸離洋洋灑灑輒數千言婁東爲騷雅壇坫諸名宿皆爲咋舌迨後閱歷益深歸於平淡

棄去其少作大半而興至拈毫適意而止亦不自收拾故存者無幾先生歿後全哀集其遺藁得若干首黃右原姻丈受而梓之亦足以慰先生於九京之下矣全辱承先生物色而學業無成氣質未化未由副先生溫柔敦厚之教回憶口講面命時徒深梁木哲人之慨也悲夫道光丁酉四月上澣受業壻夏寶全跋

汪詩 夏跋二



宜興吳氏師弟論箸

慈水楊家驥署檢

慈水楊家驥署檢

桐城方望溪以古文法授劉才甫才甫授姚姬傳姬傳授四大弟子益盛且遠獨張皋文與吾吳仲倫師於姚在師友間師名位不顯然同時如惲子居陸祁孫呂月滄周芸泉輩莫不拱手推重蓋方以精潔勝劉以奇宕勝姚以渾雅勝而師以幽覈胥涉之思造淵曠空濛之境平者使曲垂者使縮誠不知其視子長退之奚若要之爲桐城正宗無疑也湘鄉曾文正公墨守桐城一再稱之於是天下莫不知有宜興吳氏矣師著有初月樓文鈔十卷續鈔八卷原刻兵後

初月樓文鈔

郭序

花雨樓校本

絕少丁丑客京師吳縣潘徽廷丈屬爲別購不可得因以舊本繕寫逾年始竣又繕聞見錄續錄各十卷將郵寄潘丈取既多譌奪遂度櫃中去秋老友張菊齡孝廉見而愛之許爲重鈔予畀以原本今冬自武林歸菊齡以訖工告且原本譌奪釐正十九是則嘉惠後學之功甚溥不特慰吾師於泉下也若夫聞見錄之重鈔姑待諸異日云光緒壬午冬十有二月祀竈日鄞郭傳璞謹序

吾師吳仲倫先生以古文名天下幾三十年矣先生所自喜在敘事文字簡嚴變化幾欲上接馬班承祚而下不足多也而雜著及書序記之文猶自謂不逮震川望溪蓋先生性不欲多上人故每自抑損如此兆晉以先生所著聞見錄授梓因請并梓文集先生抑不許請至數四而後許焉先生之文置之唐宋元明諸家中可伯仲於誰氏世固不乏知言之選能第而決之者矣豈兆晉區區一人之私敢臆度爲說哉道光三年四月受業康兆晉謹序

初月樓文鈔

序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四種弁言

桐城家古文惜抱而後不概見宜興吳氏亦姚氏一大弟子予適得其初月樓正續文鈔合以詩鈔並古文緒論與其門下程子香文凡四種都為二十五卷授諸劄劄庶言桐城家古文者有取資焉夫文莫醇於桐城亦莫正於桐城學者誠於此為初徑之導進而求諸唐宋史漢以冀至於古作者復何難哉復何難哉光緒壬午涂月廿有七日立春節鎮海張壽榮識

初月樓四種 弁言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四種

目錄

初月樓文鈔十卷

初月樓文續鈔八卷

初月樓詩鈔四卷

初月樓古文緒論一卷

程子香文鈔二卷

初月樓四種 目錄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目錄終

初月樓文鈔目錄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卷第一

雜著二十一首

卷第二

書二十三首

卷第三

序十七首

卷第四

初月樓文鈔目錄

花雨樓校本

序二十六首

卷第五

序十六首

題辭八首

卷第六

記十三首

卷第七

傳二十六首

卷第八

述二首

行狀一首

卷第九

墓誌銘九首

墓表四首

墓版文一首

哀詞三首

祭文四首

卷第十

經義十四首

初月樓文鈔目錄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文鈔卷一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雜著

學校貢舉論

古者國有學鄉有校州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民八歲入小學教之以明父子之倫長幼之序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其為士者師教之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其所以養而成之者詳且備矣於是問得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書其孝友睦婣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考而勸之三年大比鄉大夫以賓興之禮舉之而升之司徒曰選士升之學曰俊士司馬辨論其材然後授之以官而詔之以祿其教之也備故才易成其核之也精故舉不濫其時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庶司百執事之人莫不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而鄉遂州黨之官既

初月樓文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以治民而為之長及其教民也而又為之師故能民

氣和樂獄訟衰息禮樂興而刑罰措也嗚呼何其盛

哉至於後世鄉校州序黨庠閭塾廢而不設民多出

於游惰其號為士者相與為記誦章句之末學幾以

干天子之爵祿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置而不講郡

縣中乃始建學立師置弟子員數百人而為之師者

又非必有德行道藝可為師法故弟子或終歲未嘗

一見其師而師亦未嘗一教其弟子即有考課之法

定其優劣又不過以繡繪雕琢之詞章由是而舉於

初月樓文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鄉而貢於禮部而策名於吏部率未嘗一考其德行道藝之何如而遂委之以臨民之任夫上之所期於士大夫者莫不欲其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也而上之所以第而舉之者徒以繡繪雕琢之詞章則士之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者固無由以進之於上而上之所舉其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者蓋亦鮮矣夫士以其記誦章句之末學修之於家而以其繡繪雕琢之詞章獻之於天子之庭不知於治天下之道何所補也然則鄉校州序黨庠閭塾之設

與六德六行六藝之教與鄉舉里選之法蓋可以不復乎哉

讀荀子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惡曰人之性善者從其上者而言之也曰人之性惡者從其下者而言之也其所從言之雖異其所以救世之心一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意主乎勸勸故人樂於從荀子曰堯舜偽也桀紂性也學則爲堯舜不學則爲桀紂矣其意主乎戒戒故人知所懼周之末異端並興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讀蘇洵春秋論

洵之論春秋也其詞則美矣其論則未篤也魯諸侯之國也而曰以天子之權與之是與其僭也子曰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之僭不以周公之後寬之也然則賞罰之權將無所寄乎曰賞罰者天子之事褒貶者史官之權也天下有道天子之賞罰行於列國史之職記言記動而已無所事於褒貶也天下無道天子失其權卽史得以褒貶代賞罰周室東遷王者之賞罰不行而史官復不能舉其職泯泯禁焚餘二百年夫子興於魯而次春秋益損其辭以制義法使王者賞罰之理復明於世賊臣篡子有所忌而不得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言身非史官乃取其職而任之也後儒以爲假南面之權者旣失其旨而復有爲黜周王魯之說其益未達於理歟

初月樓文鈔

卷一

四

花雨樓校本

對文王問

或問曰文王受命稱王信乎曰信文王僭乎曰非僭也何以明之曰吾於堯與摯之事明之昔者帝嚳崩子摯嗣立封弟堯爲唐侯其後諸侯尊堯爲天子堯遂卽天子位泰然不以自疑未聞後之人有議堯爲僭者也當文王與紂之時天下歸文王者六州其負

固不服者五十國皆與紂同惡者也六州之人民尊
文王爲天子文王於是卽天子位遂稱受命夫孰得
而議其僭哉問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
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夫子之言也使文王而
受命稱王者夫子何爲有是言乎曰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此文王未稱王時事也文王未稱王則
紂君也文王臣也及文王受命稱王斯不以紂爲君
矣文王地大於紂猶以紂爲君而事之此聖人之盛
德也其不以紂爲君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夫子之言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五

花雨樓校本

舉文王之最盛者言之也由今考之文王受命九年
而崩夫以文王之德遲之數年必能治於天下紂惡
不悛則聲其罪而誅之無可疑者武王雖德不及文
王而伐紂之舉應天順人固繼文王之志者也夫聖
人雖無利天下之心而亦不敢有違於天命人之所
歸卽天之所命也故曰天下歸往謂之王是故諸侯
廢摯而尊堯卽堯爲天子矣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卽舜爲天子矣朝覲訟獄謳歌者不
之舜之子而之禹卽禹爲天子矣詩曰虞芮質厥成

文王蹶厥生夫文王亦猶行堯舜禹之事而已稱王
不亦宜乎孟子勸齊梁之君以行王政而意常主於
師文王命世大儒之見豈不偉哉

詰袁子

先學士公諱中行當明神宗朝劾輔臣張居正父死
奪情事具明史而

本朝錢塘袁枚著論以非之予因孔叢子有詰墨篇
放之而作詰袁子袁子之論曰公居正門下士也居
正奪情非禮公之劾居正尤非禮德旋曰甚矣袁子

初月樓文鈔

卷一

六

花雨樓校本

之言害道之大者也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此天下
之公義也公雖居正門下士安得以一人之私情廢
天下之公義哉昔宋王陶因韓絳薦舉得臺官及絳
爲中丞陶與之爭議絳終得罪歐陽永叔稱爲徇公
滅私之臣誠如袁子之論則人臣皆當牽顧私恩而
朝廷之上不復有直言之士矣袁子曰史稱居正相
神宗二十餘年海內充實四夷賓服有霍子孟李文
饒之風公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護居正爲賢者諱
過而劾之是好名也德旋曰然然則趙用賢艾穆沈

思孝鄒元標此四君子皆好名者耶當時廷臣之交章乞畱者皆愛國者耶喪士氣而開諂諛之門必自此言矣且爲賢者諱此爲後世史官紀事者言之也賢者功十而過一諱其過所以勸善而當其時則不宜爲之諱也傳曰古之君子其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故仲由喜聞過令聞無窮焉若當其時而爲之諱是使賢者不得聞其過也其可耶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其奚可哉袁子曰公以副封白居易正居正驚問疏上否是有悔過掩覆之思也使公私執門生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七

花雨樓校本

之誼造膝婉陳未必不動其天良而自求去位德旋曰不然居正之視相位必不可一日而去百世下如見其心使居正見疏後疾避位引咎以去豈不身名俱泰而師弟竝榮哉乃計不出此而以剛愎之性倒行而逆施之則其視相位固不可一日而去也卽造膝婉陳庸有愈乎袁子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公之官編修也非御史也無言責是亦不可以已乎德旋曰古之時未嘗專設言官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

獻書師箴瞍賦矇誦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凡有位於朝者奚而不言也況翰林職居禁近爲天子侍從之臣位不可謂卑如曰我無言職也而不言設不官御史將終其身立於人之本朝而一無所建白與噫何其謬也袁子名能文章其文集頗行於世恐耳食者從而附和之亦人心之憂也予故詳載其說辭而闕之俾後之君子有所據以爲質焉

文喻

文惡乎成曰成於法法有定乎曰神於法者變其有

初月樓文鈔

卷一

八

花雨樓校本

至變也而未嘗變也今夫天吾不知其始於何時也由今而溯之五帝之前結繩之代其生人也不可爲量數其相似者則少矣然而耳目口鼻手足全而具焉謂之成人無古今一也今夫水之大者河海風濤之相擊也怒而奔一日千里其小者爲浦澤乃演漾而渟蓄焉其勢極不可爲縣衡矣然其折而流也必東無小大一也天與水其神於法者與今使有二人者弈其一能者其一不能者不能者雖盡思極慮無以隘夫能者也其能者則不慮而隘之矣此無他法

備而神巧生焉無法者詘於知也夫君子之於文亦若是則已矣

交難

予之從甥曰邵汝琮其爲人也廉潔而有守與之語則曰古之人如何予之友曰于竹初其爲人也質直而好義與之語則曰古之人如何二子者非有祿位於朝非有顯名於當世然吾目之所接語天下之善士必歸之今夫直道之行於古也是是非非士之爲善於家者上之人得知而舉之也今之稱人者吾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九

花雨樓校本

惑之曰某也賢某也賢皆世之達人顯者也無位之士不聞焉斯其所謂賢者而果足信也耶予嘗道汝琮於竹初竹初不予疑也道竹初於汝琮汝琮不余疑也已而二子者日相見也淡兮其相遭漠乎其不相親也蓋遲之一載而後爲友焉二子者交相愛也相勸也相規也然則余之言其果足信耶其抑有異乎今之稱人之賢者耶夫以二子之賢而予爲之先容也而其不苟合也如此甚矣夫交之貴難也作交難

醫說

醫術也術莫大於醫而世之爲醫者小之則未明乎醫之道也醫之爲道順陰陽而達五行辨五味察五色別五聲決人生死十不失一若是者誠難也而世之爲醫者易之此其所以小也昔者黃帝之治天下也順天之道因民之生而無容私焉故天下不勞而治夫神於醫者亦猶是矣且夫陰陽之氣不和在天則生災異在人則生疾病醫者之治病也必先審其害之所起不審其害之所起則無以施其用也又必窮其害之所至不窮其害之所至則無以收其效也是故博而習之所以致其知也變而通之所以盡其利也道如是足矣邵汝琮學爲醫能明其理作醫說以貽之

初月樓文鈔

卷一

十

花雨樓校本

原食

天地之生人也必有以給之唐虞三代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業生養休息于有餘年而人無饑寒之患今之論者咸以爲承平久而生齒日繁天之所生地之所出不足以給人之用是不考其實而失天地所

以生斯人之心也夫三代井田之制略見於載籍而其詳已不可得聞至如晉太康時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唐武德中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田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史冊具在班班可考然猶以為承三國亡隨之後土廣而人稀非累世相承民生不見兵革之比乃若漢平帝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七千定墾田八百二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上

花雨樓校本

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則自高帝誅秦滅項與民休息重之以文景之恭儉愛人雖更武帝聚斂征伐之耗而昭宣元成世竝稱小康故元始民戶數為漢之極盛而考其田穀所出未嘗不足以供人之食然則民之嗷嗷若救死而不贍者毋亦山林藪澤之地之猶有遺利也逐末者多而游惰之民不盡歸農也俗競於奢而嫁娶喪祭服食之度漫無品節也崇本而抑末獎其勤而警其惰示之以儉而革其靡則食無患於不足矣

是良有司之責也

讀中說

予前在京師與張皋文同習為文凡皋文論文之旨無不與予合者皋文不喜中說而予獨好之惟此為異昔歐陽永叔謂子雲仲淹勉焉以模言語此乃道不足而強言予以謂子雲艱深其詞蘇子瞻以雕蟲貶之亦未為大過仲淹之言雖若淺易而詞旨端粹其氣藹然若春風之被物使人游焉而不知何以鼓之舞之不能自已也皋文好古而篤於詞者顧其持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上

花雨樓校本

論往往與子雲而不取仲淹其猶不免文士之見歟然予之好中說乃兼好其文各肖其中之所有仲淹之為聖人之徒也無疑焉嘉慶丁丑三月十日書書抱朴子後一

葛洪生於衰晉之世閱時俗之流蕩疾貪邪之競進故所著書辭賤祿利尚高節匡世謬貴繩檢其說美矣願乃列之外篇而內篇專論黃白變化之術內其所當外外其所當內何若斯之外也夫神仙之事周秦西漢聞海上燕齊怪迂方士遞相祖述以為神奇

而其後山林全隱之徒清虛好道者亦往往假其術以自藏則如魏伯陽參同契之說猶有可頗采者今日大藥成而白日沖舉壽與天地長久則曷若朝聞道而夕死之爲愈哉

書抱朴子後二

聞之桐城姚刑部云抱朴子外篇依於儒家言多足取其內篇絕鄙誕可笑以洪之爲人核之言不宜有是殆後世黃冠師僞爲之託名洪耶世傳洪家藏劉歆書與班固漢書合刺其遺爲西京雜記江左人謂是吳均依託爲之信觀此足知洪書之多僞託矣夫士憤志求先聖道思著書以傳於後然泯無聞焉甚眾而誕者之爲反得不廢何耶

書柳子厚文集

靈皋方氏論退之永叔諸家之文當矣而深致貶於子厚爲失中子厚遭貶謫後文格較前進數倍其所與諸故人書惻愴嗚咽雖不足與司馬子長爭雄固是揚子幼之亞而靈皋以嵇叔夜方之非知言之選也辯列子以下諸篇雖使子長爲之殆無以過班彪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七

花雨樓校本

固父子所不能及記柳永諸山水及他雜文時出入屈原莊周崔蔡固不足多鄒道元之徒又寧足道耶子厚文士之傑其所論著雖不概於儒者道然亦往往有合者而詞特妍妙足以使人愛玩樂之忘疲蘇子瞻之於文事可謂能盡其才矣而晚歲於子厚集有偏嗜後之人可以思其故也詎得謂子厚非韓歐也而遽少之哉

書柳仲塗文集

宋柳開仲塗慕唐韓柳氏爲文尤高自許其所敬於

初月樓文鈔

卷一

六

花雨樓校本

書二典皋陶謨益稷禹貢洪範於詩正大雅商周頌餘若無難爲者今觀其文殊未爲盡善而歐陽永叔亦嘗推之永叔文於仲塗絕出奚啻倍蓰推之宜非實豈以當丑季文敝後如仲塗固已巍然出其類耶宋文至慶厯元祐間極盛矣然進而儕之秦漢猶有間焉況商周乎詩書聖人所錄學者非敢望也精求其義而已而曰我能爲之可乎

書大雲山房文彙一

吾觀竺乾氏之書恣睢暴悍無所顧畏直而不撓前

而不卻文之傑然者也。憚子居得之以言儒言而佐之以秦人之精刻，故雄悍舉無與比。然欲進而儕於詩書作者之列，則闕乎優柔澹逸溫純之美。其高者乃幾及於鼂家令之爲焉。鼂家令以刻覈之資治申商之學，非必專意爲文也。子居專意爲文而適焉。鼂家令之似，則固其性之所近而非盡由於學。非其性之所近而強學之，鮮有不敗矣。余謂漢人之文可師法者，無過劉子政。子政文端慤淵懿，足以徵君子之所養學之雖不成，不失爲謹厚士。無險厲佻薄之習。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五

花雨樓校本

其成者在宋爲曾子固，在明爲歸熙甫，在我朝爲姚姬傳，皆絕異乎子居之爲之者也。其與子居爲孰勝乎？非蒙之所能定也。世有推高子居謂其文直與韓退之竝之人也，固異乎榮古虐今者之識歟。而其於退之亦游其藩而已，其突奧則未之覩也。

書大雲山房文彙二

子居與湯編修書文甚工，論皋文語甚當。夫皋文世所推奉而信其說之不謬者也。然皋文其始以漢人之學爲賢於宋，猶不免於隨時俗之好以就名。後既

遷而爲濂洛關閩之說，則爲時無幾，而其說之存於著述者不少。概見嗚呼！天不欲使斯道大章顯於世耶？胡奪斯人之酷也。然而世之溺於功利辭章之習久矣。皋文卽幸而獲永其年，大聲疾呼以震發一時之聾瞶人之羣焉，推奉而信其說之不謬者未必如其始之爲漢學時。子居之論皋文當矣，而子居好己勝而自多其能，其才愈高而言乎質之近道，則皋文爲愈於子居。皋文之稱子居也曰：亦狂亦狷，亦隘亦不恭。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子居信皆有之。其狷而至於矜也，似隘其狂而入於肆也，似不恭。夫隘與不恭非夷惠之病，學夷惠者之病也。子居兩似之而自喜益甚，故卒遠於中行。雖然以子居之才而循循乎先聖賢之規矩繩墨，則橫渠康節之儔也。豈直爲文士已哉。

初月樓文鈔

卷一

六

花雨樓校本

讀呂氏春秋

先王之世，士之處於庠序者，無異學。其有智能才藝無不舉而揚之，周之季也。士不出於庠序而各以其所樂爲學，挾所有以待世而困於無資藉以施其用。

則咸思著書以自見於是百家之言紛紛藉藉而起夫呂不韋非端人也然身為秦相能招致賓客好文詞一時才智之士利其精養固勸趨之矣卽略法先王頌言儒效者憤於已之不得遇有人焉能材吾之所長而且爲籍之且爲布之亦何爲不以爲主而歸之耶呂氏之書固多出於道家言而中有精語格論雖儒之懋者不能過吾意七十子後散處諸侯之國者其畢集於呂氏乎使以其言施於治秦其有不長世哉而不韋固非其人也

初月樓文鈔

卷一

老

花雨樓校本

書果堂集

予往於陸中丞朗夫切問齋文鈔讀吳江沈徵士冠雲保甲論而善之爲書而藏之篋衍後觀青浦王侍郎述菴文集言少時嘗從冠雲問古文法因思盡得其遺書讀之道光二年春假館無錫薛畫水司馬臨湖之衙齋見架上有冠雲所著果堂集及羣經小疏意洒然如新獲良友焉冠雲少時以長洲何學士義門爲本師年二十五從儀封張尙書伯行講求洛閩之學旣應博學鴻詞徵至京師復與桐城方侍郎靈

皋相淬厲摩切故其文格端謹無譁囂浮侈之習長洲沈尙書確士謂可與歸熙甫代興元和惠徵士定字稱其爲文神似昌黎皆不免譽之或過然如禮記問喪篇後記能使爲人子者讀之愀然而悲瞿然而思卽不必詞之極於工而自足以不朽惟其當乎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而況其爲言之有文者與冠雲於時之言古文者推方靈皋沈師閔靈皋論文以左氏司馬氏之義法爲標準師閔則舉韓退之之文以明示著作之軌範謂左史法微退之法顯有志乎古者所宜以是爲先務故嘗取其文而論述之然靈皋久負重名故至今家有其書而師閔則無人焉道之者豈其老死深巖窮谷中惟求有以自盡而不欲人知之耶抑當時固有文名士大夫間而未及百年姓氏已若將泯歿不知其所講明退之之法果有異於人耶否耶而世之滅裂古法肆意以爲文者往往使人歎羨以爲不可幾及其故何也

書蒿菴集

濟陽張稷若先生邃於三禮之學爲顧亭林所推而

初月樓文鈔

卷一

老

花雨樓校本

篤志力行守朱子家法信乎以經師而兼人師者也
中庸論上篇謂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中庸一書禮
之統論約說其言至精至當無以易矣下篇謂孟子
之於齊梁一如孔子之於魯欲因以興文武之道於
周則不敢信以爲然七國兵爭民生之困已極而周
室之弱勢不可以復振當此之時有能拯民水火之
中行仁義而爲政於天下者斯則文武在天之靈固
欲舉天下而授之矣而豈必以改步爲嫌耶明乎此
而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與夫傳賢傳子之說無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九

花雨樓校本

不可以觀其會通而聖人公天下之心誠無所用其
委曲遷就硜硜守經之士恐未足以語此至其所爲
釋迦院記作佛語世儒頗病其未純吾觀稷若此文
在彼教中誠爲最得上乘義學佛之徒果能以是爲
修持之則不猶愈於服習聖賢之書而惟以計功謀
利爲心者耶

書曹曉亭詩卷

右古近體詩一卷長洲布衣曹曉亭之作也曉亭家
故貧而少失學年二十餘尙混跡傭保間後迺自知

讀書遂以經教授鄉里學不爲舉子業惟詩歌是耽
至爲同輩所訾警而治之益力曉亭性樸野足跡不
接乎貴人之門故世無有知之者惟仁和宋助教左
彝見而奇之頗爲延譽吳人乃稍稍知曉亭能詩左
彝之推曉亭也謂其詩得晉宋之遺以予觀之信左
彝非妄歎者矣方曉亭之從事於詩也獨唱而無和
妻孥皆竊笑之然曉亭不因以自沮而終克底於有
成可不謂志士乎哉夫左彝交遊滿天下乃能於寂
寞中求真士焉嗚呼其識過人遠矣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書王惕甫文集

唐穆宗時以工部尙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
相率爲詩送之韓退之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
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
不富之效舊唐書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
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
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宋洪景廬謂權乃貪邪之人
而退之以爲仁者何耶予以爲退之與權同朝必能
窺其隱而故爲此言以諷之耳退之稱樊紹述文爲

文從字順今紹述之文傳於世者極艱澀不可讀或疑紹述文從字順之作皆已亡逸是大不然當時文士固有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之說則知退之之故爲反言以譏之者決也近姚刑部惜抱軒文集中有與王惕甫書云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眞爲得其傳矣或者疑其言之過當予謂惕甫文未嘗無佳者而與熙甫無一毫似刑部之言用意與退之稱樊紹述者略相類後人觀惕甫文則自知之矣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文鈔卷一終

初月樓文鈔卷二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書

與張介軒書

介軒足下自來京師窮困益甚易曰困而不失其所
亨此大賢君子之事非德旋所能及然亦不敢不勉
聞之君子之學以為己也富貴貧賤則天而已天欲
富貴之人雖欲貧賤之而有不能也天欲貧賤之人

初月樓文鈔卷二

一花雨樓校本

雖欲富貴之而有不能也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德旋近日知好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文時時讀之覺
有所得前時所為古文今悉已焚棄俟他日更為之
當可觀且夫古之人不得志於時則思著書以傳於
後及其學之既成雖易以萬乘之卿相而不願也况
肯舍之為無益之求哉夫以德旋之有足下盍猶有
不知者而言之如此亦信足下知其志之非妄也不

宣德旋頓首

答從甥邵汝珩書

往年所作壽序一篇勉應足下之請本不足以言文

來書過承推許不敢當不敢當若云得有力者振之

當聲價十倍則與予私心甚不相合余生平願學昌

黎而於三上宰相書微有不足之意在昌黎汲汲

以行道濟時為務或不嫌於自進若自審無昌黎之

學而徒役役於貴人之門曰我將以行道也豈不愚

而詐矣哉故余自入都以來公卿大夫之門未嘗敢

以文謁也即有二三端人正士其識足以知之則其

力又不足以振之者也如彼有力足以振之者其識

初月樓文鈔卷二

二花雨樓校本

恐未足以知之也昌黎有云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
也然予既以知之而好之而樂之用不用豈所計哉
足下治經之暇當兼讀史用世之學吾於足下焉是
望願益勉之

與張皋文論文質第一書

昨過足下讀所著文質論一首議論筆力與明允相
上下矯矯乎振時之傑也雖然僕竊有疑焉忠信之
謂質而簡略非質禮樂之謂文而度靡非文文與質
必相為用然後可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商尚質周尚

文尙之云者猶言意之所貴焉耳非謂文質有偏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使商之質勝於其文周之文勝於其質何以見聖人治天下之大用哉故夫文質有偏重者皆其叔季之世之爲之也周末文勝時人求禮樂於玉帛鐘鼓而不知探其本故夫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以先進視後進則後進爲文先進爲質矣而其實夫子所稱先進乃文質彬彬之君子也此可以明尙質尙文之說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三代之後禮樂不興教化不行其病在於未始有文逮至老佛之徒出去其君臣棄其父子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天下之人樂其說之誕而從之則并不知有質矣足下徒知老佛之以其術愚民而民之樂爲從也曰此足以見民之惡文而欲反之質也其信然與其不然與足下之言雖未盡軌于理而文自卓卓可傳如曰吾之文將以明道也有一言焉不衷於道則文密不傳則非僕之所敢知也足下之才與學僕所望而不及者抑心所謂疑不敢不告也書此以問

足下并質之子居其必有以教我幸賜裁答不宣德旋頓首

與張舉文論文質第二書

舉文足下僕見足下前所著文質論詞旨深遠猝難以明輒敢疏其所疑以相質欲因以暢引足下未發之旨蒙賜答書所以教僕者甚詳而至僕學淺識卑卽欲有言以益足下譬猶挹勺水而注之河其不足當有無之數也明矣懷不能已復有所陳伏賜覽觀焉足下之論大旨以爲禮樂者道之器文質者禮樂

初月樓文鈔

卷二

四

花雨樓校本

之情範其過中不及而一於道所以教士視其將入者而防之視其既敝者而矯之所以爲民故其勢不得不偏重夫聖人之教人也以身先之故不令而行未有岐教士與民而二之也如岐教士與民而二之吾不知聖人之所以自爲者奚若也從其教士者耶則是未嘗偏重也從其爲民者耶則是聖人乃自處於過中與不及也而豈其然哉又云偏重而既至其平則聖人又將有變焉不幸而無聖人則其重遂日積而不可止此又僕之所大惑者也夫既至於平是

一於道一於道是胥天下而為文質彬彬之君子矣
 謂非聖人之所大願乎哉曷為乎又將有變焉也在
 足下之意固以為視其將入者而防之也然試思商
 周得天下之初其時文質果已至於平而聖人從而
 變之與抑不免於偏重之為之患者與僕云忠信之
 謂質禮樂之謂文而足下非之在僕則固自有說子
 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傳曰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
 而言禮樂則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僕之為此言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五

花雨樓校本

未嘗鑿於孔孟之旨也先進之於禮樂以忠信為主
 而禮樂輔之以行故文質得其中後進之於禮樂則
 徒襲其虛文而無有忠信以為之主故不可從也足
 下又何疑於先進後進之於文質哉且尚文尚質云
 者聖王當日不過流示之意焉耳豈嘗囂然自號於
 人曰我尚文乎尚質乎夏商之政其詳不可得而考
 矣至於周則周禮儀禮其書具在也子曰周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
 史夫以夫子之聖而曰從周則非從其勝質之文可

知也吾以是知非周之偏於文也周非偏於文吾又
 以知商之非偏於質也蓋質者百世不可變若夫文
 則因其時以斟酌損益之而使之稱於質斯已矣足
 下無泥於一質一文之說也君子之立論也定一意
 焉以為之主雖百變而不離其宗而要之在使人可
 信足下之意大要以周之衰民敝於文自周以來天
 下之勢未嘗一日不欲反於質特無聖人以善其後
 故使異端得以乘其隙夫老佛之道矯於文而喪其
 質者也矯於文而喪其質者之足以為天下害也如
 是而足下猶云矯枉者必過其直母乃強焉以口給
 禦人而自忘其說之頗乎足下云吾之所謂反質者
 固將從興禮樂始由足下之論言之如此則甚似而
 幾矣然反質云者對民之敝於文而言也後世之民
 既相與自去其文尚何反之足云乎且夫君臣父子
 固不可即以為質而舍君臣父子則又別無所以為
 質質之不存文將焉附也質先而文後此自古聖人
 不易之定說也佛老去君臣棄父子尚得謂存其質
 者耶吾之以民之從佛老為不知有質者其說如此

初月樓文鈔

卷二

六

花雨樓校本

而曷嘗與禮樂爲文質耶僕於道茫乎未有得者足下望僕講求其非以趨所是僕故不敢自退伏願詳察而審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不宣德旋頓首

與惲子居書

子居先生足下伏維比日政履綏和侍奉堂上安吉欣慰欣慰德旋自舉文南還後益落寞無所向近與族子子方同主西華門外李員外家惟朝夕以誦讀爲事時之人未有能知德旋者德旋亦不願人知也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竊嘗以古之賢人雖交滿天下其號爲知己者不過數人然得此數人者知之愈於羣天下之人知之也今使羣天下之人知有德旋而足下及舉文者乃反鄙夷而不屑道則雖羣天下之人知之如未嘗有知之者也今德旋幸爲足下及舉文所知矣雖時之人未有能知德旋者德旋固以爲愈於羣天下之人知之也足下前在京時以孟韓之學爲己任及今從政務益推而大之斯德旋之見知於足下其爲幸愈不淺德旋雖不敢自謂於古有得但心竊志之久矣古

之道不譽人以求悅已故敢進其說如此也足下其亦詳察之不宣德旋頓首

上百菊溪先生書

某月日吳德旋謹奉書再拜言奉天府大丞菊溪先生閣下往年德旋假館垣園侍御家側聞閣下好善而忘己樂推引後進之士因竊自念生平所得不後於人宜可以辱閣下之知者然不介而見古人恥之是用不敢執贄以求進見於左右其後閣下來侍御家適相值因得望閣下之光輝聆閣下之言論身處

初月樓文鈔

卷二

八

花雨樓校本

卿大夫之位而與卑賤士相推讓若等夷然抑抑乎得降階之道雖德旋固以爲閣下今之古君子也古之君子其與入也不妄與必見其所可與者其棄入也不輕棄必見其所可棄者德旋自幸爲閣下之所與而竊喜其學之果將有成也李翱感知已賦序有云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譽則如不知譽而不能深則如不譽深而不能久則如不深久而不能終則如不久閣下始見德旋所爲詩以爲不違於古乃敢益進其所有而閣下譽之不容口語人曰

吳德旋今之韓愈孟郊也是不惟譽之而已抑可謂深之極至者也德旋之詩實下古文遠甚而閣下猶譽之之深如是豈於其所為古文而見之而不知知而不譽譽而不深耶然而不久抑不終者何耶毋乃見其外而未見其內也德旋之從事於古文而篤好之也不惟其詞之異於今之謂亦將因以有得於道焉耳守其道不肯自貶以求合於世此德旋之所以志也閣下自始識德旋以來至於今亦嘗見德旋有求於閣下否耶未有也而今者閣下之於德旋若惟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九

花雨樓校本

恐其有求於閣下也德旋如欲有求於閣下必且朝登閣下之堂莫入閣下之室請之勤而不已也而德旋豈其人耶人各有能有不能習軟熟工語言以媚夫人之耳目者則非德旋之所能也且閣下既以知德旋而譽之而深矣其思所以拔而起之也固不應俟德旋之求者果求焉又非道也德旋辱閣下厚知故不敢不以古君子之道待閣下故略陳鄙意并以解閣下之疑計不以為犯伏惟俯賜照察幸甚幸甚不宣德旋頓首

答惲叙之書

叙之足下頃讀來書知足下愛我之深也幸甚感甚德旋生二十有八年矣中間更歷憂患遂至廢學即偶有知識不過獵取浮詞已耳入都來交惲子居張皋文始知所以讀書為文之道深思而力取之乃稍稍有得焉思之既深如有古人立於吾前也而及其注之於手也如不知有古人也若此者其亦足以自樂焉耳矣昔韓子因文以見道德旋竊有志焉而非果遠以為能至也果至矣則貧而富也賤而貴也人爵安足為我榮哉足下學博而守約必有先我而得之者至來教云云則敬聞命矣不宣德旋頓首

初月樓文鈔

卷二

十

花雨樓校本

答張皋文書

皋文足下前往近著雜文四首來書過誤有以奇之且欲以此事相推讓甚非所宜德旋嘗謂文章在天地間自有定論千萬人譽之不為有餘千萬人沮之不為不足今得足下稱許則又以自幸非自以為有餘正貴知我者希也足下之文與明允子固相上下其去昌黎一間耳若德旋所為文去歸熙甫尚遠何

敢望入昌黎突與但生平志鄉實在於此故聞足下之言不能不幸而自喜也德旋應科目爲時文疾世人之滅裂古法而以剽竊塗澤爲工思欲少存先正體格於今日其見擯棄所謂求而得之也然使昌黎復生於今之世其肯爲彼之所爲者哉德旋居京師二載窮窘迫蹙無以自存不知者至以相訾訾伏自思念性不喜諂佞惟好孟子韓子之文欲得彷彿其萬一故其開口議論多與今世人不相合而足下願亟亟稱道之如此此所以道愈高而困愈甚也在此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鬱鬱甚無聊迫欲南歸然歸亦無所得食近楊子靖相延教其幼弟且暫畱行俟開歲後徐圖之耳今以往陸以寧哀詞一首文甚草略不足觀但欲令足下知斯人之不幸也歲暮苦寒惟爲道自愛不宜德旋頓首

與于竹初書

竹初足下德旋始聞足下在京師十餘年刻意讀書爲文以求道心甚慕之其後與足下相見益信足下非庸衆人足下亦不以德旋爲不肖引與爲友欲相

期切磋以造乎中庸之庭足下之待德旋厚矣德旋之與足下交深矣未始見足下之有大失也但覺足下於不相知人似乎尊己過甚者夫君子之尊己也尊其內而已其於外固未嘗尊己而卑人也君子以仁義忠信爲主而文之以禮樂禮主乎敬樂主乎和能敬且和無適而不可足下有端慙之資而不能隆禮和樂甚爲足下不取也且足下果已至於古之賢人與則賢者不做其猶未至於古之賢人與則當思其所不足而勉焉以赴之循循焉而履之烏得以慢易爲哉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四海之內大矣疎與親其不可混而同矣而曰皆兄弟也此子夏之言過也其曰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此則夫子之緒言宜日誦而日思者也朋友之道善則相勸過則相規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則失人足下有過而德旋不能規卽足下無樂乎與德旋爲友而德旋亦將有失人之累是以不敢不盡言於足下足下誠能聽其言而加省察焉因克治焉德旋且以足下爲師非直友之而已幸甚幸甚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不宣德旋頓首

答張翰風書

承惠書若文知足下毅然以興復古道爲己事幸甚幸甚來書詞旨甚高而其問之下而恭則非僕所敢任也僕少攻應舉之文本非所好而窮居僻陋又無良師友道之於前徒以己意爲之成卽棄去亦不復措意年已二十始知讀古人之文心竊好之以爲學者當學爲如是之文也學之未幾出以示於人人或謂之能矣然取古人之文讀之終覺其不相類則又幾欲廢然而自返年二十六游於京師與皋文悔生之徒切磋砥礪日有進益凡所爲文於古人立言之序似能十得五六而所謂明體達用之旨則概乎未有聞也自京師歸後家居荒涼謀食無暇六經三史茫然不復記憶應舉之文雖心益厭之然又未能絕意不爲間亦有所撰述而牽牽應酬之作又從而破壞其體乃益自歎其才識之卑闇而古人之爲不可及也足下負瑰瑋絕特之資而又嘗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胸中之所蓄日以闕大故其言切實而疎通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但力爲之將不至於賈生晁錯之爲不止介甫子固之倫豈足爲足下難哉至如僕者徒能知古人之成法而言不適於實用譬之無源之水其涸可立而待也乃欲引而進之古作者之列僕誠不自揆亦知足下之言爲過當矣雖然承足下之問敢不誦其所聞夫爲文之道至繁而不可厭也至簡而不可議也立意爲主以修辭爲輔辭所以達吾意也是故意未盡也則長言以申之又未也則詠歎以足之意盡矣益一辭焉不得也繁其所當繁人以爲太繁吾勿之病也簡其所當簡人以爲太簡吾勿之病也孰信乎信乎古而已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韓子曰其觀於人不知非笑之爲非笑也夫而後可以有所立矣足下旣以抗志希古而欲擇所從入乎司馬子長韓退之之文具在日取而讀之其可也其他俟相見時更論之不宣

初月樓文鈔

卷二

四

花雨樓校本

與林仲騫書

仲騫足下僕自辛酉之春獲與貴郡諸君子相接諸君子不鄙夷其譎陋收而納之交遊之中此僕之幸

也僕往時見少卿文極心折之竊以爲今之號能爲
文者自桐城姚刑部吾郡張編修外此最其卓卓可
傳者矣足下之文淵源於宋南渡諸家而上追廬陵
南豐之遺軌持是以往將無以測足下之所至也足
下論文不尙摹擬是也然而摹擬之說亦未可厚非
也永叔之學子長介甫之學退之彼固未嘗句模而
字放之而其行文之軌轍各有所從出焉豈漫然任
意而爲之哉慎齋記謹撰就今錄以往未知於足下
之意有合焉否也少卿屬爲其文集序僕愧不足當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五

花雨樓校本

此任然不敢辭且不敢過推作者不斲人之知奚取
乎炳炳烺烺以爲誇耀也書不能盡意惟爲道自愛
不宣

答李心陔書

得手書審比日起居住勝至慰至慰僕前簡專與足
下論書而足下以此末事不足道意欲務其遠者大
者焉識議卓然甚偉然抑有說焉夫苟立德如顏曾
固無所藉於區區之藝事下此則必思擇一藝以執
之樂之終身而不厭蓋有所託以自娛卽外物至不

以移吾好其於養心之道未始無小小裨益也然僕
之所見亦淺矣非所以待足下也鄉試事雅不欲復
與吾方求爲可知者而不得尙安能望人之知哉承
問不敢諱也鹿籽到清源必能詳述近狀故不多及
履茲春和惟倍萬自愛不宣

與孫庶翼書

得書知不以予言爲過當而欲終身從事焉此以見
吾賢好學之心甚盛甚盛但恐前所言專爲矯枉救
弊而設未必遂爲至當之歸也賢輩見稟承庭訓而

初月樓文鈔

卷二

六

花雨樓校本

予輒進其迂愚之說蓋自恃其一日之長而不知已
陷於非禮之罪惟略其迹而取其心或者可以見諒
於知己耳窮居僻壤不與四方賢士大夫相接惟九
月初一入城中與次陸季方魯野諸人相聚數日而
已中秋節前三日周保緒自山東歸時運河尙乾涸
舟楫不通在鷓園一宿而去晚間接其議論疊疊逼
人以彼之才固宜不肯俯就繩尺若予之無所可用
決不敢與海內英賢較短長也程子香篤信程朱趨
向甚正然守之太拘亦疑於隘而不廣當知同乎我

者之未必皆是異乎我者之未必皆非烏置薰蕕冰炭於吾意中哉信道宜篤執德宜宏堂堂乎張固亦聖門之高第弟子也和順積中則英華之發皆道德之輝是所望於來者耳不宣

與程子香論大雲山房文彙書

前往惲子居大雲山房文彙頗悉心究其利病否子居文有得於遷固之雄剛然頗似法家言少儒者氣象上秦小峴按察書乃絕似戰國策唐以後如此等文甚少也其言云仲倫之於道也儉此語誠中吾病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其言仲倫達心而懦此非知子者子性實剛介持不喜與人競是非耳豈遂懦哉其論王惕甫謂惕甫強有力而自恃又云惕甫之於道也越此二語恐子居亦所不免惕甫或較甚耳古之學者厚於責己而恕以待人故其氣和其詞婉自明以來文士不知此義而好貶人以自高故其矜情勝氣時時流露於楮墨間去孟韓溫醕之境遠矣或謂子居文似毛西河子以爲西河冗雜子居高簡有法相懸不可以階級計但詞氣特相近耳然使子居和其氣婉其詞其文未

必能若是之雄且傑也使子居能和其氣婉其詞而其文仍若是之雄且傑不且將差肩於子長退之而陵轢孟堅子厚矣乎然今子居之所就固已在持正可之上而方之明允介甫猶爲未足焉吾之文位置當在震川望溪間固子居之所甚不滿者而子居之文予亦以意量其高下如此此千古之事豈一人之私能軒之而輕之哉大弟究心斯事久矣其以予之言爲何如也不宣

復路質軒書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質軒先生足下得書知起居住勝甚慰承委作尊先公墓表不敢辭謹撰就今錄以往幸教正之德旋嘗謂友朋中惟足下與景樞能見古人大意景樞幸得時相見親言論而與足下隔不得亟見以爲恨德旋於朱子象山河東姚江諸大儒之書亦嘗博觀而詳考之願自以心雜不專不敢遂名其學昔人有云一自命爲文士便不足觀殫一生之心力以求爲不足觀之人而猶未必得殊可浩歎十數年來更好書學小技識趣愈卑方甚有愧於足下而宜爲足下之所

閱今足下復藻飾之是重益其愧也乍暑珍重千萬不具

與王守靜論大雲山房文彙書

子香歸得手書二藉悉近狀甚慰遠懷與子香論大雲山房文彙書因子香之問而及之耳不欲傳聞於人也子香與足下觀之過矣足下欲書此文而藏之抑又過矣無已則請得與足下申論之僕於文所見與子居異子居爲文氣必雄厲力必鼓努思必精刻而僕所深好者柔澹之思蕭疎之氣清婉之韻高山

初月樓文鈔

卷二

花

花雨樓校本

流水之音此數者皆子居所少然子居文固遠出雪苑勺庭諸公上其字句皆經鎔鍊淘洗誠爲得力於周秦諸子之書非苟作者然亦但可謂之文而已若謂道卽因之而見恐矜氣太甚未爲得中道也至其論文之語則僕往往求其解而不可得子居以爲古文其體至正此語恐非是經史子皆文也安得別有所謂古文體乎唐宋人文集中亦有言古文者對當時場屋中取士之文言之非別立一體以爲古文之式也其言不可盡不可餘吾不知其所謂盡以何人

之文之體較之而謂之盡其所謂餘以何人之文之體較之而謂之餘也子居述安溪先生言謂古文韓公後介甫得其法而子居推其意言之則自歐陽文忠公而下均有貶詞似古文之體當以韓公爲正矣而子居又嘗以爲文必宗經唐宋人作贈序是謂不經贈序韓公之作最佳而子居一筆抹倒則又似不以韓公爲正究不知其所謂盡以何人之文之體較之而謂之盡其所謂餘以何人之文之體較之而謂之餘也夫經史子皆文文固不始於韓公僕竊以爲有文字來當以虞夏之書爲文祖虞夏之書簡而易明殷盤周誥何其爲之難也言之又何其嘵嘵也殷周人已不能得虞夏人作文之法而況於戰國之世道術分裂諸子百家之紛紜雜出者乎而又況乎唐宋元明諸人之各名一家者乎欲以一律繩之難矣子居之論震川也謂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詞必近以是爲震川之失夫謹莫謹於春秋春秋將有失耶置詞之近莫近於論語論語將有失耶以震川之文較之聖人之爲言其淺深大小高下誠不可以同日語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然其所以不可同日語者當別自有在而非謹之失與置詞之近之失也故僕又以爲下六經之文一等者司馬子長之史記是也史記文無美不具自茲已降卽不能無少欠缺以此人之所有傲彼人之所無無不可者子居以其雄厲之氣鼓努之力精刻之思傲廬陵震川諸君子諸君子必俯首而願爲之屈而諸君子以其柔澹之思蕭疎之氣清婉之韻高山流水之音傲子居之所短子居能無避席乎僕於古人之文好而學之二十餘年矣近以饘粥不繼方汲汲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與程子香書

不相見近三月矣所業更有新得否夫文雖小技然君子不敢以苟爲之且不朽有三立言居其一言無文則行不遠故必慎其所從入之途所從入之途不

慎後而悔焉舊染之習未易忘也上者自司馬子長韓退之入其次自柳子厚王介甫入又其次自歸熙甫方靈皋入自子長退之入者長於奇變然慮其形具而神不屬也自子厚介甫入者長於幽邈然慮其多爲作而晦且詭也自熙甫靈皋入者長於渾樸然慮其狃於近而識不遠也惟其美之襲而慮周焉斯謂善學古人矣夫如是是豈可以苟而爲之哉且吾聞之曾子之言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柔闇之質其失也多鄙鄙之病恆在辭高明之才其失也多倍倍之病恆在氣太史公曰擇其言尤雅者此所以遠乎鄙也柳子厚曰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此所以遠乎倍也退之論道之文宋人以配孟子雖未必果爲定論要之不與文士爲列也自子厚習之永叔以下諸子近而至於熙甫靈皋姬傳其文皆有獨至之美而人之好尙不可強同或子或奪優劣分焉非其文之有優劣也余愛讀歸熙甫姚姬傳兩家文每一展卷覺馥郁之氣在於滿室此豈可爲不知者道乎明允子居之文有高古直逼先秦者豈不亦使人可愛然決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不可專學專學則氣矜寡而近於倍茗柯集有爲作
然淵雅近西京擬之議之乃成變化子雲子厚蓋亦
於斯不廢焉聞見錄比續成一卷到家後更商榷也
少萼近讀何書觀熙甫文有入處否書到可竝觀之
不具

與張翰風書一

德旋再拜翰風足下比者聞諸道路之言謂足下頗
留意聲色之好德旋於足下未能聞流言而不信若
果有之甚非德旋之所望於足下也足下少年時未

初月樓文鈔

卷二

書

花雨樓校本

嘗有此今年近六十宜益以道德爲後學楷模不應
更蹈少年子弟之過飲醕酒多近婦女爲樂彼憤而
爲之者吾無責焉今聞足下尙不忘用世之志尤不
應有此德旋賦性疎簡於素所交遊平時不苟通書
問以爲道寒暄敘契闊世俗固以此爲重然非所施
於吾友故不爲也想足下亦同之自以少喜爲文學
之幾三十年今大江南北亦頗有知德旋能爲文者
然所遇當世知名士率未足與深言文故嘗與敝門
人程子香言同時人能深知德旋之文者張編修兄

弟耳編修旣歿之後德旋必以足下爲文章知己第
一故於足下之過雖得之傳聞而不敢不規彼此不
作循常通問書而今德旋之所期於足下者甚切深
足下其必有以報我幸甚不宣

與張翰風書二

正月中於儲吟筠許得手書讀之知足下果寓意於
物非留意者德旋慮足下放不知止而遺書相規淺
之乎視足下矣然德旋終願足下益慎所發也德旋
比成聞見錄十卷快意處彌近子長德旋非妄自譽

初月樓文鈔

卷二

書

花雨樓校本

者惟足下能信之耳劉海峯云爲古人之文已爲一
世所不好爲古人之人將爲一世所不容今以一世
所不好之文而爲之者幾爲一世所不容之人而尙
冀傳之通邑大都有相與披吟而贊誦者乎亦祇藉
以泄其窮老鬱勃無聊不平之氣間與一二友生抵
掌談說以爲快而已德旋願足下益慎所發乃以爲
知我者之報足下果能屈已遜志聽受其言繼自今
真可以聞流言而不信矣叔獻見受經路質軒之門
質軒文學行誼皆過人可師法也黃君修存詩文力

追古作者與晉卿彥聞諸君交舊足下亦宜聞之今者因其入都應試屬問起居惟爲道自愛不宣德旋頓首

與張翰風書三

修存歸得手書竝詢悉起居無恙意亦良慰然此非爲足下賀貧之時不能不爲足下生憂貧之念如何如何伏承肆力書法務自撝謙而拙書乃蒙見寵絕可憐矣德旋少年時篤好韓退之詩文見退之有性不喜書之言卽亦絕不措意三十歲後有所激發於

初月樓文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爲書亦甚嗜之而在儕輩中質最劣然以質之劣也而思之較深於古人之所以離合得失實能心知其故但運之於手不能如吾意之所欲出耳至其爲之道則有說焉大凡物罕則見珍多則生厭羣天下庸耳俗目以爲佳則高識者望而卻走矣何也以其多而生厭也然方其始曷嘗不見珍哉蓋見珍於一

矯枉者必至過正則得在此失亦在此故入主出奴

之論日出而不窮固皆高識者之爲也今惟用吾果

敢之力寄吾澹泊之思發吾高遠之趣以與古人相

遇於神交寐寤之中而其誰之似誰之不似皆姑置

焉世有知我者吾則與之相娛世無知我者吾則以

之自娛幸而天假吾年則成吾學而不虛所願未可

知也不幸天不假吾年卽虛留此願亦未可知也足

下所爲分書已足跨越當世降而爲行楷行草卽不

能遽到古人豈至有愧於今人耶慎伯書信能自樹

初月樓文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立而不免求之太過於自然之境猶有間焉德旋謂其截長補短可竝諸域而未到華亭者爲此也時中幸不惜貶損手教并詳述近狀以慰遠人之思天寒惟珍重不宣

與陸祁孫書一

祁孫足下德旋與王守靜論大雲山房文彙書所言未必盡當而子居之論震川實亦未當也論震川之文者以方望溪爲至當望溪謂震川文號爲雅潔然猶有近俚而傷於煩者傷於煩乃其不謹之病而豈

其謹之病與置詞之近或卽指其近俚處則子居之言爲無漏矣而說之不明且其弊非生於謹祁孫過信子居而援孟子論夷惠之語以爲子居論震川文之謹與近猶之論其人之稍隘稍不恭而德旋折之以莫謹於春秋莫近於論語猶之乎言莫隘於伯夷莫不恭於柳下惠則益非篤論隘與不恭學夷惠者所必有之病謹與近豈學春秋論語者所有之病乎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孟子之言無可議者假而曰春秋之文謹論語之文近謹與近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君子不由其文可乎不可乎其不得援以爲比者一也文莫謹於春秋莫近於論語此說之可通者也人莫隘於伯夷莫不恭於柳下惠此說之不可通者也其不得援以爲比者二也震川之謹非春秋之謹震川之近非論語之近德旋與守靜書中固已言之謂其誠不可以同日語然其所以不可同日語者當別自有在而非謹之失與置詞之近之失固未嘗謂震川之謹卽春秋之謹震川之近卽論語之近也且文固有言之似平近而旨實高遠者矣論語之後周子

通書是也通書謹於文者也程子易傳是也易傳謹於文者也亦有言之似深刻而旨實淺陋者矣鬼谷子是也其他戰國諸子益多奇肆之作而合道者鮮然其文未嘗不佳宋元明儒者語錄往往依附於道而不足以言文文之佳惡有時不盡係乎道之離合而要不得以謹於文爲文之病夫文言也傳曰庸言之謹又曰有餘不敢盡言易有餘而不敢盡是之謂謹今日以謹失之則其說決不可以示教而德旋之所必不敢附和者祁孫乃謂德旋之文有意與子居相難而作豈其然乎德旋性不喜與人競是非而祁孫識解異於恆人德旋素所愛重者也若但以不喜競是非置之非心之所安也祁孫得書後幸不惜往復以盡所懷講去其非以求是德旋非祁孫之望而誰望焉秋涼體中得毋苦否千萬珍重不宣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與陸祁孫書二

得手書曠若復面承示七家文鈔敘二首皆佳適文自南豐新安而後必以震川爲最雖其集中牽率應

酬之作存者過多不能無失然就其佳者論之氣韻實近子長又東坡晚年與諸故人書無意於爲文乃真天下之至文震川敘記文時得其意然而知之者鮮矣德旋少年時學爲文但知愛退之介甫二家於此等文不甚留意直以爲平淡無奇而置之耳遵巖步趨南豐已覺板重不及新安之自在荆川又其次矣然吾鄉先輩之文有出荆川之右者耶故疑于居皋文竝是開闢以來吾郡文人中所未有之品但遂以爲能掩跡子長退之則尙未可耳夫謂荆川遵巖之文之不足與震川竝乃德旋所見如此而非欲強人之我同也學者之病莫患於強人同我王荆舒所以禍宋亦只受此四字之病吾輩今日正宜時自檢點拔此病根義理無窮文詞亦義理所寓敢輒自許爲定論哉彭秋士敘事文簡潔似陳承祚而妙處猶當勝之然自吳門數子而外竟無有能知其姓氏者今得祁孫及畫水先生表章之幸矣德旋嘗謂士之爲學未必無意於後世之名亦不必皆有意於後世之名若夫仁人君子之用心則閔其爲之之勞而欲

使之有聞於世乃所以爲學者勸也祁孫能病不廢學貧不求財此德旋之所企而羨也德旋比來衰颯殊甚右臂鎮日作痛雖欲日暮炳燭勢將不及惟遇近人詩文集則繙閱一過有可入吾聞見錄者錄而藏之如是而已向亦頗以季次原憲之節自勵然有饑寒切身之憂亦恐不能無求於當世雖陶公乞食不失爲廉然已覺與初心相刺謬矣祁孫將何以幸教之程子香從德旋學爲文似亦已得塗轍但其所處之境亦潦倒不堪未知能竟其業否也清風戒寒惟慎自愛不宣

與陸祁孫書三

得十一日手書知七家文鈔有改爲劉姚張惲四家之說鄙意頗不以爲然梅崖故有文名士大夫間德旋舊嘗以梅崖文質之姬傳先生疑其可竝皇甫持正而賢於孫可之姬傳先生亦以德旋之言爲非謬也士爲文足稱韓門高弟斯亦可矣今其文集雖未能盛行而名尙不爲甚晦惟秋士名絕不顯故宜表章之耳然梅崖秋士或可去而望溪必不可去去望

溪卽不成書且甚有似於續二十四家文鈔後者此尤必不可之故也夫彼二十四家之文惟望溪爲能得古人之正傳自望溪而外固亦有於法較近者矣而蔑棄規矩蕩無繩檢者亦得濫名於其間乃世所豔羨或反在於蔑棄規矩蕩無繩檢之爲而其於法較近者又未能上追唐宋諸賢爲深心嗜古之士之所祈嚮若非於二十四家中特表望溪以自異於庸耳俗目之見則何以解於不爲二十四家文鈔之續哉爲二十四家文鈔之續則於劉姚張惲諸君子非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曰榮之適以辱之耳足下幸以此意達之畫水先生可不再計決也梅葛君四月中北上道出揚州德旋於友人家會一見之不知其所爲文何如旣云與足下相伯仲則固難其年而甚可畏矣德旋於古人之學志焉而未逮遇少年才俊士輒自生退沮之色亦由實不副名益增忸怩耳然幸嘗獲侍賢士君子之側聞其緒論而深求力索於子長退之之義法竊自以爲能知古作者之意故於二三知己之前不肯自掩其愚必盡吐其中之所欲言者而後快足下文條

達似北宋諸家能少加鍛鍊使略近唐人則且誰之不如乎異時有於七家之外廣之爲八家爲十家者孰且能遺足下乎吾家曹州之亡固可悲悼然足下年已及艾哀樂之感不宜過情乍寒惟倍萬珍重不具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文鈔卷二終

初月樓文鈔卷三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編

序

贈汪企山序

世之號爲士者生六七年則就師學師授之四子書
讀未竟則授之經經凡五曰易曰書曰詩曰禮記曰
春秋讀或三經或二經魯者或讀一經則雜取左氏
傳國語國策史記漢書唐宋八家文百數十篇授之

初月樓文鈔卷三

花雨樓校本

讀未竟也又取所謂時文者而授之則又擴其時文
之所謂名家大家者勿讀而就當時縣試府試學使
者試文之中程式者號曰考卷鄉試禮部試文之中
程式者號曰墨卷而授之師曰若熟此則可以取科
第矣弟子亦曰我熟此則可以取科第矣果也上以
此求下以此應得之者皆此術也吾友汪子企山績
學幾二十年四子書自朱子集註外諸說無不講也
五經內外傳皆了然於心與口及其爲文一以先輩
大家爲法與時之所以得之者異故屢進屢躓或勸

之曰子宜改是企山曰靈主試者之不吾錄吾之文
則不可以詭而遇也於戲企山之賢於人遠矣抑予
有進焉古聖人賢人之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者四子五經之書備矣是故古之學者未嘗汲汲於
求人之知也有司不吾舉則思所以修其身而齊其
家者奚若其有知之者則舉而措之於國於天下而
無疑夫是之謂士充企山之志其不可以進于是與
如不及此而徒曰吾正吾文則與世之詭其文以求
遇者其爲賢也幾何

初月樓文鈔卷三

花雨樓校本

贈于竹初序

予始入都交汪企山企山爲予言吾邑人之客于京
師者有于震竹初好學志古之士也其後因企山以
交於竹初接其人温然其容之粹也讀其文油然其
光之幽也竹初爲時文以徐思曠羅文止爲宗凡爲
時文以取科第而已二子之文非苟悅於時人之目
者也竹初何其好之異與竹初曰吾之爲此非欲以
苟悅於時人之目也將盡吾力之所至而爲之以傳
之其人焉余雅不喜爲時文卽爲之亦不足觀竹初

見予文則甚好之以爲大有類于徐羅也余於時又無所好故無所學竹初以爲徐羅之似予不敢信也余之所好固有異乎竹初之好也古之人有韓愈氏者其爲文也原本乎六經學孟荀卽孟荀若也余讀之而好之古之人有曾鞏氏者其爲文也原本乎六經斟酌于太史公劉向學西漢文卽西漢文若也余讀之而好之好之而不已故學之也力學之而不能及故好之也益堅雖然將盡吾力之所至而爲之力之所能余不敢懈也力所不能今亦無如何也竹初

初月樓文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爲時文不以苟悅於時人之目加又能舍所好而進于古則余也請從而後矣

送惲子居序

五十九年惲子居以咸安宮教習期滿謁選得浙江之富陽縣余年十五六時識子居於家及來都與子居交益親子居之友張皋文予師友也予之學爲古文得子居皋文兩人爲助於子居之行其能已於言邪德旋聞之古之君子其學也學其所行其行也行其所學唐宋人如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

之徒以古聖賢人爲師其發於言爲文章美矣善矣而施之政事多可述者不徒以言之已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今子居之于學其果優乎否邪若猶未優則學固未可以已也如曰吾已仕矣學非吾事也則吾未敢信爲仕之獨優也往年臯文作吏難四篇言曲而中極爲子居所賞今其爲之也于臯文之言者實能體而行之吾見富陽之民之蒙其澤也子居行矣余何以告子居哉曰信以爲本敏以出之寬以居之廉以守之斯於仕與學也思過半矣

初月樓文鈔

卷三

四

花雨樓校本

贈戴生序

戴生從予學毛鄭詩既受讀進生而告之曰蓋聞君子之于學也非徒習其詞而已必求其解焉得其解必通其意焉不通其意如不得其解而已不得其解如不習其詞而已昔孔子之教人也莫先于詩詩之爲用始自男女居室之間推而極之至于美教化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而其本在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故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爾之事父遠之事君豈虛也哉學者讀孔子之書以探孔子之

道習其詞矣進而求其解得其解矣進而求其意苟至于通其意則性情得其正事物得其理本身以敎家而由家以達於國由國以達於天下無所施而不當矣今生之學於詩也將徒習其詞而已邪抑將求得其解而通其意邪求得其解而通其意也則無欲速無作止優而游之饜而飫之吾未見有久而不獲者也生曰弟子不敏乃今日聞命請事斯語矣遂書以贈之

送陸以寧南歸序

初月樓文鈔

卷三

五

花雨樓校本

乾隆六十年大挑天下貢士陸以寧得校官將南歸以俟選以寧吾邑之名能詩者余始未識以寧固已知有以寧之詩及與定交都下復爲序其詩以傳以寧又甚矜予詩予未之敢任雖然以寧之待余也厚於其歸也不可以無言請仍與之論詩周詩三百篇詩之祖也作者類皆當時之賢人君子聖人刪之以定爲經故其敎主於溫柔敦厚然而其失也愚夫詩豈能愚人哉亦愚者之自失焉耳以寧通左氏春秋旁及諸史明于古今治亂得失之故其爲人敏而善

悟愚非所慮也然于溫柔敦厚之道或者其未盡乎今以寧之歸也誠益治其詩以進求所謂溫柔敦厚者而從事焉涵泳乎國風陶鎔乎雅頌使心氣和平優游夷愉以之爲己則舒而安以之敎人則巽而婉道德之歸也有日矣然則以寧尙勉思于其所未至者哉

送楊子揆序

余之獲交于子揆也以其師張君臯文臯文與子同志于文者而子揆從而學焉故其視予也如其師臯文之十一月子揆奉其太夫人命就昏湖北宜昌將行而求余文予不可以默子揆文甚高行甚稱文其於古聖人垂敎之言慮無不深思而得其意者余姑述之而子揆聽焉可也禮始於謹夫婦孔子刪詩而以關雎爲首明夫婦之道也和而敬摯而有別其至矣乎傳曰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男帥女女從男故古

初月樓文鈔

卷三

六

花雨樓校本

之君子未有不以身敎也其在易家人之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敎在初法在始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刑于寡妻而著於外也其義歸於反身所以反身

者無他焉敬之謂也子揆學古者也故余之言云然
贈徐魯培別序

仁義生而有者也爵祿非生而有者也天生人而與
之以仁義之道其能保而不失者寡矣至於爵祿則
敝敝焉以求之求之而不得則曰天之所以與我者
薄嗚呼仁義厚邪爵祿厚邪與之以仁義不能保而
惟爵祿之是求亦見其惑矣吾友徐君魯培居京師
十餘年未嘗戚戚於貧賤也未嘗汲汲於富貴也其
于仁義雖不能盡合然而盡其力以求合者也屢見

初月樓文鈔 卷三 七 花雨樓校本

擯於有司而無怨言魯培于是乎賢遠于人余留都
下三年矣與魯培相得歡然無厭也嘉慶元年四月
余將歸洮湖之濱魯培謂余曰自吾來京師離父母
年久無所成也而猶不得歸養于吾心有不悛焉子
歸何以告我矣子曰爲人子者心乎親遠遊非得已
也故聖人亦不以重過乎人子陟岵搗羽之詩夫子
錄之有以鑒其心矣夫孝莫大于立身子能力行仁
義之道以日新厥德雖有離憂何傷哉哉爵祿
不足以名之魯培曰然子之言韓愈不過

贈別王悔生陳子穆子敬詩序

傳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者多聞之資進
德之助也韓子云其人而賢者也雖不吾與吾將強
而附大哉言乎可以爲法矣余之在京師友陳子穆
子敬也以惲子居張皋文爲介友王悔生也因皋文
之言而託於文以爲介之三子者雖不吾與吾固將
強而附也然吾嘗爲子居皋文所與矣子居皋文不
妄與人三子之所知也吾以是知三子者之必吾與
也今世重科舉之學而三子者獨好古人之文而期

初月樓文鈔 卷三 八 花雨樓校本

與之齊世之人有不笑以爲迂者乎以余之困于世
而入而讀古人之書出則借吾友以相講學論道欣
欣然以天下之樂爲盡在己此豈可爲不知者道與
道而信之者其誰與先是子居出宰富陽皋文居喪
武進今茲悔生歸桐城子穆子敬歸海鹽又以感賢
者之相聚不可常得而子將終於孤陋而無所成也
乃作五言詩一章以寄予懷以貽之三子其詩曰
古人去已遠夢寐期見之相從天下士汲汲追前蹤
不恨相識晚但恨今乖離揚芬豈逐嗜此意無人知

孤馨寄羣林抱質終不移願充君子佩采采莫相遺
贈湯黠山序

嘉慶己未余客遊杭州得友一人焉曰宋左彝左彝
以才氣自負于人少所許可獨稱其友湯黠山者爲
能有古人之風既而黠山介左彝與余相見竝觀余
所爲文退而爲詩贈余其意以爲古經世之儒往往
有伏巖穴中者用以慰余之沈抑而堅其學古之心
噫黠山之待余誠厚矣予愧無經世才而嘗有伏巖
穴之志鄉以告于吾友張皋文皋文則寓書責予言
古之避世之士類皆有經世夫才而經世才非由天
授皆出於學經記所載無一非爲經世說今子讀之
而患無其才毋乃中于偷息苟安之習而不克自振
耶余讀皋文書自悔出言之不慎而今者黠山之言
如是意豈與皋文異歟然余與黠山非有平日之雅
而黠山一見予文卽以經世儒相期待吾恐其以言
取人而失之也予竊不自量志乎古者有年矣而衣
食于奔走無暇時懼終無以自樹立將愈增黠山失
言之累而回思皋文所語則更惕然不自安也

初月樓文鈔

卷三

九

花雨樓校本

送陸紹聞序

予與紹聞交有年矣紹聞才高乎當世而藏之甚深
若無意於人之知者然公卿大夫多聞其才而薦譽
之詩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不其信歟夫古之振奇
之士發憤修先聖之業抱遺經探元始其攻之也篤
而專故其中也充然而其於外也泊然雖舉世無有
過而問焉者而終無悔於厥心予雲寂寞君平沈冥
彼豈有意希當世之名譽哉近世士不求道徇乎祿
者卑矣高者尙其辭恆思奔走有力以成其名也于
是流俗人之毀譽皆足以判憂喜于其心焉嗚呼古
學之不明其微可勝嘆邪紹聞余執友也每見必相
勉以古人之道今茲紹聞將游於楚而余適有越中
之行遂書此以爲別

贈錢魯斯序

余之始識魯斯也在乾隆己酉之歲迄今嘉慶壬戌
歷十四年矣中間緣人事乘隔踪跡頗疎而相知愛
之心固結而不可解方余初見魯斯時所作詩文甚
淺陋不足觀魯斯顧有以奇之謂異日必當爲作者

初月樓文鈔

卷三

十

花雨樓校本

十餘年來予所得差不後人魯斯益自喜其言之將
驗淺識之士或從而怪之魯斯不顧也魯斯少負逸
才嘗慨然思欲有用於世今雖老不得志而奇氣不
可抑塞予年未四十而頽然常有遺世之想蓋余兩
人所志不必盡同而不肯阿曲徇人以與世之侏侏
蔽蔽者爲伍是則余兩人之所以同也噫古人不可
作矣得如魯斯者而與之朝夕上下其議論焉其亦
可以無憾于今之世矣夫魯斯以工詩善書法名天
下天下士無不知有魯斯然予所以推高魯斯而重

初月樓文鈔 卷三

十一

花雨樓校本

贈周保緒教授淮安序

夫所貴乎士者爲其能明天地事物之理古今得失
之迹聖賢修己治人之道才足以利濟天下澤及當
世非謂其能誦說之多辭章之瞻博取富貴爲身家

之計也夫才生於識識生於學學之境無窮也才之
量無盡也學如游夏後世鮮能及焉而不足以並顏
子才如管仲後世鮮能及焉而不足以望周公何則
境相懸量相絕也世之人少有所得則曰吾已能矣
已足矣何其自待者薄歟抑彼固未知才之所以爲
才與學之所以爲學歟荆溪周保緒以進士改官淮
安府學教授人皆惜保緒之枉其才而吾獨以爲不
然何也人患不才耳才患不大耳才大而世不我用
則世有任其責者矣吾何患焉保緒年未及壯而才
氣赫然驚人使及今見用其所措施必已能出于萬
人上又况韜其光而不耀斂其鋒而不試益之以學
而日充其識若山之不厭其高海之不厭其深學愈
知其不足則才之量益廣矣保緒之自待也厚故嘗
以吾意質之而保緒不吾非也貪常嗜瑣之徒豈足
與窺其所志也哉若夫國家建學立師將以樂育人
才而使之有所成以待用於上則見於保緒所自爲
告諸生之文者詳矣予故不復言之也

送李心咳序

初月樓文鈔 卷三

十一

花雨樓校本

古之求友者將以輔而爲仁也故有責善之義焉今
之人非無友也然而責善之義不聞也若是雖謂之
無友可矣古之取友者惟其道道之所在故以賤交
於貴而不爲諂也以貴交於賤而不爲瀆也後世之
交則利焉而已矣故以賤交於貴而鮮不至於諂也
以貴交於賤而鮮不至於瀆也卽有豪傑自命之士
思矯其弊而挽之於正而世之人習見夫卑汚者之
成俗也至於貴賤相形之際則竊竊然疑其爲諂而
意其爲瀆嗚呼言求友之道於今之世蓋其難哉雖

初月樓文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然君子之於世惟求以自盡其道焉而已耳我可以
就彼而求益者吾與之爲友矣彼可以就我而取益
者吾與之爲友矣貴與賤吾何知焉若是則雖有竊
竊然而議我者吾不之患矣如其非道之爲而不免
有利心焉雖世之人不吾議也吾能自欺其志乎李
心陔將遊於楚而謂余曰何以贈我余與心陔友也
有責善之義者也故爲友說以送其行

贈蔣菑堂序

昔班孟堅作漢書以四皓嚴鄭與王貢兩龔諸人同

傳而一時清名之士皆附之傳未所以明出處之無
殊致論者以孟堅此傳足補子長之闕而猶恨其未
備則以世主褒賞之科未立故也光武卽位兩龔鮑
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而嚴子陵以布衣萬乘與
講鈞敵禮其後若黃叔度徐孺子郭林宗之徒皆高
尚不仕所至衣冠懷之惟恐在後范蔚宗悉次之史
後世史家宗之然余以爲士之潔已好修無愧古人
而不得列於史者豈少也吾邑蔣菑堂先生好讀書
不爲章句俗學抗志希古有兩漢處士之風以余識

初月樓文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解少知異俗恆心許之故余與先生貌雖疎而意實
親今先生年七十命其長子謹乞贈言於余余愧無
孟堅蔚宗之筆不足以彰先生之潛德高行若以爲
知先生之深莫如余者則余不敢辭因爲序以贈先
生願先生康強壽考長爲鄉里諸儒矜式焉

送程生序

程生德資從余學爲文於茲有年矣余自顧其中枵
然無所有不足以爲人師而生顧不惟不棄予且篤
信予嘗謂余曰古文自韓退之而後能學退之之爲

文者未數數然也時文自歸熙甫而後能學熙甫之
爲文者未數數然也得其宗者惟夫子故德資願從
而受業焉余感其誠凡所從事於古人而僅有之者
悉以相授而無所隱已而生將應舉於京師余送其
行而告之曰京師冠蓋所集公卿大夫及始進之賢
士其文學知識出余遠甚者多矣生其往而游焉聞
見日廣聰明日益何患古人之不能至耶雖然生應
進士舉卽宜治進士業今之進士之業與古異矣而
生向所志者古人之學也學於古而求爲今之文其

初月樓文鈔

卷三

五

花雨樓校本

可得耶學於古而求合乎今之人其可得耶如曰不
悖於古而復可宜乎今則吾未之敢信其後生遂止
而不行意以余之言爲有諷也夫余之於生誠不宜
有所隱故卽所見而誠告之耳而奚諷之有

贈俞象元序

考之周禮司徒掌邦教而屬有鄉大夫州長黨正族
師閭胥比長諸職比長教和親而閭胥書其敬敏任
恤者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
藝州長攷而勸之以入于鄉大夫鄉大夫舉其賢者

能者而獻其書故其時士之有行誼者無不聞達漢
置三老孝弟力田猶存古意而後漢光武詔南陽撫
作風俗于是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
德先賢之讚其後遂有三輔決錄汝南月旦之評故
東京風俗最爲近古而處士之聞獨多于後世魏晉
南北朝之間風教頽失而九品中正之置懲勸存焉
自隋唐廢中正立科舉之制由是詞章之學見重于
世而行誼細矣夫人之能爲詞章者其于敬敏任恤
孝弟睦婣之道未必皆有合也而樸訥之士自度無
以爭勝于詞章之學則退而從事于治生織悉之務
以食其力而安其土而不復措意于廣大之業雖其
能有合于敬敏任恤孝弟睦婣之道者亦無自顯聞
于當世固其勢然也吾邑俞君象元性和厚醅謹善
治生隆于施與遇歉歲出藏粟賑饑居恆則睦其宗
親使無有憾者此蓋古者閭胥族師之所宜書而無
愧于三老孝弟力田之稱者也君今年八十有五矣
會其族人纂修家乘君之子某某等屬予爲序予不
能辭而因述周漢以來取士論人之法以質于君使

初月樓文鈔

卷三

六

花雨樓校本

人知力本之足尙而後世處士之間所以不若漢東
京之盛者非果無其人也某年月日同邑吳德旋序
贈孫于丕序

嘉慶十八年吾友陽湖孫讓于丕以進士選授安徽
懷遠縣知縣奉母楊太宜人官凡太宜人之所以
教于丕服官勤政愛民之道于丕祇奉不敢違已而
于丕以事被議太宜人安之戒于丕毋以得失累心
于丕事尊白復爲縣合安徽則太宜人年八十矣往
時德旋嘗致書于丕謂治民獲上信友順親雖今古

初月樓文鈔卷三

花雨樓校本

事勢不同而理無或異于丕復書以爲治民獲上信
友以事勢揆之不能無今古之隔惟不順乎親斯不
信乎友無古今一也夫順親本乎誠身誠身在於明
善然而善之難明也久矣同一事也施之昨日而善
施之今日而未爲善矣施之彼一人而善施之此一
人而未爲善矣輕重之倫何以能不失乎緩急先後
之序何以能不淆乎非察之極其精而可遽言斷之
致其果乎無窮者義理也固非一人之知見所能盡
舜大知人也好問而好察邇言舜之所以成爲舜也

顏子睿知人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顏子之
所以成爲顏子也于丕誠循是而求進焉則於天下
之善無所遺而於太宜人教其必有合乎夫如是
而後謂之順乎親可以信友可以獲上可以治民矣
道光三年某月日吳德旋序

初月樓文鈔

卷三

末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文鈔卷三終

初月樓文鈔卷四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序

陸以寧詩序

吾邑名多佳山水其清和淑靈之氣盤礴委積足以使好游能文之士流連愛慕吟咏而不置自唐杜牧之宋蘇子瞻皆樂居其地屢見之詩至今邑中往往多二公流寓遺迹顧當其時不聞邑人士有與二公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一

花雨樓校本

唱酬者豈爲之而不克以傳邪抑果無其人耶逮勝國時杭中丞淮邵太守珪扶輪大雅稍彬彬矣國朝陳檢討維崧好爲沈博絕麗之詞泱泱乎大風也後八十年而有儲國鈞出焉國鈞之詩精深華妙莫與倫比雖才力不逮子瞻其于牧之蓋幾可以無愧予心向往之而嘆其難至也乾隆癸丑始識國鈞之弟子陸君以寧于京師居甚近得朝夕繼見相與論詩甚洽因出其所爲詩累百餘首見示讀之知能守其師說者吾邑之詩至維崧而始大至國鈞而始

精君斟酌于三子之間其詩固已卓然可傳况及今爲之不已其進于牧之子瞻吾無以量也予生既晚不獲親炙儲君猶幸得與其弟子相師友故予序以寧之詩以致向往之意庶幾知所進而不自止也

邵汝琮詩序

予年未二十卽與汝琮相切礪爲詩歌古文編簡往來無虛日然年少氣盛各矜爲能嘗不自知其學之未至也癸丑年春汝琮別予北游予亦教授山左客居無聊暇輒吟詩以寫其志至廢寢食爲之學之既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二

花雨樓校本

久恍然若有所得恨不得卽時見汝琮與極論利病故予旅稿中憶汝琮詩爲多其年十一月與汝琮相見于京師急出近詩以示之察其意甚喜謂予真有所得不虛也而汝琮亦愈益發憤肆力于詩則取其曩時所作草芟而木削之殆盡汝琮于詩爲之幾二十年所爲詩不下七八百首今改存一百七十首將以就正于時之能其事者夫學然後知不足向之自以爲足也迺其無有所得也今之自以爲不足也所以能有所得也力之勞好之之篤如是而不克以及

于古者未之有也予嘉汝琮之志故爲之序以俟夫能其事者擇焉

儲先生詩集後序

余少時讀儲長源先生詩而好之以爲吾邑詩人當斷自先生始往年來京師與其弟子陸以寧相友善每見必論詩竟日語未嘗不及先生然後知先生蓋古逸民之徒也先生博聞強識于書無所不讀然祇用以資爲詩詩出有聲于時兩淮鹽運使德州盧雅雨聞其名以禮招致之雅雨好將士類賓客游士盡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英俊諸儒然皆推讓先生出其下由是名重江淮間居無幾雅雨以事去官先生歸而杜門屏迹絕不與豪貴人通家貧無以爲資至并日而食而爲詩益勤其于世俗之好泊如也以寧親師事先生爲余道其事頗詳悉余嘗以不及見先生爲恨然讀其詩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嗚呼三代之後學術不明士爭以浮名相尙湛于嗜欲牽于勢利能自樂其所得者鮮矣若先生則可謂有志之士也違俗適己過世遐顧其賢于人也不旣多乎以寧歸謀梓先生遺集余固知

好先生之詩者遂爲之序云

畢莘農詠史詩序

古者立采詩之官雖民間里巷謳吟之什皆得上貢于天子天子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朝廟祭饗公卿大夫作爲雅頌以宣上德王澤下衰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亦得抒其悲憤之情以通諷諭後之覽者因以知其政治之得失則王者之迹存焉故詩亦史也周室東遷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漢興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之聲秦楚之風魏氏以後朝廷不開

初月樓文鈔

卷四

四

花雨樓校本

采風之典雖篇什繁興而于時之治亂俗之美惡固無述矣在唐之中葉杜子美述時事爲詩歌其言與雅頌爲近古今作者蓋莫得而並也吾友畢子莘農爲咏詩史三百餘首遠自上古近迄于明稽其成敗興壞之理韻而協之以供吟諷便游矚洪荒之世志其崖略唐虞以後始加詳焉是是非非勸善懲惡其創意也本之春秋其造言也卽乎雅頌其志將以掩迹子美陵轍百家進而並之乎史也噫世人賤近而貴遠故方今知莘農之詩者尙少莘農幸葆而藏之

待其人而傳之更數百年後必且有告諸惇史采而錄之以備矇聵之誦者矣

吳果菴詩序

聞之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雅頌詩之體也各以其類從焉不可混也賦也比也興也一詩之中有兼備者焉然亦各有宜也頌之體于賦宜大雅之體近乎頌風之體于比與宜小雅之體近乎風人之學詩也視其性之所近其爲人也博而壯則其爲詩也大而莊其爲詩也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五

花雨樓校本

大而莊則深于頌者也其爲人也巽而婉則其爲詩也靜而柔其爲詩也靜而柔則深于風者也雖然又視其遇之所直言語侍從之臣則浸淫乎雅頌布衣之士寓物與感則游泳乎國風是其宜也予嘗論之云爾吳君果菴與余相遇于京師同歸乎滬濱予故知其爲人誠巽而婉者也而加之憔悴專一以激發其志氣故其詩多風人之義而雜出于小雅怨誹之爲蓋其人性情之所發與其遇之所直皆可因詩以得其真焉其詩曰谷香草者二卷曰旅貞集者三卷

予集其可傳者錄之凡得如干首云

族叔晉望時文集序

古之學者且并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今之學者不耕而食然終其身不能通一藝者何哉科舉之學爲之害也古之人明于經術六藝無不通而于其中又有所甚長者焉孟子長于詩書者也荀子長于禮樂者也董仲舒長于春秋者也楊雄長于易者也其爲文各以自道其所得而已故其言出而天下後世以爲則自科舉之學盛士皆以通經學古爲迂故其爲文

初月樓文鈔

卷四

六

花雨樓校本

剝剝穿蠹日趨日下至類于俳優者之所爲而羣然恬之不以爲怪問其名曰我言聖人之言也考其實乃類于俳優者之所爲也噫其弊也甚矣今欲挽其頽靡而歸之雅正使人知通今學古之爲貴則亦擇其爲之善者以示之趨向焉而可哉其在勝國時王整唐順之歸有光胡友信徐方廣金聲陳際泰艾南英最其善者也

國朝之以時文名家者衆矣自予所見則李光地方舟劉大櫚寶光鼎最其善者也而今乃得吾族叔晉

望先生先生之于為文既勤且久原本經術而又出入于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以披其文而相其質誠足以繼夫李方劉寶之為之者而上追王唐歸胡諸大家無愧色焉是急宜梓而行之以為復古者勸也或曰先生之文則善矣然非所以追趨而逐嗜也予曰君子之學盡其在己者而已窮達聽之天毀譽聽之人豈可以用吾力哉有志復古者尚其擇所從事矣贈一彬上人序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七

花雨樓校本

西域有至人焉其名曰佛其為教也始于戒而成于慧其心也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故言治心之法者多勸歸之雖然今之為佛之學者吾見之矣苟慕其名而已矣非有得于其實也甚者資以為利而不知其悖于師說也吾心閱之嘗與吾友汪原杜言而慨之原杜則為余言一彬上人者始居天台山學道二十年近主蘇州之靈鷲寺今之為佛之學而能行其師說者一彬其人也夫原杜之取人也不苟吾知之今乃推服一彬如是即一彬之為人可知矣嘉慶己未余適以事往來吳越間則因原杜以交于一彬

久而益知其為人惛惛乎其靜也疊疊乎其勤也其律身也嚴其治事也敏與之語簡而明辯而不華其于佛之道非苟慕其名而能行其實者也得治心之法者也日進焉而不已者也其有成也必矣余既嘉一彬之能行其師說而又足以見原杜之知人也故為文以贈之

小峴山人文集序

初月樓文鈔

卷四

八

花雨樓校本

六經聖人之文其言至精至大萬物畢具聖人既沒迄乎戰國之時諸子百家紛紜淆亂惟孟子荀卿采六經之文以著書發明仁義禮樂之旨粹如也廓如也自是厥後作者代興而司馬子長韓退之傑然相望于千百年中如山之有泰華焉即其辭考之違于道者亦鮮矣蓋古之能為文者理莫暢于孟子荀卿法莫備于子長退之此四君子者其文皆本于六經由其道可以上達于孔氏後之學為文而求合于聖人之道者舍四君子其奚適哉雖然四君子之文具在學之而能至焉者寡也疾趨焉患其蹶也故必擇其能合者而假塗焉以循之則如宋之歐陽永叔蘇

明充子瞻曾子固王介甫明之歸熙甫

國朝之方靈皋皆其選也岐而之他有合焉者不也無錫秦小峴先生以所爲文示德旋德旋受而讀之考其師友淵源所漸漬固已及乎熙甫靈皋而永叔子固之遺風猶有存者蓋不相襲也而神與爲合惟其本同也于以上追孟荀之徒而從之則既得其塗矣若德旋者以無本之學治古文妄意希合退之乃徒得其形似讀先生文益使余悚惕慚慙而不自知所以裁之也

初月樓文鈔

卷四十九

花雨樓校本

丁晨暉六十壽詩序

予舊與丁君晨暉俱學龍城書院中晨暉論文慎許可獨稱余爲善余時猶未及冠而晨暉年已四十餘然晨暉折輩行與余交甚相得也晨暉久困于舉場其胸中不平之氣無所發則時時混跡于酒徒然識者皆愛其才而憐其志猶憶乾隆己酉之秋余與晨暉相遇于金陵晨暉方爲有司所擯邀余入酒肆痛飲大醉誦其所爲文大哭已而大笑四座盡驚晨暉傲睨自若余年少氣盛謂功業可戾契致而惜晨暉

之已衰自是之後余講業齊魯北至燕南渡浙江無所就困而歸志意頽落矣然十年之間見士大夫得科名者其所能非必有加于晨暉而晨暉竟以諸生老也豈非其命也夫今歲之春晨暉爲六十自壽詩一章知晨暉者屬而和之凡得如干首聯爲大卷將以授之梓人晨暉俾余題其首而予爲之述往事以歸之

宋左彝詩集序

初月樓文鈔

卷四十九

花雨樓校本

旋曰詩之興肇于上古陶唐氏前書闕不可信虞歌夏諺乃時時見于紀傳中其爲古而甚于周詩漢氏以後莫之或爲今欲追而復之難矣予顧爲其難者法古歌謠作雜言一卷五言出于漢時無名氏之十九首蘇李之贈荅遼乎曼哉自是瀟漫于東京逶迤及于魏晉宋齊梁陳隋雖作者所涉之淺深不同然皆有風人之遺意存焉法漢魏六朝作五言古詩一卷自三百篇變而爲楚詞又變而爲漢人之樂府變而未失其正也又變而爲唐人之七言古詩蓋其靡

矣然樂府遺音惟太白爲能近之法太白作七言古詩一卷齊梁五言體雜儷偶唐人諧聲而以律名而摩詰襄陽太白猶時以古法行之沈宋諸人瞠乎後矣法王孟李三家作五言今體詩一卷凡余之所得如是子盍爲我序之予惟近世能言之士其識力大都不及唐以上君獨閱意眇旨由唐人而上溯之極于古歌謠而止其識固不可及而才力之雄獨又自足以相儷其傳于後也無疑矣君嘗爲太學儒官久之如有所不樂棄官來歸以復古道爲己事近更徧

初月樓文鈔

卷四

十一
花雨樓校本

遊天台雁宕黃山諸名勝地若將軼出埃壘之外而接夫顥氣之清英者吾又安能量其所至也哉宜與吳德旋序

汪問樵詩序

予友李鹿野數爲予言錢塘汪問樵詩詞溫麗得風人之遺予顧未之識也已未八月予遊杭州交仁和詩人宋左彝左彝論詩主漢魏六朝而于唐人獨推太白言太白之詩出于齊梁者爲多後人但知尊盛唐而薄齊梁爲不足法者過也其持論頗與予合左

彝旣以詩鳴浙中其游知交多風雅之士然未嘗有言及問樵者豈問樵不求知于人故人之知之者希邪十月初予自杭州來上洋則問樵在焉索其詩觀之思清而詞麗蓋出入于溫飛卿韋端已之間而又時具初唐四家風格信乎其爲才之美者也問樵年甚少家中藏書甚富異日讀古書益多所爲詩將變而益上南朝鮑謝諸人若可跂而及矣問樵倘歸遇左彝尙以吾言訊之其必有合也

秦蒙初詩序

初月樓文鈔

卷四

十二
花雨樓校本

自古能文之士其竝世而生者無不相知愛非必皆一鄉之人也雖然其生也各異處若未嘗有人焉先爲之容則亦安能無因而至前耶邵汝琮歸自錢清出所爲治山詩草示予其中多與慈谿秦蒙初唱和之什汝琮矻矻說蒙初不去口曰蒙初甚知言嘗與之論古文能別其源流之正僞其詩則學中唐而爲者也爲之言吾仲倫其心有深慕焉而以不得卽見爲恨盍爲序其詩以慰其願見之心可乎乃并出其詩十餘首見示讀之信汝琮之言非妄也因念子與

蒙初雖未得相見已相信不疑他日既見之後其不
要約而相親也明矣卽爲之序其詩固非無因而至
前者而特愧予之拙予言恐無足以當蒙初之知也
四書文選序

制義之興始于宋盛于明至

國朝而大備明宏治以前文不勝質意在發明經義
而已然是制義之正體也茲錄其文之尤者爲一集
而宏治以後之文之深美宏約者入焉正德嘉靖之
間文體益變而之古其時能者十數而唐應德歸熙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甫之作往往與先秦西漢同風夔乎莫可尙矣茲錄
其文之尤者爲一集而嘉靖以後之文之淵古鬱茂
者入焉其爲之以魏晉人之爲者自隆慶萬厯間人
始其傲也文而巧靡而無骨若夫侔色揣稱則湯義
仍爲之冠矣茲錄其文之尤者爲一集而萬厯以後
之文之雋永明艷者入焉

國朝諸名家文則別自爲卷而其體仍以類相從蓋
我

朝自李厚菴創爲復古之學其言固與漢人說經之

文相表裏而劉海峯竇東臯得古文遺風其言之美
亦不減李氏後進安于所蔽反目爲怪迂而不足道
有識之士能無發憤而興歎歟雖然此非僅學者之
過也時之所以求之者不存焉則以爲無用而棄之
宜也予之乖于時久矣敢謂有人焉能信而從之者
乎又豈敢謂予之能有樂于是乎知其難則可貴矣
攝山采藥圖序

初月樓文鈔

卷四

四

花雨樓校本

林之士乎而非也廊廟山林皆迹也迹于廊廟未可
以廊廟之士目之也迹于山林未可以山林之士目
之也迹者其遇也惟易置焉而其志不樂乃得于其
所樂者而定之名君子之于世也置之廊廟間而宜
置之山林間而亦宜無適無莫隨其所遇而安之莊
達甫徵君學博而才贍量優而氣充置之廊廟間而
宜者也而其志恬于澹其神棲于漠置之山林間而
亦宜者也吾無以定之也徵君爲攝山采藥圖間出
示予屬爲之序夫序者序其意也采藥非徵君意其

諸有所樂于山林也耶迹耶遇耶徵君殆寄焉以聽
不知己者之定其名耶宜與吳德旋序

林仲騫詩序

嘉慶辛酉之春余客游吳門獲交林子仲騫接其人
而溫然以和聽其言而怡然以順讀其文而充然若
有得也已乃出其所爲詩示予且屬爲敘曰竊見吾
子之篤于友也非苟爲稱譽而已必期相勸勉以至
于古人此僕之所以徵序于吾子者也願吾子之有
以進之也余惟古之詩人如陶潛李白杜甫之倫其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五

花雨樓校本

志尚高遠非欲僅以詩人自名者也惟不欲僅以詩
人自名故其詩非凡爲詩人者之所能及宋陸子靜
先生謂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豈虛也哉
仲騫之學出于南宋諸儒故其根本深厚而又妙能
爲詞章雖不欲僅以詩人自名吾知世之名能詩者
未有能遺仲騫者也予少喜爲詩長而學爲古文皆
無所成就方深有媿于仲騫而仲騫猶有取焉抑可
謂欲善無厭者矣夫詩之于道未爲尊也而爲之必
要其成使求進而不已陶杜之去人也豈遠哉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仲騫其念之已

永定邵氏重修宗譜序

周時天子使小史奠繫世紀之世本而詩之以諷于
警矇則世家系彰彰可攷周衰而列國名卿大夫士
類能究心辨悉于族姓之傳秦漢之間其學寢廢太
史公述世本譜列國系家言而或世次闕而難考若
年數不可推者亦間有之豈非以世遠文軼不具故
耶又况從千數百年後欲遠求前古時事而傳會成
之其尚足信乎哉吾邑永定邵氏傳以爲徙自河南

初月樓文鈔

卷四

六

花雨樓校本

然莫詳其初徙時故今邵氏世譜斷自南宋前爲逸
譜迄元明之際而始著焉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古之
道也按逸譜邵氏之興當宋祥符治平之世而蘇文
忠公雅游吾邑與邵民瞻相善也大凡邵氏自北宋
時居此可信第文字闕軼不能詳也要之明以來爲
吾邑世家成化宏治之間嚴州太守文敬雲南兵備
副使節夫並以政事文學顯于世名人碩士繼跡邑
乘美哉其發聞遠矣夫黃土西南有巨族邵氏江南
北無不知以蘇文忠及民瞻故而中更兵燹譜牒散

亡世次失攷然至今稱吾邑望族者亦賴有文敬諸賢世載厥德用俾後之人仰前哲之遺風而奮然興起焉爾邵氏世譜修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迄今嘉慶八年癸亥歷二十有二年矣邵君某某慮其久而渙散不屬也續修之因以藝文內外集屬予論定予既不辭而刪次之遂爲之序以弁其端云

惲紉之學詩錄序

聖人之道大矣博矣非一人之學所能盡識也况遭秦火之後學者不見全經七十子之書十不能存一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七

花雨樓校本

二故漢世重經師而傳之者多異說其離合之數未有能定之者也宋朱子出而集羣儒之大成其得聖人之意固多矣而其以果于自信而失之者蓋亦不免焉夫士生數千載後可以上追古人而與之默契者惟心性之理而已若夫寔事求是非可以鑿空而爲之說也則莫若存其故訓而聽學者之自擇焉此朱子之廢序言詩所以使人不能無遺議也今天下學者相師爲制舉之文童而習之皆朱子一家之學也而好古之士翩然反之輒言鄭康成氏學雖其說

之離于道者亦不難舍聖人之經以曲從鄭氏夫不衷于道而惟鄭之從抑豈可謂篤信聖人者歟吾郡惲紉之先生今之好古之士之傑然者也雖更歷憂患未嘗一日廢書不讀而學尤邃于經嘗出其所著學詩錄示予曰學者之患在于專己而自足專己則固自足則侈非求道之方也吾治詩不敢苟從朱子而鄭氏之箋亦時有與之牴牾者夫毛公以來儒者之說詩詳矣平心以察之則是非可見也學者慎取之而已矣雖然吾所錄其皆當于理乎吾所見爲是安知非人所見爲非乎子姑爲我擇焉德旋退而卒讀曰美哉非信道不惑何以能擇之精如此耶抑予有所欲效其愚者鄭氏漢之大儒其于道雖未能盡合而其爲名物象數之學則從漢迄今未有能過之者也朱子可謂知道者矣而其爲詩集傳也務欲異于序說此特儒者意見之偶偏而未可執是以相訾警也故凡後儒之說有勝于古人者錄之可也其有詆毀鄭朱之言刪之可也先生之取道也廣其或不以愚者之言爲不足聽乎先生以書來徵序遂書以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七

花雨樓校本

應之

左傳名言序

左傳非出于一人之手蓋自邱明作傳而後傳其學者遞有增益然以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格言為不可廢予聞之桐城姚姬傳先生之言如此夫古之立言之士如史佚臧孫辰之倫未嘗自為一書以詔後學則其言之幸而永久不泯甚賴傳述者之有其人矣且言亦斷有益于世耳言而無益于世雖累千百言如未嘗言甚且不如不言言苟有益于世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則雖片言單詞有終身用之而不盡者焉并不必問其出于何人之口也言之有益于世者自四子書而外聖人之道其與人以可循而守者莫詳于禮而易春秋其蘊也易垂其象而義則隱春秋著其事而義存乎隱顯之間自左氏傳春秋而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乃顯而後世為文詞之學者玩其華而忘其實則其謂之浮誇也亦宜不知左氏傳聖人之學存先王之禮所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而豈以文詞之賡博繁富為後世誇多鬥靡

者之所得藉口乎哉吾友閔肇虞元愷刺取左氏傳中名言衷為二卷以資循習便觀覽使持其言以考鑿古今是非成敗得失之迹可以炳燭而無遺照焉學者讀左傳名言一書不啻舉二十二史中名臣奏議之書而盡讀之矣予嘉閱君之用心謂可廣其傳也故為之序云

楊隨安時文集序

凡有所為必有以自樂也而為之乃不厭雖然一人為之之樂不若與人共為之之樂也與一二人共為

初月樓文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之之樂不若與千百人共為之之樂也然而與千百庸眾人共為之之樂又不若與一二人有志之士共為之之樂也一二人為之千百人從而和之此亦可以快然自足矣而氣或慮其浮而志亦憂其隘一二人為之千百人從而沮之若是而不疑且怠而決為之及其成也彼千百人者亦且從而稱道之而其氣彌靜而彌若有所不足于其志則如吾友楊子隨安之于制舉業是矣隨安自少以能文名然其文非能大有異于人人之為之者也已而見余族父晉望之文

以爲大有異于人人之爲者也而折而從之論者或可之或否之而兩人者之志愈堅而力愈果而終以有成而論者亦翕然以定世之人言舉業往往竝稱晉望隨安而隨安顧自以爲不晉望若也此隨安之所以過人絕遠歟隨安嘗與余論文以余之能知其有所樂乎此也而屬爲序之余美隨安之能有合于古人取善之道而非專己自足者之所可同日語也故不辭而爲之序若其文之工則固天下共見之矣顧少卿文集序

初月樓文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予嘗受古文法于執友張皋文所退而讀古人之文以意逆志與之委蛇俯仰間有所述不敢以易而爲之將以自淑其身心庶幾不悖于古之作者雖使舉世莫之好而冀有所得以俟夫千載以後之人之知而已已而得顧子少卿于吳門少卿之論曰士必有古人之情性而後能爲古人之文古人之文其可以言傳者法也有言之所不能傳則有非法之所能盡而必于性情焉求之夫文士之張其說也必曰文以載道然自漢以來求所謂載道之文若董子對策韓

子原道諸篇多不過數十首耳謂不如是而卽不足以與于文章之數則幾無文矣惟驗之于性情之際以考其所得之淺深高下則其人之才與其學與其所志皆有不能掩者少卿之持論如此宜其文之進于古也往年予從甥邵汝琮錄予文受梓少卿見之喜予文之不戾乎古也因悉出其文示予且屬爲序予謂少卿之文之工固宜爲有識者所歎美乃其得力之故則予之知少卿爲深惜皋文已逝不及見少卿相與上下其議論也然千百載後必有能知其所志之相合者予復何憾哉予復何憾哉是爲序

初月樓文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張介軒初禊草序

嘉慶丙辰梁谿畫史放王右軍蘭亭敘意爲介軒作脩禊圖介軒忽有感也而自題之而其于詩遂不能以已久之而積成卷帙因名之曰初禊草云慨自曹魏正始中諸名士以清言相尚晉承其後天下士波蕩而從之莫不放浪通脫遺棄世事以任達爲高其所稱述大率莊列虛無之譚耳右軍有憂之故其序蘭亭集也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託諷諸

賢意深遠矣豈徒寄興于清滿修竹間哉吾邑稱山水奧區巖壑幽深不減會稽山陰之勝而介軒家瀕瀨湖與漁樵混迹豈其中亦有不自釋而悉于詩焉發之耶夫使貧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宜介軒之篤嗜而不能已也介軒之子詩也既深知而篤好之而又有得于湖山之助宜其詩之日進而未有已也若乃興感蘭亭寄情託始合契之旨有非予所能詳者焉

譚辰山臨江閣詩稿序

初月樓文鈔

卷四

初月樓校本

吳江譚君辰山于學無所不窺而尤長于易著書數萬言甚具而又以其餘力為詩歌以自娛其比興敷陳蓋得宗于白太傅雖時有感激怨懟之作而不失乎溫柔敦厚之遺覽者即其詞以通其意可以信其為閔時病俗之賢人而變風變雅之苗裔也初君年甫壯而舉于鄉屢不得志于禮部試乃謁選為崇明縣學教諭凡十二年意忽忽不樂棄官歸歸又十年年六十餘老且病矣然以貧不能自存復起為原官竟以病卒于官時嘉慶甲子十月也君極喜誦予文

然初未相識其卒之前月予來崇明始識之于孫于丕席上及將卒予與于丕往問之諄諄以稿序見屬而恨識予之晚其意絕可感因為之敘而存之

北渠吳氏重修族譜序

瀟湖之東有渠水焉最小水之名者匪直以佃漁之贍為勝也蓋亦因乎其在昔明之初載雲坡吳公自邑西成任鄉始遷于此厥後齊河訓導宗和以能治毛詩有明文甫博學多聞始輯譜系子孫世以耕讀為業亦越我始祖慶公自新安來爰宅茲至贈少

初月樓文鈔

卷四

初月樓校本

傅寓菴府君由進士起家一再傳後而重名紀太常列于江左衣冠舊族在今後嗣子孫雖或散處他郡縣而環渠水而居者衡宇相接故兩家子弟通往來歲時腰膾祭饗器相其有古者同井之風邑人並稱北渠吳氏者也夫昔者先王之世量地以制井度地以居民聯之以比閭族黨之制使之相保相愛相親相恤合之以大宗小宗之法使人皆知尊祖敬宗收族之誼而孝友睦婣之俗以成自田不井授而民皆輕去其鄉自大小宗之法廢而民忘其本衣冠之族

所忤以相維繫者蓋莫重于譜故昔吾先正恆兢兢致慎于斯而今茲某某吳君亦所以續修其世譜而屬序于余也予惟累世先人同里之好幸其能以敦睦爲先而族之諸父兄弟至今相與依而爲鄰者甚衆則風俗之成亦吾宗之與有幸焉者已遂不辭而爲之序

湯點山詩集序

憶嘉慶己未之秋予與點山相遇于明聖湖上點山以詩贈予而予亦爲文以贈蓋相期于占人之道之

初月樓文鈔

卷四

樓文鈔本

交而非有勢利之誘者點山夙擅詩名然甚不自足嘗謂予曰吾詩宜得子序然須俟之十年後耳予時心雖其言夫以吾今日之所爲欲推而進之古作者之列則愈爲而愈覺其難如曰吾斷不讓于今之人而已則點山之詩固已兼衆體而成一家而又何歉然若是耶此點山之所以不可及也點山爲祿養計宦游于吳今年春予來吳門點山復與予遇出詩一編示予曰吾所得將止于是耶抑尙可以有進也予發而讀之則其去古人也不遠矣由是而之焉將不

至工建安黃初間不止也既爲之定其可存者而因題其端以歸之時嘉慶戊辰四月也

詩經酌註序

予友于震竹初治毛詩十年其意以爲漢初言詩者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所存惟毛氏故訓傳二十卷而已詩序不知何人之作然其說往往與左氏春秋國語合其傳之必有據依今欲廢序以言詩而詩之義荒矣于是乃因序說以求詩人言外之旨而博稽漢唐以來諸儒之言之涉于詩者參互考證擇其長說

初月樓文鈔

卷四

樓文鈔本

爲詩經酌註三十卷既成屬予爲論定予惟感八之道聲音爲至而詩三百篇孔子皆嘗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節學者諷其辭而通其義則可以理其性情而施之家國天下之用非空言比也竹初之于詩也果能由序說以達于孔氏矣乎我不敢知抑且于漢唐宋諸儒孰相後先也我亦不敢知而爲之專且久至于十年而後成書義理訓詁之兼明而不偏主一家之說必也其能自得之矣而于古人也奚愧焉而于詩也又奚憾焉

州府推官永歷朝以大學士吳貞毓薦擢兵部侍郎
巡撫肇高廉雷瓊羅五府一州未履並以丙戌貢生
仕永明王未爲監軍道履官監察御史用楫未先後
以抗

大兵死節履以謀誅孫可望事洩與大學士吳貞毓
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合瘞安隆北關之馬場
世稱十八先生者履其一也安隆之難傳者異詞故
勝朝殉節諸臣全錄十八人中有林青陽而無李履
而永歷詔書則有履無青陽當是時青陽以出使李

初用

定國逮至被殺其死在十八人後無疑及定國護永
明王入雲南追卹遇害諸臣建廟於馬場勒碑大書
十八先生姓氏乃去履而列青陽殉節諸臣錄蓋以
碑文爲據而履之名遂獨軼嗚呼彼既殺身以成仁
矣而豈有冀於後世之名耶然猶幸有永歷詔書可
考而其見於三藩紀事本末見聞隨筆劫灰錄諸書
者並彰彰不泯焉若未之死在李定國攻肇慶兵敗
時尤他書紀載所不及爲可慨也方靖南王耿繼茂
之統

任維周文集後序

右任維周先生文集若干卷其子燿編譚先生頽粹
而氣溫涵之愈光一騫一翔故其爲文優柔平夷坦
坦舒舒不棘不馳余始學爲文不與俗類或笑或疑
先生獨矜異之謂古之作者正如此也夫知言之難
自古歎之矣先生之論文也既與余合而先生之文
余顧未之多見豈道固宜晦耶先生沒而燿以先生
遺集來請序曰先君子易簣時命燿曰吾之生不獲
展吾志歿無以自見恐遂泯滅念交游中可託其言
以傳者無如吳君仲倫于不吾忘其必往求焉燿是
以竊有請也余于先生既嘗有知己之感况又重之
以垂歿之遺言雖欲默安得而默耶

初月樓文鈔 卷四

明本

初月樓文鈔卷四終

初月樓文鈔卷五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序

三吳舊聞錄序

粵自泰伯開吳諸樊始通上國時則有若延陵季子合禮知樂言游北學洙泗身通六藝洎漢氏以來聲明軼於齊魯名公巨卿繼跡史書者不可勝數也然而閭巷好修之儒或學或而遇蹇道尊而身隱

初月

奇蹟偉行磊磊明明與夫偏長曲藝之士一志處神亦能遺外聲利蕭然自遠而名不甚顯於大都通邑是用有概於余心爰乃參考遺文諮詢故老傳述舊事整齊而差次之始自漢代迄於明季為三吳舊聞錄十卷用以輔聖賢之名教陪史氏之外乘後之君子或亦有取焉爾

續太平廣記序

太史公有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蓋自周秦之間齊威

宣燕昭好神仙術而海上燕齊之方士挾術以干世

主者不可勝數也鄒衍以陰陽主運顯諸侯而齊稷

下談者數千人大率祖述鄒子之說故疑山海經穆

天子傳之屬皆周末諸子依託為之太史公述史記

意在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然亦

兼採雜說而成故其文瑰奇俶詭不可方物小說家

言固亦史之支流餘裔而秦漢古書多不傳傳者或

偽唐人之書備矣而集其成者惟宋之太平廣記為

鉅觀荆溪陳景辰好著書尤留意撰述之事所著荆

初月

南小志荆南碑刻錄皆詳實典雅足以徵文獻而備掌故而又以其暇日蒐採遺文為續廣記百四十卷既成以示余且屬為序夫小說之與史果且有辨乎果且無辨乎得其辨而慎擇之小說與史無異也否則昔人且以好奇為子長之病矣充景辰之才可以進於史故書此以質之

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序

李氏三忠者曰用楫曰耒曰順順於用楫為大父行耒用楫同產弟也用楫以崇禎癸未進士授廣東瓊

州府推官永歷朝以大學士吳貞毓薦擢兵部侍郎
巡撫肇高廉雷瓊羅五府一州未願並以丙戌貢生
仕永明王未爲監軍道願官監察御史用楫未先後
以抗

大兵死節願以謀誅孫可望事洩與大學士吳貞毓
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合瘞安隆北關之馬場
世稱十八先生者願其一也安隆之難傳者異詞故
勝朝殉節諸臣全錄十八人中有林青陽而無李願
而永歷詔書則有願無青陽當是時青陽以出使李

初月樓文鈔

卷五

三花雨樓校本

定國逮至被殺其死在十八人後無疑及定國護永
明王入雲南追卹遇害諸臣建廟於馬場勒碑大書
十八先生姓氏乃去願而列青陽殉節諸臣錄蓋以
碑文爲據而願之名遂獨軼嗚呼彼既殺身以成仁
矣而豈有冀於後世之名耶然猶幸有永歷詔書可
考而其見於三藩紀事本末見聞隨筆劫灰錄諸書
者並彰彰不泯焉若未之死在李定國攻肇慶兵敗
時尤他書紀載所不及爲可慨也方靖南王耿繼茂
之統

大兵入欽州也用楫禦戰於合浦師潰走靈山自沈
勞氏園池事在順治九年未合李定國攻肇慶在順
治十年而願之遇害則順治十一年事也嗚呼天之
棄明久矣而三年之中李氏三人相繼効節君臣之
義無間盛衰蓋炳如矣用楫先爲御史時効給事中
金堡丁時魁等與瞿式耜不相能卒之致命遂志兩
人如一轍焉然堡時魁等皆小人也用楫惡之而式
耜庇之式耜雖賢者而其是非固不可掩用楫與吳
貞毓盧象觀同舉進士又與堵允錫相友善而其成
就卓卓亦畧相等當勝國之季吾邑固尤多烈丈夫
哉用楫元孫慶來懼其先世忠蹟久而就湮也乃網
羅明季遺聞爲李氏三忠事蹟考證一卷武進趙君
懷玉既披其事合傳之而余因爲之序

蘭譜略序

吾邑張子廷華生而愛蘭家傳種植之法爲蘭譜略
一卷以示予予讀之而有慨於中也其一之產云宜
興香蘭山東人震澤志稱地產香蘭今崔氏聚族居
之不復產蘭蓋蘭之生必於窮巖深阻人跡不經之

所則今之香蘭山其不復產蘭也固宜此非地之性有今昔之異而實物性之不移也其四之養云蘭性逸故植之必舒蘭心孤故培之必潔蘭氣靜故守之必正惟無戾其性拂其心鬱其氣則善矣如賢人君子優游山林礪谷之間一旦羅之廟廊仍當適其幽潔靜正之懷完其蕭遠閒放之趣此爲三代兩漢之士言之誠有然者後世士大率自炫以求售其有如蘭之性之心之氣者往往潛藏山澤間不可得而迹則張子之論不其贅歟雖然君子之言亦言其所志

初月樓文鈔 卷五

下

而已推張子之用心豈不欲士之植品者以三代兩漢之士自待而無汲汲於譁世取寵之爲也又其七之語云宜興蘭似君子閩蘭似士大夫舊譜所用肥膩水多施於閩蘭若宜興蘭則癯瘠其本性也士夫尙有近墨者君子介廉膏梁若浼余三復其言而悲之

任澧堂悼亡詞序

嘗讀韓退之弔武侍御所畫佛文竊疑退之於文非苟作者武侍御以妻之亡故而事佛以求冥福而何

足煩退之爲文及觀蘇子瞻集有爲呂文甫妻作傷春詞乃知古之人其不忍逆人之情如此吾邑任君澧堂喪其配馬氏哭之過時而悲爲悼亡詞四首而以書來屬余序之夫詞者詩之餘而古詩之作類皆有序序不必其人之自爲故澧堂以屬於余也余好讀韓蘇二公之文效而爲之者有年矣謂余之文已韓蘇若乎微論世之人不吾許卽吾許也而余亦未之敢任謂余之文無所得於韓蘇則雖榮古虐今者比比皆然而澧堂不然也澧堂之欲得余文信余文之可傳耳以爲得余文則於亡者可以無恨而澧堂之悲亦於是焉可以少解余故不忍逆其請而爲之序云

初月樓文鈔 卷五

下

從兄覺庵鵠園詩鈔序

世之論詩者或以格律區高下焉或以聲調判優劣焉或又以爲格律聲調舉非所以作詩之本而專主性靈焉同者黨之異者伐之論說繁興紛紜莫定余以爲皆是也而皆非其論之至者也詩三百篇有風雅頌之別其體一篇之詩有賦比興之異其義此格

律之說之所由昉也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既曰詩言志矣又曰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聲調之說之所由昉也若乃賢人君子閱時病俗男女詠歌各言其傷則性靈之說固卽所謂言志者而引伸之耳兼而有之具美也專而精之曲能也能事獨精非不足以名當時而傳後世而顧欲執已之所長繩人之所短則彼我易觀均爲未足詎得謂之至論哉漢人之詩與三百篇爲近人不數首莫可瑕疵建安以降作者益衆遞相祖述各名其家而當塗之代冠以陳思晉

初月樓文鈔卷五

花雨樓校本

宋之間首推靖節紹姬劉之絕軌該六朝之清綺實乎不可尙矣唐之詩人初盛爲美莫不體源騷雅宗法魏晉而善學陳思靖節者杜少陵也中晚諸家憲章初盛而善學少陵者白香山李義山也不規規於求似而有其所以似者存焉下逮宋元眉山劍南遺山道園諸公各擅厥能不相沿襲勝國時李獻吉倡爲復古之論必漢魏必少陵摹擬肖似尺寸不失於是言格律聲調者宗之言性靈者排之人各是其所見而卒未有以相勝也余從兄覺庵從陽湖左仲甫

先生學爲詩大率以少陵爲祖以香山義山爲宗不求似於形模字句之間而求其所以似於形模字句之外斯爲善學古人者歟覺庵嘗自編其詩爲一集然尙非定本覺庵歿後仲甫先生爲刪存之得如干首後之覽者可以考論其師友淵源之所自焉

陳景辰遺書目錄序

古之君子不得已而有言故言立而功德見後之君子得已而不已則以是悅耳目娛心志而爲游藝者之所矜尙此所以雜家之言前史錄藝文者不能廢

初月樓文鈔卷五

花雨樓校本

也荆溪陳景辰學博而好著書嘗以所輯續廣記百四十卷示余而余爲之序矣景辰旣歿其弟子楊君敷黃君萼等梓其遺書曰荆南小志曰荆南碑刻錄曰百四十齋記曰九子山行記曰經史子集跋曰墨莊古文尺若干卷而介景辰之友董君珊徵序於余景辰之書品量今古或未必盡當而諸弟子以師之遺書不敢輕有所去取懼失真也景辰固好學之士而楊君等篤於師友之誼謀所以不朽景辰者爲詳且慎其風義有足多者余誠悲而樂之嘉慶庚辰春

正月宜興吳德旋序

一彬上人語錄序

儒之與禪其奚辨乎論者謂儒之學主於經世禪之學主於出世是固然矣然如朱之李忠定明之王文成功業炳著德音並立而其學皆出於禪禪果不可以經世乎邵康節陳白沙儒之秀者而息心觀化蟬蛻塵滓讀其遺書令人有天際真人之想儒果不可以出世乎浮屠一彬學於禪而有見夫道體之大心體之妙自度度人廣為說法融會儒釋精純洞徹後

初月樓文鈔卷五

九花雨樓校本

進聆受欣所未聞錄而藏之無所遺失微言未絕妙聲永存余與彬師最為久故每相咨論彌日忘倦彬師門人以師語錄付梓而徵余序爰識數語竊附知言

程慕雲黃山聽泉圖詩詞序

余少時聞諸長老言江以南多名山而黃山最為奇特後讀桐城劉海峯先生遊黃山記武進張皋文編修黃山賦愛其文詞之壯麗蓋險怪幽絕之境固有以發之意欲一往遊焉而未果也程君慕雲家新安

而買於吾邑然性嗜讀書暇輒手一編不輟又好窮

山水之勝歸而遊黃山者再矣吳君菊畦為作黃山聽泉圖而慕雲徧徵知名士題詠之多至數百十首國初時黃山孫無言好遊多賢士大夫之交一時海內諸名士詩文集咸有送孫無言歸黃山之作無言生平他亦無甚表見而能愛尚文雅使人人樂為稱道不可謂非奇士今慕雲與俗殊好其亦無言之流亞歟抑吾聞黃山多古仙真遺蹟故得道延年者萃焉然大抵皆避世長往之士所託非必真有形解

初月樓文鈔卷五

十花雨樓校本

銷化之術慕雲儻遇其人弗靳告我也

許叔翹文集序

文之為用博而其來遠矣記事纂言之文原於書繼之者左氏春秋內外傳也司馬遷班固陳壽其委也言理之文原於易論語繼之者孟子荀卿也董仲舒楊雄韓愈其委也言情之文原於詩繼之者屈原本宋玉也枚乘司馬相如張衡曹植其委也今於後世綴文之士將責之以書詩易論語之為乎則自晚周以來其疇克當之不盍惟是即責之以左氏孟荀屈宋

之爲以爲必如是而後爲滿吾意之所欲云者斯亦苛矣苛之失爲拘而其流且激而爲矯誕爲桀異則非所以爲宗經述史之本也要有能彷彿乎司馬遷董仲舒枚乘相如諸人之爲者則固以傑然於于百年間可以命爲作者而無慙矣善夫柳宗元之論文也其言以爲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隲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大圭之瑕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宗元文學春秋外傳爲之可謂惟妙惟肖矣而其言若是此可以知論文而銖銖寸寸較量於一言句之間者

初月樓文鈔

卷五

十一 花雨樓校本

之非故吾讀懷遠許君叔翹之文而不禁慨然慕之欣然欲從之而不可得也余始聞叔翹之名於姚刑部姬傳先生後以訪孫大令于丕至懷遠因獲交於叔翹而盡讀其所爲文焉叔翹文自兵家言入蓋嘗已見之施行而非空言無實者之可比故屢爲當代巨公所賞今年秋叔翹與余相遇於揚州將以其文付梓而謂余曰吾於近人之文篤嗜姚刑部而刑部亟稱吾子爲可與言文者今刑部之文已不復可得得吾子爲敘吾文可矣夫叔翹之文固余所慨然慕

之欣然欲從之而不得者也若乃銖銖寸寸較量於一言句之間則既非余疇昔論文之旨而尤非所以論叔翹之文也已

荆南人物考序

不虛美不隱惡良史敘事之體也府州縣志之作義同于史而史則善惡兼書志惟書善不書惡此其所以異焉爾吾友劉鏗弦齋病邑志之蕪爲荆南人物考一編凡四易其稿而後成予得而讀之其分門也當其去取也嚴其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也夫古之

初月樓文鈔

卷五

十二 花雨樓校本

善敘事者稱左邱明司馬遷班固韓愈其是非褒貶多折衷于聖人而固傳酷吏不入張湯杜周猶不能無遺議愈文號爲謹嚴而志墓之作不免有諛詞焉今吾弦齋之書則異是蓋雖名聲彰顯如漢許武者猶以其近于矯情也而削之予謂武矯情以成弟之名武之過也然不可謂武之不友于其弟觀過可以知仁亦聖人觀人之法也而弦齋之書削武不錄以爲立異近名者之戒此其與善之不濫可知矣其有左史之得而無固愈之失者歟至其行文之簡而有

法蓋庶幾乎陳壽李延壽之爲非夫沈約魏收諸人所得並論也

潘魯泉天一論序

丙子春予友徐魯野爲予言蜀山有潘魯泉先生者邃於經學善著書其所撰述嘗見賞於當世宏達君子矣然欲得吾子敘之予聞而心喜甚欲一觀魯泉之書而多事卒卒未暇訪求也秋八月舟過蜀山訪先生之居得讀所著天一論十一篇旨奧詞奇洞心駭目其見賞於當世宏達君子也固宜然尙有疑焉

初月樓文鈔

卷五

三

花雨樓校本

者論中極言死生之故謂生爲如是之人卽死爲如是之鬼此固知生卽知死之義但不知人之死而爲鬼其終有乎其斲有而卒無乎聖賢豪傑之與庸眾人固亦同此生且死于天地間而旣死之後其有知其無知可比而同之乎抑有異焉者乎先生蓋引其端而未竟其說也又云水有清有濁清濁渾則爲混沌而清上升濁下降則爲開闢若是則天地者水之所爲而水非受生成于天地也傳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聖人之

所能知者旣有天地之後之事之理也若遙而溯之未有天地之先雖聖人烏從而測之哉蓋嘗思之太極之初陰陽未分渾然一氣而已一者道之源其爲體也先天地而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者數之始其爲用也後天地而行先生天一之論其兼舉之乎兼舉之也者義繫乎一非專繫乎水矣義繫乎一是言道也而數卽該焉義繫乎水是言數也而與道爲體先生之學根柢程朱而出入莊列故其言可望而怖也抑余有感焉德旋自以讀書不至因滯而少更憂患中歲奔走衣食窮于世而無所偶不獲治聖人之經以自充就此恨無極先生之窮與德旋等乃能于先聖微言深探幽隱抉剔爬羅至老不自暇逸此德旋之有愧于先生一矣又況前此者先生知有德旋而德旋不知有先生此德旋之有愧于先生二矣旣承命爲敘其書惟謹以所疑者還質于先生而不敢隱是卽所以報先生之知也已先生以同邑沈君鶴田爲本師每與人論學輒曰吾師之所以教某者如是于此可以見先生爲人之大凡云

初月樓文鈔

卷五

四

花雨樓校本

汪筠莊先生時文序

吾邑汪筠莊先生博極羣書以名進士出宰閩中晚而因事告歸未嘗一日廢書不讀後進之士從而問業者先生隨其質之高下而資益之莫不各有所成就先生所為詩所為古文德旋皆嘗讀之知先生淵源所自蓋在唐宋諸大家時文特其緒餘耳然且經之以董韓程朱之理緯之以屈宋賈馬之詞彬彬乎質有其文焉先生喜與德旋論文德旋於本朝諸家推李安溪為第一先生意不然之謂安溪說理固

初月樓文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當然其文格一以守溪為宗殊少變化德旋聞先生語意不能無疑唯唯否否而已後見桐城姚刑部姬傳相與論及時藝德旋舉安溪為問刑部之言與先生適合德旋乃無所疑于先生向時之論也然刑部所自為文有意規摹應德熙甫應進士舉者無所用之若先生之文則不名一格上之可以通于古作者文章至高之境而選聲鍊色未嘗不足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誠可謂豐年之珠玉儉歲之膏粱也先生文集刻既成及門諸子以先生嘗喜與德旋論文也成

以為序先生之文者莫如德旋宜德旋不敢辭遂為之序

閱茗山詩序

予年始弱冠于同邑得友二人焉一為吳貽芸其一則閱君茗山也貽芸茗山皆高才嗜酒予性不能飲然兩人皆暱就予予每入城兩人則邀予過酒家極飲酒閒琅琅誦新詩相激賞時貽芸聲藉甚邑里中而茗山素不治博士業人以故易之而予與貽芸特敬愛之惜其才之不克見于世也其後貽芸客死豫

初月樓文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州而茗山出遊南粵所交皆一時賢豪然歸而與予敘述平生親舊以為知我者莫貽芸仲倫若也茗山晚益儻蕩酒後輒大言無所讓然其所為詩歌古文雖一字之未安必與予商榷予才不及貽芸宜為茗山之所簡棄而顧篤信之如此此以見茗山非好加人者特負其奇不肯碌碌則時以自鳴其不平焉耳雖然老氏不云乎知我者希則我貴矣茗山胡不聞焉茗山比輯所著詩一卷示予其意乃以人之不已知而過為無窮之慮予謂茗山詩不假修飾而神韻

自足出以問世必有知而好之者因爲之序以開之
七家文鈔後序

錫山薛畫水與陽湖陸祁孫選定七家文鈔成既各
敘其鈔之之意矣而德旋復爲其後序曰余年二十
餘至京師與武進張皋文同學爲文得桐城姚惜抱
先生古文詞類纂讀之而知爲文之不可不講於法
也如工之有規矩焉如射之有彀率焉雖曰神明而
變化之存乎其人然欲舍規矩彀率而別求所以神
明變化之方其究恐歸于迷謬而無所得蓋嘗持是

初月樓文鈔

卷五

七

花雨樓校本

說以語皋文而皋文不予非也年幾四十始獲親謁
惜抱先生而請益焉先生誨之曰子之論文主於法
是矣然此學者之始事也其終也幾且不知有法而
未始戾乎法子其歸而求之周秦諸子及司馬子長
之書乎德旋曰唯唯然固且疑之疑夫惜抱先生之
文之謹於法也然先生固嘗言之曰文之至者通於
造化之自然人力不得而施也則言夫人力之所可
爲者亦惟學者之始事而已我

朝之文能無戾於古人之法者斷自方望溪始劉海

峯則望溪之弟子而惜抱所從受法者也皋文始亦
得宗於海峯而變其清宥爲淵雅故文格與惜抱相
近惲子居兼綜百家而其鎔鍊淘洗之功非貌爲秦
漢者所能企我

朝之以能文名者數十家然無有能踰此五君子之
上者矣建寧朱梅厓爲文專宗韓退之氏可伯仲于
皇甫持正李南紀之間長洲彭秋士長於紀述簡質
似陳承祚錄之附于五君子之後臭味亦未始不同
也夫古人之文豈嘗有定法哉言其意之所欲言而

初月樓文鈔

卷五

夫

花雨樓校本

已耳言其意之所欲言者而氣足以充之詞足以達
之則文成而法自存乎其中矣豈必懸幟而市於人
曰此于法宜如是耶洎乎漢氏之東文氣漸卽衰薄
魏晉以降才士雕琢尋詞以爲適俗應用之具則固
宜其氣之不足以充詞之不足以達矣及其久而相
沿成習若士之爲文固應若此者斯爲蔽益甚而其
于古也不亦遠乎六經簡嚴易直之體不旣漸滅而
無遺矣乎唐韓退之以天挺豪傑起而振其衰稟經
以立義因事以造言而其氣足以充其體其詞足以

達其意悉與古之所以爲文者合於是後之學者不
得不求爲文之法於古人之文謂非是將不得其門
以入也若乃神明而變化之則固非法之所能拘而
法亦非所以盡意然豈可驟而語之承學之士乎哉
而世猶有欲舍法以言文者則非吾之所敢知矣
陸祁孫冷宦閒情圖序

自祁孫爲合肥校官後予不見祁孫者三年矣然屢
郵書以文字相商榷則如時見祁孫也今年春予赴
畫水司馬之約來無爲而書問之往還益狎予每一

初月樓文鈔

卷五

七

花雨樓校本

書往祁孫之書輒四三至此以其所爲冷宦閒情圖
寄示曰子盍爲我序之予嘗謂學者之事必以治其
性情爲急自非上聖之資則其性情必有所偏知其
性情之所偏者而矯之無不可以適於道自非下愚
之質而陷溺之深者其性情亦未始盡漓因其善者
之機而達之無不可以進於誠自夫人之不能制其
情而因以累其性也遂乃以善歸之性以不善歸之
情夫豈知性情之本一哉夫人而不善用其情則情
之果足以爲性累也釋氏之徒惡夫情之足以爲性

累也而務欲滅之人且與木石等而性非其性矣彼
其黠者亦知其言之不足以自立也則又爲無所不
愛之說以濟其窮而推之於泥濘不可知之境且其
雜施而無等雖若類于過情者之爲而要其歸則仍
可謂之不近人情而已君子之言情也則不然吾未
能免於過情也思其何以過卽思其所以抑之道
焉吾未能免於不及也思其何以不及卽思其所以
引之之道焉若乃發焉而中節則自其一曲之善推
而致之使無所不善而中和性情之德在我矣此則

初月樓文鈔

卷五

七

花雨樓校本

治情復性之爲也而何情之足爲性累哉昔者陳鴻
之稱白樂天也以爲深於詩而多於情吾嘗欲移其
語以評吾祁孫而不知祁孫之以爲當否也夫樂天
誠多於情者然誦其言而考其行雖於子思子所謂
中和性情之德未能悉合然其篤於倫理非雜施而
無等者也祁孫非有樂天之名位而可以信其大節
之相似則亦於其性情焉信之而不僅在乎一詠一
觴之際也已道光二年某月日序

題辭

錢雲峯畫幅題辭

宣和畫譜云張僧繇畫龍不點睛點即騰躍而去噫技乃至此乎吾疑是言之未必果可信也然吾聞之桐城姚惜抱先生之言曰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夫文亦一技耳技之精者力與造化侔則安知夫僧繇之事之果不足信耶吾友錢雲峯善畫龍少卽好之至老猶不厭往往絕人事爲之昔明道程子謂文非學之專則不能工工于文猶玩物喪志也況于他技能乎然予于文字之好性焉而不能割舍故嘗

初月樓文鈔

卷五

三

花雨樓校本

與李心陔論學書謂苟立德如顏曾固無所藉于區區之藝事下此則必思擇一藝以執之樂之終身不厭雖外物至不以移吾好其于養心之道未始無小裨益也曩雲峯司訓江寧時惜抱先生主鍾山書院教席暇日恆相過從未知曾語及此否而予亦嘗接教于惜抱恨未及以此意質之抑莊周氏有云將使之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安能正之惜抱也雲峯也皆同乎我者也夫安能正之

王學愚畫像册題辭

予嘗爲學愚作愛石圖序予時未識學愚徒以予友張皋文之言信其爲賢者耳後於郡中數數見學愚習其爲人益信皋文言非妄今學愚已卒皋文墓木且拱予於是歎人生之難久長而猶幸二子者之能有所自立以永其傳於不敝也今年秋學愚長子守靜復出此圖示予予因爲之書其後已而守靜別示予一圖圖之狀爲學佛者守靜謂予曰先子素不喜釋氏學自爲此圖嘗自題七言絕句詩一首今天籟集中無此詩不知先子意何屬也又曰先子所爲圖

初月樓文鈔

卷五

三

花雨樓校本

甚夥獨此最似似於愛石圖愛石圖徵詩賦騷文畧備而學佛者未有言也敢以爲請予謂人子於親之旣歿也必思思之也深則其音容笑貌若將可接況眞有能得其似者耶守靜之拳拳於此也固宜矣遂并書之

程氏世系錄題辭

子香從予學爲文予授以子長孟堅敘事法子香心喜以爲獨能得之子香幼時從其大父自新安僑居吳門今茲卜宅陽羨與其族從濶絕恐久而益疎將

昧其所自出乃考之家乘自晉忠佑公以來凡五十
八世次其行事爲程氏世系錄一卷屬其執友徐君
星煌書而藏之家塾以示後人使無忘先澤其用意
良厚而行文能守孟堅遺法異時良史之才吾于子
香有望矣

朱橋亭詞稿題辭

蓋聞意內而言外謂之詞雖萌芽於唐爛漫於宋而
其源在國風離騷及漢人之樂府故予雖不能爲詞
而於古人之詞之善者未嘗不樂取而諷誦之然吾

初月樓文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聞亡友張皋文之論詞也謂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
之末而規矩隳詞學之壞較之詩古文而尤甚焉數
年前見溧陽史補堂詞而好之以爲能通古作者之
意非明以來諸家所能及時補堂已卒恨未識其人
然聞補堂稱吾邑朱橋亭詞不容口橋亭遂屏棄一
切而專肆力於詞今年夏余寓居蔣瀆橋西與橋亭
居相近因索其詞觀之蓋寢食於南宋諸大家而挹
其勝者信補堂之非妄歎也吾邑詞人在宋時推蔣
竹山先生今得橋亭而竹山有嗣音矣故喜而爲之

序云

長松箕坐圖題辭

士君子之生於世當隨其遇之所直而皆有以自見
進非以爲榮行其義也退非以爲佚安其分也予從
兄夢生自少壯時卽練達世務儕輩推爲經濟才嘗
偕予入京師應京兆試再進再不遇而歸予兄弟自
是不復有求進之志然予猶妄意希後世名思託於
不敏之詞以自解說夢生則專務力行于凡分所當
爲之事無不勉而爲之雖有時被訕詬不悔此圖固
未足以概夢生也昔阮嗣宗中實至愼而外託于狂
者之爲夫夢生則亦若是焉而已故書此以發其意
云

初月樓文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徐節婦圖像題辭

昔明歸熙甫作陶節婦傳自高其文以爲風雪中讀
之一似嚼冰雪蓋其事固有以發之陶節婦以身殉
夫謂獨小孀共叔主祭念歲月遙遙不可知遂孤行
其意而不顧不可謂非行之至高者今吾友潘君葉
帆次女徐述曾之妻夫亡無子留其身持徐氏門戶

俟叔娶姒生子而子之義各有當而所處爲倍難矣其族弟某爲圖小像葉帆乃屬予題之予之文雖不及熙甫而邑中節義之事往往見於予文遂爲題數語於幀端

周忠毅公玉印詩冊題辭

吳江周石荅明府以其先忠毅公玉印詩冊見示且徵言烏呼忠毅大節炳載史書豈藉此以爲重然後之人獲睹前賢之遺物相與詠歌而嗟歎之自有所不容已焉當日甘心爲逆璫私人者非無文字流傳

初月樓文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後世徒足以其人之詆誚而已而忠毅諸公姓字聞之使人肅然生敬恭之心此足以驗浩然之氣之長存於天壤間也德旋旣書應石荅後讀公奏議稿有請謚公揭自顧東白先生而下凡七人而先學士與焉不任感激之私並謹書以志

慶菴和尚名山行脚圖題辭

辛巳十一月吾友涇包愼伯自吳門來維揚余與相見於平山堂下語移時別去已而愼伯遺隸持一卷予至余寓齋屬題則故慶菴長老名山行脚圖也予

未識慶菴識其徒心朗曾爲題雙樹圖卷中有句云實無一法與塵世夫實無一法者無之而非法也慶菴始則閉關習靜後乃行萬里路今心朗學慶菴自閉關始其終行萬里路與不終行萬里路皆非法之所係則吾謂閉關可不閉關亦不可不知心朗意中云何并質之愼伯以爲何如也

初月樓文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文鈔卷五終

初月樓文鈔卷六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記

鷓園記

溇湖東三里許地名歸美橋橋之北有宅一區曰鷓
來墅墅中所謂鷓園者縱廣不及二畝園之主人安
其小也故名園中壘土疊石為邱登邱而望隱隱見
溇湖水如縈帶同官鵝尚諸峯其秀皆可攬挹邱之

初月樓文鈔 卷六

一 花雨樓校本

下為池三分其園之廣而池居一池中有蒲有蓮有
葭葦之屬鱖魚數十尾潏潏乎其間池之北為飲虹
之亭折而西為課花之館庭中花藥紛郁修篁葱蒨
掩映蘭楯之前主人暇則讀書於此客至汲泉煮茗
或呼僮具盃酌擷園蔬為饌有古隱士風余讀後漢
書逸民傳如梁鴻高恢之徒激昂高蹈其踪跡若滅
若沒使人不可得而見蓋士之瑰意琦行者既自以
其身不能隨時俗俯仰而耳目所接卑瑣齷齪適足
以發其牢騷憤懣無聊不平之感宜其潛隱伏奧而

不肯與當世之人相見也今鷓園地不出闔閭而邱
壑自具山水之勝一憑眺而得之以是為隱者之居
其亦可以徜徉自恣而無違世遠去之思矣主人姓
吳氏名觀於余為再從兄云

青雲橋記

無錫縣富安鄉之沙灘津其始設筏以為渡則舟人
藉以罔利而蚤暮不時涉者病焉釋圓覺者其里之
人也自為齊民時即心閔之遂棄家習浮屠法挾其
師說丐於鄉之人士創建木梁旋易以石是為青雲

初月樓文鈔 卷六

二 花雨樓校本

之橋圓覺又結茅於橋之旁而其徒慧隆又新而大
之則今所謂青雲寺也夫川之有梁所以利民也故
善為政者及時而成之然自儒者言之則人見以為
迂濶而浮屠氏之說乃反中於人心此吾之所歎也
然吾觀圓師之所為雖於行為過中而於人為有濟
其賢於世之專利而私己者豈不遠哉橋之建於乾
隆某年某月寺之建於乾隆某年某月嘉慶四年七
月某日宜興吳德旋記

蘇州靈鷲寺藏經閣記

佛法自後漢時入中國而其遺言皆在西域中國之人續取而譯之其多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其言與中國聖人之經有離有合而學佛之徒相與尊而守之亦謂之經蘇州之靈鷲寺蓋始建於梁天監中其後屢廢屢興而未嘗有藏經之閣浮屠一彬以嘉慶三年主寺之講席衍其師說宗風大暢州之人士翕然宗信願輸其貲迺於寺之隙地建傑閣爲藏經之所經始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告成於是州之人復翕然稱之曰惟一彬之能而一彬讓而不居曰惟賢

初月樓文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士大夫之德則相與來請曰願有述也使來者知作之所始焉予與一彬久故故爲之記

石塔記

昔吾祖南翁先生構別業於茶山白蕩間池館之勝甲於郡治所謂南山之南是也嘉慶壬戌九月余以事過茶山極望荆榛遺跡盡矣悽愴者久之已而至衆度菴壁凝塵如畫腐桷危簷恆有落勢庭無樹木草藜生被階頽垣荒蕪中見石塔可丈許傾焉上有細書斑駁隱約可辨則南翁先生手書前後甃路記

事文也茶山故物此其僅存者矣歸而告於從兄清望六居而謀致之今年春清望兄至茶山載塔以歸而置之鷓園土邱之上鷓園六居讀書處也六居既有詩以紀其事而復屬余爲文志之嗚呼向之所謂名勝之地今已盡爲荆棘禾黍矣一塔之微何有焉然以先人手澤所存爲子孫者忍聽其湮沒塵土中而不爲之所耶且使後來繼今者知斯塔之彌可貴重宜何如愛惜而珍護之耶若是其不可以無籍也故謹而記之時癸亥四月初一日也

初月樓文鈔

卷六

四

花雨樓校本

文昌神祠記

周禮大宗伯以燹燎祀司中司命司中文昌第五星司命第四星秦以後代從祀南郊壇而先是七國時沅湘間俗信鬼多淫祀屈子取其合祀典者爲九歌中有大司命少司命云說者謂三台文昌皆有司命屈歌詞蓋兼之也文昌第六星曰司祿故世又以爲兼掌祿籍而奉祀於學宮然今文昌主祠蜀梓潼神神仕晉戰歿著靈於蜀以鐵如意與姚萇助成戰功歷唐宋元明代屢顯神異加封爵進而益崇與漢前

將軍關侯並竊按依古以來若祀五帝及祭社稷及靈星之祭又若祭天駟爲先蠶交有厥配食蓋外祀無主不止文昌神祠梓潼猶時耳然是何所依緣也非通幽明之故其孰能知之哉近世乃更有託神所自爲化書其說益放予不敢言之郡西南某鄉故有文昌神祠一所屋凡若干楹歲久廢壞嘉慶某年某某等斥而新之並爲置祠田若干畝給道士供灑掃費而爲惜字院於其中規畫盡善可久已竣事來徵文予因爲之記

初月樓文鈔卷六 五

花雨樓校本

慎齋記

元和林仲騫名其讀書之居曰慎齋而屬予爲之記記曰昔孔氏之門學者莫不求道然卒傳夫子之道者惟曾子而曾子復傳之子思曾子之傳大學也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子思之作中庸也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其言若合符節楊子雲生西漢之末亦頗有所窺見於道而其言曰由於慎獨入自聖門子雲之行頗不滿於宋之儒者

而其遺言實有不可廢者此類是也曾子子思之書始雜戴記中宋大儒程子特尊信而表章之朱子復爲其章句益發明慎獨之旨而後承學之士乃有以得其要領蓋能慎於己所獨知之地則於天下之事無不慎而天德王道可一以貫之而無疑舍是以言學則岐出有驚而不可以適於道此程朱之所以爲上接聖人之傳而大有功於來世也今之學者往往厭薄程朱而宗漢時之鄭馬則識其小而遺其大得其粗而遺其精而仲騫乃能爲宋儒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時吾知其必有充然自得者矣夫朋友之相贈也以言使其事爲仲騫之所己能而復舉吾之所聞於古者以相告苟吾之言有足采宜亦無厭數於仲騫仲騫其益懋焉而純純焉而常常焉而惕惕以自箴而默默以俟其成則洛閩之傳在是矣

初月樓文鈔卷六 六

花雨樓校本

貞壽堂記

貞壽堂者吾友陸君祁孫奉其生母林太孺人之所居也祁孫蚤歲失怙賴母孺人以養以教俾得成業發聞於時故海內知名之士與祁孫爲兄弟交者競

致詩若文爲太孺人壽祁孫不知予之拙於言也而復徵予文予不能辭而爲之記曰君子之欲壽其親也必先謀所以自壽者焉自壽之道立言不如立功立功不如立德德何以立守身而德可立矣身何以守貞遇而身可守矣夫君子之學非以求合於衆也斬於自盡而已矣一身之遇可以屢遷而所以自盡者無之而可苟行一事也揆之於理而不順反之於心而不安由是則雖可以邀譽而有不爲也行一事也揆之於理而順反之於心而安由是則雖可以召

初月樓文鈔

卷六

七

花雨樓校本

謗而有必爲也見之於用而爲功功可壽於天壤矣垂之於文而爲言言可壽於百世矣祁孫方以文學爲當代大人先生所器重異日之建庸而奮績吾不能量之爲何如而古君子之進德修業及時而有成者不可以不爲祁孫勗也祁孫在勉之而已如是以爲太孺人壽則亦異乎人人之所以壽其親者矣

重建陳渡橋碑記

郡西南十里有橋於運河之上者曰陳渡初故以石爲之石毀而易之以木也不能考其爲何時而其復

易之以石也則始於明嘉靖丁酉而倡議於浮屠人德山唐襄文公嘗爲文以紀其事歷歲茲久石乃剝而善崩也鄉之耆老縉紳咸曰我其圖承前人功不可以怠不可以吝則相與鳩貲聚木石撤舊而新之經始於嘉慶某年月日告成於嘉慶某年月日其高廣延袤之數視昔有加焉已乃復相與言曰我成前人功於不忘事乃不可不記惟今之能言之士孰爲追企於古人我其祖求乃不可不謹於是吾友李君章有以書幣來請曰願有記也使來者可述焉章有

初月樓文鈔

卷六

八

花雨樓校本

先世故宜與人自其曾祖月篷先生始僦居武進今爲陳渡橋人也

我寓樓記

新河邵汝琮於其故居之南三百許武僦樓屋四楹居之而名之曰我寓其樓前直高阜隱隱隆隆有岡巒起伏之勢於隱者之居爲宜乙丑冬日子間過訪之因宿於其所謂我寓樓上談竟夕樂甚汝琮請予爲記予觀古之賢者不得志於時則卜居澗阿之間求志養高以自適其適讀衛風考槃之詩彼所謂獨

寐寤言永矢弗諼者樂乎在己他人不能與焉然吾聞莊周氏之言曰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則夫獨喻之樂又不若喻諸人之爲樂耶汝琮以弱冠補邑諸生中歲偕予肄業成均應京兆試連不得志而歸也今予旣絕意進取志存山水之樂而汝琮亦將屏跡邱園爲終隱計吾知汝琮之有所樂乎此矣汝琮之樂予知之予之樂亦惟汝琮能知之言之而必應唱之而必和考槃詩人蓋未嘗有此樂也夫人中無所得斯見異而遷焉苟中有所得將安往而不

初月樓文鈔

卷六

九

花雨樓校本

獲吾樂者陶靖節有云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達哉斯人幾於無我者與抑君子之所以無入不自得者又非是之謂而別有其可據者與汝琮曰先生之言有足以警予者請遂書之因書以爲我寓樓記

江村書塾記

如皋黃學博青溪與予相遇於淮陰索予文觀之而好之因屬予爲其江村書塾記而并述所以請記之意曰自吾高高祖君求公創建斯室吾高曾祖祖父

承之而時尊治焉某少時讀書其中甚樂也長而經涉世故以性不能適俗動遭譏謗然入吾室而嘯歌偃仰如與古人相進退揖讓而面稽其可否迥然不知憂患之在吾身也願予爲我記之以解於衆多之口而因以自警而且以示吾後人予應之曰子之意誠美矣抑子以性不諧俗故與世多齟齬則恐猶未若子之甚也而奚假予言然此不足以爲病視吾言行臧否何如耳其果臧耶則謗我者受其咎矣若吾之言行未能皆合乎道而有議我者之隨其後吾得從而改焉是吾之師也而又何愠焉子而信子之學以勦至於古人而無復繫心於時俗之毀譽則所以爲承先志而啟後人者端有在於是且安知無獨行好修之儒聞風興起而相與唱和於荒江寂寞之濱也

初月樓文鈔

卷六

十

花雨樓校本

歸美橋吳氏祠堂記

歸美橋吳氏始遷祖爲文學椒園府君由椒園府君而上推之五世而爲明贈少傅寓菴府君寓菴府君自宜興北渠遷郡城洗馬橋有少傅公祠在洗馬橋

東北寓菴府君生復菴府君明翰林院侍讀學士贈
禮部右侍郎有先賢吳學士祠在洗馬橋復菴府君
生詹所府君明明通進士詹所府君生乃父府君明
武進縣學生乃父府君生勅我府君

皇清國子監生勅我府君椒圃府君之考也椒圃府
君之兄曰松溪府君居郡城南十里之古茶山路故
詹所府君別業今松溪府君之後猶居茶山椒圃府
君由郡城遷宜興歸美橋今六世矣子孫咸聚居無
他徙者於甲令得別立祠祀重始祖嘉慶庚午從兄

初月樓文鈔

卷六

七

花雨樓校本

文耀倡建祠之議德旋與諸兄弟及諸從子輩皆曰
願盡力乃卜地於橋南之若干步築室四楹中祀椒
圃府君及椒圃府君以上凡四世有夾室爲藏主
之所則自椒圃府君以下數世之主亦得祔入焉旣
成室矣而門塾之制猶未備非敢緩也用不足也是
役也積木之費若干積瓦石之費若干積工之費若
干凡糜錢若干千文竣事之後僉以爲宜有記也故
謹記之

族兄笠軒畫像記

笠軒長余六歲自余爲童子時笠軒卽來書塾中謁
先君子談藝見余能屬文則甚愛余余年十九肄業
龍城書院中時笠軒讀書郡西郭之石佛菴而溧陽
王泰園來游吾郡寓南河沿關壯繆廟笠軒與泰園
有舊一日泰園在笠軒許見余所作七夕詩善之笠
軒因導予謁泰園自是三人者暇輒相往來泰園故
負詩名笠軒與余學爲詩每一首成泰園輒爲評論
其可否泰園笠軒皆善飲余雖不能飲亦時時從過
酒家與酒人溷跡如此者蓋數月焉其明年各散去

初月樓文鈔

卷六

七

花雨樓校本

余與泰園遂不復相聞而與笠軒或間歲一見或間
數歲一見不能相合并如曩時矣歲孟春之月余
過笠軒笠軒出示余一圖竹樹蒙密有少年憩息其
中余諦視不識爲誰何之人笠軒曰此余三十年前
舊圖也而竟忘之耶余追思昔年與笠軒游從事歷
歷可數而今者笠軒鬢鬢皓然圖中狀貌反不復能
記憶則余亦將老而衰矣豈不重可慨也哉笠軒曰
是不可以不記因述往事記之道光辛巳某月日
記周節母湯孺人事

夫婦人倫之始詩首關唯以其得性情之正也若乃
遭變而能不失其正則聖人亦有取焉以爲法於天
下後世邨之柏舟婦人不得於夫而作而其卒章曰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無他志也如是而可以怨柳之
柏舟衛其姜守義自誓之詩也而其言曰之死矢靡
他之死矢靡慝何其言之擊而決耶如是而可以興
此性之貞情之則也嘉慶戊寅之夏余友涇包世臣
慎伯以事至吾邑未幾去遺吾書曰日來陽羨山水
佳絕處一未游歷惟多得良友耳因畧舉所往還者

初月樓文鈔卷六

花雨樓校本

數人而周子珍黃其一也且云珍黃之母孺人苦節
世臣旣爲之傳矣然吾子邑人也不可無言以表章
之已而珍黃謁余以請乃徵其事記之孺人姓湯氏
年二十四歸周君起雲未葺而寡遺腹生子應華卽
珍黃周世業儒家貧甚孺人上事舅姑下撫教遺孤
子衣食百需皆出自十指焉珍黃奉其母孺人教以
文行知名所致詩苦文皆一時賢士大夫之作足以
爲母孺人榮矣而猶以未得余言爲憾其不遺一士
之意可謂勤矣豈不亦有合於詩人明發不寐之懷

也歟

初月樓文鈔

卷六

古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文鈔卷六終

初月樓文鈔卷七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傳

談節婦傳

談節婦陳氏荆溪人談宏遠之妻婦年十七歸談氏九年而宏遠死子二人長七歲次五歲姑吳氏亦寡居久憐婦特甚而婦之事姑日益謹先是宏遠家故貧又以業儒故不善治生田十餘畝賣畧盡而逋負

初月樓文鈔卷七

卷七

花雨樓校本

責家又已百金及宏遠死既葬索逋者填門婦提兩兒徧告諸買產者家益其直歸而召諸責家悉償之日市錫蠟紙手製楮幣賣以給食食恆乏無一日儲日買小麥礮之自食麩屑而以麪供姑食夏月卧無帳候伺姑熟寢即不復寢持扇驅蟲竟終夜其行孝於姑皆此類也乾隆甲寅節婦疾病姑問之向姑泣曰婦不孝不能終事吾姑命也距其夫宏遠之死二十有八年矣節婦死姑哭之慟曰勤苦孝順吾愧吾婦也吳德旋曰節婦居荆溪縣城之南倉里予自少

時往來城中而其高節未有聞者婦行不出門其信然與予來京師周君葆元為予述其事如此予因為之傳云

徐烈婦傳

徐烈婦吳氏嘉興縣學生徐宸煥之妻烈婦少讀書通大義宸煥家貧甚朝夕恆苦食不繼烈婦處之怡然乾隆五十一年宸煥死烈婦為書與其母訣曰兒上不逮事舅姑下而子女子無一人夫死於徐氏已矣若歸而從母以居恐違婦人從夫之義兒慙且從

初月樓文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夫於地下母無以兒為念也遂自經而死

吳德旋曰烈婦之死偉矣然同時有某將軍妾者將軍死妾從死嘉興士大夫爭為詩以章之至於烈婦寂如也吾友戴經亦嘉興人為予述其事槩然者久之且日子必為之傳嗚呼烈婦豈藉余言以傳耶

徐孝子傳

徐孝子爾正者江陰縣人也其伯兄爾大當明季殉國難有弟曰玉方幼為人所略賣其母痛幼子之亡也日夜泣喪其明爾正則請於母曰大人幸少安兒

必得弟以報母母許焉遂行徧求之至金陵直其弟
刈薪樵城下弟望見爾正號曰若非吾仲兄耶爾正
聞之曰王之聲也察之果是因持之泣趣告所主而
以金贖之歸其母因之目復明也

吳德旋曰予聞爾正家貧資備賃以養母然好讀書
畫作苦夜矻矻誦經史不少休後遂補學官弟子蓋
其行事皆人之所難能者

許伯清傳

許伯清名學夷江陰縣人也幼有高識好讀書不屑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三

花雨樓校本

為舉子業同輩咸笑之伯清乃為論以自見其略曰
三代立賢尚矣漢舉賢良猶為近古後世以經義取
士而其流益敝葩詞蔓語童習而長試之家以為賢
子國以為良士是豈所謂經濟之學耶伯清為人負
氣而多傲遇貴介或少嚴必陵出其右故其言曰盜
為跖毋以貴而驕盜為丐毋以貧而詔然四方名公
物色求之則削廉隅歡然相得也晚歲屏絕人事榜
其居曰維摩室設維摩詰像焚香晏坐其中曰吾借
此以消世慮而已非敢與世之佞佛者伍也嘗謂儒

者以格物致知為本釋氏莊列並多喻言而莊列產
於中土人知其言為喻釋氏起於西域人以其喻為
真世士莫不甘心焉則不能格物致知之故也少學
為詩至老而不倦其稱詩主漢魏所著有詩源辨體
及許伯清詩行於世

吳德旋曰予讀惲應翼先生所為許伯清傳見其著
論多與余合是以刪取其要序而存之

張氏二節婦傳

張節婦白氏武進縣人張政誠妻婦年二十二歸政

初月樓文鈔

卷七

四

花雨樓校本

誠生子三人女二人政誠倜儻好學家貧屢困童子
試父文復命北遊占天津商籍鄉試順天俄得疾卒
京師是歲雍正十一年也訃至節婦哀慟絕復甦時
舅文復年老諸孤幼度不可即死乃稍稍節哀明年
文復病及革顧節婦泣曰吾死矣諸孫與新婦為命
然貧甚無可倚者奈何節婦泣對曰新婦生死與諸
孤俱文復遂卒是時節婦三子長思楷年十一歲次
蟾賓九歲次瑞斗六歲兩女少長年十二三歲節婦
則率二女紡績以為食而課三子讀書口授四子毛

詩爲之講解文復有弟曰民三老矣教授於家節婦命其三子從學其後皆以文行有聲乾隆二十四年節婦疾卒年六十有四距其夫政誠之卒二十有七年初節婦之在室也母病刲股肉和藥以進病輒愈及文復疾革節婦復刲股以進焉及其卒也子瑞斗亦爲之刲股其葬也知縣黃瑞鵬表之曰純孝苦節節婦姜氏者常州府學廩膳生張蟾賓之妻也婦年十九歸張氏十年而夫卒生女甫八歲子惠言四歲夫亡後四月遺腹生子翊張氏世居南郊德安里蟾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五

花雨樓校本

宛備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故自節婦之卒也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臧獲皆爲流涕節婦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自夫亡後至是凡三十年贊曰予自少時從張惠言遊卽知其母姜夫人之賢及姜夫人卒而後益聞白夫人之高節然惠言兄弟並恂恂退讓爲時聞人豈非姜夫人之教耶

汪貞女傳

貞女汪氏宜興縣人汪朝敘之女也字同邑周思建

初月樓文鈔

卷七

六

花雨樓校本

乾隆二十一年思建旣冠將授室請期於汪汪許之婚有日矣未及期而思建以疾卒訃至女泣告父母願歸周氏守夫喪父母愛憐之意良不忍然知女志不可奪乃使人告於周成禮而歸之至則請於舅姑以夫之從子某爲己子慈愛之而嚴教誨之初女之從母徐未嫁而夫死守貞不再字女幼時高其節及是乃自以貞孝著聞

邵貞女傳

貞女邵氏宜興永定里人邵宇南之女也字同邑陳

友遷未行而友遷死時貞女年十三歲聞訃哀泣辭其父母欲奔友遷喪父母曰若能終而志乎貞女頓首曰兒死無所恨遂從之歸貞女陳氏貞女事其舅姑如事父母舅姑憐之甚欲嫁之因以言感之冀貞女肯從也貞女徐言曰吾所以來云何哉如是吾不可以生矣舅姑慙而寢其議貞女乃得安後數年舅姑相繼卒貞女哀毀盡禮其誠孝蓋出於天性乾隆丙午貞女無疾而卒年六十有四夫弟友良以其子培原後貞女貞女卒之夕空中聞鼓樂聲異香經宿不散或曰貞女殆死而爲神矣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七

花雨樓校本

談母陳孺人傳

予門人談禹聞手其祖母陳孺人事狀乞文於予曰禹聞少逮事先祖妣以先祖妣之孝慈惠順加之大節過人固宜有聞於後世禹聞雖愚陋無似而幸及夫子之門則先祖妣不朽之寄惟夫子是賴願夫子賜之傳以爲談氏榮予既不獲辭乃爲次其事而傳之

孺人姓陳氏宜興人歸同邑談君爾容有子一人女

四人爾容之事親能盡孝孺人實佐助之爾容破產葬其親家貧矣賴孺人勤儉終以不致困乏乾隆四十三年二月爾容疾且革孺人籲天悲泣願以身代復禱於竈前手利刃刲股肉和藥以進爾容卒不起時孺人年四十餘後若干年子某疾卒孺人哭之慟兩目皆瞽又閱若干年而卒年七十有三初孺人有姊適王氏貧而寡孺人善待之曰姊與我皆未亡人我幸有餘資可使姊衣食不足耶周給之終其身也黃節婦傳

初月樓文鈔

卷七

八

花雨樓校本

黃節婦孫氏陽湖戚堰里人贈奉政大夫國子監生孫璟女宜興東黃塘里人黃光遠妻二十一而嫁嫁三年而光遠死節婦誓以身殉夫投繯者再舅姑勸諭之乃止其後舅姑相繼卒叔甫娶妣家政悉節婦主之節婦治家有法閭內外井井然節婦後善病臥不能起其叔妣爲之櫛沐進湯藥必躬親之不使婢節婦意不自安輒止叔妣而叔妣以爲宜也節婦性喜節儉夫亡後愈自約不食肉衣不縑帛終其身節婦無子女撫王氏女爲女從子紹宗爲子女已嫁而

紹宗猶未娶也嘉慶二十二年正月病將卒謂其家人曰吾死無他慮惟以未及見紹宗成立爲恨耳卒時年四十有七

吳德旋曰余居距東黃塘二十里而近又與光遠家有連故夙聞節婦之賢也節婦之兄讓與余友善今爲安徽懷遠令聞節婦死哀之甚以書來屬予爲傳乃徵其行狀刪次而存之

路慕堂先生家傳

先生姓路氏諱學宏字宏劬別自號慕堂荆溪籍宜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九花雨樓校本

興人父諱衡康熙乙未進士爲閩之順昌令甫七月卒官時先生年六歲哭踊如成人稍長勤學好古補邑諸生事嫡母湯生母徐能盡孝家貧資教授以爲養比居二母喪幾不勝喪見者皆爲心惻伯兄季弟並早世無子先生以兩子自幼分嗣之待寡嫂及弟室皆盡禮教授所入泉粟並資焉先生年七歲時讀孟子卽解辨義利字故終其身以廉潔自持所至爭迎爲學者師而同時諸名宿無不高其學行者乾隆乙酉充拔貢生辛卯本省鄉試中式辛丑大挑一等

分發陝西試用知縣初攝山陽令有趙成者殺牛延輝全家六人以其家孤懸無鄰里成卽首其子友諒夜宿牛氏實殺之拘友諒至但號泣請死無他言先生覺其冤密致成妻廉得成強私子婦狀又密訊友諒婦於別室盡輸其情蓋成旣逼淫子婦而延輝故與友諒善知其事將資友諒挈婦遁成知延輝本謀故銜之欲殺廷輝并殺子子逸則戕廷輝闔門而卽誣陷其子云讞具例問誅先生憫友諒遭人倫之變白廉使

初月樓文鈔

卷七

十花雨樓校本

奏請未減當宮刑一時咸服其仁明也調權麟遊值甘肅回逆田五亂據石峯堡肆焚劫逼麟遊先生騎馳境上傷險築五堡練鄉兵防禦城中積糧選器械分上卒登陴守募義勇列營城下號令嚴整諭居民無恐逆竟不敢犯巡警官鳳翔丞陳某裨將喬某邏回平民馬二指爲賊諜密報上官械馬二送縣希得功先生謂馬二非賊微服至馬二所居村密訪之果非賊也竟釋之而上官業受丞等報謂逆且入陝境趣重兵成麟遊檄興漢兵備副使長白豐公按馬二

先生速具牛酒慰成者戒無驛騷而自迎見豐公豐公初聞馬二釋頗疑怪已而知其事之誣也乃大服謂先生有定變才即撤兵去逆亦尋滅授知宜川縣縣北境於縣治最遠羣不逞據爲藪穴名丐而實盜千百輩蹂躪鄉落所至索供張闌入內寢脅婦女縫紉行酒無忌大爲民患先生購捕盜魁數人立斃之餘黨悉屏跡去巨猾康彥宗陳亞子恣橫邑中莫敢詰問先生甫下車即召捕之置之法邑稱快先生以宋儒胡安定張橫渠二先生嘗宦宜川建二賢祠躬率士民謁祠下講東西銘及教授湖州條約長幼環聽俗爲丕變在縣六載引年歸去縣時士民泣送者數百里不絕先生之歸年七十餘矣然猶簾閣據几讀書不輟後進之以詩文相質問者隨其才之高下而資益之莫不各有所成就嘉慶六年十二月得疾卒春秋八十有二二十一年邑之耆老薦紳文學之士具先生行已歷官事蹟由學博士牒縣申請行省布政使行臺都御史總督尙書行臺副都御史巡撫侍郎督學使者核實崇祀孝弟祠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七

花雨樓校本

吳德旋曰先生於學無不窺尤深畫理余所見先生畫冊品格在陳白陽惲南田之間此在先生爲餘事而世或以是重先生也雖然若先生者畫固以人重耳人豈以畫重哉

學愚王君傳

君姓王氏諱曰旦字學愚候選布政使理問諱震之次子君幼隨理問君僑居常州武進縣即能先意承志以樂善好施父子顯名郡邑理問君卒君哀毀盡禮撫庶弟及亡兄之子如子其於施與益厚人以緩急就君謀無不爲盡力於人常若有所歉者然友天下賢士與之砥礪學行嘗貌己爲愛石圖徧徵詩若文以求咏歌其所志蓋君之爲人與其所撰著皆不假雕琢而近自然云性嗜古書畫家藏唐宋人名蹟甚夥暇輒簾閣據几摩娑不去手於近人之書尤好惲正叔搜其遺墨刻愛石山房帖曰吾以是尙友其人也所著書有天籟集若干卷

吳德旋曰初予亡友張編修臬文數爲予言君之爲人立名義重然諾有古人之風而僕射山人錢魯斯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七

花雨樓校本

者亦予友也尤稱道君不置後予邂逅君於郡中一見如故交君既歿而君之長子國棟以狀來乞予作傳於是益知君內行純備誠當世之所希也國棟好學能文君祉所施將在此矣

江貞女傳

貞女江氏歛芳坑里人江天聲之女年十三字同邑王昌子國彥昌父穆堂故業禹筮挈家屬僑居常州武進縣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國彥年十七女年十九既請期婚有日矣而國彥之父以疾卒國彥居喪哀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七

花雨樓校本

毀嘔血數升病甚劇穆堂寓書女父天聲備告以故天聲秘之數月勿令貞女知而貞女微聞之於母也一日天聲呼女謂曰婿病急奈何女以父向秘之而今忽告之疑婿已死急請曰大人以兒字王氏婚禮五六日行因再拜曰兒願從父母乞此身矣天聲愕然曰婿固病尋當愈何出是言也女愈疑堅欲歸王氏天聲知婿固未死而女意百方喻之終不釋恐有他變不得已具舟親送之常州而國彥以就醫吳門竟卒計國彥父以六月十日卒國彥距父卒十日而

病以十一月六日卒正女舟次漸江時也既至常州天聲先遣人謁穆堂比返報知婿已死見女欲實告輒相對嗚咽不成聲女泣曰大人勿言兒已喻矣兒之來豈謂郎生耶請急爲告祖翁兒既來無異議也穆堂卽備禮迎歸女既歸守舅與夫之喪如既成婦者然事姑如事母然女居常未嘗見齒笑而其侍姑側亦未嘗有戚戚容凡歸王氏九年而以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二月得疾卒時年三十有七云

半笠程君家傳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七

花雨樓校本

君諱應科字冠亭號竹墅晚更號半笠山人姓程氏世居婺源之盤谷其遠祖靈洗謚忠壯以功名顯梁陳間支祖曰從龍唐刑部尚書考諱待詔字公良善行賈致多貲然以好義稱見邑志義行傳君少讀書倜儻有大志父卒金陵以喪歸葬盤谷循禮無愆方君侍父疾時父自知不起執君手言曰吾首創尙書公祠功未竣於心終不忘汝能續吾志而成之吾死不恨矣君泣應曰諾卒成之如其父志君以入貲爲福建福州府通判坐與知漳州府全某爭不法事罷

職時乾隆五十七年也嘉慶四年九月赴京師遵例
呈請引

見奉

旨授鐵嶺縣典史為典史四年以病歸僑居吳門雖
老猶樂善不倦建明道伊川二夫子祠於虎邱祀之
又嘗於竹墅興義學新韓溪世忠祠後寢所至雖浮
屠老子之宮有所興作求於君無不應性喜植花木
又善磊石為山倣倪元鎮獅子林圖構舒深園於吳
之婁門以寄其尚友之志好觀古人法書名畫遇晉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五
花雨樓校本

唐石刻之佳者輒購之暇則策閣據几摹放之蓋其
可見者如此而其中之所存者莫能測也君卒以嘉
慶十四年某月日年六十有九

吳德旋曰吾嘗一識君於吳門之靈鷲佛寺後以吾
友汪原杜館君家因造訪之得觀於其所謂舒深園
者則君已卒矣已而君之孫德賚從余學為文出所
著君年譜示余余乃論次其事為傳以授之

莊母戴宜人傳

宜人姓戴氏諱小鳳字碧梧先世河南人祖為雲南

參將卒於官父貧不能歸槩遂家雲南宜人年若干
歸秀水莊胥園公時胥園公方為永北府同知乾隆
四十年也宜人性恬淡靜壹衣布衣不事修飾略涉
筆墨勤女紅事女君石夫人執禮甚謹石夫人雅愛
重之四十五年胥園公坐總督李公事牽連謫戍伊
犁伊犁將軍伊公厚遇之踰年保授撫民同知先是
宜人欲隨之戍所以方有娠石夫人止之已而生子
石夫人撫之而謂宜人曰今幸有男爾行爾志可矣
宜人乃慷慨請行就道道出豫省值歲饑流民千百

初月樓文鈔

卷七

末
花雨樓校本

為羣勢洶洶僕輩惶懼力勸返宜人曰行也死吾分
耳何畏焉既至伊犁胥園公驟見之泣下不能止曰
夢耶真耶宜人颯然曰君幸無恙妾亦幸無恙妾之
來欲以慰君心耳豈反重傷君哉胥園公於是破涕
為笑曰有是哉吾當強為汝加餐五十四年六月胥
園公秩滿得代宜人隨至京師其明年正月石夫人
亦攜子至京師相見也胥園公尋補惠川守後遷至
廣東布政使卒官宜人誓以身殉石夫人謂宜人曰
子年長矣教誨之使成立亦爾之責也何以死為言

已相向哭宜人乃不敢言死然自是多疾疾時止時作以嘉慶四年四月初二日卒年四十歲子一吳德旋曰吾友莊徵君達甫胥園方伯之族子也嘗謂余言宜人子仲方好學嗜古以父任當爲縣令不肯就從諸生後應京兆試得舉矣其志未可量也於此益知宜人之賢云

詒穀程君家傳

君姓程氏諱成標字顯明一字詒穀徽州府婺源縣人遠祖靈洗諡忠壯以勲業顯梁陳間君之支祖曰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七

花雨樓校本

洵宋吉州錄事參軍師事朱子爲名儒君之考曰士富母黃氏生子四人君其第三子也君生而家貧甚六歲鬻於某縣爲某氏養子稍長遇從兄成漢詢知母固無恙感泣欲歸私以衣食遺母年十八辭其義父母歸婺源復姓程氏與兄若弟力田奉母母意有所欲力可致必致之季弟爲母所鍾愛析產日弟所欲得者悉推與之宗族鄉黨翕然稱孝友焉於朋友重然諾寡言言必相勗以道義卒時年七十一配詹孺人善事姑姑嘗患背癱大如盜痛苦甚貧不能求

醫孺人禱於神願以身代癰潰肉如泥爲洗滌之吮去毒肉而愈鄰嘗不戒於火孺人獨負姑行餘悉不問孺人以勤儉治家晚歲家漸豐則呼其諸孫而訓之曰吾昔與汝母於庭樹下掃落葉爲薪炒麥飯食時腹饑甚目不能視汝母獲敗梨一枚奉吾食嚙而後耳目能見聞今若等有食可食衣可衣無忘吾與汝母食梨食麥飯時也鄰有貧而欲去其婦者聞之急與之金令相保蓋其約已好施有以知程君之教之行於家矣子一人昌例貢生孫若干人長均次某某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三

花雨樓校本

族母陳孺人傳

孺人姓陳氏例封儒林郎湖南長沙府通判諱某女予族父晉望先生之配孺人在母家習勤苦及歸善事姑毛太孺人毛太孺人病孺人衣不解帶湯藥必

親嘗既歿席地極側哭泣踰年性慈愛喜施與親戚有困乏者周之寒者或給以衣然孺人自食粗糲衣布衣破裂則補綴而服之晉望先生之論學以錫山高忠憲公為宗孺人從受大義由忠憲而上溯洛閩暇輒取程朱集及高子遺書諷誦之居恆戒諸子曰汝曹讀書當知有古人為己之學功名富貴非吾志之所存也又常舉高忠憲語曰心如太虛有何生死蓋孺人之所自得者如此嘉慶某年月日得疾卒年六十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九

花雨樓校本

論曰古之學者求所以盡為入之道而已故窮達出處無異焉後世學術不明而謀利計功之心雖命為豪傑者不免觀孺人之所以戒諸子者而其賢於人也遠矣

孫于丕妻吳宜人傳

宜人姓吳氏諱某陽湖縣人年十八歸同邑孫讓于丕為贈大夫虹如先生家婦事祖姑屠太宜人舅虹如贈公姑楊太宜人皆能委曲承順得其歡心性勤敏有幹略家事無巨細悉身任之不以委諸叔妯諸

叔妯感其德亦盡介婦禮惟謹宜人生五子一女皆自乳之其餘力及諸從子女撫之一如己子女也嘉慶癸酉九月孫君以進士選授安徽鳳陽府懷遠縣知縣未及上事而河南滑縣賊作亂安徽戒嚴巡撫都御史檄孫君隨至潁州防守十月宜人奉姑楊太宜人攜諸子女至鳳陽明年正月得疾卒年五十有二孫君甫得官而喪其賢婦悲不自勝遂不復娶吾女適宜人次子勵未逮事宜人而勵以宜人狀乞予傳乃掇其行之大者著於篇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三

花雨樓校本

讓溪程君家傳

君諱昌字潤蕃別自號讓溪姓程氏婺源縣例貢生陳忠壯公靈洗之後父諱成標字詒穀邑志列孝友傳母詹氏君生而天性孝友一如其父年十八佐其宗以贈承德郎兵部車駕司主事尚珍賈吳中後尚珍子鐵樓以知州攝湘陰縣事復延君佐治並以忠信見倚任婺源令趙公與邑士議修志先是邑志採小說家言誣程氏為劉後程之後屢以書牒辨論未得白君昌言於諸薦紳曰公等用無稽之談登之邑

志以誣人祖是書也成尙得取信於後世乎志近於
史紀事一有不實則所載前人事蹟舉無可信者矣
公等盍詳思之諸薦紳然其言言於令本朱子大全
集削其誣於是族黨中益推君有才辨能任事鄰村
董姓與許姓忿爭不已各千人持金刃鬥於野觀者
幾倍其數君至出一言解散之宋時遠祖墓地已屬
董氏君理修之買山立碑碣置祀田守之君支祖宋
吉州錄事叅軍洵師事朱子名其齋曰尊德性朱子
嘗爲作銘君志在表章先德復創建尊德性齋刻世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三

花雨樓校本

德錄朱程問答尊德性齋集諸書行世又倡修韓溪
程氏世譜曉湖支譜若干卷所自著有讓溪家訓記
先世遺言行及身所經見聞凡二卷藏於家

吳德旋曰余嘗爲君考詒穀傳而君之長子均復狀
君行實寓書於余乞傳君君世孝友而均尤欲闡揚
祖父懿德之行可謂能繼志者矣

裴母白孺人傳

孺人姓白氏康敏公元孫女年十九歸裴君正儀適
裴甫四月而姑歿正儀家故貧所有資已罄之婚禮

孺人乃悉出衣服簪珥之屬質錢治喪具其後正儀
事父以孝聞亦賴孺人助養也乾隆某年正儀卒孺
人年四十二子三人長直詒年十四歲次某五歲次
某遺腹生孺人性慈愛然自夫亡後督諸子嚴甚曰
汝父遂於理學博涉經史嘗欲有所著述未遂今若
等能讀父書不墜厥先人緒則吾願畢矣孺人喜釋
氏學晚歲日誦金剛經數過曰此亦安心一法初正
儀元聘妻吳氏未嫁而卒孺人爲請於吳歸其喪而
葬之歲時祀之古者婦未廟見而死爲未成婦歸葬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三

花雨樓校本

子女氏之黨禮也若女已字人未嫁而死歸喪於夫
家此於禮爲非古然情則厚矣且在孺人若不難以
繼室自居者尤爲人所難能也德旋少與孺人之子
直詒同肄業龍城書院中又同補博士弟子後三十
年而直詒以孺人傳來請曰吾子與直詒爲舊交直
詒謀所以不朽先孺人者惟吾子是賴吾子其不可
辭德旋旣不獲讓乃次其事而傳之

烈婦楊三姑傳

烈婦楊三姑者蘄水人故倡家女也三姑有二姊父

使爲倡皆不嫁亦使三姑三姑不肯從強之百方誓以死不得已嫁之居無何父以好語誘三姑歸而招致諸少年調之三姑詈客客闕然而散父怒殺而密瘞之斬水城下已而壻至問三姑其父陽驚曰吾女以某日還壻家何問我耶壻揣知三姑已被害然無左驗未敢訟言之焚紙錢於塗而默告焉隨紙灰跡之至其瘞處委焉掘地得棺啟視則三姑屍也面如生遂鳴於官當其父罪以禮葬三姑而表之

程子香妻莊孺人傳

初月樓文鈔卷七

花雨樓校本

孺人姓莊氏諱婉英武進人商州直隸州知州暎之孫永北直隸同知文和之女幼聰慧愛於其父母年二十三歸婺源程德資子香子香時僑居宜興從余學古文詞不喜治進士業孺人進言曰士人讀書固非爲取科第故然獨不思顯親之義乎悉質簪珥諸物助子香入貲戶部爲國子監生應鄉試孺人好讀書論史有深識事姑孝謹其治家事無巨細咸有法則蓋程氏得賢婦而子香以爲得良友焉其女弟歸同邑吳純以產卒聞之慟哭不食飲者數日由是憂

傷成疾間時小發嘉慶己卯子香游鳳陽其明年六月孺人病卒方其病時戚黨勸以書招子香歸弗聽曰以吾病而勸夫子歸夫子歸見吾病而相守於家是徒困而兩無所益也初孺人歸踰年而生子夢星後連生二女長梅初次夢邗孺人卒後子香自壽州歸則夢星夢邗皆病劇未幾同日殤子香挈梅初拜孺人畫像梅初指謂父曰吾母何至是耶子香聞其語尤悲也孺人之卒也子香既次其事略復爲文祭之爲詩若賦哀之於葬也志而銘之然猶以爲未足酬孺人之德而請余爲傳余哀子香之請不能辭也遂次而傳之

初月樓文鈔卷七

花雨樓校本

朱鶴濬仲謙傳

朱鶴字松齡吳縣人工行草圖繪尤深於篆學印章文刻畫精甚劬及雕鏤小玩罔不稱絕今簪有朱松齡者蓋卽以其字稱之也

聞之公安袁宏道之言曰古來薄技小器皆可成名鑄銅如王吉姜孃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磁器如哥窰董窰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士大夫寶翫欣賞與

書畫並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湮沒不知凡幾而諸匠之名願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

濮仲謙金陵人言貌樸野粥粥若無能者而技藝之巧奪天工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數刀便與凡異然其所自喜者必用竹之盤根錯節以不事刀斧爲奇經其手略刮摩之遂得重價居三山街里黨資其潤澤者恆數十人而仲謙貧自若也於友人坐間見有佳竹佳犀輒自爲之意偶不屬雖勢劫之利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三

花雨樓校本

動之終不可得故有一技之長者其人必不同於流俗也至如吳中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若錫器朱碧山之治金銀胡四之治銅鑑馬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崑白之治三絃子並以絕技擅稱而宜與供春時大彬之治磁壺論者謂躋之商彝周鼎間無慙色其名之不朽也宜哉

管樂斯小傳

樂斯姓管氏名學湛武進人生十二歲而孤少長謹

言飭行無子弟之過其舅氏無錫薛君玉堂善其爲人妻之以女薛君爲廬州府同知樂斯依薛君於無爲署中道光二年三月薛君權知鳳陽府樂斯亦隨往八月望後十日樂斯由鳳陽陸行抵無爲屬有小疾未愈又塗次失食飲節疾益劇於九月二十七日竟卒樂斯善小楷書得文徵仲法尤精篆刻近時以篆刻名者推完白山人鄧石如爲最予見樂斯所刻印章奇賞之樂斯因爲予鐫初月樓朱書一方宛然完白山人之作也今不可復得矣惜哉樂斯卒時年僅三十有七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三

花雨樓校本

凝夏王君傳

君姓王氏諱勳字凝夏號勉齋宜興人國子監生父士榮母許氏生母周氏君幼善讀書年十八奉父命服買久而漸致饒裕及父母卒將葬君以爲此大事也不可以倉卒啟後悔因研究形家言與善相地者游度形勢論吉凶凡三十餘年卒得善地以葬君弟馭遠蚤卒有遺孤二人撫教之如己子君於諸善事無不爲與人交尤能盡始終之誼君故與潘某善嘗

爲潘某貸張某錢百四十千自乾隆五十年至嘉慶六年歲代償子錢其後潘卒不能盡償也君復以已市樓一間市屋一間歸於張人以是推君長者君居鄰蜀山書院吳門韓封公是升來主講席游於君甚歡旣去而書問饋遺不絕余門人婺源程生德資僑居邑西蔣瀆橋距君居不過數十武余每至邑中假寓程生家與君昕夕過從相得也道光二年正月君飲余酒時余將有揚州之行爲五言詩一章別君其年七月君遽以疾卒年七十八君長子禮旣乞程生

初月樓文鈔卷七

花雨樓校本

爲君狀矣余乃次其傳云

含章殷君傳

君姓殷氏諱發字含章陽湖人父曰建如太學生生君兄弟四人而君其季也君事親孝嘗侍父疾衣不解帶者數月矣而疾益甚君割臂肉以療焉疾乍減已而復增卒不起君哀毀幾不勝喪君與諸兄相友愛無間諸兄每爲人言之曰吾愧吾季君以孝弟稱於宗族鄉黨人皆敬之邑蠹吏舞法害民君籲於大府使不得逞人於是又知君之才足有爲也咸倚賴

君而君亦引爲已任凡事有誣枉者輒代爲申理之必得直乃已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卒年五十有三吳德旋曰昔人以割臂療親疾者殘生滅性謂之愚孝余以爲孝子之事親惟知孤行其意而已至性所發無擇蹈焉夫烏得執尺寸之義以繩之哉

李紹仔妻錢孺人傳

孺人姓錢氏陽湖縣人贈鹽城縣教諭枝衍之孫國子監生燾普之女母李氏繼母吳氏生母丁氏孺人少穎敏讀書通古今大義女紅之事不習而能爲父

初月樓文鈔卷七

花雨樓校本

母所鍾愛父母意有不懌孺人解之輒喜同堂兄嫂十餘人皆長孺人數十歲見孺人幼而端重言動有度如成人也咸敬禮之性不喜談人短或有言及者過之若勿聞也長適同邑李述來紹仔生子女凡六人紹仔恆出游居家之日少孺人上事姑曹太孺人下撫教諸子女辛勤操作自晨至暮不得休嘉慶癸酉曹太孺人無疾而逝時孺人病未愈強起襄大事由此恆病瘁然家事猶身任之蓋其病時止時作者十年而口未嘗言疾也道光壬午某月日卒年四十

有七孺人卒後紹仔思其賢而重傷之以事述請余
爲傳若非是無以慰其思者其亦可悲也已

初月樓文鈔

卷七

五

花雨樓藏本

初月樓文鈔卷七終

初月樓文鈔卷八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述

先考吳府君述

府君諱某字學載一字蓮吳氏陽湖縣學生先

世居宜興北渠里明嘉靖中尙寶司司丞贈柱國少

傅諱性始徙家郡城是爲吳郡始祖二世祖諱中行

明翰林苑侍讀學士贈禮部郎以直諫顯三世

初月樓

八

花雨樓校本

祖諱究明萬曆庚子舉不仕勤於著述高祖

諱禹思明武進縣學生魯諱守典皇清國子監生自少傳而下五世皆居郡中祖諱貞

立常州府學生復徙居宜興美里考諱端聰篤志

勵行鄉里推長者妣陳氏君兄弟三人長曰濱

漁府君諱獻書次卽府君季曰畫蕉府君諱泰府君

幼稟庭訓親師而取友習爲制舉之業既冠游京師

翕然有名所與交皆端人正士先大父之卒也府君

方在京師訃至號慕悲慟幾不欲生哀聲感動行路

病而歸歸而奉事太夫人晨夕定省無闕凡十餘年

而太夫人卒破產營葬事人以爲難奮於自奉食草

具而祭必極豐朔望參拜祠堂遇忌日則慘戚不樂

如是者以爲常立名義不侵然諾以氣節自高讀史

慕汲黯鄭當時之爲人也賓客客至雖降等必

飭冠帶而後見之見人有善抑揚之必盡力焉其或

有過卽面斥之能改矣待之如初人以是服府君之

誠無怨望者生平急朋友難而不爲翕翕熱同學故

人多貴顯招之不往也居里中日與田夫野

初月樓

二

花雨樓校本

老課桑麻問晴雨爲樂爲詩歌語不求工而

大旨歸於忠孝教子弟以敦本崇實行爲先曰讀書

不能守約博覽亦奚益哉此足以見府君之志矣府

君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卒於嘉慶六年

六月二十四日年八十有三身配吾母惲孺人繼配

吾母劉孺人先府君卒子二人德星常州府學生蚤

卒德旋陽湖縣廩貢生女二人長適國子監生惲廷

煒次適廩膳生惲蘭枝次適蔣良檻孫男一人孫女

三人重惟府君不獲信其志以歿而德旋之不肖不

能顯揚于萬一將乞文于有道君子以圖其不朽焉
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張皋文先生述

先生姓張氏名惠言字皋文世爲武進縣人父諱蟾
賓常州府學生母姜氏先生生四歲而孤及長爲學
自成博聞強識精思絕人乾隆五十二年丙午舉於
鄉以嘉慶四年己未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
授部曹大臣以先生經學淹通才任著作聞於

上授編修論者謂自宋時

水叔爲翰林文章稱

初月樓

三花雨樓校本

極盛乃今復遇之先生

如攻駢體文同郡惲

敬見而歎曰自相如枚乘歿後二千年無此作矣先
生以爲古作者既遠士聞見日卑陋將復古道非我
而誰乃益治先秦太史公書漱滌磨礱而融之以道
德仁義故其文瑟瑟若圭瓚使觀者望而生敬可謂獨
出冠時勇紹絕軌者矣又自元明以來學者剿襲宋
儒之書空談性命而近時宗漢之士專取漢人穿鑿
附會之說矜博炫異以與程朱爲難先生起而駕前
說能悉會漢宋諸儒傳註而兼采其長故一時言六

藝者折衷焉惜乎年未及中壽而遂卒嗚呼先生將
明聖學以啟羣蒙而其道未能大顯于天下承學之
士多用是爲歉然卽其所爲文以觀其用意之所在
雖古楊雄韓愈氏之徒不能過必傳於後無疑也先
生其可無憾先生生于乾隆二十六年某月日卒于
嘉慶七年某月日年四十有二配吳氏子一人成孫
有弟曰翊能嗣先生爲文同志交推之德旋嚴事先
生師友間頗得與聞先生之道于先生之歿也思所
以永其傳者因爲之述以

日作史者采擇焉

初月樓

三花雨樓校本

行狀

陸節母林太孺人狀

太孺人姓林氏諱桂閩縣人生於雍正十三年乙卯
正月二十二日太父母及父母皆早世依族姑之寡
者以居稍長求祖父諱姑年老不復省憶又所處僻
無羣從往來遂不能詳其家世年十五歸恭城令陽
湖陸君諱某初太孺人嘗從鄰婦學繡婦繡有聲購
者甚衆不能給輒倩太孺人代爲之趙編修晉者林
所自出其母夫人市鄰婦繡而工之婦以太孺人對

趙太夫人以同姓故迎至其家是時恭城君方爲彰化令以海疆倭滿旋省寓於趙聞太孺人賢而納之時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月也是年恭城君補順昌終順昌任凡六年囊篋細碎無遺漏繫太孺人之力蓋恭城君再娶皆早卒故太孺人遂專闕內事云十九年甲戌恭城君題陞臺灣府鹿耳門同知明年乙亥正月將上事而以順昌任內命案遲延被劾奉旨引見以三月入都太孺人亦以是月旋里恭城君旋奉

初月樓

花雨樓校本

旨仍以知縣用在部乞假歸里君事其母鄒太夫人孝謹與兄南陵君弟平彝君相友愛是時南陵君亦引疾家居居縣學旁恭城君所居曰東第平彝君居白雲溪上鄒太夫人往來其間每至一家留十許日兩家者饋問相望於路太孺人先意承指尤得鄒太夫人歡平彝君娶於吳無所出恭城君以太孺人所生子繼裴嗣焉其後恭城君謁選入都挑發廣西署藤縣事復署慶遠府德勝同知而太孺人待鄒太夫人居里第比鄒太夫人卒凡五年恭城君既免鄒

太夫人之喪太孺人隨侍恭城君赴廣西候補始至署思恩府百色同知旋補恭城未赴以署任內代追隔省債項被劾有

旨命總督卽赴廣西訊明具奏百色距省遠訛言駭聞太孺人日夜焚香禱天願身死紓恭城君禍額膝盡腫已而命下止革職先是恭城君第三子某來省卒於官舍至是太孺人奉恭城君手書攜喪至桂林爲同歸計土田州饋贖卻不受未抵省所乘舟爲石所觸水大至太孺人急命支帳房岸側諭先移

初月樓

花雨樓校本

柩次行李家人相顧有難太孺人危坐舟中水沒及膝不得已盡力効命柩以獲全行李亦無所失比太孺人登陸舟始沈凡太孺人高識雅量遇變不驚類如此恭城君性好獎勵後進士旣歸里里中名諸生咸以所業來質或乘月啟門恭城君家居十有六年而恭城君以疾卒太孺人欲以身殉者數四然念大事爲重且以子繼輅方幼度不可卽死乃銜哀經紀喪事恭城君斂時物皆一一手自檢之諸親屬

以恭城君前受知桂林陳文恭公保舉堪勝知府蒙
恩記名知府欲以四品敘或又以恭城君長子某方
擢寧州知州雖未引

見可五品太孺人皆以爲僭持不可會宜與儲梅夫
先生至謂恭城君友婿蔣蓉菴先生曰此論語無違
之義也宜聽之遂定議用七品服儲梅夫先生恭城
君同榜進士也自恭城君卒後太孺人乃專意教子
欲以趾美先人嘗親授繼輅戰國策史記諸書繼輅
一日曝書檢得元人曲數重以閱之課不如程爲太

初月樓文

花雨樓校本

孺人所覺大怒與杖至數十以輒長跪謝誓不敢良
久太孺人命繼輅起戒之曰傳奇妄語不足觀架上
有漢魏六朝唐人詩兒苟耽之不汝禁也繼輅奉太
孺人教爲詩文日益有名浙江學使阮芸臺侍郎招
往助校試文太孺人寄繼輅書有云寡婦之子非有
聞焉勿與交何者過庭之訓無聞而姑息之愛多誤
也汝讀此當不瞿然自念耶吾以汝名譽未立冀益
親師取友以成其學非僅爲負米計也汝宜勉之吾
生平立心感恩而忘怨汝持此入世浮薄之行庶其

免乎侍郎偶從繼輅案頭見之特示幕府諸君交口
稱賢母云太孺人雖年高然遇朔望必詣家祠行禮
家忌設供必手自上香執爵肅立不倦繼輅等以爲
言太孺人曰汝以爲勞耶凡佚吾身與安吾心二者
孰適細人之愛非所樂聞也太孺人樂善好施勇於
爲義戚族有急雖不以告聞之必爲盡力力不逮則
數日悒悒至爲減餐性不喜人稱頌尤惡譚人過失
繼輅等偶有指斥輒拂然曰汝所親覩耶何言之詳
也其於一言一行之善則也衆道不置焉嘉慶十

初月樓文

花雨樓校本

四年己巳太孺人年七十五以五月某日太孺人謂
繼輅等曰術者謂吾年不越三十吾時不之信然亦
不自意至於今日也汝父之終春秋七十有五吾寧
敢過耶吾夜夢汝父遺亡僕二人者來云肩輿且至
吾來汝家六十年於茲雖無功亦無太過今得與汝
父相見地下吾心欣然無所留戀今與汝曹約吾去
時當令室中寂靜毋得號呼以亂吾意汝曹誌之汝
父廉惠寬平子孫必有食其報者吾聞爲善非以求
福然爲善求福不猶愈於爲惡耶施予不當望報然

施予望報不猶愈於吝嗇耶吾早失怙恃未嘗讀書以汝父教始識字稍稍通曉文義無深識高論以遺子孫然汝曹守此數言亦庶乎不爲浮薄之行矣六月十四日得小疾尋愈惟不欲穀食日飲玫瑰清露十數錢二十二日夜將半沐浴更衣履正卧瞑目而逝太孺人凡生男子子二卽繼裴繼輅繼裴爲季父後早卒繼輅嘉慶庚申科舉人女子子三人其長者未行而卒女之壻曰儲。崧黃楚蘭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 孺人卒後三月繼輅

初月樓文

九

花雨樓校本

爲書與其友吳德旋曰前伊尹公會一會爲其母夫人作年譜以繼輅之不文不能爲行狀謹援其例述年譜一卷竊見吾友好治古文尤長於敘事以繼輅之獲交於吾友是天哀先太孺人而使之不朽也爲先太孺人狀莫如吾友宜德旋不敢辭則受太孺人年譜讀之而撥其言行之大者爲狀如右謹狀

憚子居先生狀

先生姓憚氏諱敬字子居一字簡堂世居武進縣之石橋灣祖諱士璜考諱輪兩世並以先生貴

贈封文林郎母鄭孺人先生幼學於父少長從舅氏鄭環夢楊遊然持論好獨出已見長老皆驚異焉中式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本省舉人五十一年充咸

安宮官學教習時同州莊述祖珍藝莊獻可大久張惠言皋文海鹽陳石麟子穆桐城王灼梅生先後集京師先生與之爲友商榷經義古文而尤所愛重者皋文也五十五年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五十九年選授浙江富陽縣知縣皋文爲序以送其行其畧曰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述皆子居向時之所

初月樓文鈔

十 花雨樓校本

道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言者吾不爲彼之所爲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子居勉之矣先生曰善敬敢不求從良友之規既至富陽銳欲以能自効矯然不肯隨羣輩俯仰大吏憚其風節欲裁抑之令督解黔餉先生曰王事也怡然就道返自黔中調知江山縣父喪去官時嘉慶元年十一月也四年服闋入都謁選明年四月選授山東平陰縣知縣引

見改授江西新喻新喻吏士素橫藐視官長輕

朝廷法先生至痛懲創之人疑先生之為治過猛也

已乃進其士之秀異者與之講論文藝斷事不收聲

必既其實士民懷德畏威翕然大變於其舊七年張

皋文歿於京師先生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

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皋文在也今

皋文死吾當并力為之先是皋文與合禮部侍郎蕭

山湯公金釗講宋儒之學是時先生方究心於黃宗

義明儒學案有所見輒筆記之未及與皋文辯論往

初月樓文鈔 卷八

花雨樓校本

復也及皋文卒先生為書與侍郎其略曰濂洛關閩

之說至明而變至

本朝康熙間而復其變也多岐其復也多仍多岐之

說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

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

于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乾隆以來多怒置之怒

置之者非也揭竿于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訾

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耶其

揆之聖人猶有非是者耶其變之仍之者是其孰

多耶知其是非矣何以行其是去其非耶蓋先生嘗

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故其說經之文能發

前人所未發而世之論先生之文者乃以為善於紀

述而說經非所長焉十年調知瑞金縣瑞金在萬山

中俗好訟鬪素稱難治先生張弛合宜吏民咸就約

束有所論決問法何如不可干以非義瑞金諸生楊

儀招倚富姦逼佃戶女事發到官願進千金求脫罪

先生峻拒之後屢邀人關說至以萬金相啗先生曰

吾自作令以來苞苴未嘗至門今乃有此豈吾有遺

初月樓文鈔 卷八

花雨樓校本

行耶卒論如律先生廉名素著至是人益信之十五

年大吏以先生治行第一保舉卓異十一月至京師

明年三月引

見回任候陞是歲刻大雲山房文稿成又明年守南

昌府災城同知十九年以姦民誣告家人得贖失察

被劾黜官先生為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輒與上官

忤上官以其才高每優容之而忌者或銜之次骨及

誣告事起當是時前撫刑部尚書金公光悌薨於位

今兩廣總督阮公元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

方護理巡撫印務惜曰憚子居大賢乃今以賄敗先生既擯不見用士大夫之賢者咸爲先生惜且寃之而先生不以介意益務爲文自壯初先生之再謁選也石橋灣故居已奉其先府君遺命讓兩從父居之自挈兩弟奉鄭孺人之官至是假館所親無寧居屬有門下士官安慶知府試往謀之道遇疾歸寢十日而卒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三月初六日卒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八月二十三日春秋六十有一配孺人陳氏繼配孺人高氏子一人弟之子穀

初月樓文鈔

卷八

三

花雨樓校本

也嘗從予遊女七人長適歸安姚晏餘皆未行孫二人尙幼先生既卒之三月余始從穀求遺書得大雲山房文稿都若干卷外集及詩詞各若干卷歷代冠服圖說未成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先生之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先生自稱其文自司馬子長而下無北面先生所欲有爲於天下者具見文集中以在下位不獲有所施設然後之人讀其書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也先生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

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以爲心之故惟聖賢能知之而言之佛與學佛者亦能知之而言之大學正心修身章與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相合故嘗謂余云論學貴正而不執然不可雜雜則不正矣蓋其所自得者如此穀以所述先生年譜示余余病其未備也乃更參以所聞見及先生文集爲狀如右謹狀

初月樓文鈔

卷八

四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文鈔卷八終

初月樓文鈔卷九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墓誌銘

周先生墓誌銘

乾隆初宜興有能文之士八人江南人謂之八俊其一周先生星章宜興自康熙雍正間儲欣任啟運以時文顯名家大家相望八人者雖後出而名與之並云先生諱理別字蛟川先世吳江人自曾祖始遷宜

初月樓文鈔卷九 十一 花雨樓校本

興後遂占籍為宜興人家饒于貲父耀如君以好施故業中落至先生耽詩書益不問家人生產事而貧亦益甚性夷淡冲和與人交不立崖岸嗜飲酒好事者或載酒往易其文當其空無時客至不設肴具則相與飲酒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以介意惟日與其友六七人者相切礪為古文辭以為歸熙甫唐應德之徒儻可至也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舉于鄉再試禮部不遇遂絕意仕進歸而教授里中日孜孜以導掖後進為務有以在官事煩先生者先生屏不預曰吾知

讀書而已不知其他雖賦詩飲酒調詠談笑其豪放

任達似魏晉間人而終其身名不掛于過差鄉里歸

其長厚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疾病九月初十日卒卒

之前夕為文以自輓其要歸于一死生齊得喪類莊

周列禦寇諸人所謂有道者生平所著有淡成堂制

義若干卷古文若干卷詩賦雜著有燕游草湖壩草

潤東草篠里草凡若干卷藏于家先生生于康熙五

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春秋六十有八夫人朱氏動

循禮法一時推為女宗先生卒子一人葆元乾隆

初月樓文鈔卷九 二 花雨樓校本

已亥 恩科舉人女子三人長適國子監生黃繼昫

次適吳佩組幼適附貢生汪坤裳孫男四人栽植本

根孫女二人先生既卒之四年乾隆五十一年九月

葬于宜興縣高城鄉之原夫人朱氏附既葬之九年

而其子葆元始乞銘于吳德旋曰先人之葬也孤無

狀不獲乞銘于當世之能言者今吾子名能文章而

辱與孤厚惟碣石而表焉庶先人之所賴以不朽者

于是焉在子其毋辭德旋再讓不獲則為之銘銘曰

棄其貲而玩于詞彼庸者之所嗤由今觀之孰為愚

哉孰爲愚哉

棲梧葛君墓誌銘

君姓葛氏諱晉昌字鳳堂一字棲梧太學生世居吳縣大湖之東洞庭山祖士位考國琦太學生考職州同地贈修職郎生君兄弟八人而君爲最幼君娶邱氏子四人長某某官次某某官次某某孫若干人君少愛閒靜無世俗之好伯兄恆故儒者君承其指授動止進退皆有禮法謹慎恭順人無間言洞庭擅山水勝君居其間日以吟嘯爲樂彷彿桃源輞川隱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三花雨樓校本

者之徒晚好釋氏書清齋奉佛泊如也嘉慶五年正月有疾不起及將卒命家人無怛化沐蘭焚香端坐而逝人咸異之余嘗以爲周之季世聖人之道分裂而爲八九釋氏之書最後出其說窮極幽渺而不致于用乃若所言性命之旨雖儒者不能易也君其學焉而有得矣夫君卒年六十其葬也以嘉慶某年月日墓在某鄉之原銘曰
生有涯也而有無涯者存焉吾與之銘永不涇

陸君妻莊氏墓誌銘

夫人姓莊氏陽湖縣人曾祖絳考職州同贈禮部右侍郎祖大椿射洪縣知縣贈順天府南路同知父炳

國子監生妣陳氏夫人幼敏慧通書史愛于其父母擇所宜歸以年十九適同邑陸君諱某有文學德行乾隆某年陸君以瘵疾卒而夫人年二十有三家甚貧遺孤方幼曰不可以貧故廢學也而教其子以被服儒者治經術而身行之中更舅姑之喪曰不可以貧故廢禮也而自小斂以至祥禫宜稱之節皆與古爲準其于哀也必盡焉莊氏故有董太夫人家訓一

初月樓文鈔

卷九

四花雨樓校本

卷夫人幼而習之思廣其意分十有二目曰戒容止慎言語展功緒潔中饋相夫子和室人事舅姑奉喪祭謹昏媾教子女禮賓客御僕妾以經爲綱附以列女傳及子史之可采者纂錄未成以嘉慶七年某月日卒年五十有一子二人耀通常州府學生耀遠先夫人一年卒孫三人某某女孫二人嘉慶某年耀適將葬夫人于某所而乞銘于友吳德旋德旋乃爲之銘曰
于舅姑爲孝于子爲慈惟其守義達禮明詩班昭女

于舅姑爲孝于子爲慈惟其守義達禮明詩班昭女

誠詞樸意美有煒其章庶幾在此行則備矣其辛其勤不酬于年而永于聞

溪北謝君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炎字曰上宜興縣學生世居邑之貝墅里君之考曰次山先生諱又得以善屬文名于時君幼資名父之教長而益自刻厲不苟同流俗以取寵譁眾故卒困于諸生以終規言矩行翔步合禮遇人無少長貴賤抑然常自謙降善行楷書宗法歐陽率更時觀而摹之以揣其離合之分數雖老至不倦云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五

花雨樓校本

配陶氏繼配李氏男子子三人女子子二人君卒于乾隆某年月日春秋若干以嘉慶某年月日葬于某鄉之原君初號蒙溪晚而更號溪北曰北于時爲冬萬物之所斂藏也余不能競榮于時寧守寂以終老焉銘曰

維遇之艱噫其如何而貞其藏考子銘耶

李母曹太孀人墓志銘

太孀人姓曹氏陽湖東橫林里人年十九歸山陽縣訓導李君生三子慶來附貢生後世父檢討君復來

附監生述來縣學生爲仲父後孫男二人孫女五人其卒以嘉慶十八年五月十一日年六十有七明年

十二月四日葬于江陰觀山鎮之野山嘴方太孀人之始歸也事女君謝太孀人謹聽視其言色凡意之所欲爲無稽時者謝太孀人賢之曰吾從此可不問家人事矣訓導君卒遺產不過中人之家然太孀人延師教其三子俱具精腆如素封其後三子皆爲聞人致賓客至者如歸以是賢母之名聞四方約已厚施自親者始訓導君有女兒適于管攜孤相依訓導

初月樓文鈔

卷九

六

花雨樓校本

君割屋居之先後數十年舉家相繼卒太孀人爲經紀其三世之喪買田葬之歲時祭祀之訓導君三從兄子某貧不能婚太孀人爲娶婦養而教之凡五年而後遣之偕歸太孀人性剛直然其接人一以卑讓爲宗嬭戚家遺婢問起居對之必起鄰女至執手通款曲無不盡情待子婦嚴而有恩卽下逮臧獲有不善則教誨之雖夏楚不輕施也故內諧外附咸服其德而從其教焉德旋與慶來兄弟爲友于太孀人之葬而請銘也誼不可辭乃爲銘曰

猗嗟孺人其德孔優仁以爲質摧剛而柔穀也貽後
于酬斯豐我銘昭之刻示無窮

李鹿耕墓誌銘

嘉慶二十二年九月朔日王守靜使來告曰李鹿耕
卒于清河矣余聞而哭諸寢門之外已而葬有日其
弟復來心咳以狀來徵銘余與鹿耕交舊矣不可以
不文辭乃爲敘而銘之鹿耕諱慶來字章有鹿耕其
自號也宋丞相忠定公裔忠定之孫有曰元祐者始
居宜興故世爲宜興人高祖諱用楫明崇禎癸未進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七

花雨樓校本

士廣東瓊州府推官永明王時仕至兵部侍郎肇高
廉雷羅瓊巡撫曾祖諱焞

皇贈翰林院檢討始遷武進祖諱維坤

皇贈翰林院檢討考諱英乾隆乙丑進士翰林院檢
討本生考諱萼歲貢生山陽縣訓導檢討兄弟皆籍
宜興至鹿耕始占籍陽湖爲附貢生檢討兄弟故善
書鹿耕承家學幼而能之先是同州錢魯斯以書名
天下三十年矣鹿耕年二十許最後出而名與之齊
時稱錢李嘗以應順天鄉試至京師見推于大興翁

覃溪學士而長洲韓桂舫尙書歸安王勿菴侍郎尤

重其書寶之與劉文清公書並云鹿耕以先世侍郎

公暨侍御公願觀察公來皆仕永明王殉節死而節

未彰灼乃搜訪軼聞爲李氏三忠事蹟考證一卷此

其尤著稱于士大夫者而他所著有肯室古文稿一

卷北山吟草二卷六止菴隨筆二卷藏于家配謝氏

廣東雷瓊兵備道諱樾之孫江西饒州府知府諱寶

樹之女妾王氏子一人弟之子頌也女三人長適王

國任次三尚幼鹿耕生于乾隆戊子十月二十六日

初月樓文鈔

卷九

八

花雨樓校本

卒于嘉慶丁丑八月十九日年五十以某年月日葬

某所銘曰

其來也孰始之其逝也孰終之忽乎茫乎而不可知

也噫

協恭余君墓誌銘

君姓余氏諱國模字協恭國子監生世居宜興中巷
里父純母方氏生君兄弟四人而君其季也配陸氏
縣學生沆之女子三人某某女二君少治進士業然
非其好好宋元明儒者之學小學近思錄高子遺書

尤所服膺誦習君既抗志希古獨行已意不屑苟同
于人人咸非笑之而君之友張光璣王家位稱君篤
信好學儕輩罕見其比然亦惜其志之盛而學未成
不獲中壽以竟其業身死而抱無窮之恨也豈非其
命也邪君生于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于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年三十有六以卒之年
某月日耐舍北先塋王家位請余銘君之墓余辭不
獲而爲之銘曰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九

花雨樓校本

苟無其志孰爲長年亦既韞斯而何以不延闡幽表
微賴有良友礪石求銘庶幾不朽

宿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君諱國棠字樹思號召亭姓楊氏雲南大理府太和
縣人曾祖諱翊增生祖諱榮祖庠生考諱澎贈文林
郎妣某氏贈孺人乾隆戊申君以縣學生中式雲南
鄉試第一名舉人明年會試入都又明年丁父憂歸
某孺人亦尋卒君喪葬循禮終制不遠適以經義教
授于鄉後進士從問業者用君說應舉多獲雋嘉慶
辛酉大挑一等分發安徽以知縣用歷權知太平懷

遠定遠縣事補授全椒縣知縣以廉能舉卓異遷宿
州知州以修河隄勞得疾卒君所至不求表異爲赫
赫名然民安其政去而思之不能忘每遇歉歲盡心
于賑救其在懷遠有飛蝗入境不損傷禾苗咸以爲
德政之所致也其在全椒創置育嬰堂規畫精當可
使後人隨而守之性喜獎掖人善部民中有孝子順
孫及能文而飭行者稱揚之或進而與之講論得失
無倦兩爲同考官所得多佳士君生乾隆某年月日
卒于嘉慶某年月日春秋若干配陽氏繼配楊氏贈

初月樓文鈔

卷九

十

花雨樓校本

封皆孺人子一時熙國子監生女一適太和縣學增
生錢維泰孫一嵩齡君善無錫薛君玉堂薛君今爲
廬州府同知于君之卒而將歸葬也以狀來徵銘于
德旋德旋不獲辭則爲之銘曰

聿有吏能其才可登卒瘁于勞而不究其升銘是幽
宅俟後之徵

贈朝議大夫鳳陽府知府王君墓誌銘

君諱世秀字競巖世爲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曾祖
諱泰寰國子監生例授州同知祖諱嘉植國子監生

考諱之琮贈朝議大夫鳳陽府知府妣俞太恭人生子若干人君其第三子也爲人孝弟恭恕少勤學善屬文父兄賢其所爲委之于學不以家事間之君亦益發憤攻進士業年二十三補縣學附生屢應鄉試不獲解以入貲貢太學而卒施教于家植善于鄉里嘗手輯前載言行之足備懲勸者爲青箱戒勉錄又著古今體詩一帙不求工言句閒而惟以慎思慮爲理性情之本蓋君之意不欲以詞人自命而專致力于儒者之學以淑其身心故一時之虛聞無足以概

初月樓文鈔卷九

十一
花雨樓校本

于懷而貽之後人者爲大且遠也配錢太恭人同縣國子監生宗璜女能助君孝養故君得以不分志于囊篋細碎君既歿而能勸子以成君之志性喜儉約及子貴猶不改其舊然施于內外親族有加子四長耀辰嘉慶戊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鳳陽府知府次耀奎次耀遠次耀昇皆國子監生女二長適某官某次適某官某孫七人某某孫女四人君卒于嘉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年五十二太恭人卒于道光二年閏三月初六日年八十以某年月日合葬某縣某鄉之

原銘曰

棄華掇實于道能力于古是澤于後爲式有配儷德
耐茲幽宅琢銘樂石其永無泐

墓表

國子監生荆君墓表

丹陽荆岷手其祖東原君行狀來乞予文曰自吾祖之卒于今二十年矣吾祖生不得顯于時歿宜求能文章者爲文以表諸墓間之人則皆曰其吳君乎岷是以竊有請也德旋再讓不獲辭乃爲之敘而授之

初月樓文鈔卷九

十一
花雨樓校本

君諱揚東原其字鎮江府丹陽縣人以入貲爲國子監生君生而敏異年十三能暗誦論語孝經易詩書周禮儀禮禮記左氏春秋比長益通諸子及史爲古文宗歐陽永叔氏磨礪浸漬卒名其家焉君質行孝謹父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泣盡哀及葬及祭盡禮其居母喪也亦如之荆氏故丹陽巨族子姓繁衍以千數君睦其宗親使無有憾者親族自同高祖以下時節饋遺不絕卽疎屬貧乏者周之惟恐不至宗人子弟卽賢游其名而益勸之卽不肖以善言教之

故曰君之歿也哭之皆悲其可尙矣嗚呼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若君者豈非其人與論次功德表而章之豈獨以美荆氏而勸其子孫將使聞其風者或因以有感而興也與君之祖曰某父曰某配史氏雲南新平縣知縣某之女子男二人女二人孫三人曾孫四人其卒以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十五日春秋若干其葬在邑之新莊里

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薛君墓表

道光元年無錫薛玉堂以廬州府同知再權知府事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三

花雨樓校本

勤慎稱職耆老薦紳頌美之曰先太守遺德在吾廬今百數十年賢嗣復置德于此豈不禱哉玉堂曰惟吾先太守遺德在茲玉堂敢不夙夜祇肅以求無忝于先人先太守者玉堂之曾祖鶴齋也德政載廬州府志名宦傳中傳稱其守廬州時會歲旱設法賑濟全活億萬勸民設義倉出納筭鑰擇公正鄉約司之不解手吏胥由是饑饉有備開金斗河修學校多教養善政士民德之祀名宦祠諱曰之佐字曰晉卿鶴齋其自號也世居四川保寧府蒼溪縣考諱宗智贈

朝議大夫妣可氏贈恭人順治辛卯君以縣學生中式本省鄉試戊戌授山東莘縣知縣以最遷順天府推官康熙辛未省推官對品補光祿寺署正遷刑部湖廣司主事權河南司掌印郎中遷江南司員外郎尋遷戶部福建司郎中以郎中權龍江關稅復入爲戶部郎中以郎中授廬州府知府坐剛直失上官意罷僑居金陵康熙戊辰八月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元配恭人劉氏繼配恭人張氏陳氏側室孀人金氏子五人景瑩景瑄景珪景奎女二人孫若干人玉堂景珪孫也君子明儒中愛陳白沙先生之論學至其晚歲寐寤中若或見之與相酬答嘗命畫史爲教子圖而自爲五言詩一章題其上語皆切實昔韓退之爲符城南讀書詩歆艷利達議者謂其但可作村塾訓言而君詩稱引爲山掘井一依于孔孟勸學之旨可謂知言之要者矣玉堂與德旋爲友以狀徵文于德旋德旋讓不獲迺次其事表于墓

贈文林郎路君墓表

贈文林郎路君諱承啟字溯岑別字方涸國子監生

初月樓文鈔

卷九

四

花雨樓校本

先世自山東汶上遷宜興君之支祖曰雲龍明萬歷庚辰進士仕至江西參政祀邑鄉賢祠參政之孫有曰某者明郡學生君之曾祖也某生登庸性高逸善治圃別自號圃癡任釣臺先生爲作圃癡翁傳君之祖也登庸生能由有經濟才不見用而施于族族人至今賴之是爲君考妣王氏生君兄弟四人而君其季云君少治儒家言未成而遭父喪伯仲叔三兄皆早世不得已輟業學治生家產僅及中人以勤故得不匱乏事實嫂能盡禮撫諸兄子恩意隆洽樂振施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五

花雨樓校本

晚歲以名德見重邑里邑中諸耆老薦紳欲行利濟人事必推君爲主辦君未嘗以力不逮爲辭而繼美先人以治于族從尤能殫厥心焉君旣以治儒家言未成爲憾故其教督諸子嚴甚爲子延師必擇邑中名宿居恆戒諸子以謹言慎行動止準繩一以小學爲則夫所貴乎儒者之學爲其能明先聖賢之道措之躬而無玷缺也世固有記問該博詞章瞻麗而于道多背馳者矣考君之行事不可謂非儒之懋者而又何憚于不文也哉元配徐孺人與君齊德凡君所

欲爲諸善事孺人必力贊成之君故善弈或有時以奕廢事孺人婉言規之卽終身不復弈于此可見孺人與君之能相勉以相成也繼配徐孺人性慈惠習勤苦至老猶操作不懈自奉儉約布衣十年不易諸子賓友至則治具豐潔如素封君有丈夫子五人長應宸郡學生次應良出後伯父次應廷嘉慶丁丑進士鎮江府學教授次應華縣學生次應昌友三人長適郡學廩膳生潘庠次適潘觀華次適徐棣原孫男九人曾孫男九人君卒以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某月日春秋五十有八以某年月日與元配徐孺人合葬大礪山應廷與德旋爲友以書來屬文君墓上之石不獲辭乃掇其行之大者書之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五

花雨樓校本

例授承德郎候選布政司理問王君墓表

君姓王氏諱震字敏功一字穆堂歙人例授承德郎候選布政司理問然非其好故不仕中歲挈家屬僑居常州武進縣君之在歙以好義著聲倡修宗祠敦睦九族族之幾獨無告者惟君之歸君悉衣食之遇歙歲出藏粟以賑饑其樹德于常與其歙也無異

倡建紫陽書院以祀朱子導其鄉人之秀而貧者資之學君兄弟五人食指以百數而君待之如一雖千里外無異財其擇友最慎度可宗者而與之交故終身不變君施德不望報爲善不近名然人皆歸其長者沒而思之不能忘君卒後若干年君孫國棟乞余爲文以表其墓而君之家世及生卒之年月若日已詳于唐君爲坤鄭君環所作墓誌家傳中故不書而特書君爲人之大略如此以授國棟俾鑿諸墓石人墓版文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七

花雨樓校本

陞宣汪君墓版文

君諱震字陞宣先世自新安徙居宜興今爲宜興人考諱正采以剛方見推鄉里君少孤貧能以忠信勤儉自成立年二十八喪偶欽氏不再娶有弟二人仲曰煥季曰純樸君與季刻苦治生業漸裕才仲而委之于學禁毋以家事相關白衣食百須悉自君出故仲得以肆力墳典成進士爲聞人後仲官縣令閩中君以敦樸率先諸子姪諸子姪皆化之至今邑中言家法者稱汪氏君卒于嘉慶元年某月日春秋若干

子男二人坤載坤毓坤毓爲季父後皆前卒孫男五人君卒後六年嘉慶六年某月日從子坤裳葬君于邑之同官山北麓以坤載附旣葬以狀來乞予文曰坤裳少受教于先世父先世父生平無他嗜好獨喜延納文士惜不及見子見子必好子甚子宜爲文德旋不獲辭乃按狀次君行事如右

哀詞

吳貽芸哀詞

吳景元字貽芸荆溪縣人也少有能文名予年十四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七

花雨樓校本

五時往往聞貽芸名邑里中藉甚乾隆五十年與俱學龍城書院中始相識後二年同補學官弟子相知益深貽芸好爲古文余得交貽芸始學爲之每一首成貽芸輒自以爲不及曰吾往時愛侯朝宗文今觀子不旣過之乎予嘗愧其言五十八年余游濟上一月來京師則聞貽芸已客河南行且入都余來京師逾年無所得獨所爲古文較之前時優劣數倍日夜望貽芸至與一細論之烏虜貽芸則旣死矣貽芸爲詩似溫飛卿韓致光尤工小詞其最佳者雖秦少

游柳耆卿不能過也使假之以年而少進于道當能為古大家之文以自必傳于後而孰謂其已死耶嗚呼以貽芸之才之美如此即不知貽芸者聞其死尚將哀而惜之况如余者與貽芸相知為深耶故為之詞以舒予哀且無使其無傳也

噫乎貽芸凡子之為成不可期邪而天其年而止于斯邪噫乎貽芸人之有生孰所持邪何才者之命天使奇邪其可知邪其不可知邪吾惟為子悲而已矣吾安所歸其譏邪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七

花雨樓校本

陸以寧哀詞

以寧姓陸氏名致遠荆溪縣人也幼時聰敏過人年十九補學官弟子從里人儲長源學為詩長源亟稱之曰吾學有所授矣居數年學既成聞楚粵多佳山水欲往觀焉適窺九疑浮沅湘溯瀉水踰桂嶺而南恣為詩以昌其氣年幾四十始挾其詩遊京師見知于程翰林魚門為之延譽由是知名于時以入貲為國子監生舉乾隆四十八年順天鄉試六試禮部不第乾隆六十年大挑天下貢士以寧得校官將歸俟

選而病發病間遂行行至靜海縣之唐官屯而卒時八月十一日也予自入都以來與以寧交最早以寧亦知余特深故于其歸也為序以送之極道所以相勸勉之意以寧忻然喜若忘其身之老且病而欲益勵志于聖賢之學也不謂方送其行而遽哭其死嗚呼可哀也已其詞曰

求仕無成兮昌其詩歲不而與兮而竟何為斯固有命兮疇則知之嗚呼哀哉往不可追兮來者其誰已乎已乎孰與陳吾哀乎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三

花雨樓校本

邵柳隄先生哀詞

柳隄先生姓邵氏名湘世居宜興之永定里性簡淡高曠好山水夙擅工畫以之自娛不邀名當世然其宗師造化獨到自然識者珍之先生避俗如仇然終歲未嘗一入城市余時至其室即與余論先輩軼事娓娓不倦余與先生為內外兄弟故過從尤數而先生之知余亦特深也今年春先生有疾余往問之慨然謂予曰吾人不能刻意勵行以古人自期偶有尺寸之長為時輩所見推許便爾侈然自足恐數十寒

暑後身與名俱歸泯滅殊可浩歎吾子勉之嗚呼先生之所以待予者厚矣其卽先生之所以自待者歟
先生雖死而有不死者存焉後之人必有能知先生者也然先生晦迹逃名故聲稱不及于遐遠味其言可以哀其志矣其詞曰

信吾生之有涯兮歲駸駸其如馳富與貴其庸可保
兮若湛露之晨晞惟抗懷于在昔兮聲無翼而能翔
嗟高人之不偶俗兮獨掩抑而莫爲之揚抱厥志以
終老兮痛牙絃之絕張聆別音而感槩兮繫何日其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三

花雨樓校本

能忘

祭文

祭外舅黃允通先生文

當乾隆之庚戌炙清光于始觀聽鳴雁之雝雝開賓館以宿留值桂樹之初榮命壺觴以相侑得句法之律梁共討論于清書出漢書以佐飲不輟談于殘漏尋射策于上都切禱祈于速售雖見擯于舉場謂予文其何詬嗚呼彼飛蓬之虛問兮非君子之所賓也不隨俗之步趨兮乃與德而爲鄰也爰清靜以自守

兮宜超世而久存也何時命之不長兮遂撒瑟于芳辰也鳥鳴哀于日夕兮華放豔于三春瞻靈幃之寂寂兮奠盃斝而傷神嗚呼哀哉尙饗

祭汪筠莊先生文

我年甫冠讀公詩文落秋之實若華于春在古無讓庶幾斯人唐歸而降孰爲其倫公令閩中山川阻絕悠悠我思晤言不獲公歸自閩予在京邑飾譽求名稽我良覲我初識公因公仲子戊午之春登堂伊始公喜見予溫顏霽色如等夷然不以年德翼我以文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三

花雨樓校本

策我以行振轡而馳勉矣無頓公之伯子予辱知尤竝其叔季結契綢繆光陰往來展也如駛哀樂相乘十年彈指嗚呼哲人之逝吾將疇依祝公壽考曷不期頤天平人乎而止于斯公今已矣我寧不悲設奠陳詞惟以述哀尙饗

祭周慕堂文

君年倍予予所嚴事君曰奚然汝寔吾弟昔我族父名能文章君酷似舅涉藩升堂茂實英聲騰于太學滌蕩浮華歸之檢約京師冠蓋君游其間高氣雄視

邁乎常倫南浮沅湘憶賈弔屈浦怨山哀含思悽悒
晚歲屏跡于我獨親矜我述造後必有聞仲冬之初
嬰茲沈疾投我以書言詞愴惻子窮于世辱君見知
君之命我我其敢辭尚饗

祭汪原杜文

嗚呼我初求友聞子有聲孝友忠信令德允成日如
斯人始可相取不寔而華乃非吾友與子游從察子
之為克副所聞益彌不虧名父之子無慙弓冶博稽
往籍文亦爾雅兼綜二氏糾紛畢解務自撝謙若無

初月樓文鈔

卷九

三

花雨樓校本

能者惡衣菲食獨隆于施殫其心力義色仁思嗟我
之馳與子多背子不我遺我言子佩相期寡過養性
延年中道棄我其誰使然嗚呼如子成德世之所希
吾為子慟非哭吾私嗚呼哀哉尚饗

初月樓文鈔卷九終

初月樓文鈔卷十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經義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嘗思道不可見以其載夫道者而名之為物以其治
夫道者而名之為事物也事也道之所見端也然即
物與事以言道而不得其次第之所存則道終不可
得而見曷不即明德新民知止能得觀之既以載夫

初月樓文鈔

卷十

一

花雨樓校本

道者而名之為物則未有名為物而不殊本末者也
本惟一本末乃萬殊本末者物之所自有而非人之
所意而謂之者也既以治夫道者而名之為事則未
有名為事而不判終始者也原始要終終則有始終
始者事之所自有而非人之所強而分之者也物有
本末雖非人之所意而謂之而人不可以不知之事
有終始雖非人之所強而分之而人不可以不知之
操乎本以及乎末而功有專營由其始以貫其終而
念有專注本也始也道之所先也人顧於其所先者

而後之道寧有冀乎惟知所先而道不失序矣見爲末而姑緩之而未嘗爲物之所遺見爲終而姑徐之而未始非事之所及末也終也道之所後也人顧於其所後者而先之道庸可幾乎惟知所後而道不躐等矣則近道矣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好惡同民絜矩之道也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合千萬人之好惡而爲一人之好惡斯能盡絜矩之道者乎且夫平天下在絜矩所謂矩者吾心之好惡

初月樓文鈔

卷十

七

花雨樓校本

而已所謂絜矩之道者推吾心之好惡於天下以平其施而已試卽南山有臺之詩之咏君子者思之君子自格物致知以來既有以清其好惡之源而存於中者不參以人欲之累君子自誠意正心而後復有以端其好惡之本而發乎外者不徇於一己之私有如老老長長恤孤我所好可知爲民所同好也而好之不能老老長長恤孤我所惡可知爲民所同惡也而惡之是則民之好惡皆可以我之好惡而推而我之好惡卽視乎民之所好所惡以爲準蓋秉彝之良

人所同具而衣食旣足教化始行故先子之本富以救其貧復教之爲善以去其惡誠有以合乎好惡之大公而盡夫好惡之全量矣然非知之至明求之至誠烏能若此乎此不可謂民之父母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聖人論爲學之全功欲其自得之也夫學者欲其學之在己而已足乎已然後可以及人亦足乎已故不假乎外慕夫子恐人之以學爲爲人之事也故論爲

初月樓文鈔

卷十

三

花雨樓校本

學之全功以正告天下之學者其言曰天以五常之理命之人而人得之以爲性而又非能生而知其性也則有先我而覺者焉不可不學以明之也學則所未知者由是而知所未能者由是而能亦可以有得於其故矣然或作止不常而表裏扞格終無以自慊於心故時習之爲貴也誠於所已知者而習之使知益精所己能者而習之使能益固則理之散於事物者聚於吾之一心有不覺其怡然而自說者矣天以五常之理命於人而人得之以爲性此非有我所

得私也人之不能生而知其性猶之我也而其必由學以明之也猶之我也吾之學益進習益熟說益深則凡與我同類者必有相應而至者焉由是而吾之所知者可以及於人而使之共知吾之所能者可以及於人而使之共能亦可以相適於其志矣而況有自遠方來乎學吾之學者皆三代之英也說吾之說者盡天下之士也傳道得其人行道得吾與有不覺其暢然而爲樂者矣天以五常之理命之人而人得之以爲性此固天下之人之所同也其學吾學說吾

初月樓文鈔

卷十

四

花雨樓校本

說者則既有以明其性矣而天下之人非皆能學吾學說吾說以明其性者也吾之學益進習益熟說益深而人不知焉亦其常也夫我自有其可說可樂者而於人乎何與我自爲其可知者而人不知於我乎何損是故人而我知也吾無怍焉耳人卽不我知也吾亦無怍焉耳愠於何有然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蓋至是而爲學之功全矣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賢者原禮之所以行而復爲之窮其弊焉夫禮嚴而和者也嚴而不和則拘和而不嚴則蕩其失維均有子故爲之原其初復窮其弊以示人也謂夫禮非強人而設之也因乎人情以見天則固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蓋三千三百之數雖若繁重拘迂而非人之所樂而天秩天敘之經實則斯須不可去以卽乎心之所安是其用固以和爲貴者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推而行之而先王之妙道存焉大而經禮小而曲禮行而宜之而後人之率由準焉然則禮豈有不行者哉而復有所不行者則非禮之過也人將歸其過於和而亦非禮之和之過也吾以爲其病在於知和而和知和而和者自謂任以天矣而不知禮之本於天故無以節之而其弊遂至於褻天自謂循乎性矣而不知禮之由於性故無以節之而其弊且至於拂性其不可行也宜哉吾願世之行禮者反而求之先王制作之原得其所爲森然而不可踰與油然而不容己者而禮其無不行矣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初月樓文鈔

卷十

五

花雨樓校本

與生俱生者惟性而已矣吾性中本無所謂貧本無所謂富故能忘境者能見性者也無見於性而曰我能無諂矣是猶有貧之見者存也無見於性而曰我能無驕矣是猶有富之見者存也有見於性而無見於貧貧而樂無諂不足言矣有見於性而無見於富富而好禮無驕不足言矣雖然人非聖人孰能生而知其性不能生而知其性而又未嘗於自守焉加之力則貧必詔富必驕故學處貧富者必自無諂無驕始而遽以此自足則彼樂與好禮者亦人耳何讓彼以獨能也哉

初月樓文鈔

卷十

七

花雨樓校本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賢者有求祿之心聖人告之以得祿之理夫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聖賢正學相傳之要旨也言行交修則祿不待求而自至聖人亦言其理而已豈真以得祿歆動學者哉昔子張之學干祿也蓋將以同其所得於人而非世之希榮慕勢以求倖進之可比然爲干祿而學則已心馳於外矣夫子乃箴其失而

告之曰君子之學以爲己也夫言行其大端矣學之欲其博擇之欲其精守之欲其約必多聞闕疑而又慎言其餘焉多見闕殆而又慎行其餘焉夫聞不多則疑者或因而自信矣見不多則殆者或因而自安矣多聞多見所以爲闕疑殆之地也夫疑不闕安所得其餘者而慎言之殆不闕安所得其餘者而慎行之闕疑闕殆所以爲慎言行之地也誠如是其慎者也雖不敢謂言滿天下而無口過亦庶幾乎可以寡尤矣誠如是其慎行也雖不敢謂行滿天下而無怨惡亦庶幾乎可以寡悔矣誠如是其寡尤也而言之中有祿在矣誠如是其寡悔也而行之中有祿在矣數不可必而理有可憑也在人者不可知而在我者有可操也師果知從事於斯矣而猶暇干祿乎哉

初月樓文鈔

卷十

七

花雨樓校本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哀樂不違乎則可以識性情之正焉夫哀樂情也不淫不傷哀樂之得其正也關雎殆用情之準哉嘗思人有情而自制之慚以返乎其始也而往往以不及制而流焉此所以貴乎能安也其惟關雎乎關雎以

淑女之既得也而樂樂者人情之所同而關雎何以異焉夫不宜樂而樂者無論矣即宜樂而樂而不知樂之何以失其正也則不淫難也樂之與淫也有辨而樂之與淫也又若幾幾乎難辨身之者以爲樂固宜爾也而在天下後世之人即其情而思之亦以爲樂固宜爾也斯不淫矣此惟關雎獨矣關雎以淑女之未得也而哀哀者人情之所共而關雎何以異焉夫不當哀而哀者無論矣即當哀而哀而不知哀之何以害乎和也則不傷難也哀之與傷也有別而哀

初月樓文鈔

卷十

九

花雨樓校本

之與傷也又若幾幾乎無別身之者以爲哀固宜爾也而任天下後世之人因其情而求之亦以爲哀固宜爾也斯不傷矣此惟關雎獨矣夫中和者性情之德學者蓋終身焉而致此卒鮮顧令閨中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此其所以基王化而爲萬福之原也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賢者不安於小成聖人喜其能進取焉蓋聖賢無有體無用之學明體所以達用也學者誠有見於體用合一之原而求以至乎其極則其心即聖人之心矣

漆雕開之在聖門吾誠不知其何如而夫子使之仕也固謂隨其器之所優於事皆可以有成隨其分之所及於物皆可以有濟也而開乃不自安也曰吾斯之未能信意以性分之事本無內外民人社稷開不敢外視之也而以內斷於神明則未之能信矣宇宙之理本無大小一官一邑開不敢小視之也而欲大有所建樹則未之能信矣開之言如此則開非不欲仕也而特不欲以仕試也因開之言見開之志寧有量焉且無論開異日之所就而第觀開今日之所志其蘊積也豈無具焉夫子聞之而說可知也非說其不仕而說於其所以仕也學者於此可以得聖賢爲學之本矣

初月樓文鈔

卷十

九

花雨樓校本

老者安之

聖人言志而首及於安老焉夫曰老者則固有宜安之理矣而彼非能自安也夫不有待於安之者耶且吾聞養老引年聖王所尚而吾夫子之志也其因物付物之妙則固有首及於是者意謂天下之人莫不於我有相關之誼而誼之最切者尤在父事兄事之

儔亦莫不於我有相待之情而情之最殷者乃在曰
艾曰耆之齒夫不有老者乎而能不思所以安之也
乎以彼之待安於我也而與之以安夫固順其理之
所宜受則雖有所加隆焉而不爲過以我之致安於
彼也而無或不安夫亦循吾職之所當爲故必有所
獨厚焉而不容不及也其在王者之世制民田里教
之樹畜使人各親其親而惟茲老者得以遂養而厚
終優游於無事之日且不獨親其親而凡茲老者得
以去勞而就逸相安於大順之休自尚齒之風微而

初月樓文鈔

卷十

十

花雨樓校本

黎老有播棄之患則夫隨分自盡固猶賴有儒者哉
此吾所以有志於大道之行而不能自己者也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觀賢者自守之嚴而得人之問不虛矣蓋枉己以徇
人士品之所以不端也植黨而徇私鑿士之所以不
真也風俗之弊人才之衰鮮有不由此者想子游對
夫子之意若曰行不由徑滅明之爲人偃之得於所
聞者如此意其人殆落落難合名可得而聞而身不
可得而親者歟而孰知不盡然也其於偃之室也蓋

嘗數數至焉何其易也既而察之其至之日則武城
人以公事畢至之日也而非然者長吏之庭固未嘗
有若人之迹矣偃是以思其人而不能忘也慨自世
風之降也士之欲以能自奮者往往置其身於苟賤
不廉之地而不知所恥見有一二潔清自好之士則
以爲非人情不可近而羣聚而議之此獨爲君子之
所以難也誰復有意於其爲人而思之不置也哉夫
然而守身若滅明者可法矣夫然而取士若子游者
亦可以風矣

初月樓文鈔

卷十

十

花雨樓校本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觀聖人之所罕言者慮深而指微矣蓋言利則悖於
義而命與仁之精微宏大又人所不易知者子之罕
言之也其爲慮深哉昔聖人之以言立教也不導人
於情之所易溺不強人以理之所難悟故有所罕言
者焉罕言維何其一日利夫利與義相背有見於利
則無見於義而貪得忘失適足以滋害而已顧可諄
諄焉日舉而言之乎雖利物足以利義而和義之利
亦非可用吾意以謀之者使正其誼而復謀其利焉

勢必至假公以濟其私而終亦歸於悖義矣宜夫子之罕言之也其一曰命夫命非利也而亦與利同罕言者誠以命為天之所令語其理則聲臭俱無語其氣則雜操難辨學者但當修身以俟之而已使識未足而告之反足以生其惑而憑虛懸億弊必至於廢人事而不修夫是以罕言之也其一曰仁夫仁非利也而亦與利同罕言者誠以仁為性之全體專言之則兼統四德偏言之則主乎愛人學者但當強恕以求之而已使德未至而語之反足以起其妄而窮高

初月樓文鈔 卷十 三 花雨樓校本

驚遠弊必至於忽庸行而不謹夫是以罕言之也吁聖人之為後學慮也蓋深

文學子游子夏

文以明道也學以經世也文不足以明道雖華勿貴學不足以經世雖博奚益也是故文不兼學則無實學不兼文則寡要然而能兼之者鮮矣其惟子游子夏乎所志者大道之行而高其見於三代之上所榮者先王之義而精其識於六藝之中此固未喪之斯文賴其相與修而明之而不朽之盛業欲其相與傳

而述之者也聖門之所謂文學者蓋如此而或者求其說而不得而遂以詞章記誦之學當之方且以為得其菁華方且以為窮其枝葉而不知孔氏之門之文不若是之務華而棄實也孔氏之門之學不若是之得粗而遺精也

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更即河海以言地而可進徵其載物之全量焉夫河海固與華嶽分體於地者振而不洩則地之廣厚為何如乃進徵於萬物之載而又以見廣厚之用之全

初月樓文鈔 卷十 三 花雨樓校本

也中庸意謂吾言地之廣厚而以華嶽徵之固已然特其廣厚之體之一端而未足以明廣厚之體之全量也而尤未足以見廣厚之用之全功也則吾且由華嶽而進徵之河海河為四瀆之首其自龍門而下而所渠并千七百也海為百谷之王其環九州而外而所市盈五萬里也可謂包乾輿而括坤區者矣乃流焉而不息而不見其竭注焉而不辭而不見其盈藉非地之廣厚何以能兼容而并包之若此哉夫河海固地之氣之所流行者而惟地足以振之亦猶華

嶽爲地之氣之所融結者而惟地足以載之也河海之與華嶽固地之分其體以各成爲廣厚而振而不洩與夫載而不重又地之合其量以共成爲廣厚也而地之全體舉於是矣乃若言其功用之盛而豈但已哉吾又得徵之於萬物矣萬物皆生於天而成於地地以翕受宏其量此品物之所以咸亨也地以凝固敦其體此厚德之所以載物也成之功雖後於生而載之用足配乎覆惟得一以寧有以代終而兼濟故衆萬之物莫不尊天而親地焉蓋雖華嶽河海猶並處於萬物之數而川流嶽峙亦各著其生物之功則其不測何如也而其根於不貳者可知矣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

初月樓文鈔

卷十

古

花雨樓校本

大賢因齊大夫之委其責於不得爲而復設喻以曉之焉蓋食焉而避其事非特受大者之有所不可卽至於牧人之細而其責將有所歸也孟子因齊大夫之委其責於不得爲而復設喻以曉之曰凡人身處事外則雖從容坐議而不爲病若身在局中而欲辭

其咎決非可以無所短長而漫爲之者也天下事大抵皆然矣且亦思吾之以身許人者豈徒冒於其名而不求既乎其實耶徒冒於其名也則固可以安之而無愧矣如求既乎其實也而何以自安也夫業已諾之爲己責而猶藉口於分之難爲亦既自度其能勝而乃致慨於籌之莫展則是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而可不爲之求牧與芻也而寧有是理哉夫不能自主者勢也而有可自盡者理也吾誠殫思竭慮以求爲之所然且不克如吾志焉是亦勢之無如何矣然得謂非吾之所能自主而遂可以幸告無罪於斯人也耶

初月樓文鈔

卷十

三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文鈔卷十終

初月櫻正續
文鈔

雲樵氏題

卷緒五下

仲煥開離

仲倫先生近著八卷敬承讀之而有思于易之道也夫盈天地之間皆易易非聖人不能作然人苟無得乎易其所爲文縱殫心畢智以營之舉不克造於至極之境先生是編變化出沒不可以一端擬其陰陽不測神而明之之謂乎然其歸率本庸言庸行不越夫常法非又效法成象易知易從者乎自古通變之文莫神于莊列體道之文莫醇于董子然二者之長恆不能備兼兼三子之長者孟韓而外毋多得也敬承于先生亦豈敢遽推之莊列董子之上然得其神

初月樓文續鈔序

花雨樓校本

而不襲其形體孟韓而得其微意者謂非先生之所獨至與而世之以迹象相求者或且以爲過于隘焉或且以爲近于凡焉夫隘者窒而不通凡者無當于道先生之文篇幅似隘而實變化無窮也言論似凡而要皆倫常之體用也彼以冗長爲大以險怪爲奇者視此不皆膚末哉而尙何凡與隘之足言哉若乃文不盡言言不盡意如深山鼓琴聞其聲而未由逐其迹則又在讀者之自得之矣族弟敬承謹序

初月樓文續鈔目錄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卷第一

雜著十首

卷第二

書十九首

卷第三

序二十一首

卷第四

初月樓文續鈔目錄

花雨樓校本

序十七首

題跋十一首

卷第五

記十三首

書事三首

卷第六

傳三十五首

述一首

卷第七

碑文二首

墓誌銘十七首

卷第八

墓表五首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雜著

考槃說

考槃衛之賢人不欲仕於莊公之世而作也故序以爲刺莊公蓋國未有不以任賢而興棄賢而敗者今觀其詩無一刺譏語而刺在其中焉衛自康叔受封而後至頃公而有仁人不遇之詩衛政衰矣及武公修德行仁復康叔之舊今由淇澳之詩考之其所美

初月樓文續鈔卷一 花雨樓校本

者武公也然非躬行君子已亦實有是美者不能言之親切如此此足以知其位之多賢矣一傳至莊公而使賢者不願仕於其朝卒至寵嬖人而召禍易曰履霜堅冰至此其徵也有國者可不慎歟

野有蔓草說

此詩集傳說決不可從序以爲思遇時蓋謂思得君子爲國而被其膏澤然既云邂逅相遇則亦不必屬之於思其諸朋友相贈答之辭歟曰適我願曰偕臧或相勵以勤問學或相勉以卒功業皆須得時如野

草之被零露而其生茂豫也蓋其聞聲相思者已久

幸於邂逅之遇而因以道其欣喜之情致其綢繆之意如此或曰鄭莊公始得祭仲密謀殺弟詩人探其意而作此以譏之於今未有以確信其誠然然又何不可作是解耶陶淵明詩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安知其非譏劉裕幕府中人故曰詩之比興如易之取象無泥於一說而可以任人之自得焉漢魏六朝唐人之詩如此類者多矣至宋則敷陳者十九而比興之義衰故朱子治詩於國風恒不得其解此固不足爲朱子病然亦不必曲爲之諱也

初月樓文續鈔卷一 花雨樓校本

園有桃說

魏詩說者以爲爲晉而作如邶鄘之於衛然如此詩則詩人憂其國之將亡而作也其爲魏人之憂晉歟抑晉人之憂曲沃歟不可得而知矣至其言之深切沈鬱反復致意後之讀之者如見其痛哭流涕之狀如聞其太息痛恨之聲而時卒莫能寤也悲夫自園有桃詩人而後屈靈均似之靈均知楚之將亡而舉國之人莫之知也又其後劉子政似之子政知漢之

將亡而舉朝之人莫之知也蓋楚漢之亡形未著而其兆則已萌矣夫自古亡國亂朝未嘗無人也棄之疏遠之地而厄之使不得展其用則固無如之何也已矣

衡門說

此詩序以爲誘僖公而朱子集傳則云此隱居自得而無求於世之辭兼此二說其義始備首章卽其所居之地言之而固窮之節自見下二章則推廣言之而士之爲學君大夫之爲國其理皆可相通謂士不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宜自諉曰愚而不憤志于學君大夫不宜自諉曰弱而不強於政治古詩人之言包孕宏遠有如此然則此詩殆賢人在下而不忘君國者之爲歟陶淵明處晉宋之際三句九食繫心故國其爲詩清遠奮厲庶幾近之

讀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無餓死首陽事宋王介甫始言之至我朝劉才甫而益暢其說然唐韓退之之頌伯夷也曰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是二說者宜何從

余謂王劉之言於當日情事爲得而叩馬之諫采薇之歌有其傳之則存之足以立教故太史公采軼詩而爲之傳曰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又曰由此觀之怨耶非耶夫太史公豈果致疑于夷齊之有怨乎太史公怨者徒也若夷齊之無怨軼詩之不足據則太史公固知之矣

書柳子厚辨晏子春秋後

晏子春秋非晏子所作柳子之辨審矣而其說猶有未盡吾疑是書蓋晚出非太史公劉向所見本太史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一

四
花雨樓校本

公劉向所見之晏子春秋不知何時亡失之而六朝人好作僞者依放爲之耳凡先秦古書於義理或多駁悖而詞氣輿勁必非東漢以來文士所能擬作如晉乘楚檣杙孔叢子諸書皆斷然可決其非出周秦間矣柳子言爲是書者墨之道吾以爲此特因晏子以節儉名當世非假是不足以成書故刺取墨子意衍其說未必果爲墨者爲之也

讀魯仲連鄒陽傳

太史公以鄒陽附魯仲連傳後人每不得其附傳之

故憚子居推其義謂士挾技游諸侯間能如仲連之飄然遠舉不受羈紲爲可耳不然能不如鄒陽之受禍哉太史公蓋傷之也此其義非不深然非太史公本義太史公本義則太史公固自言之曰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仲連天下士鄒陽固非其比而仲連義不帝秦責梁客新垣衍皆危言陽之得附于列傳以其在梁獄中上書自明辭多不遜故美之曰抗直不撓非直以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而附之也凡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一五

花雨樓校本

太史公之言抑揚處每于反覆見意太率如此朱梅崖謂陽以比物連類之辭遂得與仲連合傳而致羨之則失其旨矣

辨列子
列子書非列子所自作殆後人剽剝老莊之旨而兼采雜家言傅合成之中惟周穆王篇旨奧詞奇筆勢迥出固是能者爲之但未知果出列子否耳柳子厚以劉向稱列子鄭穆公時人謂與書詞所稱引事不合而姚惜抱則云今世所傳列子書多有漢魏後人

加之者吾因是頗疑列子實鄭穆公時人向所見列子八篇中當有與鄭穆公問答語耶抑出處時事有可考而知耶不然向何至疏謬若此柳子又以莊周爲放依其詞第卽周穆王篇言之則可至如湯問楊朱力命等篇乃不逮莊生書遠甚而其詞與莊生相出入者又未知孰爲後先矣夫以柳子之識而猶有此蔽則信乎辨古書之真僞者難其人也

真靈位業圖辨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一木

花雨樓校本

世傳陶宏景撰真靈位業圖取中土君臣名蹟與叢祠淫鬼雜見錯出可謂誕妄之尤者矣姚刑部姬傳以抱朴子內篇鄙誕可笑決其非葛洪作余卽刑部之意推之而有以知真靈位業圖之決非宏景作也蓋里巫之無識者所爲耳黃冠師少有知見便不肯爲而謂以宏景之賢而爲之耶士君子生當衰亂之世託於神仙浮屠之術以怡神養性全生盡年蓋亦其不幸而妄人造作妖祥誑誘愚俗輒附之前人之假其術而有盛名者以冀幸流傳不廢後之人信以爲非僞而至儕陶葛諸賢于張道陵寇謙之杜光庭

之間其毋乃察之不詳歟明季黃石齋先生嘗謂其
門人徐節之曰神仙我道之僕隸釋典大學之灰塵
其言正大明切如此而先生授命之日說者謂其兵
解仙去何其視石齋先生之淺耶夫仙者其氣終有
時而銷燦而自古忠臣義士具百折不同之性其精
神與天地無終極此則以理斷之而可信其必然者
也窮理君子慎無爲異說所惑焉真靈位業圖不足
辨也以謂是陶隱居作乃不可不爲之訟寃故辨之
云爾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一 七

花雨樓校本

對佛老問

或問佛曰能自覺矣至其覺人必其人之能自覺也
儒者之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心欲其存此
治心之準也今而曰無心之心量是卽爲心量將使
人何所循而持焉故曰必其人之能自覺而後可也
問老曰能自治矣至其治人必其人之能自治也儒
者之言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
諸人推己及物此治人之方也今而曰我無爲而民
自化我清靜而民自正政刑不立何以威民故曰必

其人之能自治而後可也然而後世之言用者每借
資於二氏何也曰聖人之權未易窺測而後之儒者
知守經而不知達權則又徃徃動而多窒二氏以權
立教取其足以破執而已然則擇善固執何以爲誠
之者之道歟曰昔者孟子言之矣曰所惡執一者爲
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是故賢人君子知一之不
可執也而所貴在乎能擇擇則辨其孰爲善孰爲不
善善旣得矣執之何咎焉善無已也善無方也執善
非執一也然則佛氏之云實無一法可得者果有合
於聖賢之道乎曰學者必先知經而後可以行權經
以正其本權以通其變也鶡冠子曰表術裏原雖淺
不窮其言固有所受之若未能知經而惟權之爲尙
終不免於意行而已矣其賢於華士之僞者幾何是
故儒者之於二氏可節取而不可備信也備信之則
求之愈博入之愈深而其離道也將愈遠矣此之不
可不知也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一 八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文續鈔卷一終

初月樓文續鈔卷二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書

復王守靜書一

守靜足下接來札具悉諸君子雅意僕雖窮居僻地
鮮師友之助而與諸君子郵書往來一昔可達亦差
足自慰足下論書進張司寇而退劉相國在足下固
別自有見然張司寇書但有筆力耳論其氣息去二
瞻西漢諸公猶遠無論香光已劉相國正書能藏精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到于古拙中殊不易及藁書守古法未化雖退之可
也吳府君墓表近始錄出此文亦但能守法而已澤
古齋遺文序用史記纂言法足與前所為傳文表裏
相輔耶溪經義序既不得不作而僕性不喜作泛常
高論嬉笑之語以莊雅出之此古文與小說家言之
辨也今以往可分致錄之而仍以底稿寄存子香許
為幸昨又作得讀魯仲連鄒陽傳文一首自謂能推
闡子長贊中意而文境畧近柳子厚今並以往幸檢
存之也唐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輔之者柳子厚而

已耳李習之而已耳終唐之世未見更有子厚習之
其人也僕嘗謂古文極盛于北宋衰于南宋明七子
侈言復古而莽不可理其弊尤甚我

朝自方望溪以古六藝之旨論文而海峯惜抱大雲
茗柯相繼而起足以追配宋慶歷元祐間作者無慙
色焉澗安筠墅耶溪諸君能力為之不懈包贏越劉
之美僕得于吾身親見之歟吾日望之矣足下樂道
人之善故僕于足下之前道古揚今辭煩不殺足下
其必能諒察之不宣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復王守靜書二

足下前至荆溪與庶翼子香縱論于僕之狂言想備
述之而相與撫掌稱快亦如澗安筠墅諸君也足下
謂僕能以古六藝之旨導後進此非僕之所敢承僕
讀經最鹵莽惟于古今人文章高下則所以求之者
不淺而知之為深至于自為之文殆不敵所能知之
十六七然于康熙雍正以來五六君子之作亦似有
不相襲處而無不可以往參其間使僕于古六藝能
沈漬究切洽浹于心方將角退之而陵子厚豈第如

今之所爲哉歲月既逝精力就衰退則以己之所未能者轉而望之後起之彥故有如前書所云云非怨已而刻求于人也諸子方年少氣盛時立志宜如是耳志立矣然後可以徐而俟志苟不立則又將奚俟焉其必共喻此意不宣

復王守靜書三

守靜足下德旋前與耶溪書謂數月以來獲免飢餓之厄屬有天幸而耶溪欲發固窮之論故來書中有窮困益甚之語與德旋書意似不甚關合然耶溪勸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勉之意殊足感也德旋自信于詞章之學略有知解而見世之謗毀程朱者意中不以爲然故發言制行不敢顯與程朱相背不知者遂以德旋爲理學家甚或以大賢之名歸之取供戲侮故德旋比來頗以得謗爲喜誠恐蹈入鄉愿行徑卻與私心大相刺謬也足下來書述潤安輩之于德旋每有求道若渴之意在諸君子固實有是美而施之于德旋則甚非所宜蓋如德旋者但當以畸士相待率吾性之所近謂可希陶靖節之十一乃所樂受昔陸象山先生謂李白

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故以德旋爲求道之士德旋不敢固辭若謂道積于躬而足以供人之求則斯世之大自有其人而德旋去之尙遠故曰甚非所宜也德旋比成五言律詩一首寄鈞聖弟並與諸君子觀之又德旋居歸美橋須俟有人至河橋方能寄書不比在宜興北門可以時通書疏也前委書冊葉俟入郡時面繳不宣

復王守靜書四

德旋嘗聞畫水述祁孫言謂姚惜抱續集不如前集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以其復王惕甫等書有過譽之言也德旋以謂惜抱續集中志墓諸作大勝前集不宜因是加貶故有書王惕甫文集之篇原爲祁孫而發祁孫極不喜惕甫文謂惜抱過譽惕甫自是惜抱之失而德旋爲之回護爲非且以爲君子立言務求其正無反言以譏之之理遂并謂樊紹述文必是文從字順今所傳紹述文艱澀不可讀者特其偶然耳祁孫之文用意大畧如此其實當時人固有學澀于樊宗師之說可知紹述文之爲澀體無疑祁孫之言未必果是也特其篇

末謂皋文以德旋與毛泮溟相提並論而抑揚之旨自見子居以德旋與王惕甫相提並論不見抑揚之旨卽是子居之失其用意亦可謂善矣德旋又何必更與致叟叟之辨哉如謂揚惕甫而抑惜抱邴孫之識豈至如此悖謬也率復不具

復王守靜書五

守靜足下往歲十二月至錫山訪薛畫水太守與之論文事極暢粵西呂月滄郡丞謂德旋之文置之姚刑部集中殆無以辨而畫水不甚然其說意欲以予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五 花雨樓校本

文駕刑部上者固是畫水偏見也自來明州日惟讀易本義參疑爲之已有端緒歲暮當可成書足下揣吾治易宜有可觀來書遂以程子易傳相勸勉甚荷厚貺程傳以人事說易博大閱實自可離易專行若德旋所爲不過爲本義參一疑解而于本義所引而未發者時一疏而明之何敢上擬程傳然研窮其義於慎其辭自謂有得于潔靜精微之教未知異時有能讀吾書而信之者否吾書成惜張編修皋文不及見之也如使編修見之將毀其所治虞氏易而更爲

之矣編修賢者也賢者不自有其能知夫已能者之不足貴也易涵萬象不可執一爲說編修固嘗云爾後編修而爲其學者尊之過盛遂若仲翔親受易于孔氏之門而得其傳者失之千七百年至編修始復得之若是其難能而可貴也噫亦過矣吾所見近時治易成書者汪君企山王君瑤舟皆實有所得其說亦多可采非欲故襲之以爲吾美也于理有不得不同則固無嫌于相類至于張編修虞氏易言二卷中乃殊有精妙語今取其尤善者褒錄之足以見賢者之志非挾一先生之言私自悅而遂以爲足者也李安溪先生解彖辭彖傳尤多精詣發前人之未發于爻辭則遜矣潤安耶谿鈞聖諸君承垂念幸爲告之德旋雖老尙不肯虛擲歲月但精力實已不足赴所志體中覺衰乏耳率復並候近好不具

復吳耶溪書一

耶溪吾宗足下德旋前與耶溪書以子香謂耶溪不宜務博爲非耶溪實兼人之才異日可望追蹤蘇子瞻朱晦庵兩先生者惟耶溪一人耶溪來書務自撓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六 花雨樓校本

謙而轉以相屬則過矣德旋非能以言榮辱人者德旋譽耶溪謂今時已足抗衡子瞻晦庵于耶溪無毫髮補况期之異日耶特以見善而不知則已知而不揚是蔽賢也是孟子所謂不祥之實也德旋之譽耶溪懼當不祥之實耳豈敢以一人之口爲足敵千百輩之嗷嗷者乎德旋幼未識學年踰二十始少知自好讀書爲文家無藏書所居窮僻無從借得性又善忘從他人架上案頭讀之旋即與未嘗寓目者等所守兔園冊子妄意進退古今人高下豈有當哉嘗念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性不能自賤簡阿諛苟合取容當世然遇人無賢愚少長貴賤未嘗敢少有自矜負之色而久處困約之境若墜坑谷無有垂之縷而出之而引之平夷之路者以是默默而居踽踽而行間入邑城中則其所相與游從往還不厭者皆窮蹇抑塞無聊之徒然且追逐雲月舒悲娛憂強作任達以自附于陶元亮王無功諸人之後一日不飢死卽爲天地間一日之幸民如是而已他何望哉他何望哉耶溪年未及壯所造已欲上追古人而從之固當以遠者大者自期而切

切然惟以文章爲不朽之事業亦非德旋之所望于耶溪也德旋衰老廢學已久耶溪慎毋曰效德旋之所爲則耶溪進矣耶溪其勉圖之不宣

復耶溪書二

耶溪足下來書文甚佳而與鄙見有不盡合者文章之事千萬人中有二三人知之卽不爲寡特視知之之人何如耳方今知德旋之文者在德旋朋舊中數之可得十餘人其未相接而相知者蓋又不僅一二數也且如吾郡知文之士自張宛鄰而外宜無過王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八

花雨樓校本

瑤舟而瑤舟則既知之矣若乃悠悠世俗之口曾何足與于多寡之數而顧以入吾思慮中之計較哉況天下之人衆矣吾爲文之時先有求知於人之念此一人知之彼一人未必知也又將移吾求知之念於彼一人輾轉而求之豈有既乎方德旋年二十許時見吾郡諸前輩言及古文無不嘖嘖稱羨侯魏汪姜及董文友邵青門諸子而于望溪海峯曾不置之齒頰間自舉文交王悔生而後知古文之學在桐城數十年來學者稍稍稱說望溪海峯惜抱三先生爲能

學古人而得其正然世人好三先生之文者終不敵
好侯魏諸家之文之衆卽惲子居喜爲驚世駭俗之
譚居之不疑固宜好之者之較多于三先生而世人
好子居之文者亦終不敵好侯魏諸家之文之衆則
亦聽其出彼入此之紛挐於天壤之間而不以入吾
思慮中之計較焉今足下於德旋之文但當論其果
能有得於古人與否而知之者之衆與寡與夫傳之
其人而傳或傳之其人而卒不傳皆可置之勿論至
于愛古薄今則世人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十九 花雨樓校本

人遂輕其書在漢時已然何況今日然數百年後吾
亦爲古人安知後世揚子雲之必不及待也率復不
具德旋白

與族弟筠墅書

筠墅弟足下德旋前與吾弟及守靜耶溪書狂言滿
紙諒諸君子必有以是正之守靜寄到邱邦士文集
德旋四三紬繹之而心折焉其修詞之潔非同時諸
家可比又能斂鬱其氣於澁澹中較之以風馳霆擊
爲駭人之狀者誠不可以同日語德旋鄉者干 國

初諸家文有取乎汪堯峯堯峯文醇雅可誦而敘事
傷于過煩蓋自宋南渡後諸文家通病邦士乃亦間
不免此病耳然邦士文之佳者絕出堯峯遠甚故自
明歸震川後我

朝方望溪前能文之士斷以邦士爲最矣惲子居云
邱邦士文奇淡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然非正宗德
旋以爲正宗亦非有定式要在前後布置不失序吐
詞雅醇不蕪則自唐虞以來至于今日其卒不可變
者也昔者韓退之之論文也曰無難易惟其是耳如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十九 花雨樓校本

何而後謂之是前後布置不失序吐辭雅醇不蕪卽
是矣非欲務以艱深爲尙也而其近於躁率者必去
之非欲務以流便爲尙也而其近於晦澀者必去之
是卽所謂吐詞雅醇不蕪也而昧于此者雖日與之
言爲文之法宜如是彼且河漢吾言謂若於文字之
見有痼疾吾又安能舍吾所聞于師友之訓而從而
就之謂吾向者之言實過乎昔人謂太史公記酒肉
簿必有可觀德旋以爲太史公記酒肉簿亦如其爲
史記者之爲矣何也質而不俚脩詞之能事畢矣雖

然太史公之所以爲不可及者在神明於法而變化無方如第曰質而不俚而已豈惟太史公能之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李習之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明允子瞻子由諸人具能之矣其或文勝而質不足或質而不免於俚則皆不足與于斯事者也自北宋而後爲文者之能合於古人與否吾先以是斷之至于理之醇駁則視乎植根之深淺而於脩詞之得失無與焉德旋聞吾弟與潤安耶溪諸君於大雲茗柯兩家文有抑揚之論德旋以爲兩家各有相勝處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十一

花雨樓校本

未易定其優劣謂茗柯有擬古之迹此固其所不免然卽以大雲論其文有全似晁家令言兵事書趙營平屯田奏者而行文軌微出于管荀諸子不可掩也茗柯擬古亦子雲子厚之匹耳曷嘗句摹字放如明七子之取憎耶且茗柯亦不幸中道而逝耳使假之以年而至于五十六安知不盡變古人之形貌而混其模寫之迹哉且夫爲文之士各有所得于天之分不可以強而能其可強而能者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因其規而爲圓而周旋也中之因其矩而

爲方而折旋也中之如是而已雖其所得於天之分甚優者亦必徐以俟其自化焉雖然士不求爲古之文則已士而求爲古之文而曰吾惟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而已神明變化之境非吾之所敢幾也夫誰則肯爲是言者故或且於古人之法度貿貿然未之知而徒徵引故實發爲頗僻之論橫鶩旁逸不可控御而曰吾聖於文吾神於文世之人固亦有見之而適適然驚津津然羨之者矣而其稍知古人之法者則已見之而猶然笑之故夫謹守古人之法度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十一

花雨樓校本

答洪子齡書

子齡足下來書詞意兼美而其中褒獎過盛之語決非淺陋所宜承也德旋年二十餘從事讀書爲文之道自二三同志而外未敢輕有依附以冀揚聲于當

世而見世之才智之士往往是已所習互有稱毀大都不越足下四蔽之論竊以學問之途非一端之能竟也然而傳之自古片義之存有不能廢述之于今一節之長豈無足採况天之所賦才分各有優劣人之所趨好尚不可強同何必執已繩人更相非笑強分畛域務自貢高哉至聖賢義理之學其精純博大微妙深遠有終身求之而不能測其津涯者矣而或且矜其蒐獵之功騁其黨伐之說侈然自以爲體用兼該本末具舉此德旋之所以甘心晦匿而不敢與聞也足下心企古初志存介潔情殷乎著述之林思裕夫經綸之業廓其有容明而不耀此德旋之所期于世之君子庶幾一見乃今于足下之爲人與夫爲學之所趨向而差欲慰生平之願望焉幸何如耶幸何如耶守靜澗安子香鶴墅耶溪諸君就其所存志皆可尙並吾取益之資至于各引所長以益所短則又在乎諸君之能自得矣足下以爲何如屬有疾未愈不能構思營度爲文足下略其詞而察其意可也不具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與沈開亭書

閒亭足下德旋年三十許時與吾郡張編脩舉文同學爲文編脩甚見稱許且欲以此事相推避編脩之言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其時譽德旋之文者十八九編脩旣歿之後憚大令子居大肆力于文章其論文也自歐陽永叔而下均有貶詞以德旋爲若可登文章之錄者而亦得幸與所貶之列曰才弱大令之言又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比時毀德旋之文者亦十六七俗耳庸目移其聽視于人以爲譽毀于德旋之文無所益損也韓退之不云乎要以俟知者知耳而乃者足下見推以直接退之云云此又世人之所深疑而怪駭者也漢以後爲文者莫高于退之退之其可至耶世人之深疑而怪駭之固其所也雖然退之誠不可至而求其法而效爲之則奚不可者抑豈惟退之而已今且由退之而上溯之司馬子長又上溯之至于屈原莊周又上溯之至于易繫辭論語左氏檀弓亦孰得禁吾之求其法而效爲之者豈曰效爲之而遂能至之耶孟子之書謂人皆可以爲堯舜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夫堯舜豈人之所能至哉然其言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爲文者之宜取法乎古亦若是焉已矣至其所可至而其所不可至者相違豈遠耶得其傳而已矣湯武得堯舜之傳者也歐蘇曾王得退之之傳者也世人自不爲之而遂疑爲之者爲僞得之者爲妄是詎可以執途人而喻之者哉足下方少年于爲文非由師授而塗轍甚正持是以往如德旋者越之倍蓰奚難焉偶有所見伸紙疾書不覺累幅非欲爲文也暑熱幸自愛不宣德旋頓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五
花雨樓校本

首

復呂月滄書一

月滄先生執事接奉手書一再雅誦覺文境泮泮清絕雖使古之善爲文者如柳子厚歐陽永叔歸熙甫諸公執筆爲之豈能復有相踰越哉德旋學術淺陋不敢與海內賢士大夫較量所得故常屏居鄉里墨墨自守前望古人既仰企焉而莫之逮後顧無窮之來者則又自揣無可以待之之具惟以爲生平獲受教于師友之益差異於流俗人則可耳韓昌黎謂時

時作俗下應酬文字下筆令人慙今昌黎集中不見所謂可慙之文當時固隨作而隨棄之不待李南紀編集時始汰之可知也德旋嘗聞姚惜抱先生云西漢人文傳者大抵官文書耳而何其雄駿高古之甚昌黎官中文字止用當時文體而卽得漢人雄古之意則是判改吏牘猶堪近古勝作俗下應酬文字矣夫治古文者固昔人所云寂寞之道然誠得一二奇傑有志之士相與棄俗尙而誦說講論豈不愈于獨守太元以待千載後之復有揚子雲耶自今以往德旋雖中無所積不足以仰副采納之盛心而卽一涓一埃竊願悉輸之左右以爲快維執事恕其狂肆誘之使言不勝幸甚德旋輯有瑣牘雜志十數卷敘事議論相間錯出他人之言與愚鄙所見亦相間錯出是小說家子類異日當齋以就正今瞻近之期尙未可卜謹先錄近所得論文數則于別紙乞賜覽觀或可還以一字示褒貶乎率復並候近祉不宣德旋頓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五
花雨樓校本

首

復呂月滄書二

月滄先生執事前者德旋一時激于知己之感而頓忘其僭越之罪于大著輕有刪易句字可謂愚妄不知量之甚者矣雖冀邀執事之終恕之而未敢必執事之果能終恕之也雖然德旋辱執事之知厚矣誠欲效其涓埃之報而無由一旦寵之以朋友切磋之任敢不勉竭區區以獻于左右然使執事不察其心而第論其迹而被之以荒誕之名安所逃之抑昌黎所云農馬之智專度未必不見許于執事而德旋之感執事之知之者誓心不忘終身焉耳矣至于執事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之能終恕之與不能終恕之則究未敢必也竊以謂執事即不能終恕之德旋固亦無改于其敦勸之本志而必將期執事于華嶽之顛渤碣之委焉昨奉到手書不意執事實之至此且盛有所稱譽乃益歎大君子虛懷集益有迥出尋常萬萬者而小人之妄意猜度爲絕可鄙笑也德清沈閒亭茂才趙季由太守所取士也年少才美爲文塗轍甚正異日成就當大有可觀執事留意人才或可引與談議辨析異同乎德旋論文之語尙夥匆匆不及錄呈大作二十二首

須細讀統俟續寄耳春深惟爲道自愛不宣

復呂月滄書三

月滄先生執事德旋爲世所簡棄久矣自以學殖不深行能無足比數二三同志信而稱之實爲逾分而世之簡棄之者適當其所宜今執事之信而稱之乃不啻雅故相識者之所未有用是俯而慙伏枕而愚不自知何以能得此于執事也德旋與執事未嘗相見而評議執事之文畧無所隱飾顧忌此其愚直爲何如者哉雖然不敢以不如此也德旋嘗欲自附于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六

花雨樓校本

古之狂者而不直則爲聖人之所深棄而敢不懼乎德旋之所期于執事者蒙莊史遷以執事之宏才卓識而從事于斯深以數年之功力震川惜抱宜可紹而兼也此亦殆有天焉盡乎人以俟之而已德旋聞桂海間往往平地孤巖拔起削立于勿造物者之爲至是而復無以尙其氣鬱積數千年必有所屬以發之者今安知非執事耶幸自愛無失時不宣

復呂月滄書四

月滄先生執事得書知道履安和快慰不可言喻伏

承謙光下逮云欲相師言之至再在執事誠爲高世越俗之舉而德旋斷非其人夫是乃子厚習之諸君子所不敢居之任也德旋自顧何所有而敢侈然爲賢者師乎又竊以爲論詩文者不宜立師弟子之名傳道解惑文人中惟韓退之足當之耳漢儒重經學因有經師宋儒嗣統孔孟可爲人師元明講學家雖真偽錯出而所托之名固尊我

朝如湯睢州爲監司後始受業于孫夏峯徵君睢州不爲矯徵君不爲僭道在則然非是者弗許也執事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九

花雨樓校本

之于德旋蓋知其文之僅可而未知其人之不可耳至爲文之道乃不敢不據所見以相質焉古人之文易辨也近吾世者有時俗之毀譽足以淆亂是非眩惑視聽故其文辨之較難夫文家之美非一人之所能盡擅也詩之有風雅頌書之有典謨誓誥且各專其美而不相兼後之人乃欲執己之所習以爲是而于異己者則盡非之豈後人之識反能遠超于邃古耶此其大可疑者也韓退之造語學子雲而更勝之蓋子雲猶或有艱晦之失而退之雕琢復璞悉歸自

然固爲勝之耳然當退之時惟柳子厚能知之而言之他人固未必能知之而亦未必能信之也至于今日乃人人皆曰韓退之果勝揚子雲矣豈非古人之文易辨而近吾世者其文辨之較難歟且文士之效法古人以得其神爲貴神合矣能泯其迹固善卽曰迹未忘焉亦不害其爲文之美也于鱗元美之學先秦徒以剽剝句字爲工無論其神之不屬也而形骸亦未爲似何以謂之文哉姚惜抱先生所云舍其粗則精者胡以寓焉者謂此也德旋之于斯事志甚高求之甚深而才與學誠皆不足以副所志故樂得才智之士而與之言庶幾因所見之親而轉而播之廣爲傳之以相繼于無窮而已德旋固無嫌盡言于執事者亦望執事匡所不逮而無或少存隱飾之意德旋雖不若執事之虛心好善然亦非以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者也履茲長夏維祈厚自珍愛不宣

復呂月滄書五

得書知道履安和爲慰歸震川文有不能謹細之失誠如耶溪所論而足下疑之疑之是也震川北宋後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九

花雨樓校本

文家大宗似非後學所宜輕議然當仁不讓于師亦
聖人之訓也震川之文其以大氣涵負之者名公卿
詩文集序爲盛以其有關於明中葉後國家隆替興
衰之故故其言感喟深至恢宏鬱茂得漢氏之遺風
然以較之歐陽永叔之外制集序曾子固之列女傳
目錄序先大夫集後序等篇未知其孰爲先後而遂
以爲能追蹤司馬子長則是尊之過盛者之詞殆猶
未足爲據姚惜抱先生云震川能于不緊要題說不
緊要語而風韻疏淡出自子長斯爲得之耳然其牽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率應酬之作集中存者過多故近俚之病時或不免
我
朝汪堯峯施愚山諸公皆于此不辨也能辨于此者
不得不推方望溪爲首庸望溪以爲古文失其傳者
七百年蓋謂此耳不然如震川者乃謂其失古人之
傳亦已苛矣至于震川經義真軼出歐曾古文之上
足以肩隨史公抗衡韓子豈守溪思泉所得與之前
論哉德旋于文章之事求之數十年自唐宋諸大家
而後所心慕者惟震川惜抱兩先生而自爲之文果

足並之與否所不敢言若效而法者則又不敢以之
自域置吾身于上下數千載之中其高下源流次第
階級異日必有能辨之者矣而豈以區區一時之毀
譽存諸念慮閒乎士自宜爲知己者用耳德旋與某
郡丞非有平昔過從之雅而爲之刪改石浦志畧竟
不獲一言之酬報若未嘗爲其事者然此于相待之
禮爲已亢乃德旋之所不宜受也特因其先謁而來
請之時托于足下之言以爲重今故不復與之校而
責之否則無故爲所役而更加之非禮之辱此何說
耶德旋與足下之交已定萬萬不敢因此事起陵谷
胥中然謂受茲非禮之加遂自甘焉而絕無幾微之
不豫則猶未之能故以畧陳于左右其必有以鑒而
諒之卽承動定不宣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復呂月滄書六

得書知偶示微恙旋卽平復甚慰德旋非故欲高自
許也然於古時文與詩與書皆能知之而與並世之
人無所讓以好之甚篤故求之甚深也而世之真能
信之者無幾人其故亦有可言者焉世人好之不篤

則求之不深而又鮮肯以不知自勿則其所見謂是者未必是見謂非者未必非大都適與吾見相左德旋之所以窮於世而無所遇者坐此也然使捐吾夙所得于古人之真解隨聲附和於捕風繫影者之談不惟性所不能也又且年已過者何多求于斯世顧肯效此逢世之資爲哉足下之前真可以發吾之狂言者故不覺淋漓快意一道耳至來書所引易爻詞義乃非敢承也卽以足下所擬之卦言之在彼爲豐屋者之天際翔而在德旋爲折右肱而無咎則庶乎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抑豐之綜卦爲旅故雜卦傳云豐多故親寡旅也德旋之解以爲人處豐大之時親故之就而與謀者必多漢樂府云來日大難口燥唇乾實有其事也若獨旅無歡則所親惟童僕而已至乃譽命上逮非有文明之德者其孰能之蒙之九二所以立師道在周程以前惟江都河汾足當之而鄭北海不與焉德旋今雖以授經自給實非擬議所敢到也少卿芝階近獲晤談否竹嶼觀察春木生甫諸君皆曾通簡札未耶漸涼千萬珍重不宣

答任階平書

階平先生閣下接誦手教知慨然以學道爲已任欽佩無已德旋竊聞強恕之事固盡人可行然大學傳齊家治國章云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宋儒所以有無忠并無恕之說也夫已未盡則無可推無可推則不恕矣如曰吾未能盡孝也而姑恕人之不孝吾未能盡忠也而姑恕人之不忠此豈聖人之所以概望于人者耶蓋離忠而言恕衛洗馬之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能事也其源出于老莊合忠以言恕卽聖人之道一以貫之不能外矣道不離于日用日用不外于五倫五倫皆情之所持也無情之人上者如木石其下則爲殘忍凶暴之徒而已然而情有正有不正情之正者性之發也此古聖賢之所保亦宋儒之所日夜講求而發揮于文辭者也情之不正者欲之熾也此古聖賢之所禁亦宋儒之所諄諄告誡而大爲之防者也宋儒謂人欲當處卽是天理其言至精故宋儒但教人遏欲循理耳曷嘗教人滅情復性哉閣下以言

恕言情謂異于宋儒而德旋以爲言恕言情方不異于宋儒則未知于閣下之意何如也然德旋固非能爲宋儒之學者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此宋儒論學之宗旨也非德旋之所敢冀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是則德旋之所自勉者矣發乎情者不能皆正時時以禮義檢束之不使蕩而踰焉以求無大悖于孔孟程朱之訓而猶常恐其未能也閣下倘賜之以言而教正之則幸甚幸甚此復卽承動靜不宜德旋頓首

答筠墅書一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筠墅三弟足下德旋病瘥後務自膏養今體中亦無他但精力終減于舊讀書不能深加玩索之功以是媿吾筠墅也來書謂方今守先待後之任在德旋一身此何說耶抑于古之所以爲文之法不可謝爲非識途之馬耳筠墅果北行乎筠墅苟可以無北行德旋終以北行爲非筠墅所宜何則體過弱道塗勞頓非所堪也筠墅北行若果德旋願筠墅捐去一切異同之見自爲所當爲而已近作劇佳論見于評語者不復贅又以往讀左史文敘一首辭雖甚簡然意亦

盡矣意有未盡筠墅當于言外得之德旋白

答筠墅書二

筠墅吾弟足下前得手書匆匆作答未盡所懷今幸獲少暇有急欲爲吾弟告者願勿視爲迂談而置之

大抵世士所爭者不越名利二端吾輩既無生產可治勢不能不謀衣食雖終歲爲利所役而實無與人爭利之心此固可以自信人亦未嘗不信之也若名心則不敢自謂盡無之然謂與人競名而生媚嫉之念則自有知識以來從未敢稍有萌動于隱微之間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二

花雨樓校本

者此惟求以自信而不必求信于人然此亦吾質性所自具非由務學而得而吾弟乃視爲甚高之境歎羨若以爲不可及恐吾弟于人已相形之際或未免有勝心之動于不及覺者安可不求其根株之所在急思有以鋤而去之哉至德旋答任階平庶常書中所云道不離乎日用日用不外于五倫者此又人人所能言絕無奇特不願吾弟之張而飾之也不宣

初月樓文續鈔卷二終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序

贈族弟筠聖序

昔戰國時人驚於功利而孟子之書述唐虞三代之德託始於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因言利之所以為害仁義之所以為利此七篇中之大指也孟子雖命世亞聖之才而時君終莫任以國政故孟子亦無所藉以施其用獨其書存而萬世賴之太史公傳孟荀

初月樓文續鈔卷三 花雨樓校本

發明孟子首章之義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豈有異哉子長蓋有鑒於時之言功利者競進至使海內騷然民不安其生心固怒焉傷之而託辭於讀孟子書以為後戒可謂拔木塞源其言有補于世矣余族弟筠聖學為古文於太史公書治之加勤往往能得其言外之意而於時之尚功利者疾之尤甚人皆迂而怪之吾聞先世儒者之論謂人心之陷溺害甚于洪水猛獸是故古之君子畢生汲汲皇皇焉凡以救世而已達而在上

救之以行窮而在下救之以言其志同其道同也然吾又聞孟荀蓋皆晚而有作今筠聖之齒未也思葆夫天之所與我者而欲同之於斯世宜務講明齊治均平之道使坐而言者皆可起而行至不得已而著書立言以自表見則雖不有得於今安知後吾之世無收效于吾言者也筠聖之志誠卓矣其益求所以充之者而後可歟

周易釋傳序

初月樓文續鈔卷三 花雨樓校本

盈天地間無非道也是故盈天地間無非易也而聖人所以作易教人之旨則在乎隨時變易以從道夫道其深矣乎夫易其幾矣乎易之為書也言天道而人事該焉言人事而天道備焉後之言易者或主象數或主義理豈遂能觀易之全而不可謂其于易無所見卦畫伏犧之易也彖辭文王之易也爻辭周公之易也而爻本于彖象本于畫不有夫子之傳孰知夫三聖之易之博而通哉然且主象數者黜義理主義理者輕象數夫何異同之論之紛紛也予友汪景望企山治易幾三十年著周易釋傳若干卷其自云

釋傳釋經非敢越傳以釋經可謂篤信好學精思極
元者矣曩予與企山同客京師見企山治易勤甚歎
其志之卓而力之果而又能虛其心以集益不憚與
人商榷焉誠豪傑自命之士也書既成屬予爲之序
予之于易乃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夫何足以序
企山之書然竊以爲學者誦法聖人期于不悖聖人
之教而聖人所以作易教人之旨莫詳于傳傳明而
卦畫彖爻辭皆明矣然則企山之于易也其庶乎

鄒潤安觀化圖序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昔莊周列禦寇著書喜言物化其說窮幽極遐汗漫
恍惚莫可究詰而佛法自後漢時入中國中國之爲
其學者悉取莊列之旨傳之益渺茫不根而使人易
於失守儒者之觀化則不然雖推而極之至于上際
下蟠充塞無間所言似與釋氏莊列相出入矣而其
道造端乎夫婦其事不越子臣弟友之職於是焉盡
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無非真實无妄者之爲之此所以異于釋氏莊列之
言也潤安鄒君爲儒者之學而兼通禪理然其于儒

與禪之辨甚明也余每見之與之言時獲名理之益
一日出其所爲觀化圖屬敘余以爲潤安必非釋氏
莊列是從者然儒者觀化於天地萬物則知天地萬
物之皆吾一體必實致其功而後可耳不然彼釋氏
莊列之徙方侈然自以爲能而吾果何以異于彼耶
抑彼固能之而吾果可以不必求異於彼耶潤安知
之審矣奚所俟于余言余之爲此將使世之爲釋氏
莊列之徒者觀之以自省而證其所得之同異何如
也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王學愚天籟集序

歛王學愚卒後子國棟輯其遺詩曰天籟集者爲兩
卷請余序之夫詩之有序貴乎能深明作者之意予
非深知學愚者恐不足以序學愚之詩故嘗一再辭
焉而國棟之請不已旣而思之學愚之爲人篤于行
而豐于質歿而嘗與游者皆稱之觀于其詩則又絕
去雕飾靡曼之習而達于情之所不容已非欲與世
之詩人較得失者卽其志之所存可知也抑吾聞學
愚之治詩也偏嗜陶靖節日哦焉不置夫靖節豈欲

以詩人自命者耶惟不欲以詩人自命故凡刻意求工於詩者皆遜焉學愚之學靖節其有意耶其無意耶意不在於詩而又不能以無詩耶蔡中郎有云諸生競利作者鼎沸蓋名之所在利亦轉焉學愚不求工于詩則與競利者異矣世有深知學愚者試以吾言質之

劉海峯先生經義鈔目錄序

桐城劉海峯先生以詩古文負重名雍正乾隆間然其平生著述之尤善者經義也海峯經義妙得莊周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 五 花雨樓校本

史記之遺而知之者鮮知之而能好之者尤鮮而余族弟敬承獨能知而好之夫經義之與古文未嘗有異也世之人岐而視之吾不解其何故也然而持是說以語于人人莫不嗤笑之擯斥之矣此海峯之文所以知之者鮮知之而能好之者尤鮮也其有文不必似海峯而足與之媲美者近得四人焉余族父晉望先生其一也其三人者曰寶東皋曰姚惜抱曰白禮裁此數家之文具在也而世率以為無用而棄之可慨也已敬承晉望先生之季子余曩者與晉望先

生相見論說古今人文章高下于經義自荆川震川後斷以海峯為絕倫時敬承年尚幼未能悉聞聞之亦未能悉解乃自晉望先生之歿余每與敬承論文而喜前型之猶未墜也敬承手鈔海峯經義若干首大抵皆時之治進士業者所不欲觀而余與敬承幾日誦習焉而不厭也由此觀之志古修業之士其終不憂屬和之無人也哉

選明詩綜序

道光甲申冬余留宿友人路質軒學博京江署齋質軒出朱竹垞先生明詩綜本屬為擇其尤者將使子弟別鈔之既卒業而為之言曰詩之體至唐人而始備故論詩宜以唐為宗宋人病其太離太離故法疎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 六 花雨樓校本

明人病其太合太合故形似而性情反為所掩論者每以復古之功歸之李何七子而病即隨之然自七子而後明詩益不逮而日衰蓋七子學唐人而得失參焉後乃惟七子之學夫烏乎不日衰然公安嘗矯七子矣竟陵嘗矯公安矣而明詩且屢變而益做夫矯枉者墜前人之過而將以求中也矯而過焉則是

以過矯過也以過矯過夫烏乎不益做論者以爲雲
間諸子出而明詩復興然亦復于其故耳明之故不
可遂以爲唐之故也唐人之詩莫盛于開元天寶之
世蓋有建安之風焉而其時能者數十人各能以性
情自見于篇什故曰正之變變而不失其正也嗚呼
豈不難哉

路質軒六十蒙求詩草序

昔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賓之初筵之詩此殆其少
年時事及爲抑詩以自儆則年既老矣今攷其詞有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七

花雨樓校本

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此其深自貶損而求助于人之意可知
國人以公耄而好學故謂之睿聖武公也予友路質
軒學博自壯歲治詩卽沈酣于杜子美集然以爲未
能有所得也而輟筆不爲者數十年年幾六十始盡
心力爲之數年之間詩體大就蓋不第涉子美之籓
籬而幾欲登其堂而入其室然質軒欲然不自足而
名其詩曰六十蒙求詩草若自比于幼學者然其真
有衛武抑詩之美與昔蘇文忠公嘗以杜子美詩並

于韓退之之文顏魯公之書吳道子之畫以爲至此
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余謂人卽兼有四子之長而不
以學道謙遜爲之本終無以解于程子玩物喪志之
譏立其本焉斯游藝之事固聖人所不能廢而况詩
之爲道所以成孝敬而厚人倫者且將于是乎取資
耶質軒之論學也以先正陸清獻公爲宗而清獻嘗
名其書曰困勉錄矣其意念之抑然自下猶之衛武
公之爲也而質軒乃與之先後同揆焉何其懿與質
軒之詩大抵皆余所點定者因爲之敘而發其所以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八

花雨樓校本

名詩之意如此云

陸湘帆小石山房詩藁序

予曩在京師與同邑陸學博以盩論詩契合最相友
善故于其南歸也爲序以送之其卒也爲辭以哀之
以盩之令子念祖湘帆年長于余二歲而以父執視
予予固不敢當也然湘帆執禮甚恭曰某敢忘先君
子之舊好予以是知湘帆之爲人必無子弟之過也
湘帆以名父之子嗣爲詩日益有聲公卿間蓋其足
跡幾半天下多得江山之助矣而詩格雅飭修整應

矩合度如其人如其人焉湘帆比出其所著小石山房詩稟屬余爲論定予旣幸故人有子能不墜其家聲而追思往事忽忽已三十餘年所遇幾無故物又安能以無感也讀湘帆詩蓋不禁悲喜之交集而因以書其簡端

澤古齋遺文序

德旋嘗讀族父晉望先生所爲鷓鴣園詩序而有感也其言以爲人當先有所得使物皆至于心而心不爲之囿則神鬼之與作息之常其趣一也富哉斯言旨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九

花雨樓校本

哉斯言夫使物皆至于心則于天下之理無所遺而心不爲物囿卽先儒所云堯舜事業亦如浮雲之過太虛而況于區區文藝之事乎然先生每以德旋爲可與言古之爲文之道也蓋其論說之相合者十而入九間有十之一二之未合德旋亦不强以求合于先生而窺先生之意若以爲無嫌于偶有未合而已不啻其盡合也桐城姚刑部姬傳德旋所師事也刑部與德旋論文亦間有一二未合者而刑部所爲惜抱軒文集德旋固敬愛而心儀之乃今讀先生澤古

齋遺文而德旋之敬愛而心儀之也一如惜抱焉先生故以經義名當世其所爲古文恆不自收拾歿後先生季子敬承始搜錄之屬德旋爲論定德旋蓋讀先生所爲春覺軒詩序而復重有感焉其言以爲古人取形聲點畫制爲文字合以三字而強以號于人謂之名姓特取以便人之記識而已而人強執之以爲我我固然乎然則古人之所以爲我者又何如也嗚乎此先生之文所以不斲知于人人而先生之志之所以篤先生之學之所以遠皆可于此乎思而得之而文固其餘事焉耳矣道光四年八月日族子德旋謹序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十

花雨樓校本

吳耶溪經義序

曩者余族父晉望先生以經義名當世從之者多一時俊士也而耶溪尤爲先生所稱賞先生歿後耶溪之文日益進持以示余余之愛之也殆較之先生而又甚焉嘗以爲耶溪之文說理則李厚庵也布格則唐應德歸熙甫諸理齋劉才甫也耶溪年甫踰冠而所造已能若此吾無以測其異日之所至矣然人之

見之者每嗤以爲僞體也耶溪以余賞愛其文而屬
爲之序夫耶溪之文之體則唐應德歸熙甫諸理齋
劉才甫諸先生之文之體也何以爲僞何以爲不僞
蓋言之中無物卽僞言之中有物卽不僞矣雖然吾
以爲有物人以爲無物吾又安能家置一喙以與之
相論辯哉余嘗求經義法于宋人始爲經義之文求
古文法于司馬子長韓退之之書求古詩法于曹子
建阮嗣宗陶淵明求今體詩法于杜子美杜牧之李
義山求書法于歐陽信本顏清臣楊景度蘇子瞻窮
老盡氣不遺餘力以冀幸一當而自世人觀之無慮
皆僞體也則以余今日序耶溪之文恐反足爲耶溪
累于耶溪奚益哉然使唐應德歸熙甫諸理齋劉才
甫諸先生生于今之世爲其所爲之文而見之而不
嗤之爲僞體者殆無幾人耳今耶溪志于復古亦自
爲耶溪之文而可矣於人言乎奚恤然使耶谿遂成
進士則耶溪文不脛走千里決非僞體矣夫是乃所
謂命也命非人之所得而制耶溪其姑俟之

詩經申義序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十一

花雨樓校本

予族父晉望先生著詩經申義若干卷其意以爲聖
人之經義蘊無窮前人之說詩者詳矣而義有未盡
乃引而申之故不偏泥序說亦不盡廢序說序說之
可信者存之其不可信者則自爲說以達詩人之意
若乃昔賢之說之當于心而不可易者與並世之人
之說之可采者列之于篇並著其姓字蓋先生志在
發明經義而已而豈靳勝于人以爲己名哉先生之
爲是書年已六十餘矣曩時先生嘗語德旋曰吾欲
爲詩經申義一書而卒未得暇故其書尙未成也已
而德旋授經揚州與先生不數數見先生之書雖成
德旋未嘗受而讀焉先生既歿而其季子敬承始出
此見示屬爲序之德旋之於詩舊嘗學焉而未能得
其要領然所見古今人詩說十數家求其理之純而
不雜氣之和而不激則無逾于此矣是書也傳其必
有涵濡諷詠得古人之意于數千載之上而斬以自
淑其身心者乎是則先生之志之所存也已

陸子卿抱琴圖序

卅傳司馬長卿琴歌詞意膚淺疑爲後人擬作然長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十一

花雨樓校本

卿飲卓氏酒弄琴事載本傳子長與長卿同時宜得其實夫琴者先王以禁止人之邪心而長卿當日所爲托于琴以將意者顧若是蓋自古音之亡弦歌不求合于韶武之節而哀樂之失其正而流焉者往往而然長卿慢世之士無足深責至如犢牧子七十無妻感于雉朝飛而作操此固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而君子亦以爲過何則後而失其時矣陸生子卿蚤歲喪偶幽憤抑鬱乃不自得爲抱琴圖以見其志不可謂非情之正者子卿從予學爲詩有年矣詩之爲教發乎情止乎禮義情有正有不正禮義者性之德無不正也子卿其果有得于斯也夫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莊芝階藏書目錄序
昔蘇子瞻以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致慨于後生小子蹈此者之爲病由是言之欲議論之援古證今而有依據非多讀書識義理不能犁然有當于人心願世往往有讀書愈多而于理甚昧者又或于古人名物象數之學辨之甚精而詳及與之言當世之務輒迂遠不近情而無以適于用是豈書之無益于人哉

人自不善讀書不能受書之益耳予舊聞秀水莊芝階之名于其族兄達甫知爲佳士道光丁亥十一月余應同里程朗岑大令之招適四明道經錢塘訪芝階于僑居之里第晨夕相與縱論知其淵源所自出蓋在南宋諸儒而諮之以宰物成務之方雖夙以經世才自命者不能過如芝階乃真可謂之善讀書者矣芝階家多藏書經史子集畢備其目凡經之類若千部爲卷若干凡史之類若干部爲卷若干凡子之類若干部爲卷若干凡集之類若干部爲卷若干都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若干萬卷藏于家悉著于錄宜與吳德旋序
鄭樵仲乾坤易簡錄序
樵仲爲予言康節邵子之學卓絕千古紹而明之者幾無人焉吾欲窮其源竟其委而求之于易讀易久之乃憬然有悟也而後筆之于書曰乾坤易簡錄夫邵子之書人皆得而讀之莫之知也樵仲獨能知之而推而闡之其言愈約其指愈明而其理則備于易斯亦所謂得不傳之秘於遺經者與世之爲陰陽五行之說者人各是其所見可謂雜矣得樵仲爲之統

宗而諸家之書無患乎雜而不貫昔者帝錫禹洪範九疇闕于有餘年而後箕子傳之乃大彰顯于世蓋道之明晦自有其時非人力之所得而強今樵仲發明邵子之易于七百餘年之後不可謂非天意之攸屬也抑聞樵仲所著有曰河議墨守吳江吳山子惜當時之人不能用其言余以樵仲非一世之士則言非一世之言雖不有得于今安知無收其言之效于異日者謂宜並公之天下後世毋徒閉之篋中而已也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

五

花雨樓校本

東槎紀畧序

造物之生才也必有所以用之用之大則功被六合教垂百世用之小即功在一隅而其言之立亦自足以不朽如吾友姚石甫大令所著東槎紀畧一書其庶矣乎石甫夙留意經世之學不爲詹詹小言及爲縣令臺灣兼攝南路同知又權判噶瑪蘭習知其地勢民俗遇事激昂奮發銳欲有以自樹立其爲是書也始平定許揚二逆事而以陳周全案紀事終焉凡五卷其中言兵事諸篇切實詳備鑿鑿可見之施行

既不減量家令矣而記飈異篇議論尤卓絕未之言也人人意中所未嘗有而及其既言之也又若人人意中所共有也韓子曰其皆醜也然後肆焉其是之謂與石甫方以高才碩畫見重當世造物者蓋將有大用之非僅于此書爲足自表見也然即此而觀後之從事臺灣者必取其言以爲鑒豈非不朽之盛業也哉石甫嘗謂余有志立言之士遇所聞見美惡皆宜據事直書以寓勸懲之指乃克扶樹教道而有補于人心讀石甫之書足以知其識之宏而志之所存者遠矣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

六

花雨樓校本

愛日思歸圖詩序

鎮海王凌衛先生乾隆中成進士時先生文名籍甚有欲招致之者謝不往人謂先生稍委蛇必得館職先生曰家有老母幸得歸養我愛我日雖三公不願易也已而需次選人爰命畫史爲愛日思歸圖以見志焉後十年謁選得惠州永安令本躬行以爲治民德之然亦未竟厥施也先生之歿久矣而愛日思歸圖其家至今葆藏之道光壬辰夏予客四明先生之

孫曰升以此圖見視屬題予乃爲之詩曰

我幾德名諸勢奚貴顧瞻京國身羈心逝芳草芳草
生于南陔願言采之曷不遄歸言駕我車言乘我舟
我行不速歲月其道閱世孔長哲人往矣貽厥孝思
後其趾美

斷釵圖詩文序

湯節母楊太夫人少卽工詩長適與竹湯君相唱和
爲詩甚夥自與竹殉父死難海外則悉焚棄舊稿不
復爲詩其後長君都尉貽紛奉太夫人居揚州瓊花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觀一夕反側不成寐所戴玉釵忽中斷因口占絕句
二首都尉聞而潛錄之又其後都尉以與竹棄稿五
十首付梓則并附梓太夫人斷釵詩二首于後且繪
爲斷釵圖徧徵海內能詩文者題詠之而屬德旋爲
之序德旋聞之記有云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
之氣存焉耳况釵之爲物尤所常御比于杯圈不啻
也是宜都尉之永念不忘也夫猶憶德旋幼時見先
劉孺人恆戴玉釵釵中斷矣用白金裹而屬之德旋
問何不易之也先孺人曰此吾少時舊物不忍棄之

耳棄舊者其人不足與汝宜戒之德旋奉先孺人訓
不敢違然今德旋年且老矣業不修而困于世不能
顯親之善方甚有愧于都尉故今于都尉之屬不禁
重有感也嗟乎子欲養而親不待者蓼莪之詩其孰
能竟讀哉

續修滙上許氏支譜序 代

昔周武王封伯夷之後文叔于許其後子孫因以國
爲氏蓋許之受氏由文叔或曰堯讓天下于許由許
由不受而逃之許之得姓久矣或曰非也堯以天下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 花雨樓校本

讓四岳四岳辭焉而後與在廷之臣其舉舜四岳其
氏與名不傳後之好事者卽以許由當之其逃隱事
不見于經不足據也然史記齊世家言太公望呂尙
者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
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而又于陳杞世家之終歷
敘唐虞之間有功德者十一人謂伯夷之後至周武
王復封于齊豈伯夷在堯時嘗爲四岳辭不受堯之
天下及舜命官而復爲秩宗以典禮歟太史公多見
古書宜別有據第其言周武王復封伯夷之後于齊

而不及許豈以許國微不足與齊比而遂畧之歟然許氏自漢以來爲海內名族今吾郡滙上許氏以明永樂間無錫教諭始居武進之洛陽曰楚渠者爲祖由楚渠推而上之以南唐李氏時參德化軍事諱稠者爲遷歛北昉溪之祖又推而上之以唐睢陽太守諱遠者爲有功德之祖又推而上之以至唐宰相敬宗以唐書宰相世系表推之至漢侍中毘自毘而上則世益遠不足據而推矣滙上許氏之爲譜也由楚渠已上第追述先世之源流而不致其詳焉由楚渠而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十九

花雨樓校本

下則生卒葬嫁娶行實凡譜之所宜有者皆具可不謂詳且慎歟余往時嘗授經滙上與許之賢士長者游美其風尚之醜樸謂可與道古者茲余門人郡文學廣與其從弟容續修滙上許氏支譜旣成矣來請序于余余不可以不文辭也遂爲之序如此云

丹徒縣節孝祠譜錄序

道光十年歲在庚寅鎮江府丹徒縣紳士茅元輅鄒衍慶等採其邑中之孝貞烈節婦女應

旌典而力未能自遂者告于學博士牒縣申請行臺

省提督學政奏聞禮部奉

旨得建總坊並入祀節孝祠復合之已被

旌而舊見于邑志者凡若干人爲節孝祠譜錄五卷其餘錄一卷則爲存疑爲待

旌爲附錄又凡若干人昔者聖人之作經所以正彝倫立世教也夫婦爲人倫之始有遭變而能不失其正者聖人尤亟取焉其在于詩鄘之栢舟衛其姜守義之作也錄之于經以爲夫死而稱未亡人者宜以是爲則焉耳矣夫壹與之齊終身不改禮也義也禮也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三十九

花雨樓校本

以範士大夫先王之制不肯責之庶人之家而義則盡人宜守靈臬方氏所云程子一言震動乎宇宙也而大儒論學之效旣愈久而愈彰若乃微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此所謂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又有已字未行墻死而矢不再字者與夫亡而以身殉者其志行均足以維風勵俗烏可任其湮沒無傳也哉彙而錄之播其芳馨終古無極聞幽發潛功亦懋矣先是常州府之武進陽湖縣諸紳士業有是舉丹徒其踵而行之者也鎮江府學教授路君訓導陳君

皆余友也壬辰三月過訪焉獲觀斯錄二君並屬予為序予不敢辭也而為序之如此云

陸子卿匣琴樓詩稿序

詩莫盛于唐唐人中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諸家篇什固繁富矣至如劉賡虛者存詩不過十數首然後世言唐人之詩之善者莫能遺焉自宋以來有存詩多至千百篇而實無一篇足以供人之吟諷采擇以是知詩之不貴多而貴精也余嘗持是說以語路質軒學博質軒信之又以語陸生子卿子卿亦深信之鄉

初月樓文續鈔卷三

花雨樓校本

者子卿命畫史貌已為抱琴圖而余序之既嘗告之以為詩之道及是又以其所著匣琴樓詩稿請序曰願夫子之有以策之也子卿于詩不多作而能引其芬芳悱惻之致以達幽憤抑鬱之情誠有足以感余者矣夫謂知音者之難遇也固也然苟能為伯牙則不患世無鍾子期子卿其益致力于是以求為伯牙之茲而可已異日者吾且將遇子卿于高山流水之間與友人吳德旋序

李紹仔詩序

余少喜為詩然不恆與人論詩嘗過仁和湯點山于明聖湖上語合意相善也已而點山善紹仔甚稱紹仔之詩紹仔詩不輕與人觀度點山能知其詩故視之而點山果能知之而稱之且日子詩甚不易知也然曾與仲倫觀之否乎紹仔曰未也點山曰吾所見世之知詩者莫仲倫若是必能知紹仔詩其後予訪紹仔于陳渡里紹仔悉出其詩視予予得而觀之紹仔詩以五言為尤善蓋出自唐之王右丞韋左司諸家而于我

初月樓文續鈔卷三

花雨樓校本

朝諸賢則與桐城劉海峯先生最相近海峯之詩有學太白為之者未善也學右丞左司為之時至焉紹仔之詩格高詞雅而又能時出新意非專以摹擬為工者其于海峯且駸駸乎欲過之宜點山之歎為不易知也今紹仔屬予序其詩惜點山已逝不獲更相與論定而歎賞之則亦待其人而傳之可矣

初月樓文續鈔卷三終

初月樓文續鈔卷四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序

遵路鄒翁七十壽詩文序

道光三年余留居郡城最久于是始識鄒生澍而余族弟敬承族子鋌皆澍之友也三人者並喜從余游問爲文之法時敬承鋌始從事于古而澍以能爲詩歌古文詞有聲郡中名士如陸祁孫周伯恬昆季吳山子汪逸雲諸君皆稱美之矣然澍家故空乏以醫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十一

花雨樓校本

養親而親安之余乃深有意乎其爲人也其後余每入郡澍輒偕敬承鋌就余談藝余亦時時過澍居城北之沙溪草堂直澍他往則晤其尊甫遵路翁恂恂退讓君子也澍雖以技述鳴而學日以益充行日以益謹一時賢上大夫咸慕與之交是誠所謂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者固宜其有得于義方之訓而澍乃間爲余述翁之所以教澍與澍之所以承翁之志者曰澍每日外出至暮則吾父置酒俟澍歸而問一日所爲之事凡事涉退讓及以苦思愈人不能

治之疾者輒喜爲滿引一觴否則必加譴責澍以是

兢兢然愈不敢有所苟也余聞其言而有槩于中焉

夫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正以

其不求異人而人自覺其倜然遠耳如有求異於人

之念卽心已越而不存矣澍之待余也厚恒以遞世

無悔之學相勸勉余固不敢承也觀于翁之能教澍

以成其名余自顧亦爲人父者而彌足愧矣歲之某

月日爲翁七十誕辰凡郡中與澍交者皆有壽言以

彰其潛德而澍顧彙成一編視余欲得余文爲序謹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十一

花雨樓校本

不可以辭也于是乎言

徐都督六十壽詩文序

壽者德之徵德者壽之所由致考之於詩幽風七月

之篇爲稱壽之始羣雅之才百有五言壽者不一而

足然皆歸本于德美之尙而非徒泛爲頌禱之詞如

小雅南山有臺之詩之美君子也旣曰邦家之基邦

家之光矣而其究也勉之曰德音不已又申之曰德

音是茂此其無窮之願望言雖詳而不可厭也

龍飛道光之十一年歲在辛卯徐都督星溪與德配

某夫人並壽躋六十一時同官于浙及寓公之能文
辭者及浙士之才名者咸有頌禱之章以將意其體
則或為文或為詩又或為詩餘都督之詰嗣某彙而
編之而予友呂子月滄屬德旋為之敘夫都督之為
人德旋于燕閒之見而知之矣好賢禮士有古者于
旄大夫之風焉僚執之友既相得于朝夕之温恭而
浙東西千里中臺萊杞李之儔莫不欲涵而煦之固
宜登于是編者盡無媿乎羣雅之才焉矣

呂月滄藏書目錄序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粵西呂月滄郡丞為寓公于杭州四方賢士大夫至
杭者聞月滄多才藝咸願與之游月滄亦樂以所得
者同之于人而無所吝比年來予亟游浙中既慕其
賢而友之使子謹從受學焉月滄喜購書積多至三
萬餘卷命謹為編其藏書之目錄既成予猥以文辭
之學得當于月滄為之序曰昔宋劉原父謂歐陽子
不讀書夫以原父之彈見洽聞固勝歐陽子然歐陽
子之文出原父上逾等吾以是知學不徒尚博也歐
陽子自言藏書一萬卷今月滄所藏倍屨之不啻可

謂富矣月滄之為古文吾不知于歐陽子何如而其
研窮義理辨析精審以視歐陽子幾欲過之此余所
以慕願之深藏之于心而不能忘耳余家無藏書所
守兔園冊子學人之陋莫有甚于余也月滄雖不以
原父之誚歐陽子者謂予而予則安能無媿乎哉為
之序益以滋予之慙焉而已

陳漁珊詩序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學詩之宜以唐人為宗也此言可以俟之百世後之
能詩者而不惑然規規焉務求合於唐人則慮其形
似而神不相屬博而習之則又慮其雜焉無統終不
能自成一家言予昔在維揚嘗與四明黃文山論及
之相與歎學者之多能自立家之鮮而能滿吾意之
所欲云者為尤鮮也予蓋已孜孜于其中數十載未
有所得即亦不敢向人侈言斯事惟遇有不自滿如
支山其人者則私其商榷而已予既與支山別久不
相聞及予來客四明支山方宦游粵東得其書述故
念舊其言愈不自滿也予思支山不獲見得支山之
友陳君漁珊詩讀之其才力足以抗衡宋元諸大家

而入律之細謹寄託之遙深運思之清婉無一不合于唐賢絕不蹈宋元人流弊誠所謂博而習之而無患乎雜焉無統能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予與支山不相見已十餘年未知其近所得何如而幸獲誦漁珊之詩幾且滿吾意之所欲云矣顧漁珊猶不自滿而屬予點定其詩予不敢當斯任也而爲序之如此異日以質于支山當亦喜所見之不甚相遠耶

石淙山房詩草序

溧陽史霽寰先生少負異才有志經世之學詩其餘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事也先生自通籍後不甚爲詩間爲之亦隨手散棄今其仲子麟所編石淙山房詩草皆先生少作然先生之志之所存于此亦可見矣溧陽與吾邑壤地相接風俗大抵相似然予讀先生詩異乎吾邑諸詩人之爲之者麟述先生言詩之旨亦異乎吾邑諸詩人之言之也昔之說詩者謂唐魏同俗故其詩亦相近予以爲葛屨也汾沮洳也蟋蟀也山樞也其諷刺之意固畧同矣魏風自園有桃以下唐風自揚之水以下其用意之相近者亦無幾耳人各有性情各有遭

際則其形之歌詠也不求異而自不能不異夫豈可執一格以相強而抑之使盡如吾之所爲耶數十年來吾邑人之爲詩者大率以唐之大歷爲宗大歷詩非不善也然謂前乎大歷後乎大歷者其詩俱不宜效法毋乃失之過拘乎先生之詩兼綜唐宋不尙摹擬而自與古人相合此其詩之所以工也若乃先生言詩之旨則麟之述之也已詳予聞先生之外舅吳企劉吾邑人也爲詩文並工年未三十而天今讀麟所輯吳宜人詩附編先生集後者風格固自不凡宜人蓋不及受法于父其大都有得于先生論詩之旨歟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儲硯峯先生文彙序

予年二十餘求友于邑中得一人焉曰儲溶凝雲聞其尊甫硯峯先生工爲古文辭有名因求得其遺稿讀之吾邑治古文者自任王谷鳴鶴堂集後衆所推惟儲氏而先生文與在陸草堂及存研樓不相似也然余方從事制舉業于古文家不敢輕有軒輊之論其後受法于武進張編修皋文請益于桐城姚刑部

姬傳則于古今人文章高下昭然辨之甚明矣吾
邑之文如史南瀾許少來諸先輩多南宋理學家窠
臼語惟任鈞臺宗丞清芬樓稿文境特清而先生文
則尤以力勝往時凝雲請予爲先生文稿序予未暇
以爲凝雲卒後予猝猝多事益無暇更求先生遺藁
讀之而序之道光辛卯與凝雲之子材同客四明材
以先生遺稿視余而申其先子之請予欲以先生文
第在陸草堂存研樓上蓋聞之同邑劉彭甫之言亦
如是彭甫之論文未必悉當也而此論則與予見甚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七

花雨樓校本

相合爰取其意以序先生遺稿歸之材使葆而藏之
且因以慰凝雲之志于地下云

石經閣文集序

予比年遊浙中恒得直諒多聞之友相從講說古之
爲文之道而嘉興馮柳東尤獲亟見云先是柳東由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福建將樂縣知縣已而有所不
樂復改授校官之職今爲寧波府學教授直予方客
鄞縣署中而錫山汪寫園工部來爲月湖書院山長
三人者未越月踰時卽相見見則各出其所得於古

人者以相質寫園論文有高識然不輕作柳東則爲
之甚勤既脫稿輒就予商榷可否柳東聞見該博於
諸子百氏之言靡不周覽所著若三家詩異文疏證
石經補攷已著錄於學海堂經解續編至於爲古文
則惟恐其有岐途之惑也而汲汲焉切磋商究之予故
以愚直聞於友朋間不解飾僞柳東不以是棄予而
辱收之交遊之中予何敢少有隱匿不盡輸其向所
得於古人者以相告耶柳東考訂之文似其鄉先輩
朱錫鬯近復從歸震川方望溪姚惜抱諸家以上溯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八

花雨樓校本

唐宋作者推而極之至於司馬子長揚子雲故其文
進而日上且將度越南宋諸公矣雖然山之起伏水
之瀾漫龍蛇之蜿蜒風檣陣馬之迅疾其境將何以
遇之敢以是質之柳東兼託寫園其必有以告我也
宜興吳德旋序

鄭仰高文彙序

余客四明之二年冬吾友陸紹聞自粵東遺予書謂
甬東有問道者否紹聞之所謂道者文焉而已予於
文雖有所受之而不自知其果能合乎古人否也然

苟有問于予者必謹告之以所聞于師友之訓而不敢匿乃此邦之賢士君子未或過而問焉夫欲捐絕世俗之好相從于蕭寥寂歷之中求所謂淡泊之真味而咀之此其人固非可以驟遇也蓋遲之又二年之久而後得慈谿鄭子仰高仰高肆力于古人之學已數十年予觀其文氣疎而詞暢蓋幾可以自信者仰高顧欲然不自足而就予求益焉意殷殷至一再請而未已予因告之以所受于姚刑部姬傳張編修皋文之說謂假令吾生周秦兩漢時豈有後世庸俗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九

花雨樓校本

之語習于口耳問耶此告之人人鮮不駭且疑怪且笑者而仰高獨深然吾言然則仰高之文其進而日上也何疑乃若其才則固予所畏避者矣

族弟筠墅讀左史文序

族弟筠墅從予問爲文之道予授以司馬子長韓退之之義法筠墅深信不疑而力求之子長爲讀史記文若干篇已而進求之魯君子左邱明又爲讀左傳文若干篇皆能探其微而索其隱王君瑤舟許爲好學深思之士予亦甚喜筠墅之能張吾軍也余年既

老運思不能深入若筠墅讀左史諸篇實非予所能爲矣然謂筠墅之爲非予所能知也可乎筠墅將北行而請予爲其序以求益焉予謂筠墅于左史之文亦既心知其意矣如又能兼通其法則雖以差肩于退之也何有

精華錄選序

山右郭君得何義門查初白兩太史評選王文簡精華錄本則取其有二家評語者別錄校刊之原本於二家之評用朱墨書相別異朱者何氏筆墨者查氏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九

花雨樓校本

筆也今則但以何評查評注識而一之於副墨云文簡于詩少即好之至老猶篤嗜不厭尊之過則曰在古無上卑之過則曰優孟唐賢均之於文簡之詩無當也嘗聞文簡之論詩也曰典曰遠曰諧曰則四者備而詩之能事畢矣以文簡之論核文簡之詩其亦庶幾無愧矣乎查氏之于文簡嘗著籍稱弟子顧其爲詩與文簡絕不相似故其譽文簡也非黨同若何氏疑其不能與文簡無異同矣乃亦未嘗有心于伐異學者既讀二家之評復取精華錄全本並觀之文

簡之真自不可掩而奚尊之過卑之過者紛紛爲其在易同人之彖曰同人于野則亨六二爻辭曰同人于宗則吝凡事皆然于詩何獨不然哉

徐季雅延年齋文彙序

余始識季雅時季雅年甫二十許爲詩古文辭才甚美言動循謹余固心畏愛之其後隔不見者餘二十年則聞季雅馳驅南北交遊寢廣名聞益著又其後與相遇于維揚旅館中匆匆數語而別迄今已十二年矣而復得見之于武林季雅出其文一編屬余爲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十一

花雨樓校本

之刪定而序之余聞姚惜抱先生之言曰人入集之文欲其少不欲其多譬之花木之英雜于衆草蕪穢中則其光不耀夫文亦猶是耳惜抱先生之言季雅所深信也余乃本此意以定季雅之文刪其牽率酬應之爲之不足存者得文若干首而爲之序曰夫文藝也而昔之學者因以見道故比之他雜藝爲尊然古之君子言行必相顧度其事非吾之所能勝卽不敢以形之于言故其言之出入視之若淡然無足賞也又若蕭然無所有也然終不肯飾吾之所未至者

而強以求悅于人夫是之謂爲己之學今季雅之爲既幾足上希古立言之士吾願季雅自今以往益治其文而務砥厥行使後之讀書論世者信爲慥慥誠篤之君子則季雅之所以不朽其名者足恃矣而豈徒藉于文乎哉而文亦奚必多乎哉

南枝偶吟草序

道光癸巳春予與金陵袁鶴潭偕客浙江學使陳石士先生幕府中其秋茂苑陸方山繼至朝夕談讌甚相得鶴潭方山並好爲詩以予之舊嘗從事于斯也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十二

花雨樓校本

詩成輒就予商榷予遂不亟讓而與爲點定焉鶴潭爲古詩希風晉宋間及梁陳方山則出入元白歐蘇間體格不同而比興敷陳發情止義不同其流而同其源至今體詩則二子于玉溪生有同嗜玉溪生之學少陵不求其肖然自少陵之後今體詩之足以代興者斷推玉溪生今二子之于玉溪生也時與之合焉亦時與之離焉不以擗摺爲能事故于離合之際得其真矣二子將與予言別各出其自入幕府已來之作合而名之曰南枝偶吟授之剞劂而屬予序之

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二子求友之聲和且平矣予前既爲之點定今詎可
以無言耶爰題數語于其簡端以質之當世知言之
君子甲午六月望日

句東三家詩合刻序

聞之桐城姚刑部姬傳之言曰文章之事貴能闢新
徑偏於正者其境易窮而佳處易爲昔人所掩予謂
刑部之言固然然而正變之源流則不容以無辨卽以
詩論漢氏尙矣自魏黃初以洎唐之天寶作者代興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雖其性情遭際之見於篇什者非盡歸於一致而譬
之若水然波瀾曲折不越於厓則均可謂之正杜子
美韓退之爲變之始至宋之蘇子瞻黃魯直而爲變
之終惟其自正而之變故變而有其正者存焉若自
變而益之變則正始之風蕩然矣予向者曾與鄞陳
大令漁珊論及之漁珊詩才力足以抗衡宋元諸大
家而絕不蹈宋元人流弊予既讀之而敘之矣已而
漁珊之友定海厲君駭谷慈谿葉君心水並以詩視
予則才力皆且伯仲漁珊而風格亦略相似然皆各

本其性情以出之而絕不相襲信乎其自正而之變
者也不窮於境而佳處不爲昔人所掩者也姚君野
橋選三家詩合刻之屬予爲序予論詩與世殊嗜好
而惟於四明諸君有深契亦未可謂之偶然也遂欣
然而爲之序云

重刻練中丞金川集序

明成祖靖難兵起至其卽位在廷諸臣不義其事而
以身殉故君者亦衆矣然惟新淦練中丞公嘗廷數
李景隆之罪而請誅之爲能發奸謀於先事惜其言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之未見用也是故公之受禍與方黃諸公埒而後之
尙論其世者獨不能加以訾警之辭自公殉節後未
及百年已有輯其詩文而編之成集者建書院以祠
之者又其後則更有謁其祠而贊題之過其故里墟
墓而憑弔之爲詩若文以祭之因其後嗣之匿久而
後出也爲卽其事考之又旁摭其遺事錄之凡若此
者皆哀敬之誠發於心之所不容已也昔屈子靈均
本忠君愛國之意作爲離騷卒自沈以死數千載之
下讀其書尙欲爲之垂涕而謂後之讀公遺集者能

漠然無動於中不興起其慕義無窮之志爲之掩卷流涕太息也哉公集自明宏治間瓊海王君佐始輯而編之曰金川玉屑至正德中提學李公夢陽始梓行之迄今已五鉸板則後人之詩文雜述凡爲公而作者悉登於編以備觀覽今公之十七世孫廷璜將重刻之以廣其傳焉廷璜廣東惠州人知江蘇常熟縣事與予善道光十六年二月宜興後學吳德旋謹序

薛畫水文鈔序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道光元年予客授揚州時畫水以廬州江防同知權廬州府知府與友人陸祁孫選

本朝七家文鈔屢致書於予商權選事然予與畫水前此未及相識但彼此聞名相憶嘗通書問而已其年冬予歸舟迂道過訪畫水匆匆信宿而別明年春畫水延予至江防署中命子仲德從受業焉予因與畫水暢論古時文利病相得甚恨相知之晚也已而畫水以卓異引

見入都自是隔不相見者三年而畫水遷甘肅慶陽

府知府以病乞假歸杜門養病一室然益務讀書爲文自娛予每歲於暇日輒造訪之畫水則以近著俾予評定而予亦視畫水以新得之文畫水輒命子弟錄存之如是者以爲常畫水文周折旋曲悉中規矩自以拘於法而不得騁不能自成一家之言恒用爲歎予嘗謂古之學道者恆始於有爲而終於無爲凡藝事皆通於道卽莫不皆然才士之聞吾言者每厭其庸近而棄之畫水顧以爲得中之論持其說而莫之能移也畫水卒後仲德哀輯遺文爲一編將以授梓請予敘之予以畫水於文謹守古法不踰尺寸爲初學人導之先路可無岐塗惑梓以公諸世固宜而予與畫水文字之知爲最深則仲德之請亦宜矣遂不辭而爲之序云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葉心水詩序

予向序句東三家合刻詩述姚惜抱先生論文語行其意爲之旣而葉君心水復以其專集屬爲序請得更述惜抱先生論詩之旨申言之惜抱以爲明李何王李諸公其摹擬古人也誠不免過似然猶未失旨

黎韓子所云詩正而葩之義予聞惜抱之於詩從李何七子入然今惜抱軒詩集絕非有模寫之迹者存焉夫擬之議之乃成變化未有不經擬議而遽可以言變化者亦未有不變化而能自成一家之言者揚子雲曰奚斯嘗晞正考父矣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奚斯之晞正考父無論吾特不知今所傳之商頌其商人之舊歟抑正考父之爲之歟正考父之爲之固可云正考父晞尹吉甫矣若其爲商人之舊則是尹吉甫之晞商人也要之以商頌元鳥長發諸篇較之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七

花雨樓校本

周雅崧高烝民韓奕之作其相似處安在夫惟不似之似乃爲真似耳子雲好古而篤於辭尤工摹擬豈其無所見而云然蓋始於摹擬終於變化予夙所聞於惜抱先生者如此心水詩心儀古人而能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其於李唐諸賢幾有不似之似矣而心水固亦好惜抱軒詩者予故言此以質之

厲駭谷詩序

予前既爲句東三家合刻詩序而厲君駭谷復以其所著全詩視予屬爲之序曰吾子之論詩則善矣而

予自視缺然願吾子之有以進之也予曰詩藝耳而可進於道其境無窮而學之進而日上也與學道者無以異是故言非可以一端竟也學詩者之宜以唐人爲宗也固也然而有原有委學之至者神合焉學之不至者貌存焉神合矣形貌安足論哉盛唐諸公學建安黃初而神合者也韋蘇州柳柳州學陶謝諸家而神合者也宋人中如黃魯直陸務觀學唐杜子美七言今體而神合者也窮其原而竟其委其進也孰禦焉而或者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義山學杜原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六

花雨樓校本

本風騷則溯其原之爲尤貴也若乃鎔鑄曩哲不薄今人神而明之權度在我斯可以變化無方矣駭谷之詩亦既體大思精絕出輩流蓋自元遺山而後鮮有能過之者而且如海若之方存乎見少則其異日之所至吾又安從而測之

題跋

程子香尺牘題辭

西漢之末陳孟公善爲尺牘而惜其不傳建武以來班崔諸公奏記獻誠之作可以想其概焉建安黃初

間文采斐然足資吟諷洎乎晉室東遷王逸少父子以筆札見重于世其言最爲簡雋南朝士大夫轉相慕效別成風尚唐韓柳氏文追周漢書狀牋啟之類悉以莊雅出之不雜魏晉間輕雋適俗語北宋歐蘇諸家則于書狀外兼存尺牘一體藻殺于曹魏質重于典午道情達慄之辭斯爲正則已程生子香學古爲文希風韓柳而又善于尺牘王守靜尤愛之子香乃自哀其稿爲二卷而予因爲之書數語于簡端使後世復有王守靜其珍視之也將不啻若逸少父子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之書蹟而廣爲搜之惟恐其不備也已

張春水鴻案聯吟圖題辭

吳江張君春水以所著風雨茅堂詩寄視余且屬題其鴻案聯吟圖余舊聞春水名於粵西呂月滄郡丞知其能詩善畫而已今讀其詩不覺欽佩之無已焉春水食貧而能葬其先世曾祖以下凡八喪結廬墓側非賃春廡下徒成激亢之舉者可比且梁孟雖云借隱而德曜當日不聞賡五噫之歌也予嘗謂古詩女曰雞鳴章當爲聯句之祖蓋古者賢夫婦之相警

戒有如此然則春水之尚賢好德亦其琴瑟靜好之風有相成者歟

袁香亭太守山水畫幅題辭

江寧袁廷璜鶴潭與余同客浙江學使陳公幕府中以論詩相契合余于詩求之三十餘年始稍稍窺見阮步兵陶靖節諸家用意深處然可學而不可至則姑卽唐之陳正字常盱眙者而息肩焉出以視人或然或否乃鶴潭見余詩則其知之而信之也勝于余之自知而自信以爲去阮陶諸公不遠余自稱詩以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花雨樓校本

來得此于人未數數然也鶴潭香亭太守之孫太守故詩人而尤以畫名當世顧其家舊所藏悉遭燬今鶴潭來杭州購得山水畫幅屬余題之余謂鶴潭異日誦古人之詩而展讀斯畫遐心獨縱恍若置身高山流水間其猶當遇我于空濛寂歷之鄉而與爲欣賞也已太守自歸田後爲寓公于金陵今其子孫遂占籍爲江寧人云

張鱸江秋林讀書圖題辭

古之善讀書者非以資爲文然而善爲文者必其善

讀書者也讀書而徒以資爲文爲之雖善亦技而已
而或者因以自多不知此其爲善讀書之餘事而無
足矜詡也然且不能自抑其矜詡之情則讀書益多
爲文益工適足以長其恃才傲物之習而與古之善
讀書者之道日以遠吾嘗讀震澤張鱸江孝廉文而
恨未識其人蓋讀其文而可信爲善讀書也讀書非
徒以資爲文故善爲文而絕非有自多之見者存焉
孝廉之幼子涵以孝廉遺圖曰秋林讀書者見視屬
題乃卽以余所見于讀書爲文之指書之而與世之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善讀書善爲文之君子其論之

跋吳康甫所藏吳越王龍簡拓本後

右吳越錢武肅王告龍文銀簡拓本簡投洞庭太湖
水府後因歲旱爲水濱居人所得復毀于火故拓本
在人間者日減按吳越國境鄰南唐太湖與南唐共
之非吳越所專有然洞庭鄉隸蘇州吳縣則固在其
境內云又其書年稱寶正是時在中國爲後唐天成
可見吳越錢氏其在本國中亦自用帝制考古者有
資焉康甫嗜古成癖得此拓本甚寶愛之固其宜矣

跋呂月滄所藏爭坐位帖後

余平生所見爭坐位帖佳本若此者未數數然也董香
光云草書以十七帖爲宗行草以爭坐位帖爲宗余謂
欲學十七帖必先學爭坐位學十七帖易成僞體學
爭坐位不能不以果毅之力爲之天下事無驟幾自
然之理月滄精于言學請卽通其說於論書

跋管印軒蘋雨山房詩草後

予聞管君印軒之工詩舊矣壬辰初夏始得其蘋雨
山房詩二卷于李心陔而讀之五言近體沈鬱出自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子美而五古時近何仲言近日詩人中所未易觀也
心陔爲予言印軒于詩用意頗深用力頗勤然甚不
自足不欲出以問世吾惜之故爲擇其尤者梓之非
印軒意也噫是乃印軒之詩之所以工歟

昆明戴壽伯笙華館吟稿題辭

予嘗爲壽伯作寶雲樓記又爲題其碧嶠耕讀圖皆
期之以千古之學蓋壽伯自幼至壯隨尊甫都督公
宦游四方所至故多風雅交及來明州與同志數輩
結社聯吟爲詩益富美予於近人之詩愛桐城姚姬

傳先生故常取惜抱軒詩集評點贈之壽伯欣然喜若將由此以上追唐宋諸賢而不謂其年方壯盛遽齋志以歿也然其詩已足自存其人後有蒐輯滇南文獻者知必不能遺吾壽伯也已道光十五年十二月日宜與吳德旋題于四明客館

白華山人詩說題辭

予於詩求之三十餘年始稍稍窺見古人用意深處今讀白華山人詩說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是故山人之言予亦似能言之然第能言之而已山人殆至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跋錢文端公直廬問寢圖

道光甲午秋予在浙江學使陳石士侍郎幕府中讀侍郎所爲錢文端公母陳太夫人畫冊序知清芬懿澤之所留貽者永矣已而侍郎偕公會孫泰吉輔宜與予相見語合意輔宜官海寧州學博予許以歸時迂道過訪之然匆匆適返未果也歲之初夏予返自明州始克踐前約而相與縱論文事甚暢輔宜出家

藏文端公直廬問寢圖屬爲跋公當時文學丰采冠東南足令人企慕無已而今乃得綴名圖後抑何幸歟若乃公之善承太夫人之教以爲貽謀之本而俾後之人世守之而無沫者他日當更從輔宜而詳問之丙申四月日

儲麗江詩草題辭

麗江嘗就予問詩法予告以君家長源先生詩爲吾邑中前此所未有後亦未見能繼之者誠卽是而求之足以信今傳後無疑也而麗江意以爲未足謂宜廣而求之天下焉進而求之古人焉於是極其才力所到周旋出入於唐宋諸賢將不至自成一家言不止已而麗江客江右以其詩授梓歸而持以視予予觀其筆墨馳騁之能幾欲與長源爭道而趨矣可不謂豪傑有志之士乎哉丙申六月日

初月樓文續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文續鈔卷四終

初月樓文續鈔卷五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記

楚頌亭記

蜀山故有東坡書院祀宋蘇文忠公公嘗欲買田種橋於此以為當築一亭名曰楚頌然其願卒未果也公之孤忠勁節與屈靈均先後同揆而遭讒被放亦復相似昔靈均之頌橋也謂行比伯夷置以為像此固其自喻之辭而公之寄意於楚頌亦豈漫焉而已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哉公雖未果所願而遺風餘思之被於此邦人士者愈久而不能忘乃於書院講堂之偏為之種橋之堂焉而復築楚頌之亭以成公志其額則諸同人屬余彷彿公意書之余所見公署榜書天遠堂在永定邵氏屢摹而失其真矣惟郡東門護國寺尚完好若新書者余每過之輒諦觀焉而不忍去余自初學書時即甚好公書然知公書根柢在晉唐未敢率爾規仿之也溯其源於王僧虔徐季海顏清臣楊景度諸家久之乃有以得其意之彷彿而浩然之氣有非學之所

能及者焉而余今日且執筆為公役也豈不媿且幸歟公之蹤跡徧天下凡公所至之境後之人莫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然以公之嘗欲買田終老於茲而願未果也則知斯亭之成公之魂魄必棲戀于此矣道光乙酉七月某日記

歲寒堂記

歲寒堂者洪君子齡之慈母邵孺人課子齡夜讀書之所也子齡生四年而生母見背後二年其尊甫稚存先生亦捐館舍賴慈母邵孺人養而教之俾得成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立今子齡年甫二十餘所為詩文已足繼其家學循墨蹈矩無少年子弟之過念非孺人之力不及此故嘗屬工畫者繪為歲寒堂夜課讀圖將徧徵詩若文以彰孺人之潛德而屬記于予夫慈母如母固恩之不可解于心者也况節之苦教讀之勤且慎又非凡為慈母者之可比乎子齡誠葆斯意而益廣之則傳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者蓋無間于出處之殊途而直可奉以終身焉矣余舊游于子齡之兄孟慈而今子齡復不鄙棄余且稔

知予之樂以闡揚潛隱爲事而有是屬也予又安能
已于言耶

河橋化城寺記

西域至人之道以爲有而非有也以爲無亦非無也
有無不立而後一切治生語言與實相不相違背是
故善學佛者應而不窮爲而不功是謂真空河橋化
城寺者當國初時由在水禪院浮屠慧生誅茅結屋
於此招徒衆安禪習靜守古德共住規約其堅苦之
志卓絕之行長老至今猶稱道之然其詳不可得聞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三 花雨樓校本

矣中更衰替僅繇不絕乾隆間有浮屠覺明住持茲
寺於殿後增建大士殿禪堂藏經樓凡若干楹率其
徒講說經論學佛者稱之已而覺明示寂講誦希濶
僉以爲道非其人行則復延在水禪院浮屠晨初
來主講席晨初始至晦不自曜數年之後道俗景附
宗風大振晨初謂可恢宏前人之規以示應迹而非
侈也爰與其徒某某等運致木石瓦甍之材甚具撤
大殿及前殿而新之高廣悉加于其舊又增諸天尊
阿羅漢像設成妙莊嚴地又增建廊屋十餘楹經始

于道光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告成其糜白金萬有
餘兩其致之也不覺其煩其成之也不見其勞西域
至人之道晨初信學焉而有得矣夫然晨初不欲自
有其功也謂前之人其勤至矣而名幾晦焉章之庶
可乎而僉亦以爲事固不可不記也則相率來請余
記之如此云

重修延陵書院記

定海延陵書院創建于都督吳公吳望延陵故爲之
名以誌所由始也其後幾廢而修復于鎮將趙公繼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四 花雨樓校本

之者爲鎮將林公咸秉肅肅之心以造就人才爲先
務趙公者雲南人本戴氏以出繼冒趙姓實今都督
戴公之伯父也道光戊子公以巡海至定邑見書院
舊址頗爲旁近居民所侵削慨然興歎以謂前此創
而因者之法良意美若之何棄之且吾先伯父遺愛
之蹟存焉我其可委爲異人任耶乃捐奉重修復之
既成矣成之之歲值德旋客游明州命爲之記夫書
院之設昔賢以爲講學論道之所而今之羣焉朝誦
而夕惟者經生之學學之一端耳然義理之精微制

度名物之該博未聞可以舍經籍而他求也樂其羣
相與敬其業誦說先王而被服造次依于儒者之範
及其習而安也將使異日進而用世則施于政而足
以道民退而修業則淑諸躬而足以型後期仰答

聖天子作人之至意者胥于是乎在焉昔言游氏以
弦歌之化試于區區之武城謂無人不當學道不其
然乎不其然乎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其詩
云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此則定海之士所宜爲公敬
誦之者與辛卯十一月朔日宜興吳德旋記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五
花雨樓校本

述祖德齋記

桂林陳君延祺名其讀書之齋曰述祖德以其先相
國文恭公年譜視予屬爲之記德旋謹案公年譜其
初由監察御史出守揚州

憲皇帝令仍帶御史銜具摺言事凡所奏請

上悉嘉納

純皇帝登極遂大用膺封疆重任二十年公爲天津
分巡河道時每擇駐防年久之河兵訪求河工利害
及水勢起落何處宜隄何處宜疏因地制宜輒有成

效常曰老河兵卽吾師也故公凡所臨蒞之地必詳
訊各屬民情土俗興除所宜次第施行之大要以正
人心厚風俗爲本民之善良者旌其廬元凶巨姦必
置之法而擒治蘇州治平寺淫僧一事吳民尤快之
謳謠徧閭巷故至今吳中雖婦女童稚皆能畧知公
之爲人也公之晚歲爲東閣大學士從容論議

上前有古臯陶拜手稽首颺言之美嗚呼可謂盛矣
陳君以名家子負俊才奔走下吏非其意之所樂予
嘗告以漆園傲吏無用爲用而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六
花雨樓校本

然攷文恭公故好讀濂洛關閩諸大儒書以之律身
卽以之型家垂訓今陳君能恪守先世之遺矩則隨
所遇而皆可以自盡又何顯晦升沈之足感乎宜與
吳德旋記

勺園八詠圖記

嘉興馮柳東以所爲勺園八詠圖視予屬爲之記柳
東之爲是圖其初未有園也圖之以寄意焉耳柳東
由庶吉士改官縣令閩中以太夫人不樂就養復改
授校官于四明歲時歸省乃以祿入之餘稍稍治其

居宅後隙地爲園園之勝其可名者曰奉輿軒曰古靈源曰拜竹詩龕曰小橋李亭曰一朵山曰柳界曰酌史岩曰一把香茅屋柳東一一係之以詩是謂勺園八詠詠皆五言絕句也予未嘗一至園中第于圖畫間神游焉則未知園之勝果若是否乎抑予嘗游方之外而畧知其大指矣天壤間蓋無實之非幻也方柳東官京朝時并未有圖也而園未嘗不在也憑心而已矣是故卽閩嶠而在閩嶠卽四明而在四明無適而不與其圖者相遇也雖然柳東今爲校官游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方之內者也以是爲娛親之所則實矣而奚幻焉柳東曰是吾志也蓋遂書之因書以爲勺園八詠圖記藏密廬圖記

道光壬辰夏予客鄞江慈谿鄭仰高欲邀予過其所謂藏密廬者而爲文記之予未暇也而仰高之意益勤其請至再三不厭予雖未造仰高之廬亦旣見其圖矣蓋林木交蔭稱其爲隱者之居也仰高性喜治古文不樂與俗伍然亦間至郡邑城中未嘗屏跡人外奚取乎藏之密哉且吾聞大隱隱于市朝陸沈者

無所往而不自得而曰入林惟恐不密焉是滯于境矣或曰仰高其非境之謂惟心之謂夫卷之而可藏于密者未有放之而不可彌于六合者也仰高之意其果在于是乎則非吾之所能知矣

寶雲樓記

戴君壽伯隨侍尊甫都督公于四明署中得李北海雲麾將軍碑舊拓本簾閣據几習之因名其所居之樓曰寶雲而屬予爲記昔之論書者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北海書源出子敬而能自成一家之體固宜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爲學書者所師法矣曩時徐星溪都督以洗硯圖屬序序因以論書相契合星溪書學顏平原以謂兼慕平原之爲人今壽伯之于北海其亦有尙友之思與北海平原二公皆以剛正之性爲李唐一代偉人其書格不必同也而自有其合者存焉與二公並時擅名者曰徐會稽後之人徒以點畫之工謂其書不可廢耳未聞有稱其人而愛慕之如李顏二公之名之盛也是故知書之以人重也而後可與言書昔蘇子瞻氏以知書深自許而曰苟能通其意自謂不學可

如子瞻氏者真其人矣壽伯得無意乎哉

朝陽禪院重建大殿記

朝陽禪院在歸美橋東北里許不知創建于何代乾隆十六年浮屠慧禪自陽湖姚亨橋普善庵飛錫於此其始殿宇頽毀一廢院耳慧禪悉募新之有圍圃竹木之勝遂成名刹慧禪之徒曰勝凡勝凡之徒曰淨修淨賢淨修之徒曰耀德淨賢之徒曰繩德自勝凡以下予皆識之而耀德尤善予其初以文字禪相契後乃舉祖師心印語互相證而無不合也故予家居之日於朝陽禪院月恒一至焉甚或再至三至焉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九

花雨樓校本

耀德之徒曰西林繩德之徒曰東林皆與予善然自耀德西林相繼圓寂後予亦不恒至朝陽院矣東林之主海慧寺丈席也予故送之山中及退院恒招予過其靜室談說經論意甚勤東林之徒曰洪書西林之徒曰洪舟洪舟嗣東林住持海會寺歸而偕洪書籌議重建大殿則出於衣食之餘不假丐貸經始于道光七年某月日告成於某月日積木積石積工之費其糜錢若干千文已而洪舟洪書奉東師之命來

請予記之予故多方外交若吳門靈鷲寺一彬河橋化城寺晨初咸有興作之役見紀於予文茲詎可以辭耶乃述其世次以誌予與諸長老游從之跡而尤喜耀德之後有能振其宗風者如此也於是乎書

野園記

慈谿鳴鶴山下杜湖之上有葉氏園曰野園大可十畝許有池焉直旱歲掘之得泉汲之不涸其上有亭取白樂天池上篇意名曰優游亭其北有榭於觀月為宜則又取謝元暉詩句意名之曰停琴又其北室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十一

花雨樓校本

三楹曰鐵蕉吟館以室後樹鐵蕉也故名室中貯彝鼎尊彝之屬皆古法物其南有橋有廊植桂百餘本築樓三楹藏書十餘萬卷及唐宋以來諸名人書畫真蹟其東則野梅數百樹結茅廬其中又東皆種竹竹間四儀亭最高登之則邑中諸名勝皆可見園之主人工詩善鼓琴每當靜夜月明萬籟蕭寂朱絃高張心手相應發之以清商止之以中聲寄情巖壑抗懷古昔雖陶元亮之自謂羲皇上人不是過也主人與定海詩人厲駭谷相善駭谷為予言之如此而併

道主人之意屬予爲之記云

屏山堂後記

屏山堂在今鎮海縣治之東北梓蔭山上始建於宋嘉定中帥臣馮柄郡人應燭記之其記今府縣志皆失載而僅見於延祐四明志邑人王學博師竹懼其久而失傳也請於錢塘梁學士山舟書而勒諸石其後山右郭侯來令茲邑以爲昔人之蹟必藉後人而傳倡議修拓邑之人願襄事焉其制堂舊三楹今合爲一閣其上奉文昌神閣後有亭曰迎秀南有軒兩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上

花雨樓校本

楹邑士往往讀書其中閣之前爲牆牆有門門以外舊有月臺方丈許卽其址擴之甃石與築亦建閣於其上曰養正廣與文昌閣相等經始於道光某年某月其工材則郭侯實鳩庀之落成之歲月爲某年某月今李侯蒞治之三年也功旣竣師竹以爲宜有後記適予客游四明因以見屬予惟昔人之蹟後之人因而崇飾增美者所在多有然其人大率皆負重名於時者耳今而其人其文若晦若存軼見故籍幾忘厥名惟其令之一爲倡始而邑士響應勸趨恐後非

誠發於懷舊思古之情而能然歟予故樂爲記之如此若其地之襟帶江海波濤洄漩羣山拱抱朝暉夕陰俄頃變幻烟雲杳靄出沒於空濛蕩瀟之際覽者當自得之而予固未涉其境不能效謝康樂酈道元柳子厚之徒模而范之句鏤而字琢之以供後之士騷人悅於目而諷於口也

清芬館記

鎮海王凌衢先生乾隆中以進士選授縣令粵東獨挈長子上事而時時寄書言家政然語合典則不屑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上

花雨樓校本

屑於求田問舍書凡數十通其家人悉葆而藏之無所遺失先生之孫曰升師竹益珍先澤旣以先生家言編入文集又以手蹟裝成四巨冊錢塘梁學士山舟題曰清芬懿訓師竹因顏其讀書之所曰清芬館而陽湖劉編修芙初桐城李觀察海帆嘗記之矣今師竹復屬予爲之記予之獲交於師竹蹤跡皆在鄞江未及過其所謂清芬館也曩者師竹之友慈谿鄭仰高請予記其所居之藏密廬予以未及往過辭焉仰高必欲記之而視予以圖予因爲其藏密廬圖記

然則今記師竹之清芬館豈必身履其地耶特未知
予之文足步劉編修李觀察二君之後塵否耳抑師
竹既以詩書澤厥躬而教二子皆成學有聲於時是
眞能誦先人之清芬而揚其芳烈將使久而彌馨焉
斯則予之所深致羨於師竹者矣道光十六年三月
日宜興吳德旋記

重濬福山塘記

代

常熟故稱水鄉陂塘浦澤往往給佃漁之贍而福山
塘爲尤巨道光十四年某自丹陽移知常熟縣事其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明年某月邑紳士言朝標沈崇福等言福山北枕大
江東聯耿涇西接九制夾塘而田者不下數百萬畝
南受震澤之委而輸之江攸關蘇常兩郡縣水利又
通泰兩屬商販往來要路向設兩關口納稅上關
國課非僅爲一邑之要害而已自乾隆壬申開濬後
迄今八十餘年闕歲既久其淤淺固宜比雖小有疏
滌率不過按田捐貲責成經造分界施手疏濬未幾
仍復淤淺今欲竟其原委而疏通之則工鉅費繁請
自按田捐貲外分別樂輸之多寡以

胡命獎之示風動而昭激勸庶可集事縣以其言達
於府申請行臺省大吏奏

聞

報可飭到邑士民咸踴躍趨事擇於十六年某月日
爲施功之首以某月日告竣計所濬河若干千百丈
廣若干丈尺深若干丈尺計工若干萬餘塘之深廣
悉如其舊夫爲政之要在興利除弊而已然或且謂
利不可驟興何則恐弊之隨其後也今茲役之興其
爲有利而無弊也固夫人而見之一勞而享其逸者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久斃費而沾其澤者永以今準昔斷可識矣昔管夷
吾稱天下才而語其爲治則曰令順民心今也上令
下從役不淹時而適當某之承乏於茲乃幸獲睹其
成功之速而無不周收效之近而計可遠也安可無
所紀述以視後人於是乎爲之記董斯役者某官某
邑人某某等皆當得附書

書事

書陸貞女事

貞女陸氏宜興人幼許字無錫孫某貞女生有至性

父疾篤嘗割股療焉父卒哀慟幾絕母病亦割股療之而愈嘉慶二十五年孫某以失明抑鬱死訃聞貞女欲往因謂母曰兒宜死然今不卽死者以母在也母知女志不可奪遂歸之孫氏然貞女恆依戀母返而從母以居其于孫氏歲一至再至而已道光五年冬貞女請于母曰舅姑年且老願歸事之當歲一再寧母也將行則又謂其兄與喬曰吾兄受業吳仲倫先生之門妹既知有先生矣願得先生一言而終身奉之與喬以告于予予曰既貞且孝女德備矣予復何以益之哉因爲書其事而章之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書顧孝子事

荆溪顧孝子名恆丰兄弟四人孝子次居二自幼善事父母父歿事母尤篤孝道光十年七月母患痢孝子割股肉療之凡數四終不愈既葬廬墓側將終身焉既終三年喪其兄爲娶婦有期矣孝子不得已而後歸孝子初不知書族大父興宗教之識字授以論語孝經爲之講解輒能了其大義邑大夫陳君聞之獎之以額曰孺慕可風孝子雅不願人知之然其族

之人榮孝子之行孝子雖欲逃名安可得哉

書鄭孺人事

鄭孺人諱方字習庵姓左氏陽湖縣人中丞公名輔之女適武進國子監生鄭良弼良弼之大父曰環字清如揚州府甘泉縣學訓導父曰旦興舉人中丞公故受業于清如先生師弟子尤相得因以孺人字良弼云孺人生而淑婉性至孝爲大母季太夫人所鍾愛中丞公暨母陸夫人亦絕愛憐之甚于諸子歲乙卯中丞公方爲南陵縣知縣陸夫人忽遭異疾起居

初月樓文續鈔

卷五

花雨樓校本

言動如常人而不能寢食醫治罔效孺人淚嘗沾袂私以黃紙自書焚香拜天祈以身代已而再割臂肉以進陸夫人食而甘之疾遂瘳後二年中丞公調繁霍邱贅良弼于署無何孺人隨壻至甘泉學署中事祖舅祖姑姑一切煩辱之事悉躬親之逾年得疾甚歸里就醫卒年二十有三姑哭之慟孺人猶時見夢省慰姑焉良弼字樵仲與余友善以中丞公所爲女方傳視余屬書其事余乃掇取其要次而書之

初月樓文續鈔卷五終

初月樓文續鈔卷六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傳

族父晉望先生傳

族父晉望先生諱士模武進縣學生先生以能文名天下其文原本經術而出入于先秦兩漢諸子之書以自成一言與唐應德歸熙甫相上下論學主高忠憲實踐深造期於自得接人以和而遇有不可未嘗不義形于色先生處稠人中不自表異恆守靜默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及與之論前載理亂得失之故當世民生之利病時事所宜施行言之鑿鑿然雖夙以經世才自命者不能難也乾隆嘉慶之際學者治經率宗漢之馬鄭氏先生不為故異亦不為苟同惟虛其心以與古聖賢相委蛇故於濂洛諸儒之說尤盡意焉所著詩經中義若干卷又文若干卷詩若干卷及門人所記愧人謹心二錄並藏于家惟制義若干篇已梓行于世論曰嘗聞先生言高忠憲之學出於姚江亦兼宗乘而能防其末流之失故其道可遵而守也自姚江之

徒有背其師說者為世儒所詬病而譽議乃兼及忠憲不亦過乎由是觀之先生之所自得非可喻之人人者矣

鄱陽縣知縣吳君家傳

君諱琦字景韓一字敬庵姓吳氏先世自荆溪遷陽湖之薛墅為陽湖縣人君年二十七舉順天鄉試後以四庫館臚錄勞授江西宜黃縣知縣調鄱陽縣知縣謝病歸而卒年七十有六在鄱陽時民有以事訟于巡撫者聞人言令當得罪乃驚索牒而還曰幾失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吾好官民或訐所怨以為教匪君詰之曰何驗曰若不食肉與鹽君曰若食之而食則奈何訐者遂屈又有誣大姓為不軌者大吏命名捕之且曰其以兵往君先期戒所應捕者曰有一不至吾不汝能救矣既而皆來為白其誣于大吏得釋君既謝病以貧負官錢不得歸民相率以金代償乃得歸君于詩古文經義為之皆工詩宗王賄上古文不多作淵雅與汪茗文為近而經義則才雄氣駿多感激豪宕之音所著詩古文經義凡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士之負奇志者恆患不遇于世若君則試爲吏
矣然未獲竟其用猶之乎不遇也君壯歲時嘗攜酒
登泰山日觀峯痛飲此其意氣爲何如者哉及自江
西歸客揚州康山江氏扁舟往來江上輒登金焦二
山造其顛望窮千里以寄其意焉晚歲家居不出每
謂人曰吾于康山至今思不忘也

璞山居君傳

璞山居君諱南琛字銘莪一字士璋璞山其自號也
生四歲而孤賴母萬太孺人撫教之得成立既長自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知好學言動必謹與同邑蘇謹人畢雨亭王省吾蔡
師澤及予族父晉望先生講求宋大儒書以身體而
力行之事母尤盡孝承意志無違家故饒裕然性喜
節儉惟于施也侈焉乾隆庚戌年郡人議設敬節會
君營其事甚力而首建義塾爲四郊倡宗祠祭產薄
不甚給供祀事君捐已田二十畝益之又于祠旁建
孝子節婦二祠以彰前烈皆體其母孺人意而爲之
也遇歲凶歉輒出錢糴穀以賑至其晚歲幾困矣然
猶行諸善事不怠所著有語錄數卷藏于家予嘗一

接君于晉望先生所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晉望先
生于儕輩中尤稱賢畢雨亭及君爲詩贈君曰行可
爲我師誼祇稱我友然則君殆不自有其善耶予未
識雨亭願嘗誌其墓今乃次君事爲傳云

誼卿湯君傳

湯君名洽名字誼卿世爲武進人少穎慧善讀書及
長以入貲爲州同知應順天鄉試學于張編修惠言
以能文名兼通天官歷數星祿之說嘗以算學考取
天文生補未及期而歸一以修業著書爲事已而游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四 花雨樓校本

楚復游豫或踰年歸或未踰年卽歸意忽忽如有所
不樂云君與其內弟莊續澍最相善續澍亦好爲秭
算之學然自以不君若也每有所得必就正于君君
嘗與續澍分撰五經算術補及疏證書未成而卒年
四十有一君所著有穀梁春秋例一卷句股算指一
卷太初術長編二卷漢書分野星度輯誤一卷梁書
藝文志一卷又補陳書藝文志一卷山海經道里考
一卷北魏張淵觀象賦補注一卷賦稿一卷雜文稿
一卷詩彙六卷藏于家

吳德旋曰吾郡多好學深思之士蓋有名不出里巷而著述足傳于後者矣夫學期自得違暇計及于人不知耶迹君游歷所至未嘗與人競一日之名故卒所成就如此然竟不獲一展其蘊也惜哉

古愚張君傳

古愚張君名侗字邦彥一字之屏古愚其自號也武進縣人父曰紫照君性穎異少治舉子業勤甚然暇輒好觀古史書講求經世之學已而父命棄舉子業習爲賈君曰是亦足以見吾用也乃因時察變審其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財之贏縮之數而出納之致殷阜焉君有高識曠度常以爲事之關於大利害者不可以不爭不爭則人且將魚肉我矣而堪受之乎若小利害則固宜忍之吾方遐思而深念漸以有補于世而暇與人日相競耶蓋君之爲人其大較如此嘉慶丁卯歲饑邑大夫議賑委君董其事君引爲己任請鄉捐而鄉自散之圖之不足者分有餘以濟之規畫盡善鄉之富人皆取以爲法君子于鄉鄰戚友之貧者體之尤加意每歲終輒問卒歲費所歛尙有幾所而傾其貲助給之人

以故歸德于君而君率未嘗少見德云吾聞老氏之學以柔退爲尙然特慎其所發耳發則不可禦也太史公列范少伯貨殖傳中具有微意而少伯事在越世家言其作用可見矣若君者蓋幾近之歟而惜乎其用之止于是也

洪孟慈傳

洪孟慈名飴孫孟慈其字也又字祐甫陽湖人考諱亮吉翰林院編修以博物洽聞爲海內學者所宗仰孟慈承家學沈敏嗜古留意纂述之事其精力又足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以赴之嘉慶戊午舉于鄉四試禮部不售以薦卷挑取國史館謄錄以謄錄期滿選授湖北東湖縣知縣上事甫八閱月而卒年四十有四孟慈既卒友人李兆洛申者求其遺書得所撰世本輯補十卷三國職官表三卷史目表三卷毘陵藝文志四卷青埭山人詩十卷皆成書其他創爲之而未及成者倍焉既而申者取三國職官表史目表刻之其世本輯補則已刻于揚州秦氏矣先是趙懷玉收庵嘗爲孟慈世本輯

補序而申者乃復爲之書其後曰吾黨之士自孟慈
歿而豐然有志纂述者瞠乎如失所依據意銷沮而
力不前矣孟慈志學既篤博聞多識加以強力兼人
夙夜不息其所欲爲者甚夥如隋書經籍考証漢書
地理志考証之類凡十餘種皆創手未就其就者世
本輯補三國職官表史目表三種而已世本輯補之
成嘗以其稿請質于孫伯淵先生遂留其齋中孫後
以其稿付江都秦氏刻之遂冒秦名于原書前後不
易一字但分卷不依原目而爲三大卷又于序中竄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入數語以附其名耳近世爲世本之學者頗夥然多
採摭殘碎約畧編次襍而不貫獨孟慈此書鉤稽義
類釐訛補闕能使世本復還舊觀用力甚至有裨于
承學之士甚大秦氏既梓而行之則好學者得家置
一編于孟慈之意當甚慰蓋著書者期有益于世而
已豈必爭此名哉予既爲刻職官表史目表故并世
本原序及收庵先生序刻之以繫于後亦使來者有
考焉嗚呼安得有志之士取孟慈未竟之業一一成
之也余與孟慈有舊而其季弟齋孫尤善余以孟慈

行狀屬爲傳乃刪次而傳之

芝澤孫君傳

孫君諱某字芝澤宜興嚴莊里人家故素封少讀書
卽慕古義俠行長而好結客然必擇其人可與而後
訂交焉故無始相慕願後棄之者至君晚歲家中落
矣而好結客如故至或流連竟月終無厭斲心君爲
人和厚然秉正嫉邪人莫敢以非禮干之里黨中有
忿爭者訴于君君出片言斷其曲直輒解君既歿而
里之人思之不忘曰自今以往不復見有斯人比矣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子凡四人其第三子曰麟字道南余從妹之夫也邑
諸生嘗從予季父畫蕉先生游與予尤契合道南家
既貧而廉介不苟取余以狂狷自命戚友中亦惟道
南之知余爲深故余于道南之卒也哭之甚悲已而
余從妹請爲其君舅氏作傳因并次道南子後云
厚齋陸君傳

陸君名隆字用昇以字行別字厚齋宜興人父學正
國子監生生君兄弟六人而君其第五子也性沈寂
寡言笑足跡罕踰戶外幼治進士業尋以多病故棄

去好讀漢魏六朝唐人詩時時吟諷不置然終身未嘗爲一詩曰昔人賦詩見志非必人自爲詩也自唐以後幾千人自爲詩而詩之可存者寡矣善行楷書兼法趙子昂董思白然取足自娛而已亦未嘗應人書也君至性過人待兄弟尤友愛家故素封貲半耗于兄弟之多故然無幾微怨望心以是宗族鄉黨翕然稱之以爲不可及君嘗命其長子與喬從余學與喬能詩善書名日有聞矣君既卒與喬狀君行乞余文余乃爲之傳如此云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九 花雨樓校本

毅軒談君傳

談君名履中字習傳別自號毅軒荆溪人父景瑗教督君嚴甚自君總角時一言動必繩以禮治進士業出應有司試輒不售然以文行見推邑里中君事親謹有所行必先以告許之而後行有所言必柔聲也君性慈仁待宗族尤厚一日天大寒夜深矣欲寢忽起謂其妻曰族弟某刈薪樵爲業衣單薄霜寒風刺骨奈何君之妻素善體君意因應曰簾中有舊襦補之尙可以禦寒卽篝燈爲補竟天始欲明君卽持往

衣之其他以升斗應人之需往往稱貸爲之忘其力之不足君家既貧乏所親或謂君宜令諸子分業農賈治生君不聽卒使其三子皆習儒業延名師教之而君長子汝爲補邑諸生有名余聞君之名舊矣然未相識也晚交汝爲而君已前卒汝爲狀君行示余乃次其傳

樸塘王君傳

王君名煒字廣仁別字樸塘世爲徽州歙縣人國子監生君好讀書博覽大義爲文直抒己見不務采色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十 花雨樓校本

音聲以取寵於俗君最爲從父穆堂所知穆堂寄居武進悉以家事委君穆堂卒而穆堂子曰旦亦于羣從中與君爲最相得兩人分理外內事合力行義數十年君居恆務省約然每當春秋佳日輒具酒肴招集親故及族子弟之秀者相與登臨山水縱飲嘯歌爲樂與人言惻惻款款竭誠無隱接僕隸亦無慢容君族弟文翰稱君易直慈諒氣藹然如春晤對久之使人不覺矜之平躁之釋也

吳德旋曰余未嘗知君也然與君從子國棟交尤善

卷六十一

國棟最爲君所稱賢君既歿而國棟以君狀請余爲傳且曰非是無以報吾從父之知余重國棟之請而傳之甚畧蓋無取乎虛美之溢辭云

孫虹如先生家傳

孫虹如先生諱璟字榮組一字虹如國子監生

誥贈奉直大夫先世自金壇遷常州之戚墅堰今爲陽湖縣人先生好讀書以早孤棄進士業心常病之然暇輒手一編不輟故于書無所不窺而尤以明理爲務自父歿後事母屠太宜人凡三十九年孝謹備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十一 花雨樓校本

至樂振施困乏尤急鄰里之喪生平以爭訟爲戒有來告者盡力排解之卽不可已則曰此非某之所敢知也爲人謀一斷之以理而後以利害權之其自爲謀也力求心之所安而不惑于他說性喜結客客至勅中廚辦膳必精腆爲子延師擇郡邑中名宿凡所以奉師之具擬于封君然自奉儉約居常衣布食惟菜蔬而已長子讓成進士謁選當爲縣令先生誠之曰縣令爲親民之官賢則爲民造福不賢則易造孽吾不能必汝造福其慎無造孽乎然先生竟不及見

讓之爲政也德旋初與讓同客京師相友善結婚姻歸而謁先生于家先生折輩行與相接甚歡嘉慶辛未德旋授經宜興郭外之唐家莊先生嘗過訪之談論竟日欣欣焉其年七月初八日先生卒之年月日也先生之友嚴莊孫芝澤與先生並以好賓客寬厚正直聞于時往歲嚴莊孫氏纂修家乘德旋旣爲芝澤作傳矣今讓以先生家傳請愈不可辭乃次其傳

張孝子傳

胡孝子名鍊字聲旗一字警生上虞縣附貢生少治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十一 花雨樓校本

進士業勤苦勵志中歲奉父命幕游秦中一夕忽心痛因自念曰我他日未嘗如是也此必有故殆吾父病耶其明日急束裝歸抵家其父果病且殆詢父病始生日果卽孝子心痛之夕也孝子嘗以冬月爲繼母求醫郡中邑去郡百二十里途遇劫身所衣悉被掠裸體行二十餘里達醫所醫者怪之告以故醫者歎爲神助貸之衣而授藥焉母病由是得愈裸行時雖寒甚然後竟無他恙初孝子方九歲隨母汲井母誤墮井中孝子卽從入井俄而遇救俱得出人咸異

之孝子以乾隆四十五年卒年六十有一

吳德旋曰予舊著聞見錄二十卷亦屢書孝友事矣然如胡孝子者不數數見也孝庸行耳而胡孝子事顧多奇夫孝子豈欲以奇見哉然天故暴其異而彰之矣

姚孝子傳

姚孝子名熙字紹周別字滄橋浙江慈谿人父必明贈儒林郎母贈安人張氏贈儒林君卒後二月孝子生孝子方五六歲飲食必先奉母而後敢自飲食遇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事之力可任者即為之一舉足一出言必稟承母教合于禮法稍長就塾師受讀穎敏過人然以貧故不能竟學年十四遵母命習賈于吳孝子行自念人顧立身何如耳士與賈奚別焉益刻苦自勵交友必信然思念其母不能一日忘也人或饋之衣藏之郵書告母母命之服然後服饋之食品有可儲之久而無敗者必歸遺母後微有所蓄即治行爲歸養計知交咸勸留之孝子曰吾所以遠游者效昔賢負米之意也如可以歸而不歸是忘親而謀利矣遂歸孝子之

歸事母也其視聽在微忽凡母意有所欲必先爲之

母晚歲善病孝子侍奉湯藥扶持抑搔頃刻不相離病益甚則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如是者久之及母卒孝子哀痛不欲生至死而復甦者再所親或以滅性非孝規之孝子懼然曰敬承教矣乃稍稍節哀治喪事自小歛及大歛及葬凡附身附棺之物稱其財之有無無幾微可留異日之悔者母之將卒也謂孝子曰吾族之縻而無依者不少使其稍可資生孰不欲以節見汝異日力能周恤之當體吾此意母吝孝子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泣受命而謹誌之孝子終三年喪復賈于吳越十餘年乃得以母節請旌于朝又十餘年乃得以所蓄置義田贍近宗之孤寡復于居宅之東建祠屋一區以奉考妣之粟主且設塾其中教諸遺孤之無力就學者其善成母志如此孝子寡兄弟同母惟適鄞王氏姊一人其家始小裕而後貧孝子迎至家飲食居處其之與已無異孝子于施與厚而尤篤貧時故交之誼雖饋至千金無德色生平寡嗜好暇輒博覽典籍數十年不倦曰古

聖賢嘉言懿行具載于書書之益人無窮也孝子以入貨候選布政使理問卒于某年某月年若干道光十年有司以其孝行上之朝奉

旨建坊旌表

吳德旋曰道光庚寅予客游鄞邑上虞萬進士蓉塘告予以其鄉胡孝子事而予爲傳之後二年壬辰鎮海王學博師竹以慈谿姚孝子行實視予予敬慕之次其傳孝子德載鄉里于施衣施藥施棺及造橋梁修道路諸善事無不舉夫孝百行之先也能孝于親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十五 花雨樓校本

則其他義行皆後矣然其里之人或以是多之故予不得而沒之也

元義烈汪君傳

君諱益謙字受之姓汪氏唐越國公三十世孫世居歙西之大里大父在當元皇慶延祐間屢徵不起自號碧山世稱碧山先生父貞保師友鄭玉鄭潛唐桂芳諸公以德望推于鄉國君年少有勇畧仗氣節里稱小宣議君至正初江南寇賊蜂起羣不逞爲害閭里貞保白當事懲治之賊畏宣議君不敢加害于其

父則陰誘其弟良都入山殺之君聞率義勇趨鬪救弟賊悉起圍君數重君卒入賊壘奪弟尸鬪且出身受重創及舍北張塘而隕然自是賊黨斃潰過半少斂迹矣予與君十五世孫士侃友善士侃謂予曰與吾祖同時有鮑壽孫者以救父得旌而吾祖獨湮沒不著然張塘血影石至今猶存焉吾子善敘事而好闡揚潛隱乞爲書之庶幾藉以傳世予以爲此軼聞之可紀者也遂諾之而次其傳云

徐磋砭先生傳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十五 花雨樓校本

先生諱瀛士字磋砭姓徐氏荆溪縣歲貢生考諱某邑諸生家素封而性好施族戚隣里以緩急告者無不應先生事親孝恆先意爲之諸善行不勝舉及先生繼志行德竟以是致困乏不恤撫庶弟恩意篤摯率妻子事庶母甚敬先生故好學及從儲大令曰虞游得其指授治經義益精自王濟之唐應德已來諸名家靡不研究至其晚歲以所受于師者傳之其徒孜孜然不倦也邑中自湯默齋傳高忠憲王靜之學爲後進所宗史南瀾許少來毅然以儒者之道自任

而儲在陸用文章顯名從其說者甚衆門戶若不相入先生兼體之故不自表暴而人皆信尚焉嘉慶元年邑人欲以先生應孝廉方正徵先生堅辭不就以嘉慶某年月日得疾卒年若干

吳德旋曰予自少時聞先生名邑里中然未得見及與先生長子棻定交都下歸而謁先生于家接其容藹然也肅然也聆其言粹然也揚子雲之稱李仲元曰畏人也先生近之矣

孫庶翼傳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十七

花雨樓校本

孫庶翼名勵陽湖戚堰里人前安徽懷遠縣知縣今侯補山西臨縣知縣讓之次子嘉慶壬申癸酉間予授經宜興北郭外庶翼與婺源程子香俱來問業時從予游者恒得八九人趨向不同而庶翼子香獨相得歡甚後兩人皆僑居宜興晨夕以學行相砥礪子香家貧幾不足以自給然子香不甚憂而庶翼代之憂若已負諾責者然荆溪徐魯野工書法爲人廉謹庶翼善之魯野患背疽以貧故缺醫藥費幾殆庶翼多方丐貸以資之魯野由是獲痊乃楷書朱栢廬治

家格言贈庶翼曰無以相報所願故人效法者在此矣庶翼又善宜興吳少夢歛王守靜書問往還不絕然猶以不能時相過從爲恨守靜稱美庶翼謂似東漢獨行士而父執李申者亦嘗以是稱之道光七年七月十二日得暴疾卒年三十有七庶翼娶吾女生子一才五齡耳然有夙慧已能日讀書六七行矣

王季耀小傳

王季耀名星南武進人幼卽攻書比長書既成坐市肆中爲人作書以給食食恆不足而意泊如也好飲酒每得錢輒治具邀客其飲其客大率皆寒素士尤與同里張北野善北野性介不苟合而季耀于人無所忤然亦守狷潔兩人皆貧困不能相急自引咎而已季耀後爲所親招入粵北野走燕趙間比北野得小官歸則季耀已自粵中還死矣北野哭之極哀然亦未能恤其後嗣也方季耀在市肆中傭書時余嘗偕其友王守靜一過之與論書甚洽心固許之然自是遂不復相見季耀卒後數年守靜以北野所撰季耀哀辭視余曰如此人者不可使無傳也余乃稍括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十八

花雨樓校本

耀哀辭視余曰如此人者不可使無傳也余乃稍括

其語次爲傳云

秦震宇先生傳

先生姓秦氏諱鳴雷字震宇金匱縣學生宋淮海先生裔明兵部尚書金八世孫父曰之本母王氏繼母楊氏先生幼孤事繼母以孝稱家故饒裕族某嘗其田產殆盡安之無怨言性好學不倦其治經於漢宋諸儒傳註無所偏主精研奧義察之以平心而和其氣出之以達己見期於發明聖人作經垂教之指而非欲以自爲名嘗游南越及浙東西所至人皆信向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之然落落不苟合也晚歸教授鄉里出其門者爲名卿爲良吏皆有以發其所傳先生論學之言與高子遺書相出入似禪而實非禪也嘗曰靜中愆忿室欲最易得力又曰自姚江之學興矯其弊者或至不敢言靜亦因噎廢食耳又曰以心持心則不可以心持志則可以心管心則不可以心管意則可以心攝心則不可以心攝情則可吾儒存養之功所以異於釋氏觀心者也其宗旨如此卒時年七十所著有易玩讀易質疑書質疑詩測詩存春秋抱遺禮液周官粹

義瑤石山房文鈔耕餘堂時文瑤石山房詩鈔史衡都若干卷藏于家

吳德旋曰聞先生于諸弟子中最賢同邑汪士侃爲園以女妻之寫園後成進士服官政有聲道光己丑庚寅間與予同客四明相友善以先生所著詩測視予屬爲序則先生之族孫小峴侍郎既嘗序之予乃爲其後序寫園復視予先生行狀而以傳請予雖未識先生然讀其書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也遂爲之傳云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晉卿董君傳

君名士錫字晉卿一字損甫武進縣副榜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先世姓趙氏系出宋魏懿王德昭其始遷武進者曰元處士孟堙至明季有名中允者出嗣于董爲姑之夫後更名承獻承獻之後皆姓董氏君大父曰開泰廣東昌化縣知縣父曰達章國子監生以能詩名君幼從大母錢孺人受孝經章句及就外傳讀諸經史悉能通解年十六從其兩舅氏張皋文宛鄰遊皋文以文學伏一世君承其指授爲古文賦

詩詞皆精妙而所受虞仲翔易義尤精君家貧非容
游無以爲養歷主張太守古餘阮尚書芸臺方太守
茶山唐通守柘田洪觀察石農鄒觀察錫濟皆名公
卿也又歷主講通州紫琅書院揚州廣陵書院泰州
書院所至士皆慕而親之嘗客安徽爲六安晁梅生
盧義山修其族譜時同里孫于丕知懷遠縣李申者
爲修縣志未成而以事去延君續修焉道光辛巳君
房師霑化蘇君觀察淮揚招君于幕蘇君猝染時疫
病甚君侍疾謹或告君鄉試期迫盍舍去君作色曰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吾受吾師知遇之恩未能一日報今吾師疾病而吾
遽舍之而行非特無以酬吾師且重負吾師也卒不
應試留侍疾閱數月蘇君乃愈遷福建按察使旋丁
父憂歸而南河總督黎襄勤公素知君才及是賢君
之爲聘請修續行水金鑑作于雍正間傳
澤洪厯考河道古今沿革興廢成敗之由爲河務蒼
萃之書而于黃淮運三河爲獨備歲久未輯君以爲
前作詳于考古畧于徵今續之者宜詳于徵今而畧
於考古如永定河之工程今增于古幾十倍矣而前

書未詳尤宜備載因草創十數條以上襄勤公歎服
君輯是書三載書未成而襄勤公卒事中輟矣其後
河督張公副河督潘公至仍延君纂修而卒成之君
自中歲左肘生瘤治之罔效其後瘤敗而卒君好治
陰陽五行家言殫心者數十載嘗曰世之言奇門六
壬相墓者皆各自爲學吾獨求其原于易以貫之然
求之愈深聞者且駭恐世之卒莫予知也所著有齊
物論齋集賦二卷文六卷家譜一卷詩八卷詞三卷
外編三卷遁甲因是錄二卷未成者遁甲通變錄形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氣正宗賦家譜詞已刊餘未刊藏于家
吳德旋曰予始識君時君年甫及冠所爲文已駸駸
入古人之室其志豈以小成自甘哉而竟止于是徒
令天下後世人惜奇才之不遇也吁足慨矣
程節母汪孺人傳

孺人姓汪氏諱某宜興人福建崇安縣知縣汪煥之
女年若干歸婺源程存樸踰年生子德貽而存樸遂
卒又踰年德貽殤孺人奉舅姑命子夫之從子德賚
慈愛之而勤教督之德賚幼時每從外塾歸然燈令

誦書所授書能暗誦乃令就睡雞初鳴令背誦昨所
 讀書能無差訛則喜否則速之起令復熟讀能成誦
 矣然後令就塾如是者以為常其後孺人命德資從
 予學為古文所與游皆一時賢士孺人喜曰吾子能
 不辱先人吾無憾矣道光六年九月得疾卒年五十
 有五守節凡若干年初孺人之事舅姑未嘗敢有一
 事自專擅及遭舅姑之喪哀與禮兼盡人以為難孺
 人好讀金剛圓覺諸經有所證入曰無所住而生其
 心則能安其心矣又曰一切治生語言皆與實相不
 相違背何言之融徹乃爾余謂心之精微之故釋氏
 實能知之而言之然喜為福田利益之說以動人則
 其陋也嘗與孺人之兄坤裳言之如此坤裳故好禪
 學孺人之有得于諸大乘經蓋亦坤裳之教云

姚節婦傳

節婦姓張氏浙江慈谿人年十九適同邑姚必明善
 事姑姑甚宜之必明體羸弱善病節婦侍湯藥惟謹
 及必明卒節婦誓不欲生姑以大義曉之乃銜哀強
 起治事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也後二月子熙生節婦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上事姑下撫育子女勞苦無片時之暇子熙稍長就
 塾師讀節婦雖慈其子甚然教督之未嘗不嚴家故
 貧藉紡績佐給食然節婦不以家事累姑朝夕恆營
 甘旨奉姑姑歿喪葬盡禮然自是益因餽粥或不繼
 矣熙年十四命之習賈于吳熙賢能蚤自立歸而孝
 事敬養母節婦由此得少安然以積勞故恆多疾疾
 數年而卒節婦將卒時謂熙曰吾族之嫠而無依者
 不少使其稍可資生孰不欲以節自見汝異日力能
 周恤人當體吾此意毋吝熙泣受命謹誌之後果以
 所畜貲置義田贍近宗之孤寡如節婦志節婦卒于
 乾隆五十年六月年五十有一距其夫卒之歲凡二
 十九年嘉慶五年奉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旨建坊旌表節孝節婦後以子熙候選布政使理問
 得贈安人矣然以節重故余次其傳仍以節婦稱焉
 吳德旋曰予之客四明也慈谿姚洵以陳嘉植所撰
 其大父贈儒林君暨大母張安人合葬墓誌介吾友
 王師竹視予屬為文以彰其大母之節予為傳之如
 右洵有兄曰某節婦家孫蚤卒某妻童氏守志三十

年與其祖姑先後以節孝著稱鄉邑予聞之師竹云
洪母鄭孺人傳

孺人姓鄭氏諱某貴州某縣人年十五歸陽湖洪北
江先生時北江先生方以編修視學貴州云孺人事
北江先生及女君蔣宜人甚謹佐蔣宜人理家政措
置得宜及蔣宜人卒後家政悉孺人攝理之凡若干
年年二十九得疾卒子二長胙孫陽湖縣學生次齡
孫副貢生生四年而孺人卒賴慈母邵孺人養而教
之齡孫長而德邵孺人甚為歲寒堂夜課讀圖編微
詩若文以彰之然每思念鄭孺人未嘗不愴然而悲
至欲追述鄭孺人生平行事則茫然矣嗟乎此昔人
所以致痛于蓼莪之篇也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節孝蔣氏姊傳

節孝蔣氏姊諱雁姓吳氏宜與歸美橋人先考蓮溪
府君之第三女也母孺人惲氏劉氏先劉孺人見背
時姊年甫十四耳然夙嫻先孺人訓言動悉遵禮範
年十七歸同里蔣君良楹逾年生子繩祖又逾年生
子繼祖又逾年蔣君得瘵疾卒蔣君有高才少以能

文名邑里中其卒也士林皆悼惜之時君舅與生姑
氏皆在堂吾姊事之甚謹及君舅卒而事生姑氏尤
篤孝先世有所遺田僅足供饘粥吾姊辛勤拮据為
二子娶婦其後二子亦相繼死有孤孫三人長孫今
已成立餘尚幼自吾姊歸蔣氏為婦為母人皆取則
焉道光八年四月某日卒卒年六十有四守節凡四
十二年

莊蘭珮小傳

莊蘭珮者名盤珠陽湖人莊有鈞之女同邑舉人吳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某之妻幼穎慧好讀書既長習女紅精巧然暇輒手
一編不輟嘗從其兄芬珮受漢魏六朝唐人詩讀而
好之因效為之輒工其詩多幽怨淒麗之作大抵似
昌谷集云嘉慶某年得瘵疾以某月某日垂絕復甦
謂其家人曰余頃見神女數輩抗手相迎云須往侍
天后無所苦也言訖遂卒年二十有五余讀唐李義
山所為李長吉小傳載長吉死時事甚奇而明工部
郎中葉紹袁女小鸞歿為月府侍女世傳其與崑仙
天台泐師相問答遊戲精敏泐師驚曰汝但有綺語

罪耳天上人間智慧第一吾不敢以神仙待汝也爰
命名絕際攝入無葉堂中密修四儀無葉者無枝葉
而純真實之義上根之人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入焉
噫異矣夫神仙之事儒者所不道然人之有慧業者
其于去來死生之際必有異乎人人觀蘭珮臨歿時
對家人語宜可信予與蘭珮母家有連故悉其事而
傳之也

偉瞻張君傳

偉瞻張君諱遠覽河南陳州府西華縣人幼孤能自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力于學性敏慧讀書日記誦數千言事母盡孝家雖
貧竭力營甘旨無缺母卒哀毀甚及葬廬墓三年君
博學工為文乾隆癸酉充拔貢生已卯本省鄉試中
式舉人選授正陽縣學教諭其教人先器識而後文
藝遠近爭來就學庠舍至不能容其弟子經指授為
文用君說成進士膺鄉舉者甚眾巡撫畢公嘉其能
以卓異薦選授貴州鎮遠縣知縣青浦王述菴侍郎
為敘以送之謂君用博雅之學播循良之治必能寬
猛以時使民苗咸輯也及君蒞任果如所期焉鎮遠

古夜郎地苗民雜處獷悍難治君結以恩信皆帖服
遵約束舊俗子女多者其父母往往忍不舉君出教
誦請然諭以義理苗民感動甫七月而舊俗為之一
變大吏以為能令署黎平府下江清軍理苗通判下
江環治皆山以山為城缺處補之以磚價十倍于石
君以為勞民傷財無益也以石易之每歲省工價無
筭下江山中故有虎患君至則出多貲製火器率武
弁鄧元第等往山中日習之下江由此遂無虎迹苗
民賴之以安君之在下江甫四月因疾致仕歸歸日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苗民扶老攜幼涕泣相送君既歸西華而西華民東
玉林者潛謀不軌跡且露君與邑大夫密謀擒治之
又恐其黨之潛入城中也力疾躬率門人子弟輩晝
夜巡察君雖以老疾家居然遇事猶奮發有為如此
若其他為善于鄉而鄉里載其德者皆常事故不書
所著有詩小箋春秋義畧詩集文集凡若干卷藏于
家

吳德旋曰君與偃師武虛谷大令並以經學著聲中
州後並為循吏然皆未竟其用而儒者之效不獲大

彰顯于世惜哉惜哉予之聞君名也由新城陳碩士
侍郎凡君所著述侍郎悉以觀余余得而讀之因次
其傳

祝人齋先生傳

海寧祝人齋先生名注初名游龍字貽孫生未周晬
而孤年四歲母吳孺人教之識字首舉人字詔之日
人與天地並列謂之三才汝當知所以盡爲人之道
先生聞而默識之既長自號人齋以志不忘母訓云
先詰楊園張考夫邃於朱子之學先生未及與之相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五

花雨樓校本

按讀其遺書而私淑焉先生慎於擇交既定終身
弗諉大理守汪謝谷延先生於署事每諮而後行先
生言無不盡無何太守卒無歸資先生多方經紀致
其喪歸亡友周孝廉鍊梅子庸玉貧無依先生養而
教之俾得成立先生嘗往來燕齊豫章閩粵間所至
必交其名賢長者陳相國蓮宇雷副憲翠庭傅少尹
謹齋陳布衣頴恭李山人鍊君皆與先生爲同志之
友而所尤善者陳進士凝齋也凝齋以禮記說無善
本屬先生刪節注疏兼博考諸家擇其長說爲書七

十卷終未及訂正而卒所纂有淑艾錄若干卷掇錄
朱子精粹語爲下學編若干卷其他詩文尺牘多散
逸僅存者文二卷詩二卷而已先生以乾隆丙辰

恩科舉于鄉卒于己卯某月日卒年五十有八

吳德旋曰聞之先生同州周君勳懋稱先生踐履篤
實爲海昌儒林之冠而州志顧列之文苑誤矣予謂
詩文固當以人重耳今陳碩士侍郎梓先生遺集行
世庶今後之學者知爲人之重于詩文也哉

李心陔傳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五

花雨樓校本

李心陔名復來陽湖縣學生父諱粵山陽縣儒學訓
導心陔幼孤從其伯兄慶來鹿籽受學鹿籽善書以
蔡君謨爲宗而心陔書由天授畧涉歷初唐諸家已
過人遠甚長從同邑王獻瑤舟治經義瑤舟亟稱之
心陔于義理考證詞章之學議論無所偏主見人有
善慕而與之游如恐不及人皆樂就而親之初鹿籽
以先世三忠仕永明王殉難粵中著李氏三忠事蹟
考證若干卷心陔助其搜輯之功爲多鹿籽歿後心
陔以三忠事蹟徧徵海內知名士爲詩若文以顯之

悉梓行世余與心陔故世交而心陔年少于余故兄
事余然各以衣食故不獲時過從每見輒依依不忍
別也道光甲午九月予自越歸里聞心陔病亟往視
心陔猶娓娓向予談說詩文事如平時後聞其疾時
愈時不愈心憂之甚無何凶問至哭之而悲因次其
傳

孫訪山傳

孫訪山名讓字于丕一字訪山陽湖戚墅堰人考諱
璟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訪山性開敏好學弱冠游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京師肄業國子監乾隆丙午科應順天鄉試中式至
嘉慶壬戌始成進士歸班候選選期至而丁贈公憂
服闋選授山西臨縣知縣以母老告請近省選安徽
懷遠縣知縣其爲治以通民隱爲務而實力行之尤
盡心於水利文廟卑隘倡捐拓之邑志久不修延邑
士之賢者考文獻探節義以示風動又招友人李兆
洛申耆鉤稽載籍相與訂正而成稱佳志焉里吏議
去官已而事得白仍候補安徽署鳳陽府同知丁母
楊太宜人憂服闋發山西候補歷署繁峙太平縣知

縣補臨縣原缺復里吏議休致貧不能歸賴同官仗
之以行至山東東昌府其親家張琦宛鄰方爲館陶
令留之署中疾作未幾卒訪山爲人坦易真率不事
表襮爲名高然與之游者信其於孝友最隆也工制
義有勝國時萬二愚孫淇澳諸賢之風在

國朝心所敬惟李厚菴劉海峯實東皋數子而已然
爲之不易成又往往成卽棄去遺篋中所存僅文十
數首耳予論文與世殊嗜好獨訪山以爲善曩者予
友于震竹初著詩經酌註三十卷嘗以屬予爲刪訂
訪山故善竹初約與其點定之而梓以行世未果今
予亦成詩經集傳拾遺數卷恨不獲訪山一正其是
非也訪山卒於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其明年張宛鄰
亦卒又明年訪山之喪乃得歸李申耆旣爲之誌墓
矣余乃次其傳云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盤幅顧君傳

盤幅顧君名亨榮世居荆溪湖洋渚里其九世祖曰
環當明正德中遇凶歲輸米七百石賑飢郡太守請
於大吏以尙義之門四字爲額旌之君年甫十二而

父衡章卒遺田僅五畝有弟曰利榮母范氏君稍長力耕養母畜弟及年二十餘習爲賈所居積物利輒數倍至其晚歲田連阡陌比素封焉先是君之族人才君之爲以祠田三百餘畝舉君主其出納君司事十餘載所買田亦倍於舊君既富卽好行其德嘉慶十九年大旱出藏粟賑飢復出貲濬湖漕以通水利道光三年大水爲災益出藏粟以賑

恩授九品銜八年里人議建設義倉儲穀以備凶歲振施之用君捐田五十畝錢五百緡督造四載倉甫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成而君遂卒時命諸子續捐田五十畝入義倉而倉西偏復捐瓦屋五楹諸子奉遺命不敢違邑大夫以其事達大吏奏

聞奉

旨給帑建坊以表其閭君自壯歲與弟異居旣以先世遺田授弟矣然弟有子女婚嫁事君任治之如己子女每飲食必召弟弟未至不先獨飲食如是者數十年人尤以爲難也

吳德旋曰予與顧氏有連嘗爲點定其家乘乃知湖

洋渚顧氏先世固所稱尚義之門也而君克繼起可謂賢矣又其族之長者率羣子弟以祭產之贏入千餘金義倉亦奉

旨建坊旌獎豈不盛哉

吳少萼傳

吳少萼名諤少萼其字一字籍庭園子監生世居宜興之泊村里曾祖紱翰林院編修以文學顯名于世少萼家貧以經教授邑中束脩自好慎交游陽湖孫庶翼婺源程子香並寓家宜興以學問文章相砥礪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少萼慕而友之庶翼子香以古狂狷自命而少萼持論稍中焉少萼初治經義有先輩諸名家之風及與程子香友則從余問古文法予以所聞于姚刑部姬傳者告之謂從歸熙甫入可以上溯司馬子長少萼遂日取熙甫文讀之每爲文輒彷彿其波瀾意度將不入其窠與不止也詩學晚唐書畫亦入能品邑人皆信而推之道光丁亥秋庶翼子香相繼卒少萼素通方書自以不能獲奇效于良友憤而出游訪孫大令于丕于太原後數年歸訪予于歸美里余適以事

入邑城未之見也其後一見予子孫庶翼之故居相對歎歎息而已又後數年道光十三年某月日得疾卒

薛畫水傳

畫水諱玉堂字又洲一字畫水姓薛氏先世居四川保寧府蒼溪縣曾祖之佐順治八年辛卯鄉試中式舉人仕至安徽廬州府知府罷官後家金陵爲金陵始遷祖祖景珪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四川鄉試中式舉人仕終河南光山縣知縣罷官南旋居無錫寺頭鎮爲無錫始遷祖父稻孫占籍金陵乾隆二十五年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庚辰

恩科江寧鄉試中式舉人著鈞雲軒詩集行世畫水生十歲而孤母徐太恭人延師教之甫弱冠卽以工詩善屬文名於時占籍無錫補縣學生乾隆五十七年王子江寧鄉試中式舉人六十年乙卯

恩科會試中式進士殿試後引

見以內閣中書用嘉慶元年補中書缺兼管誥勅房事務尋丁內艱服闋補原官奏充會典館管纂修官

兼文淵閣檢閱方畧館分校八年權內閣侍讀十二年論俸推陞內閣典籍奉

旨外用選授安徽廬州府同知歷權知太平廬州安慶池州鳳陽府事其爲治以實心行實政而尤留意於教化以造就人才爲先務所至必擇其士之尤茂異者與講論文藝謂卽末可探其本也道光五年部銓推陞甘肅慶陽府知府會肝疾作乞病假歸歸而杜門養疴坐臥一室中然故人及後進子弟以詩文相質者接之無倦性故好讀書及是好讀書益甚所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藏書歲閱一遍遇有謬誤處隨時校勘以籤記之有疑亦籤記之以俟考有質疑者知則答之偶忘卽檢書示之無可考則又籤記俟考旣得遇前詢者必告之居恆每自言曰少不誦讀長不論議老不教誨昔賢之所非也又曰老而不教歿無人思敢不勉乎精力雖衰盡吾心焉可矣畫水處朋儕間談諧閒作然有理致似魏晉間人人皆樂就而親之畫水之歸也年六十九矣歸又十年卒年七十有九畫水晚而好治古文嘗選定

國朝七家文鈔行世自著詩古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家畫水既家居後務自晦迹然邑之士大夫爭推高之謂不獨文字逾人其篤行孝謹實非人所能及咸欲矜之以爲表式不得已一應鄉飲大賓之舉外此足跡未嘗出里門也

吳德旋曰予與畫水相識晚然相知特深自畫水歸田後予每歲必買舟一造訪之至則相與論文往往竟日道光十五年予因多事猝猝未及過訪而八月中畫水凶問至矣嗚呼自今以往予安得更遇有如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畫水其人者而與之友哉

劉君妻蔣孺人傳

蔣孺人者吳縣人武進劉儀五山之配五山以嘉慶癸酉舉順天鄉試候補知縣道光十二年五山方游閩之上杭主講琴岡書院而孺人以疾卒於家年四十有九初孺人隨侍君舅君姑於浙江金華縣署又隨侍於廣東海豐縣署檢理囊篋細碎無遺及君舅罷官歸里家空乏而食指益繁五山兄弟恆出遊家事悉倚辦孺人甚勞瘁矣然合宅上下絕未聞孺人

有咨歎聲而舅姑及諸叔姒咸若不知家之空乏也孺人有子曰曉華曉華承父訓以能文名然五山家居之日少而曉華自幼至長無子弟之過蓋本之孺人之教爲多云

吳德旋曰予識劉君時孺人已卒道光十四年也其明年始識曉華曉華以孺人事畧請予爲傳述孺人持家勤苦狀涕出不能止有子如此益可知孺人之賢矣

曾烈婦傳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三

花雨樓校本

曾烈婦葉氏名露秋廣東連平州分司里人年十七適同里曾通通亦年十七時道光八年也居無何通得瘵疾危甚烈婦之母屢遣人伴勸慰烈婦諷使歸窻烈婦曰此豈女歸窻時耶夫病若此當事之不能旦夕離也母無如之何已而通自度疾終不起每謂烈婦曰若年甚少而吾病若此若將奈何烈婦無言垂涕泣而已九年六月通死死之日烈婦持錢二百文給其鄰之九歲稚子曰吾家當用灰漆治棺須得鴉片少許和之汝能爲我買來我當報汝鄰之稚子

信之爲買得持至烈婦卽時生服鴉片死焉母聞馳
赴哭之曰兒何愚至此耶後數日兩喪並舉觀者或
愚之或悲之終莫有列其事聞于有司而表之者予
友練立人大令亦連平州人與烈婦居相近烈婦幼
時曾見之凜然冰雪姿也及是聞烈婦事始末甚詳
爲予言之如此曰不可使無傳也予乃次其事傳之
云

芭臣王君傳

芭臣王君諱咸亨字允元一字芭臣浙江鎮海縣人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父諱慶候選州同知嘗出藏米六百石賑飢邑人載
其德君生五歲而孤其母夫人鄭守節撫教之君年
二十縣試第一補縣學生姓孝友好讀古書聞有善
書未刻輒出貲刻行之雖多金不惜其於爲善若飢
渴之於飲食凡邑中義舉如浚城池賑飢之類皆倡
爲之當事者以其事聞部議敘得八品銜君於諸善
事既靡不爲而意歉然常若有不足其施惠於人則
每戒之曰若毋向他人言之也君旣卒而人始自言
之者甚衆君之事母視聽在微忽旣得疾日強起循

恆節示若無甚疾者然至其卒之前一日猶然懼傷
慈母心也君之卒年僅二十五遺孤子二僉以謂爲
善無不報其在君之後嗣乎

吳德旋曰道光十五年冬予游明州客友人鎮海王
學博師竹許君介師竹請予爲屏山堂後記屏山堂
故宋嘉定中帥臣馮柄建於鎮海梓蔭山上而郡人
應焯記之者也堂之頽廢久矣而君捐千金倡修拓
之然師竹述君之意願毋書名記中予甚異之謂如
斯人者誠世所不易得異日將因師竹以納交焉至
十六年春予復來明州則君已卒矣君弟咸章請予
爲君傳予旣慕君之志而悲之遂次其事傳之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本

張楊園先生傳

張楊園先生諱履祥字考夫世居浙江桐鄉縣清風
鄉之楊園里學者稱張楊園先生父曰明俊明萬歷
中副貢生先生九歲喪父母沈夫人教之天啟五年
先生年十五補縣學附生崇禎七年館同邑顏士鳳
家時東南社事方興各立門戶遠近紛如士鳳與先
生嚴相約毋濫赴但與里中數子邱衡輩相砥文行

日存知社十五年先生年三十二見黃子石齋於武
林石齋以近名爲戒先生謹誌之十七年渡江見劉
子念臺於蕺山師事之歸而自謂有得也他日於念
臺著述中採其尤者曰劉子粹言吳江張嘉玲佩蕊
甲申後棄諸生從游請執贄師事先生先生不內門
人或請其故先生曰某生平授經之外未嘗納拜正
師弟之誼近見時流講學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
平日所深惡也豈至暮年而躬蹈之况佩蕊敏而好
學聞善力行素稱畏友乎初崇禎十六年門人歸安
初月樓文續鈔卷六聖花雨樓校本

之分斯依乎中庸也所著書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
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
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
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凡十有六種先生之學
以子朱子爲宗而尤嚴於陽儒陰釋之辨與先生同
時學相似者爲太倉陸桴亭先生後先生而興起者
平湖陸清獻公也清獻公見先生備忘錄一冊以爲
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失甚欽歎之又其後海寧祝
淦人齋於先生之書采輯精要爲淑艾編稱先生益
德所至迴狂瀾砥中流身困道亨確乎不拔實兼紉
乎河東餘干諸君子而爲朱子以後五百年間知之
一人
吳德旋曰予舊聞張楊園先生爲陸清獻公所推重
而未嘗見其著述道光十六年予與桐城蘇惇元厚
子相遇於鄞江厚子篋中有先生全書及門人所訂
年譜一卷予幸獲借觀因次爲傳
述
張宛鄰先生述

先生姓張氏名琦初名翊字翰風一字宛鄰武進縣
人生而孤貧稍長親師取友盡一時之名宿其伯兄
惠言以學行顯名當世先生頡悟亞于兄爲詩古文
詞播于海內士大夫之口學者並稱二張先生也自
年二十餘補縣學生以教授爲業恆客游嘉慶十九
年癸酉舉順天鄉試年已五十矣道光三年壬午以
館班分發山東候補知縣初署知鄒平縣事甫踰四
月然去之日耆老垂涕餞送者屬于道繼署章邱十
有三月繼署館陶二歲卽真授焉其爲治視民之疾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上

苦職己之由思所以爲民興利除害于心靡不盡
尤勤于農事仿古區田法教民種植使凶歲有備治
獄刑故宥過一以經術斷之在館陶凡八年以道光
十三年三月得疾卒年七十先生蘊深而志遠以遇
之艱宦之不遂其所欲施之世者十未獲展一二然
處則爲佳士出則爲循吏亦既過人遠矣先生喜治
兵權謀書覃精地理其于山川險要道路出入之勢
如指諸掌治古文自曾子固歐陽永叔而歸於班孟
堅氏詩工五言宗法魏晉高者欲駕潘陸而上之詞

則由趙宋諸名家以上溯溫飛卿韋端已書長於分
隸蓋懷寧鄧石如之亞而真行書與涇包慎伯齊名
慎伯推之以爲舉世無與比通方書始受法于歙金
輔之後得黃氏坤載書數爲絕詣師其意爲人治疾
輒奏奇效云先生旣卒子曜孫收拾遺書謹謹無失
都所著述曰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卷古詩
錄十二卷李詩錄四卷杜詩錄四卷詞選二卷本草
述錄六卷宛鄰雜著一卷兵家雜著二卷文二卷詩
二卷詞一卷鴛鴦劍曲二卷其未成者唐詩錄若干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六

花雨樓校上

卷勸農約言若干卷戰國策釋地素問釋義古詩錄
詞選已梓行世餘並藏于家宜興吳德旋述

初月樓文續鈔卷六終

初月樓文續鈔卷七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碑文

重建會稽禹廟碑代

會稽故茅山也亦名苗山禹崩而葬焉史記越世家云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或曰啟封庶子無餘于莖其地為古莖子國即今鄞縣世遠莫知其然否而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古書之言越故多異要當以世家言為正當七國

初月樓文續鈔卷七 花雨樓校本

時越既屬楚矣而越之公族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洎漢興而猶有閩越東甌皆奉其先祀禹之廟在越中者固宜不專一所抑當日四載之乘周行天下觀山川之勢以知其便利相視土地所宜以貢至于衣皮草服葛越之鄉莫不即敘廟食宜徧瀛海然惟塗山及會稽為朝萬國致羣神施戮計功地廟視他處加重而會稽陵寢在焉則九重今塗山廟在其巔而會稽山旁之廟自古有之世傳其下羣鳥耘田夏后氏之裔今猶有依山而居者某奉

天子命分巡是邦恭謁陵廟愕其頽圯過甚棧棟皆有崩落勢惕然于心喟然歎息爰與知紹興府某君謀所以撤舊而新之因以請于都督某公鎮將某公告諸屬吏僉曰都哉其奚可怠度工鳩賞競勸趨納其廟之高廣之度像設之儀悉遵于舊不敢加侈落成之後兩暘時若民人忭舞某既樂其事之有終也謹撰辭而鑱諸石其辭曰

揚州之域據淮極海龍蛇所都漫漫瀾瀾神聖施功萬靈既從貢賦斯備計其攸終陟遐奄迹悠哉遺烈于周杞微嗣守在越明德之馨無斃于承儉則易富橘柚充庭肅將祀事以歆而宴元圭衮冕福我黎獻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陳公神道碑銘

公諱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姓陳氏世居江西新城縣曾祖世爵候選州同知贈資政大夫祖道乾隆戊辰科進士候選知縣贈光祿大夫常以宋儒之學啟迪後進學者所稱凝參先生也父守詒河南陳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陳州五子公次三幼有至性九歲喪母魯夫人家人每言及輒流涕庶母姚撫之慈甚

喪其卒如所生少補邑弟子員翁學士方綱李侍郎
璜爲學政皆器異之至京師尤爲朱文正彭文勤兩
公所優許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六年成進士
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視西城以
部議回原衙門仍供職編修道光二年遷司業歷中
允侍講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禮部右侍郎署戶部右侍郎終禮部
左侍郎常充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國史館纂修總纂文穎館纂修明鑑總纂兩爲會試
同考官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
官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提督福建學政浙江學政
壬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公性和易
不與人競亦不喜顯立同異達官有期之喪公固無
意往也人問之乃曰吾大誤竟忘往弔由侍講學士
驟遷至內閣學士

上面諭曰朕知汝能恬退故特用汝汝非有保舉人
也乾隆嘉慶之際天下言文章者推桐城而江西新

城亦最盛桐城姚郎中鼎公本師也然公初學于舅
氏同里魯進士仕驥故爲文兼取兩家法而澤之于
詩書仁義則一而已詩初學鉛山蔣編修士銓後亦
以姚郎中爲法故氣稍斂抑云公奉祿所入悉費于
施與同年查訥勤夫婦相繼卒無子以其三女爲子
婦而子其幼女擇願侍郎皋之子嫁之爲外舅舅氏
及師姚郎中置祭田費或千金或數百金無靳惜故
無一日不貧然未嘗或見其有憂貧之色公之先自
凝壘先生以宋儒之學爲教陳州恪遵其說公幼時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習聞之言動必循禮法然治經未嘗墨守宋儒門戶
於禮記有刪改陳澧集說於四書有通義未定本于
春秋則仿呂東萊讀詩記取諸儒先之說合于己例
者順而撫之緣而成之名春秋屬辭會義斷手于襄
公至臨歿時猶以此書未成爲憾嘗取近時人之嘉
言懿行及關於掌故國聞者集爲兩被錄若干卷自
爲詩文集若干卷公于爲文善上元管同宣城梅曾
亮同曾亮皆嘗受古文法于姚郎中而同爲公典試
江南所得士曾亮故年家子然公接之恆自降抑卽

以德旋之淺陋願嘗與公妄論詩古文利病公輒欣然聽之其能不自矜如此公爲浙江學政時奏罷宋孫覲之專祠奉祀以黜邪佞而海寧祝貢士淫故凝奎先生友也其爲學由楊園張考夫以達于子朱子公訪得其詩文遺集刻之此足以見公之志在正人心厚風俗而非徒以文章爲報國之具矣娶魯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蘭滋廣西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甘肅高台縣縣丞女七人適魯應祜涂慕祁王輔舜王汝誠祁篤藻禪蘭祜曹被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五 花雨樓校本

孫三人曾孫一人公之卒以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六十八其明年某月日葬于某所梅郎中曾亮旣誌而銘之矣德旋爲之文其碑而系以銘曰志矩爲學宗經爲文稽古必力卓然有聞久居史職三長無忝進貳秩宗在公黽勉務旣厥實不矜其聲謙謙致美撫而非鳴多賢之門韞此懿德顯詩刻碑昭示無極

墓誌銘

亡友張介軒墓誌銘

予與張介軒居同里開少相友善介軒年長于余十三歲故弟畜余余以貧故時時出遊介軒有田二頃衣食足自給恆家居余之遊不甚遠踰時卽歸歸而相過從幾無虛日介軒年三十餘始爲詩已而好之甚篤其論詩兼取唐宋而于唐賢中尤嗜李義山有讀義山集絕句三章推義山才豔爲三唐第一其詩有序序云義山錦瑟一篇自昔苦其難解余以爲此義山言懷之作亦無題類也特託興錦瑟以之命篇耳義山情殷伉儷以再娶故不能無痛悼處太和會昌之際目擊掖庭多故而于令狐父子始思終怨中年易感故成此詩首二句標明思華年三言夫婦四言君臣五六通言夫婦君臣而朋友意寓其中未二句復申言追憶一篇之中哀樂之變備焉其以冠玉溪全集宜矣可見義山忠厚悱惻篤于人倫一飯不忘當不獨使少陵專美陽湖錢魯斯見之歎其識議之卓絕余嘗謂讀國風小序不徹無從論詩國風言情之書也其言似男女而實非男女者尤宜加意尋繹義山詩所以爲超然獨得其解未可以輕佻浮薄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六 花雨樓校本

疑之至如韓致堯香奩集王次回疑雨集揣摩狀第
又決非國風之旨矣今試取義山詩與香奩疑雨集
比而觀之其用意奚啻霄壤之隔耶介軒深知義山
故其爲詩哀樂之感異乎恆情也介軒爲人故謙謹
及與之論詩則無所避讓余與介軒議論多合偶不
合則爭介軒初不肯相下然往往終從余言介軒善
飲酒予性不能飲飲少輒醉然每至介軒許介軒飲
余酒余飲輒倍常酒後相與論詩至竟夕不倦介軒
于詩未嘗一日廢不治卒之前夕猶自取所爲詩改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易數字焉余詩初學韓退之孟東野介軒以爲善後
悉棄之更學南朝宮體及晚唐人詩介軒益以爲善
然自介軒之亡余詩又一變矣乃竟不獲與介軒酌
酒共論之也悲夫介軒名起字采五介軒其自號也
世宜興人少補縣學生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某氏配
龔氏子四長光璨縣學生次某次某皆能讀書
飭行鄉里稱之女三皆適名族介軒以嘉慶某年月
日卒春秋六十有六其葬以卒之年某月日墓在某
某之原銘曰

文人愛憎結瘕痕作詩之說尤紛拏出彼入此家其
家聿有能者篤嗜之朝砥夕礪攻疵瑕葩麗正則百
世垂我銘其藏辭匪誇

雨亭畢君墓誌銘

君姓畢氏諱應箕字耀寰雨亭其自號也武進人本
系邗里吳氏父諱某與戚畢某同巷居相得也畢無
子愛君而撫之既兩父皆早世而嗣母以乾隆壬寅
年亦卒君事本生母以孝聞家貧資教授爲養然竭
力營甘旨無缺畢又涵者君嗣父之從子也常爲人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言君之事親者而歎曰人家親生子詎有爾耶蓋所
稱一如其事本生母者然君子濂洛關閩諸大儒之
訓身體而力行之而尤所深嗜者許文正遺書薛文
清讀書錄也嘗以爲文正之學篤實而輝光文清之
學高明而純粹論繼朱子統者必以二公爲得正矣
間亦喜緝大乘經謂其誕處固不足信然于心體實
有所見不知者遂以君爲溺于佛氏之說君置勿與
辯時人莫能測焉君常論學于同郡蘇謹人屠銘我
諸子而與予族父晉望先生尤相契合晉望先生嘗

語人曰自予所識知未見有如兩亭者君聞之大愧
戒不得復有所道然則君之所以自待者何如耶君
志欲少置田宅爲畢氏立後而身自復姓歸本宗然
竟不克遂臨歿戒其子善承畢氏後而葬已于木生
父之墓旁配某氏子一良翰女一適劉某君卒于道
光某年月日年七十有八墓在某鄉之原余舊聞君
名而未嘗修士相見之禮及讀晉望先生澤古齋遺
文有贈言于君乃知君固晉望先生之執友晉望先
生歿而君與其季子敬承爲再世交敬承每爲余言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九 花雨樓校本

君秉德淳固可爲人師而詢之學校學校中不知有
君詢之卿大夫卿大夫不知有君知君者維相與論
學之數子而已此予所以舊聞君名于寂寞之中而
疑君之故峻其節歎敬承性耿介不妄諛人其推君
非以父執故也藏之于心不能忘思有以聞其元行
而屬爲之銘其墓云銘曰

如疚于心若疚于身孰鈎其沈而鑒其真後有知者
曰此古君子之墳

東帆費君墓誌銘

道光三年某月日武進費君東帆卒于京師是年某
月其孤孫善慶奉君之喪歸武進以某月某日葬某
所持狀來徵銘按狀君諱湘流魯堂東帆其字考諱
懷禮贈奉政大夫君年二十餘補縣學生後以入賞
爲國子監生舉嘉慶戊辰

恩科順天鄉試年已五十餘矣先是奉政君以脩德
行仁見推邑里君志欲恢先人之緒而光大之不憚
艱苦勞瘁及君從子庚吉成進士觀政禮部人咸謂
積善之家宜有斯慶君自此可少休矣而君亦以刻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十 花雨樓校本

厲不少懈然志垂就而終齋焉卒不獲一展其蘊而
遂以歿也其亦可悲矣夫君配袁氏贈文林郎福建
上杭縣縣丞諱勝基季女繼配錢氏太學生諱鼎長
女子二人本修本立皆前卒女二人長適袁啟莘次
適國子監生王國棟孫五人長卽善慶次某某銘曰
嗟志之勤而鬱未伸而考其行而刻于珉而庶其不
涇

程子香墓誌銘

子香姓程氏諱德賚徽州婺源縣人大父諱某某官

父諱某早卒子香少時從其大父僑居吳門其母夫人汪氏宜興人也故子香後遂奉母居宜興云子香不喜治進士業從予學爲古文時人多非笑之子香勿顧也嘗以國子監生一再應江南鄉試意不樂之後竟不復應試子香與陽湖孫庶翼宜興吳少萼歙王守靜交最善四人者志意畧相似而子香後少以能文有聲無錫薛畫水太守尤稱賢之子窮于世久矣而獨得子香相從論學不厭將資以待老今歲五月予訪友河南十月歸里中乃知子香已卒甚悼惜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之聞子香卒時歛其生平所著文語家人曰善藏之待王守靜至而與之子香卒後守靜至其家果索子香遺文以歸將爲求有力者刊行之子香初篤嗜韓退之書以退之爲賢于司馬子長每作文必必儀之然終不能似也曩者桐城姚刑部姬傳教予爲文之法宜力求古人疎淡處太史公書無美不具歸熙甫能傳太史公真脈予深信之不疑後遂轉以是語授子香子香折而從之深思力取幾且有成矣而遂卒茲益可恨也已子香卒於道光某年月日年僅三十

有五娶莊氏某官某之孫某官某之女先子香卒生一子而殤女二人皆幼銘曰

志古力學不在我耶有不我者奈之何哉奈之何哉五初李君墓誌銘

君諱康齡五初其字先世本無錫夾山王氏明萬曆中有曰慎吾者以媼親育于武進潮川李氏冒李姓至君七世矣祖諱衍曾貽贈奉直大夫考諱徵蘭封奉直大夫妣奚太宜人君善爲文屬思艱苦所得必異于人以國子監生屢應順天及江南鄉試皆不售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益自修業然其後以奉直春秋高兼理家政纖悉必躬親之遂不能專意誦讀矣君之事奉直也謹凡奉直意有所欲爲輒先治之故竟奉直之世于志無幾微留憾者君爲人沈毅思慮詳審一事發端必要其始中終而逆定之後卒如所慮無意外憂其爲人謀亦然既爲之謀卽始終以爲已事度其力之所不能及則不謀也君與弟兆洛最相友愛兆洛自爲諸生時及成進士得一切不問家人生產事而畢心力于問學繁君是賴兆洛以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安徽鳳

臺縣知縣君往視之見兆洛能于其職則喜然猶以
遇事輕率爲戒兆洛後以丁奉直憂歸遂不復出家
居與君相樂也君以歲之三月得疾兆洛侍疾坐
久輒促之起夜輒促之臥而顧微語侍者曰吾疾殆
不起無所顧戀惟恐以此傷吾弟心奈何嗚呼君不
自悼其死而徒以損其弟之樂爲慮故兆洛于君之
卒也哀盡焉而猶若不能致其情矣君卒於道光八
年三月某日春秋六十有二卽以其年十月某日祔
葬無錫龍山祖阡配趙氏江陰國子監生諱貴權女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子一毓華嘉慶己卯科舉人大挑一等分發廣東候
補知縣孫一岳生銘曰
和孺之樂樂不可踰孰明其然孰究孰圖克知允蹈
乃維于茲考行飭終銘以昭之

謹齋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義存後更義爲壽曰壽存字與權號謹
齋先世吳木瀆里人至君曾祖諱啟文始遷廣西桂
林府臨桂縣祖諱夢齡占籍臨桂爲縣學生父諱道
柱候補縣丞母吳氏生君兄弟三人而君其次也配

陶氏先君卒子二長會嘉以入貲候補縣丞次載周
蚤卒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一人熊光君卒於道光元
年四月日春秋若干其葬在靈川縣東村坪之原君
少有能文名以國子監生屢應鄉試不售遂棄去進
士業往來粵東西爲諸侯上客君事親孝交友信其
所善貧乏者生則周之既死猶恤其家平生未嘗言
人短長然子弟有過必痛責之俟其改而後已君以
剛直見推鄉里遇事侃侃持正論不可屈僉曰陳君
君子人也君晚歲時時念及江南祖塋欲令一子返
居吳中故里及載周卒猶時時以修江甫祖塋戒會
嘉云君卒後九年道光十年會嘉與德旋同客浙東
鄞縣因謂德旋曰先君子葬未有銘敢以請德旋之
知會嘉也由前杭州府西防同知永福呂君璜自予
所識當世士大夫未有賢於呂君者然呂君甚賢會
嘉嘗命其子從之學卽會嘉之爲人可知而非肯以
虛美加於親者爰諾其請而爲銘曰
有子而賢社施厥孫非徼于天亦俟其然惟其植之
固而萌將益蕃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候選知州吳君墓誌銘

君姓吳氏諱文忠字浩然別自號集齋浙江慈谿縣人祖諱承祥考諱世榮兩世皆以君貴贈奉直大夫妣太宜人鄭氏生君兄弟五人其仲早卒而君最幼君少以孤童自奮讀書日數百行年十三備平湖胡氏藥肆中日製藥夜取方書讀之至雞鳴時不倦如是者八年既而賣藥嘉興市中以自給爲人治病輒效久之名聲彰徹諸公間自行臺省都督鎮將監司郡伯題額相贈者以十數而君務自抑慎視聽精詳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出之以稱人皆信向焉蓋其思沉力果積久不懈故能因應得宜如百心手而至密無間莫能窺其蘊也人有就君治疾者數年後復來君曰若前患某症予曾爲處某方其強識如此亦足以見君之不苟于處方用藥矣初君遵母夫人遺命與伯兄析產其後君業漸饒而伯兄業亦漸裕君則與其第三兄第四兄同居十餘年而後乃異財又其後兩家各有田百餘畝矣然僅足供衣食資時有匱乏仍取給于君君後復以嘉興衡益堂藥肆與伯兄之子運和曰吾曩者

與伯兄析產不敢違母命故也君之先自鄞徙居慈谿至君五世矣君以入貲候選知州復爲其第四兄入貲候選布政使理問晚而杖履相隨怡然樂且孺也此非誠有見于仁義之實者耶若乃施濟利物諸善行在他人當特書不一書而于君爲不足述矣君卒於道光某年月日春秋七十有一其葬在某鄉之原配宜人邵氏子三長運鴻候選知州次某某女三長適同邑郡庠生徐明良次適某次適某孫三銘曰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古錄緘與農軒憑智士元解通幽靈洞見炯炯傳其精施手奏效全有徵已立立人植不傾益敦內行和且平福慶綏善無虧盈琢石綴辭垂令名

胡封君墓誌銘

君姓胡氏諱邦綏字子台一字兩庵慈谿東鄉田湖村人以子紹閱貴封奉直大夫祖諱某考諱某始爲諸生尋棄去殖財于甬上繼客乍川君少讀書爲文勵志勤學然以親年益高乍川業不可棄則寧輟進士業不治而往乍川也君寡兄弟其叔父有四子視

之若同父者然君與從弟汝甯合力爲善汝甯能任
事勝勞然里中每有善舉君皆爲之倡而所捐貲必
最贏焉羣從子弟以君故爲善益力其幼者循循知
自飭遵君之教也君晚而課孫手一編不輟曰吾故
業也曩時廢學出于不得已耳初君之大父母年皆
八十餘而終父卒年八十一母童太宜人卒年九十
一及君之卒也年亦八十餘人以爲孝友之家宜奕
世壽考如此云配費氏側室某氏並封宜人子二長
紹晉廩貢生歷權湖州府訓導宣平縣教諭次紹閔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州同知銜加二級孫九人曾孫七人君卒于某年月
日以某年月日葬某鄉之原銘曰
善繼述勤治生篤于義行可稱世載德宜遐齡慶延
嗣絲厥聲安體魄羣佳城伐石藏昭茲銘
國子監生鄭君墓誌銘
君諱浩字芝室姓鄭氏國子監生世爲浙江慈谿縣
鶴浦里人高祖諱梁廣東高州府知府曾祖諱性歲
貢生祖諱大節以附監生授州判銜考諱印印縣學
生妣董氏繼妣張氏君生四歲而孤以循飭爲大父

所鍾愛君先世故以孝謹聞郡邑中而君之事母尤
篤孝母晚節善病君親侍醫藥衣不解帶以爲恆乾
隆壬子冬家人不戒于火火且及母所居樓君急負
母下樓突火出獲免其後母以節終君哀毀盡禮達
禮者稱之君性好古遇有古書名畫輒購之一日往
城中人家見囊下作薪者悉書板視之則明烏斯道
春草集也急購歸爲補刊其缺者行世教子喬遷嚴
甚委之于學而策以古人行己之方言動或稍軼繩
尺卽與杖不少貸比君卒時喬遷學已成文質皆有
以自見于世也配董氏子男四人長卽喬遷縣學生
次枚次樹次復振枚樹皆早卒女三人長適鄞諸生
周世緒次適同邑諸生虞廷寅次適鄞張某孫七人
君卒于嘉慶十六年二月日春秋五十有四卽以其
年七月權厝柩于鶴江之濱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喬
遷以君行狀來請銘讓不獲乃爲之銘曰
孝先百行鬼神祉之孝子有子卒前之爲旣得吉卜
宅安于茲以利後嗣其永無虧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魯堂胡君墓誌銘

君姓胡氏諱紹晉字省之魯堂其自號也浙江慈谿人祖諱文祥諸生贈奉直大夫妣童氏贈宜人考諱邦綏國子監生封奉直大夫妣費氏封宜人君幼穎悟九歲能屬文大父以其才也鍾愛之自督課焉君子經史之學如夙成畧涉卽能記誦長而有聲郡邑間由廩貢生入貲候選訓導歷署處州府宣平縣學教諭湖州府學訓導性坦易與人無所忤于物無所競生平慕衛洗馬之爲人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學者能日誦斯言則意氣自平矣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五

花雨樓校本

故其所至凡著弟子員籍者皆愛而親之好爲詩研而精之然其婆娑嬉游涵濡諷詠之意取自怡而已不苟欲求知于人也著有六行軒稿藏于家配姚氏子五人女若干人孫七人君卒于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年四十有四其葬在某鄉之原銘曰

強恃智究乃以心鬪靜言持之曰遠譽咎旣和而平以晞穆清來者覺慕尙徵斯銘

吳耶谿墓誌銘

唐李元賓獨孤申叔宋王逢原皆以高才盛志登世

殞命然托於韓退之柳子厚王介甫之文遂藉以不朽後之人未嘗不追思而慕道之今于吾耶谿之亡乃不禁流涕太息深悲而重有感也耶谿幼時質甚魯年十一性忽開悟讀書過目輒成誦下筆有老成之風年十八補縣學生道光癸未耶谿年二十四從余問古文法予以所受于師友之說告之蓋疑信半也已而深信不疑數年之間所爲文出于遠甚然耶谿信予甚篤其論余文每不自覺爲言之過也耶谿年三十而挾所業文入京師諸公貴人頗有能知其文而爲之延譽者然一應順天耶試不售未幾得疾卒京師旅館中年僅三十三耳予謂極耶谿之才與其所志必能遠追漢唐作者于數千載之上以自成一家人之言而不意其竟止于是也然今卽其所就而論之以視李元賓王逢原諸人有過之無不及矣嗚呼以如是之才如是之志而竟止于是甚可惜哉甚可惜哉耶谿姓吳氏諱鋌陽湖縣人大父琦江西鄱陽縣知縣父應庚國子監生娶某氏無子耶谿之喪以某年月日歸自京師將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其友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三

花雨樓校本

人王國棟先期以書來速銘嗚呼吾忍銘吾耶溪也夫雖然耶谿之葬非吾孰宜爲銘者銘曰

已矣乎與之以才而靳厥年乎斯則然矣而孰能厄其千百世之傳乎已乎已乎知予悲者後將有其人乎

仲姊惲孺人墓誌銘

姊姓吳氏諱勝宜興歸美橋人先考蓮溪府君第二女妣惲孺人繼妣劉孺人生子女共三人長卽仲姊次三姊適西鋤蔣氏以節孝稱次德旋仲姊歸陽湖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圭 花雨樓校本

恩貢生候選州判惲君蘭枝以道光十一年八月初九日卒年七十時德旋客四明赴至哭於旅舍其年十二月自四明歸至郡中旣哭拜于姊靈几前復與惲君相向哭別已而惲君以書徵銘曰蘭枝嘗遭家難能使蘭枝獲稍供子職者惟足下賢姊氏是賴今將以某年月日葬某所蘭枝思所以不朽足下賢姊氏足下其可無銘諸嗚呼吾忍銘吾姊也夫姊性明達貞亮精力過人孝友天植年十歲卽能佐先孺人治家事及先孺人見背而德旋隨先府君游徐沛間

姊年十九在室持門戶動合禮法年二十四而嫁嫁

三日而君姑氏卒時六月暑甚旣大歛喪服不暫釋

曰吾不及事姑惟以持服盡吾職耳居無何惲君家

難作挈吾姊依所親避宅高梅自是惲君恆出游吾

姊率婢操作日纏高昌棉八兩織布日二疋辛苦倍

常然以君舅居隔城鄉不及朝夕供奉爲歉旣歲上

膳錢若干而衣履復以時上後惲君仍入居城中以

教授給養而吾姊之事君舅益孝謹比君舅卒持服

盡禮一如君姑卒時姊于內外諸從子女無不慈愛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圭 花雨樓校本

而愛弟妹尤篤摯推所以愛弟者愛弟之子若孫如

己子若孫推所以愛妹者愛妹之子若孫如己子若

孫姊生一子而殤嗣子二長煥次文淵女一適國子

監生王鳳階孫一人孫女二人銘曰

以吾姊之慈孝仁恕而顧使之畢世艱苦以瘁其生

天殆欲示人以爲女爲婦爲母之則耶噫

例授承德郎六品銜孝廉方正惲君墓誌銘

君姓惲氏諱秉怡字潔士一字梧岡陽湖縣人曾祖

綿生國學生祖鍾茂父毓秀直隸肥鄉縣典史以外

孫麟慶貴馳贈奉直大夫母莊宜人生君兄弟二八而君其仲也君年十六讀陸清獻公三魚堂文集慕其爲人因以清操勤苦自勵而務講求經世之學及以國子監生應鄉試久不遇以周易筮之得蠱之上九遂淡于求進而惟以詩文自娛焉道光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之士備

召用邑之薦紳先生咸欲以君應君辭之至再三然卒以君應

詔而君年已六十終以不任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召用辭娶莊安人子三長受章嘉慶戊寅

恩科舉人浙江候補知縣次彙昌邑增生次某女一

適山西靈石候選同知何林孫五人女孫四人卒于

道光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年七十二君年二十餘即

以授經給養後遂以業授經終其身君之甥今南河

總督麟公常從受業而君所教授諸弟子取科第成

名者甚衆然則君雖未獲展所蘊而所以傳諸其徒

者未嘗不見之行事矣君本師同里楊漪園太守爲

人廉潔守正君平生依以爲則師弟子相得甚及君

疾病時太守年八十猶三至榻前視疾焉君子交游

執友中尤善同里孫大令于丕荆溪周教授保緒于

丕爲令山西罷官後卒于山左君悼傷之甚每言及

輒嗟歎無已性好施而取諸人則甚介常貸周保緒

百金未能償及將卒戒諸子必償之卒後九日保緒

至諸子遵遺命以百金償之保緒歎息涕下以五十

金爲賻焉而去君書畫皆入能品而書尤善常受法

于同里莊然一然一師歐陽率更父子而君以徐季

海爲宗論者以爲各有勝處所著有靜存堂詩文集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若干卷道光某年某月日諸子葬君某所而乞銘于

德旋德旋遂爲之銘曰

介然自守志之專也不事爲事義之安也無名爲名

藏之潛也銘以彰之亦弗諼也

誥授奉政大夫刑部安徽清吏司主事葉君墓誌銘

君諱焯字允光號意亭姓葉氏世居浙江慈谿縣鳴

鶴鄉祖諱芳盛國子監生贈中憲大夫考諱本候選

州同知贈中憲大夫妣沈氏封太恭人中憲生六子

君其季也生有至性幼時中憲嘗患心疾君焚香籲

天願以身代病轉劇皇急奔里中神廟叩頭流血禱焉諸兄或給以病愈掖之歸已果霍然人咸以爲孝感所致嘉慶元年丙辰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備

召用當事者以君應君力辭不就乃止其後中憲命由國子監生循例報捐主事尋丁外艱服闋沈太恭人命入都謁選籤掣刑部安徽清吏司行走佐其長平反寃獄以廉明稱而君念太恭人春秋高欲歸侍養因乞假歸遂不復出而行其德於鄉里者垂二十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年君以小宗支譜百餘年不修系牒荒缺引爲己責考自小宗十一世祖以下世次名字官爵行業嫁娶生卒葬排纂先後具有條理越十年而成又倡議捐建九世祖祠置祠田若干畝合祀九世以下支祖鳴鶴鄉五都地方四十里不通江潮鄉有二湖焉曰白湖曰杜湖溉田數千頃湖制大隄橫截而用閘堰蓄洩湖水備旱潦中憲嘗獨捐千餘金建兩閘兩堰君志欲恢先人之緒以爲土岸善崩欲爲久遠計必建石隄以固之集鄉人會議議成君家獨任白湖隄及

杜湖西硤一閘糜白金四千兩有奇一歲而工竣其杜湖全隄則合五都之衆計畝出泉以治之十年而功未就也君則并治其道路登以平石凡八百餘丈以爲五都勸而五都之人終不果君慨然曰是難以人力齊也吾將獨任其成事未舉而疾作臨歿時誡諸子曰此吾未成之志也慎勿忘君歿後諸子繼君志卒成之鄉人咸享其利若乃遇歉歲賑飢設義渡以濟衆皆在君爲常事不足詳書也性喜聚圖籍每入肆見古書秘本不惜重價購之或從友人借鈔藏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弄至數萬卷少時與其二兄白湖譜山稱詩郡邑中及自京師歸後益治詩以自娛白湖譜山並極才力所至揮斥出之而君詩清真瀟灑似白樂天著有鶴麓詩稿六卷行世配陳宜人繼配姚宜人子三人長元墀道光壬辰科舉人候補刑部主事次元階縣學生次元墀女四人宓輝董涵青阮瀚方慶槐其壻也君卒於道光元年十月十一日春秋五十有九以二年十月十八日葬於雙廟村之原銘曰惟德之崇其建有功名載而終銘其幽宮以彰厥庸

卷七 花雨樓校本

貽之鄉里來者所宗

午生葉君墓誌銘

慈谿葉君諱元墀字紹蘭一字午生因母之感夢鳳仙而生也故又別自號海葯生方君母氏之感夢也覺而自診之意謂是生女祥耳及生而男也喜甚愛之逾常君生有慧業四歲就塾師受小學章句若成誦者然七歲即能為詩文九歲應童子試太守鄧公奇之謂異日必以文章名世十三歲補弟子員十七補廩膳生三十五舉於鄉以入貲候補刑部主事卒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京師年三十六曾祖芳盛縣學生贈中憲大夫祖本國學生候選州同知贈中憲大夫父諱煒國學生嘉慶元年徵舉孝廉方正不就以入貲為刑部安徽清吏司主事母陳宜人繼姚宜人生母湯氏妻周氏君少以詩古文明邑里中有丐文者至下筆千言立就應之先是君之諸父以詩古文明於時者二人曰白湖曰譜山及君嗣為詩古文一以二父為師法嘗詠里中古蹟十疊臺萊韻譜山見而劇賞之其後君以所能授二弟而其仲曰元堦有雋才君與偕創詩社

於月湖之攬碧軒白湖之小隱山莊邀諸名流觴詠無虛月一時稱為盛事云先世藏書甚富至十萬餘卷君涉獵殆徧故初喜兼綜百氏後乃銳意治經貫串漢宋諸儒之說而尤究心於周易卦義孜孜焉不怠君孝友性成父刑部君嘗病痢君衣不解帶者三月餘病愈而後復寢其事母也居恆游不越境及至京師閒數日必寄書問母平安否蓋身雖羈而心逝未嘗一日不念母也自刑部君之亡而君專家政於諸善事靡不為不勝書也而特書其繼先志之為功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花雨樓校本

子鄉邑者邑中杜白二湖溉田十萬餘畝一鄉之人利賴之湖之有闢故君祖所建也旁築泥塘以畜水而歲久泥敗刑部君倡議建石隄固之白湖隄方竣功而刑部君歿君承刑部志復築杜湖石隄未成而君又歿歿時遺言囑弟元堦曰此先人未竟之志也吾死若必竟之元堦遵遺言竟厥事然鄉里推功於君載其德焉君所著有周易史證周易正義證凡若干卷海葯生詩草若干卷詞草若干卷午生隨筆若干卷並藏於家其卒以道光某年月日其葬在某鄉

之原銘曰

勗志勵學厥基則崇矢探幽蹟以開顯蒙胡命之不
延而遽阨其躬既莫測其所由始又孰知其何以終
我爲斯銘昭之無窮

初月樓文續鈔 卷七 五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文續鈔卷七終

初月樓文續鈔卷八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墓表

吳府君墓表

府君姓吳氏諱偉業字維若一字求邇先世自元末避亂出荆溪遷武進薛墅十一傳至諱某者舉于鄉為揚州府教授生某某生府君薛墅吳氏自某以上皆務農力穡至某始以儒業顯世居薛墅非薛墅者不共譜家祠故有簿籍多煩雜不可考校府君自幼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八

花雨樓校本

即有志蓬訂及長遂引為己責日夜稽考至忘飲食寒暑府君性嚴明為族人所信憚族有忿爭者就府君平之輒悅服人有不善切責之既改則待之如常終府君之世族人皆斂抑就範非公事不見官長府君性慷慨重義有楊輪左者父歿無以為生君與輪左有故資之衣食婚娶輪左所有惟居宅欲售之以償府君曰故人知汝汝不知故人何也且汝不有老母在耶輪左自是不復言胡公保琳為御史巡察山東聞府君名以千金為壽府君受之不報也無何胡

歿府君即以所遺授其家府君好飲酒學擊劍喜觀

古史書所居樓側有古松蒼幹虬枝寒濤謾謾因顏

其樓曰聽松日吟哦其間時或引觴獨酌忻然而笑

居恆為人說忠孝大節娓娓不倦遇事有可悲憤者

輒拔劍而起人莫能測其意也初娶繆孺人早卒繼

娶汪孺人子二人長琦某科舉人江西鄱陽縣知縣

贈府君如其官次某孫七人某某府君卒于乾隆某

年月日年五十有八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府君于德

旋之族為大父行其曾孫從德旋學為文以所撰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八

花雨樓校本

府君事迹屬為墓表乃次其大畧如此俾揚之于阡

贈文林郎呂君墓表

永福呂璜以其先府君狀視德旋泣而言曰先府君

砥節礪行受沈寃掩鬱以歿而葬未有銘思得能文

之士為文以表諸墓三十年不忘於心今幸遇吾子

其必哀而許之德旋諾受狀為質言次其事云按狀

君諱茂綸字繼夏先世自山東益都遷廣西永福縣

之上水村故今為永福人考諱祖昌有隱德君自幼

善屬文年二十四為縣學弟子旋以試高等補廩膳

生乾隆三十八年當貢入太學矣而適有子婦毛氏之獄毛氏者同邑監生毛學臣妹歸君長子明玠毛故富家而明玠性不慧年十六七許尙不識方名甲乙明玠至外家諸僚壻輒笑侮之以故婦意不能無少懟一夕偶與明玠誦詩室中家人以爲恆事不足怪也遲明失婦所在徧跡之不得越二日屍浮村前溪水乃知其死學臣率男婦至盡擄室中物以歸君度勢不可以私斂鳴之官驗屍無他事良已時乾隆三十七年六月也其明年毛氏有宴會學臣折簡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八 三 花雨樓校本

招君君薄其人辭不往學臣由是大恚恨家有傭耕人曰秦宏信盜竊物覺逐之宏信將更傭他氏而主者疑於可否君爲力言其不可狀宏信亦大恨走告學臣曰若妹爲夫家殺我負之棄于河若愬官我當爲左證學臣信之取證宏信言控縣時令吉公已前卒新令彭曰龍受學臣金存明玠誣稱以絮被塞婦口死而學臣又必欲甘心于君益以多金賄曰龍則又脅教明玠誣君主令故殺械成獄明年君與明玠皆當故殺律流二千里縣以獄詞上之府府上之按

察使按察使周公升恆以爲此固疑獄也殺必有故今乃無故不近情及見君恂恂儒者則愈疑因問曰若新婦富家女也富家人雜若父子得母陰覺其有私而故殺之乎君叩頭謝曰新婦雖少年然素端謹何忍以此污之按察使愠曰愚哉吾不能爲若雪冤矣罪定如府縣所上乾隆四十年父子俱論成君赴江西之萬安以家從而明玠赴弋陽明年得病死君性剛直果斷遇有不可則義形于色畧不能自貶損故及於難然在易大過之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八 四 花雨樓校本

君之遇禍謂非時命爲之耶君居萬安之三年璜始生是時彭曰龍以贓敗去官死桂林秦宏信得學臣金買宅舍娶婦俄而火焚其室宏信及妻相繼死而學臣亦家漸替不及中人產矣君居萬安之十六年乾隆五十五年。

純皇帝八旬萬壽大赦天下君蒙

恩得釋旋里又七年而卒卒時璜已補學官弟子以侍疾在側君語璜曰汝能讀書爲善士於吾足矣然讀書望成進士亦士之常也仕宦惟縣令不易爲倘

爲之何以不忘我乎璜泣對曰倘爲縣令見買直者如見父譬見被冤者如見大人矣君曰固也然不受賦臨民者之分縣令須才以濟德能有利澤及人乃爲不負讀聖賢書耳君故好讀宋人儒書璜年十六七歲時卽授以性理及小學近思錄曰必如此方是世間第一流人君子學無所遺經史而外醫卜星命及形家言皆旁涉之雖處患難未嘗一日去書不觀也君後以璜貴贈文林郎配王氏繼氏雷次氏何皆贈太孺人子四長卽明玠前死弋陽次瑄武庠生次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八 花雨樓校本

揚政捐職從六品銜次璜嘉慶辛未進士浙江慶元奉化鎮海山陰錢塘等縣知縣杭州府西海防同知孫四曾孫二君卒以嘉慶二年二月十六日春秋七十有二墓在蘭麻山之水雲拱璜守君之教以學行有聲公卿間庶足慰君於地下矣初璜至弋陽求明玠骨不得乃招魂而返道光九年某月日宜與吳德旋表

姚薑塢先生墓表

雍正乾隆間桐城方靈皋侍郎負盛名海內顧於同

邑畏二人焉其一劉才甫其一則姚薑塢先生也才甫以其文而先生兼以學重稱爲通儒先生諱範字南青薑塢其號世桐城人曾祖諱文然刑部尙書祖諱士基羅田縣知縣考諱孔鏜邑增生以先生貴贈翰林院編修康熙五十七年先生年十七補桐城縣學附生雍正十三年充拔貢生乾隆元年丙辰

恩科順天鄉試中式舉人七年壬戌會試中式進士改庶吉士九年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年乙丑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校刊官兼三禮館纂修官丁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八 花雨樓校本

母夫人憂歸服闋補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十五年庚午京察一等引

見後以病免歸遂不復仕嘗應直隸總督方恪敏公之聘主問津書院前後凡八年二十六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道光十二年十月崇祀鄉賢祠配某氏某官某女封安人子五人某某孫六人曾孫四人以乾隆某年月日葬長嶺山先生九歲喪父哀毀如成人人事祖母及母能盡孝父歿時弟淑甫四歲甚友愛之性坦易接人以和然遇所不可介如也在翰林時

同館錢塘袁子方年少有才名諸公貴人爭爲延譽子才欲先生贈之以詩竟不可得居家之日有同年生爲桐城縣令先生屏跡自遠有以洲地訟者懷千金求一言力卻之富家子欲其一過門爲重卒不往先生博物洽聞如漢之劉向揚雄班彪固治詩古文皆以唐人爲宗而立身行己一準則乎程朱鄉里後進咸師尊之然卒傳其學者從子鼐也先生之讀經史百氏有所見輒以蠅頭細書識其簡端詞繁者用別紙籤書之或勸之著述笑而不應鼐著九經說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八

花雨樓校本

采先生緒論問入焉其後曾孫瑩悉裒集之爲經史子集筆記四十六卷又援鶉堂詩七卷文六卷並刊行于世瑩以先生遺書及崇祀鄉賢錄視其友人吳德旋屬爲文表先生之墓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宜興後學吳德旋撰

姚惜抱先生墓表

德旋年二十餘慕古人爲文而不知所以爲之之法側聞今天下爲古文者惟桐城姚惜抱先生學有原本而得其正然無由一置身其側親承指授以爲恨

後得先生古文辭類纂讀之而憬然悟謂今而後治古文者可以不迷于向往矣陽湖惲子居好持高論子辭賦古文必曰周秦兩漢至其論學未嘗不推先生爲海內一人也先生諱鼐字姬傳號夢穀一號惜抱世桐城人曾祖諱士基羅田縣知縣祖諱孔鏜以子範貴贈翰林院編修考諱淑以先生貴贈刑部廣東司郎中妣某氏封宜人先生少學文於同邑劉才甫才甫爲序贈之期以王文成公之學由是知名于時乾隆十五年庚午本省鄉試中式舉人二十八年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八

花雨樓校本

癸未會試中式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一年丙戌散館以主事用分兵部尋補禮部儀制司三十二年戊子充山東鄉試副考官遷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三十五年庚寅充湖南鄉試副考官三十六年辛卯充會試同考官遷刑部廣東司郎中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

記名御史年餘乞病歸自是歷主講梅花敬敷紫陽鍾山各書院凡四十餘年嘉慶十五年庚午重赴鹿鳴宴欽加四品頂戴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卒春秋八

十有五羣弟子祀之鍾山書院道光十二年十月崇祀鄉賢祠配張氏某官某之女繼配張氏某官某之女並封宜人子三人景衡師古雉孫四人曾孫二人先生外和而內介義所不可確然不易其所守官刑部時廣東巡撫謀擬一重辟案不實堂官與同列無異議先生核其情獨爭執平反之乾隆嘉慶之際天下爭尚漢學詆程朱爲空疎無用先生毅然起而正其非嘗以爲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程朱士之欲與程朱立異者縱于學有得焉猶不免爲賢知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八 九 花雨樓校本

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於戲若先生者謂非獨立不懼之君子也哉先生于學無所遺而尤工爲文其文高潔深古出自司馬子長韓退之而才斂於法氣蘊于味斷然自成一家之文也詩從明七子入卒之兼體唐宋模寫之迹不存焉書通董元宰蒼逸時欲過之所著有九經說十七卷三傳補註二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筆記四卷法帖題跋二卷尺牘十卷並刊行于世德旋既讀先生古文辭類纂稍知爲文之法其後獲見先生於鍾

山而請益焉先生以禪喻文謂須得法外意德旋聞之而若有證也而先生亦深許德旋爲可與言文然今德旋年且老矣業不加進慙負先生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嘗竊以謂立言之士自元明以來才學兼擅未有盛于先生也雖然吾能言之疇克聽之先生將有待也耶抑無待也耶固無待也而若仍不能無待嗟乎其又可慨也已先生以某年月日葬某所時未有爲之銘者今先生之從孫瑩以先生行狀及崇祀鄉賢錄視德旋乃擇其尤要者次爲文刻之外碑先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八 十 花雨樓校本

生既歿而言立是以垂世行遠無所藉于德旋之文夫亦用是以誌仰止之忱而已矣道光十二年十一月門下後學宜興吳德旋撰

國子監生王君墓表

耕心王君富于耕既而力行善鄉里載其德焉又自以讀書少時過而學則不及然心益慕之延名師教督諸子諸子鄉學皆力道光辛卯君卒已逾十年矣君之子寶珊等請予表君之墓予讓不獲乃次其事而授之君諱浩字惟賢耕心其號國子監生宜興人

考諱某妣某氏生君兄弟五人而君最幼君始受田不及古餘夫數然君治田有法歲收恆倍常而用之有節逮其晚歲業田倍初以十數君所居鮑莊里有溪焉向設舟渡乾隆甲寅里之人梁其上以木其後屢修屢壞而木直倍曩時家方慮其難繼君倡議以石易之費千餘金獨任其半時嘉慶甲戌冬也族孫長春負債百金遇饑歲債家以券入在城賑局勒迫無以應君慨然日賑飢善事也况并可解吾族人之阨乎卽代償之如其券之數然是歲君子里中既

初月樓文續鈔 卷八 十一 花雨樓校本

出藏粟以賑凡戚黨間以匱乏告者無不飲也配將氏與君齊德子三人長卽寶珊縣學生次茂梧國子監生次栢好學工文歲之正月凡三及余門焉女一適蔣靜遠孫三人君卒于道光元年某月日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葬某鄉之原同邑吳德旒表

初月樓文續鈔卷八終

宜興吳仲倫初與張皋文惲子居切礪論難學爲古文後於鍾山見姚惜抱而受業自謂惜抱先生以禪喻文謂須得法外意聞之而若有證先生亦許爲可與言文故其生平所極推崇者惜抱次皋文次子居而於皋文子居之文論斷亦允蓋其由陽湖而桐城其中甘苦喻之深亦能道之切也所著初月樓正續文鈔惜抱而後言桐城家者尙焉亂後板燬無存會其門下郭晚香孝廉出舊藏本屬爲重鈔予諾之而其本爲康氏原編刻甚陋劣閱之覺差謬衍脫及俗字破體不一而足因爲悉心釐正務歸盡善始較舊刻改觀焉事竣用誌數語於後云光緒壬午三月上巳日鎮海張壽榮識

初月樓文續鈔 跋 十一 花雨樓校本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訥
廣
署

蛟川張氏離板

體源風騷疏瀹性靈而出之一切虛響浮藻屏滌都盡可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五言近體清華秀逸上追太白平挹文房與吾邑一壑風煙集亦先後競響矣筠莊汪煥

余年十七始學為詩無所師受徒自以其意求之古人絕不敢自信二十六歲游於京師陸以寧學博見余詩而善之以為妙兼眾體必傳於後無疑然余則甚自疑也自京師歸後悉焚棄之後間有所作質之鄉先達汪筠莊先生獲此評語後數年

初月樓詩鈔

一 花雨樓校本

又悉焚棄以寧筠莊先生皆吾邑之名能詩者余既為所稱許即邑之人無不以余為能詩矣然余終不能自信偶有酬應之作隨手散去進與門人金鄉周延鴻同學南朝宮體及晚唐人詩數十首僅存篋中即澤畔微吟草也近年來讀古人之詩覺所見與前有異因復為之而存之且積而成帙焉及門諸子請授梓人余自念今距初學詩時已四十年雖性所不能而好之甚篤然以終不自信之故今所存者數年後未必不更焚棄以其曾費

日力於此不能絕無憐惜意姑徇諸子之請付之剞劂蓋舊作十無一二存者而汪陸二先生知己之感不能去懷故仍將筠莊先生評語存之卷首因自述其甘苦之所歷以示子弟門人非敢謂余詩遂足問世也宜與吳德旋

初月樓詩鈔

二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詩鈔卷一

初月樓詩鈔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維揚卽事

垂楊千樹碧拂岸復繁植微雨濕江路好風吹杏花

巷口見飛燕城頭聞暮鴉繁華空逝水歌舞又誰家

贈陸以寧

吾邑詩人當以儲長源為最以寧其弟子也

長源詩冠古今見一燈傳而我後來者聞風亦慨然

何期到京國遇子已華顛多愧逢人說清才許獨偏

初月樓詩鈔

卷一

一
花雨樓校本

寄陳子穆

我昔棹江水乘閒訪太邱別來經十載相望各千秋

好友幾人在名山河處求行將蠟雙屐期子共清遊

題儲紀堂畫溪春曉圖時紀堂有上海之行卽

以送別

一夜梅花發催香過畫樓春風綠楊柳芳意滿汀洲

草色引離思煙波生遠愁瀟瀟暮雨曲去去水蘭舟

懶向

數畝荒園西瀉濱陶潛酒熟願長貧惟將文字酬知

已便算瓊瑤報美人楊柳板橋斜日景桃花流水古
時春低徊無限平生感懶向前途更問津

朝陽菴看桂作菴故有桂樹二株其一已枯死

然餘枿猶能作花每至花時游者羣集感而賦

此因示洪舟上人

於何參妙解直欲究行藏

用顏子如桂馨一山意

論法吾無隱

觀空坐可忘天心存古質老樹得朝陽誰是散花手

能來作道場

雜感

初月樓詩鈔

卷一

二

花雨樓校本

求聞在中歲予力恨未殫少知欣自得研慮苦其難

開帙似了了輟卷仍茫然歲月不我待衰頽竟何言

撫已發深慨放懷復高瞻古之晞顏人窮思欲天淵

松喬孰不羨在昔聞其語我無升天翼何以奮遐舉

百年亦須臾為歡復幾許卽事每欣然真樂任吾取

童冠如可偕點也聖所與

吾非逢世資志願頗不局人我貴其通云何自狹促

窮達固異施所存不宜薄營已亦有方饑寒免斯足

乞食非喪廉陶公有前躅

吾州有賢喆執節推湯君

謂賓鷺先生

舉世競苟得斯人

終守貧諧士避嚴冷獨行無與羣惜吾不遇之相期

矢貞堅願言告悼史作傳存其人庶令千載後古直

留遺聞

人爲萬物靈所貴識文字讀書能繕性修士每勤企

蕩情不自持遂乃縱淫麗質喪迷道原還瀆體真契

飾聲爲詩篇其本在言志有時取斷章亦以見斯義

商賜可言詩曾不傳茂制

經綸丈夫業曷欲齊海嶽顯顯謀一身康濟亦已局

初月樓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夙尚慕散金平生重踐諾時或欣執鞭磬折徇微祿

身存志不泯身歿名隨覆念此懷百憂何能自貞淑

瓢飲苟療饑蕭然謝榮辱

秦士多避世抱玉終潛藏豈惟黃綺徒不肯屈漢皇

浮邱古名儒受授何堂堂本師孫卿子高足楚元王

彼哉非與斯同始而異終道喪身亦燼逢世竟何庸

古人重潛德光耀千春垂豈不思雲蒸會度須俟時

力爭第一流凡情宜自持如何夸誕士沾沾漸小知

勝心日以競永爲達者除盈志與溫氣固其才爲之

吾愛無用用莊周真可師

陽和煦萬物雨露寧偏滋古之立命者強植志不欺

夷叔惟求仁登山歌采薇嗟或元魯縣我乃何人斯

一日飽藜藿亦何皇天慈詎能免艱阻來日吾安知

大瘦悅忘醜全人脰肩偏好惡固無定是非孰爲真

人皆主先入亦有吾所然紛紛競同異口舌相侵欺

吾欲伸正論齊之以不齊

東坡磊落人作詩多刺譏論才吾甚愧好直或庶幾

茹噎終不快不如一吐之大哉禹稷功萬世仰設施

初月樓詩鈔 卷一 四 花雨樓校本

未能拯饑溺安用高官爲陋巷有貧士蒿目籌八區

卷藏謝憂責梓茹亦山雌偉矣河汾賢獻策非干時

微尚不同俗求人亦已拘溫寒無異情獨指幽貞廬

經涉啟悔途責已無後虞日中市恒滿暮歸遂成墟

古來其如此何足增歎吁吾意賢汲鄭誓心保其初

晚節悟交態翟公亦區區

老氏稱大辯義與坤四比括囊吾詎能寡之或可矣

嘉肴不在多一爵有餘旨列鼎羅珍羞知味者誰子

簡切理所貴求益良可鄙子陵報光武勸戒兩言耳

子陵書答君房意報光武
故曰狂奴故態復作矣

大道有夷徑賢知矜秘密命豈不在天乃欲以巧奪

委形而神存薪盡火不滅有來孰不去去者何所惜

一我雖區區亦煩大化力笑問靖節翁喜懼果何益

富豈不如貧盈滿道所尤日月有虧昃四時運必周

氣至萌者達榮英豈長留安得高明家而無瞰室憂

謙謙降階美循理非有求足知為善樂即此升華邱

都市豪華子細馬驕春風貧士執書册伊唔環堵中

感激方自茲慨歎將焉窮濟物軫素抱一世關窮通

初月樓詩鈔 卷一

五 花雨樓校本

所謀僅衣食道與賈豎同心計自不如豈足爭庠崇

余懷良莫逮視蔭儕庸庸

吾聞收遠名探汲須深功虛聲償淺植非我心所崇

寄意欲有待悠悠固無窮終古何遼哉旦暮儻一逢

後無知余者甘與草木同容華桃與李此日為誰穠

重遊西湖憶亡友宋左彝

一棹扁舟遠時稱兩逸人所欽今不見往事向誰陳

柳絮紛如雪桃花空復春滄桑成小劫回首幾揚塵

左彝好言長
生故有是句

曹生青岬舊學詩於萬香南香南亡後吾友汪

季方導之來從余問詩法余愧無以益之也暇

日成五言一首貽之

聞見博為美守之固可約吾意欲云云詞必使其達

有時不盡言言表意非略說詩我豈能共事欣有託

人人須自為韓豪啟秘鑰倔強忌太生和婉忌太弱

難易非所論柔剛貴相錯幽奇任探歷枯淡足咀嚼

摹擬迹不存古法皆我法冥契千載上抽毫儼酬答

知者其誰歟有酒吾自酌

初月樓詩鈔 卷一

六 花雨樓校本

清明日招同張介軒作尋春之遊走筆代簡

寒食匆匆過尋春去未遲依樓楊柳樹照水杏花枝

風物歸吾黨襟懷愜素期流光不相待勉子趁芳時

同張介軒游善權寺寺後碧巖相傳祝英臺

讀書處也介軒有詩予亦口占二絕

孤花寂寂表巖阿慾界天香占幾多艷質也同齊女

化姓名羸得入樵歌 善權洞前摩崖有慾界仙都四字

高樹踈陰陰石壇薜蘿秋挂夕陽寒仙雲飄緲空岩

山莫作巫山行雨看

客中看海棠作憶癸亥春日與邵汝珩汝琮宿
天遠堂談藝時海棠盛開置酒歡讌今二邵並
亡此樂不可再矣

簾捲東風花映樓海棠一樹艷無儔聞名結友起遐
想海棠爲名友秉燭照妝醒暮愁好鳥弄音時下上妍枝

閱世幾春秋憶從天遠堂前見蕭索情懷易白頭

秋日過旅園作旅園主人性迂僻而與予厚善
自主人之亡余不到旅園者二年矣

黃蝶飄翠徑涼蟬咽暮枝九原不可作三載未曾窺

初月樓詩鈔

卷一

七

花雨樓校本

憶昨逢佳節攜尊傍小池那知好風景又到感秋時

訪家景樞菊畦兄弟口占一絕

竹中高士今張薦令弟丹青擅國能與我同尋逸民

傳試將襟抱置寒冰

庭梅開後卽景

新月窺香久重簾開較遲浮雲乍相掩不許見高枝

春日送友人還山

溪水溶溶浸晚霞綠楊風起送行楂此去正逢寒食

雨桃花開徧野人家

陪蔣雲亭司馬汪原杜明經消夏灣觀荷作

輕舟催畫槳初日詠新荷清露曉猶滴香風時一過
我家瀟湖曲慣聽采蓮歌淺酌不成醉思鄉意轉多

秋夜宿靈鷲寺聽雨不寐起坐讀佛經

豈是客無寐由來夜漸長雨聲和漏滴蟲語逼秋涼
物有情難禁人須意自防楞嚴存案上展讀對鑪香

山塘見買花者戲占一絕

入市見西子傾囊輸一錢何如范少伯載上五湖船

從姪汝瑛以執卷圖請爲題句因成五言一首

初月樓詩鈔

卷一

八

花雨樓校本

勗之

讀書不在多貴識忠孝字開卷詎無益求益須辨志

世儒勤記誦矜博徒炫異才多信足患見僻更滋弊

勉哉守樸學崇德庶其企

示內子江夏君

與君爲兄弟及今三十年辛苦立家室綢繆陰雨前

劬勞長兒女恆切凍餒患躬耕力不任求食吾媿焉

幸無交謫聲差免憂腸煎我誦白傅詩愛其贈內篇

達人無不可况有閩中賢偕隱久貞志時聆同心言

安貧固常德任運終無愆

思亡友錢魯斯汪原杜

我友之良者無過錢與汪游從每無數議論交相當
行已互商榷位置不肯輕所不如漢士惜未能躬耕
皇皇避言色介極反似狂舅情師柱下仍獲全令名
如何清濁閒可以安吾生茫茫四瀛內疇與同深情
二子今永逝思之涕盈眶

讀詩

窮年守幽獨何用開吾懷寄情翰墨藪卷帙無停披

初月樓詩鈔

卷一

九

花雨樓校本

歷選前詰語流觀八代詩魏晉宋齊五言接風雅具

體惟陳思不忘報一飯陶杜幾賢哉摩詰佛語耳太

白誠仙才

示程生子香

程生程生誰使汝腰不能如磬之折口不能如河之
懸天平人耶適不可以逢世而其誰汝賢汝將以筆
爲耕硯爲田違時之好而矻矻於遺編何以能餅有
粟厨有煙不如田舍翁多收十斛米朝出看西山晚
卧南窗呼不起

勤生

漢家三葉全盛日邊塵不驚烽火息了男耕女蠶
織何者於我爲帝力利來利往皆勤生衣食須紀非
交征賈生莫論事鼂錯休言兵但令無營無競可以
平進爲公卿

懷湯黠山

交遊滿吳會良友豈多得之子越中英希風古遺直
哦詩善五言往往似元結器我儔人中贈言最親切
親老爲祿養屈身就卑秩偶世不獨高貧仕安所擇

初月樓詩鈔

卷一

十

花雨樓校本

孫公祀竈心千載幾人識

送程子香之揚州

維揚佳麗地子志非所存顯默豈一端謀生道彌敦
俗好固難諧和介亦可珍因依將十載古誼時相陳
悠悠世上談棄置不足論高言慎所發密意誰當傳
此行隔江介遠送心悵然

已卯九月與四明黃支山同客揚州支山與余

有文字契九日相攜訪菊因成一詩

殷勤一遇慰華顛情性從知愜所便別後定吟青玉

案今來莫負黃花天此生能得幾九日傳世動稱五
百年且欲隨君酒家去持杯相屬意歡然

客維揚偶作

自我來茲土子身謝儔侶人生貴適情結束何太苦
胡不飲美酒日醉歌且舞我我周旋久心口自相許
雖居一室中放志在三古心期作者徒一一皆可數
塵寰遂幽屏奚必事高舉左圖而右書足可慰羈旅

寄少萼子香

嵩華意中見卽事乃苦卑一已有厚責理也知難違

初月樓詩鈔

卷一

十一

花雨樓校本

漁父歌滄浪靈均抱深悲詎云到聖處且與相推移
持贈縱其可云胡不自怡何時謝羈鞅長吟歸去來
放浪山澤間命儔娛清暉

悲玉川

人生出處兩大端遇之無定分有定達士任所遭安
常絕覬幸哀樂不能入其心況乃無端肆營競可怪
玉川子不肯在家讀春秋一朝去謁時相門觸禍身
死將誰尤將誰尤吁悲哉

讀借抱軒集感而有作因寄許叔翹

吾思唐宋賢高遐跡難薄上者李杜韓其次乃坡谷
去之千百歲汲汲求其躅同志錢魯與張皋翰墨時

間作詩文小技耳好固賢弈博志猛加後鞭力微媿
前逐晚識惜抱翁許與益顏忤斯人既云逝宇宙覺
寥廓依歸一失所顧影傷寂寞時英紛議論於我心
不屬冥行慮多岐修途悵回轂賴有遺書存吟諷意
自足循誘得夷徑異說可無愕雅奏裁淫哇耽玩如
嗜欲寄言同聲客欣賞不可獨

寓意

初月樓詩鈔

卷一

十二

花雨樓校本

蘇子於物多寓意妄言妄聽詎留情廬陵不信神仙
事何處卻有芙蓉城

口占寄內

學道先須斷妄想三間茆屋未能忘他年紙閣蘆簾
裡定有新詩及孟光聞劉芙初編修云三間茆屋卽是妄想故有起二句

浮生歎

江鄉十月禾登場隨陽之鷹謀稻梁飽汝腹仍盈我
倉讀書者誰子抽思乙乙爲文章求仕無成慕田父
及把鋤犁歎辛苦世間萬事無不然浮生苦被物欲

牽大地何生何因緣紛紛誰復知其端任以無心乃
心量極目滄江波浩蕩

寄彭柳西

我愛彭夫子安恬世所稀早能通畫理兼已息塵機
水逆鰥魚上霜寒獨鴈飛浮生每多感念爾始知非

冬日思家酌酒自勸

關心旅鴈落寒沙欲問江邊載客槎宋玉有詞多隱
約江淹無筆擅才華那禁孤館聽愁滴可許高枝見
早花得酒便能銷積恨勸君何用苦思家

初月樓詩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會得

函關妙旨誰能解東海高蹤豈易攀擬易揚雄終近

正論詩李白未宜刪巖間不改松桂色天際遙看鴉

鷺班會得前賢經世意愧無著述可名山

李白終無取陶潛固

不刊晚唐人論詩語也

飲路質軒齋中留別

曉日江帆落閑雲到處隨祇因為客久來謁故人遲
高詠思前哲深談復此時寒梅著花矣且勿訴離卮
自維揚到家後示妻子

江上抽帆歸願遂花前莫放酒尊空誰知元亮望三
益卻笑昌黎送五窮貧富那分南北阮杼軸不計大
小東人生隨分且為樂得失無心如塞翁

初春有懷

窗饒新月映砌有舊苔封寒意入春減疎花如我慵
詎為宿鳥戀倘作行雲從寶劍酬恩具知憐得幾逢

得湯點山凶問雨夜悽然有作

聞子疾無苦何期命已殫窮愁吾有作他日與誰看
得句共蕭寺追思成古歡小樓春漸入聽雨又生寒

初月樓詩鈔

卷一

四

花雨樓校本

點山前寄余詩有文到窮愁應更好之句

友人有問余詩法者走筆答之

君莫問我詩我詩多變格知音最蚤惟陸君

以許我

清才世無敵自交仁和宋左彝風人之意時一窺南

朝鮑謝不可到側豔往往如温岐吾州數子才不羈

論議絕出高難躋南宋不數陸務觀中州姑置元裕

之嶙岫坡谷猶下乘更誰比數詩人詩我今偏得采

詩法不論濃淡與平奇但須妙合興觀羣怨之大旨

導源三百其無迷

朝陽菴耀德上人與余最相契合每暇輒過訪
之淪茗清談往往竟日示寂後其徒西林稱師
命以遺杖贈余西林亦尋歿庚辰春日菴中
覩其遺像慨然感之而今洪書洪舟兩開士能
振其宗風又足慰也因題五律一首於壁間

耀公圓寂後遺贈一枝藤事往迹仍在心期得未曾
談經繙貝葉問法續元燈誰道入初地今看接上乘
京口遇沈小宛同渡江

輕帆遙指古揚州浩蕩波間泛白鷗暮色蒼然從遠

初月樓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至先生老矣又何求了知明月同千里但隔鄉關有
四愁差喜中途逢沈約人疑郭李共仙舟

爲謝栢崖少府題船入荆溪圖栢崖楚人攝
荆溪縣典史

今我無端思昔人昔人可思不可親昔人到處有遺
跡後來視今猶視昔滄浪之曲意何深刻船況是瀟
湘客一片輕帆趁好風蕭蕭楓葉打疎篷文章誰嗣
蘇和仲如此溪山屬寓公

寄邵萃甫

向來我亦山間水與世同波又一時至竟能成長往

計淮南枉費小山詞

庚辰春暮在維揚連日有看花之遊花已爲積
雨所敗同人藉以遣興念予友李心陔獨旅無
歡折簡招之心陔欣然偕往因率賦七律一首
奉呈

又逢櫻筍殘春節故侶相攜且命觴花落江頭隨逝
水鳥飛天末趁斜陽百年事業慙衰髯幾日消磨在
蜀岡還我煙波舊漁釣棹歌聲寄入滄浪

歸鴻

初月樓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長空雲澹逝歸鴻社燕相逢夕照中最是江南風景
地秋來春去太匆匆

老去一首寄汪季方余初識季方時各有邁往
不屑之韻二十年來英華銷沮盡矣撫今追昔
慨然感之

少年亦有湖海氣往往悲歌佐酒卮老去卻爲田舍
計陳登牀下卧難辭

初夏得子香書于香客孫大令于不懷遠衍齋

與林念航先生以古文之學相印可書中述念

航有傾倒於德旋之意且以不得一見爲恨感賦一律因寄念航

吾與程生舊書來達遠思不才甘守拙夫子獨深知
濂洛尊遺訓韓歐跂正辭同心渺天末相見定何時
擬貞烈王淑姑絕命詞淑姑事余已載入聞見錄矣悲其遇烈其志擬作此詞以俟夫觀民風者采焉

成言安可悔矢志寧有他母兮胡不諒使我不得歸
夫家吾父吾翁兩無失二女同居志亦得如何一旦

初月樓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中變乖愧殺鷓鴣雙比翼常將井水擬妾心妾身甘
向井底沉

題心上人雙樹圖卷

此心內外中不在斯語聞之古維摩更就導師參妙
諦只今宴坐當如何實無一法與塵世但有雙樹垂
烟蘿三百六旬擾擾者應慙虛逐利名多

春日偕李心陔徐良鄉榮芸遊平山堂作

杖策探幽發興新滿山桃李各爭春繁花照眼絕堪
愛小雨沾衣且莫嗔但使心如流水遠終令迹共野

鷗親昔賢勝地留清賞况是招攜屬故人

夏月汎舟平山堂下因憶姑蘇舊遊

斜日明湖上輕風蕩小舟花間恣澗溯柳外足淹留
露下沾衣袂簫鳴發棹謳橫塘一夕路彷彿記清遊
初秋重汎舟平山堂下卽事有感

小舟蕩槳疾於鳥載酒重過平山堂映水花枝齊鬪
豔涵空秋影欲生涼西風催雨莫太驟夕露溼衣猶
未妨誰解清閒滋味好吾家原住藕絲鄉

雨過

初月樓詩鈔

卷一

花雨樓校本

雨過殘暑盡涼蟬鳴高樹勞者易見恩非定愜所遇
心賞豈在多狗物遂成誤析理辨秋毫精微孰能喻
自慎德二三詎爲狙喜怒鄙吝差欲萌吾思黃叔度

飲酒

我於古人中絕愛元次山次山若遇我毋乃心不歡
我雖不善飲三爵猶勉旃斲免惡客呼酒政終須刪
酒禁古所重述之悉陳言達人難可拘有託方逃焉
緬昔嵇阮儔尙友吾何嫌士各審遭際詎必皆忘天
陶陶樂斯永中有羲皇年 初月樓詩鈔卷一終

初月樓詩鈔卷二

拊瓶艸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偶成

上士不擇居無猜任相耦去留寧係情哀益那施手
此心既泊然何者為好醜子雲草太元墨墨恆自守
畏壘無事實其人固可有孰喻而非真幸勿謂莊叟
宿好邈難遂惜此一日光豈無意氣感臣精已銷亡
觀化悟生理翫占寧易方委心但任運竭慮仍安常

初月樓詩鈔

卷二

一

花雨樓校本

秉節貴自我不我者未妨形迹詎為累失得終相償
彼昏驚奇詭傑士安可望遲疾非所計曷不行康莊
鏡靜觀羣動真空本無事望古生遐思一感紛百慮
近名豈所安履迹欲何置徂年已若斯急景況難駐
念我陸沈者空居人間世滔滔舉目然頽波孰能制
大鈞鼓一氣聚散紛無垠而人於其間偶然得此身
何用私自暱百計求榮觀豈如捐外獎隨分獲所安
倚伏況難定人胡狃目前汎若舟不繫乘空故超然
人事有遷易感激恆因之蘭芳與菊秀年年長若斯

哀樂豈相關卽景紛差池喜新而厭故逐物况情移
故者卽為新此理無人知新者遂成故此意終何如
魚鳥各有適池籠固違性足恭吾不能長傲詎非病
磨礪務內瑩周折亦中應挫銳老師聘無諍獲禪定
人羣何必疎塵慮自可迸責已驗盈虛時流安足競
日躋道無窮前哲有景行

初月樓詩鈔

卷二

二

花雨樓校本

舉世所不然淵情孰余共但謀步兵醉莫效長沙慟
涉世何常途乘危須力控空山無古今遐心每獨縱
竹實久不登名成忍飢用爭餐雞鶩間嗟嗟爾奚鳳
萬境各所際一人異初終自非上聖資心賞安能同
志士每沖懷博求思變通疊疊防闕遺來會幾天工
守隅為致一曲論無全功放意恣高談驚俗稱豪雄
魔推或非佛草偃多從風
為善問施報焉能思黃虞史公意有在孰知原其初
百家多雜說聖賢亦遭誣何況末世士乃欲計毀譽

一念爭千齡眷之爲大愚養性貴無欲仁義猶蘧廬
所以古達人有時還自汙

瀟瀟幾風雨木落淮南秋涼蟬聲漸咽蟋蟀吟未休
寒暑迭相乘日月無停軌天運自有常怨者將何求
百川盡東逝河漢西方流

風雲入奇懷高寄形骸外但能無何飲餘義悉從汰
綺語摹梁陳荒淫豈足怪一誤墮愛境終焉受天械
俛仰塵勞中欲去那可謝溷俗亦良圖隨分守吾介
再拜雲間人學仙尙未暇

初月樓詩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瞿曇設權教其言亦多端要義在忍辱身心獲安然
吾觀震旦人此事第一難淵哉猶龍旨致柔純氣專
豁谷我所爲妙契無窮門

今人喜謗古古賢橫被冤豈知百年後今人爲古人
古人非盡妍後人亦多賢平心去黨伐好惡何所偏
虐今固未可虐古奚取焉誰爲傳意者吾已懲吾言
恭慎信嘉德吾思萬石君西京俗軟美毋乃開其源
家法重躬行在彼寧非賢汲黯治黃老而以慤直聞
修幹本天質非由揉矯然下士承末流頽波遂相沿

介恃無揖客矜誇指要津車不下里門內史誠貴人
終南有捷徑不棲沈冥人古之大隱者乃在金馬門
逐影虛得似尋聲恆失真相士須達識沈浮安足論
應跡苟不拘默爾窺心傳萬法了無取意行歸自然
感舊一首示李心咳兼寄紹仔

初月樓詩鈔 卷二 四 花雨樓校本

我始幼學年登堂拜父執賢昆亦總角楚楚出相揖
君時甫齟齬可念如玉雪爾來四十載情好久逾密
君家世忠孝往往見余筆辱知君乃最褒重不遺力
萬里赴岷峨求言意彌切因削贈行篇昂之友三益
君誠篤友誼於我尤固結書箋常在笥序草恒挂壁
我歌伐木章慕古誓車笠良朋得二三絕勝貨千億
舊游幾凋喪臬文指先屈魯斯繼蒹謝大雅委榛棘
是皆師友兼考行無玷缺賢昆張錢亞亦化爲異物
銘幽竟不讓吾詞能簡質徒含宿草辛笑緒總陳迹
我衰君亦艾強勉事著述敢希千載人但懼多暇日
志士惜分陰無妨後名實感舊遂成詩未至傷偏激
因風寄合弟期振摩霄翮

婺源程子香儼居陽羨從余學爲文吳少夢書

而友之以女字其子庚辰六月子香有悼亡之
悲而其子尚幼少萼撫教之如己子焉余嘉其
篤於友誼爲詩以美之

投報各有取要爲心所賢世士翻覆絕可駭乃在死
生貴賤貧富區區問古之傷心人所以等於逐臣棄
婦悲來流涕感激而成篇今我二三子大能砥行意
殊俗不重千黃金而重在一諾朋友之交第五倫誰
其知者吳少萼

詠懷簡黃修存

初月樓詩鈔

卷二

五

花雨樓校本

知人良不易歷試須事事誰能料沈浮未敢妄軒輊
近已議無高爲大抑何侈觀生固難慊考義欲求是
居世乏苦心云何稱尚志詎因山林逸遂貶廊廟器
古來青雲士蓬篚願終在時哉管葛興秉正莫能刺
不聞天下才但解鬪機智何當返眞淳竟作成蹊樹

終日行

終日仰屋梁勞心憂思多慨慷終日問田舍持籌握
算無閑暇著書望後英積金傳耳孫同是遺所不知
誰何之人畢竟何者爲愚何者賢試讀莊生齊物論

乃知然與不然兩難正各從所好莫相嗤執鞭之士
吾無譏

九日登維揚城樓及暮而反意欲訪菊未果也

歸途悵然有作

涼吹滿江關江城夕照間從來愛重九此地少名山
強賦登高去因看倦鳥還誰家最多菊陶令始能閒
九月望日傍花村訪菊絕句用周少蓮韻

未尋歌吹竹西路且到傍花栽菊村此日揚州誰杜
牧更將明月試教論

初月樓詩鈔

卷二

六

花雨樓校本

讀唐詩有感

屈宋衙官眞戲語才人自詡每無雙可怪汾州薛太
拙解詩惟許賈長江

丹陽道中

驛樹盡寒色江天銷暮霞停舟待月出凝眺數歸鴉
漸與鄉園近猶嫌道里賒閨中應計日蚤晚望還家
到家後輓張介軒

江鄉舊侶多零落詩酒過從獨有君小別那知成永
訣他年誰與定吾文難忘共步橋邊月未忍回看渡

口雲一卷芳華初禊草幾迴吟諷對鑪薰

飲汪季方宅

獨旅久無歡歸來那肯長閉關銷愁且盡一樽酒身
後名於我何有人生衣食急所需治產便欲求贏餘
使子有園可種竹有池可養魚不須發憤傳貨殖請
檢架上致富之奇書年來長策只如此吾老將休可
知矣

雪夜檢舊作思亡友宋左彝湯黠山

已苦霜寒暮景催况聞孤鴈數聲哀江南此日初飛

初月樓詩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雪驛路何人遠寄梅每憶平生塵外賞難忘二子越
中才于今孰許千秋志自慰衰遲酒一杯

雜著示及門諸子

言志爲詩定不疑新聲日競正聲微詩兼六義應須
記莫湯隨人說是非

我從記室參微旨誰道論詩不論人屈使征西居下

品陳思終是漢純臣

司馬孚自謂魏之純臣植之於漢猶孚之於魏也

武德之前正始還中間誰最占吟壇好攜謝守驚人
句來敵叅軍行路難

佳麗才情許騁妍國風好色倚前賢貞觀不廢南朝
體可要關雎尚德篇

繪句還須學道功五言隨例說陶公新聲只解西崑
好愛古何曾到湯翁

詩家三昧通禪理妙處難於色相求句句皆從苦心
出柳州端不讓蘇州

退之琴操邁西京餘事何妨縱筆成爲遣誰人語孫

子大儒原不要詩名

明孫鑠云退之於詩本無所得宋人目爲大家直是勢利他耳

近時名人亦多有此說

初月樓詩鈔

卷二

八

花雨樓校本

詩到元和句益工章成只少建安風還因寒瘦稱郊

高寂寞無人說武功

三疊陽關古調宜旗亭樂府儘誇奇樊川了不矜高

格的是千秋絕妙詞

子美沈雄未易親涪翁鍊骨得清真南人愛說江西

派分與金陵作後塵

最好初三月似弓娟娟涼露洗新桐渭南傳得茶山

法詩到無人愛處工

孤詣遙追靖節翁遺山五字有高風詩中疏鑿推渠

手事比平吳要論功

異體何嫌各擅場那將蟬噪等齊梁高談競拾韓公
唾欲與黃初較短長

謝家詩派亦堂堂陶合風流百世芳寂寞朱絃期一

拂嘗誓全不解何郎

何李馳名蔑等儔詩壇百尺起岑樓高吟只作詩人

了昌穀還推第一流

名高從古易招尤歷下曾傳白雪樓寄語多才絳雲

叟保無後起費吹求

初月樓詩鈔

卷二

九

花雨樓校本

飲酒歸田自一途祇堪擬議到王儲淵明別有延年

試更訪巖間鳥迹書

十五從軍能用矛陸家兄弟笑無謀終童才調汪童

烈直教黃門輸一籌

華亭夏完淳十五從軍十七授命詩工五言雖老宿不能過也

濃脂膩粉莫輕塗姑射仙人冰雪膚翦綵為花好裝

飾也須刀尺有工夫

詞條意蕊誰相稱恐被詩書掩性真讀到綠楊城郭

句也如春草謝家春

風懷詩載曝書亭可是才多壞典刑鄭衛言情非紀

欲一生在自抱遺經

滿園嘉樹長新柯玉砌名花種幾多若其戎葵校顏
色此時真奈牡丹何

一唱還聞和者千誰知白雪有真傳巴人自愛巴人

曲試聽歌成亦斐然

漁洋逝矣更誰憐轉益多師後勝前我自心欽姚惜

抱拜袁揖趙讓時賢

示張聽曾

樊遲通六藝志乃存稼圃君子不素餐詎敢辭作苦

初月樓詩鈔

卷二

十

花雨樓校本

田家盡食力豈伊慕隆古置身士農間吾意夙所許

橫經匪求聞讓畔莫余侮用可澤斯民舍卽老環堵

莘野及隆中遙遙無幾數淵明沮溺心亦足次遐舉

吾徒且依放高論時一吐

與陸子卿論詩

學本明人倫詩須通譎諫風雅體異宜溫厚意無變

志苦語或近思淡色彌絢平險俱足家岐途有迷眩

如參祖師禪未易辨真幻苟能端性情定許繼騷選

弗以春華敷而忘秋實薦華實同根株培之不宜倦

欲淨理始還欲當理亦見

別王凝夏

名場亦駐足至竟幾人同疎脫便吾性游從得此翁
問梅門數款邀月酒頻中揖別何深恨前途任轉蓬

春日寄少萼

高館獨愁坐胸前春鳥鳴吾衰猶旅食所得是何名
苦欲離塵累能無念友生相期鹿門隱幽討事宜成

懷顧少卿却寄兼託林仲騫

孤懷疇可訴馳思闔閩城抗志期真隱論文謝近名

初月樓詩鈔 卷二

十一 花雨樓校本

所欣從寂寞深恐負平生道託林和靖新書幾卷成

初夏聞蟋蟀聲有感

才聽春庚送好聲忽聞蟲語入離情問渠有底關心
事未到秋來已不平

邗江逢家懋堂話舊卽送之還荆溪

自昔繁華地逢君卽送君沙頭起宿鴈江上足寒雲
入世飽經涉言懷感見聞還因惜離別暫得立斜曛

春日看花戲作

紛紛紅紫競芳華春色都歸蘇少家滿意看花須論

樹生來不受折枝花

春暮感懷二首

綺陌垂楊都拂地遙隄碧草似黏空桃花定要矜顏
色看汝枝頭幾日紅

且憑燕子訴斜暉華屋興衰有是非落盡海棠飛盡
絮更將何物餞春歸

浮萍

一分流水蚤和春弱絮風中證夙因莫枉浮萍比游
子誰能浪跡不依人

初月樓詩鈔 卷二

十二 花雨樓校本

梅花行

梅花如高人迥立塵世表形容雖甚癯神完不枯槁
又如仙者非有求而人自求之愛我須遠俗我實無
他奇霜中作花直以品格勝論香論色非真知東風
吹開復吹落肯逐桃李爭芳菲

寄內

便教矜捷足總是暫時人世肯憐螢照天應恕蝨臣
百年何蚤計一飽亦前因詹尹無勞卜吾歸理釣綸

讀古歡堂詩集題後

讀古歡堂詩集題後

山薑半格似遺山一體能工便不刊更有差強人意
語論詩難此作詩難

瓜州曉渡

滄波浩無際煙景望中收帆影入雲盡天光接水流
遙山極蒼靄孤棹悵夷猶何日捐塵慮憑虛訪十洲
辛巳六月何功甫之官粵西謂余曰何以贈我
因口占五律一首以送其行

古直吾猶忝時榮子所遺從來賢達士不厭抱關卑
江水日千里桂林天一涯花前倘相憶蚤寄向南枝

初月樓詩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初秋借內子泛舟西湖卽事有感三首

荷花成世界百里水雲寬但覺此間好焉知來日難
縱情須一往緘恨有千端遙意虹橋畔笙歌定未闌
夙有浮家願今成泛宅圖近花莫打鴨待月好提壺
望遠情難忍論心道未孤何當入塵海還似對虛無
前路渺何許輕帆任所之一方秋水隔半嶺夕陽遲
漸可收菰米徐當理釣絲煙波足生計吾唱汝能隨
代簡寄子香兼示少夢庶翼

論世每曾高獨行當仁那肯讓前賢一分長短憑人

較十畝寬閑與子旋各有平生未了事須加努力著
先鞭元知勁骨難諧俗自保靈臺莫問天

吾鄉潘履常與余論詩文合者可十之七八秋

日偶成五律一首寄之

昔賢多妙製故里足名山微我其欣慨何人最往還
每聞吐高論時欲開愁顏那須學良買少作待君刪
維揚中秋月夜示康康侯吉士兄弟

淮南叢桂發却愛小山枝今夕二分月清光知爲誰
竹陰涼吹滿蘭徑露華滋欣賞須吾友離愁銷酒卮

初月樓詩鈔

卷二

四
花雨樓校本

得周綺庭延鴻兄弟書却寄

故我依然感故知燕雲吳樹有離思曾借淮上三年
住每惜簾前寸晷移志不千秋休論學長雖一日詎
堪師久甘迂鈍從人笑垂白無成亦自嗤

秋夜

燈暗仍孤夜開簾月一鈎蛩聲催落葉鄉思入涼秋
榮辱豈關慮贏餘非所求生涯有餅粟歸計在漁舟
檢得亡友汪次陸手蹟感賦一律

平昔幾同志如君何處尋高風希魏晉妙契只山林

匿跡避時論誰人知苦心遺文多散落感動一悲吟

歷盡

愛僻須防溺情深轉自疑乍將愁引緒忽已亂如絲
爛漫非無酒妍華敢騁詞險危俱歷盡猶恐粹難持

九日登高

不淺登臨興淹留豈有成人皆循故事吾亦愛其名
孤鴈凌霜迴殘霞隔水明隋隄萬楊柳搖落若爲情

前題

不爲簫聲也滯留若論蹤跡愧間鷗一年又到重陽

初月樓詩鈔

卷二

五

花雨樓校本

節何物能銷萬斛愁人世未工疎結客歸山無計且
登樓霜林殘葉紛紛下賴有黃花照素秋

聽雨感懷

寸心何所戀薄命不難知靜聽竹間雨清聲祇益悲
傳家望幼稚作計太支離詎敢嘲元亮賢愚一任爲

歲宴寄內

相望一水卽天涯作客經時苦憶家不合臨行訂歸
日累卿夜夜卜燈花

寒夜見蚤梅有感

江館苦寒夜因爲一醉謀那知曲欄畔已有暗香浮

乍見真堪喜尋思只欲愁須防風雨夕零落教誰收

留別黃修存時篋中有修存近詩將攜歸示陽

美諸子

江城何意片雲留江水無心日夜流三載維揚交一

士多生結習訂千秋龍泉劍已看新斲明月珠宜慎

暗投狂簡天容吾黨在把君行卷共銷憂

自維揚至無爲訪薛畫水司馬至日舟中遇雪

雲暗野風勁寒深旅鴈驚渡江逢至日回首感離情

初月樓詩鈔

卷二

末

花雨樓校本

宿恨酒中盡新愁笛裏生迷津正飛雪未敢計歸程

與畫水夜飲賦呈

聞名久相憶觀面始今時烟幅爲良吏風流亦素期

放懷論往事把酒勸深底心許兩無欺非徒文字知

臘月廿四日到家作時刻聞見錄十卷成

書成十卷歸裝重名可百年生事優指與盟心惟白

水還餘舊識有沙鷗家無長物從來慣語不驚人

也便休一樹家梅情取憶到門先問著花不

雪後看梅示女史汪梅芬梅芬余汪氏姑曾孫

女也善寫生適余友何功甫功甫之官粵西久
不得消息憶嘉慶庚辰正月余飲功甫齋中留
宿今忽忽已及三年矣

春風吹送玉簫聲每對名花有故情雪滿階前消不
盡能教香氣入簾清

攜琴邀笛年年事來往風流不厭煩花下又持新歲
酒天涯應憶故園春

草堂

西瀾湖濱舊草堂論文詎敢擬班揚幾人載酒尋花

初月樓詩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徑獨樹啼鶯喚野航今雨能來足相賞名山有約定
難忘牽蘿尙未酬心事莫怪營巢燕于忙

壬午仲春卽事有感

故鄉風景最相親回首征塵歷苦辛彭澤可稱百世
士相如也是一心人殷勤遠道通芳訊爛漫花枝占
好春賽社村村簫鼓沸請看羅綺逐時新

二月

二月晴光好河橋冰泮時殘梅未忍折新柳又將絲
徑小輕陰合檐低晚照宜翩翩雙燕至愁思每相隨

別內

花前置酒勞相送愁見離亭柳色新何日能如陸東
美與卿長作比肩人

春望

一溪春漲水平隄春色無邊望欲迷大有生紅映修
竹那無佳夢贈黃鸝

蕪湖道中寄友人作

壯志何曾變依人莫浪疑金家須口實吾道在奔馳
入畫成名本探花得好枝江山供眺望浩落赴前期

初月樓詩鈔

卷二

六

花雨樓校本

寄謝栢崖

老去見奇特素心今不違言詩孰可與如子定知希
遠愧佳人意盍論吾道非高吟望岱作已覺衆山微

初月樓詩鈔卷二終

初月樓詩鈔卷三

雪泥草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感懷十二首

徐元歎云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寂寥之慨今昔同之

苦李五千言囊括諸怪奇竺乾書後出出入皆於機

溢爲千百倍數語可了之達摩棄文字卓哉人天師

一花亦有候一果亦有期言如無言者果熟花開時

華軒世爭羨榮聲世競趨避之竟若仇無乃太區區

良非性所諧強勉難久居狂狷存其真酸醜與俗殊

初月樓詩鈔

卷三

一花雨樓校本

感應有常理萎葛皆時需蓋盡一日歡無爲千載愚

經世固有術儒者急治生蟲鳥鳴春秋耕織時須乘

勞心豈殊力食祿皆代耕願志一以息有物敗汝名

鼎鼎百年內錄錄將何成願勿咎既往自今宜重懲

日月逝不返閱人成古今浩浩總情劫造物元無心

學仙學佛者用知相窺尋豈無堅忍力奈此年命侵

天地會有盡羣生誰見憐置身萬劫外亦復無可欣

鄉魯守樸學楚人妙詞章莊屈冠古才比興義兼長

發憤所爲作馳騁於末流斯爲狂狷徒肯與濁世謀

逍遙與天問荒怪夫何尤

古風日以遠學自徇名始立言因其時激勸良有以

常談亦勿棄稗販亦勿恃如何轉法華法華轉者是

山濤終事晉叔夜窺其微不然絕交書難免君子譏

丈夫抱奇志所貴能知幾弋者將汝篡耿介其焉施

不見冥冥鴻奮翼方高飛

讀書求甚解穿鑿恐難免淵明析疑義託志古狂簡

詩篇何必多蓄意中繩檢竊曲而昭章憑人見深淺

緬惟援手情端拜藉僂俛

初月樓詩鈔

卷三

二花雨樓校本

感時迫淒序念遠望遙甸雲外欣來鴻梁間悵別燕

庭綠委芳初無成意猶緬豈惟鷓鴣鳴霜風欲飄霰

奔輪挽不留往者孰可諫

明月臨虛牖流光遂盈帷默想清淨理獨觀昭曠懷

彼豈有私照狗愛揚其輝哀樂詎易泯喜愠宜自治

刁調衆籟發安能無是非

秋氣一何蕭蕭條風滿林豈無松與栢不受霜雪侵

彌望皆蒲柳何以慰我心徑草不復芳木葉下岡岑

搖落固如此悲哉非自今

一畫未開天便應有歌詩矢音隨所觸于喁和天倪
事必有增美言必尙精微質家貴明肅文家遂逶迤
質文遞相變文字有輪迴詩人代相益斯言不吾欺
詩以道性情婦女所其治如何明七子據之爲己私
肆口大復古非我莫能爲致啟彈射端來者論愈岐
著書雖滿家勢亂難爬梳物論不可齊欲還結繩初

春暮書示子姪謹

花花草草各生新寂靜虛齋寄此身家計艱難吾竟
老天心慰藉物猶春他時望汝能成立入世何人不

初月樓詩鈔

卷三

三

花雨樓校本

苦辛要識詩書該至道未妨耕鑿是堯民

自嘲

鄭聲未放王平甫長笛誰家吹遠春一個酒樓無句

着算來詎可號詩人

詩中不可無酒樓王平甫語也

病起

楊柳和煙解倚欄沈郎消瘦怯風寒煩憂對雨不能
整孤豔留春未肯殘小飲且刪名士習好花須得美
人看用心苦到陰何句任與時流作笑端

新荷

柔絲萬縷結垂楊荇帶牽風翠蔓長更放新荷齊出
水田田不礙小池塘

榴花

綠陰如幄起生煙一樹榴花帶雨鮮好語紅裙莫相
妒分無笑靨博人憐

嘲燕

芳草萋萋滿大堤雙飛燕羽翦初齊花間暫可容君
到終傍誰家簷下棲

海棠

初月樓詩鈔

卷三

四

花雨樓校本

豔影驚看第一枝東風搖蕩晚春期朝來幾見睡能
醒除却眞如更比誰

主客歌

歌主客請莫喧張明燈列華筵召衆伎都且妍主人
所樂者客客稱主人賢今夕樂斯樂明日各自東西
水流路難悠悠還能相憶否

悼杏

風雨無端送好春惜花情緒欲沾巾斜橋楊柳深深
處曾見風流新寡人

楊花

正好樓前聽曉鶯飛花點點亂春情因風若道無才
思謝女清詩咏不成

芍藥

舊事須徵消水邊閒愁觸忤到花前佳人折贈殷勤
意一別春風一惘然

南山

南山一何高蓬蓬白雲起乘雲非我能陟嶺趾步始
登登若無盡中道慮蹶趾方欲窮其顛勢豈遽止

初月樓詩鈔

卷三

五

花雨樓校本

不知最高處離天復幾里曠爾霄漢期遂已絕塵軌

春風行

謂春風媚俗偏他吹入深谷幽蘭叢謂春風避俗桃
紅李白各各呈姿容春風兮春風曷不使我三百六
十日日日坐乎其中

湘簾

花氣熏人日漸長湘簾波影動春江不須更訪羅裙
譜蝴蝶捉團飛近牕

杏花

冶春紅紫漫千品着眼分明只一枝何意登牆飛豔
笑最宜照水寫芳姿從容賓館書宮體指點山村見
酒旗燕燕鶯鶯都好在風風雨雨莫相欺

蜂房

蜂房各自開戶牖荆山芳徑每從蛺蝶飛世事無過
眠與食得花便可策勳歸

卽事

平生蹤跡飄蓬似百歲光陰野馬馳高樹鳥生八九
子當牕花發兩三枝如何不感經時別且欲長吟有

初月樓詩鈔

卷三

六

花雨樓校本

所思衰病可能除藥物一杯強進故相宜

五日

又付詞人好時節却增惆悵對江天枝頭杏子落無
數牕外榴花開欲然意到偶繙書一帙倦來兼學柳
三眠故園風景遙堪憶綠樹村邊聽蚤蟬

五月十八十九日連得家信

作客何年已濱湖憶舊廬經時常臥病連日得家書
憂旱情偏切謀生計總疎不須頻看鏡白髮更盈梳

立秋前一日作時方撰瑣牕雜志

迎秋洒微雨瑟瑟生涼風炎威應時減造物洵至公
疎林滴清露閒階吟暗蛩歲月自遷易翰墨嗟何功
思緒紛不治述作焉能工來者知爲誰視昔將毋同
流傳且勿計聊以娛吾窮夙志在山水言將理絲桐

七夕

碧梧庭院景清幽隱隱簫聲何處樓弦月乍涼孤館
夢明河又值一年秋人間底事堪藏拙天上如何肯
寄愁翦燭正防驚宿燕好風偏解蕩簾鉤

前題

初月樓詩鈔 卷三 七 花雨樓校本

皎皎當牕見玉鉤穿針人在水明樓如何一則齊諧
記賺得清宵爾許愁

秋夜

漏殘孤館酒初醒盟手焚香讀道經階下暗蟲通夕
響庭中奇樹應秋零涼颺驟送蕭蕭雨溼翠都樓點
點螢寂寞單思草元者竹牕幽映一燈青

較涼

露下前池月轉廊水軒風送芰荷香雕簷燕子亦雙
宿只是鴛鴦夢較涼

獨夜

相思愁阻絕獨夜銀無眠疎滴高梧雨涼生翠竹煙
芙蓉隔秋水河漢在遙天團扇恩情重忍教輕棄捐

蓬鬢

蓬鬢蕭蕭百感生感時懷抱向誰傾簷飄一雨秋全
到經誦多心夜更清墜葉豈無傷別恨亂蛩那作不
平鳴空齋寂寂聽殘漏月挂疎桐已四更

無聊

川路去迢迢長空雁影遙秋花太矜豔孤客鎮無聊

初月樓詩鈔 卷三 八 花雨樓校本

又夜涼風起吹來明月簫何營攜酒榼一蕩木蘭橈

燈花

江城秋到冷書帷漏轉將殘月影微怪底銀缸雙穗
重涼宵佳夢近來稀

秋思

小山招隱荒途遠水閣生涼秋思饒見說枝頭綻金
粟誰于月下撥蘭橈偶因讀曲添新句好與焚香譜
玉簫感事亦知成往迹懷人且自永今宵

小病

小病今初減簾疎望月宜空齋人獨坐繁燼爾奚爲
祇覺蟲吟苦難禁秋氣悲相思竟遙夜何許有佳期

中秋對月有懷在臨湖作

留人有桂樹酌酒對金波未省三分月臨湖得幾多
上年中秋客揚州詩有今夕清輝遍庭宇涼意逼星
二分月清光知爲誰之句河持此欲爲贈憑誰寄短歌

秋日偶被酒出遊問人說蘇常諸郡秋成可望
因成一律寄內

何以暢幽抱栖遲酒一杯羈愁隨病減好語自東來

初月樓詩鈔卷三

九

花雨樓校本

治圃功宜早裝棉信已催清秋足佳日吟望興悠哉

閒廳一首寄子香

閒廳日日理殘編發憤難將舊業捐敢說幼安教透
土須防靈運讓生天長貧枉自看朝槿相警還宜聽
暮蟬一片秋雲裁豔影待攜明月到樓前

中秋已過重陽漸近獨旅無聊悵然有作

霜前籬菊看初斑桂樹淮南尚可攀砧杵萬家秋滿
郭星河千里月臨關愁來無緒都成結句有深情肯
浪刪但送將歸已堪涕何須臨水更登山

索居

牀頭金盡待何如敢向秋風歎索居堂下從遮五桃
樹池中難覓雙鯉魚人依孤影兩寂寞月與積水同
清虛已見網絲結牕牖更看苔色上階除

遣意

名利不須問日者人生由命非由他用昌一觴一詠
黎句從吾好三沐三薰詎足多漫許爲文希屈馬儘難得
句似陰何欲參初祖西來意便到無言費揣摩

晚秋對雨二首

初月樓詩鈔卷三

十

花雨樓校本

且看秋欲去爲爾費沈吟獨對蕭晨雨誰知倦客心
寒沙羣雁落空水一江深別自有愁思非關年鬢侵
衰顏遽如許媿我嚮時心林雨飛殘葉江城急暮砧
來遊及春早此日又秋深漸覺吳棉薄離憂也不禁
盧德水夕旦吟自謂不阡不陌似詩非詩余愛
而效之意到便書凡得十首

惟有性情人所靳竟於何處得其真不須痛飲稱名
士解讀離騷是可人
竹雨松風滿徑涼閉門修業足相羊莫輕仲子爭螿

李高士須求辟穀方

赤松廣成今已矣緱山浪傳鵝管聲服氣故應能益

壽見誰白日羽翰生

相逢意氣漫相許白首焉知無變操從古憐才讓巾

幘男兒大抵重錢刀

子房欲棄人間世只許長源可比肩醕酒婦人嫌太

浪英雄退步是神仙

嗣宗高步邁常倫耽酒狂吟冥見聞誰識沈幾中至

慎保全終仗大將軍

初月樓詩鈔

卷三

七

花雨樓校本

柴桑高語少人知感憤和平兼有之不論形模論情性白蘇都是一家詩

言是心聲莫漫論閒居那獨笑安仁失真無過陳伯

玉高蹈偏工媚婦人

唐初詩文並工者斷推陳伯玉而獻媚則天至為可鄙

文采章身未可輕偏詞枉替昔人爭蘇門學士皆風

節却道不如呂惠卿

朱晦菴貶蘇門諸子謂反不如呂吉甫肯讀經晦菴大賢乃有此偏論雖自伊川護法中來然亦過矣以是知論斷古今人最難得平允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也有晴

劉夢得竹枝詞句

絕塵劉夢得爭教老鐵擅才名

寄贈家景樞

我見今人不如古幾以所聞疑古人此心無乃近鄙

薄妄意詎可猜真賢古人今人等人耳但問置身何

等是如君學行無可疵滿園修竹含清颺布衣高名

著天漢蜀莊不媿揚雲知

自題瑣牕雜志

聖作理無漏賢述加周詳重之可無須背之為不祥

不如纂舊聞取足盈縑紉自顧啞然笑日夕何皇皇

汝非史遷峻汝博非蒙莊學此曼衍筆言語徒荒唐

初月樓詩鈔

卷三

七

花雨樓校本

途遠不自力暮氣兼迷方嗟哉今已矣來者吾所望

酒家梅花

為傳芳訛到山村村女當釴勸酒頻一樹橫斜風雪

裏與誰妝點作

去聲

紅梅

幾日東風初霽雪牕前春到恰如期斷無人處分明

見三八瑤姬倚醉時

書答管異之書後異之金陵人姚惜抱先生弟

子也

自失子姚子黃金鑄不成遺書紛在篋展對若平生
斯世幾同志相期勉繼聲盈盈一江水雙鯉寄遙情

春日同孫庶翼程子香黃君仲遊西溪作

何當便棄囂塵境直就煙波作釣家傍水村墟多秀
氣沿堤梅杏有佳花經行盡是曾遊地來去渾如不
繫槎共憶十年前故事曉看雲起暮看霞

偕君仲至河橋書所見

東風着意釀花期新柳垂垂漾碧絲最是春來惆悵
事一株香雪欲殘時

初月樓詩鈔卷二
花雨樓校本

水仙

解佩何須怨交甫陳思也恐棄言多亭亭試看凌波
步可有纖塵上襪羅

新柳

盈盈恰似十五女臨水風流見一枝記得河橋纜船
處小樓空自貯相思

置酒行

置酒邀客烹肥擊鮮今日曷不相爲歡窈窕誰家姝
被服羅與紈今日曷不相爲歡砌花欄藥郁郁芬芬

左竿右瑟紛然前陳君胡爲乎目若無覩耳若無聞
我自有所憶我自有所憐白髮不元何用爲情人

喜晤儲麗江

楊柳矜新翠梧桐茁美枝不聞下士笑獨與老人期
好鳥來何暮孤雲去每遲文章酬世具底用苦心爲
爲汪梅芬題吟詩圖兼寄何功甫

謝庭咏絮播芳音花下宜調綠綺琴南國詩才高水
部也應點筆共清吟

卽事口占

初月樓詩鈔卷二
花雨樓校本

無多夕照悵離筵衰柳殘花不任攀一片行雲珠閣
外遠山如畫見彎環

有感戲成

秦樓初日照梁時絕代銷魂那得知比似少陵詩最
好亂頭粗服也相宜

遣懷

往事知難悔此生行已休不圖全美識且莫賦離憂
芳草前堤路芙蓉滿鏡秋傍花宜淺酌載月有扁舟
初月樓詩鈔卷三終

初月樓詩鈔卷四

澤畔微吟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興縣康兆晉康侯原編

李義山無題詩原本風騷抑揚盡致當是其感
遇之作余賦性疎簡久不作用世想聊假柔翰
以消永日偶成七律五章感歲月之如流歎逢
年之無術曾無關於大雅惟託興於風人有道
君子幸勿洒其輕薄也

初月樓詩鈔

卷四

一 花雨樓校本

霧閣雲牕暗幾重玉顏窈窕宋家東湘娥鼓瑟流清
怨秦女吹簫向碧空華燭燒殘猶有淚好花須落不
因風娟娟却恨初三月偏照情人複帳中
東南日出照城隅誰信羅敷自有夫小樹生香還結
子疎簾拂露不成珠玉簫聲裡飛蝴蝶苦竹叢中唱
鷓鴣富貴那如行樂好人生底要執金吾
誰遣明河天上流星娥月姊迴含愁此時相對還成
憶昔別無端豈自由重戶更教珠網綴小山應有桂
香浮芳華曾否通宵夢碧杜紅蘭易感秋
巫山高高十二峰陽臺遺恨古今同千點萬點竹枝

雨一絲兩絲楊柳風神女廟前芳艸綠楚王宮畔小

桃紅分明記得湘裙冷却金釵十二行那有心情窺宋

任教銀漢限紅牆冷却金釵十二行那有心情窺宋

玉畧無消息報王昌鴛鴦戲水迴煙鳥燕子銜泥繞

畫梁多謝春風莫相識羅帷曾度九秋霜

錄別

言當與子別欲行又遲遲遲復何為執手前致詞
哽咽忽無語悵然獨登車車遙遙路迢迢迢迢之路
使我心勞

初月樓詩鈔

卷四

二 花雨樓校本

三月

三月百草芳蝴蝶飛南園桃花好顏色灼灼明陽春
我有一樽酒願飲桃花前花開能幾日花落忽如煙

日夕

日夕雞欲棲月明烏欲啼靜言懷所歡相期竟不來
門前折楊柳寄妾纏綿思纏綿復纏綿妾心徒自憐
我所思二首

雨蕭蕭風吹之我所思隔前溪前溪深復深欲渡不

渡空沈吟

遙相望不得語我所思隔南浦南浦朝朝風浪生我
今持楫來迎汝

青青楊柳枝

青青楊柳枝風吹亂如絲昨來攀折處葉葉有離思

芙蓉

芙蓉冒綠水照影鬪華姿幽蘭植深叢妍好誰知之
秋風一以至歲華逝駸駸豔質終難保哀思安可任

蟋蟀

蟋蟀將在堂君子尚行役行役無歸期愁思向誰說

初月樓詩鈔

卷四

三

花雨樓校本

明月上簾來光流玉鏡臺含情屬明月莫更入羅帷

明明之月

明明之月不可以掇取如花之人不可以久留博山
鑪中香氣浮眞珠簾卷珊瑚鉤起視河漢臨高樓徘徊
轉側心煩憂非君之故何爲使我不能休

有所思

如何有所思忽見梅花謝寂寂兩無言含悽玉牕下
對景撫瑤琴聲聲怨遙夜遙夜不成眠空抱愁
心誰我憐

彈琴

泠泠澗水聲答我花間琴忽已暮雲合能令秋氣深
明月澹涵白景在青松林愛此無人境惟聞鶯鷓音

懷人

懷人春夜坐坐久微風生遠遠聞清吹誰家玉笛聲
開簾納歸燕倚檻聽啼鶯苔砌露偏重花檐月倍明
顏思方就枕惆悵曙雞鳴

河橋見衰桃一樹有感而作

細雨輕雲夢未成前池照影自分明嚴妝倩笑幾相

初月樓詩鈔

卷四

四

花雨樓校本

見已滅登牆一片情

花之春

花之春月之秋美人何時復來遊待來終不來使我
心如饑階前新種相思樹蝴蝶一雙繞樹飛

早春

小閣輕寒春未融流蘇帳曉冷芙蓉一番風至調金
管數點梅開見玉容淺水映花幽夢短朝霞和雪麗
情濃誰知斷鴈哀箏思空外愁雲結萬重

春詞

閒吹玉笛譜春詞春在溪頭楊柳枝天桃穠李爭獻
媚黃鳥白鷗各相思山如含笑看自好酒可解憂醉
不辭無奈風光太飄蕩慣引遊人感別離

鶯啼

鶯啼春滿院花影又簾重美人倚闌坐巧笑如芙蓉

七夕

獨上西南樓穿針對玉鉤佳人思遠道七夕詠牽牛
湘竹萬古怨芙蓉一夜愁珠簾紫昨夢冰簟怯清秋

春別

初月樓詩鈔 卷四 五 花雨樓校本

踟躕青絲騎殷勤碧玉簫山長水更遠花殷鶯復嬌
君行莫更頻回首此後相思非一朝

憶昨

憶昨別君時杏花初滿枝別來能幾日楊柳長新絲

照鏡

網絲結疎牖輕塵委妝臺藁砧山上山照鏡復爲誰
念君託嬌愛容華非昔時明鏡何無情照我長相思

朝日

朝日照綺牕繁花何暄妍花容慙妾貌妾容比花顏

折花憶故歲花開入新年新年非故年新花猶故枝
故人儻垂念故心終不移

客中春日花前酌酒

東風日日催芳信誰道江城樂事餘燕語鶯啼春滿
國山長水遠客思家卽看屋角明斜照相映枝頭盡
好花正有聽歌情不淺銜杯忘却髻都華

賸有

簾外荼蘼風似剪闌前紅豆雨如絲浮花浪蕊都拋
擲賸有青青葉滿枝

初月樓詩鈔 卷四 六 花雨樓校本

臨江

水色空明映綺羅臨江樓閣倚湘娥簾疎不隔花枝
影團扇家家畫九歌

仲夏

斜景臨北牖朱樹藹南榮鱸香雜花氣松風和琴聲
仲夏草正綠高枝蟬始鳴王孫歸未晚何用羨浮名

團扇

合歡團扇翦裁工頓著涼生羅帳中傍枕好懸明月
影含情無限待秋風

不解

笑靨花爭豔啼眉柳並妍不解良人意如何得可憐

秋期

庭前下白露池面浮圓荷草色別情滿竹枝哀怨多
綠牕聞蟋蟀玉鏡愁青蛾消息秋期近天孫欲渡河

怨情

芙蓉嬌出水紅淚鏡中潮欲寄長相思關山路迢迢
湘弦二十五悽切不能調牕竹鳴秋籟疑吹秦女簫
秦女附彩翼凌煙升紫霄天孫渡河漢乃用鵲為橋

初月樓詩鈔卷四 七 花雨樓校本

吹笙

吹笙鶴駕杳難蹤碧落銀河悵望同十二樓中明月
夜東南誰寄小心風

綺語

綺語未除文字戒柔情偏繫柳絲長薔薇芍藥皆春
色風致無嫌近女郎

流螢

流螢點點出芳叢和露飄來翠徑中不為前身是香
草肯教消受扇紈風

蝶

怯雨穿香檻隨風度畫樓與花俱命薄貪夢不知愁

蟬

露重風高便覺秋疎疎一樹綠含愁斷雲心事誰料
理吟盡斜陽苦不休

微雨

微雨止還作流螢去復來落葉初別樹涼風漸盈幃
已見上新月猶聞響輕雷啾啾歸鳥倦切切吟蛩哀
竊人劇多感清淚數行垂

初月樓詩鈔卷四 八 花雨樓校本

桂樹

畫闌桂樹生金粟少女風前玉露涼傳語嫦娥好消
息人間花有月中香

陽春

陽春二三月蘭蕙齊作花幽蘭香氣多隨風入君懷
解君佩繫妾襦妾有願君知之悅君慕君感君愛無
論君心知不知

絲蘿

絲蘿附喬木浮萍居水中等是無根物生涯迥不同

浮萍隨風飄兔絲不可移妾心抱區區君子何時歸

柳

含怨含愁態並工和煙和雨媚春風青青莫管人離

別自有小桃花映紅

春色無端上翠樓東風吹綠滿春洲瀟陵空有長條

在不繫流年只繫愁

瑤池

滿酌流霞酒一杯瑤池春宴記曾來桑田滄海尋常

事阿母桃花幾度開

初月樓詩鈔 卷四

九花雨樓校本

春雨

紅樓悵望隔清塵夢雨如煙掃去津一帶春山鎖濃

黛不知西子爲誰鬢

雨廳聞鶯

濃陰滿院溼煙和百轉嬌鶯暢好歌紅藥軒中清夢

轉綠楊枝上曉風過輕花片片飛無影細雨絲絲織

幾多老却詩人渾不管玉笙吹徹奈愁何

武陵

春水當門長桃花夾岸開武陵自人境誰肯問津來

宓妃

自從西館阻佳期秋菊春松總後時可怪陳王無一

事宓妃留枕到今疑

簾

飛飛雙燕阻華堂一桁簾垂透露涼月漾輕絲紫碧

浪風搖疎影散紅芳深深未許通眉語脉脉偏能鎖

夕香綠鬢彈琴看春雨虛無何異對瀟湘

詠早梅有贈

一枝春色早開向綺牕前盡日無人至教君恣意憐

初月樓詩鈔 卷四

十花雨樓校本

春深

幾日杏花風春深綺閣中平生夢遊處雙燕話簾櫳

秋情

的的玉牕夢依依碧岫雲池塘落秋豔園林含夕曛

蕙草芳已歇暗蟲吟失羣微霜淒簾色涼氣侵羅裙

網絲滿瑤瑟沈憂但爲君

瀚海

瀚海霜飛八月天黃沙白草自年年可堪思婦樓前

月流照征人塞上眠

雜擬二首

獻笑殊難禁含羞亦強持款語未曾接兩情祇自知
相思一何苦不及未嫁時明知兩決絕相見徒爾爲

秋日偶成卽自題詩卷後

經雨秋河淡欲消廣寒宮闕影迢迢雕簷去燕涼初
逗曲沼辭荷暑乍銷乘霧仙人歸洛浦分箋詞客重
南朝便教花鳥長相伴未抵詩篇慰寂寥

白玉牕前樹色繁閒階綠淨上苔痕並飛蛺蝶朱闌
曲雙宿鴛鴦碧水溫鏡亦有光難照影花因無骨易

初月樓詩鈔

卷四

二花雨樓校本

銷魂楚天雲雨荒臺夢千載詞人細意論

讀查查浦記夢詩意有所感情見乎詞戲擬十

首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李義山曰楚雨

含情皆有託是余詩旨也

夢裡聞香覺後驚寒花疎影隔牖橫尋思得不添惆

悵慙慙巫雲湘雨情

雪藕玲瓏比慧心相看脉脉已情深偶通眉語元無

忌便說度詞也不禁

注愛幽閒近漁釣琴芳茅屋補藤蘿佳人倚竹曾親

問可是煙波張志和

少陵豔句最堪思清簾疎簾看弈棋新月如眉肯相
照玉簫旋隔雨絲吹

自愛湘裙工繡水肯拈柳帶結同心不妨巾幘存知
己通國皆能保展禽

綺歲何知色是空涉江那不採芙蓉憐才惜貌非無
謂我欲先誣阮嗣宗

新詠篇篇近玉臺分箋疊稿費清才那教敗意人如
魅就裏無端擦坐來

初月樓詩鈔

卷四

三花雨樓校本

月在雲中不可招仙人樓閣迴迢迢靈樁消息憑誰

問清淺銀河隔幾橋

相見應難一一陳孤懷猶未忘前塵等閒若遇元才

子那不思量記會真

誕謾元如賦感甄便教留枕亦徒然陳思雅意靈均

匹任與詞人一例編

後擬十首

鴛鴦捉對水雲居鎮日貪眠陰玉蕖不管他家好花

柳已沈三十六鱗書

惟底游絲斷復牽輕風吹到夕陽天小牖入夜添愁
思夢裏閒花却放妍

傷別傷春覓見初相如消渴病何如微波不敢傳心
曲心立牖前也怯虛

斬新花蕊原無價乍損朱顏亦可憐只恨羲娥不相
借惟教暗裏換流年

靜聽弓弓點屐聲就中消息最關情如何獨閉良宵
月分作炮燭斷此生

漢女從今不可求綠楊隄畔幾停舟翩翩燕子春風

初月樓詩鈔 卷

三

花雨樓校本

裏羨爾能棲第一樓

小園曾覩亂紅飄只隔重門路豈遙離恨天邊廿久
住省教暫見益無聊

怡顏只好盼庭柯錦瑟年華瞥眼過畢竟難忘轉絲
邈秋來夜夜賦明河

愛讀言情鄭衛詩采唐贈芍寄相思花前雙笑終無
分未忍吟成決絕詞

宋玉微詞託意殊書生枉自笑登徒淵明老作閒情
賦千載知音有大蘇

續擬十首

枝頭啼鳥怨春殘欲去應憐欲住難生小便親桃李
色向來只作等閒看

陌頭楊柳正依依不為封侯也不歸那有絲蘿附喬
木惟看明月入羅幃

無復新詞倚玉簫可堪瓊樹憶朝朝美人高士姻緣
簿只準羅浮一夢銷

十二峯前一片雲峯峯娟妙總難分畫圖曾見巫山
本巫峽流泉不可聞

初月樓詩鈔 卷

兩

花雨樓校本

滋蘭樹蕙充芳佩曾許風流近楚騷才子掃眉虛宿
願詞場屈宋自名高

世外幽姿絕點塵只應花下有漁人落英芳草仙源
路多恐重來不是春

青溪舊宅小姑祠却怪靈風不滿旗漠漠生煙繞花
底個中情緒有人知

只盼前期未有期無情原草自離離游絲一縷懸蛛
網搖漾終無委地時

花糕舊俗憐重九竹栢新圖紀歲朝苦茗一甌香一

寸清談也要福能消

堪嗟雪片一冬深流水空山自古今說與梅花渾不信青松未改歲寒心

右澤畔微吟一卷吾師吳仲倫先生著先生足不接歌舞綺羅之場顧好為南朝輕豔之製用意良不可測豈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詩之為教固然耶觀者弗以韓偓香奩視之則得矣受業陸與喬謹識

初月樓詩鈔 卷

五 花雨樓校本

初月樓詩鈔卷四終

初月樓詩鈔四卷亦康氏原編中所刊列其緣起存棄及諸家題評吳氏自述中詳之矣予初疑子固能文未必能詩今讀之覺清麗芊緜風雅獨勝而古體中尤有渾浩樸茂之概信乎甘苦所歷有得者之言也爰為釐正字體仍附梓焉光緒壬午三月八日壽榮識

初月樓詩鈔 跋

一 花雨樓校本

程文

子鈔

香

墨香題

光緒八年仲冬
蛟川張氏雕板

婺源程子香與兆晉同師宜興吳仲倫先生子香不
喜治進士業專攻古文辭爲儕輩所共推許兆晉愧
未能傳先生之學而傳先生之學者幸有子香兆晉
既鈔得先生文十卷授梓因并鈔子香文爲二卷附
焉世之知先生之文者其必於子香有合也夫道光
三年四月世愚弟康兆晉序

程子香文鈔序

花雨樓校本

程子香文鈔卷一

讀曲禮

予讀曲禮而知古人教術之隆也父見子而詔以是
兄見弟而詔以是師見其弟子而詔以是朋友之所
與講論質正者亦不越乎是是故家可齊而國可治
也夫古之所以教民者皆以誠心行之非徒頒懸詔
告之已也天子之所以綱理四方者公卿大夫士之
佐助以輔世長民者胥率于是而無愧焉故其民信
而習之順而從之可以矯剛戾者而化爲和順可以
矯柔弱而立其廉隅可以矯邪僻者而歸于正直
其粗安于洒掃應對起居出入動靜之節而其精達
于性命之原此其所以能致刑措歟嗚呼刑之不措
而至于濫且冤也豈非禮不明之故哉

程子香文鈔卷一

花雨樓校本

讀曾子問

聖門諸弟子顏子之學高明廣大而子貢似之曾子
之學精微純寔而子夏似之然子貢有過高之漸子
夏有過執之病故二子之學不如顏曾也大學一書
足以見曾子之學之正孝經一書足以見曾子之學

之粹曾子問一書足以見曾子之學之中蓋此一篇
非曾子不能如是之窮情究理以相質非孔子不能
如是之準情揆理以相答事爲之繁變仁義之規度
舉于是乎在學者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乎今之爲士
者名爲以經義應上之求而于曾子問諸篇往往置
而不講亦異乎古人之治經者矣

讀雜記

嗚呼居喪者不可一日不讀雜記也而凡爲人子者
皆宜致思焉雜記記衣服之制麻絲兔髦之節大略

程子香文鈔卷一

花雨樓校本

與他篇同然其言人子不容不哀其父母之情不能
不思其父母之意雖歷千百世更千百人而不變可
謂善形容者矣讀雜記之文而有不能與起其孝弟之
心者乎夫親在而不能順親之歡心逮親沒而始悔
焉其亦晚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妻子備而
孝衰焉欲還其固有之良而生其心之所不容已讀
禮之功曷可少哉

讀喪服小記

喪服之制不明于天下久矣古之聖人制禮以治天

下決其輕重權其親疎衡其經變明其尊卑使情不越乎理恩不揜于義人人能行之人人能安之而後已是故古人之行喪禮也循乎理而致其情後世之行喪禮者則以飾耳目之觀聽矣蓋惟喪服之制不明于心而後有滅理縱欲之爲然則制禮所以導人之善制刑所以遏人之惡爲人者一日不思立于禮則一日入于刑矣一日不思遠于刑則一日背于禮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讀喪大記

程子香文鈔

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吾讀喪服小記而知親疎有異情尊卑有定制讀雜記而知人子之厚于父母而不容已者出于天性之自然而非矯飾之爲及讀喪大記而益知居喪之不可不慎也于小斂大斂之時哭踊之節言之甚詳蓋自是而父母之面終不可見已烏能無傷痛于心乎而又詳論食肉飲酒之文蓋居喪則皆有哀死之情而可以酒肉爲旨耶夫居喪而食肉飲酒者乃其變也古人居喪而無疾病無他事皆不食肉飲酒也嗚呼後世之人之居喪而滅理越制者多矣居喪而食

肉飲酒其常也豈古今人有異性耶

讀奔喪

禮記四十七篇而喪禮之文十居二三焉曰檀弓曰曾子問曰喪服小記曰雜記曰喪大記曰奔喪曰問喪曰服問曰問傳曰三年問曰喪服四制總十一篇豈古人好爲重復其辭哉蓋死生人之大事聖門如曾子仲子于臨死之時皆不敢苟曾子之易簣仲子之結纓從容中道氣象何如也夫不苟于死乃其不苟于生也死不可苟而哀死者之心其可苟耶嗚呼三代而後禮義衰敗一切從于苟簡雖有先賢先儒講論表章而不得位以行之故民弗信從也吾讀奔喪之文而有感于心遂從而誌之

程子香文鈔

卷一

四

花雨樓校本

讀問喪

予讀問喪一篇而心惻焉夫爲人子者孰不有慕思其親之情然而人子鮮有能盡其情者故經不言人子之心而言孝子之志然則能如是者其惟孝子乎經之旨微矣

讀服問

服問之旨與喪服小記相表裏而其言緩其意遠較諸他篇似若無可悅者然辯析甚委折此等文後世鮮能爲之惟韓退之時有似者夫治經而較量于文字之間末矣然卽以文論其高出秦漢間人無疑崑山徐興喬氏評選經史句櫛章沐而于此等文輒置而不言何耶

讀問傳

諸喪記之文此篇最爲切近易曉學者弗可略而弗讀也其言哀之發于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

程子香文鈔

卷一

五

花雨樓校本

六條蓋明示人以處哀之法然恐人之混于施也則情反以禮而掩矣故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五等之間分別詳說之使好禮之人行禮之事有所依據而不爲世俗之禮所奪德資最喜讀禮經而于諸喪記文尤愛之以爲聖人制作精妙萃乎是故于諸喪記皆爲之說以質正于天下有道君子焉

讀三年問

荀子之書三年問一篇最爲端粹而其文章之妙亦無越此篇者唐韓愈氏以孟荀並稱而宋儒特以其

性惡之說少之夫子夏子張皆聖門高第弟子也而其言已不能無流弊況在再傳弟子乎雖然一行之長一言之善君子有取焉而况荀子繼孟子而起篤守先王之教于戰國之際言雖不能無過激之病而抑遏世變亦無愧于孟子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則荀子者亦子游子夏之流亞歟此篇之義與孝經相發安可以其言之過者而斥其全哉夫宋儒之不足于荀子者其析理之精寔能勝之故少之也而後世狂誕之士勦集宋儒之遺言以攻擊荀氏且有好爲異論而排詆程朱之學爲異于孔孟者何其不自量耶

讀喪服四制

程子香文鈔

卷一

六

花雨樓校本

喪服四制一篇似荀子疑亦荀子爲之而附之于禮經者其言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言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父之尊如君其親如母故事賢父則以繼志爲重事不賢父則以幹蠱爲先善繼志者孝也敬之發也能幹蠱者孝也敬之發也不忍父之志自我而墮不忍父之行自我而泯不忍父之過自我

而彰愛也能敬其父母之謂孝能愛其父母之謂孝故復引殷高宗之居喪以明之蓋當高宗時成湯之業幾墜高宗起而振之繼志幹蠱兼有焉此其所以爲賢王歟

荆南人物考序

荆溪劉彭甫先生著荆南人物考四卷爲類十二爲例五既自序其作述之意矣復命德賚序之昔司馬子長班孟堅皆以父子相承爲史故史記漢書之文冠絕古今而論者各以意左右二人此不知子長孟

程子香來鈔

卷一

七

花雨樓校本

堅者也夫子長與孟堅固有分矣子長之文無所不可孟堅之文有所不敢無所不可者聖于意者也有所不敢者謹于法者也然子長孟堅本尚書之義法以定煩簡本春秋之義法以辨是非則一也故其敘一人或書其大而遺其小或取其小而詳書之此豈漫然任意爲之哉後之讀史者不能深知其意而輕訾子長孟堅其亦昧于理矣陳承祚歐陽永叔準則子長孟堅而審其才力之所能爲而爲之故三國志五代史猶得史漢之義法餘蓋無足論者然則史

之難爲決矣然而後之作史者無子長孟堅之才與學而猶卑視承祚永叔之爲爲不足學而強欲爲子長孟堅之文其能無失乎彭甫先生之爲此書數年凡四易其草而後定其業久其志專而才識又足以發之其傳于後無疑矣然則謂此書爲已至于子長之史記乎吾弗能知爲已至于孟堅之漢書乎吾弗能知其或與承祚齊馳乎其或與永叔並驅乎則先生自能知之而辨之復何待于後生小子之誦述哉承先生諄諄之意命爲序故論作史之利病以爲先

程子香來鈔

卷一

八

花雨樓校本

生此書之序云

贈徐魯野序

予居宜興得友四人焉談君則之曹君青崖吳君少萼其一則徐君魯野也四人者魯野以善書名邑里中則之能畫青崖喜作詩少萼則好爲古文四人者與余時相聚也聚則各持己所作出以相示離而異地則相思慕不置四人者之各執一藝窮日夜之力爲之雖非大學所言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急務然亦足以持情而養性而亦無背于孔子游于藝之旨

也以余之無所能固宜爲四人之所簡棄而四人者以余爲有可取而折節交之豈四人者既各有以自立而對菲之微有所必采以增其撝謙之益耶其使予之愛慕宜何如也予既不能精一藝以與四人者相角而操行復不能及之則四人者奚所慕于余耶往年則之畫西溪圖青厓作七律詩三首贈予予以序答之而又嘗以序贈少萼欲因求少萼之文以爲榮也今魯野書小楷一卷贈予予不可無言以虛其厚意也故類及則之青崖少萼之爲而序以贈之以

程子香文鈔

卷一

九

花雨樓校本

致余之思焉

上孫訪山先生書

訪山先生閣下前在壽春郵書請問起居薛司馬畫水見而持去先生稱以爲真能知子香者德資益感而懼其不足以當之也今年遭家不祜喪妻失子女傷痛之心無可言者豈天欲困苦之摧挫之否塞之而使堅其志大其識以成其學耶然其志無范文正同民憂樂之志也無王文成遠紹孔孟之志也若其學識益卑拘不足言則其遭遇困苦如是摧挫如是

否塞如是者豈以內無所守外無所立盜虛譽而竊浮名也故深惡而深拂之耶由是而不自知悔由是而不自知改而復有所怨焉而復有所尤焉則賢人君子必簡賤而非議之矣德資未嘗敢以聞于人人亦未嘗以此說開德資者故益慆惘焉然思可以質德資之前所云云者惟先生而已故敢陳之而欲求先生示其所未知教其所未能使之治心使之治身使之處家使之處世則德資感盛德于無窮膺厚訓于不忘何如哉幸賜裁答不宣德資頓首

程子香文鈔

卷一

十

花雨樓校本

與趙季宣書

季宣足下往者吳君輯庭數數稱述足下好學能文有古志士風拳拳思一相聚春初到常州造訪不果見愛慕益不能已辱手書獎勵甚盛不敢當不敢當德資少時欲求友以自輔然知識淺短無知人之明不敢與世俗人爲友恐入于浮侈邪溺年至二十徙家宜興所游從者十數人而輯庭最爲特出見其孝于母恭于兄謹于言端于行而又能外和順而內剛毅故德資思慕之附從之惟恐輯庭之不吾與也其

後歲月益久往還益勤勸諍益切而益知輯庭之爲之不可及也蓋朋友居倫之第五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之理皆在朋友之講明而闡發之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之道皆在朋友之扶樹而準率之故曰信也夫取友之道貴慎擇善之道貴博慎則無失于己博則無失于人無失于己則自治也嚴無失于人則與物也恕嚴過可以日去矣恕德可以日宏矣過不日去則人欲熾德不日宏則道心滅夫人之爲惡如火然如水

程子香文鈔卷一

七 花雨樓校本

流始然而止始流而抑猶恐其燎焉猶恐其決焉炎而上無不達也引而下無不達也故爲惡易而爲善難德資秉志狷隘處事疎率承輯庭諸子嚴相督戒不至入于小人之塗今足下之爲人其有以勝于輯庭之爲歟抑無以勝之歟然以輯庭之所深許與者而推之必豪傑可畏者也故敢達其所知以爲報亦欲足下之深知之而不棄之也輯庭近狀何如念念有書去以此附觀之可也幸賜裁教不宣德資頓首

程子香文鈔卷一終

程子香文鈔卷二

游西溪記

宜興有二溪東曰東沈西曰西沈沈方言也蓋二溪環宜興城治升城堞而矚可遠見數里然獨能見一面惟登文昌閣左右四望則二溪若在煙雲之間與天相接嘉慶十六年予執經吳仲倫先生之門先生愛西溪時率學者往游每往余必與焉或登迎秀閣遠望或步溪水之濱徘徊談笑必神怡而意適乃歸歸則或賦詩或飲酒以足其餘樂一日先生曰西溪

程子香文鈔 卷二 一 花雨樓校本

則既數往矣而東溪猶未之至也蓋往游焉于是皆欣然偕往行十數里而至茅屋厯落數十家異乎城市而溪之險悍幾並江湖迥非西溪之比是日歸皆力竭神疲嘆東溪之遠而難頻游也越二年予僦居宜興門臨河面郭舟往來晝夜不絕到西溪不過數十武時時獨往游之追思曩昔游從之眾而今之獨也每為之歎息又一年先生偕孫君庶翼過予舍握手道情素懼如昔日昔日所同游者十人孫君偶明庶翼子順朱君謙齋吳君毅之彥甫陸君子漸黃君

君仲周君溪濱予程德賚也十人者其志或同或不同雖先生不能強之使一也而十人者子順已卒而此八人者皆散處不能時聚此予之所以不能無感也故記昔時之游而并次同游之姓字以致予之思焉嘉慶二十年三月四日葵源程德賚記

任果亭家傳

君諱奎光姓任氏字星瑞果亭其號也宜興人父諱謙以進士知山西靈邱縣有廉聲君起家為鄜州吏目升固城縣知縣歷富平縣升直隸州知州補留灞

程子香文鈔 卷二 二 花雨樓校本

撫民同知加知府銜卒當君在鄜州時教匪起楚蜀間大府以君為能委以捕賊君自軍營馳往敗賊于董家梁又敗之于西關外斬級數千賊遂遁其為撫民同知也建議以為漢中秦蜀咽喉鳳嶺紫關棧路營紆而留灞尤地瘠事繁加以城南逼近大河春秋水漲敗壞城郭教匪因此獗張非遷城不可以守詳覽形勢大枰之嶺西南平行東北險峻實足以控制四方也巡撫據君所上圖狀勘定奏聞 制曰可凡五年而工始竣城郭營汛解舍獄庫無不完備君

日夜監督躬爲巾置始終不少懈君卒百姓無不哀慕遂建祠肖像以祀焉余友吳午生手所撰君行狀示余屬爲傳余取其有關於政事者書之庶後之錄循吏者有所考云

陸節母林太孺人家傳

太孺人姓林氏諱桂閩縣人恭城令陽湖陸補山先生側室也恭城君以進士始官彰化其後合順昌又題升臺灣府鹿耳門同知未至任坐順昌事被劾其後歷署廣西藤縣慶遠府德勝同知思恩府百色同

程子香文鈔

卷二

三

花雨樓校本

知最後補合恭城坐前署任事罷職云太孺人事恭城君母鄒太夫人甚謹鄒太夫人雅愛之方恭城君官百色時第三子繼皋來覲卒官舍及恭城君坐事在廣西以書命太孺人攜繼皋喪至桂林爲同歸計未至舟爲石所觸將覆太孺人令先昇柩而後他物比登陸舟遂沈恭城君之卒也戚黨以恭城君蒙恩記名知府欲以四品服斂太孺人獨持不可卒以七品服斂焉恭城君凡再娶皆早卒而太孺人專持家政然未嘗少踰于分也太孺人子二人繼裴繼略繼

裴爲季父後早卒自恭城君卒後太孺人教繼略益嚴繼略嘗客浙江督學使者阮侍郎所大孺人以書諭其親師取友言甚切至繼略今爲合肥訓導名聞甚著太孺人以年十五歸恭城君事恭城君二十有七年而恭城君卒又三十三年而太孺人壽終于家年七十有五太孺人歿後若干年繼略與德賚相遇于合肥手太孺人年譜示德賚屬爲家傳辭不獲謹芟取其大者著于篇

本生妣葉孺人事略

程子香文鈔

卷二

四

花雨樓校本

本生妣葉孺人婺源楊村人父諱猷以質行著于鄉里吾母年若干歸吾先君子適園府君生三子德賢德資德賚一女適饒州樂平縣石某前卒吾母年五十九卒生于乾隆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卒于嘉慶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先大父冠亭府君生先君子兄弟三人長先君子也次素堂府君配汪孺人生子德貽殤以德賚嗣次敬菴府君無子以德資嗣素堂府君之卒也德賚生三歲矣踰年德貽病死汪孺人益哀先大父先大母議以德賚爲後于是先大母自

吳歸婺源挈德資至吳遂服三年服是時德資未絕乳也卒然離左右吾母念之甚見族人有自吳中歸者輒問德資何如踰五年先君子病卒于盤谷吾母心益惻傷欲見德資甚遂致病時作時愈後德資益長大能讀經史作家書吾母見之喜甚然猶時時思念德資曰何時見吾兒也吾多病恐終不能見吾兒矣後二年先大母卒于吳歸葬婺源又五年先大父卒于吳踰四年伯兄德賢仲兄德資偕德資奉汪孺人命扶送先大父櫬歸葬先塋五月二十一日到盤

程子香文鈔

卷二

五

花雨樓校本

谷拜見吾母吾母且喜且憐之踰數日權厝先大父櫬于臨福岡無事矣吾母輒呼德資旁坐一不見卽呼或他出倩人促歸之德資是時年二十距離吾母時蓋已十有六年矣先是吾母病甚不能起及見德資稍稍愈曳杖出房倚堂東牆戶閒坐訓戒德資讀書敦行一日出金簪一枝授德資曰汝兩兄皆授室矣獨汝未娶知仲姊爲汝聘常州莊氏爲汝婦矣已矣吾不能見汝婦也哽咽語不能出聲德資惻然欲泣恐益傷吾母心唯唯焉受之後益病不能起德資

在旁則默無語偶不見輒涕泣交下衾枕爲之溼竟以病卒距德資歸時止一月也天何奪吾母之速耶以十六年不見吾母而卒能一見以瞑吾母之目不可謂非天也然不能久事吾母以慰吾母十餘年思愛之心其可悲也已吾母耐葬植林越六年德資年二十六矣旣娶妻生一子一女仲兄亦生一子一女皆能呼父母矣而悲吾母之不及見也嗚呼痛哉奉政大夫雲南永北直隸同知莊公墓誌銘

程子香文鈔

卷二

六

花雨樓校本

父諱嶠生國子監生大父諱紹平康熙庚子科舉人湖北宜城令父諱暎乾隆壬申 恩科舉人知陝西商州直隸州事公兄弟六人公其次也入貲候補通判乾隆五十年得署肇慶府通判歷署徐聞合雷州府同知補惠州通判又署遂溪合三署羅定州事五十六年調潮州菴埠通判尋署廣州府佛山同知升雲南永北直隸同知嘉慶元年遷署普洱府兼攝思茅同知公爲人長疏眉目有光短須冉性嚴毅其所治諸郡皆邊徼吏民咸橫前刺史不能禽制公到

悉繩以法州郡肅然其所便于民者皆勇行之而思
茅界鄰緬旬嘗舉兵內侵公以計平定之在官凡十
六年皆稱其廉能而普洱之民尤德公焉後坐事免
歸歸後三年病卒年五十三公凡再娶先配夏氏繼
陳氏前卒皆

贈宜人男子三人長繩曾次中曾卒次金遂女子五
人長適常孰蔣繼釐次未嫁卒次早卒次適婺源程
德資次適同邑吳純孫四人女孫四人繩曾金遂將
以嘉慶二十二年正月葬公于某鄉某原以狀來徵

程子香文鈔 卷二 七

花雨樓校本

銘德資雖未獲親見公然知公事甚詳義不當辭因
謹次之銘曰

神精溢淬志負奇姓簡章句行所知鳴瘳烹禽風雨
施禾穗蒙密耜穉怡誌銘以實無譽辭

亡男夢星廣誌

亡男夢星性聰敏五歲授以書十數過即能誦識之
余往年家居夢星坐案側讀書聲琅然可聽也吾妻
教夢星嚴謹行動起居飲食不如儀時加扶焉余痛
吾妻之亡也自壽州歸宜興是時夢星病甚吾母汪

孺人抱夢星在牀指吾而告之曰而父歸矣余對之
出涕夢星亦垂涕并力呼余一聲而已踰數日日晡
時余飲以湯藥夢星益涕不能已余益悲之是夜遂
死嘉慶庚辰八月十一日也生乙亥二月十一日年
六歲今附于其母之墓旁因并誌之銘曰朝夕汝思
何日已余之悲

亡女夢邦壙誌

夢邦予第二女也嘉慶己卯八月八日生其明年庚
辰八月十三日死嗚呼吾以汝母之卒而歸又以汝
兄之病爲憂未暇顧汝之疾也汝弗能待而遂死于
所乳之家悲夫今附汝于汝母之墓旁銘曰
汝母在是汝兄在是汝其安所止

李君次民哀詞

君姓李氏名經字次民宜興人事父母惟謹進退必
于禮與人言惟恐傷人家貧甚破屋一兩椽以箬篷
隔內外然案頭殘缺書帖積數尺餘次民不以過累
其志時時摩挲之資教授以助養嗚呼可謂賢矣次
民慎交游惟與同里吳午生友善予因午生得交于

程子香文鈔 卷二 八

花雨樓校本

次民次民弗之鄙也故時相過從論議焉往年予遠客鳳陽之懷遠卒卒未及與次民別也庚辰春予致書次民間起居勉加餐意其必有荅簡相慰及夏季予在壽州得午生來書云次民于往年季冬九日死矣嗚呼以次民之賢而世無有知之者年甫二十餘而遂夭予能不悲痛乎午生不忍使次民無所聞于後欲予敘次其事余方悲痛次民之早夭不復能文略述其交友之情而爲之哀詞以致午生而并以紆余與午生之哀焉詞曰

程子香文鈔

卷二

九

花雨樓校本

立志卓然兮欲媿前賢研精經史兮終日拳拳率山孝友兮內行無愆何天不憫兮而靳其年余未及致奠兮心益悲傷瞻望蒼冥兮哀莫能忘魂魄何往兮神歸大荒合名永長兮其誰與量

書亡妻莊氏手簡後

右亡妻莊氏遺予手簡也余在壽州龔刺史似之官舍校對其先尊甫維廣先生遺稿六月十日得此書並所附衣物余再三閱之心怆怆然未嘗一日不切于懷也往年十一月四日予偕友人孫庶翼同往鳳

陽之懷遠是日天氣晴和與庶翼其餘節後與吾妻別吾妻送余至中庭外姑孫太孺人與吾兒夢星送余至門外夢星見舟行遠乃閉門而入是時吾妻甚適前數日吾妻質衣物爲予治裝絕無不祥之兆也余出門後與庶翼日夜談論又承庶翼尊人訪山先生眷愛感激之心耿耿焉其後在書室中讀明史聲越戶外直廬州司馬薛畫水以賑事在懷遠聞予讀書聲異之介訪山先生來見遂欲延往予因諾之其後龔似之以事至懷遠在畫水案上見予所作古文

程子香文鈔

卷二

十

花雨樓校本

詞遂欲邀余編次其先人遺稿畫水來爲予言之予以前言不可爽未就其後畫水以賑事未竣復致書似之似之以書招予遂于三月朔日往壽州忽忽數月總未得吾妻手書心固疑之其後至五月下旬得吾妻手書又其後得此書中心憂疑如裂腹如刃傷如水灌背如火灼指而孰知是時吾妻之已不在世間耶其後七月十日壽州州試予方從諸人閱卷忽吾友潘爾字自宜興來得吳少夢黃君仲孫叔獻諸友書始知吾妻于六月七日死矣嗚呼斯人也而遂

至如是耶子能無慟耶其後予于二十七日去壽州
夜忽夢吾妻來言曰君知夢星病困乎奈何予遽起
問潘君曰余夢亡妻言夢星病困未知吾兒果有病
否潘君曰吾來時夢星兄妹均善君愛思中結故成
夢耳予不能寐徘徊庭中視殘月在天曉星寥落聞
鷄犬鳴吠聲相應悽然不知涕之隕屑也黎明就道
坐肩輿中遙視淺霜如月色田塍澗水如飲泣聲嗚
呼古人賦恨之章懸爲之言耳雖足以動人之憂而
孰能盡永別之痛耶八月七日至常州謁外姑外姑
泣數行下示以吾母汪孺人言夢星危證之書余驚
悸不能語遂辭去明日抵家夢星病不能言矣幼女
夢邗亦繼病皆于十二日夜中天死嗚呼吾妻固豫
知吾兒之不能育故見夢耶抑以予之不能慈于子
女故遂攜之長行耶嗚呼其能無慟耶九月九日子
攜長女梅初至常州外姑抱之而哭梅初亦哭吾妻
諸嫂氏見之亦無不哭也十月二十日外姑挈梅初
來宜興十一月二十五日子具舟載吾妻柩及夢星
夢邗小棺葬之于宜興蔣潭灣余之初得吾妻凶問

程子香文鈔

卷二

十一 花雨樓校本

也哭之其後歸而時時憑棺哭之及夢星夢邗之死
也哭之尤哀其後以吾妻百日具酒肴祭之又哭焉
其後長至日復祭而哭之其後昇柩在舟外姑望之
而哭余扶外姑歸進室中憂鬱悲恫不能抑遏哭之
益慟焉憶予新昏之夜燭一枝中息予起而然之既
而吾妻知之以爲不祥也憂之夢星之將生也吾妻
夢大星墜房中散爲流光騰去因命名曰夢星今者
夢星夢邗隨其母化爲異物予時時抱負梅初悽愴
感懷其能自克耶回憶前時與吾妻在外姑家夜深
坐語或推窗觀月今此境其可復得耶吾妻在時吾
夜讀書吾妻在旁作女紅未嘗別篝燈也嗚呼今則
獨坐一室時時觀其遺簡悲感無涯矣其行能並生
卒月日次之于墓誌銘于事略而思愛之心寄之于
詩于賦于祭文而言之未盡者附記于此欲使梅初
異時讀之思其母而如或見之也嘉慶二十五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德賚跋

程子香文鈔

卷二

十二 花雨樓校本

程子香文鈔卷二終

婺源程子香學古文法於宜興吳氏凡吳之得於姚
惜抱者以語子香子香心印焉同時吳少萼孫庶翼
王守靜三人與子香交最善而子香以能文有聲其
殤也遺稿歸王守靜將求有力者刊行之今守靜刊
本不可見獨其同學康氏因有其師初月樓文鈔之
刊並附刊焉雖讎校未善而序中言世之知先生之
文者必與子香文有合要可謂深知子香之文矣夫
吳氏能紹惜抱之傳而傳吳氏者卒不廣一二入室
弟子如吳耶谿程子香又皆先師卒師爲誌墓徒悲
悼於抱其志其才而不能竟其所學則桐城家之文
之傳於今者蓋亦僅耳是可慨也已光緒壬午長至
日壽榮識

程子香文鈔跋

花雨樓校本

德

心

平

康

同起癸酉仲夏

重刊皇朝詩林

自序

宋以後儒者多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當為故今世女子能詩者輒自諱匿以為吾謹守內言不出於柵之禮也反是則廷欺炫鬻於世以射利焉耳是二者胥失之禮昏義女師之教婦言居德之次鄭君注云婦言辭令也夫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文章吟詠非言辭之遠鄙倍者歟何屑屑諱匿為且諱匿者不終於諱匿也其夫若父兄子弟以揄揚於世曰彼不肯出以示人吾曹竊為傳播云爾若是則能文之名傳兼得守禮之稱焉視工

滄用軒詩集

序

一

於炫鬻者其計更狡矣而其人不足鄙哉予年十四師授以唐人詩每私效其體為五七字先大夫見之以為可致命遂為之會選疾母氏禁使弗為遂從事鍼劑迨疾平無俚時時以此自娛于歸後米鹽鱗雜所作不多亦未嘗棄置也性懶不自收拾夫子時為錄存之歲辛卯命兒子曰楨芟其十之四五寫定為二卷詞一卷附焉予家雖貧粗足自給無待自炫以射利如以為好名亦所不辭蓋人不好名無所不至矣若偽託逃名以冀兼收而並得則予所深恥而必不屑為者也雖然文

章吟詠誠非女子事予之詩不能工亦不求工也世有自知其短而反暴之以求名者乎予蓋疾夫世之諱匿而託於夫若子以傳者故不避好名之謗刊之於木而命楨兒書此言以為序

滄用軒詩集

序

二

瀟月軒集總目

詩集二卷

詩續集二卷

文集一卷

文續集一卷

詩餘一卷

謹按安人姓趙氏諱菜字儀姑一字子逸號次鴻

晚號善約老人江蘇上海人世居高行市之西南

鄉祖諱文哲字損之號璞函乾隆壬申 南巡召

瀟月軒集

總目

試 欽賜舉人官戶部主事從征金川殉木果木

之難 卹贈光祿寺少卿入祀昭忠祠世襲雲騎

尉 誥贈榮祿大夫戶部右侍郎著有姘雅堂集

父諱秉冲字硯懷號謙士乾隆壬寅 欽賜舉人

歷官戶部右侍郎 南書房行走 誥授榮祿大

夫母李氏 誥封一品夫人安人以乾隆戊申七

月十三日生於京師虎坊橋私第嘉慶戊辰歸于

烏程汪氏舅諱尙仁字惇夫號靜圃候選主事

誥授奉直大夫著有四勿齋吟藁夫諱延澤字潤

之號讓庭又號西山候選批驗所大使 勅授儒

林郎嘉慶己卯始自湖州府城潮音橋遷居南潞

鎮安人卒于咸豐丙辰五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

九子曰楨咸豐壬子科舉人又庶出子二曰霽曰

森女六安人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文幼即能詩詞

既長乃為古文及駢體歲庚寅始刊詩集二卷詩

餘二十首丁未又刊詩續集二卷文集一卷詩餘

二十二首其遺集未刊者文十四篇今編為文續

集一卷詩八首則補編於詩續集上卷之末詩餘

瀟月軒集

總目

六首亦補入詩餘卷內統計詩文及詩餘凡七卷

編次既訖附綴數語於總目之後俾後之讀是集

者論世知人得有所攷焉咸豐八年歲次戊午秋

九月癸酉朔子壻相樂嚴錫康謹識

滙月軒詩集卷上

上海 趙 棻 儀 婚

讀淮陰侯傳

獵獵英風大將臺當年一飯劇堪哀淮陰不少豪華客
誰及蛾眉解愛才

春日

東風何處一聲簫曉夢初回做綺寮欲雨欲晴飛燕子
輕寒輕暖釀花朝小桃階下紅將綻新漲池邊綠漸饒
十二碧闌春晝靜學書且自翦芭蕉

滙月軒詩集卷上

暮春

滿樹繁花落海棠枝尙紅年年有開謝何必怨東風

首夏病起作

三月芳春一擲梭病中歲月易消磨殘紅盡落曉鶯老
衆綠新生好雨多麥隴迎風翻碧浪荷錢承露瀉清波
焚香長晝添閒課懶向花陰聽踏歌

荷花

曉日瞳眈裏池蓮稱意紅朱華凝宿露翠蓋漾微風含
笑清波上飄香碧沼中容光誰得並獨豔水晶宮

聽蟬閣

深院寂無人槐陰覆三徑好風從南來鳴蟬遞相應

秋夜懷子啓兄

相思難向夢中尋譙鼓嚴城響正沈一卷楚騷消永夜
半窗明月伴秋吟涼添小院鳴蛩冷風緊空階落葉深
此際離懷已欲絕那堪遠笛感愁心

九日月下小飲呈子啓兄

人生何樂似尊前况對長空月正懸已是三年虛令節
者回不負菊花天

滙月軒詩集卷上

題曹耕瑤女史

洪藥

吟到梅花字亦香小照三首

瓊花玉貌共爭輝如此姿容見亦稀疏影一庭人不到

濛濛香霧溼羅衣

閒庭寂寞倚闌干冉冉香風繞筆端凍萼乍開和月冷

獨吟詩句鬪清寒

雅稱梅妝便不羣衣香花氣兩難分清詞誰是知音客

繡閣良朋有左芬

謂表姊歸佩珊懋儀耕
居鄉時曾與倡和

寄從兄笏山

楷

燕臺日落碧雲寒別緒無聊一倚闌從此江南聽雨夜

應分清夢到長安

早春再寄笏山

惆悵韶光又一年碧紗窗下聽鶯鶯離懷日逐征鴻遠
故國春歸在客先十里青帘花隱霧半輪明月柳含煙
滬城一帶清波綠回首京華可黯然

春暮二首

紗窗未啓曙光紅半捲湘簾怯曉風病起不知春已暮
落花飛絮滿庭中

悵立花閒花事非落英片片點羅衣一雙蛺蝶多情甚

瀟月軒詩集卷上

五

亦戀餘香繞樹飛

納涼

碧天無際斷虹斜獨倚闌干待月華欲把彩箋吟好句
先將小鼎試新茶桐陰雨過涼于水藕葉風來香勝花
冷透羅衣清露下忽聞長笛起鄰家

冬夜

宵柝沈沈急虛窗月未殘霜風簾幕透坐對一燈寒

晚香玉二首

叢叢翠葉翦初齊別圃移來綠滿畦色並玉纖渾莫辨

名搜芳譜恐難稽二更清露花魂冷一縷幽香蝶夢迷
不藉春風甘觸暑任他桃李自成蹊

日移花影上東牆素萼初開異眾芳倚玉有情遲夜月
憐香何意鬪晨妝冰肌著雨疑無暑翠袖臨風覺乍涼
未必水仙容結伴不然栽向小溪傍

九日小飲

甕頭昨夜啓新醅且向籬邊醉一杯紫蟹正肥綠月暗
黃花未放待詩催關河風勁征鴻急沙磧雲寒旅燕迴
為惜清游難再得酒闌欲去尚徘徊

瀟月軒詩集卷上

四

秋夜聽雨

夜雨簷前滴蟲聲伴獨吟冥冥秋思遠燈影小窗深

水仙花四首

西溪寒水已流澌珍重幽花第一枝惟有白蓮堪結伴
如何兩美不同時

冰肌玉骨淨無瑕六出原應擬雪花莫使孤根輕著土

美人端合水為家

北風瑟瑟水羅羅一片波光奈冷何七十二峯寒月白
欲將幽怨訴姮娥

可是瑤池小謫身霜清月冷倍精神黃冠翠袖風流甚
絕似天寒倚竹人

盆梅悴矣感賦

梅花如高人厥性好幽適何人強解事移向盆中植盆
小不容根土薄無一尺可憐冰雪姿竟爾愁困厄花時
眾欣賞零落誰相惜君看嶺上花香色都猶昔乃知彼
所處不似此偏仄徒抱歲寒心託根異松柏

題冒姬董白傳

秦淮本是風流地綠黛紅顏競妍媚葉格球場狎貴游

瀟湘軒詩集

卷上

五

茶經食譜標新異誰是瑤池謫降仙命名早有離塵意
擷笛能調宛轉歌拈毫解作相思字公子翩翩正妙齡
江南才子舊知名怪他儕輩爭稱譽幾度停驂訪碧城
碧城一見嗟何益烽火連江漸相逼匹馬趨庭辦急裝
關山千里勞行役蘇臺別有好花枝記得臨行訂後期
此日歸來人不見落花難向樹頭吹扁舟那許西施載
前游剩有朱門在舊恨新愁雨黯黯尋芳遲到真成悔
夜孤行湖碧流桐橋回首見紅樓無聊偶問東家叟
白下名姬此地留登樓執手翻疑夢悲母思君先一勸

一訴三年苦憶情芳心尙是留餘痛朝來並泛木蘭橈
白紵輕衫映翠翹最愛篷窗肩共倚玉纖微露指金焦

以身相許君知否誰知老父多逋負幸得尙書善護持
自今清福從消受纔罷相思又亂離全家避難鏡湖西
草牀硯匣消清暇匳豔編成絕妙詞室中大婦誇相得
計抱篋篋常侍側共品名香共煮茶直爲療飢耽秀色
無奈文園病又侵支持藥裏劇關心幾年顛顛愁常絆

一旦沈絛勢不禁可憐同病先淪沒奉倩神傷淚難竭
憶語哀辭總斷腸梅窗愁絕清宵月故家姊妹更何人

瀟湘軒詩集

卷上

六

紅豆眉樓杳不聞何似雉皋寒食路白楊青草認孤墳
花朝

深院無人噪晚鴉春寒十日掩窗紗踏青懶赴鄰姬約
自繫金鈴護杏花

春晚

纔脫春衫換夾紗東皇何事便思家杜鵑聲裏斜陽暮
深閉幽窗避落花

曉發長新店

卅年追憶淚霑巾昨日猶爲膝下身回首離亭陽斷處

兩行疏柳送征人

車中雜感

怕聽陽關第四聲
平隄柳色最傷情
征駒似解離人意
挽斷絲繯不肯行

亂石崎嶇路百盤
五更風雨客衣單
追思小閣薰香坐
猶掩紅窗護曉寒

極目京華一望迷
無情芳草自萋萋
鷓鴣不管離懷苦
偏向行人耳畔啼

泰安道中

瀟月軒詩集

卷上

七

征車碌碌走雷轟
廿載深閨苦未經
遠寺鐘聲清別夢
夕陽人影在孤亭
波痕著雨無情碧
山色連雲亘古青
欲慰高堂千里念
瓣香先祝岱宗靈

固山渡小關

澗水響潺湲
征車曉渡關
天風來樹杪
人語隔溪灣
旅燕飛猶緩
沙鷗夢自閒
長安何處是
回首只青山

村店甚低戲示子啓兄

數椽茅屋小於舟
拘束無端學楚囚
廿載昂藏曾未屈
可憐今日也低頭

月夜懷茂仲弟

廿年回首只須臾
此際臨風強自娛
寄問謝庭今夜月
也應憶著遠人無

初秋見早桂寄茂仲弟

七月涼風起
衡陽雁未回
羈人方怨別
早桂又爭開
欲擬天香賦
慚非小謝才
去秋當此夕
相對正持杯

秋夜聽雨

層簷急雨瀉
驚湍小閣青
燈伴夜闌慣
助秋聲來枕畔
頓添別恨上
眉端
鳴雞南國傷
情易
翦燭西窗入
夢難

瀟月軒詩集

卷上

八

徹曉淋浪聽未歇
披衣無奈五更寒

月夜聞雁懷茂仲弟

皎皎涼秋月
天涯幾處明
如何當此夜
猶作斷腸聲
失侶鳴偏急
還家夢易驚
雁行千里外
同是一傷情

畱別王餐英夫人

清馥

聚散誠非意料中
為歡旬日奈怱怱
酒傾祖帳心先醉
詩寫離亭語未工
重上高樓如我在
更看明月與誰同

西園鳳尾漪
漪碧回首前
因記雪鴻

戲題仕女圖二首

歸國

暗辨琴聲記幼年胡笳拍罷淚潸然朱絃再斷真成識
絕塞歸來又一天

當墟

茫茫海內孰知音漫把幽懷託素琴相對不須愁四壁
胷中詞賦即黃金

子啓兄九月中別去云欲赴京昨有書來知其尙

滯吳門寄此誌別

吳雲極目不勝愁分袂恩恩記暮秋兩地心情如獨雁

滄月軒詩集卷上

九

半年飄泊等浮鷗池塘草長添新夢黃菊筵開憶舊游
回首那堪思往日一帆南下尙同舟

月餘不得都中書

南國春將盡京華信未通身違千里外月極五雲中水
闊沈江鯉天高斷塞鴻欲歸何可得回首思無窮

春已過半燕猶未至

綠楊處處聽嗁鳩手捲湘簾上玉鉤新壘未成甯有意
舊巢已毀可能修夕陽門巷都如夢暮雨關山總是愁
陌上杏花紅欲徧天涯底事尙淹留

春日感懷

春來每多病負却韶光半桃李花欲殘芭蕉葉初展連
朝苦風雨漂泊定偃蹇小樓添暮寒深院生積蘚偶觸
故園思登高窮睇眇迷離煙樹深迢遞關山遠何處是
長安白雲望中斷感此傷別愁愁至那能遣

題戴芝山丙 姬人顧蓉娘匪影圖二首

曾記游仙訪碧城桐屨乍啓聽鶯聲秋來事事都堪憶

豈特吹簫伴月明君又有吹簫圖

燈花簷雨夜沈沈讀到哀詞感不禁寄語夜臺應慰藉

滄月軒詩集卷上

十

幾人得似此情深

和茂仲弟送春限歸字同夫子作

江南三月景旋非閒坐蕭齋晝掩扉紅雨漸從今日少
綠陰不減去年肥有人懷遠方愁隔似爾無家也道歸
便是歸休仍再至爭如小住且相依

閒殺秋千笑語稀柳花榆莢各分飛歌殘金縷鶯都倦
夢到紅橋路已非一帶草痕迷遠道半庭花影惜餘暉
騎人別有睽離恨翻羨東皇歲歲歸

原作

趙林

三月韶華送夕暉關河楊柳轉依依暮雲回首王孫
草暖雨驚心洛客衣婪尾一杯游子倦落花千里燕
雛肥若教春事從頭數合勸東君挈伴歸

同作

汪延澤

嫣紅凝碧尚芳菲不信東皇又欲歸南浦落花驚別
夢長亭飛絮泥征衣流鶯隔樹聲猶昨好友題襟願
已違莫道人情多繾綣郊原草色也依依

蘭花同夫子作

皓月將圓候芳蘭破萼初花魂清至此人意淡何如入

濔月軒詩集

卷上

七

夢祥曾驗當門礙恐鉏素心同臭味晨夕共相於

寄懷子啓兄茂仲弟

無端心事又驚秋獨對寒燈轉轉愁半夜霜風來北牖
一聲征雁度南樓鄉心只是勞魂夢歸省偏難定去畱
爲問謝庭兄與弟邇來曾否憶湖州

早春感懷

天涯風雪早春時無限鄉心入酒卮五夜懷親空有夢
六年遣日只憑詩碧雲極目愁無際白月橫窗醉不知
試問梅花開也未一枝寄去慰離思

蜜官

趨衙衛主義偏嚴辛苦成功不害廉我自酸鹹經世味
頭銜羨爾十分甜

花賊

側身窺伺態風華生性原來只愛花可是魏收重出世
竊香韓掾未應誇

綠天

摘葉揮毫事偶然甘蕉却賴素師傳一庵濃蔭垂垂覆
世界清涼別有天

濔月軒詩集

卷上

七

香祖

自與靈均訂久要沅湘幽怨幾時消風姿漫道羣芳祖
如此真香已不祧

新柳

倩影依依冒碧苔柔條欲折重徘徊有人畫閣含顰望
何處高樓擲笛催似惜綠腰如我瘦可憐青眼爲誰開
前身定是靈和種此日移根傍水隈

春雨

漠漠濃雲望眼遮絲絲微雨溼樓鴉半篙新漲添桃浪

一夜東風綻杏花芳草隄邊人賦別錫簫聲裏客思家
道場山色清如許放櫂城南路未賒

紙鳶

百尺絲綸放不窮扶搖直上五雲中高飛都藉兒童力
得意渾疑羽翼豐一片情懷愁暮雨半生事業託東風
踏青時節清明近幾處鳴琴響碧空

春游二首

綺陌芊緜碧草長行人領畧好春光歸來說向雕梁燕
昨夜東風綻海棠

瀟月軒詩集卷上

圭

溪上誰家掩竹扉小桃初綻杏花稀風光如許無人管
離畔一雙蝴蝶飛

送子啓兄北行

幾日肩隨樂事賒驅歌唱罷卽天涯衡陽雁到秋將晚
江上帆飛日正斜黃土驚心懷故里時兄營先白雲
君葬事初竣
滿眼望京華恐添慈母思兒淚爲說離人不憶家

夜坐

礎杵聲中夜氣幽那堪賦別又逢秋劇憐一寸柔腸窄
貯得新來萬斛愁

古意

西鄰有高樹鬱鬱蔭廬屋蝨蟻穴其下歲久漸成窟
蝕無已時會當洞其腹而樹猶欣欣俯視矜涵育但見
枝葉茂安知生意蹙昔人絕匪類所在必驅戮養癰古
所譏悠悠歷寒燠勿謂可憑依彼豈爲汝福

臨高臺

臨高臺夜向闌仰視北斗何爛熳三千里外豈天上縱
有舟楫無時還古人遙遙不可作今人意氣秋雲薄不
須憶此苦憂思生前有酒徑須酌

瀟月軒詩集卷上

古

將進酒

綺席陳將進酒四座勿喧聽擊缶百年但使杯在手身
世蜉蝣君知否昔我奉命辭庭闈開關千里遠來歸忽
然懷家發遐想願生六翮乘風飛有時夢魂倏已往瞻
戀膝下情依依晨雞無賴喚我醒回首風景還依稀殘
春花落綠漸肥對之清淚霑羅衣從今相逢但痛飲聊
免局促嬰塵鞿

秋水

秋懷殊渺渺一片洞庭波欲問天邊雁兼葭何處多

秋風

不盡尊鱸意涼生白紵衫倚闌方念遠安穩送歸帆時

啓兄北行

寄董菘園兄慶槐

小閣三閒水一涯斯人風骨最清華披圖摩詰詩中畫
把酒淵明圃裏花秋水襟期原絕俗春風意氣本無譁
也知南阮垂青少許傍門牆已足誇

次韻菘園秋口感懷

世事無涯理有涯漫從鏡裏惜年華彈成古調誰還賞

瀟月軒詩集卷上

五

聽到秋聲我亦嗟疏雨一簾涼似水殘燈半壁黯生花
宵長不是渾無寐可奈寒蟬徹夜譁

宮怨

涼颺初起殿西涯羞向層樓望翠華衣畔香霏懷夢草
階前黃綻療愁花閒庭風露秋千冷別院笙歌夜半譁
若較龍沙悲遠嫁君恩如此也應誇

擬古六首

涉江采芙蓉明霞映前渡秋風不我期何以寄思慕
鷓鴣先秋鳴芳華難久駐對茲感歲時徘徊不能去

青青河畔草迢迢思遠道遠道何所思兄弟天一涯悠
悠經歲別感此清商節春令正淒然蜻蛚亦愁絕可憐
咫尺書中懷豈能竭

蘭若生春陽孤芳自珍愛天性本閒適肯作當門礙俗
士賞紅紫視之若蕭艾雨露豈獨私風霜亦所耐何如
空谷中時邀美人佩

庭中有奇樹灼灼發春滋攀條欲貽誰徒懷千里思夜
夢倏已往山川重閉之惟餘天際月還如分袂時

迢迢牽牛星營室阻其前天孫豈不思安得天帝憐終

瀟月軒詩集卷上

六

歲只一會兩情金石堅銀河沙無際欲遣精衛填為語
同心人慎勿生棄捐

明月何皎皎照我前庭除朱闌時一倚清風吹我裾美
人隔秋水幽懷向誰據何以解勞結裁書附雙魚清光
有時滅此念無時祛

九日小集分韻得重字

登臨何處有高峯又是良辰九日重杯酒自成今日會
籬花不似去年容題糕我敢誇能手落帽誰堪續雅蹤
回首天涯兄弟隔吟成聊與寫情悰

九月十五夜對月次夫子韻

西風瑟瑟晚秋月似中秋一例圓照到黃花宜冷淡
邀來青女鬪嬋娟泥人別夢西樓上動我鄉心北斗邊
却下晶簾猶悵望夜寒香燼鎮無眠

寄菘園盆菊以詩賸之

惜別河梁已二旬遺將黃菊豈無因蕭疏好伴尋詩客
剝啄應疑送酒人瓦盞一枝秋色老濤箋半幅墨痕新
溪堂今日花光爛如此清高却稱貧

小游仙詩

瀟月軒詩集卷上

七

碧城雲散暮山青玉珞雲嫩次第聽真箇夢中仙境好
祇今長夢不求醒

秋日喜晴

愁陣詩魔雨不降連朝無奈雨琤琮溼雲破曉開遙嶂
嫩日烘晴上小窗天外呼羣鴉點點籬邊曬羽蝶雙雙
吟成莫向時人誦韜晦還應學老龐

寄菘園疊前韻

騷壇旗鼓久心降况有林泉勝石淙山色放晴開畫臺
溪聲入夜隔吟窗三秋撫景詩千首尺素隨風鯉一雙

笑我襟懷非德操也思兄事鹿門龐

題董研齋雲壑探奇圖二首

謝庭矜玉樹弱歲擅清名淡泊書中味煙霞物外情才
華侔孝綽風度數慈明想見探幽去山靈抗手迎
鸞鷲疑無路紆迴一徑深野花黏屐齒冷翠溼衣襟雲
影淡於水泉聲清似琴新詩畱薛壁他日好重尋

寄菘園次夫子韻

若水東流落日紅秋懷都在荻花叢天涯幾口涼暄換
杯酒何時笑語同人為離羣還覓句雁多羈怨憤書空

瀟月軒詩集卷上

末

疏籬晚菊休孤負早挂輕帆趁好風

聞雁懷子啓兄茂仲弟

風急燈昏夜正長一聲清唳最淒涼也知塞北無矰繳
端為江南有稻梁玉枕驚回千里夢雲衣慣惹九秋霜
離懷我已愁難遣聽到呼羣更斷腸

病中感懷

元冥節候景蒼涼畏冷簾幃盡日障抱病多閒還弄筆
消愁無計且傾觴庸醫亦有指疴術近世難尋避俗方
翻羨忘憂蟻與蠶終身安樂敵禪臧

寒夜無寐

年華駒隙太恩恩萬事都來方寸中處世須知人盡假
避喧休道病無功小窗有意留殘月敗葉何心戰朔風
一片閒愁渾不寐譙樓又聽五更終

題徐石卿

彝承

茅屋讀書圖

深樹繞平岡蕭疏幾枝綠中有子雲居逸焉隔塵俗幽
窗爽氣清圖史說心目時間朗吟聲琅琅出林麓

紙鳶

芳原好趁草如茵翦紙鏤筠各鬪新但覺乘風憑羽翼

瀟月軒詩集

卷上

七

不知在手有絲綸鶯曉燕語喧春晝鳳泊鸞飄悟夙因
疑是帛書雲外至賺他幾許倚樓人

題菘園南疇藝菘圖

披圖忽覩薜蘿莊尺幅丹青費較量春雨一畦蔬甲美
平疇十里土膏香笑他薄俗猶爭畔似此腴田省納糧
寄託如君真遠識從教人世有滄桑

夏詞

小閣靜無譁朝曦上碧紗不教驚曉睡昨夜夢還家

哭三兒日桓

何處黃泉汝竟行追思弱態淚如傾笑言妮妮纔三歲
疾病厭厭了一生隔牖尚疑聞步履旁人猶競說聰明
嚴霜一旦蘭芽萎何事天公太不情

再悼日桓

悲風何淅淅回首淚霑裾愁見將雛燕飛飛傍我廬

秋日分用杜子美秋興八首韻得第三第五

雨過前溪淡夕暉疏林遙見晚煙微驚心塞雁秋將暮
回首燕雲夢欲飛落寞詩懷綠病減崎嶇世路與心違
無聊偶向花閒立顛顛翻嫌菊影肥

瀟月軒詩集

卷上

辛

意中雲樹夢中山那得移家水竹閒薄酒遣愁餅已罄
重門習靜晝常關更無妙藥能醫俗賴有新詩可破顏
欲向雙成通問訊西池何日許隨班

九月十五夜對月次夫子韻

重將心事託霜蟾隔歲詩題欲再拈一片寒光澄碧宇
十分涼意透疏簾清吟每向愁中得別恨都從醉後添
幸有閒情同倡和定知不為素娥嫌

題董樂開

榮

柳陰消夏圖二首

林泉耽夙好富貴等浮雲即此明高致真能遠暑氛

名王內史畫品李將軍俯視悠悠者誰同大雅羣

高樹濃陰合驕陽不敢侵煙籠孤閣迴風度一蟬吟畫

靜攤書坐人來載酒尋梅涇清曠地對此滌煩襟

分詠秋詞四首

秋衣

病體逢秋轉不勝怯寒便欲御吳綾空庭日暮秋風急
刀尺聲中戀一燈

秋懷

一夕天涯木葉飛燕臺回首思依依秋風未解離懷苦

滄月軒詩集卷上

丰

不送癡魂夢裏歸

秋雨

點點聲聲滴小池青燈照壁夢來遲離人此際腸應斷
苦憶西窗翦燭時

秋夢

井梧籬菊未全非重到歸雲淚滿衣

歸雲精舍 先夢 君京邸齋名

醒屋梁殘月白故家風景尙依稀

聞雁

披星帶月一程程響落長空入夜驚爾本隨陽非附熱

人疑識字為沽名天涯兄弟三秋夢水國蒹葭十載情
輕別故鄉緣底事宵來偏作斷腸聲

滄月軒詩集卷上

三

瀟月軒詩集卷下

上海 趙 棻 儀姑

中秋對月二首

記別慈闈十一秋每逢勝日易生愁世人但解團樂節
何限天涯獨倚樓

翦燭添香夜不眠姮娥未識可相憐尋常一樣清輝好
偏說今宵分外圓

秋柳用王阮亭韻

一株零落正銷魂記送征驂赴薊門拂面轉添今日恨

瀟月軒詩集卷下

十一

攀條猶見去年痕橋邊流水依疏樹鴉背斜陽識遠村
不比芳春風日好濃煙細葉總休論

無賴青娥一夜霜依依鄉思滿橫塘誰憐黃葉三秋樹
曾蔭朱輪七寶箱短笛此時驚戍客淨瓶當日事空王

疏林路轉清溪近風颭青帘認酒坊

流鶯聲歇黯金衣回首隋隄是也非絮已化萍猶繾綣

眉初減翠總依稀會吟浥露千絲鼻最惜隨風一葉飛

莫向荒園歎蕭瑟枝枝相縮肯相違

秋來頗頽劇堪憐賸有柔條鎖夕煙淚眼自傷殘月冷

舞腰不耐晚風絲維舟淮水仍千樹把酒盧溝已十年
舊事淒涼休再憶每拈彩筆感無邊

秋夜

經年頗頽轉難勝涼入秋幃睡未能香篆煙銷更漏永
一編猶自對殘燈

九日

今年節氣遲籬菊香未吐女伴約登高屣軀怯行步兀
坐小窗下曖曖日欲暮喜無催租人但恨乏新句須臾
浮雲淨華月光引素清風冷然來黃雪下無數芳菲能

瀟月軒詩集卷下

二

幾日好景去如鶩疏林正槭槭恍讀秋聲賦人生本寓
形孰者為去住富貴既非樂虛名亦何慕短歌足自娛
斗酒尙能措一醉百不憂聊解從前誤

食蟹

翦橙小集酒初香節物堆盤味最長肯使霜螯虛左手
只應漁火夢西莊幾番忘患嗤予餐半世橫行任爾狂
禾黍離離猶滿隴一朝落釜可能嘗

丙子十月二十八日曰桓生日以詩悼之

昨歲今朝設時盤今年此月葬遺棺重泉一去魂何在

倦枕三更夢亦難
蕙質那禁炎暑酷病兒以暑
雪霜寒嬌癡一一堪
追憶酒醒燈昏淚未乾
柳根可奈

對雪憶董壺山甥恂

一夕天公玉戲張
曉看庭際尚飄揚
不知擁鼻耽吟客
譜得新詞又幾章

和壺山甥落葉詩三十首

千林黃紫漸成空
何似春殘賦落紅
含恨也如人欲別
銷魂又值歲將終
新詞寫怨應三復
濁酒澆愁試一中
幸有同心耐寒侶
不須惆悵感秋風

瀟月軒詩集

卷下

三

閒庭狼藉鎮重重
都作殷紅慘綠容
幾度曉霜兼暮雨
一番冷雁與寒螿
何人沒帚開荒徑
有客尋詩倚短筇
不賦繁華賦顛顛
筆牀此日啟塵封
無邊蕭瑟冷秋江
愁陣詩魔總未降
擁篲只堪燒破竈
綠溪多半積平疇
經霜每趁探幽屐
挾雨頻敲覓句窗
肯讓雀華名獨擅
清歌重與譜新腔
堂堂歲月去如馳
屈指俄驚小雪時
落月空林縈舊夢
寒波斷岸入新詩
吟成孤雁坡仙怨
聽到哀蟬漢武悲
轉惜青春同逝水
有人綠鬢已添絲

蕭條一望失芳菲
對此應知造化機
委壑填溝誰護惜
穿籬拂牖任翻飛
轉憐修竹留清影
恰喜遙山露翠微
最是懷人憑好夢
夢中風景亦全非

靜中消息悟乘除
棄擲從教等散樗
客路幾經情悵惘
天涯同此景蕭疏
月沈遠浦潮生候
雪壓殘蘆雁到初
向晚江樓凝眺處
平波渺渺正愁予

歲宴端應萬木枯
眉山豈必爲三蘇
秋聲慘慄歐陽賦
小景荒寒北苑圖
和雨有時黏折葦
戰風著意歇棲烏
憐他末路遭零落
還記韶華昔日無

瀟月軒詩集

卷下

四

幾樹扶疏想故蹊
只今回憶轉淒迷
風高大漠搏鷹翻
日落平原換馬蹏
節過三商知變律
詩吟五字記留題
百年身世何殊爾
忍便將伊踏作泥
急點依稀雨墮階
颼颼時復亂幽懷
只餘烏柏遮孤驛
賸比黃雲沒斷崖
漢苑槐榆秋已老
吳宮花草夢都乖
高風却憶陶元亮
松菊鄉園景正佳
流光可奈暗中催
抑塞由來是病媒
蒼狗浮雲同變幻
虛舟飄瓦等塵埃
傲霜轉愛籬邊菊
孕雪還思嶺上梅
我自七年悲失蔭
至今風木有餘哀

不管山腰與水滸顛狂到處逐風輪慣驚獨夜殊無賴
解寄相思若有神此後吟情惟寂寞從前芳景已因循
雖無賦恨文通筆也欲頭銜署恨人

吹向階前合又分真如世事日紛紜重來細路無行跡
小立荒園有夕暉飛舞不隨蜂蝶侶漂流且趁鷺鷗羣
他時濃綠爭欣賞未必游人尙憶君

打頭故故警吟魂惆悵攀條有舊痕縱遇神工難返樹
若參至道是歸根卷舒在我原無定榮頓由天且莫論
悟徹浮生堪一笑人間何者得長存

瀟月軒詩集

卷下

五

柔枝老榦總傷殘滿目蒼涼欲狀難且把物情論聚散
肯隨世俗共悲歡虛簷拂處人初靜倦枕聽來夜已闌
輸與中庭數竿竹儵然日日報平安

煙零露浥滿新斑恰似辭枝有淚潛夜永紅閨愁錦字
月明青海唱刀環音流衰草嘯蛩咽影淡孤村宿鳥還
記得東川傳好句紛紛如在魯陽山

入望平蕪意黯然幾回攬鏡惜華年中倚竹人逾澹
天下知秋爾最先楚澤魂驚千里客潯陽腸斷四條絃
漆園見說靈椿好一任滄桑自變遷

最難拋撇最無聊滿紙哀吟抵大招雲外歸鴉情脈脈
樓前流水思迢迢菴纏蟲蝕分明認翠爛紅乾次第凋
多少長門團扇女累他悽斷可憐宵

拈韻分題事久拋無端爲汝費推敲蕭蕭野徑封題穴
落落空林露鵲巢響和城頭初擊柝飛隨屋上舊編茅
棄材與我原同調一樣心情感苦匏

排空震撼比驚濤憑藉顛風勢尙豪一抹寒雲天淡宕
十分幽緒夜蕭騷樵夫拾去初盈擔漁艇浮來恰礙篙
解向斜陽猶弄影不知曾否憶亭臬

瀟月軒詩集

卷下

六

石火光中一刹那江鄉樂事又蹉跎誰曾撫樹憐如此
我亦聞歌喚奈何寄恨尙堪書細字通辭輒欲託微波
蒼苔白露團成雪夜久還愁浸鞞羅

短晷真如赴壑蛇化工容易竭菁華多時綠勝三春草
幾日紅於二月花煨芋煎茶新事業攜柑載酒舊生涯
白榆天上知無恙却羨游仙碧海槎

無復濃煙覆野塘難憑齊物詰蒙莊鉅篋尙識雲中樹
錦瑟休彈陌上桑去國杜陵仍作客登樓王粲正懷鄉
何時學得無生訣拌把身名付兩忘

不關雨虐更風驚欲訴離愁作意鳴冷淡襟期從放逸
飄零蹤跡槩平生都無鬱鬱當時態賸有依依此際情
應羨岡頭松與柏頻年自勵歲寒盟

昨夜霜刀初發礪枝頭一旦比晨星淒涼蘆管吹關塞
縹緲煙波下洞庭蒲柳幾人憐落拓柑橙何處薦芳馨
祛愁惟仗杯中物偏到愁深酒不靈

頓教詩思冷於冰清淺池塘水欲凝話到陳根原一致
證來枯木契三乘徘徊樹底風猶勁檢點堂坳日漸增
莫憶當年舊游處斯時况味已難勝

聽月軒詩集

卷下

七

斷梗無端處處流偶逢淺渚暫淹留青楓不隔他鄉夢
紅豆能生故國愁賦命本來同紙薄寓形終竟類萍浮
多情別有憐才意解爲深宮作蹇修

煙扉雲岫倦登臨遲暮情懷感不禁試看荆榛仍有刺
却教桃李也無陰鶯花作伴綠何淺水墨傳神意倍深
好續劉郎汾上句菊芳蘭秀總關心

一片飄然下碧潭風塵溷跡爾何堪每侵仲蔚蓬蒿宅
慣墮方干薜荔庵人意愛憎從此判世情冷暖向來諳
只憐雜遝渾無用似我蕪詞詠再三

生成偃蹇俗流嫌何用君平子細占暝色蒼茫吟思苦
窮塗漂泊旅懷兼新聲漫憶青青柳舊曲誰翻昔昔藍
望遠易添搖落恨小樓經月不鉤簾

飛廉跋扈肆除芟吹上蘋洲十幅帆直遣苑枯同浩劫
底須生滅問巫咸一年好景餘丹橘半畝清陰賸碧杉
指日韶華春事近蔥蘢仍見罨雲巖

原作

董恂

慘綠危黃墜晚風華年彈指太怱怱梧桐玉甃悲吳
苑荆棘銅駝冷漢宮刻楮光陰從爾笑落匏心緒與

聽月軒詩集

卷下

本

君同如何多少乘除事只在炎涼一瞬中

蕭條不似舊時濃催冷寒山夜半鐘古徑聲乾樵荷
擔疏林影瘦客扶筇閨人鏡裏憐膏沐游子天涯唱
懊懣莫便惺惺惜零落驚濤萬壑捲蒼松

小齋岑寂對殘缸踏葉空庭吠夜龍墮去翩翩辭故
樹飄來故故打吟窗丹邱枯筆分明認柳惲高歌未
肯降記得崔郎詩句好真看楓落冷吳江

高枝低榦總離披跋扈封家十八姨燈下讀書懷永
叔宮中吟扇泣班姬飄零身世真如夢流蕩心情轉

不羈畢竟晚成差較好菊殘猶得傍東籬

聽徹文峯景已非牽蘿門巷帶晴暉催殘砧杵秋同
老蕪到田園客未歸竹帚擁來盈破竈并刀翦出補
寒衣吾儕落拓真相稱何事桓君更涕歔

闌寂庭階落木初故人蹤跡爾同疏紅鷗已散河西
社青鳥空銜塞北書夕照孤村童放牧斷霞古道客
停車可知偃蹇年來慣枯蠟生涯也似渠

東海揚塵事有無滄桑一例感窮塗荒城闌角聲何
壯漁火江楓夢正孤瘦影最宜迂叟寫寒吟祗合孟

聽月軒詩集

卷下

九

郊暮從今詩境多蕭索凍墨聯凹硯亦蕪

蕭蕭槭槭復淒淒半墮深波半作泥三徑夕陽無客
過五更寒月有烏嘯遙空寥落天容闊人望蒼茫古
思迷憶否舊游寒食節鞭絲帽影畫橋西

漫愁茵壓更苔埋稠疊遺教沒蘚階早已苑枯齊物
理却看蕭散愜詩懷比他蒲柳材無用憶我松筠景
正佳勘得色空空色破肯緣榮悴感時乖

到此真令壯志灰朽株原分委山隈最憐蔽日干霄
種併作柴煙糞火材不盡荒蕪元亮隱無邊蕭瑟杜

陵哀更看古寺僧多散壞色袈裟滿地堆

擁青蓄翠究何因台向塵天說替淪埃火淒涼金雁
驛砌苔荒梗玉雞津石闌點筆思前度永巷題詩憶
昔人遮莫飄搖落何處此閒自有八千椿

漫誇衣錦號將軍又見枝頭減幾分輕掃石牀排藥
鼎亂堆樵徑掩苔紋小園寂寞思開府枯樹婆娑感
仲文牽犬臂鷹應放獵此中狐兔正成羣

空憶濃陰綠到門舞裙歌扇且休論可憐病葉狂花
外半是零煙泣露痕十旦黃雲迷舊路三家烏相贖

聽月軒詩集

卷下

十

荒村哀笳羌管干何事譜入商聲總斷魂

眼前清景已闌珊合倩丹青人畫看著地漫隨風勢
緊漫空偏助雨聲酸澆來綠酒愁難罄驚到紅閨夢
易殘料得藥珠宮裏樹瓊樓玉宇不知寒

遠峯莫恨樹迴環樹罅遙排翠一彎秋在楓霞蘆雪
外詩吟流水斷橋間飛蓬恨結雨其雨破鏡歌殘山
上山還記阿麼遊戲事也教剪綵倩嬌鬟

思遠情懷中酒天虛簷獨立鎮愁牽關心蔭覆無多
日過眼韶華又一年荒冢白楊秋鬼唱故鄉紅豆美

人憐繡林錦野嬉春路只在寒沙斷草邊

樹根小坐意寥寥伐木聲中綠已凋錦瑟有情悲往

事刀環無夢盼今朝殘痕輕墮魚鱗瓦碎影低侵雁

齒橋羸得兩窗眠較穩畫闌干外少芭蕉

網絲繞樹織蠅蛸墜葉陳根事盡拋半逐帆痕來遠

浦更兼蟲影下空郊已看赤雁歌都罷却比紅羊劫

正交獨有龍孫數竿竹凍雷驚筍待抽苞

釀秫時光且啜糟祗宜痛飲讀離騷風塵顛顛悲蓬

梗歲月蹉跎感鬢毛世事從來歸瓦解爨材一樣比

瀟月軒詩集卷下

七

薪勞吳娘三疊陽關曲莫向尊前撥紫槽

零丹斷碧半辭柯誰向蘇臺感綺羅一夜冷風蛩正

咽滿天寒雨雁初過漢庭舊怨瀟湘曲楚塞新愁敕

勒歌惆悵醉吟橫笛處重來殘影也無多

山容如畫抹殘霞閒雜丹黃燦作花關塞秋深愁筆

策江船人老泣琵琶瓜期憐爾年年客萍跡如余處

處家欲悟此中生滅埋小窗翦燭誦南華

誰識天寒翠袖涼脩脩竹倚斜陽登高阮籍偏多

感下第劉蕢祗自傷去馬踏殘茅店月寒蟬吟冷板

橋霜無端滋長無端落也抵春婆夢一場

會記攜柑此聽鶯索綯又逼歲崢嶸日高深院窗無

影屐響空山月有聲搖落自成今古感飄流長寓別

離情笑他借得衝波力竟作乘風破浪行

歎歎如譜雨淋鈴飛徧山亭又水亭曉渚亂隨雙槳

去夜窗獨擁一燈聽秋聲舊署詩翁館波影新添楚

客舫何似種桃天上好瑤池阿母共長齡

情懷棖觸酒難勝對此荒涼感易增漫憶霜威資點

染竟憑風力徧飛騰煙寒古戍思盤馬日落空林不

瀟月軒詩集卷下

七

礙鷹寄語海樓須勁立敷榮自有歲寒朋

本來入世等浮漚漂泊從教不自由生意已同蟬蛻

委化機還比豹皮畱寒鴉古木村村畫竹柵柴門樹

樹秋莫更多情憐願况爲他辛苦御溝流

相思比爾積還深安得春暉慰此心烏夜啼愁三弄

笛雉朝飛怨四絃琴拾餘殘蠹情空寄跨到疲驢感

不禁莫把無知憐草木也教歷劫去來今

那禁悽愴滿江潭淪落依稀似漢南斷梗行蹤渠尙

爾爨桐情事我何堪百年天地無非寄雙樹榮枯合

細參荻浦蓼汀須繼詠放翁此日夢都酣

繁聲瑟瑟動牙籤夜靜空廓萬響兼十載春愁遲杜
牧一篇別賦感江淹粉榆社散秋初冷槐柳街荒恨
易添屈指芳韶時已近梅花索笑待巡簷

紛紛解脫去塵凡也比風詩賦載芟入夢羽衣尋赤
壁多情司馬溼青衫肄書勞我錐三寸煮茗添渠火
一椀轉眼春陽消息早綠陰深處燕呢喃

和作

董蠡舟

一年秋信太恩恩搖落天涯到處同閱盡炎涼應遞

瀟月軒詩集

卷下

七

世相非輕薄且隨風誰知轉綠機先伏始悟殘紅色
未空刊削浮華除冗長深將收斂謝蒼穹

擁篲除來又幾重巡簷吟眺倚孤筇青呈遠岫千峯
出黃替疏苔一徑封敲枕如聞荒戍柝穿林不隔暮
村鐘曠懷豈共秋心碎方寸寥寥早抱冬

轉旋乍見過河江飄灑俄看滿釣艫礮戶霜乾時臥
鹿柴門風走屢驚龍暗泉如和鳴幽壑淡月相借入
破窗正是楓橋漁火夜崔華吟思繞吳江

濃陰青子悵相思碧慘黃危又若斯客勝看花才十

日已欣駐世歷三時杈極盡出乖龍骨斑駁猶留死
豹皮難忘眠琴清暑地石闌點筆坐題詩

煙翠淒迷綠玉肥風光轉瞬已全非乍防小檻霑朝
露漸見西窗滿夕暉谷口晚樵頻弛擔燈前老衲正
縫衣高低襯徧黃雲隴放牧村童恣踏歸

訪秋石徑記停車鳴脚紅酣錦不如天借新霜春暫
好人來舊雨跡同疏無多筆墨荒寒畫未了丹鉛校
勘書差喜目前空障蔽放教生白小窗虛

恩深雨露荷涵濡委蛻猶存解報無待布秋臙收積

瀟月軒詩集

卷下

七

潦今歲秋好填世路作夷塗天寒翠竹猶堪倚歲晚

蒼松可奈孤勒破去來元一致不妨日日有榮枯

也教狼藉襯輪蹄可似飛花徧覆隄泥萍生涯禁蹠
踏秋風身世任高低蕭蕭孤館醒初醒策策空廊夜
自悽中夕攬衣頻起舞宛如膈膊聽荒雞

漫說東籬菊正佳連朝祇覺悶難排飄零如抱羈人
感榮悴偏關達士懷枳棘幾曾除挂礙梗楠也復付
沈埋阿儂別有傷心事長記供炊仰古槐

變衰如許亦堪哀三徑荒餘徧草萊旅夢五更霜角

斷閨愁九月暮礎催不堪委土隨波去曾見千雲蔽
日來只遜靈椿八千歲輪囷不受雪霜摧

冶葉狂花別樣新芳時才謝便蕭辰全明梧牖三更
月又老楓林一段春永巷題紅嗟怨女空池凝碧泣
羈臣露桃亦恐知秋早路近仙源莫問津

林垌霽後轉紛紛瑪瑙天高淨曉雲極目平原左遠
眺關心秋士最先聞論詩聊當花茵藉鬪茗頻供石

鼎焚更待涉江蓼翠墨華陽真逸有遺文

見曝書亭集

拉瑟聲中日易昏此時非別亦銷魂黃蒿市地尋金

滄月軒詩集

卷下

五

谷白草連天出玉門縱極崇高終到地雖遭墮落幸
歸根依稀池面風花聚賺得游魚每誤吞

茫茫對此感無端縱飲高歌強自寬秋老桑榆都失

暖山空猿鶴早驚寒幾行難辨雲中樹一樣興嗟篋

底統試問嬋娟憐惜否可曾爲爾倚闌干

零丹斷碧綴凋爛仿髯蕭湘淚竹斑蔓草夕陽高岸

曲枯蘆淺水小溪灣渚煙曉冷梅根冶堠火宵寒木

葉山我亦平生最蕭瑟愧無詞賦動江關

何殊絲竹咽離筵萬種羈愁到酒邊江步寒生三弄

笛溢城秋入四條絃斜河過雁初長夜古堞翻鴉欲
暝天只賸噴岬寒柳在風流張緒想當年

綠褪裙腰草亦凋水村山郭總蕭條印畱虎跡堆樵
徑響逐雞聲度板橋寒浪已漂歸澗谷商飈仍舉到
雲霄秋聲樹樹離亭晚相勸開顏酒一瓢

涼蟾半缺逗空梢滿地縱橫樹影交飄墜青蟲猶吐
網歸飛鳥鵲易尋巢流離已分隨漂梗放浪差羸似
繫匏遮莫飛廉工作劇三重并捲杜陵茅

怕聽松門吼怒濤凋枯似此豈堅牢脂膏不潤秋元

滄月軒詩集

卷下

六

瘦依附全空節更高繞砌微聲較蟋蟀挂柯寒影露
猿猱美人遲暮應同恨我欲編蒲續楚騷

千林齊下洞庭波無那秋光晚晚何小院靜知風力

減深宵寒雜雨聲多淒涼漢殿哀蟬曲蕭颯陰山敕

勒歌郢屋幘幘會幾日不堪生意頓婆娑

凋黃隕翠等恆沙大樹飄零我亦嗟易水白衣悲擊

筑燕山紅袖慘聞笳真心自異甯如絮薄命雖同勝

作花爲之嬌饒好顏色平生本不慕繁華

一望郊垌失莽蒼吳兒木石也神傷人來舊巷凋烏

相鬼唱秋墳嘯白楊浦上何從聽
竽籟鬩誰復辨
丹黃柘枯橘病芭蕉碎牘有蓬蒿上大牆

布地袈裟照眼明麴塵一例媚新晴
沿溪掃得僧煨芋投甕書成客輟耕
五夜落梅驚玉笛十圍攀柳感

金城興懷振觸元無異不爲悲秋始愴情

質非蒲柳亦先零落落稀於曙後星空去補萍蹤南

北渚厚黏馬足短長亭是身破碎猶餘綠
此鬢蕭疏可更青
擬學真如修白業貝多手疊寫金經

殘碑壞道疊層層
吊古人來感更增
石馬荒榛唐故

瀟月軒詩集

卷下

七

內銅駝衰草淡諸陵尋山窄徑妨雙屐
話雨閒房擁一燈
何似空林朝旭滿郊原縱獵臂蒼鷹

賤天也擬綠章修一桁清陰乞少畱
不斷愁時偏入座無邊下處獨登樓
技能刻楮誠何用材可爲圭孰

見收豈有蔽明燭竈者肯于土苴細搜求

殘秋風景遠蕭森漸覺稜稜朔氣侵
踏月亭皋筇影瘦蘸霜溪路履痕深
歸空如契無生旨反樸猶存太

古心放眼乾坤更清曠登高舊侶試招尋

塞翁得失我深諳倚伏曾將至道參
沐雨微芽春已

動塵風殘點戰方酣文章晚歲臻
平淡紅紫來年賴韞含寄語南朝庾
開府底須顛顛感江潭

窗外衝廳裂紙尖紛紜四起撲茅檐
詩尋紅樹初移權人爲黃花尙卷簾
疏嬾任他隨處積牢愁如爾逐

時添一寒斂盡飛揚氣茵壓苔埋意轉恬

鏗得應添火一欵透幃霜氣益森嚴
斜陽照映甯愁冷暮景飛騰便隔凡力
洗纖穠見根柢盡除蒙翳露

巉岳遣情聊和班昭句字裏荒蕪待掃芟

自題落葉詩後三首

瀟月軒詩集

卷下

六

格律聲音總不知髡齡便好學吟詩
廿年前事分明記膝下依依問字時

他日終歸一炬煙蕪詞只博自家憐
何須更羨陽春曲能似巴人已足傳

人生哀樂例如斯不用攢眉苦費思
悉索枯腸供覆瓿任教流輩笑予癡

春寒

東風料峭薄寒生落盡疏梅雨乍晴
畱取絲衣休便折再遲十日是清明

春日

幽居地僻過從稀
剝啄無聲靜掩扉
薄醉且教尋短句
輕寒猶怯試單衣
菜花陌上黃如繡
桑葉林中綠漸肥
莫向高樓頻縱目
撩人景色正依依

題鍾箬溪大源東海半人詩鈔

一讀鴻編感慨并
憐才幾輩眼常青
蕭疏那許容塵俗
曲折端能寫性靈
絡秀最賢偏失子
文姬早慧勝添丁
便將筆墨資游戲
定識前身亦歲星

澹川筆記早稱揚
不獨詩名冠海昌
廉豹本來推霧隱

瀟月軒詩集卷下

九

臥龍何必傷雲翔
萬篇著述貧非累
四海知交病豈妨
但惜君才刀切玉
砥砢也要費詞章

君曾題子意中雲樹圖

題扇

莫向秋風悵棄子
篋中原是暫時居
江南五月炎蒸早
又得煩君一展舒

高臥風軒得幾人
有時觸熱踏街塵
多緣涼友能忘暑
始信交情冷淡真

題董樂閒畫鍾馗醉睡圖

樂閒先生今北苑
下筆淋漓意深遠
貌出鍾馗醉酹時

四座傳觀嗟妙腕
我聞老馗善役鬼
何事而今但覓醉
恐是時衰氣中餒
欲憑酒力降魑魅
邇來俗鬼日益多
縱有老馗將若何
誅之竊恐不勝誅
知君無奈逃南柯
曹騰一夢何時醒
點鬼簿書倩誰領
宵小橫行置不聞
難免詩人素餐警
樂閒先生有意無
圖成此幅懲頑愚
世人昏昏豈關酒
敢謂鍾馗醉睡乎

題董鑄范蠡舟一枕夢游圖

謫仙才調最風流
曾記靈巖幾度游
肯向邯鄲乞瓷枕
平生無夢到公侯

瀟月軒詩集卷下

十

夢裏湖山感舊盟
一花一草總關情
可憐暮雨瀟瀟曲
回首前塵抵隔生

舊事淒涼不忍聽
銷魂最是柳梢青
當時賸有香溪月
照徧張星又角星

題鈕山琴蟠臨野老屋圖

松陵江水清如玉
鈕氏由來推世族
玉樵先生古君子
著述千言我曾讀
文采風流過百年
臨野猶存數椽屋
雲仍賢裔有山琴
祖德難忘慕遠心
已倩荆關傳舊跡
還從里黨乞新吟
吾甥交君託知己

君與壺山甥友善每向驛

壇張壁壘今年攜圖來東苕謬以題詞強相委展圖楬
觸桑梓情老成雖往深仰止我家海畔高昌鄉亦有先
人舊草堂老屋三間風雨破開園半畝蘚苔荒何時得
把歸帆整渺渺吳淞煙水長

寄長女曰采粵東

苦雨兼旬蘚沒階愁看新漲碧於淮七千里外平安報
一紙飛來豁悶懷

瘴雨蠻煙繫夢思江鄉又是熟梅時縣知此札開緘日
恰值冰盤薦荔支

瀟月軒詩集卷下

三

湯母楊太恭人斷釵圖湯雨生參戎 貽汾 索題卽

次太恭人韻

玉碎孤臣事已休深閨釵折恨悠悠謝家才調鍾家操
合把丹青倩虎頭

傳家忠孝仰清門碧血丹心正氣存今日花釵膺九樹
紫泥綸綉似春溫

寄董雙湖夫人 琬貞

雙成小謫下西池絕代才華絕世姿亂石松風揮雅操
微雲衰草寫新詞千秋業在傳何愧三世交深見恨遲

先祖煥雅堂集有與令 倘得一樽同聚首好憑賡和訂
祖東亭先生倡和詩 心知

哭子啟兄二首

往事驚心乙亥秋故園負土植松楸 兄歸營 先君葬事 爲思弱
妹經年別曾向茗溪市月留吟興肯因貧病減宦情早
似水雲浮臨歧一語猶堪憶卜築蘋洲勝鸞洲 兄嘗欲 卜居金
陵

更記前年奉諱初吳門握手淚霑襦 丙戌夏 先慈見 背兄扶柩旋里相

遇于奔馳水陸神先悴歸去田園願已孤竟使西華悲

瀟月軒詩集卷下

三

失路忍教南阮哭窮塗只應慟絕青春婦縞袂空房泣

夜烏

白桃花

素影亭亭媚豔陽天然標格擬梅妝小門夜靜常延月
古洞春深尙有霜忽覩瑤華驚牧豎肯隨紅藥引漁郎
前身原是西池侶別具仙源一種香

題湯雨生畫梅樓圖

暗香窩底倚雙眉絕勝孤山客獨眠未識幾生修到此
萬梅花擁兩詩仙

春風樓上畫圖開
明月梢頭翠羽來
大似我家清夢裏
縞衣無語立蒼苔

題壺山甥紫藤花館圖

我初過君家訪君池
上室翛然遠塵器
池水湛深碧雜
花羅庭前紫藤猶未植
而翁擁圖史晨夕事丹墨
絕藝各精妙幾與鄭虔匹
坐我春風中詩義互剖析
烹葵煮佳釀傾談每終日
荏苒三四年重來境猶昔
此花已覆架蓓蕾珠綴密
翁嘗顧余笑前歲種池側
今春始試花君來適相值
開樽共欣賞覓句破岑寂
歡言燭見跋斯

瀟月軒詩集卷下

七

樂難重得歲月如逝
波霜鬢不復黑風木泣泉魚意氣
苦摧抑鳳雛弱一个老懷倍悽惻
致疾良以此一旦遽奄忽懷才竟不遇
造物安可測痛絕失怙兒終天恨罔
極恐傷慈母意有淚不敢滴椿萎荆復枯
悲來無時輟繪圖誌永慕耿耿心不釋
嗟我亦鮮民展卷不容默境異情豈殊
感舊淚霑臆

次韻董氏長姑懋芳見懷

善病工愁悔作詩
虛名妄想總成癡
年來結習消除盡
只藉葠苓與護持

耽詩贏得病餘身
半世蹉跎負好春
誰復似君貧更樂
蜜梅花底獨吟人

拙詩將付梓命楨兒校勘作此示之

我昔垂髫時賦性頗拙魯時或手一編不能辨訓詁
子由最聰穎謂茂仲弟九歲工韻語見之輒心喜如水投以乳
於焉學吟咏旦晚構思苦母氏憐瘦損強使事鍼組先
君獨獎勵謂此志可取教以作詩法不外規與矩立意
必翻新遣辭宜近古勿操大匠斤勿畫季良虎莫似力
弱人竭蹶挽強弩衣冠笑優孟轉使性靈沮凜然遵此

瀟月軒詩集卷下

七

訓不敢尙華撫邇來苦幽鬱憂愁如疾蠱聊復藉篇章
揮毫一傾吐爾父意良厚鈔撮替收貯檢點今所餘
芟除存什五勸我付剞劂庶免飽蟲鼠商榷賴同志校讎
付兒女定有論癡譏遑敢自矜詡一言聊解嘲博奕斯
則愈

瀟月軒詩續集卷上

上海 趙 棻 儀 姑

題沈東江先生謙手書五律長卷

干戈滿天地一老獨吞聲但識生前恨違期死後名墨
痕猶慘淡詩筆自縱橫千載欽高潔東湖水共清

水仙

翠袖黃冠碧玉衫合將女史署冰銜水晶宮與紅塵隔
素質瓊蕤自出凡

杏

瀟月軒詩續集 卷上 一
深林搖曳酒家帘暈雪融霞拂畫簷桃厭太紅梨太白
得中惟爾稱穠纖

繡毬

玲瓏琢就水晶毬渾似交加蝶翅柔繡出團酥如玉樣
化工曾學女工不

木筆

莫問江郎夢裏因一般脂粉不同塵東皇付與凌雲筆
寫出陽和大地春

月季

嬌紅嫩白欲銷魂日日清泉灌玉盆只解花開與花落
一生從未別寒溫

棠棣

小朵蟬聯簇絳霞詩歌韓鄂漫興嗟莫教一旦風吹散
輸與籬邊姊妹花

蓮

出水紅衣不染塵繁華那屑鬪三春天然姿貌無雕飾
原是恒河佛化身

鳳仙

瀟月軒詩續集 卷上 二
喚卿菊婢肯應不一曲瑤琴小院秋贏得九苞文采好
吹簫伴侶在秦樓

秋海棠

崔秀才家舊侍兒啼妝和淚暈胭脂斷腸人倚闌干立
秋在西風日暮時

題王硯農徵士

之佐

癸未繪水畫冊

浙東西本水雲鄉誰料洪波易致殃一夕颶風三尺雨
桑田滄海共汪洋

寥寥墟落乏饔飧閭里空推假貸恩蒿目不堪人疾苦

繪圖愁殺鄭監門

送積仲姪 階升

臨歧猶絮語姑姪最情親
經史宜勤習齋鹽莫患貧
定知歡聚處應念遠離人
此別無多日重來又好春

連雨寒甚春事杳然率成二絕

韶光何事太逡巡
惻惻餘寒似早春
欲卸敝裘心轉怯
浴蘭誰更向湖濱

節近清明暖欲回
朝來又聽響輕雷
郊原莫問閒桃李
寒勒梅花尚未開

瀟月軒詩續集

卷上

三

書感

如環愁緒總無端
儉歲持家事事難
斗米直須錢五百
相逢不敢勸加餐

誰能未雨早綢繆
往往薪窮職是由
覓得樵人休論價
朝來幾有斷炊憂

哭袁氏女日采

玉竟成煙珠委塵
空將孽果話前因
八千里外魂猶滯
廿七年來志未伸

弟妹頻番希聚首
庭闈此後黯傷神
最憐襁褓遺嬰弱
一樣生為失恃人

寓感

不寐頻欹枕春雷日夜鳴
中年諳世味歎歲悟人情體
弱寒先覺愁多夢易驚
扁舟歸未得來日又清明

題陳心壺夫人 瑛 寒燈憶子圖

緣隙風搖小穗紅
一編午夜記丸熊
童烏早逝倉舒天
燈火寒窗悔折菱

羊祜金環事恐虛
釭花照壁淚沾裾
重門深掩黃昏早
怕憶當年為倚閭

先司農公藏書最多聞今散佚殆盡近見楨兒購

瀟月軒詩續集

卷上

四

覓苦無善本感而賦此

枵觸前塵淚點濃
頓衰門祚廿年中
從教萬軸償逋負
轉免連楹飽鼠蟲

手澤關心徒慘惻
風花過眼任西東
外翁今日如無恙
應學香山付玉童

冬日感賦

小閣寒生徹夜風
朝看暖日又融融
晚菘塌地芽偏綠
老樹參天葉轉紅

無限情懷仍黯黯
有涯歲月故匆匆
從教世事多翻覆
瞥眼春回藉化工

老農歎

今年三伏天不熱陰雨連綿少晴日低田秔稻熟已遲
那更飄飄半無實猶恃山田慶有秋黃利定卜倉箱收
豈知秋分前十日嚴霜一夜飛山頭老農朝來淚不止
忍見嘉禾凍將死半年辛苦竟徒勞功敗垂成有如此
嗚呼上天視聽在吾民蒼生疾困誰當伸側聞召杜膺
薦擢彼哉長吏何其仁

讀史有感

佞臣狎客恣追歡齒冷旁人不忍看共說東昏甘賤辱
誰言叔寶有心肝五銖當復談何易半壁偷安事亦難

瀟月軒詩續集

卷七

五

家國由來原一軌陳編感觸轉悲酸

題錢曉徵少詹事潛研堂詩集

宏深經術孰能儔末藝猶推第一流撫仕無心輕入座
儒林有傳足千秋荒祠壞壁尋遺跡勝水名山記壯遊
讀到招魂詞慘淡緬懷祖德不勝愁

集中有哭先祖
贈光祿公詩

追琢無痕句調新不將艱澁揜天真黃鍾應律音原正
元酒陳筵味自醇出岫春雲微氣度脫鞢秋隼見精神
杜韓鼎立誠堪並慚愧吾生亦戊申

見集中舉鄉
飲賓詩自注

題曹大經海槎圖

泛泛適然來偶爾乘之往不須更問津派沿隨下上處
世作是觀人海劇滄泱斯真靜者流丹青寄元賞非參
枯木禪寂滅離言想

甲子歲先兄子啓賦春燕絕句四章余亦繼和歲
月久淹橐並遺失偶見新燕愴然傷懷乃追和
之隨所感觸得句卽書故詞無倫次

故壘重瞻是也非穿簾拂桁鎮相依舊時王謝都零落
莫向烏衣巷口飛

紫領紅襟結伴過年年安樂此行窩鴛鴦何苦矜文采

瀟月軒詩續集

卷上

六

知否人間有畢羅

天生萬物判升沈鸞鳳曾棲枳棘林危幕將焚人未覺
不應訾議到微禽

依人廡下亦良圖草舍華堂本不殊莫忘主人情義厚
護雛爲爾去狸奴

題王薌波留春圖

欲縮韶光住芳筵酒屢傾鶯花春一夢風雨夜三更夢
尾今宵宴遨頭異日情攀留何限意好爲倚闌荆

范耕心徵潔贈貓賦此報謝

垂老心力減凡事付慵惰所好惟觀書寒暑忘勞瘁几
案時縱橫箱篋從堆垛今年鼠大惡橫行日益夥利齒
雖脫囊捷足箭離筈跳擲銅鈔翻奔竄磁瓶墮唾噴裂
窗紗咋咋壞衣衾布帛密緘膝餅餌煩局鎖復恐損我
書終夜數起坐舊畜一狸奴其懶乃過我飽食但酣睡
衰病步顛跛聞風氣先懾鼠右貓則左家人苦紛擾相
顧愁無那伏弩設學置百計無一可范君誠賢鄰惠我
銜花朵碧眼掣電輝金毳垂雲鞞何止價十金不費鹽
一裏故老言佳貓手撫毛出火腳短尾欲鷹趨疾定勇

滄州軒詩續集

卷上

七

果奮威礪齒牙一舉殲么麼從此快安眠高枕夢魂安
拙詩敢云報厚意良足荷

題王薊波韻園圖

剡藤尺幅倩荆關臺榭參差水竹環一自良工傳妙筆
令人神往好溪山

名園風景四時同竹徑松屏面面通倘入此中迷向背
好憑星宿認西東 春星草堂

消盡爐香冷篆煙幾回欹枕思悠然淋漓浪徹曉聲猶急
一點青燈耿未眠 聽雨軒

世業青箱萬卷該錦囊玉軸絕纖埃鄴侯自具神仙骨
肯羨衣魚食字來 小琅嬛

十斛緇塵盡掃除晶瑩光映玉蟾蜍此中空洞原無物
似水光明若谷虛 虛白

形骸放浪真成癖小築還同不繫舟省識高懷如止水
何煩明鏡寫清流 鏡舫

禪宗妙諦孰能參金粟香中白露涵悟得涪翁無隱意
小山深處築茅菴 樵禪室

小閣登臨豁遠眸碧雲紅樹媚清秋道場山色茗溪月
滄州軒詩續集

卷上

八

并向詩人筆底收 呀霓閣

幾枝雪後傍簷斜未到春來已著花爲恐花神嫌冷淡
金樽檀板度年華 梅花山館

老猶孺慕世應稀誦法遺言志豈違日日影堂香一炷
寸心聊可答春暉 清芬

名跡鍾王世已無後來墨妙重唐摹幾番傳刻真形失
歐趙搜羅未是迂 翠墨

幽篁絕似輞川莊彈罷平沙又履霜自是胸中成竹在
肯教古調等閒忘 琴眠

從他日月轉雙丸一枕蘧蘧夢自安笑我利名忘不得
繁華但解羨邯鄲蝶隱

披圖錦蔚與霞舒麗句清詞我不如敢擬鴻才蘇玉局
揮毫中隱賦幽居

冬日書感

節序匆匆一瞬中關情又值歲將終開簾乍喜迎朝旭
瑾戶先教禦朔風隨俗毀譽心自恥與時俯仰術難工
平生忤世多由此豈是耽詩竟致窮

波翻雲詭我誰從磊塊難平一寸胸樂正豈能誣厲鼎

瀛州軒詩續集

卷七

九

葉公原未好真龍熟經世路知夷險漸覺人情有澹濃
孟母班姬千載上茫茫何處覓芳蹤

急雪顛風暮復朝閒繙青史遣無聊昔時珠櫝猶知重

此日琴材竟盡焦軒鶴遭逢從俗羨井蛙跳擲向人驕

易牙倘使生斯世未必能將衆口調

迂疏何得免譏嘲自信非才類苦匏酒爲嚴寒頻挹注

詩當險韻屢推敲兒童荏苒青紅換世事紛紜白黑消

滿紙塗鴉聊自適小窗燈火忍輕拋

莫恨秋霜點鬢毛賢愚一例委蓬蒿曾聞將詔開三徑

敢學劉伶薄二豪不惜精神研典籍豈甘性命徇錢刀
心田肯使容蕪穢慧劍端須取次磨

擬東坡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詩

次原韻

江山縱美非家山特愛疊嶂疑青煙疎林淡遠境幽絕
長江渺瀰山蒼然老松下蔭琥珀液懸流上濺珍珠泉
茅廬數椽傍林麓漁舟如葉浮平川黃州風景畧相似
溪光嵐翠當我前恍疑重到舊游處載酒泛月新秋天
風流駙馬擅神妙倘逢顧陸知誰妍浮沈宦海豈我願
不歸正坐貧無田槐堂貴胄才地美收藏此幅經幾年

瀛州軒詩續集

卷上

十

斯山斯水曾夢見白波碧靄明娟娟青鞋布襪自茲去
巖棲谷飲和雲眠會當偕君覓靈境避秦人本非神仙
隱居學道自可樂尋真未必無仙緣知君見詩必大笑
荒唐如讀南華篇

題鮑聽香 正言 聽鳥圖

鮑君至孝曾聞徒哀啼愁聽霜天鳥老鳥引將八九雛
飛鳴食宿時相呼雛成反哺娛桑榆暮齒不復憂且學
一朝羽化殞厥軀衆雛如泣聲嗚嗚聞之淚下沾衣襦
同心相感誠非誣斯意爲乞良工摹水墨傳出心縈紆

坐令觀者生悲吁我初去國來西吳庭園無恙雙親俱
豈知一別歲月徂靈椿先萎萱復枯烏私莫遂願竟孤
翰君孺慕人不渝忍教握管題斯圖

題畫二首

紅梅

拈毫欲寫出塵姿本色猶嫌不入時但得歲寒標格在
不妨從俗買臙脂

墨梅

無多筆墨故翛然寫出凌寒第一仙自是高人都愛冷

滄州軒詩續集

卷上

十一

開時偶占百花先

嚴垢子弓 鉞 餐花室詩題詞

鏡花詩品繼滄浪山抹微雲詎足方會見碧雞乘傳去
弓衣織句徧蠻荒

從呼鸛雀恣啁哈曲唱姑恩我自慙只願他年君得似
韋皋勳業在西南

讀明史于謙傳

隻手金甌竟握牢忍將西市作酬勞羣思避地心何怯
一力回天志不撓死遺王陳陪曠尾氣凌曹石等鴻毛

微公至計能摧敵未必廊王愈宋高

與長堦袁子瑜 修瑾 話舊感賦八首

憶余初見汝猶未試周時謝尚芳蘭質王郎玉雪姿伶
俇憐瘦弱笑語愛嬌癡暱就諸姑姊提攜不暫離

舞象重來此翩然羨璧人經書能貫串詞賦已紛綸秦
晉諧新特崔盧本舊姻相期同白首桑海遠前塵

結襦纔半載隨宦到天涯自信珠無類羣詎玉有瑕三
八成市虎一旦惑杯蛇重話當年恨難禁淚似麻

遠道音塵隔匆匆十七年狂奴仍故態弱女竟重泉家

滄州軒詩續集

卷上

十二

難思猶痛衙官黯自憐傷懷感存歿舒寫藉詩篇

養親甘屈志捧檄類毛生豈是風塵吏何慚月旦評簿

書還鞅掌塵論自縱橫祖德期無忝天心玉汝成

三宿真成戀經過路不迷若溪尋昔夢甥館鎮單棲情

話連晨夕雄心雜鼓鼙長頻翦燭風雨夜淒淒

不負雲間派工爲洛下吟襟期歌寶劍身世感焦琴并

乏胡威絹休論陸賈金萍蹤欣遇合良友契苔岑

偷閒拋手版小住且爲佳聊當珠擊掌渾如月墮懷歡

場酣竹葉傑句鬪松牌預想團欒宴差肩弟妹偕

讀史有感用子瑜韻

干鈞一髮孰能牽
調語流傳忍更詮
何物島夷來據地
幾時漢將降從天
原非蛟鱗奚難制
果是麒麟豈待鞭
我欲乘槎陳帝闕
盲風苦霧障前川

十萬生靈棄若灰
何煩喪恤到南雷
未聞號令風行肅
但見租庸火急催
謗滿中山冤孰雪
憂深次室氣空隳
阿誰肉食居臺省
能把狂瀾隻手回

楨兒挈節孫同赴
海昌聞仍居舊室
感懷今昔書此寄之

滄月軒詩續集

卷上

七

一艇攜雛泛碧瀾
塔鄉重訪古鹽官
蕭條孤館殊前度
寥落名園改舊觀
橋下波明憐影獨
陌頭花盡惜春殘
畫眉窗外娟娟月
猶照當時六曲欄

小病書懷

病餘筋力更衰孱
鎮日攤書靜掩關
憂患循環來不已
年華逝水去無還
語防忤俗常思默
詩畏傷時著意刪
胸次可堪頻作惡
羨他梁燕自安閒

送徐滇生表姪之官雲南

南州孺子中外親
卅載離合難具論
天涯薄宦銜恤返

兩番情話情彌敦
敦聚首維艱別何遽
匆匆又欲昆明去

點蒼殘雪五雲花
匹馬尋君舊游處
君家家世貴莫嘗
八座九列參翱翔
世族中衰那可料
遂令枳棘棲鸞凰
聖朝片善無不錄
判司儘展驂駟足
男兒六十未全

老萬里行看飛食肉
卽今嶺海尚烽煙
六詔熙恬人晏
眠會發狼兵殲
小醜從軍好跨錦
鞍鞞祝君十二高
勳策改官他日登
西掖髣髴承明曳
履聲摩撫中書草
制

石臨歧使我倍悽然
塔女前秋亦赴滇
昨日遠書重到眼
相思不見迄三年
君今此去應相見
邇來佳想知安

滄月軒詩續集

卷上

十四

善異時衣繡好同歸
洛如花底開家宴

珊媛曲

珊媛姓石甯波妓也
嫁營卒崔某道光庚子六

月崔從征海上破于陣
珊媛聞之赴甯江死年

僅十七

培塿挺松柏
糞壤生靈芝
託根誠滂下
亦抱冰雪姿
苟能自拔俗
造物非有私
嗟嗟石女爾
獨奇成仁取義
甘如飴我哀石女志
爲作石女詞
女家明州隸樂籍
名曰珊媛其姓石
生成薄命絮隨風
小年早苦遭狼籍
傷心

父母謂他人浪蕊浮花更誰惜荏苒芳華十七齡柳眉
蓮臉擅娉婷舞衫歌扇心先厭角彩尋歡淚欲零拋卻
煙花遇佳耦紅綃眞作干牛婦願若夔虵各自憐願爲
鶼鶼常相守無端海上陣雲霾旁午軍書火急催六月
從軍郎觸暑三秋望遠妾銜哀仄聞猾虜氛尤惡燄火
橫衝船竟覆賢愚一例飼鯨鯢盡化沙蟲與猿鶴惡耗
傳來碎妾心從茲精衛是冤禽原知毅魄難終覓甘向
澄江抱石沈豈是徇名驚世俗庶幾一死湔前辱志節
應堪媿綠珠功名未許追紅玉埋香抔土甬江濱過客

滬用軒詩續集

卷上

七

停車薦白蘋好待他年衰節義輜軒定有采風人

姚珊濱表兄

前機

有書見問并附以詩賦此奉答

積雨兼旬薄蘇侵忽傳雙鯉尺書臨叨叨質語濃于醴
落落親情重似金展卷頓忘連日病挑燈便與徹宵吟
蹉跎身世滄桑感詩外還應仔細尋

題珊濱井眉詩存

軒龔賡載傳禹皋風雅一變成離騷紛紜歷代多作者
意各有在非無聊後來乃有噉名客風雲月露觚爭操
或云沈鬱效老杜塵羹土飯嗟虛枵或云豪放追太白

狂談醉噉徒謹叟或云綺靡學溫李瑣屑直欲窮秋毫
或云淺顯傲元白鄙俚母乃同兒曹挂一漏萬限邊幅
是丹非素騰譏嘲古人佳處豈易識每遺骨相矜皮毛
不然蔑古逞庸妄蚍蜉撼樹多訾訾近今習尚例如此
江河日下何滔滔井眉主人獨異是青衫白髮窮而豪
讀書萬卷筆力健卓犖自寫平生遭捷如超屏鹿盧劍
快如切玉昆吾刀和如鸞鳳奏箭箠壯如蛟鰐凌風濤
獨彈古調恥諧俗賞音偶遇終寥寥試觀道德五千字
知希則貴言尤超中郎無子勿復憾斯集後世知難眺

滬用軒詩續集

卷上

六

嗟余學詩苦禱昧下問乃不遺芻蕘鐘鏞豈宜廁瓦缶
蒲艾曷足充蘭苕得毋肥醲厭珍饌轉思淡泊甘山肴
降心相從務推獎使人不憚龍門高披吟眞可當提命
底須執贄親求教願書萬本誦萬遍一掃羣响懸孤標
名山可藏人可淑風琴雅管資薰陶

東坡游東西巖詩自注云卽謝安東山也按兩巖

並名永安均在臨安縣境東卽謝傅所游西爲

許邁故宅後人但知有謝傅故洪平齋詩云西

山許邁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東坡詩亦無

一語及許余因作此解之

東西並列兩巖名賢相真仙豈重輕何事詩中遺許邁
想緣功不及蒼生

送子瑜之官杭州

君家先業縣雲初浙西政績稠人稱子孫相繼莅茲土
蟬聯鶴起何忝忝諸郎濟濟擅詞賦瓊枝朗澈冰壺激
龍媒作駒已神駿鷲鳥破殼旋飛騰人生出處有定命
霜蹄暫蹶當年曾一朝俯首廟簿尉鹽車未免悲填膺
偶然休暇事游覽襍被獨買扁舟乘重過草堂話疇昔

應月軒詩續集

卷上

七

艱危屢試時兢兢自云禍福久不計清濁無復分淄澠
開樽聊作軟脚局剪蔬斫鱸邀吟朋酒酣慷慨論時事
雄心恨不荆舒懲竭來渡江訪建業浮屠絕頂窮攀登
長江萬里波浩瀚鍾山千仞峯峻嶒歸來詩境益排界
英辭傑句揮溪藤簡書有約不容緩匆匆話別情難勝
卑官任力乃其分敢辭奔走勞行滕他時大府列薦剡
位業何止哦松丞雙鳧五馬要有日但祝宦跡來吳興
甘棠未翦輿誦好卅年遺愛猶堪徵此邦民醇吏多暇
燕寢盡日清香凝玉湖金井恣吟眺紅亭白塔輝觚稜

我詩便可當息壤懸知不為山靈憎臨行贈言更有進
莫恃才氣多憑陵大智若愚巧若拙佼佼誠恐疑誇矜
鉛刀豈無一割用何煩寶劍驅蒼蠅藏鋒斂鋸養精銳
盤根錯節呈材能從來惡石愈美疾諒非熾炭投寒冰
往哉努力述祖德家聲勿替如傳燈

題王惕甫教諭曹墨琴夫人合裝卷子

憶嘉慶元年夏蔡侍三叔父潤圃公讀書叔父
喜書畫所居屋五楹懸挂殆遍月一更易卷舒
藏弄蔡恒助之會見先生所書楹帖偶問之叔

應月軒詩續集

卷上

六

父曰此吾友吳人王惕甫今之通儒也蔡心識
之後四十年獲觀曹墨琴夫人題字知為先生
德配亦心識之今秋姚珊濱表兄郵寄此卷屬
題其詩句清新書法蒼潤洵可寶貴加蔡媿陋
何敢妄綴一辭惟是先生久歸道山夫人繼逝
而吾叔父亦于去年棄養絲竹生塵門祚衰落
展玩之餘不勝今昔之感爰書數語并繫以詩
文章海內老經師更斂光芒入小詩野鶯家雞渾不辨
高懷只許孟光知

寫韻分箋伴冷官練裙疏食有餘歡從今攜手仙山去
定識前身是彩鸞

一門叔父有中郎曾說聯鑣翰墨場今日卷中瞻姓氏
回頭四十六星霜

飛鳥歸來僅十年錦囊玉軸付雲煙傷心老輩今誰在
夢到家山一泫然

讀樂天花前歎亦作一首但借其韻不擬其意也

樂天昔賦花前歎與我同年五十五公云禍福非天爲
我信彭殤皆自取芝蘭由來愛空谷松柏不聞憂瘠土

瀛月軒詩續集

卷上

九

凌霜傲雪須定力墮涸飄茵果誰主可憐薄植鬪穠華
如瘖學歌跛學舞榮枯造化本無權莫爲花枝怨風雨

寄懷積仲開封子瑜揚州

玉抱蘭襟並軼羣詞壇筆陣早能軍賦成梁苑花千片
夢到揚州月二分倘憶牽衣酬別酒定應躡屐望停雲
河聲嗚咽簫聲怨一樣登臨悵獨聞

題樂閒破帆圖

先生號破帆帆破終無玷迅疾非我爭迂緩從人貶破
帆雖破猶可修卷舒在我心悠悠圖成賦詩寓至理鸚

鵬同此逍遙遊君不見虎頭畫手推宗匠如此丹青應
不讓懸知嘉識稱嘉名行人安穩帆無恙

讀史雜詠三十首

遐想方當漢業隆頻施撻伐懾羌戎三軍勇怯憑元帥
四海安危繫相公偃武不妨仍置堠揆文何必定韜弓
欲排閭閻愁無路呼吸誰言帝座通

昔年左相領藩封嶺海銷兵罷置烽馬援未嫌譏白帝
田疇竟忍賣盧龍請盟南詔窺無備起舞完顏漸不恭
可惜前等饒勝算邊防一旦壞凡庸

瀛月軒詩續集

卷上

十

醜人狂藥自遐邦抗疏曾驚汲黯賢政績潁川傳第一
才名江夏本無雙中傷豈憚含沙蜮逐妄羞如吠影龍
任爾悠悠譏首禍老成憂國志難降

達夫休愧激昂遲想見批鱗極諫時何日更開陳軫口
只今徒恤史魚尸能持臣節生無忝欲悟君心死豈辭
舉復有靈終不瞑關中父老涕空垂

名分從來辨等威尊卑無奈禮多違解稱五霸今猶少
能讀三墳昔已稀戡暴安良名實爽斂財聚粟計謀非
閭閻凋瘵民何告肘腋先愁伏禍機

琳宮梵宇蕩無餘荒穢憑誰一掃除枉費馬肝頻饗士
試看螳臂竟當車殘民不顧神人憤豢賊都忘府庫虛
聖主宵衣勞軫念受降亟爲報宸居

可能一一試吹竽自古賢才定預儲莫待臨淵纜結網
何堪失楫始求壺悲音黯黯鴉鳴樹殺氣憑陵虎負岵
會見廷評明執法賞功罰罪幹鴻樞

樂輸不止盜糧齎粟帛魚鹽盡取攜矢志青衫廿折簡
無辜紅粉痛摩笄流離骨肉填溝壑潦草旌旗咽鼓鼙
是處危疆殷戰血幾人慷慨感聞雞

瀟月軒詩續集

卷止

非

寬猛兼施政令佳蓋臣心迹比高齋欲抒民困羞敲骨
未報君恩忍乞骸仗節戢兵恢至計傾襟下士做虛懷
獨憐同調遐陬謫戮力籌邊夙志乖

五事能修自弭災漫傳夏雪又冬雷將歸莫擬琴三奏
飲至猶賒酒一杯折檻朱雲無復恨投荒寇準有餘哀
大風歌後英聲在想望雲飛猛士來

島嶼孤懸鉅海濱當關虎將勇無倫從戎已分埋輪死
請救徒遭按劍瞋忠孝一門同父子腹心千古幾君臣
松生澗底苗山上長夜漫漫慘不晨

漫向青編溯舊聞感懷撫事思紛紛三驅獲獸知良御
一怒安民賴聖君北固樓臺餘落日西陵松柏起愁雲
忍孤圭玉酬庸厚載筆明堂待策勳

得喪從來在一言如何輕率撤籬樊艾亭成豈疑回紇
梨樹盟難信吐蕃掉尾已欣魚脫網噬臍應悔鶴乘軒
憐他良將埋鯨窟國事無裨死亦冤

不僅因循誤素餐郭開賣趙罪難寬脂膏利竭盤龍浦
粉黛香埋唳鶴灘贖貨儘教金作塢致書底用蠟封丸
生曹死蔡紛紛是仗馬無人一奏彈

瀟月軒詩續集

卷止

非

威望親臣重斗山貔貅坐擁鎮巖關官羊法酒連宵宴
緩帶輕裘盡日閒義旅枉誇吳卒勁元戎偏類趙王犀
檻車不比徵盧植聞說明珠滿載還

逆燄妖氛歷歲年符離兵潰尙安眠畫江空設蜺蚰壘
破浪非無峽蜺船有愧貳師能畧地卻疑充國欲屯田
龍驤枉錫將軍號爭肯身臨不測淵

兵鋒未接早魂消勇氣翻輸醜虜驕南海鼉鼉均有窟
東明魚鼈竟成橋惟知劍舞吹長笛盼斷鏡歌奏短簫
誰料梁王督涼雍二矛駟介鎮逍遙

潰卒披猖甚寇抄有司無計遏喧呶園葵不食空雷恨
社櫟非材且解嘲小信休嗤旌徙木大言誰敢責苞茅
翻將選悞誇持重何日氛埃靖四郊

文武和衷共擁旄撫民辦賊仗賢勞倉皇一旅終恢復
訐直千言竟阻撓練卒空教牛渚集奇功可惜鶴河逃
騎驢安穩歸田里魏闕心懸感二毛

懷安殆欲衅干戈陸賈空傳屈趙佗坐失事機惟退避
行看儲蓄漸銷磨潛蹤鬼域來偏速轉眼光陰去已多
太息蠅蟥同一喙道旁築室竟如何

滬月軒詩續集

卷上

三

匈奴未滅敢云家懷古茫茫一歎嗟有恃且憑金穴富
無功豈畏玉門遮荀罃倖返宜爲戮郤洩雖賢忍自誇
莫負中朝宣賜意朱輪華轂燦如霞

陶鑄羣生任棟梁未能無短且無長開門揖盜心猶怯
閉戶修齋計亦良校尉頓忘收瀚海平章決意棄襄陽
可悲黎庶遭屠戮洵有人閒鐵石腸

誰解爭先得意鳴虛傳李劫是長城就刑東市增悲悅
諧價西園費品評從政斗符何足算殘軍甲仗可憐生
平時衣食關租稅恩重須知性命輕

家傳智勇重藩屏使節重移仰典型定遠忘身探虎穴
嫖姚矢志踐龍庭折衝上將謀非拙跋扈偏師令不聽
青史芳名繩祖武足令荒裔重朝廷

礮鉅舟堅豈足稱輸心無奈教猱升刊章百道嗟何及
求艾三年病未能肆掠有誰分玉石賄和空自括金縢
側聞破格招賢俊諸將詩成淚滿膺

拔旆投衡古所羞幾多邊鄙任虔劉和戎豈僅三城棄
遇賊都無一矢酬此日珠崖仍肆毒當時漆室早懷憂
宣威在昔思盧肇破虜先能折逆謀

滬月軒詩續集

卷上

三

玉溪舊句試重吟詩史流傳證古今軍令未聞誅馬謖
捷書惟是報孫歆敢嘲穎上曾三走或冀蠻方有七擒
爲問臨邊諸將帥雍雍襲博果何心

自問應知七不堪因人作計可懷慙便便腰腹言難副
衮衮金貂位許參大將敦詩眞罕事潛夫著論亦空談
軍中韓范今何在艱鉅能將隻手擔

紛紛變雅刺譏嚴致慎先須凜具瞻魯相乃爭紅女利
漢兵渾若賈胡淹欲籌藩鎮言皆罪便用鋤耨器亦銛
省識天心將悔禍殲渠夢想海波恬

功成作樂和韶咸干羽虞廷藉至誠進退幾人參國是
起居凡事畏民暑歌繙敕勒心徒壯戒愧兜韃口未緘
敢告緹油宜奉職千秋得失在琅函

題月冷峯青圖

從姪霞莊維嘉有妾李二姐京師人霞莊以府

經歷分發廣西道出漢陽病卒二姐吞金以殉

年僅十九族姪右卿光弼遷其櫬歸厝宗祠側

爲作此圖

亂峯銜冷月悽絕暮汀前屬續江南客收帆漢北船盛

滄月軒詩續集

卷上

詩

年傷玉折壹志勝金堅想見從容際丹青莫可傳

吾祖殉王事傳家有素風餘慶三世後大節一門中

惆能知義泉臺倍慰忠四川有慰忠祠祀金川先塋歸

骨晚今幸九京同

次婿王崑圃錫珍有江西之行詩以送之

湖海王郎志逍遙賦壯游鶯花三月暮煙水一江流風

送滕王閣詩題庾亮樓計然真得策努力念貽謀

題珊濱金釵沽酒圖

呼之欲出人在紙舊夢悠悠半生死閨蕪深已十載餘

悲懷元相真相似良朋萃止一斗無耀首有物春可沾
髻鬢鬻市充杯酒髮髯社家會老姑當日丹鉛傳韻事
姚合年才二十四只今騎省已華顛酒酌釵分淚猶漬
攜來行篋復幾年天涯朋酒頻留連煙雲一幀情千古
不羨營齋十萬錢

笑茂仲弟

落寞家門百慮煎那堪哀樂逼中年向平難遂遨遊願
逸少何甘翰墨傳菡萏花時悲輟瑟鶴鴿原外慟推弦
傷心煮粥猶前日病枕吟成一泫然

滄月軒詩續集

卷上

詩

題錢雪枝熙祚孤麓校書圖

不信琅嬛許賃居湖光山滌繞精廬幾多清福容消受
快讀人閒未見書

十頃坡瓌照眼明晨昏鉛槧一編橫崇文著錄多珍祕

副墨藏家抵百城

良友招攜愜素心紉紅許綠共研尋笑他水磨吹簫客
只有商卿伴苦吟

吳越高樓昔看經天然圖畫入丹青舊游倘覓題名處
笑指孤山放鶴亭

題董樂聞臨吳仲圭墨竹卷子

涇上老居士今之梅道人閒將墨爲戲解與竹傳神瀟灑能醫俗淋漓總逼真虛心參靜趣舒卷不嫌頻

哭王氏女曰琛

十年離膝下一旦遽泉途遠道憐夫婿傷心泣衆雛生原同夢幻病或誤醫巫知否庭闈慟臨風淚欲枯

題陳抱之_經學書圖遺照

八法雖一藝運腕乃其職剛健含婀娜有筆復有墨伯英見爭道技進快胸臆右軍擅精能神妙由心得貞觀

濼月軒詩續集

卷上

非

寶蘭亭寢饋不離側千秋萬歲後猶向昭陵匿歐虞褚薛儁所工非一式顏公出新意勁節在筋力誠懸以筆諫聽者爲動色乃知古之人事事見學殖陳君好書帖頻年處視北辰夕事臨摹揮灑無停刻追計衫袖烏何營池水黑惜哉未中壽奄忽令人惻今觀畫圖中神采猶可識想見曩昔時求請人如織酬應日益繁幾使鐵裏闕專心獲精詣染翰宜取則文苑講緹油榮名此無極

于問樵_清一蘇齋落成詩次韻

山環水抱好家居衡泌優游樂有餘繞榻苔凝新雨後亞簷花鞞午晴初似聞履畝先栽秫不礙窺園自種蔬得意詩成誇別墅還應四壁笑相如

題趙青士_選半耕_萃茶甌對說詩圖三首

至樂在家庭風雅共研討四海多朋儔無如弟昆好揮灑我自豪簡練人誰識風味亦如茶甘從苦中得大雅久已淪何處有真訣請以禪喻詩佛言不可說

題蔡可階_{升初}留真館圖

羔豚飾于市醯醢乞諸鄰舉世競作僞誰復能全真唯

濼月軒詩續集

卷上

未

君迴殊俗胸次無纖塵立心尙誠實守樸而完涓蒿筆奪化工元氣常渾淪寫真擅絕技遺貌惟取神小窗墨螺香知已過從頻妍媸各有態一一傳其人君懷自坦白君藝殊精純遐哉渾噩風合署無懷民

題葉清甫_熊補華精舍圖

卜築宜清曠慈顏奉錦闥與軒閒自適花竹靜相依八畫裴臨海稱詩東廣微芳庭舒愛日珍重此春暉

上海趙棻儀姑

南宋宮閨雜詠一百首

徽音曾說孟家賢無罪緣何竟棄捐劫火餘生天意在

中興艱鉅一身肩宋史后妃傳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

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

聞康王在濟迎王即皇帝位后以是日撤簾尊后為隆

祐太

難浣金風絕塞塵勸誅柔福豈無因如何當日蘇丞相

一見先知是貴人也宋史后妃傳章賢妃開封人高宗母

太后十二年至臨安二十九年崩諡日顯仁竊憤錄帝

遙見韋夫人為阿母於是知章夫人已為蓋天大王之

兒呼韋夫人為阿母於是知章夫人已為蓋天大王之

妻也四朝聞見錄柔福帝姬自金奔歸自言於上上遂

以高士儂尚主一時寵渥莫之前比蓋徽宗僅有一女

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及章太后歸自北方持高宗袂

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說錯買了顏子帝姬柔福死

已與柔福俱處北方恐其計已之故文之以偽京師顏

家巷柔福物不堅實故至今謂之顏子生以南京師顏

顯仁本會稽人蘇丞相頌致仕居丹陽有老婢章出家

為尼嘗給事蘇丞相其妹即顯仁也初攜登頌榻通夕

遺溺不已頌曰此甚貴非此能住宜攜以入京會哲宗

才一幸而

羨爾籠鸚化鳳飛宋史后妃傳喬貴妃初與高宗母章

毋相忘既而貴妃得幸徽宗遂引章氏二人愈相得二

帝北遷貴妃與章氏俱至是章妃將還貴妃舉酒酌章

氏曰姊善重保護歸即為皇太后妹

無還期終死於朔漠矣遂大慟以別

車前苦語淚潛潛予季誰知意不關鴛侶雁行同棄擲

枉他絕域寄金環宋史紀事本末章后將南旋淵聖臥

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始

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宋史后妃傳高宗憲

節那皇后高宗居康邸以婦聘之封嘉國夫人從三官

北遷上皇遣曹助歸夫人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助

曰幸為吾白大王願

如此環得早相見也

亭署迎康夢亦靈讀書萬卷佐彤廷膳脂阜茨渾閒事

瀟月軒詩續集卷下

日費踰糜寫石經談薈高宗皇后吳氏父吳近嘗夢至

花花下白羊一隻后以乙未生高宗為康王時選入宮

按迎康宋史后妃傳作侍康朝野雜記后讀書萬卷翰

墨絕人老學菴筆記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椅子錢

太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

中用膳脂阜茨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

書史會要帝嘗書六經賜國子監刊石稍倦即命后續

能辨

虛位中宮十六年情深故劍史嘗傳若無好問紆忠讜

纔鼓南風早改絃宋史后妃傳高宗憲節那皇后紹興

中宮以待者十六年顯仁太后回鑾始得崩聞又潘賢

妃邢后北遷妃未有位號帝即位將立為后呂好問諫

止之立

為賢妃

論詩讀畫侍宸游絕豔清才說大劉想見芝泥紅沁紙

奉華小印擅風流輦下紀事德壽宮劉妃臨安人入宮

以紫霞帔轉宜春郡夫人進婕妤復封婉儀皆有寵宮

中號妃為大劉嬪子婉儀為小劉嬪子志雅堂雜鈔李

伯時盧鴻草堂圖曾收入高廟劉嬪子位者有奉華大小二印

內家善譜玉韉笙敵國傳聞想豔名立馬吳山綠底事

新詞休怨柳耆卿德壽宮起居注太上召小劉貴妃獨

主亮日向者梁說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天下之絕

色也今一舉而兩得之所謂因行掉臂也又初亮遣施

宜生往未為賀正使隱畫工於中密寫臨安之山湖以

歸亮令圖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於吳山絕頂是時已

有南窺之意及聞人唱柳耆卿望海潮曲

皆錢塘景物亮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

賢志名堂意自快暮年底事反生嫌勅追告命非常制

此舉當時似過嚴宋史后妃傳憲聖慈烈吳皇后取詩

王氏俱明豔淳熙末上皇愛之及崩憲聖后見二

才人每感憤孝宗即追告命許自便蓋非常制云

預擇元良降德音嬰年調護孰堪任婕妤招手天顏喜

默喻君王付託心宋史后妃傳張賢妃建炎初為才人

輔臣問帝以宮中可付託者誰也帝曰已得之矣意在

婕妤已而伯琮入宮年尚幼婕妤好與潘賢妃吳才人方

環坐以觀其所向婕妤好手招之遂向

郭瓊瓊與許柔豔舞嬌歌樂燕游德壽起居畱記注

南朝天子本無愁德壽宮起居注小劉婉容進自製十

瀟月軒詩續集

卷下

王

柔柔對舞太上并以瓊瓊柔柔

受冊長秋翟芾膺異光穿室記休徵最難介弟敦清節

勸易糟糠竟不能宋史后妃傳孝宗成恭夏皇后之生

時妻至京官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執中弗為動

他日后親為言執中誦未宏語以對后不能奪

慈儉先教減膳羊故衣何異曳綈裳崇謙遠侈垂明訓

令德端宜匹壽皇宋史后妃傳孝宗成肅謝皇后性儉

衣有數年不易者弟淵后嘗戒之曰主上化

行恭儉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

君臣魚水樂相羊良醞珍肴出尚方纖手玉杯頻酌賜

新歌重按聚明良胡銓經筵玉音問答隆興元年五月

于側旨喚內侍廚司滿頭花辦酒初盞上自取酒令潘

如唱賀新郎旨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願予

萬年歡食兩味鼎煮羊羔胡椒醋子魚次盞蒙旨潘妃

取玉龍盞至又合蘭香取明州蝦脯至特旨令妃勸予

予曰此甚賢雖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婦人即唱勸

酒事可見矣上謂予曰卿可酌一杯以回妃酒予曰內

外事殊臣恐明日朝臣議臣之非上乃拱手答曰此朕

之誤言也又自取酒親酌賜予食兩味胡椒醋羊頭真

珠粉及炕羊炮飯畢上乃移步至明遠亭又索

酒再酌滿飲頃聞天竺鐘聲池畔柳中鴉噪矣

過宮章疏淚如麻躡馬從來必破車嘗藥寢門何等事

猶將飲酒勸官家宋史后妃傳光宗慈懿李皇后帝久

帝感悟極命駕朝重華宮帝出至御屏后挽

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遂傳旨罷還宮

瀟月軒詩續集

卷下

四

漫誇宜笑復宜翠恩寵誰言可庇身不見黃壇燈燭滅
何曾一意事明禪宋史后妃傳光宗黃貴妃有寵因帝親郊宿齋宮李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

聰明機警解詩書芝草無根語豈虛不是持箋能力阻

玉津園外已回車宋史后妃傳甯宗恭聖仁烈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有楊次

山者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頗涉書史知古今注復

機警四朝聞見錄慈明陰贊甯皇誅侂胄甯皇時聞韓

泣且對上云若欲追回他我請先死甯皇拔淚而止

歌舞樓臺戀浙西故宮禾黍任淒迷可堪一角殘山水

只倚楊家妹子題珊瑚網世評馬遠畫多殘山剩水不

書史會要楊妹子楊后之妹書似甯宗馬遠畫多其所題

黑祿年來寢不佳北風淒緊過長淮傷心降表僉名後

剩有醫官奉御牌吳萊淵穎集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

淒然淚下汪元量水雲集醉歌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

僉名謝道清宋史后妃傳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志雅堂

雜鈔醫老張防禦向為謝太后神御牌奉之終身

閩馬丁當道路聞捨錢造寺尚紛紛官家漫笑明皇暗

未必楊如有祭文宋季三朝政要閩如怙寵馬天驥丁

閩馬丁當國勢將亡古杭雜記淳祐庚戌為貴如閩氏

建功德寺于九里松名曰集慶土木之功過于諸寺隨

隱漫錄姚勉述勒祭閩妃文曰五雲縹緲誰

叩玉局上曰朕雖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

瀟月軒詩續集 卷下

五

怪得朝廷故事諸姑名久已播蘭蓂宮詞譜出皆親見
公子翩翩數斗南浩然齋雅談張樞斗南踐敬來華為

披緇幸不辱昭孫宋史后妃傳度宗全皇后幼從父昭

元兵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逾年

事平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理宗乃詔后入宮胡曰爾

父昭孫昔在寶祐開闢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

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深異之宋亡入朝

于燕京後為尼正智寺而終

中京寸土已全無塊肉悲深趙氏孤一樣垂簾循故事

憐他宣旨尚稱奴宋元通鑑端宗景炎二年時播越海

猶自稱奴濱庶事疏畧湯太妃垂簾與羣臣語

秋風天際饒琴師夢斷孤山五字詩太液芙蓉零落盡

傷心不獨舊昭儀水雲集附錄迺賢讀汪水雲詩集詩

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宮爾燕甚久世祖皇帝嘗命奏

琴因賜為黃冠師南歸時幼主瀛國公與宮人王昭儀

清惠以下廿有九人分韻賦詩以饒其行又恭宗皇帝

送汪大有南還詩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

客應是不歸來又宋舊宮人詩詞王清惠等送汪水雲

詩序水雲畱金臺一紀琴書相與無虛日秋風天際束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分韻賦詩為贈又

瀟月軒詩續集 卷下

六

昭儀王清惠字冲華滿江紅詞
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

對月悲歌酒半醒美人掩涕倚樓聽朝來為訴飄流苦

更念昭儀墓草青楊儀金姬別傳李嘉謨以鄉後部發

倦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靜聞

鄰婦有倚樓泣者明日訪其家則宋舊宮人金德淑也

因過叩之曰客非昨暮悲歌人乎此亡宋昭儀黃惠清

寄汪水雲詩我亦宋宮人也昭儀舊同供奉極相親愛

且為泉下人矣

腸斷種車北去時江花江草不勝悲一貞自守甘同死

傳詞衣中絕命詞東閣友聞至元十三年宋謝全兩后

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

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一篇于衣中

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父母且不辱親藝祖受命

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大

難既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于一貞焚香設誓

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服其貞烈

故國河山舉日非甘州寺裏許雙飛六更再行南朝識

五采龍文已露機庚申帝史外聞見錄瀛國公初為僧

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四月十六夜生一

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即物

色得之因求為子并載其母以歸全祖望鮎埼亭集外

輿地圖先釀禍胎癸辛雜識濟王夫人吳氏性極妒忌

必譖之揚后具言王之短無所不至一日內宴后以水

晶雙蓮花二枝命王親為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穆

未幾王復與吳有小競王乘怒碎其花及吳再入禁

中遂謫言碎花之事於是后意甚怒有廢儲之意宋史

后妃傳嘉定十四年帝養宗室子貴和立為皇子賜名

茲故好琴史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約之而私厚美人家

令伺皇子動靜法變之一日指與地圖示美人曰此瓊

崖州也他日必置彌遠于此地美人以告彌遠彌遠大

懼十七年帝大漸彌遠

遂矯詔廢茲為濟王

參差樓觀劇豪華又築新居路不賒一自奇鷓飛九首

無人重問沁園花張雨句曲外史集題周漢國公主甲

全盛時柳貫待制集右開元宮圖一卷本宋理宗女周

漢國長公主第在杭州清湖橋西第成于景定辛酉公

主實以是年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初理宗無子獨有公

主兩宮最所鍾愛有司希旨為治第帷帳供御下乘輿

一等居半歲猶以遠掖庭更卜和甯門內東穿墻垣為

直道內官宮婢朝夕通饋問而賜第在清湖者唯居

楊氏母宋史公主傳周漢國公主病有鳥

愁聞伏劍與鸞弓欲免慈親計已窮忠孝果然能兩盡

止之遂抱銀鑿墜井而死樵書孝宗時訪求岳氏子孫
禮祿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
娘女夫高祥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候出
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尉並載金陀粹漏則銀餅殉孝
甯不經御旨追贈且岳珂為武
穆孫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

武勇虛誇廖小姑大言何必笑裙襦飛來一語真成識

後此楊么亦被誅獨醒雜志岳公飛之破固石洞也其
酋長乃一女子號廖小姑持刀叫呼

曰今日官軍要破我若除是飛來公顧左右曰飛即我
也擊鼓進師遂破賊若生擒其酋以歸宋史岳飛招捕

楊么斬之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
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

督戰江中鼓亂鳴鳥珠驍勇亦心驚世閒多少臙脂虎

但解花叢駭燕鶯宋元通鑑建炎四年韓世忠俟兀朮
師還移師鎮江以待之既而接戰江

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
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

中興將佐有餘思附驥偏容一侍兒幾字畱題烏石寺

綠苔點點宛臙脂鶴林玉露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
有岳忠武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

題名劉不能書台侍兒意真代書堯章題詩云諸老
凋零極可哀尚畱名姓歷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

臙脂說
綠苔

伊蒲齋供享緇黃想見慈悲訓有方他日符離謂心學

忍將民命委沙場夷堅志張魏公母冀夫人日齋道人
一員有一客曰夫人當生貴子何氏

備史張魏公符離軍潰國家數十年所積資械蕩棄無

餘方其甘寢晏然稱是心學然當萬眾崩解時一人心

收拾否

枉號先生未讀書彭城柑美定何如機心畢竟輸姦僧

再向椒閣詡大魚兩浙名賢錄秦檜妻王氏自稱沖真
先生王佐為祕書省校書郎駁之日

妾婦安得有此稱四朝聞見錄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
賜宴進淮青魚憲聖問夫人會食此否夫人對以食

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進夫人歸

亟以語檜檜志之日夫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鱈魚大

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耳

炬赫清河異姓王武人也解選紅妝玉織銀管工箋奏

誰信張穰出教坊三朝北盟會編張俊妾張穰錢唐名
妓也知書嘗代俊文字封榮國夫人

莫唱南朝玉樹詞青衫淚溼感天涯仙姿宮鬢都憔悴

悽絕張家小侍兒容齋隨筆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摠
侍御家集出侍兒佐觴中有一人意

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

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詞曰南朝千古傷

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誰家恍然

相遇仙姿勝雪官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

澄冰同潔玉同溫丁晏何慚幸相孫可惜陳姬年最幼

不逢軺使奏君門梁溪漫志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為
鄭州新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

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

了絕于挺下晏元憲公四世孫女小字師姑年十五從

叔孝純官于廣陵建炎三年陷虜係以北去每欲從

獲免其主擲身于地僵仆氣絕或自經或投于井皆救而

氏女其父壽隆紹興初為湖北提刑幸于官其子造之

挈妹至吳欲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

賊欲逼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嫂口不如俱投江無為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尸浮數里不沒賊怒因搥以矛乃沒女時年十四丁晏二事則未少章弁奉使歸奏之陳氏事則故老為予言

化行侍婢見閨儀連袂沈淵死尚隨何事史官遺節烈

表彰端賴竹坡詩梁溪漫志洪鴻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洧一日遇巨盜于江中欲逼之女義

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恩小曰勻奴姓吳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竹坡周少

隱為之賦二詩

白璧無瑕竟得雙縱教玉碎志難降千秋精爽依香塚

定有靈風滿漢江宋史列女傳王氏二婦為所掠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皆浮出不壞人為收葬之城外江上為雙塚以表之

為收葬之城外江上為雙塚以表之

應月軒詩續集 卷下 七

笄年猶未脫香纓解使權辭活父兄一擲市橋沈玉骨

芳名青弋水同清宋史列女傳魯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准寇號一窠蜂倏破縣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

歸來元是去時身苦耐饑寒廿五春夫義婦貞兒更孝

一門鼎列盡完人宋史列女傳劉氏海州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郡縣震響公緒倡義來歸偶劉歸翁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今陳已貴必他娶矣蓋改適日吾知守吾志而已違郵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長輒思念涕泣奔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迎母以歸劉

在北二十五年嘗緯蕭以自給

草拔芝英夢裏看風鬟霜鬢轉辛酸後來方鮑閨房秀

文筆猶宗李易安琅嬛記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配上已脫芝英草拔其父為解曰汝待得能文詞婦也非謂汝為詞女之六乎後李翁以女妻之即易安也貴耳

緣李易安南渡來常懷京洛舊事晚年賦詞有於今憔悴風鬟霜鬢之句又清菴鮑氏秀齋方氏淳熙間二婦人文筆可繼

易安之後

倚竹天寒態自嬌霜根雪節滿生綃西江內翰饒風雅

戲筆閒題有翠翹焦氏說楷翠翹洪內翰侍人題畫竹云翠翹戲筆字畫婉媚

無辜孀母痛遭燔酷吏何知有墮猿庶女呼天誠不妄

坊題孝感慰沈冤宋史列女傳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

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

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効治楊

坑縛母于其內旁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

辭終不伏女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汗辱甯死

蕙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認冤于天言終而絕于是

石泉連三日地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

震恐甚官李志甯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寢坐

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甯自念夢

兆非殺人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甯自念夢

大明日袁至使吏執平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

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揚

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誰將學業授青娥幼女居然中甲科此是經生非辯士

勿因早達比甘羅雷青日札淳熙九年女童林幼玉求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時年一十二

或賜為儒人或云
林妙玉賜為進士

皈依大士禮珠幢瑞相端嚴到夜窗淨土但能回一念

菩提解使病魔降夷堅志明州王氏女百娘連歲苦疾

拜不怠每假寐如入定狀必見瑞觀首大士晨夕禮

勸以作禮西方阿彌陀佛仍親授四句偈曰淨土周沙

界云何獨禮西但能回一念觸處是菩提

又云可普勸持誦會未逾月二患頓愈

結綰同心詎肯違短橋月色照同歸香魂若傍青陵塚

化作鴛鴦亦並飛癸辛雜識淳熙間王氏子與陶女名

月正其事也中興絕妙詞選吳子和禮之霜天曉角詞

心結癡騷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入路絕共沈

煙水闊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斷橋月按斷橋亦名短

橋瀟湘詩續集卷下

罵座踰牆事若何漕司耽樂任譏訶試吟南浦釵分曲

青兕猶然怨呂婆貴耳錄呂婆即呂正己之妻淳熙間

正已播家諸姬甚盛必約正已通背飲呂婆一日大怒

踰牆言之指子一彈碎其冠事徹孝皇兩漕即日罷呂

婆有女事幸幼安以微事觸怒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

因此而作幸棄疾稼軒長短句祝英臺近詞寶釵分桃

葉渡煙柳暗南浦宋史辛棄疾在取京

軍中僧端義曰我識君相乃青兕也

者般火色損沈疴不惜酬醫贈翠娥垂白風情渾未滅

燈昏羅帳奈愁何清波別志辛稼軒在上饒屬其室病

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為醫者索酬勞那得許

多錢帛只有一箇整整也合盤盛得下官歌舞轉淒涼
曠得幾枝筓韻著者般火色告媽媽將息稼軒長短句
祝英臺近詞羅帳
燈昏啞咽夢中語

庭前取水隔屏窺小事何曾相業虧猶許芸香侍巾櫛

不煩門下講蠡斯韋居聽輿周益公夫人妒有媵公盼

告公以熟水酌之夫人窺于屏曰好个相公為婢取水

曰芸香姓孫氏事公

于行在所時年十七

姝麗曾標三傑名霓裳重舞倍關情幾年一遇添惆悵

獨把新詞贈小瓊齊東野語周平園嘗出使過池陽太

以侑歡公賦一闋云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都無誤幾

年一遇莫訝周郎顧范石湖嘗云朝士中姝麗有三傑

謂韓无咎鼂伯知
家姬及小瓊也

豔說銀潢粉黛叢鍾情為賦臉霞紅花枝入手無人妬

傲殺君家老放翁稽舊續聞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

客皆騷人墨士陸子逸嘗與焉士有侍姬盼者色藝

殊絕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預捧觴之列陸因

問之上即呼至其枕痕猶在臉公為賦瑞鷓鴣仙有臉霞

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後盼盼亦歸陸氏宋詩紀事陸

翁雁行也

忍聽姑惡叫芳叢邂逅名園恍夢中橋下清波依舊綠

春來無復照鷺鴻齊東野語陸務觀初妾唐氏于其母

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為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其

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唐後改適同郡

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于禹跡寺南之沈氏園
翁悵然久之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
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絲此身行作
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
緣曾見驚鴻照影來

應悔當時賦感秋渭南物色枉綢繆黃昏陣陣芭蕉雨

小令重吟輾轉愁隨隱漫錄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詩
云玉階蟋蟀聞清夜金井梧桐辭故

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詢之驛卒女也
遂納為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算子云只知眉

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
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畱愁住

坡翁兩賦足千秋雪壁淋漓妙墨畱想見揮毫擅彩袖

惠齋小字寫銀鈎皇宋書錄狀元黃由妻平江胡氏號
惠齋有文章兼通書畫黃帥蜀中胡

聽月軒詩續集

卷下

五

氏借行過黃州雪堂胡氏行書赤壁賦于壁間劉改之
題沁園春一闕于後云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

拾翠尋芳事事慵拈毫恰愛鬪詞鋒早梅晚杏名原稱

戚晚裁來分外穠林下詞選梅嬌杏倩俱宋吳七郡王
姬工詞翰常賦詞相諱梅嘲杏滿庭

芳云杏花何太晚遲疑不發待春深杏嘲梅
滿庭芳云梅花何太早蕭疎骨肉葉密花稀

奢借由來自佞臣珠冠纔獻四夫人十姬莫便添嬌妬

別有庸流媚耍津宋史紀事本末韓侂胄有愛妾張譚
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

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
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趙師舜聞之亟市北珠製

以獻

名士傾城配恰宜勝他草草遺楊枝玉簫吹徹松陵路

檀口香喉絕妙詞研北雜志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
藝順陽公之請老妾堯章詣之一日

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疎影二曲公使二伎肄習之

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

蕭虹賦詩云白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

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

蕭小紅輒歌而和之
順陽公即范石湖

美人香草託歌謠疑是青樓果見招恨殺堯章工虐謔

無端戲贈百宜嬌者舊續聞姜堯章嘗寓吳興張仲遠
家仲遠屢出外其室人知書賓客通

問必先窺來札性頗如堯章戲作百宜嬌以遺仲遠云

信馬青樓去重簾下娉婷人妙飛燕仲遠歸竟莫能辨

則受其指爪損面
至不能出外云

才人竟忍忘親恩書付銀花豈耄昏始信多財能損志

二疏曩昔至言存癸辛雜識高疎察一代名人或有議
其家庭未能盡善者近得炳如親書

與其妾銀花一紙為之駭然云慶元庚申余尚翰苑

得何氏女為奉侍湯藥人名之曰銀花余喪耦二十七

年更不再娶亦不蓄妾婢至此始有銀花至今只一人

耳余既老不喜聲色家務盡付之予一切不營銀花專

心供應湯藥檢視果茗點心二膳亦多自烹任妙于調

亦頗識字助余著書檢閱能對書札余七十時銀花年
限已滿其母在前告某云我女一願奉侍內翰亦不願
加身錢舊約逐月與米一斛亦不願余甚嘉其廉謹且
方盛年肯在七十多病老翁身傍其叔靖之美雖士大
夫家賢女有所不及也丙寅春余告以你又三年矣備
極勤勞我以面而洗漱等銀器約百來兩欲悉與你對
以不願得也時其母來余遂約以每年與錢百千以代
加年之直亦不肯逐年積至今年凡八百千余身
傍無分文用取于宅庫常有推託牽掣不應余自丙寅
年欲令菴莊耀見管穀五六七十菴僧頭執云知府

聽月軒詩續集

卷下

其

與恭人商量欲以此穀變錢添置解庫一所繼而知府
來面說且要穀子錢作庫本若要用但來支用不知
要得幾錢余云用不得千緡答云無不可者而宅庫常言
缺錢支用拒而不從又二年遂令莊中糶穀五百石得
官會一千八十貫除還八年逐年身錢之外餘二百八
十貫還房臥錢依知府會存有批子支三百千係丙寅
春所許合填上項錢余謂服事七十七歲老人凡十一
年余亦未嘗置及此也姑以千緡爲奩具之資亦未爲過
但日卽未辦候日後議親支給銀花素有盼盼燕子樓
之志而勢不容留余勉其親亦遲遲至今因歸先
書此爲照銀花自到宅卽不與宅庫有分文交涉及
妾有支用過寒暑本房買些少衣著及藥物並余判單
子付宅庫正行支破銀花卽無分毫干預他日或有忌
嫉之輩妄有與詞卽將此示之若遇明正官司必鑿其
事情察余素且憫余叨叨于垂盡之時豈得已哉嘉
定庚午八月丙辰押

濼用軒詩續集

卷下

七

居然法喜伴維摩山色湖光映黛蛾悟徹浮生如夢幻
較量儒釋意云何 癸辛雜識葛天民字無懷初爲僧名
有二侍姬一日 義銛字朴翁其後返初服居西湖上
如夢一日如幻

記會金屋貯嬌慵翦綠裁紅伴箇儂瞬息溫柔鄉冷後
驚心孤枕聽寒蛩 絕妙好詞宏菴丁宥基仲水龍吟詞
蟬抱柳寒入戶 淒音忍聽愁不禁秋夢還驚客青燈
孤枕未更深早是 梧榻法露那更度蘭宵永空歡銀屏
金井醉鄉醒溫柔 錦瑟征塵倦撲閑花漫舞何心管
惹指冰絃意懷春 錦瑟征塵倦撲閑花漫舞何心管
鎖巫峯眼查爲 仁箋吳文英夢窗甲棄高山流水丁基
仲側室善絲桐賦 詠曉達音律備歌舞之妙云素絃一
一起秋風寫柔情 都在春愁微外斷腸聲宿霄暗落驚
鴻低盤處翦綠裁 紅仙郎伴新製還唐信曲映月簾櫳

似名花並蒂日日醉春濃吳中空傳有西子應不解換
徵移宮蘭蕙滿襟懷 唾碧總噴花井後堂深想費春工
客愁重時聽蕉寒雨碎 淚溼瓊鐘恁風流也稱金屋貯
嬌慵按基仲水龍吟 意指冰絃蕙懷春錦又云恨芙蓉
城春當是悼其側室而 作觀夢窗詞可證也

吹花弄粉慣傷春冰雪聰明迴絕塵不用斷腸嗟薄命
賞音曾有魏夫人 朱淑真斷腸集傷春詩吹花弄粉新
餘與淑真同時有魏夫人亦能詩嘗置酒邀淑
眞命小鬟隊舞因索詩以飛雪滿羣山爲韻

何事庸臣裂紀綱忍教節使媚恩堂梨花槍好真無敵
莫向長淮問四娘 宋史紀事本末全益都人楊安兒僭
以其衆附之楊氏遂以爲夫全率衆來歸史彌遠以徐
晞稷爲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晞稷以恩府稱全恩堂稱

無能何苦踞三台區處翻輪愛寵才會勸相公須少耐
果然淮上捷書來 三朝野史李全擾淮時史相彌遠在
半披衣起愛寵林夫人隨後見史欲投池中林急
扶住泣日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卽得趙葵捷書

調絲理竹課餘時 偶摘青梅責賦詩解借謳吟寫規諷
愧他婢續水亭詞 古今文史趙葵同知樞密院朝罷歸
摘青梅有一姬善詩賦葵責令賦詩云柝聲默報早春
回滿院春風繡戶 閑怪得無人理絲竹陰深處摘青
梅昨非菴日纂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朱
閣繞簇簇游魚戲 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
萊島身眠七尺白 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六句已成葵
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多在紅塵

濼用軒詩續集

卷下

六

楊氏
無能何苦踞三台區處翻輪愛寵才會勸相公須少耐
果然淮上捷書來 三朝野史李全擾淮時史相彌遠在
半披衣起愛寵林夫人隨後見史欲投池中林急
扶住泣日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卽得趙葵捷書
調絲理竹課餘時 偶摘青梅責賦詩解借謳吟寫規諷
愧他婢續水亭詞 古今文史趙葵同知樞密院朝罷歸
摘青梅有一姬善詩賦葵責令賦詩云柝聲默報早春
回滿院春風繡戶 閑怪得無人理絲竹陰深處摘青
梅昨非菴日纂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朱
閣繞簇簇游魚戲 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
萊島身眠七尺白 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六句已成葵
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多在紅塵

堅貞純孝兩能兼不愛金珠性更廉教子食貧心似鐵
高風何止式開幃宋史列女傳謝必妻侯氏南豐人始
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甯
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之皆
金珠族婦以爲已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篋在側發之皆
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
曰兒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甯
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

欲報恩勤豈是愚焚香到股病全蘇景星如月天章煥
懿孝旌門賴大儒宋史列女傳呂仲洙女名良子泉州
以身代封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
中大星煜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守眞德秀嘉之表

其居曰

卷下

九

虎口重慈竟脫回願祈身代語尤哀不教奇跡終湮沒
賢守先曾目覩來宋史列女傳童入鄒野之通遠鄉建
身代虎爲釋其大母銜女以去始林栗侍親官
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爲守以開于朝祠祀之

函首當年萬口論爭如志節勵閨門九原好慰韓忠獻
不墜家風有女孫宋史列女傳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
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掠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于
練裙帶帶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
失身戎馬開當當血刃死不作席完漢上有
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智脫夫君已足賢舊盟死守志尤堅至誠博得天心佑

再世重教績斷絃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元兵
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
婦給曰夫在仇儼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
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約行十餘里千戶卽之婦
拒且罵因奮搏之乃被殺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
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
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
其生與婦死
年月同云

人嗤頑鈍齒應寒往事羞誇破鏡完不學裙釵甘媚賊
黑龍猶是有心肝癸辛雜識陳宜中之先爲吏嘗貫官
夢黑龍繞其廳柱覺而異之夙興果有小兒來年可十
許歲問爲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如數付之陳既出詣
葛謝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幾以長女許之葛巨富
寇夜至席捲以去長女亦被獲以往乃以幼女歸之陳

濠州詩集

卷下

三

後出守七閩遇巧節諸吏各有所獻陳妻忽識一梓似
其家物乃召吏問所從來則云海巡所遺也亟發兵圍
其寨蓋俘諸校置子理正葛寇也以次伏誅葛女已有
二子初猶隱不肯言其妹爲言委曲執手相哭乃斃其
焉

大國齊秦品秩崇博徒無賴竟三公戀春可奈春難駐
青塚傷心往事空槎菴小乘賈似道母胡氏贈齊秦兩
東野語似道年少荒于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諱曰柔正齊
雋永賈秋整于德祐元年集食上母墳回至集賢堂作
詩云寒食家家插柳枝戀春春亦不多
時兒孫只解花前醉青塚能消幾个悲
折得宮花置畫堂章臺柳又擅專房木縣樂府傳新曲
飛絮飄零怨沈王夏基西湖志張淑芳錢唐西山樵女
有才色理宗時選入宮賈似道匿之

為妾宋季三朝政變似道蕭擊色寵妾葉氏本淑妃宮人也潘氏倪氏妓也方回桐江集木縣怨序云買似道南窟猶攜所謂王主沈生者自隨二生天下絕色也木絳卷既題二生再轉入北後南還善事貴人巧伎藝拙女功願再為人為妾因

宮之樂府以為世戒

玉柄勝雪並芳妍鸚鵡籠開意惘然從古紅顏多命薄

詞人休寄綠珠篇癸亥雜識方回寓杭之三橋旅樓有二婢于其母周姬之家勝雪劉玉櫺方遊金陵寄

頻煩手詔賜金珠醉夢憑誰問有無天幸他年歸趙璧

不然何處辯冤誣癸亥雜識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為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同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遣以金帛

瀟月軒詩續集 卷下

三

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雪川未嘗為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年八乘危造為此說以騙脫朝廷全帛耳

百折難回義若山北兵何必苦防閑後人憑弔清風嶺

指血分明漬舊班宋史列女傳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被執主將

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伴因婦人

守者少備齎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嶺哭自投墜下

而後其血皆漬入石開盡化為石且陰雨即墳起

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

安仁兵敗侍郎逃孝養賢姑不憚勞完節盡忠能媲美

千秋傳得史臣褒宋史列女傳謝坊得妻李氏事舅姑奉祭待賓皆禮坊得也兵守安仁

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攜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耶顧謂二子曰昔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坊得母桂氏尤賢達自坊得通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日義所當然也

從容死義尚攜雛甘向泉臺侍舅姑禮殿兩楹畱毅魄

沙磨火燬肯模糊宋史列女傳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至元二十四年江南既內附永新復

嬰城自守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

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汗之不可臨之以刃

趙罵曰吾與其不義而生甯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

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語之磨以沙

瀟月軒詩續集 卷下

三

朔風獵獵不收帆書畫空標女史銜解識鷗波借隱樂

肯容夫婿著朝衫吳興備志趙文敏夫人管氏諱道昇字仲姬翰墨詞章不學而能畫與文

敏爭重焦氏說楷管夫人畫竹卷前書竹賦字清勁竹

瀟灑後書四月二日余奉松雪于鷗波亭觀雨頗有清

興松雪謂余曰不

可無記遂作此卷

評花賞月儘嬉娛不惜光陰過隙駒唱賺才宜陳伴伴

侍棋又喚沈姑姑武林舊事丁未年撥入勾欄弟子嚶唱賺色施二孃時春春時住徐勝

勝朱安安陳伴伴等太平清話御前應制多女流也棋

為沈姑姑演史為張氏宋氏陳氏說經為陸妙慧妙靜

小說為史惠英隊戲為王潤卿

李端娘影戲為王潤卿

不堪重唱鞠花新
號為吻部頭稱疾告歸
湖之遊安園一日德壽按
關禮知上意不樂因從容
令宣喚于是再入九禁陳
其事演而為曲名曰鞠花
金帛甚厚陳每聞歌詠淚
重華宮改云小隱園淮南
細聽鶯燕語聲聲似度鞠
託緒鶯燕語聲聲似度鞠
微婉可思

虛無道號錫當朝羽帔星冠
阿姨一樣逞嬌
右街都道錄者皆厚于韓
甯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
應月軒詩續集 卷下

道君覆轍忍重尋翠袖黃冠
可知威栗是胡音
方聽威栗請至三四晉前
事不被威栗壞了又俗呼
行乞村墟不計年遭逢原
爭說書符王妙堅
落既而至杭多遊西湖雨
陳生者隸職御酒庫其妻
可梳者還可禳解否口此
竹瀝投之妄為持呪俾之沐

誅韓而心有所疑髮腫不解
妻以油進用之良驗后願神
厚日被親幸且為創道字
賜名明真累封為真人

玉簪院本競傳鈔暫借鸚
締緣委曲為心交
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
詞拒後與于湖故人潘法
計斷為夫婦即俗傳玉簪
傳玉簪記是也

一技成名豈偶然魚羹宋嫂
市食偏能佐御筵
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
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
應月軒詩續集 卷下

殘英墜月感流離細柳腰肢
江南垂老李師師
人因名此調為師師
查子遠山眉黛長細柳腰
平康之盛而李師師與同輩
尤峻靖康中李生與同輩
震輩例籍其家李生與同輩
其歌然無憔悴無復向來
事詩鞞鞞繁華事可傷師
相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
意態誰言畫不成幾人射
苦向行都話舊京
之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
之口曾聞秦妙觀否妾是也

固自若也

看花上苑盡名流綺席尋歡凭小樓桂魄蘭煤傳喜事

美人先許廣寒游洪邁夷堅志紹興十五年予在臨安試詞科三場畢與五友同至抱劍街

婿孫小九家置酒于小樓兩燭結花燦然若連珠孫白

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

為登名高第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為他日佳話何伯

明作流溪沙一闕余續成臨江仙曰綺席流歡歡正洽

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

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蕊蕊姮娥相勸日學

東雲梯知不遠平步躡東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日學

士必高中此瑞殆為君設也已而予果奏名賜第

蠻荒逐客十年過萬里歸來鬢已皤不是先生留醉筆

後人爭得識黎澗豫章詩話胡邦衡登南恩望海臺詩云君恩寬遠客萬里聽歸來鶴林王

露胡澗菴十年一醉傍有黎煩生微過謂侍妓黎倩也後

君思許歸此一醉傍有黎煩生微過謂侍妓黎倩也後

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

風流蘇小繼南齊弱羽摧殘噤不嘯甘八驪珠能脫網

鴛鴦從此穩雙棲武林紀事大學生趙不敏與妓蘇盼

弟趙院判遺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娟俊雅可謀致之佳

所歡也院判至錢塘則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為盼奴

乞巧嬌吟頃刻成當筵心醉謝元卿東君肯與春為主

意月軒詩續集

卷下

五

許插山花自在行齊東野語嚴葉字幼芳天台營妓色

宴坐有謝元卿者命以己之姓為韻賦一詞酒行詞成

鵲橋仙云碧桐初墜桂花纒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

在台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

古今佳話人閒剛道隔年期在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為

之心醉後岳商卿為憲命白陳藥畧不構思口占卜算

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

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

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

可堪感昔更傷今記向閒園盡玳簪欲譜新聲倍惆悵

清華池館香難尋吳文英夢窗乙稟絳都春詞序余往

今益不堪懷乃復作此解又郭清華新軒花

心動詞夜雨試燈晴雪吹梅趁取玳簪重盞

南國佳人舊有名清真一曲笛中聲不知何事輕離別

意月軒詩續集

卷下

五

憤遺匆匆唱渭城李萊老餘不溪二隱叢說予友臨安

其湖亭席上唱別郭雙蓮絕句云樓上佳人唱渭城樓

前揚柳能離清一輩人皆從渠授技周詞瓦子中以方渭

注雙蓮能歌周美成蘭陵王曲并能擬笛倚之衙前

顧前約容直一輩人皆從渠授技周詞瓦子中以方渭

城三疊旗亭送

別並歌是詞

紛紛鼠輩辱王家總為全軀一念差試看高郵毛惜惜

忍教忠義屬煙花宋史列女傳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

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與同

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于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

-42 488 38 878" data-label="Text">

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

-2 488 42 878" data-label="Text">

李虎破關擒全斬之

羅吧題詩認筆蹤梅根瘞玉夢惺忪何須更說喬妃姪
知否韋娘受郡封異聞總錄潭州有清淨覺地咸淳間
遙見美女迤邐近前胡執其手歛衽而去曰後夜月
明當赴子約翌日友人拉入城游飲忘歸者兩宿大悔
失期亟歸于樹下得一白羅吧上有詩胡明日以吧示
人趙冰壺駭曰吾亡妾杭人喬氏望仙貴妃姪女也去
年暴亡殯梅樹後正其筆跡也二老堂雜誌紹興十二
年太母還宮上曰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中書
舍人程敦厚行太后姪女韋氏
十娘封郡夫人制全用上語

荒園相遇兩無猜一闕清詞羨美才莫悵綵雲容易散
免隨紅紫向龍堆西湖游覽志餘延祐初永嘉滕穆僑
言衛芳華故宋理宗朝宮人即設茵席酒果歌木蘭花
慢一闕自是白晝亦見生遂攜歸隨生凡三載忽淚下

瀨月軒詩續集 卷下

三

云綠盡當奉辭贈
玉指環一枚而別

上海 趙 棻 儀

先司農公椰子數珠記

椰子出嶺南工取其蒂以為數珠物易得而價廉體又輕便冬不冰手夏不畏汗漬於服用最宜色純黑若稍涉筋膜則雜以微黃每一百八顆中求其純黑光潤無瑕類者殆難得一二顆先司農公少時嘗就骨董鋪取數十百串擇其美者集為一串以十數年之功始純粹以精不啻千狐之腋也公方在部曹時大學士和坤勢

正烜赫公為其屬每與同僚謁見必目公數珠或手摩挲之歎美不置有欲得之色公輒佯為不知者而退或謂公曰彼視金玉如糠粃而獨愛君數珠此微物耳若以獻之美遷可得也公笑而不答歸遂扁鐫之不復御他日嘗從容語棻曰吾之集此數珠未嘗不自笑其甚勞而無謂也故吾有玩物友朋愛之必以贈蓋歸於所好則物得其所初不必終據為已有也若以貽權要則微物亦不可然吾聞物異於眾足以招尤吾終身不復用矣及後和坤既敗而數珠固猶在篋中也公歷官始

未具詳 國史本傳又性慎密凡朝廷政事未嘗以告家人婦子故棻莫得而記述所知者僅此細事耳公生平不好古鐘鼎彝器法書名畫退直之餘時出展玩公卒後散失殆盡獨此數珠存雖微物然足見公剛介不阿之節故謹為之記

朝梵祝延圖記

織文女士者王硯農徵君筵室也善心為窈靜女其姝自是佳人應歸名士渡江歌罷曾傳大令風流拜月吟成雅擅夫人藻思瓊林瑤樹爭羨君家紗帽紫衣況逢

之子舞誇掌上肯同羊侃姬人玉映閨中本是張元女弟爾乃生有至性念切尊慈六時梵誦藉摠愛日之忱五體皈依敬作春禪之報釋迦慧善倘蒙鑒此烏私菩薩慈悲定許增其鶴算此朝梵祝延圖所由作也蓋聞至誠有感純孝無違乞者齡於蓮座禮重和南祝難老於萱堂詩廡樹北仗天花為供養託香國以護持自此泉名種壽稱觴來東海仙人酒號延齡待宴有西池阿母今日虔余膜拜有願都諧他年報爾團圓樂無生同話粵稽惇史載考遺聞北宮嬰兒之力養河東女勝之慕

思在昔稱宗於今爲表斯則微音克嗣婉順無愆固足
播美丹青圖芳鐘萬者矣至於夫君好客料量食譜茶
經中婦多才樹酌詩筒畫棠治家勤儉羣誇內職之優
持律精嚴合受空王之祐宜其采燕投懷明珠入掌崢
嶸頭角足可慰心俊邁手神允堪置膝詩篇索笑欣看
小德英英尊酒承歡應羨阿奴碌碌行且策名天府奮
跡雲衢絲綸寵賁于中闈綸翟榮分于外氏爰知孝思
允格弗祿斯膺又安待潛夫之學術先彰絡秀之門楣
乃顯哉余久廢蓼莪時悲風木長負生成之德未酬願
復之恩聞茲孺慕祇攪我心感切終天用濡吾筆聊綴
蕙詞敢擬生花之管謹詮懿行因挑起草之燈是爲記

應軒文集

三

靜坐讀書圖贊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晉賢之訓後學之模靜坐以攝其
心思故其讀書也能研精而貫粗讀書以擴其識力故
其靜坐也非陰釋而陽儒不然吾恐其或流於泛濫而
或墮於虛無得氣之清味道之腴君子之進德而修業
也其在斯乎

鏡銘

日一啟觀我容別榮悴旌爾功儻憑脂粉爭白紅我將
使爾塵長封

梭銘

兩頭纖纖腹中剖左之右之在我手往復還不脛走得
寸則寸尺則尺尺寸計之有餘帛日月無停莫輕擲

碁局銘

一縱一橫好是正直無成與虧安問白黑

雜說四首

天有日月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實則日與月皆出於東

應軒文集

四

而沒於西也日行一度謂之日日以日計日朝在東日
夕在西故曰日生於東也月與日會謂之月月以月計
月初見西月杪見東故曰月生於西也東陽方也西陰
方也日東月西陰陽之定位也皆生於東而沒於西陽
生而陰成也日常盈月必缺陽有餘而陰不足也故君
子之道必扶陽而抑陰使陰常不足陽常有餘則天下
治不然陰日長而進與陽抗東西易位日月皆不得其
所天且不能堪而況於人乎

地有山川高峯峻嶺倚天拔地者山之奇也長江大河

發源注海者水之奇也吾嘗望岱嶽見山之奇幾不知有水之奇也吾嘗觀東海見水之奇又若不知有山之奇也何則目駭於所遇而心專於所駭也今夫樵者專習於山漁者專習於水以水之奇問樵樵不知以山之奇問漁漁亦不知也故使樵者漁恐將溺使漁者樵恐將蹶有獨善而無兼長者理勢之常也山與水之並美而不能並收也樵與漁之相須而不能相假也是以君子之成名不妨各執一藝國家之取士不可專設一科也

滬月軒文集

五

人有耳目其職視聽蓋人心爲君主而耳目其佐使也耳之病聾心未嘗不欲其聰目之病盲心未嘗不欲其明然而聾與盲如故者無術以治之耳夫心不能視聽而假之耳目實則耳目不能視聽而聽命於心心苟不能自治則四肢百骸皆不能從我之使令而何有於耳目哉耳目之病蔽於盲聾心之病則蔽於私意盲聾蔽之則耳目失其視聽私意蔽之則不能使耳目不失其視聽雖耳聰目明曾無異於盲聾也而病盲聾者徒歸咎於耳目無乃舍本而逐末乎

日月之在天也或以薄蝕掩其明山川之在地也或以崩潰失其形耳目之在人也或以聲色喪其精事有常必有變三才並列固皆不能免乎然天地之變不踰時仍復其常而人之變終身不能復非唯人之變終身不能復也物亦然染五色者黑黃蒼赤不能復使之白調五味者鹹酸辛苦不能復使之甘其始浸淫漸漬而不自知既入於彼乃一成而不可易焉物之能完其甘白者幾希矣此無他天地之變由於氣數人物之變皆人所作意而爲之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此之謂也

滬月軒文集

六

蚓喻

韓文公言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斯言誠然觀古來懷才抱德之士生不逢時率託之詩文以自寫其胸中悲憤鬱勃之氣非所謂不平則鳴者歟吾獨怪夫蚯蚓其爲物也至微且賤性好蚤緣無一技之能足以自見喜居汙穢之地食腐壤飲黃泉自遂其生而無禍患可謂過分矣乃終夜長鳴聒耳取厭豈亦有所不平者耶抑或自鳴其得意耶

與徐九如欽書并致陳靈簫筠湖高湘筠箱褚梅

婷定計小娥塚

夫豐城雙劍非因雷煥而騰輝柯亭一椽豈爲蔡邕而振響而乃望氣矜奇聆音表異者蓋幽谷之鳥隔遠樹而求聲役車之鑿聞黃鍾而壯節針芥必合水乳自融此大易所以有蘭臭之言鄭風所以有緇衣之詠也蔡幼而禱昧長益繩疏六甲纒通三倉畧涉離周禮繼承淵源有自而漢書授受句度多譌偶暇組紉頗耽吟詠妃孺強學競病難諧文章尙昧乎流別形狀不外夫風

瀟用軒文集

七

雲無韻之文有生未習天元校定摛詞遠愧於阿瑤金石編成述事近慙乎清照客歲計君二田求兩賢母壽序誤采虛聲謬推作手貿然授簡率爾操觚斷尺木以構鳳樓憑寸局以扛牛鼎藝林自笑香閣腹誹詎意談言竟塵清睇伏惟九如夫人真行早擅詞翰兼長篇擬小山吟書大雅運筆著夫人之號假覲有博士之稱不棄蕪辭肯揮珥符煙霏霧結具徵唐韻流風玉潤珠圓恍覩靈飛真蹟不特寫諸縑素抑且鐫以茗華何幸猥凡得叨藻翰古來樂石有出香奩若昇仙太子之碑安

公美政之頌宣和書譜謂能有丈夫氣歐陽集古疑不類婦人書今昔雖殊盛美莫二矣嘗謂鴻文易湮翠墨不泐邯鄲滴賦頌無存獨曹娥碑藉右軍而著魏文貞疏贊以外惟醴泉銘因率更而傳雖非薄劣所敢希實皆神妙之繁賴也載讀靈簫湘筠梅婷三夫人暨小娥女士諸跋清風芳桂競葢筆陣之聲瀉水湧泉各擅選樓之製如依絳帳定是經師儻裏阜紗應稱飛將而且虛懷若谷藻鑑猶冰譽及鄙文曲爲緣飾或愛而頓忘其醜豈罕而懶覺其珍臨淄之賦未顯元晏序而始行

瀟用軒文集

八

輞川之圖已淪少游跋而如見惜施失因人寶非其物金屋以燕馬通錦段而披蠶樹在諸君善樂與人偶然獎借在鄙人疾宜省已何以自安數蒙華袞之褒敢爲敝帚之享掄揚過當悚愧交并所幸居非異地生復同時閨房林下均此粉榆鮑妹左嬪並工詞賦冀一旦萍蓬之會合結三生翰墨之因緣拳帷入夢肯如張敏迷途傾蓋論文差勝孺悲無介此日裁書將意或能處以囊中他時載酒問奇諒不揮諸門外臨池神往無任依依

秀水計氏兩賢母壽序

慶生日之禮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慶生日而以文謂之壽序古有之乎曰無有也古者奉觴稱壽不必生日也其後乃必以生日而有壽詩壽詞有致語最後有壽序則世俗相沿而莫原其所始者也故余生平不喜爲人作壽序乃者兒子曰楨傳秀水計君曦伯之命請爲兩賢母壽序余獨不辭則有說焉曦伯之先德慕雲先生中年謝世是時曦伯年僅十四賴嫡母沈孺人生母王孺人教育成人而沈孺人綜理家政有能聲撫曦伯如

滬月軒文集

九

已出勛以事名師交益友曦伯嗜學則爲之聚書籍雖多金不吝有過則督責不少貸焉王孺人性敦順事沈孺人惟謹織紵治泉外不與他事而於曦伯寒暖衣食必料理周至曦伯事兩母曲盡子道凡事必稟白而後行沈孺人或小不快見曦伯至色頓愉以故數十年來閨以內無閒言里黨交稱之曦伯擅詩畫名著于時生六男子其伯仲已入庠序夫天人之際以類相召兩賢母同德同心雍穆積于閨闈而天地之和氣應之宜其各享遐齡子孫蕃衍受祿正未有艾歲丁酉七月沈孺

人七十生日親戚欲爲稱觴孺人語曦伯曰爾父曾不能至下壽未亡人何忍獨爲此有來賀者曦伯皆以母命謝之悉屏張燈作樂諸繁縟事惟設饌款客而已癸卯三月王孺人六十生日亦如之余既欽兩孺人之賢足爲閨門法至其不欲慶生日則大有合于古禮之正而尤深契于余心者也故畧述其行事之槩歸于質直要仍不失向者不爲壽序之初意云若夫尋常祝嘏之詞喜夸者近于誣貢諛者失之詔此則世俗之恆例正爲賢母所不樂聞余雖不能文亦斷斷不肯出此且使

滬月軒文集

十

其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則雖鋪張雕繡又曷足爲賢母光哉

楊節母鄭孺人六十壽序

余嘗讀三百篇詩求爲節婦所作者唯共姜柏舟之詩而已豈當時夫婦俱偕老無少寡者耶抑有其人無歌詠以記之故無得而稱耶夫共姜以世子之妻父母且欲奪其志則盛年守節疑爲古所僅有者矣故余謂後世之所爲多不如古獨婦女貞節之風代降而益盛蓋自前明以逮我

聖清閨門之化之漸摩于民者積久彌深而朝廷所以旌異之者又永爲不刊之制故凡士庶之家莫不以守節撫孤爲固然雖其間容有難易之別其立志皎然一也

旌表楊節母鄭孺人故秀水諸生楊君錫圭之配也震澤王君研農與余子曰楨交嘗述孺人操行之美余故得聞其畧一日王君寓書於曰楨曰孺人今年六十矣某月某日爲設輓之辰其嗣孫象濟象泰欲求足下母夫人爲文以壽之不知可不可也余旣欽孺人之爲人

瀟月軒文集

上

則祝嘏之詞正余所樂爲又何不可之有乎孺人以名家子來相楊君爲佳耦其寡也年才二十有二遺孤又不育乃以夫兄子爲後上事舅姑下撫嗣子拮据將茶代楊君盡承前裕後之職以保有室家而晚年嗣子又不克侍養而逝其所處可謂艱矣而孺人意氣不衰教養兩孫俾學業有成故象濟年未冠卽著名學官弟子籍文譽駸駸日起今孺人又得抱曾孫矣內外姻戚及揚之宗族莫不以是頌孺人之福將未有艾而不知其自少年以迄今日所以甘荼苦而勵貞操者四十年如

一日故得于風霜歷盡之餘完此松柏之質使古賢女處此其操行之可歌可詠諒亦如是焉爾然則孺人之福實孺人之德有以致之而非倖獲也易恆之九五恆其德貞婦人吉洪範之五福曰壽曰攸好德孺人久于其德則其壽考康彊豈有限量也哉余又聞孺人性恬靜人有侵陵之者置不與校嘗謂我豈畏人強悍要之論是非爭曲直非婦女事也此則含宏光大得坤順之德吾知其得于天者必厚而期頤之壽自可操券而致也

瀟月軒文集

上

薜蘿集序

在昔南朝風月家傅玉樹之歌北里煙花人續妝樓之記其時天開色界仙聚楞嚴洞有香迷峯多雲隱闕鏡中之眉樣春色三分送簾底之簫聲畫船十里幾乎一錢看去盡是夷光雙槳迎來無非桃葉矣然而媚行煙視不少傾城摘豔薰香誰爲博士設有詩工刻翠字妙題紅走珊管而花飛織霞機而錦現如河東君柳如是者誠繡閣之金英蘭閨之瓊蕊也君以婉麗之才處繁華之境歌成楊柳畧記前身采得薜蘿遂爲小字明眸

盛鬢不爭時世之妝烏帽青衫白畫風流之像迹其樓
扇燕子舸泛鴟夷持袋文隴之場步屣湖山之畔實欲
浣靈襟於冰雪逃小劫於風花故夫三竺吟煙六橋唱
月若湖上草一編足以見其柔情婉嬾逸致遙深焉迨
至委身既失清流得婿猶然名士錦帆低挂偏來擲果
之人銀燭高燒先賦催妝之句玉缸暖而酒波碧映緋
絲繫而芝印紅鈴蒙叟謂真仙合住瓊樓阿嬌須藏金
屋於是別開邃館巧築層臺青山作屏絳雲號額其中
尊彝斑駁圖籍縱橫畫又與粉確雜陳鏡匣共筆牀相

瀟月軒文集

辛

近每當茶煙颺候藥裏香餘研薇水而郎吟擘桃箋而
妾和芳情燕婉寫丁娘十索之詞綺語蟬嫣續子夜四
時之詠卽我聞室次韻諸作是也花月時遷滄桑局變
白頭惜死紅粉銜冤卒之野史亭邊涕屑遺山之老石
頭城畔齒冷彥回之生而君綵筆先焚蒲團枯坐呵辭
法秀偈說朝雲黃花之晚節彌香白璧之微瑕盡掩遂
使名傳彤管無慚靜女之稱人愛綠珠翻出季倫之上
則此集也不尤足取重香簾增輝瑤宿也平震澤王研
農徵士拾鸞凰之墜羽挹菡杜之清芬博采遺篇都成

小集旁及章臺短札記室零箋舊約說與薔薇所思託
諸蘭茵蠶眠字小蝶訴愁長亦復摘葉晨鈔燃脂暝寫
珠排顆密墨聚香多下至學士標題詞人憑弔或攜來
酒榼淚灑蘇小之墳或襲以錦綉腸斷崔徽之貌碑文
苔繡競搗硬黃鏡影花涵分摹古綠高文何綺名作如
林靡不貯以瓊函登諸玉簡允稱完璧合付雕梨嗚呼
才冠青樓脈脈之香心欲語花開紅豆珊珊之仙珮疑
來

夢蟾樓遺彙序

瀟月軒文集

丙

自來閨秀之詩其權輿於三百篇乎周太妣之聖衛莊
姜許穆夫人之賢其有德而有言也尙矣若其他婦人
女子說詩者不得其姓氏而其詞之發乎情而止乎禮
義望而知爲淑女也子然後知先王教澤之深微獨男
子登高能賦乃其婦女亦多風雅材焉其詩之見錄于
聖人宜也周以後婦女之以詩名者代不乏人雖其辭
有高下要不離乎三百篇之旨者近是江陰繆茂才少
薇有賢夫人曰劉佩萱近時能詩之閨秀也子素不識
夫人今繆君將梓其夢蟾樓遺彙于成姚君珊濱爲寄

示之而屬爲之序予讀其詩考其行知夫人爲武進人
生于嘉慶丙寅卒于道光壬辰年僅二十有七幼卽喜
爲詩歸繆君食貧作苦孝事其兩世姑繆君歲館于外
終無內顧憂惟夫人是賴吾意其心力交瘁於黽勉有
無中矣而獨能以詩自娛其辭之工拙未知視世之立
言者何如而勤而不怨婉而多風得詩人旨焉昔歐陽
文忠公序謝希孟詩謂其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
古幽閒淑女之風予於夫人之詩亦云顧予竊有感焉
子長女曰采適華亭袁氏幼教以詩能識作者之意頗

滄月軒文集

七

工詠物之作不幸早歿其生與歿皆與夫人同歲所著
醉墨軒詩彙藏篋中予不忍視之久矣今爲是序微獨
悲夫人之有才無祿也抑不勝思女之痛云

壽花軒詩畧序

女姑蘭晚夫子之伯姊也先舅靜圃公性喜詞賦命諸
女讀書習吟詠惟蘭晚最慧爲先舅所鍾愛迨蘭晚歸
董氏而先舅棄養遂輟不復爲夫子時方幼初未知其
能詩也歲戊子蘭晚稱未亡人老懷慘怛始謂予曰吾
少時好爲五七言近體非矜盤碗蓋以博堂上歡耳故

三十餘年人無知者今欲藉此消遣子幸教我子唯唯
謝不敏自是晨夕苦吟楮墨遂夥雨閱數載而遠永訣
矣其子恂錄成一帙乞序于予竝屬校閱乃篝燈點勘
去其繁蕪定爲一卷凡古今體詩四十八首嗚呼由此
觀之世之自晦其才而泯沒不顯者豈少也哉使蘭晚
終處順境必不復從事于斯然則存此數詩亦不幸中
之幸矣

後漢書列女傳跋

范蔚宗列女傳序云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
滄月軒文集

六

一操而已此語專爲蔡文姬而發也後人多訾其失子
以爲失之苛矣列女傳名本襲劉子政之舊而子政孽
嬖一篇并及袁妲况文姬乎但正史體裁與傳記不同
傳記可區分門類正史則務在簡嚴當直書其事而得
失自見卽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妲李姬各附家傳
亦不必如子政之例彙於一處此其體例之不得不異
者也且律已宜嚴而論人則宜恕何必操之已蹙動以
一死責人文姬生于亂離遭逢不幸後人所當諒若
以文學論之則後漢一代惠班而外殆罕其匹此何可

不爲立傳哉厥後晉書之傳蘇若蘭亦以美其才隋書之傳蘭陵公主不必苛其節蔚宗之法早爲史家所遵用矣特是中郎受知于董卓卓既誅猶爲歎咤而文姬之詩首云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於卓之罪惡畧無假借此以知直道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泯者蔚宗附此詩于傳末不獨著其才華憫其遭遇殆亦別有微意存乎其間讀史者又當於言外得之也

飛英雅集圖跋

瀨月軒文集

七

吾家魏國文敏公之出處不無可議特以書畫爲藝苑所寶貴世且曲諒之甚矣人之不可無藝術也登飛英塔詩爲公晚年筆以冥鴻物外自喻或其仕元實有所不得已耶晉王內史擅書名而經世之畧人悉知之唐閻右相恥馳譽丹青之諺至戒子孫勿復作畫是則以一藝而掩其所長者多矣魏公詩文雅潔于虞楊范揭之外亦足名家顧未甚顯著爲藝術所掩耳然則專以書畫傳尙爲公之不幸也此詩墨蹟尙在京師陳無軒先生攜其摹本歸先舅靜圃府君爲刊石藏於家道光

丙申歲郡人重修是塔夫子屬當事者陷于寺壁俾後人有所考甲辰春蔣君海珊招同人觴詠于斯卽用魏公韻賦詩一時和者數十人於是繪圖以誌其事海珊年少多才所與游皆名流碩彥而其爲是圖也隱然有內史昇山之感其用意遠矣異日有補吳興掌故者君之圖與詩殆將與魏公石刻並傳也乎

跋金文沙畫卷

秀水計氏二田齋所藏金文沙女史畫花卉草蟲長卷生香活色意到筆隨直入南田之室雖力求形似而化

瀨月軒文集

六

機流露自有超然物外之致如孤鶴唳雲清颺徐引馮冶堂墨香居畫識稱文沙性地明慧臨摹前人名蹟動多神似非虛語也今世寫生幾于尸祝南田然專工賦色每乏神韻乃知斯詣自關天稟對此當爽然自失矣予素未講求六法獨于此卷愛玩不忍釋手譬諸驂騾耳不必王良伯樂而後知其神駿也

跋錢九英畫卷

錢九英女史爲南樓老人曾孫女此含桃練雀橫卷筆意妍潤具有師法於工密之中別饒風致允推能品子

向見先司農公藏南樓老人荷花白鷺一幅爲
仁廟賜本神采生動都無筆墨之痕歎爲妙絕今觀此
卷彷彿近之其能承家學於此可見舊附裝金文沙女
史花卉草蟲卷後秀水計君二田得之乃割出別裝爲
卷以爲各自成家不敢以附庸目之云

書岑嘉州詩後

嘗見宋人詩話譏岑嘉州寄左省杜拾遺詩聖朝無闕
事自覺諫書稀以爲開後來詔媚之端使小人得以藉
口以視少陵乃心王室每飯不忘則遠遜矣茲論予不

瀟月軒文集

九

謂然細味此詩似意別有在蓋身居言路君上未能虛
懷聽納不忍顯斥其非故以微婉出之以寓諷喻耳試
觀通首及末句自覺二字其義可見其忠愛之心與少
陵豈有異乎且此詩卽贈少陵者也不知其人但觀其
友謂嘉州敢以佞諛之詞遺之少陵則少陵爲何如人
耶

勅封安人王母趙安人傳

安人姓趙氏震澤之梅堰人國學生諱丕承女候選布
政司理問王君盛烈之配也幼而婉婉長益端凝老友

出於至誠慈和本於天性精通書算嫻習組紉芳儀播
自外姻絮詠傳於內集以視白愛金鸞終南勒石左憐
織素嬌女名篇雖異古今無分軒輊者矣迨夫詩歌百
兩輪御三周榛栗肅將盤匱謹奉德容旣晬家室允宜
祥女入門戚屬皆賀視尊嫜之膳備極甘芳慕季女之
齋彌深誠敬能工帶繡卽是文章善治米鹽原關經濟
徽音克嗣扶風之誠無愆雅量兼容江汜之詩不作唯
展如賓之敬每嫌卿壻之非王君情輕蔽冕志在煙霞
斟量晴雨課蒔花種樹之功靜好閨房尋頌酒絃詩之

瀟月軒文集

十

樂而且心殷衣被澤徧粉榆讓宅指困同其慷慨大裘
廣廈如此襟懷凡賢雄氣誼之敦胥德配匡襄之力殷
勤交贊龜勉同心無如月不長圓星無久曜痛深獨活
泣撫諸孤得不首似蓬飛腸如湯消也乎猶復支持中
饋會計貲財雖云松柏不畏冰霜畢竟芝蘭亦資雨露
傳經則親繙蠹簡備致辛勞勵志則手授熊丸俾知苦
味才因德著嚴與慈兼卒能修整家規教成國器特科
膺薦咸誇子穀之賢羣季蜚聲並擅士龍之譽友昆競
爽聖善足徵歲在癸未三吳大水人幾魚鼈竈有鼃蛙

蒿目瘡痍關心飢溺安人乃發庾倉之百斛罄積累之
千金體上帝好生之仁濟小民無辜之酷
九重嘉美尺一褒崇以樂善好施給帑建坊廡標行義
榮名允繼桓稜臺築懷清仁術儼同巴婦共仰旌賢之
里羣稱續命之田嗚呼盛矣豈期二豎俄侵三醫莫療
慈雲福曜偶然滯跡人間絳節霓旌倏爾迎歸天上年
五十有九以道光五年九月十七日卒月冷宣文之幔
風淒貞壽之堂鄰里沾膏淑如扼腕街哀唯衆佩德滋
深里人爲請於有司得附祀本縣節孝祠聞諸古語活

瀟月軒文集

三

千人者有封揚此仁風祀百世其何愧何比干符策斯
受廣爾子孫王子明台鼎堪徵大其門戶綽楔恆昭匪
藉小文之綴管彤備列行登中壘之綉子之佐縣學生
道光辛巳制科舉孝廉方正 賜六品銜之孚棠並國
子監生又側出子二之瀟衍聖公府齋奏官之藩國子
監生孫四人曾孫三人
贊曰緬昔華胄慈儀著稱經母知止陵母知興彼皆不
幸遇蹇而貞唯尙書婦遭際獨亨馨鬻市酒歡讌賓朋
安人匹之壽考令名

顧孺人傳

吳縣毛君慶善述其繼配顧孺人之行乞余爲傳余聞
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禮曰內言不出于相婦
人者謹內則而已立德立功立言非其職也顧詩三百
篇婦人女子之辭居其半抑又何歟經不云乎婦德婦
言婦功婦人德功或不必要同男子言則無以異也古婦
人以立言著者魯之敬姜漢之班昭尙已班氏女誠不
越閨門敬姜訓子通乎天子諸侯大夫士庶均有切于
先王治化之原立言如此雖聖人無以易焉是安得以

瀟月軒文集

三

無非無儀內言不出概之歟夫徒尙文采無益理道雖
公卿達官之言無足取也苟有補于世道人心雖田夫
牧豎之言不可廢也而況婦女之賢者乎若孺人者可
謂能立言矣故不辭而爲之傳孺人諱蕙字晚芳長洲
人父純熙以繪事名吳中孺人幼承父學工畫善詩詞
繼室于毛君君舅以其能畫也出所藏名人手蹟俾臨
摹之藝益進君舅故善鑒賞評其畫以爲可與文端容
惇清於相頡頏孺人歸時姑程已前卒自傷不逮事姑
檢閱所遺物輒惻然撫前室子文珪恩誼備至毛君廣

交游每舉文讌孺人必躬親酒食俾得盡禮於賓朋毛君屢應鄉試不得解心抑鬱孺人慰之曰士以砥行立名爲貴科第奚足重人居易以俟命可耳孺人既擅詩畫名縑素流傳人無不珍重然不屑以此著稱嘗謂人當力敦善行而善行以孝爲首故其在室及爲婦惟兢兢于孝閔世俗有不能盡事親之道撰勸孝編一書皆前人論孝之說梓以行世又集前言之有關於名教者爲格言類纂以教于家其著書之切于倫常日用者如此夫述往訓示來學儒者之事也孺人以一婦人爲之

瀟月軒文集

書

可不謂賢乎方之敬姜之訓班氏之誠何多讓焉世于孺人徒稱其才藝而不知其善于立言余故著之其他善行雖夥非孺人所重故不著嗟乎以孺人之志使得爲丈夫立德立功立言奚難兼有其業余又深惜孺人之爲女子也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卒年五十有一所著釀花盒小章及畫冊藏于家子文珪出嗣早卒嗣子文炳

幼卿妹傳

妹名蒸字幼卿先司農公季女也生有異稟三歲識四

聲五歲讀四子書至十歲而五經畢誦聞中無師友伯兄子啟服官中書仲兄君復需次縣令子則南歸汪氏先公亦以部務殷繁不能時時督課而妹能以深潛之思默通羣書之義尤好春秋嘗合三傳研求其同異是非以折衷于聖人之旨於國語國策亦多有評論其意蓋欲以伏氏女班大家自期視世之女子以能詩詞著才華名者蔑如也妹許字陳氏先公卒妹尙幼陳氏以吾家將南旋恐他日迎娶不便遣媒來致辭意欲卽日成婚妹聞之謂母與兄曰焉有居父喪而出嫁者乎越

瀟月軒文集

書

禮孰甚焉堅執不從妹旋邁疾以道光二年卒年僅十八嗚呼傷已予于歸時妹才四歲耳後乃不知其能好古且守禮如是也妹誠知書其辭婚喪中何足重獨怪號爲士大夫者敢陷身于非禮恬然行之而無所愧也先公生子女各二人予與子啟君復年相亞自幼同讀書家塾稍長以古今體詩相切劘甚樂也而妹以最後生不及與迨先公服闋兩兄各仕宦母李太夫人又病中風數年不愈妹子侍奉之餘閤然閨中孜孜以經書自娛旣歿其年所論述諸書俱散佚不可得見今兩兄

俱逝矣所存者唯予不忍妹之泯沒無聞也故述其大畧如此

計母沈孺人誄

孺人姓沈氏秀水王江涇人先世自歸安之竹墩來徙父嗣昌母楊氏孺人幼失怙事母以孝聞歸同里計君慕雲慕雲先卒孺人撫孤光所成立教以義方鄉人稱賢母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五日乙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六嗚呼哀哉嘗聞之皇天無私惟德是親彼蒼何忍殞此淑人吾欽懿行嚮往心殷不揆憐味誄之以文

瀟月軒文集

五

其辭曰

猗歟孺人吳興世胄問葉門高誦芬澤厚靈淑所鍾閨房之秀純孝秉禮居貞協絲雍穆家庭熙怡長幼言不出樞動必依姆味悅詩書飾捐文繡內則罔愆女功感懋作配君子家政克襄必敬必戒以和以莊韻諧琴瑟佩結珩璜悉心藥餌曲體暄涼古歡斯樂夙疾乃康歲時祭祀潔治馨香獻饋如在誠肅以將寬柔逮下微音孔臧嘒星蒙惠微蘭衍慶側生不如撫愛逾常屯虞忽邁少微揜光從亡弗獲請焉心傷匪戀餘生藐孤是恤

到薦畱賓和丸戒逸令器聿成先猷善述手植松楸躬調薑橘葬祭如禮綜理無失智足持盈清靜專壹仁能及物睦婣任卹苦節旣貞甘臨用吉子舍歡臚孫枝秀茁懿哲垂型遐齡開帙云何不弔而有斯疾積波東逝稷畧西匿嗚呼哀哉翠岫鶯娃珠躔隕嬋昭陽命禔奇劫儀天星潢案戶神矩司權鶴將露警鸞遽雲鷲杖桐骨立筭榛髮卷恩符履地淚溢飛泉中外悲咽婢媪哀纏儀範足法里卹攸傳行義襄桓修名踵孟訓著大家書編子政千載而遙後先輝映用告璇閨允昭金鏡受

瀟月軒文集

五

福之五日考終命不朽之三惟名實稱住世有窮流芳靡竟煒管爰陳緹油其聽嗚呼哀哉

計母沈孺人墓誌銘

秀水計氏有賢母曰沈孺人故國子生慕雲君諱標之配也其生也余嘗爲文壽其七十及卒余又文以誄之旣嗣君光所葬其先府君以孺人耐平湖顧君廣譽爲之銘矣而光所念計氏之有其家與已之得有聞於時及子姓之繁衍皆母培養元氣之所致事有不能詳列府君誌者故復走書幣并述乞余銘孺人墓余婦人也

何敢爲銘且顧君已附誌其畧更爲之恐非例固辭不獲乃據其述而書之孺人姓沈氏先世居歸安竹墩村明天啟中有諱子賢者始遷秀水王江涇遂爲秀水人祖貴元考如藻俱國子生妣楊氏孺人生六歲孤婉婉母教友愛弟妹長通書算能代母治家歸慕雲君辛勤內職家事和理嘗恨不逮事舅姑遇家祭手自烹飪必誠必信慕雲君三十未有子孺人卽勸置側室聞王氏女賢納之晨起輒焚香中庭祝其早生男及光所生愛之如己出祈其易長日焚香祝如前慕雲君少嬰疾自

滬月軒文集

卷

孺人歸百計調護之漸瘥年四十八卒爾留時謂光所曰余多病常恐不永年猶得至今者皆汝母侍奉之力而吾家之得有今日亦汝母內助功也汝其識之維時光所甫成童既遭喪一切禮儀賴孺人指揮於是綜理家政中外事紛紜雜還無不處置井井及光所長命以治家之道且使之多購書籍日夕誦讀之以爲行已及教後人法故光所束脩好學所交多名人間譽日起皆孺人教也處家一本於誠而待外家有恩意楊孺人晚而失明時時往省之後病痢一夕數十起孺人躬爲扶

持迄其卒不倦自奉儉約終歲茹蔬之日多衣敝補綴至再三不易獨以其餘周給孤寡閭里有施與事必命光所爲之其篤於孝而惠及於人又如此夫婦道相夫訓子而已余嘗攷之古若關雎之詩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故有樛木之德成益斯之慶家與國雖有貴賤之殊其所以能逮下宜子孫一也至若訓子莫善於敬姜與孟母孟母得大賢爲之子尤爲後人所稱頌今觀孺人之所以使其夫子有子教育之使爲時聞人紹先業以克昌厥後培養之功大矣方之古人何多讓焉

滬月軒文集

卷

是宜銘已孺人卒於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五日距生於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六日春秋七十有六子卽光所國子生孫六人曾孫三人俱詳顧君誌中銘曰明大義夫有嗣勤燕翼綿世澤宜其有光於本支而食報者無窮期相彼高原松柏九九我銘其阡於千萬年

蔡孫哀辭

孫乃熈一名蔡孫子庶子曰穆之妾所生也性聰慧始能言卽識字及入塾受句讀記誦過他童師爲同學生解左傳蔡孫從旁默聽能述其說以故予甚愛之以道

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殤子與夫子年逾五十始得
抱孫以葵孫之慧而竟不育能不悲乎乃爲文以哀之
曰

緊我孫之穎異兮殆靈淑之所鍾性循良而狀岐嶷兮
迥不類乎凡童如謝渙之有客兒兮知蘭芷之異于蒿
蓬才入塾而兼人兮聆經訓而能通不好弄如成人兮
習幼儀而不愆其容誠早慧之可喜兮俄疾疢之萃躬
溯始生于屠維之仲夏兮乃遽阨于旃蒙之仲冬問年
才得夫七兮曾下殤之未逢惟祖庭之耆艾兮實弄孫

瀘月軒文集

三

之念重頃汝伯之有孿生兮未逾月而俱凶幸提攜之
有汝兮何後先又相從涕淚紛其霑臆兮歷歲月而靡
窮子非不知殤無服而不宜過哀兮奈有雛鳳而不見
其毛羽之豐豈門衰之不足以留汝兮抑果泡影之浮
空羌拭淚以寄哀兮諒恆情之所同爲佳孫而悽絕兮
君子無譏子之過中

上海 趙 棻 儀 姑

列女傳補頌

劉子政列女傳分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七篇每篇系以頌義小序一章皆四言十句惟孽嬖篇僅六句蓋有意畧之以示區別非有佚脫也每傳頌義皆四言八句本自為一篇故或云劉歆所撰不知何時散入各傳之後賢明以下每篇皆十五人惟母儀篇僅十四人頌義亦祇十四首幼時誦習此書每竊疑之後

讀孔氏詩正義見齊風雞鳴篇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其文為今本所無乃知舊本母儀篇有魯師氏母傳今本亡失頌既散附傳後故傳亡而頌亦隨之以亡也其周郊婦人以下續傳二十篇則後人附益故綴於末卷並有傳無頌余近以久病淹臥不復能為深湛之思偶扶掖小坐無以自遣因取向時肄習之本重加披繹病其闕失未備爰為補撰頌義凡二十一首皆質直不加藻采者仿子政筆意也

師氏之母戒文以勤夙興故恪儼飾朝君俄空古簡勸觀殘文卓哉良訓惜矣無聞魯師氏母補母儀

尹固助逆反覆無斷周郊婦人尤其怙亂不過三年必

盈其貫東王大克天道斯見周郊婦人續仁智

適野採桑陳國之女夫也不良曰解居甫微言戲之拒

而弗許有守有辭君子所取陳國辯女續辯通

刺客聶政披面屠腸其妨哭之殞于尸傍不愛其軀以

顯弟名唯仁且勇女中之英聶政之姊續節義

王孫氏母望子倚閭王今見弒汝何歸乎乃率市人袒

右一呼義而能教淖齒遂誅王孫氏母續節義

陳嬰之母教子義方母為禍首恐其不祥乃屬項氏卒

歸漢王能知天命流祚孔長陳嬰之母續賢明

王陵之母航航女士知天祚漢伏劍而死棄身立義以

成其子封侯傳傳五世乃已王陵之母續節義

張湯構怨爰以罪死戒勿厚葬母能克已天子哀之誅

三長史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張湯之母續仁智

不疑之母仁而善教子尹京兆慮因請盜有所平反母

乃喜笑雖嚴不殘可則可不疑之母續不疑母

勸夫以義楊敞之妻廢昏立明公爾忘私國家大事豈

可依違去禍就福能知事機漢揚夫人續賢明

霍光妻顯驕奢淫酷寔弑許后使醫進毒益為反謀卒

以發覺伏惡不悛乃覆其族漢霍夫人續孽孽

延年報囚流血數里母止都亭責數其子殺人致威禍

必及已仁智信道斯亦賢已嚴延年母續仁智

馮奉世女孝元昭儀熊犯御座以身當之同儕慙惡天

子嗟咨名施後葉見義勇為漢馮昭儀續節義

王章剛直上書下獄其妻止之謂當知足聞呼囚聲小

濔月軒文續集

三

父夜哭禍機未宣先事已爛王章妻女續仁智

班女婕妤賢才通辯持正不阿力辭同輩退處東宮禮

法自勉作賦寫憂大雅之選班女婕妤續辯通

飛燕姊姊孝成寵姬姊為皇后姊為昭儀嬌媚嫉妒茂

棄四維行同褻妲漢祚凌夷漢趙飛燕續孽孽

王莽之女孝平之后厥考篡漢悲傷懷舊自投火中以

塞謗諍存亡不易行無虧繆孝平王后續貞順

更始夫人厥維韓氏佞諂邪媚沈湎違禮奏事不省墮

積綱紀卒致滅亡諸侯解體更始夫人續孽孽

孟氏德曜梁鴻之妻賃舂遁世椎髻麤衣事夫以敬舉

案齊眉安貧樂道是為女師梁鴻之妻續賢明

明德馬后母儀女範練服緋褻斥奢崇儉遏抑私家母

踰防檢上配思齊遐哉無忝明德馬后續母儀

梁女樊妻節行無忒上書悟主哀辭懇惻榮父之魂母

還絕域集慶家門祚開三國梁夫人續辯通

後漢列女頌

史記漢書不傳列女范蔚宗後漢書始立列女傳蓋以

續劉子政之書也子政書每人各為頌義而蔚宗僅有

濔月軒文續集

四

總贊四句此則編入正史體裁宜爾自不能悉依子政

之例也余既補列女傳頌義因取范書所載一十七人

亦各系以頌云

鮑宣之妻桓氏少君悉屏資送安于賤貧挽車提甕敬

事良人修行婦道鄉鄰稱賢鮑宣妻

太原王霸高尚自適一朝內慙厥志幾易其妻勉之母

為物役隱遯終身邱園介石王霸妻

姜妻龐女克相其夫責遺無怨恩養尊姑泉涌鯉出天

心鑒諸大孝之稱被于詔書姜詩妻

浦郡趙阿嬪于周郁夫性驕淫翁以見督阿遂自殺遇人不淑吁嗟身世進退維谷周郁妻

緊曹大家班氏惠班東觀續史賦頌並嫺立言不朽女

誠七篇女妹子婦克紹其賢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不貪遺金勸夫勤學斷其織絰遇盜不辱列

頸明心號曰貞義名垂迄今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李法之姊棄嫌隆愛前妻四子四子悔悟並

為良士遺令薄葬高識誰比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父沈于水晝夜號哭投江而死縣長改葬立

滄月軒文續集

五

碑江浹黃絹幼婦傳流千禩孝女曹娥

吳郡呂榮許升之配善規其夫改行自勵夫遭盜害手

刃以祭卒亦遇寇守身殉義許升妻

馬季長女實袁隗妻賦性才辯善為說辭家門貴盛有

名當時申情作賦厥妹名芝袁隗妻

龐涓之母能報父讎都亭刺刃詣縣自投不肯苟生以

枉公法州郡表閭豔稱來葉龐涓母

劉長卿妻父曰桓鸞夫歿子殤截耳自殘虛忝厥祖不

忘所天名被縣邑有祀必膺劉長卿妻

皇甫規妻清才婉容夫亡矢志強暴不從董卓見迫鞭筆告終後人圖畫號曰禮宗皇甫規妻

荀氏女荀為陰瑜妻寡居自誓慮患先幾迫嫁絳經視

死如飴還尸于陰遺筆書扉陰瑜妻

盛道之妻曰趙媛姜全家罪繫琴桐銀鑑釋夫與子身

罹咎殃夫感其義終身不忘盛道妻

父墮湍水求尸不得女亦自沈已逾六日浮尸江上共

父同出叔先孝女光于載筆孝女叔先雄

蔡中郎女才高學淵遭逢喪亂辱于左賢操不足稱乃

滄月軒文續集

六

以文傳麗名惇史君子憫焉董祀妻

陳補松豐溪山無盡圖遺像記

余年二十一歸汪氏夫子讓庭室有載籍門無雜賓時

開賞花之筵或來頌酒之客盛稱補松陳君清至獨稟

馨逸夙成離世之滋垢執古之醇聽天爵良貴不慕簪

纓之華道味自腴無取猩豹之豢沖懷激於止水和氣

藹若陽春怡情於谿壑之間結抱在羲軒之世洵可謂

落落自遠皦皦不汙者已壬辰歲君歸道山夫子聞而

愴然曰古道云亡良可慨息因為歷述遺事導揚芳徽

知君素行尤高潛德彌耀遵太邱之家法肅若朝儀納
晏子之楹書垂爲庭誥質直本由天性清白惟畏人知
傭販悉其姓名鄉閭奉爲楷式雅好施予不問有無義
漿仁粟之風習聞於遠邇喪車薤錢之助無問於親疏
泊乎歲事將闕追索屬至盡搜盡篋取償積逋人或媿
笑其愚而君怡然自得也一畝之宮二分之竹鋤藥滿
院疊石當窗室之中畫軸與書卷俱排花觚其茶瓢並
列尤嗜金石雜陳鼎彝每當蠲香浮蝦簾日暖閒招
琴叟小集吟朋相與鑒賞古今評泊眞贗興之所至樂

此不疲江霞入詩溪水見性猿鶴爲侶鷗鷺同羣所居
魚計亭爲鄭茵畦小谷口故址林泉幽勝花樹駢羅有
山水清音無市塵俗至時逢樵牧於焉獻歌堵七尺之
筇爲筭蘇碣上三層之閣但聽松風跡其適志煙蘿遺
情軒冕非尤唯性所宅與世無爭者歟今哲嗣嗜梅賡
梅以溪山無盡圖遺像索記於余蓋卽君捐館之歲倩
費君曉樓所作也神采秀發暗於丹青松石輪囷喻其
風槃煙墨猶漬靈爽實憑因憶曩昔所聞綴於卷末惜
乎夫子久逝不獲夷攷細行祓飾厥辭爾或謂君歿之

後有見其輕乘畫鷁飛跨長虹飄飄若仙笑語如故類
道家所謂尸解者然是則杜老能詩合主儼芳之園白
公作達仍歸兜率之天渺兮忽矣更不可測也已

園林春曉圖記

昔東坡守杭州築蘇隄於西湖而後之續詠西湖者遂
有蘇隄春曉之目誠以風光之融冶景物之暄妍莫春
曉若也雖然風光景物何地無之豈蘇隄所得專美哉
特名韃利鎖之流膠膠擾擾不暇領畧焉耳吳江姚君
曉巖嘗作園林春曉圖請余爲記君殆能領畧此意者

歐語有之一年之計在于春一日之計在于寅蓋古者
四民莫不勤於其職凡其爲一日之計一年之計者每
孜孜唯恐不及焉君屏跡邱園治家教子克儉克勤又
睦嫻任卹爲鄉閭所稱宜其以古人爲法而獨有取於
春曉者怡然自得悠然神會夫固動與天遊而未可泥
迹象以求之也又豈徒撫時序覽物華而已哉宋熙豐
間蘇州姚清家有園亭頗足雅致東坡爲作三瑞堂詩
稱其孝友至以董召南比之吳江本蘇屬也君豈滔之
後人耶何其隱居行義之相類雖閱數百年而如出一

幟也余不文何敢妄擬東坡惟抒質直之詞祛誣飾之弊或庶幾無悖於古人云爾

顧湘舟元五十壽序

顧氏爲吳中望族自陽遂肅侯以來能立德立功立言彪炳史冊垂於不朽者代不乏人余向見顧君湘舟所輯吳郡五百名賢像贊顧氏之著於錄者居其什一竊歎其門族之盛而先哲流風之遠以爲其子姓中必有能自修勵而克紹前烈者如湘舟殆卽其人歟旣而湘舟以借書與兒子曰慎往還始稔其爲人篤嗜書籍儲

藏之富甲於三吳猶孜孜求之不已有目錄所未收者假鈔賃寫不憚修阻其結交徧天下而當世賢士大夫尤多與之善聲華籍甚歲戊申五月二十八日爲君五十生辰先期過訪曰慎且修升堂拜母之禮而以壽序請余謂慶生日非古禮君家亭林先生已嘗欲廢之矣特是作序以述君之生平則有不能已於言者夫期頤耄耋皆所謂壽也要莫如德功言之不朽爲壽彌永君嘗憫族人之飢寒捐田千畝仿古人法立義莊以贍之卽於其中貯所聚之書俾後人之能讀書者得以學問

淑其躬君之行誼此其最鉅者他若手所編纂名賢像贊之外尙有江左金石志歷代錢幣圖攷賜硯堂叢書新編吳郡文編吳郡詩錄乾坤正氣集今雨集諸書凡數百卷雖未知視古之作者何如要亦著述家所當指屈也君方自希於三不朽如是又何藉期頤耄耋以爲介壽之辭乎雖然更有進焉人生大約以百年爲率而五十者特當其半耳今五十年以前之行事籍籍稱道於人口者洵美矣至於五十年以後所以自修勵而紹前烈者則尤在晚節之隆有以引之於勿替而區區之

交游聞望良未可以自足也古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顧君其可不勉乎哉

張母王太孺人六十壽序

夫衍曼齡者匪假猩豹之供享洪算者無取丹石之餌其必貞操獨抱德性堅持靡麗不易其心艱難弗渝其節凌霄之幹視穠豔而皆空歎冬之花歷冰霜而愈茂如張母王太孺人者尤可見其靜以葆真厚能載福焉太孺人系出明沅江合鹿柴公後而寒香先生之長女也卽其綺歲早著芳型綢直表躬婉婉聽教容不施膏

澤體不被統羅盡屏華鈴之飾自守茹蕙之表固已人
羨閭媿詩歌尹吉矣迨歸於瘦峯先生借隱風高如賓
敬起百城坐擁可辭執珪之榮一燈宵寒無忘辟繡之
業嘻嗚不聞於戶外簣翻自樂於房中戶祭必齋孝養
尤謹湘之釜錡蘋藻流馨調以滑甘羹湯諧性每值鸞
含果熟魚鱸鱸烹選豆致其靜嘉色容將以愉婉洞洞
乎敬聖聖其誠卽至饒講開筵留賓具饌而情殷維繫
劉薦能甘恥及餅鼎拔釵無吝雖古賢媛何以加茲洎
平黃鵠歌成青鸞鏡拚憫孤子之當室爲健婦之持門

滄月軒文續集

七

量鼓親操縵緯自恤奴耕婢織同分曉夜之勤女布男
錢取辦咄嗟之頃娣媵交贊族郇咸稱其教子家藟啟
楹授書折筮著戒擇仁而處鄰無憚於三遷見賢思齊
游不遠於百里卒能英華煥發文藻滂流學有師承時
無儕偶著述甚富逾於簪纓之華嬖媿爲權勝於鼎俎
之養推其儒術之所自實本母訓之義方至若寬以待
人儉以處已笑言啞啞一室生春燔炙紛紛百錢愼費
而邪蒿缺衽必嚴非禮之防仁粟義漿無倦好施之意
大節細行俱靡間焉今年九月爲太孺人六十生辰家

燕將稱鞠踈之觴以介護闈之壽太孺人恐多殺生物
堅執不允而獨遠通綺札下索微言嬪則素欽頌辭無
忝遙憶登高節近舞綵衣新盤飮獅熊絃調鳳軫人因
祝嘏聚九日之冠裳天爲開樽歇滿城之風雨更必身
膺蕃祉錄注長生色醉丹楓濃映恆春之樹英餐黃菊
香添益壽之杯

二十四史月日攷序

讀史而攷及于月日干支小事也然亦難事也欲知月
日必求朔閏欲求朔閏必明推步宋劉仲更義叟徧通

滄月軒文續集

七

前代步法撰劉氏輯術自漢初迄五季千餘年朔閏燦
然足資攷索惜乎輯術全書久佚僅存於通鑑目錄而
通鑑目錄又僅存明人刊本脫譌不少且自宋迄明又
六百餘年未有續撰長術繼仲更而起者蓋其事甚小
爲之則難不知推步者欲爲之而不能爲知推步者能
爲之而不屑爲也兒子曰慎性好學史又喜習算嘗有
志於此徧攷當時行用之本術如法推步得其朔閏凡
仲更所推悉加校勘正其譌補其缺并續推宋以後之
長術又取二十四史所載月日一一稽其合否證以羣

書畧加攷辨其布算檢閱始於丙申之夏期以二十載之功畢成全史曰楨之言曰史學所以資治其本在深察夫興衰治忽之大端徒攷核於典章名物已為末務月日干支抑末之末也雖然月日淆亂則事蹟之先後不明而興衰治忽之故將欲察而無由矣且下學上達初非二致欲求其大必先求其細譬諸飲食先以烹飪先以種藝及其既飽則種藝烹飪皆為空蹠而要不能不先從事於此若徒知種藝烹飪而不求飽食則將終身為田父為膳夫惟孜孜於隴畝之畔躐躐之間而絕

濔月軒文續集

事

無饜飮之一日是又非吾所願也吾之為此固種藝烹飪之事乃正所以為飽食之資特將使人人得以專求飽食之逸而不必先事乎種藝烹飪之勞焉耳是則吾識其小而人得識其大吾任其難而人將任其易雖不足稱史學而於學史之人則似不無小補矣余頗疑其言是時余方從事古文辭曰楨因前請曰頃創此書持籌握管挑燈揮汗不勝其勞吾母所親見也他日書成弁以序文可乎余笑而頷之迄今忽忽已閱二十年而其書唯史記至新舊唐書屬草粗定為書已一百餘卷

自新舊五代史至明史尙未暇及僅全書三分之二約計全書之成至速亦更需數年余亟欲睹其成時加督促而舉業問之人事又擾之有萬萬不能速成之勢余衰年久病恐不及待其成故預為此序俾俟他時寫定冠諸簡端若夫是書體大文繁曰楨雖努力為之已不免力少任重且以一人精力別無仗助未及詳加覆覈舛訛缺漏必多此後或曰楨學識稍進自能補改或得良友如劉仲更之流匡其不逮使得附於著作之林亦云厚幸是益非余所及知矣乙卯九月善約老人序

濔月軒文續集

南

邱絳僊 杏 紅餘小課序

古人之詩詩外更有事在其傳者詩而其所以傳者不盡在詩也是故連篇累牘不必盡傳而單詞片語或有時而傳文人墨士旬煅月煉而出之不必盡傳而婦人孺子矢口成吟或有時而傳蓋詩之傳不傳視乎其人苟其人可傳則雖不能詩其人亦傳即能詩而詩亦必因人以傳不必以多寡論亦不必以工拙論也余向持此論每以語人蓋然與疑者參半焉今平湖盛子雲泉以其亡妻邱絳仙遺詩乞序于余按其小傳絳仙生有

至性幼齡失怙哀毀如成人蓋孝女也迨歸盛子能盡婦道得堂上歡遭君舅之變治喪盡禮以勞瘁嬰疾沈縣半載竟以不起蓋又賢婦也其人如此余因以決其詩之必傳而益自信前說之不謬也詩僅存一卷計二十餘首皆寥寥短章使天假之年其成就當不止此然卽其存者論之大抵語出性靈和平清婉非世之漫然塗澤者比要亦未嘗不足以傳也况乎詩外固更有事在是豈屑與搖毫擲簡如青儷白之流計多寡較工拙哉余蓋喜絳仙之詩適與余平日之論相印證故爲之

序以論後之讀其詩者使知其所以傳者固存乎其人之可傳而不僅在此一卷之詩云爾

溫氏母訓跋

溫氏母訓一卷一名貞石堂家訓明溫忠烈公璜述其母陸太夫人之訓也四庫全書錄入子部儒家類中梁山舟先生嘗手寫勒石跋云但覺紙上蒼蒼稜稜有丈夫氣宜其有是母斯有是子諒哉訓凡九十三條如言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又言人家切勿貧富只從容二字儘好又言但願親戚人人豐足甯

我赤貧自守又言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又言日月相望必俟月光盡後日光始復照之故貧賤求人欲時時滿望如十五六夜之月勢所必無又言朋友通財非有器量者不能承當古來鮑子容得管子却是管子容得鮑子其識解並高人一等至云遠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義科第文章總是兒郎自家本事又云教子鞭扑暫行知警常用則玩又云凡子弟每事一稟命於所尊便是孝弟尤爲獨探本原凡教子弟皆宜奉以爲法者也唯言買田收租是儒家

捷徑良方不廢清修不染市道以今日論之則業主佃戶莫不以狙詐相尙實與市道無異而清修亦斷不能無損此誠陸太夫人所不及料而余則深有感于人心風俗之遷流矣余生平服膺此書以爲是真能立言不朽者手錄數過并附以評論頃病中復取翻閱因摘取大畧以爲之跋

黃夫人臥月軒集跋

近代婦人能古文者不多見余生平所見婦人別集中有古文者唯明季錢塘顧和知臥月軒集而已和知名

若璞副榜黃東生茂梧之妻早寡教二子一女成立皆
 彬郁有文采自言喜讀經傳史册皇明通紀大事記之
 屬旁及騷雅詞賦暇乃肆力於詩古文辭晚年每與諸
 孫男女倡和以自娛入 本朝順治初始卒集凡六卷
 前四卷皆詩後二卷則文也其文爽朗蒼堅無滯涩脂
 粉態如先夫子行狀先舅姑行實子婦壙志質直疏快
 不加文飾而立言得體饒有勁氣他如述古警女分析
 小引創宗譜置祭田諸篇無意為文而委曲肫摯言皆
 有物壽序數首並能脫離窠臼敘次有法雜文亦古雅

濼月軒文續集

七

秀潤當推作者一時殆罕其匹宜乎池北偶談稱為副
 笄中奇人也其子婦丁氏好論屯田水利鹽筴諸大政
 蓋丁之母張氏當甲申之變嘗為討李賊檄仇爽有大
 夫氣丁承母與姑之訓故能講求經世之學如此是亦
 皆婦人之能文者足與和知競爽惜其文並不傳矣是
 册楮墨故做乃吾家百餘年前所藏舊帙歷水火之劫
 而幸存者當珍弄之勿易視也道光中河帥麟公之母
 惲太夫人編選 國朝閩秀正始集嘗以重價購求是
 集而終不可得則希觀可知矣

傳書樓詩彙書後

先祖姑金太宜人傳書樓詩彙一卷先舅靜圃府君屬
 同里陳無軒先生焯選定手寫刊行并附以題辭一册
 當世士大夫為詩文以闡揚懿行者不啻數百人唯長
 洲李客山先生果所撰金孺人哀辭其序云節孝金孺
 人吳之太倉人光祿寺丞金崙圃女也嫁烏程汪中書
 曾裕翁部郎復亭姑金宜人即崙圃姊愛孺人淑慎而
 嗜書聘為媳年十九歸汪相夫以儉事舅姑盡孝乾隆
 乙丑曾裕官京師既抱疾歸旬餘而歿逾年遭姑喪舅

濼月軒文續集

末

亦邁甚族有覬覦者獄起孺人籲官置之理而謀益肆
 憤與毀交積乃病病甚痛不能長奉舅甘旨且悲夫姑
 未葬子在弱齡淚涔涔下也於是族黨咸歎息以為難
 此數語簡括明盡如騏驥一呼萬馬皆瘖矣至部郎府
 君諱照中書府君號雲溪入都服官在乙丑其卒則在
 丁卯五月崙圃先生諱檀雖居太倉而籍隸桐鄉嘗校
 注高青邱集世所稱文瑞樓本是也太宜人諱順字德
 人母夢雛鳳投懷而生承其家學故自幼能詩方家難
 之興先舅僅六歲太宜人扇之樓上去其梯每飲食必

先嘗而後與之始得免於毒害故病中感賦有句云龍
泉趨死易虎尾立孤難皆哀辭所未及詳者又太宜人
婦居三載卒於乾隆庚午正月年止三十當時以與守
節已閱十五年以上或年四十而歿者得表其閭之例
未符僅採其事蹟入府縣志迨咸豐初元乃以新例卽
據府縣志所載得邀

旌表此則必當補書於冊後者也詩凡九十一首汪氏
擷芳集沈氏別裁集阮氏兩浙輶軒錄陳氏湖州詩錄
俱嘗入選江蘇詩徵亦選數首以爲吳縣人誤也咸豐

滄月軒文續集

北

癸丑三月孫婦趙榮謹識

元孫婿趙
莘填諱

周母王太恭人傳

太恭人姓王氏諱淑字晚蘭仁和候選員外郎蓉裳周
君諱光緯之德配吳江乾隆丁未進士江西道監察御
史蘭江公女也降芬瑤臺毓秀瓊閣性稟清懿度表莊
姝女師德象之篇誦如夙習織紉組紉之事教已先嫻
時蘭江公以翰林改官主事供職京邸公餘授以經史
銀釭夜剔督課偏劬鏡檻晨開吾伊蚤作稍長命學詩
裁花骨豔詠絮詞工香煥含毫珠圓落唾有台正始之

義無參柔靡之音員外君尊甫望山公時亦服官虞部
妙選德門亟求賢媛嘉耦曰如遂委禽焉既而反馬禮
成弋鳧詩作華鋸悉屏自高布素之風警枕時聞惟防
晏安之醜閨儀足式嬪則無讐執棗升階采蘭佐膳夙
興夜寐聲柔色怡謹儒門之事親法先賢之養志椒花
獻頌取悅乎眉梨諶草肆詩忍忘乎背樹故能使慈烏
止屋孝筍生庭愛日彌長壽祺益永比綜內政尤勵精
思若網在綱如繭抽緒員外君既抱蓼莪之痛常與藥
餌爲緣庶事就咨美疢加劇太恭人恐其勞勩也凡夫

滄月軒文續集

非

賓筵客饌女布男錢凶嘉之儀葬祭之禮罔不咄嗟而
辦洪纖卑宜泊乎黃鶴吟風白蜺降室斜衾必整益顯
黔婁之賢遺硯分頒善承范喬之志徽音克嗣大節靡
慙已子憲曾兆勳秉折筮之教探納楹之書文牘鷹揚
才彥騰至太恭人喜功資錯玉識交深引磁益勉以取
友必端與人無忤是以善士之目見重於居鄉神君之
稱羣推於筮仕力行所得慈訓爲多晚習優閒頗耽禪
悅不靳施與違計有無嘗謂憲曾等曰汝父志所未逮
者義莊耳汝曹當成之爰割膏腴之區以贍寒微之族

翟光艸之高誼豐喬與俱范文正之遺規精粗悉備遂
迺根雷藟庇實詠椒蕃火舉同功田疇續命有司為上
其事於

朝員外君寵邀

璽書之衰榮分綽楔之典光被泉壤惟太恭人實致之
焉至於儉以持躬寬以御下婢媪樂其春及戚儻匈其
波餘陰德比之耳鳴福田由於心闢稽其善行不可殫
書性嗜吟詠著有竹韻樓詩詞藁深自韜匿不事流傳
在都中日與李紉蘭楊蕊淵諸女士酬唱互作篇什遂

滄月軒文續集

非

多今所刊者率皆爾時之作云素耐繁劇致損餐而
自員外君捐館舍單鳧調苦獨繭絲長髮毫之詩既成
卷施之心彌悴年五十二薨疾遽終兆動擗踊纏哀呼
搶莫贖毀滅尤甚形神遂離謂非至性過人以死殉孝
者歟今憲曾持狀踵門乞余為傳余曩侍先大夫於京
師知太恭人馨逸夙成光采白曜有慕蘭蓀之質儼同
山斗之瞻嗣歸吳興高門接壤惠問流川既無忝於女
宗實可垂為坤範述德標行敢辭不文嗚呼白雲在天
已渺矣宣文之幔彤管有煒亦庶幾有道之碑

按憲曾字景侯號應芝蓉裳君之從兄瑞青諱霞無
子以憲曾為之後道光庚子 恩科舉人由戶部司
務分發直隸候補同知屢奉委決疑獄為上官所契
重咸豐二年攝廣平府同知分防臨洺關明年八月
粵匪自河南歷山西將逼臨洺預叩大府請兵為守
禦計不得賊遂大至憲曾出堂皇掣佩刀殺兩賊力
竭被執罵賊遇害妻蒯氏吞金死妾郭氏投井死幕
客何戴筐家丁張福亦為賊所殺事 聞得

滄月軒文續集

圭

旨卹贈道銜 賜祭葬從祀昭忠祠並於殉難地方建
立專祠給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給恩騎尉世職罔
替蒯氏郭氏並
旌表節烈余向撰太恭人傳欽其懿行為之低徊不置
今觀太恭人兩子兆勳既死于孝憲曾復死于忠且
忠烈節義并萃一門因益歎太恭人家法之善流澤
孔長是不可不補書於傳後也憲曾有子二長鄰表
廕襲雲騎尉次鄭表還嗣兆勳後並幼甲寅十二月

自記

錢母張太孺人傳

錢君培名好學能文以力行重於鄉里黨交稱其賢八
歲失恃時念其母太孺人不置人有語及之者輒嗚咽
流涕悲悼不自勝蓋自幼而壯數十年如一日云今既
葬其母謀所以傳之者因郵示行狀乞傳於余余悲其
意且習聞太孺人之賢且淑也奚敢以不文辭按狀太
孺人姓張氏華亭貢生入祀孝悌祠諱一壽公孫女國
子監生諱應桂公女幼讀書通大義言動必以禮年十
九歸訓導公某某先生事其姑金太孺人先意承志能
得其歡心金太孺人嘗患肝疾曉夜侍奉衣不解帶者

濔月軒文續集

三

累月未嘗有惰容病賴以安訓導公久困小試溺苦于
學太孺人以女紅佐之宵漏將盡一燈青熒刀尺之聲
與誦讀之聲互相荅性耐繁劇勞不自恤又慮以家事
妨訓導公學業事無鉅細悉力經營贊襄祭祀佐理中
饋必敬必慎與諸姑姊姒居無間言御婢媪寬而有禮
教子以義方雖在孩提不少寬假太孺人之德如是宜
其身既沒而行益彰且以知錢君之賢有自來也其在
內則婦事舅姑不過承顏色奉旨甘出入扶持抑搔疴
癢而此外無及焉詩三百篇述婦人女子之行亦不過

采蘋繁為締俗議酒食而閨門之內風化所基焉孟母
有云婦人之禮精五飯晷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此
卽禮經詩章之意婦人之德未有加於是者則如太孺
人者可以傳矣世俗不察動謂庸行無足稱述不知婦
人以奇節見者類皆處至險至危之地幾經困阨挫折
而始顯其光焉此固身受者遭逢之不幸亦豈秉筆者
所樂得而傳述之也太孺人生於嘉慶二年七月某日
卒於道光五年正月某日年二十有九子二長培名次
某

濔月軒文續集

三

贊曰人子欲顯其親則必邀章服之榮綽楔之典以爲
其事足傳也錢君獨不之取惟願得余言以期壽世豈
猶夫流俗之見哉然錢君年方壯其學術超軼流輩他
日對揚

王廷乞

封贈爲泉壤光而其母氏之賢益足以傳諸無窮也是
則余所深望也已

計蕊仙哀辭

蕊仙名珠儀秀水計君光所之女也能詩善書適同里

陶震元結襦甫逾三載於道光二十七年之七月產後
遘疾至十一月十九日乙未而歿年僅二十有六生子
女各一子名寶良余哀之而爲之辭曰

納易理之消息兮信天道之盈虧孰知夫吉人之遘凶
兮詢蓍茅而可疑嗟耄耄之羅預兮感烏鵲之奔馳方
少壯而奄忽兮竟朝露之先危溯斯人之淑慎兮體蘭
蕙之柔姿嫺嫺訓於穉齒兮羌賈道而修詩侍重闈而
能得其歡心兮更兄弟之怡怡媿薛針之神巧兮善織
紵於純緇近文房之毫素兮卻奩具之鉛脂工畫苑之

瀨月軒文集

誄

寫生兮擅詞壇之色絲迨刈蕙而秣馬兮筮歸妹之良
時歌天灼而嫫媪兮美室家之允宜奉高堂之旨甘兮
湘蘋藻於釜錡吟題章於燭前兮勉懿德於槃匱唯勤
經之敦勸兮必敬戒而無違喜驪珠之穎秀兮樂符彩
之嬰媿謂令族之賢媛兮當選集乎繁釐何琴瑟之迭
奏兮倏柱折而絃移俄二豎之爲患兮居膏肓而難治
求兌說之神巫兮問折肱之上醫悵鼎藥之無靈兮返
清廓於瑤池彼松陵之謫降兮且一紀以爲期是何殊
寫韻之仙侶兮乃逾百旬而遽奪之仰吳蒼之旭卉兮

果歿壽其誰司咨八瓊之妙訣兮久松子之吾欺拾詩
篇之殘牘兮檢畫卷之畱遺繫一時之麟角兮卽千秋
之豹皮悟蘭膏之焚蕪兮詎伊感之自詒慨哀音之遙
送兮雪涕泗之漣瀾憶惠贈於疇昔兮握團扇而風披
宛明月之入懷兮翦生綃而中規愛丹青之妍雅兮寫
澹葉與疏枝倚慢曲於蒨函兮思晤言於淑姬嚴霜兮
摧嘉卉之琴麗苦雨兮凋繁英之葳蕤乍鸞銷而鶴怨
兮撫遺筆而生悲什襲而扁諸篋中兮恐傷情於偶窺
爰意內而言外兮用寫哀而抒詞庶煒管之或采兮歷

瀨月軒文集

美

承久而無忘璇闈之芳儀

瀟月軒詩餘

蝶戀花

上海趙棻儀姑

題戴姬願蓉娘吹簫圖

江東詞客才名舊，獨對黃花小試鏤。冰手可意玉人依，座右何須記曲頰紅豆。幾日秋情濃似酒，檀口香喉真箇銷魂否。夜靜不知清露透濛濛，冷溼羅衫袖。

南鄉子

前題

瀟月軒詩餘

十

蟾魄喜初圓，名士傾城是夙緣。月姊聞聲應亦妬，翩翩未許乘風便上天。綽約體如仙，徙倚桐陰石磴邊。最是泥人風致也，娟娟手握瓊簫更可憐。

青玉案

茉莉花

紗櫛玉枕清無暑，點綴晚妝眉嫵。一片幽懷誰與訴，盈素質泠泠碧露。欲摘人何處，暗香漸覺金風度。起傍花陰自延佇，欲問冰蟾愁幾許。越羅涼透楚天雲暮，脈脈渾無語。

深院月

情脈脈思悠悠，霜滿閒庭月滿樓。何處歌聲風送到，隔鄰親按小涼州。

天仙子

滿腹閒愁皆自取，美人消息知何處。芳心許芳魂與偏到，相逢無一語。

如夢令

昨夜霜濃風驟，只恐梅花儂倦。曉起探園林，却喜寒香依舊。知否知否，欲折還憐纖手。

瀟月軒詩餘

十一

西溪子

溪畔水仙開矣，一縷幽香如此。暗相思，何時已無時。已不比春風桃李，問姮娥奈冷何。

歸自謠

今夜月千里，離懷愁欲絕。歸鴻陣陣哀鳴切，銷魂恰憶中秋別。堪嗚咽，裁箋欲寄南枝雪。

連理枝

怕讀西堂句，怕聽西窗雨。此恨何如幾時重，見歸期又誤。憶謝庭今夜，北堂相聚圍爐共語。

江南好

自題意中雲樹圖

江南憶相憶未曾經人道江南儂故國幾時纔見故山
青歸夢杳難憑

望江東

前題

煙水蒼茫黃歇浦五百里吳淞路如何咫尺歎修阻難
覓箇帆飛渡 欲歸屢把歸期誤凝望遠空雲樹漫勞
湘管傳情悵奈此情難賦

意難忘

前題

十載蘋洲鎮襟懷黯黯歲月悠悠望雲心欲絕懷橘願
難酬鴻北向水東流拚一醉新筇把此中無邊牢落盡
付眠鷗 燕臺更有前游記閒園角酒水榭迎秋題餘
徵韻語說餅擁香篝憐別後見無由更莫上高樓暮山
橫斜陽芳草處處生愁

錦纏道

題丁夢樵

虹文

四安賽會竹枝詞

纔罷春游剛接賽神絃管想盈隄舞裙歌扇方山社會
人爭羨勾起詩豪重把新聲按 好句播風謠情關正
變知老鐵清詞誇獨擅他時定有雙鬟聽紅牙輕拍傳
唱旗亭徧

解佩令

題姜玉溪

宮綬

簫聲明月圖

冰絃停撥閒愁暗繞記良宵隔水簫聲度翠袖紅樓把
碧玉殷勤重譜裊餘音低徊如訴 一天涼月一江冷
露渺微波盈盈修阻倩得荆關為寫出那時情緒却還

意難忘

愁小紅生妬

一枝花

題嚴比玉

廷珏

宜園倚聲圖

過眼涼秋晚抱膝酸吟慣蘋洲漁笛都擁琴案看減字
偷聲寫得詞華爛休道豪情擅待檀板紅牙倩个小鬟
輕按 笑儂亦紅裁白判惹得吟逋絆到如今鬢弄何
曾算羨摘粉搓酥字字珠璣綻肯便浮名換一曲風流
早已是旗亭傳徧

百字令

題董壺山甥百花詞

生香活色似丹青宛轉描來清麗摘粉搓酥成百詠字
字綠酣紅膩十樣雲箋三升墨露會得惺忪意問花無
語可能知此情未堪歎胸隙流光鴻歸燕去不管人
顛顛雨雨風風新夢覺別是銷魂滋味一段纏綿千般
哀怨盡向毫端寄感春懷抱遣愁儂亦無計

青玉案

題董雙湖夫人梅窗琴趣圖

縞衣綽約闌干倚早窗外香吹起翠羽啁啾風月霽雙

瀟月軒詩餘

五

成姿韻庭蘭情意只在絲桐裏知音更有羅浮瑁玉
茗風流君許替撥罷金徽同覓醉小絃彈了大瓢沽未
共飲苔枝底

金縷曲

春日有感子啟兄之逝兼悼董菘園

夢斷江鄉路憶年時小窗情話共傾離緒一別俄驚成
永訣竟使才人黃土算總為浮名耽誤隻影淒涼餘弱
弟痛聯牀聽雨人何處休再詠斷腸句同歸翻有知
心侶料重泉相逢話舊應悲草露未遇孫陽終見棄絕

藝空傳毫素更鸚鵡當年曾賦又是禁煙時節近歎殞
宮寂寞斜陽暮還翦紙向清泥

前調

題董鑄范花坪長憶圖

樂事應難又記當年小園聯步牡丹時候魏紫姚黃春
正麗肯便等閒孤負理彩線花旛親繡護惜繁英芳意
切奈淒風苦雨來偏驟春人夢能長否飛瓊本是瑤
池偶恨恩恩驂鸞歸去幾時重覩此日芳菲仍不改忍
對花開如斗算只有香塵依舊宛轉新詞工寫怨繫相

瀟月軒詩餘

六

思奉倩猶消瘦還累我淚盈袖

前調

花朝為花介眉限壽字

暫輟拈針手喜今朝百花生日擘箋稱壽姪紫媽紅春
富貴盡付東皇消受正處處尋芳攜酒蝶粉蜂黃渾未
褪恰娠梅嫁杏佳時候金錢會休孤負紗窗乍啟香
初透最多情嬌憨兒女花旛爭繡不許風欺兼雨虐暗
乞天公護佑怕一霎綠肥紅瘦更蕪心香重默禱願年
年歲歲人如舊舒化日共長久

高山流水

題湯雨生十二古琴書屋填詞圖

七絃拂處起春風，譜幽情判白裁紅。閒坐理金徽，公餘雅賞誰同揮。毫際換徵移宮，依稀有多少新謠舊曲。付與飛龍，恁銅琶鐵板，大漢倩關東。囊中連珠，又雙月排列著，幾許枯桐，攪醒盡深愉。一一與政相通，免平沙落徧，哀鴻旗亭上，祇聽歌來五袴，寫出懽悰。勝耆卿井水隨處播芳蹤。

臺城路

題月軒詩餘

七

題陸簫士長春天台采藥圖

石梁遙亘天台路，斯遊最饒清妙。手杖青藤，腰鑊白木。夢裏當時曾到，仙山春早。看紅徧天桃，閒情多少倚石。迷花千巖萬壑，徑幽繞。新詞繼蹤石室畫師，憑寫出峯迴雲峭。詩詠曹唐賦，裁孫綽，輸卻風流。懷抱元花著草，想滿貯奚囊，儘搜吟料。遠映霞標，翠屏橫夕照。

江城子

小閣寒生夜有霜，掩紗窗對銀釭。閒拂花箋細意譜新腔。多病多愁還自笑，文字癖總難忘。

瑞雲濃

葉小鸞眉子硯側刻八分書疎香閣三字背刻

小楷八十四字云：舅氏從海上獲硯材，三琢成分，貽予兄弟。瓊章得眉子硯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畫手樣能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鸞。素袖輕籠金鴨煙，明窗小几展吳箋。開匱一研櫻桃雨，潤到清琴第幾絃。已已寒食題下有小印篆文小鸞二字。硯已歸粵東某氏。余所見者秀水計氏拓本也。為題此闕。

題月軒詩餘

八

紅絲片玉螺香，猶沁腴紫素袖，頻番井花洗櫻桃。雨潤記伴著瑤宮仙史，夢影鎮匆匆。化飛雲逝水，十樣新圖，誰拓出初三月子細字。銀鈎認題識，優曇花謝，想膜拜貌床禪，偈墨暈流芬小罽似此。

別銀燈

題袁子才先生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顧紉

秋夫人摹本

勝絕湖山佳處來，作吟壇盟主。夜月紅樓，春風綠帳，繁粲瑤臺仙侶。娉婷細數，剛好似琴徽，筆柱韻事爭摹。

畫譜袞屐依然風度蒲褐詩禪共勝婦學解道浮名都
誤前塵電露吾自賞傳神毫素

傳言玉女

計蕊仙 珠儀 贈所畫團扇賦謝

秀骨珊珊想見左家風貌繡餘閒課仿徐黃畫裏纖指

點染澹月疏花清妙仙雲飛墮墨香猶繞 入手冰輪

快新涼更不盼素秋來早憶妝臺弄筆嬌癡小茶別恨

遠山芳草且蘭遙寄也應傾倒 第三女日杼亦能學畫時從宦雲南

蕊珠閒

憶月軒詩餘

九

題張嘯峯 鴻卓 藕花香裏填詞圖

水亭開風簾捲閒對碧雲千柄寫幽情譜宮商問花欲

應越娃歌罷鬧紅歸艇最宜畫長人靜 曲欄凭箇中

清味自領三十六陂風景玉簫低和好趁彩鴛眠醒冷

香遙沁雪箋霜穎嫩涼暗傳秋信

玉女搖仙佩

題蔣海珊 維城 貪看梅花過野橋圖

橫溪畧約著箇幽人伴鶴風神瀟灑冷澹生涯孤高心

性總被綺梅牽惹破曉攜筇出望瓊雲嬌墮彩虹寒跨

暗香逗一枝竹外小立么禽凍萼低亞詩仙最清狂雪

友霜媒冰銜許借 猶憶小窗夢醒月冷芳樽忍負相

思那夜寵柳驕花嬉春雖好怎及西冷茅舍欲去重回

步繞籬落徙倚水邊林下怕一霎隨波片片玉龍哀曲

等閒吹謝生綃寫他年官閣助清話

散餘霞

題雲山畱客圖

名山名士成賓主記倚筇延佇佳處好結茅菴莫匆匆

便去 多情小山桂樹也勸人且住凝絕一片煙嵐更

憶月軒詩餘

十

周遮別路

金縷曲

題吳一峯 家銜 甕天圖

不解蒼蒼意古今來把人倥傯者般遊戲只有疏狂吳

季子未許碧翁維繫早脫屣浮雲金紫臥無虛齋魂夢

適笑邯鄲姿枕翻多事迷與悟總非是 茫茫宇宙誰

知已問丹青可能摹出填胸豪氣睥睨人間雙白眼說

甚慕天席地奈一片雄心難死痛飲高歌聊作達儘半

生蹤跡壺中寄真自在有如此

清平樂

題陳叶麓 伯穎 清平山館圖

閉門覓句商畧閒中趣
城市山林容小住
大好誅茅結宇
石髓涼沁吟腸
煙霞盡入奚囊
恰伴徐家高士詩
仙近在鄰牆

蘭陵王

薄酒

一溪碧環抱西吳
釀國春波滑
新泛綠醅化作真珠小
槽滴鵝黃好顏色
招得高陽醉客
豈管外青甌杏帘明

瀝月軒詩餘

十一

月清風兩橋側

壺觴感今昔記少小評量黍黍燕秫

醉鄉日月頭將白
恁滿引村酌
麴生清味鳧花蠟
蔬總不敵有名士標格

岑寂翠樽泣
只日飲袁絲會
詔歡伯詩仙俊賞難重覓
奈上銜愁煮瓦盆
狂吸風流公瑾

醞藉處更孰識

隨園食單以紹興酒為名上又謂薄酒似紹興清而清冽過之

金明池

震澤王研農藏河東君書鎮青田石高寸餘刻

山水亭榭款云傲白石翁筆小篆五字面鐫崇

禎辛巳暢月柳蔭蕉製十字研農方樓輯河東

君詩札為藤蕪集將以付梓適得此於骨董肆

云新出上者自謂冥冥中所以酬其晨鈔寫

之勞也余見其拓本因題此闌即用藤蕪集中

詠寒柳韻

片玉飛來脂香粉豔解珮疑
臨蘭浦誰拾得絳雲殘燼
歎細帙早成風絮賸芳名
巧琢茗華揮小草依約芝田
鶴舞伴十樣濤箋摩挲纖手
記否我聞聯句 玉樹南
朝霏淚雨共紅豆春蕤飄零
何許幾縷綠珠恨血只
畫裏山川如故二百年洗出
苔痕感詞客多情燃膏辛

瀝月軒詩餘

十二

苦想蘇小鄉親三生許認試聽深篁幽語

河東君本揚氏小字影憐

盛澤人

湘春夜月

題陸蒼鄉 鎮 鬱林山館圖

何黃溪小村風景偏佳最愛老屋三椽恰占水雲隈不

許軟紅塵到恁釣魚磯近關鴨欄開更清芬世守葵花

石古涼繡蒼苔 天隨小隱開庭半畝杞菊應栽著箇

吟身憑料理劍緌琴柱酒杓茶杯眠鷗夢醒認榜題恐

費疑猜讀畫處恍鵝峯霽雪龍城夜月天末飛來

高陽臺

吳倚雲夫人 婉桃 綠窗吟草題詞

鶯媚能歌花嬌欲語比肩人倚朱櫺
子微青閒拋書卷閒停繡
出紅窗總是雙聲 玉簫凄咽
背飛瓊甌取香奩幾多斷稿
詩魂冷月三更別寒燠讀罷
遺編夢落瑤京

瑤花

題陸贊鄉傳畫樓圖

瀟湘軒詩餘

玉又展處小拓紅窗正滿庭
了茗邊寒具樓心懶讀儘消
生綃也合碧紗珍護 幾番丹
計傳與芝泥淡沁看押角小
此燈鑿楹同時漫愁他妙繪
祝英臺近

祝英臺近

徐藕香夫人 延照 蓮葉戴銅十屬題

曉窗前風幔底妝罷對圖史
他鏤雪思清剝蕉心細渾滅
了兩峯眉翠 振仙袂玲

魂飛去瑤臺化作斷雲墜欲遺悲懷
錦句愁多銀鈎腕怯賸小印尙鈐紅字

月下笛

用石帚韻題于辛伯 源 南湖柳隱圖

垂柳深深詞仙小隱一樓煙雨流鶯
去人閒離別誰能管只聞舞東風萬
無剝啄飛絮盈路 延佇尋詩處想
鷓鴣漁謳再譜小長蘆客應許湖天
纖腰記否采菱曲欸乃聲遙和怒鐵
白度

瀟湘軒詩餘

遊佛閣

題雷約軒 保廉 蓮社圖

鶴林淨土香界結社袈裟吟侶三
峯遠公住粥魚飯鼓金粟影裏塵劫
他愛酒柴桑喚難去 憶昔弁峯頂
聞說後遊攜節曾久佇想約踐嬉春
古問白業因緣殘衲能訴更浮圖一
鈴幽語

瑞鶴仙

題約軒德配張伴蓮繡詩圖

45 R

生綃紫墨縷愛帶繡文章色絲隱語珠排好詩句是多
情夫婿錦心纔賦吹簫伴侶鎮同修妝臺眉譜笑當年
織錦蘇嬈偶影獨鳴機杼看取松陵小謫寫韻丰神
翠鬢香霧五紋雜俎能巧似夜來否想前溪曲唱今番
歸權花樣應翻白苧恐鴛鴦傳徧紅閨有人偷度

醉太平

鈕西農

福疇

亦有秋齋詞鈔題詞

吟春曲欄聽秋小園幽情都付雲箋更鳴琴燕閒芳
妍碧山清超玉田笛聲飛滿江天對斜陽暮鶯

瀟月軒詩餘

五

惜分釵

陳蓮汀

統

悼其姬人吳氏因取所畫墨梅遺幅

裝池成册并繪遺照於册首名曰疏香清影圖
蓮汀自題一絕句云梅子酸心樹桃花短命枝
可憐梅倚月孤負月明時册中題詞多清虛婉
約之作余亦賦此解書諸册尾

芳年短香魂斷墨痕慘澹纏幽怨夜淒清峭寒生鬪雪
丰神直恁娉婷卿 孤吟倦閒愁絆相思忽到蘿窗
畔影斜橫月朧明夢醒羅浮一段癡情惺惺

月底修簫譜

題沈芷菴

紫 月底修簫圖即用自題原叶

竹陰疏梧影瘦涼夜敞朱戶嬴女樓頭偷按廣寒譜莫
教過住行雲太虛微滓轉遮了蟾輝來處 咽清露疑
是沉瀛神仙擅痕幾回數貌入生綃拈毫澹無語笑他
浴苑真珠懸璫敲徹更不解引商調羽

前調

題隨園女弟子尺牘墨迹

露零毫香拂紙絨札託紅鯉小別倉山駒隙一彈指爲

瀟月軒詩餘

六

言水榭張燈湖樓請業有多少綺情瑤思 憑驛使料

應折得梅花先從隴頭寄添箇詩筒雁足手親繫卻看
黃蠟封函朱泥押尾只粉骨尙留箋賦

多麗

題葉漁莊

承桂

五湖漁莊圖

盤胸襟鱸鄉風景幽深記當時三高游衍遺蹤尙許重
尋篋蓬欵撈鯪雪渚萍茵碎放鴨煙澗脫畧簪裾芟除
絲竹四圍山水足清音看遠近送青浮碧不許軟紅侵
蕭閒意半歸畫本半入詩心 愛吾廬剪荷葺芟門前

垂柳陰陰片花飛香黏屐齒溪雲抱涼沍蓑緘伴約鷗
鳧兒呼魚鷓鴣霜鱗爛煮佐芳園想玉湖石林書就萬事
付高吟敲銅斗唱漁歌子驚起沙禽

一痕沙

題吳平齋雲畫山水册集宋人句

象筆鸞箋姜夔 蕙牀香篆橫輕霧王安禮 又還休務方侯雅言 花

落空庭暮趙鼎 景趣天然劉過 寫我吟邊句韓偓 山無數秦觀

夕陽煙樹石孝友 看盡江南路周邦彥

前調

瀨月軒詩餘

七

題陸芝田蘭生雙瑄閣圖集宋人句

何處君家毛滂 柳含煙翠掩金縷賀鑄 瑣窗瓊宇無名氏 寂寞

閒庭戶謝懋 點翰舒箋袁去非 總入昭華譜李恭 凭欄佇

陳允平 雲山煙渚呂勝己 好箇雙棲處晏幾道

壺中天

題計二田光所小滄浪消夏圖集宋人句

滄浪萬頃侯真 臥冰廬仲并 冷浸一天空翠張元幹 愛此溪山

供秀潤劉清夫 掃蕩煩襟如洗劉攽 料理琴書張炎 品題風月

戴復占 別是閒滋味李清照 蓮幽竹邃董嗣嗣 倚欄疑匪人世

劉克莊 此地宜有詞仙姜夔 聯鑣飛蓋袁去非 人在行雲裏
辛棄疾 翰墨流傳知幾許毛幵 寫出江南煙水趙長 坐石談
元李昂 飛觴浮白李爾遠 過雨涼生袂江 割然長嘯黃昇 半
灘鷗鷺驚起蔡伸

瀨月軒詩餘

末

嘉蔭籀集



嘉蔭移集目次

卷上文三十八首

龍門訪古記

遊上郡清涼山記

小忽雷記

元大德本風俗通義跋

寶刻類編序

輿地記碑目跋

傅是樓書目跋

長安獲古編引

嘉蔭移集目次

十

咫園叢書

泉苑菁華小引

海東金石苑題辭

蒼玉洞宋人題名序

清愛堂家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敘錄

嘉蔭移泉說

海東泉說

太平興寶天福鎮寶二錢跋

跋尙書散郎田邑銅印

跋代郡馬丞印

漢西嶽華山廟碑重刻本跋九首

漢楊量買山記跋

漢朱君長石刻跋

元氏三公山神碑跋

寧越郡欽江縣正議大夫寧賢碑跋

唐薛縑殘碑跋

太州仙掌縣長從人段沙彌造阿彌象碑跋

劍南道按察使益州長史韋抗功德碑跋

王大王造庵子及作水池記跋

宋峴山晉羊太傅祠石柱跋

宋文丞相題名跋

嘉蔭移集目次

二

咫園叢書

古泉隨筆跋

為顧湘舟題古泉精舍圖冊

題梨刀

題金錯刀梨刀之無刀者

復吳子苾書

與顧湘舟書

寶六化范銘并序

新莽大泉五十范銘

鏡景贊并引

古泉櫝小象贊并引

卷下詩四十一首

周虢叔編鐘歌 并序

周兮中鐘歌 并序

周已侯鐘歌 并序

秦銅詔版歌

願長相思鏡

宜佳人鏡

唐嘉德門內巡魚符

武周龜符

金錯刀

嘉蔭移集目次

三

泰山無字碑

佐弋瓦歌 并序

同作

題宋拓漢西嶽華山廟碑 并序

唐雁塔泥造像 并序

前題六首

同作

和石匏韻二首

再和石匏二首

題藝海樓藏古器搨本冊

張開福

張開福

蒼玉洞用宋蔣之奇韻二首

又用宋蔡雋韻

戊戌春三日招同人遊白鹿虎溪二岩集超然亭

和石匏韻二首

重九和周小農韻二首

和周小農卽席原韻二首

崇雅堂集有東軒吟社圖七律二首卽次其韻

雲驥閣落成用留別元韻二首

嘉蔭移集目次

四

四庫叢書

東武 劉喜海撰述

海寧 陳乃乾輯錄

文

龍門訪古記

出洛陽南門五里許渡洛水西望天津橋今存一洞十里經關林十里經龍門鎮又二里許兩山東西分列右龍門左香山伊水中流即古關塞也路首有寺曰潛溪舊有唐咸通八年杜宣猷潛溪記刻石趙氏金石錄所

嘉蔭移集卷二

一

稱地有溪谷之勝為宰相李蕩別墅宣猷購得之加葺治焉今杜記不存久矣寺門外有亭有泉一泓可漱可鑿入寺門石壁有垂拱造象二一洞在房內甚大無題字鑿一大佛象小門內有軒五楹臨伊水面香山後廂南北列對面石壁鑿三大洞即三龕也北一洞有佛象無題字中一洞曰賓陽洞內無題字南一洞造象題字數十有隋大業二種餘皆唐貞觀間刻賓陽洞外左右多題字洞南石壁如碑刻三龕記左側隋開皇裴慈明造象石壁上下左右造象甚多大抵永徽總章時刻出寺門沿伊水南行經小洞數十至唐敬善寺石象銘處

常才金剛經亦在焉一路有鑄象而未題字者有鑿龕而未鑄象者又南行半里許無洞拾級至萬佛洞頂有唐永隆二年十一月太監姚神表內道場運禪師造一萬五千尊象龕題字徑尺大書自南而西北而東圍如規智運大師別有題字一洞多上元刻一洞多垂拱刻又一洞有惠咸造象咸亨刻又一洞多總章刻次則優填王像北龕次則優填王象南龕題司徒端韓曳雲造不著年月楷法可定為唐刻也一洞名蓮華又石罅處有泉出焉俗曰龍口兩旁及頂造象皆元魏刻又一洞多孝昌神龜年刻又一洞漁陽郡君李氏造龕記在焉

嘉蔭移集卷二

二

二

又一洞東魏大統韓道人題字山半鑿開一壁如蓮瓣狀地甚寬敞俗名九間房中列大佛象三又列侍者象魏國公高力士諸刻及牛氏西龕象銘皆在又奉先寺維那大盧舍記宋天聖丁裕題名復折而南徑甚窄側身而入有魏孝昌三年石窟碑撰書人名在其側自下望之猶可髣髴至碑正文則在罅處極幽僻亦極剝落楷法又極精而前人曾未著錄余乃慨夫古跡之顯晦有時或昔晦而今顯昔顯而今晦如天寶九載陳留尉劉飛造象記趙德父已稱其字畫之工惜世渺傳拓况又數百年後乎石窟始營于景明初魏書宣武紀載之

胡太后稱制時更多興建今不一見其跡而景明間北海廣川二王刻反存是又有幸有不幸也又南二洞亦北朝刻武平藥方在焉又南曰老君洞其中造象不可勝數皆元魏刻如始平公邱穆陵亮楊大眼皆在龕頂極高多景明刻不易拓故世絕無傳者又南上下洞大小二十餘皆北朝及唐刻自此而反潛溪寺門對渡伊水東厓爲香山寺南行二里許石壁鐫宋大中祥符龍門銘又南爲看經寺唐造象二三種又南鎖水洞卽天竺寺又南萬佛洞卽石窟寺內有唐人正書金剛涅槃二經又千佛洞又東門四里爲乾元寺是後來移建非元魏舊矣香山寺舊在東厓之半今亦移置山麓故無片石存其南數洞間有造象然不及西厓十之一也案洛陽伽藍記龍門載石窟靈巖二寺名勝志龍門元魏有八寺唐時最著者曰奉先曰香山則在八寺外益之爲十寺奉先香山二寺見于李杜及韋左司詩白大傳記曰龍門十寺香山爲冠蓋據唐時言也今案敬善奉先二寺見於造象卽可知故址所在潛溪最後立故不在十寺之列予於前冬自閩入隴經洛下往訪一次恩恩不及其詳去年嘉平月歸里使道留洛陽令內兄馬淳甫官齋因襪被來龍門潛溪寺度歲淳甫從子

嘉蔭彙集卷上

三

限國叢書

好古而勤不憚窮力搜訪與予共游兩厓七日搜得如千種迨予返自東武而昆季以兩月之功凡龕之高峻極難拓者率其工役高高下下連梯及之是役也拓得造象始魏太和至唐貞元有紀年者如千種無紀年者半之有紀年而闕泐者又有僅記姓名者凡千有百十種宋刻及題名附焉前此友人陽湖方彥聞履錢歲乙酉親至其地命工搜拓而淳甫亦曾拓寄僅得百三十餘種而彥聞輯有全目幾千種今予所得又遠過之且多前人未見者彥聞久作古人不及其證爲憾耳淳甫屬于編次洛陽金石志因以龍門石刻先成一編入予所著金石苑中爲述所遊歷如此時道光庚子四月

嘉蔭彙集卷上

四

限國叢書

遊上郡清涼山記

道光辛丑冬十一月余分巡榆塞道出延安止行館中東望城外高山如列玉屏樓閣佛刹綿亘里許宋范文正公漫興詩云金明阻西嶺清涼峙其東卽是山也韓蕡王召還解兵後構翠微亭於靈隱題名自署清涼居士蓋慨念中原迫思故里取斯山之名以寓意耳欲一遊以訪古刻而冰雪載塗朔風凜凜山空木落寒氣逼人遂弗果踰月督兵復經山下又值歲暮官程促迫更

無暇矣明年春二月自青門攜眷北返十九日駐延安
遂偕權太守鄭袞臣華國大令張鳳曹其翰往遊焉出

門東渡延水迤邐北上拾級以登最高一峰曰蓮花佛
殿三楹倚巖而築相傳尸毘王割肉飼鷹處且以爲膚
施所自取攷膚施秦縣見漢書地理志其時佛法未入
中國烏得以尸毘王事名之乎他如插金巖因僧童墜
銅匙而成金撒珠坡因土人刈草棘而拾珠爛骨泉襲
爛柯之意桃花洞取桃源之名附會穿鑿名不雅馴祇
供噓噓而山色自佳何必故神其說耶山阿名人題詠
刻石磊磊無隙地郡人呼爲詩灣皆明季及近人作無

嘉蔭彩集卷上

五

尺牘叢書

足錄頗亦韵事山半有萬佛洞卽范詩所云鑿山成石
字鑿佛一萬尊者拂拭塵穢得題字於佛座間宋元豐
者十金泰和大德者各一又於洞外得金元人摩崖碑
二藉以知斯洞緣起而欲求范韓故蹟渺不可得已於
時春寒料峭楊柳新青河畔冰開夕陽迴照琳宮梵宇
金碧燦然俯視清流委宛如帶而城中閭闔盡在目前
雖乏古緣亦勝攬也爰飭工拓其題字以歸屬陳君粟
圍圖之而余自爲記

小忽雷記

唐小忽雷沙羅檀槽龍首蟒皮面廣七分下篆小忽雷

文三牙軫二面廣四寸背正書臣混手製恭獻建中辛
酉春國朝康熙辛未岸堂得諸燕市鐫五字絕句於牙
軫別系以傳其題詞則竟菴所作也夢鶴居士倚聲譜
爲小忽雷傳奇四闕又二闕曰大忽雷傳奇後歸長白
繼蓮龕方伯攜至秣陵余訪之未獲觀也時方伯輒許
相贈旋又移節桂林蓋三年於茲矣今夏函致贈余賸
以岸堂傳奇一冊余屬南叔拓其形裝池爲幀並補書
原叙一通於幀端且以詩志之屬同好和焉時嘉慶庚
辰七月中元日也

元大德本風俗通義跋

嘉蔭彩集卷上

六

尺牘叢書

此元大德丁未無錫儒學刊本前有元大德丁未大中
大夫行都水監李果序此本無之偶失之耳盧抱經羣
書拾補載李果作李晦尙有謝居仁跋此本亦無之謝
跋稱觀風至無錫有教學李顯翁來訪云云或以爲李
顯翁當名晦作果者疑誤攷李晦初名燧咸淳進士嘗
從外家尤氏鈔本最富自號惠泉散人著有顯翁記
聞李姓源流白虎通風俗通校正諸書見無錫縣志不
言其曾爲大中大夫行都水監謝跋亦止稱有晉儒而
亦未及其官再攷漢魏叢書風俗通前刻有李果序云
三衢毛希聖挈來錫守劉平父一見遂繡梓於學客有

自錫山來者道廣文意徵余跋云云是校正者無錫李晦而作序者李果李果非錫人也不得誤以爲一人此本末有嘉定十三年東徐丁黼跋云在餘杭得於會稽陳正卿正卿得於中書徐淵子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攷今刻之夔案丁黼字文伯號誕溪池州人寶慶禮官都制置使嘉熙三年北兵至力戰死之賜額立廟益恭愍見宋史忠義傳攷自各家書目有汲冢周書越絕書皆丁恭愍刻之夔門均有跋語是所刻之書甚多是書世罕專行之本明新安程榮括蒼何鏗刻於漢魏叢書鍾伯敬刻於祕本十八種胡維新

嘉蔭移集卷上

七

尺園叢書

刻於兩京遺編錢塘胡文煥刻於百名家書及格致叢書雖亦皆十卷而頗有改易譌舛之處明新安吳瑄又刻於古今逸史乃四卷經其刪削大半更無足取矣各叢書本亦不數觀今恆見者唯漢魏叢書及國朝汪士漢所刻祕書耳乾隆丁亥朱笥河先生得大德本與叢書本互相校勘得失詰嗣少河丈鈔錄成帙定爲二卷又補逸一卷補逸未采及太平御覽故不及盧氏抱經羣書拾補張介侯風俗通義姓氏篇之詳備道光辛卯春校以畀予藏之篋衍勿勿又二十二年今春偶見此本於書市乃翁覃溪先生故物未有跋書中簡端亦有朱筆小字足徵先哲好古勤學曷勝欽仰

亟購之歸遲日當將朱氏攷正補逸並取盧氏抱經拾補諸書詳加攷核附錄於後庶不負少河丈鄭重付畀之意近日琴川張金吾愛日精廬蒐羅古籍頗多無錫劉平父所刻白虎通即著於錄而風俗通義缺如是此本南中亦不易覯求也案白虎通德論元大德無錫州守劉平父所刻但無平父跋耳

寶刻類編序

寶刻類編宋無名氏著與陳思寶刻叢編俱經四庫著錄而類編輯自永樂大典流傳獨少亥豕較多壬辰夏遇金陵陳雪峰宗彝於都門假得是本係顧千里廣圻手校秋出守臨汀舟中錄副藏諸篋中四五年屢欲細勘一過因吏牘紛如未遑從事昨夏還自闕下三伏之暇檢點是書寫就中箱本出付棗梨俾得廣爲傳播竊附闕疑之義未敢攷訂僅就今所見者碑下注一存字非妄也亦實事求是意耳其中不免闕略惟願同志君子匡所不逮時道光戊戌五月識於臨汀郡齋

輿地記碑目跋

輿地記勝二百卷宋金華王象之撰此即其中之碑目也原書分隸於各府之后其摘出彙爲碑目而勒爲四卷則不知始於何時何人想亦近代耆古者之所爲耳

嘉蔭移集卷上

八

尺園叢書

曩在都門曾借漢陽葉東卿藏本校錄藏之此書著錄於欽定四庫全書向皆傳鈔率多缺訛聞南中有新刊未之見也客歲白下陳雪峰宗彝以其友人車子尊所刻郵贈乃吳門顧澗蘋手校善本南宋故籍得以表章亦甚盛事

傳是樓書目跋

嘉慶戊寅醉司命日得此書於萬卷堂為孫馮翼藏本道光丙戌夏日得北平謝氏所藏隱書樓舊鈔本對勘所載各書無所損益而分別部居悉依焦氏經籍志例雖少覺繁碎較此已朗若列眉矣故兩存之而以此為

嘉蔭彩集卷上

九

咫園叢書

別本著錄云五月望日

此冊別集始于明疑有闕佚及得北平謝氏本第四冊首作別集下則別集上之久佚可知當借諸家藏本細校之丁亥七月二日

道光丁亥七月七夕日偶訪葉東卿于平安館借得傳是樓書目歸挑鐙細校之分類與謝本相似而分以干文格如文淵閣例集部亦闕逸洵定本也因手鈔藏之以為正本此本與謝本均以別本著錄以備參攷云

長安獲古編引

僕束髮受書抗心希古研覃一三十載會最四五千通

補趙氏之書振興東武續原父之記錯比先秦經日下久居值關中再到器非求舊壽何取乎吉金文以足言信可垂之貞石商周重寶彝鼎燦陳撫雲雷饗養之形辨蝌蚪蟲魚之字且丁父癸語簡而尤淳眉壽吉康文繁而不縛泊乎嬴氏度量詔以刻辭逮至炎錙歲月謹於作器符摛繡虎洗纒吉羊銷濯橐泉鐙擎甘露瑋瑁粧銅華之竟應語無譌犀毗飾金帶之勾傳觀各異載尋班書之愔傅會良金爰糾洪志之圖備搜新布李唐魚佩則左右交巡武墨龜符則合同受發既紛披夫金薤復徧采於石華象教普通丹青藻飾龍華供養瓔珞

嘉蔭彩集卷上

十

咫園叢書

莊嚴或鑿一區或鐫四面法界妄祈福惠善門樂證因緣字樞六朝問奇列坐居容十笏選佛名場至於諛墓有文或銘或版紀元可攷曰隋曰唐荒榛慨龍首之原狐狸竄窟破刹訪牛頭之跡最屬踴躍取之不為太奢好之豈云無力斷圭全璧篋閱香柈剔薤剡涪楮濡翠墨嗤舊間之陋埽卻陳陳蒐近出之奇難乎戛戛別有香泥妙色非石非金淨土尊容亦文亦象聖教雙碑之側風雨銷磨慈恩一堵之餘雁鴻零落出之瓦礫蕪以沈檀翻貝葉而擢蓮花播詞林而傳文圃三行十二字法擅褚虞一集短長吟韻高元白玉若泉通子母合土

范金印別官私雕文琢鈕別館離宮之瓦長生富貴之
甄崎歎靡遺網羅殆徧是眞瑰奇之寶勿爲耳目之娛
與世殊科足吾所好學古有獲祕文編自長安識小非
賢疑義質諸大雅

泉苑菁華小引

藝游古林文說泉苑碎菁啟秀纈英擣華白金昂三青
箱選萬鍾官載冶柱史爰甄豔溢螺丸形傳繭楮田田
鱗次纍纍蟬聯方員燦燦細大殊軌癖嗜和嶠志補洪
遵

海東金石苑題辭

嘉蔭彩集卷上

七

尺圖叢書

粵稽箕子肇封朝鮮漢撫三韓唐平百濟文章聿盛新
羅有異乎扶餘詩禮相傳高麗亦別於獺猶眞德獻太
平之頌舊唐書永徽元年眞德大破百濟遣金春秋子
法敏以開眞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
越王成新義之書五代史高句麗知文字喜讀
書王昭進越王新義八卷儒林森
立乎帶方釋教遠興乎震旦自古稱君子之國迄今猶
文物之邦爰有雲石趙君趙雲石名寅永字義卿朝解
人嘉慶丙子入都知余有金
石癖於書林中晤之出行篋所攜東碑數十竹林繼美
種悉以見倘嗣後每遇鴻便必有金石之好道光山泉金
雲石小阮名秉龜字景寶亦有金石之好道光山泉金
庚寅春日充使來都即與金石爲贊修舊好焉山泉金
子金山泉名命喜道光癸未來棠棣齊名山泉長兄秋
會於庚午來都謁見翁覃溪阮雲臺諸先生其學富縹
經術文名爲朝鮮一時之冠曾手拓古碑奇余學富縹

湘誼敦縉紵雅慕中華之教欲觀上國之光鳴水春寒
鳳城曉霽郵程攬勝歷盡萬二千峰趙秀三謂余曰一
路來多山歷過一
萬二千石墨凝香攜來百三十卷相逢傾蓋文字結於
奇緣持贈探囊金石投夫雅契歐陽集古嗜好同君漢
上題襟風流追昔報之以北堂籤帙惠我以東國琳瑯
菟郡殘碑剔遍繡苔碧薛雞林片石拓以繭紙螺丸窮
蒐自六代以來遠溯至千年而上海東金石自陳光大
年八麥宗之巡方有記松嶽之祀典攸隆眞興王巡狩
祀松嶽碑記

嘉蔭彩集卷上

三

尺圖叢書

案東國通鑑新羅眞興王名蘇定方偉績勒銘按扶餘
縣志
南二里立於梁大同六年蘇定方偉績勒銘按扶餘
縣志
入月建賀遂亮撰權懷素書蓋蘇定方紀功碑也劉

仁願豐功紀頌

嘉蔭彩集卷上

三

尺圖叢書

仁願豐功紀頌按扶餘縣志北三里有唐皇宸翰幾
銷竹嶺之烽音興法寺忠港大師碑高麗太祖王辰遣
崔允集唐太宗文皇帝書明萬曆王辰遣
倭寇之亂倭奴車載以東至竹嶺斷爲二乃挈其一
以去今存殘石二片亂定後守臣仍史還於原州俗名
爲牛薛氏祠壇永奠紺山之麓薛仁貴祠壇碑在積城
新羅古碑羅七重城紺岳
旁古陵額篆三五字亦可珍陵碑金仁問書碑已久秋
新羅古碑羅七重城紺岳
今止存篆舊墓畫圖十二神其有象畫刻於石爲十二
額數字
時生肖神像每一聲聞百里奉德鐘鳴奉德寺銅鐘按
神手執一兵器
新羅恭惠王金乾運鑄銅鐘重十二萬勛撞之聲梵唱
聞百里命金彌奚銘之時唐大歷六年十二月也
諸天華嚴經泐華嚴經殘石在六面塢文多剝蝕
全羅道求禮縣
面小浮屠石幢唐時所建今三川寺句掇崎零三川寺
拓本字多漫漶幾不可讀

師殘碑李靈幹撰今斷損止雙谿石門肇集傳崔公之
 存大小十六石不能句讀雙谿石門肇集傳崔公之
 字遠書字徑二尺許智遠事蹟詳後蓋藏麟角碎金
 集右軍之書俱集晉王右軍行書頗具典型寫額於白
 蓮社前金生望重元白蓮社大字額金生書按金生唐貞
 十猶操筆不休行草題名於丹書岩上花郎譽高浦三
 皆入神見三國史傳題名於丹書岩上花郎譽高浦三
 始置花郎其徒日眾擇其學望者用之此未即即其
 徒小兒故號猶存其文中有小兒二字定為長壽王之
 所刻當時縣令有大相舊官未改官名古碑結街多有
 之千里駒之染翰工書時以為千里駒年十九歲解屬文
 謚大祭真樂公文書也然三日浦之埋香三日浦有埋
 嘉蔭移集卷上 三

二年修文殊院記案李資元字真精李子淵之子性聰
 立文殊院居之院落成第為大樂丞後棄官入清平山
 有先覺大師過然書之皆一時名筆也遍光先覺無為
 師悟真塔碑崔彥撰柳重撰柳重撰柳重撰柳重撰柳重撰
 晉天福五年七月建彥撰柳重撰柳重撰柳重撰柳重撰柳重撰
 大生書在慶尚道塔碑崔彥撰柳重撰柳重撰柳重撰柳重撰柳重撰
 淨書首天福入年六月建彥撰柳重撰柳重撰柳重撰柳重撰柳重撰
 住智遠工擲地之辭致遠撰從弟崔仁茂書光塔碑銘崔
 在唐昭宗時在斷俗神行靈業擅倚天之筆智異山斷
 忠清道藍浦縣撰釋靈業書唐元和八年九月建慈恩
 禪師碑金獻貞撰靈業書唐元和八年九月建慈恩
 在慶尚道晉州牧靈業書唐元和八年九月建慈恩
 元化追乃孝思天禧五年七月建高麗顯宗建此寺以

開城府靈鷲山安慶奉先祈茲福德奉先宏慶寺禱
 禮書遼太平六年四月建在稜山縣素彼富軾改撰靈
 沙野此寺之建亦以奉先祈福之意通之碣五冠山靈通寺大覺國師碑銘金富軾撰吳廣
 碑不工其門人密白王如退之壓倒文昌而彥卿補成
 復命富軾改撰此碑如退之壓倒文昌而彥卿補成
 普照之碑寶林寺普照禪師靈塔碑銘金穎撰金遺書
 九月建在金羅道如憲聖續書孟子義天來宋而求竺
 長興府迦智山如憲聖續書孟子義天來宋而求竺
 典海東傳始祖之證高麗文宗王徽之子出家居靈通
 寺晉入宋求法宋神宗優待命揚傑伴遊金山至杭州
 傳天台教至今杭州有高麗寺即以此得名求得全藏
 佛經攜歸本國天台一教孤雲入唐而登制科淮南
 為始祖宣和七年卒諡大覺孤雲入唐而登制科淮南
 佐侍中之幕崔致遠字孤雲年十二隨海舶入唐求學
 嘉蔭移集卷上 三

史為高駉府光祿元年歸國官翰林學士出為大山
 後隱伽邪山卒配享文廟諡文昌侯新羅文學之盛實
 始於崔當時碑社開松廣真覺國師碑李奎撰宋端
 記多其書撰也元開松廣真覺國師碑李奎撰宋端
 奎報字春卿有文集寺建桐華山有宏真國師尊碑金
 恒撰金恒書元大德二年十龍頭之鐵幢斯鐫有鐵幢
 月建恒與恒皆一時名手龍頭之鐵幢斯鐫有鐵幢
 峻豐王戊二月建金遠撰并書按居頓寺碑稱國空大
 師於後周廣順造曠曠山峻豐偽號在廣順開寶元
 年知道場功德是宋太祖建隆三年案東國通鑑高麗光
 太歲壬戌當是宋太祖建隆三年案東國通鑑高麗光
 宗王昭十五年甲子始行宋年號則乾德二年也乾德
 二年以前後周已亡之後當有僭號峻豐而東鑿高麗
 史均以前後周已亡之後當有僭號峻豐而東鑿高麗
 河足以廣異問鳳尾之石鐘乃叩鐘碑在驪州牧鳳石
 尾括地則妙香靈鷲寺妙香山在平安道寧邊府有普賢
 山公裕書并有碑紀元則光德峻豐大安寺廣志大師
 陰記靈鷲山見前紀元則光德峻豐大安寺廣志大師

年七月建案光德亦高麗光宗或歲月之無稽東碑有數種無

王昭僞號在宋初峻豐詳前或歲月之無稽東碑有數種無

存疑有似乎郭公鉅製鴻裁網羅悉備吉光片羽蒐

括靡遺若乃奉使鈔祕閣精燕之篇同文輯大藏移安

之記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載有精燕閣記宋政和七年

藏移安記元大德十年建昌林表利會經松雪品題昌

寺碑金生書趙文敏跋云字畫深有典靖國鐫詩述自

樂翁記載李齊賢樂翁禪云靖國安和寺歎瑤華之

莫觀惜榛莽之久湮至於伽耶七言尤巷之追書弗取

乃近時流洞有崔孤雲七言詩一首陟州一頌眉叟

嘉蔭移集卷上

五

之繆篆須芟陟州東海頌許穆撰并篆書穆字眉帖雙

鉤而玩供臨池不存其目海東名人法帖一帙乃其箴

刊木而飄從絕島未列於編朱子敬齋箴木刻本雲石

者漂來鑒別宜精翦除貴當披陳迹擴我異聞孫穆之

類字難詳徐兢之圖經可續窗前鐙右古色古香研北

花南奇文奇事實不啻枕中之祕洵足稱海外之珍錄

其全文綴以數語楷乎精騰手不律苔牋遠購乎美濃

所藏東碑俱屬鈔胥以精楷寫迺參妙諦於文字禪海

於雲石所贈日本國美濃紙一編名金石苑今是

碑石多釋子亦命嘉名為金石苑一編名金石苑今是

書亦名為金石苑而庶以慰我嗜奇之癖好古之情云

爾

蒼玉洞宋人題名序

宋歐陽文忠公跋甘棠館題名云余於集古每得前世

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余素有蒼古癖

蒐蘿金石文字積四五千種香為金石苑宋人題名亦

幾千種焉癸巳春出守臨汀下車時路經東郊距城里

許怪石林立指不勝俛詢其名曰蒼玉洞後有事每息

憩其下見石上勒名駒駉然未暇榛莽剔苔蘚一讀

其文字也今夏偶假借從姪密甫作竟日遊訪得宋人

題詩題名始慶歷訖寶慶及無年月者共三十有七種

嘉蔭移集卷上

末

手拓墨本著錄於編其中姓氏爵里時日多可補正郡

志之缺訛爰縮臨成冊略注數語釐為一卷復屬海鹽

陳南叔寫圖兼注其勒名處而以霹靂岩題名一種附

於後亦猶是歐陽文忠公錄甘棠館題名之遺意耳

清愛堂家藏鍾鼎彝器款識法帖叙錄

予幼嗜吉金文字積之有年得三十有餘器久欲編成

一集因循未果近來鷺門林生墨香擅黃仙鶴之技精

于摹古苗髮逼真爰檢付所藏器盡一月之功仿薛氏

尙功意勒為法帖以公同好索呂西村孝廉世宜標其

目并自詳其制度記所出得惟不釋文以鍾鼎古篆宜

各抒己見證以經傳不可執一而弗通故從闕略若廣采同人所藏會最一編姑俟異日

已侯鍾 通高建初尺一尺一寸三分樂高七寸甬長

四寸三分衡圍四寸四分鍾縣之規徑二寸三分舞

修五寸一分舞廣四寸一分兩銑相距五寸九分徑

四寸四分厚八分枚三十六各長八分重一百九十

二兩一面左鼓有鳧形一面右鼓銘五言此鍾乾隆

間壽光農人得之於紀侯臺下舊在益都李載廣家

後歸江西萍鄉劉宮保金門先生嘉慶甲戌贈喜海

高郵王文簡公云攷工記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嘉蔭移集卷上

七

禮記集說

鄭注以旋與幹爲一物此鍾甬之中央近舞者附半規焉爲牛首形而以圍如規者貫之乃悟旋與幹相銜而非一物蓋圍如規者所以縣鍾所謂鍾縣謂之旋也半規爲牛首形者乃鍾之紐所謂旋蟲謂之幹也

魏叔編鐘 通高一尺五寸二分樂高一尺甬長五寸

強衡圍五寸七分舞修七寸一分舞廣五寸二分兩

銑相距八寸三分徑五寸七分厚五分枚各長一寸

重二百二十兩 是鍾出土關中河壩文卽魏叔大

林鍾之中一段起皇攷止作朕凡二十六言半在鉦

半在鼓時所得凡三鍾上下文在彼二鍾蓋合三鍾而成一銘此編鍾也山陰胡定生隨官秦中得其一攜至都門道光丁亥歸于余

叔媿鼎 通高六寸六分耳高二寸七分足高三寸四

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圍二尺六寸重七十五兩銘十

六言重文二在口

子執戈父乙解 高六寸五分深五寸六分口徑六寸

四分腹圍七寸八分重八兩銘三言在腹

父己彝 高四寸七分口徑七寸腹圍二尺二寸二分

重一十六兩銘七言在腹

嘉蔭移集卷上

末

禮記集說

叔妊盤 高五寸耳高三寸足高二寸八分口徑一尺

六寸五分腹圍五尺一寸重一百六十八兩銘十八

言重文二在腹內丁酉春得于都門

頌敦 高九寸五分強耳高六寸六分足高一寸七分

腹深六寸二分腹圍四尺一寸內口徑九寸二分重

二百八十兩文十五行行十字凡一百五十字嘉慶

甲戌冬得于都門 文見積古齋

茲女盤 高五寸一分耳高二寸五分口徑一尺五寸

五分腹圍四尺二寸八分重一百四十四兩銘七言

道光庚寅得于都門

叔帶為 銘八言在內口乙酉仲萼弟得于任城

姜涅簋 通高九寸七分器高六寸四分深四寸三分

蓋高三寸五分深一寸八分耳高二寸四分足高三

寸口徑七寸橫九寸七分重一十二兩 銘二

十一言蓋文同舊為嘉定錢獻之十六長樂堂物今

歸于余 見積古齋

向卣 器蓋通高一尺有七分口徑二寸九分橫五寸

重六十八兩銘八言在腹兩行左行蓋文同而右行

丁亥三月袁叔野所贈

父癸鼎 通高七寸耳高一寸七分口徑二寸五分口

嘉蔭彞集卷上

九

尺圍叢書

徑六寸五分腹圍二尺一寸二分口徑四寸五分兩銘七

言

父乙敦 高六寸九分耳高四寸七分口徑九寸七分

腹圍二尺九寸六分重八十兩銘四言丙申冬得于

吳門

禽彝 高五寸七分耳高二寸六分口徑八寸四分腹

圍二尺六寸六分重六十兩銘二十三言凡四行在

腹舊為十六長樂堂物見積古齋款識庚寅冬新息

任菴圃所贈

茲女盃 器蓋通高九寸六分足高一寸九分口徑六

寸三分流長三寸八分蓋高三寸六分重八十五兩
銘七言在蓋戊子歲得于都門

立戈彝 高五寸七分耳高四寸三分腹深四寸三分

強腹圍二尺三寸三分口徑七寸五分重四十二兩

銘四言在腹第一字作立戈形嘉慶甲戌春得于都

門

鎗鼎 通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三分足高三寸腹圍

二尺二寸口徑七寸三分重四十兩銘五言在鼎口

上兩字合文庚寅得于都門

父戊盃 通高九寸三分足高二寸二分腹圍六寸四

分口徑四寸八分流長三寸二分徑九分有蓋重五

十六兩銘三言在蓋內丁酉春得于都門

父乙角 高七寸四分足高三寸五分徑三寸六分橫

七寸二分深三寸七分重三十一兩銘五言在蓋內

丁酉春得于都門

祖癸角 高八寸足高四寸徑三寸六分橫七寸六分

深四寸三分重二十九兩銘三言在蓋癸未夏得于

都門

晉尊 高一尺有二分深八寸四分口徑八寸六分腹

圍二尺有五分重六十七兩銘七言在腹內辛卯歲

嘉蔭彞集卷上

十

尺圍叢書

得于都門

叔孟父鼎 通高七寸三分耳高一寸七分足高三寸五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一尺有四分腹圍二尺九寸四分重七十三兩銘十言在口內己丑歲得于都門
季保彝 通高八寸弱耳高四寸四分強足高二寸八分深四寸四分強口徑八寸弱腹圍二尺五寸六分重七十二兩銘七言在腹嘉慶丙子出于直隸易州
祖戊敦 高六寸一分深四寸八分耳高四寸九分口徑八寸五分腹圍二尺八寸四分重八十一兩壬午歲得于都門

嘉蔭移集卷上

三

咫圖叢書

旅輦尊 銘三言在腹辛卯歲得于都門

周生豆 高八寸強口徑六寸一分腹圍二尺二寸六分深一寸七分重九十六兩銘十言在腹內嘉慶戊寅外舅吳黼堂太守所贈

白夫爵 通高九寸二分柱高一寸三分足高三寸九分腹圍八寸四分流與尾相距七寸五分鑿高二寸一分重二十四兩銘二言在鑿內丁酉春得于吳門
父丁鼎 高七寸四分耳高一寸七分足高四寸八分口徑六寸四分腹深三寸六分腹圍二尺二寸九分重四十二兩銘六言

畢姪高 高五寸二分口徑六寸二分重三十九兩銘

十七言又重文二在器之內口乙亥冬得于都門
子中鍾 通高一尺五寸二分欒高一尺有九分甬高五寸八分衡圍五寸六分舞修七寸七分舞廣五寸四分兩銑相距九寸一分徑六寸三分厚九分重二百二十六兩銘二十七言鉦間十二鼓間十四與陽湖孫氏所藏一鍾文同惟番旁無金又少中二筆作奮號叔大林鍾及叔氏寶林鍾林皆作鑿論語孔註侃侃和樂貌而許氏說文云侃剛直也余有釋侃一首以證許不若孔之確
曼龔父盥 蓋高三寸一分徑七寸四分橫九寸八分

嘉蔭移集卷上

三

咫圖叢書

重三十一兩銘二十言又重文二見積古齋鍾鼎款識丁酉春得于邗上

立戈鼎 通高二尺七寸耳高七寸八分足高八寸二分口徑一尺八寸二分銘四言內戊三月得于邗上
父丁爵 通高九寸二分柱高一寸六分足高三寸六分流與尾相距八寸重二十二兩銘八言在腹
父辛爵 通高八寸七分柱高一寸七分足高三寸一分深四寸流與尾相距七寸六分重二十三兩銘四言在鑿內
父癸爵 通高八寸七分柱高一寸八分足高三寸五分深三寸七分流與尾相距七寸三分重十九兩銘

二言陽識在鑿內

嘉蔭彩泉說

周景王大錢漢書食貨志文曰寶貨而班固以新莽大泉五十當之鄭司農已糾其繆矣乃並文曰寶貨亦疑非事實則過也當時未見原錢耳亦非當時無原錢傳於世特無人辨識之耳寶四化寶六化二種洪志列於不知年代品厥後或疑為天贄或疑為外國迄無定論今觀寶化及寶四化寶六化篆文古樸色澤渾穆若彝器然其為周泉毫無疑義洪志所圖書以小篆乃以意為之不足為據近有依洪志作偽者不可不辨

嘉蔭彩集卷上

三

後漢書趙彥傳莒有五陽之地注五陽為城陽南陽武陽開陽安陽也安陽莒地齊莒謂之刀安陽刀即莒刀也今世所謂莒刀與齊刀形製迥殊且多於燕地出土山左齊莒舊地無出土者其非莒刀明矣

半兩錢有穿上明下月者可證明月泉與半兩同時無疑

蜀漢直百錢皆字在左右洪志所圖誤以直百五銖去其五銖二字故作文在上下耳然字體與大小皆外繆也此錢有小類小泉直一者

道光壬午二月三日陳南未於齊化門小市得古泉百

餘土花繡蝕詢係近畿出土者審味之五銖開元乾元最多而五銖皆不清晰輪郭亦不足且或正或幕穿上下有圈畫不類文字與六朝制作不同是唐時亦曾鑄五銖與開元並行而前人未經言及也就中有大歷八枚建中一枚又中字元字各一枚洵為創見奇逢也

嘉蔭彩集卷上

三

宋錢近世出土者動以千萬計類皆習見之品而熙寧大觀崇寧等泉尤多若皇祐康定重和靖康各泉千萬中不一見也嘗總而計之太平無元寶淳化咸平景德三種無通寶且無篆書祥符無篆書天禧天聖明道景祐四種無通寶皇宋無元寶慶歷止有當二錢重字或在右或在下無元寶通寶無篆書且無小平錢熙寧紹聖聖宋三種無通寶崇寧大觀政和三種無元寶宣和有元寶而甚罕見建炎無元寶紹興小平亦甚罕隆興無通寶無小平錢乾道無通寶無小平錢淳熙紹熙無通寶嘉泰開禧嘉定三種無元寶大宋無通寶端平平者無元寶小平錢無通寶嘉熙無元寶淳祐皇宋無通寶開慶無元寶景定咸淳無通寶茲就所見者記其大略如此

馮晉魚比部起葦於都市得一錢面文延祐三年背文大昊天寺接遼秦越大長主捨棠陰坊為大昊天寺見

書史會要故址在今西便門內此錢當是延祐三年鑄以施於寺中者亦奇品也

海東泉說

海東朝鮮國自古奉中國正朔惟謹不敢僭有偽號唐末以來其錢之最古者三韓東國海東各種明初則以朝鮮是以其地為文耳近百餘年前鑄錢以常平通寶為文取常平倉之義至今仍沿用之而立禁禁嚴不得流入內地間有買販乃臧獲輩攜來者偶或得之有大小二種小者徑八分如宋之小平錢大者徑寸如宋之當二錢幕文穿上下各一字亦有穿左右有字者或以官名紀或以地名紀穿上之一字也或以數紀或以干字文紀或以五行紀穿下之一字也或以天干紀或以卦紀穿右之一字也穿左右或以數或以○○紀也紀以官者如戶乃戶曹工乃工曹兵乃兵曹武乃武庫營乃御營守乃守禦廳賑乃賑卹廳宣乃宣惠廳小平錢亦有惠字者總乃總戎廳訓乃訓練都監禁乃禁御營統乃三道水軍統制營至如均字備字問字等當皆是官名而莫可攷耳紀以地者如京乃京圻道亦有以圻字者平乃京圻道之平壤府開乃京圻道之開城府水乃京圻道之水原府松乃京圻道之松岳府全乃全羅

嘉蔭彙集卷上

書

錢圖叢書

道黃乃黃海道亦有以海字者江乃江原道咸乃咸鏡道此各種幕文穿下非二字即干字文字為多小平錢則有一二三四至十五等字當二錢則皆二字也或有

○○在穿左右者惟統字者干字文外有穿右畫一三形三為震卦震東方也朝鮮為東方之國義或有所取歟又有穿右壬字癸字二種穿下皆干字文營有金二金三金四金五水一水二水三火二火三土三土四土五各種數目皆在穿左若此是紀以官復紀以干文復紀以卦復紀以天干復紀以五行也常平錢文不知其品類凡幾姑就所藏者攷其官名地名備載如右以廣異聞

嘉蔭彙集卷上

書

錢圖叢書

太平興寶天福鎮寶二錢攷

太平興寶董氏讀為太興平寶引張台云馮宏所鑄又曰疑五代僭偽之所鑄已自相矛盾而游移其說矣案馮宏立於宋元嘉七年尚在宋孝武帝孝建以前其時錢制皆有兩銖遺意今此錢與之迥別其非北燕所鑄不辯可知洪志於此錢凡三見一列偽品沿張台之訛也一列不知年代一背無文一背有丁字是已疑張說而亦無確指一以為遼太平錢之別種五年丁卯所鑄余意更屬非是遼錢之存於今者皆曰通寶曰元寶曰

重寶斷無獨於太平既有元寶之外而變易其文別鑄一興寶之理況遼聖宗於庚申改元太平凡十二年其五年爲丁卯亦斷無獨於五年鑄太平興寶并於背文鑄以丁字之理且遼太平元寶錢傳於今世者甚罕觀而太平興寶錢傳於今世者尙夥亦斷無十一年之中所鑄之元寶錢反少而丁卯一年所鑄之興寶錢獨多之理遼代諸錢無一種背文有字者是又一明證也天福鎮寶錢洪志引董道以天福石晉年號當時所鑄自有天福鎮寶錢文見晉氏舊史洪氏云晉史今無其書案董譜作於紹聖元年洪志作於紹興十九年相去僅

嘉蔭彙集卷上

毛

開國藏書

五十六年何至洪氏遂不見其書余以爲董所云見晉氏舊史蓋謂天福爲石晉年號見於晉氏之舊史非指天福鎮寶錢文而言也至於錢文上加以自有二字亦係想像之辭非實有所依據明矣自古公私書目均未見此書名即使有其書亦當名石氏舊史或晉舊史今云晉氏舊史於文義亦不協董氏殆信筆書之原未深加攷核耳李孝美已言此錢之字體形製與石晉天福元寶錢殊不相侔其非石晉所鑄確無疑義余案安南國所刊大越史記丁先帝名部領以宋開寶元年平十使君即位三年改元太平號曰丁朝黎桓以太平興

國五年當丁朝太平自立廢其帝爲術王改元天福號曰黎朝今太平興寶天福鎮寶二錢文字頗相似銅質製度亦復相類其背文之曰丁曰黎是各紀其國號也且其時在宋初與五代相近如王延曦永隆通寶背有閩字天德重寶背有殷字外夷間之卽沿用其例耳其不用通寶元寶重寶者是自立新意變易其文丁以興字取其興隆黎以鎮字取其鎮靜之義歟再丁氏凡十三年皆元太平黎字凡二十九年雖元興統應天景瑞天福僅止九年但其時距唐未遠沿唐代開元之例終黎氏一朝殆所鑄皆天福鎮寶錢耳不然何太平天福二

嘉蔭彙集卷上

美

開國藏書

種尙多於今世耶洪志於日本國和同開珍等六錢所注之語今以日本所刊和漢三才圖會校之無一不舛錯者宜其於安南諸錢亦未能深攷也志又有應天元寶背有萬字一錢董氏以爲劉守光所鑄余亦疑爲黎氏所鑄但今未見其錢文形製若何不敢臆斷此二錢從未有以爲安南錢者茲創此說自謂可據幸博雅君子有以教定之

跋尙書散郎回邑銅印

古銅印龜鈕方準漢慮僂建初尺一寸弱白文文曰尙書散郎田邑案田邑見後漢書馮衍傳邑字伯玉馮翊

人後為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馮翊連勺人其先齊諸田父豐為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

涉學藝能善屬文為漁陽太守未更始時為上黨太守到官病徵還為諫議大夫病卒

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邑連戰十餘合延

不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翊將兵擊

邑悉得邑後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母弟妻子

上黨太守初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

安集北方時馮衍亡命河東因以計說永永素重衍得

自置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

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并衛并土云云時邑因遣使

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善列願

嘉蔭彩集卷上

无

東觀記

俱受衍乃遣邑書有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

重任戮力云云邑報書頗規勸衍又書勸永降永不答東觀

記自是與邑有隙云云蓋邑知更始之既敗又為母弟

故而歸誠以降光武先幾之哲為永衍所不能及且史

稱其善屬文詞俾姓名留于衍傳今得此印知其曾為

尚書散郎所謂尚書者殆即鮑永耶案漢書百官公卿

表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後漢書百官志尚書六

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為四曹此云

散郎不見於志惟侍郎下注引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

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

三年稱侍郎邑稱尚書散郎者或在更始時未詣臺試

耳古官印罕連姓名者惟見裨將軍張賽今又見此印

知漢已有之桂未谷大令謂魏武始令諸官各以官為

名印殆不然也余素癖金石網羅不遺餘力惟漢印因

漢陽葉東卿所藏甚富自知不能頡頏遂不復經意頃

客關中友人張石匏陳粟園間有所得見獵輒喜適聞

此印出漢城土中兒子虞采購以獻余以其有補于史

傳乃甄而錄之道光十有九年己亥九月

跋代郡馬丞印

余得田邑印後數日又得代馬丞印亦出於漢城方準

嘉蔭彩集卷上

辛

東觀漢記

慮僂尺寸一分攷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僕下邊郡六牧

師苑令各三丞師古曰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

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六頭又後漢書百官志未

央廄令下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時省代屬

代郡見地理志代郡為河西六郡之一此印是西漢時

物無疑矣印虺鈕首尾蟠曲製作精緻色澤黝然漢印

中之僅見者

漢西嶽華山廟碑重刻本跋

襄陵喬氏重摹本

此雙鉤華陰王山史本勒石者也每半葉作楷方界紋

鈎勒與玉虹樓本相彷彿此較平整然作怪異以示奇古轉失漢人法度則同一病也雙鈎古碑襲其貌固難得其意更難余得長垣本後因集諸家翻刻詳加披閱欲求一優孟衣冠亦豈易得乎是本末正書題款一行曰乾隆丁亥年秋八月襄陵喬頤孫琨圃氏重鈎勒石

曲阜孔氏重摹本

此本爲曲阜孔氏玉虹樓所勒似從桂未谷摹金冬心雙鈎長垣本上石故春秋傳傳字誤鈎作僂細審未拓原石確是傳字特上半更字稍長下半寸字稍短且略爲墨痕所揜是本貌雖似古意則失真故作奇拙轉成

嘉蔭移集卷上

三

飛閣叢書

怪異直是金冬心隸書耳

商邱陳氏重摹本

此商邱陳伯恭假得朱氏所藏華陰本鈎出翁覃溪先生復以所摹金冬心雙鈎長垣本補其闕字並郭允伯以下諸名人題識同錄梨木摹刻頗工隸法亦有典型視諸摹本爲勝惟補字中春秋傳之傳字沿金冬心之誤鈎作僂字覃溪先生見長垣本後所以有悔曷由追之歎也是刪刻於大興朱氏得華陰本之後六年商邱陳氏得長垣本之前十有六年時維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也

揚州阮氏重摹本

此阮芸臺先生得四明整拓本後屬吳國寶重勒全碑石在揚州北湖祠塾吳氏名國寶字雪鋒號劍飛善隸法兼工鐫刻故摹刻全碑神完氣足雖不足亂真而額旁唐人題名碑隙宋人題名以及碑之磨泐處字之剝蝕處大小位置絲毫無不吻合洵不愧名手也余得長垣本後因集諸家摹本校讎之固不無一二近是而精善未有能逾於此者碑末刻隸書跋尾一則云漢西嶽華山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爲全碑整拓唐李德裕等題名皆全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泰山殘字石同置於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於漢碑闕處伯元甫記

嘉蔭移集卷上

三

飛閣叢書

又阮氏摘缺字勒研石本

阮芸臺先生既以四明本勒于全碑因四明本缺字與華陰本同道光三年復以舊摹長垣本未缺之字補刻於端州巨研同置祠塾然已寢失古意卽字中亦多抵牾視吳氏所刻全碑精采遠遜矣計補刻全缺者七十八字半缺者三十五字

大興翁氏重摹本

此翁氏雙鉤長垣四明華陰三本合摹者都門帖肆積古堂重鉤勒石體勢頗完點畫亦準翻刻中尙稱精善足見審定經營第諦校未拓原石斷不能無銖黍訛舛且刻法故作纒纒貫珠形大露鉤痕致失古意華陰本餘字是雖補成完璧而未嘗注明原缺何字致失華陰本舊面目亦未爲妥暇日借華陰本校讀時當爲標出以資致鏡

湖州嚴氏重摹本

此雙鉤長垣商邱本勒石者也鐵橋假得長垣本留齋中止三日倉卒臨摹已略得其形似亦可稱能手惟筆畫過覺纖細殊爲失真耳兼摹宋王子文題名一則末有篆文題字三行附錄於左嘉慶十五年五月廿六日從陳伯恭宗丞借得成邸所藏長垣本竭三日之力雙鉤畢冊後有王覺斯朱竹垞宋漫堂等題跋以索碑者甚亟未及徧鉤也嚴可均號鐵橋浙江湖州人

揚州鮑氏重摹本

此近日通行之翻刻本也傳聞爲揚州鮑氏所勒者鮑氏未詳其名觀其首數行如鎮字春秋傳等字缺泐處似從金冬心雙鉤長垣本摹出者而殘蝕之高低大小又多不合矣其字體之癡肥筆意之惡劣不必辨而自見雖無足觀然視巴俊堂之未見原石本妄自摹寫僞

嘉慶集卷上

書

尺牘叢書

刊甄版故作模糊冀欺世俗而實則絕無景響者亦較勝一籌耳

都中帖肆澄觀堂聶姓又以此本翻刻甄版市僧作僞更不足論矣故余詳評諸家摹本屏置不錄

巴氏甄本

書曰作僞心勞日拙信哉言乎作僞者未始不以世人爲可欺而世人卒不可欺反適以自形其拙耳俊堂巴氏者名慰祖歙人向寄居揚州知華山碑石久佚拓本存于今者寥寥世之好古者莫不炫耀其名欲得一本以爲珍祕也乃於隸釋金薤琳瑯諸書錄其全文以漢隸法書之刻之以甄甄紋錯落欲其似乎剝蝕也拓以灰紙欲其似乎古雅也有意脫數字欲其似乎殘闕也拓數十本後旋即將甄碎之欲其流傳渺而見貴于世也嗚呼用心何其勞也俊堂未見原石拓本故於字之應闕者不闕而不闕者闕之應泐處不泐而未泐者泐之如同瞽說如同夢囈不必以原石本校也卽持一近日鮑氏翻本對之其僞已立見矣余得長垣本後客有謂余者曰近於帖肆亦得一舊拓華山碑因假以觀乃巴氏甄本也笑而告之故以歸之因志其原委於此

嘉慶集卷上

書

尺牘叢書

漢陽量買山記跋

原石出自蜀中吳興錢安甫得之歸藏於家字體古樸世所罕見地節爲漢宣帝年號

各碑揚州揚字多從木惟隸釋馮緄碑督使徐揚二字

陳球碑陸梁荆揚二揚字從手禹貢淮海惟揚州揚字

從木錢氏養新錄云揚與楊通漢書揚雄傳以楊爲姓

從木所云揚釋楊壅釋雍似尙非泥古之談

此碑與楊淮表紀同軌同輪如出一轍如第二行第五

字曰暈白石神君碑是度是量按說文作量從重臯省

聲諸碑從重之字或變從童此則不省重復書爲童耳

道光二十有二年小陽節獲觀

嘉蔭彙集卷上

篆

尺園叢書

漢朱君長石刻跋

此石向在兩城山下乾隆壬子四月黃司馬易審爲漢

刻移置州學乙卯春元按試過此玩面痕近樵斧始知

此石已歷兩千餘年矣其製頗類曲阜墳壇二刻上有

鑿齒一棧似從他處脫筍而出者想亦是墓間殘石耳

碑高三尺三寸上廣二尺一寸下廣二尺七寸一行三

字刻於碑下右方體勢樸拙其爲古筆無疑矣

元氏三公山神碑跋

是碑漫漶特甚就其可識者著錄或謂卽無極山碑攷

其文與隸釋所載不同吾鄉翟文泉以文中有三公山

神云卽以名之故從其說道光丁酉自閩入都墨友

李寶台所贈昨聞石已破爲數段矣

寧越郡欽江縣正議大夫寧贊碑跋

碑在粵東欽州翁閣學粵東金石略阮相國廣東金石

略均未經著錄欽境接安南故世罕知有此碑卽翁阮

之蒐羅靡遺亦未得觀近許青士觀察高廉訪得見寄

如獲拱璧因錄其文並攷證一則載於金石苑中隋刻

世已寥寥如晨星可數況此種既完善無少剝泐而書

與文復皆古樸可愛者乎道光癸巳十月朔日

唐薛縑殘碑跋

嘉蔭彙集卷上

篆

尺園叢書

殘碑二石道光癸卯夏日陝州漁人得於河中刺史李

公漢以墨本寄余存字雖無多而年月結銜具在攷華

州唐垂拱初改太州見唐書地理志薛縑爲河東薛氏

魏河東太守昂之裔官終金部員外郎見宰相世系表

又攷華州乃上州參軍事從八品下文散官朝散郎從

七品上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仍各

帶散位縑以從七品上階任從八品下之職故曰行也

太州仙掌縣長從人段沙彌造阿彌象碑跋

一面垂拱四年四月一面載初元年碑在河南陽陵縣

諸家均未著錄家子敬兄訪得之道光癸卯相遇于青

門以墨本見貽

劍南道按察使益州長史章抗功德碑跋

右碑刻於四川廣元千佛厓洞中石壁道光乙巳九月道經崖下泊舟訪得之匆匆未拓越二年丁未夏日拓得墨本著錄

王大王造庵子及作水池記跋

刻在古樹上歷千年不朽洵奇蹟也庵在侯官太湖道光甲申金匱孫平叔中丞得之拓寄

宋峴山晉羊太傅祠石柱跋

峴山石柱首刻慶歷八年中書劄子一通後題詩十六

嘉蔭集卷上

詩

峴山詩

人見史傳者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王堯臣文忠之叔父舉進士官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坐事黜知濠州徙襄州召還累遷翰林學士改侍讀兼侍講學士謚文修晉羊太傅祠及峴山詩其徙知襄州時事也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後徙吳縣官資政殿學士謚文正李淑字獻臣徐州豐人少傅若谷子年十二獻文賜童子出身授校書郎累官戶部侍郎知河中府附若谷傳吳育字春卿建安人天聖五年進士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尙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府謚正肅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慶歷六年進士第一擢翰林學士知陳州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歷六年進士第二知制誥

翰林學士判南京御史臺門人私謚曰公是先生連庠

字元禮應山人慶歷二年進士爲宜城令至都官郎中

敏於政事號良吏附其兄連庶隱逸傳見宋詩紀事者

李宗易字簡夫宛丘人官尙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

事仕至太常少卿孫抗字和叔夥人登進士甲科官至

監察御史裴煜字如晦慶歷六年省元官判三司都磨

勸司按新唐書表後結銜有勘校宣德郎守太常博士

元祕閣校理權判尙書膳部騎都尉裴煜卽其人馬雲

官蘇州節度推官黃通字介夫邵武人嘉祐二年進士

嘉蔭集卷上

表

峴山詩

官大理寺丞孫抗裴煜煜作昱黃通載其人未錄其峴山

詩張去惑李康伯紀事誤作載其峴山詩未詳其人范

微之韋不伐並其人亦未載題名九段四十人見史傳

者唐義問字士宣江陵人附其父介傳入黨籍苗時中

字子居其先自壺關遷宿州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張

唐英字次道蜀州新津人附其兄商英傳胡宗回字醇

夫宿從子常州晉陵人附宿傳鍾弱翁名傳饒州樂平

人李方叔名薦自鄆徙華見文苑傳其不見史傳而可

攷者趙德麟名令時燕王德昭玄孫箸侯鯖錄岑巖起

名象求梓州人官寶文閣待制趙岑二人皆見黨人碑

魏道輔名泰曾布之婦弟襄陽人其人尊新法而抑元祐為世所輕即偽作碧雲暇者著東軒筆錄畢之進宋詩紀事有畢漸潛江人紹聖元年進士第一官膳部員外郎出知荆南之進當即其字也孫頌字景修長沙孫成象長子咸平間進士官至太常少卿見劉摯撰孫成象墓志未言其為襄陽太守略也王厚之紹興人乾道二年進士見紹興進士題名碑官直顯謨閣江東提刑見慶元黨禁據此題名知其字順伯其書臨川者當是荆公族裔遷居紹興此書其祖貫如范文正公之書高平餘人俟攷此柱諸家均未著錄池北偶談載之并錄

嘉蔭彙集卷上

完

題名跋

其前三詩曰襄陽石幢按此乃題詩題名非釋家言不得謂之幢也張遵孫頌金石萃編有之曰峴首題名二種是祇得其一而耳余舊藏整幅八面近吳子苾觀察又以剪本寄贈因據兩本合勘錄文并以襄陽府志所載全詩補注於旁彙作一冊攷其姓名爵里如右

宋文丞相題名跋

右題名摩巖在贛州為楊行先隱居處未經前人著錄道光己亥吳子苾訪得以墨本郵寄按胡榘詩留元剛題名皆云此巖有清獻濂溪題刻而拓本無之想已佚矣茲得文信國一種亦足千古

古泉隨筆跋

道光初元從葉東卿處假得大興翁宜泉古泉彙攷稿本八冊手自編書成書後有所聞見輒書於簡端積有年所未曾收拾丙午春日吳我鷗觀察借彙攷付鈔因將余所綴之說都為一冊名曰隨筆余亦錄此本以備增益改削也燕庭誌于西川臬廨來鳳室

為顧湘舟題古泉精舍圖冊

余與湘舟先生同有古泉之好壬辰冬始于吳門訂交獲觀所藏諸品頗稱奇異迨余丙申入京都丁酉出京都曾兩過精舍未及一晤今赴任隴西道出金闕相見

嘉蔭彙集卷上

完

題名跋

道古復示新收一一富倍於前幾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臨行又承送至邗江并出是圖屬題匆匆不作韻語剪燭識數言於冊尾他日會合有緣再當以古泉敦古歡何如道光戊戌仲冬

題梨刀

說文梨刻也从切从木又契大約也从大从切今刀文作梨而漢書食貨志作契蓋傳寫之誤

題金錯刀梨刀之無刀者

案舊譜載梨刀錯刀或止有圈泉而無刀者此種是也其制非泉乎其文乃刀也名一而義二或有無刀者

復吳子苾書

初春京邸相見稍敘濶衷旋以簡書敦迫匆匆就道還汀以來七閱月圓每溯芝標時深渴思近奉憲委護理興泉永道於十月中旬自汀起程子月中旬履任廈門後接誦瑤函如親玉屑並審履絢曼福著述時多翹企何如荷屋先生莅閩甚蒙青眄某以襪綫之才驟膺繁劇竭蹶時形平素癖好不能即時整理即所搜金石亦以水陸崎嶇未克帶在行笈屬寄各種當俟明春取來陸續檢寄鐘鼎文字亦有足補積古齋者一并精拓奉鑒閩中碑刻題名最多蒼玉洞外如烏石山鼓山及玉

嘉蔭彙集卷上

聖

尺園叢書

華洞當另編一目奉呈相思數千里祇憑子墨通意金石素心時所睠注

與顧湘舟書

客冬順經珂里藉遂班荆暢領塵談相與賞奇論古何快如之若非捧檄匆匆幾欲于瑯環福地作平原十日之留判袂前行轉增結轡雙丸如彈又加九秋緬維履祉增綬潭庭多祐定如遠頌別逾半載不識尊藏中又添得幾許鹿壺魚洗也羨甚企甚弟別後于臘底抵省新正履任金沙簿領勞薪無佳足述境復僻陋檢查郡志從無流寓名人思欲搜求片石以饜所嗜杳不可得

殊不足為同好者道謝康樂云閩中安可處信然專此佈問文安不盡馳悰

寶六化范銘 并序

寶六化范長準周尺一尺一寸三分廣四寸五分厚五分中有流左右各列寶六化泉五泉陰文徑九分質甚堅音如玉非甄非石也道光辛丑膠州出土者頗多然皆破碎張鐵民得此完好者以見贈製櫝藏之系以銘曰

嘉蔭彙集卷上

聖

尺園叢書

出膠西來東武識者誰劉吉甫歲在辛斗金聚月閏三日十五

新莽大泉五十范銘 集清愛堂帖字

古物何堅千九百年臺歸浩劫陳迹猶傳

鏡景贊 并引

昔武進相國劉文定公嘗作鏡影系以贊語詞旨古雅余景慕不諼因亦作斯圖并廣其意以為贊曰

爾迺竟耶何弗照吾心爾非竟耶何以傳吾神吾心何如竟之明吾神何如竟之清竟員爾亦員吾心弗可變

爾能員吾神不能員吾面竟耶非耶吾弗與辨吁非爾
吾不見吾

古泉楨小象贊 并引

余蓄古泉夥矣選其精者楨而藏之屬粟園陳
君畫像於右自系贊曰

繫清白之界余兮奚營情於華膳學禮學詩匪商匪賈
迺癖於泉兮積有年所戲軒輦船兮太公九府非緣童
子之來勿煩媿女之數半半兩兩銖銖五五不富于今
兮差不貧于古

嘉蔭移集卷下

東武 劉喜海撰述

海寧 陳乃乾輯錄

詩

周號叔編鐘詩 并序

號叔鐘見於今者揚州阮氏常州孫氏汀州伊氏所藏皆特鐘也嘉慶甲戌胡素亭茂才定生自關中來都門出一鐘見际云近時長安農夫得之河干土中同時出者凡三合三鐘而特鐘

嘉蔭移集卷下

一

之文乃全蓋號叔編鐘也文自皇考止亾朕二十有六言此三鐘之中一器其二已不知流傳何許矣後十二年道光丙戌歸於余丁酉攜來臨汀郡齋與張君石匏詳釋其文適周小農司馬以余齋中所藏古器命題相酬倡昔孫淵如觀察曾以韓文公石鼓謠韻詠其所藏特鐘茲亦次其韻各賦一章以紀事時維九月九日也稽古九鼎定邾鄒九惠之舞九磬謠箭管備舉笙鏞間縵樂磬師奏維何王曰號叔汝卿士錫汝旂鸞及珣戈號叔首受命出元鏐赤錯鳩工磨巽乃吉金鑄重器

曰編曰專盡駢羅一肆十六半為堵羽飾崇牙樹峨峨伶倫定律自嶰谷鳳凰翮羽來卷阿乃祖是格奕世享有神來降百靈呵聲舒聲疾耳是屬無韻無筭心式訛文成炳蔚古虎豹篆勒雲雷異斗科驕恣曾不鑑饕餮聲聞何必鳴虬鼉晉人奚惜寶吾寶虞公勿悟柯伐柯可憐同姓亦尋斧奔如日月馳如梭山河縱使盟帶礪那得委委與蛇蛇周家世德關雎詠上媿媿氏嬪英娥號從周召輔西伯南國嘯謠江有沱他年請器予以爵此鐘要合神人和汾陰獲鼎古勵見神奇祥瑞同一科至寶從來應世出傳於今者宜其多特鐘號叔有三器

嘉蔭移集卷下

二

二

載非十鼓焉用駝積古主人置家廟我昨邗江一再過平津館中昔藏弄琢句綺麗勝切磋金沙伊氏亦有一攜來閩海涉層波三器峙如鼎三足南北位置無偏頗編鐘我乃得其一皇考亾朕文非他為御寵御紛聚訟以經注之弗媿媿飲御諸友同燕喜尊彝日夕三摩挲太倉稊米紫芝集萬言手能七字哦文陣昔曾拔旗幟詩壇竟欲聯鸚鵡識古今有漢張敞箸書我媿唐劉軻吾儕幸際昇平世同聲鳴盛頌猗那時維九月又九日九龍山汀城名色耀鄞河汀城水名霜鐘韻叶奚待叩九能勉力敢蹉跎

周兮中鐘歌 并序

道光丁酉春日余得周兮中大琴鐘於都門為
真定梁蕉林相國故物攜至金沙郡齋與張君
石匏攷覈經句石匏為作釋文並以孫淵如觀
察兮中大琴鐘謂見眎余亦次蘇文忠公石鼓
歌韻以紀之即請郢正並索和章

游北沼灘月在丑榻來金問識張叟相逢薜若始締交
明年閩嶠期同走郡齋我出成周鐘叩之大小鳴自口
古樂未聞三代前宗器猶傳千載後作圖我欲溯劉敞
著書君直繼歐九大者為特小者編徵謂之迭羽謂柳

嘉蔭移集卷下

三

周兮中鐘歌

三十六枚蟠雲雷二十八字燦星斗詠歎且得抒吟懷
臨撫豈容掣書肘眼看銅綠光暈青手剔土花耘去莠
已候號叔兮中俱北窗並列成三友得珠尚欲探龍領
儲藥猶須求馬勃矧茲巨寶勝璠璣更有奇文辨蝌蚪
皇考已白前文人用追孝兮祝黃耆侃喜新釋自己出
指摘不思為人嗾分敵頌敦與茲盃駢羅季彝偕向尚
皆余所 清磬硜硜擊師襄鼉鼓逢逢奏矇眊商盤周鼎
存其銘何必遐蒐夏响嘯臆氏制作詳攷工不播不石
均薄厚其聲宏大而遠聞因何未勒工名某秋碧昔年
世其傳 林碧梁蕉 春明輾轉為予有行篋攜過東岱雲

設虞願代北山杻笑我劉氏學象龍陋彼齊王徒好狗
駿馬一骨酬千金自我得之良非偶摩挲古澤愜素心
悵望燕臺重回首點畫共余細討論外誤與君相攻指
兮中義仲文從省大莢大琴律何取螺丸響拓出光輝
塵尾輕拭祛塵垢永寶用享宜子孫子子孫孫其世守
今君勸我作長詞擊鉢搗詞慚學朽博物自古推茂先
有酒盈尊為君壽

周已侯鐘歌 并序

壽光縣南三十里有紀侯臺實春秋時紀國地
也乾隆間農夫於臺下得此鐘舊存益都李孝

嘉蔭移集卷下

四

周已侯鐘歌

廉 處後歸萍鄉劉金門少宰嘉慶甲戌少宰
將歸江西余走送別舉以相贈且曰楚弓楚得
其善藏之曾賦長歌紀事勿勿二十年矣茲復
次韋蘇州石鼓詞韻賦之

紀侯築臺兮泰山東麓濰水陽紀侯鑄鐘兮勒名作寶
光輝煌煌春秋迄於今日兮為歲二千五百有三十
在周莊王四年辛卯至今丁 臺空鐘出兮陸離斑剝土
西凡三千五百三十七年 花盃攻金載讀考工文錫居其一金六分幹與旋蟲為
二事新義異於古所云 高郵王文簡公辨鐘旋蟲非
帶篆枚景交相錯銘曰寶鐘紀侯作曰虎一字多偏旁

汶長無徵殊杳漠非弁非侈厚則石左欒飛鳧留其蹟
持筵一撞有餘清足韻迴與塵囂隔

秦銅詔版歌

有客持示一片銅色如碧玉光熊熊云是嬴秦二世刻
律度衡量將毋同陶君汲古有修綆得之驪山北構阿
房宮我乃笑客敢予侮楚人一炬皆焦士金人十二且
銷鎔片銅那得留千古客忽大笑復於余好古安可不
讀書此說我欲爲君祛君不見隋時開皇之二年長安
官庫見稱權其事傳於白六帖其詞載於黃門家訓篇
又不見文同陸經二校理訪古遨遊長安市銅版有二

嘉蔭移集卷下

五

尺園叢書

文前後集古并錄六一老居士我聞此說釋我疑始信
我客不我欺心默默有所思傾倒爲客畢其詞憶昔振
衣登泰岳燼餘二石留雙玉九字曾經拓翠螺硯向池
邊玉女濯又憶東海琅琊台視日亭圯碑未隕從臣姓
氏隱約見手除薜荔剗蒼苔我今策馬長安道與客時
時來搜討登山刻石頌功烈區區詔版亦足寶客聞我
語喜欲狂著述我且追歐陽版高四寸廣二寸五十九
言篆六行成功盛德皆刻畫期於久遠惟金石贈我不
啻美瓊瑤我作歌詩還報客

願長相思鏡

別離久相思長長相思毋相忘郎鑿貌妾靚粧妾願郎
心長照妾郎願妾心長對郎千古同心重離別古鏡團
藥印古月在天在地願何如同心人縮同心結懸針篆
出絕妙詞握手珍重別離時侍前希兮久不見秋風起
兮余心悲鏡銘此願唯有天地知長毋相忘長相思
宜佳人鏡

銘曰清治銅華以爲鏡昭察衣服觀容貌宜佳

人

古鏡我能識佳人誰復憐曾藏金屋裏合置玉臺前珮
縮同心結釵懸壓鬢錢持來如應語舊事問嬋娟

嘉蔭移集卷下

六

尺園叢書

唐嘉德門內巡魚符

唐宮舊事問何如春鎖金鋪冷玉除賸有同心巡夜半
卻看比目笑王餘雙瑗屈戌沈青瑣對鑰瓏玲揜碧虛
嘉德璇題尋不見空傳一寸古銅魚

武周龜符

文曰雲麾將軍行左鷹揚衛翊府中郎將員外
置阿伏師受纈大利發弟一己亥春日得於雒
陽馬淳夫所贈

元武分符變李唐千年靈爽瘞嵩邨銅駝陌上春何在
金馬門前草賸芳官紀將軍名大利位標翊府將中郎

挑燈細校蠅頭字落葉秋風憶洛陽

金錯刀

英瓊瑤報美人心珍重當年字錯金留得宛陵詩句在
雙刀持勸酒頻斟

泰山無字碑

昔我曾登泰嶽巔日觀峰高插雲天穹窿豐碑忽突兀
當風矗矗立我前我審其制方以直我愛其質青且堅
一覽我欲讀其文瞠目結舌殊茫然金鏡無塵玉無瑕
摩挲終日空流連流連終日不忍去悵望九點青齊煙
嗚呼此乃無字碑我聞建自嬴秦年嬴秦二世行郡縣

嘉蔭移集卷下

七

應園叢書

詔書刻盡金石傳其於久遠亦愚甚六丁攫取天風煽
燼餘二石僅九字得之玉女池之邊有字不如無字久
無字千載猶相沿東角隱約有所見疑是帝虎辨烏焉
無字忽然竟有字自我得之喜欲顛點畫波折皆完具
大書深刻健如椽非籀非篆亦非隸諦眎楷法類唐賢
一帝之義何為者攷覈無由稽遺編得無明皇開元朝
欲勒玉檢金泥篇定有神物來呵護風雨如晦雷喧闐
君臣束手默無語匠作不敢再雕鐫無稽我得逞臆說
不啻妙諦悟真詮碧霞終古摩日月廿載回首思前緣

佐弋瓦歌

并序

己亥夏日余客長安得佐弋瓦於市上按史記
秦本紀內史肆佐弋竭注引漢書職官表秦時
少府有佐弋武帝改為伏飛掌弋謝又韓非子
衛人有佐弋者因賦詩以補秦漢瓦當文字之

闕

古瓦我自長安得土發古香疑古色蘭池春水浴鴛鴦
鳥篆紛紜誰辨識鴻飛鳳舞網入圖此何未經人拂拭
圍僅五寸有一分完璧無瑕月無蝕中央二字篆法奇
載釋其文曰佐代或云秦借衛人名以設厥司司厥雉
水衡上林置農官右空均是少府職咸陽一炬此燼餘

嘉蔭移集卷下

八

應園叢書

瓦礫奚帝金石刻嗚呼羽陽宮廢大風歌渭水長流悲
日夕請看萬歲復千秋獨此與地同無極

同作

海鹽張開福石匏

阿房之宮劫灰飛土花錯繡餘璇題延年益壽制雖
古奚若少府佐弋之所遺臣斯小篆施金石土型宛
宛疇刻畫吾聞伏飛更名始漢武此瓦猶是嬴秦土
何為前人未收拾嗜奇卻待劉原父同時並得秦詔
版二世刻辭徵集古秦中昔號帝王州荒煙蔓草空
人愁六經一劫洗片瓦當年雖佐祖龍者不見秦時
明月長娉婷鴻臺高高鴻飛何冥冥

題宋拓漢西嶽華山廟碑并序

華山漢碑宋時有四種明代祇存其一卽延熹八年所建者也嘉靖間亦復湮沒拓本傳海內者僅三本一明王文孫所藏文孫長垣人遂名長垣本後歸宋牧仲又名商邱本嘉慶丁巳陳伯恭宗人丞售諸成邸所謂闕十字本也此本少重致損筆畫十字殘初處向隱約可見非全闕也翁覃溪閣學以洪氏隸釋校讀之以爲一字無闕一豐南禹萬卷樓全謝山鮎崎亭范氏天一閣相遞藏者名四明本嘉定錢氏得之今歸揚州阮氏積古齋所謂全紙整拓未剪本也

嘉蔭移集卷下

九

農園叢書

一關中華陰本舊藏宛委山人郭允伯家故名允伯贈王無異遂又名山史本無異名宏撰山史其字也乾隆丙戌上海黃文蓮得於歙縣癸巳以贈朱笥河學使今存笥河先生嗣少河丈許所謂紙墨調勻而名人題識最富之本也兩本皆闕百字惟長垣本特完阮芸臺先生定爲第一道光癸未成邸書畫散佚如雲煙此本竟轉入余手狂喜欲絕余愧不善詩爰作長句累至千言聊敘斯碑三本流傳始末及余得此本之時日以志金石之緣云爾

我媿好古未成癖欲繼歐趙錄金石曾摹泰岱與瑯邪

欲覓之罟兼鄒嶧嬴秦二世勒詔書李斯篆體耐紉繹
炎漢文字垂貞珉亡散當蒐存者覈褒斜摩厓厄漢中
曲阜任城見遺蹟銘辭雜誦知訓典點畫分明辨波磔
八分隸古紛可觀商卣周彝時有獲吁嗟華山延熹碑
有明嘉靖時丁阮太華秀削青芙蓉翠墨空飛古巖柏
中郎妙筆世不傳載有全文搜隸釋此碑相傳世有三
一藏關中郭允伯展轉傳至學士家朱丈少河吾師席
什襲珍祕不示人閉戶高吟違俗客傳諸其人藏名山
續上自鐫傳諸其人慎守無替二語非有千金不相易憐余年幼癡知書

嘉蔭移集卷下

十

農園叢書

獨飽眼福向人誇雲煙一過時何迫更聞一本出四明
范氏蒐羅富典籍全氏鮎崎亭曾藏謝山點筆簪之冊
潛孳主人亦遞傳積古齋中古能積我欲見之了無緣
夢魂飛到羊城驛此本藏阮芸臺年漫堂少宰重珍惜商邱玩好歸太邱墨光黯澹凝寒碧
記自嘉慶丁巳年善賈欲售豈能擇詒晉主人鑒別精
廉價白金擲三百從此雲藏宛委深我見無由神但役
誰知一旦落水間古香入手心歡懌蘭亭蠶紙銅昭陵
科斗古文出孔宅寶物神鬼有護持人生奇遇知難逆

更幸未入僞父家不致珠玉委砂磧且向買人叩所償
第云原值敢請益典衣質庫方取盈巨寶矜持足踧踏
喜極狂詔人笑癡我亦先嗤嗜何僻日拭棐几三摩挲
樂與餐眠數晨夕鐫華石墨挹清芬元精耿耿神奕奕
三本正如三峰奇分藏獨得巨靈擘六百九十字無刑
此爲第一具眼隻成邸名筆籤字題二行六字篆文額
煙滅衛公兩題名碎錦翦裁復誰責瑕瑜互見古云然
翠螺痕重掩字畫蘇齋論說綦精詳缺字惟從此中摘
元豐乙丑子文題可與述聖碑同譯華嶽廟唐述聖頌碑亦有元豐乙丑
王子文題名文有不壽亭侯印印厥端飛鴻爪印翔鸞
同與此一時所刻

嘉蔭移集卷下

七

嘉蔭移集

迹商邱宋少宰偶得壽亭侯印印西陂宋舉祕寶存六
一紙粘于冊尾至今猶存故云
字金塗書紙隙冊末題署覺斯名鵬沖圓印文猶赤鵬
王文秀水檢討小長蘆研求漢隸窮奧頤方整流麗與
藤名奇古惟有斯碑備諸格生平所見已漫漶得觀完好真
奇劇披覽至再至於三不禁驚心更動魄皆竹垞原長
歌載詠放鳴翁漫堂少宰別號子湘和句情彌適豎儒議論徒
紛紜諸公歎賞皆嘖嘖集靈望仙說既明市石察書例
此發攷鏡山嶽紀封禪據史援經疑義闢珊瑚木難羅
滿家儉腹何勞費攜摭關中本已得校讐紙墨雖勻百
字闕指點源流口決河椒花館主眞儒碩却憶阮氏寶

四明粵海燕山萬郵隔他時入覲來京師勝笈應知隨
節鉞兩翁對坐論古時篆刻應許我執策對勘三本存
其詞流照千秋思無斃味經齋中寶硯遺古意盎然映
餘澤肆筵欣賞邀同人色映杯光瑩琥珀好古之樂樂
何如強酒我亦浮三白作詩才非絕妙詞詠以千言楮
盈尺窮搜險怪廿餘年片羽吉光同集腋元儒叟壽字
空撫酸棗劉熊石久沒費鳳碑豈祝融焚柳敏碑非雷
斧書雙闕沈沒於新都養奮空傳在南越水宗夏承泊
淮源贖本重刊在所斥金石結契有深緣詎謂今人不
如昔好古直繼宋與王寶之不數連城壁爰識歲月維

嘉蔭移集卷下

三

嘉蔭移集

道光甲申六月哉生霸

唐雁塔泥造像并序

道光己亥夏余滯跡長安偕同人出遊城南慈
恩寺於雁塔下拾得唐泥造像或全或缺大小
凡八枚其全者文曰大唐善業泥壓得眞如妙
色身三行十二字陽文遒勁不亞敬客書軌塔
銘一面一佛坐蓮臺左右二侍者立蔭以兩娑
羅樹下二獸作對伏狀其殘者文同而造象或
作三層上層列佛三軀又左右二佛皆座蓮臺
中層佛三軀下層已缺佛前各執一蓮花又一

上層缺中一佛坐左右二佛持蓮花寶蓋下層亦缺按志寺本隋之無漏寺故址高宗在東宮日爲母文德皇后祈禱出七宮亡者財帛建此訖於永徽三年在中令書聖教序記之前一年也兩廊舊有吳道子王摩詰諸人畫千鉢文殊等象唐時進士登科後錫宴曲江題名雁塔是也五季寺廢惟雁塔在宋熙寧元豐間塔一再火鄉人王正叔剗刮螿壁得題名數十紙宣和二年大名柳城伯和出使咸秦所得尤富屬王正叔次第標目分十卷刻於塔西南隅今唐刻

無一存而柳重刻之木亦不得見石墨鐫華謂塔前舊有碑亭乙卯地震遂亡咸寧志謂萬歷間塔又火宋刻殆燬於是時與今塔之初枕僅存宋人題名二十餘種二月初旬偶一訪之命工搨數本昨始得此唐人造象蓋前人所未經見者爰拓墨并歌成冊亦自幸古緣之不淺也天竺眞如鏡長安古帝鄉城南尋勝概山北問斜陽浩劫迷金刹紅塵失寶坊江流空有曲塔影遠相望何處躡師子當年瘞雁王幡回吹拂拂鈴動韻鏘鏘中對三門矗高凌萬仞強欲參無上諦獨躡最初枕蔓沒題名

蹟雲勝選佛場有人談晉武無漏溯隋煬道久流中國時還憶大唐慈恩祈太后聖教述文皇危磴標千尺豐碑屹兩旁至今遺石墨自昔重圭璋我更探神祕遊須遍法堂留心勤洗剔搔首正傍徨拾得驚仍佈傳觀喜欲狂淤泥修善業淨土印香光譯義皆元奘評書合遂良化身方寸壓妙色箇中藏豈假丹青飾奚勞燦爛裝雙林寒桂窟一瓣落蓮房樹亦除煩惱花應現吉祥棄原同瓦礫寶或數琳瑯大小分完缺畸零較短長雕鐫周二面文字只三行歲月無從計圖經不可詳然鐙親供養琢句費商量頓覺雲生殿頻看月轉廊歸來忘酷暑心地自清涼

前題六首

爲報慈恩修雁塔七宮財帛捨招提無情劫火銷融盡劫贖區區善業泥
登善書名孰與齊筆精知是阿誰題若無聖教雙碑字試較區區善業泥
千鉢文殊畫與題兩廊金碧煥東西可憐多少名人筆不及區區善業泥
得意揮毫雁塔題曲江宴罷玉驄嘶和曾雪跡留鴻爪爭似區區善業泥

色卽是空空卽色枉教鷓鴣念菩提大千我原無相
何必區區善業泥

窳堵波高不可梯遊人遐矚白雲迷歸來何物供吟詠
幸有區區善業泥

同作

海鹽

張開福石苑

古懷何處問前因落日郊原一聚塵唐業不留留淨
土果然佛力大於身

誰將筆妙寫經手合證菩提香火緣應與諸公書不
朽雪鴻猶記永徽年

和石苑韻二首

嘉蔭移集卷下

五

咫園叢書

相遇無心卻有因青蓮一瓣墮紅塵誰能淨業修來善
壓得真如妙色身

身現真如呈妙色字排十二證因緣欲憑善業留千古
祇紀唐朝不紀年

再和石苑二首

拈得妙花成善果埽來淨土掬香塵時人莫笑淤泥質
却是金剛不壞身

訪古曾參古佛前蒐羅有癖豈無緣我今聚作一龕供
風雨何愁五百年

題藝海樓藏古器搨本冊

卅年嗜古癖難醫小有行勝詔版持君此虎頭更癡絕

移舟拓到錫山湄余藏秦詔版四君手搨之

春上蒲帆一葉催聽風聽雨幾衰衷最難忘卻登樓日

老眼貪看金石來

蒼玉洞用宋蔣之奇韻二首

蒼蒼玉洞古杳杳石門深老樹根盤曲偏難轉我心
詩好留名久圖成寄興深一編還在手千古有同心

又用宋蔡雋韻

我來洞口橫琴坐漱玉鳴泉澈四隅幾曲鄞江清到此
誰將丁水抱寅湖

嘉蔭移集卷下

六

咫園叢書

戊戌春三日招同人遊白鹿虎溪二岩集超然亭

和石苑韻二首

海嶠排靈竇迎春取次過卷簾颿影密尋鹿草痕多有
石能窺客無風不動波六合洞上一石作俯視狀舊題窺客二字共延雲壑

賞載酒醉當歌

稜層天尺五樹老兀如禪虎溪最高處刻稜層二大字偶陟雲中憩

深尋石罅穿我思登岱日相話訪碑年作記煩和叔茲

游定可傳

重九和周小農韻二首

秋老已多日披襟訝驟涼菊籬經夜雨書簾暴朝陽我

欲攜琴訪君還覓句忙錦囊添未滿詩興正猖狂

九龍山在望我竟未登高風落參軍帽雲開萬里條裁

箋因說餅妮占不題糕松下聯吟侶相將試聽濤

和周小農卽席原韻二首

偶因翰墨聚詩朋斗酒光浮綠似澠拈得新題三十六

每慙僕病未曾能

牛耳騷壇執主盟揮毫落紙若神行從今石墨添嘉話

試聽聯吟擲地聲

崇雅堂集有東軒吟社圖七律二首卽次其韻

一編詩集讀清尊白社風流羨向存重到名園愴問主

嘉蔭移集卷下

七

咫園叢書

謂小米同年已醒春夢漫留痕虎頭妙繪分明識麈尾

又村親家閒愁仔細論廿五年光人廿七漸多宿草滿江村年來

學士叔本解元

均先後謝世風姿妙曼雙紅袖音調淒清一素絃難得賞心在泉石

忍教過眼付雲煙故山我愧猿騰笑塵世誰能鶴計年

願向阿師參半偈謂僧了義南屏深翠伴鐘眠

雲驥閣落成用留別元韻二首

丁水南流郡置汀倚城高閣揖浮青蓬萊境接仙雲繞

郡署梅園露聲馬俗夢醒有露露岩俯瞰東南先得月近

朝北斗欲捫星有東山閣振衣直上尋烏石駐足還歌

舒嘯亭

九龍蟠屈臥秋山郡主山曰九龍二曰臥龍松徑雲深掩竹關雙塔

夕陽煙樹渺一橋波影露鷗閑多君樽酒牽離緒遲我

梅花索笑顏計梅花開時結構初成供遠眺記游回溯

紹興間宋紹興辛巳郡守斛繼善紹興間過雲驥樓題名于蒼玉洞

嘉蔭移集卷下終

嘉蔭移集卷下

六

咫園叢書